甲骨文獻集成

第三十八册

綜合·甲骨學通論
古文字研究

四川大學出版社

◇中國古文字大系◇

甲骨文獻集成

綜　合・甲骨學通論

古文字研究

第三十八册

四川大學出版社

本册目録

綜合

甲骨學通論

論文資料

一九九一年——一九九五年(接第三十七册) 一

甲骨契辭之辨識與分類 一七

商代金文爲正體字甲骨文爲簡體字説 一九

文字學에었어서殷墟甲骨文의중요성 二三

日本近十年間關於甲骨文的研究 二三

一九九六年——一九九九年

從文字學角度看殷墟甲骨文的複雜性 二三

韓國의甲骨文研究現況 二八

近一〇〇年來의甲骨學연구 二九

최근일본에릉서甲骨文研究(一九八六——一九九五) 三六

캐나다의甲骨文연구현황 三六

近百年來的殷墟甲骨文研究 三七

甲骨文字における「文字域」の設定 四三

——《甲骨文編》の檢討を通じて

甲骨契刻與漢字體態的規整化 四六

殷契轉注芻議 四七

《甲骨文編》における大文字域の現狀 四八

甲骨學在歐美：一九〇〇——一九五〇 五三

甲骨學一百年的回顧與前瞻 五八

簡析早期甲骨學方法論的淵源　五九
《殷虛書契考釋》的羅氏原稿與王氏校寫　六〇
甲骨文字と殷墟　六二
中國文字的創造流變及辨識法——甲骨文漫談　六四
殷契六書研究（一）　六七
商周文字與文化二考　六八
甲骨文字のしくみ　七二
甲骨文字を解読する　七四
甲骨文字と金石文——書體の萌芽を見る　七五
《説文解字》と甲骨文字　七七
殷契本義論稿　七九
甲骨學的七個課題　八四
關於甲骨文「字素」和「字綴」的一些問題　八五
甲骨文中所見幾種異體字例釋　八八
甲骨文字におけるヤリェーシヨン把握　八九
甲骨學的過去、現在和未來　九三
甲骨文𠂤の釈字と意味——𠂤は鼎字の略體形・貞字の初形は「卜十鼎」　九七

古文字研究

名原　一〇一
中國文字之原始及其構造　一三七
古文字研究簡論　一二七
문화로읽는한자　一七一
古文諧聲字根　三四五

甲骨學通論

論文資料

甲骨契辭之辨識與分類

白玉崢

第一節　習契之作品

自甲骨文字考定爲殷商一代之遺物，迄今已歷九十餘年。而近三十年來之研究，不僅跳脫文字之辨認、契辭之通讀等範疇，近而爲我國殷商及其以前之史事、以及文化、科學等之發展與衍進，亦多有專題之研究，蔚爲專家之業。惟各專家學者，於契辭之辨認，大多留意於後世之僞刻與僞造，而於練習契刻者之習作，則甚少留意，甚或忽略而不顧，抑或與眞實卜辭同等並觀。若殷契粹編考釋於九五九片之契辭說爲逐日卜問逐糜之事。其說曰：

> 辭之內容甚簡單，所言均係逐糜之事，而日日卜之。由其日辰之有甲子乙丑及壬寅癸卯而言，爲時似互兩閱月。互兩閱月而日日卜逐糜，亦頗足異。今所存者計共二十四辭。辭當由「甲子」起，繞骨一週而終于「癸卯」，共四十日，首尾兩辭鄰接。乙亥至辛卯之十七日適缺，當在骨之殘缺處。一至五諸辭及庚片之「逐」字均誤爲豕。第三辭多「月糜」二字。第二辭於「六月」上冠一「幺」字，不解何意。第廿四辭僅三字，倒刻，例獨異，日期亦相縣隔，疑是契刻者之題記，「攸」即契刻者名也。

其實、此乃練習契刻者，倒植牛胛骨，興之所至，任情所契刻者，殊非逐日所卜之田遊卜辭也。

詳察各甲骨資料書所著錄習契者之習刻情形，約言之，可用四種情形說明。

一、初習契刻：檢坊間流傳之甲骨資料書，所著錄練習契刻之作不算稀少。若僅契刻單畫（不論橫、豎、斜）、單字、或不成句讀等之習作，前賢多置之不顧，亦爲多數專家所忽略。蓋類此情形之契刻，宜爲初習契刻者所遺留之習作。附圖一至七之契刻情形，觀其所爲，宜爲初習契刻之刀法及字體結構法之作品。此種單畫、單字或不能句讀之字詞，有的稚弱，有的頗爲勁挺。稚弱者宜爲習契者所作，勁挺者宜爲師範之留痕。

二、師徒授受：習契者於學習契刻之過程中，據理、宜有指導之師、或契刻技術成熟之先進，從旁指導其方法，或其他注意之事者。其授受之情景，殷契粹編考釋於一四六八（附圖八及九）片曾有說曰：

> 中第四行，字細而精美整齊，蓋先生刻之以爲範本。其餘歪斜剌劣者，蓋學刻者所爲。此與今世兒童習字之法無殊，足徵三千年前之教育狀況，甚有意味。又學刻者諸行中，亦間有精美之字，與範本無殊者，蓋亦先生從旁執刀爲之。如次行之辰、午、申三行之卯、巳、辛諸字，是也。

綜觀習契者之習作，宜有高下良窳之異。若附圖十至十七所顯示之情形比較觀察，

以十、十一較爲差池，宜爲習契未久之遺跡，其餘六幀，似較前者爲高明，蓋其運力較爲熟練者也。附圖十八之二 字，所表現之情態不同，上者似爲師範之作，雖其結體較佳，但乏神韵。其右下者宜爲習契之作，故其結體歪刺鬆散，稚弱無力。觀此情形，殷世當時，似有不同程度、施予不同教導之事，師資亦有高下之異？或爲分級教學，略似今時小學、中學、大學之學制乎？檢禮記學記謂：「古之學者、家有熟、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如記，似有分級之制，惟其乃泛指「古之」學制，而非論殷制也。史記儒林傳謂：「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孟子滕文公篇之說與此同，漢書儒林傳及說文解字之說與此小異，曰「殷有庠，周有序」。觀此、則殷時當有學校之施設，但學校施設之情形，及教學之制則無由推察其詳。惟學記謂「家有塾」等之說，則似有分級教學之制。若然、比勘契文習契之情形，殷時似有分級教學之制。

三、習範：練習契刻至相當程度，據時下流傳之資料推察，習契者似有習範之階段。惟此所謂之習範，蓋據前人之書體或卜辭爲範本，一再逐字逐辭，甚至卜辭之款式等鈔襲之，藉以累積書契之經驗，增進技藝之熟練，又可熟習卜貞之情形，以臻於獨立操觚之境。試觀附圖十九至二十四之情形推察其詳。惟學記謂「家有塾」等之說，則似有分級教學之制。若然、比勘契文習契之情形，殷時似有分級教學之制。

三、習範：練習契刻至相當程度，據時下流傳之資料推察，習契者似有習範之階段。惟此所謂之習範，蓋據前人之書體或卜辭爲範本，一再逐字逐辭，甚至卜辭之款式等鈔襲之，藉以累積書契之經驗，增進技藝之熟練，又可熟習卜貞之情形，以臻於獨立操觚之境。試觀附圖十九至二十四之情形推察其詳，習契至此，宜非初習之徒。而此類之習作，多爲直潟而下之態，又爲易於掌握所書之工具，就胛骨言：甚多之例爲倒植胛骨而爲之者，若附圖二〇、二十一是其例。

四、獨立操觚：此所謂之獨立操觚，其操觚者仍爲習契之徒，惟其能力已臻於高徒，但未達於史官應俱備之條件與能力者。觀其所爲契刻之情形，或可代理史官而爲貞人之大多爲習契者之習作。而此種之習作，其表現於書體、行款等者，亦有高下良窳之差。若附圖三十四至四十是其例。其間亦有書體、行款等較佳之作品、若附圖三十八、三十九者。甲子表最常見之情形，爲前三甲之日辰，其餘諸甲之日辰，或六甲完正之日辰者較爲少見。干支日辰契刻最爲特殊者，宜若附圖四十。此蓋橫執甲骨（骨臼在右）自左而右所契刻者，所刻之日辰爲前二甲日，但其間錯字、奇字甚多。例如：甲子、丙子二子之結體，他處未見如此結體者，最爲奇特。庚午、庚辰二庚字之結體亦較特殊，丙寅、戊寅二寅字誤契爲他字，戊辰之戊，甲戌、壬戌之戌等，亦皆爲誤契者，而乙亥之亥則未能契刻完成，凡此、再再皆可證明其爲粗識文字者，初學契刻所爲之習作，且異前圖之甲子表。

第二節　後世之僞刻與僞造

一、後世之僞刻：

僞刻之契辭，彥堂先生曾有「論贋刻甲骨文字」之文論述之。其說曰：

甲骨文字，從刀尖藥，敗龜版，一躍而爲市面上有價值的古董，贋品也就應運而出。並且僞造者的技術也隨着時代而改進。方氏所摹，前後不過十年之間的搜集，這十年內贋刻已有顯著的進步，從許多贋刻中，可以看出它是經過了六個階段：

㈠雜湊單字而正倒不分者。這一類方氏三書中尚無其例。在最初作僞者不辨倒正，倒看甲骨，就把字形倒抄下來，正看正抄，然後拼湊起來，以前在清華大學圖書館中藏品中，看到這類贋刻。

此種情形之僞刻，見於甲骨第一書之鐵雲藏龜者即有五片之普，若五七・一、八四・一、一三〇・一、二五四・一、二五六・一等皆是也。早期出版之其他資料書中亦頗有之，詳見附錄一。

㈡雜湊單字而無倒書者。這較以前已進步。如庫一五一九、一五二三等等皆是。贋刻多在大塊卜骨上（且多用舊料），喜作大字。龜甲、小塊骨、小字均少見。

雜湊單字之後世僞刻，見於早期出版之資料書者最爲習見，若附錄所列之殷虛書契後編日本出版之龜甲獸骨文字等皆有之，餘請參閱附錄一。

㈢雜湊成句成行卜辭者。此時已有意照原片仿刻，但又不能完全摹寫出原樣，也因爲原卜辭殘損太甚之故。此類如庫一五四五等是。

㈣仿刻全段而排列整齊者。如庫一一〇七等是。

或謂：僞刻之契辭，未有使用龜甲者。蓋其說未能確實普遍察查各資料書所著錄者。即見於庫方者若七二〇、一六三四、一七九五、一七九六等，以及金璋五三四等皆其例，此舉之五片，今且均見於英國甲骨錄，分別著錄爲一一三六、一一三〇三、一一三一三、一五〇六、二〇三二。尤以庫一六三四已粗可句讀，但不夠通順，其僞已可亂眞。此五片皆爲腹甲，可證明僞刻之材質，並不限於牛胛骨；惟背甲尚未見有僞刻者，或有之、余當時，於甲子表之使用，似已非常普及。惟就契刻之書體情形推勘，除燕大一六五片外，

未之見也。又彥堂先生論僞刻，有進步至可亂眞者，覩乎庫方及金璋所著錄者（拓本多見於英國甲骨錄），可證說之有據。

㈤仿刻全段而依原款式者。疑七集X一至三一皆是。在南京時，曾見孫滄叟藏甲骨五百餘版之拓本，乍看酷似眞品，款式全合，與孫文瀾所藏各片大致相同。這是最進步的贋品，如果抄的不錯，也可以當作一種翻刻原版的卜辭。

至於甲骨卜辭七集中孫氏所藏之甲骨，有人謂其爲眞品者，秀堂夫子曾有精確而詳密之論述，並檢附拓本以證其說。曰：

甲骨卜辭七集一書，是一九三八年在美國紐約出版的，方法斂手摹，白瑞華校。內容是：

收藏者	甲數	骨數	總計
一、天津新學書院（T）	一	二四	二五
二、上海博物院英皇家亞西亞學會華北支會（S）	一八一	一四	一九五
三、柏根氏（B）	六二	一九	八一
四、普林司登大學（P）	九五	二四	一一九
五、衞禮賢氏（W）	五五	一七	七二
六、孫文瀾氏（X）	一七	一四	三一
七、倫敦皇家亞細亞學會（R）	五	一	六

附註：本表係錄自董先生撰方法斂博士對於甲骨文字的貢獻，原表孫氏所藏祇列總數，甲與骨之數字未曾填入，因方氏手摹失眞，是甲是骨，甚難分辨，茲參照拓本及摹本部位，分計別算，正確與否未敢必，唯有能看到全部拓本時，方能明白無誤也。

此書出版後，首先有陳夢家撰「述方法斂所摹甲骨卜辭」一文，發表在民國二十九年三月北平圖書館圖書季刊新二卷一期，同年九月，董先生撰「方法斂博士對於甲骨文之貢獻」一　，發表在同刊的新二卷二期。陳夢家又撰「述方法斂所摹甲骨卜辭補」一文，刊同卷的第三期。屈指算來，已經過三十五個年頭。最近胡厚宣發表了一篇「臨淄孫氏舊藏甲骨文字考釋」，他認爲「甲骨卜辭七集第六部份所收錄的孫氏所藏甲骨文字，乃全部爲眞。沒有一片是僞的，也沒有一片是仿刻的僞品」。這是指三十五年前董先生及陳夢家二人的文章而說的。胡氏確認爲眞的證據，是他見到了山東圖書館購存的九片（其中二片爲一版所折，實際爲八片），及王獻唐氏所藏的二十二片。這三十片實物是眞的，因此胡氏證明方法斂的摹本不僞，他說：「孫氏所藏甲骨文字，本來與拼湊杜撰的僞作迥然不同，儘管卜辭完整成文，卻有人偏要說它是仿刻；即使附了拓本，也硬說它是不眞」。這是完全針對董先生而說的。我認爲胡氏能見到孫氏原物，證明方氏摹本是眞，就甲骨研究來講，未可厚非，但他對老師所說「仿刻」的判斷，沒有認眞駁對，便肆意攻擊，不免有故入人罪之嫌。研究學問應當求眞，事實眞相更不應當矇混，所謂「愼思明辨」是做人做事的起碼條件，對這一個問題我有責任須加以澄清，希望見到我這篇文章的讀者，能夠平心靜氣的細心辨認，深思一翻，自然會是非立判，眞相大白的。

首先我要摘引董先生在「方法斂博士對於甲骨文字的貢獻」一文中，有關評論孫氏藏甲骨的幾段文字。

一、在「方氏學歷」一節的年表中說：

一九〇七　方氏四十五歲　方氏在臨淄人孫文瀾處見所藏甲骨文字百版，選摹其中三十一版。見X一—三十一。其中一—八附有拓本，似皆仿刻者。

二、在第二節「方氏摹寫本三種」的「方氏三書所收材料眞贋數量分配表」中，「六、孫文瀾氏」條下甲骨贋品欄中註：

（皆仿刻）

本節的最後一段文字，專論孫氏所藏的甲骨，說：

七集中孫文瀾所藏甲骨最可疑，孫氏原有百版，方氏何以只摹摹不足三分之一？方氏摹寫時眞贋全收，當非因其餘爲贋品之故，或因其餘甲骨太殘碎之故。七集所收三十一版之中，前八版附有拓本，由托本審視，幾乎全是「仿刻」，無一原刻。「仿刻」與「贋刻」不同，「贋刻」或雜湊字句，或別構新辭，出於臆造爲多；仿刻則頗象翻版之書，依樣葫蘆，冒牌原版，其蓄意作僞，厥罪相等，不過有情節輕重之別而已。

三、在第四節「論贋刻甲骨文字」說：

㈤仿刻全段而依原款式者，疑七集X一至三十一皆是。在南京時，曾見孫滄叟藏甲骨五百餘版之拓本，乍看酷似眞品，款式全合，與孫文瀾所藏各片大致相同。這是最進步的贋品，如果抄的不錯，也可以當作一種翻刻原版的卜辭。

綜觀董先生所說，是根據七集所附八版拓本的不類殷人原刻而推論的。這八版拓本在胡氏發表的「圖一」拓片中，恰巧有X12345四版相同，正可以作一比較。首先有一個問題必須弄清楚，即胡氏發表的拓片與七集的拓本及摹本，大小並不一致。這原因不知道是由於白瑞華付印七集時照相的縮小，還是拓片大小原來如此，如果原來就如此，那「仿刻」的問題最容易解決。如果付印時縮小，那就必須先放大還原，纔可以正確比較；目前白瑞華付印時的原稿不易獲見，祇好以X1與胡氏的拓本同樣大小，即得到每一片的原大。附圖四十一即是放大後的七集二七頁拓本八片。附圖四十二是胡氏所發表與七集拓本相同的四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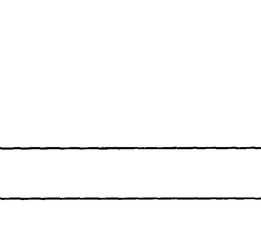
兩相比較，最明顯的「仿刻」是X2的一片，即胡氏編號3的腹甲。兩者書體筆力絕然不同，而文字的大小距離又完全兩樣，七集墨拓所表現的祇是一片平面，沒有絲毫腹甲的盾紋。這些都是顯而易見的差別，充份證明了兩者不是同一塊腹甲。如果不相信，我以同樣的摹本疊印在左邊。黑色的根據胡氏發表的拓本，

紅色即是按照七集的拓本摹錄的，這樣一對照，對於七集的拓本是不是出於「仿刻」的問題，根本用不着我再辭費。



X4的拓本四緣，兩者不同，最明顯的是 字的寫法，七集的 首中畫較長。X1和X3與胡氏拓本似出於同一甲骨，但是並不就等於孫氏舊藏這兩版原物之不出於仿刻。事實上，從筆力刀法來看，這兩版仿刻的器味很重。X1的肋骨刻辭，如不是出於後人的仿刻，也是當時習契者的抄錄，因爲骨版的正反兩面都沒有鑽鑿灼痕。X3是文武丁卜辭， 字的□， 字的 ，刀法絕不純熟。而 一辭很可疑，雖然胡氏釋爲「王，祐惠」，並沒有解決疑問。X6據方氏摹本，左邊有灼痕，當是腹甲的反面，惠是武丁時貞人，第一期卜辭的形式，在一句中有缺「貞」字的，但缺「卜」「貞」二字的，可以說沒有。夢字的寫法，

也顯然不是原刻。X7的戊字作 ，在第一期卜辭中，絕對沒有以～形作戊字的）一撇。X8決不會是第一期原刻的書體。X5拓本不太清楚，據摹本是這樣的：



卜辭中常見的是「賓于岳」，把「賓王岳」三字連在一起，當是仿刻者所抄湊而成的。

七集所附八片拓本的情形既如上述，那末「由拓本審視幾乎全是仿刻」的話並沒有錯。

(六)改編爲新奇文辭者。如庫一五〇六及一九八九鹿角上的刻辭，作僞者已粗通甲骨文義，有鐵雲藏龜一書，由其二五四葉第二片有「御子戈」，因而悟出「御的兒子叫戈」，又把「子央」（鐵一九二・一）「子𢦏」（鐵一五一・二）都排入，又加些新人物，而造成一個像煞有介事的「殷王家譜」，害得庫全英氏花錢買去，金璋氏花工夫考證它。此兩版品皆在大英博物館，乃庫氏一九一一年讓與者，此版品作於一九〇九年小屯村發現甲骨之後（大甲中第八、九行有噩字，乃第四期物出村中），庫氏於最後得之，如獲至寶，故以冠且殷於其所藏甲骨之首尾云：

> 贋刻情形，大致如此。至於我在開封所見，竟有刻隸書「大旱三年」入甲骨者，這種作僞之程度，也未免太差了。

庫一五〇六片即所謂之兒家譜刻辭。若干學者認其確爲殷世之刻辭，然綜觀其刻辭，作僞之情形至爲明確， 秀堂夫子曾著文詳論其僞。說之曰：

> 所謂「兒家譜」。這是著錄在庫方二氏藏甲骨卜辭的一五〇五版，是一塊很大的右胛骨，上面刻着「兒」的世系。
>
> 乍看之下，非常新奇而也合理。陳夢家信他爲眞，以近年來所得到的「舊拓本」爲證明，這是非常脆弱的證明。其實這塊原骨曾經在盧芹齋處，留有照相，彥堂先生藏有原大照片，原骨已歸大英博物館收藏。
>
> 金祥恒先生曾力辨它是僞刻，舉證甚多（見大陸雜誌特刊第二輯）。我認爲只要以甲骨全體的立場來觀察，就可以力辨其僞。第一、這是家譜，屬於記事辭，既不是卜辭，何需冠上一個「貞」字。這與另一品庫一九八九的鹿角刻辭（圖一四），冠上「王曰貞」是出於同一人之手，是可以確定的。第二、早期卜辭稱遠祖爲「高祖」、「祖」，絕沒有稱先祖的，直到五期始有「先祖」的稱謂，佚存八六〇，即北大一・二三・一片曰：「癸卯王卜貞：其祀多先且，余受又又，王乩曰弘吉，隹廾（祀）」。兒的時代必須很晚，可是這版的書體是仿照一期的。

第三、卜辭所見的人名都是「氏」，偶然也見到私名，卻很少，如「子某」，「蒙侯虎」，「盂方伯炎」之「虎」與「炎」及子某是私名，婦姘婦好之類，全是氏名。卜辭有王子命名的貞卜，但必冠以「婦某子曰某」。這家譜的「兒」是私名還是氏名？殷商的氏，即是國。如果是氏名，應屬於王朝以外。如果是私名，那麼這「兒」的地位，是時王，還是王子？又在那個時代？王室對於祖先的稱謂已有祀譜「典」，如果是王子，更沒有理由去「貞」問這位王子的「先祖」私名。再就拓本看刻工的幼稚顯而易見。一經推敲，其不合理有如此。所以胡光煒跋庫方二氏藏甲骨卜辭曾批評說：「如千五百零五、千六百零六諸方，多書子曰云云，稽之卜辭，絕無其例，此斷出自村夫俗子之手」（民國二十六年國學季刊第九卷第三、四合刊）。可謂知言。迄今還有替它辯護，這與阮文達欣賞燒餅拓本，同樣是千古笑談了。但是辨別這樣的僞刻，是要顧到甲骨的全體，才能得到結論的。

秀堂夫子此文，著錄於民國六十七年出版之甲骨學，當時英國甲骨集尚未出版，今其正反面拓本著錄爲英國二六七四號（附圖四三），另於書前著錄其正反面之彩色照像，其背面了無任何契刻及鑽鑿等，此亦可證其爲僞刻。英國又著錄一片與此類同之拓本，編錄爲二六三四號（附圖四四）。集此二拓本與彩照比並而觀，其僞刻之跡非常清晰。若再與後世其他僞刻之品比勘，更易於肯定其確爲後世之僞刻無疑矣。

二、拓本之僞造：



二、第八九〇號：

乙未卜㱿貞沚㦸𠂤王𠂤下行

丁酉卜㱿貞𠂤王往出𠂤下行

乙酉□□卜㱿貞王往出𠂤下行

丙申□卯卜㱿貞沚㦸𠂤王𠂤下行

丁酉□□卜㱿貞王往出𠂤下行

戊申□□卜㱿貞王往出𠂤下行

己酉□□卜㱿貞王往出𠂤下行

庚戌□□卜㱿貞王往出𠂤下行

辛亥□□卜㱿貞王往出𠂤下行

壬子□□卜㱿貞王往出𠂤下行

癸丑□□卜㱿貞王往出𠂤下行

甲寅□□卜㱿貞王往出𠂤下行

乙卯□□卜㱿貞王往出𠂤下行

丙辰□□卜㱿貞王往出𠂤下行

丁巳□□卜㱿貞王往出𠂤下行

戊午□□卜㱿貞王往出𠂤下行

己未□□卜㱿貞王往出𠂤下行

庚申□□卜㱿貞王往出𠂤下行

辛酉□□卜㱿貞王往出𠂤下行

壬戌□□卜㱿貞王往出𠂤下行

癸亥□□卜㱿貞王往出𠂤下行

甲子□□卜㱿貞王往出𠂤下行

乙丑□□卜㱿貞王往出𠂤下行

丙寅□□卜㱿貞王往出𠂤下行

丁卯□□卜㱿貞王往出𠂤下行

戊辰□□卜㱿貞王往出𠂤下行

己巳□□卜㱿貞王往出𠂤下行

庚午□□卜㱿貞王往出𠂤下行

辛未□□卜㱿貞王往出𠂤下行

壬申□□卜㱿貞王往出𠂤下行

癸酉□□卜㱿貞王往出𠂤下行

甲戌□□卜㱿貞王往出𠂤下行

乙亥□□卜㱿貞王往出𠂤下行

丙子□□卜㱿貞王往出𠂤下行

丁丑□□卜㱿貞王往出𠂤下行

戊寅□□卜㱿貞王往出𠂤下行

己卯□□卜㱿貞王往出𠂤下行

庚辰□□卜㱿貞王往出𠂤下行

辛巳□□卜㱿貞王往出𠂤下行

壬午□□卜㱿貞王往出𠂤下行

癸未□□卜㱿貞王往出𠂤下行

甲申□□卜㱿貞王往出𠂤下行

乙酉□□卜㱿貞王往出𠂤下行

丙戌□□卜㱿貞王往出𠂤下行

丁亥□□卜㱿貞王往出𠂤下行

戊子□□卜㱿貞王往出𠂤下行

己丑□□卜㱿貞王往出𠂤下行

庚寅□□卜㱿貞王往出𠂤下行

辛卯□□卜㱿貞王往出𠂤下行

壬辰□□卜㱿貞王往出𠂤下行

癸巳□□卜㱿貞王往出𠂤下行

甲午□□卜㱿貞王往出𠂤下行

乙未□□卜㱿貞王往出𠂤下行

丙申□□卜㱿貞王往出𠂤下行

丁酉□□卜㱿貞王往出𠂤下行

戊戌□□卜㱿貞王往出𠂤下行

己亥□□卜㱿貞王往出𠂤下行

庚子□□卜㱿貞王往出𠂤下行

辛丑□□卜㱿貞王往出𠂤下行

壬寅□□卜㱿貞王往出𠂤下行

癸卯□□卜㱿貞王往出𠂤下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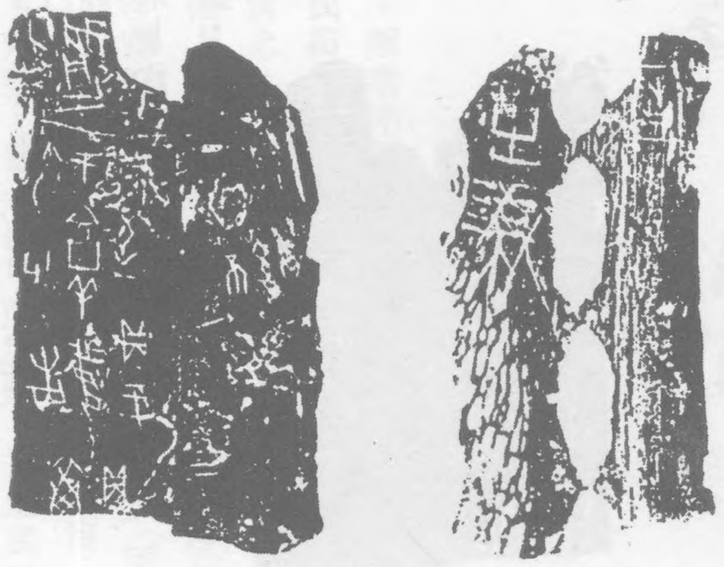
甲辰□□卜㱿貞王往出𠂤下行

乙巳□□卜㱿貞王往出𠂤下行

丙午□□卜㱿貞王往出𠂤下行

丁未

八九〇號係合兩骨之拓片，各加裁剪而拼成。其左半爲第一期，見戩壽堂殷虛文字第九頁之四，骨全，今收入總集與合集之一四七八三號。右半爲第二期，見續編卷一之五十一頁第一片，今收入總集與合集之二三〇八八號。兩者之圖版如左：



一、甲子卜貞：王宏□亡尤
二、甲子卜即貞王宏啓甲叙亡尤
三、□□卜貞亡尤
四、☑尤
五、庚□（卜）貞☑南（庚）☑　三

甚矣，治契之難也，能識僞片外，復需辨拓本之僞，此實昔人治契者所萬想不到也。余撰甲骨學一書，曾指出某君之書，有僞造拓片之事實，不意商氏之佚存，已先有之矣。所幸，白君讀書細心，能察人之所不見，揭此僞作，使後之讀者，不再受其欺騙，於甲骨之研究，厥功可謂偉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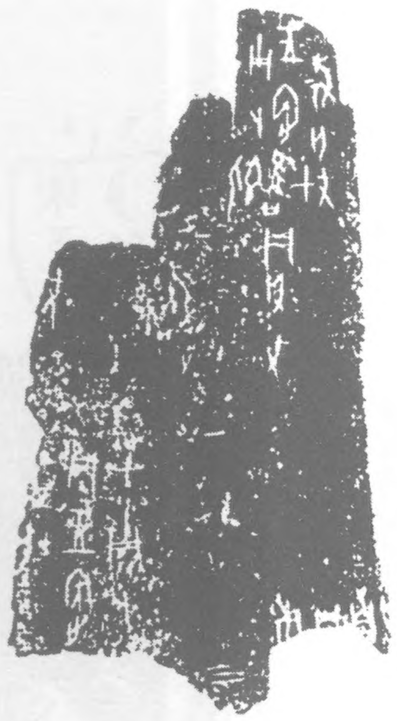
此外、佚存二五號之背面拓本，本爲正面拓本，此已是學者皆知之事，勿須再論。然就另一方面說，豈非亦爲僞造拓本乎？

再如：曾毅公甲骨綴合編，以及甲骨文合集等之錯誤綴合，嚴肅點說，亦應屬於僞造拓本之列。不過，這些錯誤之綴合，乃原屬於綴合者不識拓本，出於無心之過，自不可與有意或故意僞造者比疑也。

三、釋文之僞造：

秀堂夫子著甲骨學，曾以專章論述「辨僞與綴合」，在「辨釋文之僞」段說之曰：

這裏的「釋文」兩字，是指把甲骨文字寫成現在的正楷字，以便於閱讀，按



其釋文須完全改作：

一四七八三正：
一、貞☑亥☑　二
二、貞于娥告　一
三、貞至于臺勿出
四、☑　☑亡𡆥
五、不𡆥

一四七八三反：
一、王固曰：出希

二三〇八八：

理是不應當有錯的，但是很多人的著作，常會包含不少的錯誤。主要的原因，是不肯細讀原片，祇知利用卡片，輾轉引用，在無意中作了「僞」。我常說「寫甲骨文章最易，讀甲骨文章最難」。何以說寫甲骨文章最易，因爲十萬片甲骨，總有數十萬條卜辭，無論要做個什麼題目，祇要把有關卜辭輯集，以類排比，就是一篇大文章。可是要讀這樣的大文，就感到最難了。因爲洋洋灑灑的大文章裏，所引的卜辭，往往並不是這麼回事。

繼即指出卜辭綜述、及京都大學所藏甲骨文字考釋釋文之僞各二事，又指出

最後再談一談引用資料出處之錯誤，這是轉輾抄書的毛病，懶於自己搜集資料的結果。有一位署名「江鴻」的作者寫了一篇盤龍城與商朝的南土一文，中間引用「佚存四九八」的卜辭，他說：「佚存四九八是一版武丁時期的卜骨，刻着幾行同文的卜辭，內容是：……貞，令望乘眾輿乏虎方？十一月」。我檢查佚存四九八片的卜辭是一塊極小的腹甲，上面刻的是殘文「大……卷卅宰」。當然是引用錯誤了，原來他是根據一九五九年出版的李學勤的殷代地理簡論（九九頁）照抄的，李學勤錯了，他也錯了。這一版是佚存的九四五號，也見於簠帝的二七和三七兩片。寫甲骨的文章，要是自己不查原著的片子，一定會出這樣的錯誤，這又與僞作釋文何異？有時自己的著作，並不抄自他人，也會把引用的資料寫錯。不僅引用他人文章會發生錯誤，即同一人同一著作中，考釋同一片甲骨釋文，若不能詳密籀讀契辭，縝考拓本之情形，同樣會發生錯誤，形同僞造卜辭。商承祚著殷契佚存考

糧，於同一拓本之卜辭即發生不同之釋文。

案：佚存三六〇、三六一、三六三等三拓本，爲佚存一〇三拓本之實物折碎後之拓本，但商氏未詳察此三拓本之情形，率爾爲之作釋，致生歧異。茲比對其釋文於後：

103 辛亥卜王貞
朕 [illegible] 囚及囚吉
囚正
壬囚
萬囚 ‖ 囚其囚
囚及吉囚
丁囚
不囚 ‖ 囚

360 壬囚萬囚其囚

361 丁囚不囚 ‖ 囚

363 辛亥卜王囚
朕 [illegible] 于囚

案：本殘片又著錄甲骨文零拾一二四片，總集二一二三九片。佚存所錄三六〇、三六一、三六三等三片，乃本片折裂後之拓本，惟已殘佚其左上部份，商氏不察，故而有此類同爲造契辭之事。其釋文宜爲：

1. 辛亥卜王貞：朕 [illegible] 囚于召囚止囚
2. 壬囚萬囚　囚其囚
3. 辛亥卜王貞：朕 [illegible] 囚于囚

138 乙未卜行貞王宏小乙
歲宰亡尤
乙未卜行貞王宏叔亡
尤
乙未卜行貞王宏叔亡
尤
乙未卜行貞王宏叔亡
尤

554 乙未卜行貞王宏小乙
歲宰亡尤
□□卜行貞王宏叔亡
尤
乙未卜行貞王宏叔亡
尤
□□卜行貞王宏叔亡
尤

4. □ ‖ □不□丁□

又如佚五五四爲一三八之重複，商氏之考釋不僅不察其重複，而其釋文，亦互有不同，茲比對於左，以觀其異。

4. 丁酉卜行貞王宏小乙
5. 丁酉卜行貞：王宏父丁歲宰亡尤
丁酉卜行貞：王宏叔亡尤

案：本拓本又著錄爲粹二八三，京津三二七一、總集二三一一七，據拓本所見情形，本殘片爲右肩胛骨左緣之上端，共契五辭，爲：

1. 貞：亡尤。
2. 乙未卜行貞：王宏小乙歲宰亡尤。
3. 乙未卜行貞：王宏叔亡尤
4. 丁酉卜行貞：王宏父丁歲宰亡尤
5. 丁酉卜行貞：王宏叔亡尤

檢甲骨實物拓本之分類編輯，首見於簠室殷契徵文，雖立意甚善，架構科學，惜其完成此一立意與架構之方法至爲拙劣。蓋其最大之敗筆，闕爲將原大實物之拓本，依其契辭之多寡、及辭義性質，就其所定之類別、裁剪爲若干碎片，失去了拓本應有之價值與意義。又於印製中，爲顯示其文字清晰，率意粉描，遂而失落原有之風貌，而爲讀者所腕惜焉。

壹、資料分類編錄

1. 簠室殷契徵文　民國十四年出版
(一)天象　(二)地望　(三)帝系　(四)人名　(五)歲時　(六)干支　(七)貞卜
(八)典禮　(九)征伐　(十)游田　(十一)雜事　(十二)文字

案：徵文之編輯，雖已分類，但未分期。惟當時於此學之研究時當發現，對分期斷代尚乏認識。雖未分期，而予分類編錄，不失爲此學研究之一大進展。

2. 甲骨文錄　民國二十六年出版

例言曰：甲骨刻辭，有每版多至數十段者，故所記之事非一，分類實非易易。茲編分類雖未標目，然其所列程序爲：先干支、次天象、次卜貞、次世系、次征伐、次畋遊次奇字。因其類聚，得其群分，庶幾得其條貫。

案：文錄例言雖列七目，但其拓本之編錄卻未完全恪遵其所定序列。可謂既未分期，亦未分類。

3.殷契摭佚續編　　民國三十九年九月出版
㈠祭祀　㈡用牲　㈢食貨　㈣田遊　㈤征伐　㈥天象
㈦貞（夕）旬　㈧雜卜
案：此書之編錄，既未分期，亦採甲骨混合編輯。
4.戰後京津新獲甲骨集　　民國四十三年三月出版
㈠來源　㈡氣象　㈢農產　㈣祭祀　㈤神明　㈥征伐
㈦田獵　㈧芻漁　㈨行止　㈩卜占　㈪營建　㈫夢幻
㈬疾病　㈭死亡　㈮吉凶　㈯災害　㈰諸帝　㈱文字
㈲家族　㈳臣庶　㈴命喚　㈵成語　㈶紀數　㈷雜類
5.京都帝國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藏甲骨文字　　民國四十八年三月出版
㈠祭祀　㈡求年　㈢風雨　㈣旬夕　㈤田獵　㈥往來　㈦方國征伐
㈧貞人　含第二期卜王　㈨疾夢　㈩卜占　㈪雜卜
案：此書拓本之編錄分爲六期，即於三期與四期之間夾三四期之合期，另附錄所謂之王族卜辭及多子族卜辭。於下方邊框外明注期別及類別。各期拓本之編列採先甲後骨，甲與骨各皆分類編列。編輯架構甚具巧思，方法亦頗科學。懷特及明氏後、續二編之拓本編輯方法，或即取樣於此書乎？
6.甲骨文合集　　民國六十八年以後陸續出版
㈠階級和國家　㈡奴隸和平民　㈢奴隸主貴族　㈣官吏　㈤軍隊、刑罰、監獄　㈥方域　㈦貢納
㈡社會生產　㈠農業　㈡漁獵、畜牧　㈢手工藝　㈣商業、交通
㈢思想文化　㈠天文、曆法　㈡氣象　㈢建築　㈣疾病　㈤生育　㈥鬼神崇拜　㈦祭祀　㈧吉凶夢幻　㈨卜法　㈩文字
㈣其他
7.東京大學東洋研究所藏甲骨文字　　民國七十二年三月出版
㈠祭祀　㈡求年　㈢風雨　㈣旬夕　㈤田獵　㈥往來　㈦方國征伐　㈧使令　㈨疾夢　㈩卜貞　㈪雜卜　㈫零片
案：此書之編輯除據收藏者爲經外，其分類情形與京都略同，僅於分類中增「零片」一類，即將無卜辭之甲或骨入此。惟類此之零片，若干資料書中均未入錄，宜爲此書特色之一。
8.英國所藏甲骨集　　民國七十四年出版
㈠祖、父、妣、母、兄、子、帚　㈡侯、伯　㈢貞人及人（或國族）名　㈣王事活動　㈤職官、刑罰　㈥戰爭　㈦地理　㈧貢納　㈨農業　㈩曆法　㈪氣象　㈫建築　㈬畜牧　㈭天文、曆法　㈮祭祀　㈯上帝、先公和其他神祇　㈰田獵　㈱征伐　㈲天象　㈳卜法　㈴吉凶夢幻　㈵其他
案：此書甲骨混合編列，除分列二十類外，另附自組、子組、午組及家譜刻辭。
9.天理大學附屬天理參考館所藏甲骨文字　　民國七十六年二月出版
㈠宗教　㈡求年　㈢旬夕　㈣吉凶　㈤天候　㈥疾病　㈦對外關係　㈧狩獵　㈨往來　㈩卜占　㈪雜卜（自組卜辭）　㈫卜王
案：此書以分期爲經，甲與骨混合編錄。就其編錄情形推察，宜非一次完成編輯者蓋有所謂「補遺」之事也。

貳、選集資料編錄

子、拓本選集

1.卜辭通纂　　民國二十二年出版
㈠干支　㈡數字　㈢世系　㈣天象　㈤食貨　㈥征伐　㈦畋遊　㈧雜纂
2.殷契粹編　　民國二十三年出版
檢其凡例曰：本書分類，大祗與「卜辭通纂」相同，唯此乃一家藏品，各類有多寡有無之異，故渾而出之，不復嚴加限制。次序以類相從，僅自一五三五片以下乃出於追補，故類失其次。
案：右二書皆爲拓本之選集，惟前者選自此前所出版之資料書。而後者之類次亦與前者有異。若干支，旬夕以及若干卜王之片之序列異於前者。

丑、寫本選集

1.殷契類選　　民國七十二年三月出版
此書余得之舊書攤，無序無跋、無目錄、無題箋，亦無出版年月。編者誰何氏不知，亦不悉其是否完正，茲就殘篇所見說之。
全篇共八十八頁，寫錄甲骨摹本六七四片，無類目，僅以英文字母由A至I別之，每片之下或側明注該片之出處及該類之編號。各字母之片數爲：
A、五十三片　B、五十四片　C、一四七片　D、五十七片
E、七十一片　F、三十七片　G、九十五片　H、八十二片
I　七十八片
觀右錄九項選片之情形，選片多者較少者高至四倍，內容分配不夠勻稱，選片亦不夠周延。
2.甲骨文選讀　　民國七十年出版
㈠先公先王　㈡數算曆法　㈢天體氣象　㈣農業生活　㈤政治活動　㈥軍事活動　㈦田遊狩獵　㈧日常生活　㈨其他
案：此書所選各片，大多取材於甲骨綴合新編。標目雖夥，內容消瘦，似乎營養不

良。有不可解者，若所選六二九片，該書選者標其出處爲續存一六九四。檢此片初著錄鐵雲藏龜一六七頁第四片。編者釋其辭曰：「例如六二九：亥卜癸貞旬亡囚。當爲：癸亥卜，出貞：旬亡囚之倒刻（選讀一四二頁）。考八十多年前孫詒讓氏據藏龜作契文舉例，曾認其爲倒刻，時至八十年後仍如此說解，其於甲骨學之程度實在有點可憐兮兮。就該片所現示之徵候推察，宜爲右上腹甲之殘，應釋爲二辭。

叁、考釋分類

1. 契文舉例　光緒三十一年十一月成稿
　　民國六年吉石　刊原稿本
　　月日第一　貞卜第二　卜事第三　鬼神第四　卜人第五　官事第六
　　方國第七　典禮第八　文字第九　雜例第十
　　案：此書之作，蓋據鐵雲藏龜所爲者，而草倡條例，說解契辭爲開山第一書，後人有作、乃此書披荆斬棘所啓導者。此書成稿，初未付梓，至民國五年王觀堂得於滬上書肆，羅氏據原稿刊入吉石　叢書。通讀全書，有可言者，一爲援據詩禮諸典籍以證契龜之卜法，並正鄭氏之疏舛。一爲考證殷商祭禮頗得其端緒。一爲殷商官制、方國、人名等之論，多成顚朴不破之說。其說有俾於商史之建立，我國文化、文字、古史等之研究者也。

2. 增訂殷虛書契考釋　民國十六年二月出版
　　都邑第一　帝王第二　人名第三　地名第四　文字第五　卜辭第六
　　禮制第七　卜法第八
　　案：本書蓋據民國三年出版之殷虛書契考釋增益者，爲羅氏考釋書契之定本。而殷虛書契考釋之作，則就其於宣統二年所刊印之殷商貞卜文字考爲之者。其於卜辭考類分爲八目，曰祭、曰告、曰禱、曰出入、曰田獵、曰征伐、曰年、曰風雨。凡所類目、未必有當，然於契辭之通讀，商史研究，功不可沒。

3. 小屯南地甲骨考釋　民國七十四年八月出版
　　㈠先公　㈡先王　㈢先妣　㈣神祇　㈤人牲物牲　㈥方國
　　㈦人物職官　㈧衆　㈨天象　㈩田獵　(十一)習刻
　　案：小屯南地甲骨，其拓本之編錄係案「灰坑H、房基址F、墓葬M、探方T、爲序，同坑者依出土編號的順序編列」。考釋則類聚卜辭爲之。方法甚佳、爲此前作考釋者所未用之法，頗具新義。

肆、其他

1. 殷契卜辭續編後記
　　㈠祭祀　㈡求年　㈢氣象　㈣卜夕　㈤卜旬　㈥田遊　㈦方國征伐
　　㈧疾病
　　案：此爲金祥恒先生所作「殷虛甲骨新書介紹」，原刊民國六十一年六月出版之中國文字四十四期，又收入金祥恒先生全集七二五至七三〇頁。

2. 鐵雲藏龜識小錄
　　㈠僞刻錄　㈡重複錄　㈢綴合錄　㈣稱謂錄　㈤貞人錄　㈥人名錄
　　㈦地名錄　㈧卜事錄　子、天象　丑、人事　寅、農事　卯、其他
　　㈨特例錄　㈩考釋錄

3. 甲骨文錄識小錄
　　㈠干支　㈡天象　㈢卜貞　㈣祭祀　㈤征伐方國　㈥田遊　㈦奇字
　　㈧疾病囚祟　㈨雜纂　㈩其他
　　右二文皆拙所作，均刊民國六十九年九月出版之中國文字新二期。鐵文廼就藏龜當時之情形而予分類者，甲文廼就原書之分類，再就文錄所著錄之實際情形而分類者，二文均未分期。惟見於藏龜之卜辭多爲一期，幾達五之四以上，文錄所著錄者多爲二期之辭，將及六之五或更多。惟二書著錄各期卜辭確爲若干，未作計算，上列數字僅就簡讀二書所見之印象，確否、未敢必。

伍、試擬契辭之分類

一、農漁牧：
　　1. 祈雨　2. 祈年　3. 受年　4. 漁獵　5. 其他
二、氣象：
　　1. 風　2. 雨　3. 晦　4. 晴　5. 啓　6. 暘　7. 其他
三、曆算：
　　1. 數字　2. 干支　3. 朔閏授時　4. 其他
四、祭祀：
　　1. 天神　2. 人鬼　3. 山川　4. 地祇　5. 日月　6. 其他祭告
五、田獵：
　　1. 出入　2. 往來　3. 田獵　4. 其他
六、征伐：
　　1. 軍隊徵集　2. 軍隊編組　3. 遣將征伐　4. 凱旋賜賞　5. 刑罰
　　6. 方國　7. 氏族　8. 人名　9. 地名　10. 其他
七、雜事：
　　1. 疾病　2. 囚祟　3. 生育　4. 卜夢　5. 醫藥　6. 其他
八、安全：
　　1. 卜王　2. 卜日　3. 卜夕　4. 卜旬　5. 卜月　6. 其他
九、刻辭：
　　1. 甲橋反面　2. 背甲　3. 尾甲　4. 骨面　5. 骨背　6. 骨臼
　　7. 其他骨角刻辭
十、雜纂：

1.殘字　2.殘辭　3.其他

檢史記酈食其傳云：「民人以食爲天」，注曰：「索隱曰：王者以民爲天，民人以食爲天」。書洪範八政，一曰食、二曰貨。農、漁、牧爲民食之基本來源，故宜首列農漁牧之辭。蓋古今來凡治國者，亦莫不以農漁牧之生產發展，有賴於天象之晴雨明晦，故觀象授時爲養民育民之大政。

左成十三年傳：「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又文二年傳：「祀、國之大事也」。而洪範八政則三曰祀。祀者、敬祀天神、人鬼、山川、地祉之謂也。故次之爲祭祀。蓋天神人鬼、山川地祇之祭，教民成務之事也。而田獵、爲採擇民食日用必需，及教導人衆結合群力，衛己保群之方法，亦爲藉田獵之事，使民熟練戰事技能，保衛安全之要務，以達戰勝敵人、開疆拓土之目的者也。

生老病死、任人不免，趨吉取祥，繁衍綿延生命，乃任人之願望。願望、任人皆有，日思夜想，則夢有所得，且或一夢成眞。而醫藥之發展，則爲保建之要事，故以之殿焉。

第四節　甲骨資料索引之編錄

甲骨資料書之編錄或考釋，或於書後附編索引者，立意頗佳，用力亦多。夷考其所編之情形，皆以契文之單字爲編錄之主要架構，而文字編錄之序，或據今楷字之筆劃多寡者，若卜辭通纂、殷契粹編、甲骨文錄等、所附之索引是其例。或據說文解字之序列者，若燕京大學藏殷契卜辭附文編，及甲骨文編類系列之各書是其例。至日人島邦男作殷墟卜辭綜類，一反斯例，另擘新途，別據契文之構形，倡立部首，但其雖曰「綜類」，實則、並未類分卜辭，仍未脫離以單字爲主要構成之形態，而作辭典式之編錄而已。其用力最多者，闕爲將各種契辭一字不遺完全迻寫過錄。然緣同一條卜辭，因用字多寡之殊，遂致一再抄錄其辭。既曠時費日，亦徒增篇幅，且易生錯誤。又緣部首建立未當，用力雖多，而失簡約、易檢、醒目之效。雖有拓本原始著錄之編號，亦間有重複著錄之編號，然並非據契辭義爲分類準據之編錄，故欲知某一卜辭之情形者，雖經再三翻檢其書，或得、或不得。若欲檢知某一拓本之情形者，則不可得也。

鑑於諸資料書之索引，及文編等之編錄，僅就單字爲之，着眼於古文字資料之編纂，未能據研究甲骨學所需之資料編錄，其於甲骨學、以至殷史之研究，助益無多。爲提供甲骨學、殷史、乃至古史、古文化等學者之研究資料，允宜着眼於甲骨資料分類索引之編錄。如此、既便於綜覽甲骨資料之全部內容，亦便於學者從事專題或專類研究之資料。而類分契辭索引之編錄，有朝一日果眞實現，屆時，專題或專類研究之學者，再不必爲了取得資料，到處奔波之後，必須博覽數十百部之甲骨資料書籍，尋求所需之資料，遇有所得，尚須詳寫筆記，毫時費日，結果事倍而功半。顧分類索引之編錄，首須將所有甲骨資料書所著錄之契辭，容於一爐，編定契辭之分類及各類之細目，賦予固定之編號。惟此一工作，非常吃重，但亦是功德無量，留名千古之學術貢獻，較之羅氏流通甲骨拓本，有過之而無不及。有才、有力者盍興乎試？

一、契辭分類索引之編錄：據契辭分類編定之類目及細目，迻寫契辭原文於各類目細目下，所迻寫之契辭，各皆賦予一至若干之編號，明注原始及重複著錄資料書之編號於契辭下。若同一拓本有不同分類之契辭，則迻寫其辭於應予分類之類目下，並賦予在該類目中之編號，仍於其下明注原始及重複著錄書之編號。惟迻寫契文原文之工作，至爲吃重，退而取其次，換用今楷字以代替契文，若今楷字無其字，或考釋尚未定論者，仍迻寫原契文。但若用今楷字爲之，易生失眞或錯誤，甚或不能還原爲契文之弊。故此索引最佳之作法，莫若迻寫原契文。

二、拓本分類爲經契辭分類爲緯之索引編錄：聚各資料書所著錄之拓本於一堂，據實物性質分類，以甲、骨、其他骨角、及從拓本無法辨認爲甲爲骨之混合四類，各含正反臼拓本。拓本之編錄據各原始資料書出版先後編列，每類拓本各賦予編列之編號，明注原始及重複著錄之編號，將拓本所有之契辭據其分類後所賦予之分類與細目之編號迻寫於拓本編號下。

三、簡易索引之編錄：以各資料書爲單元，迻錄原書所編定之拓本序列及編號。各拓本編號下記入重複著錄、及該拓本各辭之分類、細目等之編號。至契辭之分類及細目，最佳者爲據前述之分類，或據各該書實際著錄之辭類分類；但分類應求其通用於各資料書。契辭原文或迻寫或否均可，此簡易索引可合若干資料書之索引爲一冊，或聚已出版之各資料書索引爲一大冊，則其效果與前述之分類索引無太大軒輊。

惟核諸工作之實際情形，無論任何一項索引工作之完成，殊非個人之力可期，蓋其困難有三：一爲資料蒐羅不易完整。二爲重複著錄拓本之校核不易周全。三爲契辭原文迻寫曠日費時，短期不易見效。至於因編錄工作所產生之事務工作，既煩且雜，而分散精力。必得合衆力、衆資始期有成，力與資爲完成此一索引工作之要素。衆力或可得，但衆資難求，若衆力衆資皆可解決，其他有形無形之環境亦可影響其工作。環觀現時之情形，有此資力之個人並非少數，然有此大見識、大魄力者卻非多數，欲其出大資作此看不懂、敲不響、不起眼之事，豈非緣木求魚乎？若公家或什麼的基金會等願作此事，然觀諸今日之情形，猶如鳳毛？或有此大魄力者有意爲之，亦必遭致更有權與力者刪除此種不現實之預算或計劃，使其胎死腹中。

何處何時有資？何時何處有力？此時此處、僅止於空話一篇罷了。

附：諸資料書所見後世之僞刻

1.殷虛書契後編卷下：四二・九、四三・九。
2.龜甲獸骨文字卷下：二八・一二、二九・一二、二九・一六。
3.殷契佚存：
㈠部份疑僞：四三〇、五八〇、九一五。
㈡全部疑僞：一三、三一〇、三九一、四〇三、四一〇、五一〇、五七七、七〇九、七八三。
4.鄴中片羽：

㈠初集：二六・一、三四・二、三四・九、三四・一。
㈡三集：三六・一、三六・三、三八・四、四三・六、四三・七、四四・一。

5.殷契摭佚續編：

㈠疑僞：十六、十九、七七、一二四、一四一、一四九、二六八。
㈡可疑：二二。

6.謝氏瓠廬殷虛遺文：一〇四、一五七、一六〇、一九六、三一八、三四三、三四四、三四五、三四八、四二一、四八六、五一六、五二二、五二六。

右疑僞共二〇片，據日人松丸道雄之校定。案：殷虛遺文共著錄五五〇拓本（含背拓），疑僞之片約當二八之一，或爲著錄疑僞者次多之資料書歟？

7.法國甲骨錄：部份疑僞者，三、四、六、一〇。

8.英國所藏甲骨集：十二、十四、四八、六二、七八、一一二正、二一二、四六八、五六八、六〇〇、六二四正反、八一四、八二三、八五一、九〇六、一一〇七、一一六一、一一七八、一一八一、一二二八、一二五四、一二八九、一三一五、一三二九、一四九九、一五五三、一八九六、一九二三、二〇五二、二〇八一、二一三四、二二七一、二二七三、二二七四、二三〇二、二三五九、二三六三、二三七八、二三九七、二四〇三、二四一〇、二四一五、二四八三、二四八八、二五八一、二六六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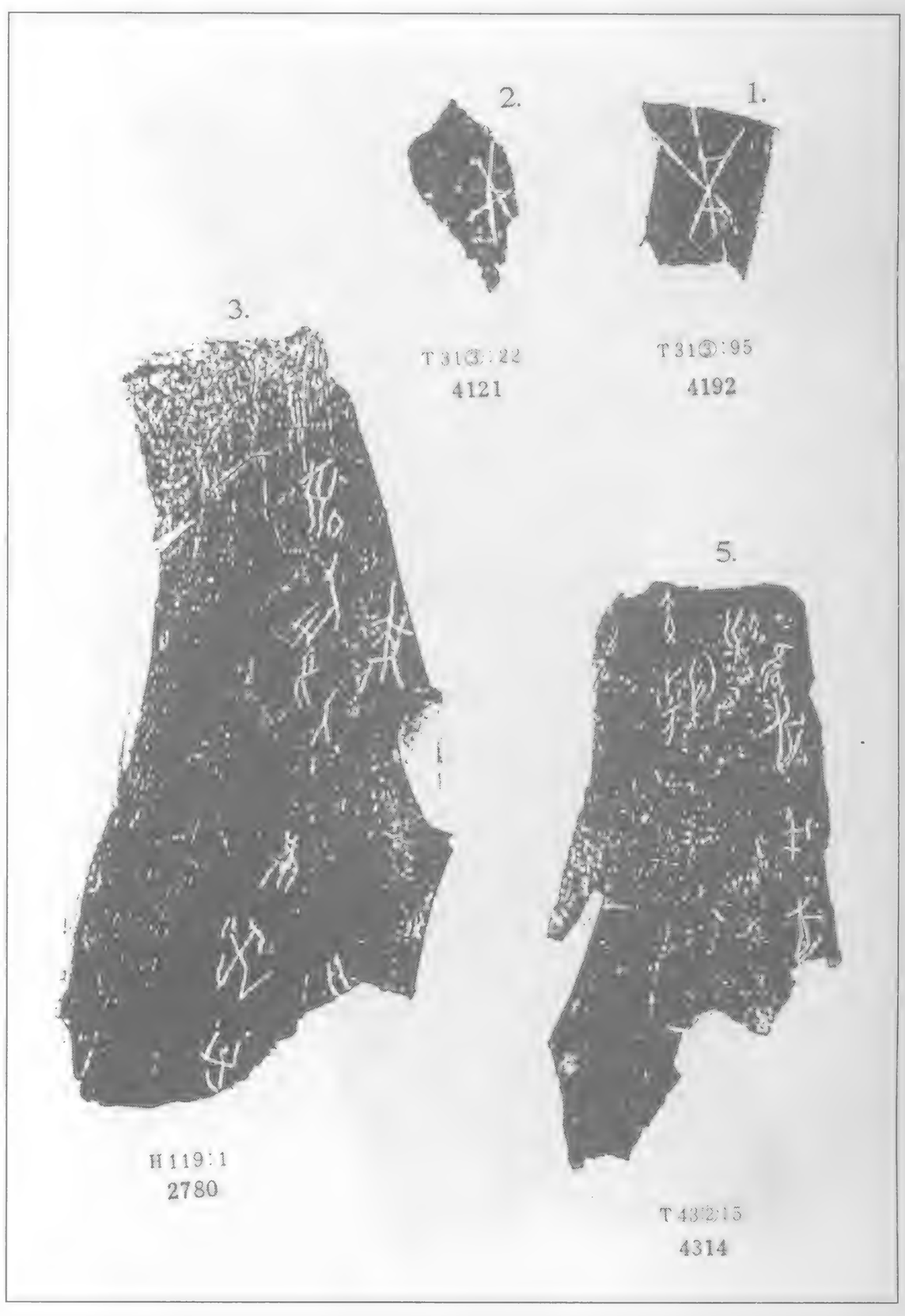
案：英國所藏甲骨，皆購自庫方及金璋三人，彥堂先生曾據方氏寫本校得庫書：「全屬贋刻者共有八十八版，雜有贋刻者，共有三十八版（已算入眞品）」茲就英國著錄之拓本所見者錄之於右，未遑與庫、金二書複校。又其所錄部份僞刻者，亦未遑校得。其所著錄僞刻之情形，俟諸他目。

9.甲骨文合集：疑僞：二二四五四、二二四六八、二二五〇六、二二五三三、三五二四一。

補記

英國二六三四號拓本所謂之家譜刻辭者，右緣尚殘存卜旬辭二，其實物當爲第五期卜旬骨之殘餘，據此情形推勘，所謂之家譜刻辭，乃實物被盜挖出土後所僞造者，宜無可疑。且其僞刻之刀法甚爲遲鈍，尚不及英國二六七四所謂之兒家譜者熟練；然此二譜宜爲同一人所僞造，此版或其早期所作者。此外，尚有五事確可證明其爲後世之僞造。其一、僞刻之辭分上下兩欄，上欄四行行各三字，呈正方形之排列。下欄十四行，首行二字，次行六字，餘各四字，左行呈長方形之排列，兩欄各行均呈垂直款式，各字大小皆略相等。眞正之契辭無如此規整者。其二、上欄第二行第三字作 形，第三行第一字作 形，第四行第三字作 形，三字均未見於契文。其三、下欄第二行第六字作 形，襲自「弘吉」合文，但僞作者不識此合文之結體。其四、下欄第八行第四字作 形，第十一行第四字，第十二行首字作 形，前期與後期之契文同見一版。其五眞與僞之契辭同見一版，兩者互相比勘，識者不必辭費，立可判定其爲僞造。





9.

8.

粹 1045

6.

英國 1890 正

7.

1890 反

12.

H55:6

4566

16.

17.

11.

H99:15反

2693

14.



H50:23
2174

26.



H6:36
552

25.



T42①:4
4304

13.



H99:14正
2688

15.



新綴 215

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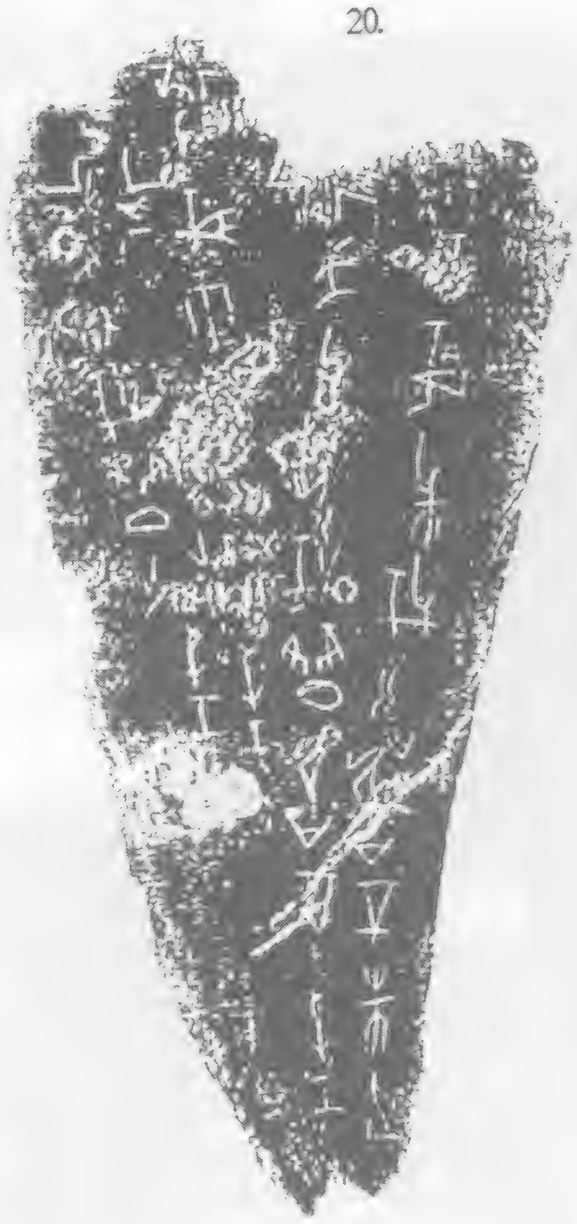
19957反

18.



H85:31　H85:70正
2598　+　2608

20.



19957 正

21.



21475 正 加佚 300



24.



23.

22.



21475 反

30.



H50:208
2240

29.



H50:210
2242

32.



H50:211
2241

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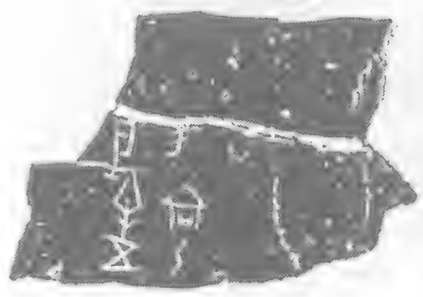


H50:137
2228

28.



33.



H102:1
2698

H61:28
2507

34.



35.



38072

38003
380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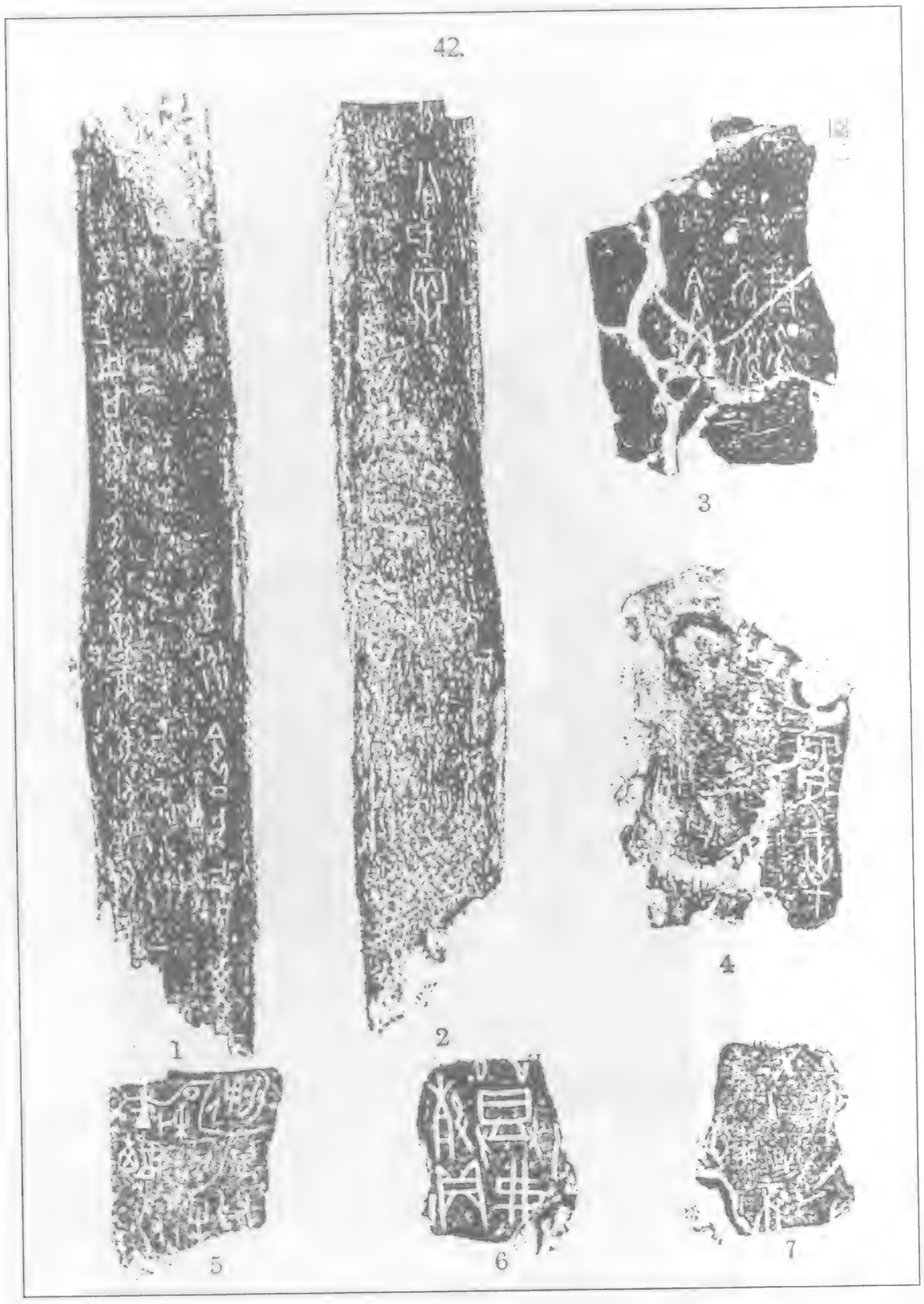
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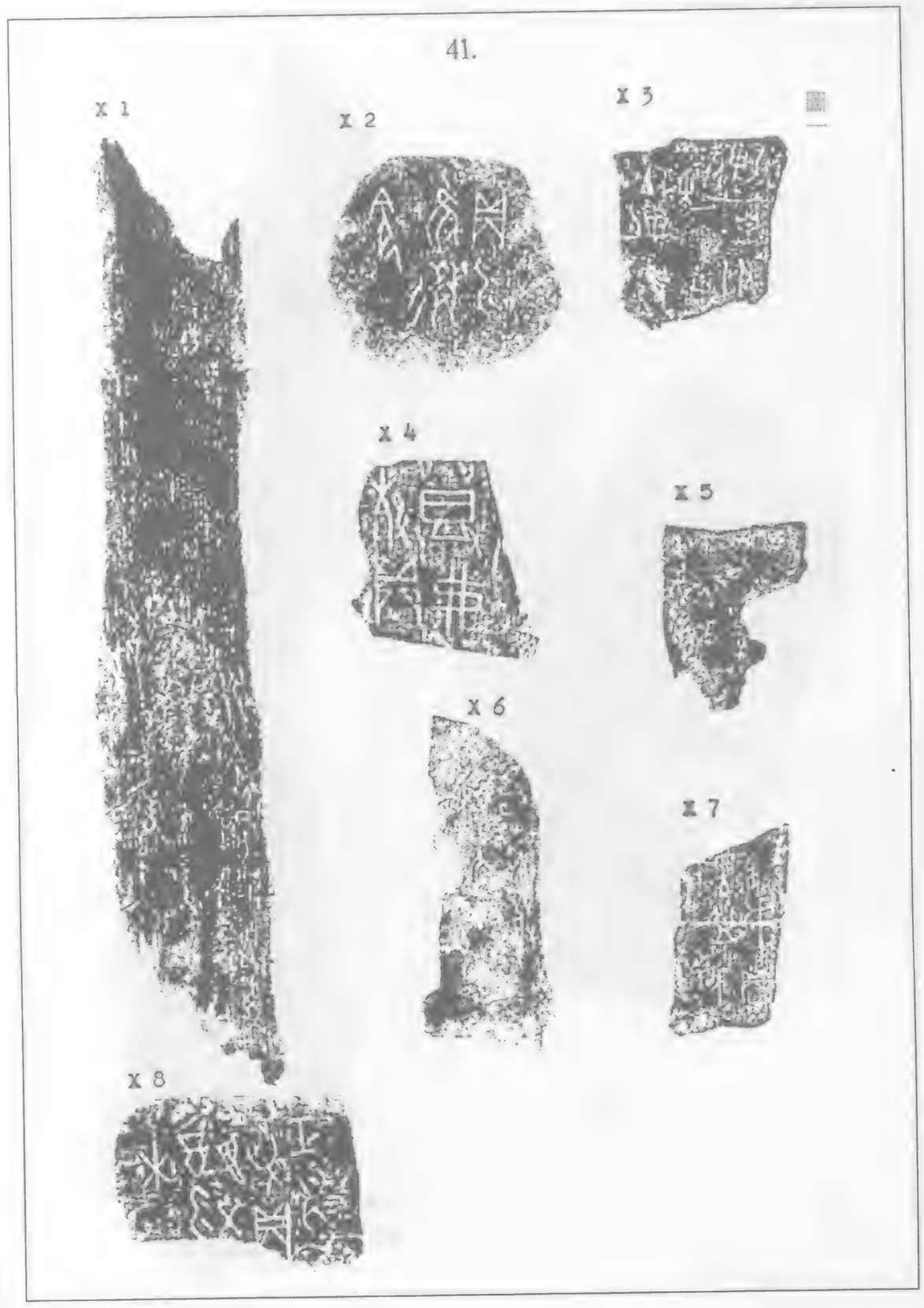


H47:5
2118


40.
38.
37992
H 85 : 127
2630


36.
37.
38012
38007


42.
3
4
1
2
5
6
7


41.
x 1
x 2
x 3
x 4
x 5
x 6
x 7
x 8





商代金文爲正體字 甲骨文爲簡體字說

張光遠

本文觀點，先是寫入「論商代金文在中國文字史的地位」一文，曾於今年元月間出席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舉辦的國際「中國考古學與歷史學整合研討會」提出，與會學者屬於古文字學界的權威有胡厚宣、張政烺、周法高、李孝定、李學勤諸教授，當時在座海內外學者讚同者多，或有異議者惜未置喙默默。八月中旬，余應邀出席四川省成都市郊近郊舉辦的一「中國先秦史暨巴蜀文化國際研討會」，在百餘專家學者之前，不辭再度提出此一新論點，並以三百作爲論題，求教於大陸各地學者，同樣的是讚同者多，異議者有一位認爲此一新說，大大違反舊論，將令學界引起莫大振撼。誠然，不辭研究古文字學，幾近四十載，過去也都追隨宿學，先尊說商甲骨文，然後才述商周金文；但近些年來，因多看銘文字之事，乃悟往昔囿限於甲骨文的偏失，誠應據金文之實，及早突破，重新糾枉規正，學術明辨乃真，是藉本刊一角，冀同仁賜教，新證共識。

中國文字的起源，自古傳說都以爲是黃帝的史官倉頡所創（見東漢許愼著「說文解字」序，西元一二一年），也就是說中國約在四千七百年前開始有文字；但是從一八九九年發現殷商甲骨文之後，大多數學者就特別重視「甲骨文」，因而大力推尊「甲骨文」爲中國最早的文字，並對商周銅器上所鑄的文字——金文，認爲與甲骨文是一脈相承的（影響所及有民國八十一年國立編譯館主編高級中學歷史教科書課本「中國文化史」第七版之課文爲證），這也等於說是以



（原載《中國文字》新十九期，一九九四年）

甲骨文是中國最早的成熟文字，也是漢字的源頭。甲骨文的發現，證實了商代晚期文字已經相當成熟，結束了漢字起源的傳說時代，將漢字的歷史向前推進了一千多年。

甲骨文主要是商王室用於占卜的文字，內容涉及商代社會的各個方面，是研究商代歷史、語言、文字、宗教、天文、曆法、地理、農業、手工業、醫學、軍事、法律、民俗等的寶貴資料。

甲骨文的發現和研究，不僅對中國古代史的研究具有重大意義，而且在世界範圍內也產生了廣泛的影響，成爲一門國際性的學問。

一、甲骨文的發現

甲骨文的發現，是一個偶然的機遇。

清光緒二十五年（一八九九），金石學家王懿榮（一八四五—一九〇〇）患病，派人到宣武門外菜市口的達仁堂藥鋪買藥，發現藥方中的「龍骨」上有刻畫的符號，他懷疑這些符號是古代的文字，於是將這些「龍骨」全部買下。

王懿榮是著名的金石學家，對古文字有很深的研究，他的收藏中有不少青銅器銘文的拓本。他從「龍骨」上的符號，聯想到青銅器銘文，認爲這些符號很可能是古代的文字。

王懿榮的發現，引起了學術界的震動。

二、甲骨文的出土

甲骨文的出土地點，經過多方調查，最終確定在河南安陽小屯村一帶。

小屯村是殷墟的中心區域，也是商代後期的都城所在地。殷墟的範圍很大，東西約六公里，南北約四公里，總面積約二十四平方公里。

甲骨文的出土，經歷了一個漫長的過程。從光緒二十五年（一八九九）王懿榮發現甲骨文算起，到一九二八年殷墟第一次科學發掘，中間經過了二十九年。

在這二十九年中，甲骨文的出土，主要是靠當地農民在耕作時偶然發現，然後賣給古董商人，再輾轉賣給收藏家或學者。

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三七年，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對殷墟進行了十五次大規模的發掘，共出土甲骨文約二萬四千餘片。

一九四九年以後，中國大陸對殷墟又進行了多次發掘，出土甲骨文數量大增，總數已超過十萬片。

甲骨文的出土地點，主要集中在殷墟的小屯村一帶，其他地點如洹北花園莊東地、苗圃北地、小屯西地等，也有零星出土。

三、甲骨文的分類

甲骨文的分類，歷來有不同的標準。

按照甲骨文的內容，可以分爲卜辭、記事刻辭、習刻、圖畫等。

卜辭是甲骨文的主體，占甲骨文總數的絕大多數。卜辭是商王室占卜活動的記錄，內容涉及商代社會的各個方面。

記事刻辭是指刻在甲骨上的記事文字，內容多爲田獵、征伐、祭祀、賞賜等。

習刻是指刻在甲骨上的練習文字，多爲初學者所刻，文字往往雜亂無章。

圖畫是指刻在甲骨上的圖畫，多爲動物、人物、器物等。

按照甲骨文的來源，可以分爲牛胛骨、龜腹甲、龜背甲、其他獸骨等。

牛胛骨是甲骨文中最常見的材料，約占甲骨文總數的百分之八十以上。

龜腹甲是甲骨文中次常見的材料，約占甲骨文總數的百分之十五左右。

龜背甲和其他獸骨的數量較少，合計不到百分之五。

四、甲骨文的文字

甲骨文的文字，已經是相當成熟的文字體系。

甲骨文的字數，據統計約有四千五百餘個，其中已經釋讀的約有一千餘個。

甲骨文的字體，以小篆爲標準，可以分爲早、中、晚三期。

早期字體較大，筆畫較粗，結構較爲隨意。

中期字體較小，筆畫較細，結構較爲規整。

晚期字體介於早期和中期之間。

甲骨文的文字結構，以形聲字爲主，約占百分之八十以上。

形聲字是由表示意義的形符和表示讀音的聲符組合而成的字。

甲骨文的形符，以表示人體、動物、器物、自然現象等的字爲多。

甲骨文的聲符，以表示天干地支的字爲多。

甲骨文的假借字也很多，約占百分之二十以上。

假借字是借用已有的字來表示語言中的同音詞。

甲骨文的異體字很多，同一個字往往有幾種不同的寫法。

甲骨文的合文也很多，約有一百多個。

合文是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字合寫在一起的字。

甲骨文的數字，已經有了一套完整的記數系統，包括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百、千、萬等。

甲骨文的數字，以十進位爲主，但也有六進位的痕跡。

甲骨文的文法，已經相當成熟，句子結構基本上是主語在前，謂語在後，賓語在謂語之後，定語在中心語之前，狀語在謂語之前。

甲骨文的修辭，主要有比喻、借代、誇張、排比、對偶等。

甲骨文的語音，目前研究還不夠深入，但已經可以看出一些聲韻的規律。

甲骨文的書體，以刀刻爲主，筆畫瘦勁有力，結構嚴謹。

甲骨文的書寫，是先用毛筆蘸墨或朱砂在甲骨上書寫，然後用刀刻。

甲骨文的書寫順序，一般是從上到下，從右到左。

甲骨文的行款，以縱行爲主，橫行較少。

甲骨文的標點，有的有，有的沒有。

甲骨文的斷代，是研究甲骨文的重要問題。

斷代的標準，主要有字體、文例、人物、事類、坑位等。

字體是斷代的最重要標準，不同時期的字體有明顯的差異。

文例是指卜辭的格式和用語，不同時期的文例也有差異。

人物是指卜辭中出現的貞人，不同時期的貞人不同。

事類是指卜辭的內容，不同時期的事類有所側重。

坑位是指甲骨出土的地點，不同坑位的甲骨時代不同。

甲骨文的斷代，目前學術界有多種分期法，其中以董作賓的五期說和陳夢家的三期說最爲流行。

董作賓的五期說，是將甲骨文分爲武丁、祖庚、祖甲、廩辛康丁、武乙文丁五個時期。

陳夢家的三期說，是將甲骨文分爲早期、中期、晚期三個時期。

甲骨文的研究，已經有一百多年的歷史，成爲一門專門的學問，稱爲甲骨學。

甲骨學的研究內容，主要包括甲骨文的發現、出土、著錄、考釋、斷代、分類、文法、書體、刻法、鑽鑿、形態、綴合、拓本、摹本、偽刻、辨僞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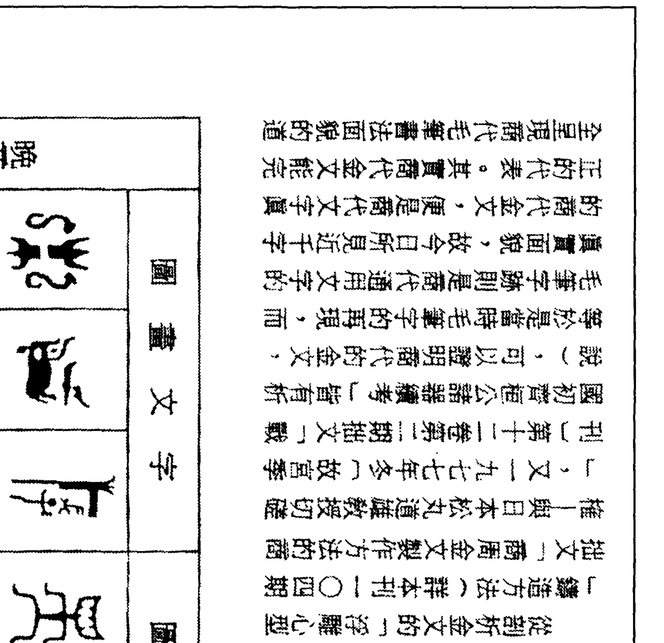
甲骨學的研究方法，主要有文字學、音韻學、訓詁學、歷史學、考古學、古文字學、古文獻學等。

甲骨學的研究意義，不僅在於對商代歷史的研究，而且在於對漢字的研究、對古代文化的研究、對古代社會的研究。

甲骨學的研究，已經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還有許多問題需要進一步研究。

甲骨學的研究，需要多學科的綜合運用，需要新材料的不斷發現，需要新方法的不斷探索。

甲骨學的研究，是一門永無止境的學問，需要一代又一代的學者不斷地努力。



圖一　商代晚期金文的演進與各期文字比較



圖二　商代晚期金文族徽新釋六例之文字演進比較

要先在泥質心型上反寫並浮雕出文字，鑄後才成正寫的陰銘，這是二者刻製方法上的差異，而彼呈現當代毛筆書法的面貌則相同。除金文之外，還可見到二百來個商代陶文單字，但這類陶文字形，草率不工，難登大雅之堂，雖與金文同類，卻難作商代文字代表，所以說，金文才是商代的「正體字」。

再看晚商甲骨文，雖然已經釋出單字四千五百個左右，但我要特別強調的，就是晚商甲骨文的文字結構，根本就與商代金文相同，所不同的是金文用毛筆寫製，與甲骨文用刀刻成所出現的特徵不同而已：就像金文寫成塗實及肥筆的象形筆畫，甲骨文的刀筆就大多無法依樣刻出，例如金文「天」和「子」二字的頭部，寫成塗實的圓顱形，軀幹寫成肥筆，甲骨文用刀筆攻堅，難作剔刻，又難操刀刻圓，就只好刻成四方框廓替代，肥筆則只刻成筆畫，尤其還將「天」字的頭部省刻成橫筆，簡直就像楷寫之形（見本刊一〇八期拙文「說早商父甲角」之插圖一四）。幾乎甲骨文每一個字的結構與金文比較，除了字形大體不變外，其筆畫不是趨直，就是刻簡，總而言之一句話，甲骨文大多是刀筆刻直變簡的文字（圖三）。於是甲骨契刻在王宮宗廟內自成「簡體字」的刻法，這種「簡體字」是指簡形及簡筆的字，而寫刻甲骨卜辭的太史、太卜和刻工，每日遊目於毛筆正體字與甲骨簡體字之間，二者交互總有影響，故甲骨簡體字也常與金文寫法交融應用。

我們應該了解，商代實則只有一種文字，或稱「正體字」，它被原原本本一筆不苟的鑄在銅器上，我們稱之爲「金文」，被陶工草率刻在陶器上者稱之爲「陶文」，被刀筆刻在殷王室甲骨上變直簡化者稱之爲「甲骨文」，這些全因書手、雕工的刻法，及材質的不同而有分別，決不能因現代所賦予的名稱不同，而對商代存有數種文字，或當時就有古今兩種文字的誤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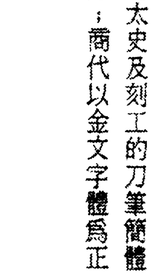
三十年來，文字學界可舉李孝定（東海大學中文研究所前所長）與高明（北大考古系）兩位教授的學說作爲權威代表，大家總認爲金文是上承甲骨文，甲骨文最早，甲骨文最爲成熟完美（見一九六五年李孝定教授編述「甲骨文字集釋」，及一九九三年十月間香港中文大學舉辦「第二屆國際中國古文字學學術研討會」中，李孝定教授發表：「研究漢字起源與演變的幾點心得」）。從不佞的查證，金文與甲骨文二者，可以說較少上下相承的關係，只有橫向作正體與簡體的相互影響關係。

高明教授最近對金文有新的看法，認爲金文的圖形族徽文字可比甲骨文古老而原始，並因它們是鑄在宗廟的禮器上，才將文字寫得古樸端莊，刻意象形（見一九八〇年高明教授纂〈古文字類編〉的「序言」中有「直到目前商代的甲骨文是我國最早的，而且是相當成熟的漢字」之說，又一九九三年的古文字學會議，高明教授也發表「圖形文字即漢字古體說」的新論）。其實近千個商代金文單字，不論是族徽，或普通常見的正規字，幾乎都是鑄在宗廟內的禮器上，甚至有些戰場上的兵器鑄銘，也都同樣寫得古樸端莊，看得出是當時書法家的手筆；所以商代人在禮器及兵器上鑄金文，應該是寫出當時通用的同一字體，而族徽也不應是當時的「古體字」，因爲甲骨卜辭中也都大量刻用它們（見一九六八年日本京都〈東方學報〉第三十九册，林巳奈夫教授撰「殷周時代の圖象記號」一文，整理出二百多個奇形怪字的金文族徽，同樣應用在晚商的甲骨卜辭中，請從圖三比較可知），這和現代人在家廟或愛物上不寫刻現代通行的楷書，而寫刻古代的篆體字，根本是不能相提並論的。高明教授也舉出三十個金文圖形文字，大力說明它們都是「古漢字」，但我們將那些金文一一比較相同結構的甲骨文，卻實在無「古漢字」與甲骨文之分，乃只有金文屬「正體字」與甲骨文屬「簡體字」的分別，更無古、今漢字的差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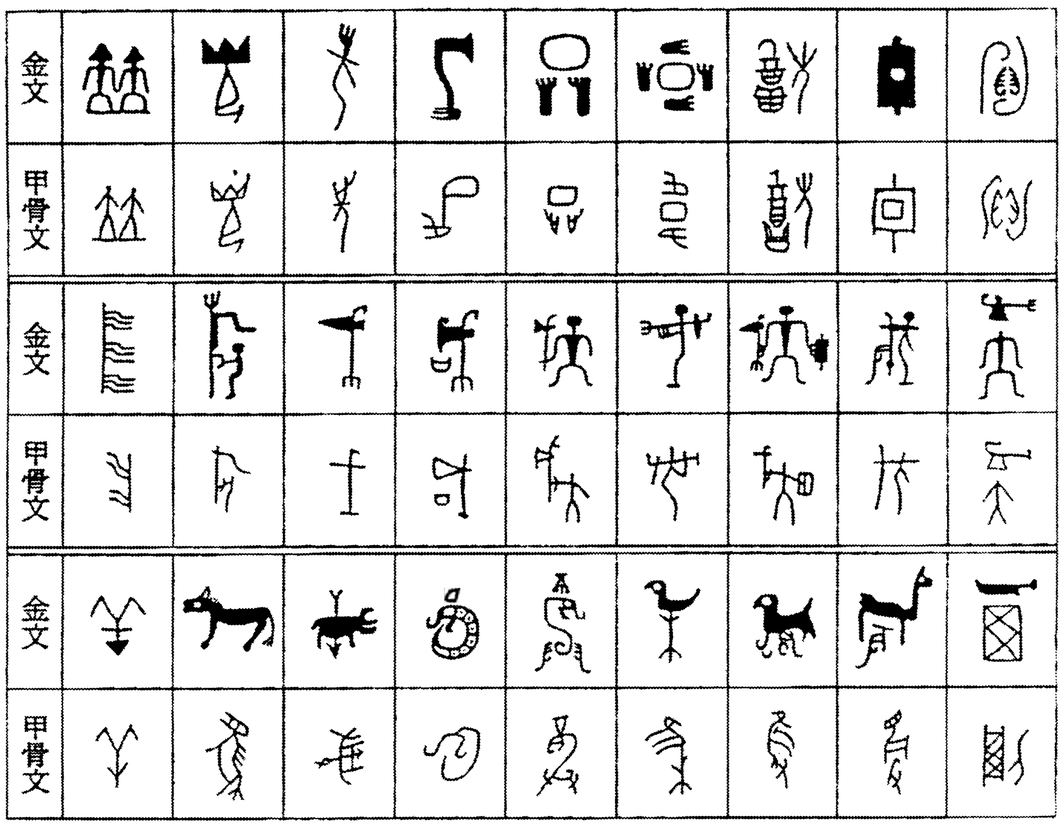
總之，商代金文不能因今日所見近千個單字爲少而永遭輕視，晚商甲骨文則不能因所見四千五百個單字爲多而一味推崇，要知金文是以當時毛筆墨跡的正體字呈現，甲骨文是以王廷太史及刻工的刀筆簡體字刻錄；商代以金文字體爲正宗，而甲骨文據以刻簡，其誰主誰從，誰正誰副，是極其明顯的，故我們應該重新認識商代是以金文爲正體字，金文才是商代文字的眞正代表。

十六年前，我曾在一篇論文中，談到「商周文字概說與其在中國文字歷史上的地位」（見一九七八年「龍在故宮」之拙文「從商周文字談龍」），便試將中國文字歷史的發展，粗分爲三個階段：第一階段屬「草創時期」，乃推陶文爲代表，第二階段屬「演進時期」，推金文爲代表，第三階段屬「定型時期」，便推小篆和楷書先後爲代表。在這三個階段中，商代金文實在處於第二階段「演進時期」的開端，而具有承先啓後的關鍵地位；至於晚商的甲骨文，則應屬於中國文字第一次簡化的「簡體字」，它與「正體字」的金文交互影響，而促進後世精簡筆畫規整文字的功用。

商代金文具有中國早期文字眞正的象形，其對研究中國文字的起源，及古人原始造字的意念和心態，都有很大幫助；觀其筆畫結構，不論是象形塗實與肥筆，都粗細勻配，疏密對稱有致，實在是當時毛筆書家所寫，故金文不只是有商一代正體字的代表，還足當商代書法藝術的正宗。最後，不佞鄭重提出：晚商甲骨文已不再是中國最早的文字，也不應作爲商代正體字的代表，它只能說是當時王廷寫刻卜辭所用的「簡體字」而已。



（原載《故宮文物月刊》第二十卷第九期，一九九四年）



金文									
甲骨文									
金文									
甲骨文									
金文									
甲骨文									

圖三　商代晚期金文（正體字）族徽與甲骨文（簡體字）對照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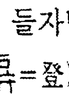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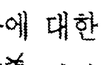
文字學에 있어서 殷墟 甲骨文의 중요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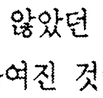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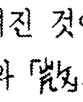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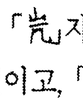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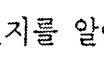
裘錫圭(北京大) 著・全廣鎭(慶熙大) 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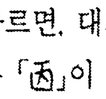
중국에서 현대 考古學이 흥기된 이후 仰韶・馬家窯・大汶口・良渚・龍山 등 신석기문화 遺址에서 陶器 등의 기물에 刻劃되어 있거나, 또는 描繪되어 있는 몇 가지 符號들이 발견된 바 있다. 이러한 부호들이 과연 문자인지 아닌지? 그 여부에 대해서는 지금도 논란이 거듭되고 있다. 몇몇 학자들이 夏代 때의 文字라고 주장하는 것은 수적인 면에서 그리 많은 양의 것이 아니고, 또 그것이 지니고 있는 성질도 명확하지 못한 것들에 불과하다. 지금까지 발견된 바, 있는 것들 가운데 商代 前期에 속하는 것이라고 하는 문자 역시 수적으로 매우 적을 뿐만 아니라, 가치 있는 연구자료가 되기에는 부족한 점이 없지 않다. 따라서 그 당시의 문자 面貌를 반영할 수 있는 동시에 신빙성 있는 고대 중국문자 연구자료로 활용될 수 있는 것으로는 河南省 安陽市 殷墟遺址에서 발견된 甲骨文밖에 없는 셈이다. 殷墟 甲骨文은 시기적으로 보자면 商代 後期(약 기원전 14세기-11세기)에 속하는 것이므로, 이것이 현재로서는 가장 이른 시기의 것이다.

胡厚宣 선생이 80년대에 작성한 통계에 따르면, 19세기말에 殷墟 甲骨文이 발견되기 시작한 이래로 지금까지 출토된 것 가운데 글자가 새겨져 있는 甲骨의 수는 總 15만여 片에 달한다고 한다.[1] 매 片의 甲骨에 평균 10여 자가 새겨져 있다고 가정하면 總 자수는 延 150만 자 정도에 달하는 셈이니, 先秦時期의 각종 중국문자 자료들 가운데 양적인 면에서 갑골문에 비교될 수 있는 것은 하나도 없다고 할 수 있겠다.

殷墟 甲骨文은 시기적으로 가장 이르고, 수량에 있어서도 가장 많은 것이라는 사실만으로도 이것이 文字學에 있어서 얼마나 큰 중요성을 지니고 있는지를 짐작하고도 남음이 있을 것이다.

다른 면에서 볼 것 같으면, 殷墟 甲骨文 중에는 원시적인 문자의 흔적이 비교적 뚜렷하게 나타나있는 몇 가지 예들도 그대로 존속되고 있었다. 완전한 체계를 이루지 못한 원시문자들 중에는 圖畵 手法으로 어떤 의미를 묘사한 字形들이 때때로 언어 환경의 변화로 말미암아 그 모양이 달라진 예들도 있다. 중국의 雲南省에 거주하고 있는 소수민족들 가운데 하나인 納西族(즉 麽些族)이 사용한 적이 있는 일종의 원시문자를 예로 들어 보자면, 그들은 「으르렁거리다」는 뜻을 나타내는 글자를  로 적고 있었다. 즉 소 머리의 입 앞쪽에 으르렁거리는 소리를 상징하는 線條를 보태놓음으로써 그러한 뜻을 표시하였던 것이다. 이러한 종류의 원시문자를 사용함에 있어서 만약 「말이 으르렁거리다」(馬吼)는 뜻을 표시하려면, 그 글자 위에 말을 의미하는 글자를 덧붙일 필요가 없이 그 글자 중의 소 머리 모양을 말 머리 모양으로 바꾸기만 하면 되었던 것이다. 갑골문에도 이와 유사한 현상이 보이고 있다. 예를 들자면 다음과 같은 것이다. 甲骨卜辭에는 조상신에게 음식물을 바치는 「  」(𠂤=登)祭를 거행하는 예가 자주 등장되고 있다. 《禮記·月令》에 『農乃登麥』·『農乃登黍』 같은 구절이 있는데, 鄭玄은 이에 대하여 『登, 進也.(바치다는 뜻이다.)』라는 주석을 달아놓았다. 갑골문의 「𠂤」字는 두 손으로 음식물을 담는 그릇의 일종인 「豆」를 받쳐들고 있는 모양을 본뜬 것이다. 이 글자가 「示」 偏旁를 첨가하여 「  」 같은 자형을 취하고 있는 예도 있는데, 이것은 조상신에게 음식물을 바치는 것을 표시하는 것이다. 만약 登祭에 쓰이는 음식물이 「  」〈창〉 일종의 香酒인 경우에는 「𠂤」字를 「  」 형태로 바꾸기만 하면 되었던 것이다. 즉 두 손으로 받쳐들고 있는 「豆」가 「  」으로 대체되었다. 卜辭 중에는 또 「」·「  」 같은 문구가 쓰이고 있으며, 또 「  」·「  」 같은 예도 있다. 이러한 것으로 보건대 「  」은 단지 「  」자의 특수한 용도의 한 異體字에 불과한 것임을 알 수 있다. 그러나 중국문자 발전의 초기 단계에서는 「  」자 하나만으로써 「  (登)」라는 문구와 동일한 뜻을 나타낼 수 있었던 것이다. 이것은 納西文字의 「으르렁거리다」는 뜻의 글자 중에 쓰인 소 머리 모양을 말 머리 모양으로 바꾸기만 하면 「말이 으르렁거리다」는 뜻을 나타낼 수 있는 것과 똑같은 이치이다. 갑골문시대에 이르러서는 이러한 종류의 비교적 원시적인 用字 習慣이 기본적으로는 이미 포기되어 더 이상 활용되지 않았지만, 「  」자만은 「  」자의 이체자의 일종으로 쓰임으로써 그대로 보존될 수 있었던 것이다. 卜辭 중에는 뒷쪽에 「  」

의 新附字에 「  」가 있는데, 이 글자에 대한 字形 분석 방법은 「  」자와 동일하게 되어 있다. 그런데 甲骨卜辭에는 「」자가 자주 등장되고 있다는 사실은 「  」·「  」·「  」가 모두 「  」자를 편방으로 삼은 形聲文字임을 증명해 주는 것이다. 또 《설문》은 「  」자를 수록하지 않았던 까닭에 「  」자가 「人」·「攴」, 그리고 「豈」자가 일부 생략된 자형으로 짜여진 것이라고 하였다. 그러나 「豈」자에 대한 해설 부문에서는 이 글자가 「豈」와 「  」가 일부 생략된 자형, 두 가지로 짜여진 것 이라고 하였으니, 동일한 한 권의 책에서 앞뒤가 서로 모순되는 잘못을 범하고 있는 것이다. 甲骨文에는 「  」자가 등장되고 있는데, 이로써 「」자는 「  」와 「攴」 두 글자로 조합된 것이고, 「豈」자와는 아무런 관계가 없는 것임을 증명할 수 있다. 또 《설문》은 「  」자를 수록하지 않았던 관계로 「游」자를 분석함에 있어서 이것이 「  」와 「  」자(汓의 異體字)로 짜여진 것이라고 오인하였다. 갑골문에는 「  」자가 등장되고 있는데, 이로써 「游」자가 사실은 「水」와 「  」 두 요소로 구성된 것이라는 사실을 뒷받침하는 증거가 될 수 있다. 본 문장의 편폭을 감안해서 더 이상의 예는 생략하기로 한다.

《설문》이 근거로 삼은 小篆은 고문자 시기의 여러 형체들 중에서 시기적으로 가장 늦은 것이며, 이 서체로 쓰여진 글자들 가운데 상당수의 것들은 자형이 이미 크게 변화된 것이었기 때문에 그 글자가 처음 만들어질 때 본래 나타내려고 하던 의미, 즉 本義가 무엇인지를 알아내기가 매우 힘들게 되었다. 《설문》에는 字形을 잘못 분석함에 따라 그 글자의 本義를 잘못 해석한 사례가 이따금씩 눈에 띄고 있다. 갑골문은 이러한 유형의 착오에 대해서도 그 잘못을 바로잡는 근거로 활용될 수 있다. 예를 들어 小篆體의 「宿」자를 글자 그대로 楷書體로 옮기면 그 자형이 마땅히 「  」 같은 자형이 됨으로 《설문》은 이 글자를 「  」와 「  」 두 부분으로 분석하고 「  」는 「夙」의 異體字로서 字音을 표시하는 작용을 하고 있다고 여겼다.(「夙」과 「宿」은 발음이 동일함.) 갑골문에서는 「宿」자가 「  」 형태로 쓰이고 있으며, 이러한 자형은 한 사람이 집안에 깔려있는 자리 위에서 잠자고 있는 모양을 취하고 있는 것이다. 따라서 이 글자가 본래에는 會意文字였으며, 이 글자의 한 구성 요소인 「  」가 표음 기능을 하는 聲符로 쓰인 것이 결코 아님을 알 수 있다. 「」는 자리 모양의 본뜬 「」이 잘못 바뀐 것이다. 학자들의 연구에 따르면, 대자리하는 뜻의 「簟」자가 바로 「」의 後起形聲文字라고 한다. 《설문》은 「」이 혀의 모양을 본뜬 것이라고 한 것

앞서 언급한 바 있는 소수의 商代 前期의 중국문자를 제외하고는 은허 갑골문자보다 시기적으로 이르고 확실히 믿을 만한 문자는 지금까지 발견되지 않았다. 그러므로 중국문자의 形成 문제를 연구하자면, 주로 은허 갑골문에 의거할 수밖에는 별도리가 없는 실정이다. 은허 갑골문으로 볼 때, 당시에 이미 중국문자가 완벽한 문자 체계를 형성하고 있었다는 것은 조금도 의심할 바 없는 사실이다. 지금까지 발견된 은허 갑골문들 중에 쓰인 낱글자의 수는 5,000여 자에 달하고 있는데, 그 가운데에는 象形文字와 會意文字가 대부분이지만 形聲文字도 대량으로 쓰이고 있었다. 假借 方法도 매우 보편적으로 활용되고 있었다. 예를 들어 「  」〈기〉는 본래 대나무로 엮어서 만든 農具를 뜻하는 「箕」〈기〉(삼태기/키)의 모양을 본떠서 만든 象形文字인데, 갑골문에서는 언제나 이 글자가 음이 비슷한 語氣詞인 「其」자를 표시하는 데 차용되고 있다.[2] 지금까지 발견된 은허 갑골문 자료의 절대 다수는 占卜의 기록, 즉 이른바 甲骨卜辭들이다. 甲骨卜辭는 당시의 언어를 매우 충실하게 기록한 것이었다. 이러한 사실은 否定詞의 사용 실태로부터 엿볼 수 있다. 殷墟 甲骨卜辭에 쓰이고 있는 부정사로는 不·弗·勿·毋 등 여러 종류에 이르고 있는데 不와 弗, 그리고 毋와 勿은 의미상의 차이가 모두 매우 미세한 것이다. 즉 현대의 어법학자들조차도 그것들의 차이점을 설명하기가 곤란할 정도로 미세한 것이었다. 갑골문이 실제 언어를 기록함에 있어서 매우 충실한 것이 아니었다면, 이러한 일은 있을 수 없었을 것이다. 따라서 갑골문으로 대표되는 중국문자가 당시의 중국어를 완벽하게 기록할 수 있었고, 일종의 완숙한 문자 체계를 이루고 있었던 것이었음은 의심할 나위가 없다. 중국문자의 싹이 트기 시작한 시기는 마땅히 商代보다 더 이른 시기였을 것이다. 갑골문에 등장되는 象形文字들 가운데에는 이미 실물의 모양을 본뜬 것 같지 않는 것들이 상당수 있다. 예를 들자면, 「  」(刀 칼)는 칼의 모양을 본뜬 것이라고 보기에는 너무나 거리가 먼 것이다. 또 어떤 글자들은 수직으로 내려 써야할 필요성 때문에 글자 모양이 원래 실물의 방향과는 달리 되어 있는 것들도 있다. 예를 들어 「  」(犬 개)·「  」(豕 돼지) 등의 글자는 모두 발이 공중에 들려 있고, 꼬리가 땅에 닿아 있는 꼴로 바뀐 것들이다. 이러한 현상들 또한, 중국문자가 은허 갑골문 단계에 이르기까지에는 이미 결코 짧지 아니한 세월을 거쳐온 것이었음을 대변해 주는 것이다.

字를 수반하지 아니한 「」자가 이따금 눈에 띄고 있다. 이러한 사례는 아마도 「」을 표시하는 데 여전히 사용되고 있었음을 대변해 주는 것으로 보인다. 이상과 같은 것 말고, 또 소·양을 기르는 울을 본뜬 글자인 「」〈뢰〉(우리/희생/제물)를 예로 들 수 있다. 卜辭에서는 太牢(큰 제물)를 가리킬 때에는 통상 「」 형체로 쓰고, 少牢(적은 제물)를 지칭할 때에는 「」 형체로 적고 있는 것(古代에는 소를 太牢, 羊을 少牢로 삼았음), 또한 동일한 유형의 현상이다. 殷墟 甲骨文 이후 단계의 중국문자에서는 이러한 유형의 현상들이 기본적으로는 더 이상 활용되지 않게 되었다. 이러한 사실로 보자면, 殷墟 갑골문이 쓰인 시기는 商代 後期인데, 이 시기는 중국문자가 완전한 문자 체계를 이룩한 때로부터 그다지 멀지는 않았을 것 같다. 필자는 일찍이 이상과 같은 사실들을 토대로 중국문자가 형성된 시기에 관하여 추론한 결과 중국문자가 대략 夏代 말기에서 商代 초기 때에 원시문자로부터 탈피하여 완전한 문자체계를 갖추게 되었다는 결론을 내린 바 있다.[3]

중국문자의 형성 문제는 은허 갑골문보다 더욱 오래 된 중국문자 자료가 대량으로 발견된 다음에야 최종적인 결론을 얻을 수 있을 것이다. 그러나 중국문자의 형성 문제라는 각도로부터 은허 갑골문에 대하여 진일보하여 깊이 있게 연구하는 것은 이러한 문제를 해결하는 데 있어서도 매우 중요한 관건이 된다는 점은 두말할 나위가 없는 것이다.

낱낱의 중국문자에 대하여 구체적으로 연구라는 것도 은허 갑골문과 똑같이 매우 중요한 것이라고 할 수 있다.

전통 중국문자학에서는 《說文解字》(이하 《說文》이라 약칭함)를 하나의 經典으로 간주하고 있다. 은허 갑골문을 근거로 연구하면, 이 책에 내포되어 있는 많은 착오들을 바로 잡을 수 있다. 《說文》은 수록하지 아니한 글자들이 적지 않다. 또 때때로 어떤 글자를 빠뜨리고 수록하지 아니하였기 때문에, 그 글자를 偏旁으로 삼고 있는 글자에 대하여 잘못 분석하는 오류를 범하기도 하였다. 갑골문을 근거로 고찰해 볼 것 같으면, 그러한 착오의 상당수를 바로 잡을 수 있을 것이다. 예를 들어 《설문》에는 「」·「」 두 글자는 수록되어 있지만 「羊」字는 수록되지 않았다. 그래서 이 책의 저자는 「」가 「羊」·「牛」·「角」 이상 세 요소로 구성된 會意文字라고 여겼으며, 「」의 오른쪽 편방은 「」가 일부 생략된 형태로서 이 글자의 음을 표시하는 작용을 하고 있다고 하였다. 《설문》

중에서는 自자가 그러한 本義로 사용된 것이 하나도 없다. 甲骨卜辭에는 「疒(疾)首」·「疒目」·「疒耳」·「疒口」라는 용어가 등장되고 있는데, 또 「疒自」라는 용어가 출현되고 있는 것으로 보아, 이 용어 중의 「自」자가 바로 이 글자의 本義인 「코」라는 의미로 쓰인 것임을 알 수 있다. 《설문》은 「受」자의 중간에 있는 「冖」가 「舟」자가 일부 생략된 형체라고 풀이하였는데, 갑골문에 등장되는 「受」자의 중간 부분의 것이 확실히 「舟」자인 것(金文도 동일함)을 알 수 있다. 《설문》은 「鼎」자를 풀이하면서 『주문(古文字의 일종)은 「貞」자를 「鼎」자로 썼다.(籀文以「鼎」爲「貞」)』고 하였는데, 甲骨卜辭에 「鼎」자를 假借하여 「貞」이라는 어휘를 표시한 예가 있다.(鼎·貞 이 두 글자의 古音은 서로 비슷함.) 《설문》은 「折」자를 小篆體로 「  」로 표기되어 있고, 이 글자는 낫(斤:도끼 斧와 모양이 비슷한 工具의 일종)으로 풀(艸)을 자르는 것을 표시한다고 풀이되어 있다. 甲骨文의 「折」자는 「  」인데, 이것은 낫으로 나무의 중간 부분을 베는 모양을 나타낸 것이다.(갑골문에서는 「木」자를 본래 「」라고 썼음.) 이것은 응당 「折」자의 비교적 원시적인 형체임이 분명하다. 「折」자의 이러한 자형은 이 글자의 구조와 의의에 대해서 더욱 깊이 있게 이해하는 데 도움을 주는 것이다. 《설문》은 「  」자를 『말이 많다는 뜻이다. 品이 서로 연결되어 있는 형체를 취하고 있다.(多言也. 从「品」相連)』라고 해석하였다. 이 글자가 갑골문에서는 「」로 표기되고 있으며, 이것은 한 사람이 세 개의 주둥아리를 지니고 있는 것을 나타내고 있는 것이므로 「말이 많다」(多言)는 뜻이 그림을 보듯 명백하게 드러나고 있다. 「」은 簡化된 형식인데, 이러한 자형은 이미 갑골문에 출현된 적이 있다. 이상과 같은 종류의 예들 또한 너무나 많기 때문에 일일이 열거하기 힘들다.

또한 어떤 글자의 의미 중에서 일찍이 더 이상 사용하지 않게 된 本義를 발굴해 냄에 있어서도 殷墟 甲骨文으로부터 도움을 받을 수 있다. 「追」·「逐」 이 두 글자에 대한 楊樹達의 연구가 하나의 매우 좋은 예이다. 《설문》은 「追」자를 「逐」자로 해석하고, 「逐」자를 「追」로 해석하여 이 두 글자가 本義에 있어서 구별이 없다고 여겼다. 그런데 楊樹達이 다음과 같은 사실을 처음으로 밝혀낸 바 있다: 甲骨卜辭에서는 사람을 뒤쫓는 경우에는 반드시 「追」자를 사용한 반면에 들짐승을 뒤쫓는 경우에는 반드시 「逐」자를 사용하고 있다. 갑골문의 자형으로 보자면, 「逐」자는 「  」로 되어 있는데, 발(止=趾)이 돼지(豕)를 향하고 있는 것은 산돼지를 뒤쫓는다는 것을 나타내는 것이었다. 그리고 「追」자는 「」(《설문》 三上·谷部에 있음), 또한 잘못된 것이다. 《설문》이 「伐」자의 字形은 한 사람이 창(戈는 고대 주요 兵器의 일종임)을 들고 있는 모양을 본뜬 것이고, 이 글자의 本義는 「치다」(擊)는 것이라고 하였다. 갑골문에서는 「伐」자가 「  」로 쓰여 있는데, 이것은 창으로 사람의 머리를 베는 것을 나타낸 것이다. 이 글자의 한 요소로 등장하는 「사람」(人)은 머리를 잘리는 처벌 대상의 사람이지 창을 들어서 다른 사람의 머리를 베는 처벌 주체의 사람을 지칭하는 것은 아니다. 甲骨卜辭에는 사람을 「伐」하여 조상신에게 제사를 지내는 일에 관한 기록이 보이고 있는데, 이것은 곧 사람의 머리를 베어서 제물로 바치는 것을 가리키는 것이다. 옛날 사람들은 나무를 자르는 것을 「伐木」이라 하였는데, 현대의 중국어 또한 이러한 용법을 여전히 沿用해서 사용하고 있다. 예컨대 「伐木工人」〔나무 베는 일을 하는 노동자〕가 그러한 것이다. 「伐」자가 지니고 있는 「치다」(擊)와 「정벌하다」(征伐) 등의 의미는 모두 「베다」(감伐)는 뜻에서 引伸된 것들이다. 《설문》에서는 「出」자가 小篆體로 「」로 되어 있다. 그리고 《설문》은 「들어가다」(進)가 「出」자의 本義이고, 이 글자의 자형은 草木이 윗쪽으로 자라나는 것을 표시하고 있다고 여겼다. 갑골문에서는 「出」자가 「」 형체로 되어 있다. 「凵」는 땅구덩이(地坎)를 본뜬 것이고, 「」는 바로 「止」자로서 사람의 발을 본뜬 것이다. 발을 뜻하는 「趾」자가 이 글자의 後起字이다. 옛날 사람들은 穴居 생활을 하였는데, 발(止)의 방향이 구덩이의 바깥쪽을 향하도록 표현함으로써 사람이 거주하고 있는 곳에서 바깥으로 나가는 것을 나타내었던 것이다. 이 글자에 대한 《說文》의 해석은 訛變된 자형을 근거로 잘못 풀이한 것이기 때문에 믿을 만한 것이 못 된다. 이러한 유형의 착오는 일일이 열거하기가 곤란할 정도로 너무나 많은 편이다.

은허 갑골문은 《설문》에 잘못 풀이된 것을 잡는 데 근거로 쓰일 수 있을 뿐만 아니라, 《설문》의 문자 해석을 뒷받침할 수 있는 예증으로 삼을 수도 있다. 또한 《설문》에 실려 있는 어떤 내용을 더욱 상세하게 이해하는 데 도움을 줄 수도 있다. 《설문》에 수록되어 있는 글자들 가운데에는 이 책으로부터 영향을 전혀 받지 아니한 현존 古書들에서는 한 번도 쓰인 적이 없는 것들도 있는데, 그러한 글자들 가운데 어떤 것들은 이미 甲骨卜辭에 쓰이고 있었던 예가 있다. 이를테면 「」·「」(「服」의 오른쪽 편방)·「」·「」·「」·「」 등이 그러한 것들이다. 《설문》은 自자의 本義는 코(鼻)라고 하였는데, 현존 고서들

有爭議. 被有些學者認爲屬於夏代的, 數量不多的所謂文字, 其性質也是不明確的. 已發現的商代前期的文字, 爲數很少, 還不足以形成有價值的研究資料. 所以在能反映當時文字面貌的可靠的古漢字資料裏, 發現於河南省安陽市殷墟遺地的, 屬於商代後期(約公元前14至前11世紀)的甲骨文, 仍然是時代最早的一種資料.

據胡厚宣先生在80年代所作的統計, 從19世紀末開始發現殷墟甲骨文以來, 出土的有字甲骨已達十五萬片左右(《八十五年來甲骨文資料之再統計》, 《史學月刊》 1984年5期). 如以平均每片十字計, 總字數已達一百五十萬左右. 基他各種先秦古漢字資料, 在數量上都比不上甲骨文. 由於殷墟甲骨文的時代既早, 數量又多, 它在文字學上的重要性非常突出.

前面已經說過, 除了少量商代前期的漢字, 確實可靠的早於殷墟甲骨文的漢字, 今尙未發現. 所以如果要研究漢字形成問題, 主要只能依靠殷墟甲骨文. 從殷墟甲骨文來看, 當時的漢字無疑已經形成完整的文字體系了. 在已發現的殷墟甲骨文裏, 單字的數量已達五千左右. 其中既有大量象形字和會意字, 也有大量形聲字. 假借的方法也使用得非常普遍, 例如  本是一種竹編盛物器之名"箕"的象形字, 但却常被借用來表示音近的語氣詞"其"(如"今日其雨"的"其", 這句活的意思大致相當於"今天將會下雨"). 已發現的殷墟甲骨文資料絕大部分是占卜的記錄, 即所謂甲骨卜辭. 甲骨卜辭記錄語言是很忠實的, 這從使用否定詞的情況就可以看出來. 見於殷墟甲骨卜辭的否定詞, 有"不", "弗", "勿" "母"等好幾個. "不"與"弗", "母"與"勿"在意義上的區別都是很細微的: 細微到現代的語法學家感到很不容易說明. 如果甲骨文記錄語言不是很忠實的話, 就不會有這種情況. 所以甲骨文所代表的漢字, 無疑是能够完整地把漢語記錄下來的, 相當成熟的一種文字體系. 漢字萌芽的時代應該早於商代. 甲骨文裏的象形字, 有些已經很不象形了, 如  (刀)就不像一把刀. 有些字爲了適應直行排列的需要, 已經改變了字形原來應有的方向, 如(犬),(豕)等字都變成脚踽空尾着地了. 這些現象也說明, 漢字發展到殷墟甲骨文, 已經有一段不短的歷史了.

一方面, 在殷墟甲骨文裏也還保留着一些比較明顯的原始文字的痕迹. 在尙未形成完整體系的原始文字裏, 用圖畵手法表意的字形往往隨語言環境的變化. 例如: 中國雲南省納西族(即麽些族)使用過的一種原始文字, 把"吼"字寫作,在牛頭的嘴前方加象徵吼聲的線條以示意. 在這種原始文字裏, 如果要表示"馬吼"的意思, 不必在"吼"字上加"馬"字, 只要把"吼"字中的牛頭改爲馬頭就可以了. 甲骨文裏也有類似現象. 例如: 甲骨卜辭裏時常提到對祖先舉行進獻食物的()祭. ""在古書裏

같은 자형으로 되어 있는데, 발(止)이 「」를 향하고 있는 것은 사람의 무리를 뒤쫓고 있는 것을 나타내는 것이었다.[5] 즉 字形이 卜辭 중의 용법과 꼭 들어맞게 되어 있다. 이로써 알 수 있듯이 「追」의 本義는 사람을 뒤쫓는 것(追人)이고, 「逐」의 本義는 짐승을 뒤쫓는 것(逐獸)이었는데, 후에 가서는 뒤쫓는 대상이 사람이냐 아니면 짐승이냐를 구체적으로 구별하지 아니하고 모두 뒤쫓다는 의미로 쓰이게 되었던 것이다.[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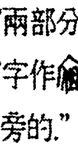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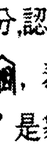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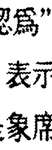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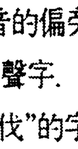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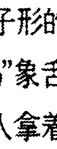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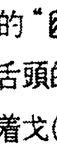
총괄적으로 말하자면, 중국문자학에 있어서 殷墟 甲骨文보다 더 중요한 연구자료는 없다고 단언할 수 있겠다. 종래에는 문자학의 각도에서 갑골문을 연구한 것이 매우 부족한 편이었다. 이러한 분야에 있어서는 아직도 광활한 들판이 우리들의 개간의 손길을 기다리고 있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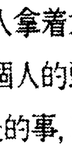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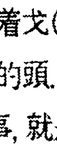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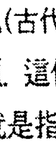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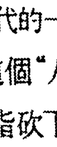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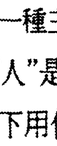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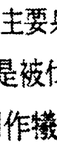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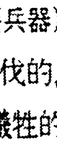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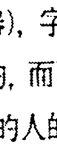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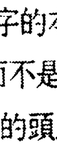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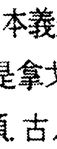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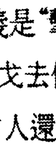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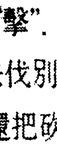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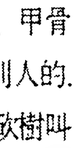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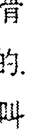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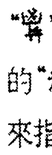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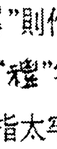
1993년 2월 21일 탈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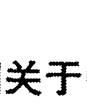
1) 참고 〈八十五年來甲骨文材料之再統計〉(이 논문은 《史學月刊》 1984年 5期에 실려 있음.)
2) 예: 『今日其雨』의 其, 이 말의 의미는 대체로 『今天將會下雨』(오늘 비가 올 것같다)에 상당함.
3) 〈漢字形成問題的初步探索〉(중국문자의 형성 문제에 관한 초보적인 탐색)이라는 논문에서 그러한 결론을 내렸는데, 이 논문은 1992년 江蘇古籍出版社에서 발간된 拙著 《古代文史研究新探》에 수록되어 있음.
4) 「  」자는 今本 《說文》에는 微라고 되어 있는데, 段玉裁의 《設問解字注》를 근거로 개정한 것임.
5) 甲骨文에는 「」가 〈병력의 단위〉(師衆)를 의미하는 예가 많음.
6) 참고 《積微居甲文說》(中國科學院 1954년 출판)의 『釋追逐』편.

殷墟甲骨文在文字學上的重要性

現代考古學在中國興起以後, 在仰韶, 馬家, 大汶口, 良渚, 龍山等新石器時代文化的遺存中, 都發現了一些刻劃或描繪在陶器等拘上符號. 這些符號是否文字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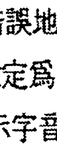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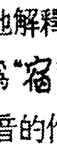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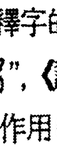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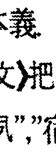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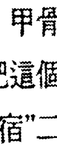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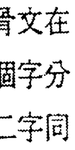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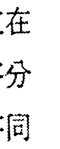
《說文》所根據的小篆是時代最晚的古漢字，不少字形已經變得看不出造字時所要表示的意義了.《說文》往往因此而錯誤地分析字形，錯誤地解釋字的本義. 甲骨文在這方面更能起糾正的作用. 例如："宿"字據小篆應該隸定爲"宿"，《說文》把這個字分析成"亻"和"佰"兩部分,認爲"佰"是"夙"的異體,起表示字音的作用("夙","宿"二字同音).甲骨文"宿"字作  ，表示一個人睡在屋子裏的席子上，本是一個會意字，竝不是以"爲表音的偏旁的." 是象席子形的"  "的變之形. 據學者研究,席的"  "就是"古"的後起形聲字.《說文》認爲"古"象舌頭的樣子見《說文 三上 谷部》也是錯誤的.《說文》認爲"伐"的字形表示一個人拿着戈(古代的一種主要兵器)，字的本義是"擊". 甲骨文"伐"字作  ，表示用戈 一個人的頭. 這個"人"是被伐的，而不是拿戈去伐別人的. 甲骨卜辭曾提到伐人祭祀祖先的事,就是指砍下用作犧牲的人的頭. 古人還把砍樹叫做"伐木"，現代漢語有時還沿用這種說法，如說"伐木工人". "擊"和"征伐"等意義,都是由" 伐"的意義引申出來的.《說文》"出"字的少篆作  .《說文》把"進"當作"出"的本義，認爲字形表示草木向上長出來. 甲骨文"出"字作  . 象地坎. 就是"止"字，象人的脚，當脚講的"趾"是它的後起字. 古人穴居，"止"向坎外，表示人從居住的地方外出.《說文》根據譌變的字形作解釋，不可這. 這類例子舉不勝舉.

殷墟甲骨文一方面可以糾正《說文》，一方面又可以爲《說文》提供例證,或 助我們較好地理解《說文》的某些內容.《說文》所收的字，有一些在現存的沒有受到《說文》影響的古書裏從來沒有使用過. 在甲骨卜辭裏却可以看到這些字，如"  "，"  "("服"的右旁)，"  "，"  "，"  "，"  "等等.《說文》說"自"字的本義是"鼻"，現存古書裏沒有使用過"自"的這個本義. 甲骨卜辭裏既說"  (疾)首"，"  目"，"  耳"，"  口"，也說"  自"，"自"字正用這一本義.《說文》說"受"字中間的"  "是"舟"字的省略之形. 甲骨文的"受"字，中間部分確實作"舟"(全文同).《說文》"鼎"字下說"籀文(一種古文字)以'鼎'爲'貞'"，甲骨卜辭也假借"鼎"字來表示"貞"這個詞("鼎"，"貞"二字古音相近).《說文》"折"字作  ，認爲字形表示用斤(與斧相近的一種工具)斷艸(草). 甲骨文"折"字有寫作  的，表示用斤把樹木從中間 斷("木"本作)，應該是"折"字比較原始的寫法. 這一字形使我們對"折"字的構造和意義有了更深的理解.《說文》對""字的解釋是："多言也. 从'品'相連." 甲骨文""字有寫作  的，表示一個人有三張嘴，多言的意思明白如畫."  "是簡化的形式，在甲骨文中也已經出現.這一類例子也是舉不勝舉的.

殷墟甲骨文有時還能幫助我們找出早已失傳的本義. 楊樹達對"追"，"逐"二字的研究，是一個很好的例子.《說文》把"追"解釋爲"逐"，把"逐"解釋爲"追"，沒有指出這兩個字的本義的區別. 楊氏指出，甲骨卜辭中凡是說到追逐人，一定用"追"字;凡是說到追逐野獸，一定用"逐"字. 從甲骨文字形看，"逐"作"  "，"止"(趾)向"豕"表示追逐野猪;"追"作"  "，"止"向""表示追逐很多人(甲骨卜辭常以"  "表示師衆之"師"這個詞). 字形很卜辭用法正相符合. 可見"追"的本義是追人，"逐"的本義是逐獸，後來才變得人，獸不分(楊樹達《積微居甲文說 釋追逐》，中國科學院 1954年出版).

總之，對於文字學來說，殷墟甲骨文是非常重要的研究資料. 過去， 從文字學角度研究甲骨文的工作做得很不够. 在這一領域內，還有大片園地等待我們去開墾.

1993年 2月 21日 寫畢

多作"登".《禮記 月今》說"農乃登麥"，"農乃登黍"，鄭玄註："登，進也." 甲骨文"  "字象兩手捧着一種稱爲"豆"的盛食物的器皿,有時還加上"示"旁寫作"  "，表示向祖先的神主進獻食物. 如果登祭所用的食物是  (一種香酒)，"  "字就可以改寫爲"  "，兩手所捧的"豆"爲"  "所取代. 卜辭裏既有"  "，"  新"，也有""，"新[]"，看來""僅僅是""字有特殊用途的一個異體. 但是在漢字發展的較早階段，""應該是直接用來表示"(登)"的.就跟納西文"吼"字的牛頭改爲馬頭以後可以用來表示"馬吼"一樣. 到了甲骨文時代，這種比較原始的用字習慣基本上已被拋棄，但是""則作爲""的一種異體而保存了下來. 卜辭裏偶爾可以看到後面沒有""字的""字，也許仍然是用來表示"登"的. 此外如象畜牛羊於欄的"牢"字,卜辭裏用來指太牢的時候通常寫作"牢"，指少牢的時候通常寫作""(古代以牛爲太牢，羊爲少牢)，也是同類的現象. 在晚於殷墟甲骨文的漢字裏，這類現象基本上就看不到了. 這樣看來，殷墟甲骨文的時代，即商代後期，距離漢字形成完整文字體系的時代，似乎也不會很遠. 我們曾據此對漢字形成的時代作過推測,認爲漢字大約是在夏商之際由原始文字發展成爲完整的文字體系的(《漢字形成問題的初步探索》，已收入拙著《古代文史研究新探》，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年出版).

漢字形成問題的最後解決，有待於比殷墟甲骨文更古的漢字資料的大量發現. 但是從漢字形成問題的角度對殷墟甲骨文進一步作深入研究,對於解決這一問題無疑也是很重要的.

對於研究一個個具體的漢字來說，殷墟甲骨文同樣很重要.

中國傳統文字學以《說文解字》爲經典，殷墟甲骨文能糾正《說文》的很多錯誤.《說文》漏收了不少字,還往往由於漏收了某個字而對以這個字爲偏旁的字作出錯誤的分析. 甲骨文能糾正不少這一類的錯誤. 例如:《說文》有""，""二字而沒有""字，所以認爲""是由"羊" "牛" "角"三字組成的會意字，""的右房是""的省略之形，起表示字音的作用.《說文》新附字有""，字形分析方法同""，甲骨卜辭中""字屢見,可證""，""，""都是以""字爲偏旁的形聲字.《說文》沒有""字，所以把""字分析爲由"人"字，"攴"字和"豈"的省略之形組成，但是"豈"字下又說"豈"由"豆"字和""的省略之形組成(此處""字，今本《說文》作""，據段玉裁《說文解字註》改正)，一書之中自相矛盾. 甲骨文有""字,可證""字由""，"攴"二字組成，與"豈"字竝無關係.《說文》沒有""字,所以把"游"字分析爲由""，""("的異體)二字組成. 甲骨文有""字,可證"游"字實由"水"，""二字組成.限於文章篇幅,不能多舉例子了.

日本近十年间关于甲骨文的研究

〔日〕伊藤道治 著
崔大庸 译

值此"民国以来国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大会召开之际，谨就日本近年来的甲骨文研究情况，以及今后的有关研究课题作一简单报告。

甲骨文的研究，大致可分作三个专题。第一是有关祭祀的问题。殷代甲骨文所出现的神格，可以分为上帝、自然神和祖先神三个系统。这是由岛邦男最早提出的。所谓自然神就是山岳神、河神等以及方向神，还包括从《史记·殷本纪》中帝喾时开始一直到王亥的先公。这些神，随着殷势力的扩大，作为祭祀的国族神而进入了殷神的系列，具有左右收获与风雨的力量。之后，有一部分被并入到了祖先神的系列。祖先神是上甲以下的先王和配偶先妣以及其他与殷王室有密切关系的死者。这种祖先神，虽然能引发疾病而让包括殷王在内的子孙崇拜，但后来则变成了保佑子孙的神。一般认为，上帝是天上的神，但也能左右风雨、干旱、丰欠，在保佑殷进行战争、城市建设时，或也具有降临灾祸的能力。以上是日本学术界几乎公认的看法。不过，在这三种神中，在是否对上帝也进行祭祀这个问题上还存有分歧。以前，岛邦男把甲骨文中第一期到第四期出现的，看作是丁名的祖先祖丁、武丁的略称，具有上帝的意义，把"于"等例证当作是对帝的祭祀。另外，赤塚忠把一般的释为疾的，解为是把活着的人放在地板上供奉给帝的意思，把释为的，解为是被杀的人作为牺牲放置于地板上供奉与帝的意思，认为帝是作为最高神而预以祭祀的。但是，作为祭祀对象的帝，在甲骨文中没有出现使用、两字的例证。

以上的看法并非没有问题。岛氏把看作帝接受祭祀的神格，与帝有相同的神格之理由未必充分。岛氏认为，即丁字，因与帝字同音，故可通用。但是作为神格的，在字形上基本是一个横长方形，而丁字的基本形则为正方形，二者的区别是明显的。并且岛氏用以证明帝和属同一性质的"贞，我"(续 5.13.3)与"帝我二"(京 2294)二条资料，也只不过意味着与帝具有类似的神格这一意义而已。另外，岛氏把"□酉卜贞，帝于，其"(续 2、18、9)中的对自然神所进行的祭——埔——看成了对所进行的祭祀。不过，拓片上于字不很清楚，帝字也作成了形，这个字形在《甲骨文编》中虽也列入帝字类，但仅此一例，是否确为帝字，尚有疑问，即使将其当作帝字，这条资料也不过显示了与自然神有类似的神格而已。因此，不得不说把与帝看作具有相同的意义是有疑问的。第五期甲骨文"壬午卜贞，武乙，其"(人 2577)等中的，如果认为仅是对武丁、祖甲、康丁、武乙、文丁和母癸的祭祀，那么，作为第一期神格的，就应看作是在直系上作为与先王具有近似意义的语言而被使用的了。"己丑卜，大贞，于五示告、、祖乙、祖丁、羌甲、祖辛"(佚 536)中的，从父丁或武丁的丁字被省略这个角度考虑，就应该把其看作是比第二期的王祖乙＝小乙更接近世代直系的王——武丁。

(原載《古文字論集》，中國古文字學會編，韓國東文選出版社，1995年)

（意为生病——译者注）的“御”（敬语——译者注），依据以上各字的意思，这条卜辞应释为是卜问妇好是否可以从疾病中顺利痊愈的意思。我虽然不敢肯定高嶋的解释是否属实，但是，高嶋的研究，应用了音韵论、语法论等语言方法，这种方法即使在日本今后研究甲骨文时也应预以重视。高嶋以这种研究为基础，进行了关于第一期甲骨文中否定词、语词、动词的结合法则的研究，或是关于“𠂤、又、有”的研究。他的语言学研究可以作为甲骨文研究的第二分支学科。属于这一分支的还有，伊藤道治关于甲骨文、金文所使用的语词“亩”、“𢘑”——惠字的古体——和“隹”——惟字、唯字的古体——的研究。亩、惠是由表示选择意志的语词转变为表示祈求意志的语词的；隹是由表示否定意识的语词转变为表示肯定意识的语词，并更进一步地成为表示祈求意义的语词。高嶋的研究虽是在美国和加拿大进行的，但在日本是最欠缺的专题研究。到目前为止，虽然在日本的研究是由历史学、文学、哲学方面出身的学者来进行的，但是，语言学的研究今后将变得更为重要，并且期待着将来有更大的发展。

第三个专题是关于甲骨文的编年和王室构成的研究。前川捷三判明：从小屯 YH127 坑中出土的午组卜辞是第一期的东西，并且，这一组卜辞上出现的父祖的名字，与第一期的最标准的宾组甲骨文中出现的父祖的名字不同。亦即就父名而言，宾组有甲、乙、庚、辛、壬，而午组仅有丙、丁、戊、己。午组甲骨文由于数量很少，尽管不能充分地解明其性质，但是与被祭祀的祖先明确不同，这表明在宾组和午组两个贞人的背后有各自的集团，换言之，有必要祭祀的人是属两个不同的集团。

持井康孝指出，殷的祖先名字所使用的十干是表示其祖先出生的族名，殷王室是由从甲到癸的十个父系血缘集团构成的，尤其是乙和丁两个集团的力量最强大。这种看法与早先张光直提出的看法相似。不过，张氏认为：与丁对立的是甲、乙的联盟，而十个集团是构成殷王室的分族，并且十集团之间实行族内通婚制。与此相反，持井则认为，乙和丁两个集团的女性嫁到了“其他氏族”，在维持殷势力方面有重要作用。所以，持井所认为的族外婚就未必能搞清楚殷王室的族制，故而所谓“其他氏族”所具有的何种意义也是不明确的，这反而比张光直的看法欠缺明确。尽管如此，持井本人虽没有意识到与前川研究的关系，但是也辨别出宾组和午组两个甲骨文中的祖先名字，尤其重要的是持井把对乙和丁（张光直认为是甲、乙和丁）出身的祖先的祭祀占卜分成了两组。如何统一认识持井等人所说的由十个集团构成的殷王室，是探讨殷王室性质的重要问题。笔者眼下虽不能提出明确的看法，但是应考虑到笔者曾探讨过的所谓𡆥祭是与祖甲（甲、乙联合出身）只对武丁进行祭祀以及武丁和祖甲之间在祭祀制度等方面出现大的变化有关联的。

另外，与编年和贞人集团有关的方面，松丸道雄就字体、书法风格提出了新的学说。董作宾在进行断代研究的时候，虽然提出了各期的字体和书法风格特征的大纲，但是，实际上有多数不符合大纲。特别是第一期，字体、书法风格多种多样，不仅仅是由于贞人集团的不同，而且同一贞人的甲骨文也能见到不同的字体和书法风格。历来对甲骨文由贞人记录的认识就模糊不清，就如此显著的多样性，松丸提出记录甲骨文的人不是贞人自己而是别的专门从事契刻 的人。的确同一贞人名字的甲骨文字体、书法风格存在着多样性的问题，根据松丸的看法大致能说明，但另一方面，也有必要从一个贞人名是否经常表示同一个人这方面来考虑。当时的人名，在许多场合是由那个人出身的族名来表记的，所以同一个名字并不意味着就是一个人，而是具有多个人的意思。特别是象第一期统治时间比较长的武丁时期，同一个名字的贞人其重复使用的可能性不是没有。总之，今后根据字体、书法风格进行详细分类肯定是必要的。另外，高嶋谦一论证的各个时期，贞人集团之间的字体变化，尤其是对第一期的宾组、𠂤组、午组之间发展关系的假设，对今后的断代研究也是重要的。

下面是赤塚忠的观点。赤塚把“贞，王𡆥，不隹止𡆥”（人 3257＝内藤 1）的甲骨文解释为是卜问：王对帝供奉的𡆥——横躺在地板上的死者——的灵魂没有到达天上帝的住所，留在王的身边是否会带来灾祸＝𡆥。但是，如果把“壬戌卜，𡆥贞，王𡆥，隹止。贞，王𡆥，不隹止。”（乙 3475）和“己丑卜，殼贞，王 𡆥 ，隹祖乙、贞王𡆥，不隹祖乙。”（乙 5265）这两条资料相比较，就会发现止和祖乙具有相同的性质，即止是一个神格。因此，前面的人 3257 不隹止𡆥的止也是一个神格，应是作为动词𡆥的主语而被刻写的。乙 3475、乙 5265 等，也应看作是𡆥、𢀛的动词被省略掉了。赤塚把乙 5265 的资料解释为卜问：把人作为牺牲而杀了供奉，其供奉的对象是祖乙可以吧？然而，隹这个字，至少在第一期中没有作为选择意义而使用过。从语法上来看，诸如赤塚的解释也是不能成立的。通常的看法是，有关祭祀的甲骨文，比如“𡆥于祖丁”，“御于祖乙”，“燎于王亥”是卜问可否明示对象。故而，赤塚的观点，从资料的阅读方法来看有难以成立的地方，而且对于祭祀帝的基本原因，能否明记作为祭祀对象的帝也没有予以充分的说明。这一点，岛氏也有相同之处，即作为祭祀对象时，为什么用□字来表示的理由解释不完善。那么，现在看来，将𡆥、𡆥二字释为疾、𡆥，“隹止”、“隹父乙𢀛”等句，解释为是卜问引起凶事疾、𡆥的，是否是止或父乙的意思为妥。如此看来，对于三种神格中，最有伟力的，最应畏惧的帝是不能进行祭祀的，至少还没有明确记录进行过祭祀的甲骨文资料。其最重要的原因可能就是，帝是无需人类推崇即祭祀的超级神格。

这里再谈谈由池田末利所进行的关于燎祭的研究。燎祭，作为外祭的一种，盛于对河、岳等自然神的祭祀。池田指出，这种燎祭在对祖先神进行祭祀的同时，燎这个字，不是作为一个独立的祭祀，而是为了单纯供奉牺牲而使用的一种仪礼，本来对自然界应进行燎祭，但却转成仪礼。换言之，即其意义降低了，有理由推测这种祭祀对祖先神也施行。池田这种看法尽管重要，但另一方面也有必要考虑到自然神被祖先神化的倾向已经潜在于第一期中了。这且不论，就是与燎相同的难以判明是祭祀仰或单纯祭仪的还有不少；另外，如𡆥、与燎不同，一般认为是从为供牺的祭仪发展变化成独立的祭祀的。𡆥、𡆥释为岁，在第一期、第四期中被看作是为供牺的祭仪之例证很多。与此相反，在第二期的祖甲和第五期的帝乙、帝辛时代，如“𡆥宾岁，亡尤”之类，用于独立祭祀的例子却很多。尽管这种变化产生的原因还不太清楚，但岁的变化是与所谓有无周祭几乎同时出现的，因而，根据时期或王的不同，必然产生所有祭祀的重大变化。不过，周祭的存在甲骨文中被肯定是在祖甲和帝乙、帝辛时期。如果把第三期或第四期的“□亥卜，𡆥祖丁乡日遘，又正。”（甲 3652）、“丁未贞，升岁，𡆥祭𡆥。升岁，于协𡆥。”（粹 422）与第二期的“癸巳卜，王贞，旬亡祸。在四月，𡆥示癸乡，乙□。”（美 645）和第五期的甲骨文、金文进行比较，就会发现，“祖丁乡日”、“祭𡆥”、“协𡆥”，是根据周祭中的乡、祭、协的祭名当作表示时间的用语而被使用的。这种情况，在第三期和第四期的甲骨文中虽然没有出现诸如“王宾某乡，亡尤”的实施周祭的资料，但是这个时期也进行周祭的可能性不是没有。因为对周祭的看法起了变化，故而应该从占卜对象以外进行考虑。甲骨文中出现的多数祭祀用语，包括是祭祀名呢还是祭仪名的问题，它们的目的什么？换言之，倒底要给神带来什么样的作用，取得怎样的结果，当时的人是处于何种想法，对此，我们几乎无从把握。这是殷代史研究的重大障碍。

在前面谈到有关帝的祭祀时接触过𡆥即疾这个问题，对此，高嶋谦一就卜辞“贞，𡆥好𡆥𡆥疾。贞，𡆥好弗其𡆥𡆥疾。”（丙 334）也作了诠释与研究。高嶋认为，其字的用法表示了贞人不希望妇好出现疾病，𡆥字从音韵学方面看𠂤即浮起，具有动词意义，𡆥是修饰动词𡆥的副词，就字形看可释为骨，在此骨的要义就是滑的意思，𡆥疾是名词句，𡆥类似于日语中“御病𡆥”

最后，介绍一下这期间公布的有关甲骨文资料。第一，东洋文库所藏林泰辅旧藏的 591 片由同文库出版了。这本书收录了林氏的《龟甲兽骨文字》、金祖同的《殷契遗珠》和《龟卜》，第二，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所藏的 1315 片甲骨经松丸道雄整理出版。这里包括河井荃庐旧藏 972 片，田中救堂旧藏 341 片，三浦清吾旧藏 2 片，其中相当一部分已被《殷契遗珠》收录。第三，天理大学天理参考馆收藏的 692 片（极小者不包括在内）由伊藤道治整理，天理大学、天理教道友社共同编集出版。该馆的藏品由堂野前种松旧藏 38 片、罗振玉旧藏 547 片、王国维旧藏 25 片，及其他不知名者的旧藏 110 片构成，692 片是从其中选出的。堂野前的旧藏收录于《殷契遗珠》、罗振玉的旧藏中约 20 片收录于《铁云藏龟》。除以上之外，小型藏品还有：武藏大学历史研究室藏 6 片、东京教育大学东洋史研究室藏 7 片、已故小川睦之辅藏 7 片、狩野直祯藏 3 片、植村清次藏 1 片、江口宽藏 3 片、河合尚雅堂藏 7 片、三辅清吾藏 2 片、管原保藏 1 片、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藏 2 片，工藤恩龛藏 9 片、秋山公道藏 42 片、今井凌雪藏 25 片，以上这些由松丸道雄编集成《日本散见甲骨文字𢀛录》五・六，予以发表。另外，关西大学考古学资料室所藏（本山彦一旧藏）22 片、关西大学附属图馆所藏（内藤湖南旧藏）14 片、国立京都博物馆所藏（冈村健守旧藏）10 片、黑川古文化研究所藏（黑川行子旧藏）9 片，由伊藤道治个别发表。

（本文原载于《民国以来国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研讨会论文集》；国立台湾大学・台北・民国八十一年六月）

從文字學角度看殷墟甲骨文的複雜性

裘錫圭

我在《殷墟甲骨文在文字學上的重要性》一文中已經指出，在能够反映當時文字面貌的可靠的古漢字資料中，殷墟甲骨文是時代最早的一種。同時還指出，甲骨文所代表的雖然是已經形成完整體系的漢字，但是由於其時代距離原始漢字最後形成完整文字體系的時間並不很遠，還保留了一些在後來的古漢字中所看不到的比較原始的文字現象（上引文章的韓譯見　　，以下簡稱“重要性”）。

除了比較原始的一面，殷墟甲骨文也有超前發展的一面。我們所能看到的商代文字資料，主要是殷墟甲骨文和商代金文。殷墟甲骨文數量既多，內容也很豐富，比商代金文更受重視。但是能够代表商代文字的正體的卻是金文，甲骨文實際上是當時的一種俗體文字。在文字發展史上，俗體的發展往往有超前性，甲骨文正

（原載《殷都學刊》1995年第4期）

是如此。

商代的金文通常是鑄在青銅器上的。鑄造前，一般先用毛筆寫出字體規整的銘文，作為製範鑄銘的底本。在寫族名或其他帶有裝飾性的銘文時，還往往使用較古的很象形的字體，就像籍書時代的人有時還用篆文銘刻金石一樣。殷墟甲骨文主要是甲骨卜辭，通常是直接用刀刻在占卜用的龜甲獸骨上的。商代統治者每天都要進行很多次占卜，需要刻在甲骨上的卜辭數量很多。刻字的人為了提高效率，不得不改變毛筆字的字體，如改粗筆為細筆，改圓形為方形等等。此外還往往用其他辦法，如簡化字形、改變文字結構（如改表意字為形聲字）等等的種類，來使文字變得比較便於書寫。因此殷墟甲骨文一方面具有某些原始性，另一方面作為一種俗體文字，對同時代的甚至較晚的其他古漢字來說，無論在字體上或文字結構上，又都有一些超前的發展。

關於殷墟甲骨文的原始性，我們曾不止一次地指出，在甲骨卜辭中可以看到原始文字中用圖畫式手法表意的字形往往隨語言環境的變

戍子卜宵貞：王〔往〕逐于沚，亡災。

之日王往逐于沚，允亡災，獲八。

《合》9572

第一條卜辭的""跟其他條的""，顯然指同一種東西。它是商王田獵時所追逐的獵物。""應該是从"隹"""聲的字，所以可以假借""字來表示它。甲骨文"逐"字本作""。"止"即"趾"的初文，象人的腳。"止"向"豕"，表示有人在追逐野豬。前面所引的那兩條卜辭裏的""，顯然應該理解為"逐"。這樣理解，那兩條卜辭就都可以講通了。

由於所逐的是，就把"逐"字所从的"豕"改為""，並用它來表示"逐"。這跟我們在《重要性》裏講到過的、在納西原始文字裏只要把"吼"字所从的牛頭形改成馬頭形就可以用它來表示"馬吼"的現象，是十分相似的。應該指出，納西原始文字裏的牛頭和馬頭都是象形的；甲骨文裏用來代換"逐"字所从的象形字"豕"的""字，卻已經是一個形聲字了。在用圖畫式手法表意的字形裏，竟使用形聲字作為偏旁，這當然是文字體系發展的一種反映。不過這一點並不足以改變以""

化而變化的那種現象的殘跡。在本文開頭所引的《重要性》中，我們曾舉過甲骨卜辭講到"(登)"的時候，有時把""字所从的""換成""的例子。在別的文章中還舉過其他　　例子（參看《漢字形成問題的初步探索》，拙著《古代文史研究初探》262～263頁，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並參看拙著《古文字論集》1145頁，中華書局，1992）。在這裏我們再舉兩個跟"逐"字有關的例子。

《甲骨文合集》（以下簡稱"合"）32832有下引卜辭：

辛未貞：王其于□（此字不可確釋，應為地名）。

于壬。

這兩條卜辭裏的""字，前人不識，因此辭義也無法講通。如果認識到了甲骨文原始性的一面，並對照一下下引的這些卜辭，問題就迎刃而解了：

癸未卜貞：翌戊子王往逐。　《合》10506，《合》557有與此同文的卜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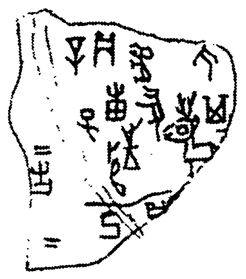
癸未卜殼貞：多子獲。　《合》10501正

來表示"逐"這一文字現象的原始性。在後來的古漢字裏是絕對看不到這類現象的。

殷墟甲骨文還有構造跟""相類的""字。卜辭或言"鹿"（《合》10294、10296），文例也跟"逐"字相類（卜辭中"逐鹿"之語屢見，參看《殷墟甲骨刻辭類纂》328～329頁，中華書局，1989）。前人多將""看作"逐"字的異體（見《甲骨文編》"逐"字條69頁第二、三行，中華書局，1965），應該是可信的。這個字原來也應該是可以用來表示"逐兔"的（"逐"原來也應該可以用來表示"逐豕"）。

唐蘭釋""為"逸"，李孝定從之（《甲骨文字集釋》3085頁，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82）。古漢字對从"止"和从"辵"（辶）往往不加區別，前面說過，"逐"字原來就是从"止"的。所以從古漢字字形變化的通例來看，唐先生釋""為"逸"似乎很有道理，可是實際上他卻錯了。這一方面是由於對文例不夠重視，另一方面也是由於沒有很好認識到殷墟甲骨文原始性的一面。

甲骨文又有""字（《合》10654），亦作""（《合》8256，參看《甲骨文編》"逐"字條的[1]頁第一行，所引"明570"即《合》8256的拓本）。葉



此片上的"辛巳"一辭，我認為應該釋讀為

辛巳卜自貞：甫往𡍮（逐）麂，不其☐

"甫"是人名，　卜辭中屢見。"𡍮"字象犬逐兔，應該是"逐"的另一種異體。前人多將它看作兩個字，辭義就講不通了。這個字原來也應該是可以用來表示"犬逐兔"或"以犬逐兔"一類意思的。說不定刻這條卜辭的人，仍是為了強調在所卜問的田獵活動中將要用犬逐麂　而選用這個字的。這條卜辭的"麂"字也刻得特別象形，刻字者似乎有一種復古的傾向。

在原始文字裏，　語音　並不相近的兩個或幾個不同的詞，可以用同樣的字形作為它們的表意字。例如在納西原始文字裏，象空氣流動的"𠀉"字，既代表"風"這個詞，又代表"春季"這個詞，因為春天常常颳風，而這兩個詞的語音則相距甚遠（參看方國瑜《納西象形文字譜》66頁，

玉森認為"麂即逐之異體"（《鐵雲藏龜拾遺》6頁第8片考釋。這一片其實並無"麂"字只有"麂"字，葉氏誤將它跟下方的"亡"字合在一起，錯認為"麂"字。由於這個字只見於文義不明的殘辭，它究竟是不是"逐"的異體，還無法肯定。不過從"𡍮"、"麂"二字的情況來看，這個字是有可能被用來表示"逐"或"逐麂"的。

"𡍮亍"字見於辭屘記"十月在𢍏"的一條殘辭。在同時期的卜辭中，還有幾條也在辭末記"十月在𢍏"（"𢍏"或作"𢍏"，二者是同一地名的不同寫法。這些卜辭都收錄在《殷墟甲骨刻辭類纂》238頁）。這幾條大都也是殘辭，只有《合》10945"貞：弗其擒。十月。在𢍏"一條是完整的。這一條顯然與田獵有關。有"𡍮亍"字的殘辭所記的月名和地名跟這一條相同，大概也與田獵有關，"𡍮亍"是"逐"字異體的可能性是相當大的。

現在我們來看另一個也是跟"逐"字有關的、反映甲骨文原始性的例子。

下面所臨摹的是《合》20715號卜甲（即《鐵雲藏龜》193·1、《戰後京津新獲甲骨》2998）：

的很多甲骨卜辭，卻已經把"日"字寫作"曰"了。這種跟隸書已經相當接近的寫法，並未為晚於殷墟甲骨文的古漢字所繼承。隸書"日"字的寫法是來自篆文革體的。

殷墟甲骨文裏簡化字很多，有不少簡化字似乎是為它所獨有的。例如"子丑寅卯"的"子"本作𡦂、𡦂等形，但是早在武丁時代的甲骨卜辭裏，就已經相當普遍地使用了它的簡化字形𡦂。這種字形在我們所能看到的其他古漢字資料中還沒有出現過。晚期的甲骨卜辭一般也不用這種簡化字形，而仍用𡦂一類字形。因此曾有甲骨學者認為𡦂是由𡦂演變而成的。這就把字形演變的過程弄顛倒了。又如"雧"字本作"雨下三隹"形，字形繁複，不便書寫。甲骨文裏對它有兩種簡化方法。一種是簡存輪廓的方法，即把它寫作𩅦，見於晚期卜辭。（這也可以看作草體字，並非定型的簡化字。）另一種是改變結構的方法，即把它改為从"雨""隻"（古"獲"字）聲的形聲字，見於早期卜辭（參看《甲骨文編》186頁"雧"字條）。這兩種簡化字形也都沒有為後人所繼承。後人所用的是減少"雧"字"隹"旁數量的方法。《說文》"雧"

雲南人民出版社，1981）。這類現象在古漢字中仍有殘存，而以殷墟甲骨文為最顯著。例如在相當多的甲骨卜辭裏，"月"和"夕"的字形並無區別，"𠙵"也可以代表"夕"，"𠙵"也可以代表"月"。在後來的古漢字裏，"月"和"夕"作為表意偏旁有時可以通用；作為單字時不加區分的情況雖未絕跡，但已極為少見，跟殷墟甲骨卜辭的情況顯然有別。

殷墟甲骨文裏還有一些比較原始的文字現象　　，由於已經在我們的其他文章裏講過，這裏就不重複了（參看上引《古代文史研究初探》263～264頁）。

下面我們再來看殷墟甲骨文超前發展的一面。

由於字體上改粗筆為細筆、改圓形為方形等變化，在殷墟甲骨文裏出現了一些對古漢字來說顯得很特殊的字形。例如"日"字，殷周金文多作⊙回等形（《金文編》455頁，中華書局，1985），小篆"日"字的外框仍作豎橢圓形而不作方形，可是在殷墟甲骨文裏屬於早期的武丁時代

（周代金文已有从二"住"的"㞢"，參看《金文編》263頁）字簒形从二"住"，說書、楷書一般只保留一個"住"。還應該指出，有些一般認為出現得較晚的字形，在殷墟甲骨文裏其實却已經出現了。例如"涉"字，在古漢字裏通常把它所从的"止"和"屮"分寫在"水"的兩邊，不但甲骨文、金文如此，直到戰國時代楚國的簡帛文字仍然如此（參看高明《古文字類編》468頁"涉"字條，中華書局，1980）。一般認為把"涉"字寫作从"水"从"步"是從小篆開始的。其實早在武丁時代的甲骨卜辭裏，就已經出現了這種"涉"字，例如《合》21256"□涉求"一辭中的"涉"。這個"涉"字所从的趾形比一般武丁卜辭寫得更為象形，但"水"旁已經省作"丿"，"止"和"屮"寫在同一側，與一般"步"字無別（武丁卜辭中還有在"水"的兩邊都有"步"的"涉"字，趾形也寫得比較象形，見《合》20464。从"水"从"步"的"涉"可能是由它簡化而成的。《合》"1051正"有字，一般釋為"涉"，島邦男《殷墟卜辭綜類》63頁"涉"字條所引"乙2317"即此例。但從文例看，此字似為地名。而且此字所从二趾形方向一致，一般"涉"字所从二趾形則分別象左右腳，即"止"和"屮"，彼此方向相反。所以此字似非"涉"字）。

不管事實如何，在武丁卜辭中已經出現了从"步"的"涉"字和"㳄"字的現象，都可以看作漢字發展史上超前發展的例子。

殷墟甲骨文有二百多年歷史，由早期到晚期有不少發展變化。一般說，比較原始的文字現象是隨着時間的推移而不斷減少的。

例如我們前面所討論到的反映甲骨文原始性的那些"逐"字異體，就都見於武丁時代和武丁至祖庚時代的卜辭，而不見於中期和晚期的卜辭。又如"月"和"夕"的字形不分的現象，在早期和中期卜辭中時常能看到，在晚期卜辭中已經極為少見了。關於"月""夕"字形問題，還有一點需要在這裏說明一下。武丁時代的賓組卜辭和緊接着的祖庚祖甲時代的出組卜辭——它們跟同時代的其他組卜辭相比，在字形上具有明顯的規範化傾向——對"月"和"夕"的字形已經作了區分。不過它們以"D"為"月"，以"D"為"夕"，"月"比"夕"多一筆，跟後世正好相反。晚期卜辭才確定用多一筆的為"月"，少一筆的為"夕"，為後世所承襲。由早期到晚期，反映甲骨文超前發展一面的特殊字形，似乎也

再舉一個"㳄"字的例子。"㳄"字在殷墟甲骨文中屢見，其字形通常用"日"旁和人形的"大"旁的相對的位置關係，來表示日已西斜的意思，是一個表意字（參看《甲骨文編》284～285頁"㳄"字條）。戰國時代六國璽印的"㳄"字仍然从"日"从"大"，跟甲骨文相近（參看羅福頤主編《古璽文編》166頁"㳄"字條，文物出版社，1981）。"㳄"有一個从"日""矢"聲的異體"昃"，一般認為最早見於東周時代的縢侯昃戈（參看高明《古文字類編》491頁"昃"字條）其實在武丁卜辭裏，也已經出現這種"昃"字。有一條武丁時代的殘辭說：

□酋日大啓。昃亦雨自北，𣎵昃啓。

《合》20957，即《殷虛文字乙編》32，後者較清晰。此辭第二個"昃"字作，是表意字；第一個"昃"字作，則是从"日""矢"聲的形聲字（即《甲骨文編》284頁"昃"字條所引"乙32"一例）。

我們很難肯定，後來的"涉"字和"昃"字跟殷墟早期甲骨卜辭中的這種"涉"字和"昃"字之間，是否確有傳承關係。由於缺乏中間環節，二者是不同時代的人所分頭造出來的可能性，還無法排除。不管事實如何，在武丁卜辭中已經出現了从"步"的"涉"字和"昃"字的現象，都可以看作漢字發展史上超前發展的例子。

殷墟甲骨文有二百多年歷史，由早期到晚期有不少發展變化。一般說，比較原始的文字現象是隨着時間的推移而不斷減少的。例如前面舉過的"由"見於早期、中期而不見於晚期，"涉"、"昃"、"㳄"則只見於早期。這跟反映甲骨文原始性一面的特殊字形的不斷減少，都是文字寫法的隨意性愈來愈受到限制的表現。總之，由早期到晚期，殷墟甲骨文的文字面貌的複雜性有了明顯的降低。

（原載《淑明女子大學校創學90周年紀念·國際甲骨學學術討論會》，1996年）

文字學 각도에서 본
殷墟 甲骨文의 複雜性

裘錫圭

저는 ≪殷墟甲骨文在文字學上的重要性≫이라는 글에서 이미 당시 문자 상태를 반영할 수 있는 믿을 만한 古漢字 자료 중에는 殷墟 甲骨文이 시대가 제일 빠른 것이라고 지적했고, 또한 甲骨文이 대표하는 것은 비록 이미 완전한 漢字體系를 이루었지만 그러나 그 시대가 原始漢字가 최후에 완전한 문자체계를 형성한 시간과 멀지 않기 때문에 후의 古漢字 중에서는 볼 수 없는 비교적 원시적인 文字現象을 보유하고 있다고 지적하였다.(위의 인용한 문장의 韓譯은 1996년 4월 ≪古文字學論集≫에 발표한 <文字學에 있어서 殷墟 甲骨文의 重要性>에 보인다. 이하 "重要性"이라 약칭함)

殷墟 甲骨文은 비교적 원시적인 면 이외에 시대를 앞서 발전한 면이 있다. 우리가 볼 수 있는 商代 문자자료는 殷墟 甲骨文과 商代 金文이다. 殷墟 甲骨文은 수량도 많고 내용도 풍부하여 商代 金文보다 중시 받고있다. 그러나 商代 문자를 대표할 수 있는 正體는 金文이고, 甲骨文은 사실 당시 俗體文字의 일종이다. 문자의 발전 역사상 俗體의 발전은 왕왕 앞을 초월하는 성질이 있는데 甲骨文이 바로 그러하다.

商代의 金文은 보통 靑銅器에 주조한다. 그릇에 새기기 전에 일반적으로 먼저 붓으로 글자의 바르고 완전한 銘文을 써 글을 새기는 底本으로 삼는다. 族名이나 기타 裝飾性이 있는 銘文을 쓸 때에는 마치 隸書時代 사람이 때로 篆文을 金石에 새기는 것처럼 비교적 오래된 매우 象形적인 字體를 사용하기도 한다. 殷墟 甲骨文에서 중요한 것은 甲骨卜辭이다. 보통 직접 칼로 占卜에 사용하는 龜甲이나 獸骨에 새긴다. 商代의 통치자는 매일 여러번 占卜을 진행해야 하기 때문에 甲骨에 새긴 卜辭의 수량도 많이 필요로 한다. 글자를 새기는 사람은 효율을 높이기 위해 부득이 굵은 획을 가는 획으로 圓形을 方形등으로 붓글씨의 자체를 변형한다. 이외에도 字形을 간단히 한다든가 문자의 結構의 종류를 변형한다든가 表意字를 形聲字로 바꾸는등의 방법을 사용하여 문자를 쓰기에 편리하도록 변형시킨다. 그리하여 殷墟 甲骨文은 한편으로는 原始性을 가지고 있고 다른 한편으로는 일종의 俗體文字로써 동시대 심지어는 비교적 늦은 시기의 기타 古漢字보다 字體나 文字結構상에 있어서 시대를 초월하는 발전이 있었다.

殷墟 甲骨文의 原始性에 대해 甲骨卜辭에는 원시문자중 圖畵式 수법을 사용해 表意한 字形은 왕왕 언어환경의 변화에 따라 변화한 흔적을 볼 수 있다고 누차 지적하였다. 본문 첫부분에 인용한 ≪重要性≫에 甲骨卜辭에서 "  (登)  "을 얘기할 때 때로는 ""字가 따르는 ""를 ""으로 바꾼다는 예를 들었다. 다른 문장에서는 또 다른 예를 들었었다(<漢字形成問題的初步探索>, ≪古代文史硏究初探≫, 江蘇古籍出版社, 1992年, 262~263쪽; ≪古文字論集≫, 中華書局, 145쪽 참조). 여기에서는 다시 두 가지 "逐"字와 관련이 있는 예를 들기로 하겠다.

≪甲骨文合集≫(이하 "合"이라 칭함)32832에 아래의 卜辭가 있다:

辛未貞: 王其  于□(이 글자는 확실히 해석할 수 없으나 地名임이 마땅하다).

于壬.

이 두 卜辭 안의 ""字는 이전 사람들은 알지 못했기 때문에 辭의 뜻도 통할 수 없었다. 만일 甲骨文의 原始性을 알고 아래 인용한 卜辭와 대조해 보면 문제는 순리적으로 해결된다:

癸未卜貞: 翌乙酉戊子王往逐　≪合≫10506, ≪合≫557에 이와 같은 卜辭가 있음.

癸未卜殼貞: 多子獲　≪合≫10501正

戊子卜貞: 王〔往〕逐于沚, 亡災. 之日王往逐于沚, 允亡災, 獲八.　≪合≫9572

첫째 卜辭의 ""과 다른 부분의 ""는 분명히 같은 종류의 물건을 가르킨다. 그것은 商王이 사냥할 때 좇은 수렵물이다. ""는 마땅히 ""을 따르고 "" 소리의 글자이다. 그러므로 ""字를 빌려와 그것을 표시할 수도 있다. 갑골문의 "逐"字는 원래 ""字이다. "止"는 사람의 발처럼 "趾"의 처음 문자이다. "止"가 "豕"에 향하는 것은 어떤 사람이 야생돼지를 좇는 것을 의미한다. 앞에 인용한 두 卜辭의 ""는 분명 마땅히 "逐"으로 이해되어야 한다. 이렇게 이해하면 두 卜辭는 말이 통하게 된다.

좇은 것이이기 때문에 "逐"字가 따르는 "豕"를 ""으로 바꾸고 그것으로써 "逐"을 표시한 것이다. 이것은 "重要性"에서 얘기한 納西原始文字에서 "吼"字가 따르는 牛頭 형태를 馬頭 형태로 바꾸기만 하면 그것으로써 "馬吼"현상을 표시할 수 있다는 것과 매우 흡사하다. 納西原始文字의 牛頭와 馬頭는 모두 象形이라고 해야하나; 甲骨文에서 "逐"字를 대신한 象形字 "豕"를 따르는 ""字는 오히려 이미 하나의 形聲字이다. 圖畵式 수법으로 뜻을 표시한 字形에 形聲字를 偏旁으로 사용했다는 것은 당연히 文字體系 발전의 반영인 것이다. 그러나 이점은 ""을 변형하여 "逐"의 문자현상의 原始性을 표시하였다고 하기에는 부족한 면이 있으며, 이후의 古漢字에는 이런 현상을 절대 찾아볼 수 없다.

殷墟 甲骨文에는 구조가 ""과 비슷한 ""가 있다. 卜辭는 "鹿"(≪合≫10294, 10296)이라고도 말하는데, 글의 예가 "逐"字와 서로 비슷하다(卜辭에는 "逐鹿"의 단어가 자주 보임, ≪殷墟甲骨刻辭類纂≫, 中華書局, 1989년, 328~329쪽 참조). 이전 사람들은 대부분 ""를 "逐"字의 異體로 보았는데(≪甲骨文編≫ "逐"字 항목 69쪽 2·3행에 보임, 中華書局, 1965년), 믿을 만하다. 이 글자도 원래 "逐冢"를 표시하는데 사용할 수 있다("逐"字도 원래 "逐豕"를 표시하는데 사용할 수 있다).

唐蘭은 ""을 "逸"로 해석하였고 李孝定도 이를 따랐다(≪甲骨文字集釋≫, 中央硏究院歷史語言硏究所, 1982년, 3085쪽). 古漢字는 "止"를 따르는 것과 "辵"(辶)을 따르는 것을 구별하지 않았다. 앞에서 "逐"字는 원래 "止"를 따른다고 하였다. 그러므로 古漢字 字形 변화의 通例로 보면 唐선생이 ""을 "逸"로 해석한 것이 이치가 있는 것같으나 실제로는 틀린 것이다. 이것은 한편으로 文例를 중시하지 않았거나 다른 한편으로는 殷墟 甲骨文의 原始性에 대해 충분한 인식이 없었기 때문이다.

甲骨文에는 ""字(≪合≫10654)가 있는데 ""(≪合≫8256, ≪甲骨文編≫ "逐"字 항목 69쪽 제1행 참조, 인용한 "明570"은 즉 ≪合≫8256의 摹寫本임)라고도 한다. 葉玉森은 "를 逐의 異體"(≪鐵雲藏龜拾遺≫ 6쪽 제8片의 考釋. 이 片은 사실 ""字는 없고 "鹿"字만 있는데 葉씨는 그 것을 아래의 "亡"字와 잘못 합하여 ""字로 잘못 인식하였다)로 인식하였다. 이 글자는 문장의 뜻이 확실치 않은 殘辭에만 보이기 때문에 "逐"의 異體인지 확정할 수 없다. 그러나 ""과 "" 두 글자의 상황으로 보아 이 글자는 "逐" 혹은 "逐鹿"을 표현하는데 사용되었을 가능성도 있다.

""字는 辭尾記 "十月在"의 한 殘辭에 보인다. 같은 시기의 卜辭에도 辭末記 "十月在"에 몇 항목이 있다("" 혹은 "", 이들은 동일 지명의 서로 다른 서법이다. 이들 卜辭는 모두 ≪殷墟甲骨辭類纂≫ 238쪽에 수록되어 있다). 이 몇 항목은 대부분 殘辭이며, ≪合≫10945 "貞: 弗其擒. 十月. 在"만 완전한 것이다. 이 항목은 분명 사냥과 관련이 있다. ""字가 있는 殘辭가 기록한 月名과 地名은 이 항목과 같고 대개 사냥과 관련이 있는데, ""은 "逐"字의 異體라는 가능성이 매우 크다.

이제 또 다른 마찬가지로 "逐"字와 관련이 있고 甲骨文의 原始性을 반영한 예를 보자.

아래에 摹寫한 것은 ≪合≫20715號 卜甲이다(즉 ≪鐵雲藏龜≫193·1, ≪戰後京津新獲甲骨≫2998):

이 조각상의 "辛巳"라는 말은 마땅히 다음과 같이 읽고 해석되야 한다:

辛巳卜　貞: 𠂤甫往　(逐)鹿, 不其□

"甫"는 사람 이름이며 卜辭에 자주 보인다. ""字는 犬이 兎를 좇는 것과 비슷하므로 마땅히 "逐"의 다른 한 異體이다. 이전 사람들은 이를 두 글자로 보아 뜻도 통하지 않았다. 이 글자는 원래 "犬逐兎" 혹은 "以犬逐兎"의 뜻을 표시하는데 사용해도 마땅하다. 이 卜辭를 새긴 사람은 점을 묻는 사냥활동 중 개를 이용하여 사슴을 좇는 것을 강조하기 위하여 이 글자를 선택했을 지도 모른다. 이 卜辭의 "鹿"字도 새긴 것이 특히 형체를 닮았는데, 새긴이는 復古의 경향이 있는 것같다.

原始文字에는 語音이 서로 비슷하지 않은 두 개 혹은 몇 개의 다른 단어는 같은 字形을 그들의 表意字로 사용할 수 있다. 예를 들면 納西原始文字에 공기가 유통하는 것같은 ""字는 "風"字를 대표하고 또한 "春季"를 대표한다. 왜냐하면 봄에는 자주 바람이 불기 때문이다. 그러나 이 두 단어의 語音은 서로 거리가 멀다(方國瑜≪納西象形文字譜≫, 雲南人民出版社, 1981년, 66쪽 참고). 이러한 현상은 古漢字에 여전히 잔존하며 殷墟 甲骨文이 제일 뚜렷하다. 예를 들면 상당 부분의 甲骨卜辭에 "月"과 "夕"의 字形은 구별이 없다. ""도 "夕"을 대표하고 ""도 "月"을 대표한다. 이후의 古漢字에 "月"과 "夕"을 偏旁으로 표시할 때에도 때로는 통용하며; 한 글자로 할 때에도 구분하지 않는 상황이 비록 흔적이 없진 않으나 극히 적게 보이며, 殷墟甲骨卜辭의 상황과는 현저한 구분이 있다.

殷墟甲骨文에는 또 비교적 原始的인 문자현상이 있는데 이미 다른 글에서 서술하였기 때문에 여기에서는 생략하기로 한다(위에서 인용한 ≪古代文史硏究初探≫ 263~264쪽 참조).

다음에는 殷墟 甲骨文의 시대를 앞서 발전하는 면을 보자.

殷墟 甲骨文에는 字體上 굵은 획을 가는 획으로 고치고 圓形을 方形으로 고치는 등의 변화 때문에 古漢字에 대해 말한다면 매우 특수한 字形이 출현한다. 예를 들면 "日"字의 경우 殷周 金文은 대부분 등의 형으로 표시하고(≪金文編≫, 中華書局, 1985년, 455쪽), 小篆 "日"字의 외형은 여전히 가로 세로 圓形으로 하고 方形으로 하지 않는다. 그러나 殷墟 甲骨文의 조기 武丁時代의 대부분의 甲骨卜辭는 이미 "日"字를 ""로 썼다. 이러한 隸書와 상당히 근접한 서법은 殷墟 甲骨文의 古漢字가 계승한 것보다 늦은 것은 아니다. 隸書 "日"字의 서법은 篆文 草書體에서 온 것이다.

殷墟 甲骨文에는 簡體字가 많으며, 적지않은 簡體字들은 그를 위해 독자적으로 있는 것같다. 예를 들면 子丑寅卯의 "子"는 본래 등의 형태였다. 그러나 일찌기 武丁時代의 甲骨卜辭에는 이미 그의 簡體字形인을 상당히 보편적으로 사용하였다. 이러한 字形은 우리가 볼 수 있는 기타 古漢字 자료 중에는 나타나지 않았던 것이다. 晩期의 甲骨卜辭에도 이러한 簡體字는 사용치 않고 여전히類의 字形을 사용하였다. 그리하여 이전에 甲骨學者들은 ""을에서 변하여 이루어진 것으로 여겼다. 이는 바로 字形의 변화 과정을 뒤바꾼 것이다. 또 ""字는 본래 "雨"아래에 세개의 "隹"形이나, 字形이 복잡하고 쓰기에 불편하였다. 甲骨文에는 이것에 대해 두 가지 簡化 방법이 있다. 하나는 윤곽을 간단히 존재케하는(簡存輪廓) 방법으로로 썼는데 晩期 卜辭에 보인다. 이는 이는 草書體 글자로 볼 수 있으며 전형적인 簡體字는 아니다. 다른 하나는 結構를 변형시키는 방법으로 "雨"를 따르고 "隻"(古"獲"字)소리인 形聲字로 바꾸었는데 早期 卜辭에 보인다(≪甲骨文編≫ 186쪽 ""字條 참조). 이 두가지 簡體字形은 모두 후세에 계승되지 않았다. 후인들이 사용한 것은 ""字 "隹"旁 수량을 감소시킨 방법이다. ≪說文≫

가 있었다. 일반적으로 비교적 原始의 文字現象은 시간이 지남에 따라 부단히 감소한다고 말한다. 예를 들면 앞에서 토론한 甲骨文原始性을 반영한 "逐"字 異體는 모두 武丁時代와 武丁에서 祖庚時代의 卜辭에 보이고 中期와 晩期의 卜辭에는 보이지 않는다. 또 "月"과 "夕"의 字形을 구분하지 않는 현상은 早期와 中期의 卜辭에서는 자주 볼 수 있으나 晩期 卜辭에는 극히 드물다. "月""夕"의 字形문제에 대해 아직 설명이 필요한 부분이 있는데 武丁時代의 賓組卜辭와 바로뒤의 祖庚祖甲時代의 出組卜辭는——이들은 同時代의 其他組卜辭와 서로 비교하면 字形상에 확실한 規範化 경향이 있다——"月"과 "夕"에 대해 이미 구분하였다. 그러나 그들은 "  "를 "月"로 하고 "  "를 "夕"로 하여 "月"이 "夕"보다 한 획이 많은데 이는 후세와 정 반대이다. 晩期 卜辭에서야 비로소 한 획이 많은 것을 "月" 한 획이 적은 것을 "夕"으로 확정하여 후세에는 이를 계승하였다. 早期에서 晩期까지 甲骨文의 시대를 앞서 발전하는 면을 반영한 특수 字形도 부단히 감소하는 것같다. 예를 들면 앞에서 얘기한 ""는 早期와 中期에 보이고 晩期에는 보이지 않으며, "涉"·""·""는 早期에만 보인다. 이는 甲骨文의 原始的인 면을 반영하는 특수 字形은 부단히 감소한다는 것과 함께 文字 寫法의 隨意性이 점점 제한 받는다는 표현이기도 하다. 요컨대 早期에서 晩期까지 殷墟 甲骨文 문자면모의 복잡성이 분명히 감소했다는 것이다.

(原載《淑明女子大學校創學90周年紀念·國際甲骨學學術討論會》, 1996年)

"雚"字의 篆形은 두개의 "隹"를 따랐고(周代 金文에는 이미 두개의 "隹"를 따른 "雚"字가 있다. ≪金文編≫ 263쪽 참조), 隸書·楷書도 일반적으로 한 개의 "隹"를 보존하였다.

그리고 일반적으로 비교적 늦게 출현했다고 여기는 字形들은 殷墟 甲骨文에는 이미 출현했다. 예를 들면 "涉"字는 古漢字에 통상 그것이 따르는 "止"와 "  "을 분리하여 "水"의 양쪽에 썼다. 甲骨文과 金文이 그러할 뿐 아니라 戰國時代 楚國의 簡帛文字에 이르기까지 그러하다(高明 ≪古文字類編≫, 中華書局, 1980년, 468쪽 "涉"字條 참조). 일반적으로 "涉"字를 "水"를 따르고 "步"를 따르는 것으로 쓰는 것은 小篆 때부터 라고 여기나, 사실 武丁時代의 甲骨卜辭에 이미 이러한 "涉"字가 출현하였다. 예를 들면 ≪合≫21256 "涉㞢" 중의 "涉"이다. 이 "涉"字가 따르는 趾形은 일반 武丁 卜辭에 비하여 더욱 형체를 닮았다. 그러나 "水"旁은 이미 생략하여 ""로 하였고 "止"와 ""은 같은 쪽에 써 일반 "步"字와 구별이 없다(武丁 卜辭 중에는 또 "水"의 양쪽에 모두 "步"가 있는 "涉"字가 있다. 趾形도 비교적 형체에 비슷하게 썼다. ≪合≫20464에 보임. "水"를 따르고 "步"를 따르는 "涉"은 이것이 簡化되어 이루어진 것일 것이다. ≪合≫"1051 正"에 字가 있는데 일반적으로 "涉"으로 해석된다. 島邦男 ≪殷墟卜辭綜類≫ 63쪽의 "涉"字條에 인용한 "乙2317"은 이 예이다. 그러나 예문을 보면 이 글자는 地名인 것같다. 그리고 이 글자가 따르는 두 趾形 방향이 일치한다. 일반적으로 "涉"字가 따르는 두 趾形은 각각 좌우의 발처럼 즉 "止"와 ""는 서로 방향이 반대이다. 그러므로 이 글자는 "涉"字가 아닌 듯하다).

다시 "昃"字의 예를 들면, "昃"字는 殷墟 甲骨文에 자주 보이며 그 字形은 통상 "日"旁과 사람 형체를 닮은 "大"旁의 상대적 위치관계를 이용하여 태양이 이미 서쪽으로 지는 뜻을 표시하는 表意字이다(≪甲骨文編≫ 284~285쪽 "昃"字條 참조). 戰國時代 六國 璽印의 "昃"字는 여전히 "日"과 "大"를 따르며 甲骨文과 서로 비슷하다(羅福頤 主編 ≪古璽文編≫, 文物出版社, 1981년, 166쪽 "昃"字條 참조). "昃"字는 "日"과 "  "를 따르는 異體""가 있는데 일반적으로 東周時代의 滕侯昃戈에 처음 보인다고 여긴다(高明 ≪古文字類編≫ 491쪽 "昃"字條 참조). 그러나 사실 "昃"字는 武丁卜辭에 이미 출현한다. 武丁時代의 한 殘辭에 말하기를:

> 日大啓. 昃亦雨自北,  昃啓. ≪合≫20957, 즉 ≪殷墟文字乙編≫32, 후자가 비교적 명확함.

이 글의 두번째 "昃"字는  이며 表意字이고; 첫번째 "昃"자는  이며 "日"을 따르고 "  "聲인 形聲字이다(즉 ≪甲骨文編≫ 284쪽 "昃"字條에 인용한 "乙32"의 예).

後來의 "涉"字 "  "字와 殷墟 早期 甲骨卜辭 중의 "涉"字 "  "字 사이에 확실한 傳承관계가 있느냐 하는 것은 인정하기 어렵다. 중간 環節이 결핍되었기 때문에 두 가지는 서로 다른 시대의 사람이 만들었다는 가능성 도 배제할 수 없다. 사실 이 어떠하든 武丁卜辭 중에 이미 "步"를 따르는 "涉"字와 "  "字가 출현했다는 현상은 漢字發展史상 시대를 앞서 발전한 예로 볼 수 있다.

殷墟 甲骨文은 200여년의 역사가 있으며 早期에서 晩期까지 많은 발전과 변화

1990년에 들어서서 국내외에서 甲骨文의 연구가 활발이 진행되었는데 특기할 일은 국내에서도 甲骨文의연구로 석사학위를 받는 사람들이 늘어난 점이다.

臺灣 : 柳東春 「殷墟甲骨文記事刻辭研究」(1989), 權東五「甲骨文形聲字形成過程研究」(1991), 淑大 : 權光鎬「董作賓研究」(1990), 高大 : 金慶天「甲骨文形聲字 研究」(1989), 李彰浩「甲骨文 象形字 研究」(1991), 漢陽大 : 李善熙「甲骨文 指示詞 研究」(1991), 成大 : 洪 喜「周原 甲骨文 研究」(1991), 延大 : 朴思美「甲骨文形符的 變遷過程 研究」(1991), 淑大 : 鄭秀眞「甲骨文 祭祀卜辭에 나타난 人性연구」(1991), 朴仁順 「甲骨文에 나타난 農業」(1992), 李明姬「甲骨文에 나타난 干支字 研究」(1993), 金祐廷「甲骨文에 나타난 牧畜」(1994), 張惠榮「甲骨文에 나타나는 否定詞」(1995), 申根華「甲骨文 構文研究」(1995), 外大 : 金美英「郭沫若과 그의 甲骨文 研究」(1995) 등 10 여편의 甲骨文 연구에 관한 석사논문을 내었다.

90년 중반에 접어들면서 梁東淑의 <甲骨文選讀>(1994)에서는 甲骨文字의 자세한 字形풀이를 겸한 卜辭의 해독을 시도하였고, 金經一·李義活교수가 共著한 <甲骨文合集의 중요 卜辭通釋>(출판중)에서는 <<合集>>에 나온 중요 卜辭를 이해하기 쉽게 풀이해 甲骨文의 활용에 좋은 자료를제공하였다.

단행본으로 沈載勳의 『甲骨學』(1990)이 있고, 李亨求교수가 번역한 董作賓의 『甲骨學六十年』(1993), 孫叡徹교수가 번역한 饒宗頤의 「殷代貞人人物通考」(1996)가 출판되었으며 전문논문집으로는 이방면의 연구에 종사한 국외 裘錫圭, 吳浩坤, 국내 孔在錫, 金錫準, 全廣鎭, 丁一, 金經一, 權東五, 梁東淑등이 뜻을 모아 古文字研究의 전문지 <<古文字學論集>>(1996)을 내어 연구의 작은 결실을 맺었다. 이번에는 <<甲骨學特集>>으로 발간되었지만 앞으로 중국문자연구에 종사하는 여러학자들의 마음과 뜻을 모으고 귀한 논문을 많이 실어 中國文字研究의 발전에 다소나마 기여할 수 있기를 간절히 바라고 있다.

무엇보다 우리 모두가 기뻐해야 할 일은 지금까지 한국에는 서울대학교에 단 한 편의 甲骨片이 있다고 알려져 있으나 祥明大 金經一 교수가 규장각에서 12片을 찾아내어 韓國 所藏 甲骨 12片을 연구 중에 있고, 앞서 許進雄교수가 카나다의 현황보고에서 거론했던 토론토 화교가 본인 소장의 甲骨7片을 淑明女子大學에 매도해 韓國에서는 숙명여자대학교가 서울대학교에 이어 甲骨片을 소장하게 되었으며, 韓國所藏 甲骨片은 도합 20편으로 늘어났다.

이번 淑明女子大學 90주년 기념으로 열린 <國際甲骨學學術討論會>는 지금까지 한국의 甲骨文 연구를 종합 정리하고 금후 연구의 새로운 방향을 모색하는 한편, 이를 계기로 甲骨學 연구의 중요성을 인식시켜 국내 여러 방면의 연구에 활용될 수 있게 되기를 기원하는 뜻에서 개최된 것이다.

(原載《淑明女子大學校創學90周年紀念·國際甲骨學學術討論會》, 1996年)

韓國의 甲骨文 研究 現況

梁 東 淑

1946년 최초로 서울대학에 「중국문학과」가 설립된 이래 1954년 외국어대학의 「중국어과」가 개설되고, 이듬해 성균관대학의 「중국문학과」가 설립되어 초창기 「중국문학과」의 기틀을 잡았다.

1970년대에 들어서면서 서서히 용트림을 시작하는 중국의 변화에 편승해 각 대학에 중국문학과가 속속 개설되었다. 초창기 대부분의 학과명이 「중국문학과」이던 것이 점차 「중어중문학과」로 바뀌고 중국의 개방정책에 힘 입어 중국과의 관계가 빈번해짐에 따라 이에 대응할 수 있도록 학과명을 「중국어과」·「중국학과」 등으로 바꾼 다양성을 보이며 현재 90여개교로 세가 확장되었다.

「중국문학과」 에서 「중어중문학과」 로 전환된 현상이 잘 반영한 것처럼 그동안 대부분 중국문학과에서는 중국문학을 연구대상으로 삼아 문학의 연구를 심도있게 진행해 괄목할 만한 결실을 맺었고 뒤늦게 語學의 중요성을 인식하고 語學분야의 연구로 폭을 넓혀갔다.

따라서 언어, 문자, 어법 등을 연구범위로 하는 語學의 연구는 문학의 연구에 비해 훨씬 늦게 주목을 받게 되었던 바 그 중의 한 영역인 중국문자에 대한 연구는 그 중요도에 비추어 볼때 연구역사가 매우 짧다.

甲骨文의 전문적인 연구는 1971년 孔在錫교수가「甲骨文과 殷文化略論」과 「甲骨文否定詞考」(1973)를 쓰면서 문을 열었다고 하겠다. 이어 1974년 尹乃鉉교수의 「甲骨文을 통해 본 殷王朝의 崇神思想과 王權變遷」(1974), 「商王朝史研究」(1978)등 甲骨文과 관련된 연구가 이루어졌다. 비록 이 연구는 甲骨文字에 대한 연구는 아니었고 甲骨文을 통한 商代社會歷史研究였으나, 초기 甲骨文연구에 밑거름이 되기에 충분했다.

1980년에 들어서면서 臺灣에서 金錫準교수의 「殷虛書契菁華考釋」(1980), 孫叡徹교수의 「서울대학소장 甲骨片 연구」(1980)가 석사논문으로 제출되었고 李亨求교수의 논문 「渤海沿岸古代文化之研究」(1981)는 고고학적 측면에서 甲骨文을 자료로 연구하였다.

국내에서도 차분히 甲骨文의 연구가 진행되어 梁東淑의 「甲骨文의 발견과 그 효용」(1982), 金得洙의 「甲骨文研究小考」(1984), 李圭甲의 「甲骨文字上에 나타난 殷代器物探探」(1984), 梁東淑의 「中國文字의 形成과 甲骨文의 表音性」(1986), 「西周 甲骨文의 考察」(1989), 孫叡徹의 「甲骨卜辭에 나타난 殷商代 祭祀의 種類」(1988) 등 많은 논문이 나왔고, 金得洙는 「甲骨文의 語學的연구」(1990)로 博士學位를 획득했다.

近 100年來의 甲骨學 연구

王 宇 信*

1899년에 王懿榮은 殷墟의 甲骨을 진귀한 문화유물이라고 감정하였다. 이때부터 사람들이 그 가치를 알고 사들여 소장하기 시작하여 지금까지 근 100년이 지났다.[1] 또한 중국과 세계문화의 진품이 된 甲骨文은 발견된 이래 중국내외 학술계의 주목을 받아왔다. 중국의 일련의 우수한 학자들과 구미, 일본 등의 조예있는 漢學家들이 갑골을 연구하는데 필생의 정력을 기울여왔으며, 몇대인에 걸친 노력을 거치면서 갑골의 단편속에 묻혀있던 고대사회의 신비가 점차 벗겨지게 되었다. 오늘날의 갑골학은 대량의 연구자료를 축적하고 엄밀한 학문적 법칙을 형성하면서 스스로의 연구대상과 연구과제를 가진 성숙한 학문분야가 되었다. 또한 갑골학은 언어학과 중국어학사, 역사학, 고고학 및 고대과학기술사연구와 밀접한 관련을 맺으면서[2] 국제적인 성격을 띤 학문의 일분야가 되었다.

100년래의 갑골학연구는 초창기(1899-1928년), 발전기(1928-1937년), 연구의 심화시기(1949-현재)라는 발전과정을 거치면서 중요한 성과를 이룩했다. 이 과정에서 선배학자들은 미지의 분야를 개척하면서 연구에 전력하여 풍부한 성과를 이룩하였다. 이것 또한 갑골문과 마찬가지로 우리들이 참고하고 계승할만한 가치가 있는 귀중한 문화유산이다.

* 中國社會科學院 歷史硏究所

1) 殷墟의 甲骨文이 발견된 시간과 이를 가장 먼저 감정한 사람에 대해서는 이전에 학술계에서 한차례 쟁론이 있었다. 필자는 일찌기 이 문제에 대한 고찰을 통해 1899년에 王懿榮이 갑골문을 최초로 감정했다는 사실을 고증한 적이 있다. 자세한 것은 王宇信의 「關于殷墟甲骨文的發現」(『殷都學刊』, 1984년 제 4기)이나 崔志遠의 「關于殷墟甲骨文發現的通信」(『殷都學刊』, 1985년 제 2기)을 참고하라.

2) 王宇信의 『建國以來甲骨文硏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81) 제 4, 5, 6장을 참고하라.

1 갑골학연구의 초창기(1899-1928)

갑골학연구의 '초창기'는 갑골문이 감정되어 구입·소장하기 시작한 1899년부터 1928년에 들어와 中央硏究院歷史語言硏究所(이하 中央硏究院史語所)가 과학적으로 安陽 殷墟를 발굴하기 이전의 시기를 말한다. 갑골문을 王懿榮등의 학자들이 고대의 진귀한 문화유물이라고 감정하면서 그 이전에는 매 斤당 겨우 數錢에 지나지 않았던 '龍骨'이 갑자기 매 글자당 銀 '2兩 5錢'의 값어치가 나가는 골동품으로 변하게 되었다. 갑골이 많은 값어치가 나가는 물건이라는 사실을 알게 되자 小屯村의 사람들은 다투어 갑골문을 사적으로 파내 골동품상들에게 내다 팔았다. 따라서 이 시기를 1928년 이후 공공기관에서 갑골문을 과학적으로 발굴하기 시작한 시기와 구별하여 '사인발굴' 내지 '도굴'시기라고 부른다. 王懿榮, 王襄, 劉鶚, 羅振玉 등 일련의 학자들이 잇따라 골동품상의 손을 통하거나 직접 사람을 安陽 小屯村에 파견하여 대량의 갑골문을 얻었다. 학자들이 갑골문을 구입하여 소장한 정황은 다음과 같다.

王懿榮: 약 1,500조각
劉 鶚: 약 5,000조각
王 襄·孟定生: 약 4,500조각
羅振玉: 약 30,000조각
기 타: 약 4,000조각[3]

이와 동시에 많은 외국인들 역시 갑골문을 사러다니기 시작했으며, 이 중 많은 분량이 미국, 영국, 프랑스 등 각국의 대형 박물관에 전매되었다. 외국인이 사들여 소장한 갑골문의 정황은 아래와 같다.

庫壽齡, 方法斂: 약 5,000조각
日本人: 약 150,000조각
明義士: 약 35,000조각[4]

3) 胡厚宣, 『殷墟發掘』, 學習生活出版社, 1955, 36쪽.

4) 胡厚宣의 『殷墟發掘』이나 「八十五年來甲骨文材料之再統計」(『史學月刊』, 1984년 제 5기)를 참조.

이상과 같이 私人發掘시기에 출토된 갑골문은 10만조각 남짓이다.

문헌에 갑골에 관한 기록이 전혀 없었기 때문에 초기에는 학자들도 은허 갑골문이 어느 시대에 속한 유물인지 전혀 알지 못하는 상태였다. 그러나 王懿榮, 劉鶚, 羅振玉 등의 전력을 다한 연구끝에 1910년 무렵에는 "갑골문이 商代의 유물이라는 사실이 다수 학자들의 승인을 얻게 되었다"[5]. 이와 동시에 갑골문의 정확한 출토지가 安陽 小屯村이라는 것이 1908년의 羅振玉의 조사를 통해 밝혀지게 되었다. 또한 羅振玉은 계속적인 탐색을 통해 1910년에는 『殷商貞卜文字考』에서 小屯村이 '武乙之墟'라는 것을 밝혀냈는데, 이는 이후 殷商考古學의 발전과 갑골문의 시기구분연구에 기초를 놓은 것이었다. 이로 인해 어떤 학자들은 "갑골출토 지점을 고증해 낸 것"이 "羅振玉의 주요 업적중의 하나"라고 하기도 한다.[6]

갑골문자료를 책으로 만들어 출판하는 작업은 갑골학연구의 기초작업이라고 할 수 있다. 1903년에 劉鶚은 갑골학 역사상 최초의 갑골자료집인 『鐵雲藏龜』를 출판하였다. 이로 인해 갑골문자료가 널리 퍼지게 되면서 더욱 많은 고문자학자들이 연구를 진행할 수 있게 되었다. 이로부터 갑골문은 소수학자들이 서재에 비장하고 남에게 보여주지 않던 '골동품'에서 연구에 도움을 주는 金石文과 같은 문자자료로 변하게 되었다. 그 이후 羅振玉의 『殷墟書契』, 『殷墟書契菁華』, 『鐵雲藏龜之餘』, 『殷墟古器物圖錄』, 姬佛佗의 『戩壽堂所藏殷墟文字』, 明義士의 『殷墟卜辭』, 林泰輔의 『龜甲獸骨文字』, 王襄의 『簠室殷契徵文』, 葉玉森의 『鐵雲藏龜拾遺』, 羅福成의 『傳古別錄』2집 등과 같은 일련의 갑골자료집이 계속적으로 출판되었다. 이상의 책에서는 모두 합해 9,919조각의 갑골을 수록하고 있다. 여기에 "발표된 자료는 비록 출토된 총 갑골문자의 10분의 1에 지나지 않으나 중요자료가 다수 포함되어 있어 갑골문연구를 발전시키는데 매우 중요한 작용을 하였다".[7]

이 시기의 학자들은 갑골학이라는 새로운 분야를 개척하는 과정에서 많은 어려움을 겪으면서도 소기의 성과를 이룩했다. 우선 孫詒讓, 羅振玉, 王國維, 葉玉森 등의 학자들은 갑골문자의 고증·해석과 갑골문의 이해에 많은 공헌을 하였다.

『鐵雲藏龜』가 출판된 이후 저명한 학자인 孫詒讓은 이를 근거로 연구하여 1904년에 갑골학 역사상 최초의 연구서인 『契文擧例』를 썼다(이 책의 원고는 1904년에 上海에서 발견되어, 1917년에 출판되었다). 우리들이 현재 갑골문자를 고증하고 해석하는데 『說文』을 근거로 하고 여기에 金文을 보충하여 증명하는데 이는 모두 "기본적으로 孫詒讓의 『契文擧例』에서 응용된 방법이다. 이것이 『契文擧例』가 중요하게 평가되는 이유이기도 하다"[8]

그러나 1913년 『殷墟書契』가 출판된 이후에도 학술계에서는 여전히 매우 적은 사람들만이 갑골문의 내용에 대한 연구를 진행하고 있었다. 羅振玉은 이러한 상황을 심각하게 생각하여 "책이 이미 출판되었으나 이를 읽을 수가 없어 많은 괴로움이 있었다"[9]고 하고, 이에 "발분하여 이에 대한 고증과 해석을 진행"[10]하여 6만여자에 달하는 『殷墟書契考釋』을 저술하였다. 이 책에서는 帝王 22, 先妣 14, 인명 78, 지명 193, 문자 485개를 고증·정리하고 있다. 또한 羅振玉은 1919년에는 이 책을 增訂하여 출판하였다. 羅振玉의 문자에 대한 고증과 해석은 "許愼의 『說文』으로부터 金文을 추적해 규명하고 다시 金文으로부터 卜辭를 규명하는 방법"이었다. 또한 그는 "『說文』을 근거로 갑골문을 해석하고 나자 『說文』의 글자모양과 같지 않은 갑골문을 뽑아낼 수 있게 되었다. 이에 역으로 『說文』의 오류를 바로잡을 수 있게 되었는데 이는 전인들에 비하여 크게 발전한 방법이었다"[11]고 하였다.

학자들의 노력을 거치면서 식별할 수 있는 글자가 날로 증가하였다. 특히 『殷墟書契考釋』이 출판된 이후에는 기본적으로는 卜辭의 문구를 읽을 수 있게 되었다. 또한 字典의 성질을 띤 일련의 공구서인 葉玉森의 『殷

8) 肖艾, 「第一部考釋甲骨文的專著-『契文擧例』-」, 『社會科學戰線』, 1978년 제 2기.

9) 羅振玉, 「殷墟書契自序」.

10) 羅振玉, 「殷墟書契後編序」.

11) 陳煒湛. 曾憲通. 「羅振玉和王國維在古文字領域內的地位和影響」. 『古文字硏究』 4집.

5) 王宇信, 『建國以來甲骨文硏究』, 3-5쪽.

6) 戴家祥, 「甲骨文的發現及其學術意義」, 『歷史敎學問題』, 1957년 제 3기.

7) 胡厚宣. 『殷墟發掘』. 37쪽.

1899년 갑골문이 감정된 이후 출토가 날로 증가하였다고는 하나 小屯村民이 파낸 갑골은 유적이나 유물 등 갑골문과 함께 있던 중요자료와 주변정황에 심각한 손상을 가졌왔기 때문에 墓에서 寶器를 도굴하는 것과 별 차이가 없었다. 또한 대량의 갑골문이 해외로 흘러나가는 것 역시 많은 識者들의 고민거리였다. 中央研究院史語所의 성립은 초기의 "갑골이 아직 남아있어 근년에도 계속 출토되고 있다. 그러나 이대로 가다가는 중국 고대문화의 진귀한 보물이 장차 무지한 토착인들의 사적인 발굴과 전매로 인해 다 없어질 것이다. 하루를 늦으면 하루의 손실이 있으니 국가학술기관이 과학적인 방법으로 이를 발굴하는 일을 잠시도 늦출 수가 없다"[12]는 상황을 감안한 것이었다. 이로 인해 1928년 10월부터 安陽 殷墟에서 갑골문에 대한 과학적인 발굴이 시작되었으며 이로부터 과학적인 출토기록을 가진 대량의 갑골자료가 출토되었다. 그 중 제 1차에서 제 9차에 걸친 과학적인 발굴작업을 통해서 총 6,513조각의 갑골문을 얻었으며, 제 13차에서 제 15차에 이르는 발굴작업을 통해 총 18,405조각의 갑골문을 획득하였다. 또한 이와는 별도로 河南省圖書館의 何日章등은 이 시기에 2차에 걸친 발굴을 진행하여 총 3,556조각의 갑골을 얻었다.

15차에 걸친 발굴중에서 제 13차 발굴기간(1936년 6월 12일)에 얻어진 YH 127坑의 17,096조각의 갑골발굴은 더욱 중요하게 평가되고 있다. 여기에서 출토된 갑골은 비단 수량이 많을 뿐만 아니라 내용 또한 풍부하여[13] 갑골학연구의 발전을 추동시키는 작용을 하였는데 이는 갑골발굴 역사상 최대의 수확중의 하나로 평가되고 있다.

갑골문에 대한 기록방면에서는 이 시기에 갑골학과 고고학이 서로 결합한 기록의 신체제가 나타났다. 이들 갑골자료집에 보이는 갑골을 단순히 글자라는 측면에서 본다면 이전에 씌여진 많은 갑골문자와 동일하다고도 볼 수도 있겠으나 이들 갑골중에 僞刻이 하나도 없다는 사실을 인식한다면 그 이전의 갑골기록서와의 근본적인 차이를 알 수 있을 것이다. 뿐만 아니라 "고고학적 측면에서 보면 이들 갑골이 매 조각마다 모두 그들이 출토된 小史를 가지고 있고 출토상황을 비롯한 당시의 모든 정황이 매우 분명하게 나타난다는 점에서 이전의 갑골문자료집과는 큰 차이가 있다"[14]는 사실을 분명하게 알 수 있을 것이다. 제 1차에서 9차에 걸친 과학적인 발굴을 통해 얻어진 갑골은 董作賓이 『殷墟文字甲編』으로 편집하여 출판하였다. 그 안에 수록된 갑골의 기록번호는 갑골이 출토된 전후의 순서에 따라 차례대로 배열된 것이며, 따라서 갑골의 출토정황이나 遺址와 遺物의 관계를 연구하려면 등기된 번호를 조사한다면 곧 일목요연하게 드러날 것이다. 제 11차에서 15차에 걸친 과학적인 발굴을 통해 얻어진 갑골은 董作賓이 『殷墟文字乙編』으로 편집하여 출판하였으며 편집체례는 『甲編』과 동일하다. 『甲編』과 『乙編』의 출판으로 인해 갑골학연구는 전면적인 발전을 위한 기초가 놓이게 되었다.

또한 이 시기 갑골학이 돌파한 대표적인 연구로는 1933년에 발표된 董作賓의 『甲骨文斷代研究例』를 들 수 있다. 1928년 제 1차 殷墟에 대한 과학적인 발굴이후부터 학자들은 각기 다른 3곳에서 출토된 갑골문에 "글자 모양의 변화, 새기는 방법과 재료의 변화"라는 현상이 나타나자 곧 "각기 다른 시기의 卜辭를 그들이 원래 속했던 시기로 되돌리려는" 탐색이 시작되었다. 董作賓은 1929년 제 3차 과학발굴을 통해 얻은 '大龜四版'에서 영감을 얻어 가장 먼저 '貞人'에 따라 시기를 구분하는 설을 제기하여 갑골문시기연구의 기초를 놓았다. 董作賓은 『斷代例』에서 世系, 稱謂, 貞人, 坑位, 方國, 人物, 事類, 文法, 字形, 書體 등 10개 항목에 비추어 殷墟의 갑골문을 다섯시기로 구분하였다. 따라서 羅振玉, 王國維이래 갑골문을 商末 273년간의 사료의 '뒤섞임'으로 간주하고 이를 시기가 다른 5시기로 구분하게 되면서 갑골문에 기재된 史實, 禮制, 祭祀 文例 등 여러 방면의 발전과 변화를 탐색할 수 있게 되어 商末 각 시기의 역사연구가 과학적 기초위에 건립될 수 있게 되었다. 이로 인해 『斷代例』의 발표는 "갑골문연구의 획을 그은 일대사건"이라고 평가되기도 한다.[15]

YH 127坑에서 갑골이 대량으로 출토되고 기타의 과학적인 발굴로 많은 갑골문을 얻게 되면서 학자들의 갑골문에 대한 인식이 대단히 풍부해지게 되었다. 과거의 傳承甲骨은 대부분 흩어지고 부서져서 학자들이 이를 가지고 갑골의 전모를 파악한다는 것은 매우 어려운 일이었다. 그러나 YH 127坑에서 완전한 龜甲 300여조각이 출토되었을 뿐만 아니라 더욱이 이를 원래의 형태로 복원할 수 있는 자료가 더욱 많아지면서 학자들의 사고범위와 시야가 크게 넓혀지게 되었다. 갑골의 시기구분연구와 함께 나타난 갑골학의 기타방면의 연구로는 卜法文例,[16] 記事刻辭,[17] 卜辭同文,[18] 卜辭雜例[19] 등과 같이 갑골학 자체의 법칙과 관련된 문제가 대부분으로 이들 분야 또한 매우 큰 발전을 이룩하였다.

이와 동시에 胡厚宣은 가지고 있던 갑골을 종합하고 이를 철저하게 정리하면서 商代의 方國, 농업, 기후, 혼인, 가족, 봉건제도, 천신숭배 등을 연구하여 『甲骨學商史論叢』이라는 책을 출판했다. 책속에 보이는 많은 견해는 오늘날에도 참고할 만한 가치가 있는 것이 많다. 이 책은 일본, 홍콩, 대만 등에서 번역되어 갑골학계에 중대한 영향을 미쳤다. 일본의 白川靜은 이 책을 "갑골학역사상 금자탑적인 논문집이며 董作賓의 『甲骨文研究斷代例』 이후 일획을 그은 저작이다"[20]라고 평가했다.

이외에 唐蘭은 '偏旁分析法'을 사용하여 갑골문자를 고증, 해석하여 많은 부분을 밝혀냈다. 于省吾, 楊樹達, 張政烺 등 고문자학자들 또한 누차 새로운 학설을 제기하여 갑골문자의 고증과 해석에 공헌했다. 陳夢家 역시 商代의 祭祀, 王名, 神話, 巫術에 대한 연구를 진행하여 성과를 거두었다. 특히 郭沫若은 유물사관에 따라 갑골문과 고대사를 연구하여 중국 유물주의 역사과학의 기초를 수립하였다. 곽말약의 『卜辭通纂』과 『殷契粹編』의 두책은 갑골문의 수집과 전파에 크게 공헌했으며, 이 두책과 『甲骨文字研究』 등의 저서에서 갑골문자의 고증, 해석에 대한 탁월한 견해를 수다하게 墟書契前編集釋』, 王襄의 『簠室殷契類纂』, 商承祚의 『殷墟文字類編』 등이 계속적으로 출판된 것은 이 시기의 문자의 고증과 해석의 성과를 반영한 것이다.

이러한 문자의 고증과 해석의 기초위에서 갑골문을 이용한 商代史연구가 시작되었다. 이 중 王國維는 갑골문자의 고증과 해석방면에서 뿐만 아니라 商周의 禮制, 都邑, 지리 등의 방면에서 독창적인 연구를 진행하여 갑골학발전에 이바지했다. 특히 그가 1917년에 쓴 「殷卜辭中所見商先公先王考」와 「續考」의 양편은 갑골학 역사상 정평있는 논문이며 이를 계기로 갑골학 연구가 "갑골문자를 해석하는 시기"에서 "갑골을 사료로 이용하는 시기"로 전환하였다. 王國維가 갑골문중에 보이는 先公, 先王, 父, 兄의 이름이 대부분 『史記·殷本紀』에 실린 商代의 先公·先王의 이름중에 보인다는 사실을 논증함으로써 司馬遷의 『史記』가 신빙성을 더하게 되었다. 또한 그가 『後上』 8.14와 『戩』 1.10이라는 甲骨綴合에 근거하여 「殷本紀」중 개별 商王世次의 착오를 바로잡음으로써 갑골문의 학술적인 지위가 크게 제고되었다.

또한 王國維의 연구중 중요하게 지적되어야 할 점은 그가 갑골을 연구할 때 고대문헌을 중시했지만 이보다는 지하에서 출토된 유물을 더욱 중시했다는 사실이다. 1925년에 그가 『古史新證』속에서 제기한 유명한 '二重證據法'은 중국의 古史研究에 매우 깊은 영향을 미쳤다.

2 갑골학연구의 발전시기(1928-1937)

이는 1928년 10월에서 1937년 6월에 이르는 中央研究院史語所가 주관하여 殷墟를 과학적으로 발굴한 시기를 말한다. 史語所는 10여년에 걸친 전후 15차례의 대규모의 발굴을 통하여 과학적으로 발굴된 대량의 갑골문과 유물, 유적을 획득하였다. 또한 발굴에 근대적인 현장고고발굴방법이 도입되면서 갑골학연구는 전통적인 金石學과 史料學의 한계를 뛰어넘어 전면적인 발전을 이룩하였다.

12) 董作賓, 「民國十七年試掘安陽小屯報告書」, 『安陽發掘報告』 제 1기.
13) 董作賓. 「殷墟文字乙編序」; 胡厚宣. 『殷墟發掘』 99-101쪽.
16) 董作賓, 「商代龜卜之推測」, 『安陽發掘報告』 제 1기; 동, 「骨文例」, 『中央研究院史語所集刊』 7책 1분책; 胡厚宣, 「甲骨學緖論」, 『甲骨學論叢』 2집 2책.
17) 胡厚宣, 「武丁時五種記事刻辭考」, 『甲骨學論叢』 1집 3책.
18) 胡厚宣, 『卜辭同文例』, 『中央研究院史語所集刊』 5책.
19) 胡厚宣, 『卜辭雜例』, 『中央研究院史語所集刊』 8책 3분책.
20) 白川靜. 「胡厚宣氏的商史研究」下篇. 『立命館文學』 103호. 1953년.
14) 董作賓, 「殷墟文字甲編自序」.
15) 王宇信. 『建國以來甲骨文研究』. 20쪽.

갑골이 출토되었다.

안양 은허의 경우 비단 중심지역인 소둔촌부근에서 갑골이 계속적으로 출토되었을 뿐만 아니라 后岡, 侯家莊南地와 같은 중심구이외의 지역에서도 해방전에 갑골이 발견되었으며, 해방이후에는 后岡, 四盤磨西地, 大司空村 등에서 商代의 갑골문이 발견되었다.[22]

그 중 가장 중요한 것으로는 1973년 小屯南地에서 출토된 일련의 갑골을 들 수 있는데 이는 갑골학 역사상 YH 127坑 갑골의 출토 이후 가장 중요한 발굴이라고 할 수 있다. 여기에서는 卜骨과 卜甲 7,150조각이 출토되었는데 그 중 卜甲이 110조각(그 중 刻辭가 있는 것이 60편이다), 卜骨이 7,040조각(그 중 刻辭가 있는 것이 4,761편이다), 가공되지 않은 소의 어깻죽지뼈가 106조각(그 중 刻辭가 있는 것이 4편이다), 글자가 새겨진 소의 갈비뼈가 4조각을 차지하고 있다.[23] 이들 갑골은 출토수량이 많을 뿐만 아니라 과학적으로 분류된 지층에 따라 출토되었다는 점에서 중요한 의의를 가지고 있다. 또한 소수의 灰坑속에서 갑골이 집중적으로 출토된 점으로 볼 때 이들 갑골은 의도적으로 저장해놓은 것처럼 보이며 전문적으로 갑골원료를 보관하는 움이 발견되기도 하였다.[24] 출토된 갑골은 주로 3, 4기의 것이 많으며 소량이기는 하지만 1기와 5기의 유물도 발견되었다. 刻辭의 내용 또한 매우 풍부하여 제사, 천문, 수렵, 농업, 정벌, 왕에 관련된 일 등을 포괄하고 있다. 그 중 貞人의 이름, 方國의 이름, 군대의 편제, 천문, 백관 등에 관련된 새로운 내용의 자료와 과거에 출토된 자료에서는 보이지 않던 새로운 글자가 발견되었다.[25]

또한 鄭州와 같은 은허이외의 商代遺址에서도 글자가 있는 商代의 갑골이 발견되었다. 학자에 따라서는 이를 제 4기의 武乙, 文丁시기의 유물이라고 보기도 하고[26] 또한 商代의 중반기인 二里岡期의 유물이라고 보기

21) 楊錫璋,「殷墟發掘大事年表」,『考古』1988년 제 10기.
22) 王宇信,『建國以來甲骨文硏究』, 26-29쪽.
23) 「1973年安陽小屯南地發掘簡報」,『考古』1975년 제 1기.
24) 『新中國的考古發現與硏究』, 245쪽; 「小屯南地甲骨序言」,『小屯南地甲骨』, 中華書局, 1980년.
25) 陳邦懷.「'小屯南地甲骨'中所發現的若干重要史實」.『歷史硏究』. 1982년 제 2기.

제시하여 중국내외 학술계의 인정을 받았다. 이외에도 郭沫若은 갑골문을 이용하여 商代의 역사를 연구했는데 그의 갑골학연구에 한 획을 그은 저작인 『中國古代社會硏究』, 『十批判書』, 『奴隸制時代』와 그가 主編한 『中國史稿』 등 商代史에 관한 저작들은 중국 유물주의 역사과학이 미성숙한 단계로부터 성숙한 발전단계로 나아가는 기초가 되었으며 이로 인해 그는 중국신사학의 일대종사로 평가되고 있다.

郭沫若, 董作賓을 대표하는 일련의 학자들의 노력을 거쳐 이 시기의 갑골학연구는 전면적인 발전을 이룩하여 일문의 비교적 성숙된 학과를 이루게 되었다.

3 갑골학연구의 심화시기(1949-현재)

1949년 신중국이 성립하면서부터 지금까지 중국의 갑골학연구는 이전의 두시기에서 얻은 성과를 바탕으로 새로운 심화단계에 접어들었다. 이 시기의 주요한 성과로는 과학적인 발굴작업을 통해 계속적으로 갑골을 출토하였다는 점과 갑골문자료를 한데 모아 정리하여 이를 출간하는 방면에서 성공을 거두었다는 점을 들 수 있다. 또한 갑골의 시기구분, 갑골문자의 고증과 해석 등과 같은 방면에서도 연구가 전시기와 비교하여 심화되었다. 특히 周原甲骨의 발굴과 이를 둘러싼 토론은 西周甲骨이라는 갑골학연구의 새로운 분과를 형성하게 되었으며 갑골학사와 갑골학연구에 대해 총결을 시도한 저작들이 출간되었다.

(1) 과학적인 발굴을 통한 갑골의 계속적인 출토와 갑골에 대한 시공간의 확대

1950년 봄부터 中國社會科學院 考古硏究所는 항일전쟁과 내전으로 중단되었던 안양은허에 대한 과학적인 발굴작업을 회복하게 되었고 이후 40여년간 계획적이고 과학적인 발굴작업이 계속되어 많은 갑골이 출토되었다.[21] 또한 은허이외의 商代遺址와 周代遺址에서도 해를 지나면서 많은

26) 王宇信,『西周甲骨探論』,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84, 20쪽.
27) 裴明相,「略談鄭州商代前期的骨刻文字」,『全國商史學術討論會論文集』, 1985.
28) 王宇信,『西周甲骨探論』,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84, 20쪽.
29) 陳全方,「陝西岐山風雛村西周甲骨文概論」,『古文字硏究論集』, 1982; 동,「岐山風雛村兩次發現周初甲骨文」,『考古與文物』, 1982년 제 5기.
30) 「河南舞陽賈湖新石器時代遺址第二至六次發掘簡報」,『文物』, 1989년 제 1기.
31) 鄭洪春·穆海亭,「陝西長安花樓子客省莊二期文化遺址發掘」,『考古與文物』, 1988년 5. 6기.

해주고 있다.

갑골문이 은허와 은허이외의 지역에서 잇달아 출토되고 더욱이 갑골문보다 빠른 시기의 것으로 보이는 갑골에 새겨진 부호가 발견되면서 은허갑골문의 시간과 공간 범위가 계속적으로 확대되었다.

(2) 갑골문자료의 집중, 정리 및 공포방면의 성공

1980년 중국사회과학원 고고연구소에서 편찬한 『小屯南地甲骨』上冊(下冊 1, 2, 3은 1983년에 출판되었다, 이하 『屯南』이라 한다)이 中華書局에서 출판되었다. 이 책은 1973년 小屯南地에서 출토된 갑골을 출토된 위치에 따라 4,612號로 분류하여 편찬되었으며 출토지층과 유물과의 상호관계를 파악할 수 있는 과학적인 자료를 제공해주고 있다. 『屯南』에 비해 일찍이 출간된 『甲編』, 『乙編』이 비록 출토순서에 따라 갑골을 수록하고 있기는 하나 해방전 15차에 걸쳐 진행되었던 은허의 발굴에 대한 총보고서가 아직까지 나오지 않고 있으며 설사 당시의 갑골을 출토된 순서에 따라 모을 수 있다고 하더라도 출토갱의 층위관계나 갑골과 함께 출토된 유물이 산일하여 이를 제대로 파악하기조차 힘든 실정이다. 그러나 『屯南』에 기록된 갑골은 출토지, 지층관계, 함께 출토된 陶器 등을 손쉽게 살펴볼 수 있으며, 이에 의거하여 갑골의 시기구분과 같은 고고학적 고찰을 진행할 수 있다. 이외에도 『屯南』은 점을 치기위하여 구멍을 뚫어놓은 형태에 따라 갑골을 모두 통계내고 있고 모양에 따라 유형을 구분하여 분류하고 있다. 또한 구멍을 뚫어놓은 형태가 비교적 완전한 갑골은 탁본이나 그림의 형태로 『屯南』下冊 三分冊중에 집중적으로 실어 갑골의 손질방법이나 구멍을 뚫어놓은 상태를 연구하는 사람들에게 대량의 새로운 자료를 제공해주고 있다. 또한 『屯南』에 수록된 갑골은 출토지층, 갑골에 구멍을 뚫은 형태, 석문, 이와 관련된 각 항목의 색인이 혼연일체로 구성되어 상이한 연구시각에서 자료를 조사, 연구하려는 학자들에게 극도의 편리함을 제공해주고 있다. 따라서 『屯南』은 『甲編』과 『乙編』에 비해 한발 진보된 형태로 과학적으로 발굴된 갑골을 수록하고 있는 가장 과학적인 갑골자료집이라고 평가받고 있다.

도 한다.[27]

이외에도 河南省 洛陽의 泰山廟, 山西省 洪趙의 坊堆村, 陝西省 長安의 豐西, 北京의 昌平白浮, 陝西省 岐山의 風雛와 齊家 등지에서 계속적으로 갑골문이 출토되었다. 이상의 5곳에서는 글자가 있는 갑골 302조각이 출토되었으며 총 글자수는 1,041자에 달한다.[28] 그 중 가장 중요한 것으로는 1977년 風雛建築基址西廂二號房窖穴 H_{11}과 H_{31}에서 발굴된 17,275조각의 卜甲, 卜骨을 들 수 있다(그 중 글자가 있는 것은 갑골은 289조각이다). 이들 갑골은 모두 점을 치기위해 손질된 것으로 卜甲에는 대부분 네모진 구멍이 있으며 둥근 구멍이 있는 것은 극소수에 불과하다. 네모진 구멍은 일반적으로 장방형이나 바닥이 평평한 형태를 띠고 있으며 구멍의 밑바닥에는 가는 홈이 뚫어져 있다. 이와는 달리 卜骨은 모두 둥근 구멍이 뚫어져 있으며 그 구멍의 벽은 수직으로 된 것과 교착하여 이루어진 것의 두 가지 종류가 있다. 또한 구멍안 바닥의 대략 3분의 1되는 곳에 홈이 있다.[29] 서주갑골이 계속적으로 출토되면서 사료가 비교적 적은 西周史연구자들이 귀중한 자료를 얻을 수 있게 되었을 뿐만 아니라 갑골학연구의 새로운 분야가 형성되는 기초가 다져지게 되었다.

또한 은허의 갑골문보다 빠른 시기에 형성된 원시사회시기의 갑골에 새겨진 부호(혹은 문자)가 계속적으로 출토되었다. 1987년 河南省 舞陽賈湖裴李岡文化遺址에서는 刻符龜甲이 출토되었는데 어떤 것의 부호는 은허갑골문의 '目', '曰'자 등과 글자의 모양이 유사하다.[30] 陝西省 長安花樓子客省莊二期文化遺址 중에서도 또한 뼈에 새겨진 19건의 부호가 출토되었는데 甲骨에 새겨진 어떤 부호는 은허갑골문의 문자와 유사하다.[31] 이러한 부호의 발견은 중국 문자의 기원을 연구하는데 새로운 실마리를 제공

26) 王宇信,『西周甲骨探論』,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84, 20쪽.
27) 裴明相,「略談鄭州商代前期的骨刻文字」,『全國商史學術討論會論文集』, 1985.
28) 王宇信,『西周甲骨探論』,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84, 20쪽.
29) 陳全方,「陝西岐山風雛村西周甲骨文概論」,『古文字硏究論集』, 1982; 동,「岐山風雛村兩次發現周初甲骨文」,『考古與文物』, 1982년 제 5기.
30) 「河南舞陽賈湖新石器時代遺址第二至六次發掘簡報」,『文物』, 1989년 제 1기.
31) 鄭洪春·穆海亭,「陝西長安花樓子客省莊二期文化遺址發掘」,『考古與文物』, 1988년 5. 6기.

일이 아니다.[33]

『合集』은 중국내 25개 省市에 있는 44인의 개인소장가와 95개 기관이 나누어 소장하고 있던 9만여조각, 대만과 홍콩에 있던 3만여조각, 일, 미, 영, 캐나다 등 12국가에 분산되어 있던 2만여조각 등 총 15만조각 이상의 갑골자료의 탁본, 사진, 모사본, 저서를 한데 모아 일정한 기준에 따라 41,956조각을 정선하여 편찬한 것이다. 자료를 정리할 때 60여종의 저서로부터 "모두 6천여조각의 중복된 갑골조각을 분류해냈는데 갑골조각이 중복하여 실린 횟수가 무려 1만 4천여번에 달했다. 이는 번거롭고 매우 힘든 작업이었으며 이 책의 완성으로 이전의 갑골저서에 대한 일차적인 정리작업이 완료되었다고 평가해도 좋을 것이다"[34]. 이와 동시에 『合集』은 단편적인 갑골조각들을 꿰맞추는 작업에 충분한 주의를 기울였다 이미 고인이 된 桂琼英은 "앞시기의 사람들이 이미 이루어놓은 기초위에서 조각난 갑골을 병합하는 작업을 계속했기 때문에 병합된 갑골판의 수가 이전보다 많아졌다"[35]라고 하였다. 이 말에서도 알 수 있듯이 "병합된 갑골은 총 2천여판 이상이 되었으며 그 중 1천여판은 이미 『殷墟文字』甲, 乙編에서 이미 병합된 것이었다"[36] 또한 『合集』에서는 탁본이 가능한 갑골은 새로운 탁본으로 교체했으며, 상태가 좋지않아 탁본할 수 없었던 갑골은 기존의 갑골문저서에 실린 탁본중에서 비교적 상태가 좋은 것을 골라 싣고있다 이외에도 또한 한 뼈의 정면, 뒷면 등 한 세트의 복사를 한데 모아 싣고 있다. 이러한 『合集』의 출판으로 갑골학은 계속적으로 연구가 심화될 수 있는 기초를 마련하게 되었으며, 따라서 『合集』은 갑골학 역사상 이정표적인 저작이라고 평가받고 있다.

이외에도 嚴一萍은 갑골소장가에 따라 갑골을 편찬하는 방법을 사용하여 『甲骨集成』을 편찬했다. 이 책은 단지 1책이 출판된 이래 계속적인 출판이 이루어지지 않고 있으나 갑골전집을 완성하려는 그의 결심은 여전한 것으로 보이며 현재 있는 『甲骨文合集』을 기초로 한다면 이러한 희망

33) 嚴一萍, 「商周甲骨文總集序」, 藝術印書館, 1985년.
34) 王貴民, 「一部大型甲骨文資料滙編-『甲骨文合集』」, 『中國史研究同態』, 1979년 제 9기.
35) 胡厚宣, 「郭沫若同志在甲骨學上的巨大貢獻」, 『考古學報』, 1978년 제 4기.
36) 胡厚宣. 「甲骨文合集序」.

유전되어온 일련의 갑골 또한 계속적으로 정리되어 발표되었다. 실례로 李亞農의 『殷契摭佚續編』(1950), 郭若愚의 『殷契拾掇』(1951), 『殷契拾掇二編』(1953), 胡厚宣의 『戰後寧滬新獲甲骨集』(1951), 『戰後南北所見甲骨錄』(1951), 『戰後京津新獲甲骨集』(1954), 『甲骨續存』(1955), 董作賓의 『殷墟文字外編』(1956), 陳邦懷의 『甲骨文零拾』(1959) 등의 책이 계속 출판되면서 중요한 갑골문자료들이 대부분 공간되었다.

또한 이 시기에 胡厚宣은 갑골자료의 기록과 간행에 새로운 공헌을 하였다. 그가 편집한 『寧』, 『南』, 『京』, 『續存』에는 총 13,814조각의 갑골이 실려 있으며 이는 殷墟에서 발견된 총 10여만조각의 갑골중 10분의 1을 웃도는 비율이다. 그러나 이보다 중요하게 평가되어야 할 것은 그가 당시의 시기구분 방법에 따라 갑골을 분류하는 명확하고 분명한 편집체제를 만들어냈다는 점이다. 때문에 그는 "갑골저술 편찬의 새로운 체제를 개창하여 이후의 과학적인 갑골문편집의 모범을 만들어냈다"[32]고 평가될만큼 이 방면에 많은 영향을 끼쳤다.

郭沫若이 편집을 주관하고 胡厚宣이 총편집한 『甲骨文合集』은 1978년부터 출판되기 시작하여 1982년에 모두 13권의 방대한 분량의 책으로 완간되었는데, 이는 70여년동안 출토된 갑골을 모은 거대한 저작이다. 이 책의 출판은 갑골학자들이 이 시기에 갑골자료를 한데 모아 정리·출판하는 데서 전면적인 성공을 거두었다는 것을 의미한다. 이 책의 출판은 신중국 고적정리작업의 최대수확으로 칭송되었으며 국가의 표창과 장려를 받았다.

『合集』에 수록된 갑골은 모두 41,956조각이다. 여기에 수록된 갑골들은 먼저 시기를 나누는 작업을 한 다음에 다시 매 시기마다 그 내용에 따라 분류처리하는 과정을 거쳐 수록되었다. 또한 학술계에서 논란이 많은 갑골들은 따로 모아 제 7책(第 1期의 부록)속에 집중적으로 실어 갑골문의 시기구분문제 연구에 비교적 완비된 자료를 제공해주고 있다. 그러나 10만조각의 갑골중에서 '武丁期附'에 실려있는 갑골을 분리해냈어야 한다고 주장하는 학자도 있으나 이는 전체를 볼 수 있는 갑골에 대한 연구가 이루어졌을 때 가능하며 편의에 따라 이를 분리해낸다고 해서 될 수 있는

32) 王宇信, 『建國以來甲骨文研究』, 37쪽.

의 단계가 필요하다는 견해를 제출하였는데, 즉 이는 소위 '曆組'卜辭가 董作賓이 구분한 것처럼 4기의 武乙, 文丁期가 아니라 이는 "武丁말년에서 祖庚시대에 이르는 卜辭"[40]라고 한 것이다. 학술계에서 이에 대해 격렬한 토론이 벌어졌는데 이에 대해 찬성하는 견해를 보인 논저중 주요한 것으로는 裘錫圭의 「論'曆組卜辭'的時代」(『古文學研究』 제 6집), 李學勤의 「小屯南地甲骨與甲骨分期」(『文物』, 1981년 제 6기), 李先登의 「關于小屯南地甲骨分期的一点意見」(『中原文物』, 1982년 제 2기), 彭裕商의 「也論曆組卜辭的時代」(『四川大學學報』, 1983년 제 1기), 林澐의 「小屯南地發掘與殷墟甲骨斷代」(『古文字研究』 제 9집) 등이 있다. 이를 반대하면서 '曆組'卜辭를 여전히 제 4기 武乙, 文丁시대의 것이라고 생각하는 주요한 논저로는 肖楠의 「論武乙文丁卜辭」(『古文字研究』 제3집), 羅琨·張永山의 「論曆組卜辭的年代」(동상논문집), 謝濟의 「試論曆組卜辭分期」(『甲骨探史錄』), 「小屯南地甲骨序言」, 曹定雲의 「論武乙, 文丁卜辭」(『考古』, 1983년 제 3기), 肖楠의 「再論武乙, 文丁卜辭」(『古文字研究』, 제 9집), 陳煒湛의 「'曆組卜辭'的討論與甲骨文斷代研究」(『出土文獻研究』), 張永山의 「小屯南地一版卜骨辨析」(『考古與文物』, 1989년 제 1기) 등이 있다. 이 문제에 대해서는 토론이 여전히 심화되어 진행되고 있으며 쌍방의 논쟁이 격렬하다고는 하나 진정으로 曆이라는 貞人의 卜辭가 있는가와 같은 曆組卜辭의 핵심문제에 대해서는 거의 토론이 이루어지지 않고 있다. 어떤 글에서는 아예 이러한 문제는 제쳐두고 曆組卜辭의 각종 특징이나 賓組, 出組卜辭와의 이동성에 대하여 논하고 있다. 이러한 사정때문에 陳煒湛은 논문중에서 계속적으로 "한번 曆貞의 卜辭를 구체적으로 분석하여 먼저 작은 범위내에서나마 일치된 의견을 정하는 것이 매우 필요하다"는 의견을 제시하기도 하였다.

그러나 미해결 문제중에서 제 4기 武乙, 文丁卜辭의 자세한 시기구분에 관한 문제는 해결되었다. 肖楠은 1973년 小屯南地에서 발굴한 지층관계에 근거하여 일차적으로 武乙卜辭와 文丁卜辭가 초보적으로 구분될 수 있다는 가능성을 제시함으로써 학자들에게 절실했던 갑골의 시기문제에 대한 실마리를 제공했다.

40) 李學勤. 「論'婦好'墓的年代及有關問題」. 『文物』 1977년 제 11기.

은 달성되기 매우 용이한 것으로 보인다. 단 『合集』의 결점을 고쳐 이전에 수집되지 않았던 자료를 보충하고 조각난 갑골단편의 병합을 추가할 수 있다면 이는 비교적 완전한 갑골문총집이 될 것이다.[37] 또한 그는 1985년에 그의 『商周甲骨文總集』16책을 출판하였는데 이 책은 기본적으로 『合集』, 『屯南』, 『懷特』 등의 저서를 모아 편찬한 것이라고 할 수 있다.

이렇게 갑골자료를 한데 모아 정리·출간하는 작업이 성공적으로 이루어짐으로써 갑골학과 商代史연구가 한층 심화될 수 있는 기초가 마련되었다.

(3) 갑골학연구의 심화

갑골연구는 이시기에 여러 방면에서 많은 진전을 이루었다. 갑골의 시기를 구분하는 문제에서는 우선 董作賓이 제기한 '文, 武丁시대 복사의 미해결된 문제'와 관련하여 심도깊은 토론이 전개되었다. 이 토론에 참가한 논저로는 陳夢家의 『殷墟卜辭綜述』(4장의 4절, 7절, 8절), 李學勤의 「帝乙時代非王卜辭」(『考古學報』, 1958년 제 1기), 『小屯丙組基址與扶卜辭』(『甲骨探史錄』, 1982년), 姚孝遂의 「吉林大學所藏甲骨選釋」(『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 1963년 제 4기), 謝濟의 「武丁時另種類型卜辭分期的研究」(『古文學研究』제 6집), 肖楠의 「安陽小屯南地發現的'自組卜甲'」(『考古』, 1976년 제 4기), 『小南地甲骨前言』 등이 있다. 이들 논란이 많은 갑골은 토론의 심화와 새로운 증거들이 속속 발견되면서 그 시기를 第一期의 武丁期로 보는 견해에 의견이 일치해가고 있다.[38] 특히 1973년 小屯南地 T53(4A)층에 대한 분석은 自組卜辭武丁末期說에 유력한 증거를 제공하였다.[39]

다음으로는 소위 '曆組卜辭(曆이라는 貞人에 관련된 卜辭)'의 시대에 대한 논쟁과 武乙, 文丁卜辭의 상세한 구분에 대한 문제가 있다. 1977년에 殷墟에서 婦好墓가 발굴되면서 李學勤은 갑골의 시기구분을 위한 또 하나

37) 嚴一萍, 「商周甲骨文總集序」, 藝術印書館, 1985년.
38) 嚴一萍은 여전히 이 시대가 '文武丁時代'라는 주장을 견지하고 있다. 「商周甲骨文總集序」를 참고하라.
39) 『1973年安陽小屯南地甲骨發掘簡報』.

엄밀한 연구가 진행되는 과정에서 독창적인 입론을 가진 일련의 글들이 세상에 알려지게 되었는데, 胡厚宣이 鳥圖騰을 논술한 것이나[42] 張政烺이 卜辭裒田을 해석한 것[43] 등을 들 수 있다. 특히 于省吾는 1979년에 그의 연구를 총결하는 저작인 『甲骨文字釋林』을 출판하였다. 이 책은 그가 해방전에 기술해놓았던 갑골문자에 대한 고증과 해석을 대대적으로 손질하고 해방이후에 기술한 고증과 해석을 함께 모아 총 190편으로 정리한 것이다. 『釋林』은 새로 발견된 글자와 이미 알려진 글자의 음과 뜻에 대해 구설의 잘못을 바로잡고 새로운 해석을 제기한 것"이며, 총 300여자에 이르는 갑골문자에 대한 고증과 해석을 통해 갑골학연구에 크게 공헌했다.

于省吾는 40여년의 갑골문자에 대한 고증과 해석작업속에서 문자의 고증과 해석에 대한 새로운 길을 열었다. 그는 "우리들이 이미 대량의 고문자를 볼 수 있고 파악할 수 있게 된 오늘날, 문제를 국한적이고 고립적으로 보아서는 안되며 세계고대사와 소수민족지에 보존된 원시사회 인류의 생산과 생활의 실상에 따라 고문자의 기원을 거슬러 올라가야 한다"[44] 고 주장하였다. 이로 인해 于省吾는 갑골문자의 고증과 해석에서만 전인을 넘어선 것이 아니라 금후의 갑골학연구에도 깊은 영향을 미치고 있다.[45]

두번째로 갑골학이외의 분야에서 갑골문자료를 이용하여 연구를 진행하고자 하는 수요에 부응하여 대형 갑골저서에 대한 고증과 석문이 계속적으로 출판되었다. 『屯南』하책이 1985년에 출건된 것과 때맞추어 姚孝遂, 肖丁의 『屯南考釋』이 역시 같은 해에 출판되었다. 이외에도 姚孝遂, 肖丁의 『殷墟甲骨刻辭摹釋總集』은 『合集』, 『屯南』, 『英藏』, 『東大』, 『懷特』 등의 책에 수록된 갑골을 그 조각에 따라 분류하여 원문을 베껴쓰고 그 석문을 붙인 것으로 상, 하 두책으로 1988년에 출판되었다. 胡厚宣이 편집을 주관한 『甲骨文合集釋文』 역시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에서 출판과정중에 있다. 이 책의 편자가 『合集』을 편찬하는데 참가했기 때문에 『합집』의 원고

42) 胡厚宣, 「甲骨文商族鳥圖騰的遺跡」, 『歷史論叢』 제 1집; 「甲骨文所見鳥圖騰的新證據」, 『文物』 1973년 제 1기.
43) 張政烺, 『卜辭裒田及其相關諸問題』, 『考古學報』, 1973년 제 1기.
44) 于省吾, 「釋羌, 苟, 愼, 美」, 『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 1963년 제 1기.
45) 王宇信. 「建國以來甲骨文研究」. 53-57쪽.

세번째로, 갑골의 시기구분에 관한 새로운 대안에 대하여 유익한 탐색이 진행되었다. 董作賓이 『斷代例』에서 제기한 갑골을 10항의 표준에 따라 분류하여 다섯시기로 구분하는 방법은 60여년동안 이를 적용하는 과정에서 통용되어도 무방하다는 것이 증명되기는 하였으나 여기에도 부족한 곳이 있는 것으로 여겨졌다. 이 문제에 대해서는 董作賓 스스로도 "이는 시기구분 연구가 성공한 이후에 내린 일편의 결론이 아니다"고 하였다. 또한 그는 1945년에 출판한 『殷曆譜』속에서 '新派', '舊派'설을 제기하고 아울러 "이러한 종류의 새로운 관찰을 통해 지난날 卜辭를 5기로 나누었던 견해를 타파해야 하며 별도의 표준을 수립해야한다"[41]고 주장했다. 비록 많은 학자들이 갑골문에 보이는 祭祀나 方國 등의 발전과 변화를 연구하고 있으나 전문적으로 구파, 신파의 방법을 이용하여 갑골문을 정리한 경우는 아직 보이지 않고 있다.

또한 李學勤은 '曆組'卜辭의 시기문제와 함께 은허왕실복사의 발전도상에 두가지 계통이 있다는 설(이하 兩系說)을 제출하고, 林澐은 『小屯南地甲骨發掘與殷墟甲骨斷代』라는 글을 통하여 이에 대한 전면적인 해석을 진행하여 『斷代例』를 대체할 수 있는 새로운 방안을 마련했다. 그러나 '양계설'은 문자의 형태적인 분석에 따라 분류를 진행하기 때문에 사람에 따라 분류의 표준이 다르다는 약점을 가지고 있다. 또한 갑골을 분류한 '묶음(組)'이 지나치게 과다하여 사람들이 제대로 파악하기 어렵고 시간적으로도 상하의 분류가 명확하지 않아 서로 교차하는 부분이 있다는 단점을 가지고 있다. 따라서 분류작업을 진행할 경우 15만조각의 갑골을 전반적으로 이러한 방법으로 파악하는 것은 쉬운 일이 아니다. 이는 곧 '양계설'의 창시자인 이학근이 『英國所藏甲骨錄』을 정리하면서 여전히 5기분류법을 사용하고 있다는 점에서도 알 수 있다. 이로 인해 양계설은 1978년에 제기된 이후 지금까지 이론적 탐색과정에 머물러있는 상태이다. 얼마전에는 北京大學과 四川大學의 박사과정생들이 이 설로 박사논문을 제출하기도 하였다.

갑골문자의 고증과 해석에서도 새로운 연구의 심화가 있었다. 우선

41) 董作賓. 「殷曆譜緖言」. 史語所專刊. 1945년.

여 자신의 견해를 밝힌 「試論周原出土的商人廟祭甲骨」,[47] 「周原出土廟祭甲骨商王考」,[48] 「周原甲骨刻辭行款的初步分析」,[49] 「周原廟祭甲骨'冊周方伯'辨析」,[50] 「周原出土廟祭甲骨來源芻議」[51] 등의 논문을 발표하여 여러 각도에서 周原甲骨중의 일부분이 商王朝의 유물이라는 사실을 논증하였다. 흥미로운 것은 안양 은허에서 발견된 '易卦卜甲'이 그 손질방법, 복갑에 구멍을 뚫은형태, 글자체의 풍격 등에서 모두 은대의 것과 다르고 서주의 것에 가까우면서도 일반적인 서주의 卜甲에 비해서는 빠른 시기의 것이라는 사실이다.[52] 이는 周人중에 어떤 사람이 商王朝의 貞人에 충당되었고 周原에서 출토된 商人廟祭甲骨은 당연히 周人이 殷을 멸한후 周原에 옮겨놓은 유물이라고 보는 시각에 증거를 제공해주는 것이라고 할 수 있다.[53]

(4) 갑골학사와 갑골학연구의 총결

갑골학연구가 계속적으로 심화되고 많은 성과를 얻으면서 일련의 총결성을 띤 저작과 갑골학사연구와 관련있는 논저들이 계속적으로 출간되었다. 1956년 陳夢家는 『殷墟卜辭綜述』을 출판하였는데 이 책은 전면적이고 계통적으로 갑골문의 발견(1899년)으로부터 1956년 이전까지 근 50년래에 이르는 갑골학의 연구성과를 총결한 저작이다. 이 책의 전체구성은 總論, 文字, 文法, 斷代上, 斷代下, 年代, 曆法天象, 方國地理, 政治區域, 先公舊臣, 先王先妣, 廟號上, 廟號下, 親屬, 百官, 農業 및 其他, 宗教, 身分, 總結, 附錄 등 20장으로 나누어져 있다. 陳夢家는 전인의 연구성과를 충분히 이용하고 그위에 자신이 갑골학 연구과정중에서 얻은 조예를 결합하여 갑골학의 여러 방면에 대한 과학적인 논술을 진행했으며 그 중 갑골의 시기구분문제등의 방면에서는 많은 독창적인 견해를 제출하였다. 이로 인해 75

47) 『中國史硏究』, 1988년 제 1기.
48) 『考古與文物』, 1988년 제 2기.
49) 『人文雜誌』, 1988년 제 3기.
50) 『文物』, 1988년 제 6기.
51) 『史學月刊』, 1988년 제 1기.
52) 肖楠, 「安陽殷墟發現'易卦'卜甲」, 『考古』, 1989년 제 1기.
53) 王宇信. 「周原出土廟祭甲骨來源芻議」. 『史學月刊』. 1988년 제 1기.

에 근거하여 석문작업을 할 수 있는 장점을 가지고 있다. 따라서 『합집』에 보이는 인쇄상태가 좋지않은 탁본조각들이 석문중에서 보충되고 있다. 또한 갑골학계가 지대한 관심을 가지고 있는 『합집』에 실린 41,956조각의 갑골의 대한 내원과 현재 어디에 소장되어 있는가를 밝히는 작업이 『합집석문』중에서 이루어지고 있다.

세번째로는 일련의 갑골문공구서와 자전이 편찬되어 출판되었다는 사실을 들 수 있다. 1934년에 출판된 孫海波의 『甲骨文編』은 증정과 보충을 거쳐 1956년에 中華書局에서 출판되었다. 1980년에는 高明이 『古文字類編』을 출판하였다. 李孝定의 『甲骨文字集釋』 역시 중국에서 번역되어 출판되었다. 于省吾가 각가의 고증과 해석을 모아 주편을 맡았던 약 300만자에 달하는 『甲骨文字考釋類編』도 출판을 서두르고 있다. 기타의 문자서로는 孟世凱가 1987년에 출판한 『甲骨學小詞典』과 趙誠이 1988년에 출판한 『甲骨文簡明詞典』 등이 있다. 갑골을 실은 책에 대한 석문의 완성과 갑골문자전, 사전의 편찬과 출판은 이 시기 문자학연구가 도달한 새로운 경지를 반영하고 있다.

또한 西周甲骨의 발견과 연구는 신중국갑골학연구의 최대 성과중의 하나라고 할 수 있다. 학자들은 서주갑골의 특징, 문자, 시기구분, 지리, 관제 등의 문제에 대한 연구와 토론을 통해 갑골학연구의 새로운 분과를 형성하였으며 갑골이 반드시 殷商시기의 유물이라는 전통적인 견해를 타파할 수 있게 되었다. 徐中舒, 張政烺, 王玉哲, 李學勤, 高明, 徐錫臺, 陳全方, 周原考古隊, 王宇信 등의 갑골학자와 고고학자들은 서주갑골이 갑골학의 새로운 분과로서 성립하는데 공헌하였다. 張政烺은 『試釋周初靑銅器銘文中的易卦』(『考古學報』, 1980년 제 4기)에서 학술계가 여러해에 걸쳐 탐색하고 있었던 '奇자의 문제'에 대한 돌파구를 찾아 중국내외의 학술계에 반향을 일으켰다. 1984년에 王宇信은 『西周甲骨探論』을 출판하여 "그동안의 서주갑골에 대한 연구성과를 종합하여 서술하는 한편 심화된 연구를 통하여 일련의 문제에 대해서는 자신의 독자적인 견해에 도달하였다"[46] 또한 王宇信은 이 책의 기초위에서 학술계에서 논쟁이 비교적 큰 문제들에 대하

46) 劉一曼, 郭振祿. 『甲骨文書籍提要』. 書目文獻出版社. 1988년 제 3-4기.

갑골학, 14장은 周原出土의 商人廟祭甲骨, 15장은 이후의 연구과제, 16장은 갑골문과 갑골의 필법으로 이루어져 있다. 『通論』은 90년래의 갑골학연구의 성과를 충분히 반영하고 있으며 갑골학의 기본이론과 방법, 중요한 학술문제가 제기되어 해결되거나 미해결의 문제에 대하여 그 경위를 명확하게 서술하고 있다. 胡厚宣은 이 책의 서문에서 "갑골문의 발견과 연구로부터, 시기구분, 위조된 갑골의 판별, 문자와 역사에 이르기까지 서술하지 않은 것이 없다. 또한 근년에 새로이 周原에서 발견된 서주시기의 갑골까지 자세하게 서술하고 있다"라고 말하였다. 이 책이 출판된 이후 『中國社會科學』(90년 4월), 『考古』(91년 3월), 『考古與文物』(91년 2월), 『中原文物』(89년 4월), 『殷墟學刊』(90년 2월) 등에 학자들이 서평을 발표하였다.

이 방면의 저작으로는 孟世凱의 『殷墟甲骨文簡述』(1980년), 王宇信의 『建國以來甲骨文研究』(1981년), 吳浩坤·潘悠의 『中國甲骨學史』(1985년), 王明閣의 『甲骨學初論』(1986년), 范毓周의 『甲骨文』(1986년), 陳煒湛의 『甲骨學簡論』(1987년) 등이 있다. 아울러 일련의 고문자학 논저들이 출판되었는데 주요한 것으로는 林澐의 『古文字研究簡論』(1986년), 高明의 『中國古文字學通論』(1987년), 裘錫圭의 『文字學概要』(1988년) 등을 들 수 있다.

또한 갑골학사 연구와 관련하여 많은 논문과 저서가 발표되었다. 갑골학의 역사에서 중요한 위치를 점하고 있는 학자들, 즉 郭沫若, 董作賓, 羅振玉, 王國維, 于省吾, 唐蘭과 같은 선배학자들의 업적과 연구특징에 관해서는 胡厚宣등이 郭沫若에 대하여, 陳煒湛과 楊升南 등이 羅振玉에 대하여 논하는 등 갑골학 연구에 공헌을 한 학자들에 대한 과학적인 평가가 진행되었다. 또한 이와 관련된 일련의 전문적인 저작들이 출판되었는데 주요한 것으로는 肖艾의 『甲骨文史話』(1980년), 『王國維評傳』(1983) 등을 들 수 있다. 胡厚宣은 『五十年甲骨文發現的總結』, 『殷墟發掘』, 『五十年甲骨學論著目』, 「八十五年來甲骨文材料之再統計」[56], 「關于劉體之, 羅振玉, 明義士舊藏甲骨現狀之說明」 등을 출판하였다. 董作賓은 이에 대한 총결성을 띤 저작인 『甲骨學五十年』, 『甲骨學六十年』 등을 출판하였다. 이외에도 郭振祿·劉一曼은 『甲骨文書籍提要』를 출판하여 237종에 이르는 갑골관계저작

56) 『史學月刊』, 1984년 제 5기.

만자에 달하는 방대한 저작인 『綜述』은 출판이래로 현재에 이르기까지 중국내외의 학술계에 거대한 영향을 미쳐왔으며 "갑골학 역사상 중요한 지위를 점유하고 있다".[54] 또한 1978년에는 嚴一萍이 『甲骨學』을 출판하였다. 이 책은 분량이 1,430쪽에 달하는 방대한 저작이다. 전서는 총 9장으로 나누어져 있는데 1장은 갑골과 殷商의 영토, 2장은 갑골의 탁본과 이를 실은 저서, 3장은 위조된 갑골의 판별과 조각난 갑골의 복원, 4장은 갑골에 구멍을 뚫는 일과 점복, 5장은 갑골문자에 대한 해석과 글자판별, 6장은 갑골문의 구두와 문법, 7장은 갑골문의 시기구분, 8장은 갑골문자의 예술성, 9장은 갑골학의 전도에 대한 전망으로 이루어져 있다. 또한 이 책은 "80년에 가까운 갑골학에 관련된 연구를 총결한 갑골학에 대한 전면적인 종합적인 서술작업으로 갑골학을 학습하고 연구하는 사람이라면 참고할 가치가 있는 책이다"[55]라고 평가되고 있다. 1988년에는 대만에서 張秉權의 『甲骨文與甲骨學』이 출판되었는데, 이 책은 갑골학 자체에 대한 문제만이 아니라 갑골문중에 보이는 商代사회의 역사, 역법, 인명과 방국, 제사무속과 종교신앙, 농업과 사회, 수렵과 정벌 등에 대하여 기술하고 있는 갑골학과 갑골문연구에 있어 중요한 저작이라고 할 수 있다.

1989년에는 王宇信의 『甲骨學通論』이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에서 출판되었는데 이는 전부 50여만자, 상·하 양책으로 이루어져 있다. 책의 앞머리에 胡厚宣, 李學勤의 序와 머리말, 1장의 서론이 있다. 이 책의 '상편'의 내용은 2장은 갑골문의 발견과 발견자, 3장은 갑골문의 출토지와 갑골의 시대확정 및 命名, 4장은 발견과 연구의 몇단계, 5장은 갑골을 손질하여 점을 쳤던 방법, 6장은 갑골학의 전문용어와 갑골문의 문장, 7장은 갑골의 시기구분(상), 8장은 갑골의 시기구분(하), 9장은 사료로 사용할 경우의 몇가지 문제, 10장은 중요한 갑골관계 저서 및 갑골의 현재 소장자, 11장은 갑골학과 殷商史연구의 필수서적, 12장은 갑골학연구에 공헌한 학자와 그 연구 특징으로 이루어져 있다. 이 책의 '하편'은 서주갑골에 대한 전론이며, 서두에 짧은 머리말이 있고, 13장은 갑골학연구의 새로운 분과인 서주

54) 王宇信, 『建國以來甲骨文研究』, 65-70쪽.
55) 王宇信, 『建國以來甲骨文研究』, 103쪽.

다. 그 중 비교적 중요한 저작을 살펴보면 먼저 일본에서는 貝塚茂樹가 주편한 『古代殷帝國』, 島邦男의 『殷墟卜辭研究』, 『殷墟卜辭綜類』, 白川靜의 『甲骨文集』, 『甲骨金文學論叢』, 『甲骨文之世界』, 池田末利의 『殷墟文字後編釋文稿』, 伊藤道治의 『古代殷王朝』, 『中國古代王朝之形成』, 赤冢忠의 『中國古代的宗教與文化』 등이 있다. 또한 玉田繼雄은 『甲骨關係文獻序跋集成』을 편찬하였다. 캐나다에서는 許進雄이 『殷卜辭中五種祭祀研究』 등을 출판하였고 미국에서는 吉德煒가 『商代史料』, 周鴻翔이 『商殷帝王本紀』등을 출판하였고, 한국에서는 윤내현이 『商王朝史의 연구-갑골문의 응용』, 『商周史』 등을 출판하였다. 이러한 외국학자들의 수많은 저작과 논문들은 갑골학의 발전에 공헌하고 있다. 중국의 많은 간행물에는 외국학자들의 논문과 번역된 글들이 발표되고 있으며 더러 중요한 저작에 대해서는 평가가 실리고 있다. 그들의 연구성과 및 방법은 중국학자들의 진지한 본보기가 될만하다.

이와 동시에 외국학자들은 중국 갑골학계의 진전에 대해 또한 충분한 관심을 가지고 있으며 자세한 사정을 알고 있다. 중요한 발견 역시 중국과 해외에 거의 동시에 신속히 보도되고 있다. 많은 중국학자들의 저작 역시 외국어로 번역되어 출간되거나 서평이 발표되고 있다. 孟世凱의 『殷墟甲骨文簡述』은 이미 일본에서 번역되어 출판되었고 陳全方의 「陝西岐山風雛村西周甲骨文概論」은 일어로 번역되어 『古史春秋』제 1집(朋友書店, 1984년 6월)에 실렸다. 일본의 『東方雜誌』 52기(1985년 7월)에는 서주갑골의 발견과 연구의 정황에 대한 전면적인 소개가 실렸다. 王宇信의 『西周甲骨探論』은 미국의 Early China 11-12에 夏含夷의 서평이 실렸으며 아울러 李學勤, 凱特利, 王宇信, 范毓周 등이 서주갑골에 대해 토론한 글이 실렸다. 프랑스의 gournal Asauque 3-4(1986)에는 『探論』에 대해 평론한 글이 실렸다. 이외에도 중국외의 학술계에서는 "卜辭가 의문문인가 아닌가"라는 질문이 제기되어 큰 반향을 일으켰다. 중국에서는 裘錫圭가 이를 서술구로 보아야 한다는 의견에 찬성했으며 李先은 『中國語文』(1988년 제 1기)에 「關于殷墟卜辭的命辭是否問句的考察」이라는 글을 발표하였다. 이러한 裘錫圭등의 견해에 반대되는 의견으로 王宇信이 「申論殷墟卜辭的命辭爲問句」을 소개하였다.

4 갑골학연구에 대한 국제학술교류의 증가

갑골학연구를 통해 얻은 성과들은 중국 내외의 학자들이 공동으로 노력한 결과로, 이는 갑골학은 이미 일문의 국제성을 띤 학문이 되었다는 사실을 의미한다.

초기에 외국에 흘러나가 흩어졌던 殷墟의 甲骨文은 이미 많이 모사본이나 사진의 형태로 분산하여 출간되었다. 근년에도 이 중 많은 수가 탁본되어 정리, 출판되고 있다. 일본 각지에 소장된 甲骨은 기본적으로는 이미 모두 貝塚茂樹의 『京人』(1959년), 松丸道雄의 『東大』(1983년), 伊藤道治의 『天理』(1978년) 등에 나누어 실렸다. 영국 각지에 소장된 甲骨 역시 李學勤, 齊文心, 艾蘭 등에 의해 탁본되어 『英藏』으로 출판되었다. 미국 각지에 소장된 갑골문자는 周鴻翔이 탁본하여 『美藏』(1976년)으로 편찬하였다. 캐나다에 소장된 갑골문은 許進雄의 탁본으로 『安明』(1972년), 『明後』(1972년), 『懷特』(1979년) 등의 책으로 출판되었다. 프랑스 각지에 소장된 갑골은 雷煥章의 탁본으로 『法藏』으로 편집되어 출판되었다. 구소련에 소장되어 있던 갑골은 胡厚宣이 그 모사본을 『蘇, 德, 美, 日』(1988년)안에 넣어 출판하였다. 이제 중국 내외에 소장되어 있던 갑골이 기본적으로 모두 이미 탁본의 형태로 출판되어, 갑골학연구를 위한 일련의 정확하고 새로운 자료들이 증가하고 있다.

또한 근년에 중국 내외에서 출판된 갑골자료서들은 『東大』, 『天理』와 같이 탁본과 사진을 한 책안에 출판하기도 하고, 『法藏』과 같이 확대사진과 모사본을 한책안에 담아 출판되고 있다. 이는 董作賓, 胡厚宣 등의 학자들이 주창했던 탁본, 사진, 모사본을 삼위일체로 편집하여 수록한다는 방법에 접근한 것이라고 할 수 있을 것이다.

많은 외국학자들이 갑골이 중국 고문명의 자취를 농후하게 품고있다고 생각하고 연구를 진행하여 갑골학연구에 관한 논문과 저술을 출판하였

여전히 깊은 탐색과 연구를 필요로 하는 많은 문제가 남겨져 있다. 『合集』 등 일련의 대형 갑골자료집과 공구서의 출판으로 인해 연구의 심화를 위한 기초가 마련되었으며 많은 학자들이 번거로운 자료정리작업에서 벗어날 수 있게 되어 더욱 많은 시간과 정력을 甲骨學과 商代史연구의 각 방면에 대한 연구에 몰두할 수 있게 되었다.

이제 갑골자료를 필요로하는 다양한 분야의 학자들의 수요에 부응하기 위해서는 대형 갑골자료집과 석문, 고석의 기초위에서 갑골문을 농업, 축산업, 수렵, 천문, 전쟁, 방국, 제사, 인물 등 다양하게 분류하여 책을 만들고 이에 대한 사전을 편찬할 필요가 있다. 饒宗頤의 『殷商貞卜人物通考』(1959년)는 이러한 사례의 모범적인 예로서 들 수 있다. 또한 彭邦炯의 「商代農業資料選編考辨與研究」(『農業考古』 1988년 2기-1994년 3기에 연재), 楊升南의 『甲骨文法律文獻譯注』(『中國珍稀法律典籍集成』甲編 제 1책, 科學出版社, 1994년) 등이 뒤이어서 출판되었다.

갑골학 방면에서는 曆組卜辭의 문제와 兩系說이나 기타 보다 완전한 방법으로 董作賓의 『斷代例』를 대체할 수 있을 것인가라는 문제, 自組, 午組卜辭가 제 1기에 과연 속하는가의 문제, 帝辛卜辭의 존재여부와 무엇이 帝辛卜辭인가라는 문제 등이 연구의 심화를 기다리고 있다.

문자에 대한 고증과 해석방면에서는 근 100년간의 연구를 통하여 많은 성과를 이룩하였으나 총 5,000자에 달하는 글자중 고증과 해석에 이론이 없는 글자는 1,000여자에 불과하다. 따라서 이 분야에 보다 많은 역량을 투입하여 난관을 돌파하는 것이 필요할 것으로 보인다. 또한 몇차례에 걸쳐 갑골문자를 전부 해독할 수 있다는 새로운 방법이 제기되어 흥분을 불러일으키기도 하였으나 흥분이 지나가고 나서 보면 나아진 것이 하나도 없었던 사례로 볼 때 보다 착실한 연구자세가 필요하다고 하겠다.

서주 갑골의 연구 역시 비록 갑골학의 일분과로서 성립하였다고는 하나 많은 문제에 대해 여전히 심화된 연구가 필요하며 보다 많은 출토자료로써 이를 증명하는 것이 급선무라고 생각된다.

갑골문은 商史연구의 기초사료로써 학자들은 이를 고고학이나 민족학 자료들과 결합하여 독창적인 성취를 이룩하였다. 그러나 商代의 군제, 관제, 가족형태, 전설시대, 방국지리, 사회생활 등의 방면에 대한 연구는 여전히 부족한 형편이다. 근년에 출판된 李學勤의 『殷代地理簡論』(1959년), 常玉芝의 『商代周祭制度』(1987년), 彭邦炯의 『商史探微』(1987년), 朱風瀚의 『商周家族形態研究』, 楊升南의 「商朝政治制度」(『中國政治制度史』, 1991년), 「夏商周軍制」(『中國古代軍制史』, 1992년), 陳恩林의 『先秦軍事制度研究』(1991년), 鄭杰祥의 『商代地理概論』(1994년) 등의 저작은 이 방면의 연구를 보충하고 있다. 그러나 다년간 많은 역량이 투입되었던 정치, 경제에 대한 연구와 비교해볼 때 보다 많은 노력을 이 방면의 연구에 투입하는 것이 필요할 것으로 보인다. 또한 종전에 연구가 많이 되었던 정치나 경제 등의 방면에서도 구설에 머물지 않고 새로운 설이 제기되어 연구와 토론의 대상이 되었는데 楊升南이 1992년에 출판한 52만자에 달하는 『商代經濟史』는 출간되면서 주목을 끌었던 저작이다. 宋鎭豪가 1994년에 출판한 『夏商社會生活史』는 商代역사연구에서 사회생활사 연구를 개척한 저작이다. 이제 이러한 다방면의 연구성과를 모아 갑골학연구 100년을 맞이하여 마땅히 새로운 『殷商史』가 집필되어야 할 때라고 생각된다.

근대 현장고고학의 방법이 갑골학연구에 도입되면서 갑골학연구는 일차적인 비약을 이룩하였다. 그러나 현대과학기술이 비약적으로 발전한 오늘날 현대과학기술 수단을 갑골학영역에 도입하려면 반드시 갑골학연구가 새로운 비약을 이룩해야 한다. 비록 근년에 콤퓨터를 이용하여 갑골의 단편을 맞추려는 시도가 일정한 성공을 거두는 사례도 있으나 이것이 甲骨學과 商史연구의 현대화된 수단으로써 기능하기에는 아직 많은 난관이 있는 것으로 보인다. 그러나 현재 중국의 사회과학원과 홍콩의 中文大學이 합작하여 『合集釋文』을 만들면서 콤퓨터를 이용한 작업을 계획하고 있으며 이는 갑골학연구 수단의 현대화에 중대한 영향을 미치게 될 것으로 보인다. 그렇다면 어떠한 분야에 이 기술을 도입하고 어떻게 이를 도입할 것인가? 이 문제에 대해서는 우리들이 힘과 지혜를 모아 이에 대한 진지한 연구와 탐구가 있어야 할 것이다. 또한 중국이외의 이 분야에 관심있는 학자들과 힘을 합해 이 새로운 영역을 함께 개척할 수 있기를 희망한다.

우리는 현재 비교적 완비된 갑골문자료와 전대학자들이 남겨준 성과라는 학문적인 경험을 가지고 있다. 이제 갑골학연구의 새로운 일백년을 맞이하여 학자들의 창조적인 연구와 불굴의 노력이 합해진다면 갑골학연구의 신국면을 열 수 있을 것이다.

번역 : 민후기

(原載《人文科學》第75輯, 韓國延世大學校人文科學研究所, 1996年)

(『中原文物』 1989년 제 2기)를 발표하고, 陳煒湛이 「論殷墟卜辭命辭的性質」(『夏商文明研究』, 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5년)을 발표하여 토론이 전개되었다. 미국의 夏含夷는 李學勤, 裘錫圭, 王宇信, 范毓周 등의 중국학자와 외국학자를 모아 Early China(1989)의 지면에서 필독으로 토론하도록 하였다. 이외에도 『哈佛大學亞洲雜誌』(42권 1기)에는 凱特利의 『建國以來甲骨文研究』에 대한 평론이 실렸다.

비단 이뿐만 아니라 각국 학자들사이의 상호교류와 토론의 기회가 더욱 많아지게 되었다. 『英國所藏甲骨錄』은 곧 중국과 영국의 학자들이 학술교류와 합작을 통해 얻어진 성과물이라고 할 수 있다. 또한 『合集釋文』에 대한 중국 사회과학원과 홍콩 中文大學의 합작이 이루어져 1996년 7월에 작업이 개시되었다. 1979년 廣州, 1981년 太原, 1988년 長春에서 개최된 일련의 古文字學會年會에는 일본과 구미, 홍콩, 마카오로부터 다수의 학자들이 참가하였다. 그리고 中國殷商文化學會는 여러차례에 걸쳐 대형 국제학술회의를 개최하고 아울러 이를 반영한 논문집을 출판했다. 실례로 1978년 安陽회의에서 발표된 논문들은 『殷墟博物苑苑刊』(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89년)의 형태로 출판되었고, 안양갑골문발견 90주년을 기념해 1989년에 발표된 논문들은 『中原文物』(90년 3월), 『史學月刊』(90년 4월), 『殷都學刊』(90년 2월) 등의 잡지에 편집되어 간행되었으며, 1991년 洛陽에서 개최된 夏商文化연구토론회의 논문은 『夏商文明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5년)로, 1993년 南昌회의의 논문은 『南方文物』 1994년 제 1기와 제 2기에 발표되었으며, 1995년 북경회의에서 발표된 논문은 출판과정중에 있다. 또한 1997년 8월에 山東省 煙臺에서 국제갑골학연구토론회를 개최하려 하고 있으며, 河南省의 안양시에서는 갑골문 발견 100주년이 되는 1999년에 갑골학에 관한 국제학술회의 개최하려고 준비하고 있다.

5 전망과 사고

비록 근 100년래의 연구를 통해 갑골학은 장족의 발전을 이룩했으나

〈著書〉
1987
天理大學『ひと・もの・こころ(5) 甲骨文字』天理敎道友社

1989
李學勤・裘錫圭・樋口隆康・伊藤道治・松丸道雄 『シンポジウム 中國古文字と殷周文化』東方書店

1990
松丸道雄 등『中國法書選一 甲骨文・金文』/同『中國法書ガイド一』二玄社

1991
末次信行『殷代氣象卜辭の研究』玄文社

1994
松丸道雄・高嶋謙一 編『甲骨文字字釋總覽』東京大學出版會

〈論文〉
1987
池澤優 「甲骨斷代分期上の最近の問題點」『甲骨學ジャーナル』281
末次信行「西周時代の甲骨」『考古學ジャーナル』281

1988
白川靜 「文字と說文學」『書道研究』88-4
松丸道雄「甲骨文における書體とはなにか」『書道研究』88-12
浦野俊則「甲骨文概說」『書道研究』88-12
高嶋謙一「甲骨文の時代區分とその書體について」『書道研究』88-12
石田千秋「甲骨文と殷墟」『書道研究』88-12
吉田篤志「中國殷商文化國際討論會に參加して」『大倉上論集』24

1989
高嶋謙一「殷代貞卜言語の本質」『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紀要』110
李學勤「周原甲骨と殷周文字の關係」『シンポジウム 中國古文字と殷周文化』
裘錫圭 「殷周古代文字における正體と俗體」『シンポジウム 中國古文字と殷周文化』
樋口隆康「考古學からみた殷周文化」『シンポジウム 中國古文字と殷周文化』

최근일본에서의甲骨文研究(1986-1995)

池澤優

최근 10년간의 甲骨卜辭에 관한 연구를 以下에 列擧하였는데(考古學 등 文字資料를 主題로 하지 않는 연구나 書藝研究, 入門書는 모두 제외한다), 수적으로는 그다지 많다고는 할 수 없을 것이다. 그 가운데 이 10년간의 연구를 특징지우고, 또 앞으로의 研究에 큰 影響을 끼칠 점이 두가지 있다고 지적할 수 있다.

첫째는, 1987년1월에 개최된 「中國古文字와 殷周文化」 심포지움이다. 이것은 일본에서 甲骨學이 국제적 교류를 가지게 된 嚆矢이다. 中國側에서는 李學勤・裘錫圭씨가 참석하였고, 日本側에서는 樋口隆康・伊藤道治・松丸道雄・靑上杉雨씨 등이 참가하였다(그 기록은 1989년에 간행되었다). 裘錫圭씨는 正體와 俗體라는 概念을 도입함으로써 甲骨文字의 字體變遷을 정리할 것을 提唱하여, 字體變遷의 觀點에서 甲骨文의 유형분류를 再檢討하여야 한다고 하는 주장 및 연구(1988년 『書藝研究』의 松丸 논문과 高嶋 논문 및 1990년 『中國法書 가이드』의 石田 해설)에 큰 영향을 주었다. 이 주장은, 貞人과는 별도로 契刻者가 存在하였으며, 예를 들어 賓組卜辭라도 契刻의 특징에 따라 여러 유형으로 다시 분류할 수 있다는 것이다.

또 위의 심포지움에서 松丸씨는 殷王朝의 構造에 대해 전혀 새로운 假說을 提唱하였다. 그 가설에 따르면, 殷王族은 外婚制를 채용한 10개의 親族集團으로 되어 있고, 각 집단이 10개 태양의 後裔로서 甲・乙・丙……의 干名을 칭하였다. 卜辭에서 祖乙이라든가 父丁이라든가 하는 稱謂는 각각 乙族出身의 祖, 丁族出身의 父를 의미한다. 그리고 乙族과 丁族은 王朝의 二代 雄族이어서, 殷王은 乙族과 丁族에서 교대로 卽位했다. 이상이 松丸씨의 설이다.

둘째는 1994년에 간행된 『甲骨文字字釋總覽』이다. 출판하는데 9년이나 걸린 이 서적은, 1988년까지의 甲骨文에 관한 字說을 모두 망라하여 一覽表로 만들었고, 李孝定編 『甲骨文字集釋』을 발전시켜 文字의 관점에서 甲骨文研究史를 집대성했다는 의의를 지닌다. 뿐만 아니라 文字의 配列은 『甲骨文編』을 기초로 하면서 島邦男의 『殷墟卜辭綜類』를 그것에 대응시킴으로써, 『文編』・『集編』・『綜類』 등의 기초공구서를 유기적으로 연결시키는 일이 처음으로 가능하게 되었다. 아마 앞으로의 甲骨文 연구에서 不可缺한 서적이라고 할 수 있을 것이다.

더구나 이 프로젝트의 부산물로, 컴퓨터가 甲骨文 연구를 效率化하는데 기여할 수 있다는 점이 분명하게 되었다는 사실을 特記하여 두고자 한다. 1994년의 鈴木 논문은 甲骨文字를 모두 코드화할 것을 제안하였다. 앞으로 甲骨文을 컴퓨터로 檢索할 수 있는 날이 올 지도 모르겠다.

伊藤道治「殷周時代の政治機構」『シンポジウム 中國古文字と殷周文化』
松丸道雄「殷人の觀念世界」『シンポジウム 中國古文字と殷周文化』

1990
伊藤道治 「第五期卜辭にあらわれる の祭祀について」『關西學院大學研究論集』51
井上聰「殷代廟號考」, 千田稔 編『環シナ海文化と古代日本』人文書院
岩佐貫三『中國古代文字と商周文化(二)」『中央學術研究所紀要』18
齋木哲郎「卜辭中所見の'方'・'帝'・'方帝'について」『東洋文化』65/66
Takasima, Ken-ichi 高嶋謙一, "A study of the copulas in Shang Chinese" 『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紀要』12
荻庭勇「 (契文) (金文)について」『大東文化大學漢學會誌』29
林巳奈夫「殷周の'天'神〉『古史春秋』6
池田末利「〈批判と紹介〉常玉芝著『商代周祭制度』〉『東洋學報』71-3/4

1991
伊藤道治「戩字考」『關西學院大學研究論集』54
常玉芝「殷商曆法研究論著目」『汲古』19
谷口義介「殷の祖神系譜の時間的構造」『熊本短期大學論集』42-1/2

1992
池田末利「商末上帝祭祀の問題」『東洋學報』72-1/2
小川誠「殷文化成立試論」『古代學研究』127
豊田久「成周王朝と'賓'(1)」『鳥取大學敎育學部研究報告(人文社會科學)』43-2

1993
松丸道雄「甲骨文字の'解讀'>「東洋學報」75-1/2
豊田久「成周王朝と'賓'(2)」『鳥取大學敎育學部研究報告(人文社會科學)』44-1
林奈巳夫「殷周時代の鬼神の戴く茸形の角について」『泉屋博古館紀要』9
林奈巳夫「鼒鼒＝帝說補論」『史林』76-5

1994
鈴木敎「甲骨學へのコンピューターの導入」『博古研究』8
末次信行「殷代卜辭に見える『一日の始まり』」『東方學』88

1995
浦野俊則「殷虛出土金文と甲骨文における共通語彙の考察」『二松學舍大學紀要』9

캐나다의 甲骨文 연구 현황

許進雄

1. 소장

캐나다의 황실 安大略박물관은 中國 이외에서 甲骨을 가장 많이 소장하고 있는 기관이다. 소장하고 있는 甲骨은 약 7000여편인데 연구할 가치가 없는 단편을 빼고 《明義士所藏甲骨文字》 및 《懷特氏等收藏甲骨文集》두책에 약 5000여편의 탁본을 수록하여 발표하였다.

그 중에 매우 진귀한 자료로 懷特 966과 같은 것은 완정한 소의 肩甲骨이고 959는 유일하게 잘못 점친 예이며, 1915는 세계유일한 虎骨刻辭이고 1914는 人頭骨刻辭이다.

관장하고 있는 대부분은 明義士 (James Menzies)의 소장했던 것이고, 다음으로는 懷履光 (William White), 克拉虎(George Crofts), 梅瑟(Samual Mercer)등이 소장한 것이다. 본 박물관에서 장기적인 甲骨 진열관을 만들어 진열하고, 遠東部의 영구 전람실 「徐展堂中國藝術館」에는 銅期 시대의 일부 진열장에 정선한 28편의 각 시기의 갑골을 진열하여 明義士의 갑골에 대한 공헌을 기념하고 있고 간단한 시청각 코너를 준비하여 中國 文字의 체계를 소개하고 있다.

기타 전람 항목에서도 때때로 갑골을 곁들여 소개한다. 정식으로 전람한 경우이외에도 각가지 형태로 관외 순시선람도 하며 다른 박물관에 전시하도록 제공하기도 한다. 현재는 許進雄이 모든 甲骨을 관장하고 있다.

캐나다에는 아직 소량의 개인 소장 甲骨이 있다. 明義士의 가족은 일찌기 영국 소속 콜럼비아성의 빅토리아 미술관에서 明義士 가족이 기증하지 않은 갑골을 전시한 적도 있다. 또 소련에서 새로 이민 온 토론토 화교 한 분은 7편을 소장하고 있는데 이는 日本 田中 求久堂에서 간행하여 발표한 《殷契遺珠》에 수록되었던 것으로 郭沫若이 기증한 것이라고 전한다.

2.연구

캐나다 학술 기구에서 갑골연구에 종사하는 학자는 許進雄,高島謙一 두사람이다.

許進雄은 1968년 臺灣에서 황실 安大略 박물관의 초빙을 받고 와 遠東部 소장의 갑골을 정리하며 지금에 이르렀다. 그는 臺灣大學 중문과에서 商代 甲骨文을 연구하기 시작하여 3학년 때부터 갑골논문을 발표하기 시작했다. 7권의 갑골학 전문서를 저술했고 5권의 관계 분야의 저서를 내었다. 그는 1974년 토론토 대학 동아시아학과에서 박사 학위를 취득하였는데 논문제목은 《卜骨上鑽鑿形態的研究》이다. 그것은 그가 직접 갑골을 탁본할때 축적된 지식에서 발견한 것으로, 鑽鑿의 길이와

(原載《淑明女子大學校創學90周年紀念·國際甲骨學學術討論會》, 1996年)

·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学回顾·

近百年来的殷墟甲骨文研究

朱凤瀚

一

殷墟甲骨文是商代晚期商王室及其他商人贵族在龟甲、兽骨等占卜材料上记录与占卜有关事项的文字，也包括少数刻在甲骨上的记事文字。

近百年前，1899年的秋季，山东潍坊的古董商范寿轩（维卿）带着一种特殊的“古董”——一些沾满泥土的刻有文字的龟甲、兽骨，到北京求售于当时的国子监祭酒、金石学家王懿荣①。这位范先生不会料到，他拿来的“古董”会使中国甚至世界学术界为之震动。

1900年庚子事变，八国联军攻入北京，王懿荣殉国，他虽曾用重金搜求甲骨，并悉心考察过甲骨，但未及留下有关的文字。稍后收藏甲骨的刘鹗受罗振玉的鼓动，在1903年出版了第一部甲骨文著录书籍《铁云藏龟》，并在自序中正确地说明甲骨文乃是“殷人刀笔文字”。由此，殷墟甲骨文为世人所知，并逐渐成为一些金石学家乐于收藏与研究的对象，而对甲骨文进行研究也应从这一年开始。但甲骨出在安阳西北五里的小屯，由于古董商的有意隐瞒，在较长时间内未被学界了解，直到1908年才被罗振玉查访清楚。1910年罗振玉在该年出版的《殷商贞卜文字考》“自序”中指出，小屯甲骨“实为殷室王朝之遗物”。自此，甲骨文的时代与性质已被认清，而安阳小屯的名字即与殷墟和甲骨文联系在一起了。

殷墟甲骨文与敦煌文书，新疆、甘肃、内蒙等地的汉晋木简，内阁大库元明以来书籍档册，被学术界视为19、20世纪之际中国学术史上的四大发现②，对中国学术界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甲骨文发现的重要意义之一，是证实了中国早期国家——商王国的存在。在殷墟甲骨文发现以前，人们只能从有限的文献记载中知道历史上有个商王朝，而且这些文献无一是成于商代的。最系统讲商史的是西汉司马迁所撰《史记·殷本纪》；即使连公认为保留了较多商人语言的《尚书·盘庚》篇，其中亦多杂有西周时的词语，显然是在西周时期被改造过的文章。由于文献奇缺，更缺乏同时代的文字史料，以至在本世纪20年代，著名学者胡适仍主张“现在先把古史缩短二三千年，从诗三百篇做起”③。殷墟甲骨文的发现，将大量的商人亲手书写、契刻的文字展现在学者面前，使商史

① 与王懿荣几近同时开始收存殷墟甲骨的尚有天津的王襄、孟定生。据王襄遗作《簠室殷契》（《历史教学》1982年第9期），在1898年范寿轩即曾在天津与王、孟二人讲过“河南汤阴出骨版，中有文字”，孟氏认为是“古之简策”，促范氏往购。是此年学者中并未有人见过甲骨文。至第二年10月，范氏又来津将售与王懿荣所余骨版售予孟、王二氏。

② 见王国维《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学衡》第45期，1925年。

③ 《自述古史观书》，收入《古史辨》第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二

自甲骨文被发现迄今，殷墟出土的有刻辞的甲骨约有十五万片之多①。其中属考古发掘出土的近三万四千片。

正如王国维所言：“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见。”② 随着甲骨的不断出土，甲骨文资料的陆续增加，使研究甲骨文成为专门的学问，在学术界通称为“甲骨学”。甲骨学除了从古文字学角度考释甲骨文字，从考古学角度研究甲骨的分期、断代与卜用甲骨的整治外，也包括利用甲骨文来研究商代的历史与文化。截止到80年代末，国内外已出版的各种甲骨文著录书籍已达80余种③。其中私人编辑、年代较早的，最有名的有罗振玉在本世纪20年代以前刊行的《殷虚书契》（后通称《前编》）、《殷墟书契后编》、《殷墟书契菁华》等，收入了罗氏倾其全力收集的甲骨文拓本。30年代后，重要的私人编辑的甲骨文著录书有郭沫若《卜辞通纂》（1933年）、《殷契粹编》（1937年），后者收入了著名收藏家刘体智的藏品。容庚、商承祚等著名古文字学家也将他们从公私选拓的甲骨文编撰出版④。40年代至50年代初，胡厚宣先生在动荡的社会环境中为搜访甲骨文资料，辛勤奔波于南北各地，编著出版了一系列重要的甲骨文著录书籍⑤。今日，年轻一代的甲骨文研究者在利用上述甲骨文资料时，都会从心中感受到老一辈学者们为保存珍贵的甲骨文资料所做工作之艰辛，并由此对他们产生由衷的敬意。

以上著录书所刊布的皆是本世纪上半叶中由私人以非科学手段挖掘出土的甲骨，虽有文字史料价值，但多失去原出土地点与层位，无法利用它们采取考古学方法作分期、断代的研究。迄今考古发掘的甲骨文资料除去1991年花园庄东地出土的甲骨正在整理外，余均已全部公布。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至9次发掘殷墟所获甲骨收入《殷墟文字甲编》，于1948年出版。第13至15次发掘所获则收入《殷墟文字乙编》，分上、中、下三辑，在1948年至1953年期间出版。甲乙二编，每片甲骨均附发掘次数、原登记号，但《甲编》未注明坑位号，《乙编》附列坑位号。所以《乙编》的编撰体例较好，将考古发掘的优点体现了出来。甲乙二编共收甲骨13047片，囊括了前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发掘出土甲骨中全部重要者，二书均由董作宾编著。1957年至1972年期间，张秉权所编著之《殷墟文字丙编》分三辑出版，将《乙编》所刊甲骨拼对复原，并附有详细的考证。

197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在小屯南地发掘的甲骨，则在1980年、1983年以《小屯南地甲骨》为名分上册（含二分册）、下册（含三分册）刊布。每片甲骨拓片均注明考古发掘单位（灰坑、房基址、墓葬）、原出土顺序号，而且标明层位关系。比起《乙编》来，由于在发掘中注重了甲骨层叠压关系及与甲骨同出的有助于断代的陶器形制特征，所以著录水平有提高，更便于根据甲骨出土的层位关系探讨甲骨的断代。特别值得提出的是在本书上册后，附有不清晰的甲骨摹本与有关这批甲骨钻凿形态的资料及研究成果。可以说此书在已出版的甲骨文著录书中体例最为完善。

迄今为止工程最大，成绩最为卓著的著录书是《甲骨文合集》（下简称《合集》）。此书由郭沫若

① 胡厚宣：《八十五年甲骨文材料之再统计》，《史学月刊》1984年第5期。

② 王国维：《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

③ 见刘一曼等《甲骨文书籍提要》，书目文献出版社1988年6月版。

④ 容庚：《殷契卜辞》，北平哈佛燕京学社，1933年；商承祚：《殷契佚存》，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丛刊甲种，1933年。

⑤ 如《甲骨六录》（成都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丛刊之一，1945年）；《战后宁沪新获甲骨集》（1951）、《战后南北所见甲骨录》（1951），以上来薰阁书店出版。《战后京津新获甲骨集》（1954）、《甲骨续存》（1955），以上群联出版社出版。共著录甲骨13814片。

形态及甲骨整理的经验，将甲骨的时代分为五期，即武丁、祖庚、祖甲、廪辛、康丁、武乙、文丁时期。这是一种以甲骨文字形态为主要标准，结合甲骨出土层位关系，并参考甲骨文内容的综合断代法。

1956年，董作宾先生在《大陆杂志》发表《甲骨文断代研究的新途径》一文，提出了“十项标准”，即：1.世系；2.称谓；3.贞人；4.坑位；5.方国；6.人物；7.事类；8.文例；9.字体；10.书契。这十项标准，实际上是将甲骨文的内容与形式分为十个方面，作为断代的标准。这种断代法，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甲骨文断代研究的一个总结。

1977年，日本学者岛邦男出版了《殷墟卜辞研究——科组通论》一书，将甲骨文分为若干“组”，每组甲骨的时代大体相当于董作宾的一个时期。岛氏的分组，是以甲骨文字形态为主要依据，结合甲骨出土层位关系，并参考甲骨文内容的综合分组法。

1978年，李学勤先生在《文物》发表《殷代地理简论》一文，提出了“五类说”，即：1.王卜辞；2.非王卜辞；3.子卜辞；4.午卜辞；5.黍卜辞。这是一种以甲骨文内容为主要依据，结合甲骨出土层位关系，并参考甲骨文字形态的综合分类法。

1982年，彭邦炯先生在《甲骨文商史论丛》发表《甲骨文断代研究的十个标准》一文，提出了“十个标准”，即：1.世系；2.称谓；3.贞人；4.坑位；5.方国；6.人物；7.事类；8.文例；9.字体；10.书契。这十项标准，实际上是将甲骨文的内容与形式分为十个方面，作为断代的标准。这种断代法，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甲骨文断代研究的一个总结。

1983年，林宏明先生在《中国文字》发表《甲骨文断代研究的新途径》一文，提出了“十项标准”，即：1.世系；2.称谓；3.贞人；4.坑位；5.方国；6.人物；7.事类；8.文例；9.字体；10.书契。这十项标准，实际上是将甲骨文的内容与形式分为十个方面，作为断代的标准。这种断代法，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甲骨文断代研究的一个总结。

1984年，张秉权先生在《中国文字》发表《甲骨文断代研究的新途径》一文，提出了“十项标准”，即：1.世系；2.称谓；3.贞人；4.坑位；5.方国；6.人物；7.事类；8.文例；9.字体；10.书契。这十项标准，实际上是将甲骨文的内容与形式分为十个方面，作为断代的标准。这种断代法，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甲骨文断代研究的一个总结。

1985年，陈梦家先生在《中国文字》发表《甲骨文断代研究的新途径》一文，提出了“十项标准”，即：1.世系；2.称谓；3.贞人；4.坑位；5.方国；6.人物；7.事类；8.文例；9.字体；10.书契。这十项标准，实际上是将甲骨文的内容与形式分为十个方面，作为断代的标准。这种断代法，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甲骨文断代研究的一个总结。

1986年，胡厚宣先生在《中国文字》发表《甲骨文断代研究的新途径》一文，提出了“十项标准”，即：1.世系；2.称谓；3.贞人；4.坑位；5.方国；6.人物；7.事类；8.文例；9.字体；10.书契。这十项标准，实际上是将甲骨文的内容与形式分为十个方面，作为断代的标准。这种断代法，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甲骨文断代研究的一个总结。

1987年，胡厚宣先生在《中国文字》发表《甲骨文断代研究的新途径》一文，提出了“十项标准”，即：1.世系；2.称谓；3.贞人；4.坑位；5.方国；6.人物；7.事类；8.文例；9.字体；10.书契。这十项标准，实际上是将甲骨文的内容与形式分为十个方面，作为断代的标准。这种断代法，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甲骨文断代研究的一个总结。

1988年，胡厚宣先生在《中国文字》发表《甲骨文断代研究的新途径》一文，提出了“十项标准”，即：1.世系；2.称谓；3.贞人；4.坑位；5.方国；6.人物；7.事类；8.文例；9.字体；10.书契。这十项标准，实际上是将甲骨文的内容与形式分为十个方面，作为断代的标准。这种断代法，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甲骨文断代研究的一个总结。

1989年，胡厚宣先生在《中国文字》发表《甲骨文断代研究的新途径》一文，提出了“十项标准”，即：1.世系；2.称谓；3.贞人；4.坑位；5.方国；6.人物；7.事类；8.文例；9.字体；10.书契。这十项标准，实际上是将甲骨文的内容与形式分为十个方面，作为断代的标准。这种断代法，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甲骨文断代研究的一个总结。

1990年，胡厚宣先生在《中国文字》发表《甲骨文断代研究的新途径》一文，提出了“十项标准”，即：1.世系；2.称谓；3.贞人；4.坑位；5.方国；6.人物；7.事类；8.文例；9.字体；10.书契。这十项标准，实际上是将甲骨文的内容与形式分为十个方面，作为断代的标准。这种断代法，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甲骨文断代研究的一个总结。

1991年，胡厚宣先生在《中国文字》发表《甲骨文断代研究的新途径》一文，提出了“十项标准”，即：1.世系；2.称谓；3.贞人；4.坑位；5.方国；6.人物；7.事类；8.文例；9.字体；10.书契。这十项标准，实际上是将甲骨文的内容与形式分为十个方面，作为断代的标准。这种断代法，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甲骨文断代研究的一个总结。

1992年，胡厚宣先生在《中国文字》发表《甲骨文断代研究的新途径》一文，提出了“十项标准”，即：1.世系；2.称谓；3.贞人；4.坑位；5.方国；6.人物；7.事类；8.文例；9.字体；10.书契。这十项标准，实际上是将甲骨文的内容与形式分为十个方面，作为断代的标准。这种断代法，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甲骨文断代研究的一个总结。

1993年，胡厚宣先生在《中国文字》发表《甲骨文断代研究的新途径》一文，提出了“十项标准”，即：1.世系；2.称谓；3.贞人；4.坑位；5.方国；6.人物；7.事类；8.文例；9.字体；10.书契。这十项标准，实际上是将甲骨文的内容与形式分为十个方面，作为断代的标准。这种断代法，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甲骨文断代研究的一个总结。

1994年，胡厚宣先生在《中国文字》发表《甲骨文断代研究的新途径》一文，提出了“十项标准”，即：1.世系；2.称谓；3.贞人；4.坑位；5.方国；6.人物；7.事类；8.文例；9.字体；10.书契。这十项标准，实际上是将甲骨文的内容与形式分为十个方面，作为断代的标准。这种断代法，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甲骨文断代研究的一个总结。

1995年，胡厚宣先生在《中国文字》发表《甲骨文断代研究的新途径》一文，提出了“十项标准”，即：1.世系；2.称谓；3.贞人；4.坑位；5.方国；6.人物；7.事类；8.文例；9.字体；10.书契。这十项标准，实际上是将甲骨文的内容与形式分为十个方面，作为断代的标准。这种断代法，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甲骨文断代研究的一个总结。

1996年，胡厚宣先生在《中国文字》发表《甲骨文断代研究的新途径》一文，提出了“十项标准”，即：1.世系；2.称谓；3.贞人；4.坑位；5.方国；6.人物；7.事类；8.文例；9.字体；10.书契。这十项标准，实际上是将甲骨文的内容与形式分为十个方面，作为断代的标准。这种断代法，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甲骨文断代研究的一个总结。

1997年，胡厚宣先生在《中国文字》发表《甲骨文断代研究的新途径》一文，提出了“十项标准”，即：1.世系；2.称谓；3.贞人；4.坑位；5.方国；6.人物；7.事类；8.文例；9.字体；10.书契。这十项标准，实际上是将甲骨文的内容与形式分为十个方面，作为断代的标准。这种断代法，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甲骨文断代研究的一个总结。

1998年，胡厚宣先生在《中国文字》发表《甲骨文断代研究的新途径》一文，提出了“十项标准”，即：1.世系；2.称谓；3.贞人；4.坑位；5.方国；6.人物；7.事类；8.文例；9.字体；10.书契。这十项标准，实际上是将甲骨文的内容与形式分为十个方面，作为断代的标准。这种断代法，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甲骨文断代研究的一个总结。

1999年，胡厚宣先生在《中国文字》发表《甲骨文断代研究的新途径》一文，提出了“十项标准”，即：1.世系；2.称谓；3.贞人；4.坑位；5.方国；6.人物；7.事类；8.文例；9.字体；10.书契。这十项标准，实际上是将甲骨文的内容与形式分为十个方面，作为断代的标准。这种断代法，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甲骨文断代研究的一个总结。

2000年，胡厚宣先生在《中国文字》发表《甲骨文断代研究的新途径》一文，提出了“十项标准”，即：1.世系；2.称谓；3.贞人；4.坑位；5.方国；6.人物；7.事类；8.文例；9.字体；10.书契。这十项标准，实际上是将甲骨文的内容与形式分为十个方面，作为断代的标准。这种断代法，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甲骨文断代研究的一个总结。

2001年，胡厚宣先生在《中国文字》发表《甲骨文断代研究的新途径》一文，提出了“十项标准”，即：1.世系；2.称谓；3.贞人；4.坑位；5.方国；6.人物；7.事类；8.文例；9.字体；10.书契。这十项标准，实际上是将甲骨文的内容与形式分为十个方面，作为断代的标准。这种断代法，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甲骨文断代研究的一个总结。

2002年，胡厚宣先生在《中国文字》发表《甲骨文断代研究的新途径》一文，提出了“十项标准”，即：1.世系；2.称谓；3.贞人；4.坑位；5.方国；6.人物；7.事类；8.文例；9.字体；10.书契。这十项标准，实际上是将甲骨文的内容与形式分为十个方面，作为断代的标准。这种断代法，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甲骨文断代研究的一个总结。

2003年，胡厚宣先生在《中国文字》发表《甲骨文断代研究的新途径》一文，提出了“十项标准”，即：1.世系；2.称谓；3.贞人；4.坑位；5.方国；6.人物；7.事类；8.文例；9.字体；10.书契。这十项标准，实际上是将甲骨文的内容与形式分为十个方面，作为断代的标准。这种断代法，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甲骨文断代研究的一个总结。

2004年，胡厚宣先生在《中国文字》发表《甲骨文断代研究的新途径》一文，提出了“十项标准”，即：1.世系；2.称谓；3.贞人；4.坑位；5.方国；6.人物；7.事类；8.文例；9.字体；10.书契。这十项标准，实际上是将甲骨文的内容与形式分为十个方面，作为断代的标准。这种断代法，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甲骨文断代研究的一个总结。

2005年，胡厚宣先生在《中国文字》发表《甲骨文断代研究的新途径》一文，提出了“十项标准”，即：1.世系；2.称谓；3.贞人；4.坑位；5.方国；6.人物；7.事类；8.文例；9.字体；10.书契。这十项标准，实际上是将甲骨文的内容与形式分为十个方面，作为断代的标准。这种断代法，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甲骨文断代研究的一个总结。

2006年，胡厚宣先生在《中国文字》发表《甲骨文断代研究的新途径》一文，提出了“十项标准”，即：1.世系；2.称谓；3.贞人；4.坑位；5.方国；6.人物；7.事类；8.文例；9.字体；10.书契。这十项标准，实际上是将甲骨文的内容与形式分为十个方面，作为断代的标准。这种断代法，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甲骨文断代研究的一个总结。

2007年，胡厚宣先生在《中国文字》发表《甲骨文断代研究的新途径》一文，提出了“十项标准”，即：1.世系；2.称谓；3.贞人；4.坑位；5.方国；6.人物；7.事类；8.文例；9.字体；10.书契。这十项标准，实际上是将甲骨文的内容与形式分为十个方面，作为断代的标准。这种断代法，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甲骨文断代研究的一个总结。

2008年，胡厚宣先生在《中国文字》发表《甲骨文断代研究的新途径》一文，提出了“十项标准”，即：1.世系；2.称谓；3.贞人；4.坑位；5.方国；6.人物；7.事类；8.文例；9.字体；10.书契。这十项标准，实际上是将甲骨文的内容与形式分为十个方面，作为断代的标准。这种断代法，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甲骨文断代研究的一个总结。

2009年，胡厚宣先生在《中国文字》发表《甲骨文断代研究的新途径》一文，提出了“十项标准”，即：1.世系；2.称谓；3.贞人；4.坑位；5.方国；6.人物；7.事类；8.文例；9.字体；10.书契。这十项标准，实际上是将甲骨文的内容与形式分为十个方面，作为断代的标准。这种断代法，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甲骨文断代研究的一个总结。

2010年，胡厚宣先生在《中国文字》发表《甲骨文断代研究的新途径》一文，提出了“十项标准”，即：1.世系；2.称谓；3.贞人；4.坑位；5.方国；6.人物；7.事类；8.文例；9.字体；10.书契。这十项标准，实际上是将甲骨文的内容与形式分为十个方面，作为断代的标准。这种断代法，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甲骨文断代研究的一个总结。

2011年，胡厚宣先生在《中国文字》发表《甲骨文断代研究的新途径》一文，提出了“十项标准”，即：1.世系；2.称谓；3.贞人；4.坑位；5.方国；6.人物；7.事类；8.文例；9.字体；10.书契。这十项标准，实际上是将甲骨文的内容与形式分为十个方面，作为断代的标准。这种断代法，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甲骨文断代研究的一个总结。

2012年，胡厚宣先生在《中国文字》发表《甲骨文断代研究的新途径》一文，提出了“十项标准”，即：1.世系；2.称谓；3.贞人；4.坑位；5.方国；6.人物；7.事类；8.文例；9.字体；10.书契。这十项标准，实际上是将甲骨文的内容与形式分为十个方面，作为断代的标准。这种断代法，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甲骨文断代研究的一个总结。

2013年，胡厚宣先生在《中国文字》发表《甲骨文断代研究的新途径》一文，提出了“十项标准”，即：1.世系；2.称谓；3.贞人；4.坑位；5.方国；6.人物；7.事类；8.文例；9.字体；10.书契。这十项标准，实际上是将甲骨文的内容与形式分为十个方面，作为断代的标准。这种断代法，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甲骨文断代研究的一个总结。

2014年，胡厚宣先生在《中国文字》发表《甲骨文断代研究的新途径》一文，提出了“十项标准”，即：1.世系；2.称谓；3.贞人；4.坑位；5.方国；6.人物；7.事类；8.文例；9.字体；10.书契。这十项标准，实际上是将甲骨文的内容与形式分为十个方面，作为断代的标准。这种断代法，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甲骨文断代研究的一个总结。

2015年，胡厚宣先生在《中国文字》发表《甲骨文断代研究的新途径》一文，提出了“十项标准”，即：1.世系；2.称谓；3.贞人；4.坑位；5.方国；6.人物；7.事类；8.文例；9.字体；10.书契。这十项标准，实际上是将甲骨文的内容与形式分为十个方面，作为断代的标准。这种断代法，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甲骨文断代研究的一个总结。

2016年，胡厚宣先生在《中国文字》发表《甲骨文断代研究的新途径》一文，提出了“十项标准”，即：1.世系；2.称谓；3.贞人；4.坑位；5.方国；6.人物；7.事类；8.文例；9.字体；10.书契。这十项标准，实际上是将甲骨文的内容与形式分为十个方面，作为断代的标准。这种断代法，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甲骨文断代研究的一个总结。

2017年，胡厚宣先生在《中国文字》发表《甲骨文断代研究的新途径》一文，提出了“十项标准”，即：1.世系；2.称谓；3.贞人；4.坑位；5.方国；6.人物；7.事类；8.文例；9.字体；10.书契。这十项标准，实际上是将甲骨文的内容与形式分为十个方面，作为断代的标准。这种断代法，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甲骨文断代研究的一个总结。

2018年，胡厚宣先生在《中国文字》发表《甲骨文断代研究的新途径》一文，提出了“十项标准”，即：1.世系；2.称谓；3.贞人；4.坑位；5.方国；6.人物；7.事类；8.文例；9.字体；10.书契。这十项标准，实际上是将甲骨文的内容与形式分为十个方面，作为断代的标准。这种断代法，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甲骨文断代研究的一个总结。

2019年，胡厚宣先生在《中国文字》发表《甲骨文断代研究的新途径》一文，提出了“十项标准”，即：1.世系；2.称谓；3.贞人；4.坑位；5.方国；6.人物；7.事类；8.文例；9.字体；10.书契。这十项标准，实际上是将甲骨文的内容与形式分为十个方面，作为断代的标准。这种断代法，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甲骨文断代研究的一个总结。

2020年，胡厚宣先生在《中国文字》发表《甲骨文断代研究的新途径》一文，提出了“十项标准”，即：1.世系；2.称谓；3.贞人；4.坑位；5.方国；6.人物；7.事类；8.文例；9.字体；10.书契。这十项标准，实际上是将甲骨文的内容与形式分为十个方面，作为断代的标准。这种断代法，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甲骨文断代研究的一个总结。

2021年，胡厚宣先生在《中国文字》发表《甲骨文断代研究的新途径》一文，提出了“十项标准”，即：1.世系；2.称谓；3.贞人；4.坑位；5.方国；6.人物；7.事类；8.文例；9.字体；10.书契。这十项标准，实际上是将甲骨文的内容与形式分为十个方面，作为断代的标准。这种断代法，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甲骨文断代研究的一个总结。

2022年，胡厚宣先生在《中国文字》发表《甲骨文断代研究的新途径》一文，提出了“十项标准”，即：1.世系；2.称谓；3.贞人；4.坑位；5.方国；6.人物；7.事类；8.文例；9.字体；10.书契。这十项标准，实际上是将甲骨文的内容与形式分为十个方面，作为断代的标准。这种断代法，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甲骨文断代研究的一个总结。

2023年，胡厚宣先生在《中国文字》发表《甲骨文断代研究的新途径》一文，提出了“十项标准”，即：1.世系；2.称谓；3.贞人；4.坑位；5.方国；6.人物；7.事类；8.文例；9.字体；10.书契。这十项标准，实际上是将甲骨文的内容与形式分为十个方面，作为断代的标准。这种断代法，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甲骨文断代研究的一个总结。

2024年，胡厚宣先生在《中国文字》发表《甲骨文断代研究的新途径》一文，提出了“十项标准”，即：1.世系；2.称谓；3.贞人；4.坑位；5.方国；6.人物；7.事类；8.文例；9.字体；10.书契。这十项标准，实际上是将甲骨文的内容与形式分为十个方面，作为断代的标准。这种断代法，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甲骨文断代研究的一个总结。

2025年，胡厚宣先生在《中国文字》发表《甲骨文断代研究的新途径》一文，提出了“十项标准”，即：1.世系；2.称谓；3.贞人；4.坑位；5.方国；6.人物；7.事类；8.文例；9.字体；10.书契。这十项标准，实际上是将甲骨文的内容与形式分为十个方面，作为断代的标准。这种断代法，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甲骨文断代研究的一个总结。

2026年，胡厚宣先生在《中国文字》发表《甲骨文断代研究的新途径》一文，提出了“十项标准”，即：1.世系；2.称谓；3.贞人；4.坑位；5.方国；6.人物；7.事类；8.文例；9.字体；10.书契。这十项标准，实际上是将甲骨文的内容与形式分为十个方面，作为断代的标准。这种断代法，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甲骨文断代研究的一个总结。

2027年，胡厚宣先生在《中国文字》发表《甲骨文断代研究的新途径》一文，提出了“十项标准”，即：1.世系；2.称谓；3.贞人；4.坑位；5.方国；6.人物；7.事类；8.文例；9.字体；10.书契。这十项标准，实际上是将甲骨文的内容与形式分为十个方面，作为断代的标准。这种断代法，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甲骨文断代研究的一个总结。

2028年，胡厚宣先生在《中国文字》发表《甲骨文断代研究的新途径》一文，提出了“十项标准”，即：1.世系；2.称谓；3.贞人；4.坑位；5.方国；6.人物；7.事类；8.文例；9.字体；10.书契。这十项标准，实际上是将甲骨文的内容与形式分为十个方面，作为断代的标准。这种断代法，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甲骨文断代研究的一个总结。

2029年，胡厚宣先生在《中国文字》发表《甲骨文断代研究的新途径》一文，提出了“十项标准”，即：1.世系；2.称谓；3.贞人；4.坑位；5.方国；6.人物；7.事类；8.文例；9.字体；10.书契。这十项标准，实际上是将甲骨文的内容与形式分为十个方面，作为断代的标准。这种断代法，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甲骨文断代研究的一个总结。

2030年，胡厚宣先生在《中国文字》发表《甲骨文断代研究的新途径》一文，提出了“十项标准”，即：1.世系；2.称谓；3.贞人；4.坑位；5.方国；6.人物；7.事类；8.文例；9.字体；10.书契。这十项标准，实际上是将甲骨文的内容与形式分为十个方面，作为断代的标准。这种断代法，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甲骨文断代研究的一个总结。

2031年，胡厚宣先生在《中国文字》发表《甲骨文断代研究的新途径》一文，提出了“十项标准”，即：1.世系；2.称谓；3.贞人；4.坑位；5.方国；6.人物；7.事类；8.文例；9.字体；10.书契。这十项标准，实际上是将甲骨文的内容与形式分为十个方面，作为断代的标准。这种断代法，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甲骨文断代研究的一个总结。

2032年，胡厚宣先生在《中国文字》发表《甲骨文断代研究的新途径》一文，提出了“十项标准”，即：1.世系；2.称谓；3.贞人；4.坑位；5.方国；6.人物；7.事类；8.文例；9.字体；10.书契。这十项标准，实际上是将甲骨文的内容与形式分为十个方面，作为断代的标准。这种断代法，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甲骨文断代研究的一个总结。

2033年，胡厚宣先生在《中国文字》发表《甲骨文断代研究的新途径》一文，提出了“十项标准”，即：1.世系；2.称谓；3.贞人；4.坑位；5.方国；6.人物；7.事类；8.文例；9.字体；10.书契。这十项标准，实际上是将甲骨文的内容与形式分为十个方面，作为断代的标准。这种断代法，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甲骨文断代研究的一个总结。

2034年，胡厚宣先生在《中国文字》发表《甲骨文断代研究的新途径》一文，提出了“十项标准”，即：1.世系；2.称谓；3.贞人；4.坑位；5.方国；6.人物；7.事类；8.文例；9.字体；10.书契。这十项标准，实际上是将甲骨文的内容与形式分为十个方面，作为断代的标准。这种断代法，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甲骨文断代研究的一个总结。

2035年，胡厚宣先生在《中国文字》发表《甲骨文断代研究的新途径》一文，提出了“十项标准”，即：1.世系；2.称谓；3.贞人；4.坑位；5.方国；6.人物；7.事类；8.文例；9.字体；10.书契。这十项标准，实际上是将甲骨文的内容与形式分为十个方面，作为断代的标准。这种断代法，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甲骨文断代研究的一个总结。

2036年，胡厚宣先生在《中国文字》发表《甲骨文断代研究的新途径》一文，提出了“十项标准”，即：1.世系；2.称谓；3.贞人；4.坑位；5.方国；6.人物；7.事类；8.文例；9.字体；10.书契。这十项标准，实际上是将甲骨文的内容与形式分为十个方面，作为断代的标准。这种断代法，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甲骨文断代研究的一个总结。

2037年，胡厚宣先生在《中国文字》发表《甲骨文断代研究的新途径》一文，提出了“十项标准”，即：1.世系；2.称谓；3.贞人；4.坑位；5.方国；6.人物；7.事类；8.文例；9.字体；10.书契。这十项标准，实际上是将甲骨文的内容与形式分为十个方面，作为断代的标准。这种断代法，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甲骨文断代研究的一个总结。

2038年，胡厚宣先生在《中国文字》发表《甲骨文断代研究的新途径》一文，提出了“十项标准”，即：1.世系；2.称谓；3.贞人；4.坑位；5.方国；6.人物；7.事类；8.文例；9.字体；10.书契。这十项标准，实际上是将甲骨文的内容与形式分为十个方面，作为断代的标准。这种断代法，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甲骨文断代研究的一个总结。

2039年，胡厚宣先生在《中国文字》发表《甲骨文断代研究的新途径》一文，提出了“十项标准”，即：1.世系；2.称谓；3.贞人；4.坑位；5.方国；6.人物；7.事类；8.文例；9.字体；10.书契。这十项标准，实际上是将甲骨文的内容与形式分为十个方面，作为断代的标准。这种断代法，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甲骨文断代研究的一个总结。

2040年，胡厚宣先生在《中国文字》发表《甲骨文断代研究的新途径》一文，提出了“十项标准”，即：1.世系；2.称谓；3.贞人；4.坑位；5.方国；6.人物；7.事类；8.文例；9.字体；10.书契。这十项标准，实际上是将甲骨文的内容与形式分为十个方面，作为断代的标准。这种断代法，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甲骨文断代研究的一个总结。

2041年，胡厚宣先生在《中国文字》发表《甲骨文断代研究的新途径》一文，提出了“十项标准”，即：1.世系；2.称谓；3.贞人；4.坑位；5.方国；6.人物；7.事类；8.文例；9.字体；10.书契。这十项标准，实际上是将甲骨文的内容与形式分为十个方面，作为断代的标准。这种断代法，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甲骨文断代研究的一个总结。

2042年，胡厚宣先生在《中国文字》发表《甲骨文断代研究的新途径》一文，提出了“十项标准”，即：1.世系；2.称谓；3.贞人；4.坑位；5.方国；6.人物；7.事类；8.文例；9.字体；10.书契。这十项标准，实际上是将甲骨文的内容与形式分为十个方面，作为断代的标准。这种断代法，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甲骨文断代研究的一个总结。

2043年，胡厚宣先生在《中国文字》发表《甲骨文断代研究的新途径》一文，提出了“十项标准”，即：1.世系；2.称谓；3.贞人；4.坑位；5.方国；6.人物；7.事类；8.文例；9.字体；10.书契。这十项标准，实际上是将甲骨文的内容与形式分为十个方面，作为断代的标准。这种断代法，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甲骨文断代研究的一个总结。

2044年，胡厚宣先生在《中国文字》发表《甲骨文断代研究的新途径》一文，提出了“十项标准”，即：1.世系；2.称谓；3.贞人；4.坑位；5.方国；6.人物；7.事类；8.文例；9.字体；10.书契。这十项标准，实际上是将甲骨文的内容与形式分为十个方面，作为断代的标准。这种断代法，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甲骨文断代研究的一个总结。

2045年，胡厚宣先生在《中国文字》发表《甲骨文断代研究的新途径》一文，提出了“十项标准”，即：1.世系；2.称谓；3.贞人；4.坑位；5.方国；6.人物；7.事类；8.文例；9.字体；10.书契。这十项标准，实际上是将甲骨文的内容与形式分为十个方面，作为断代的标准。这种断代法，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甲骨文断代研究的一个总结。

2046年，胡厚宣先生在《中国文字》发表《甲骨文断代研究的新途径》一文，提出了“十项标准”，即：1.世系；2.称谓；3.贞人；4.坑位；5.方国；6.人物；7.事类；8.文例；9.字体；10.书契。这十项标准，实际上是将甲骨文的内容与形式分为十个方面，作为断代的标准。这种断代法，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甲骨文断代研究的一个总结。

2047年，胡厚宣先生在《中国文字》发表《甲骨文断代研究的新途径》一文，提出了“十项标准”，即：1.世系；2.称谓；3.贞人；4.坑位；5.方国；6.人物；7.事类；8.文例；9.字体；10.书契。这十项标准，实际上是将甲骨文的内容与形式分为十个方面，作为断代的标准。这种断代法，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甲骨文断代研究的一个总结。

2048年，胡厚宣先生在《中国文字》发表《甲骨文断代研究的新途径》一文，提出了“十项标准”，即：1.世系；2.称谓；3.贞人；4.坑位；5.方国；6.人物；7.事类；8.文例；9.字体；10.书契。这十项标准，实际上是将甲骨文的内容与形式分为十个方面，作为断代的标准。这种断代法，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甲骨文断代研究的一个总结。

2049年，胡厚宣先生在《中国文字》发表《甲骨文断代研究的新途径》一文，提出了“十项标准”，即：1.世系；2.称谓；3.贞人；4.坑位；5.方国；6.人物；7.事类；8.文例；9.字体；10.书契。这十项标准，实际上是将甲骨文的内容与形式分为十个方面，作为断代的标准。这种断代法，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甲骨文断代研究的一个总结。

2050年，胡厚宣先生在《中国文字》发表《甲骨文断代研究的新途径》一文，提出了“十项标准”，即：1.世系；2.称谓；3.贞人；4.坑位；5.方国；6.人物；7.事类；8.文例；9.字体；10.书契。这十项标准，实际上是将甲骨文的内容与形式分为十个方面，作为断代的标准。这种断代法，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甲骨文断代研究的一个总结。

2051年，胡厚宣先生在《中国文字》发表《甲骨文断代研究的新途径》一文，提出了“十项标准”，即：1.世系；2.称谓；3.贞人；4.坑位；5.方国；6.人物；7.事类；8.文例；9.字体；10.书契。这十项标准，实际上是将甲骨文的内容与形式分为十个方面，作为断代的标准。这种断代法，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甲骨文断代研究的一个总结。

2052年，胡厚宣先生在《中国文字》发表《甲骨文断代研究的新途径》一文，提出了“十项标准”，即：1.世系；2.称谓；3.贞人；4.坑位；5.方国；6.人物；7.事类；

书，成为欧美学者出版的第一部甲骨著录书。明义士收藏的甲骨数达五万片，多数留在中国国内，余存于加拿大多伦多皇家安大略博物馆。在加部分已著录发表①，安大略博物馆还收藏有怀履光（W. C. White）在开封购藏的甲骨②，从而使在加的甲骨数量达约 8700 余片，仅次于日本。

三四十年代时流入日本的甲骨甚多，据胡厚宣先生统计，现藏日本公私收藏家的甲骨约有 12400 余片③，是国外收藏甲骨最多的国家。1921 年，日本林泰辅编纂出版了《龟甲兽骨文字》两卷，是首部甲骨文著录书。此后公私家所编甲骨文著录书出版有多部，如贝塚茂树、伊藤道治所编纂的《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藏甲骨文字》（图版篇，1959 年；本文篇即释文，1960 年），按期排列，同一期下又分类，并附有释文，在当时是已出版的甲骨著录书中体例最完备的一部。1983 年出版的松丸道雄编纂之《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藏甲骨文字》所著录甲骨，每片均同时刊载正、背面拓片与照片，在著录方法上较先进。

除上述国家外，其他如德国、瑞士、前苏联及韩国、新加坡等也都存有少数甲骨，多数亦已被著录出版。可以说经过国内外研究甲骨文学者八九十年的努力，已出土的殷墟甲骨绝大多数已发表公布，从而为甲骨文的科学研究工作提供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

三

1904 年是《铁云藏龟》刊行的第二年，当多数文史学家对这本石印书上细小古怪的文字还只是觉得非常新奇，而少数学者（其中有的是声名遐迩的文字学家，如章炳麟）则抱着怀疑甚至否定态度时，被学界公认是晚清最杰出经史学家的孙诒让却已经写成了第一部研究甲骨文的专书《契文举例》④，他已受到近代新学的影响，学术上较少保守习气，故能在古文字学上作出承前启后的贡献。

90 余年来的甲骨文研究是从多角度、多层次进行的，从今天的研究水平来回顾以往的研究情况，似可从以下几方面概括其主要成果：

（一）甲骨文字的考释

甲骨文研究最根本性的工作是尽可能多地认识这种文字。孙诒让的《契文举例》只是根据《铁云藏龟》所载甲骨文来作研究，所释读的甲骨文有 100 多字是正确的，如干支中的大部分以及一些重要的名、动词。所以在甲骨文识读上他有筚路蓝缕之功。但孙氏未能释出“王”字，以“王”为“立”，又将“贞”读为“贝”，因此他未能通过识读甲骨文字来正确地说明甲骨文的性质。

甲骨文字考释在孙氏后有一个飞跃，造成这一飞跃的是罗振玉，他在 1914 年刊行的《殷墟书契考释》中释出人、地名外的甲骨文字 485 个，至 1927 年出版的增订本中已增加到 571 字。郭沫若曾

① 许进雄编著《明义士收藏甲骨文字》，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出版，1972 年。本书收录了明义士旧藏而现保存于安大略博物馆的甲骨 3176 片。另外，明义士所编《殷墟卜辞后编》收墨拓 2812 片，1972 年由许进雄编辑，在台湾艺文印书馆印行。此原骨在北京故宫博物院（据胡厚宣《关于刘体智、罗振玉、明义士旧藏甲骨现状的说明》，《殷都学刊》1985 年第 1 期）。

② 安大略博物馆保存的怀履光旧藏甲骨已由许进雄编辑著录，见《怀特氏等收藏甲骨文集》，1979 年安大略皇家博物馆影印出版，书中收入怀履光藏品中重要者及其它四家藏品。

③ 胡厚宣：《八十五年来甲骨文材料之再统计》。但松丸道雄估计日本所藏甲骨实际只有约 8200 片。参见王宇信《甲骨学通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261 页。

④ 孙氏的这部书虽写成于 1904 年，但直到 1913 年书稿才被王国维发现，1917 年由罗振玉在上海印出，即吉石盦丛书本。

主编，胡厚宣任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先秦史研究室为编此书用了 20 多年的时间，集中了国内外百余种书刊中所发表的甲骨文资料，寻访了全国百多个单位及私人藏品，去重、辨伪、缀合，并作了分期、分类整理的工作。全书自 1978 年陆续出版，至 1983 年共出 13 册，收录甲骨 41956 片。此书的特点是全书按通行的董作宾五期分法编排，将甲骨学家有意见分歧的甲骨文单作一册附于一期后，非常便于研究者利用。另外在同期下采取按内容分类的方法，这种编排有利于专题研究，突出了史学研究的性质，同时也使大量内容相近同的卜辞（如卜田猎、卜休咎、卜天气等内容的卜辞）聚合在一起，适应了卜辞本身的特点。当然这样编排也存在问题，如一大版卜辞上内容极庞杂，如果只将其中一条卜辞内容视为重要，归入某类中，则同版其余卜辞便没有突出出来，而这些卜辞从另外角度看也是很重要的。所以研究者在利用《合集》搜集资料时必须利用有关的工具书（如姚孝遂、肖丁主编的《殷墟甲骨刻辞类纂》①）去检索，不能单纯依赖于现有的分类。《合集》虽堪称为集大成的著作，但仍不免有所遗漏，甚至是较重要的辞条。此点，裘锡圭先生在《评〈殷墟甲骨刻辞类纂〉（上）》②中已举出若干例子。除以上美中不足外，在甲骨卜辞分组上也有些问题，如将被一些学者称为“非王卜辞”的几种卜辞单列在一期后，其中乙一、乙二、丙一与“非王卜辞”的分组大致吻合，但亦有少数不合宜者，而丙二中的问题尤多③。

应该指出的是，国外收藏的甲骨数目很可观，据胡厚宣先生统计，至 1984 年已知国外有 12 个国家和地区共收藏了甲骨 26700 片。而国外出版的甲骨文著录书亦相当多④，这是因为在本世纪初即已有外国在华的人士（主要是传教士）热衷于购藏甲骨，使殷墟甲骨很快地流散于欧美与日本，并引起外国汉学家及其他对中国文化怀有兴趣的学人的关注，甲骨学也随之成为一门国际性的学问。

早在殷墟甲骨被学者发现的第二年，即 1900 年，居于山东青州的英国浸礼会代表库寿龄（S. Couling）即已开始购买甲骨，成为最早收藏甲骨的外国人。1903 年至 1908 年期间，库寿龄与居于山东潍县的友人、美国北长老会传教士方法敛（Frank H. Chalfant）共同收集一批甲骨。1908 年英国驻华外交官金璋（Hopkins）也曾从方法敛手中购得甲骨。库、方二氏与金璋所收集的甲骨，后来分别归于美、英的几家博物馆与图书馆，其中大部分已经陆续著录出版⑤。近年来，关于美、英、法诸国所藏甲骨皆有新的著录书籍出版⑥。特别是由李学勤、齐文心、艾兰〔英国〕所纂辑的《英国所藏甲骨集》⑦，不仅包括库、方二氏与金璋旧藏甲骨的墨拓，而且收入了不少过去未曾著录的甲骨刻辞，其中 2674 片所谓“家谱刻辞”还有正反两面彩色照片，为学界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加拿大甲骨收藏家与研究者明义士（James M. Menzies）是长老会传教士，1914 年被派驻安阳，故有机会搜求到更多的甲骨。早在 1917 年他即在上海以石印方法刊行了著录其藏品的《殷墟卜辞》一

① 中华书局 1989 年 1 月版。

② 《书品》1990 年第 1 期。

③ 如乙一种中，21703 片“贞”字作三足形，前辞作“乙贞”、“庚贞”，应归属另一类卜辞，21907 片卜王应归于自组。丙二中 22159 至 22169 诸片，卜祭示癸、大丁、大甲、大庚、中丁等卜辞并不是“非王卜辞”。此外丙二中 22301、22312 诸片属于李学勤先生所谓“亚卜辞”（《帝乙时代的非王卜辞》，《考古学报》1958 年第 1 期），亦与其它收入丙二中的卜辞不同。

④ 胡厚宣：《90 年来甲骨文资料刊布的新情况》，《中国文物报》1989 年 9 月 1 日第 3 版。

⑤ 见《库方二氏藏甲骨卜辞》，1935 年商务印书馆石印本。此书著录甲骨 1687 片，内有较多伪刻品（全部或部分伪刻）。这些甲骨后分售与英、美四家博物院。库、方二氏的甲骨还有一部分转售与柏根（Bergen），著录于《柏根旧藏甲骨文字》，明义士编著，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 1935 年版。金璋收藏的甲骨著录于《金璋所藏甲骨卜辞》，美国纽约影印本，1939 年。

⑥ 美、法所藏甲骨见周鸿翔《美国所藏甲骨录》（加利福尼亚大学 1976 年版）、曹焕熹：《法国所藏甲骨录》（1985 年版）。

⑦ 中华书局 1985 年版。

1000 多个字被识出，且获公认。这 1000 多个字虽只占一小半，但多属与理解文义有关的较重要的字，从而使多数卜辞的文义能够被了解或大致读懂。

在殷墟甲骨文字考释成绩方面，还应提到有关的重要工具书的出版。

这方面的工具书主要有两种类型。第一种是仅列举字形，不附考释，重在字形检索。例如 1920 年王襄编著的《簠室殷契类纂》（1929 年出增订本），可称第一部甲骨文字典。重订本正编收 957 字，超过罗振玉《殷墟书契考释》380 多字，每一字后皆附原辞，且除“正编”外还另设“存疑卷”，收尚不能确识的字，另有“待考”收不识之字。这种做法常为后世古文字字典仿效。其缺点是未注明所引字的原辞出处。1934 年孙海波所编纂之《甲骨文编》由哈佛燕京学社印出，比王襄《类纂》进步的是已在每字下标明出处，字形皆从原著录书上摹写，较为准确。1965 年此书出了增订本，“正编”收字达 1723 字，“附录”达 2949 字，在文字释读上更吸取了许多新的研究成果，是一本应用非常方便的甲骨文字典。但此书编纂不够精细，有不少摹写的错误，包括一字分为二或二字合一，或因增减笔划而变形等情况，所引卜辞原文亦有的不准确①。1959 年台湾艺文印书馆曾出版了金祥恒的《续甲骨文编》。

有关甲骨文字考释的第二类工具书是集释型的。不仅开列字形，而且于每一字详列诸家解说，故极方便于研究。此类书较早的是李孝定的《甲骨文字集释》②。此书据《甲骨文编》、《续甲骨文编》所收甲骨文字辑成，对每一个字引用诸家考释，并加作者按语，评价外亦有自己新见。这不仅有利于初学者，而且对于甲骨文专家学者也是必备之书。不足之处在于所收资料未能涵盖 1949 年以后大陆地区学者的新说。1993 年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出版了松丸道雄与高嶋谦一合作编纂的《甲骨文字字释综览》（实际问世是 1995 年初）。其特点是每一甲骨文字均摹写原篆，备列截止于 1988 年底（个别至 1989 年）的诸家字释，书后详附文献出处。所收诸家解说细到发表于各刊物上的论文，凡此期间重要的有代表性的论著均收入其内。其贡献应充分肯定。1996 年 11 月中华书局出版了于省吾主编的《甲骨文字诂林》4 册，编纂亦历经 10 余年，因晚出，故所收诸家见解较齐备。

亦与甲骨文字考释有关但重在检索甲骨刻辞内涵的工具书，有日本汲古书院 1967 年出版的岛邦男《殷墟卜辞综类》，在字头下收录有关刻辞，相当于一套甲骨卡片，特别是成功地编制了符合甲骨文字构造体系的部首表。1989 年中华书局出版了姚孝遂、肖丁主编的《殷墟甲骨刻辞类纂》，体例仿《综类》，内容以《甲骨文合集》等书为依据，比《综类》更丰富亦更严谨，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的《甲骨文通检》（饶宗颐主编，沈建华编辑）又开创了按甲骨文专题分类检索的新体例，已陆续出版了四分册，即先公、先王、先妣、贞人（1989 年），地名（1992 年），天象（1993 年），田猎（1995 年），第五册职官人物即出，第六册祭祀尚在排印中。这套工具书对今后深入进行甲骨文专题性研究极有裨益，于资料建设方面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

（二）甲骨刻辞的分类与断代

《史记·殷本纪》正义引《竹书纪年》曰：“自盘庚迁殷，至纣之灭，二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安阳殷墟正是此时期内商都所在。在这里出土的以商王室卜辞为主的甲骨刻辞按理说亦应持续存在于上述 200 多年的时间内。此间商王朝共存在 8 世 12 王，显然，为了深入研究商史，了解商代社会的发展变化之真情，便不能将分属不同时期的甲骨刻辞囫囵使用，必须先作甲骨刻辞的断代工作，使之真正成为科学的史料。

在殷墟甲骨刻辞发现后最初的二三十年中，释字尚为研究者们主要的目标，1917 年当王国维的名著《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发表时，他已参考罗振玉的见解，提出了以称谓定王世的办法，并

① 参见崔志远《读甲骨文编札记》（油印本），殷商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1987 年安阳。

② 台湾历史语言研究所，1965 年出版。

盛赞本书之成绩，言此书“使甲骨文字之学蔚然成一巨观”①。罗氏有极好的金石学修养，尤熟识金文，因此他能在文字的考释时不仅联系金文，而且注意紧密结合卜辞本身的释读，更多地注意文通义顺，同时已开始注重对甲骨文字作偏旁分析，所以他在考释文字中所采用的方法是较进步的，他的一些做法对后来的甲骨学家们有很大的启发作用。

罗氏的成绩在于释读了卜辞中一些常见的字，因而使甲骨文已大致可读，但要真正读懂卜辞就必须识读一些构造复杂而不易与金文作直接对比的文字。而要做到这一步，仅依靠小学与金石学的功底是不够的，必须要有更为科学的研究方法，这一任务自然即落到在中国文字学上有新见识、新的科学的文字学理论素养的学者身上。在三四十年代的古文字学学者中，唐兰与于省吾是最具典范性的。

1934 年唐兰在北京大学讲授甲骨文字，其方法是将自己做过精细考释的 74 个字一一作分析②。其中最为学者熟悉的、成功的考释如“释屯”、“释秋”、“释𢍏（艰）”等。在对这些难字作具体考释过程中，他实践了自己在另一古文字学理论性著作《古文字学导论》③中所提出的考释古文字的三种科学方法，即对照法（与其它时代文字形体比较）、推勘法（将有关辞例与文献辞句相印证）、偏旁分析法。进一步建立了甲骨文字与其它古文字的科学的研究方法。

40 年代前半叶，于省吾刊行了他的《双剑誃殷契骈枝》初、续、三编，共三册，考释了甲骨文字、词 98 个。他严格遵循释通一个古文字必须兼顾形音义三要素的原则，而且“注意每个字和同时代其它字的横的关系，以及它们在不同时代的发生、发展和变化的纵的关系”④，每考一字又必详举有关辞例，使其结论在辞例中未有阻滞。他所考出的“屯”、“气”、“岁”等字已为不易之论。1979 年中华书局出版于氏的《甲骨文字释林》，以极谨慎的态度将以上三书所考文字作了精选，只保留了 54 个字词。书中还收入了他在五六十年代所取得的新收获，如对甲骨文中表示农作物名称的文字所作精细的辨析等。在本书中他还提出了关于“独体象形字”的理论，认为甲骨文中有一些象形字本身即带有声符，与后世形声字不同，这是前人未曾提出过的创见。

50 年代以来，继续致力于甲骨文字考释并作出突出成绩的学者有张政烺、裘锡圭等。张政烺作为一名历史学家，对先秦古文字与两汉简牍、帛书、石刻文字均极熟谙，在做字形比较时得心应手。他将功夫下在那些与商代社会历史研究有极密切关系的文字上，一字识破，往往会使数条卜辞得以读通。如他的《卜辞裒田及其相关诸问题》⑤一文释甲骨文中与众人农作有关的字“𠂤”为裒，认为裒从臼，臼亦声，有刨土、捧土二义，但以刨土之义为主，裒田即开荒造新田；同文并考释了其它一些疑难文字，并由裒字之释论及裒田之制度，进而引申到对商代生产关系、阶级关系、社会组织等重要问题的探讨。尽管学者间对这个字还有不同读法，但这篇文章分析字形之严谨，考查音韵之平允，特别是联系辞例解释字义时的旁征博引，都将甲骨文字研究置于一个更高更新的层次。裘锡圭的甲骨文字考证在方法上与张政烺有许多共同处，特别是也重在攻克一些难度较大而且对商史研究至关重要的甲骨文字，而考释的结果多被学者们认同，创获尤多。自 60 年代初发表《说甲骨文中的“五刑”》⑥，到 90 年代，已发表的考释文章有数十篇，每出一文必有新见⑦。

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几代甲骨学者的持续钻研，迄今已发现的 5000 余个殷墟甲骨文字中，已有

① 郭沫若：《卜辞中的古代社会》，收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群益出版社 1950 年 9 月版。

② 后编为《殷墟文字记》，1932 年 12 月北京大学石印本，1981 年中华书局手写影印本。

③ 1935 年北京大学讲义本，1981 年齐鲁书社影印本。

④ 《甲骨文字释林·序》，中华书局 1979 年版。

⑤ 《考古学报》1973 年第 1 期。

⑥ 载《考古》1961 年第 2 期，笔名“赵佩馨”。

⑦ 裘氏考释甲骨文字及其它古文字的文章近已编为专集出版，见《古文字论集》，中华书局 1992 年版。

2. 在董氏所提出的几组“贞人集团”的贞人外，又检出了自组、子组、午组贞人，并明确分出了“自组卜辞”、“子组卜辞”、“午组卜辞”；同时将董氏在《〈殷墟文字乙编〉序》中定为四期文武丁卜辞的子、自、午组卜辞划定在武丁时代（武丁晚期）。日本的贝塚茂树、伊藤道治在1953年发表的论文中亦将自组、子组卜辞定为武丁时代①。陈氏是在独立研究后才看到日本学者文章的。

3. 在他认定的武乙、文丁卜辞中检出了贞人“历”。

陈氏在《殷墟卜辞综述》中提出的以贞人组分划卜辞类型的做法，为进一步更科学地在分类（分组）基础上作卜辞断代工作打下了一个基础。同时他在确定子、自组卜辞时代时已注意坑位情况（堆积状况及卜辞共存关系），运用田野考古方法，这对后人也是有启示意义的。陈氏断代工作的遗憾是，他仍称“武丁宾组卜人”、“祖庚、祖甲出组卜人”、“廪辛何组卜人”，虽有很好的分类研究方法，但仍把贞人组与一二个王世共始终，把分类与王世、分期混一了。因为同一类卜辞未必仅存在一个（或两个）王世，一个王世也可能会并存不同类的卜辞。

殷墟卜辞的分期断代研究在陈梦家所作工作之后最重要的进展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对自组与子组、午组卜辞时代的进一步论证。1979年林沄《从子卜辞试论商代家族形态》② 一文发表，根据子卜辞（含陈氏子组、午组卜辞）与宾、自组同版关系、同坑现象及子卜辞出土时的地层关系，进一步肯定了陈氏的子、午组卜辞属于武丁时代。1973年小屯南地发掘，在T53（4A）层中发现7片刻有自组卜辞的卜甲，而根据T53（4A）层在遗址里的层位关系，可知其相当于小屯南地早期偏晚，属武丁时代晚期，由此证明了自组卜辞的时代不晚于武丁晚期③。

分期断代研究另一重要进展是“历组卜辞”概念的提出与对其所属年代的研究。1977年在讨论殷墟5号墓（即妇好墓）的年代问题时，李学勤提出了“历组卜辞”的概念（即董作宾所定四期武乙、文丁卜辞）④，并从文字特征、文例、人物、贞卜事类、称谓及与出组卜辞有共版关系诸方面论证了历组卜辞非武乙、文丁卜辞，而应是武丁晚年至祖庚时代的卜辞⑤。这一见解，无疑是对董氏五期分法所作重大修正。与此同时，李学勤还提出了“无名组”（即没有贞人名的卜辞）、“黄组”（主要是指董氏五期卜辞，有贞人黄及其两位贞人，依字体相近同而共组）的概念。这样即将殷墟王卜辞分成了7组。“无名组”虽未有贞人，但仍是以贞人作为分组出发点的。至此，殷墟甲骨文的分类已较完整形成按贞人组分类的构架。

历组卜辞如提到武丁至祖庚时期，则又必须要解释一个问题，即为何在这段时期内会同时有宾组、出组、历组等几类卜辞。于是1984年李氏继续提出了殷墟甲骨分期的两系统说，即一个系统是宾组—出组—何组—黄组，另一个系统是自组—历组—无名组⑥。对于“历组卜辞”时代的新说，现存在两种意见，一种是基本赞同，但认为尚需作更科学的解释与补充；另一种则持反对意见。两种意

① 贝塚茂树、伊藤道治：《甲骨文断代研究法的再检讨——以董氏的文武丁时代之卜辞为中心》，收入《殷代青铜文化的研究》，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53年。

② 载《古文字研究》第1辑，中华书局1979年8月版。本文初稿写于1965年9月，1978年11月写定。

③ 严一萍曾据打破T53（4A）的H91中所出卜甲能与T53（4A）中自组卜甲〔T53（4A）：145〕缀合，否定自组卜甲属于武丁时代，见其《甲骨断代问题》，台湾艺文印书馆，1983年。刘一曼等：《考古发掘与卜辞断代》一文（载《考古》1986年第6期）认为此属较晚的灰坑破坏了较早的灰坑所致。

④ 《论“妇好”墓的年代及有关问题》，《文物》1977年第11期。按：与陈梦家所称“某组”卜辞不同的是，历组卜辞除“历”以外并未有其他贞人，所以所谓“历组卜辞”是包括有贞人“历”的卜辞和与此种卜辞字形、书体相近的卜辞。

⑤ 见李学勤《小屯南地甲骨与甲骨分期》（《文物》1981年第5期）。明义士在《殷墟卜辞后编·序》中已有近似的说法。德国法兰克福大学张聪东《甲骨文所见商代祀典》（1970年）亦已有贞人历的卜辞在祖庚至祖甲前期之说。

⑥ 王宇信《西周甲骨探论》李学勤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

依此法推断了武丁、祖甲卜辞。1928年加拿大籍传教士明义士在其所纂《殷虚卜辞后编》的序言中已不仅采用称谓定时代，而且注意到不同时代的字体特征。其独到处是将后来被董作宾定为四期的武乙、文丁卜辞（即现所称“历组卜辞”）断为武丁或祖庚、祖甲时代①。此阶段虽已有分期的初步尝试，但还没有分类的概念。所谓分类是将甲骨卜辞按某一（或几项）标准划分为若干组类，然后在分类基础上确定每一类卜辞主要存在的时代，亦即断代。

称谓是卜辞断代的重要标准，但称谓在多数卜辞中不存在，且有异代同称之情况；而字体（指字形结构、书体）虽可用来作分类标准，但标准不特别明朗，字体的差异在不少情况下要靠对卜辞文字特征的熟悉来体会，操作性较差。这就需再寻找一种涵盖性较强的分类与断代的标准，在这个关键问题的解决上做出贡献的是董作宾。

1929年殷墟第三次发掘时，在小屯北地“大连坑”南端发现四版比较完整的大龟甲，皆是卜旬卜辞，每旬卜辞中“某某日”卜后、“贞”字前一字有多种，董作宾否定了此字为地名的可能，明确提出“贞”字前一字是“卜问命龟之人”，他称之为“贞人”②。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发现。显然，凡见于同版的贞人必曾同时活动过，其年龄不会相差太远。那么如果其中一个或几个贞人可由同版卜辞中的称谓知其时代，则见于同版的贞人都必当属于同一时代或相差不远。在此种研究的基础上，1933年董作宾发表了著名的论文《甲骨文断代研究例》，提出了“贞人集团”的概念，将见于同版、相互系联的曾在同一时期活动的贞人称为一个集团；并具体举出武丁（即第一期）、第二期（祖庚、祖甲）、第三期（廪辛、康丁）的贞人集团构成，同时提出“不录贞人的时期”（指第四期，第五期大部分卜辞亦不录贞人）与“王亲卜贞的时期”（第五期较多），从而确定了他的五期说③。董作宾在这篇论文中还提出了除以上所提到的世系、称谓、“贞人”外的其他七项断代标准，即坑位、方国、人物、事类、文法、字形、书体，但这些标准的内容多是在五期已划分出来后，对各期卜辞特征的归纳。在实际运用中，对于无贞人、无称谓（或有称谓而不明朗）的卜辞，可以借鉴有贞人卜辞的文字（字形、书体）与文法特征等来断代。

现在看来，董作宾的五期说尚有不少需修正处，如径将王世、期别与贞人集团相统一，似乎全是“一朝天子一朝臣”，这并不符合实际，如董氏定为一期的贞人有的可能已进入祖庚时期，即他所定的二期。另如他所定的10项标准中之坑位实际只是甲骨出土的坑号与其具体地点，并非考古发掘中甲骨出土的灰坑之地层关系、坑内堆积情况及甲骨共存关系等。

董氏的五期说提出后，很长时间内为研究者们普遍接受，直到今日，一些大型的甲骨文著录书中仍采用董氏的五期分法。

1956年科学出版社出版了陈梦家的《殷墟卜辞综述》，书中专辟两章论述甲骨文断代。陈氏的新贡献主要似有以下几点：

1. 将董氏“贞人集团”这一虽有以贞人分类意图，但在字义上侧重于贞人关系的概念发展为“组”，如将董氏提出的一期、二期、三期的贞人集团分别称为“宾组”、“出组”、“何组”（明确为廪辛时期），虽仍是讲贞人（陈氏称“卜人”）的组合，但在同文中已提出了“宾组卜辞”、“何组卜辞”的概念，从而进一步靠近了以贞人作为卜辞分类主要依据的观念与做法。

① 明义士的序稿已附在李学勤《小屯南地甲骨与甲骨分期》一文后发表，载《文物》1981年第5期。

② 《大龟四版考释》，《安阳发掘报告》第3期，1931年。

③ 1949年董作宾在《〈殷墟文字乙编〉序》（《中国考古学报》第4期）重新按照他研究卜辞历法、祀典后所总结出来的新、旧派观点，将甲骨卜辞分为四期。第一期是旧派，从盘庚至祖庚三世五王。但武丁前不清楚；第二期是新派，祖甲至康丁，二世二王；第三期是旧派，含武乙、文丁；第四期又是新派，含帝乙、帝辛。这种分期方法是以其新旧派为根据，按照他所归纳出来的新旧派卜辞在以下几方面的差异确定的。这几方面是：祀典、历法、文字、卜事。

自组大字类卜辞是否确可早到武丁前尚未有明确证据①。其三，是帝辛卜辞是否存在。这个问题多年来未能搞清。30年代郭沫若在撰写《卜辞通纂》时于“自序”中提出帝乙末年曾迁沫，故安阳没有帝辛卜辞②。40年代董作宾在《殷历谱》中曾举三事以证帝辛卜辞存在：即周祭卜辞有两个系统，必分隶于帝乙、帝辛；史载纣伐东夷，所以伐人方卜辞必为帝辛时物；《殷墟书契》1·26·1“父乙”是帝辛周祭帝乙卜辞。50年代陈梦家撰《殷墟卜辞综述》不以郭氏之说为然，认为据《史记》张守节正义，殷末时扩大都邑，安阳至帝辛时仍是都邑。并举周祭“妣癸”的例子，认为是帝辛称文丁之配，卜辞中“文武帝”之称是帝辛称其父帝乙。至于“妣癸”之称，至今学者意见不一，或认为可能是武乙配③，或以为是文丁配④。如是前者，则“妣癸”之称属帝乙、帝辛皆可能；如是后者，则“妣癸”之称只能属帝辛。值得注意的是，1987年常玉芝在《商代周祭制度》一书中指出黄组卜辞中的周祭实际上有三个系统⑤，这三个系统自然有可能分属文丁、帝乙、帝辛，这对证明帝辛卜辞的存在是非常重要的。

（三）甲骨出土地点及其与殷墟建筑基址关系的考察

1935年，董作宾在《甲骨文断代研究例》一文中指出：小屯村北主要出其所分的一、二、五期卜辞，村中及村南主要出三、四期卜辞。后来陈梦家在《殷墟卜辞综述》中将甲骨出土地与殷墟遗址布局联系起来，对甲骨出土地点分布的背景作推测，指出卜骨集中出土于小屯北地、村南侯家庄，而小屯北地、南地“乃国都和宗庙所在”，侯家庄南地为居址与葬地。“由此可知那些有意储积甲骨的处所，往往是王朝所在地，而甲骨、卜官所居与卜府所在是有着密切联系的。”这段话正确地说明了甲骨所以在这些地点出土是因为这些宫室、宗庙所在与占卜有直接关系。陈氏还在书中具体分析了殷墟发掘出土的甲骨各类、组在遗址中分布的情况。

殷墟发掘出土的甲骨之坑位情况，长期未有详细报告。1986年石璋如所著《小屯·遗址的发现与发掘：丁编》（甲骨坑层之一）在台北出版，公布了1至9次甲骨（收入《殷墟文字甲编》）出土的详细记录，书中的甲骨遵从董氏五期分法分期。如果按现在通常采用的分组名称，则此书所公布的诸组卜辞在殷墟小屯遗址中的出土情况大致是：自组广泛出土于村北与村中、村南；宾、出、黄组主要出土于村北甲、乙组基址区；何组主要出在乙组“大连坑”及附近，少数出于甲组基址区；历组、无名组集中出于村中、村南；子、午组出于乙组基址区南部。

第13次发掘亦是在村北乙组基址区，包括著名的YH127坑，此次所出甲骨除宾组外，有子组、午组（收入《殷墟文字乙编》）。1973年小屯南地甲骨发掘，所出也是以历组、无名组卜辞为最多，有少量自组及午组卜辞，其它罕见。对于小屯村北、村中、村南所出卜辞在类组上的上述差别如何解释，显然是一个不仅涉及各组卜辞的年代与相互关系的问题，而且也涉及殷墟遗址中与卜辞相联系的建筑基址性质的问题。

① 1973年小屯南地发掘，在T53第七层下发现灰坑H115，内出龟腹甲一，近左甲桥有刻辞二字，字形纤细。H115上面被H112叠压，H112被H111打破，H111又被T53（4A）打破，T53（4A）内出自组扶卜辞等，故有学者推测H115所出腹甲刻辞有可能比自组卜甲要早，或可早到武丁以前，见《考古发掘与卜辞断代》（《考古》1986年第6期）。但上引彭书认为T53（4A）绝对年代在武丁中期或偏早，所以H115所出腹甲刻辞未必已到武丁以前。

② 胡厚宣《郭沫若同志在甲骨学上的巨大贡献》一文言及郭氏晚年认为有无帝辛卜辞应再加研究。论文收入《甲骨探史录》，三联书店1982年版。

③ 常玉芝：《商代周祭制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

④ 方述鑫：《试论帝乙、帝辛卜辞》（油印本），甲骨文发现9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1989年安阳。

⑤ 李学勤：《小屯南地甲骨与甲骨分期》一文已指出：“试排过黄组卜辞周祭祀谱的都知道，这种卜辞关于周祭的记录，加上有关的器物铭文，很难容纳在两个王世的祀谱里。”

见展开了较激烈的争论。1981年裘锡圭发表论文①，认为历组卜辞按称谓可细分为“父乙类”、“父丁类”，并举出数例说明历组卜辞与宾组及出组早期有许多占卜事项及人名重复相合，支持了历组为武丁晚年至祖庚时期卜辞的观点。甲骨卜辞中固然有异代同名情况，但隔上几个王世占卜事项仍多相合、人名亦过多相合总是难以解释的，所以裘文是相当有力量的。1984年林沄著文② 按字体将历组卜辞分为两类，同时按型式学原则依卜辞字体及其演变对全部卜辞作了更细致的分类，提出了诸如“自历间组”、“自宾间组”的概念（这实际上是以贞人分类与以字体分类两种原则的综合使用），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对两系统说作了更加细致的表述。

1991年黄天树《殷墟王卜辞的分类与断代》（文津出版社）出版，1994年彭裕商《殷墟甲骨断代》（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二书皆是博士论文，均支持两系统说，同时不同程度地对此说作了更具体的解释、发挥与修正。

以上赞同历组卜辞时代提前并持两系统说的学者，在按贞人分类的总原则下都又进一步按字体趋势探讨某几类间的发展过程，建立像“自宾间组”、“自历间组”的概念，实际上是肯定诸如自组与宾组间、自组与历组间必定存在着兼有两组字体特征的卜辞，认为书体也有类似于古器物诸式间存在的渐次形变的规律。这当然是有道理的，但由于在实际检查卜辞时，找出类之间过渡的“组”基本上是依靠观察字形特征与书体风格的感受，故而确实有标准不尽严格与难以掌握的问题。因此，不赞同历组属于武丁晚年至祖庚时代因而也不同意两系统说的学者对按字体分组表示了否定意见③。坚持历组卜辞仍应属于武乙、文丁时代的学者还有一个主要的根据，就是1973年小屯南地发掘获得的地层关系资料，即历组卜辞中有“父丁”称谓的一类（林沄所谓“历组二类”），皆出于中期第一段（屯南第3段）至晚期地层，未见于早期地层；而历组卜辞中有“父乙”称谓的一类（即林沄所谓“历组一类”）皆出于中期第二段（屯南第4段）至晚期地层④。

迄今为止，对于历组卜辞所属年代范围，研究者间尚有不少分歧，然而历组年代应提前的说法及相关的卜辞两系说毕竟是建立在对历组卜辞内涵深刻考察基础上的。这个问题的提出与争论极大地促进了卜辞分类与断代研究的理论水平的提高。

近年来卜辞断代研究在以下几个问题上也有新成果。其一，是关于无名组卜辞时代的问题。林沄有论文将无名组中有“父丁”称谓的卜辞按字体分为两大类，第一类近于历组二类（林文称之为“历无名间组”），属祖甲时代。第二类与历组区别较大，按字体又可分两群，上起康丁下延至武乙⑤。黄天树著作则将林文第一类称为“历无名间类”，认为，应在祖甲晚至武乙间，无名类（即无名组）的时代则是在康丁至文丁间。其二，是现已见甲骨卜辞中有无比武丁时期更早的卜辞。自组大字卜辞（扶卜辞）字形比较原始，学者们推测武丁以前甲骨当与之接近，然苦无根据。曾有学者认为压在小屯北地丙组基址下的自组大字卜辞无“父乙”、“母庚”而有“兄戊”（自组有“父戊”）称谓，可能是武丁以前的卜辞⑥。黄天树、彭裕商著作中均已指出《合集》20017“兄戊”、“父戊”见于同版，而

① 裘锡圭：《论“历组卜辞”的时代》，《古文字研究》第6辑，中华书局1981年11月。

② 林沄：《小屯南地发掘与殷墟甲骨断代》，《古文字研究》第9辑，中华书局1984年1月版。

③ 陈伟湛：《“历组卜辞”的讨论与甲骨文断代研究》，《出土文献研究》，文物出版社1985年6月版；王宇信：《甲骨学通论》第8章第3节，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6月版。

④ 《1973年小屯南地发掘报告》，《考古学集刊》第9辑，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刘一曼等：《考古发掘与卜辞断代》，《考古》1986年第6期。按：屯南H95（上引报告定为中期一段、屯南第3段）出甲骨九版（2667—2676），其中有自组、午组卜甲。其中2667，李学勤认为是历组卜辞，其反面有“又岁兄庚”当是指祖庚，见其《殷墟甲骨分期的两系统》（中国古文字研究会第六届年会论文，1986年）上引黄天树书认为是“历组草体”，年代已延至祖甲时。

⑤ 林沄：《无名组卜辞中父丁称谓的研究》，《古文字研究》第13辑。

⑥ 李学勤：《小屯丙组基址与扶卜辞》，收入《甲骨探史录》，三联书店1982年版。

凿形态》，此书按考古类型学方法对小屯南地甲骨钻凿作了系统的分析，将凿形制分为六型，各型下还有式的分划，并且对六型凿作了分期（以王世划分）。书中并附有背面钻凿较完整的甲骨323片。彭裕商《殷墟甲骨断代》一书曾在“历组卜辞的钻凿形态”一节中对小屯南地甲骨钻凿诸型式间的演变关系发表了与《小屯南地甲骨》不同的意见，通过钻凿形态进一步论证了历组卜辞时代应提前的看法。

商人占卜术中有“习卜”与“三卜”制，宋镇豪曾有论文专门论述这两种制度，认为习卜是指对一件具体事多次因袭占卜，时间上叉开，故同版卜日不同而卜数、事类相同的卜辞即属此，其目的是力图求得上帝的意态与人王意愿统一。另有一次性的“卜用三骨”，属异版同辞，“元卜”、“右卜”、“左卜”为此制之表现。文章特别指出，三卜中“元卜”为商王所卜，三卜制作用在于使人们将对自然世界的神灵崇拜转化为对人王之绝对服从①。文章从论占卜制引申到王权与神权的关系，很有新意。

丁骕的《殷贞卜之格式与贞辞允验辞之解释》一文②，结合卜辞实例探讨殷人如何由卜兆定是否之法。认为卜兆兆枝向上为是，向下为非，平出为无定，兆不明曰“不$\frac{8}{\nabla}$命”（按：一释“不玄冥”）。至于卜兆有长短粗细、分歧与否等形状，有可能是判断凶吉之根据，但不可确知。丁氏研究的这一问题不唯关系占卜之法，更关系到对卜辞内容的把握，故此文得出的结论与研究方法非常值得重视。

多年来，甲骨学界根据《说文解字》对“贞”字的解释（“贞，卜问也”），将命辞理解为问句。1972年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吉德炜（David N. Keightley）在《释贞——商代贞卜本质的新假设》③一文中否定命辞是疑问句，认为命辞乃是“一有关未来的陈述命题”，是宣示某种“意图”或“预见”，释“贞”为“正”，即正之。1974年华盛顿大学舒珏也主张命辞非问句，释“贞”为“正”或“定”，义近于检验、校正④。1982年斯坦福大学的倪德卫（Davd S. Nivison）、1983年芝加哥大学的夏含夷（Edward L. Shaughnessy）皆有文章讨论此问题⑤，与吉德炜意见相近。由于这个问题涉及对卜辞内涵的正确理解，1987年安阳国际商文化学术讨论会上对此问题曾展开过热烈的讨论。裘锡圭为此在会上提交了《关于殷墟卜辞的命辞是否问句的考察》的论文⑥，认为只有带疑问语气词的句子才可以确定是问句，同时指出汉语中常有句末不设疑问语气词的问句，而且命辞中可能存在这样的词句，但可以确定的不多，同样可以确定不是问句的命辞也不多。由此可知，裘氏这篇论文虽然否定了美国学者的一些看法，但同时在命辞的性质上也提出了一些与传统认识不同的见解。

（五）甲骨文商史研究

殷墟甲骨文自刊布于世不久，即已被学者运用于商史研究。1904年孙诒让著《契文举例》即在正文中设置“鬼神”、“官氏”、“方国”、“典礼”诸章，表明他已深知甲骨文对商代社会历史与思想文化研究的重要性。孙氏此书问世较晚，对古史学界较早发生影响的是1910年罗振玉的《殷商贞卜文字考》，罗氏将“正史家之遗失”作为本书主旨之一，第一章即“考史”，考“殷之都城”与“帝王之

① 《殷代“习卜”和有关占卜制度的研究》，《中国史研究》1987年第4期；《论古代甲骨占卜的“三卜”制》，《殷墟博物苑苑刊》创刊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8月版。
② 载《中国文字》新2期，1980年9月。
③ 太平洋沿岸亚洲研究学会会议论文，加州蒙特利。
④ 舒珏：《商代卜辞语言研究》，《通报》卷60，1974年。
⑤ 倪德卫：《问句的问题》、檀香山商代文明国际讨论会论文，1982年；夏含夷：《周易的构成》（博士论文），1983年。
⑥ 《中国语文》1988年第1期。

持甲骨发展两系说的学者，对不同组甲骨出土坑位分布上的差异用甲骨分两系独自发展的理由作了解释，将主要出于村北的称为“村北系”，反之为“村南系”，而较广泛分布于村南、北的自组则被认为是两系的共同起源①。“持不同卜法的人将他们所卜的甲骨分别集中在他们居息之所，有的藏储起来，有的倾倒在窖穴里后，就造成两系甲骨出土坑位的差异。”② 这种说法可作为一种解释，但存在的问题是：历、无名组分布较集中于村南、村中，但其他村北诸组甲骨多零散分布于甲、乙组建筑区，难道这些有可能是宗庙性质的建筑也是贞人“居憩所”？这个问题下文还要提到。

石璋如近年来发表论文，由卜辞出土地点及其内涵探讨殷墟建筑基址的性质。他在《扶片的考古学分析》（上、下）③ 中提出：“‘扶坑’（按：即出有贞人扶的卜辞的坑）的位置，似与宗庙或祭坛有关。”他统计甲、乙、丙、村南四基址区出“扶片”的坑中所出贞人数量在各期的变化（从董氏五期说），以推测各组基址兴盛与没落的时间。但所举仅限于少数有“扶片”的坑，以其中贞人数量变化来推测整组基址的兴废情况似不够全面。石氏在另一篇论文《殷墟的穴窖坑层与甲骨断代二例》④ 中，认为小屯北地东北的E16坑内所以多有宾组卜辞，是因为“接近当时的实力中心”，而乙一基址建筑于祖庚、祖甲时期⑤，故二、三期卜辞集中出于与乙一基址相邻的大连坑中。这种看法实际是认为某一时期贞人活动最集中的地方与同时期甲骨出土最多的地方，也是当时宗庙祭祀活动的中心地区。尽管甲骨出土地点与建筑基址间的关系较复杂，而且甲骨在坑内的堆积情况也还有许多至今尚不能完全搞懂的地方，但将甲骨出土地点与建筑基址的性质作如上综合考虑的思路还是非常有启发性的。

（四）甲骨整治、占卜术与卜辞命辞性质的探讨

1956年出版的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专用一节讨论“甲骨的整治与书刻”，其中于“钻凿”问题叙述尤详。1988年张秉权《甲骨文与甲骨学》出版⑥，在第四节专论“骨卜习惯的考证”中，也详述了骨卜的整个过程。1984年，台北故宫博物院张光远发表《从实验中探索晚商甲骨材料整治与卜刻的方法》⑦，发表了其复原商代卜骨的实验过程与结果，其中对灼法的实验作了详细的介绍。在有关甲骨整治的研究中，对钻凿形态的研究近年来尤受到学者们的重视，这除了因为钻凿是实施占卜的必要条件外，更是由于学者们发现不同时期、不同类组的卜骨（甲）有着不同的钻凿形态。这显然可以作为甲骨分类、断代的依据之一。1974年许进雄《卜骨上的凿钻形态》一书出版（艺文印书馆）。1979年又出版了《甲骨上钻凿形态的研究》（艺文印书馆），对前书有所增减，根据董作宾五期分法考察不同期甲骨不同型之钻凿形态，肯定自组卜辞属文武丁时代。书末附500多片甲骨钻凿形态插图可资利用。1984年刘渊临《卜用甲骨上攻制技术的痕迹之研究》出版（台北中华丛书编审委员会），作者研究了二三十年代小屯1至15次发掘出土的全部卜骨与部分背甲、腹甲（含小屯南地出土品），对攻制技术痕迹（含钻凿形态）作了详细记录，并附大量图像，其研究成果极为宝贵。惟刘氏对甲骨只记录贞人（无贞人记称谓），未分组分类，钻凿形态亦未能依考古类型学方法分型式，故概括钻凿形态演进特点稍嫌笼统。

研究钻凿形态的最新成果是1983年出版的《小屯南地甲骨》下册第三分册《小屯南地甲骨的钻

① 李学勤、彭裕商：《殷墟甲骨分期新论》，甲骨文发现90周年国际学术会议论文，1989年8月安阳。
② 李学勤：《殷墟甲骨分期的两系说》，中国古文字研究会第6届年会论文，1986年。
③ 《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56本3分。
④ 《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61本1分。
⑤ 石璋如：《殷墟地上建筑复原第七例——论乙一及乙三两个基址》，《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66本4分，1995年12月。
⑥ 国立编译馆主编，中华丛书。
⑦ 《汉学研究》第2卷第1期（1984年6月）、第2期（1984年12月）。

丁组为子姓王室内政治势力最大的两支，隔代轮流执政。他认为商王室内部实行内婚制，甲、乙与丁两大组每隔一世行父方交表婚制，并由此解释王妣未有乙丁庙号之缘故。

由于历史原因，张氏之说在70年代后期才为大陆多数学者了解，但当时对日本与港台学者影响甚大，不少学者或发挥其观点或提出质疑。大陆研究者迄今尚少有人正面讨论张氏提出的商王室结构问题，而将主要力量放在讨论张氏所提出的日名制问题①。张氏的看法有较多的假设成分，如他自己所言，此说欲成立，首先非要假设殷王世系中的“父子”，全非亲父子，子皆是甥。此外，他的看法建立在将日名制视为商王室亲群分类方法的基础上，但实际上日名制并不限于商王室，而是在商人诸宗族内较普遍流行的一种亲属制度，如果认为商王室依十干分组，则也要认为其他非王室的商人宗族内部都有如此复杂的亲属制度，这是较费解的。尽管如此，张氏的新见还是给予商史研究以较大的影响，其贡献是应该肯定的。

2. 商王国的政体及国家结构形式

通过殷墟甲骨文资料与田野考古资料相结合进行商王国的政体与国家结构形式的研究，直接关乎对中国早期国家的形态特征与中国国家形成之类重要问题的了解。从殷墟卜辞中可以看到王的地位非常突出，整个殷墟王室卜辞皆是专门服务于王的贞卜机构按照王的意志进行占卜的记录，王对下属臣民使用“呼”、“令（命）”等词语，显然是国家最高主宰者。1957年胡厚宣《释“余一人”》论文发表②，指出卜辞中所见商王自称“余一人”，与《尚书·盘庚》篇盘庚自称“予一人”同；并征引文献说明“余一人”实质上是一种至高无上，唯我独尊的称谓，是专制君主的口吻。50年代至80年代初，在有关商史的论著中，商王国是专制政体的看法曾被多数学者所接受。但在80年代中叶后，有的学者利用甲骨文资料论说商代的神权与王权的关系，对商王国的政体性质提出新的看法。如晁福林在其先后发表的文章中提出，商代王权虽有专制独裁因素，但要受三种势力的制约，这三种势力是方国联盟、神权（体现在贞人权力上）、族权（子姓族众权力），因此呈现某种原始民主的色彩。文章指出，从甲骨文中可见武丁至廪辛时，贞人多为各部族首领，故族权成为神权之后盾，贞人可以利用占卜权力左右王朝军政大事，限制王权的发展。廪辛至帝辛时期，贞人由王室人员担任，祭祀也偏重于祖先，王权遂得以加强，王权与神权之争以王权取胜而结束③。

商代的王权是否会受到贞人占卜权力的制约，涉及王与贞人（贞人集团）的关系。早在1936年，陈梦家在论说商代巫术时即提出商代“由巫而史，而为王者的行政官吏；王者自己虽为政治领袖，同时仍为群巫之长”④。贞人如属于广义上的巫，则必须听命于王。1979年张秉权亦曾发表过意见，否认贞人有制约权，因为虽然王的行动要通过占卜由神的意志来决定，但事实上“代表神说出话来的，还是群巫的领袖，也就是当时的国王”。卜辞中的“王占曰”即是王代表神说话⑤。1987年发表的孙晓春的论文亦认为当时宗教神权始终未能成为独立于专制王权以外的政治力量⑥。

从殷墟卜辞资料看，贞人事实上正是代替王来进行贞问的，占卜机关确是王朝的下属，而且王

① 关于商人日名制，不仅涉及甲骨文，而且涉及商周金文，有关研究成果在这里不繁赘引。请参见笔者与徐勇合著《先秦史研究概要》（天津教育出版社1996年7月版）第5章商史部分第13节。
② 《历史研究》1957年第1期。胡氏后又有《重论“余一人”问题》（收入《古文字研究》第6辑，1981年），指出武丁、武乙（即历组）时卜辞王自称“于一人”，祖庚、祖甲与帝乙（或帝辛）卜辞自称“余一人”。
③ 晁福林：《试论殷代的王权与神权》，《社会科学战线》1984年第4期；《殷墟卜辞中的商王名号与商代王权》，《历史研究》1986年第5期。
④ 陈梦家：《商代的神话与巫术》，《燕京学报》第20期，1936年。
⑤ 张秉权：《卜辞中所见殷商政治统一的力量及其达到的范围》，《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50本1分，1979年3月。
⑥ 孙晓春：《商周时期不是神权时代》，《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87年第2期。

名谥”，兼及祭祀、田猎等问题。王国维《殷卜辞所见先公先王考》在证实与修订《殷本纪》商王世系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他还利用甲骨文去考证商代礼制、政治制度及都邑迁徙，从而奠定了科学的甲骨文商史研究的基础。故郭沫若云：“我们要说殷墟的发现是新史学的开端，王国维的业绩是新史学的开山，那是丝毫也不算过分的。”①

自王国维之研究开始至今，殷墟甲骨文研究已极大地促进了商史研究，涉及这一研究领域内的许多方面。限于篇幅，下面仅扼要概述其中几个重要问题的研究状况，重点放到近年来一些新收获、新见解上。

1. 商王位继承制与王室结构

王国维做学问以考证精湛见长，但他于1917年所作《殷周制度论》② 却是一篇高屋建瓴的概括性极强的论文。他从三点说明了商周文化与制度之差异。第一点是立子立嫡之制，认为商人继承制以弟及为主，而以子继辅之，无弟然后传子。至周始有传子之制、嫡庶制。王氏有此说，自然是本于他用殷墟甲骨文订正了《殷本纪》商王世系后获得的新认识。因为自汤始17世商王中，有9世是兄弟相传，其中弟继兄者14位。问题是，这在当时确是一种被遵奉的王位继承制，还是一种囿于客观形势所采取的权宜措施。当代学者中多有支持王氏这一看法的，如认为这样大比例的弟及不可能是“变例”，只是虽以兄终弟及为主，但兄弟同辈，且必有传完之日，所以必要辅以父子相传。同时又认为王氏商人无嫡庶制之说不合事实，正是因为惟嫡子才能承继王位，故弟及最多亦不过4人③。更有学者细致分析了此种制度之演变与消亡的过程，指出汤至南庚一段，弟死后传兄子。阳甲至祖甲则已是弟死后传弟子，表现出父死子继制逐渐加强④。这种对王氏之说的补论与订正，使兄终弟及为定制之说愈加合理化。但近年来也有相当一部分学者否认此为一种定制，认为当时的制度应是“子继为常，弟及为变”，只有在王无子或有子尚年幼或不肖情况下，才采取兄终弟及为补充形式。故一般情况下，一世之中至多只有一二位兄弟相继即位，待子辈已及青壮年时必传位于子辈⑤。这种说法实际上是强调当时承继王位者必须是成年且有能力者。如确有此原则，则“兄终弟及”在商代早中期的流行也可视为是为了贯彻这一原则而酿成的习惯。但商王位继承总的趋势是传子则是可以肯定的。在卜辞中可以看到身为时王之弟从不为曾是先王的兄立宗庙（卜辞中称“宗”），显然是每一位在世的商王皆将王位看成是其父王给予的权力，在观念上重视父死子继的制度。此外，从《左传》等典籍中亦可看到，古代王（君）位继承即使有一定原则，但时王（君）本人的意愿、好恶也常会造成权力继承方面的一些变异，这种因素在研究商王位继承制时也是应该注意的。

与商王位继承制密切相关的是商王室结构问题。1963年哈佛大学教授张光直的论文《商王庙号新考》发表⑥。张氏依据甲骨卜辞重新审视《殷本纪》商王世系，否定古今学者对商王以十干为谥的诸种解释（即皆以庙号为偶然选择的结果），认为商王庙号在世系中的出现是有规则的，即十干中甲、乙、丁、庚、辛占六分之五，甲或乙与丁隔世代出现；同世兄弟诸王间，甲或乙与丁或辛不同时出现；祀典中先王与其配偶庙号均不同。基于上述现象，张氏对商王室结构作出了一种全新的解释：商王室同为子姓，然分为两组（亲群）及若干小组。十干之庙号只是对这些亲群的分类。两个大组之一，包括甲、乙、戊、己，以名甲乙者最多，另一大组包括丙、丁、壬、癸，以名丁者最多。此甲乙组与

① 郭沫若：《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收入《十批判书》，科学出版社1956年版。
② 收入《观堂集林》卷10。
③ 王玉哲：《试论商代“兄终弟及”的继位法与殷商前期的社会性质》，《南开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56年第1期。本文并认为“兄终弟及”表现出父子关系不如兄弟关系密切，乃是因为母系氏族制的残余形式被保留在父系氏族社会中，但儿子已有继承权，又说明父系氏族特色已渗入其内部。
④ 郑慧生：《从商代的先公和帝王世系说到他的传位制度》，《史学月刊》1985年第6期。
⑤ 参见吴浩坤《商朝王位继承制度论略》，《学术月刊》1989年第12期。
⑥ 载《民族学研究所集刊》第15期，1963年。又收入《中国青铜时代》一书，三联书店1983年版。

郭氏的看法，如李亚农《殷代社会生活》①。1973年张政烺曾发表《卜辞裒田及其相关诸问题》②，虽亦在奴隶社会前提下论及众人身份，但强调“众”生活在百家为族的农业共同体中，为殷王担负师、田、行、役等徭役，因此区别于以往将“众”视为类似希腊、罗马奴隶制中的那种奴隶形态，对于促进这一问题的深入研究有相当重要的启示作用。

进入80年代以后，一些学者相继对殷墟卜辞中“众”的身份作了新的探讨，其共同见解是“众”（“众”与“众人”为一）非奴隶。1981年笔者发表论文主张“众”是生活于族组织中的商人族众，属平民阶级，有着某种独立的族的经济，能参加一定宗教活动，是商王国的主要军事力量，以服劳役的形式受商王与贵族的剥削；并将殷墟西区族墓地中的小型墓葬中的墓主人与众相联系③。1983年杨宝成、杨锡璋两位长期从事殷墟发掘的学者亦撰文指出，殷墟小型墓的墓主人生前应属于聚族而居的平民，身份与甲骨卜辞中的众相吻合④。尤其需要提到的是裘锡圭1982年的论文⑤，文中认为，从卜辞看，广义的“众”意思就是众多的人，大概可以用来指除奴隶等贱民以外各个阶层的人；而狭义的“众”应是为商王服农业劳役的主要力量，他们无疑也是广义的“众”里面数量最多的那一种人，应该就是相当于周代国人下层的平民。这种看法是相当全面、稳妥的。对以上见解有的学者不以为然，仍坚持“众”是奴隶说，认为以上文章在对卜辞的分析与对文献史料的解释上未有突破性的进展，且缺乏理论的阐明，并认为众人是保存有族氏组织的奴隶，而在中国被征服的族保存族组织是研究中国奴隶制类型的一个重要课题⑥。

有关等级身份与奴隶制问题的研究，还应该提到对有关战俘、人牲与奴隶关系问题的讨论。1979年姚孝遂发表的《商代的俘虏》一文⑦，强调不应把见于甲骨刻辞早、中期用作牺牲的俘虏定为奴隶，俘虏只有当其活下来从事劳役时才有奴隶身份。对姚氏提出相反意见的是1982年杨升南的《对商代人祭身份的考察》一文⑧，认为用作牺牲的人应已是奴隶而不是刚抓来的俘虏。1982年罗琨的论文《商代人祭及相关问题》⑨赞成将用作人牲的俘虏与奴隶相区别，但羌人已多被用为畜牧奴隶，成批杀祭羌人是为了给过去的先王补充财富与臣民。

卜辞中的“众”与人牲的身份直接关系到商代晚期商王国内是否存在着大量的作为农业劳动者的奴隶，因此也影响到对商代社会形态的看法，所以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此类问题还可能会继续引起古史研究者的兴趣。

4. 家族形态及宗法制度

以往对商人家族的研究大致包括两个层面，一个是较宏观的研究，即论述商人家族的类型、分布与在当时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及其与王朝的关系；另一个是微观式的研究，深入家族内部，具体地剖析商人家族内部的组织结构、等级结构及经济生活。这两个侧面在诸家的论著中往往兼顾，但时有侧重。

① 上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
② 载《考古学报》1973年第1期。
③ 《殷墟卜辞中的“众”的身份问题》，《南开学报》1981年第2期。1982年张永山也有《论商代的“众人”》一文，除引甲骨卜辞资料外，深刻分析了《盘庚》篇里众的身份，并认为众属平民，但内部两级分化，文章收入《甲骨探史录》，三联书店1982年9月版。
④ 《从殷墟小型墓葬看殷代社会的平民》，《中原文物》1983年第1期。
⑤ 《关于商代的宗族组织与贵族和平民两个阶级的初步研究》，《文史》第17辑，1982年。
⑥ 王贵民：《商代“众人”身份为奴隶论》，《中国史研究》1990年第1期。
⑦ 载《古文字研究》第1辑，中华书局1979年8月版。
⑧ 载《先秦史论文集》，《人文杂志》增刊，1982年5月。
⑨ 收入《甲骨探史录》，三联书店1982年9月版。

常常作为判定卜兆吉凶、是否的“占者”。所以如果说贞人能有独立于王权外的较大权力，以至于在一个阶段内能左右军政大事，还需要从卜辞中找到更坚实的根据。

利用甲骨文对商王国国家结构形式所作的研究形成以下4种看法：

其一，认为商王国像西周一样已有封建诸侯的制度。1944年胡厚宣发表《殷代封建制度考》①，提出殷代封建说。上引张秉权1979年的论文与1983年发表的杨升南《卜辞中所见诸侯对商王室的臣属关系》一文② 亦均有此说。从甲骨卜辞中可知，商人确有册命下属为侯的制度③，卜辞中所见部分侯、伯等确也对商王室担负有一定义务。但是他们的土地、民人是本身固有的还是确曾像西周那样，因封建制度而得，卜辞资料似不足为证。对于商有封建制，陈梦家等学者均曾持否定态度④。

其二，认为商王曾与其它方国结成“方国联盟”。1957年于省吾《从甲骨文看商代社会性质》⑤即首先提出，商代诸方有类似古代墨西哥阿兹忒克军事联盟的关系，商王为联盟首脑。1981年林沄发表《甲骨文中的商代方国联盟》⑥，通过考证甲骨卜辞中“比”字的字形、字义，认为“王比某方”即是王与其它方国结成军事联盟。卜辞中的侯是联盟中方国首领的称号。此说近年来被相当一部分商史研究者采用。唯卜辞资料能体现的只是商王为了某次征伐之事会同其它方国（或侯、伯）共同行动，其间是否有较长时期的联盟关系，尚需证实。

其三，认为商代存在“多王”，这些王既有子姓贵族也有异姓封国君长，故商朝国家与后来中央集团国家相比是比较松散的。此说首见于1985年齐文心《关于商代称王的封国君长的探讨》一文⑦。1990年高明《商代卜辞中所见王与帝》与葛英会《殷墟卜辞所见王族及其相互关系》⑧ 二文也有类似的见解。

其四，认为商王国的核心是商王室与重要子姓宗族，商王通过宗法关系控制子姓宗族，同时也保证了对整个商王国内其他异姓宗族及被征服的处于附属地位的部族的统治⑨。

以上对商王国结构形式的探讨，由于强调的方面、研究角度的不同，故归纳出来的模式亦有所不同。诸家立论主要依据甲骨卜辞，所以更全面地整理有关的卜辞资料，正确理解其内涵，尽可能避免由于资料不充足或视角单一所造成的认识上的偏差，亦是这一研究走向深入的关键。

3. 等级身份与奴隶制

1952年郭沫若写成《奴隶制时代》一文⑩，第二节是“殷代是奴隶制”，其根据除了认为殷墟发掘大墓中大批的殉人是奴隶外，另一重要根据即是认为甲骨卜辞中所见从事农耕的“众”（“众人”）是奴隶。对郭氏这一看法，50年代中叶有少数学者持不同意见，如认为“众”是“自由民”，是“家长制家庭公社成员”⑪，但未引起重视。直到70年代末，多数教科书与论著仍从此说，有的还发挥了

① 收入《甲骨学商史论丛》初集第1册，成都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专刊之一，1944年。
② 收入《甲骨文与殷商史》第1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③ 《屯南》1059、4059记商王册命商为侯。
④ 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第9章；黄中业：《商代“分封”说质疑》，《学术月刊》1986年第5期。
⑤ 载《东北人民大学学报》1957年第2、3期。
⑥ 《古文字研究》第6辑，1981年。
⑦ 载《历史研究》1985年第2期。
⑧ 均收入《纪念北京大学考古专业三十周年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90年6月。
⑨ 朱凤瀚：《商周家族形态研究》第1章第5节《商人诸宗族与商王朝的关系》，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⑩ 收入《奴隶制时代》一书，科学出版社1956年11月版。
⑪ “自由民”说见斯维至《关于殷周土地所有制问题》，《历史研究》1956年第4期；徐喜辰《商殷奴隶制特征的探讨》，《东北师范大学科学集刊》（历史）1956年第1期。“家长制家庭公社成员”说见赵锡元《试论殷代的主要生产者“众”和“众人”的社会身分》，《东北人民大学人文科学学报》1956年第4期。

《从武丁时代的几种“子卜辞”试论商代的家族形态》① 中正确地将“子”解释为当时对男性贵族的尊称，同时指出几种非王卜辞占卜主体的家族属商人父权家族，并对此种家族之形态（如家族构成、族长权力、经济情况等）作了具体论述，从而将对商人家族的研究提到一个新的高度。

对商代家族制度的研究，多集中在对宗法制度的探讨上，自王国维在《殷周制度论》中否定商人有宗法制与嫡庶制后，长时间内少有学者持异议。1944年胡厚宣在《殷代婚姻家族宗法生育制度考》一文② 中，根据商晚期康丁后已传位于长子，提出宗法在殷代已萌芽③。1982年裘锡圭《关于商代的宗族组织与贵族和平民两个阶级的初步研究》一文中④，进一步论证了在甲骨文时代已存在宗法制度，认为其表现是强调宗子世袭与大小宗统属关系。杨升南《从殷墟卜辞中的“示”“宗”说到商代的宗法制度》一文⑤，通过卜辞中反映出来的王位继承制上的嫡庶制论证商代宗法制度的存在。

嫡庶制的存在在古代社会主要是在多妻因而多子的父系家族内为选择家长继承人所建立的一种习惯法，以避免权力继承上的混乱。但事实上立嫡长子之制往往会受到干扰而不能严格实行，此种情况下不能说即没有宗法。所以宗法制的实质是什么，是一个需要深入讨论的问题。从商周时代情况看，似应主要是指宗子在家族内的主祭权与对族人政治、经济上的控制与支配权。在卜辞中可见到子姓商人贵族参加由王主持的王室祭祀活动，商王具有相当于宗子的地位，表明其与子姓诸贵族间的确存在着大小宗的宗法关系⑥。

由甲骨卜辞揭示的生动细致的商代家族形态与家族制度不仅使我们对商代社会结构、社会生活的了解更丰富充实，更立体化，而且由商代家族的存在与社会功能也可以看到当时国家的形态特征，所以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可以说是商史研究中很重要的收获之一。

5. 宗教、祭祀与宗庙制度

对商代宗教观念与宗教活动的深入研究，从一定意义上说是了解商代社会的关键。由殷墟卜辞中能够感悟到，商人宗教发展阶段实质上已由自然宗教（亦称自发宗教）发展到了人为宗教第一阶段的民族宗教阶段。此时商王室故去的祖先已被奉为商民族与国家之神。同时商人还在思索、寻求一种在能力上超出祖先神与自然神的统一世界的力量，在此过程中所创造的神即是“上帝”，但它只是此种思索不成熟的产物。于殷墟卜辞中频频出现的“上帝”早就引起学者们的注意。30年代初，傅斯年即据卜辞、西周金文与文献评论过殷周之际帝天观念的演变⑦。50年代中叶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出版，其中亦专有几节论帝，总结了商人上帝之权威，并认为当时上帝不受祭。但迄今对卜辞中有关上帝内容所作最系统、全面解说的论著，还应说是胡厚宣的《殷卜辞中的上帝和王帝》⑧。文章论证了上帝是殷人的至上神，是殷王形象在天国的反映，而且将卜辞中的“王帝”之称解释为是死去的帝王，为王权神化的表现⑨。文中亦主张上帝不享祭。这篇论文的见解长期以来被学者们所信从，于多处被引用。但近年来陆续有学者提出了一些不同看法。1990年晁福林在《论殷代神权》⑩ 一文

① 《古文字研究》第1辑，中华书局1979年版。
② 收入《甲骨学商史论丛初集》，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专刊之一，1944年出版。
③ 但他释卜辞“妇某”之某为姓，以证明殷代女子称姓，属族外婚，也作为宗法存在之证明，今日看来并不确切，“妇某”之某似是指父家之氏名。
④ 《文史》第17辑，1982年。
⑤ 《中国史研究》1985年第3期。
⑥ 参见拙作《商周家族形态研究》。
⑦ 《安阳发掘报告》第2期，1930年。
⑧ 《历史研究》1959年第9、10期。
⑨ 李学勤认为殷墟甲骨文的“王帝”其实就是“皇帝”。见其为刘桓《殷契存稿》（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所作“序言”。
⑩ 载《中国社会科学》1990年第1期。

1950年出版的丁山遗著《甲骨文所见氏族及其制度》① 试图将文献与甲骨文资料相结合，以说明“殷商后半期的国家组织以氏族为基础”。在当时能有这样的眼光是十分难得的。遗憾的是，他将记事刻辞中的“示”读为“氏”，从而将示龟、示骨者均当作族氏名称，并以此作为立论基点，这样就影响了他见解的可靠性。1950年发表的张政烺的论文《古代中国的十进制氏族组织》② 是一篇名作。他将商代家族置于当时的历史环境中，论证了商人族氏不仅是商王的军事组织，也是为商王服役的农业组织，使古史研究者们对商代家族在社会中的重要作用有深刻印象，对促进这一问题的研究有较大影响。

由于50年代至70年代，中国大陆的古史研究偏重于政治与经济制度，对社会结构关注不够，所以对商人家族的研究，特别是对商人家族的类型及其在当时国家内的地位很少有文章涉及。50年代中叶日本白川静有《殷代雄族考》7篇③，具体地考察了与王室同出一族而后立于王都周围的7个商人强宗的地望及在商代社会内的作用。1968年林巳奈夫发表《殷周时代的图象记号》④，将商金文中的族氏名号与甲骨文中出现的地名、人名、贞人名相比较，对商人族氏的诸种类型作了分析。

80年代以后，国内古史研究者对古代社会史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对商代家族的研究也有较多的成果。笔者在《商周家族形态研究》一书中用专门章节论述了商人家族的类型（子姓与非子姓宗族，子姓中的王族、子族及其他家族的构成及相互关系），商人诸宗族与商王室在宗教、军事、经济等方面的关系，肯定了商人诸宗族对商王国的支柱作用⑤。从宏观上讨论商人家族类型的论文还有刘昭瑞《关于甲骨文中子称和族的几个问题》⑥ 与葛英会《殷墟卜辞所见王族及其相关问题》⑦。葛文对“王族”、“子族”的内涵作了许多新的解释，他也提出当时存在多王族，这与前述齐文心、高明论述商代多王的论文有某些相合处，唯葛氏将其理解为部族的联合。

促进商代家族研究走向深入，进入上述第二个层面的一项重要研究成果是甲骨卜辞中“非王卜辞”的发现与论证。“非王卜辞”即王以外商人贵族的卜辞，这种卜辞的内容直接关系到占卜者贵族所在家族的事务，是了解商人家族内部形态与制度的弥足珍贵的资料。早在1936年，董作宾在《五等爵在殷商》一文中即讲到，卜辞中有称“子卜”或“子卜贞”的，“疑此子乃王子某，但称子不自署名而已”⑧。1938年日本贝塚茂树著文肯定了这个说法，并认为这个“子”是多子族的族长⑨。后来他在与伊藤道治合写的论文中又称这种卜辞为“多子族卜辞”⑩。1958年李学勤发表《帝乙时代的非王卜辞》一文⑪，首次提出“非王卜辞”的概念，并从称谓系统、字体、内容诸方面将非王卜辞作了分类，推定了诸类非王卜辞问疑者的身份，说明他们与商王室有一定的亲属关系，他们各自家族有封地，有的拥有师旅，参加政治与军事活动。在此文中，李氏将他所划定的几种非王卜辞时代定为帝乙，但后来又改变了这一看法，赞成其为武丁时期卜辞⑫。继李氏后，林沄在60年代完成的论文

① 《历史研究》编辑委员会编辑，科学出版社1956年9月版，此书含《甲骨文所见氏族及其制度》、《殷商氏族方国志》（未完稿）两篇文章。
② 《历史教学》2卷3期（1951年9月）、2卷4期（1951年10月）、2卷6期（1951年12月）。
③ 收入《甲骨金文学论丛》5至8集，油印本。
④ 载《东方学报》（京都）第39册，1968年。
⑤ 按：这方面的论述是以80年代发表的有关论文为基础的。
⑥ 载《中国史研究》1987年第2期。
⑦ 收入《纪念北京大学考古专业三十周年论文集》，1990年6月。
⑧ 《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6本3分，1936年。
⑨ 《关于殷代金文中所见图象文字荟》，《东方学报》（京都）第9册，1938年10月。
⑩ 《甲骨文断代研究法的再探讨》，收入《殷代青铜文化的研究》，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53年。
⑪ 载《考古学报》1958年第1期。
⑫ 李学勤：《小屯南地甲骨与甲骨分期》，《文物》1981年第5期。

的分划，并具体讨论了各类宗庙及附设祭所的庙主、功能、结构等问题，为以后深入研究打下了基础。继陈氏后，金祥恒、杨升南、晁福林先后有文章专论或涉及商王室宗庙制度①。1990年笔者亦有专文讨论商王室宗庙的设置原则与意义，附属祭所的作用及宗庙制度对王室统治的作用，内中涉及宗庙占卜等问题②。最近石璋如在作殷墟建筑基址复原研究时，联系甲骨卜辞与文献，认为甲四、六、十二、三基址分别是祭上甲、三报二示、大乙至祖丁九示、及它示（迁殷后诸王神主）的宗庙③。石氏还有文章认为乙二基址为早期的右示（祭先公远祖及自然神所在），乙一（黄土台）为传说中的"高宗"④。这是第一次具体地将殷墟建筑遗存与卜辞中所见到的宗庙相联系。存在的问题是这样做不免有较多的推测成分，而且卜辞中的宗庙与殷墟建筑基址的关系似应该是在对整个基址群（甲、乙、丙组）进行综合考虑的基础上进行判断。

6. 商代的历法与地理

殷墟甲骨刻辞的发现亦为研究商代历法提供了最可靠的第一手资料，数十年来在这方面已有较多的研究成果。1945年在四川石印出版的《殷历谱》是董作宾以12年时间利用甲骨文等资料撰写的研究殷代历法与周祭祀谱的巨著。在本书第一卷中提出商人采用干支纪日，一直连续至今日而未间断；商人之月为太阴月，有大小月之制（小月29日，大月30日），过14或15月后连置两大月；他认为当时采用阴阳合历之年，故有置闰月之法，19年而7闰，并依其新旧派之分的见解，指出旧派（如武丁）年终置闰（设13月），新派（如祖甲）则为年中置闰。在第三卷他还讨论了卜辞所见日、月食，企图证明当时已有古四分术与正月建丑之制。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进一步肯定了董氏的一些说法，同时作了修正，认为年终或年中置闰在一个时期（祖庚、祖甲）内曾并行。但陈氏批评董氏所提出的殷代历法为古四分术及正月建丑之说，认为"是完全错误的"。1981年出版的由天文史学家撰写的《中国天文学史》肯定了董、陈氏对阴阳合历与大小月的看法及董氏提出的干支纪日从殷代至今未间断的看法，并肯定了年终置闰，但否定了殷代有年中置闰的可能性⑤。

殷代以太阴纪月，治甲骨文的学者如董作宾过去多认为是朔日为首。上举《中国天文学史》与1984年张培瑜等发表的论文⑥均认为应是以新月出现为首。同样的看法，日本学者薮内清在1957年即已提出⑦。但1990年冯时发表《殷历月首研究》⑧一文仍认为殷人是以朔日为月首，因为相对疏阔的朔还是可以通过观测取得。由此可见对这个问题的争论今后还会继续下去。

有关商代地理的知识对于商代社会历史、文化的研究是至关重要的，但是殷墟甲骨文发现以前，文献中有关的记载寥寥可数，因此殷墟卜辞中出现的地名便格外引起学者的注意。开殷墟卜辞地理研究之先河者为王国维，他在1914（或1915）年撰写了一篇很短的文章《殷墟卜辞中所见地名考》，从当时已能见到的200余地名中选了8个距今安阳较近而又见载于文献的地名，考释了其地望。此时还谈不上地名间系联。真正为卜辞地理研究创立了一种行之有效而又科学的方法的学者是郭沫若。

① 金祥恒：《卜辞中所见殷商宗庙及殷祭考》（上、中、下），《大陆杂志》第20卷第8—10期，1960年4—5月；晁福林：《关于殷墟卜辞中的"示"和"宗"的探讨》，《社会科学战线》1983年第3期；杨升南文见前页注⑭。

② 《殷墟卜辞所见商王室宗庙制度》，《历史研究》1990年第6期。

③ 《殷墟地上建筑复原第六例——兼论甲十三基址与柁示》，《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65本3分，1994年9月。

④ 《殷墟地上建筑复原第七例——论乙一及乙三两个基址》，《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66本4分，1995年12月。

⑤ 中国天文学史整理研究小组：《中国天文学史》，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⑥ 张培瑜等：《试论殷代历法的月与月相的关系》，《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1984年第1期。

⑦ 《关于殷历的两三个问题》，郑清茂译《大陆杂志》第14卷第1期，1957年7月。

⑧ 载《考古》1990年第2期。

中，认为在殷代尚未出现至高无上的王权，天上也未出现至高无上的神。1993年笔者在《商周时期的天神崇拜》①一文中，亦根据卜辞资料与宗教学理论提出上帝虽在商人神灵系统中地位崇高，但并未与祖先神、自然神形成明确的上下统属关系，故并非至上神。由于对商人上帝的研究是对殷代宗教研究的一个重点，牵涉到对古代中国宗教与思想文化的认识，研究者间尚有较大的分歧，这显然需要在今后加强讨论。

在商代祭祀的研究上最重要的成果，是董作宾对周祭制度的研究。1945年董作宾公布卜辞中有一种用五种祀典轮番祭祀其祖先、周而复始的制度，他称之为"五祀统"②。有的学者评价这一发现是"他把那散落在沧海里的珍珠，从深水淤河里捡出来，再穿贯成恰到好处的项圈，这真是一个伟大而精细的工作"③。董氏的见解后来又经岛邦男④与陈梦家作补充与修正，陈氏并称之为"周祭"⑤。1968年许进雄《殷卜辞中五种祭祀的研究》一书出版，系统论证了周祭之特性，受祭者之资格，重新排定了祭谱，在祀首拟定上与诸家以"肜祀"、"祭祀"为祀首不同，而是以翌祀为祀首⑥。这方面最新最重要的成果是1987年出版的常玉芝《商代周祭制度》一书⑦，因是在以上诸家工作基础上所作，搜集材料更为齐备，论证亦更为精密，因而纠正了前此诸家不少错误。本书还进一步论证了黄组卜辞（及商金文与雕骨刻辞）之周祭有三个系统，应分属三王，这对甲骨分组、分期及确定帝辛卜辞的存在有重要意义。

陈梦家的《古文字中之商周祭祀》⑧系统考证了卜辞诸祭名内涵。张秉权《殷代的祭祀与巫术》⑨一文，分析祭祀对象、种类、用牲与场所，全面检讨了卜辞中的祭祀制度。此外还有一些论著对卜辞中所见的一种或几种祭礼作专门研究，如胡厚宣对四方风神祭祀的研究⑩，张政烺论晉田为祭田祖之祈年祭⑪，宋镇豪、常正光对"出日"、"入日"之祭的考察⑫，连劭名对"血祭"的研究⑬等，都有独到的见解。

至于卜辞中所常见到的作为祭祀对象之神主——"示"的类型与内涵的研究，近年来也有新的进展。1985年杨升南发表论文⑭，认为商王直系为"大示"，旁系为"小示"，大小示在受祭的礼数隆盛程度、宗庙保存与配偶受祭与否上有不同待遇。但大示的含义是否如以上传统看法为直系先王，近年来已有学者提出异议。如1982年曹锦炎著文认为大示为上甲至示癸六示，并非直系⑮。1989年笔者提出大示只包括上甲、大乙、大丁、大甲、大戊、大庚六先王，小示仍解释为旁系为妥⑯。

与祭祀制度研究相联系的是宗庙制度的研究，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将商王室宗庙作了类型

① 载《中国社会科学》1993年第4期。

② 《殷历谱》，《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1945年。

③ 屈万里：《殷虚文字甲编考释·自序》（小屯·第二本），台北，1961年。

④ 《殷虚卜辞研究》，日本弘前大学文理学部中国学研究会，1958年。

⑤ 《殷虚卜辞综述》。

⑥ 许氏后又有《第五期五种祭祀祀谱的复原》一文，载《大陆杂志》第73卷第2期。

⑦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

⑧ 《燕京学报》第20期，1936年12月。

⑨ 《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49本3分。

⑩ 《释殷代求年于四方和四方风的祭祀》，《复旦学报》1956年第1期。

⑪ 收入《甲骨文与殷商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⑫ 宋镇豪：《甲骨文"出日"、"入日"考》，收入《出土文献研究》第1辑，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常正光：《殷人祭"出入日"文化对后世的影响》，《中原文物》1990年第3期。

⑬ 连劭名：《甲骨刻辞中的血祭》，《古文字研究》第16辑，1990年。

⑭ 杨升南：《从殷墟卜辞中的"示"、"宗"说到商代的宗法制度》，《中国史研究》1985年第3期。

⑮ 曹锦炎：《论卜辞中的示》，中国先秦史学会第一次年会论文，1987年成都。

⑯ 《论殷墟卜辞中的"大示"及其相关问题》，《古文字研究》第16辑，1989年。

（一）继续致力于甲骨文字的考释

甲骨文研究要想继续深入，识别一些长期未能解决的难字是首先要做的一件基础性的事。甲骨文中有些字，仅是人名、地名暂时不识还无关大局，但有些字经常出现，对于理解辞义很关键，如长久不能识读或者不明确其字义，自然会影响到正确运用卜辞去研究史学问题。甲骨文字有其特殊的书写形式，在不同组、不同时期的卜辞中字形也有变化，此外还会有一字异体的情况。只有通过搜集更齐备的资料，搞清某些难识的甲骨文字字形演变的线索，寻找其与商周金文及战国、秦汉文字字形上的联系，同时注意文例的比较与同文的比勘，联系具体辞例疏通其字义，才有可能在文字考释上有所进展。最近饶宗颐先生谈到目前甲骨文字考释上有两种不正确的倾向，一是不注意弄清字形演变的过程，仅是孤立地分析字形构造，曲解字形；二是脱离文义搞纯字形考释，这样的考释对理解文义、通读卜辞于事无补①。这是非常值得我们注意的。

（二）加强甲骨卜辞的分类、断代工作的科学性

甲骨卜辞发展的"两系说"、历组卜辞时代的提前等新见解是建立在对卜辞内涵深入分析基础之上的，如果新说能够较好地解决董氏五期分法不好解释的一些现象，当然是可以用来改造旧说的。但目前甲骨卜辞的分类与断代工作要更深入一步，还需增强科学性，要有科学的理论根据。例如新说欲成立，有以下几方面问题即需更好地解决：其一是分类的标准问题。近年来有的学者强调字体可以作唯一分类标准，但实际上几乎所有学者在分类时仍然未能脱离开陈梦家最先使用的以贞人组为基础的分类方法，而且这样的同一组卜辞在字体与时代风格方面总有某些较相近之处。所以，以贞人为基础分类与按字体分类还是可以有相适合的一面。现在，有些学者采用以贞人分组②，同组下又按字体及风格更细致的差别再分小类，这种方法是可行的。比单纯用字体分类有较强的操作性，标准亦较好掌握。有些组之间从字体上看呈过渡状态的卜辞似可以采取依主要字形特征归入其上或其下某一贞人组范畴内的方法，似不宜分得过细，以致在实践中不好掌握。其二是"两系说"如何从史学角度作解释。上文曾引用有的学者的见解，认为两系甲骨出土坑位分布有区域差异，是持不同卜法的贞人（原说称卜人）将其占卜所用甲骨分别带回其居所之故。这牵涉到甲骨出土坑位地点与殷墟建筑基址的关系问题。甲骨出土于宗庙（及其他祭所）、宫室建筑附近，则这些宗庙宫室可能即是用甲骨占卜时的处所，在有的卜辞下还明记"在某宗卜"。所以要在宗庙占卜，可能与宗庙（及其它祭所）通过祭祀活动可以降神，因而可以更直接地得到神灵启示有关。如可以这样理解，则不同系统的甲骨出土坑位分布区域的差异也可能与不同的贞人组经常从事占卜的宗庙（及其它祭所）与宫室地点不同有关，不一定与贞人居所不同有关（自、宾等组卜辞出土坑位在小屯村北分布较散，贞人似不可能居住得如此分散）。与"两系说"有关的还有一个问题，即为什么同一个王会需要同时并存持两套属不同占卜体系的贞卜班子？特别是为同一事也需要由两套贞卜班子分卜，其缘由何在？是否与占卜制度有关？这一问题也是需要解释的。其三，历组卜辞时代提前亦有待于甲骨出土的地层根据作证明。而与此相关的问题是，甲骨本身使用年代与其在地层中的分布状况二者之间的关系（较早的卜辞何以常出现于晚期地层中，同一坑中不同组、不同时期的卜辞何以会混合堆积）还需作合理的解释，这也涉及到对甲骨（特别是刻辞甲骨）为什么会分置于窖穴、灰坑与散布于一般地层中的不同原因的探讨。所以甲骨卜辞的分类断代工作应更好地与田野考古工作相联系。

甲骨卜辞的分类、断代工作除了从上述几方面去努力外，对于不同类组卜辞内涵的分析、比较

① 《甲骨文研究断想——为纪念于省吾先生百年诞辰而作》，《史学集刊》1996年第3期。

② 无贞人称"无名组"，亦是建立在以贞人为标准基础上的。历组无贞人组，是按与历卜辞字形有共同特征这个因素归为一组的。黄组情况亦近似。

他在1933年出版的《卜辞通纂》（日本文求堂）中以商王田猎卜辞为研究对象（此种卜辞多附记当日占卜地名，即田猎驻地），通过同版几条卜辞干支之日差计算地点间的距离，而后又通过异版同名联系其他地名，从而结合文献记载建立起地理区域构架。此后，虽有不少学者继续开拓商代地理研究领域，但采用的方法皆本自于郭氏的干支系联法。至80年代末，治商代地理成绩突出的有董作宾、陈梦家、李学勤、岛邦男、松丸道雄与钟柏生①。董氏的成绩在于将黄组卜辞的征人方卜辞中经过地点系统地收集起来，按干支系联，借以考释其地望，并绘出路线图。陈氏则较全面地讨论了商晚期诸种地理结构，如大邑商所在之王畿地区与沁阳田猎区，勾画了卜辞地名网，并在伐人方路线上修正了董氏之说。李氏的专著将沁阳田猎区作了更细致的区域分划，更正了郭沫若将"衣逐"之"衣"释为地名的错误，指出"衣"当读为"殷"，训"同"或"合"。松丸道雄的著作则从理论上讨论了田猎地之间距离的推定方法，这是他超出其他诸家之处。钟柏生的论文集将卜辞地名作了分类，分为田游地理、农业地理、部族方国地理等。他详细评析了以前诸家研究的成绩与方法、观点上存在的问题，在田猎地名研究上虽仍主要采用干支系联法，但对辞例的条件作了较严格的规定②。

有关殷墟卜辞地理研究的最新成果是1994年出版的郑杰祥的《商代地理概论》③，其特点首先是对地名作详细的文字考证，以求字识准确；其次是卜辞资料更为齐全，不仅利用了《甲骨文合集》，而且有《小屯南地甲骨》等新资料，是他书所未采用的；三是书中充分利用了最新的田野考古资料。

商代地理的研究虽然有较多成果，但由于卜辞资料本身的限制，对卜辞中出现的地名之地望的看法分歧仍比较大。其中最明显的如商王田猎卜辞中所反映出来的主要田猎区究竟在哪里，现在即有河南沁阳、山东泰山、河南濮阳（及新乡以东、山东以西）三个地区三种看法；此外"大邑商"是一块区域名还是都城名？卜辞中的"商"地究竟在何处？这些重要问题都还有待于作进一步的深入讨论。

四

殷墟甲骨文的发现到1999年即是100周年了，这对于中国史学界乃至世界史学界都是一个非常值得纪念的日子。近一个世纪以来，国内外众多学者在甲骨学这一奇妙而又异常艰深的学术领域辛勤耕耘，收获了丰硕的果实。使这门学问成为一门国际性的显学。在21世纪即将来临之际，我们自然会想到今后应该如何使殷墟甲骨文的研究上升到一个更高的层次，从而为中国与世界古代文明的研究作出更大的贡献。要做的工作很多，但以下几方面可能是比较重要的。

① 董作宾：《殷历谱》，《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1945年；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李学勤：《殷代地理简论》，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岛邦男：《殷虚卜辞研究》，日本弘前大学文理学部中国学研究会，1958年；松丸道雄：《关于殷虚卜辞中的田猎地》，《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第30册，1963年；钟柏生：《殷商卜辞地理论丛》，台湾艺文印书馆，1989年。

② 钟氏在选择辞例时注重严谨性是非常正确的。但田猎卜辞资料本身总显得比较粗疏，如该书第93页所举《前》2.44.5辞，在甲、乙、丙三个占卜地点（田猎驻地）各自占卜时间是壬申、戊寅、壬午三日，壬申、戊寅间相隔五日，戊寅至壬午间相隔三日，但似乎不能据此就可以肯定甲至乙地是"需时六日"，乙至丙地"需时四日"，因为商王究竟何时动身，何时到达都没交待，这样估计两地间距离总有不严格处。即使是钟氏书中30页所举典型辞例也不是没有这种问题，某日在甲地贞今日"王步于乙地"，又于某日在乙地贞"今日步于丙地"，何以能知道王从甲地到乙地是什么时间到达的呢？未必是两个干支日之差所走的路程。所以利用田猎卜辞作地理研究有较大的推测性，需依靠文献与实际地名相联系，调整相对位置。

③ 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6月版。

考察的重要问题。

（五）在甲骨文研究中积极采用新技术手段

首先是电子计算机技术的应用。早在1987年南京大学范毓周等即设计了“计算机甲骨文信息处理系统”，采用义形四位等长码输入甲骨文，与激光照排系统连接，用于印刷甲骨文书刊，并可用于教学与科研。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出土文献研究中心于1995年9月开始筹备甲骨文资料库电脑检索系统，预计在1998年底可以完成全部工程，其成果同时可以用来修订、补充现有的类纂一类工具书。台湾成功大学也有学者在采用电子计算机技术编制“世界甲骨检索全集”，其成果将可以方便地检索甲骨卜辞的全文与片语。总之，可以预知，将有更多的单位与学者致力于将电子计算机技术运用于甲骨文研究，大大地提高研究的科学性与效率。此外，1996年5月16日开始启动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将采用加速器质谱法（AMS）测定有年祀、称谓和天象记录的甲骨的年代。毫无疑问，将诸种高科技手段应用于甲骨文研究是今后甲骨文研究的新途径。

（原載《歷史研究》1997年第1期）

也是确定先后发展次序与相互关系的一个重要参考因素。例如对于不同类组卜辞祭祀制度的考察即有助于分类与断代，因为同一个王世贞人组可能不同，占卜制可能有差别，但其祭祀礼制不应有两套。合理的分类、断代方案在类似这样的卜辞内涵上也应该是协调的。

（三）更好地利用甲骨文资料，深化对商代社会形态的认识

用甲骨文研究商史固然已取得许多收获，但在有关商代社会形态及等级身份研究的一些重要问题上，仍存在较多分歧。这些分歧的造成，有的在于对具体卜辞字释与辞义的理解不同，如“丧众”之“丧”，或解释为“丧失”，认为“丧众”指在战事中损失师旅；或解释为逃亡，认为“丧众”是指众人的逃亡，如果将众的身份理解作奴隶的话，即更可认为是奴隶的一种反抗斗争。当然，这种问题的解决一方面需要深入考察有关的关键字词在商、西周时代使用的习惯并与相近同的文例相比勘；另一方面则需要从卜辞以及时代相近的文献语法角度来作论证。但是，对于有些关于商代社会形态的较重要问题所以产生分歧，可能主要还不在于对卜辞及一些考古资料的理解不同，而在于对应如何认识中国古代社会形态，如何认识奴隶制与奴隶社会等问题存在较大的差异，这内中当然也包括应本着什么原则去处理史料与理论的关系问题。中国社会在商代可以认为还处于早期阶级社会，商王国也可称为早期国家。从殷墟卜辞资料看，其有着许多不同于后世国家的特点。如此时虽有了实行专制主义统治的王、非居民自动武装的军队与一整套国家官吏机构，具备了作为恩格斯所说的“国家的本质特征”的“和人民大众分离的公共权力”①，但国家的基层组织并未完全实现地域化，以贵族阶级为主干的各宗族仍在亲族范围内保留着血缘关系，当然其总体已非单纯的血缘关系，而是一种经过改造的国家政治与军事单位。在此种国家内，各宗族内部占多数的平民族众与族中的贵族阶层已存在阶级差别，平民族众成为国家的主要兵源与诸种劳役（主要是农业劳役）的实际担负者，从战俘与被征服民中转化的奴隶多用于王室或各宗族内专为贵族阶层服务的手工业机构及畜牧业中，或用作贵族家内奴仆。如果以上特征可以认为是事实的话，那么像商王国这种早期国家，应该像张光直先生所讲的，可作为世界历史中的国家的基本类型之一②。更好地利用甲骨卜辞资料与其它多种考古与文献资料相结合，在历史唯物主义指导下实事求是地阐明商代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与人文、地理环境下国家与阶级社会的实况与特点，从而丰富我们对中国国家起源与其早期形态的认识，这不仅是对中国古史研究，也是对世界古代文明史研究极有意义的事情。如果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古史研究者能有共识，则在对殷墟卜辞中反映社会等级身份与经济形态、国家形态的许多资料的解释上，即能够展开更为热烈而又更富学术意义的讨论，这样才能真正促进商史研究的深入。

（四）加强对商代祭祀制度的研究

有关祭祀制度的内容在殷墟甲骨文中占了相当大的比例，作为“国之大事”之一的祭祀，在当时人们的社会生活与精神生活中都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自然应是甲骨文研究的一项重要课题。但是至今除了对周祭制度的研究已相当深入外，其他诸种祭祀制度的研究仍相当薄弱，尤其是诸种祭祀制度之间的体系关系没有搞清，其间还有不少难点。例如在卜辞中与周祭卜辞形式相近的岁祭至今尚很少有学者作深入研究，其与周祭的关系也需要探讨。即使是周祭制度也有问题，出组、黄组存在此种制度，但年代处于出组与黄组间的卜辞，以至于宾组卜辞也有类似的祭名，是否也有类似的周祭，只是未见于卜辞？董作宾用新派、旧派解释，赞同者不多，但如非新、旧派所致，何以会在祭祀制度上有如此大的起伏？又如常见的彡祭，总附带其它祭名，其间必有祭礼之间的属从关系。再有，常说的“祭名”、“用牲法”是否能分清？诸祭名的内涵是什么？凡此都是需要今后甲骨学者们作深入

①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14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版。
② 参见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53、54页。

を採用したのは，本書が現在の甲骨学界において，最も権威ある「甲骨文字字形表」としての地位を占めており，甲骨研究者の間に，一定の文字域を共有する必要が生じた場合には，等しく『文編』に依拠すべきであるとの共通認識が存するためである。

筆者は『綜覧』の編纂に深く関わって来た[5]過程で，松丸氏と多大な時間をかけてこの問題についての討議を繰り返し，またそれを『綜覧』編纂の基本概念として盛り込むべく腐心した。その作業は筆者に，従来の釈読研究における各研究者の姿勢に，「文字域」の認識がいかに不足ないし欠落しているかを痛感させることとなった。同時に，甲骨研究者が文字域を設定するに当たって，「甲骨文字字形表」として大きく依存している『文編』に，予想外に多くの不備が存在し，そのこともまた文字域認識の混乱の主要な原因となっていることを知った。そこで本稿では，

①：現行の「甲骨文字字形表」として，最も権威ある地位を占めている『文編』に検討を加えて，その問題点を明らかにし，

②：それを通じて，文字域設定研究の叩き台として機能しうる「新・甲骨文字字形表」に必要な要件を明確にし，

甲骨文字における「文字域」設定の基礎条件の整理を試みることとする。

Ⅰ：『文編』の検討

ここに検討を加える『文編』は，

①：概ね『説文解字』に基づく第1～14篇に，合文を収める第15篇，未釈字を収める附録上・下篇で構成され，

②：対象となる多数の甲骨文字を，「同一字」と判断されるグループごとに分類し（即ち，文字域を設定し），

③：更に必要に応じて，一文字域内に字形上の差異に基づく小分類（以下，「文字域内小分類」）を施し，

④：『説文解字』中にある文字を見出し字として，これに各文字域を可能な限り比定し，

⑤：その上で各文字域ごとに，そこに帰属すると判断した多数の甲骨文字の実例の中から，何らかの判断基準に基づき，適当な文字例を適当数選択の上収載する。

⑥：その結果，文字域ごとの「代表的な」字形を検索するための「甲骨文字字形表」であると共に，それ自体が，各文字域ごとに見出し字という釈読を施した，一種の甲骨文字釈読書としても機能することを目的とした書物である。

それでは，『文編』の現状は，上述の目的に耐えるための要件を十分備えていると言えるであろうか。以下，いくつかの点に関して順次検討を加えて行くこととする。

1：資料選択上の諸問題

文字域設定の大前提として，まず慎重に行わなければならない作業としては，対象となる多数の甲骨文字資料の性格を，如何に正確に把握し然るべく選択するか，という問題がある。

甲骨文字における“文字域”の設定
——『甲骨文編』の検討を通じて——

鈴木　敦

甲骨文字の発見から現在までの約百年間に，当該資料に対する研究は実に様々な方面から進められ，長足の進歩を遂げて来た。とりわけ釈読研究は，甲骨文研究史のごく初期から今日まで，一貫して最も熱心に進められて来た[1]。これは，釈読こそが甲骨文字資料に対する研究の出発点であり，また基盤であることを考えれば，当然のことと言えよう。

しかし，多数の論文が発表され一見盛んな釈読研究も，より仔細に眺めるならば，その多くは単発的な論文であり，ある一つの対象について活発な討議が行われ，結果として認識が深化していく，というケースは寧ろ少ないことが解る。また，時に一つの対象について討議が行われているかに見える場合でも，実際には各論者の主張がかみ合わず，討議が成立していないというケースも見受けられる。その原因はどこにあるのであろうか。

甲骨文字には，時期の別・契刻者の別によって，「一字」の結体に様々なバリエーションが存在している。何を以て「同一字」と看做し，何を以て「別字」と看做すかは，研究者個々の採る立場によって，しばしば大きく異なっているのが実情である。従来の釈読研究は，論者各人が別個に定めた「一字の領域」に基づき，「論者相互の一字の領域のズレ」という研究の根幹に関わる問題を解決しないまま（時には問題の存在自体を自覚することなく）進められて来たと言えよう。

松丸道雄氏は，『甲骨文字字釈綜覧』[2]（以下，『綜覧』）において「文字域」という全く新しい概念を設定して，この「一字の領域」に関する理解とこれにまつわる諸問題を説明している[3]。上述の，釈読研究における「討議不在」あるいは「討議不成立」の原因は様々に考えられようが，松丸氏の言う「文字域」概念の欠如こそが，その重大な要因の一つであることは間違いない。

釈読研究・ひいては甲骨文字研究の基礎を固めるためには，文字域の検討を通じて，甲骨文字研究における共通の討議の場を設定することが不可欠である。文字域設定それ自体が一つの重大な研究テーマといえよう。しかしそのためには，既存の厖大な甲骨資料全体に対する，地道で網羅的な調査検討が要求され，これは通常の環境下にあっては言うべくして行ない難い。

『綜覧』は，過去約百年間に発表された釈読研究の成果を総集し，これを基本的に『甲骨文編』[4]（以下，『文編』）の文字域に従って配列・提示している。ここで『綜覧』がその構成の柱として『文編』

例中に明記すると共に，筆画を補うこととした場合には，各々の字例について，その旨並びに補った部分を明記しておくことが不可欠である。しかし現実には，その方針自体がまちまちであり，且つ個々の字例について何の表記もなされていないのが常態である。例えば1559に収載の『林』1.5.8は，同じ文字域に収められた『続』5.3.2に比していかにも不自然な字形であるが，これは該字の下半が破損しており，それをそのまま収載したためである。一方，1378に収載の『甲』1632は，実際には下半を欠失しているが，編者が適宜補筆して完形の字であるかのようにして収載している。何れの場合においても，原字が一部破損していること，及び編者がその収載時に施した処置については，何等言及していない。（なお，下記④に関わることであるが，ここに引いた『林』1.5.8とは，同1.8.5の誤記である。）その結果，本来別字の可能性のある文字が，『文編』模写を見る限り同一文字と看做して何等問題無いものであるかの如く見えてしまうケースもままある。例えば4109には『粋』949と『粋』950の二字が収載されており，一見，二字とも完形の同一文字かと思われる。しかし，実際には『粋』949は完形であるが『粋』950は右上半が破損しており，別字の可能性もあるのである。

③：模本の正確さ

原資料が如何なる状態であれ，『文編』においては等しくその模本が収載されている。模本は極力正確であるべきだが，一方これは，模写をした人間がその文字をどう見立てたかを示すものであるから，書き手によって若干の差異が出てしまうことは避け難い。一人の書き手によって全ての模写がなされるのが理想であるが，対象となる資料の厖大さを考えれば分業もまたやむをえぬ所であろう。しかしながら『文編』の模写には，このような背景を考慮しても尚，許容範囲を逸脱するものが見受けられる。時には同一甲骨上の同一文字を対象としながら，大きく異なった模写がなされたために，それらが互いに異なる文字域中の例として，別々の見出し字の下に帰属させられているケースもある。例えば0428に収載の『佚』130の文字と，0510収載の『鉄』252.1の文字とは，下記⑤に言う「重載を別字と誤認した例」であり，本来同一甲骨上に刻された同一の文字なのであるが，互いに異なる模写がなされた結果，0428と0510という，異なる文字域に収められてしまっている。模写の正確さという点では，『文編』は明らかに『旧文編』の水準から後退してしまっている。

④：出典表記の正確さ

各収載文字の下には，その出典が略記されている。その記載が正確さを要求されるのは当然であるが，ここでも誤記の例が多々見受けられる。例えば0020に収載の『鄴三』下.37.4は同37.8の誤記，0343第８行第一字目に収載の『前』2.27.4は『後』下.37.5の誤記等々，その実例は枚挙に暇がない。

⑤：綴合・重載文字の識別

同一甲骨片がそのまま，或いは複数の甲骨片と綴合の上で，同一著録の別の箇所または別の著録に重載されることは多々あり，その追跡は甲骨学上の一つのテーマともなっている[11]。『文編』はこれら重載文字に関して，その凡例において，最も状態の良い例を一つだけ選択して収載する旨明記しているが，実際には別字と誤認して複数収載しているケースが多々ある。例えば0117は三つの文字域内小分類からなり，その最初の小分類には計32字が収載されている。その内，『鉄』68.1と『甗』44.18，『粹』1093と『京津』1254，『続』3.34.5と『佚』921の三組が，それぞれ同一甲骨の複数著録への重載である。加えて『𣪘』遊30は前出の『続』3.34.5の倣刻であり，前述①の偽刻収載の一例であると共に，『文編』編者がこれを偽刻と見破れないのであれば，「『続』3.34.5と同一物の重載」ということになる。また，5910には『京都』3160に基づく字形が記されているが，この文字は上端が破損している。当甲骨片は後に『京都』3150と綴合されて，同書中の別の箇所に当該文字の完全な字形が示されることとなった。『文編』は，綴合後の字形を5910とは別個に5892として収載しており，これは綴合前と綴合後で同一文字を別字と誤認した例である。

①：偽刻の排除

実際の遺物として，或いは拓本・模本の形で現存する甲骨資料の中に，多数の偽刻が混在していることは，周知の通りである。資料選択に当たって，これらの偽刻甲骨文字を排除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ことは当然である。辨偽に関する研究者の能力は，研究水準の向上に伴って次第に向上して来るものであり[6]，1965年刊行の『文編』に，現時点における研究水準に基づいて無条件に批判を加えるのは酷であり，不当であろう。しかしながら『文編』における偽刻排除への取り組みには，その編纂・刊行当時の水準に立ってもなお，疑問を抱かざるを得ないケースが多々見受けられる。個々の挙例とその弁証については紙幅の制約から割愛するが[7]，その象徴的な例として，『𣪘』[8]の扱いについて言及しておく。

前述した如く，現行の甲骨文字著録には時として偽刻が混入しているが，中でも『𣪘』は偽刻――特に『続』の倣刻[9]――の多いことでつとに有名である。『旧文編』はその編纂に当たって『𣪘』を収載可能であったにも拘らず，その偽刻の多さ故に敢えて排除するという慎重姿勢を採っている[10]。これに対し『文編』は，『𣪘』を採用対象に加えて281例を収載しているが，その中には明らかに『続』の倣刻と判断されるものが多数含まれている。（実例については，本項⑤を参照されたい。）『旧文編』刊行以来約30年の研究蓄積を背景に，慎重な辨偽検討を経た上での収載とは考え難く，偽刻排除に対する姿勢の甘さを示す例と捉えざるをえない。

②：文字の状況に基づく資料価値の差別化

一口に著録所収の甲骨文字と言っても，その状態によって資料価値は当然異なって来る。著録上の甲骨文字の状態を大別すれば大凡以下の如くなろう。

ａ：拓本・写真と模本の別。

ｂ：一字の結体が完全に残っているものと，一部破損しているものの別。

ｃ：文字の筆画が明晰であるものと不明晰なものの別。

現実の資料は，これらの差異が組み合わさった形で存在している。ａｂｃ何れの場合においても，前者の価値が後者の価値に優っていることは言うまでもない。前述した如く，通常『文編』への収載に当たっては，全甲骨文字の内，同一文字域に含まれると判断された，複数（多数）の文字例の中から適当なものを選択することになる。同一文字域に含まれる文字例が特に少ない場合，或いは，字形的に特に意を以て収載する必要があると認められる場合を除いて，資料価値の低い例は極力排除すべきであることは当然であろう。しかし現実には取り立ててその文字を選ばねばならない理由が見当たらないにも拘らず，敢えて資料価値の低いものが収載されているケースがままある。

また，やむを得ず資料価値の劣る資料を収載する場合には，「模」・「原字不晰」等，資料の状態を略記して注意を促しておくことが不可欠であるが，原字の資料価値に関するそのような記載がなされている例は，ほとんど見いだせない。

更に，やむを得ず一部破損している文字や不明晰な文字を収載するに当たっては，まず現状のまま収載するか編者の判断で適宜筆画を補った上で収載するかについて，一貫した方針を立ててこれを凡

２：バリエーションの把握を巡る問題

前述した如く，甲骨文字には時期の別・契刻者の別によって，「一字」の結体に様々なバリエーションが存在している。このことはまず台湾と日本の研究者によって発見されたが[12]，大陸においても『文編』編纂時には十分認識されていた[13]。上述のバリエーションをどのように把握するかは，文字域を設定する上で極めて重要な問題である。しかしながら『文編』には，「時期区分」・「上朝卜辞・非王朝卜辞の別」・「一契刻者集団を構成する複数の契刻者」等々といった，バリエーション把握の大前提である概念からして全く欠落してしまっている。その結果，例えば0177と0209の如く，明らかに同一文字の異なる時期の字形と考えられるものが，別字として異なる文字域を設定されているケースさえある。

３：文字域設定の方針上の問題

『文編』における文字域の設定には，その前提段階において既に上述の如き問題が存する。本項では更に，文字域設定の根本方針に関する問題について検討する。

①：文字域の設定法

『文編』の各文字域は，まず字形的に同一と判断される文字例を集合させることによって設定される。文字というものの性格を考えれば，これは至極単純かつ正統的な手法である。そのこと自体は自然な方法であるが，一方，前述のバリエーションという問題を勘案すれば，さらに一歩踏み込んで，甲骨文中での用例の検討まで行わなければ，正確な文字域の設定は不可能であることが解る。『文編』の一文字域内には，時としてここまで踏み込んだ上で，同一文字域内に組み込まれたかと思われる文字も無いではない。しかし，それはあくまで少数派に留まるものであり，事実上字形のみが文字域設定の根拠となっていると判断せざるをえないのが実情である。勢い，用例検討を行えば，その字形上の特徴にも拘らず別の文字域として分割せねばならないものが，同一文字域に纏められていたり，逆に同一文字域に含めない訳にはいかない文字群が，複数の文字域に分散して配属されているケースが散見することになる。例えば0535は二つの文字域内小分類からなるが，両者はその用法から見て，全く別個の文字域に分割されるべきものである。そしてその第一の小分類は，字形上は異なるもののその用例から見て，0459の文字域と合して一つの文字域を構成すべきものである。

②：大文字域の発生

先に，『文編』の構成について，

ａ：まず文字域の設定が行われ，

ｂ：必要に応じて文字域内小分類を立て，

ｃ：その上で『説文解字』中の文字を見出し字として，これに各文字域を比定して行く。

という過程を想定した。これは『文編』の現状からの想定であり，実際の手順に基づくならば，

ａ：まず文字域の設定が行われ，

ｂ：『説文解字』中の文字を見出し字として，これに各文字域を比定して行く。

ｃ：その結果，一つの見出し字の下に複数の文字域が集中して，図らずもより大きな文字域（以下，「大文字域」）を形成してしまった場合には，大文字域を構成する各文字域を文字域内小分類と位置づけて区別する。

ということになろう。即ち，主に字形に基づいて文字域が設定された後で，現行の文字に比定する過程を通じて，時としてより大きな文字域が設定される，という手順である。

ところで，この場面で大文字域設定に大きな役割を果たす「現行文字への比定」とは，実は甲骨文字本来の「同一字」という概念とは必ずしも整合しない作業である。比定の方法には二種類ある。一つは「Modern Character Transcription」（以下，「M.C.T.」）である。これは当該甲骨文字の殷代における字義を究明し，それに相当する現行文字に――字形の相違を無視して――比定する方法である。もう一つは「Direct Transcription」（以下，「D.T.」）である。これは当該甲骨文字の字形に基づき，甲骨文字を楷書化する約束に従って――殷代における字義と現行文字の字義との相違を無視して――比定する方法である[14]。勿論，M.C.T.において，比定された現行文字と甲骨文字の字形が整合するケース，またD.T.において，比定された現行文字と甲骨文字の字義が整合するケースもありはするが，本来，それぞれの間に一致の必然性は存在しない。『文編』における「現行文字への比定」では，この二つの比定法が無自覚的に混用されている。その結果，時にある現行文字と字義において一致する文字群と字形において一致する文字群が，互いに何等意味のある関係の無いままに，結果として一つの文字域を形成する，という現象を生ぜしめる結果を生んでいるのである。例えば1704「巳」を構成する二つの文字域内小分類の内，前者はD.T.，後者はM.C.T.による現行文字への比定の結果，一つの文字域を形成するに至ったのであり，殷代にあっては両者は明かな「別字」であって，本来別個の文字域を設定されて然るべきものである。

このような混乱を生ぜしめた最大の原因は，本来，文字域分別のための単なる識別記号としての地位に留まるべきであった見出し字が，古文字研究の基本文献である『説文解字』に基づいて立てられた結果，それ自体が甲骨文字の釈読と密接に結合してしまったことによる。即ち単なる文字域識別記号であった筈の見出し字が，釈読結果としても機能してしまった結果，M.C.T.・D.T.の何れとも結合して，時として無意味な文字域を設定させ，却って文字域設定そのものを狂わせてしまったものと思われる[15]。

③：収載文字例の選択

文字域を設定した上で各文字域ごとに，そこに帰属すると判断した多数の甲骨文字の実例の中から，

前者は，測定技術の進歩により遺物を殆ど傷つけることなく年代測定が可能になったことから，甲骨研究への実用が現実的な課題と言える水準まで近づきつつある。勿論，C14による測定の結果，その甲骨が殷代の遺物であることが確認された場合でも，それがそのまま，その甲骨上に刻された文字自体が真物であることの証明とはなりえないが，如何に高度な技術で偽刻されたものであっても，それが新しい甲骨に刻されたものであれば無条件に排除できる点で，辨偽作業への利用価値は高い。後者は，時に刻字部分に充填してある，朱その他の色素の成分を分析するというものである。まず科学的発掘によって得られた甲骨に関する分析結果を蓄積し，真物の特性を明確にした上で，出土状態の不明な甲骨に関しても同様な分析を行うことにより，偽物排除の一手段とすることができる。

②：文字の状況に基づく資料価値の差別化

この問題は，一に編者が編纂に当たって資料価値に差異のあることを認識しうるか否かにかかっており，具体的な処置としては特に困難は無いものと思われる。

③：模本の正確さ

この問題に関しては，正確な模写を心がけることは勿論であるが，それ以前の問題として，まず如何に優秀な版本を入手するかが大きな要因となろう。例えば4809所収の『粋』945の模写は，1965年刊行の第二版の拓本と比較すると，極めて不正確との印象を受ける。しかしこれは『文編』が1937年刊行の初版本の拓本（第二版の拓本とは明らかに別の，不鮮明な拓本である。）に拠ったがためであり，その限りにおいては「正確な模写」と言うことができる。優秀な版本の入手の重要性を示す好例と言えよう。その上で，模写の持つ必然的な不正確さを克服する手段としては，模写によらず原本から影印するという方法もまた有効な方策の一つであろう。

④：出典表記の正確さ

これもまた②同様，編纂時の自覚に関わる問題であろう。

⑤：綴合・重載文字の識別

綴合・重載文字の全面的な検証には厖大な労力を要するものと予想されるが，文字域設定時における検証に限定するならば，収載しようとする文字を含む甲骨片全体をコピーし，これを相互に比較検討することで事足りる。

2：バリエーションの把握を巡る問題に関して

時期の別・契刻者の別に基づくバリエーションの把握もまた，まずその存在を認識することが出発点である。このことは，少なくとも現在の甲骨研究にあっては言うまでもない，至極当然のことである。その存在を認識した上でどう対処するかという問題は，次項の内容と密接に結び付いていることから，次項において纏めて論ずることとする。

3：文字域設定上の問題に関して

①：文字域の設定法に関して

『文編』における文字域設定法の最大の問題点は，字形に基づくグルーピングの域に留まり，より深く，甲骨文中での各字の用例検討を欠いたことであった。その弊を除くためには，一通り字形によるグルーピングを終えた上でこれを元の甲骨文中に戻し，その意味を検討することである。これによって，字形的には似通っているが用例として異なる字例を排除する一方，字形的にはやや離れるものの用例的に同一のものを文字域に加えることができる。即ち，時期の別・契刻者の別に起因するバリエーションをも合理的に取り込んだ「同一字」の集団としての文字域を，より確実なものとすることが可能になるのである。

②：大文字域の発生に関して

前述した如く，『文編』における大文字域発生に伴う混乱の最大の原因は，まず字形から設定した文字域を現行文字に比定する過程で，M.C.T.による判断とD.T.による判断とが無自覚的に混用された点にある。これを正すには，比定法をどちらか一方に統一する必要があるが，どちらの比定法に統一するかによって，「新・甲骨文字字形表」の持つ性格は大きく異なることになる。即ち，M.C.T.によるならば，字形表と同時に釈読書としての性格を併せ持つという，従来の性格を保持・徹底することになる。それ自身意義のあることであるが，一方である一つの釈読 —— 時として原字の字形からは想定し難い釈読 —— に従わない限り検索が難しいということになる。大方の釈読が定まっている文字については問題はそれほど大きくないが，そのような文字は寧ろ少数派であることは周知の通りである。多くの文字は特殊な釈読を付与されるか，未釈字として放置されるかのどちらかに属さざるをえず，これは字形表としての機能を大きく阻害するものと思われる[39]。一方D.T.による方法に統一すれば，『文編』の基本構成である『説文解字』の篇立てそのものを放棄することとなるが，字形表本来の機能を考えれば，こちらがより合理的な方法と言えよう。『説文解字』の篇立て並びに釈読書としての性格は，別個に索引を付すことによって一定程度維持可能であり，結果的に，『甲骨文字集釈』[21]の見出し字を付加した増訂版『殷墟卜辞綜類』[22]に近い性格の書物になると考えられる。

③：収載文字例の選択に関して

各文字域の内訳を観察すると，通常，微妙に異なる複数の字体が混在している。文字域の中には，圧倒的に大きな割合を占め，その文字域におけるスタンダードと言える字形が存在するものもあれば，いくつかの字形が拮抗する形で並存するものもある。また，時期ごとに各字形の系譜を引く文字の数が大きく変動する文字域もあれば，長期に亙ってほぼ一定の割合を維持するものもある。更に，文字域相互の関係に目を転ずれば，文字域ごとに全甲骨文字数に占める割合には差異があり，また，時期ごとの変動にも各々特徴が認められる。収載文字例を選択するに当たっては，各文字域ごと，文字域内の各字形ごとにその特徴を反映させることが不可欠である。収載文字の種類・数量の決定は，対象となる字形ごとにそのあり方を徹底的に調査し，文字域ごと・文字域内の各字形ごとのセリエーションを取り，これを反映させる形で行う必要があろう。この，文字域ごと・文字域内の各字形ごとのセリエーションという概念を意識した書物は，遺憾ながら今日に至るまで刊行されていない[23]。「甲骨文字字形表」という性格を考える時，これは極めて重大な問題であろう。

＊：本稿は，先に日本甲骨学会宛に提出し『甲骨學』第13号に掲載予定であったが，種々の事情により同号の刊行が遅延しているため，編集者の了解の下に，本紀要上で公表させて戴いたものである。

具体的に適当な文字例を適当数『文編』内に収載することになる。『旧文編』・『続文編』の二書は，対象とした甲骨文字著録に見られる当該文字例を全て収載する方針を採っているため，もとより「適当」の基準は必要ない。これに対し『文編』は，編者の判断で選択的に収載する方針を採っている。そこには当然，意味のある一貫した判断基準が設定されて然るべきであるが，現実には「適当」の判断基準は至って曖昧である。どの文字域に・どのような字形が・各々いくつずつ・総計いくつ収載されるか，という点について，『文編』の現状から編者の何らかの判断基準を汲み取ることは，事実上不可能である。

以上，『文編』の問題点について概述して来た。先にも述べたように，研究業績の達成度は，その置かれた研究水準に大きく左右される。上述の『文編』批判も，編纂当時の政治的動乱に起因する制約を考え併せれば，或いは酷な・不当な批判であるかも知れない。しかしながら，編纂当時の制約を差し引いても，初版刊行以来約30年間，二度に亙る増刷を経ているにも拘らず[16]，全面的な改訂作業はもとより単純な誤記の修正さえされることなく今日に至っていることは，やはり問題と言わざるをえない[17]。その間の研究の進展を受けて，そろそろ全面的な改訂を企てる時が来ているのではなかろうか。これはただ『文編』編者にのみ要求すべきものではなく，筆者自らも，自身の問題として取り組まねばならない課題である。

Ⅱ：甲骨文字における文字域設定の要件

以上の認識に基づき，以下，「新・甲骨文字字形表」に必要な要件を考えることにより，甲骨文字の文字域設定のための基礎条件を整えたい。

1：資料選択上の諸問題に関して

①：偽刻の排除問題

著録のみが伝わる資料に関しては，基本的に従来通り文体・字形・書体等の検討に頼ることになろう。その点で松丸氏の提起した，偽刻の特徴をその製作年代的に把握するという観点[18]は，一つの突破口になろう。

甲骨が遺物として現存し，且つこれを手づから検討できる場合には，現在ではより多くの辨偽の方法が考え得る。即ち，

a：契刻技法の詳細な検討に基づく，契刻者ごとの特徴の抽出

b：理化学的な方法による計測

である。

aは既にSarah Allan（艾蘭）氏によって先駆的な業績が発表されている[19]。甲骨の刻字部分の形態について拡大写真を撮影し，その技法的特色に基づいて分類を行うというものであり，真物に対する，より詳細な研究が主たる目的とされているが，その成果は辨偽の分野にも応用が可能であると思われる。

bは，具体的にはC14年代測定法による甲骨の年代測定と，X線回折解析法による色素分析を指す。

註

1：濮茅左『甲骨学与商史論著目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は，関係文献を分野別に整理収載しているが，この内釈読関係文献は1000点を越え，他の分野から抜きんでた存在である。

2：松丸道雄・高嶋謙一『甲骨文字字釈綜覧』東京大学出版会・1994年

3：『綜覧』凡例－Ⅱ。「凡例」は，全文松丸氏の執筆による。松丸氏はさらに「漢字形成期の字形 —— 甲骨文字“文字域”についての試論 ——」『しにか』第6巻第5号1995年において，「文字域」概念に関するより詳細な論考を提示している。

4：『甲骨文編』の名を冠する書物としては，

①：孫海波『甲骨文編』哈佛燕京学社・1934年

②：金祥恒『続甲骨文編』芸文印書館・1959年

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甲骨文編』中華書局・1965年

の三種が存する。以下，本稿で検討対象とするのは主に③であり，特に①を対象とする場合には『旧文編』，②を対象とする場合には『続文編』と称して区別する。

5：『綜覧』あとがき

6：例えば松丸道雄氏は1980年の時点で，従来真物と信じられていた甲骨資料の中に，少数ながら専門家の目をも欺くほどに「進歩」を遂げた偽刻の存することを指摘し，注意を促している。（松丸道雄「甲骨文偽作問題新探」『池田末利博士古稀記念・東洋学論集』池田末利博士古稀記念事業会・1980年）

7：本稿の作成に先立ち，筆者は『文編』所収の甲骨文字25742字の全てについて，逐一原典に当たって確認する作業を行った。その結果，以下に述べる『文編』の諸問題について，既に多数の実例を蓄積してデータベース化している。紙幅の制約から詳細は別の機会に譲ることとして，本稿では原則としてその若干例を示すに止める。尚，各例における4桁数字は，『文編』の各見出し字に付された文字番号であり，それぞれが『文編』における一文字域を示している。

8：以下，甲骨文字著録は略号で記す。正式名称については，本稿末尾の「本稿所引甲骨文字著録略号表」を参照されたい。

9：偽刻の内，現実に存在する真物をそっくり真似て刻したものを，特に「倣刻」と称する。

10：『旧文編』凡例

11：厳一萍『甲骨綴合新編』芸文印書館・1975年

同　『殷墟書契続編研究』芸文印書館・1978年等。

12：董作賓「甲骨文断代研究例」『中央研究院歴史語言研究所集刊』外編第一種　1933年

貝塚茂樹・伊藤道治「甲骨文断代研究法の再検討」『東方学報』京都・第23冊　1953年

13：例えば陳夢家『殷墟卜辞綜述』科学出版社・1956年

14：M.C.T.・D.T.共に松丸道雄氏による概念規定である。

15：『旧文編』・『続文編』の二書は，共に「考」の文字域には『後』下.35.5一例のみを収め，これと異なる「杖を持った人物の側視形」と形容される一群の文字については，全て「老」の文字域に収めている。これに対し『文編』は，1044「老」の文字域には『燕』645・『鉄』76.3・『珠』1008・『明』1203の４例のみを「杖を持たない人物の側視形」に模写して収め，他は『後』2.35.5と共に1046「考」の文字域に収めている。『説文解字』第八篇「老」には「考也」，また同「考」には「老也」とあり，何らかの混乱が存在するものと思われる。『文編』のこの措置は，これもまた『説文解字』に基づく見出し字に引きずられた結果，不合理な文字域が設定されてしまった例と言えよう。その実，1044所収の４例について原典に当たって調査してみると，

①『燕』645　：原本の拓では「杖」がはっきりと看取される。

②『鉄』76.3：当該甲骨片の内右半分は真刻だが，該字を含む左半分の筆致は甘く，偽刻の可能性が高い。仮に真刻であったとしても，「杖あり」と見る事も十分可能。

③『珠』1008：模写は正確だが，中指のように見える表現は「杖」とも取れる程に長く，敢えて「杖を持たない形」とするには無理がある。

④『明』1203：本書所収の資料は，全て拓本ではなく模写であり，もとより厳密な字形検討の対象たりえない。

というものである。何れも「杖を持った人物の側視形」と別個の文字域を立てねばならない必然性は認められない。

また，M.C.T.とD.T.の混用の結果として，『文編』内の文字域・甲と文字域・乙が，実際には同一文字域を表している場合，並びに文字域・甲内の文字域内小分類・Ａが，文字域・乙と同一文字域を表している場合がままある。この中には『文編』編者によって意識的になされているケースもある。例えば前者の例としては，0006の文字域と0017の文字域が同一，後者の例としては，0011の文字域の一部（具体的には『甲』3072）は0694の文字域と同一，等が挙げられる。一方，『文編』編者にその存在が認識されていないと判断されるケースもある。例えば前者の例としては，3697の文字域と0470の文字域は同一，後者の例としては，0545の文字域の一部（具体的には『京津』419）は1347の文字域と同一，等が挙げられる。『文編』編者による意識的な処置の場合には，その旨何らかの表記がなされているため，利用者にとっての当面の便はさておき，基本的には不都合を生じない。しかし『文編』編者に意識されていないケースでは，当然ながら何等の表記もなされておらず，字形表としての価値に直接関わる障害となっている。前述の『綜覧』は，基本的に『文編』の文字域に従って字釈諸説を配列したため，編纂時にしばしば問題を生じた。『綜覧』の編纂作業に参画していた筆者は，その具体的な対策を迫られ，重出部分に属する文字例を，片方の文字域に移動・合併し，併せてその旨を関係文字域に明記する方法で対処した。その詳細については，『綜覧』凡例を参照されたい。

16：『文編』第二刷は1982年，同第三刷は1989年の刊行である。

17：『文編』附録には，文例研究を行えば直ちに第１～14篇中の何れかの文字域に合すことができるものが，多数収載されている。例えば3024～3033までの各文字域は，全て0011へ合すべきであろう。また，5765～5949（即ち『文編』の最末尾部分）には，『京都』から採取された文字が集中的に現れる。これは『文編』編纂の末期に入手された『京都』の字例の内，単純に第１～14篇に収載できなかったものを，ひとまず纏めて最末尾に収載しておいたということと思われる。このようなケースについても，再版時に何らかの処置が採られて然るべきであろう。

18：同・註６

19：Sarah Allan（艾蘭）“On The Engraving Of Oracle Bone Inscriptions”（「論甲骨文的契刻」）李学勤・齊文心・艾蘭『英国所蔵甲骨』下編上冊・中華書局・1991年

20：『文編』の「附録」部分には何等の見出し字も立てられていないが，その結果，現状で「附録」収載の諸字を検索するには大きな困難が伴うことは，『文編』利用者の等しく認める所である。

21：李孝定『甲骨文字集釈』中央研究院歴史語言研究所・1965年。

22：島邦男『殷墟卜辞綜類』大安・1967年。同・増訂版は汲古書院から1971年刊行。

23：例えば，徐中舒『甲骨文字典』四川辞書出版社・1989年は，近年になって漸く出現した甲骨学界初の本格的な字書であり，前述の「時期の別」によるバリエーションへの自覚は見て取れる。しかし，例えば「翌」の項においては，スタンダードな字形というより寧ろ特殊な字形を意識的に選んで収載しているかの如く見える。セリエーションに基づく合理的な字例の選択という意識は，同書においてさえもなお希薄であると言わざるをえない。

<本稿所引甲骨文字著録略号表>

鉄	：劉鶚	『鉄雲蔵亀』	1903年
前	：羅振玉	『殷虚書契前編』	1912年
後	：羅振玉	『殷虚書契後編』	1916年
明	：明義士	『殷虚卜辞』	1917年
戬	：姫佛陀	『戬寿堂所蔵殷墟文字』	1917年
林	：林泰輔	『亀甲獣骨文字』	1921年
簠	：王襄	『簠室殷契徵文』	1925年
燕	：容庚	『殷契卜辞』	1933年
続	：羅振玉	『殷虚書契続編』	1933年
佚	：商承祚	『殷契佚存』	1933年
粋	：郭沫若	『殷契粋編』	1937年
珠	：金祖同	『殷契遺珠』	1939年
鄴三	：黄濬	『鄴中片羽三集』	1939年
甲	：董作賓	『小屯・殷虚文字甲編』	1948年
京津	：胡厚宣	『戦後京津新獲甲骨集』	1954年
京都	：貝塚茂樹	『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蔵甲骨文字』	1959年

甲骨契刻与汉字体态的规整化

刘志基

虽然甲骨文的研究已有近百年的历史，甲骨学者在文字考释、卜法文例的探究、分期断代的确立、卜辞内容的社会历史与文化的研究等许多方面作出了极大努力，也取得了很大成绩，但笔者以为，甲骨文在汉字系统自身的发展演进及其规律的研究中，还有许多潜在的价值值得进一步发掘。而其中甲骨文的特定书写条件对汉字体态演化的影响尤其值得关注。下面仅就这一点略陈管见，切望这篇短文能够成为一块引玉之砖，并祈方家不吝赐教。

尽管汉字的历史决不至于迟至商代后期才刚刚发轫，但我们却不得不无奈地面对这样一个现实：三千年前的甲骨占卜刻辞，乃是迄今为止我们所能见到的最早的汉字材料。比甲骨刻辞更早的汉字材料之所以至今不能进入我们探索的视野，原因或许不只一端，但十分重要的一个缘由，则是在甲骨刻辞以前，乃至在殷王热衷于占卜记事的当时，汉字材料原本就是十分罕见的。想象殷商时代乃至殷商以前汉字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触目皆是，并不切合文字早期应用的实际。

据目前所见材料，商周时代文字除了记录卜辞外另有两种用途，一是用作铜器铭刻，二是书写简册以记史或祭祀。铜器的铸造，在上古乃非常大事，决不至于经常发生而成为日常活动，故铜器铭文在古文字应用实践中所占比重之微也就可想而知了。殷周的简册，虽然至今未睹实物，但种种迹象表明，当时简册的书写采用了一种极为简略的形式。《左传》宣公二年记：晋灵公不行君道，胡作非为。赵盾、士季反复进谏，晋灵公不予理睬，反而多次欲加害赵盾，终于在桃园遭杀身之祸。被逼逃亡而未出国境的赵盾闻讯返回朝中。这一段颇复杂的史实到了晋国太史董狐的笔下却只有寥寥五个字：“赵盾弑其君”。为此，赵盾大叫冤枉，而孔子却对董狐大加赞赏：“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这里所谓“书法”，每每被人解作“记史原则”，其实，更宏观一点来看，它指的是上古时代文字应用（书）的原则（法）。这个原则的核心便是用字简略。以简略的文字凸现所记事件的要点，便是所谓“书法不隐”。赵盾逃亡中未出国境，依礼，未出国境则与晋灵公的君臣关系犹存，而他返朝后又未诛杀弑灵公的赵穿，在当时的礼法观念中也就成了弑君的贼首。所以孔子有“书法不隐”之誉也就不难理解了。再观《春秋》记史，这类简略文字乃是通例。以隐公元年为例，一年所记七件大事仅 63 字：“元年，春，王正月。三月，公及邾娄仪父盟于眛。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秋，九月，天王使宰咺来归惠公、仲子之赗。九月，及宋人盟于宿。冬，十有二月，祭伯来。公子益师卒。”，由此不难发现，古人书写在简册上的文字实际只是一些极简略

（原載《茨城大學人文學部紀要》創刊號，1997年）

走。但就汉字体态营构而言，最让殷王的刀笔吏们头痛的莫过于那极其有限的空间，以及这苛刻空间中极不易留下痕迹的坚硬质地。

殷人用以占卜的龟甲，其面积通常不过如人巴掌，虽也有径尺巨制为人们所津津乐道，却实在是极其偶然的绝无仅有。至于牛肩胛骨，经整治后可以附着文字部位的面积也与龟甲在伯仲之间，而出类拔萃的大制却决难觅得。况且，在这区区方寸之间，又要钻凿见孔，施以灼烧，使有卜兆坼出，卜兆的定位与“犯兆”的禁忌不仅将原本已经可怜的空间挤占得更加局促，且又进一步限定了文字附着位置选择的自由。不难发现，经过如此苛刻繁琐的限制以后，文字形态的营构将无可避免地丧失许多的自由。当然，问题并不仅于此，为了占卜记录具有长期保存的档案价值，人们选择了契刻作为基本的文字附着手段。然而，以甲骨的坚硬质地，要让并不具有合适契刻工具的殷人在上面留下任何一点痕迹都是一件并不轻松的事，由此而引发了三千年后人们对甲骨契刻之谜的猜测和争论。不难想象，在这种条件下，要营构出分辨认知要求极高的文字的形态，不能不遇到重重的障碍。

如此严峻的书写条件会对汉字体态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们固然可以作出种种合乎情理的推测，但最能说明问题的当然还是甲骨文字形态的本身。拿甲骨文字与同期铜器铭文作一比较，不难发现两者之间显而易见的种种差别。铜器铭文的书写，固然也有种种特定的要求，但与甲骨文的书写相比，苛刻的空间限制及留迹的艰难却是决不存在的。相反，铜器的庄严又足以促发文字营构的郑重其事乃至神圣其事。因此，殷商的铜器铭文，无疑更真实地显现了甲骨文时代汉字体态的实际面貌。由此，我们不难觅得这样一条辨析的捷径：只须对比甲骨文与其同期的铜器铭文的体态差异，即可窥见发生在甲骨上的书写条件对其字形营构所发生的实际影响。

在早期铜器铭文中，文字个体形态并未得到多少规范，不但大小由之，相互间的组合也每每随意安排，甚至还伴随非文字的美饰形态。这种情况，与古埃及文字，苏美尔文字及古玛雅文字相似，可见乃早期文字形态的共性。然而，在甲骨文中，这种情况便发生了很大的改变：非文字的纯美饰形态荡然无存，文字个体的大小趋向均等，形态也大体上统一于方形。不难发现，甲骨文的这种形态特征，实发轫于其文字附着材料局促空间的逼迫。就占卜内容而言，虽总可归于“大事”之列，却也林林总总：邦内的年成，狩猎的收获，祭祀的安排，时王的行止……其中不乏有一定复杂程度的事件与过程，用文字将它们记录在如此有限的空间之内，不能不顾及表达方式的经济有效。于是乎，一般文字形态中与此种限制不相协调的内容便不能不面临遭到扬弃的厄运：纯美饰性图案，与传达卜辞内容无关，徒具美化效应，白白占去宝贵空间，不能不被清除得不留一点痕迹；发轫于客观物象千差万别的文字形态的各具姿形及大小随意，无法在有限空间内受到最经济的容纳，于是，被改造成可以最充分利用空间的面积大致均等的方块形态，这就如同把水果培育成方形，以最大限度地利用运输箱内的容纳空间；出于同样的目的，文字间的组合也避免了绘画式的随机性，大致形成了自己的程序，依卜兆的左右对称，或下行而左，或下行而右。尤其能够说明问题的是，在甲骨卜辞中，还有所谓“一字两用”现象，即在同一条刻辞中，如有某字需要出现两次，则可以不加任何说明地省去一次（见《古文字研究》）第四辑所载裘锡圭《甲骨文字考释（八篇）及《古文字研究》第十二辑所载姚孝遂《读〈小屯南地甲骨〉劄记》）。以一字顶两字，最大的效果不外节省空间，这种在汉字书写史上绝无仅有的特例之所以会发生，与甲骨文书写空间绝无仅有的狭小局促无疑是联系在一起的。

在特定文字书写空间对文字形态产生巨大重塑效应的同时，甲骨的坚硬质地也对字形施加了自己的影响力。殷商铜器铭文中，块面的形态随处可见，这在与绘画并无严格界限的早期文字中，也属极普通的情形。据此可以推知，在甲骨文时代的一般汉字形态中，块与线应当都是寻常可见的。然而，一旦在甲骨上营构文字，要继续维持块线并存的格局便面临难以逾越的障碍：在坚硬的甲骨上刻出线来相对而言还是方便的，但要弄出一个块面来又谈何容易。于是乎在甲骨刻辞中，块面的形态遭到了彻底淘汰，线成了唯一的营构形质元素。不难想象，在甲骨上完成的这种出于迫不得已的“文字改革”，是很容易普及到一般的文字书写实践中的。因为即使在没有坚硬的甲骨制约的一般书写场合，如用毛笔在竹木上书写，留迹成块比留迹成线同样要麻烦得多：线条的营构可以一挥而就，而块面的营构却不得不借助于来回涂抹。因此，一旦块面在甲骨刻辞中消失，其他文字书写场合的效尤也就难以避免了，周代金文中块面的迅速消逝不能认为与此毫无干系。

遭到扬弃，并不只是块面的命运，线的营构方式也同样不能不因甲骨的质地而发生某种程度的改变。审视殷商铜器的铭文的线条营构，其挥运之迹多呈圆曲之状。这种情况，以早期文字物象描摹的营构原则为依据，故有其发生的必然，《说文解字·叙》为“象形”下的定义是“画成其物，随体诘诎”，所谓“诘诎”，就是“曲折”。然而，曲线的营构，一旦要移到甲骨上进行，就变得不那么容易了，于是，同期金文中同一文字的圆曲笔画到了甲骨文中便每每成了直线。尽管这种变化是有限的，但其意义却不可低估：字形方块格局，须以构字笔画的相对平直为条件；着眼于书写的方便快捷，直线较之曲线也无疑是一种更加理想的选择。显然，甲骨刻辞的这种变革，同样在汉字形态的演化中起到了一种先导作用。

不难发现，汉字的体态在甲骨这种特定附着物上所发生的这种种变化，归结起来，不外乎是背离早期文字依附于绘画的一般特性。当然，在绘画形态与文字形态的两极间距中，这种背离的另一面不外乎是向成熟的文字形态靠拢而趋向规整化。也就是说，在汉字体态演化的历程中，甲骨文特定的书写条件提供了一个空前绝后的良好契机，使之大踏步地走出绘画阴影，以其他民族早期文字无法企及的速度初步完成了规整化进程。

的助忆记号，所以“简册”之“简”才会引申出“简略”的意义来（详参拙文《并不简单的“简”》，载《咬文嚼字》1996年第七辑）。故简册书写中文字应用的频率也是有限的。值得注意的是，在作为后世文字主要用武之地的知识传播领域，殷周文字尚无缘介入：圣哲如孔子，老子都未曾把自己的学说形诸文字，《论语》、《道德经》都是在他们身后由弟子整理成书的。可见在战国以前知识主要靠口耳相传，故“圣”字本以“口”“耳”会意，“哲”字从“口”得义，“知（智）”字从“口”从“矢”而“矢”亦表“言词”义（《说文》：“知，词也。从口，从矢。”又，“矣，语已词也。从矢，已声”、“矤，况也，词也。从矢，引省声。从矢，取词之所之如矢也”）。这种造字思维，都与知识依赖口耳相传的历史有关。

这种情形。在老子《道德经》中亦可窥见一斑。《道德经》中有“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一段文字，其中“使民复结绳而用之”一句，曾令我困惑不已：《道德经》大体可算韵文，文句间多工整对应，此句子前为四个四字句，之后为四个三字句，在这两者之间突然冒出一句句法与前后都极不协调的句子，实在不能不让人生出突兀之感。然而，联系早期汉字实际应用所受的限制来分析，不难领悟，这一极不协调的文句，乃是老子的后学在纂集《道德经》时改动老子原话的结果。依情理推测，老子原话当为“虽有文字，无所用之”，这不仅是因为这两个四字句与前文的句法一致，更重要的是，如此则使文义更顺畅，也更能体现老子小国寡民、绝圣弃智的思想。当然，老子的后学改句，并非是对老师的不敬，而是出于迫不得已，试想，老师分明教导：“虽有文字，无所用之”，弟子却还要将老师的学说形诸文字，这个洋相可就出大了。再看弟子的改句，亦可谓煞费苦心，结绳，乃古人心目中的文字发生以前的记事手段，并与文字有着渊源关系，言“使民复结绳而用之”，既曲曲折折地传达了“虽有文字，无所用之”的意思，又避免了学生行为与老师学说的直接对立。

毫无疑问，我们之所以要不惜笔墨地讨论这场笔墨官司，正是因为这中间明白无误的透示着这样一个信息：一代哲人老子，在文字即兴之后，并不主张使用文字。当然，老子的这个主张，或许并不仅仅涉及知识传授，但却无可置疑地包括了知识传授。就这一点而言，老子的观点反映的是当时社会的共识。由此反观之，不计被人当作药材吃掉的大量“龙骨”，仅目前已发现就达十五万版的殷商甲骨卜辞，就充分说明殷王占卜乃是极其频繁的日常活动，故卜辞的契刻，在汉字早期的应用中决不是一个无足轻重的方面。况且由于文字的营构为少数王室的巫史所垄断，甲骨的契刻与铜器的铭刻、简册的书写实为他们一身所兼之数任，故在相对频繁的甲骨文字书写实践中形成的书写习惯、定势，有充分的可能延伸到其他类型的文字书写活动中。也就是说，对于构形体态尚处于动荡形成过程中的早期汉字而言，甲骨文字书写实践的影响是举足轻重的。

把远未在日常生活中普及，而浸透了非常意义乃至神秘意义的早期汉字施用于占卜鬼神，当然是一种非常自然的选择。然而，伴随着这种自然选择而来的文字书写条件却是相当不自然的。占卜，本质上乃是一种人神沟通的活动，为了保证这种特殊交往的效率，占卜材料的选择当然也不是随意的，龟甲牛骨以其在先民心目中最富神灵之性而被确定为其中主角，可谓出自必然。与这种确定相联系，文字附着的材料也失去了任何其他选择的余地。

平心而论，由甲骨的嗜好所生出的麻烦决不止于一端，仅材料的收集便足以令人疲于奔

殷契转注刍议

林 小 安

一、“六书说”仍是科学的造字理论

《汉书·艺文志》说：“……六书，谓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造字之本也。”所谓“造字之本”，即造字的基本方法、基本理论。在造字之初，当然是先有长期的摸索实践，在文字发达后才会出现有关造字的理论。殷墟甲骨文已有四千余单字，已是很成熟的文字。有的文字学家已指出甲骨文已“六书”俱备。周人的文字比殷人更进步，在此基础上归纳总结出“六书”造字的基本方法，是完全可能的。

由于历代文字学家对“六书”的定名、定义有分歧，对其中某些概念认识不清，出现了种种争议，于是有的文字学家主张放弃“六书说”，撇开纠缠不清的争论，有的则尝试另创新的造字理论，如文字学大师唐兰、陈梦家即试图创立“三书说”。

目前，考古学还未给我们提供中国文字起源于何时、何地、何族的直接证据。现在所能看到的最接近原始初文的文字就是殷墟甲骨文和金文了。反复检审殷墟甲骨文的造字方法，我们认为还是“六书说”，更准确、更完整地概括了古代先民的造字方法。裘锡圭先生详细地分析了许多六书以外的造字方法，但大多数是秦汉以后的造字方法，如歪、甭、乒乓、刀刁等等。就原始初文来说，在殷墟甲骨文中，“六书”仍然是造字的基本方法。个别有些记号字，只是特例，少数现象。还有一些字，归不入“六书”，恐怕是我们不知其象何形、会何意，其实它原本还是用“六书”中的方法来造的字。如“八”字，有的学者不知其本义，即归入记号字。其实，“八”是“分”的初文，它的本义是两分，这是一个会意字，是用会意的方法造的字。甲骨文的  （易）字是  的省写，已看不出其为会意造字的本意。

当然，“六书”必须有科学的定名和定义才能为人们所完全接受。本世纪以来，出土了大量殷周秦汉的文字资料，人们在探究其造字方法时，仍然喜用许慎的“六书”定名，表明许慎的“六书”定名是比较准确、比较科学的。对于诸如“象事”、“象意”、“象声”等多种定名来说，还是许慎的“指事、象形、形声、会意、转注、假借”更准确地反映了“六书”的造字方法。“意音”虽比“形声”更为妥贴，但“形声”已沿用了两千年，人们心中也明知“形声”不是象形与表声的结合，而是表意与表音的结合，故不改也罢。

许慎对“六书”的定义，是传世最早的关于“六书”的定义。由于他的定义基本上是准确的、科学的，又由于他用此定义建立了庞大的文字学体系《说文解字》，因此，在许慎之后对于文字学理论的研究都是围绕着他的“六书”定义进行的。

许慎说“指事者，视而可识，察而见意”，“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诎”，“形声

（原载《徐中舒先生百年誕辰紀念文集》巴蜀書社，1998年）

《甲》752的“元簋”，或指列簋中的“首簋”，则又从时间范畴的首位转移到空间范畴的首位。字义使用的范畴不断转换，但结果，其新的含义都同原始本义有关，都是从原始本义引申出来的。

殷墟卜辞中，运用字的引申义者尚夥，如“生”字，其本义是指草木由土而“生”。甲骨文“生”字是象形会意字。在卜辞中下列用法即已转移引申出新义，请看：

庚辰贞：其𠂤生于妣庚妣丙？在祖乙宗卜。　《拾》1.10
癸未贞：其𠂤生于高妣丙？　《前》1.33.3
王其生子？　《遗》655
……其隻生鹿？　《粹》951
𠂤多生饗？　《甲》380

从本义是植物之生长转为人之生育，动物之死活（生鹿）。“多生”即“多姓”，又转移为人的血缘族属，古人“同姓不婚”，故以姓别族，“多姓”指不同血缘的族属。字义使用的范畴不断转换引申，注入了新的含义，但都源出本义的“同意相授”。再如：“小”及“少”字，初文即“沙”之象形，引申为体积的大小之“小”，在卜辞中又转换了多种范畴，注入了多种新的含义：

戊午卜㞢王小王。　《南·南》2.146
乙巳卜𠂤小父酉克又㞢永…　《南明》632
𠂤小臣⿰克又㞢永王…　《甲》1267
其十用小女彘。　《乙》8865
己丑卜在小宗侑㞢岁自大乙。　《佚》131
不雤小雨？　《粹》997
其𠂤小风？　《拾》7.9
…丰…小宰…王受佑？　《诚》352
壬戌卜雨今日小采允大雨往妣戊翌日隹启。　《佚》276
癸丑卜贞：旬甲寅大食雨自北，乙卯小食大启，丙辰……曰大雨自南。　《合》78
𠂤小牢王受佑？　《人》1894
癸丑卜贞：小示侑羌？　《甲》2123

字义由体积的大小扩展到辈份的高低、地位的尊卑、规格的大小、自然现象的强弱、时辰的先后早晚，等等。概念不断转移，字义不断引申，不断注入新的含义。这就是“转注”造字，字形虽未变，但概念不同了，使用范畴不一样了。没有造新的字形，却造了新的字义，因而也是一种造字之法。在研究造字方法时，怎能遗漏这么重要、这么经常广泛使用的方法呢？

中国文字有一字多义现象，清代文字学大师朱骏声早已明确指出：一字多义分二类，一类是与本义无关的，这是“本无其字，依声托事”，属于“假借”。一类是与本义有关，是由本义“同意相授”发展来的，这就是引申义，就是“转注”。

殷墟卜辞中“转注”类的字还多，兹不赘举。总之，笔者认为“六书”仍然是古人归纳总结出的先民原始造字的基本方法，是准确和科学反映了中国文字造字规律的，是我们考辨古文字的基本方法、基本手段，不应轻易弃之。实际上我们现在考释古文字时，仍然离不开运用“六书说”的方法去分析论证。

（原载《胡厚宣先生紀念文集》，科學出版社，1998年）

者，以事为名，取譬相成”，“会意者，比类合谊，以见指撝”，“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授”，“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托事”。这六条定义基本上是准确的。要说不够准确，就是“取譬相成”没有反映出“形声”字的表音作用。对于“六书”争议分歧最大的是“转注”，但笔者认为许慎对于“转注”说得是很清楚的，只是举例不当，致使人们认识模糊，以至于产生分歧和争议。唐兰、张政烺、裘锡圭先生都指出许慎关于“假借”的举例“令长是也”，是引申义，不是假借义。既然许慎关于“假借”的举例是错误的，那么他关于“转注”的举例也可能是错误的。而二千年来，人们恰恰就在许慎对于“转注”的错误举例的导引下，产生了种种分歧和争议。其实认真揣摩许慎对“转注”的定名和定义，“转注”的本义并不难理解和认识。转注者，字义转移，注入新意也，所谓“同意相授”是也。“同意相授”就是字义的转移和注入新意，这就是引申义。清代的江永（《与戴震书》）、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就认为“转注”就是引申义。

引申义是世界各民族语言文字发展的必然途径之一。殷周文字中已大量出现引申义，高度概括造字方法的“六书”怎会不包括用引申义造字的方法呢？显然不会，“转注”就是用引申义造字的方法。

二、转注定义说解

许慎谓：“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授，考老是也。”首先，我们认为转注的定名，已表示了是字义的转移和注入。是说字义从某一范畴的含义向另一范畴转移，而注入了新的含义。例如：甲骨文中的“元”字，就有多方面的含义。元字的本义是“首也”，是人头部的象形表意。古语“勇士不忘丧其元”，就是说勇士不怕掉脑袋，此处用的是“元”字的本义。但是，在殷墟卜辞中，已普遍用的是其引申义。如：

辛巳卜大贞：侑自上甲元示三牛下示二牛？十二月。　《前》3·22·6
己未贞：𠂤元示侑㞢岁？　《后》上19·7
庚申卜旅贞：𠂤元卜用？在二月。　《续》1·39·9
㞢不元簋。
元簋𠂤多尹饗。　《甲》752

从下面数辞，我们大致可看出“元示”之含义：

甲子卜争贞：来乙亥告𢦏其西于六元示…　《陈》28
庚寅贞：酌㞢伐自上甲六示三羌三牛，六示二羌二牛，小示一羌一牛？　《存》1·1786
丁丑贞：侑㞢伐自上甲大示五羌三牛？　《掇》2.130
己亥卜：侑自大乙至中丁六示牛……　《合》325

《陈》28一条表明“元示”与“六示”有关。据《存》1.1786、《掇》2.130、《合》325知“六示”又分“自上甲”和“自大乙”两种，且均为“大示”。如此，我们认为“元示”和“六元示”当指“自上甲”之“六示”、“大示”。“元”即“首”也，“元六示”即“首六示”，是针对“自大乙”之“六示”而言。在这里，“元”字之义，已不是指人体头部，而是指顺序，即字义从人体的范畴转移到时间顺序的范畴，并赋予了新的含义。这不是“转注”又是什么，这不是“同意相授”又是什么？新的含义与旧的含义是有关联的，是从旧义中引申出来的。《续》1.39.9的“元卜”，显然也是指时间范畴里的“首卜”。

④：D.T.による『説文』或體等への比定

D.T.によっては『説文』の見出し字と一致しないが，『説文』所收の或體等と一致する基礎文字群は，その旨を記した上で上記③に準ずる方法（④-a・④-b）により小篆の見出し字の下に集める。

⑤：M.C.T.[5]　による『説文』見出し字への比定

D.T.によっては上記③・④のいずれにも合致しないものの，M.C.T.によって『説文』の見出し字に比定できるものについては，上記③に準ずる方法（⑤-a・⑤-b）で小篆の見出し字の下に集める。その際，「某氏釋～」・「卜辭用某爲某」・「从某」等として論據を明記する。別個に行ったM.C.T.の結果が同一見出し字の下に竝存する場合は，改行の上「或从某」として論據を示す。

⑥：『説文』編次による配列

②～⑤の結果成立した文字群を，『説文』の編次に準據して配列する。

⑦：②～⑤に該當しないA群所屬の基礎文字群の處理

D.T.によって文字全體の楷書化が可能であるが，②～⑤のいずれによっても『説文』中に該當する見出し字を比定し得ない基礎文字群については，D.T.の結果を楷書で記して見出し字とする。必要に應じて③-bに相當する作業を行った上で（⑦-a・⑦-b）「从某」等として部首を明記し，これに基づき⑥の間の然るべき箇所に插入して行く。その際，D.T.の結果は若干異なるものの同一見出し字の下に集めるべきと判斷される基礎文字群が存在する場合には，⑤に準じて「或从某」と表記し改行した上で，同一見出し字の下に集める。

⑧：「重見」文字域の一本化

①～⑦の結果，一つの文字域又は文字域内小分類が複數の見出し字に對應している場合には，一つの見出し字の下に文字群を統合する。この結果相當する文字群を失った文字域又は文字域内小分類には，代表例を一字だけ收め，統合した文字域の見出し字を「重見某下」という書式で明示する。

⑨：文編番號の付與

②～⑧の結果配列された文字群に對し，「一見出し字一番號・0001からの四桁の通し番號」[6] を付與し，卷一～十四からなる正編とする。

⑩：合文の處理

合文は，⑦に準じて見出し字ごとにまとめた上で合文編に收め，同樣に2001からの通し番號で文編番號を付與する。

⑪：B群の處理

B群に屬するもの，すなわち結體の一部又は全部が楷書化不能の基礎文字群は見出し字を立てない。必要に應じて③-bに相當する作業を行った上で『説文』の配列を意識しつつ竝べ，同樣に3001からの通し番號で文編番號を付與し，附録上編とする。

『甲骨文編』における大文字域の現状

鈴木　敦

筆者は先に，今後の甲骨文字研究における「文字域」概念の重要性，竝びに文字域概念を踏まえた新・甲骨文字字形表に求められる基礎的要件について概述した。[1] 本稿では，この基礎的要件を具體的に檢討する作業の一環として，現行の最もスタンダードな甲骨文字字形表である『甲骨文編』[2] において，文字域概念に關わる諸問題が集中的に現れる「大文字域」[3] の現狀を整理する。

Ⅰ：『文編』における文字域の設定方法

『文編』における文字域の設定方法は，その「編輯凡例」及び各文字域の現狀から大約以下のように想定される。

①：甲骨文字の結體に基づくグループ化

各種の著録から模寫された甲骨文字を，結體を同じくするものごとにグループ化し，以下の作業の基本單位（以下，「基礎文字群」）とする。

②：D.T.[4]　による隸定

①に對してD.T.による隸定を試み，隸定可能なもの（以下，「A群」）と不可能なもの（以下「B群」）とに分類する。

③：D.T.による『説文』見出し字への比定

a：②のA群を對象にD.T.の結果と『説文』の見出し字とを對比する。整合するものは『説文』に倣って小篆で見出し字を記し，該當する基礎文字群をその下に集める。

以下の諸段階に該當する基礎文字群が存在しないケースでは，これがそのまま文字域となる。

b：③-aとは若干筆畫を異にするものの同一字と判斷される基礎文字群が存在する場合には，③-aの基礎文字群の後ろに，改行して當該基礎文字群を集める。同一見出し字の下に當該基礎文字群が複數存在する場合には，その都度改行した上で竝べてゆく。

この結果，同一の見出し字の下に結體を異にする複數の基礎文字群が竝列することとなって「大文字域」が成立し，竝列する各基礎文字群は「文字域内小分類」となる。

表では該當する文編番號に置き換えて「＞XXXX」と表記する。

C：上記三項目以外の根據

必要に應じて，より具體的な内容を「記載」欄に略記する。この内「＊」が付されているものは，『文編』の体裁上は何らの情報も示されていないが，筆者が収載文字の状況に基づいて下した判斷であることを示す。

5：「方法」欄

上述のⅠ-①～⑫から該當する番號を記す。「a」「b」の別は，「b」に該当する文字域内小分類が存在する場合にのみ記す。

⑤において別個の論據に基づく複數の文字域内小分類が竝存する場合には一番目を「5」とし，二番目以降を「51」・「52」・・・として区別する。⑦・⑩・⑪・⑫についても同様に處理する。

複數の方法による場合は「＋」を挟み，「5＋8」の如く記す。

6：「備考」欄

筆者の見解を記す。このうち頻出するものについては，以下のように略記する。

「論據」：M.C.T.の根據や字形の差異等，論據を明示すべきと考える。

「＞第X」：該當する文字域内小分類は，『文編』の現状で第X番目に記されている文字域内小分類に編入すべきと考える。

「＞新X」：『文編』の文字域内小分類の配列を改め，當該文字域内小分類を第X番目に配するべきと考える。

7：用字

極力『文編』の記載通りの文字を用いるべく努力したが，活字の制約から一部は略字や似よりの記號で代用せざるをえなかった。

⑫：定稿後の校改によって正編竝びに附録上編より除外された文字及び定稿後に追加された文字については，見出し字を付けずに附録下編に列記し，必要に應じて③-bに相當する作業を行った上で附録上編からの通し番號で文編番號を付與する。

以上の作業の結果，正編1724（内，小篆を見出しとするもの942）・合文編371・附録編2949，計5044個からなる『文編』文字域が形成されたと考えられる。(7)

Ⅱ：大文字域の現状

『文編』の文字域中，大文字域を形成するものの現状を表1に示す。

表1：大文字域の現状

凡　例

1：「番號」欄

當該文字域の文編番號を四桁の數字で記す。

2：「小分類」欄

文字域内小分類を行單位で示す。

3：「對象」欄

表記に混亂があり行單位になっていないものについては，さらに該當する文字例を『文編』の出典表記に從って示す。甲骨文字著録の名稱は略號で記す。正式名稱については，本稿末尾の「本稿所引甲骨文字著録略號表」を參照されたい。

なお，『文編』と各甲骨著録の間で出典表記に齟齬のあるものについては，『文編』の表記に從った上で備考欄に「#」を付している。また，『文編』編者が認識していない重出に關しては，同じく『文編』の表記に從った上で備考欄に「##」を付している。齟齬の内容竝びに重出状況に関しては，本稿注7所引・拙稿を參照されたい。

4：「根據」及び「記載」欄

當該文字群を筆者が文字域内小分類と判斷した根據を，「根據」欄に略號で示す。

0：大文字域の先頭行

A：改行

偶々行末まで文字例が羅列されている場合でも，收載文字群の結體等から改行の意圖が明確に看取できるものはこれに含める。

B：「或从～」等の論據

具體的な内容を「記載」欄に略記する。上述のⅠ-⑧における重見指示も，これに含める。なお，『文編』は重見先を「重見某下」の如く見出し字で指示しているが，本

番號	小分類	對　象	類	記　載	方法	備　考
	4		AB	省艸～	52	
	5	～乙5919	AB	省日	53b	＞新7
	5	存02.0286・菁10.07	B	从𢀛	53b	＞新9
	5-6	佚0784	B	从艸	53a	＞新6
	6	甲1134～	B	从二木	53b	＞新8
0058	1		0		3	
	2		AB	或从二木	5	
	3		AB	或从阜	51	
0059	1-4	～京都2074	0		3	#
	4-5	存01.1938～前04.09.02	B	或从𢀛	51	改行
	5	存01.1973	B	或从𢀛	5	改行
	6-9		AB	或从艸	52	
	10	～金0385	AB	或从二木	53	
	10	京都1887	C	＊字形	52	＞第4
0060	1		0	从糞从隹	7	
	2		AB	从𢀛	71	
0066	1-2		0		3	
	3-5		AB	或从𠂤	5	
0078	1-3		0		3	
	4-6		AB	或从羊	5	
	7-8		AB	或从豕	51	
	9		AB	或从鹿	52	
0080	1-2		0		3	
	3-4	～掌瀧01.281	AB	或从羊	5	
	4	明藏0561	B	或从彳	51	改行
	4	乙4603	C	＊字形	5	＞第2
	5-7		AB	或从豕	52	
	8		AB	或从犬	53	
	9		AB	或从馬	54	
	10	甲0240	AB	或从虎	55b	##「或从虎」削除，論據
	10	拾13.10～	C	＊字形	55a	改行，「或从虎」追記
	11		AB	或从鹿	56	
	12		AB	不知所从何獸	57	
0082	1-6		0		3	
	7-14		AB	或从羊	5	
	15		AB	或从馬	51	
0083	1-5		0		3a	
	6-7	～林02.30.05	A		3b	論據
	7	前04.35.02	B	＞1134	5-8	改行
0092	1-6		0		3	
	7-11		AB	不知偏旁所从	5	
0094	1-2	～甲1540	0		3	
	2	甲0004	B	＞0489	5+8	改行
0103	1-3		0		3	
	4-5		AB	或从彳	5	
0117	1-8		0	从口从弓	7	
	9-12		AB	或从口在弓中	71	
	13-14		AB	或从口在弓旁	72	
0122	1		0	从口从虎	7	
	2		AB	或从獸	71	
0144	1		0		3	
	2-7		AB	不从止	5	
0154	1-2		0	从鳥从羽	7	
	3		AB	或从𢀛	71	
0155	1		0		3	
	2-4		AB	或从𠬜	5	
0160	1-6		0		3	
	7-8		AB	或从行	5	
	9-10		AB	二止相背	51	
	11	後02.11.09	AB	或从四止	52a	「或从四止」削除，「四止相背」追記
0003	1-2		0		3b	＞新2
	3-6		A		3a	＞新1
0004	1-3		0		3	字形同一
	4-5		A		5	字形同一
	6-7		A		51	字形同一
0011	1-4	～燕0730	0		3	
	4	甲3072	B	＞0694	52+8	＞新4
	5-10	～佚0381	AB	或从廾	5	
	10	京都0737	C	＊字形	3	＞第1
	11		AB	或不从示	51	
0012	1-2		0	卜辭祐从又	5	
	3-5		AB	或从𠂇	51	
	6		AB	或从｜	52	
	7		AB	＞0350	53+8	
0013	1-2		0		3	
	3-6		AB	或不从示	5	
0014	1-6		0		3	
	7		AB	＞1704	5+8	
0015	1		0		3	
	2		AB	＞1267	5+8	
	3		AB	＞1618	51+8	
0018	1-3	～佚0652	0		3	
	3	燕0607	C	＊字形	51	＞新3
	4-5		AB	或从𠬜	5	＞新2
	6		AB	＞1065	52+8	改行
0022	1-3		0	从示从𠂤	7	
	4		AB	或从𠂤	71	
0030	1-2		0	从示从倒隹	7	
	3-8		AB	从糠从臼	71	
	9-13		AB	或从臼	72	
0031	1-4		0	从示从册	7	
	5	鄴三02.38.04	AB	或从𠬜	71	
	5	京都1875～	C	＊字形	7	＞第1
0033	1-5		0		3b	論據，＞新3
	6-7		A		3b	論據
	8-10		A		3a	論據，＞新1
0035	1-2		0	从王从香	7	
	3		AB	或从𢀛	71	
0042	1	河0746	0	从𡆥	5	
	1	存02.0527	B	或从林	51	改行
	1	掇續0303・珠0905	B	或从𢀛	52	改行
	1	燕0488背	C	＊字形	51	＞第2
	1	燕0491	C	＊字形	52	＞第3
0043	1	後02.03.08	0	从𡆥	5	
	1	庫1025～	B	或从二木	51	改行
0047	1	後01.18.09	0	从𡆥从𢦏	51	＞新2
	1	金0493	B	从艸	5	＞新1
0048	1-3		0		5	
	4		AB	或从二木	51	
0049	1-2		0	羅振玉説～	5	
	3		AB	～羊	51	
	4		AB	～犬	52	
	5		AB	～豕	53	
	6		AB	～𧰼	54	
	7		AB	～麑	55	
	8		AB	～鹿	56	
0051	1	～𢆶續0106	0		5	論據
	1	京都2894	B	或从𢀛	51	改行
0052	1	甲3940	0		5	論據
	1	菁10.10	B	或从𢀛	52	改行
	1	摭二024	C	＊字形	51	改行
0053	1		0	于省吾釋	5	
	2	鐵227.03	AB	或从林	51a	
	2	拾07.05	C	＊字形	51b	改行，論據
	2-3	前06.39.03～	C	＊字形	51b	改行，論據

番號	小分類	對　象	類	記　載	方法	備　考
0209	1-6	～存01.2381	0	从彳从武	7	
	6	前02.21.01～	B	或从彳	71	改行
0214	1	～明藏0439	0	从彳从柰	7	
	1	金0118	B	从走	71	改行
0232	1-2	～前04.31.05	0		51	論據.>新1
	2-3	戩40.01・後02.22.16	C	*字形	5	論據.>新2
	3	後02.26.01	C	*字形	51	>新2
	3	佚0005・佚0137	C	*字形	5	>新1
	3-4	佚0389～	C	*字形	51	>新2
	5	粹1153	C	*字形	5	>新1
	5	續03.04.02	C	*字形	51	>新2
	5	明0716	B	或从彳	52	改行
	6		AB	>0710	52+8	
0236	1	前06.23.05	0	从行从羊	7	
	1	京津2619～	B	或从羔	71	
0240	1-2		0	从行从人	7	
	3-4		AB	或从彳	71	
0248	1-2		0	从行从川	7	
	3-7		AB	或从彳	71	
0259	1-7		0		3	
	8-10	～輯0092	AB	或从兩手捧册置於二上	5	
	10-12	京都1876～	B	或从廾	51	改行
	13-14	～粹1027	AB	或从又持册	52	
	14	佚0931～	C	*字形	53	改行.論據
0262	1-2		0	从狄从册	7	
	3		AB	或从曰	71	
0263	1	乙3468	0	从𠂤从甫	7	
	1	戩42.03	B	或从三口	71	改行
0265	1-6		0		3	
	7-8		AB	步字初文	5	

番號	小分類	對　象	類	記　載	方法	備　考
0267	1-2		0		3	
	3		AB	或从日	5	
0268	1-4		0	晚期商字从口	3	
	5-9		AB	早期商字多不从口	5	
0271	1-8		0	唐蘭釋	5	
	9		AB	或从申	51	
0301	1-3		0	从井从角	7	
	4		AB	或从又	71	
0305	1		0	从井从豕	7	
	2		AB	腹中有子	71	
0307	1-4		0	从井从幸	7	
	5		AB	或从[illegible]	71	
0317	1		0		3	
	2-6		AB	或从同省	5	
	7		AB	或从廾	51	
0326	1-4		0	从口从酉	7	
	5		AB	或从皿	71	
0328	1-5	～佚0924	0	古文	4	
	5	後01.07.11	C	*字形	41	改行.論據
	6		AB	或从艸	5	
0330	1		0		3	
	2-6		AB	不从虎象形	5	
0333	1-5	～京都2312	0	或體	41	>新2
	5	佚0895	B	籀文	4	>新1
0342	1	甲0177	0		5	論據
	1	甲0636	C	*字形	51	論據
	1-7	甲0981～	C	*字形	5	>第1
	8-10		AB		51	>第2
0344	1		0		3	
	2		AB	或从戈	5	
0350	1-4		0		3	字形同一
	5-8		A		5	字形同一

番號	小分類	對　象	類	記　載	方法	備　考
	11	甲0436	C	*字形	52b	「或从四止」追記.
	11-12	前08.04.07～寧滬03.079	C	*字形	52a	>第4
	12	陳0044	C	*字形	52b	>第5
	13	前06.22.04	AB	或从彳	53b	「或从彳」削除.論據.>新7
	13	寧滬03.086	C	*字形	53a	「或从彳」追記.>新6
	13	存01.078～	C	*字形	53b	>新7
	14		C	*字形	54	
0161	1		0		3	
	2-8		AB	象成形	5a	
	9-12		A		5b	論據
0165	1	～存02.0848	0	或體	4	
	1-2	甲3355	B	>0163	5+8	改行
0167	1		0		3	
	2		AB	或从彳	5	
0168	1-7		0		3	
	8-9		AB	或从彳	5	
	10-11	～佚0481	AB	或从止	51	
	11	鄴三02.44.10～	C	*字形	52	改行.論據
0169	1-7		0		3	
	8-9		AB	或从彳	5	
	10-11		AB	或从止	51	
	12		AB	>0526	52+8	
0170	1		0	卜辭通字从用	5	
	2-4		AB	或从彳	51	
0171	1-2		0	从口	5	
	3		AB	或从[illegible]	51	
	4		AB	或从彳	52	

番號	小分類	對　象	類	記　載	方法	備　考
	5		AB	>1645	53+8	
0172	1		0	或體	4	
	2		AB	或从彳	5	
0174	1-8		0	从止	5	
	9		AB	或从彽	51	
	10	～前06.46.03	AB	或从鹿	52	
	10	明0570	C	*字形	53	改行.論據
	11-12		AB	或从[illegible]	54	
0175	1	～佚0940	0		3	
	1	存02.0509	B	或从止	5	改行
	1	佚0292	B	或从彳	51	改行
	2		AB	或从至	52	
0177	1-8		0	从𠂤从屯	7	
	9		AB	或从彳	71	
0180	1-2		0	从𠂤从𠬜	7	
	3		AB	或从止	71	
0199	1	甲2304	0	羅振玉釋	5b	「羅振玉釋」削除.「或从行」追記.>新2
	1-5	乙0375～	C	*字形	5a	「羅振玉釋」追記.>新1
0201	1		0B	>0770	5/8	
	2		AB	>1189	51/8	
0207	1		0	从彳从𠂤	5	
	2	前06.06.03	AB	或从支	51	
	2	前06.22.06後02.16.10	B	或从卸	52	改行.#
	2	後02.19.02	B	或从行	53	改行.#
	3-5		AB	不从彳	54a	
	6-8		A		54b	論據
	9-11	～林02.26.12	A	*字形	54b	論據
	11	乙3380反～	C	*字形	54b	>第5

番號	小分類	對　象	類	記　載	方法	備　考
	3	餘07.02	B	>0461	52+8	>新5
	4-7		AB	或省曰	51	>新4
0455	1-14		0		5	論據
	15		B	>0864	51-8	
0456	1-3		0		3	
	4-10		AB	从口	5	
0457	1		0	从卜在[illegible]上	7a	「从卜在[illegible]中」削除
	2-10		A		7b	「从卜在[illegible]中」追記
	11-13		AB	不从卜	71a	
	14-19		A		71b	論據
	20-21		A		71b	論據
	22-23		A		71b	論據
0460	1-3		0		5	論據
	4-5		AB	或从二矢	51	
0467	1-6		0	或从矢・段玉裁讀～	5	
	7		AB	或从二矢	51	
0469	1	～佚0301	0	从雚从臼	7	
	1	甲1252	B	或从又	71	改行
0470	1-2	～林01.09.02	0	从目从羊	7	
	2	甲3510	B	或从羊	71	改行
	2	佚0276～	C	*字形	7	>第1
0474	1-3		0		3	
	4-5		AB	或从頁	5	
0487	1-7		0		3	
	8-29		AB	象羽翼之形	5	
0492	1-2	～掇二168	0		3	
	2-3	鄴三02.44.05	B	从鳥	5	改行
	3-5	粹1153～	C	*字形	3	>第1
	6-9	～陳0086	AB	或从[illegible]	51	
	9	京都0050	C	*字形	3	>第1

番號	小分類	對　象	類	記　載	方法	備　考
	10-11	～林01.24.16	AB	或从至	52	
	11	京都2129～	C	*字形	3	>第1
	12-13		AB	或从雉从土	53	
0494	1-3		0		5	論據
	4-5		AB	或省水	51	
	6-7		AB	或从[illegible]	52	
0505	1	～粹0051	0	从隹从亥	7	
	1-2	掇一455～	B	或从鳥	71	改行
0508	1-5		0		3	
	6-7	～金0574	AB	或从隹	5	
	7	京都1878	C	*字形	3	>第1
0512	1-4		0		3	
	5-11	～後02.15.06	AB	或从单	5	
	11	京都0809B	C	*字形	3	>第1
0514	1-5		0		3	
	6-10		AB	或从[illegible]	5	
	11-14		AB	或从糸	51	
	15		AB	或从壬	52	
0517	1-5		0		3	
	6		AB	或从四羊	5	
	7-8		AB	或从二羊	51	
0518	1-2		0	从蠶	5	
	3	乙7746	AB	或从隻	51	
	3	存01.1458	B	或从隹	52	改行
0522	1-6		0		5	>新2
	7-13		AB	不从凡	3	>新1
0525	1	後02.21.14	0		3	
	1	後02.07.13	B	或从爰	5	改行
0529	1		0	从雔从鳥省	7	
	2-3		AB	或从隹	71	
0535	1-11		0		3	
	12-15		AB	或作[illegible]	5	
0536	1-4		0		3	

番號	小分類	對　象	類	記　載	方法	備　考
	9-12		A		51	字形同一
	13		A		52	字形同一
	14	甲0384	AB	卜辭广又通用	53	
	14-17	河0573～	C	*字形	52	>第4
	18-22		A		54	字形同一
0351	1	～金0544	0		3	
	1-2	前05.07.01	B	或从广	5	改行
	2	乙3848	C	*字形	3	>第1
0354	1-2		0		3	
	3-4		AB	或不从一	5	
0358	1-6	～京津4623	0		3	
	6	甲1637	B	>0424	5+8	改行
0400	1-2	～存01.1467	0		3	
	2	粹0987～	B	或从支	5	改行
	3		AB	或从食	51	
0411	1		0	古文	5	
	2-11		A		4	論據
0413	1-5		0		3	
	6		AB	或从廾	5	
0415	1-4		0	从又	5	
	5-10	～師友01.118	AB	或从臣省	51	
	10		B	从支	52	改行
0417	1	乙8873	0		3	
	1-2	乙5162～	B	从又	5	改行
0422	1-6	～續153.03	0		5	論據
	6	佚0923	C	*字形	51	改行.論據
0423	1	乙7705	0	从鼎	5	>新2
	1	前03.27.05	B	从貝	3	>新1
0424	1-4		0		3	
	5-6		AB	或从产省	5	
0426	1	乙7030	0	从殳	5	>新2
	1-3	前04.27.02～	B	从支	3	>新1
0428	1-4		0		3	

番號	小分類	對　象	類	記　載	方法	備　考
	5-7		AB	或从羊	5	
	8	寧滬01.397	B	或从𠂤	51	「或从𠂤」削除.「或从彳」追記.
	8	粹0504	C	*字形	52	改行.論據
	8	存01.2006	C	*字形	53	改行.論據
	9	存02.0476	C	*字形	51	>第3
	9	後02.12.14上	C	*字形	53	>第5
	9	後02.12.14下	C	*字形	51	>第3
	9-10	燕0197～	C	*字形	54	改行.論據
0439	1	甲0357	0	从支从声	7	
	1	甲0498	C	*字形	71	改行.論據
	1	甲0539	C	*字形	72	改行.論據
	2	～寧滬01.380	C	*字形	7	>第1
	2	金0370	B	或从三口	73	
	2	京都2089	C	*字形	7	>第1
0440	1		0	从支从羋	7	
	2		AB	或从羋	71	
0442	1	前08.01.01	0	从支从多	7	
	1	佚0788	B	或从二多	71	改行
0446	1	～金0351	0	从支从弓	7	
	1-2	鄴初02.33.12～	B	或从彈	71	改行
0452	1-3		0		3	
	4		AB	从爻・古文	4	
0453	1		0	从爻	5a	
	2	前01.44.05	A		5b	論據
	2	前05.20.01	C	*字形	5a	>第1
	2	粹0425	C	*字形	5b	>第2
	2-3	掇一458・京津4836	C	*字形	5a	>第1
	3	珠0522	C	*字形	5b	論據.>新3
	3	京都3250	C	*字形	5b	>第2

番號	小分類	對　象	類	記　載	方法	備　考
	4	乙4529·乙4615	C	*字形	5	>新2
	4	獲44.09	C	*字形	52	>新4
	5	後02.07.02	AB	或从三禾	53	>新5
	5	粹1161～	AB	或从爿	51	>新3
0702	1-2		0		5	論據
	3-10		A		51	論據
0713	1	乙2130	0	从攴从矢	7	
	1	河0754	B	从鉄	71	改行
0731	1-2		0		3	
	3		AB	或从羊	5	
0737	1-3		0		3	
	4		AB	或从𢍏	5	
0745	1		0	从木从虎	7	
	2		AB	或从虍	71	
0748	1-2		0	从木从貝	7	
	3		AB	或从少	71a	
	4		A		71b	論據
0754	1-6		0		3a	
	7-8		A		3b	論據
	9-10		A		3b	論據
0757	1-2		0		3	
	3		AB	或从𠂤	5	
0758	1		0		3	
	2	前02.23.01	AB	或从糸·古文	4	
	2	前02.28.03	C	*字形	5	改行.論據
	2-3	後01.11.09～	C	*字形	4	>第2
	4	乙8688	AB	或从𢍏	51	
	4-5	佚0428～京津4478	C	*字形	52	改行.論據
	5	甲0598	B	>0870	53+8	改行
0770	1-9		0		3a	
	10 12		A		3b	論據

番號	小分類	對　象	類	記　載	方法	備　考
0775	1-10	～京津4377	0		3	
	10-11	後01.29.10·鐵062.02	B	或从口	5	改行
	11-12	鐵014.02～佚0816	B	或从彳	51	改行
	12	甲0241	B	或从行	52	改行
0782	1		0		5	論據
	2	前04.12.04	AB	或从四木·繪文	4	
	2	甲3730·乙0643	C	*字形	51	改行.論據
	2	前04.12.03	C	*字形	4	>第2
	3	前04.53.04～七S186	C	*字形	51	>第3
	3	京都3146	C	*字形	52	改行.論據
0786	1-2		0		3	
	3		AB	或从二豕	5	
0791	1	～乙0443	0	从貞	5	
	1	中大0107	B	或从鼎	51	改行
	2		C	*字形	5	>第1
0795	1-6		0		5a	論據.5行末空白削除
	7	～甲2436	A		5b	論據
	7	甲2437	C	*字形	5b	論據.>新3
	8-12		C	*字形	5b	>第2
0808	1		0		51	論據.>新2
	2-7		AB	从啓省	5	>新1
0826	1	～佚0697	0		3	
	1	後02.26.02	B	或从彳	5	改行
	2-3		AB	或从止	51	
0828	1-6	～京津4387	0		3	
	6	明藏0616	B	或从口	5	改行
	7		C	*字形	3	>第1

番號	小分類	對　象	類	記　載	方法	備　考
	5		AB	或省止	5	
0550	1	～京津2769	0		3	
	1-2	前01.29.04～	B	或从高省	5	改行
0577	1-8		0		4	論據
	9	～京都0934A	AB	或从匚·繪文	41	
	9-10	京都0263～	B	从井·古文	42	
0580	1-4		0	武丁時	5	>新2
	5-6		AB	祖庚祖甲以後	3	>新1
0589	1-2		0		3	
	3-13		AB	象人荷戈	5a	
	14-15		A		5b	論據
	16-17		AB	或从曰	51	
0600	1-5		0		3	
	6-10		A		5	論據
0606	1-9		0		3	
	10	～後02.32.09	AB	古文	4	
	10	京都1369	C	*字形	3	>第1
0511	1-4		0		3	
	5-8		AB	或从禾	5	
0613	1-4		U		3a	
	5-8	～師友01.022	A		3b	論據
	8	京都0870B	C	*字形	5	論據.改行
	8	京都1465	C	*字形	3b	>第2
0619	1-11		0		5	論據.>新2
	12-13	～存02.0254	AB	从人·衮文	4	>新1
	13	京都2115	C	*字形	5	>新2
0625	1-4	～京津4437	0		3	
	4	甲3939	C	*字形	5	改行.「孟之或體」追記
	4	佚0800～	C	*字形	3	>第1
	5		AB	孟之或體	5	>第2.「孟之或體」削除
0627	1-3		0	郭沫若釋	5a	

番號	小分類	對　象	類	記　載	方法	備　考
	4		A		5b	論據
0630	1-3		0		3	
	4-5		A		5	論據
0633	1-2		0	从皿从羊	7a	
	3-5		A		7b	論據
0651	1-5	～掇一445	0	从雚从丹	7	
	5	前02.12.01	B	或从琵	71	改行
0657	1-7	～乙6672	0		3	
	7	寧滬01.170	B	从兄	5	改行
0660	1-8		0		5	
	9		AB	或从匕	51	
	10	佚0410	AB	或从廾	52	
	10	京都1264	C	*字形	5	>第1
	10	京都2525	C	*字形	51	>第2
0680	1-2		0	从矢从止	7	
	3-5		AB	或从妖	71	
0682	1-6	～京都1828	0		3	
	6-7	京津0576～	B	或省口	5	改行
0684	1-6		C		3	
	7		AB	或作四介	5	
0689	1-10	～林02.13.09	0		3	
	10	寧滬01.426	B	或从豪	5	改行
	10	京都2327	C	*字形	3	>第1
0696	1	～乙0368	0		5	論據.>新2
	1	乙0629	C	*字形	3	>新1
	1-2	乙0839～	C	*字形	5	>新2
	3-4		A		3	>新1
0697	1-2		0		3	
	3	餘16.01	AB	或从秫田	52	>新4
	3	拾12.02	C	*字形	5	論據.>新2
	3	前04.41.03	C	*字形	5	論據.>新4
	3	集0002	C	*字形	5	>新2
	3-4	師友01.130	C	*字形	52	>新4

番號	小分類	對　象	類	記　載	方法	備　考
	3-5	前07.04.02～京津0797	C	*字形	51	>第3
	5	京津2152·佚0953	C	*字形	3	>第1
	5	乙4293	B	或从彝	52	改行
0901	1	京津5355	0	不从心	5	
	1	甲2722	B	>0901	51+8	改行
0904	1-2	～存02.0063	C		5	
	2	師友02.024	B	或省貝	51	改行.#
0905	1-2		0		3	
	3		AB	或从广	5	
0908	1-3		C	从帚·繪文相近	5	
	4		AB	或从厂	51	
0911	1	佚0624	0		3	
	1	京津2490～	B	或从止	5	改行
0916	1	～後02.23.01	0	从𠂤从𡈼	7	
	1	前06.31.01	B	从倒止	71	改行
0947	1-5	～坊間03.139	0	从𠂤从串	7	
	5-6	鐵127.02～	B	或从聒	71	改行
0949	1-2	～摭續0334	0	从𠂤从如	7	
	2-3	金0477	B	或从止	71	改行
0962	1-4		0	初文	5	
	5-9		AB	或體	51	
0963	1	乙1048	0		5	論據
	1	前06.29.02	C	*字形	51	改行.論據
	1	前06.29.04～	B	或从屮	52	改行
	2	前02.05.02	B	或从厂	53	改行
	2	乙9070	B	或从口	54	改行
	2	庫0181～	C	*字形	5	>第1
0966	1	～金0053	0		3	
	1-2	續03.28.06	B	口字倒書	5	改行
	2	京都3016	C	*字形	3	>第1

番號	小分類	對　象	類	記　載	方法	備　考
0968	1-7	～粹0611	0	从𠂤从隹	7	
	7	京都0264	B	或从𠂤	71	改行
0978	1-3	～鐵152.01	0	从网从豕	7	
	3	前07.12.01	B	或从爪	71	改行
	3	掇一117	C	*字形	7	>第1
0985	1	～後01.10.02	0		3	
	1	簠游122	B	从衛省	5	改行
	2	～存02.0811	C	*字形	3	>第1
	2	林02.24.03	C	*字形	5	>第2
0996	1		0	从人从豆·羅振玉～	5	
	2-3		AB	或从口	51	
	4-11		AB	或从女	52	
0997	1-2	～寧滬01.509	0	从再省	5	
	2	甲2752	B	或从口	51	改行
1000	1		0	从牛从𠂤	5	
	2-3		AB	或从帚	51	
1005	1-5		0		3	
	6		AB	象抱子形	5	
1007	1-9		0		3	
	10-11		AB	象人持文正面而立	5	
1015	1		0	从人从井·象人在井上	7	
	2-6		AB	象人在井中	71	
	7		AB	或从井从大	72	
1019	1-2		0	从人从𠬜	7	
	3		AB	或从𠬜	71	
1023	1-5		0	象人翠首凝思	5	
	6		AB	或从彳	51	
1028	1	京都1822	OB	>1421	3+8	
	1	京津1266	B	>1025	3+8	改行
1033	1-9		0		5	論據

番號	小分類	對　象	類	記　載	方法	備　考
	8		AB	或从二矢	51	
0834	1-4		0	从𡍮从俏	7	
	5		AB	或从俏	71	
0836	1-4		0		3	
	5		AB	>0835	5+8	
0839	1		OB	>0350	5+8	
	2-7		AB	以文義殷之罹與有無之有同義	51a	
	8-10		A		51b	論據
0841	1		0		3	
	2-6		AB	从日·古文	4	
0848	1-3		0		3	
	4	甲0921	AB	从人从囧·古文	4	
	4	甲1053	B	象人宿干席上	5	改行
	4	甲3530	C	*字形	4	>第2
	5·6	乙1170～乙3989	C	*字形	5	>第3
	6	鐵229.04·後02.02.03	C	*字形	4	>第2
	6-7	後02.02.04·京津2532	C	*字形	5	>第3
	7	京津4897～摭續0243	C	*字形	4	>第2
	7-8	存0785～	C	*字形	5	>第3
0852	1-3		0		3	
	4-6		AB	今列爲卣字重文	5	
	7-9		AB	或从皿	51	
	10-12		AB	盧字別體	52	
	13	～乙3661	AB	或从三卣·繪文	4	

番號	小分類	對　象	類	記　載	方法	備　考
	13-14	乙1546～後02.17.16	B	或从二卣	53	改行
	14	掇二187	C	*字形	4	>第5
0853	1		0	从𠂤	5	
	2		AB	不从卣·象秉實之形	51	
0855	1-3		0		5	
	4		AB	从四德	51	
0863	1	京津2085	0	从廾从子	7	
	1	乙8605	B	从二子	71	改行
0865	1-3	～臻0024	0	从鼎从𣪊	7	
	3	甲2102～	B	或从肉	71	改行
	4	～菁10.06	AB	或从廾	72	
	4	明藏0570	C	*字形	71	>第2
0869	1-4		0		3a	
	5-7		A		3b	論據
	8-9		AB	从人戴胄持戈	5	
0880	1	～菁11.13	0	从禾从匚	7	
	1	前08.06.01·後02.20.16	B	或从𠂤	71	改行
	2	～乙0055	C	*字形	7	>第1
	2	乙0100	C	*字形	71	>第2
	2-3	乙0187～	C	*字形	7	>第1
0889	1-2		0	象秦形	5	>新3
	3-10		AB	从水與秦文同	4a	>新1
	11-12	～續0014	A		4b	論據.>新2
	12	甲0347～	C	*字形	4a	#.>新1
0896	1	甲0207	0		3	#
	1	甲2307·甲2684	B	从羅省	5	改行
	1-3	甲2779～前0130.07	C	*字形	51	改行.論據
	3	前04.15.04	C	*字形	3	>第1

番號	小分類	對象	體	記載	方法	備考
	6	明藏0701	B	或从屮	56	改行
1206	1		0	从宀火·或體	4	
	2		AB	从才火·古文	4	
1215	1-2		0	从火从羌	7	注7參照
	3-5		AB	从火从虐	71	注7參照
	6		AB	或从龐	72	注7參照
1222	1	後02.22.16	0	从火从備	7	
	1	鐵055.02～	B	或从前	71	改行
1228	1	～存02.0095	0	从火从不	7	
	1	京都2231	B	或从又	71	改行
1242	1-7		0		7a	
	8-11		A		7b	論據
	12-13		A		7b	論據
	14-15		A		7b	論據
	16-17		A		7b	論據
	18		A		7b	論據
	19-20		A		7b	論據
	21		A		7b	論據
1257	1-2		0		5	論據
	3-6	～乙7142	AB	或从執	51	
	6	中央0035	C	*字形	5	>第1
	6	京都0369	C	*字形	51	>第2
	7		AB	或从蜂	52	
1262	1		0		3	
	2-3		AB	或从二大	5	
1266	1-7		0	卜辭河从亏	5a	
	8-11		A		5b	論據
	12-16		A		5b	論據
1275	1-4	～庫1019	0		3	
	4	掇二476	B	或从林	5	改行
	4	珠0393	C	*字形	3	>第1
1276	1	佚0521	0		5	論據. >新2

番號	小分類	對象	體	記載	方法	備考
	1-2	後02.41.05·鐵086.03	C	*字形	3	>新1
	2-6	甲1143～	B	或从箕	51	改行
	7		AB	从※	52	
1296	1-2	～粹1447	0		3	
	2	京津2839	B	或从二豕	5	改行
1337	1	乙2121·鐵0490	0	从林从舟	71	>新2
	1	金0014	C	*字形	7	論據. >新1
	1	前06.02.04	B	或从二舟	72	改行
1345	1	佚0830	0		3	
	1-6	京津4409～	B	或从水	5	改行
1349	1-6		0	象洪水橫流成災	5	
	7-10	～粹0932	A		51	論據
	10	存02.0585	B	>0248	54+8	>新5
	11-13	～菁09.11	AB	晚期卜辭从从才	52	>新3
	13	佚0197～	B	或从水	53	>新4
	14	～燕0051	C	*字形	52	>新3
	14-15	甲1837～京津5302	C	*字形	53	>新4
	15-16	京津5333～	C	*字形	52	>新3
1352	1-3		0		3a	
	4-5		A		3b	論據
	6	甲0671·甲0641	C	*字形	5	##. >新4
	6-7	前04.10.03～	C	*字形	3b	>第2
	8-11		A		3b	論據. >新3
1357	1		0		5	論據
	2		AB	或變田形爲口	51	
	3-5	～存02.0589	AB	或變口形爲◇	52	
	5	乙3864	C	*字形	51	>第2

番號	小分類	對象	體	記載	方法	備考
	10		AB	或从从	51	
1034	1-3		0		3a	
	4		A		3b	論據
1035	1-5		0		5	論據
	6-11	～摭一091	AB	或从人	51	
	11	寧滬02.048	B	象人立土上	52	改行
1039	1-2		0	从衣从聿	7	
	3		AB	或从聿省	71	
1057	1-4		0		3a	
	5-12	～鄭初02.40.02	A		3b	論據
	12	京都2146	C	*字形	3a	>第1
	13		AB	或文·或从水	4	
1088	1-3	～珠0393	0	从弓从旁	7	
	3	京都1855	B	从司	71	改行
1093	1	京津2009	0	从口从東	7	
	1	後02.17.10	B	或从昇	71	改行
1097	1-2	～明藏0419	0	从口从匕	7	
	2	前05.36.07	B	或从令	71	改行
1102	1-6		0		3	
	7-9		AB	或作鄉	5	
1105	1		0		3	
	2-4		AB	不从口	5	
1112	1	～甲0089	0		3	
	1-2	乙7157反	C	*字形	5	改行. 論據
	2	乙6684·拾0410	C	*字形	3	>第1
	2-4	前04.18.03～	C	*字形	5	>第2
	5		AB	或从示·古文	4	
1119	1-4		0		3	
	5		AB	或从羣	5	
1129	1	前05.21.05	0	从厂从斤	7	#
	1	佚0858～	B	或从尸	71	改行

番號	小分類	對象	體	記載	方法	備考
1131	1-4		0		3	
	5		AB	或从鼎	5	
1134	1-7		0	象以杀翻土	5	
	8-18		AB	字形不可識	51	
1141	1-5		0	从豕从大	7	
	6-10		AB	武丁時卜辭作豖	71	
1144	1		0		3	
	2		AB	或从三豕	5	
1145	1	～存01.1306	0		3	
	1-2	天0079	B	盾關專	5	改行
1154	1	～前04.47.05	0		3	
	1	乙1654	B	从習省	5	改行
1155	1-7	～明藏0680	0	不从馬	5	
	7	鄴三02.42.09～	B	或从糞	51	改行
1170	1-8		0		3	
	9-13		AB	象鹿側立	5	
1172	1-3		0	从眉	5a	
	4-6		A		5b	論據
	7-8	福0005	A		5a	>第1
	7-11	鄴初02.32.03～	C		5b	>第2
1205	1-3	～存01.2005	0	不从樹象以火燒林	5	
	3	後02.04.05	B	或从木	51	改行
	3	重帝146	C	*字形	5	>第1
	4		AB	或从廾	52	
	5	甲0598	A		53	論據
	5	乙0029～乙0123	C	*字形	54	改行. 論據
	5	鐵0488	C	*字形	52	>第3
	6	～前01.33.01	AB	或从舁	55	

番號	小分類	對象	體	記載	方法	備考
	9-18		AB	或从屮聲	5	>第2「或从屮聲」削除
	19-23		AB	聲符屮字倒書	51	
1544	1		0		3a	
	2-4		A		3b	論據
1569	1		0	从蛙	5	
	2-5		AB	或不从虫	51	
1574	1	餘07.11	0	>1586	5+8	
	1	拾07.09	B	>0522	51+8	改行
	1	甲3918	B	>1575	52+8	改行
1576	1-11		0	从止	5a	
	12-15		A		5b	論據
	16		AB	或从彳	51	
1577	1-7		0		3	
	8-9		A		5	論據
1584	1-2		0	王國維釋～	5	
	3-4		AB	或从弓	51	
1589	1-7		0		5b	>新2
	8		AB	後期作土	5a	>新1
1595	1-2		0	从土从倗	7	
	3		AB	或从冉	71	
1596	1		0	从土从蟲	7	
	2	～前06.67.05	AB	或从蛙	71	
	2	福0008	C	*字形	7	>第1
1599	1-2		0		3	
	3-6		AB	或不从火	5	
1610	1-6		0	从力从女	7	
	7		AB	或从妾	71	
1613	1-3		0		3	
	4-8		AB	或从口	5	
1622	1-4	～燕0126	0		3	
	4	乙4603	B	或从又	5	改行
	4	京都2098	C	*字形	3	>第1

番號	小分類	對象	體	記載	方法	備考
1627	1		0		5	論據
	2-4	～存02.0060	AB	或从支	51	
	4	甲3104	C	*字形	52	改行. 論據
1643	1-2	～粹1580	0	从鼎从丩	5	
	2	明藏0146	C	*字形	51	改行. 論據
	3		AB	或从倒人	52	
1657	1-2		0	从鼎从矢	7	
	3-4		AB	或从彑	71	
1670	1	粹1240	0	从羣从爪	7	
	1	粹1107～	B	或从又	71	改行
1674	1-3		0	甲字初形	5	
	4-9		AB	小篆中即此形衍出	51	
1685	1		0		5	
	2-6		AB	陳夢家釋	3	>新2
1698	1-8		0	王國維釋	5	>新1
	9		AB	或从人	51	
	10		AB	或省母	52	
1704	1-5		0		3	
	6-20		AB	卜辭辰巳之巳子孫之子竝作孑	5	
1706	1-4		0		5a	論據
	5-7		A		5b	論據
	8		A		5b	論據
	9-10		A		5b	論據
1718	1-3		0		3	
	4-5		AB	或从鼎	5	
1721	1-12		0		4	論據
	13		AB	>0505	5+8	
1722	1-2	～拾06.03	0	从疋从亥	7	
	2	粹0931	B	从冢	71	改行

番號	小分類	對象	體	記載	方法	備考
	5	珠0840	C	*字形	52	>第3
	6-7		AB	或變◇形爲點	53	「或～」前0319.03へ
1372	1-2	～續04.26.05	0	从雨从龜	7	
	2	續06.22.08	B	从靁	71	改行
	3	粹1550	C	*字形	7	>第1
	3	陳0092	C	*字形	71	>第2
1377	1-5		0		5	論據
	6 7	前06.50.07·京津1516	AB	从四魚	51	
	6-7	佚0524～鄭初02.44.08	C	*字形	5	>第1
	8-9		AB	或从又持羊取魚	52	
	10		AB	或手持網網魚	53	
1378	1-2	～戩05.15	0		5a	
	2	佚0234	C	*字形	51	##
	3		C	*字形	5a	>第1
	4-9		A		5b	論據
1386	1-9	～摭二370	0		5	論據
	9-12	京都2363～	C	*字形	51	
	13-14		A		52	論據
1391	1-3		0		3a	
	4	～珠0034	A		3b	論據
	4	京都0981	C	*字形	3a	>第1
1392	1	粹1571	0	从門从斧	7	
	1	乙7647	B	从來	71	改行
1401	1-2		0	从耳从口	7	
	3-5		AB	或从二口	71	
1403	1	乙6273	0	从耳从儿	71	「从耳从儿」削除. 論據. >新2
	1	明藏0614	C	*字形	72	論據. >新3

番號	小分類	對象	體	記載	方法	備考
	1	後02.07.13	C	*字形	71	>新2
	1-2	京津1599～存01.1376	C	*字形	7	「从耳从儿」追記. >新1
	3		AB	或从耳	73	
1407	1-4		0	象兩手引目	3	
	5		AB	从叉省	5	
1414	1		0		3a	
	2-3		A		3b	論據
	4		AB	或从彳	5	
1417	1	～燕0723	0		3	
	1	甲0668	B	>0981	5+8	改行
1421	1	甲0355	0B	>1024	5+8	
	1	京都1852	B	>1852	51+8	改行
1428	1-3	京津1161	0		5	論據. >新2
	4	乙8896	AB	或从我在女旁	3	>新1
	4	京都0115～	C	*字形	5	>新2
1432	1-9		0		3	
	10		AB	或从止	5	
1435	1-7	～燕0184	0		3	
	7	甲2912	B	>0654	5+8	改行. #
1438	1-5		0	或从人	*	注8參照
1480	1	乙0105	0	从女从卣	7	
	1	摭續0148	B	或从二卣	71	改行
1486	1-3	～庫0460	0	从女从幸	7	
	3	甲0038	B	或从羣	71	改行
1499	1		0		3a	
	2		A		3b	論據
1501	1-9		0	于省吾釋	5a	
	10		A		5b	論據
1508	1-7	～存01.1972	0		3	
	7	道地0062	C	*字形	5	改行.「或从屮聲」追記
	8		C	*字形	3	>第1

注

1：拙稿「甲骨文字における“文字域”の設定――『甲骨文編』の檢討を通じて――」
『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學科論集』茨城大學人文學部紀要・創刊號・1997年

2：『甲骨文編』の名を冠する書物としては，
①：孫海波『甲骨文編』哈佛燕京學社・1934年
②：金祥恆『續甲骨文編』藝文印書館・1959年
③：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甲骨文編』中華書局・1965年
の三種が存する。以下，本稿で對象とするのは專ら③である。

3：一つの文字域の中に，字形上の差異に基づき複數の小グループが立てられている場合，この文字域を「大文字域」と稱し，個々の小グループを「文字域内小分類」と稱す。注1所引・拙稿223-224頁を參照されたい。

4：D.T.（Direct Transcription）とは，當該甲骨文字の字形に基づき甲骨文字を楷書化する約束に從って――殷代における字義と現行文字の字義との相違を無視して――比定する方法である。注1所引・拙稿224頁竝びに同・注14を參照されたい。

5：M.C.T.（Modern Character Transcription）とは，當該甲骨文字の殷代における字義を究明し，それに相當する現行文字に――字形の相違を無視して――比定する方法である。注1所引・拙稿224頁竝びに同・注14を參照されたい。

6：以下これを「文編番號」と稱し，『文編』の文字域はこの番號で指定することとする。

7：『文編』正編の文編番號は0001～1723であるが，1368がA・B二つの文字域に分けられているため，合計1724文字域となる。

なお同樣に1215も二分されるべきであり，その場合の正編所收の文字域は1725個（小篆を見出し字とする文字域の數は變わらず942個）となる。拙稿「『甲骨文編』札記」『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學科論集』茨城大學人文學部紀要・第2號・1997年　を參照されたい。

また3285・3286の兩者，3430・3431・3432の三者，3798・3799の兩者の間にもこれに類する問題が存在し，對應如何で文字域の數に若干の變動が生ずる。具體的には表1の該當個所を參照されたい。

8：文字域1438が抱える問題は多岐に涉っており，表の體裁では處理しきれないためここで記述することとする。

文字域1438には樣々な結體を有する文字例が收められているが，前述の文字域設定法に從う限り大文字域とは認められない。しかし，

①：注7所引・拙稿127頁においても言及しているように，末尾の文字例（乙3108・3109反・乙4151・乙9072）がそっくりそのまま文字域0951を構成し，「从~从攸」として重出している。

②：文字域1438にに收められた前07.27.04の後者（或いはさらに佚0411）は乙3108~乙4151と，佚0604は乙9072と同一の結體を有しながら，文字域0951には收められていない。

③：文字域1438の先頭に示された文字例（鐵261.01）の傍らには「或从人」とあり，これは通常大文字域内の第2小分類以降に見られる書式である。

④：「或从人」を「从人」の誤記と假定しても，文字域1438における文字例の配列には結體の相違に基づくグループ化の意識は見えず，この位置への記載は現狀にそぐわない。

といった狀況を勘案すれば，「然るべき表記法を採れなかった大文字域の例」と判斷するのが妥當ではなかろうか。恐らく文字域1438の設定方法自體に混亂があり，加えて文字域0951を構成する文字群の扱いを巡る問題が『文編』の定稿後に顯在化したために，編集方針に沿った處置を取ることができなかったものと思われる。「或从人」との記載は，このような狀況の下で複數の文字域が合一された經緯を不完全ながらも反映させようとしたものではなかろうか。

以上のことから，本稿では文字域1438を大文字域の一つとして扱うこととした。

番號	小分類	對　象	類	記　載	方法	備　考
	2-3	鄴三02.36.07 ～	B	*字形	7	>第1
	4		AB	或从方	72	
2017	1-4		0		10	
	5		AB	武丁時	10	
	6-7		AB	廩辛康丁以後	10	
2020	1-3		0		10	注7參照
	4		A		10	注7參照
2039	1-2		0		10	
	3		AB	或作Ⅱ	10	
2040	1-2		0		10	
	3-7		AB	或作絰甲	10	
2074	1-3		0		10	
	4		AB	又廩即父廩	10	
2099	1		0		10	
	2-3		AB	亦作黃父	10	
2152	1		0	卽多毗爲對文	10	>新2
	2-3		A		10	>新1
2153	1		0		10	
	2		AB	从二羣	10	
2296	1		0		10	
	2		AB	風雨又作凡雨	10	
3106	1-4		0		11	
	5-9		AB	或作𠂤	11	
3245	1		0		11	
	2		A		11	論據
	3-5		A		11	論據
3285	1-4	～甲2418	0		11	「或从用」削除
	4	佚0575	C	*字形	11	「或从用」追記
	4	陳0152	C	*字形	11	>第1

番號	小分類	對　象	類	記　載	方法	備　考
3286	1-2		0	*或从𠂤	11	注7參照
3320	1-3	～明1698	0		11	
	3	前06.21.08	B	或从彳	11	改行
3430	1-2	～燕0183	0		11	
	2	掇二478	C	*字形	11	改行.論據
	3	續009.01	B	或从㠯	11	>新5
	3	前04.27.01	C	*字形	11	>第2
	3	前07.14.04	C	*字形	11	論據.>新4
	3	拾09.03	C	*字形	11	論據.>新3
	4	～前06.28.03	C	*字形	11	>第5
	4	乙0743	C	*字形	11	>第2
	4	存02.0496	C	*字形	11	>新5
3431	1		0	或不从彳	11	注7參照
3432	1-2		0	或不从口	11	注7參照
3798	1-2		0		11	注7參照
	3		C	*字形	11	注7參照
3866	1	～乙2266	0		11	
	1-2	前06.43.01	B	或从廾	11	改行.#
3919	1-3		0		11	
	4		A		11	論據
	5		A		11	論據
4174	1-3		0		11	
	4-5		A		11	論據
4299	1-2		0		11	
	3		A		11	論據
4519	1		0		11	
	2-3		A		11	論據
4664	1-4		0		11	
	5		A		11	論據
	6		C	*字形	11	>第1
5695	1		0		12	
	2		A		12	論據

甲骨學在歐美：1900-1950

倫敦大學　汪　濤

在《甲骨學五十年》中，董作賓先生總結了殷代甲骨文從發現到研究的開頭五十年的情況；他寫道：「五十年之內，這種學問，竟逐漸蔚為當世的顯學，全世界的學者競相研討，乃能洋洋大觀，有如許的成績。……不過甲骨學得有今日，實出於各國多數學者的共同努力，集千狐之腋以成裘，決不是少數人所應該矜伐的。」[1]作爲過來人，董先生對西方的甲骨學研究採取了比較寬容和賞識態度。一般來說，中國學者對外國學者整理的甲骨材料是很注意的；幾本甲骨書目對外國學者著述也盡量收入[2]。但除此之外，中國學術界對西方甲骨研究的具體情況和內容並不十分了解。其實，西方漢學界自身至今也缺乏對甲骨學與漢學研究總體發展關係的檢討。本文正是針對這點，試將西方，主要是歐洲和北美的甲骨學研究開頭五十年的成果做一回顧，既爲中國研究甲骨的學者借鑒，同時也是對西方漢學界的歷史做一點反省。

大約在本世紀初葉，住在中國的許多外國人都開始收藏甲骨[3]。主要的原因大概是一九零零年，義和拳起義，八國聯軍入京，京城遭難。甲骨文最早的收藏家王懿榮跳湖自盡；他的收藏於是流散。除了被中國收藏家劉鶚（鐵雲）買去大部分外，也有一些零散部分落到外國機構和收藏者手中；天津的英國人辦的新學書院就得到一些，並於一九零五年始，陳列在書院內博物館中。京城之亂，古董商也得另覓買主，一些甲骨于是就流到了古董業發達的山東濰紡。最早的外國人收藏「庫方二氏所藏甲骨卜辭」就是在這樣的條件下形成的。

方法斂（Rev. Frank H. Chalfant）一八六二年出生於美國費城；一八八七年年作爲美國長老會（The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的傳教士來到中國，派駐山東濰縣。方氏不幸於一九一一年在青島遇禍，從此半身不遂；但仍孜孜不倦地研究甲骨，直至一九一四年在美國匹茨堡去世以前，親自摹寫了大量的

[1] 董作賓《甲骨學五十年》第十一頁。

[2] 最主要的甲骨學參考書目爲董作賓、胡厚宣《甲骨年表正續合編》，和胡厚宣《五十年甲骨學論著目。》

[3] 王宇信《甲骨學通論》第二五六至二七一頁對國外的甲骨的收藏和著錄有比較簡明的介紹；關于歐洲美國的收藏情況還可以近一步參看李學勤、齊文心、艾蘭《英國所藏甲骨集》，雷煥章《法國所藏甲骨錄》《德瑞荷比所藏一些甲骨錄》中的整理文章。

＜本稿所引甲骨文字著錄略號表＞

鐵	：劉鶚	『鐵雲藏龜』	1903年	金	：方法斂	『金璋所藏甲骨卜辭』	1939年
前	：羅振玉	『殷虛書契前編』	1912年	鄴三	：黃濬	『鄴中片羽三集』	1939年
菁	：羅振玉	『殷虛書契菁華』	1914年	誠	：孫海波	『誠齋殷虛文字』	1940年
餘	：羅振玉	『鐵雲藏龜之餘』	1915年	六	：胡厚宣	『甲骨六錄』	1945年
後	：羅振玉	『殷虛書契後編』	1916年			中大：『六』中央大學所藏甲骨文字	
明	：明義士	『殷虛卜辭』	1917年	甲	：董作賓	『小屯・殷虛文字甲編』	1948年
戩	：姬佛陀	『戩壽堂所藏殷虛文字』	1917年	乙	：董作賓	『小屯・殷虛文字乙編』	1949年
林	：林泰輔	『龜甲獸骨文字』	1921年	摭續	：李亞農	『殷契摭佚續編』	1950年
佚	：王襄	『簠室殷契徵文』	1925年	寧滬	：胡厚宣	『戰後寧滬新獲甲骨集』	1951年
拾	：葉玉森	『鐵雲藏龜拾遺』	1925年	南	：胡厚宣	『戰後南北所見甲骨錄』	1951年
福	：商承祚	『福氏所藏甲骨文字』	1933年			明藏：『南』明義士舊藏甲骨文字	
燕	：容庚	『殷契卜辭』	1933年			師友：『南』南北師友所見甲骨錄	
續	：羅振玉	『殷虛書契續編』	1933年			坊間：『南』南北坊間所見甲骨錄	
佚	：商承祚	『殷契佚存』	1933年	掇一	：郭若愚	『殷契拾掇』	1951年
鄴初	：黃濬	『鄴中片羽初集』	1935年	掇二	：郭若愚	『殷契拾掇第二編』	1953年
庫	：方法斂	『庫方二氏藏甲骨卜辭』	1935年	京津	：胡厚宣	『戰後京津新獲甲骨集』	1954年
河	：孫海波	『甲骨文錄』	1937年	存	：胡厚宣	『甲骨續存』	1955年
粹	：郭沫若	『殷契粹編』	1937年	京都	：貝塚茂樹	『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藏甲骨文字』	1959年
七	：方法斂	『甲骨卜辭七集』	1938年				
天	：唐蘭	『天壤閣甲骨文存』	1939年	陳	：陳邦懷	『甲骨文零拾』	1959年
珠	：金祖同	『殷契遺珠』	1939年				

（原載《茨城大學人文學部紀要》第3號，1998年）

雜誌和學術刊物也隨著紛紛做了評述。[7]

和方法斂一同收集甲骨的英國人庫壽齡（Samuel Couling）也是牧師。庫壽齡於一八五九年出生於倫敦，父親就是窮牧師；他先在一家保險公司工作，後來到布里斯脫大學學院讀神學；一九八三年畢業後到英國南方一個小鎮上做侵禮教會（The Baptist Church）牧師。一八八四年，庫氏志願參加侵禮教會的傳教團，來到了山東青州。他學習了中文，並可以用中文給教會學校的兒童上課。雖然是傳教士，庫氏的主要興趣是在學術研究上。一九零二年，他在愛丁堡大學取得了碩士學位。一九零四年，新成立的山西大學兩次邀請他去任教，他都沒去。可是四年以後，他辭掉了教會的職務，住到上海，給有錢人當家庭教師，並積極參與上海的學術活動。庫壽齡在當時的學術界頗有聲望，他編著了《中華百科全書》（Encyclopaedia Sinica），於一九一七年出版，成爲暢銷書。庫壽齡還主編了《新中國評倫》（New China Review），專門發表漢學論文，從一九一九到一九二二年，共出了四期，他於一九二二年六月十五日在上海病逝；留下寡婦和一兒一女。

庫壽齡在山東當傳教士期間，和方法斂結識，兩人共同對甲骨感興趣，一起決定開始收藏。可是，庫氏沒有像方氏那樣專攻於甲骨的研究，關於甲骨的著述甚微，只是到了一九一四年二月二十號才在上海皇家亞洲文會北中國分會（The North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做了一次公開講演（方法斂剛於一個月前去世），題目是（河南出土甲骨），講演稿發表在當年的會刊上[8]。庫氏在講演中回顧了他和方法斂最早開始收藏甲骨的經過，並對甲骨用於占卜的文獻做了一些討論。那時，羅振玉已經確證了甲骨的真實出土點爲安陽小屯。庫壽齡比較生動地描述了他們拚命收買甲骨字片，古董商乘勢抬價的情形；以及他和方二人同座在一張桌前，綴合甲骨碎片的愉快時光。庫氏還談到當時有商人做僞品出售賺錢，收藏家必須小心；可是他在文中發表的所有甲骨實物幾乎無一是真，特別是所謂的龜符龍節，全是贋品。至於他關於甲骨占卜可能跟龍蛇崇拜有關的推想，更是毫無根據。不過他順便提到甲骨文中的「𠂤」應該讀作「貞」，而不是「問」，倒是猜對了。庫壽齡第一次注意到了甲骨出土時的考古層位問題。講演中，他還抱怨了當時的皇家亞洲文會中國北方分會對甲骨研究缺乏興趣。

這裡應該對皇家亞洲文會中國北方分會略作介紹。此會於一八五八年在上海成立，最早的名稱爲「上海文學與科學會」（The Shanghai Literary and Scientific Society），主要是由住在中國的傳教士組成。這些外國居民都意識到中華文明的精深博大，以及西方漢學的進步；他們要用自己身居異國的親身體驗和直接觀察來增進人類知識；這裡不妨引用一段他們在會刊發刊詞裡的話：「我們的根本目的是積累和了解事實，促進基督教文明的進步；我們都知道西方的歷史和哲學理論中仍然存在一些疑問，而只有這個帝國的新啟示能給這些懸而未解的問題提供答案。[9]」這種積極進取的精神是西方殖民主義的有意義的一面。他們的求知態度使許多學問得到發展。「上海文學與科學會」從一八五九年改名爲「皇家亞洲文會中國北方分會」。該會是當時漢學研究的重要陣地之一。庫壽齡曾於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六年當過該會幹事和會刊主編。方法斂最早買進的一批甲骨就藏於該會的博物館；可是這批甲骨遲遲未得發表，直到一九三四年十二月才由吉卜生（Harry E. Gibson）部分發表在上海出版的《中國科學美術雜誌》（簡稱《中國雜誌》）上[10]。

我們也應該提一提《中國雜誌》的歷史。此刊也是當時上海用英文出版較有名的漢學刊物；由蘇柯仁（Arthur de Carle Sowerby）和福開森（John C.Ferguson）主編。蘇柯仁爲當過袁世凱兒子英文教師的蘇道味（Sowerby）之子，出生於太原，精通中文，曾在天津新學書院任教。蘇氏一身著述不少，主要是關於動植物。他和福開森一道於一九二三年創辦了《中國科學美術雜誌》，成爲當時極負盛名的漢學刊物。福開森亦是美國傳教士，一八六六年出生；一八八八年來華，在南京創辦匯文書院（爲金陵大學前身）。福氏名望極高，先後當過北洋政府總統顧問，國民黨政府行政院顧問。他寫了不少中國藝術方面的書籍；本人也收藏中國古董，包括甲骨。福氏的甲骨收藏來自劉鶚和徐梧生舊藏，由商承祚於一九三三年整理出版，有甲骨拓片三十七版，蘇柯仁和福開森主編《中國雜誌》，由蘇氏負責科學部分，福氏負責文學和藝術。

吉卜生是當時皇家亞洲文會中國北方分會博物館考古部主管。吉氏寫作頗勤。自一九三四至四零年間發表了近十篇論文和書評，大都登在《中國雜誌》和《皇家亞洲文會中國北方分會會刊》上面。吉氏文章比較通俗易讀；除了談文字學，還利用甲骨文研究祭祀祭牲，以及商代的交通和音樂。在一篇文章裡[11]。他不無得意地宣布了一項新發現：在他收藏的古代文物中有一件骨制的尺子（附圖二），他將此尺子與甲骨鑽鑿對比後，認爲此尺必爲商代貞人制骨時所用。如果這是真的話，對研究甲骨倒是一件了不起的事。他在博物館裡陳列了這件尺子和一些甲骨實物，供人觀摩。遺憾的是，這件骨尺至今下落不明。吉卜生的缺點是他極少引用中國學者的成果；還顛倒事實地說甲骨文最早是庫方二氏發現的，而中國學者是在此之後才對甲骨研究感興趣的；並且他毫無根據地把庫方二氏開始收藏甲骨的時間提到一九零零年[12]。

除了發表吉卜生寫的有關甲骨文的文章之外，《中國雜誌》還發表過蘇柯仁寫的（古代中國馴養動物）和（中國藝術裡的鳥類）[13]；這兩篇論文也用了甲骨文材料；文章的古文字表是吉卜生代爲繪製的。另外值得我們注意的是在該刊物的第三期上登載了盈亨利（J. H. Ingram）的一篇文章「商朝文明和宗教」[14]。盈氏是美國人，於一八八七年來華，在通州公理會醫院和北平協和醫院任教。他對文字學頗有興趣，曾幫助維爾德（G. D. Wilder）編撰《漢字分析字典》[15]。在這篇文章中，盈氏利用了甲骨文證據來談商代的祭祀和占卜，但他的一些觀點都有問題，例如說中國文字與索美爾文（Sumerian Linear Script）同源。在文章開頭盈氏聲稱明義士一九一七年發表的《殷虛卜辭》原是他的作品，頗令人吃驚。這件公案從來也未見任何人出來澄清。

明義士（James M. Menzies）是繼庫方二氏之後收藏和研究甲骨最重要的西方傳教士。明義士於一八八五年生於加拿大；他一九零五年從多倫多大學畢業，讀的是土木工程；本人是合格的土地測量員。明義士後又學習神學，一九一零年作爲長老會傳教士來到河南；先是在武安，後來到彰德府（安陽）傳教。明氏開始收藏甲骨的時間雖然較晚，但頗以發現小屯第一人自居。據他自己所言，一九一四年春，他騎馬在洹水南岸散步時，在棉花地裡發現了碎陶片；當地農民見其爲洋人，便向他兜售甲骨。明氏不知道羅振玉之弟羅振常已於他之前一九一一年到小屯收購甲骨。

明義士於一九一七年發表了《殷虛卜辭》[16]，此書收錄了二三六九片甲骨文摹本；由上海別發洋行印行。在（序言）中，明義士還提到了此書只是他龐大計劃的第一部，他將繼續寫作第二和第三部，討論中國古代文字的發展、以及宗教文化。此書剛一發表，明氏就回國參加歐戰，在法國的華工隊當翻譯。一九二零年，明氏重返中國，先後回到彰德傳教，又在北京美國人辦的華語學校教。這期間，他結識了當時正在殷虛發掘的中央研究院史語所考古組的中國考古學家；自己還抽空參加了美國加州大學在耶路撒冷的考古發掘。一九三二年至三七年，明義士被聘爲濟南齊魯大學教授。在齊魯任教期間，他潛心於甲骨文的研究，成就顯著；主要代表作品是他一九三三年寫的講義《甲骨研究》[17]。明義士用中文寫作發表，故他的研究多爲中國學者所知。他比較早就注意到了貞人謂稱問題，並根據字體把所謂的「歷組卜辭」定爲武丁時期，實屬卓見[18]。

---

[7] 最早的一篇書評可能是登在《科學》（Sciences）雜誌（第二十四期，一九零六年）上，作者爲E.Morse.惜未見。另外一篇較早評論方法斂（早期中國文字）的書評發表在《皇家亞洲文會中國北方分會會刊》上，見Pearson,1907.

[8] Coulting,1914.

[9] "Preface",Journal of the Shanghai Literary and Scientific Society 1(June,1858).

[10] Gibson,1934.

[11] Gibson, 1938.

[12] Gibson, 1934, 1936.

[13] Sowerby, 1935a, 1935b.

[14] Ingram, 1925.

[15] Ingram, 1922.

[16] Menzies, 1917.

[17] 此書近由齊魯書社正式出版，并附了明義士之子明明德（Arthur Menzies）新寫的序，對明義士的身世做了頗爲詳細的介紹。

[18] 明義士在一九二七年就寫下了他的看法，但一直沒有公開發表。參見李學勤（小屯南地甲骨與甲骨分期）所附明義士（殷虛卜辭後編序），《文物》一九八一年第五期。

甲骨片子；據說還留下了數量可觀的遺稿。

方氏開始收藏甲骨的時間大約在一九零三年左右。他當時是直接向當地古董商收購，對中國學者在他之前早已注意並收藏甲骨的情況不太了解；他認爲甲骨是河南朝歌城所出，先由古董商帶到北京，遇義和團之亂，于是將甲骨又帶到山東濰縣，留在他所熟知的一位中國朋友家。他自認爲是最早見到甲骨的人，並替設在上海的亞洲文會博物館買進了最早的一批，約四百片。他隨後又替愛丁堡的蘇格蘭皇家博物館，倫敦的大英博物館，美國匹茲堡的卡內基博物館和芝加哥的菲爾得自然歷史博物館陸續購買了一些甲骨。

方法斂一九零六年發表的（中國早期文字）被大家推認爲西方甲骨學研究的開始[4]。此文發表於美國匹茲堡出版的《卡內基博物館回憶錄》第四卷一號，全文共分四節：（1）從古代銘文看早期文字；（2）論《說文解字》；（3）《散氏銘》考譯，（4）甲骨上的古代刻辭。這是西方最早利用古代銘文研究中國文字的有價值的文章之一，特別是他首次向西方讀者公布了甲骨文的發現，並嘗試了甲骨刻辭的初步解讀。屆時，劉鐵雲已於一九零三年在上海出版了《鐵雲藏龜》。但方氏本人當時可能沒見到此書；《鐵雲》收錄了甲骨拓片一千零五八片，而方氏在文章中錯引爲八百片。

方法斂認爲中文是一種「象意音節」（ideographic-syllabism）文字；他提出研究中國文字必須熟悉中國人的思維方式，生產方法和社會習慣。此文涉及的材料範圍頗廣，甲骨文、金文、陶文、璽印貨幣文字都提到了。但由於鑒別真僞的能力不夠，他發表的十七片甲骨摹本，八片全系僞刻，兩片真僞混雜，僅有七片是真的。方氏考釋的水平也不高，主要是根據文字的形體進行猜測，有時猜對，可有時就難免離題千里，例如他把「𠂤」釋作「鳥」，「𠂤」釋爲「角」，把「旬亡禍」釋讀爲「甩父占」。作爲先驅者，這是可以諒解的。孫詒讓雖然於一九零四年就寫出了《契文舉例》，但並未正式發表印行；孫氏釋錯的字也比比皆是。而值的一提的是，方氏當時已經注意到甲骨綴合的問題，他曾將五塊殘片拼合成一片幾乎完整的龜版（附圖一）；他不無遺憾的說：「可惜這些（甲骨）的發現者在努力將碎片綴合起來之前就把它們分散開了，現在碎片如此之多，幾乎不太可能再將它們拼合。」[5]

方氏（早期中國文字）一發表就引起了西方學界的關注。卡內基博物館館長霍蘭德（W.J. Holand）在替方文做序中說：「方法斂先生在這篇論文中不光把自己局限在已知的材料範圍內，它是作者對自己和其他人收藏的河南出土的甲骨刻辭古物直接觀察的結果。隨著研究的深入，這些材料價值無窮。」[6]西方一些

---

[4] Chalfant,1906.

[5] Chalfant,1906,p.31.

[6] Holland,1906.

二年三月十一號逝世，活到九十八歲。金氏去世後，他的甲骨收藏捐給了劍橋大學，藏於該校藝術考古博物館。

金璋對中國古文字的興趣開始很早。早在一八八一年，金璋就翻譯了戴侗的《六書通》[23]。他在天津當總領事的時候曾手摹了新學書院藏的甲骨，並發表在書院一九零八年的院報上。他見到方法斂關於甲骨的文章後，兩人從此開了長期通信關係。從一九零八年起，金璋委託庫方二氏代其收購甲骨學八百片左右。不幸的是，其中也混入了不少贋品。金璋一生所寫的研究甲骨文的文章不少，大約有四五十篇；可以說是西方學者中著述最豐的了。這些文章大都發表在《皇家亞洲文會（大不列顛與愛爾蘭）會刊》上。英國的皇家亞洲文會成立於一八二三年，是西方東方學的重要機構。金璋是該會的長期會員，曾經被選爲理事和副主席。金璋第一篇發表於《皇家亞洲文會（不列顛與愛爾蘭）會刊》的關於甲骨文的文章是（由最新發現看周朝的文字）[24]；文章從「六書」角度討論了中國文字的特質。金璋把剛出土的甲骨文定爲周朝文字。他並不是不知道中國學者認爲甲骨是商朝遺物的意見；他提到了羅振玉和法國漢學家沙畹認爲甲骨文是殷商文字的看法，但他堅持己見，主要根據是甲骨上的文字跟西周金文接近；不少人名也相同。其實，他用來比較的甲骨許多是模仿金文的僞刻。早期研究甲骨的外國學者常常上僞刻的當。金璋不幸亦在其列。他後來糾正了甲骨是周朝遺物的錯誤觀點。但他認爲甲骨並非一時之作，而可能是幾百年長期積累的結果，例不乏先見之明。

金璋寫作內容頗廣：有討論商代王室祖先，宗教思想和占卜祭祀一類的；更多的是文字學的釋。值得一提的是他於一九一七年就發表了（商代王室研究，公元前一七六六至一一五四年）[25]，幾乎與王國維寫（殷卜辭中所見公先王考）、（續考）同時。他一九四五年寫的（薩滿－巫：即性之舞和多變之字）一文[26]，從古文字的角度討論了「巫」、「無」、「舞」的關係，十分有趣。他的晚年的一篇文章是考釋甲骨文中常見的用辭「」此句的含義，學者眾說紛紜；金璋認爲這三個字的最後一個字應當讀作「蛛」（＝朱），指塗抹甲骨的顏色[27]；可備一說。

金璋可以說是西方漢學界考釋甲骨文字造詣最深的學者。他於一九一七至一九二七年間連續發表了〈象形文字考探〉長篇論文，共考釋了一百六十六個字辭[28]。他的方法是很傳統的訓詁學，主要是根據《說文》及古文字推比，同時也注

[23] Hopkins, 1881.

[24] Hopkins, 1911.

[25] Hopkins, 1917.

[26] Hopkins, 1945.

[27] Hopkins, 1947.

[28] Hopkins, 1917-1927.

明義士還曾在上海的皇家亞洲文會中國北方分會做過兩次英文講演[19]；一次是於一九三六年四月二十三日，題目「商朝和周朝的藝術」。他主要介紹了商周時期的青銅器的使用和紋飾，也介紹了骨牙器和玉器。他認爲早期藝術表明了中國文化與近東文化有別，自有源頭；還認爲商朝早期的都城應該在山東一帶尋找。明氏還糾正了瑞典漢學家高本漢（Bernhard karlgren）誤把石頭雕刻的獸角解釋爲男性生殖器象徵的理論[20]。第二次講演是在同年同月的三十號，題目是「商朝的文化宗教思想」，主要是從界骨文來探索商人關於「上帝」和「天」的崇拜；他認爲雖然這些觀念已經存在，但當時還沒有偶像崇拜。在這兩次講演中，明氏向聽眾展示了他親自在河南收集的甲骨和其他文物。明義士於一九三七年因中日戰事惡化回國，在加拿大多倫多皇家博物館從事研究，並於一九四二年完成博士論文《商戈》。他還先後在美國戰時新聞局，美國國務院文化關係局工作過。明義士於一九五七年三月十六日病逝。他的收藏都捐給了多倫多皇家博物館。

西方研究甲骨文的頭二十年，主要生力軍是住華外國傳教士。他們大都精通中文，並且，由於地利之便，能夠親自接觸甲骨，或自己就是收藏家。但同時，我們也應當看一看當時歐美漢學界甲骨研究的情況。法國巴黎在二十世紀上半葉是歐美漢學研究的中心；甲骨文發現後，一批重要的漢學家很快就做出了反應。一九零八年，馬伯樂（Henri Maspero）在《法國遠東學院院刊》上發表了對方法斂（中國早期文字）的書評[21]；介紹了方氏論文的主要內容。沙畹（Edward Chavannes）緊接著於一九一一年在《古代亞洲》上發表了（中國上古甲骨卜辭）一文[22]；他綜合了羅振玉、林泰輔、方法斂諸家的觀點，討論了古代龜卜的傳統。關於時代，他同意羅振玉把甲骨定爲商朝的遺物。沙畹本人是極著名的漢學家，曾將司馬遷的《史記》譯成法文。他多次到中國考察，對碑刻銘文頗有研究；曾幫助斯坦因（Mare Aurel Stein）整理從新疆帶回的中文文書。但沙畹本人沒有對甲骨文的考釋做出太大的貢獻。

考釋古文字難度較大，許多外國學者常常是望文生意。可要說西方甲骨學全是如此，也未免不公平。英國學者金璋（Lionel Charles Hopkins）是西方考釋研究甲文字最早而成績卓著的學者之一，我在此不妨多做些介紹。

金璋生於一八五四年；家庭環境良好，父親和哥哥都擅長寫作；金璋本人在英國有名的寄宿學校溫切思特（Wenchester）畢業後，於一八七四年到中國當翻譯生，從此一直在英國駐中國的領事館工作，一八九五年當了上海領事館的副領事，一八九七年到煙臺當領事，一九零一到一九零八年是天津領事館總領事；然後退休，回英國後住在鄉村。金璋終身未娶，一心從事甲骨文的研究；他一九五

[19] Menzies, 1936.

[20] Karlgren, 1933.

[21] Maspero, 1908.

[22] Chavannes, 1911.

金璋立即做出回應，堅持這片甲骨刻辭不僞[37]，誰能料到，六七十年以後這片甲骨刻辭的真僞問題再一成爲中國學者爭論的焦點[38]。

從三十年代開始，西方的甲骨學也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從甲骨材料整理發表的角度來看，這期間最有成就的是美國的白瑞華(Roswell S. Britton)。白氏於一八九七年出生在中國，其父是美國浸禮會傳教士。他是燕京大學新聞系創辦人之一；早年研究中國報紙，後來轉研究甲骨。白氏的主要成就是整理出版方法斂留下來的甲骨摹本。方法斂於一九一四年去世後。他的手稿交給了芝加哥菲爾德博物館的勞佛爾(Berthold Laufer)，原打算寄到英國請金璋整理發表；但歐戰爆發，此計劃擱淺。一直等到勞佛爾本人也於一九三四年去世，稿子才轉交白瑞華手裡；由白氏先後整理出版了《庫方二氏藏甲骨卜辭》[39]，《甲骨卜辭七集》[40]，《金璋所藏甲骨卜辭》[41]。他還出版了《殷虛甲骨拓片》和《甲骨五十片》。白氏已經意識到了甲骨刻辭的僞造是研究甲骨的障礙之一。在編輯整理方法斂留下的摹本時，他盡量剔出了能辨認出的僞品；同時，還指出對僞品也應該研究。白氏是最早嘗試用現代照相技術發表甲骨文的學者；他於一九三五年在紐約出版了《殷虛甲骨相片》[42]。可惜他的方法不能說是完美無缺；例如，他爲了讓字跡清晰，在拍照前將甲骨弄濕，并對底片進行加工，這都影響了材料本身的科學性，還可能損壞原物[43]。白瑞華自己研究甲骨文的文章不多；他曾做過有關的學術講演關[44]。應該提到的是，白瑞華對從科學角度研究甲骨有興趣，他與伯訥提一皮期萊(A. A. Benedetti-Pichler)合作，對甲骨上塗抹的顏色進行了化學檢測；首次討論了商代甲骨涂抹所用顏色的問題[45]。

從科學角度利用甲骨文進行研究，而做出了成績的還有魏特福(Karl A. Wittfogel)於一九四零年發表在《地理學評論》上的(商代甲骨文中的氣象學記錄)[46]。該文利用了當時所能找到資料，對甲骨文中的關於氣象的記錄做了系統的研究。魏氏討論了商代曆法的月份，以及每月中的自然現象和商人的活動。他認爲商人的季節感很強；商人的曆法建立在農業與王室活動上。魏氏還發現中原一

[37] Hopkins, 1913.

[38] 胡厚宣堅持認爲此片刻辭爲僞，於一九七九年中國古文字學術研究會第二屆年會上宣讀了(甲骨文"家譜刻辭"真僞問題再商榷)；于省吾則持不同意見，著文(甲骨文"家譜刻辭"真僞辨)，胡于二氏的文章都登載於(古文字研究)第四輯，一九八零年。

[39] Bernhardi, 1935a.

[40] Bernhardi, 1938.

[41] Bernhardi, 1939a.

[42] Britton, 1935b.

[43] 參見Bounacoff, 1993.

[44] Britton,1939b.

[45] Britton.1937;Benedetti-Pichler,1937.

[46] Wittfogel, 1940.

意到古代音的問題。他討論的對象常常是中國和日本學者，例如羅振玉，王襄，高田忠周，郭沫若等；能夠在文字考釋上獨樹一幟，這在西方學者中是極少有的。

在考釋古文和利用解釋古代思想時，法國學者的態度比較謹慎。伯希和(Paul pelliot)就曾經批評了金璋在研究商代世系和祭祀時過分相信古代文獻的作法；他更傾向於「疑古派」的理論[29]，一九二五年，在法國的中國留學生張鳳(Tchang fong)發表了《甲骨刻字考昇補釋》(巴黎大學文學科博士程文)[30]，此書介紹了甲骨發現及研究概況，並對四十六已經認出的甲骨文常見字做了進一步發揮，還重新考釋了三個字。這些考釋今天看來大都有問題，例如把「」讀作「遣」，「」釋爲「寶，保」，「」讀作「一」。馬伯樂很快就寫了關這部著作的評論，他特別批評了張鳳對文字的考釋缺乏音的學的知識[31]。

馬伯樂廣博的漢學知識和深厚學力功底使得他可以同最秀的中國學者直接討論，並提出批評。郭沫若三十年代發表的《甲骨文研究》和《中國古代社會研究》是近代學術史上的巨著。可馬伯樂在他寫的書評中卻加以批評；說郭氏喜歡跑野馬，，論證有時過多的幻想。當然，馬伯樂也承認郭沫若的著作是「一部滿是重要事實與創獲的書」馬伯樂的書評由陸侃如譯爲中文，在《文學年報》上發；郭沫若親自作答[32]。這可以算得上是中西學術流史上的一段佳話。

德國漢學界對甲骨的發現和研究也很重視。我們特別應該提到的是德國女學者勃娜迪(Anna Bernharki)跟金璋之間關於所謂「家譜刻辭」的一場論爭。勃娜迪是德國最早介紹甲骨的學者；她於一九一三年在《人類學報告》上發表《中國古代卜骨》[33]，就魏茲(Wirtz)收藏的甲骨做了介紹。魏茲是住在中國的德國人，大約帶一九零九年左右，他於山東青島購得甲骨近三百片，等到了一九一二年，他的甲骨藏品增加七百多。魏茲於一九一二乍將他的收藏捐贈給柏林人類學博物館。勃娜迪的文章引起了廣泛注意。很快，穆勒(Herbert Mueller)從北平也寄來專文[34]，進一步介紹甲骨發現和研究的情況。可是，勃娜迪在後一年發表的一篇比較詳細的論文里[35]，提到大英博院收藏的一片所謂「家譜刻辭」可能是僞刻。金璋在此之前曾兩次著文，考釋了甲骨上發現的「家譜」[36]；見到勃娜迪的文章，

[29] Pelliot, 1923.

[30] Tchang Fong, 1925.

[31] Maspero, 1927.

[32] 馬伯樂【評郭沫若近著兩種】，郭沫若【答馬伯樂先生】，載【文學年報】第二期，一九三六年。

[33] Bernhardi,1913.

[34] Mueller, 1913

[35] Bernhardi,1914.

[36] Hopkins,1912a,1912b.

學漢學教授。他一生著述很多，關於中國上古研究的代表作有《中國的誕生》[50]及《早期中國文化研究》[51]，對商代考古，特別是甲骨文的發現和研究頗有心得。他關於「天」字的解釋，與郭沫若的看法不謀而合；此文被翻譯成中文，在《燕京學報》上發表[52]。

這裡，值得一提的是顧立雅和當時美國漢學界的另外一位泰斗布德伯(Peter A. Boodberg)之間的一場論戰。布德伯出生俄國貴族，俄國革命時曾避難哈爾濱，自學了中文；一九二零年移居美國，進入加州大學伯克萊分校攻讀東方語言學，畢業後留校任教，一直到一九七二年去世。

一九三六，顧立雅在漢學權威刊物《通報》上發表了(中國意符文字的性質)[53]，他認爲中文與其他文字有別，漢字是一種意符文字，能夠直接將意思傳達給讀者。這種觀點本不新鮮。早在十六世紀，當歐洲傳教士第一次見到中文，就驚嘆於中國文字跟西方的音符文字完全不同。著名的意大利耶酥會傳教士利瑪竇(Matteo Ricci)就說中文與埃及象形文近似。當時普遍認爲中文主要是通過字形來表達字義，跟發音關係不緊密[54]。顧立雅的看法是在傳統的理論基礎上加以引申，他利用了當時已經積累的古文字知識，并討論了中文沒有發展成爲音符文字的主要原因。布德伯見到顧氏的文章後，很快在《哈佛亞洲學刊》上發表了(關於上古中文的幾點意見)[55]，反對把中文當作與其他文字性質不同的「象形」或「意符」文；他所持的是當時另一派，主要是語言學需要研究的重點。布德伯在他文章裡很不客氣地指名批評了顧立雅，顧氏立即做出回應，就布氏的批評一一進行反駁[56]。布德伯兩年以後，又在《通報》上再次發表了(意符文字，還是偶像崇拜)[57]，這次對顧立雅的攻擊更加厲害，弄得《通報》的主編伯希和出來打圓場，宣布《通報》不再支持此類論戰[58]，可是，這場論戰的餘緒延續不斷，直到今天，兩派之間的鬥爭仍然存在，且愈演愈烈[59]。

我現在對上面討論做一個簡單的概括：

歐美的甲骨學起步並不晚，最初二十年，研究甲骨文基本上是長期居住中國

[50] Creel, 1936, esp.pp. 21-31,158-3,174-84.

[51] Creel, 1938

[52] 顧立雅：(釋天)，【燕京學報】第十八期，一九三五年。

[53] Creel ,1936.

[54] 參見DeFrancis, 1984,pp.133-6

[55] Boodberg, 1940.

[56] Creel, 1938.

[57] Boodberg, 1940.

[58] 參見DeFrancis, 1984,pp.85-7.

[59] 參見Boltz, 1994. Boltz 是boodberg的學生，其觀點基本上還是遵從其師說，反對把漢字看作意符文字。

帶公元前三，四千年前的氣候要暖和的多。魏氏的研究具有一定的科學性；他本人是科學家，一九三八就做出了初步成績。後來又得到白瑞華的指點和中國學者王毓泉的具體幫助。

另外，這期間的俄國甲骨學研究也獨樹一幟。和英國美國比較，俄國所藏的甲骨不多；主要是蘇聯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存有的一批，約一百九十九片。這批甲骨是古文學家理查徹夫(N. P. Lichatcheff)贈送給蘇聯科學院的。據說，他於一九一一年通過俄國使館的沙津(M. C. Schekin)請當時的上海市長買的。但俄國當時沒有人研究甲骨，直到一九三二，才由年輕的學者布那柯夫(G. W. Bounacoff)開始研究整理這批甲骨。

布那柯夫是烏克蘭人，曾在列寧格勒的東方學院學習中文；他的碩士論文是從民族語言學的角度來研究中國親屬謂稱。他一九三二年進到蘇聯科學院莫爾語言思想研究所(Marr Institute of Language and Mentality)工作。一九三五年，蘇聯科學院出版了布那科夫的《中國河南甲骨》一書[47]。此書介紹了甲骨發現和研究簡史，以及俄藏的概況；最有用的是此書後附了一份詳盡的參考書目，共二百八十八條，幾乎包括了一九三三年以前的所有中西文跟甲骨研究有關的著作。

布那柯夫對商代甲骨文的闡釋也極富特色。他批評了傳統的以羅振玉爲代表的甲骨文考釋方法，認爲《說文》和周代金文與甲骨文參比會導致忽略甲骨文本身的時代特點；他對建立在這種考釋基礎上的商代社會文化研究頗持異議。他根據莫爾語言功能進化理論，提出了「指事」相當於手勢語言。他分析「王」字的功能語意變化，認爲這個字最早指漁獵社會的頭領，後來分化爲指氏族首領和宗教領袖；最後，進一步用來指一個社會在和平與戰時的領袖。商代甲骨文裡的「王」是指軍事領袖，而不是皇帝。布那科夫試圖應用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論來研究甲骨文，他把商代看作是氏族社會的末期，對研究所謂的「亞細亞生產方式」具有重要意義。布那科夫後來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犧牲，英年早逝，爲俄國漢學界的巨大損。

從三十年代起，安陽殷虛的考古發掘揭露了大量的新材料，并讓人可以從考古學的角度來研究甲骨。一些西方的學者都到殷虛考察，充分注意到了甲骨在究商代文明中的重要。例如，英國的葉茲(W. Perceval Yetts)於一九三三年和三五年兩次在《亞洲文會會》上著文介紹殷虛新發現[48]，他特意提到了董作賓關新出土大龜四版的研究及其斷代學上的意。力德國的愛博華(W. Eberhard)也寫文章介紹殷虛考古的進展[49]。可這方面影響最大的要數美國學者顧立雅(Herrlee G. Greel)。顧氏是美國漢學界的一員大；曾於三十年代初來華進修；後任芝加哥大

[47] Bounacoff, 1935.參見Britton, 1936 .

[48] Yetts, 1933, 1935.

[49] Eberhard, 1933

中文引用書目：

于省吾：〈甲骨文"家譜刻辭"真僞辨〉，《古文字研究》第四輯， 一九八零年，第一三九至一四六頁。

王宇信：《甲骨學通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一九八九年。

李學勤：〈小屯南地甲骨與甲骨分期〉，《文物》一九八五年第五期，第二十七至三十七頁。

李學勤，齊文心，艾蘭(S. Allan)：《英國所藏甲骨集》，北京口書局，一九八五年 ~ 一九九一年。

胡厚宣：《五十年甲骨學論著目》，北京中華書局，一九五二年。

胡厚宣：〈甲骨文"家譜刻辭"真僞問題再商榷〉，《古文字研究》第四輯，一九八零年，第一一五至一三八頁。

馬伯樂(Maspero)：《郭沫若近著兩種》，《文學年報》第二期，一九三六， 第六十一至七十一頁。

明義士(Menzies)：《甲骨研究》，濟南齊魯書社，一九九六年；(原《甲骨研究初編》，齊魯大學講義，一九三三年。

郭沫若：〈答馬伯樂先生〉，《文學年報》第二期，一九三六年，一至四頁。

董作賓，胡厚宣：《甲骨學六十年》，臺北藝文印書館，一九五五年。

雷煥章(Leffeuvre)：《法國所藏甲骨錄》，臺北利氏學社，一九九七年。

雷煥章(Leffeuvre)：《德瑞荷比所藏一些甲骨錄》，臺北利氏學社，一九九七年。

顧立雅：(Creel)：〈釋天〉，《燕京學報》第十八期，一九三五年，第五十九至七十一頁。

的外國傳教士和外交官，他們的主要貢獻除了在甲骨收集方面，也起了向西方漢學界介紹中國學者研究的作用。西方學者的特點是，由於他們的宗教和科學背境，對甲骨文中的祭祀，以及動物有很大的興趣；某些利用社會學理論和科學手段研究甲骨的，成績卓著。後來，一批職業漢學家的出現，對甲骨學研究的深入起到了影響，他們重視考古材料，并對漢字性質進行深究。更有的以現代科學手段爲輔，另辟新徑。可是，甲骨學的一些重要方面，例如分期斷代卻一直沒有什麼大的突破。在文字考釋上，西方學者中除了中文修的以外。例如英金璋，在文字考釋上有一定的成就；大部分都是依字形推測，望文生意。

如果略做分期的話，我們可以大致依照董作賓先生在《甲骨學五十年》中的分法，把西方的甲骨研究劃爲前後兩期：從最初的業余所爲轉向職業化；從單槍匹馬轉爲國際合作。值得說明的是，這個分期并不絕對，許多學者是從傳教士轉爲職業漢學家，不少人穿梭於中國和歐美之間，讓人感嘆的是，由於這門學問的難度較大，真正研究甲骨文的人數極少，在西方漢學界算是冷門。回顧歷史，凡是做出一定成績的西方學者，或是直接得到了中國學者的幫助，或是與中國學者有所交流，這充分顯示了西方甲骨學的下一步前景仍然是中西學界的密切合作與直接對話。

Couling, Samuel
1914: "The Oracle Bones from Honan", *Journal of the North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45, pp. 65-75.

Creel, H. G.
1936: *Birth of China*, London: Peter Owen Ltd.
1938: *Studies in early Chinese culture*, London: Kegan Paul, Trench, Trubner & Co.
1936: "On the nature of Chinese ideography", *T'oung Pao* 32, pp. 85-161.
1938: "On the idiographic element in ancient Chinese", *T'oung Pao* 34, pp. 265- 94.

DeFrancis, John
1984: *The Chinese language: fact and fantasy*,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Eberhard, W.
1933: "Zweiter Bericht über die Ausgrabungen bei An-yang, Honan", Otto Kummel and William Cohen, eds. *Ostasiatische Zeitschrift*, Berlin/Leipzig, pp. 208-13.

Gibson, Harry E.
1934: "The picture writing of Shang", *The China Journal of Sciences and Arts* 21-6, pp. 277-84.
1935: "Divination and ritual during the Shang and Chou dynasties", *The China Journal of Sciences and Arts* 23-1, pp. 22-5.
1936: "The inscribed bones of Shang", *Journal of the North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67, pp. 15-24.
1937: "Music and musical instruments of Shang", *Journal of the North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68, pp. 8-18
1938: "Domestic animals of Shang and their sacrifice", *Journal of the North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69, pp. 9-22.

Holland, W. J.
1906: "'Prefatory notes' , F. Chalfant: Early Chinese writing", *Memoirs of the Carnegie Museum* 4-1, pp. 1-2.

Hopkins, L.C.
1881: *The six scripts or the principles of Chinese writing*, (new edi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4.
1911: "Chinese writing in the Chou dynasty in the light of recent discoveries",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 Ireland* 1911, pp. 1011-34.
1912a (with R. L. Hobson): "A royal relics of ancient China", *Man* 27, pp. 49-52
1912b: "A funeral elegy and a family tree inscribed on bones",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 Ireland* 1912, pp. 1022-8.
1913: "A Chinese pedigree on a tablet-disk",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 Ireland* 1913, pp. 905-10.

西文引用书目:

Boltz, William G.
1994: *The origin and early develoment of the Chinese writing system*, New Haven: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Benedetti-Pichler, A. A.
1937: "Microchemical analysis of pigments used in the fossae of the incisions of Chinese oracle bones", *Industrial and Engineering Chemistry, Analytical Edition* 9, pp. 149-52.

Bernhardi, Anna
1913: "Über frühgeschichtliche chinesische Orakelknochen", *Zeitschrift fur Ethnologie* 45-6, pp. 232-8.
1914: "Frühgeschichtliche Orakelknochen aus China", *Baessler-Archiv* 4, pp. 14- 28.

Boodberg, Peter A.
1937: "Some proleptical remarks on the evolution of archaic Chinese",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2, pp. 329-72.
1940: "'Ideography' or Iconolatry", *T'oung Pao*, 35, pp. 266-88.

Bounacoff, G. W.
1935: *The oracle bones from Honan (China)* (in Russian, with English and Chinese abstracts), Leningrad/Moscow: The Academy of Sciences Press.
1936: "New contributions to the study of oracle bones", *T'oung Pao*, 32, pp. 346- 52.

Britton, Roswell S.
1935a: *Yin Bone Photographs*, New York, 1935
1935b: *The Couling-Chalfant Collection of Inscribed Oracle Bone*, Shanghai
1936: "Russian contribution to oracle bone studies", *Journal of the North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67, pp. 206-7.
1937: "Oracle-bone color pigments",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2-1, pp. 1-3.
1938: *Seven collections of Inscribed Oracle Bone*, New York
1939a: *The Hopkins Collection of the Inscribed Oracle Bone*, New York
1939b: "Three Shang inscription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59, p. 398.

Chalfant, Frank H.
1906: "Early Chinese Writing", *Memoirs of the Carnegie Museum* 4-1, pp. 1-35.

Chavannes, E.
1911: "La divination par l'écaille tortue dans la Haute Antiquité Chinoise", *Journal Asiatique* 17, pp. 127-37.

Sowerby, Arthur de Carle
1935a: "The domestic animals of ancient China", *The China Journal of Sciences and Arts* 23-6, pp. 233-43.
1935b: "Birds in Chinese art", *The China Journal of Sciences and Arts* 23-6, pp. 326-39.

Tsang Fong
1925: *Recherches sur les Os du Ho-Nan et quelques caracteres de l' écriture ancienne*, Paris: Librairie orientaliste Paul Geuthhner.

Wittfogel, Karl A.
1940: "Meteorological records from the divination inscriptions of Shang", *The Geographical Review* 30-1, pp.

Yetts, W. P.
1933: "The Shang-yin dynasty and the An-yang finds",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 Ireland* 1933, pp. 657-85.
1935: "Recent finds near An-yang",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 Ireland* 1935, pp. 467-81.

1917: "The sovereigns of the Shang dynasty, B. C. 1766-1154",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 Ireland* 1917, pp. 69-89.

1917-28: "Pictographic reconnaissances",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 Ireland* 1917, pp. 775-813;1918, pp. 388-431;1919, pp. 369-88; 1922, pp. 49-75; 1923, pp. 383-91; 1924, pp. 407-34; 1926, pp. 461-86; 1927, pp. 769-89; 1928, pp. 327-37.
1945: "The Shaman or Chinese Wu: his inspired dancing and versatile character",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 Ireland* 1945, pp. 3-16.
1947: "A cryptic message and a new solution",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 Ireland* 1947, pp. 191-98.

Ingram. J.
1922 (with G. D. Wilder): *Analysis of Chinese characters*, North China Union Language School.
1925: "The civilization and religion of the Shang dynasty", *The China Journal of Sciences and Arts* 3, pp. 473-545

Karlgren, B.
1930: "Some fecundity symbols in anicient China", *Bulletin of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2, pp. 1-66

Maspéro, H.
1908: "Review: Frank H. Chalfant: Early Chinese writing", *Bulletin de l'Ecole Française d' Extrême Orient* 8, pp. 264-7.
1927: "Review: Tsang Fong: Recherches sur les Os du Ho-Nan et quelques caractères de l' écriture ancienne", *Journal Asiatique* 210, pp. 127-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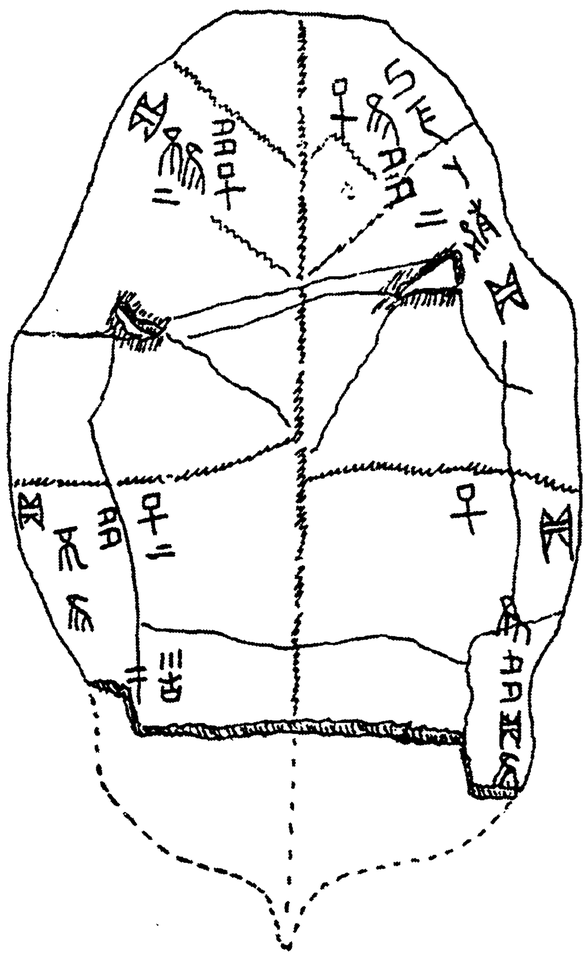
Menzies, James M.
1917: *Oracle Records from the Waste of Yin*, Shanghai: Kelly and Walsh.
1936: "The art of the Shang and Chou dynasties" and "Culture and religious ideas of the Shang dynasty", *Journal of the North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67, pp. 208-11.

Mueller, H.
1913: "Mitteilungen zur Kritik der frühgeschichtlichen Chinesischen Orakelknochen", *Zeitschrift für Ethnologie* 6, pp. 939-4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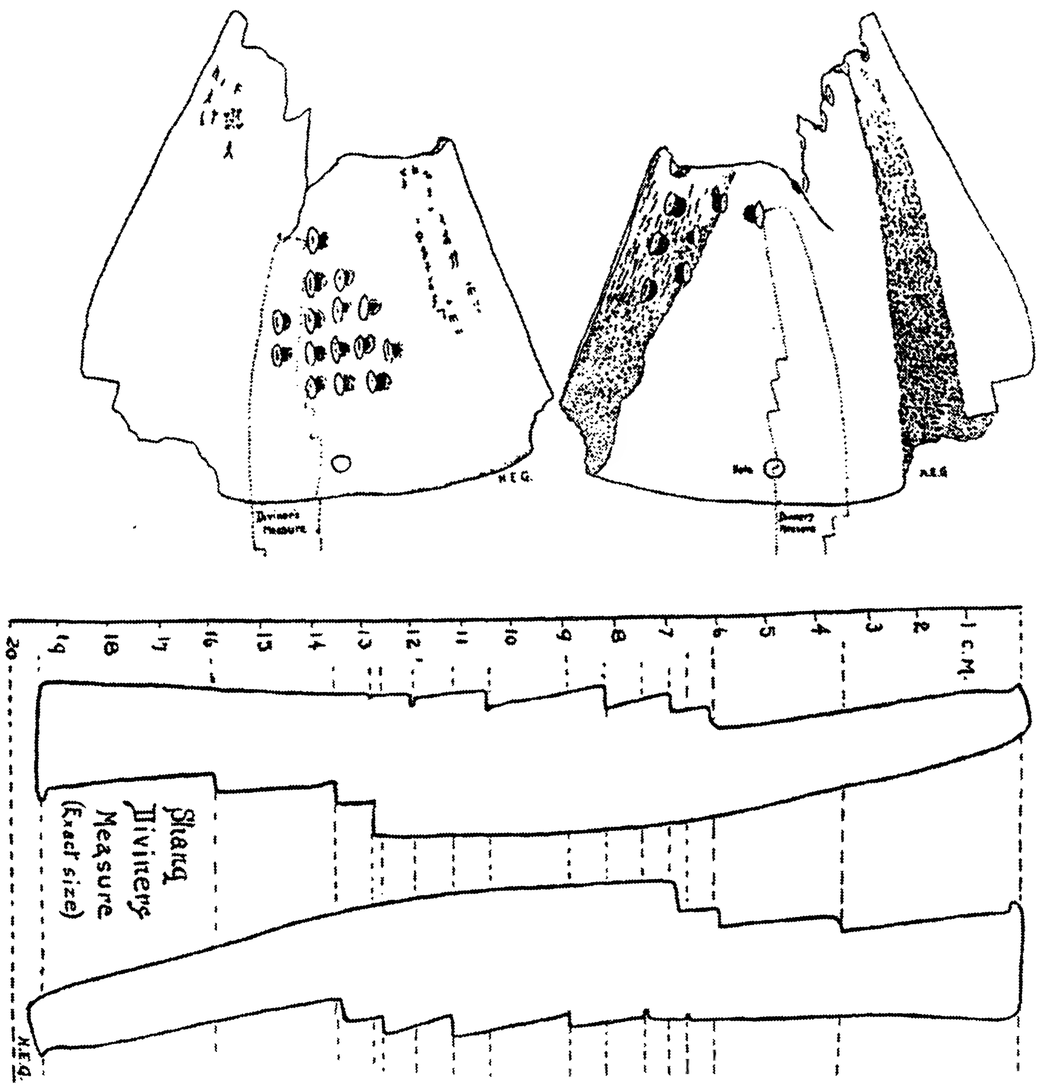
Pearson, G. W.
1907: "Review: F. Chalfant: Early Chinese writing", *Journal of the North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38, pp. 255-7.

Pelliot, Paul
1923: "Un nouveau périodique oriental: Asia Major", *T'oung Pao* 22, pp. 358-9.

付圖一：方法斂〈中國早期文字〉插圖十二



付圖二：吉卜生發現的商代骨尺



（原載《甲骨文發現一百周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灣師大國文學系，中研院史語所，1998年）

甲骨学一百年的回顾与前瞻

李学勤（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研究员）

殷墟甲骨的发现，迄今已达一百年了。甲骨确切地说是在哪一年发现的，学术界颇有争议[①]，今后还可能讨论下去，但考虑到“村农收落花生，偶于土中检之”，于是为古董商人所得之说，其始出或在1898年冬，而由王懿荣鉴定则是1899年。不管怎样，现在开始纪念这件学术史上的大事，是应该的，也是必要的。

甲骨的出现导致一门学科的产生，就是现在大家知道的甲骨学。“甲骨学”这个词系何人何时首创，有待考证，然据胡厚宣先生的《五十年甲骨学论著目》，率先以“甲骨学”揭橥于论著标题的，是朱芳圃先生。朱氏是王国维先生在清华的弟子，他在1933年出版专著《甲骨学文字编》，1935年又印行《甲骨学商史编》。同时，1934年《中法大学月刊》有李星可《甲骨学目录并序》，1935年复旦大学《文学期刊》有郑师许《我国甲骨学发现史》[②]，此后“甲骨学”作为学科名称便广泛流行[③]。

甲骨学的内涵可有狭义与广义。狭义的甲骨学特指甲骨及其文字本身的研究，广义的则举凡以甲骨文为材料论述历史文化者皆得纳入。过去如董作宾先生《甲骨学五十年》（后修改为《甲骨学六十年》），胡厚宣《甲骨学商史论丛》、《五十年甲骨学论著目》，严一萍《甲骨学》等，取义均较专门。本文所述也想以狭义的甲骨学为限，略陈拙见，请方家指教。

让我们先由甲骨的搜集著录谈起。殷墟甲骨到如今一共出土了多少片，因为“片”的定义不很明确，加之收藏分散，不断流动转手，要精密统计是很不容易的。50年代初，陈梦家先生曾估计为10万片[④]。近年，胡厚宣先生计算有16万多片[⑤]。最近有学者表示不同意，仍认为“近10万片”为妥[⑥]。甲骨绝大多数是碎片，陈梦家文以小屯YH127坑情形为准，推断相当“完整的甲和胛骨数千”，不过YH127龟甲基本完好，从历年发掘经验看，实在是罕见的，多数情况下甲骨在埋藏时业已残碎，所以碎片所代表的完整甲骨数量会更多。

甲骨的著录，始于1903年刘鹗的《铁云藏龟》，到1983年郭沫若先生主编、胡厚宣先生总编辑的《甲骨文合集》图版13册出齐，为一大结穴。《合集》汇总诸家，共收录甲骨41956片，当时已出材料的主要内容皆已搜罗在内。作为《合集》组成部分的释文及来源表，也将于近期出版。

《合集》以后，又有若干著录问世。其间比较大宗的，发掘品有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小屯南地甲骨》，收藏品有许进雄《怀特氏等收藏甲骨文集》、松丸道雄《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藏甲骨文字》、李学勤、齐文心、艾兰《英国所藏甲骨集》、雷焕章《法国所藏甲骨录》与《德瑞荷比所藏一些甲骨录》，伊藤道治《天理大学附属天理参考馆藏品甲骨文字》、胡厚宣《苏德美日所见甲骨集》和《甲骨续存补编》等等。目前，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学者正在做《甲骨文合集补遗》的编纂工作。

《合集》及其后种种著录，为全面整理殷墟甲骨准备了条件。例如吉林大学于省吾先生等学者安排计划，编著“《殷墟甲骨刻辞摹释总集》、《殷墟甲骨刻辞类纂》、《甲骨文考释类编》（出版时名《甲骨文字诂林》）、《甲骨文选》等四部著作”，构为“一个完整的系列”[⑦]。这些书籍，已经取代了多年来人们习用的李孝定《甲骨文字集释》、岛邦男《殷墟卜辞综类》等书。其中《甲骨文选》未出，但已有王宇信等主编的《甲骨文精萃选读》、徐谷甫、濮茅左的《商甲骨文选》等，体例略似。

整理工作，还需要提到香港饶宗颐先生主编的《甲骨文通检》[⑧]。《通检》已出四册，第一册先公、先王、先妣、贞人，第二册地名，第三册天文气象，第四册职官人物，极便学者。据闻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有“甲骨文电脑资料库研究计划”，规模宏大，刻正逐步实施中。

甲骨的缀合复原，也是整理的一个重要方面。缀合专书，始于曾毅公先生1939年的《甲骨缀存》，该书于1950年扩大出版为《甲骨缀合编》。专就抗战前发掘所获甲骨缀合的，有郭若愚先生等《殷虚文字缀合》[⑨]、张秉权先生《殷虚文字丙编》[⑩]。70年代，又有严一萍《甲骨缀合新编》及《甲骨缀合新编补》[⑪]。

据以上叙述可见，甲骨的著录和整理，于几代学者的努力下，业已有了显著的成绩，为深入研究奠定了很好的基础。当然这样说并不意味今后没有更多工作好做。以材料的搜集而论，国内外还有若干公私收藏，数量尽管不多，仍有精品，令人兴遗珠之叹。著录的方式也可以改进。早期仅用拓本，甚或限于条件，以摹绘代之，不少原物至今已不可见，非常可惜。实则甲骨除文字以外，其本身尚须从许多角度考察研究，不是拓片摹本所能代替。对较重要的标本，采用彩色摄影等等方法著录，将有裨于研究的进展。缀合拼复也有好多工作可以进行。比如《殷虚文字乙编》新版和补遗已出，《甲、乙编》的坑层记录也发表了，使这些发掘材料的进一步拼缀更有条件。

甲骨文字的考释，是古文字学最明显的一项成果。自1904年孙诒让著《契文举例》发端，不知有多少学人于此付出心力。释读文字的作品，在每年出现的甲骨学论作中，总是数居首位。

已出土甲骨到底包含多少不同的字，长期以来学者间有各种估计。多数人根据孙海波《甲骨文编》、金祥恒《续甲骨文编》，推定为5000字以上，然而近日有学者做了仔细研究，指出只有4000字左右，其说当更可据。于省吾先生考释甲骨文字，收获甚巨，其《甲骨文字释林》自序云，甲骨文字“已被确认的字还不到三分之一，不认识的字中虽有不少属于冷僻不常用者，但在常用字中之不认识者，所占的比重还是相当大的。……所以说目前在甲骨文字的考释方面，较诸罗（振玉）、王（国维）时代虽然有所发展，但进度有限。”20年前他这番话今天仍旧适用，可见甲骨文的读释是十分困难的，有人宣称在短期内释出多少字，断不可信。

甲骨文的字编，起着汇集文字考释成果的作用。这种字编虽以罗振玉1916年的《殷虚书契待问编》为滥觞，惟其内容限于待考，真正成系统的当以1920年王襄先生《簠室殷契类纂》、1923年商承祚先生《殷虚文字类编》为最早，而最流行的是孙海波《甲骨文编》。《甲骨文编》初版于1934年，1965年出

等。我们期待最近能出现规模更大，像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那样的著作，对20世纪甲骨学作全面的总结。

甲骨学的研究尽管已有相当长的历史，非常多的成果，但仍然有好多工作要做，许多疑难没有解决。实际上，甲骨的奥蕴大部分还不曾抉发，用以探究古代历史文化也大有可为。以为甲骨研究得差不多了的止步自画的观点，是不可取的。十几年前，我曾试提过古文字学的15个课题[①]，其中5个是甲骨方面的，即卜法和文例的研究、分期的研究、缀合与排谱、历法的研究及地理的研究，今天看来都仍有待探讨。这里想特别说的，是甲骨学今后的发展一定要进一步以考古学为基础。甲骨本身是一种考古遗物，考古学的理论和方法同样适用于甲骨的研究，随着考古学与现代科技的结合，甲骨的鉴定研究也会引进新的手段[②]。相信21世纪的甲骨学将更为发扬光大。

① 王宇信《甲骨学通论》第24～32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

② 胡厚宣《五十年甲骨学论著目》第161～164页、30页，中华书局1983年。同书141页1933年《通报》苏联布那托夫《甲骨学之新研究》，标题乃后来译文。

③ 濮茅左《甲骨学与商史论著目录》载，1930年周予同先生在《学生杂志》有《关于甲骨学》一文，翌年《开明活页文选》又有周谨同题文章，两文未见，记此备考。

④ 陈梦家《解放后甲骨的新资料和整理研究》，《文物参考资料》1954年第5期。

⑤ 胡厚宣《八十五年来甲骨文材料之再统计》，《史学月刊》1984年第5期、《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第10号。

⑥ 孟世凯《中华民族文化的凝聚力——汉字》，《中华文化论坛》1997年第1期。

⑦ 姚孝遂《〈殷墟甲骨刻辞摹释总集〉序》，《古文字研究》第19辑，中华书局1992年。参见赵诚《关于〈甲骨文字诂林〉》，《书品》1997年第3期。

⑧ 饶宗颐主编，沈建华编辑《甲骨文通检》第一～四册，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9～1995年。

⑨ 郭若愚、曾毅公、李学勤《殷虚文字缀合》，科学出版社1955年。

⑩ 张秉权《殷虚文字丙编》，已出6册，台湾历史语言研究所1959～1972年。

⑪ 严一萍《甲骨缀合新编》，台湾艺文印书馆1975年；《甲骨缀合新编补》，同上1976年。

⑫ 孙海波《甲骨文编》，中华书局1965年。

⑬ 徐中舒主编《甲骨文字典》，四川辞书出版社1988年。另有刘兴隆《新编甲骨文字典》，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3年。

⑭ 李孝定《甲骨文字集释》，台湾历史语言研究所1965年。

⑮ 董作宾《甲骨文断代研究例》，《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上册，1935年。

⑯ 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科学出版社1956年。

⑰ 贝塚茂树、伊藤道治《甲骨文断代研究法之再检讨》（日文），《东方学报（京都）》第23册，1953年。

⑱ 李学勤、彭裕商《殷墟甲骨分期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以上叙述参见黄天树《殷墟王卜辞的分类与断代》李学勤序，台湾文津出版社1991年。

⑲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73年小屯南地发掘报告》，《考古学集刊》第9集，1995年。参看郭振禄《小屯南地甲骨综论》，《考古学报》1997年第1期。

⑳ 李学勤《读〈1973年小屯南地发掘报告〉》，待刊。

㉑ 参看丹尼尔《考古学简史》（Glyn Daniel, A Short History of Archaelogy, Thames and Hudson, 1981）第174页。

㉒ Jacques de Morgan, Prehistoric Man，转引自㉑第173页。

㉓ 王国维《古史新证》第52～53页，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

㉔ 濮茅左《甲骨学与商史论著目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

㉕ 李学勤《古文字学初阶》，中华书局1985年。

㉖ 参看仇士华、蔡莲珍《解决商周纪年问题的一线希望》，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中国商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1995年。

了修订版[⑭]。近年新出的徐中舒先生主编《甲骨文字典》[⑬]，更为广博精审。结集诸家训释的专书，过去较完备的是李孝定先生《甲骨文字集释》[⑭]，近期则有上面谈到的《甲骨文字诂林》，着手考释甲骨文字者都可由之得到帮助。

董作宾先生1935年的名文《甲骨文断代研究例》[⑮]，是殷墟甲骨分期的开山之作。"断代研究"本为一词，由于大家习引《甲骨文断代研究例》，在古文字学界竟把"断代"当成"分期"的同义语了。甲骨大多是非发掘品，缺少坑位和地层关系的记录，给分期带来障碍。董氏以发掘材料为基础，创立了五期的分期学说，为学者普遍遵循。此后随着殷墟发掘中甲骨新材料的发现，他对自己的分期作了几次补充修改，如在《殷虚文字乙编自序》中提出"文武丁卜辞"之说，在《甲骨学五十年》中认为第一期应包括祖庚。"文武丁卜辞"说引起了一系列讨论，陈梦家先生1951年起在《燕京学报》上发表《甲骨断代学》（后收入《殷虚卜辞综述》）[⑯]，指出"文武丁卜辞"其实属于武丁时代。1953年，日本贝塚茂树、伊藤道治两先生的《甲骨文断代研究法之再检讨》[⑰]，也有类似意见。陈梦家等先生的见解，近年已得到考古发掘证据的支持。

在"文武丁卜辞"问题讨论之后，又有"历组卜辞"的问题，历组卜辞基本上即董氏五期中第四期那类卜辞。1928年，加拿大学者明义士作《殷虚卜辞后编序》（未完成），曾认为这类卜辞属武丁后半至祖庚时。1960年以后，我达到类似的看法。1977年以殷墟妇好墓的发现为契机，提出了自己的意见。此说后来幸得裘锡圭、林沄等先生的支持发展，同时也有不少学者反对。1973年小屯南地的发掘，进一步刺激了有关的讨论。由历组卜辞的研究，引申到甲骨分期理论的检讨，形成了被称为"两系说"的分期新说。关于新说的详情，可看1996年末出版的《殷墟甲骨分期研究》一书[⑱]。

甲骨分期讨论持不同见解的各方，对有关研究的深入都有其贡献，这是我多次强调过的。综观讨论的过程，田野发掘的进展实有其决定的影响。最近小屯南地发掘报告[⑲]的发表[⑳]，使我们对不同意"两系说"的看法有了更多的认识[㉑]。相信殷墟的继续发掘，会促进分期问题的解决，到那个时候，运用甲骨材料去探讨历史文化就将更加便利。

殷墟甲骨的发现，引导到殷墟遗址的确认及其一系列发掘，从而展现出商代丰富光辉的文化面貌，已经载入世界考古学的史册[㉒]。也许更重要的是，这一重大发现以不容辩驳的证据填补了古史的空白。对于我国绵延久远的历史，曾有种种怀疑否定的论点，例如19世纪晚年，有名考古学者德摩根在其《史前人类》中，便断言中国文明只能上溯到公元前7、8世纪[㉓]，与其后国内提出的"东周以上无史"论相合。甲骨的发现和殷墟发掘，一下子恢复了一大段古史。王国维研究甲骨，论证了商朝先公先王的谱系，他说："由此观之，则《史记》所述商一代世系，以卜辞证之，虽不免小有舛驳，而大致不误，可知《史记》所据之《世本》全是实录。而由殷周世系之确实，因之推想夏后氏世系之确实，此又当然之事也。又虽谬悠缘饰之书，……其所言古事亦有一部分之确实性，然则经典所记上古之事，今日虽有未得二重证明者，固未可以完全抹杀也。"[㉔]这在方法论上为古史的重建带来了光明，无怪乎郭沫若先生在1929年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中对王氏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甲骨学一百年间，名家辈出，论作如林，特别是50年代以来，发展更为迅速。《五十年甲骨学论著目》出版于1952年，所收876条，当时已叹为大观，而1991年印行的《甲骨学与商史论著目录》[㉕]，竟有16开本631页。繁多丰富的成果，自然不是小文所能缕述的。好在这些年有了一些概述性的专著，如王宇信《甲骨学通论》，吴浩坤、潘悠《中国甲骨学史》

㉗ 董作宾《甲骨文断代研究例》，《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上册，1935年。

㉘ 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科学出版社1956年。

㉙ 贝塚茂树、伊藤道治《甲骨文断代研究法之再检讨》（日文），《东方学报（京都）》第23册，1953年。

㉚ 李学勤、彭裕商《殷墟甲骨分期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以上叙述参见黄天树《殷墟王卜辞的分类与断代》李学勤序，台湾文津出版社1991年。

㉛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73年小屯南地发掘报告》，《考古学集刊》第9集，1995年。参看郭振禄《小屯南地甲骨综论》，《考古学报》1997年第1期。

㉜ 李学勤《读〈1973年小屯南地发掘报告〉》，待刊。

㉝ 参看丹尼尔《考古学简史》（Glyn Daniel, A Short History of Archaelogy, Thames and Hudson, 1981）第174页。

㉞ Jacques de Morgan, Prehistoric Man，转引自㉝第173页。

㉟ 王国维《古史新证》第52～53页，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

㊱ 濮茅左《甲骨学与商史论著目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

㊲ 李学勤《古文字学初阶》，中华书局1985年。

㊳ 参看仇士华、蔡莲珍《解决商周纪年问题的一线希望》，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中国商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1995年。

简析早期甲骨学方法论的渊源

谢维扬

摘要 揭示早期甲骨学方法论的渊源，是阐明中国近代学术史问题的一个关键。以"罗王之学"为代表的早期甲骨学研究，其考释文字、分类推求、综合研究之"二重证据法"，实源自宋代至乾嘉以来的金石文字之学。与此同时，罗、王又得西学东渐以及和海外学人频繁交流学术之助，故在开发新史料和开拓学术研究的新领域上，成为超绝前代的国学宗师。

关键词 早期甲骨学 方法论 国学传统 西学

中国近代考古最大的成就，无疑要首推清末至民国初年安阳殷墟甲骨文的出土、流传及其考释研究。其意义影响之深远，在王国维1926年的论述中已有精辟的阐述①。

事实上，罗振玉与王国维，作为早期甲骨学的开创者，奠定了两人在中国近代学术史中的特殊地位。甲骨学不仅成为一代之显学，它还一度被学界称为"罗王之学"②。王国维所倡导的治古学的"二重证据法"，对现代从事考古、史学研究的同志，影响更为深远。因此，剖析罗、王二人的治学方法及其渊源，无疑是揭示和阐明中国近代学术史及中国考古学源流的一个关键。

一、中国古代朴学是早期甲骨学的渊源

甲骨学，归根结底，还是古文字之学，此学古已有之。因此，罗、王二人之甲骨学方法论实源自中国古代朴学的传统。例如，王国维1914年就曾指出：

"古器之出……虽颇见于史，然识之者寡……赵宋以后，古器愈出，秘阁太常既多藏器……（士大夫）亦复搜罗古器，征求墨本…为之考释，古文之学勃焉中兴……国朝乾嘉以后，古文之学复兴，辄鄙薄宋之书，以为不屑道。"

"窃谓'考古'、'博古'二图，摹写形制，考订名物，用力颇巨，所得亦多，乃至出土之地，藏器之家，苟有所知，无不毕记，后世著录家当奉为准则。至于考释文字，宋人亦有凿空之功，国朝阮、吴诸家不能出其范围。若其穿凿纰缪，诚若有可讥者，然亦国朝诸老所不能免也。"③

上述表明，王氏最能公允求实地评价并继承前人成果，亦可证"罗王之学"的二重证据法，实源自宋代金石学，再下迄乾嘉朴学。

要能精熟驾驭此"二重证据法"，首要的条件就是要具备深厚的小学（文字学）、古文献、目录学功底，然后才谈得上"以地下出土古物与纸上之文献互相释证"。此种必备之基本功，宋人刘敞在其所撰之《先秦古器记》自序中就有所强调，其云：

"（释器则）礼家明其制度，小学正其文字，谱牒次其世谥。"

One Century of Study of Oracle Bone and Shell Inscriptions: Retrospection and Projection

Li Xueqin (Professor,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CASS)

One hundred years have passed since oracle bones and shells were first unearthed at the Yin Ruins. The discovery has lead to the birth of a new branch of knowledge: study of oracle bones and shells.

The compilation of oracle bones and shells started with the publication of Liu E's *Tieyun Canggui*. The *Jiagu Heji*, a book published in 1983, with Mr. Guo Moruo as its editor-in-chief, includes a total of 41,956 pieces of oracle bones and shells, which compose the major body of information obtained so far. The sorting and compiling of oracle bones have turned out to be fruitful with efforts of several generations of scholars, providing a solid basis for the further research. The decipherment of oracle bone and shell inscription is a major part of paleography.

The periodization of the oracle bones and shells from the Yin Ruins began at 1935, when Mr. Dong Zuobin worked out a widely accepted 5-stage sequence based on the excavated data. The periodization of oracle bones and shells has been consistently discussed ever since. The discovery of the Yin Ruins oracle bones and shells has been a major event in the world archaeology since it unveils the magnificent culture of the Shang dynasty.

The past century of oracle bone and shell study has produced many scholars and works, and the second half of the period has witnessed a really rapid development in the area. It is from this crescendo that a brighter prospect can be predicted for the coming century.

（原载《文物》1998年第1期）

人器物之探讨。前此之以骨董视龟甲兽骨，而纯带古文字学之兴味者，自是乃转移视线于殷商一代之文化"⑩。

事实上，罗振玉作为中国敦煌学、简牍学诸新学科的开创者，也是他同海外同行进行学术交流的结果(《集蓼编》)。罗氏之《高昌麹氏系谱》、《流沙坠简》诸名篇，也均受惠于外国人为其提供的第一手研究资料。

罗氏的甲骨学研究，不仅以其首次考定安阳小屯殷墟为商代晚期王都而著称于学林⑪，他提出的考释研究方法以及综合研究出土文化遗存的思路和实践，实已为现代的商周考古学奠定了相当的基础。这种兼采中外学术之长的推陈出新，冠之以"导夫先路"罗氏是当之无愧的。

何谓"观堂继以考史"？就此，王国维曾自述道：

"审释(甲骨)文字，自以罗(振玉)氏为第一，其考定小屯之为故殷虚及审释殷帝王名号，皆由罗氏发之。余复据此种材料，作《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以证《世本》、《史记》之为实录(且可辨其舛误)；作《殷周制度论》，以比较二代之文化"(同①)。

王国维之所以能取得如此卓越的成就，一是因其发挥了"二重证据法"的威力，同时也与他学贯中西的学识修养密不可分。关于王国维的治学过程，罗振玉曾作过一番叙述，其云：

"初公治古文辞，自以所学根底未深，读江子屏《国朝汉学师承记》，欲于此求修学途径。予谓江氏说多偏驳，国朝学术实导源于顾亭林处士……而造诣最精者，为戴氏震、程氏易畴、钱氏大昕、汪氏中、段氏玉裁及高邮二王。因以诸家书赠之。公虽加浏览，然方治东西洋学术，未遑专力于此。公居海东(1911年辛亥革命后)，既尽弃所学，乃寝馈于往岁予所赠诸家书。"

"予又尽出大云书库藏书三十万卷，古器物铭识拓本数千通，古彝器及他古器物千余品，恣公搜讨。复与海内外学者移书论学……每著一书，必就予商体例，衡得失，如是者数年，所造益深醇"⑫。

徐中舒先生也曾把王国维的治学过程分为四个阶段：一是王氏22岁以前，治举子业，兼治骈散文；二是在上海等地治东西语言，继治西洋哲学、文学，尤尚叔本华哲学，又兼治诗词；三是31至36岁之间(1907—1912年)，居北京，专治词曲，为初识中国通俗文学价值之先驱；四是36岁后随罗振玉侨居日本，尽弃前学，专治经史古物，进入其学术的自创时代，谓王氏"虽由西洋学说以返求于我国经典，而卒不能为经典所束缚"⑬。

然而，郭沫若先生在《鲁迅与王国维》一文中却说："王对于罗(振玉)似乎始终是感恩怀德的，他为了要报答他，竟不惜把自己的精心研究都奉献了给罗……例如《殷虚书契考释》一书，实际上是王的著作，而署的却是罗振玉的名字，这本是学界周知的秘密"⑭。

郭氏叙述不仅与前述罗、徐二人的言论是有矛盾的，而且与郭氏本人在1929年发表的言论也完全相左⑮。可是，郭氏的后说则影响极大，以至罗振玉的学术成就墟今天仍未得到学界充分的发掘认识和应有的评价。事实上，我们只要细审排比罗、王二人著述的年代和内容，就不难得出正确的答案。例如，王国维在《殷虚书契考释》后序中曾说："商遹先生(罗氏)《殷虚书契考释》成，余读而叹曰：自三代以后，言古文字者，未尝有是书也……殷虚书契者，殷王室命龟之辞而太卜之所典守也……光绪之季出於洹水之虚，先生既网罗以归秘藏，摹印以公天下，复于暇曰撰为斯编，余受命读之……所谓隐括有条例，剖析穷根源者，斯书之谓矣……后有作者，视此知津"(1914年冬作)⑯。

我们对照《殷商贞卜文字考》(1910年作)与《殷虚书契考释》(1914年作)二书，就不难发现后者实为前者的扩充和发展。而在此前，王国维尚未涉足甲骨学研究的领域。从《殷虚书契考释》及王氏后序也可看出，王氏正是在罗振玉的引导下，才学识大进，从而步入了学术之自创时代。另外，罗氏该书凡征引王国维的补充之说，均指明"王氏国维曰"云云(如释"王亥"、"上甲"、"象"等)，确实无掠美之意。王氏后序也自谦地说："余从(罗)先生游久，时时得闻绪论"。他同时又在《国朝金文著录表序》中强调："国维东渡(日本)后，时从参事(罗氏)学习古文字之学，因得尽阅所藏拓本。参事属分别其已著录者与未著录者，将以次编类印行。又属通诸家之书列为一表……(书成)复质之参事"(见《观堂集林》)。

上述可见，罗、王二人之间确有师承关系，而王国维师从罗振玉治古文字之学，从罗氏著述中识治学门径，又获读罗氏丰富的藏书和新资料，如此方能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罗振玉曾自豪地说："予生平著书百余种……要以此书(指《殷契考释》)最有益于考古，而王国维则继之学，而斯学日盛"(《集蓼编》)。

为了不至于抹杀罗氏的贡献，我们可再引王国维的著述为罗氏以上言论作一旁证。如王氏在其名作《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中叙述道：

"甲寅(1914年)……参事撰《殷虚书契考释》，始于卜辞中发见'王亥'之名。嗣余读《山海经》、《竹书纪年》，乃知王亥为殷之先公……尝以此语参事及日本内藤博士(虎次郎)。参事复博搜甲骨之纪王亥事者得七、八条，载之《殷虚书契后编》。博士亦采余说，旁加考证，作《王亥》一篇，载诸艺文杂志。并谓自契以降诸先公之名，苟后此尚得于卜辞中发见之，则有裨于古史学者当尤巨。余感博士言，乃复就卜辞者有所攻究……由是有商一代先公先王之名，不见于卜辞者殆鲜，乃为此考以质博士及参事，并使世人知殷虚遗物有裨于经史二学者有如斯也"(《观堂集林》卷九)。

从上述可明显看出，早期甲骨学方法论，罗、王二人既承宋至乾嘉以来朴学传统，在推陈出新的同时，也能借鉴国外学者(如内藤虎次郎等人)的卓识，方能在学术研究的新领域中"导夫先路"和"继以考史"，从而成为一代国学大师。

关于罗、王二人的治学特点，王国维本人在《古史新证》(1925年作)中也作了具体的阐明，其云："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故得据以补证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训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

上述是道出了早期甲骨学方法论的主要特征及其意义，也高度概括了罗、王二人的甲骨学成就。

二、早期甲骨学研究兼采中外之学

谈到早期甲骨学的成就，唐兰先生曾指出："卜辞研究，自雪堂(罗振玉)导夫先路，观堂(王国维)继以考史"⑥。何谓"导夫先路"？其方法论的一个主要方面，就是刘敞所说的"小学正其文字"。王国维在评述罗振玉的甲骨学贡献时说道："殷虚文字之学，始于瑞安孙仲容(孙诒让)比部，而实大成于参事(罗振玉)。参事于庚戌(1910年)撰《殷商贞卜文字考》，甲寅(1914年)复撰《殷虚书契考释》，创获甚多"⑦。

罗氏之创获，不仅在于他收集、刊布流传甲骨文之功，又因其在最初考释甲骨文字时(1910年)提出了治学的基本方法，从而奠定了甲骨学这门新学科的基础。如罗氏指出："乃先考索文字以为之阶，由许书以溯金文，由金文以窥书契，穷其蕃变……循是考求典制，稽证旧闻"⑧。罗氏在甲骨文研究中最先提出上述考释研究的原则，事实上后来都成了治古文字以说古史者的借鉴(同②304页)。

然而，我们认为，罗氏提供的治学方法，仍不出宋人刘敞所指的范围。如罗氏的《殷商贞卜文字考》及其增订本《殷虚书契考释》，都无不以"小学正其文字"，书里目录中所列"帝王"、"地名"、"礼制"诸篇，虽属分类推考，也不离"礼家明其制度"、"谱牒次其世谥"。

若说罗氏超越前人的贡献，应首先是开发新史料，"补前修所未逮"，从而开创出学术研究的新领域，继而才是考释和综合研究。要说罗振玉的甲骨学研究仅仅是对传统朴学的推陈出新，没有受到西学东渐的影响，这也是片面的。我们认为，近代甲骨学的诞生和发展，在学术上超绝前代，正是罗、王二人博采中外学术之长的结果。

例如，罗振玉从1896年起，就在上海与人合办农学社、《农学报》，组织译介西方和日本的农业科技书百余种。又曾受清政府委派，赴日本考察教育诸事业。

罗氏叙其治学经历，往往是强调他自幼熟读经史，青年时代治学又渐及小学、目录、校勘、姓氏诸学(《集蓼编》)，很少谈及他受到国外学术的影响。我们认为，罗氏所取得的卓越学术成果，首先得赖于其史识过人，而这一点又与西学东渐极大开拓罗氏之眼界密不可分。例如，罗氏1921年曾指出："古器之类别至繁……十五曰梵像……其刻镂之工可考见美术而知其流派，欧美、海东斯学颇炽，而中土但考文字尚未及此，亦当兼采，以存艺术……他若殷虚之古骨、角、蚌、甲、象齿之类，并可考求古生物学，虽与古器物出于人造者略殊，并宜搜求以广学术"⑨。

罗氏上述明显受海外学术的影响，可谓注重古文字学的综合研究，也意识到出土文物的各种共存关系的重要性。因此，罗振玉1916年出版《殷虚古器物图录》一书，即受到学术界的高度评价，邵子风在《甲骨书录解题》中说："自是书问世，契学范围乃骤形扩大，由文字之研究而跃

《殷虚书契考释》的罗氏原稿与王氏校写

王世民

罗振玉在甲骨文研究初期的开拓性贡献，所著《殷虚书契考释》的重要历史价值，有关专家早有定评。陈梦家先生在《殷虚卜辞综述》一书中，更对罗氏甲骨文研究的发展，从1910年印行《殷虚贞卜文字考》，以及未曾行世的该书删订本和卷上手稿本，到1914年经王国维写印的《殷虚书契考释》初刊本，再到1927年出版的《考释》增订本，作了颇为明确的阐述。

关于《殷虚书契考释》，因为该书经王国维亲笔写印，王氏又曾为罗氏代撰其他文稿和协助编书，于是出现名为罗著实系王作或罗王协力合作之说。其实这是一个勿庸置疑的问题，罗氏手书的原稿本尚完整保存，早在1951年已归陈梦家先生。陈先生在《殷虚卜辞综述》中对此作了如下的记述：

> 1951年我得到《考释》的原稿本，都是罗氏手写，其中书头上常注有某条应增改之处，并有罗氏致王氏便笺请其补入某条者，称之为"礼堂先生"。考释的纲领和次弟，与罗氏以前诸作，实相一致，不过有所改善而已。在编作中，二人对细目的商榷则确乎是常有的，由稿本与初刊本相校，王氏在校写时对于行文字句的小小更易是常有的，但并未作重大的增删。(58页)

笔者曾有机会接触罗氏手书原撰本，并将其与王氏写印初刊本对校一过，深感陈先生这段记述讲得十分明白，原本无需赘述。但考虑到近年又有一位"博学之士"，自己并不熟悉甲骨学的发展历史，却一再侈谈《考释》的作者问题，现特在陈先生记述的基础上对罗氏原稿本作补充说明，并以王氏写印本为底本，列举其与罗稿的差异情况，以期使问题得到进一步澄清。

一、罗氏原稿本的基本情况

罗氏原稿本，系用日本美浓纸印制的蓝色直行稿纸书写，边框高18.6、广12.8厘米，半页12行，正文132页，序言3页。全稿行款整齐，第一行书名顶格，第二行下部作者署名(籍贯与姓间、姓与名间均空一格，名下空四格)，以下正文顶格，分节标题上空二格，注文上空一格，最后再写书名顶格。版口则上部写书名简称"殷考"，下部写页数(前五页上下齐全，第六页起但写"叶")。凡此版面格式，印本与罗稿完全一致。

罗氏原稿字迹，开头二三十页颇为工整，基本上是楷书，少有改动；后来逐渐变成行草和草书，改动显著增多。末尾十多页和最后写的序言，潦草得辨识费力，充分反映罗氏写成该书时的兴奋心情。

种种情况表明，罗氏当时并非全部完稿后，经通盘董理再行清抄，而是写好一部分

---

①王国维：《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现之学问》，《学衡》第45期，1926年。②吴浩坤、潘悠：《中国甲骨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301页。③王国维：《宋代金文著录表序》，《观堂集林》卷六，中华书局。④《集蓼编》，《罗雪堂先生全集》五编册一，台湾文华出版公司等。以下简称《全集》。⑤《全集》续编册十九。⑥唐兰：《天壤阁甲骨文存》自序。⑦王国维：《殷虚文字类编·序》。⑧《增订殷虚书契考释》自序，《全集》三编册二。⑨《与友人论古器物学书》，《全集》初编册一。⑩引自莫荣宗：《罗雪堂先生年谱》，《全集》初编册二十。⑪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中华书局1988年，30页。⑫《海宁王忠悫公传》，《全集》续编册一。⑬徐中舒：《王静安先生传》，《东方杂志》第24卷13号。⑭郭沫若：《历史人物》，《沫若文集》第12卷。⑮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⑯《全集》三编册二。

(原载《殷都學刊》1998年第3期)

《左氏襄十一年传注》”（65 页 b3 行），原稿遗“注”；“《周礼·小牢郑司农注》”（108 页 b2 行），原稿遗“郑”。再如“与许书籀文（或古文）合”（31、38、62 页），原稿但作“许书”；“《说文解字》引孔子曰“（39 页 b12 行），原稿但作“孔子曰”。又如“洹阴之有殷虚”（1 页 b4 行），原稿误作“洹阳”；“了然”（6 页 a12 行），原作“瞭然”；“致福乃致福酒”（27 页 a8 行），原稿误作“致酒乃致福酒”。

查核引文（包括所引卜辞），例如“许君谓福畐声”（27 页 a9 行），原稿“福”下衍“从”字；“卜辞及毛公鼎番生敦”（29 页 a14 行），原稿遗“番生敦”；“说文解字牡畜父也从牛土声”（34 页 b3 行），原稿遗“土”字；“说文解字光从火在人上”（49 页 a10 行），原稿遗“光”字；“《书·多士》肆予敢求尔于天邑商”、“《康诰》云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东国洛”（102 页 a），原稿遗“肆”、“新”二字。再如 80 页 b1 行所引卜辞中“勿”字，原稿误为反书者；81 页 b4 行所引“癸酉”卜辞，原稿误为“癸卯”；82 页 a4 行所引卜辞见于《殷虚书契》“卷一第十七叶”，原稿误作“卷一第十二叶”；97 页 b9 行所引卜辞，原稿未注“上缺”；100 页 b12 行所引卜辞贞人名难以辨识，原稿释作“𠂤”。又如 49 页 b2 行引《说文解字段注》对“焚”字（段改作“焚”）的大段解说，原稿将其中“《集韵》廿二元“误为”《集韵》十三元”；39 页 b8 行和 48 页 b12 行讲到以象形为会意，原稿均将“象形”误作“形声”。

这些订正，都是完全正确的，也是十分必要的。王氏校写时，还注意引用书名体例的统一，例如将《毛诗》改作《诗》，注明雅、颂；《周官》改作《周礼》，注明职掌官名；《吕览》改作《吕氏春秋》。对古器物名也有改动，例如“诸婦方尊”、“师酉敦”、“伯晨鼎”等。

3. 使表述更为简明适当

这方面事例稍少。例如，1 页 a11 行原稿“汉省安阳入荡阴，师古曰荡音汤，汤阴即荡阴，今为安阳”，修改为“今安阳，汉荡阴兼有今安阳地”；20 页 b4 行讲到“行”字，原稿“或省其半作彳，或反之遂作𠂇”，印本改“或省其右作彳，或省其左作𠂇”；20 页 b6 行讲到《说文解字》六下“训宫中道”之“𡈽”，原稿“不知象道路者乃在口内之𠂤字也”，印本改“不知口但象宫垣，而象道路者……”；36 页 b12～15 行原稿“象为南越大兽，古代则黄河流域处处有之”，“知古者象曾孳乳于中原，至殷犹盛也”，印本改“象为南越大兽，此后世事，古代则黄河南北亦有之”，“又卜辞卜田猎有获象之语，知古者中原有象，至殷世尚盛也”；37 页 b7 行讲到“隹”、“鸟”二字，原稿“盖古但为一字，繁书之则为鸟，简书之则成隹”，印本改“盖隹鸟古本一字，笔画有繁简耳”；64 页 a9 行讲到“利”字，原稿“此与许书古文及篆文皆合”，印本改“此或与许书古文合，或与篆文合”；70 页 a14 行讲到“墉”字，原稿“象宫室四堂之形”，印本改“象四屋中函一庭之形”；102 页 a4～7 行，原稿“有闰之年不曰闰月而曰十三月，……古人凡闰年称闰月，不若后世之称闰几月，由此观之在商代则并无闰月之称”，印本改“有闰之年则称其末月曰十三月，……古时遇闰称闰月，不若后世之称闰几月，至商有十三月则并无闰月之名，可征古今称闰之不同矣”；104 页 a11 行原稿“祭先卜日卜牲，其卜日也以所祭之祖之生日卜之，其祭也亦以其祖所生之日”，印本改“祭先卜日卜牲，其日恒以所祭之祖之生日”；

即交付清抄。原稿中增删、勾画和移易之处，以文字篇为多（印本 15～74 页）。罗氏为调整释字所属类别和次序，每在书首批注“×字移此”、“×字补此”、“移前叶×字前”、“移下叶×字下”等字样。有时将追加内容写成签条，注明应在位置，请王氏为其补入。罗王如此合作时，二人都侨居日本京都，罗住净土寺町自建新屋，王住吉田町神乐冈，彼此相距不远，未必每日会面，往往以便笺形式交付这种签条，笺上称王氏为“礼堂先生”。例如：

△印本 41 页背面追加“杞”字的便笺

“昨谈甚快，顷检得二字应补入前稟，录奉求赐收，肃上

礼堂先生文席

弟玉　顿首”

△印本 45 页正面追加“戎”字的便笺

“此条求

补入服用类帛字后，敬上

礼堂先生文席

弟玉　顿首”

另外，卜辞篇中涉及若干人名时（印本 76～83 页），每称“前人名篇失载，附识于此”，也可说明当时边写作边清抄，因而未及在人名篇追加。

二、王氏校写本的变化

王国维校写的《考释》初刊本与罗氏原稿对比，其间的差异除原作“△”者改“某”、原作“谊”者多改“义”、原作“于”者多改“於”、原作“欤”者改“与”，以及卜辞篇中列举各类卜辞的次序调整，均未逐一统计外，总共约有四百多条差异。其中，半数以上属个别文字的加工，其次是订正笔误和查核引文，幅度稍大的改动极少。

1. 个别文字的加工

这方面事例最多，纯属个别文字的更易，对整个语句并无影响。例如，虚字“者”、“之”、“矣”、“则”、“亦”、“殆”等的有无，“误”改“讹”，“雝”改“禋”，“石鼓”改“石鼓文”，“说文”改“说文解字”。再如，“诸家”改“诸书”（1 页 a10 行）、“争战”改“战争”（61 页 a10 行）、“彰武功”改“旌武功”（80 页 a2 行），“持鞭”改“持策”、“甚众”改“颇多”（103 页 b15 行）。又如，“异说朋兴”改“异说甚多”（18 页 a13 行），“麠未闻角似鹿”改“麠角未闻似鹿”（36 页 b2 行），“象人两手持尊”（或“奉鼎”）删去“人”字。凡此种种，不备举。

2. 订正笔误与查核引文

这方面事例有数十条。订正笔误，例如“《史记·殷本纪》”（1 页 a、b），原稿误作“《殷世家》”和“《商本纪》”；“《公羊宣八年传注》”（26 页 b11 行），原稿遗“注”；

适其皇祖某子矣。”

△103 页 a8 行，原稿“帝殆即禘，即为禘又称武乙者，意因武乙初合介于庙而为之禘。”眉批”未安，此论待定。”

印本作“云文武帝与上条文武宗语法同。宗为宗祀，则帝殆为禘祭矣。禘祭而先云有𠂤武乙者，殆武乙祔庙时之吉禘与。”

△104 页 b12 行，原稿“《春秋传》曰惟君取鲜众给而已，是以天子诸侯用四时田猎之礼。卜辞中书田猎虽无取鲜明文，然凡卜田猎者大率以供宗庙之祀者。”

印本作“《春秋传》曰惟君取鲜（案：《左传·襄公三十年》原文如此，罗氏原稿误）众给而已，《王制》言天子诸侯之田一为干豆。卜辞中书田猎虽无取鲜明文，然大率当为祭祀也。”

△104 页 a15 行，原稿“《礼记·月令》季春天子始乘舟荐鲔于寝庙，似《周礼》王亦亲渔者，然《周官》叙师则云掌以时渔”（案：《礼记·礼运》郑注所引如此），春献王鲔。又《左传·隐公五年》公矢鱼于棠，臧僖伯谏曰皐隶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由二者观之则是周礼王不亲渔，与殷异也，《月令》所记或周以前之礼矣。又卜辞有曰王其谢舟于沁者卷二第二十六叶殆亦为亲渔也。”

印本“似《周礼》王亦亲渔者”改“不知为何代之礼”，“叙师”改“叙人”、“掌以时渔”改“掌以时叙（案：《周礼》原文如此），删去“隐公五年”、“谏”、“也由二者观之则”等字及“又卜辞有曰……”。

△105 页 a6～7 行，原稿引卜辞四则，其下有“冓册者殆犹馈食礼所谓孝孙某来日丁亥用荐岁事于皇祖伯某云云，又犹后世之有祝册矣。”

印本删去二则卜辞及其下文字，另加“其余言冓册者尚多，是祭时有告神之册矣。”

其他增益个别字句，偶而有之。例如，26 页 b1 行“或又从犬”，“泽五犬五豕卯四牛”；31 页 a8 行“即己姓”；36 页 a13 行“不从鹿”；41 页 b15 行“许书所从之斗，殆又由此传讹者也”；42 页 a2 行“与传世古畀形状脗合”；61 页 b9 行“又狩犬田也，从犬守声”；65 页 b1 行“《博古图》”云云；65 页 b14 行“《集解》引徐广曰噩一作鄂”；80 页 a2 行“伐三十人，伐十人，犹左氏言万者二人矣”；102 页 a13 行“孟子引逸书用臣附于大邑周”；103 页 a6 行“故无王宾之名矣”；104 页 a12、13 行“例多见前卜辞［篇］”，“其卜日也亦以所祭之生日卜之”；108 页 a8 行所举十五兆形，罗氏原稿均无，王氏校写时为其增益。

陈梦家先生在《综述》58 页曾经指出：“初刊本《考释》所引王氏之说，或为创见如释西、昱等字，或为补充如释王字，或为引申其义如凤、畀等字。”所引五字，分别见印本 24、28、37、41、66 页。此外，仅 45 页引述王氏释裘意见，但该段文字（a8 行“卜辞中又有作𠂤者”以下）为罗氏原稿所无，系校写时后加，但对其中以𠂤为求持保留态度，指出“惟字形稍异附此俟考”。由此可见，印本中原稿所无之有限增益，并非王氏妄增，应是根据罗氏意见为之，至少应是征得罗氏同意而商定的。印本 64 页 a14 行述及齐子仲姜镈铭文中的“虘”，原作“似为鱼字，然不敢决也”，印本改“吴中丞释作鲁，未知是否”。王氏对此持不同看法，他在 1915 年 3 月即校写《考释》后不足百日所写《鬼方昆夷猃狁考》一文，以为“虘”同“虞”，即古文鱼字（见《观堂集林》卷十三）。后来，罗氏在《考释》增订本中仍用吴大澂说，彼此并不混淆。

105 页 a9 行原稿“卜辞中凡卜祭者称受飨之祖曰王宾，盖祭者称主则受饗者称宾矣”，印本改“卜辞中称所祭者曰王宾，祭者是王则所祭者乃王宾矣”；107 页 b8 行原稿“由此观之，商周二代之礼于官制为大同，于祀事为大异矣”，印本改“由此观之，商周二代之礼因革略可知矣”。

有些地方，将原稿中多余的字句删去。例如，31 页 a14 行“《说文》嫘嫘姬也，一曰女侍曰嫘”，其下原有“段先生曰，嫘姬俗作婀娜”；42 页 b12 行讲到“羴”的字形“从匕肉於鼎，爿殆所以荐肉者也”，其下原有“金文家释为羴字，然不敢遽定”；45 页 a5 行讲到“裘之初字”，其下原有“后人加衣则改象形为形声矣”；61 页 b11 行“薄狩于敖”下，原有“郑笺兽田猎搏兽也”；15 行“许君训兽为守备”下，原有“训狩为犬田”；62 页 b11 行“牧人以养牲为职，不限以牛羊也”，其下原有“许君以从牛乃训为养牛人，隘矣”。

再有若干地方，经过修改显得更有分寸。例如 15 页 b1～2 行，原稿“凡是者舍商以外皆不能定为后世何地，文不足征”，其间加“虽周以后地名亦颇有与上诸地相同者”和“未敢臆断矣”；24 页 b1 行述及王国维释西之说，原稿始作“王说精确不可易也”，后删去“精确”二字，印本改“王说是也”；42 页 a4 行”故诸经中散字疑皆畢字之讹”，原稿为“传世经注中之散，殆即由畢致讹”。

4. 幅度稍大的几处改动

通观全书，王国维校写时所作幅度稍大的改动，不过十来处而已。主要有：

△40 页 a5 行起，原稿“来牟虽为周瑞，然远在后稷之世，故殷代已有此字。然予意天赐瑞麦或更在上古，后稷播此嘉种，诗人因遥溯生民之初，后人乃误认为后稷时事矣。”

印本作“来牟之瑞在后稷之世，故殷世已有此字矣。”

△63 页 b1 行起，原稿“［獻］殆即许书之酋字。獻取谊于犬酒，疑为会意字而非形声，许君训犹为獲属恐非本谊矣。”

印本作“［獻］殆即许书之酋字。卜辞中亦有酋字作𤔔藏龟之余，与獻字所从同。古金文獻字则从𤔔，与许书同矣。”

△73 页 b10 行述及“罢不与秦文合者”，原稿“所罢者列国异形不正之久，非仓史之旧也。”

印本作“至秦数百年所承用商周二代之文字未闻有所废置也。”

△74 页 a1～2 行述及许书“所出之古文仅据壁中书”，“所出之籀文”以下原稿作“则为已佚太半之史篇，其不能悉合于仓史之旧因其宜矣。”

印本作“乃据史籀篇，一据晚周文字，一则亡佚过半之书，其不能悉合于商周文字之旧固其宜矣。至于篆文本出古籀，故与卜辞合者颇多，然商周文字至许君时已千余年，固不能无后世诡更之失。”

△79 页 a4 行，原稿“凡卜辞中不举王宾之名者皆大祭也”，印本将“大祭”改“合祭”。

△86 页 a10 行，原稿“右言贞言于者凡六十有六，不知为祭名与否，姑附于此。”

印本改“右言之于或言之言于者六十有六，之者适也，之于某犹特牲馈食礼筮辞云

需要指出的是，王国维在校写《考释》时，有若干不应有的明显失误。例如，16页a3行“古文作”下、12行“古金文多作”下、17页b14行“召伯虎敦作”下、25页b1行“从示作鬼”，原稿均摹有字形，印本未抄录。再如，24页b11行所举“中”字形，原稿上下二旂，印本一旂；37页a6行象鹿角横理之形，原稿作“𠂤”，印本作“𠂢”；40页a10行“以∴象其碎屑之形”，原稿作“ ·”；72页a9行所举父乙方鼎字形，原稿无二横画（案：该鼎见《攈古》二之一20）。又如，38页b15行“许君所谓童省”，“省”下遗“声”字；43页b9行“《说文解字》𠂤受物之形也”，原稿和原书均无“也”字；52页b11行所举毛公鼎铭文及𣪘字形下，遗漏“从目从矢”；55页a15行“古金文”下，遗漏夹注“宗婦盘”；65页b15行“疆为地”下，遗漏“名”字；80页a9行后，遗漏“曰贞𠂤于丁五牛（卷一第四十六叶）”；102页b8行所引“礼器言血毛诅于室”，原稿误为“毛血诅于室”，印本已改“血毛”，未改“於”。这些尚属疏忽所致。另如45页a2行，原稿“此盖象衿裨左右掩覆之形”，衿为衣领，裨为衣襟，印本将“衿裨”改为“襟衽”，与原意不符；107页a2行，原稿“诗百辟卿士笺云卿士卿之有事也”，印本“笺”前改“《诗商颂》降予卿士、《大雅》百辟卿士”，查原书“卿士卿之有事也”为“《大雅》百辟卿士”句郑笺文，加“《商颂》降予卿士”是不必要的。两项均属妄改改误。

特别欠妥的是以下事例：51页b3行，原稿“《淮南・精神训》”，一般认为“训乃高诱自名其注解，非《淮南》篇名所有”，印本却增“注”字；“《史记・刘敬叔孙通传》集解引如淳”，印本却遗“引如淳”。52页b11行原稿引《说文解字》“𣪘解也，从支𣪘声，《诗》云服之无𣪘，𣪘猒也”，57页b10行原稿引《说文解字》“之出也，枝茎益大有所之，一者地也”，来源于北宋刻本的藤花榭本和平津馆本均如此，王氏却依攟改原文的段注改动，前段改“猒”为“厭”，后段“益大”前增“渐”、“所之”下增“也”。52页b8行引《说文解字》“罗”字下，原书“从目从隶省”，罗稿误为“从尾省”，王氏未改正。60页b8行引《说文解字》“澡洒手也”，原书和罗稿均如此，王氏误作“洗手也”。

以上事实充分说明，《殷虚书契考释》确为罗振玉所著，并不存在名为罗著实为王作或罗王协力合作的问题。王国维为罗氏校写，进行文字加工，订正笔误和查核引文，花费了许多劳动，但印本中幅度稍大的改动极少。总的说来，还是陈梦家先生概括的那句话，“王氏在校写时对于行文字句的小小更易是常有的，但并未作重大的增删。”这有如今日出版社责任编辑所做工作，对原作者确有莫大的帮助，他们的劳动应该充分肯定，受到尊重，但责编和作者毕竟是两回事，既不能本末倒置，又不能等量齐观。

（原載《胡厚宣先生紀念文集》科學出版社，1998年）

甲骨文字と殷墟

殷墟について甲骨文字から何がわかるか

石田千秋（いしだ ちあき）

甲骨文字（以下・卜辞と記す）は殷墟についてどんな情報を提供してくれているかというのは大変厄介なテーマである。ホメロスの英雄伝説がトロイ、ミケーネ、クノッソスの迷宮を誦し伝えたような叙事的内容は卜辞には見出せない。卜辞は卜占の辞であり、卜する内容が個々に独立し、定型化し、大方、各卜辞間に連繋して纏まった内容を構成するというものではない。また卜辞には殷王朝、殷墟の殷の文字も見出せないし殷王・殷族が自らの姓、政権を何と自称したかも明確ではない。本稿では幾つかの事項を拾い出してテーマの趣旨に沿うべく殷墟を考察してみる。

■殷墟の所在―河南省安陽市西郊（小屯、四盤磨……）・北郊（大司空、侯家莊……）

図1により殷墟の位置を確認しておく。北京、上海、西安三都市を結んで出来る三角形の地域は黄河中流（A～B）域の下半と下流（B～河口）全域を包含する。即ち黄土高原・台地が太行山地を境として黄河沖積平野へと展開する部分である。始皇帝や漢武帝の封禅の儀で知られる泰山、夏王朝の伝承や卜辞に岳（図版。以下同じ）として祭祀され、後に少林寺が祀られた嵩山、河南省省都の鄭州には巨大な商城壁、洛河に臨む偃師にも商代城址、二里頭宮殿址等、殷墟よりも時代の古い遺跡が確認されている。その西の洛陽は洛邑といわれ、周の武王克殷ののち東都が営まれたことに始まる史都である。これらの史跡が黄河の東、南に点在しているのであるが、殷墟は黄河の北、西にあり（後述の旧河道か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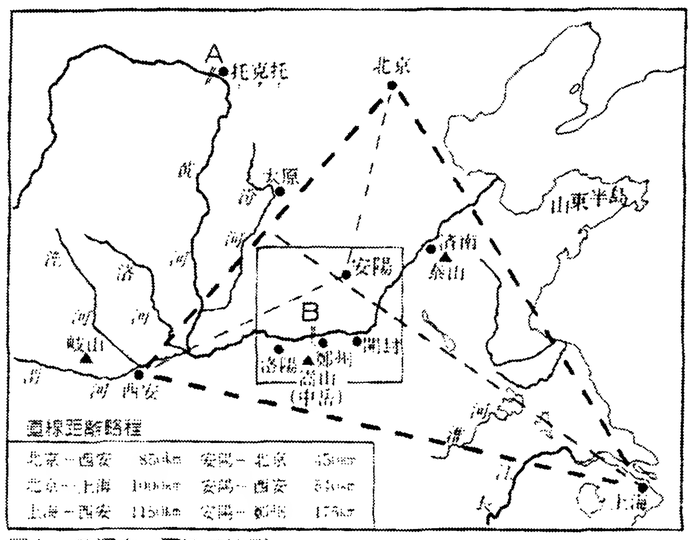


図1　黄河中・下流域略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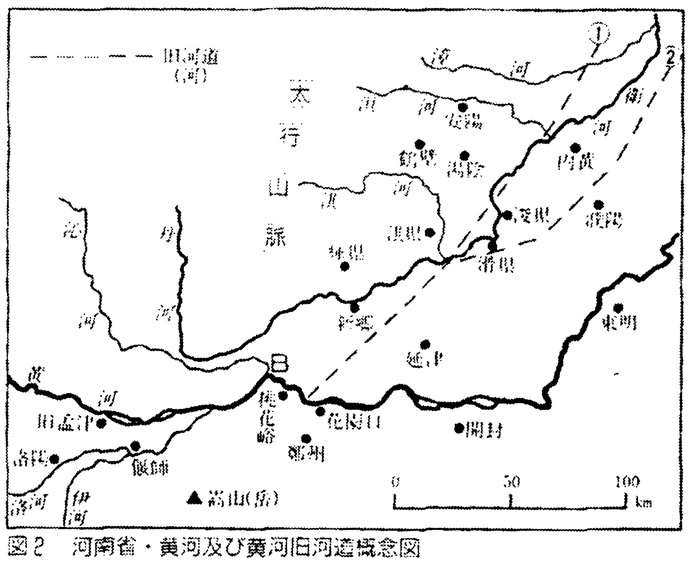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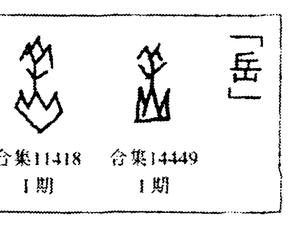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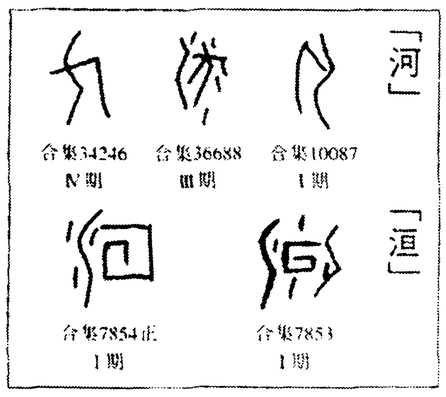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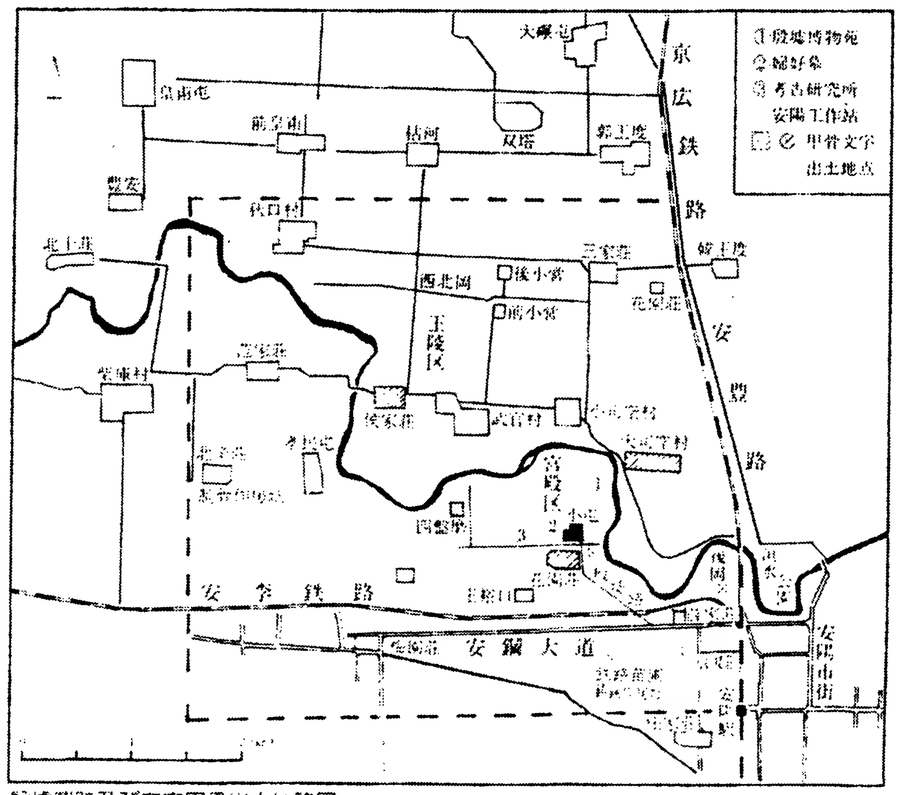
図2　河南省・黄河及び黄河旧河道概念図

津、開封等は氾濫区内ということとなる。『尚書』の盤庚篇に「盤庚作って惟れ河を渉り民を以いて遷らんとす……」、『史記』殷本紀に「盤庚河を渉りて南し復た成湯の故居に居す」とある。殷代には八遷、五遷などと定処なく遷都が繰り返されたと伝えられるが、その要因として洪水があるとするなら、所伝の如く盤庚遷殷として安陽付近に定住の地を選んだのは自然条件に適応した選地、遷都であったとも言えよう。ただ河を渉ると言うも、どの辺りをどの様に渡河したかは不明である。洹河の場合も『竹書紀年』大丁三年に「洹水一日に三絶す。」とか、卜辞に「丙寅の日卜せり。洹は……せざること勿らむか。丙寅の日卜せり。洹は其れ盗（＝淫）せむか。」（『甲骨文合集』〔以下「合集」と略す〕八三一五）。「辛卯の日卜せり。大（貞人名）が貞へり、洹が弘（＝洪？）して邑に𢦏（＝追）せざらむか、七月。」（合集二三七一七）の如く渇水もあれば氾水と解される辞例もある。『史記』項羽本紀は楚の覇王項羽と秦将章邯が「洹水の南殷墟の上に期す。」と述べている。この洹河の南岸の一角、小屯から集中的に卜辞が出土したのである。殷墟文字という呼称が用いられる所以である。前記の如く殷はしばしば遷都しており、その都名として亳、𣪘、相、邢等をあげている。夏王朝を征した湯王（卜辞では唐、大乙等と記す）は亳に都し、遷殷の盤庚は「成湯の故居に居る」のであるから、この殷墟はかつて亳という名で呼ばれていた地であるという可能性が高い。図3は小屯を中心とした殷墟遺跡一帯の概念図である。洹河は殷墟の西北隅から東南安陽市街にかけて、くねくねと曲流、湾流している。この流路の様子が洹の字の起りである。この流れは殷代当時も現状と大きな変化はなかったと考えられる。殷代遺跡、遺物は過去七〇年余に及ぶ発掘の成果によって、洹河南岸のみならず、洹北にも分布し、王陵区では十二の巨大な地下墓が確認されている。発掘事業は今日においても弛まず継続され将来に及ぶのも必定であるが、近代中国考古学は当地の発掘の開始とともに振起し、発達して来たという壮大なものであり、殷墟自体も洹河の南岸のみならず地域も拡大し、今後においてもその範囲は変貌





するであろう。即ち、現在我々が殷墟からもたらされた知識、文物は発掘事業の過程の所産であり、殷代後期の遺跡・殷墟の全貌を体現するものではない。図3の南北に走る京広鉄路と点線で区画した部分、東西約五～六キロ、南北約四・五～五キロが現在の殷墟の範囲とされ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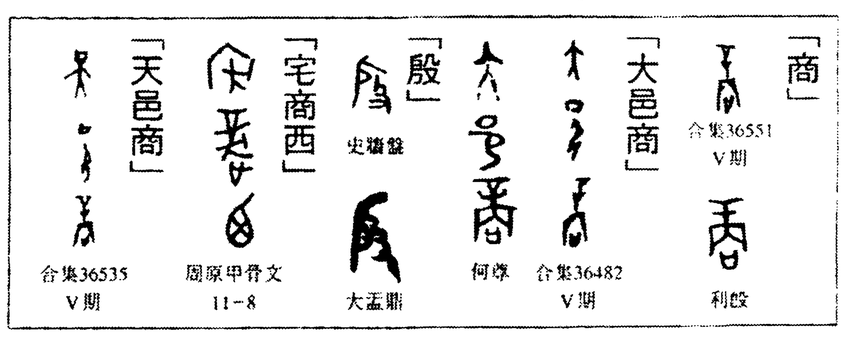


殷墟遺跡及び有字甲骨出土地路図

ここで卜辞（有字甲骨）について記しておく。小屯の北面で東と北を洹河によって囲まれた一帯が、最初に卜辞の出土地として確認された場所である。以後洹河の南側では後岡、高楼荘西地、鉄路苗圃北地、小屯村中、花園荘、四盤磨。北側では大司空村、侯家荘南地等で発見されているが、多くは一、二片を数えるのみである。特筆すべきは小屯北地及び村中から集中的に多数出土していること、就中一九三六年、第十三次発掘のYH一万二七四円形坑（径二メートル、深さ一メートル）より龜甲一万七〇八八片、牛骨八片計一万七〇九六片が出土し、その中、完整龜甲が二百余版に及んだ。一九七二～三年にかけて、殷墟路が小屯村の南門にぶつかり、四盤磨の方へ左折する公道の小屯村の土壁と公道の南側、花園荘沿いにあったドブ川辺の東西約四〇メートル、南北約二五メートルの地点から龜甲七〇片、牛骨四九五九片、牛肋条骨一二片、合計五〇四一片が出土して第二次大戦後最多の収穫となり、「小屯南地甲骨」と命名された。一九九一年、花園荘の東一〇〇メートル余、殷墟博物苑の南四〇〇メートル地点で発掘された長方坑（東西一メートル、南北二メートル）より龜甲一八〇片、牛骨一片、計一八一片が採取され、完整龜甲は百余版という。当件は最新の収穫であるが、現在までのところ詳細な報告に接していない。YH一二七坑の場合や花園荘東地も同様かと推測されるが、卜占が行なわれた後の甲骨は放棄されたのではなく、整理、保存されたのであることは明らかである。有字甲骨以外に出土する無字甲骨の数量は統計していないが、有字甲骨の数を遥かに陵駕することも無視出来ないことである。

■大邑商・天邑商について

殷王朝末期の紂王を周の武王が征討した。これを武王克殷といい、殷周の王朝交替を殷周革命とも呼ぶ。その折の戦闘を『史記』殷本紀、周本紀は「牧野の戦い」としてその情況を記述している。その一節に「甲子の日、紂の兵敗る。紂走り入りて鹿台に登り、其の宝玉の衣を衣、火に赴きて死す」（殷本紀）。「二月甲子昧爽、武王、朝に商郊の牧野に至る。〈中略〉紂走りて反り入り、鹿台の上に登り、其の珠玉を蒙り衣て、自ら火に燔けて死す。〈中略〉諸侯畢く武王に従いて商国に至る」（周本紀）。卜辞は敗者側の所産ゆえ記録にないが、武王克殷後の西周金文銘に「武王商を征す。惟れ甲子の日なり、朝に歳し、鼎す〈後略〉」（利殷）、「〈前略〉惟れ武王既に大邑商に克ち〈後略〉」（何尊）、「〈前略〉武王既に殷を戡し〈後略〉」（史牆盤）等の記事がある。殷・周本紀の干支、時刻が利殷のそれと合致しているのに注目される。また、周原甲骨文にも僅かながら「……宅商西」（一一一八）、「癸子（巳）の日、文武帝乙の宗に彝して貞ふ。王は其れ成唐に邵祭せむか〈後略〉」（一一一一）、「文武丁の必（升、祭場名）に彝して貞ふ。〈中略〉武丁の豐（祭器名）を乍らむか〈後略〉」（一一一二）の如く、商、成湯、文武帝乙、文武丁、武丁等の国名、王号が見え、殷末周初の両者の関係を窺わせるものである。金文銘、周原甲骨文に、大邑商、殷、商があるのは、国号、国都名としてそれらの称が通行していたということである。一方、卜辞にもV期（帝乙、帝辛代）のみに大邑商、天邑商が現われる。帝辛は紂王のことで、卜辞中、最も西周金文の時代と接近したものであるから、大邑商、天邑商は殷末における自称と考えられそうである。他期には商、中商、丘商の地名が多数存在するが、卜辞内容から判断して、同一の場所を指しているとは考え難い。殷代後期の約三世紀の間には商の名で呼ばれた場所が複数存在したのであろう。卜辞の大邑商、天邑商と西周金文のそれとは同一の場所の可能性は高いが、そのことが項羽本紀にある殷墟、殷王朝後期三百年の国都とは即断できない面がある。



■宗について

宗は卜辞の全時期を通して登場する。字形は蓋屋と側壁・柱を表現するウと、示を字素とする。示は神主或いは祭場に設らえた卓の形象とも解されているが、祖霊を三示、五示、廿示などと数える辞例が多見するので、我々が神霊を幾柱と数えるのと同規とも思われる。神主と解するのが妥当であろう。後代の宗廟であることには異論がない。参考に各期における宗の辞例を列挙す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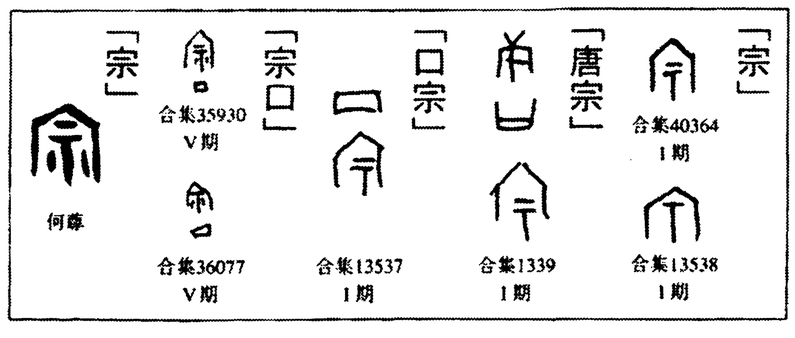
I　唐宗、庚宗、口宗、王宗、新宗、河宗、宗。

II　父丁宗、母辛宗、妣庚宗、宗。

III　宗祖乙、祖丁宗、祖甲旧宗、父甲宗、宗父甲、父己宗、大宗、亜宗、右宗、殷宗、岳宗、宗。

IV　大乙宗、大甲宗、大庚宗、大戊宗、祖乙宗、祖丁宗、父丁宗、父宗、大宗、小宗、宗。

V　中丁宗、祖乙宗、祖辛宗、康祖丁宗、武乙宗、武祖乙宗口、文武丁宗、文武丁宗口、文武宗、四祖丁宗、癸宗、帝宗、北宗、西宗、宗、宗口。



遂一の説明は煩瑣に過ぎるので、各期の特徴を記するにとどめておく。

I　唐は開祖大乙であるが庚は不詳である。武丁以前の庚名の先王は大庚、南庚、盤庚の三者である。遷殷直後の武丁代では、唐の故居を回復した盤庚の可能性が考えられる。口宗は諸説あるが、方、祊字に解すべきか。I期のみの存在で、集合的宗廟であろう。III期以後の如く先王名を冠した宗が見られな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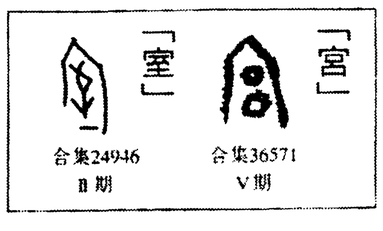
II　父丁は武丁、母辛は武丁妣の妣辛で、母、妣宗は他期にはあまり見えず、先王名の宗がない。

III　この世代になって直系の祖乙、祖丁、祖甲の先王宗廟があらわれ、集合的宗廟である大宗も祀られる。

IV　直系の先王の大乙（唐）より大丁、中丁、祖辛、武丁、祖甲以外の七人の先王宗廟があり、大宗（上甲以後）、小宗（大乙以後）の集合的宗廟もある。宗廟祭祀に体系的な制度の成立を思わせる。

V　IV期に見られなかった中丁、祖辛が見られるのと、康丁、武乙、文武丁の近祖の宗廟祭祀が盛んである。大宗、小宗はないが、四祖丁の如く丁名四先王の集合的宗廟がある。帝宗もこの時期のみであり、某宗の下に口を付加し示型に変化するのも当期からである。

宗字用例は祖先名、廟号の付されてない宗のみで記された辞例を含めると三百例程を数える。また祖先祭祀のみならず「在某宗卜」の如く卜占の場ともなる。その他関係する施設としては宗以外にも升、宮、室、家なども認められる。つまり、各時代とも複数の宗廟を設営しているのであって、それらが各々独立した建造物であったか、一つの建造物の中に収容された状態であったのかは不明ではあるが、宗以外の前記の建造物をも包摂した大規模な、或いは広範囲に群立する偉容の存在が想定されるのである。



■あとがき

前記の如く卜辞には殷墟を物語る直接的な材料は乏しいが、ここに取り上げた大邑商、宗などは殷代後期の王府や付属の施設を伝える、間接的ではあるが確実な資料と考えられる。言及不足の面や、他に考察の対象としてみたいものもある。現在小屯北地は宗廟宮殿区と称せられ、建築遺跡が数棟復原されて殷墟博物苑として公開されている。当

地は発掘の結果、建築遺址（版築土壁）が確認され、その数は主たるもので二十数基があり、甲、乙、丙三区に分けられる。範囲は凡そ東西二〇〇メートル、南北三五〇メートル程であるが、例えばこの地域に前記の諸宗廟や宮、室等々の建造物を盛り込んで、更に王府を構えて大邑商と呼称したのであろうかとの疑念が起こるのではないか。事は左様に単純、短絡的ではないかも知れないが、現在までの成果では明解は得られていない。筆者は殷墟を後期三百年の葬祭区と確信するが、国都、王府でもあるとすることにはいささか疑念を有するのである。

【参考文献】

黄河水利委員会編、芦田利男監訳『黄河の治水と開発』古今書院一九八九
譚其驤主編『黄河史論叢』復旦大学一九八六
国家文物局主編『中国文物地図集・河南分冊』中国地図出版社一九九一
安陽県志編纂委員会編『安陽県志』中国青年出版社一九九〇
李済著、国分直一訳『安陽発掘』日本教育図書一九八二
陳夢家『殷虚卜辞綜述』科学出版社一九五六
中国法書選1『甲骨文・金文』二玄社一九九〇
徐錫台編『周原甲骨文綜述』三秦出版社一九八七
中国考古学会編『中国考古学年鑑、一九九二』文物出版社一九九四等

（甲骨文研究）

（原載《しにか》月刊第十卷四期，一九九九年）

中國文字的創造流變及辨識法

——甲骨文漫談——

朱岐祥　主講
鄧全芩　紀錄

這次講座，本來預定在省立圖書館或省一中科學館的，因有其他原因，未能如願。又因本會地方太小，不敢大肆宣傳，我曾爲人太多或太少都很擔心。還好，現在已有六十多位同道前來聽講，我眞是既高興又感動。

現在就請朱教授來爲我們介紹「中國文字的創造、字形流變及其辨識法」吧，請大家以熱烈掌聲來歡迎他。

一、主持人本會王理事長簡介

朱教授、諸位大老、本會同仁及台灣中部地區在座書藝界同道，願大家都快樂健康。

今天，非常榮幸，我們能請到靜宜大學中文研究所朱教授岐祥博士來本會作專題演講。

朱教授人雖年輕，但他卻是學貫中西的飽學之士，尤其是對甲骨文，有非常精湛的研究，識見廣博，評論獨到，精闢而周延。他的甲骨文著作很多，如殷墟甲骨文字通釋稿、殷墟卜辭句法論稿，甲骨學論叢及甲骨文四堂論文等。他待人謙虛誠摯，平易近人，教學認眞而有親和力，非常受到學生們的歡迎。我就曾經多次的旁聽過他的授課及演講，並常和他討論有關甲骨文的問題及看法，他都懇切的提出批評與解釋，評論答案既客觀又完美。

二、朱教授自我說明

諸位同道，我非常高興能有機會和大家見面並談談中國文字的問題。我雖是第一次來　貴會，但我和王先生很熟，他常到靜宜找我，研究或討論有關甲骨文問題，同時也聽到貴會各項活動的情形及諸位都對甲骨文產生的特別喜愛。我對王先生的好學及對國學或文字學的見地及對　貴會大力推展甲骨文書藝等的做法，都極爲讚佩。

我個人從事甲骨文研究工作至今已是二十多年了，我的師承是董作賓先生的第三代弟子，在台灣大學修得學士及碩士兩個學位，後來又在香港中文大學修完博士學位。我的甲骨文是跟金祥恒教授和李孝定教授學習的，金文則由周法高教授指導的。

畢業後，我即從事大學教育工作，所教多以中國古文字爲主。近十多年來，我一直都願意在各種不同的場合中和朋友們分享我對中國文的喜愛與看法。我常在台灣、大陸及海外等各地和朋友們討論中國古文字的問題，上自陶文、甲骨文、金文、石鼓文及秦篆等，但其中比較有興趣投入並有心得的爲甲骨文。

三、略論中國文字特色及學習要點

現在，我就來和同道們討論一下中國文字的一些問題，我相信大家都知道，所謂中國文字，就是指漢字而言。漢字的特性有三：一是每個漢字都是方塊字；另二項每個方塊字都有固定的讀音及意義。我們稱之爲形音意。也就是說，我們書寫中國字，不論寫任何一種書體，它們都涵蓋了此三種特性。亦即它們都有固定的形體，一定的讀音和最基本的意義，這是我們對中國文字最基本的看法。當然，它也有引伸的意義、假借的意義、古書、今書、南北之異、簡體、俗寫等。但是，我們基本上要討論的是古文字原來的字形、讀音及最初的意義。

中國文字的起源，有人說是八卦，又有人說是結繩，這些在學術界，原則上都是不被承認的，現在我們比較認同的是，中國文起源於圖畫。當然，文字和圖畫也有很多不同之處，因爲文字是表達語言的，圖畫則不是。比如我在這裡畫一棟房屋一棵大樹，給不同的人去評詁它的意義，有人說是房屋在大樹下面，有人說大樹在房屋旁邊，或左或右，或前或後，不同的人會有不同的主觀認取，因爲圖畫是多形象、多意義的。又如我在這裡畫一隻「」，這一圖形，不但在很多我們挖掘出來的銅器上有，就是甲骨文也有，如它只是零零丁丁的出現，我們分不出它是文字還是圖畫，但當我們發現了從地下挖掘很多材料時，如「呼多馬、逐鹿」。「丙辰卜、殼貞、王其逐鹿，獲二告」。「戊申卜貞，王田盂往來亡災，王迺曰吉，茲御，獲鹿二」等。則已可證明確是文字。爲什麼呢，因爲，同樣的圖形，同時在不同資料中出現，它們都有其固定的形體，固定的讀音，一定的意義及身位，所以我們確認它們都是文字，至於我們發掘早商時代銅器上零零丁丁的圖騰是否也爲文字？到目前爲止，尚在評估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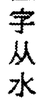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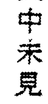
據我所知，當前各大學中文系中，都設有古文字學或文字學的課，而且規定爲必修，他們所討論的重點有三，其一是探討文字的原形；其二是探求其字形的流變；其三是研究文字的用法。這三方面的探討，都是在學院中常談的，由於接觸範圍小，影響亦小，即使經常到處演講，也只不過一兩百人而已，而在座諸位則不然，由於你們擅長於外在的藝術表達，又同廣大的群眾同站在第一線上，不但作品流傳易而廣，而且又便於保存收藏，可以一直流傳下去，其影響範圍，不僅是數百人或一代而已，而是以後的很多人、很多代的事，因此如果主題上或文字架構上出了問題，這影響上就太大了。所以顯然的，你們也應負有一種使命感與責任心，把最正確，最完美的作品繼承並流傳下去，所以談書法藝術，除了談如何寫得美之外，更重要的是用字正確，內容崇高，除創造成功的藝術作品，也要眞善美理念都同時流傳下去才好。

四、中國文字創造及辨識方法

關於整個中國文字探討的過程，我們要談的有三：一是文字的原形；二是字形的演變；三是文字的用法。在這方面，自漢以來，曾有很多學者專家作過分析歸納的工作，其中最重要的是漢許愼作的說文解字一書。說文解字本身雖有缺失，但研究中國古文字還是不可缺少它，因爲它畢竟還是研究中國古文字並理解它們的最佳橋樑。

整個說文解字，可歸納爲六書來談，也就是所謂的四體二用。前四者是造字方法，後二者則是用字的技術，茲分別介紹如下：

六書的第一書是象形字。說文：「象形者，畫成其物，隨體詰詘，日月是也。」也就是說，所謂象形字，是取象具體的實物，用線條把物體之形狀勾勒出來。甲骨中日作「」、「」等，月作「」、「」、「」、「」，月又爲什麼不畫作「」呢？又爲什麼每個字

的邊都有稜角呢？因爲古人寫字，是用刀或硬的東西刻出來的，所以上古前期的文字，都有很多稜角，到了後期，筆勢才稍微圓渾。另外還要考量的是，先民要創造的是文字，而不是繪畫，既然是文字，只要把實物的動向表現出來即可，如要表達人，畫「  」作人正面而立，「  」即側身見臂肘之形，只要把人簡單的形體—身體及手具體明確的勾勒出來即可表達情意，不必再需要畫出頭髮、腳趾頭等了，因爲這是文字呀，但漢代人卻認爲：古人造字，每一點、畫或每一偏旁，都有具體意義，比如說日寫作 ⊙ 中間的一橫符號，有人說是火鳥、火山、太陽黑子或太陽中雲層等等，月寫「  」中間的一豎符號認爲是蟾蜍、玉兔、吳剛伐桂或嫦娥奔月等，這都是沒有根據的。如果從純學理來看，這些「橫」、「豎」、「點」都不具任何意義，它只具備有區別的功能而已。

象形只能幫助我們了解古文字中的其中一類，先民們除了根據實物來創造文字外，也慢慢地開始懂得利用抽象的觀念來表達意思了，因此指事文字的出現，應該在象形文學之後。

六書的第二書是指事字。說文：「指事者，視而可識，察而見意，上下是也。」也就是說：所謂指事字，是只要一見到就會認識，稍作詳察即可找出它的本意所指。甲骨文中上作「  」、下作「  」，意指短畫在長畫上爲上字，短畫在長畫下爲下字。一般的指事字有二類，其一是虛象，即抽象的符號，譬比說「一二  」等，是一二三四。有人說一是一個手指，二是兩個手指，依此類推。不可信。又有人說：上一是天，下一是地，中間一是人，這種陰陽五行的說法是戰國時才有的，恐更不可靠。

指事字除了純粹抽象概念外，還有另一類，這一類指事字是建立在獨立的象形文字之上再加上一些不能獨立存在的虛畫而成的。譬如：「  」字代表人正立之形，但在其上加兩個虛點後變作「  」而成爲一個新字，寫作「亦」，即今之腋字。又如「  」是象形刀字，先民們爲了表示刀上最快利的地方，加一點作「  」產生一個新字，即今之刃字，再像「  」象形口字，「  」口中現牙是齒字，先民爲表示一樣很好吃的東西，捨不得馬上嚥下去，置於口中，於是又發明一個新字「  」，即今甘字等。

而可識，察而見意，上下是也。」也就是說：所謂指事字，是只要一見到就會認識，稍作詳察即可找出它的本意所指。甲骨文中上作「」、下作「」，意指短畫在長畫上爲上字，短畫在長畫下爲下字。一般的指事字有二類，其一是虛象，即抽象的符號，譬比說「一二」等，是一二三四。有人說一是一個手指，二是兩個手指，依此類推。不可信。又有人說：上一是天，下一是地，中間一是人，這種陰陽五行的說法是戰國時才有的，恐更不可靠。

指事字除了純粹抽象概念外，還有另一類，這一類指事字是建立在獨立的象形文字之上再加上一些不能獨立存在的虛畫而成的。譬如：「」字代表人正立之形，但在其上加兩個虛點後變作「」而成爲一個新字，寫作「亦」，即今之腋字。又如「」是象形刀字，先民們爲了表示刀上最快利的地方，加一點作「」產生一個新字，即今之刃字，再像「」象形口字，「」口中現牙是齒字，先民爲表示一樣很好吃的東西，捨不得馬上嚥下去，置於口中，於是又發明一個新字「」，即今甘字等。

六書第三書是會意字，說文：「會意者，比類合誼，以見指撝，武信是也。」也就是說，所謂會意字，是結合兩種以上之字義以見指向新義的造字方法。甲骨文中武作「  」、「」，信字卻沒有其字，唯甲骨文編十卷十三頁大部下有「」、「」二形，從大從言會意，大人相通或即其字。又如「益」字甲骨文作「」，上从水、下从皿，滿溢之意，今作溢。又如休字，人在樹蔭下，人沒有休息的意義，木頭更沒有，但兩個字合起來，卻造了一個新字—休息之意。

六書第四書是形聲字，說文：「形聲者，以事爲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所謂形聲字，是以半義爲名，取半聲相成的，也就是一半表形，一半表聲的字，一般說來，表形不表音，表音不表形，但有些學者認爲，凡是形聲字，它的音符也都是有意義的，只是我們已經不了解古人造字的過程罷了，不當。長江的江字甲骨文中未見，河寫作「  」、「」，長江的江字從水工聲，黃河的河從水可聲，是不是長江發出的流水聲與黃河不一樣呢，後代學者有人認爲，古人在發明這些字時，應該有其特殊意義在，這一部分尚有爭議，當存疑。

我們認爲，形聲字的出現，除了形符與音符同時出現者外，另外一批則是先有獨立的象形字，然後再加上聲符而成者，比如「鳳凰」的「鳳」字，甲骨文早期作「  」，後期作「  」，從鳥凡聲，盤甲骨文寫作「  」、「  」隸定爲「般」、  、  。讀音爲「ㄆㄢ」，古讀爲「ㄅㄢ」。因現今所有的脣齒音非奉微聲母字、上古都讀重脣音幫旁並明聲母。

另外甲骨文中「  」字，這個字取象一個人走在四通八達的路口，張大嘴問怎麼走？隸定作「  」，今作疑，後人疑加牛聲，作「  」，寫作擬。從形聲字後期的俗體來看，可明顯的看出其聲符及意符，但若以其演變的過程來看，這類聲符本身是一獨體字，明顯的與江河一類的形聲字不同。

象形、指事、會意和形聲四體，是中國文字的創造方法，也是我們用以辨識中國古文字的手段，藉由此種方法不但可以正確認識中國古文字，而且可以用來開發中華文化的潛在智慧及光明遠景。

五、中國文字的演變過程

中華民族，自有文字以來，已約有六千年以上的歷史了，目前談到中國文字的流變，最早、最大宗的就是甲骨文和零零丁丁的陶文。關於這方面，我曾寫了一些有關夏代考古及早商文化的文章，我所用的是陶文。目前我們認爲最早的陶文是二里頭二十四字及西安半坡二十二種刻畫符號，如果要把中國文字發展過程鋪排開來，我們可以粗略的列出這樣一個順序，即陶文—甲骨文—金文，竹帛—古文—籀文—小篆—隸書及簡體字。每一種書體又分正體及俗體。目前在大學及研究所中所要探討的是小篆以上部分，小篆以下部分比較容易，因爲文字到了秦已經統一了。因此到東漢許慎說文時，文字已經固定下來，每一個字都有一個固定的形體，基本的讀音及比較具體的意義。相對地：古代文字就比較複雜了，或一字多體，或同形異體，此一現象非常普遍。所以，若站在研究的角度來看，主要的力氣都要花費在瞭解文字的構形及字意上。首先要分辨其字體，因爲同一形狀的字可出現在不同的時代、地區而成爲不同的字或意義。譬如：「甲」字，在甲骨文中寫作「」、「  」、「  」等，在金文中寫作「  」、「  」、「  」等，小篆寫作「  」，現在作甲。又如「丁」字，甲骨文寫作「  」、「  」、「  」、「  」等，金文寫作「  」、「  」、「」、「」等，現在作丁、釘字。再如最簡單的「十」字，甲骨文作「」，金文作「」、「」、「」、「」等，現在寫作十字，如此透過文字演變的過程，從而歸納出一系列文字發生的理論，這樣的理論才是比較客觀且可靠的。

六、中國文字的用法

使用中國文字，不論記載任何事物或表達任何情感等，其所需要的單字都不多，但其結合後，能運用的詞彙，却是取之不盡，用之無窮，又能達到眞善美的境界。

關於中國文字的用法，所指的即是說文中的轉注和假借，也是六書中「四體二用」之「二用」部分，四體所造的任何一個字都是零零丁丁的，它和其他文字沒有必然的關係，但當我們使用時，便產生了很多語言關係，有的是空間的關係，譬如南北東西各地這族和另外一族，盡管語言不同，但他們所表達說明的是同一個物品或事情，如此就發生交互應用的關係，有的是時間上的關係，譬如五百年前利用某種文字符號記述某件事情，五百多年後的人則用不同的文字說明同一事物。如此南北的通塞，古今的是非，文字及用法都會隨著各種時地、環境的變化而改變，如何結合此兩種或多種不同之文化，使之恰到好處融合爲一種最好的語言文字來表達，這就是所謂字之用。

六書中的第五書是轉注。說文：「轉注者，建類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所謂轉注，是同一部首的字與字之間義的關係，有的是兩者互訓，有的則是同部互訓，甲骨文考作「  」、「  」、「  」，老作「」、「」等，老是會意字，考是形聲字。在說文中老考也，考老也，兩字互訓。又如說文：「語譀也，譀論也，論語也，是同部互訓。

六書之第六書是假借字，說文：「假借者，本無其字，依聲託事，令長是也。」所謂假借字，是本來沒有此一字，由於聲音相同或相近的關係，就利用其同音或音近而寄意借用或託附於它之意。簡言之，即字與字之間音的關係之通用，甲骨文令作「」、「」。長作「」、「」。又譬如：鳥中短尾的叫隹，篆作「」。長尾的名鳥，篆作「」兩者是不同的，古金文多借「」作「唯」字用，而不能借用鳥字。又如來往之來字，本來是麥之本字，被假借爲來去之來字。熊字古金文寫作「」被借作可能的能字，兩者本來可說沒有任何意義上的關聯，純粹只爲聲音上的關係，因而被用同音或音近之字而加以取代。

七、研究古文字的目的

古人說：「讀書必先從識字開始。」我們經過上述對文字的原形，演變及其用法的瞭解之後，再來研讀中國古籍，不但容易通讀，而且更深入的探討出所謂聖人背後所藏著書說的本意。因此研究古文字，不只是識字而已，也是解經並糾正古人對經典識解的錯誤而盡些心力。自清代乾嘉以來，很多大學者，飽學之士都走上這條路子，我們也不能例外。

譬如尚書大誥有這樣一條資料：「寧王遺我大寶龜，紹天明即命。」寧王是誰？古籍上沒有，也沒有人深究，於是就有人望文生義說：寧、安也，

安天下之王謂文王也，這似乎尚勉强可以交待，又有些注書家直解作安王，作安祥的皇帝，這種說法，限於吹牛不實而已，但是卻絕對是不通的。一直到晚清學者吳大澂，利用他對古金文研究豐富的經驗，才得到合理的解決，他說：「寧」爲「文」之形誤，古文寧作「  」，文作「  」，字形近似，古人不知，在西周時隸定就錯了，一直以訛傳訛下來。古籍中大凡「寧王」、「寧武」等字，都是文王、文武之誤。亦即周代開國之君文王、武王遺留下一塊靈龜，讓王預知吉凶善惡。」又如禮記內則有一條資料：「子生男子，設弧於門左；女子，設帨於門右。」「子」字是什麼意思？子字之原義爲小孩子，母親生男孩、女孩此解說是沒有問題的，但如是「子曰」、「孔子曰」、「孟子曰」或「子孔子曰」、「子墨子曰」，子字解作小孩子，都是說不通的。「帥」字是什麼意思？有人說帥是將帥，是英俊，都不對。說文巾部，「帥、佩巾也，从巾自聲。帨、帥或从兌聲。」就是說，帥的本義是佩巾，帥又可寫作帨，此兩字是可以互相通用的，又金文中帥字寫作「  」、「」，是門，兩戶重疊，寫作，帥應寫作「」，是設巾於門右，絕對不是从巾自會意字。由此一條僅有的記載，可知古人也是重男輕女的，生兒子時，即大事慶祝，而且還準備了許多訓練偉人的弓箭刀劍等玩具供他們學習，生女兒時只掛一塊紅布於門右，就如此告訴鄰里了事，是不合理的。

文字學、聲韻學都是屬於小學，是一種服務的行業，我們學習它，是用來幫助讀書用的，尤其讀古經典之書之人，如能善用此一工具，再配上一個靈活的腦袋瓜子，必能成爲一個最有本領的學者，解決別人所不能解決的難題，成就一番有意義的事業。

八、甲骨文漫談

以上我們討論了很多古文字創造、字形流變及用法問題，還未談到甲骨文，王先生對我說：希望我多少談些有關甲骨文的事，現在我就提出五項有關甲骨文的問題，也是常識來和大家分享：㈠培植甲骨文人才問題。㈡書寫甲骨文工具來源問題。㈢甲骨文定名問題。㈣甲骨文的發現問題。㈤甲骨文研究的成就問題，茲分條介紹如下：

㈠培植甲骨之人才問題，目前在台灣，要想找能接棒甲骨文學術的人很難，因爲處理古文字的課題，並非經三年五載即可培訓出如此的人才來，他不但要對古文字學、古音韻學訓詁學有所研究，而且要對於所有經典及諸子百家要熟悉，融會貫通，所以，這方面，不是有碩士、博士學位的人就能勝任的事，就算有人全心全力從事這一工作，亦未必能勝任，像董作賓先王那時的人，都是最聰明的人做甲骨文這件事，到了我們老師那一代，顯然已經不同，再到我們這一代，就更等而下之了，將來如何，眞是不敢想像。不過對我們而言，宏揚中華文化多多少少還有一些使命感。貴會成立宗旨也是如此。這些年來，我一直願意到處去講演，和大學生以外的有心人士分享對中國文字研習的歡樂，甚至跑到大陸、歐洲、美國等地去開會討論我們認爲比較正確的觀念，就是明證。

一個學科如不能放在科學方法及崇高精神上去從事研究，往往必須接受嚴厲的挑戰，所以今後我們談論古文字或甲骨文時，都必須以一種客觀的角度來著手，這和單方面猜字或吹牛是不同的。在談論的過程中，我也希望能找到一些同道來交換意見，能有機會和　貴會同道結識，也是我非常樂意的事。

㈡書寫甲骨文工具的來源問題，透過甲骨文及古銅器銘文等地下資料，我們大致可以掌握殷商時期比較複雜的層面，像社會文化背景、政治軍事發展及用龜方法等，但刻畫在龜甲、獸骨上的字，用什麼筆刻寫的？用何材料和如何打造的，龜甲、獸骨的來源如何？都是難解的問題，比如目前我們見到安陽出土的龜甲，根據考證的結果，和現在河南一帶的龜不一樣，反而和馬來西亞這一帶產的龜相接近，如果這種說法可靠的話，則有兩種可能，其一是殷商時代的龜，因不能適應中原水土，全部遷移到馬來去，這種可能性恐怕不大，另一種可能是安陽出土的龜甲是貢龜，由外地納貢進來的，再或者是前者的考證錯誤。究竟如何尚待再作進一步的研究。

㈢甲骨文的定名問題，甲骨文的定名，早期很不統一，最早稱之爲「龍骨」，當地人稱其爲「馬蹄兒」或「丁骨」，由於龜甲特徵比較顯著，所以稱爲龜或龜甲、龜甲文字，又稱龜甲獸骨文字等，又由於其上的文字都是用刀刻出來的，所以又稱之爲契、契文或殷契等，又由於看到的大都屬於占卜之辭，就把它們稱爲卜辭、貞卜文字、甲骨卜辭等，又因甲骨文出土於殷墟，於是又有人稱之爲殷墟書契、殷墟文字或殷墟卜辭等等，因爲文字有刻寫在龜甲上的，也有刻寫在獸骨上的，有占卜刻辭，也有記述軍事政治及農事等，所以稱爲甲骨文最爲完密而無任何瑕疵，即所謂凡刻寫在龜甲和獸骨的文字稱爲甲骨文，凡是研究討論甲骨文學問的，被稱之爲甲骨學是最合理的。

㈣甲骨文的發現時地及人物問題：甲骨文被發現的時地人，除了地在安陽地區沒有問題外，時間及人物都有爭議。時間大多數的學者都承認是一八九九年清光緒二十五年，但王襄所寫的簠齋殷契中卻說「世人知有殷契，自一八九八年始（即清光緒二十四年）。至於最初發現、鑒定並購藏的人，董作賓認爲是端方，又有些學者認爲是劉鶚，即使多數學者皆公認的王懿榮，也有很多值得懷疑的地方。據記載說：「西元一八九九年（光緒二十五年），北京一位祭酒（相當於現在國立大學校長），王懿榮，生病找太醫看，開的藥單中有一藥材叫龍骨，拿來一看，發現上面有很多文字，王先生本身是一位金石家，他懂得金文、說文，但上面不是金文，也不是說文，於是叫下人把藥店裡的龍骨全部買回來。於是就發現了甲骨文。」我曾檢視過以上的說法，覺得有三點值得懷疑的地方，其一是根據記載，王懿榮買藥的地方是北京宣武門外菜市口一家叫達仁堂的中藥店。早些年我不太相信，就去北京宣武門外去找，但沒有找到，後來又託朋友去調查，說宣武門外菜市口有二家藥店，其中一家老字號，在明代就有了叫萬鶴年堂。後來朋友又來信說，找到了達仁堂，但拆掉了，現在是一家鞋店，老闆叫岳達仁，是民國初年才開的。這有兩點對不上，第一是地點不在宣武門外，第二是時間，當年還沒有達仁堂這個藥店。其二是依照使用龍骨藥材的習慣，在抓配好藥後，先將它擊擊擊擊搗碎，所以即便是不論多麼好學的王懿榮，他所看到的都是一粒粒的龍骨粉，而非龍骨板，不可能看到甲骨文。其三是根據羅振玉當年的記載，安陽的農民把龍骨挖出賣給中藥店的，但有字的中藥店不要，所以農民們便先將字刮去再賣出去，如果這個說法是可靠的話，儘管當年中藥店在擊擊擊擊搗藥時，漏掉一兩版未被搗碎，但是沒有字，王先生雖是好學，還是看不到甲骨文。那麼王懿榮是發現甲骨文之第一人的說法，還是很值得懷疑的。

我在大學教書所教授的，最主要的不是知識，而是教他們有一個靈活的腦袋瓜子，要有懷疑的精神。我總相信，如果我們能有一個靈活的腦袋瓜子及對事懷疑的態度，不論做任何學問，都有希望成功的。

㈤甲骨文的發掘研究等經過及其總數問題：有同道問，甲骨文的發掘至今出土的總數共有多少片？共有單字多少？已識和未識又是多少？這個問題很大又廣闊，是很難回答的。不過爲了滿足大家的求知慾，又不能不作答。茲分別解說於下：1.總片數問題：大家要知道，所謂的總片數都是碎片，完整的甲骨却是很少的，據我所知，早期國內私家收藏約五萬四千餘片，外國收藏約一萬五千多片，中央研究院十五次科學發掘所得約三萬多片，其他發掘所得約三千六百多片，近四十年來大陸上多次科學發掘所得約五萬多片，總計約十五萬餘片。2.已出土所見單字問題，據說約有四千多個單字，可識的不過一千五百多個字，其中還有人名、地名可爭議的字，約近百字，可靠的不過一千餘字而已。

甲骨文及甲骨學的研究工作，雖是一門很狹窄的學科，但其中空間很大，所要研究的領域很多，發展空間很大，需要同道們繼續努力的地方也很多，願我們共同努力。

九、結論

㈠朱教授說：「以上所談的，非常廣泛也非常雜亂無章，但我所談的都是出自眞誠的介紹與期許，我第一次到　貴會來，對諸同道所知不多，大家所想要知道的是什麼，也不知道，我所講的是太深了？或是太粗淺了？都不是我能預知的，請諸位多包涵。」主持人說：「非常感激朱教授此次精闢的專題演講，不但內容廣泛豐碩，講來亦能深入淺出。甲骨文雖然是一門冷僻的學科，理論深奧難明，但由朱教授此次演講來看，其研究空間非常遼闊、資料非常豐碩而有情趣，聽來津津有味，使我們在如此短暫的不到三個小時的時間中，得到一生中都不一定能學到的知識。朱教授辛苦了，同道們充實了，願我們甲骨文學會能與學術界先進結合起來，共同爲開創甲骨文研究的領域努力。我謹代表本會全體同仁再次向朱教授致敬及謝意。

（原載《甲骨文論文集》第二輯，臺中甲骨文學會，一九九八年）

商周文字与文化二考

郭小武

商周时代，文字与文化息息相关。把文字与文化联系起来进行系统研究，可以相互印证，相互发明，进而获得较之以往更深更新的认识。本此，笔者从历年积累的研究心得中录出二题，祈专家同行有以教正。

一、“癸”本规圆之器考——兼释“  ”

天干第十位“癸”，甲骨文早期作  ，晚期或变为  ；西周金文同。春秋之后，再变作（郘公鼎），又为（石鼓文）。《说文》十四下：“，冬时水土平，可揆度也；象水从四方流入地中之形。癸承壬，象人足。凡癸之属皆从癸。，籀文从矢从矢。”按，其说以“揆”训“癸”，因声求义，得之；其余“象水”“象人足”云云，不足凭信。

“癸”字形义之说，至戴侗《六书故》而为之一变。其说云：“癸，鼎文作。《书》云‘一人冕执戣’，殆似三歧矛。”其后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罗振玉（《金文编》初版引）、林义光（《文源》）、郭沫若（《甲骨文字研究·释支干》）、李孝定（《甲骨文字集释》）等均从其说。实际上，此一系说法，仅就字形而言已与锋矛之象相距甚远，并不成立。吴其昌云：“戣之为物，不能谓为不近似癸，然贸然即谓为戣之本字，则断非也。”但又谓“癸字本义乃矢也，乃双矢交揆之形也。”（《金文名象疏证·兵器篇》）其论可谓有破而无立。此外，饶炯以为“癸”即“葵”之古文（叶玉森《殷虚书契前编集释》引），高鸿缙以为“癸”即“桂”字初文（《中国字例》），也都属泛泛推测，未经系统考察，没有坚强证据。所以，徐中舒先生主编《甲骨文字典》“癸”下引诸说而一一否定，特别指出，此字“所象形不明”。

大家知道，古文字字释，一需经得起形音义多方验证，二需符合当时社会物质文化的大背景。准此，我们认为“癸”字较原始的写法是，像测圆工具；音如“规”，或即“规”的初文，同源字有“揆”“葵”等；用为天干第十位，取义于周环。

《金文编》附录上346号字鼎文、觚文，李孝定释“轮”（《金文诂林附录》2301号），盖是。《金文编》附录上340号字小集母乙觯文，方濬益释“辐”，李孝定以为“待商”。今谓此即“癸”字本形，为揆轮之器。古文字实圆、虚圆、短画往往相承不别，如天作，且作，矢作，屯作，午作，正作，故知即甲骨文字。，其繁形作，其简形作，亦如“轮”字，或从六辐形，或从八辐形，或从四辐形（金文“车”字，其轮辐数二、四、六均有）。《墨子·经上》：“圜，一中同长也。”《经说上》：“圜，规写交也。”说的都是同圆同心同径的原理。今试以与叠合，即以“癸”揆“轮”，恰合其理。

二、“害”本车辖车鍵考

害，甲骨文作（字所从，佚995），金文作（毛公鼎）、（师害簋），小篆作。《说文》卷七下：“害，伤也。从宀，口，言从家起也；丰声。”乃据讹形为说，不足凭信。

学者们说到金文字形本义的主要有如下几家。

林义光：“从宀，丩声。”（《文源》）“丩”，《说文》以为“块”本字。

河井仙郎：“从一，从古，从¥省，会意。”（高田忠周说引，见下）“¥”，《说文》以为“南”字所从得声者。

高田忠周改河井氏之说为从宀、从缶省、从¥，云：“此所从缶为宝假借，缶宝通用金文恒见。人入宀中，犯¥宝货，此伤害之尤甚者也，会意之旨显矣。”（《古籀篇》）

高鸿缙：“按害为槐之初字。原作，从𠙵，象屋宇上椳槐之形，非文字；古声。名词。后以同音假以代祸，秦人乃造槐字。”（《中国字例》五篇159页）

加藤常贤：“𠙵为由（由）之反形，以竹或葛做成之笼也。古字为胄之象形，或为冠之意，亦为头之意。是则此字乃以由覆盖，胄、或冠、或头之意也，即覆盖为其本义也。”（《汉字之起源》154页）

于省吾：“害字本从‘余声’。”①

谨按，上引种种可谓异议纷呈，不得要领，除谓口形、古声、盖义略得仿佛外，其余大抵是仅凭臆猜进行字形分解（详后文）。正由于此，当看到《史墙盘》“害屖”时，大家的解释就走得更远了。周法高云：

《史墙盘》“屖”，唐兰读为“蔑婁”，盖以第一字为害，故与从艸曷声（谒又从曷声）之蔼相通。徐中舒读为甫。李学勤读为胡。戴家祥读为簠或胡，并读“屖”为“倭迟”；似非。因簠或胡为鱼部字，而倭则为歌部字也。裘锡圭举出斁字左旁有时也写作（如师酉鼎、季宫父簠），似以为乃害字。然斁从夫声，故可假作胡或簠、甫，如单作害字，与鱼部之字古韵悬殊，恐未必能相通。字与毛公鼎害（）字较接近，未必即为害字。然则字可能即为簠之象形字。（《金文诂林补》1985号字）

诸家所言本自不详，而周氏之言则属治丝益棼了。再进一步，由《史墙盘》的“屖”联系到《王孙诰编钟》的“迟”，由联系到作为人名的（斁钟）、作为地名的（录簠）、作为器名的（季宫父簠）、（鲁士簠）、（旅虎簠）等，古今学者的释读就更见纷纭，有“割”“揩”“徐”“舒”“甫”“簠”“吕”“胡”等等②。以实论之，只有隶定从“害”，训读“簠”（器名）、“胡”（斁迟、人名、地名）为得之，但诸家亦尚未深究其所以而然。

释字贵在求形义，挈纲领。诸家说等，一种失在不知其为“害”，一种失在不知“害”何以作等，而信从《说文》“伤也”之误训。今谓“害”字本当如甲骨文“”字所从之③，象车鍵（）入辖口（）之形，即“辖”本字。据考古发掘实物资料，车鍵鍵首形状虽不一致，但以作正立锥形（爵柱形、矢首形）较习见。上有涡纹，俯视作同心圆，侧视作，连鍵尾作，如字上部之形。笔者早年参观秦代铜车马，最留意于车辖，辖形全如上说。1967年洛阳庞家沟451号墓出土“人形铜车辖”④，人首束发兼示涡纹，亦其佐证。至于承辖辖口于“害”字作曰等，并不难理解。“口”在古文字中除示人口外，还可表示门口（如各启等字所从）、器口（如合龠等字所从）等等，不一而足。再证以“辖”之本字“”，则“害”从“口”而为“辖”，就尤可确信了。《说文》

卷十四上：“，车轴耑也，从车象形。杜林说。辖，或从彗。”段注于“象形”下云：“谓以口象毂耑之孔。”按，此孔即以受辖。

《说文》：“辖，车声也；从车，害声。一曰辖，鍵也。”段注：“鍵下曰铉也，一曰车辖，此鍵辖二篆为转注也。下曰车轴耑鍵也，然则辖二篆异字而同义同音。”“”下段注：“以铁竖贯轴头而制毂，如鍵闭然。……杜子春云，轸谓两辖也，或读轸为簪笋之笋。按，铁贯轴如笋贯弁然。”此说甚是，殷墟妇好墓出土有许多骨笋玉笋，其LV式骨笋极似辖⑤。辖以制轮，字本作“害”，故引出要害之义，亦犹“鍵”引出关鍵之义。《淮南子·人间训》：“夫车之所以能千里者，以其要在三寸之辖。”“要在三寸之辖”，非“要害”而何？后世“害”字为伤害诸义所专有，乃别制“辖”字；“辖”或作“锗”，与“鍵”从“金”同。

上面说了“害”字象形·会意的本形本义，但何以它在金文里中加圈点、下部繁化呢？欲知此，先须理解汉字与汉语矛盾的特点。从造字用字特点上看，汉字除形声外，象形、指事、会意表的是形义，于音不显；假借表的是形音，于义不显。然而从汉字记录汉语的原则上看，又要求汉字的形与汉语的音义尽量密合一致，即表形义的兼顾其音，表形音的兼顾其义。这是形声字大量产生而终占主流的原因，也是附声、附形、亦声、亦形诸种变通造字方法存在的根由。象形字而附以表音成分的，如（羌附羊音）、（姜附羊音）、（秣附来音）、（麋附眉音）、（天附丁音）等，于省吾先生生前在《释具有部分表音的独体象形字》一文中已讲得很清楚⑥。“害”字加点加圈而作，即以附出声。为“古”字，金文习见，不待絮说。古文字实点、虚点往往无别，上题业已证明，故知亦“古”字。“古”，上古音为见纽鱼部，从其得声之字如“胡”，匣纽鱼部；“害”，上古音为匣纽月部，从其得声之字如“割”，见纽月部。鱼、月二部音近，例得相谐。王力说：“通转也有比较常见的，例如鱼铎阳和歌月元的通转。”⑦知此，则“害”字附以“古”声就不足为奇了。

《诗·周南·葛覃》“害浣害否”，传云：“害，何也。”《诗·邶风·日月》“胡能有定”，传云：“胡，何也。”是证“害”“胡”可得通训。《书·盘庚上》“汝曷弗告朕”，传：“曷，何也。”《书·泰誓》“予曷敢有越厥志”，敦煌本“曷”作“害”。《毛公鼎》“邦将害吉”，犹言“胡吉”“何吉”“曷吉”，可以确信无疑。《厝叔多父盘》“受害福”，《仪礼·士冠礼》“永受胡福”，郑注：“胡，犹遐也，远也。”再证金文“害”通“胡”“害”可附以“古”声。

簠，青铜制品始见于西周晚叶，实物为长方、侈口、有足、有盖、盖器大氐相仿的盛食器。金文用以名簠者字形甚多，或从“古”声“故”声作（鲁伯簠）、（商丘叔簠），或从“夫”声作（陈逆簠），或从“斁”声作（季宫父簠），或从“害”声及直出“害”字作（鲁士簠）、（奢虎簠）等。《说文》“簠”下或体作“匡”，亦从“夫”声。《周礼·地官·舍人》：“凡祭祀，共簠簋。”郑注：“方曰簠，圆曰簋。”《左传·哀公十一年》引孔子语：“胡簋之事，则尝学之矣。”“胡簋”即“簠簋”，显而易见。《礼记·明堂位》：“有虞氏之两敦，夏后氏之四连，殷之六瑚，周之八簋。”“瑚”亦即“胡”“簠”。以上各字，从“古”（故、胡）从“害”为一系，声在牙喉之间；从“夫”从“甫”为一系，声在唇；合之为“斁”。牙喉与唇声之通，在古代有此字可以征信。而究其缘由，大约来自各方言语音上的差异。现代湘、粤、客家诸方言中，凡普通话〔x〕与

殷契六书研究(一)

林小安

“六书”是中国文字学理论的核心。中国的文字学研究基本上都是从“六书”理论出发，围绕着对“六书”理论本身的研究和运用“六书”理论对文字学的各个方面深入探讨进行的。

“六书”最早见于《周礼·保氏》：“掌谏王恶而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六书”的具体名目是什么，不见周人的记载。文献中最早提到“六书”的具体名目的是《汉书·艺文志》转录的刘歆《七略》，其曰：“古者八岁入小学，故周官保氏掌养国子，教之六书，谓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造字之本也。”刘歆在这里明确指出，“六书”乃“造字之本也”，也就是说“六书”是造字的基本方法，基本理论。

很显然，在远古的洪荒时代，先民的造字绝不会是先有造字的理论后有造字的实践的，必然是先有造字的实践后有造字的理论的。而且，在造字的萌芽阶段也不可能产生造字的理论，只有在经过漫长的摸索、长期的实践之后，在文字发展到一定的高级阶段，已造出相当多的文字可供分析和比较之后，人们对造字的规律才能有较深刻的认识，才可能归纳总结出成熟的造字理论。

目前所知，中国最早的成体系的文字是安阳殷墟出土的契刻在甲骨之上的殷代文字。殷墟甲骨文已有四千五百个单字，由于它是占卜记事刻辞，它的内容限定了它所契刻的文字尚未包括殷代文字的全部。据《尚书·多士》载“惟殷先人有册有典”，而今所见最早的简册是战国初期的，殷周简册虽在殷墟甲骨刻辞、周代金文中有所反映，但实物仍暂付阙如。如果把殷代已经造出而并未出现在卜辞中的文字估算在内，殷代已造之字恐应超过五千个单字，或者更多。有这么多单字的文字体系应该是很成熟的文字了，已经足够用来记事、交流思想和传递信息了。现今所见的周代文字没有现今所见的殷代文字多，这是因为现今所见的周代文字大都出现在遗存的周代青铜器铭文中，极少数出现在周原等地出土的甲骨刻辞中，而青铜器铭文大多是记赏赐的，内容既有限、单字自然相应就少得多。1985年版的《金文编》，可识之字收录了2420个字，不可识之字收录了1351个字，两者总共3771字。从周代甲骨文、青铜器铭文中可以看出，周代文字是全面继承和发展了殷代文字的。传世文献中记述周代史事的也比记述殷代史事的多得多，说明周代文字只会比殷代文字更加成熟、更加完备，而不会相反。周代已造之字当比殷代已造之字多得多。

证明他仍然有不少解说是说得很对，很精辟的。许慎的说解失误之处，正在于他看不到更早的原始文字。有些错误的解说，恰恰就是因为他据以分析的文字是经过省变、衍化了的文字，这样的错误对于没有掌握更多、更早的文字资料的文字学家来说，是不可避免的。许慎对中国文字造字缘起正确和精辟的解说，正反映了他对“六书”说全面深刻的认识。正是由于有了《说文解字》一书，使后世的文字学家得以上溯殷、周、秦、汉文字之源，下寻魏、晋、唐、宋文字之流。

贯穿《说文解字》全书的理论核心，就是“六书”说。本世纪以来，出土的大批殷周甲骨文、青铜器铭文、战国、秦、汉简牍帛书中的文字不少是许慎不曾见过的古文，这些文字正是我们今天验证“六书”说，重新认识“六书”的绝好资料。殷墟甲骨文是中国目前所能见到的最早的成体系的文字，本文即用“六书”说的理论来考察殷墟甲骨文的造字方法，用以检验“六书”说的完备与否，同时检验历代对“六书”说的解说准确与否。

用“六书”的理论来研究中国文字，需要对历代对“六书”名目的定名、含义的解说，稍作梳理。

李孝定所编《各家六书名称次第异同表》把历代各家对“六书”的定名做了排比，兹抄录如下以资比较：

人名	书名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班固	汉书艺文志	象形	象事	象意	象声	转注	假借
郑众	周礼解诂	象形	会意	转注	处事	假借	谐声
许慎	说文解字序	指事	象形	形声	会意	转注	假借
顾野王	玉篇	象形	指事	形声	转注	会意	假借
陈彭年	广韵	象形	会意	谐声	指事	假借	转注
郑樵	通志六书略	象形	指事	会意	谐声	转注	假借
张有	复古篇	象形	指事	会意	谐声	假借	转注
赵古则	六书本义	象形	指事	会意	谐声	假借	转注
吴元满	六书正义	象形	指事	会意	谐声	假借	转注
戴侗	六书故	指事	象形	会意	转注	谐声	假借
杨桓	六书溯源	象形	会意	指事	转注	谐声	假借
王应电	同文备考	象形	会意	指事	谐声	转注	假借

由上表可以看出，“六书”的名目中，“象形”、“假借”、“转注”三名是各家一致的。“指事”一名，班固作“象事”，郑众作“处事”，许慎以后皆作“指事”，表明许慎的定名已很准确，不必再有异议。“会意”一名，仅班固作“象意”，郑众之后皆作“会意”，表明郑众的定名已很达意，也不必再有异议。许慎所定“形声”一名，不同意见稍多，班固作“象声”，郑众、陈彭年、郑樵、张有、赵古则、吴元满、戴侗、杨桓、王应电皆作“谐声”，唯顾野王从许说。所谓“形声”字是指字形结构中，既含表意成份，〔u〕相拼者均读为〔f〕声，与“胡”→“簠”关系恰合，略可窥见古今语音的传承及南北方言的大势。

由“匡”“簠”或作“胡”“瑚”，或从“古”“故”得声，或从“害”“猷”得声，知“猷”确可通训为“胡”。金文《猷钟》为周王所作之器，自称其名而云“猷其万年”。“猷”即厉王“胡”，已故唐兰先生已有详考⑧。《录簋》《遇甗》《猷侯之孙鼎》等有地名、国名“猷”，地处成周与淮夷之间而近淮，李学勤先生谓即“文献中归姓的胡国，在今安徽阜阳”⑨，最为得之。《王孙遗者钟》有“余弘恭猷迟”，《史墙盘》作“害屏”，裘锡圭先生云：“或疑当读为胡夷，胡和夷都是古代常用的称美之词。”⑩其说甚是。以上人名“猷”，郭沫若、吴其昌误以为昭王瑕之“瑕”，地名、国名“猷”及“猷屏”“害屏”，各家多误释为“舒”（徐同柏、潘祖荫、吴人澂、郭沫若、吴闿生、吴其昌、杨树达、于省吾、赵世纲、刘笑春、周法高等）。《猷钟》形制、字体、文法绝早不到昭王时，故释读为“瑕”非也。释为“舒”字诸家虽颇自信，然误“害”为“舍”，或深求及“余”声，其误显而易见。以形论，金文“余”字作㚔（克鼎）、㚔（秦公簋），“舍”字作㚔（散盘）、㚔（居簋），有凹折弧画，“害”“猷”诸字全无如此者。以音论，“余”“舍”隶上古舌音定纽，与“害”“猷”悬隔，无强通之理。

最后说到“害”中从“五”的㚔、“害”下繁化的㚔。“五”为上古牙音疑纽鱼部字，与“古”“胡”“害”音近；其义蕴含交互相合，与车辖入辖、盖器交合相符。已故于省吾先生言“五”字初文作×，“×字象交午之形，虽属第二系，而实处于由一至九承上起下之中枢地位。”⑪可见“害”字增加“五”符，能够起到注音、注义的双重作用。至于“害”字下部加繁，很可能是受簠形盖器相仿的影响而反映到了字形上。

总而言之，“害”字的确认，“害”字本为车辖的提示，以及“害”字附以“古”“五”“夫”声而通“胡”通“簠”的论证，是本篇的主旨所在。为了廓清纷纶，解决问题，本篇还对一些不正确或不准确的说法作了必要辩驳。⑫

注　释

①于省吾：《墙盘铭文十二解》，《古文字研究》第五辑11页，中华书局，1981年。

②周法高主编：《金文诂林》1368号字，香港中文大学出版，1974年；《金文诂林补》1368号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七十七，1982年。

③于省吾：《甲骨文字释林》，405页，中华书局，1979年。

④出土文物展览工作组编：《文化大革命期间出土文物》，第1辑，88页，文物出版社，1972年。

⑤《殷墟妇好墓》，图106，图版182，文物出版社，1972。

⑥同③435页。

⑦王力：《同源字典》，17页，商务印书馆，1982年。

⑧唐兰：《周王猷钟考》，《北平故宫博物院年刊》，第一期，1936年。

⑨李学勤：《从新出青铜器看长江下游文化的发展》，《文物》，第8期，1980年。

⑩裘锡圭《史墙盘铭解释》，《文物》，第3期，1978年。

⑪同③100页。

⑫恩师厚宣先生生前曾对此文的写作多所教诲，今修改一过发表，谨志哀思。

（原载《胡厚宣先生紀念文集》，科學出版社，1998年）

在这样的基础上，归纳总结出造字的方法、造字的理论，是完全可能的。《周礼》虽是后人所作，但必有周代史实寓焉。周人已归纳总结出造字的“六书”理论，应是可信的。《左传》宣公十二年（公元前597年）记述楚庄王曰“夫文，止戈为武，定功戢武”，表明楚庄王也是接受过“六书”教育的。可见进行“六书”的启蒙教育不独姬周贵胄子弟然，异姓诸侯子弟亦然。让八岁学童学习“六书”理论，显然不是为了让八岁学童去造新字，而是为了让他们懂得造字的方法、造字的原理，明瞭文字结构的规律，更加便于理解、记忆和运用，更快地掌握和驾驭有数千个单字的文字体系。

文字学的基本内容就是对字形构成的解说，对字形、字音、字义之间相互关系的论说。“六书”说高度准确、高度概括地表述了文字学的基本内容，因而“六书”说的提出标志着中国文字学的诞生。中国文字学的理论体系的全面建立则是以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为代表、为标志的。在许慎之前，仅《周礼》笼统地提到“六书”，至刘歆才有关于“六书”的具体名目，在郑众的《周礼解诂》中，仅有与刘歆不同的“六书”的具体名目，除此之外，未见有对文字学理论更多的论说。郑众是刘歆的再传弟子，他所定的“六书”名目是“象形、会意、转注、处事、假借、谐声”。许慎是刘歆的三传弟子，他定的“六书”名目又有所不同，许氏“六书”的名目是“指事、象形、形声、会意、转注、假借”。究其实，这三种不同的“六书”的定名其内涵都是一样的，定名的不同，只是为了寻求更加准确、更加明晰地表达其内涵罢了。在许慎之前，中国的文字学可以说还是处在萌芽阶段，还没有专门的论述文字学的著作和文章。许慎的《说文解字》则是中国第一部全面系统论说文字学的专著。许慎在《说文解字叙》里首次对“六书”的名目进行了解说和界定。一千八百年来，中国的文字学家绝大多数都以许慎的解说为圭臬、以许慎的界定为规矩。古文字学大师唐兰、陈梦家、裘锡圭曾分别提出以“三书”说取代“六书”说。他们所提出的“三书”实质仍然是“六书”，只是类目有所归併，名目有所不同。虽然裘锡圭所提出的“表意文字”、“意音文字”的目名，较之“象形”、“形声”更为准确（因为中国文字在隶化以后它的象形意味已很不浓厚了，再称象形已不很贴近了，把符号化的象形文字和抽象的表意文字合称为“表意文字”，把“形声文字”称为“意音文字”，更为贴切），但是从类目的划分来说，我们认为仍以“六书”的类目更为恰当、更为条理清晰，在区分造字方法时，仍以“六书”说为优，因而我们主张仍然沿用“六书”的理论来进行文字学的研究。

许慎对中国文字学的巨大贡献，不仅仅在于是他首次对“六书”各项名目做了精确的解说，还在于他蒐集了当时所能见到的全部古今文字，并对这些文字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在此基础上，他撰著了中国文字学史上划时代的钜著《说文解字》一书。在书中，他运用“六书”的理论，对所收集到的九千多个单字进行了“分别部居”，对每一个字的造字缘起、每一个字的形、音、义相互之间的关系，都做了详尽的考察和精辟的论说。尽管许慎不能像我们今天这样，看到那样多的殷周甲骨文、青铜器铭文，那样多的战国、秦、汉简牍帛书中的古文，但是用上述这些文字来检验许慎对造字缘起的解说，

"六书"中历来在解释上分歧最大的是"转注"。裘锡圭把历代对"转注"的解说分为九种，诸如：①以转变字形方向的造字方法为转注。②以与形旁可以互训的形声字为转注字。③以部首与部中之字的关系为转注。④以在多义字上加注意符滋生出形声结构的分化字为转注。⑤以在已有的文字上加注意符或音符造成繁体成分化字为转注。⑥以文字转音表示他义为转注。⑦以词义引申为转注。⑧以训诂为转注。⑨以反映语言孳乳的造字为转注。"转注"一义引得后世歧说纷纭，至今莫衷一是，盖由许慎所举之例而引发。许慎谓"转注"为"建类一首，同意相授，考老是也"。正如唐兰所指出，许慎所谓"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的"令"与"长"，是引申义，不是假借（见唐著《中国文字学》）。我们认为举"考老是也"为例来说明"转注"也是不妥当的。我们认为在关于"转注"义的诸说中，唯朱骏声所说至为确当。朱氏认为凡是一字数训的，在字义上有连属关系的为"转注"，在字义上无连属关系的为"假借"。（详见朱著《说文通训定声》）中国文字除了少数语气词、名词外，绝大多数都是一字多义的。一字多义也确如朱骏声所说分为字义上有的有关联，有的无关联。一字多义，字义间有关联的就是引申义。用引申义造字在世界上的各种文字中，无所不在。这是造字必用的最基本的方法之一，是最大限度地利用已造之字的造字。用引申义造字没有增加新的字形，却增添了新的字义。已往有不少文字学家把"转注"、"假借"看作是用字的方法，而不是造字的方法。其实，中国的文字有一字多义和一义多字两种普遍现象。一字多义，是指字形相同而字义不同。一义多字，是指字义相同而字形不同。我们认为，字义相同如裤与袴、瓶与缾、鉴与鑑等，字形虽不同，但是所表达的概念是相同的。文字的主要功用在于表达概念，概念相同就应该属于同一文字。通常情况下，人们是把裤与袴、瓶与缾、鉴与鑑等看作是同一字的异体字的，在规范文字时是要保留其一而摒弃其余的，原因就在于它们所表达的概念是相同的。但是一字多义则不然，一字多义已经表达了多种不同的概念，尽管它们的字形相同、字音相同，但是其内涵却不同，表达的概念不同当然就应算是不同的字，文字规范时是绝不可以舍去其多义功能的。不但不能舍弃一字多义的功能，此种造字的方法随着文字的发展还会进一步扩大使用。刘歆把"转注"和"假借"都称作是"造字之本也"，实在是"良有以也"。

朱骏声说"转注者，体不改造，引意相授，令长是也"（见《六书爻列》），把"转注"作为用引申义造字说得清清楚楚。令字甲骨文书作"㑒"，象君上给臣下下达命令（跪受命状），后引申为"政令"、"军令"、"尚书令"、"中书令"等。长字甲骨文书作"𠤎"，象长发长者，"鬚"、"髮"等字皆从"长"，"长幼"、"长短"、"令长"即"同意相授"。许慎言"六书"举"令长是也"为例，说明许慎心目中是有用引申义为造字之法的认识的。我们深疑此处可能是传抄致误，亦即"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授，令长是也"当是许慎的本意。"命令"、"政令"、"军令"、"尚书令"、"中书令"，均可视作"建类一首，同意相授"。"转注"一词的名称本身也清楚地表述了其含义是引申之义。"转"者，转移也，其含义从一个方面转入另一个方面，注者，注入也，在原含义中注入新义。"转注"者，字义的转移、注入也。这正好是引申义的同义语。几乎可以这样说，世上还没有哪一种文字能离开用引申义来造字的。"六书"说已是一种很成熟的造字理论了，不应该缺漏用引申义来造字这样一种既重要又已普遍使用了的基本的造字的方法。在殷墟甲骨文中已经使用了用引申义来造字的方法。例如：开启的"启"字，甲骨文书作"𠂤"，象用手开启门户，但在卜辞中"启"字是用的引申义。古代在没有玻璃门窗的居室内，门窗紧闭时是一片漆黑的，门窗一旦开启则可见日月光明。在野外，阴云密布时也是一片漆黑，黑云一旦开启亦可见日月光明。作为引申喻义，开启的"启"字，转用在气象方面就注入了新的含义，即用作阴晴之"晴"。从本义原来表示的方面转用在另外的方面，并注入了新的含义，这就是转注，就是词义的引申。这也就是朱骏声所说的"引意相授"。又如："元"字的本义是指人的头部，所谓"勇士不忘丧其元"，但在卜辞中"元示"、"元臣"、元簋"、"元卜"等，皆用的是其引申义。殷墟甲骨文中已经采用了"转注"这样的造字方法是毫无疑义的。殷代尚且如此，周秦两汉使用字的引申义、用"转注"的方法来造字就更为普遍了。

引申义的普遍而大量的使用，必然使文字学家们有所认识、有所归纳、有所总结。"六书"说包含了用引申义造字的方法，应该是合情合理的。在历代文字学家中，只有清代的江永（见《与戴震书》）、朱骏声指出了"转注"是用引申义来造字的方法，近现代的文字学家却无人从同。著名的《甲骨文字集释》的主编、甲骨学家李孝定在所排列的甲骨文六书表中，于"转注"一项下注曰："甲骨文中未发现任何两字可以解释为转注字的例子。"很显然，上面举的卜辞中的"启"字、"元"字，所用的字义就既不是本义，也不是假借义，而只能是引申义。否认"转注"是指引申义的人，是无法解释在"六书"中，何以没有包括用引申义造字这一普遍而大量使用的造字之法的。关于"转注"之义，文字学界争讼了一千多年，实在无此必要。许慎所说"建类一首，同意相授"本已清楚，拘泥于"考老是也"便迷惘了一千多年，今后当不必再为此所惑。

作为造字的基本方法、基本理论的"六书"，只有对其目名和概念都十分明确，用之所进行的研究才能得出可靠的结论。"六书"的部分目名和概念，历代有所争议，故略辨析如上。

殷墟甲骨文是目前所见最早的成体系的文字，"六书"说是关于造字的基本理论，要探讨原始的造字方法，自然离不开用"六书"理论来研究殷墟甲骨文。现代的古文字学家大都认为在殷墟甲骨文中，"六书"表述的造字方法都已具备。但是，深入具体系统地讨论殷墟甲骨文所反映的运用"六书"的状况的文章还很少。目前来说，讨论这一课题还有相当大的难度。现在已经发现的殷墟甲骨文大约有四千五百个单字，经过将近一百年的研究，已经释读的仅有一千来字。已经释读的字中，学者之间还有不同认识。字义不明的字，其造字方法的归属就难以确定。在不识之字居多的情况下，在这方面的探索尤其需要谨慎从事，避免主观臆断、穿凿附会。在古文字研究中，要想得出正确的结论，必须具有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采用合乎实际的科学方法。

要了解先民的造字方法，必须尽量掌握该字的初文。所谓初文，就是未经省变和衍化的原始文字。现在有许多甲骨文字难以释读，原因之一就是有许多甲骨文仍然不是"原始初文"，而是已经省变或衍化了的文字。省变或衍化了的文字已失去造字时表现喻义的笔画，因而无从分析和判断其字义。例如"易"字在甲骨文中大都写作"𣪊"，所幸遗存有初文写作"𣪘"，象由一个酒尊向另一个酒尊倾倒酒液状，是赐酒的"赐"的会意字。由此初文始知"易"的本义是"赐"，甲骨文"𣪊"是原始"赐"字"𣪘"的省形，仅保留了一个酒尊的半个器壁（包括一个器耳）和酒液。如果不看到原始初文，是怎么也不可能想象出𣪊是由一个酒尊向另一个酒尊倾倒酒液的会意文字的省形的，也就不可能知道"易"字的本义是"赐"。因此，探求原始初文是考释文字本义的必要条件。

找到了初文，如何辨识字之本义，历史上不少文字学家做过多方面的探索和大量的尝试，实际上不少的尝试是极富成果的，但是始终未能从理论上获得明确的认识。先师徐中舒教授在一九七九年讲授古文字学时，明确指出"字之本义应从偏旁所属的字中求出"。这一理论的提出乃在于对文字的发展有深入透彻的研究所得。大量的实例证明，这一理论是探求文字本义的基本方法、基本途径。请看：

莫是暮的初文，暮是莫的本义，会意（为了印刷的方便，本文尽量采用楷书代替甲骨文，个别需要的地方则采用甲骨文）。

其是箕的初文，箕是其的本义，象形。

自是鼻的初文，鼻是自的本义，象形。

面是臙的初文，臙是面的本义，象形。

婁是摟的初文，摟是婁的本义，会意。字作双手搂抱状

要是腰的初文，腰是要的本义，指事。

叟是搜的初文，搜是叟的本义，会意。

冓是稱的初文，稱是冓的本义，训：举也，会意。

𨸏是遘的初文，遘是𨸏的本义，训：遇也，会意。

隻是獲的初文，獲是隻的本义，会意。

罹是羅的初文，羅是罹的本义，羅字从网从隹、从糸，从糸是意符的重复增繁，训：羅网之羅，会意。

彊是疆的初文，疆是彊的本义，指事。

各是徝（又作格）的初文，徝是各的本义，训：至也，会意。表脚趾向居室走来。

正是征的初文，征是正的本义，会意。

韋是圍的初文，圍是韋的本义，会意。

叕是裰的初文，裰是叕的本义，会意。甲骨文𠬜与𠬞同，知𠬜即臼。训为裰聚之裰。

且是俎的初文，俎是且的本义，象形。

士是牡的初文，牡是士的本义，象形。

匕是牝的初文，牝是匕的本义，象形。

戉是钺的初文，钺是戉的本义，象形。
𠂇是左的初文，左是𠂇的本义，会意
𠂆是右的初文，右是𠂆的本义，会意。
望是望的初文，望是㬎的本义，会意。
壬是挺的初文，挺是壬的本义，会意。训：挺立之挺。
𠂤是遣的初文，遣是𠂤的本义，会意。
何是荷的初文，荷是何的本义，会意。字作人肩戈状。荷训负荷之荷。
般是盘的初文，盘是般的本义，会意。
𢆶是缚的初文，缚是𢆶的本义，象形。𢆶字甲骨文书作𢆶，象纺纱的线圈，故圜字从𢆶。缚字从糸，是意符之重复增繁。
𨐈是轉的初文，轉是𨐈的本义，会意。字象以手旋线圈使之旋转状。轉字从車，是意符重复增繁。
雇是顧的初文，顧是雇的本义，形声。字从隹户声，训：回顾之顾。
良是廊的初文，廊是良的本义，象形。字作𠆢，象居室两侧之廊廡。
異是戴的初文，戴是異的本义，会意。字作𢍏，象双手高举为首加冠状。戴字从異戈声。
翼是翼的初文，翼是翼的本义，象形。字象羽翼形。翼字从羽異声，羽亦声。
尞是燎的初文，燎是尞的本义，会意。
𢆶是斷的初文，斷是𢆶的本义，会意。古以𢆶为绝字，非是。绝是𢆶的义训。𢆶字从𢆶从刀，会意。斷字增斤符，是意符的重复增繁。
劦是協的初文，協是劦的本义，会意。
北是背的初文，背是北的本义，会意。训：相背、背离之背。背从北从月，增肉符示人体之背。
非是排的初文，排是非的本义，会意。字作𢆶，象用手分离排解有纠纷之人，故排字从手从非，从手是意符增繁。排字训排解、排开。
比是偕的初文，偕是比的本义，会意。卜辞“某比某”即“某偕某”，训：偕同之偕。
若是諾的初文，諾是若的本义，会意。字作𠮛，象人跪地双手上扬，叩头称諾状。训：应諾、答諾、称諾之諾。
告是造的初文，造是告的本义，会意。字象牛回到圈牢状，训：造访之造。
𦥑是陷的初文，陷是𦥑的本义，会意。
利是犁的初文，犁是利的本义，会意。甲骨文𥝱字，从禾、从刀，旁有数点。数点示刀起土之土块。古人刀耕火种，故字从刀从禾。从牛乃后世意符增繁重复。
爽是奭的初文，奭是爽的本义，会意。

叕是溺的初文，溺是叕的本义，会意。
無是舞的初文，舞是無的本义，会意。
午是杵的初文，杵是午的本义，象形。
申是電的初文，電是申的本义，象形。甲骨文申字作𤇾，象雷電之闪光。電字从雨从申。
云是雲的初文，雲是云的本义，象形。
𩵦（蘇）是穌（秋）的初文，穌是蘇的本义，象形。蘇字甲骨文象尾有萤火之甲虫，尾有萤火者萤火虫也。秋收季节是萤火虫活跃的季节，故以𩵦代秋，后增禾旁示与作物有关。秋字则为穌字省龜而得。古地名龟兹之龟，读如秋，盖古音如是也。
求是裘的初文，裘是求的本义，象形。
冎是骨的初文，骨是冎的本义，象形。
來是麥的初文，麥是來的本义，象形。
𠂤是走的初文，走是𠂤的本义，会意。象手臂前后上下摆动大步奔走状。
它是蛇的初文，蛇是它的本义，象形。
也是匜的初文，匜是也的本义，象形。字象带流的匜。
𡆥（舜）是憐的初文，憐是舜的本义，会意。字象大汗淋漓仓皇奔命的人，示可憐之意。从舛，示疲于奔命，故义喻可怜人。
永是泳的初文，泳是永的本义，会意。
𠂤是播的初文，播是𠂤的本义，会意。字象手中播撒籽粒状。播字从手、从田即重复意符，示𠂤字与手与田有关。
采是採的初文，採是采的本义，会意。
丞是拯的初文，拯是丞的本义，会意。
孚是俘的初文，俘是孚的本义，会意。
晶是曐（后省作星）的初文，星是晶的本义，象形。星是后起形声字。
世是葉的初文，葉是世的本义，象形。甲骨文葉字作𠔃，世字是葉字的省形，世字本义即葉。
𡍮是災的初文，災（又作𢦏）是𡍮的本义，会意。象大水冲没一切。
勹是匍（匍匐是双声叠韵）的初文，匍是勹的本义，会意。字象人匍匐状。
寸是肘的初文，肘是寸的本义，指事。
亦是腋的初文，腋是亦的本义，指事。
从是從的初文，從是从的本义，会意。
𤔔是樂的初文，樂是𤔔的本义，会意。
八是分的初文，分是八的本义，会意。
奚是傒的初文，傒是奚的本义，会意。

粒的象形。卜辞中，小字用的是引申义，沙粒为小颗粒，故喻小。
大是奘的初文，奘是大的本义，会意。《方言》曰：“秦晋之间，凡人之大谓之奘。”甲骨文大字作伸展强壮之臂腿显示其强壮状，故训为强壮之壯。奘从土、从大，爿（牀）声。从土与从大，是意符重复。卜辞大字用的是引申义，由强壮引申为壮大。
果是菓的初文，菓是果的本义，象形。
酋是尊的初文，尊是酋的本义，象形。
兄是祝的初文，祝是兄的本义，会意。甲骨文兄字象人张大口高声祷祝状。古人祷祝仪式皆由兄长主其事，故主持祷祝者称为兄长也。
朱是株的初文，株是朱的本义，指事。
止是趾的初文，趾是止的本义，象形。
余是舍的初文，舍是余的本义，象形。舍字从余从口。甲骨文余字象有顶盖有梁柱的屋舍形。卜辞余字用其假借义。
荀是警的初文，警是荀的本义。会意。甲骨文荀字，象竖耳蹲立之犬，示警觉状。荀字本义当为警觉之警。
緐是罾的初文，罾是緐的本义，会意。
某是楳（梅）的初文，楳是某的本义，象形。字象树上有梅花之形。
奇是騎的初文，騎是奇的本义，会意。
𠬜是藝的初文，藝是𠬜的本义，会意。字训樹藝之藝。
尼是昵的初文，昵是尼的本义，会意。字象两人亲昵之状。
辛是薪的初文，薪是辛的本义，象形。甲骨文新字，或从辛从斤，或从辛从木从斤，皆以斤伐木为薪之会意。辛字是受斧斤砍伐过之薪木之象形。辛字假借为天干字，故再造从斤、从木的会意字。薪字从辛、从木、从斤，从艸是意符重复增繁。
庚是糠的初文，糠是庚的本义，象形。庚是糠壳之象形。庚被用作天干的假借字，故再造从庚从⁚⁚的康字，示米粒从糠中脱落的会意。糠字从庚、从⁚⁚、从米，从米是意符重复增繁。
必是柲的初文，柲是必的本义，象形。必字从弋八声。柲字从弋、八声，从木是意符重复增繁。
丩是纠的初文，纠是丩的本义，会意。
彔是渌的初文，渌是彔的本义，会意。
奴是祭的初文，祭是奴的本义，会意。
𢦏是撲的初文，撲是𢦏的本义，会意。𢦏字象双手持器撲打状。撲字从手从𢦏，是意符重复增繁。
乞是迄的初文，迄是乞的本义，会意。
芻是蒭的初文，蒭是芻的本义，会意。字象蒭刈状。蒭字从艸，是意符增繁。

臣是頤的初文，頤是臣的本义，象形。字象朵頤形，训：朵頤之頤。从頁，意符重复增繁。
危是跪的初文，跪是危的本义，会意。
父是斧的初文，斧是父的本义，会意。
公是瓮的初文，瓮是公的本义，象形。古谓“背私为公”，非是。甲骨文字作𠙵，是瓮之象形。古文私字是假借字，非会意字。
甘是甑的初文，甑是甘的本义，象形。字象底有蒸孔之甑器。
須是鬚的初文，鬚是須的本义，象形。
匚是筐的初文，筐是匚的本义，象形。
疒是病的初文，病是疒的本义，会意。
丬是牀的初文，牀是丬的本义，象形。
𠙵是齒的初文，齒是𠙵的本义，象形。
需是濡的初文，濡是需的本义，会意。需甲骨文书作𠦂，作人沾濡状。
鄉是饗的初文，饗是鄉的本义，会意。
甫是圃的初文，圃是甫的本义，会意。
睘是懁的初文，懁是睘的本义。会意。双立目示惊懁状。
雚是歡（又作懽）的初文，歡是雚的本义，会意。甲骨文书作𦉪，示鳥多口状。喻鳥歡愉时歡叫不停，似多口，故以多口示欢愉之义。
𠙵是蜀的初文，蜀是𠙵的本义，象形。《华阳国志》称“蜀人纵目”，今四川广汉三星堆商代器物坑出土之青铜人面具，或大目、或突目，正是古蜀人之生动写照。蜀人之称蜀，盖由其突目而得。甲骨文蜀字正作大目之人，以大目之人指称蜀人、蜀地。古文字、古文献、古器物三者相互契合，真三千年之奇观也。
縣是懸的初文，懸是縣的本义，会意。
𢍏是攀的初文，攀是𢍏的本义，会意。象两手向两侧攀援状。
更是鞭的初文，鞭是更的本义，形声。更字甲骨文从丙声。
至是到的初文，到是至的本义，会意。
帝是蒂的初文，蒂是帝的本义，指事。
朿是棘的初文，棘是朿的本义，象形。甲骨文朿字象带刺之荆棘。
𦙍是胃的初文，胃是𦙍的本义，会意。金文作𦙍，增肉旁意符。𦙍象胃中有食。
网是網的初文，網是网的本义，象形。
禽是擒的初文，擒是禽的本义，象形。甲骨文禽字象擒猎兽具。
殸是磬的初文，磬是磬的本义，会意。
聿是筆的初文，筆是聿的本义，象形。
州是洲的初文，洲是州的本义，象形。
小(少)是沙的初文，沙是小的本义，象形。甲骨文小字作三点或四点，小与少同，皆沙

夾是挾的初文，挾是夾的本义，会意。
頁是頭的初文，頭是頁的本义，象形。
攷是啓的初文，啓是攷的本义，会意。
設是變的初文，變是設的本义，会意。古文从殳与从攴可互通，變字从言从攴从絲，敍与褻同。银雀山汉墓竹简變字作褻。卜辞“有敍”即“有變”之问。
龠是籥的初文，籥是龠的本义，象形。籥竹管乐器。
離是離的初文，離是離的本义，会意。离是捕禽器之象形，从离、从隹示捕捉禽鳥之意。从网是意符的重复增繁。
萬是蠆的初文，蠆是萬的本义，象形。蠆，毒虫。
：是冰的初文，冰是：的本义，象形。
益是溢的初文，溢是益的本义，会意。
賁是積的初文，積是賁的本义，形声。賁字从贝、朿声。
彭是嘭的初文，嘭是彭的本义，会意。彭字喻鼓震颤而发音状。嘭，训鼓声。
禹是亂的初文，亂是禹的本义，会意。字作两手治丝状。亂训治。治亂，反义为训。
昜是賜的初文，賜是昜的本义，会意。
寢是寝的初文，寝是寢的本义，形声。
兔是冤的初文，冤是兔的本义，象形。
臭是嗅的初文，嗅是臭的本义，会意。
奮是奮的初文，奮是奮的本义，象形。
虘是甗的初文，甗是虘的本义，形声。虘字初文原为甗之象形，后增虎省声。
壴是鼓的初文，鼓是壴的本义，象形。
皀是簋的初文，簋是皀的本义，象形。
剛是剛的初文，剛是剛的本义，形声。
爰是援的初文，援是爰的本义，会意。爰字作以手相援状。
厄是軛的初文，軛是厄的本义，象形。
今是令的初文，令是今的本义，会意。
反是扳的初文，扳是反的本义，会意。反字作以手将直棍扳曲状。
工是筑的初文，築是工的本义，象形。甲骨文工字象夯築具，字之下部为重物形。
两是輛的初文，輛是两的本义，象形。
民是暝的初文，瞑是民的本义，会意。甲骨文民字象目中有刺状，表目盲之意。
曹是槽的初文，槽是曹的本义，会意。曹字从棘、从曰。棘象饲料袋，曰象牲畜之食槽。
交是绞的初文，绞是交的本义，会意。
周是琱的初文，琱是周的本义，会意。金文畫字从周，可证。今畫字下从田乃讹变。
宄是窦的初文，窦是宄的本义，会意。

喜是郭的初文，郭是喜的本义，象形。字训城郭之郭。
勿是刎的初文，刎是勿的本义，会意。勿字甲骨文从刀从点，点似刀刃上之血滴。
勿之本义当为刎，假为“不要”之勿，故再造从刀之刎，意符重复增繁。
單是戰的初文，戰是單的本义，象形。單是戰斗之器具之象形字。
用是通的初文，通是用的本义，会意。用字甲骨文象以棍疏通管道状。
歹是裂的初文，裂是歹的本义，象形。歹字甲骨文象冎（骨）之裂析状。故列字从刀，示被刀所砍杀。裂字从歹、从刀、从衣，从衣为意符重复增繁。人死腐烂而骨骼裂析，故从歹之字与死相关连。
剔是剃的初文，剃是剔的本义，会意。
甘是甜的初文，甜是甘的本义，会意。甘象口中有食而美。
盧是爐的初文，爐是盧的本义，形声。
去是盖的初文，盖是去的本义，会意。呿（去）字甲骨文象蓋在皿口之上。
京是亭的初文，亭是京的本义，象形。亭字从京、丁声，是后起形声字。
覃是罈的初文，罈是覃的本义，象形。
啬是穡的初文，穡是啬的本义，会意。
复是復的初文，復是复的本义。形声。
夏是憂的初文，憂是夏的本义，会意。憂字从夏从心，从心是意符重复增繁。字象掻首踩足状。
或是國的初文，國是或的本义，会意。
因是茵的初文，茵是因的本义，象形。
白是伯的初文，伯是白的本义，象形。白字是巨擘之擘的象形字。白在卜辞中借为黑白之白字。增人符为伯仲之伯。再造从手、辟声之擘而代白（伯）之本义。
保是褓的初文，褓是保的本义，会意。字象幼婴处襁褓状。保之本义为襁褓之褓。
契是契的初文，契是契的本义，会意。
印是抑的初文，抑是印的本义，会意。
冬是终的初文，终是冬的本义，会意。冬字甲骨文象终结状。训为秋冬之冬乃引申义。
妥是绥的初文，绥是妥的本义，会意。妥字象以手安撫状。妥的本义训绥靖之绥。
執是繫的初文，繫是執的本义，会意。
巠是經的初文，經是巠的本义，会意。巠字象经纬线之经线，亦即纵横之纵线。
亟是極的初文，極是亟的本义，会意。
才是在的初文，在是才的本义，会意。在字从土才声。
丙是柄的初文，柄是丙的本义，象形。
丁是钉的初文，钉是丁的本义，象形。
羞是饈的初文，饈是羞的本义，形声。

毀是燬的初文，燬是毀的本义，会意。
票是燹的初文，燹是票的本义，形声。票字从火要省声。
丈是杖的初文，杖是丈的本义，会意。
乇是托的初文，托是乇的本义，象形。
包是胞的初文，胞是包的本义，会意。
晨是曟的初文，曟是晨的本义。形声。晨字从日圂声（圂字初文作○）。从衣为声符重复增繁（衣字古音为微韵，圂字古音为文韵，阴阳对转）。
○是圓的初文，圓是○的本义，象形。
亘是桓的初文，桓是亘的本义，会意。甲骨文亘字，乃盘桓之意。
黍是漆的初文，漆是黍的本义，会意。
乃是扔的初文，扔是乃的本义，会意。
同是筒的初文，筒是同的本义，象形。
夬是决的初文，决是夬的本义，会意。
巨是矩的初文，矩是巨的本义，象形。
成是城的初文，城是成的本义，形声。
戒是械的初文，械是戒的本义，会意。字象双手持戈械斗之意。
毌是贯的初文，贯是毌的本义，会意。
章是璋的初文，璋是章的本义，象形。
黃是璜的初文，璜是黃的本义，会意。字象腰间佩饰。
咸是緘的初文，緘是咸的本义，会意。字训缄口之緘。

等等，等等。明确而自觉地掌握“从偏旁所属的字中探求字之本义”的方法，就可以获得一系列的发现。就可以获得初文与本义之间的大量线索。还可以了解文字从初文演变为假借字、形声字的发展脉络。

用“六书”的理论来研究殷墟甲骨文，我们可以获知中国文字起源的最初脉络。从上述对初文与本义之间关系的探索，我们得知原始初文发展的走向。归纳起来有三个走向，一、保留本义，亦就是说初文与本义继续相随，如：牛、羊、豕、马、日、月、山、水等字。这一类字除了继续使用其本义外，常常被用作意符或声符来组合为新的会意字（如：休、吹、牧、昔等）、指事字（如：本、末、朱等）、形声字（如：打、暮、箕等）。二、有相当多的原始初文，在后来的使用中，被赋予了与造字本义毫不相关的新义被当作假借字使用，而它们的本义却要由再增加意符、或再增加声符的形声字来表示，如：莫、其、無、午、申、云、需、果、勿、求、非、朱、來、也、它、父、公、曾、良、辛、利、自、爽、尼、異、晶等字，在后世的使用中全都是用其与造字本义无关的假借义，而其本义则要由暮、箕、舞、杵、電、雲、濡、菜、刎、裘、排、株、麥、匾、蛇、斧、釜、甑、廊、薪、犁（增加意符）、鼻、蚪、昵、戴、星（增加声符）的形声字来表示。这一类字究竟有多少虽无精确的统计，粗粗算来比例是相当大的。这一类字中，也

有个别既保留着本义、又使用其假借义的。如“本”字，在“根本”、“原本”、“本来”等词中，使用的是本义或转注（引申义）义，而在“书本”、“本册”中使用的就是假借义了。三、也有相当一部字，“引意相授”（按：朱骏声解释“转注”所使用的“引意相授”比许慎使用的“同意相授”更为精确，因为在“相授”过程中，字义已经有所转移、有所引申，已经同本义不尽相同），使用了引申义。例如前述之“本”，用作“原本”、“本来”已是引申义了。再如“元”字，本义是“首”，用作“元旦”、“元月”、“元首”、“元帅”、“元良”、“元龟”、“元素”、“元配”已是引申义了。

总而言之，要了解文字的起源、文字的发展史，必须尽力寻求原始初文，尽力探明造字的本义。要探明造字的本义，就必须明确认识先民造字使用的基本方法。周人归纳总结的“六书”理论，仍然是最全面、最基本的造字理论。用“六书”理论来辨析先民造字的本义，仍然是最基本、最有效的方法。“从偏旁所属的字中寻求造字本义”能使我们获得极大的启发，找到辨析造字本义的重要线索，帮助我们辨识原始初文构字的含义。由于文字发展的基本方向是一字多义，而一字多义中又分与造字本义相关（引申义）和不相关（假借义）两类。形声字的声符也因此而分两类，一类是声符字与该形声字在字义上有关联，如：库与摛、门与闷、北与背、小与沙、莫与暮等；一类则是声符字与该形声字在字义上无关联，如：及与急、朱与殊、工与虹、臼与舅等。原始初文在偏旁所属的字中，有的是音义无关的，有的是音义相关的。纯粹用作声符，音义无关的形声字往往有很多。音义相关的形声字，往往也不少，但大多是引申义。真正代表原始初文的本义的“偏旁所属”的形声字，只有一个。偏旁所属的字很多，要从其中辨认出该原始初文的本义，仍然需要运用“六书”理论去分析原始初文的字形结构。

上面我们重温了前人关于造字的基本理论、基本方法的论述，辨析了关于造字理论历代各家有争议的论说，澄清了关于“六书”理论某些基本概念的模糊和错误的认识。这是全面深入研究殷墟甲骨文造字缘起所必备的。准确而全面地掌握了有关造字的基本理论，再分门别类、全面系统地去分析研究殷墟甲骨文的造字缘起，我们就将对中国文字的起源有更加全面深刻的认识。

（原载《出土文獻研究》第3輯，中華書局，1998年）

甲骨文字のしくみ

松丸道雄（まつまる　みちお）

甲骨文字の存在が、はじめて人の注意に上ったのは、ふつうには、一八九九年のことだった、とされる。北京の国子監祭酒・王懿栄（おういえい）の食客であった劉鶚（りゅうがく）（号・鉄雲）が、痁病（おこり）（マラリア性の熱病）の薬として用いられていた〝龍骨〟の上に、古拙な文字の刻されているのを発見したのが、この〝世紀の大発見〟と称せられる甲骨文発見の端緒であった、というのは、その発見史として、あまりにも有名な話である。

ただ、この話は、一八九八年のことだったとする伝えもあり、その数年前、出土地の小屯村のわきを流れる洹河（えんが）が氾濫し河岸が崩れたのが、発見のきっかけになったのだろうという者もあり、今となっては、いつはじめて発見されたのかは、確実にはわからない。また、王懿栄が購入したとされる薬種店「達仁堂」も、現在の北京で調査したところでは所在不明だとの報告もある。

また、一方で、山東の古董商・范維卿（はんいけい）というものが、河南省北部の彰徳（しょうとく）（今の安陽）あたりで農民から文字を刻した甲骨片を買いとり、これも清朝の高官であり、金石蒐集家でもあった端方（たんぽう）（号・陶斎）のもとに持ち込んだのも、この一八九九年のことであったらしい。

このように、僅か一世紀前のことながら、その伝えられる発見史には、あいまいな点が少くない。しかし、大凡、前世期末のことであったのは間違いなく、台北では、一八九八年説をとって、中央研究院歴史語言研究所・台湾師範大学の主催により、昨年五月にすでに「甲骨文発見一百周年学術研討会」が開催された。また北京では、一八九九年説をとり、中国社会科学院歴史研究所が中心となって、本年八月、発見地の安陽で、「紀念甲骨文発見一〇〇周年国際学術研討会」が計画されており、また別に、南京大学でも本年四月、「紀念甲骨文発現一〇〇周年甲骨文與商代文明国際学術研討会」が予定されている。文字は文化の根源であり、今知られる最古の漢字が、百年前に発見されたのであれば、〝漢字文化圏〟のあちこちで学術的な記念行事が行なわれるのも、当然といえよう。

＊

この甲骨文が発見されてからの百年間というもの、中国をはじめとする世界各地の有為の研究者が多数この研究にたずさわり、厖大な研究成果が挙げられてきたが、それは巨視的にいえば、次のようなふたつの関心からだったと要約することができるだろう。

そのひとつは、中国古史の再建である。これは、多くの古典のうちに記されている夏殷周三代の歴史についての信憑性が著しく疑われている時期に遭遇していた。したがってこの発見とそれに引き続く解読・研究の成果は、その存在さえも疑問視されていた殷代の実在を証明したのみならず、中国古史全体を再建するための、またとない橋頭堡としての意義を担ったのであった。

もうひとつは、これが従来知られていた最古の漢字資料を更に溯る資料として、漢字研究の立場から重視されたところにある。それまでは、青銅器上に鋳成された銘文（金文・鐘鼎文（しょうにぶん）などと呼ばれる）が最古の漢字と考えられていたし、殊に宋代以降、真剣に研究されてきたが、しかしそれにも拘わらず、確たる年代観を定立しえなかった。そこへ、より古く、かつそこに記された内容と古典との対比から、甲骨文の年代観が確立され、殷代の文字の実態が明らかにされたのみならず、その後の考古学的知見が加わったこともあずかって、甲骨文を先導とする漢字の発展史を、かなり明確に把握することが可能になってきた。

この二点のうち、本稿は、まずこの「甲骨文字特集」の冒頭として、甲骨文字そのものについて、概略を解説することを目的としている。実は、昨年、本誌に求められて私は甲骨文字の解読をめぐる問題点についての一文を寄稿した[1]。それは、表音文字ならざる甲骨文字が、何故、この百年間の研究によって、ある程度まで読みうるようになったのかを、解説してみたつもりである。そこでこの文章では、その続篇として、それでは具体的に甲骨文字とはどのようなしくみの文字なのかを、例を挙げながら解説してみたい。これまで、いくらかの試みはあるものの、文字論的な体系化が確立されている、というわけではないので、聊か間に合わせの整理になるのは止むをえない。ご諒承を乞う次第である。

＊

この百年間でも、指折りの甲骨文字学者である唐蘭氏は、名著とされる『古文字学導論』のうちで、許慎『説文解字』での六書（六義）は、戦国時代の六国文字やその後の小篆（しょうてん）についての知識をベースとして作り上げた文字構成についての方法論であるから、甲骨文字分析の手法としては不向きである、として、独自の分類法を提起している[2]。これについては、たとえば陳夢家氏は、必ずしも賛意を説えておらず、別箇の提案をしているが[3]、陳氏が「象形字」とする範囲はあまりに広くて、文字体系を説明するのに適当とは思えない。唐氏の見解にも問題とすべき点はあるし、当書が「古文字」全般を対象としていて、かならずしも「甲骨文字」のみを対象としていないところから、不都合を生ずる場合もないわけでもないのだが、今、仮に唐氏の体系によって、説明しておくこととする。

1・**象形文字**

a・象身　人体を象ったもの。

（首）　（手）　（目）　（自・鼻）

（口）

b・象物　自然界に存在するもので、人間以外のもの。

（虎）　（鹿）　（它・蛇）　（火）

（石）　（少・沙）

c・象工　人工物を象ったもの。

（弓）　（矢）　（凡・盤）

（其・箕）　（帚・箒・婦）

（岡・網）　（巾）　（井）　（舟）

（車）

これらから、唐氏はこの象形文字は、絵画との関係を看てとることができるだろう、とする。ただ、氏は象形字をこの三類に分けて説明しているものの、対象を視覚的にとらえて文字化したものという意味ではこの三類は共通していて、文字論的には、あまり分類の意味がないように、私には思える。

2・**象意文字**

これは、氏のかつて考えた「合体象形字」と、六書にいう「会意」字、「指事」字の大部分を包括するもの、とする。象形字が、自然発生的なものであるのに対し、この象意字とは、彼らの社会習慣を知悉しなければ完全には意味を理解しがたい、彼らの意（意識）を象った文字である、とする。これもまた、三類に分類する。

a・単体象意字

（大）→・（夭、頭が傾いている）

（夭、手を振り動かす）

（人）→（企、足を挙げる）

（兀、細長い髪）

つまり、象形字に意を加えたもの、ということであろう。唐氏の意図は、これは氏自身の挙例によるものではないが、牛・羊が・と表わされる如きもまた、牛・羊の形状を写実的に写したものではない以上、単純な象形字と区別されるべきで、その角の特徴を把えて文字化しているのは、その意識を形象化したものと把えるべきだ、といったところにあろう。

b・複体象意字

　牢

　岸

牛・羊自体が象意字であるが、動物飼育のためのフェンスや、屋根を加えた、複合的象意字が、これである。

c・変体象形字

例えば、は既述のように、人の側視形で象形字だが、はアクビの意味で「口を大きく開いた人―欠」となり、は「後ろをふりむく―旡（既は、喰べ飽きて、食物から顔をそらすさま）」、は、下を向く象（などの扁旁。下を向いて舌を出し、酒樽から酒を飲むさま。歆）などが、この字の変体として出来てくる。、（見）は、それ自体すでに単体象形字であるが、（臾・睪・望）は、遠くを見る、は臥字で、いずれも、見字の変体である。は、索縶された羊を意味するし、は小鳥を表わしているのであって、が沙を意味しているのではない。このように、象意字の場合、解釈に困難をもたらす場合が少なからずある、とする。

3・**形声文字**

唐氏は、象形・象意文字が音の要素をとり入れることによって、形声字がつくられるに至り、それを〝重大転変〟

とし、「原始形声字」「純粋形声字」「変体形声字」「雑体形声字」などの概念で説明を加えようとしているが、複雑な議論にならざるを得ないので、ここでは、甲骨文中にも、すでに相当数の形声字が見られる、ということを少数の挙例によって説明しておくに止めたい。

河（  ・  は、人が天秤棒でものを担って行く象を示す可字〔本義はのちの荷字〕で、これが音符。は水〔川〕の象で意符。この両者を合して、河字となる）。

 （沮）、  （涂）、（洛）、（汝）、  （淮）、  （洹）等は、いずれも同類で河川名を表わす。

 鳳。今の風の意に用いられた。おおとりの羽ばたきにより、意を表わし、（凡＝凡）が音符。

 鵬。が音符。

このような造字は、甲骨文字中にすでに相当数見られ、李孝定氏によれば、三三四字を数える、としている。[3]

＊

唐蘭氏は、甲骨文字の構成原理を以上のように分類して説明しているのであるが、このほかにも甲骨文字に特有の興味深い造字法も見られるので、一、二紹介しておこう。

1．合文

甲骨文字には二字（場合によると三字）を合体させて、一字として記すことが少なくない。もとよりどの場合でも合体させてよいというわけではなく、祖先名等の固有名詞（例えば、盤庚、祖乙など）、数詞と量詞の組み合せ（例えば、五牢、  六月など）、熟語（例えば、翌日、  風雨など）などがその代表的なものである。これは、一音節一字という漢字の特性が、未だ確立していなかったことを示すもの、といえるかもしれない。

2．強調点を示す

先の合文の一例として、  （五）と（十）の合文として、十五は  、五十は  として、書かれる。そうであれば、六十は、当然であり、実際そのように記されている例もある。しかし、これでは、ただの六と見誤りやすい。そこで、「ここに十があるのだから注意せよ」という意味なのであろう――  ・  のように、横画を加えているものが少なくない。九十の場合も同様で、とでは区別がつきにくいところから、  のように記されている場合があり、[5]これなどは、『説文』の六書では説明のつかない造字法であろう。

甲骨文字  と  はこれまで、いずれも衣字であると考えられてきたが、実は、前者は衣であるが、後者は卒であることが、近年裘錫圭氏によって明らかにされた。[6]卒字は、甲骨では、右例のような〝強調マーク〟は施されていないが東周期金文の  外卒鐸の卒字には  と横画が加えられており、[7]ほぼ同時期の陶文では  のような圏点の加えられたものが多い。[8]これが小篆の  となったのであろう。甲骨文字の六十、九十の場合と、同じ発想であるように思われる。こういった造字法が、ごく一部にではあるが、漢字のうちに見られ、それが、すでに、甲骨文中にも見られることは、注意しておいてよいであろう。

3．鏡文字（Mirror Reverse）

ある一字が、正反相方で自由に示されている。これは甲骨文字全般に極めて一般的に見られる現象である。  ・  の類であって、挙例するまでもない。これも、字形が未確定であったことを示すものといえよう。

＊

他にも、後世の漢字と比べて様々な特徴を指摘できようが、紙数が尽きた。四十年ほど前、今日一般的な漢字で甲骨文字にあるものを拾い抜いて作成した「甲骨文字簡表」があるので今、末尾に掲出して、その字すがたの一端をご覧に供したい。

【注】

（1）松丸道雄「古文字〝解読〟の方法―甲骨文字はなぜ読めたのか―」『しにか』第九巻五号、一九九八年五月。

（2）唐蘭『古文字学導論』一九三五年、自序。香港・太平書局、一九六五年複印。増訂本、済南・斉魯書社、一九八一年。

（3）陳夢家『殷虚卜辞綜述』一九五六年、第二章・文字、参照。陳氏は、唐氏が「象形文字」と「象意文字」に区別するのは意味がないと考え、「象形字」としてまとめ、これと「形声字」「仮借字」との三類に分けることを提案している。

（4）李孝定「従六書的観点看甲骨文字」『南洋大学学報』第二期、一九六八年、九三頁。

（5）王宇信「釋〝九十〟」『文物』一九七七―一二。宋鎮豪「甲骨文〝九十〟合書例」『中原文物』一九八三―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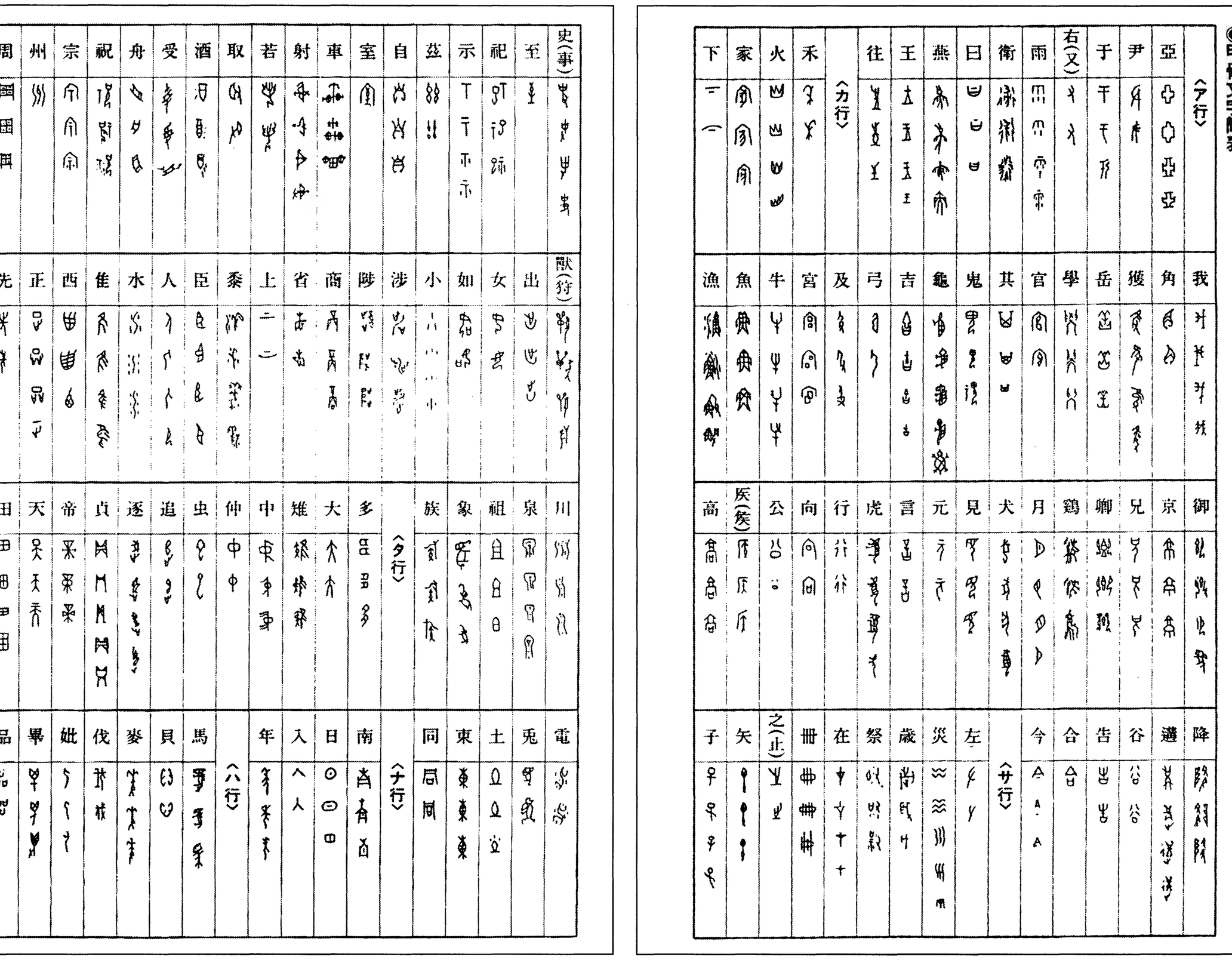
（6）裘錫圭「釋殷墟卜辞中的〝卒〟和〝褅〟」『中原文物』一九九〇―三。

（7）『殷周青銅器銘文集成』第二冊、一九八八年、第四二〇。

（8）高明・葛英会『古陶文字徵』一九九〇年、三七頁。

（東京大学名誉教授・中国古代史、甲骨金文学）

◉甲骨文字簡表



| | | |

文意を取りがたいもの等を一括）に大別されている。

①について、「𦎫」字と「方」「戎」「風」「雨」との関係をさらに詳しく見てみよう。当該卜辞は約四〇〇例に上るが、その用法は「𦎫＋方／戎／風／雨」と「不／弗＋𦎫＋方／戎／風／雨」に集約される。「𦎫」を動詞とした肯定文と否定文であり、直後に続く「方」「戎」「風」「雨」は名詞でその目的語となっている。さらに「（不／弗＋）𦎫＋方／戎／風／雨」に連なる辞が存在する例について見てみると、「伐～」（征伐する／馘首（かくしゅ）の祭儀を行う）、「田～」（狩猟をする）、「賓～」（迎え祀る）等に集約され、「これら何らかの行為を為すに当たって、方／戎／風／雨に〝𦎫スル〟か否か」を問うていることが知られる。このことから、「𦎫」字は①においては「遭遇」の義で用いられていることが帰納的に把握される。同様に、用例分析から②は「ある種の祭儀」の義と帰納され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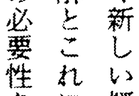
■「甲骨文字を解読する」とは

一般に甲骨文字の〝解読〟方法とされているものには、D・T・とM・C・T・の二種類が存在する。それでは、「D・T・による甲骨文字の現行文字への比定」を以て直ちにその文字は解読されたと考えてもよいものであろうか。答えは否である。「字形が一致」していれば常に「字義が一致」しているという訳ではない。D・T・によって比定された現行文字の字義と当該甲骨文字の字義とが整合するケースもありはするが、本来両者の間に一致の必然性は存在しないのである。「鮎」は現代日本においては清流に踊る「アユ」であるが、中国においては淀みに潜む「ナマズ」となる。主に西周時代の陝西南部で用いられていた金文と、殷代の河南北部で用いられていた甲骨文字とが、字形が同一であるからといって字義も同一である保証はない。まして現行の漢字との関係となればなおさらである。

甲骨文字を解読するということは、字義を明らかにして文意を把握できるようにすることである。[9] D・T・はそれだけでは本来の字義を明らかにすることはできない。本来の字義は、松丸氏の言う②から⑤の作業、即ちM・C・T・を経て初めて判明するのである。

■甲骨文字〝解読〟の現状

それでは、甲骨文字〝解読〟の現状はどうか。残念ながらD・T・による甲骨文字〝解読〟は、研究者個々の採る立場によってしばしば大きく異なっているのが実状である。

『甲骨文編』の「車」の項に収載されている文字には、  等、構造上様々な差異が認められるが、『甲骨文編』の編者はこれらを全て「同一字内のバリエーション」と見なして、一つの領域に纏めている。一方で『殷墟卜辞綜類』はこれらを「  」「  」「  」という異なる三つの領域に分類している。さらに、蕭良瓊（しょうりょうけい）氏はこの内の二輪車風の文字群（  ）を「破損の表現」の有無によって二つの領域に分類し、完形のを「車」とし破損したを「輿」としている。[11] 従来の〝解読〟は、このように論者各人が別個に定めた「一字の領域」に基づき、「論者相互の一字の領域のズレ」という〝解読〟の根幹に関わる問題を解決しないまま（時には問題の存在自体を意識することなく）進められて来た。これに対し松丸氏は、『甲骨文字字釋綜覽』[12]において「文字域」という全く新しい概念を設定して、この「一字の領域」に関する理解とこれにまつわる諸問題を説明すると共に、文字域研究の必要性を説いている。[13]

甲骨文字解読の進展は、M・C・T・による字義の徹底的な究明によってこそなされるが、その前提として文字域の検討が不可欠である。いずれの局面においても、既存の膨大な甲骨資料全体に対する地道で網羅的な調査研究が要求される。発見後百年を経て多くの成果を蓄積してきた〝解読〟研究であるが、なお解決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問題は山積している。

【注】

（1）例えば、松丸道雄他『中国法書選1　甲骨文・金文』二玄社、一九九〇年。

（2）松丸道雄「古文字〝解読〟の方法―甲骨文字はなぜ読めたのか―」『月刊しにか』一九九八年第五号。

（3）いずれも松丸氏による概念規定である。

（4）例えば  は「彳」に、は「止」に、は「辵」に楷書化される。D・T・による〝解読〟は、このような約束に従った「古文字の各構成部位の単純な置き換え」によって機械的になされる。作業の方向を逆転させれば、現行文字を「古文字化」することも可能である。

（5）一九〇四年には、早くも最初の本格的な研究書である『契文擧例』が上梓されている。序によれば、著者の孫詒讓（そんいじょう）は僅か二ヶ月でその〝解読〟を成し遂げたという。

（6）高明『古文字類編』中華書局、一九八〇年。

（7）島邦男『殷墟卜辭綜類』大安、一九六七年。同・増訂版は汲古書院、一九七一年。

（8）その着想の由来、困難を極めた作業の様子等については、同書「あとがき」に詳しい。

（9）さらに言えば「義」と共に「音」も明らかにする必要があろうが、ここでは触れない。

（10）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甲骨文編』中華書局、一九六五年。

（11）蕭良瓊「卜辭文例與卜辭的整理和研究」『甲骨文與殷商史』二、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六年。

（12）松丸道雄・高嶋謙一『甲骨文字字釋綜覽』東京大学出版会、一九九四年。

（13）同前、凡例－Ⅱ。

松丸道雄「漢字形成期の字形」『月刊しにか』一九九五年第五号。

拙稿「甲骨文字における〝文字域〟の設定」『茨城大学人文学部紀要　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学科論集』創刊号、一九九七年。

（茨城大学・甲骨学、中国考古学）

（原載《しにか》月刊第十巻四期，一九九九年）

甲骨文字と金石文

書体の萌芽を見る

浦野俊則（うらの　としのり）

■甲骨文字と金文は同時に存在する

新聞やテレビ報道で、ときに「最古の漢字が発見された」「甲骨文字より古い文字が見つかった」というようなニュースに接することがある。その根底には、甲骨文字が最古の漢字であるという意識があるようである。事実、甲骨文字が最古の漢字であるという説明をしている辞書もある。簡略にいえば、そういうことでもよいが、少し専門的に考えると、不正確な表現である。

実際の出土資料においては、甲骨文字と金石文とは同時に現れる。どちらが早いとは言いがたいのである。その例はあとで示す。実は、甲骨文字が最古の文字だと思われやすい状況があるのである。すなわち、殷時代後期に甲骨文字が多量にあり、金文（青銅器の銘文）は量的に少なく、末期にならないと文章化したものが現れないという状況や、甲骨文字が殷王朝の終焉とともに消滅してしまったのに対して、金文は周王朝の興起に伴っていよいよ盛んに用いられたという状況などである。このような状況もあって、金文よりも甲骨文字が先に述べられるのが普通になっており、自然と甲骨文字が最古の漢字ということになってしまったのであろう。

金石文のうち、石文（玉石に刻されたり書かれたりした文字）については、殷から西周時代には、片手で数えるほどしかない。これ以後の記述も、甲骨文と金文が話題の中心

甲骨文が多量にあるということがあり、この事と時期の重なる第一期二期（図1、2）一体に

十件に数文字（金文）があり、同時出の石牛一

文石文）があり、同時出の石牛一



図1　殷墟出土「婦好」銘

図2　甲骨文「婦好」銘

ら出土した甲骨文と、殷周時代中期の郷州の遺跡から

に見える族徽（氏族標識）。紋章のようなもので、図象（図像）ともいう。

うことがあるが、いずれも件数が少なく、出土事情も明確でなく、文字の書体も基本的なところで横

内で産われた文字である。甲骨文字と金文と

殷墟出土の甲骨文と金文は、明らかに同時期に同一地域

詞を集すること、正面切って取り上げるにはためらわれる。

ただし、「婦」字の「帚」の下部構造には、差異がある。

aとbには「婦」字と「好」字の業がそろっている。甲骨文字の業は、すべて「婦好」を意味する族徽である。

図1の金文は、

この種の差異は稀であり、殷墟出土の金文と甲骨文を対象として比較することができる。

今、比較の便宜上、殷墟出土の甲骨文字について述べる。

殷墟出土の甲骨文字については、前者の事項を比較することにする。

体例を見なが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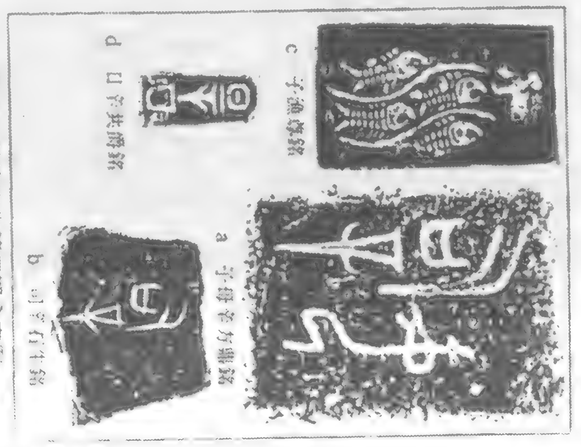


図3　殷墟文化第二期金文例

aとbは、先の婦好墓出土の金文である。

abdにある「子」字は願号である。願号には、十干が用いられた。aとdの「子」字は願号であるが、基本構造は同じであるが、表し方が違う。

bは、数少ない石文である。これは銘文としてのデザインの違いであろう。

cは、図4の甲骨文字「子」字が見える。

これは刻しあり、その表し方は、図4の甲骨文字「子」字と一線を画したものである。

と全く同じである。第一期の金文には、まだ文章を書いた

もののはない。

「図3のaは「司母戊」と読むが、「司母辛」と読む。」

図3のdは「司母辛」と読む。

■殷墟文化第二期の金文と甲骨文

図5　殷墟文化第二期金文例と参照甲骨文字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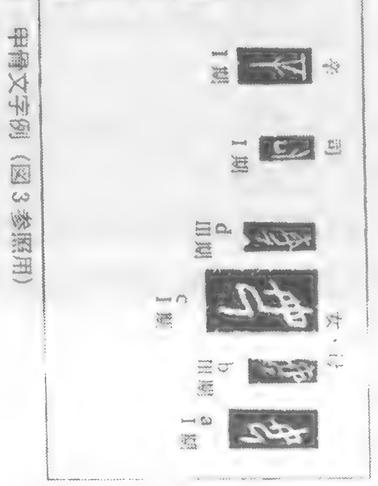


図4　甲骨文字例（図3参照用）

甲骨文字に見える「子」字は、

甲骨文字の「子」字は、

が、図4の「婦」のように

だ、「婦」は、ほぼ同じ形

用しているだけである。

をつける都合上、文字を利

ある。文字ではない。名称で

「来」は、いずれも族徽で

図3のcの「婦」とdの

「女」であるが、意味は

「母」である。

母辛」の場合も字形は

集体的に「母」の意味であったように思われる。「司

もしろ、

を読むと解すべきものが多くあるが、甲骨文の用例

人名として使われているが、

極めて断片的な出土例であって、確かに漢語を表記したものも、

のとは言い切れないようである。

漢字であることがあり、その可能性は否定できないにしても、

いう必要がある。漢語として読解した説が絶不

る。漢語を表記した文字であるとは、

報道されたものについては、

ものについては、

疑問が残るものである。

話を元に戻せば、古い漢字資料としては、甲骨文字と金石

最古の漢字に関することは、話題が横道にそれるので、

記しているとは言い難く、かつ、甲骨文字と接続するものとは言えないかもしれない。

もまだ見つかっていない。

ようなに、ニュース報道されたものは、また明確に漢語を表

あるが、本当に最古の漢字と言えるかということ、今までに

字に関心を持っている者として、そのニュースは、古代の漢

注目するので

「最古の漢字を発見した」というニュースは、古代の漢

となる。

ったものが、陶器に刻したものかもしれない。

いが、陶器に刻したものかもしれない。ところが、先述のように、ニュース報道された

ところで、甲骨文字は、現行の漢字に比べて象形や会意の文字が多い。

号程度しかないのである。

なく、族徽といわれる氏族の紋章のようなものや父祖の廟

いう条件付きで、最古の漢字とはいうものの、

ている文字資料の中で、確かに漢語を記している文字と

甲骨文字である。現在見つか

留にしておく。

ことができるであろうが、その説論を突き詰めるには保

文字とがあり、これらは同時に現れているということである。

表方法という語を広く考えれば、さらに甲骨文字を含める

素を用いたものがしばしばあるが、これには数の概念は

ではない。

ことを通して、身体の分化について考えることにする。

体の部分について述べ、両者の事柄を比較することにする。

いたかがはっきりしないものがほとんどである。

金文や石文は、まだ文章になっているものとつとめて

ただし、「婦」字の「帚」の下部構造には、差異がある。

aとbには「婦」字と「好」字の業がそろっている。甲骨文字の業は、すべて「婦好」を意味する族徽である。

図1の金文は、

この種の差異は稀であり、殷墟出土の金文と甲骨文を対象として比較することができる。

今、比較の便宜上、殷墟出土の甲骨文字について述べる。

体例を見ながら、

図3　殷墟文化第二期金文例

aとbは、先の婦好墓出土の金文である。

abdにある「子」字は願号である。願号には、十干が用いられた。aとdの「子」字は願号であるが、基本構造は同じであるが、表し方が違う。

bは、数少ない石文である。これは銘文としてのデザインの違いであろう。

cは、図4の甲骨文字「子」字が見える。

これは刻しあり、その表し方は、図4の甲骨文字「子」字と一線を画したものである。

と全く同じである。第一期の金文には、まだ文章を書いた

もののはない。

「図3のaは「司母戊」と読むが、「司母辛」と読む。」

図3のdは「司母辛」と読む。

■殷墟文化第二期の金文と甲骨文

図5　殷墟文化第二期金文例と参照甲骨文字例

図4　甲骨文字例（図3参照用）

甲骨文字に見える「子」字は、

甲骨文字の「子」字は、

が、図4の「婦」のように

だ、「婦」は、ほぼ同じ形

用しているだけである。

をつける都合上、文字を利

ある。文字ではない。名称で

「来」は、いずれも族徽で

図3のcの「婦」とdの

「女」であるが、意味は

「母」である。

母辛」の場合も字形は

集体的に「母」の意味であったように思われる。「司

もしろ、

を読むと解すべきものが多くあるが、甲骨文の用例

人名として使われているが、

極めて断片的な出土例であって、確かに漢語を表記したものも、

のとは言い切れないようである。

漢字であることがあり、その可能性は否定できないにしても、

いう必要がある。漢語として読解した説が絶不

る。漢語を表記した文字であるとは、

報道されたものについては、

ものについては、

疑問が残るものである。

話を元に戻せば、古い漢字資料としては、甲骨文字と金石

最古の漢字に関することは、話題が横道にそれるので、

記しているとは言い難く、かつ、甲骨文字と接続するものとは言えないかもしれない。

もまだ見つかっていない。

ようなに、ニュース報道されたものは、また明確に漢語を表

あるが、本当に最古の漢字と言えるかということ、今までに

字に関心を持っている者として、そのニュースは、古代の漢

注目するので

「最古の漢字を発見した」というニュースは、古代の漢

となる。

ったものが、陶器に刻したものかもしれない。

いが、陶器に刻したものかもしれない。ところが、先述のように、ニュース報道された

ところで、甲骨文字は、現行の漢字に比べて象形や会意の文字が多い。

号程度しかないのである。

なく、族徽といわれる氏族の紋章のようなものや父祖の廟

いう条件付きで、最古の漢字とはいうものの、

ている文字資料の中で、確かに漢語を記している文字と

甲骨文字である。現在見つか

留にしておく。

ことを通して、身体の分化について考えることにする。

体の部分について述べ、両者の事柄を比較することにする。

いたかがはっきりしないものがほとんどである。

金文や石文は、まだ文章になっているものとつとめて

ただし、「婦」字の「帚」の下部構造には、差異がある。

aとbには「婦」字と「好」字の業がそろっている。甲骨文字の業は、すべて「婦好」を意味する族徽である。

図1の金文は、

この種の差異は稀であり、殷墟出土の金文と甲骨文を対象として比較することができる。

今、比較の便宜上、殷墟出土の甲骨文字について述べる。

体例を見なが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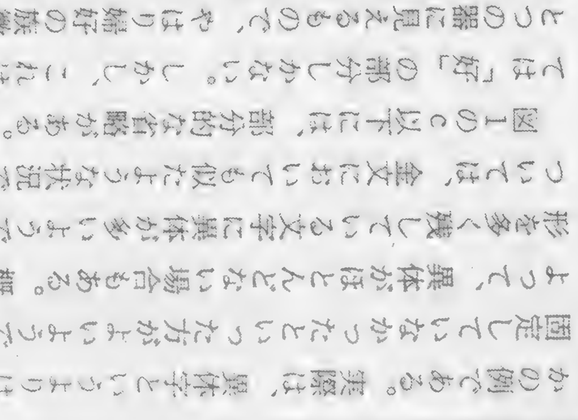


図3　殷墟文化第二期金文例

aとbは、先の婦好墓出土の金文である。

abdにある「子」字は願号である。願号には、十干が用いられた。aとdの「子」字は願号であるが、基本構造は同じであるが、表し方が違う。

bは、数少ない石文である。これは銘文としてのデザインの違いであろう。

cは、図4の甲骨文字「子」字が見える。

これは刻しあり、その表し方は、図4の甲骨文字「子」字と一線を画したものである。

と全く同じである。第一期の金文には、まだ文章を書いた

もののはない。

「図3のaは「司母戊」と読むが、「司母辛」と読む。」

図3のdは「司母辛」と読む。

■殷墟文化第二期の金文と甲骨文

図5　殷墟文化第二期金文例と参照甲骨文字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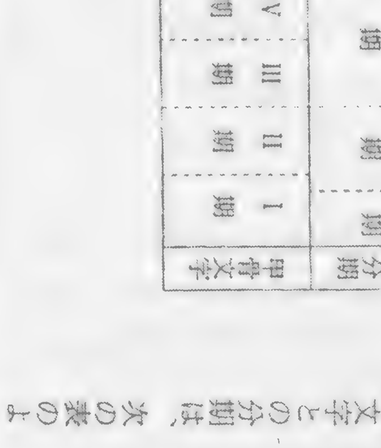


図4　甲骨文字例（図3参照用）

甲骨文字に見える「子」字は、

甲骨文字の「子」字は、

が、図4の「婦」のように

だ、「婦」は、ほぼ同じ形

用しているだけである。

をつける都合上、文字を利

ある。文字ではない。名称で

「来」は、いずれも族徽で

図3のcの「婦」とdの

「女」であるが、意味は

「母」である。

母辛」の場合も字形は

集体的に「母」の意味であったように思われる。「司

もしろ、

を読むと解すべきものが多くあるが、甲骨文の用例

人名として使われているが、

であるが、外周は「亞」字と同じで、亞字形ともいわれている。内部は、甲骨文字b「盥」字と同じである。c も族徽である。「告」「宁」字とほぼ同じ形である。それぞれ単独にも族徽として用いられてい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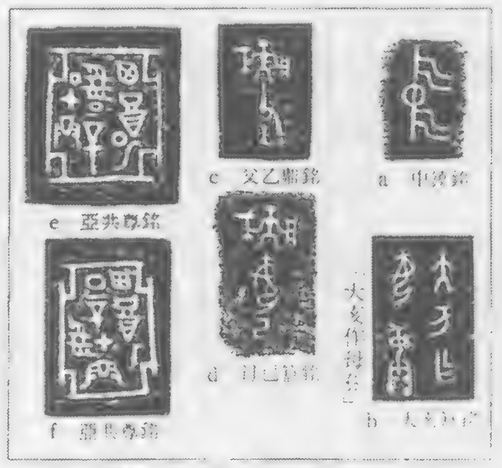


図6　殷墟文化第四期金文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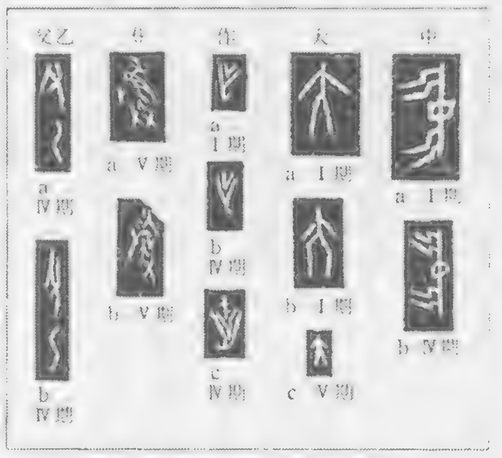


図7　甲骨文字例（図6参照用）

■殷墟文化第四期の金文と甲骨文

図6のaは、族徽である。甲骨文字の「中」（図7-ab）と同じである。

図6のbは、わずか5字であるが、文になっている。「大」字は、第V期の甲骨文字よりも、第I期の字形に近い。「作」字は、各時期に見られる字体である。甲骨文字には、異体字が数種類あるが、金文には、今のところこれ以外の形が見られない。「母」字は、きるように並べたものである。

「午」の甲骨文字bは、縦線のみに簡略化されている。「貝」「賓」は、金文と同じ形を甲骨文字では見つけられない。「王・在・癸・月・室」は、基本的に同じ構造である。概して、金文は荘重な青銅器につける文字としてデザインされる傾向があり、甲骨文字は刻すという条件と小さく多量に書く必要から生じたらしい変化がある。金文は字体の正式書体化の方向にあり、甲骨文字は筆写書体化の方向にあるといえるようである。この両方向は、後世の書体の進化を促した要因と同じである。すなわち、殷時代の甲骨文字と金文に、書体分化の芽があると見ることができる。

■甲骨文字と金文の字体・書体について

殷時代の甲骨文字と金文の文字を観察して、両者には同じ構造の文字が多く存在する。その点では、別の字体であるとは言えない。しかし、構造が違って来ている文字もある。概して、金文は荘重な青銅器につける文字としてデザインされる傾向があり、甲骨文字は刻すという条件と小さく多量に書く必要から生じたらしい変化がある。金文は字体の正式書体化の方向にあり、甲骨文字は筆写書体化の方向にあるといえるようである。この両方向は、後世の書体の進化を促した要因と同じである。すなわち、殷時代の甲骨文字と金文に、書体分化の芽があると見ることができる。

（千葉大学・中国古代書史）

（原載《しにか》月刊第十巻四期，一九九九年）

図3ですでに述べた。「彝」字は、甲骨文字の用例が少ない。小異があるが、基本構造は同じようである。

図6のcdの上部は、族徽である。「父乙」「母己」は父母の称謂と廟号である。この二件は、同一墓から出土したものである。

図6のefは、二器一対に作られたものである。銘文も同じものと見るべきであるが、fには、「日」字が二カ所で省略されている。外周の亞字形は、図5の例と四隅の書き方が異なっている。図5の形は、だんだんと用いられなくなったようである。亞字形の中に、族徽と見られるものが三つあり、廟号も三つある。この器は、どのように用いられたのであろうか。

■殷時代晩期の多字数金文と甲骨文

図8の戍嗣子鼎は、殷墟の祭祀坑から出土したものである。このように字数の多い金文が、末期になって登場してくる。内容は、褒賞を受けたことを記していることが多い。



図8　戍嗣子鼎銘と参照甲骨文字例

賞賜を記した金文は、西周時代に多量に作られるが、その始まりは、殷時代末期にある。この文は、冒頭に干支で日付を記し、文末に大事紀年と月を記している。この構文は第V期の甲骨文にも見えるもので、周の文とは、形式が異なっている。末尾の犬魚形は、族徽である。図の左側の甲骨文字は、鼎銘中のいくつかの文字について字形を比較できるように並べたものである。

「午」の甲骨文字bは、縦線のみに簡略化されている。「貝」「賓」は、金文と同じ形を甲骨文字では見つけられない。「王・在・癸・月・室」は、基本的に同じ構造である。概して、金文は荘重な青銅器につける文字としてデザインされる傾向があり、甲骨文字は刻すという条件と小さく多量に書く必要から生じたらしい変化がある。金文は字体の正式書体化の方向にあり、甲骨文字は筆写書体化の方向にあるといえるようである。この両方向は、後世の書体の進化を促した要因と同じである。すなわち、殷時代の甲骨文字と金文に、書体分化の芽があると見ることができる。

（千葉大学・中国古代書史）

（原載《しにか》月刊第十巻四期，一九九九年）

『説文解字』と甲骨文字

阿辻哲次（あつじ　てつじ）

■「説文解字」と「小学」

儒教を国教とした過去の中国では、儒学の経典すなわち経書（けいしょ）が、すべての知識人にとっての必読書とされていた。経書は孔子をはじめとする聖人の崇高な教えを伝えるものだから、内容を深く味わいながら精読する必要がある。しかしもともとが紀元前の時代に書かれた文献であるため、それを読み解くことはそうそう簡単なことではない。だから経書を理解するための前段階として、いくつかの補助的分野が必要であった。

経書に関する補助的学問の中でもっとも重視されたのは、言語と文字に関する学問であった。それを当時の学問体系では「小学」と呼ぶ。経書とはいっても、しょせんは漢字で書かれた文献である。だからその内容を正しく理解するためには、言語学の方面からアプローチするのがもっとも効率的である。こうして小学が経書研究のための重要な補助科学と位置づけられた。

経書の研究は清朝においてめざましく発展した。経書の正確な読解よりも理論的な思考を重視した宋明の学―朱子学に対して、清朝の学者たちは厳密な本文校訂から出発して、経書のより精密な理解を目指した。彼らの実証主義的な学風を考証学というが、その考証学者たちが経書研究の際に強力な武器としたのがほかでもなくこの小学であった。かくして小学の研究も、清朝において空前の隆盛をむかえ

ることとなった。

この清朝の小学では、『説文解字』に関する研究が大きな比重を占めていた。『説文解字』とは後漢の許慎の著した文字学書であり、そこでは約九千の文字に対してそれぞれ文字の成り立ちと、各文字の本義（文字の元来の意味）が説かれている。許慎がその書物を撰述したのが西暦一〇〇年だから、今から約一九〇〇年前の字書である。

『説文解字』は漢字の形・音・義全般にわたって考察を加えた最初の文字学書であり、考証学者たちはその価値を正しく認識した。『説文解字』の研究はやがて経書研究のための補助的なものにとどまらず、独立した学問として展開され、『説文』学の最高峰といわれる段玉裁『説文解字注』をはじめ、王筠『説文句読』、朱駿声『説文通訓定声』など、大部の、そしてすぐれた業績が次々と生まれてきた。

その後時代が進み、一九一一年には辛亥革命によって清朝が瓦解した。儒教を国教とする帝国が崩壊し、経書の地位も以前のように神聖視されるものではなくなった。ところが経書の価値が失墜した時、小学にはすでに膨大な量の研究体系が蓄積されていた。小学は独立した言語学となりうる体系をその時完全に備えていた。中華民国以後の学術界にも、こうして小学は新しい言語学として独自の道を歩みはじめた。今では「小学」の名こそあまり使われないが、文字学・音韻学・訓詁学の各分野は、伝統的研究方法を基礎としつつも、新しい角度から中国の言語の諸相をとらえる学問として発展を重ねている。

■『説文解字』の文字解釈

新しい文字学が飛躍的に発展する契機となったのは、一九世紀末期の甲骨文字発見であった。それまでも古い青銅器に鋳こまれた文字（金文）を資料とした古文字学が、宋代から研究されてはいた。しかし甲骨文字の出現は、それまでの文字学を根底から洗いなおすことを要求する大事件であった。

甲骨文字とは殷代の占いで使われた亀甲や獣骨に刻まれた文字で、今から約三三〇〇年ほど前のものである。現存する最古の漢字であり、『説文解字』の成立から計算しても、一四〇〇年も前の文字資料である。そんな古い時代の文字が発見され、その研究が進むにつれて、過去には絶対視されていた『説文解字』の解釈の中に、漢字の初形と初義を正確にとらえてはいないものがいくつかあることがわかってきた。

その一例として、ここで「東」という字をとりあげよう。

「東」は『説文』に、

> 東　動也、従木、官溥説、従日在木中
>
> 東は動也、木に従う、官溥の説に、日の木の中に在るに従う

とある。

最初の「東」は小篆という書体の「東」字。『説文解字』はこの書体を字形の基準としている。伝承によれば小篆は秦の始皇帝の時に制定されたというから、許慎にとってもそれはすでに古代文字であった。

次に「動なり」とあるのが、許慎が「東」の本義として与えた訓詁である。「東」を「動」と訓じたのには、二つの理由がある。

第一の理由は、「東」と「動」は発音が同じ、またはきわめて近いことである。このように、ある文字をそれと同音または近似する字音の文字に置き換えて訓じる方法を「声訓」といい、後漢の頃にはよく用いられた。声訓は『説文』の中でこの「東」字の他に数多く用いられているし、許慎より少し後の劉熙の『釈名』は、声訓を駆使して文字を解釈したユニークな書物として知られている。

「東」を「動」で訓ずる第二の理由は、古代中国の基本的哲学である「五行説」に基づく。五行説とは世界を構成する木・火・土・金・水の五要素の推移と循環によって、全世界のさまざまの現象を判断し予測する考え方である。五行説では方角や時間も木火土金水で説明されており、「東」の方角は「木」に属し、季節では春が配当される。春は万物が活動を再開し、草木が芽生える、「動」の季節なのである。

「動なり」の訓詁の次に「木に従う」とある。これは「東」が「木」を意符（意味的範囲を示す構成要素）とすることをいう。つまり「東」は字形内部にある「木」から意味を与えられるのだが、ただこの「木」は一般の樹木でなく、神話中の特殊な木である。

許慎は官溥という人の説を引用して、「東」の成りたちを説明する。その官溥の説では「東」は日と木とから成り、日が木の中にあることを示す。その木は扶桑という神木で、神話では、太陽はまず東方の海中にある扶桑に登り、それから水平線上に姿をあらわす。だから「日」（＝太陽）と「木」（＝太陽が出る時に登る扶桑）の組み合わせによって、「ひがし」の意味をあらわすという仕組みである。

■甲骨文字学の成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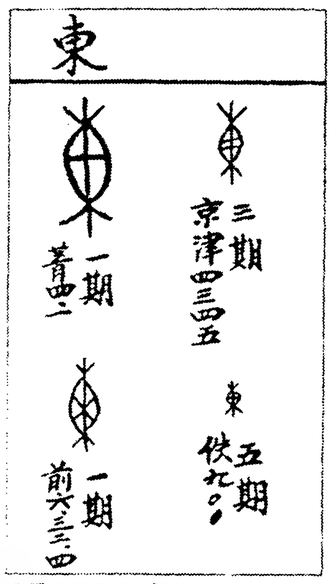
以上が『説文』による「東」の解釈である。ところで『説文解字』が解釈の基準とした字形は、小篆という書体のものであった。小篆は許慎から見れば古代文字であるが、現代の私たちは、小篆よりもずっと古い文字を資料として使うことができる。漢字の初形初義を考えるためには、基礎とする字形がより古いものであることが望ましいことはいうまでもない。だから甲骨文字が資料として使える現在、小篆の字形によって立てられた説は、もう一度洗い直す必要がある。それが近代文字学の立場である。

小篆の「東」なら、たしかに日と木に分割することができる。しかし小篆よりもはるかに漢字の原始形に近い甲骨文字では、「東」は日と木を組み合わせた形にはなっていない。この甲骨文字での「東」は、「橐」という名のふくろをかたどった形と考えるのが現在の定説である。

東＝橐説は甲骨文字学者の徐仲舒氏がはじめて唱えたものだった。徐氏は、

> 東は古の橐の字なり。『埤倉』に曰く「底なきを橐といい、底あるを囊という」と。『蒼頡篇』に曰く、「橐は囊の底無きものなり」と。物を囊中に実たし、其の両端を括る、橐の形はこれに象る。鼎の文の「重」字は[illegible]に作る。人の囊を負う形に象る。

という（于山『説文闕義箋』に引く徐仲舒説）。



甲骨文字での「東」
（『古文字類編』より）

徐氏の論拠は、『埤倉』と『蒼頡篇』という古字書に見える橐と囊という二種類のふくろについての記述である。橐とは吹き流しのように両端が筒状になっていて、中に物を入れ両端をひもでしばって用いるふくろ、囊は信玄袋のように一方だけに底があり、もう一方をひもでしばって用いるふくろをいう。さて「鼎の文」、つまり金文の「重」が[illegible]と書かれるが、それは人がふくろにものを入れて背負っている形であり、だから「重い」の意味となる。とこ

■『説文解字』と甲骨文字

甲骨文字は十九世紀末期に突然出現したものであった。それまでの研究者はそのような古代文字の存在を誰一人として予測できなかった。その甲骨文字が出現後数十年にして、その大部分が解読されているという事実は、エジプトのヒエログリフがナポレオンのエジプト遠征によるロゼッタ石の発見という、僥倖ともいうべきまったくの偶然によってやっと読めるようになったことと考え合わせると実に驚嘆に値する。もちろんそれは、漢字が成立以来現在にいたるまで体系をかえず、また漢字とともにある言語体系が基本的に現在まで変化していないこと、つまり甲骨文字といえども実際は書体の一パターンに過ぎなかったことが大きな理由なのであるが、同時に、甲骨出現の時点では、『説文解字』を中心とした小学の研究が多量に蓄積されていたことも、忘れてはならない。世に存在を知られたばかりの甲骨文字にとりくみ、基本的な研究成果をあげてきたのは、いずれも『説文解字』に造詣の深い学者たちであった。

文字学者たちは『説文解字』を中心にした研究を土台にして、

殷契本义论稿

林 小 安

殷墟甲骨文是中国目前所见最原始的成体系的文字，约有四千余单字。作为记事所需，殷墟甲骨文已经是很完备、很成熟的文字了。更早的原始初文，在大溪文化、大汶口文化等新石器时代的陶器上也能见到个别单字（参见拙文《中国文字起源之我见》，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3年第3期）。只是单字数量太少，而且大多数这类陶文还处在符号阶段，不像殷墟甲骨文大多数已是象形字、会意字、指事字、转注字、假借字、形声字。在殷墟甲骨文中保留着少量用“六书”造字法之外的方法所造之字，这类字大多是符号字。这类符号字是无法用“六书”造字法来辨认和解说的。例如，甲骨文中“五”作“𝌆”、“七”作“十”等字，就不属于“六书”造字法所造之字，只是简单的符号而已。但是，它们也有文字的基本要素：字形、字音、字义，已经从普通的简单符号升级为文字了。甲骨文中有些不识之字、难识之字，即属于这类“六书”造字法之外所造之字，如：𠂤、𠂇、𠂤、𠂤、𠂤、𠂤、𠂤、𠂤等。

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早于殷墟甲骨文而与文字起源有关的原始资料，总共可分为三类，一类是原始符号，大多保留在新石器时代遗存的陶器、石器、玉器上；一类是原始图画，大多保留在新石器时代遗存的岩画、陶器、玉器上；一类是原始文字，大多保留在新石器时代遗存的陶器、石器、玉器、兽骨龟甲上。晚于新石器时代的二里头夏文化（晋南豫西地区）、岳石文化（分布在泰沂地区，夏代时期的东夷少昊部族文化）、先商文化（冀南豫北地区）及二里岗、小双桥早商文化等遗存的陶器、石器、玉器、龟甲兽骨上，也有这类原始符号、原始图画、原始文字。根据对这些与文字起源有关的原始资料的全面分析，加以对先人活动的逻辑推理，我们认为文字的起源，大抵是从简单的记号、符号（符号与记号的区别在于：符号的形与义较记号的形与义更固定些、更确定些、使用的时间更长、范围更大些。而记号则属于临时性的，使用时间很短，随意性很大，其含义很不固定，且没有多少人知道。记号与符号均不表音。）、原始的象形图画开始，逐渐演变过渡到象形、会意、指事文字的。未与语言对应前的原始符号、原始图画还不能算是文字，只能看作与文字起源有关，是原始文字的前身。原始符号、原始图画逐渐与语言相联系、相对应，其形、义、音之间的关系逐渐牢固并确定下来，遂演变为原始的文字。

最初的原始文字，是一形（字）、一义、一音的。随着人类的生产活动、社会活动的日益增多及复杂，一字一义已不符所需，便出现了一字多义的现象。一字多义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新增之义与原始本义相关，是原始本义之引申义，笔者认为此类字即“六书”中所谓之转注字；一类是新增之义与原始本义无关的字，是借字表义（亦可谓借音表义），即“六书”中之假借字。其新增之义与本义相关的为转注字，换句话说，其新增之义为原始本义之引申义者，即所谓“同意相授”之转注字；其新增之义与本义无关的为假借字，即所谓“本无其字，依声托事”者。

用转注法（引申义）、假借法造字，是一字、一音、一义的原始文字进一步发展的必然趋向。在先人的社会交往中，许多概念、观念是无形可象、无意可会、无事可指的，文字的进一步发展必然要走一字多义的路。用“一字多义”法造字，可以避免总字数的增加，减轻记忆的负担。如果没有“一字多义”法造字，不但今天的汉字总字数要增加若干倍，世界各国、各民族的文字的总字数（或曰单词数）亦都会增加若干倍。因此，世界各国、各民族的文字，无不有一字多义的现象。“一字多义”法造字是所有文字发展的必然途径。用引申义、借音表义的方法造字（词）也是世界各国、各民族的文字发展必然要使用的方法。转注字、假借字就是发展一字多义的两条主要途径，在象形字、会意字、指事字的基础之上，在不增加新字（形）的情况下，运用其已有字（形），或转注、或假借而赋予新义。没有造新字形，却造了新字义。这是不造形的造字。在一字多义大量出现后，尤其是在假借字使用越来越多，极容易造成字义理解的混乱的情况下，先人们又发明了形声字。以形符来标明（亦是限定）其字义，以声符来标明其字音，以避免一字多义在使用中造成的理解混乱。如：“韦”字的本义是“围”，后既假借用为“经纬”之“纬”（早期的“经纬”之“纬”书作“韦”，是假借字，后发展为“纬”，是形声字），又假借用为“皮革”之“韦”。“韦编三绝”被今人误认为是古代编联简书的皮绳三绝。其实，古代简牍只有用丝绳和麻绳编联的，没有，也不可能有用皮绳编联的。清以前的文献，从无将“韦编”解为“皮绳”的。近年出土的楚、秦、汉简牍的编绳，非丝即麻。“韦编三绝”之“韦”实乃“经纬”之“纬”的假借字。又如“从”字，本义是“跟从”之“从”，又假借用为“纵横”之“纵”。“纬”与“纵”在汉以前，分别书作“韦”与“从”。假借字用多了，字义的理解就极容易混乱。把“韦（纬）编”读为“韦（皮）编”，就是没有搞懂“韦”字用的是哪个假借义（是皮韦？还是经纬？）。形声字最主要的功能就是界定文字的字义范围，避免字义理解的混乱和模糊。形声字以其既能标明字义又能标明字音的优越性，很快就被广泛运用并充分发展。有不少假借字、转注字后来即发展为形声字。“韦”与“从”书作“纬”与“纵”，即是假借字发展为形声字。“专”字甲骨文书作“𠫓”，本义是“转”，以手旋转“纺纼”，即“转”的会意字。“专”字假借用为“专断”字后，遂加义符“车”，以示其“转动”之本义。形声字的大量出现是表意文字发展的必然结果。因此，在《说文解字》中，形声字占了百分之九十还多。但是，从今天所看到的汉初简牍、帛书所用之字来看，假借字仍占很大比例，形声字远没有《说文解字》那样多，据此，我们认为形声字的大发展应在西汉晚期、东汉时期。

简言之，文字的发生、发展过程如下：文字由象形图画开始，加之少量的记号、符号；继而出现指事字、会意字（会意字是在象形字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再继之出现转注字、假借字；最后大量出现形声字。仅有象形字、指事字、会意字的时期，文字还属于一字、一音、一义的低级阶段。在转注字、假借字出现后，文字即进入一字多义的高级阶段。到形声字出现后，文字又进入更高级的阶段，汉字的造字法也已基本完备。至于后来出现的孬、甭、叵、佘等类字，仅仅是个别辅助的造字法，这类字不可能广泛应用，也不可能大量发展。

在殷、周甲骨文、金文中仍能看到不少同新石器时代原始符号相同的符号文字，这是原始符号在殷、周甲骨文、金文中的孑遗。这一现象说明殷、周甲骨文、金文的来源之一是原始符号。我们在这里所说的原始符号文字，是指这类文字既不是用象形的方法、也不是用会意的方法、亦不是用指事的方法，而仅仅是用简单的笔画所表示的符号。但是，它们却出现在殷墟卜辞、殷周青铜器的铭文中，它们的确应该是具有形、音、义的文字而不是仅有形、有义而无音的符号是不容置疑的。严格地说所有文字都是符号，但是我们在这里所说的原始符号文字是指非象形、非会意、非指事、非转注、非假借、非形声的原始文字。而这些原始符号文字又确实是文字的一部分。

在殷墟甲骨文之前的原始文字资料中，我们只能看到一些单个的原始文字，或单个的原始符号。至今未见早于殷墟甲骨文的成句的原始文字。在新石器时代的原始文字资料中，哪些是原始符号？哪些是原始图画？哪些是原始文字？目前还只能推断，无法证明而确定。因为在甲骨文中，仍保留着符号文字（即无法用“六书”造字法分析的字）和象形图画字，使我们无法轻易否定新石器时代的那些原始符号和原始图画不是文字。但是，那些符号、图画，究竟是符号？是图画？还是已经是文字了？现在仍然无法证明。只能付之阙如，期待将来有更多、更充足、更确切的资料来证明。

研究文字的初文和本义，是文字学的一个重要课题，是文字学的基础工程。它是文字学研究的起点。所谓“初文”，是指造字之初最原始的字形。某些次要笔画的有无，某些偏旁位置的变换，是原始初文的常见现象。所谓初文，仅指其字形组成的基本结构。所谓“本义”，是指造字之初最原始的字义。在文字使用的漫长过程中，其字形、字音、字义少有一成不变的。汉字在隶变以前，字形的变化是较多、较大的。汉字在隶变以后，字形的结构基本固定，字形的变化很少、很小。汉字在隶变以后的发展变化主要是字义和字音的发展变化。字音的变化，主要是方音和异读的不同。字义的变化则主要是一字多义，亦即假借义和引申义的增多，以及由假借字和转注字向形声字的变化和发展。但是，无论怎样变，其字形的变化都是源于其最原始的初文，其字义的变化都是源于其最原始的本义。因此，要研究文字的发展史，不可不对每个字的初文和本义有准确、清晰的了解和认识。当然，字音也是随着文字的发展而变化的，也存在本音的问题。但是，本文讨论的是文字学问题，有关字音、本音的问题，属于音韵学的问题，本文暂不论及。

文字的发展有的时候是由繁至简。如：象形字往往是从象形图画演变为符号化的表意文字，它的笔画是由勾勒写实所象之物的轮廓变为简单写意的象征性的表意符号字。如甲骨文的“𠆢（人）”字，已经没有人体的轮廓的勾画，整个人体从头到脚只有一笔表示，加上手臂总共只用两笔表现，这已经不是象形了，仅仅是写意，或说是表意罢了。比甲骨文更原始的文字，肯定要比甲骨文更象形、更写实。在殷墟甲骨文之前，文字已经发展了相当长的时期。在那个时期，经反复使用，先人们在书写文字时，逐渐从笔画多的象形字简化为笔画越来越少的表意字。这里所说的象形字和表意字，实际即通常所说的象形字。笔者提出这两个不同的概念，主要是强调最初的象形字是很象形的图画，后来逐渐节省笔画发展为表意性的象形字。这样的象形字与其说是象形字，莫如说是表意字。现在人们所说的象形字，实际是指那些原来是象形的字。殷周的甲骨文、金文绝大多数都已不是象形的了，大多是经过多次简省笔画后的表意文字了。说它们是象

（京都大学・中国語学）

（原載《しにか》月刊第十卷四期，一九九九年）

して新しい甲骨学を開拓していった。そしてその成果に基づいて、今度は逆に『説文解字』の方を修正しつづけてきたのである。

現在の中国で甲骨研究の権威である胡厚宣（こうせん）氏は、甲骨発見五十周年を記念した書物（『五十年甲骨文発現的総結』）の中で、それまでの研究を総括して、

甲骨文の発見と研究によって、『説文解字』の少なくとも十分の二、三が訂正されるべきであることがわかった。なぜならば、許慎の書物の中には宗教的迷信や哲学的主観による解釈がみちみちているからである。たとえば許慎の数字や十干十二支の字の解釈は、まるで完璧な陰陽五行説のごとくである。

彼の書物は「天人の際を究め、古今の変を通じ、一家の言を成す」著述とはいえるが、科学的な文字学の著述であるとは決していえない。

と述べている。

胡厚宣氏のことばは、甲骨学の最先端を歩む立場から『説文解字』を評価したものとしては妥当な見解であろう。現代の文字学研究では、『説文解字』はもはや最前線に立てなくなっている。しかしだからといって、『説文解字』を完全に抹殺してしまってよいものだろうか。

現代の眼から見れば、『説文解字』は「非科学的」で「迷信にみちたもの」である。しかしその書物が作られた時には、その「非科学的」で「迷信」とされるものの中にこそ、重要な価値があったのである。

現代の眼から過去の文化を批判することはやさしい。だがそれとともに、過去の文化遺産をその時代の環境に位置づけ、そこにそのもののもっていた価値を正しく認識する作業も、決して忘れられてはならない。

二千年近い時間にわたって伝統的学問の基礎分野をリードしてきた古典を正当に評価するためには、中国文化史の上での漢代という時代に許慎と『説文解字』を置き、そこに浮かぶ古代的文字観を究明することが必要なのである。

説文解字』は漢字の解釈という方法を通じて完成された哲学的著述であって、単なる古代文字辞典ではない。だから『説文解字』に、甲骨文字や金文研究の成果を導入しても、『説文解字』の本質的な理解には何のプラスにもならない。『説文解字』と甲骨文字の価値は、異なる次元で考えるべきなのである。

（京都大学・中国語学）

（原載《しにか》月刊第十卷四期，一九九九年）

努力，人或有得有失。总结前人成功的经验和失误的教训，我们应该对探寻原始本义的方法更加明确，更加清晰，更加自觉。业师徐中舒先生在1979年为我们讲授古文字课时曾反复强调："字之本义要从偏旁所属之字中探求"。例如："其"字的本义是"箕"，"父"之本义是"斧"，"寸"之本义是"肘"，"聿"的本义是"笔"，"申"的本义是"電"，"北"的本义是"背"，等等，都是研习古文字者所熟知的。但是，循此之路，我们还可进一步举一反三，明确主动自觉地运用这一方法，继续探索出更多的原始初文的原始本义来。沿着徐中舒先生指引的方向，本文拟就这一题目作进一步探索。

(1) 士——牡

《说文》一上P20："士，事也。数始于一，终于十，从一、十。孔子曰：'推十合一为士。'"甲骨文"士"作"  "，从"士"之字有、、、、等，皆公牛、公羊、公鹿、公犬、公马等牡畜之专名。《说文》曰："牡，畜父也，从牛、土声。"上述"畜父"在甲骨文中分别从牛、从士；从羊、从士；从鹿、从士；从犬、从士；从马、从士等，"畜父"字均从"士"而不从"土"，知"土声"说非是。"牡"之从"土"乃从"士"之讹。王国维曰："《诗》三百篇，牡在尤韵，不与土同部，……古者士在之部，牡在尤部，之、尤两部音最相近，牡从士声，形声兼会意也。"笔者按：王说非是。"畜父"字均不从"土"声，亦不从"士"声。公牛、公羊、公鹿等"畜父"应各有专称，不会都从"士（土）"得声，否则，呼"士（土）"声时，怎知是呼公牛？公羊？公鹿？还是其他"畜父"？  （牡牛）、（牡羊）、（牡鹿）等牡畜均从"士"，应各有专称。犹如"豭"字，今从"豕"、叚声，而甲骨文作，从"豕"腹下有阳根，知其为牡豕也。然其字既不从"士"声，亦不从"土"声，而读"叚"声。由是可知，、、等"畜父"字均不从"士（土）"得声。再如""字，从鹿、从士，然而此字却不读"匕"声，而读若"幽"。杨树达《积微居甲文说》据《尔雅·释兽》称："鹿牡麌"、"豕牝豜"，据《尔雅·释畜》称："牡曰骘，牝曰骒"、"羊牡羬、牝羊牂"，知牡鹿读叚声，牡马读陟声，牡羊读分声；牝豕读巴声，牝马读舍声，牝羊读爿声。由是可知：凡从牛、从羊、从犬、从鹿、从马、从豕等与从匕相配之会意字，均不从"匕"声，而自有专称。甲骨文"（士）"字乃"畜父"阳根之象形表意字，"士"乃"牡（非指"牡牛"，而为"畜父"之泛称）"之初文。"士"多用为"士女"字后，乃再增义符"牛"作"牡"字以表"士"之本义。"牡"指"畜父"故从"牛"。

(2) 若——诺

《说文》一下草部P43："若，择菜也。从、右。右，手也。"甲骨文"若"字作""，揆其字形所构与择菜了不相干，而象奴隶在官吏面前、臣下在君王面前，双膝跪地，双手上扬，披发然诺、应诺、唯诺、唱诺状。此字当为然诺、应诺、唯诺之"诺"之初文，为然诺、应诺、唯诺之象形会意字。金文"若"字从、从口，即说明"若"字之本义当与言语有关。《说文》三上言部："诺，应也。从言、若声。"《说文》："唯，诺也。"甲骨文字正作"唯唯诺诺"状。罗振玉谓"'若'与'诺'一字，象人举手跽足之状，故'若'训'顺'"、叶玉森谓"象一人跽而理发使顺形"，言"若"与"诺"为一字是，言本义训"顺"则非是。卜辞作"帝弗若"、"祖丁若"、"父丁若"、"王若"等语，皆应训为"允诺"、"然诺"之"诺"，知"若"之本义当为"应诺"、"然诺"，"顺也"应为引申义。盖"若"字假借用为"善也（《尔雅》）"、"顺也"、"如若"字后，乃再增义符"言"作"诺"字以表"若"之本义，从"言"者，"然诺"必用言语，故从"言"。

(3) 小（少）——沙

《说文》二上P48："小，物之微也，从八、丨见而八分之。"甲骨文作"  "，从三点，既不从八、亦不从丨，"丨见而八分之"乃许慎据嬗变字形为说，不足凭信。甲骨文中"小"字与"少"字或通用无别。《说文》二上："少，不多也，从小，丿声。"甲骨文"少"字作""，从四点。"丿声"说亦不足凭信。揆甲骨文"小"、"少"字形所象，实沙粒之象形，从三点与从四点均为沙粒，故无别也。楚帛书"长沙"之"沙"字即从"小"不从"沙"，可知"沙"之原始初文是"小"或"少"，与甲骨文之""、""为沙粒之象形正可互证。沙粒正是"物之微也"，在使用中，引申用为大小之"小"，再进一步引申用为老少之"少"。"小"、"少"之本义为"沙"，用为大小之"小"及老少之"少"，是转注义。"小"、"少"之用为大小之"小"及老少之"少"之转注义渐多，乃再增义符"氵"作"沙"字以表"小（少）"之本义。盖"沙"每生于水边，故从"氵"。

(4) 八——分

《说文》二上P48："八，别也，象分别相背之形。""分，别也，从八、刀，刀以分别物也。"甲骨文作)(，为破分之会意字，许释"别也"是，释"相背之形"则非，甲骨文自有"北"字象"相背之形"。"八"乃"分"之初文，"八"多假借用为数目字，乃再增义符"刀"作"分"字以表"八"之本义。盖"分"每用刀切分之，故从"刀"。

(5) 公——瓮

《说文》二上P49："公，平分也，从八、厶，八犹背也。《韩非》曰：'背厶为公'。"甲骨文作""，不从"厶"。"背厶为公"说不足凭信。甲骨文"公"字实"瓮"之象形字。方述鑫谓"'公'当是指事字，象人类造成的事物之形，所从口形象深腹圜底之瓮，八形象瓮器之侈口。"（《甲骨文口形偏旁释例》），言"象深腹圜底之瓮，八形象瓮器之侈口"是，言"当是指事字"等语则非，要么是指事字，要么是象形字，焉能又是指事字又是象形字？"公"字在金文中有作""的，有作""的。作""的应为本形，作""的应是书写方便所为。后"公"字多假借用为"公侯"、"公私"字，乃再增义符"瓦"作"瓮"字以表"公"之本义，"瓮"乃瓦器，故从"瓦"。

(6) 曾——甑

《说文》二上P49："曾，词之舒也，从八、从曰、声。"甲骨文作""，许说非是。朱芳圃曰："曾即甗若甑之初文，象形。……甑以炊饭，与鼎以烹肉同，其器下体承水，上体盛饭，中设一箅，金文'曾'字即象其形。"所言甚是。盖甑、鬲（或釜）合之为，分之为甑与鬲（或釜），承水者为鬲（或釜），盛黍者为甑。甲骨文""字实象带箅之"甑"，字下之"田"为箅孔之象形，字为蒸煮器"甑"之象形。是""

(7) 采——播

《说文》二上P50："采，辨别也，象兽爪分别也。"金文作，字实像手上有谷粒状，揆其字形所构，实播种之"播"之会意字也。番字，从采、从田；播字，从采、从田、从扌，均说明"采"字本与种田有关。此字的演化过程为：先造"采"字（会意）以表播种之意；再增义符"田"作"番"（增义符"田"，表明其字与种田有关，"番"古音读"播"，知其本与"播"为同源字）以表播种之本义；继而，因"番"字假借用为"更代"义，故再增义符"扌"作"播"字以表"采"之本义，"播"乃手之动作，故从"扌"。从"田"、"扌"乃义符之增繁，"播"字的核心是"采"，"采"即"播"之原始初文。犹如"簠"字，从"竹"、从"皿"亦是义符之增繁，其字之核心是""。许说颇迂曲难解而无征，非是。《说文》"番，兽足谓之番，从采、田象其掌。，番或从足，从煩。，古文番。"字正从"丑（掌之象形）"中有"籽"状，掌中有籽，乃"播"之会意字也。

(8) 告——造

《说文》二上P53："牛触人，角箸横木，所以告人也。从牛从口。"甲骨文作""，确从牛、从口不误，金文"告"字从牛、从口更为清楚。然"角箸横木，所以告人"之说纯为牵强附会。揆其字形所构，"从口"之"口"实牛圈之口，此字盖放牧之牛归圈之会意字，应为"造"之初文。《说文》二下："造，就也，从辵、告声。"《广雅》曰："造，诣也。"《说文》三上："诣，候至也。"是"告"之本义应为就也，诣也，候至也。牛入圈口是为就、诣，人候其归家而至也。后世言"造访"即言"到访"，"造访"之"造"即源于此"告"之本义。故"告"之本义为"造"，"告"实乃"造"之初文，会意字也。"告"多假借用为"告白"、"告示"字，乃再增义符"辶"作"造"字以表"告"之本义，"造"与行走有关，故从"辶"。

(9) 册——柵

《说文》二上P85："册，符命也，诸侯进受于王者也。象其札一长一短，中有二编之形。"甲骨文"册"字作""，既象简牍之册，亦象栅栏之形。究为"（简）册"字之初文？亦或为"柵"字之初文？笔者以为应视"（简）册"与"柵"何者为先而定。人类圈畜牛羊与居屋周围造栅栏以自卫应早于简牍之使用。且人类使用简牍亦应在发明文字之后。文字发明之初，应仅有"栅栏"而无"简册"，故笔者以为"柵"字之发明应在"册"字之前。《金文编》1083页所载两个族名字，字从、从两册、从一兽形，即表明此"册"与圈养兽类有关，另《金文编》1134页载父辛爵、丰爵、丰尊等器之族名从木、从羊、从册，更说明此"册"应与圈养牛羊之"栅栏"有关而与"简册"无关。故窃以为"册"字之本义应为"柵"，作为简牍之"册"应是后起之义。盖"册"字多假借用为"简册"字后，再增义符"木"作"柵"字以表"册"之本义，"柵"系

形字，是为了说明这些字原来是用象形的方法造的字。金文中保留了一些象形成分较多的象形字，如《金文编》中归于附录的虎（1076页194）、牛（《金文编》1079页204）、马（《金文编》1078页201）、羊（《金文编》1078页200）、犬（《金文编》1078页198）、鱼（《金文编》1085页223）、兔（《金文编》1078页199）、豕（《金文编》1082页215）等族名字，还很像所象之物的形。这些字还属于"视而可识"，象牛、象羊、象豕、象虎，任何人都能识别。但这些字在甲骨文中笔画就简单得多，已不像上述金文那样象形，而已简化为符号化的文字了。普通人不经甲骨学家的指点是很难识出甲骨文的牛、羊、虎、豕、犬等字来的。甲骨文已经不是原始的象形字，而是已经符号化的象形字。由于青铜器是礼器，富有装饰性、艺术性，因此其铭文往往保留更多的原始图画的孑遗，这也是其装饰性、艺术性的反映。青铜器中保留的这些更象形的文字，正是更原始文字的身影。它告诉我们，笔画已经简化得多的殷墟甲骨文的前身必是更加复杂、更加象形的。从殷墟甲骨文到周代金文，从周代金文到秦篆，从秦篆到汉隶，象形的成分越来越少，字形越来越符号化，笔画也越来越少。上述青铜礼器上的族名文字，因是装饰文字，仅仅是个别特例。由此观之，文字的最初变化是由繁变简的。

文字的发展有时又是由简变繁的。如：甲骨文的"其"字，其本义是"箕"，因将"其"字假借用为"其他"之"其"和语词"其"字，乃再造从"竹"之"箕"以表"其"之本义。这就是由简（"其"）变繁（"箕"）的。合体字都是由简变繁的。一字多义（包括假借字、转注字）用多了，容易引起字义理解的混乱，主要是假借义用多了最容易引起混乱，因此，汉字必然要向形声字发展。有相当多的形声字都是从假借字、转注字发展来的。

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文字也在不断发展过程中。不断增加着新的字形，不断增加着新的字义，不断增加着新的字音。这是人类社会发展所需，同时也是文字发展的总的趋势。当然在这一总趋势中，也有一些字形、字义、字音在发展过程中被淘汰、被停用。时间长了，这些字就消失在文献中。这类死亡的文字，大多是字义的死亡，这类文字包含的概念、观念在生活中不再存在了，久而久之，这类文字便自然消亡。消失的时间长了，过了上千年再重新出现，就很难再被认识。文字学的研究课题即包括文字的起源和发展，需要探求其发生、发展的脉络，孰为源？孰为流？要了解文字的源流，就必须探索原始初文和原始本义。由于甲骨文是汉字中时代最早的，它的出现为我们提供了认识原始初文的大量丰富资料。然而到目前为止，我们虽然掌握了不少原始初文，但对其原始本义的认识还未能尽善尽美。又由于一字多义的大量存在，有许多字的本义还未被认识。

文字的产生是从象形字、会意字、指事字开始的。由于一字一义的文字系统远远不符人类所需，象形、会意、指事造字法又有很大的局限，有许多概念无形可象、无意可会、无事可指，因而先人发展了用假借、转注（引申义）造字的方法。字形未增加，但字义增加了。这实际是一种未造字（形）的造字（义）。由于一字多义容易造成对字义理解的混乱，尤其是假借字的多个假借义之间毫无关联更容易造成理解的混乱，文字的发展又走上了形声字的道路。由于一字多义的大量存在，又由于许多原始初文被用在大量出现的形声字中作声符或义符，故而原始初文的原始本义遂淹没不明。寻找原始初文、探求原始本义是文字学家的使命之一。一代又一代的文字学家在这两方面做了不少

(14) 𢍏——攀

《说文》三上 P104："𢍏，引也，从反𢍏。"段玉裁引晋灼曰"𢍏，古攀字"，注："按今字皆用攀。"字实是攀援之会意字，象两手向两边攀援状。"𢍏"多用为声符，乃再增义符"林"、"爻"、"手"作"攀"字以表"𢍏"之本义。从"林"、"爻"者，攀援必依借木干、藩篱；从"手"者，攀援乃手之动作也。

(15) 𢍏——戴

《说文》三上 P105："𢍏，分也，从廾、从畀。畀，予也。"甲骨文作  ，字形与"分也"、"予也"毫无相涉，许说非是。揆其字形所构，字作双手举头处，而头部画十，盖"戴"之初文也，字实为双手举至头部加冠冕状，"画十"谓以冠冕复于头，会意字也。王国维曰："此疑'戴'字，象头上戴由之形。"余永梁曰："按加益乃戴之本义。……篆籀乃为形声字矣。戴、𢍏古当是一字，音同在之部。"（见《殷墟文字续考》）《说文》三上"戴，分物得增益曰'戴'，从𢍏、戈声。""𢍏"字假借用为"变𢍏"字，故再增声符"戈"，作"戴"字以表"𢍏"之本义。

(16) 要——腰

《说文》三上 P105："要，身中也，象人要自臼之形，从臼。  ，古文要。"段玉裁曰："上象人首，下象人足，中象人腰，而自臼持之，故从臼。必从臼者，象形犹未显，人多护惜其腰故也。"从臼，会两手叉腰之意，乃指事字，非是"护惜其腰"。字盖假借用为语词后，再增义符"月（肉）"作"腰"以表"要"之本义，从"月"者，腰乃人之肉体也。

(17) 父——斧

《说文》三下 P115："父，巨也，家长率教者，从又举杖。"甲骨文作，从又、从。非杖形，许说非是。揆其字形所构，又者，手也；，象石斧，字象手持石斧状，象形会意字也。犹如甲骨文"鼓"字作，象手持鼓槌击鼓状。字之左部""，乃鼓之象形；右部""乃手持槌状，以会击鼓之意。"父"字假借用为"父考"字后，乃再增义符"斤"作"斧"字以表"父"之本义，从"斤"者，"斧"乃斤属。

(18) 反——扳

《说文》三下 P116："反，覆也，从又、厂"。甲骨文作，揆其字形所构，盖"扳"之初文。字作以手扳折直棍状，会意字。"反"字假借用为"正反"字后，乃再增义符"扌"作"扳"字以表"反"之本义，增义符"扌"者，"扳"乃手之动作也。

(19) 寸——肘

《说文》三下 P121："寸，十分也，人手却一寸动脉谓之寸口，从又、一。"甲骨文作，此乃指事字。从又，乃手臂之象形，从，乃指示肘部之位子。犹"本"、"末"字，分别指示其根部和梢部。"寸"字假借用为"尺寸"字后，乃再增义符"月（肉）"作"肘"字以表"寸"之本义，从"月"者，肘乃肉体之一部也。

(20) 𢍏——转

《说文》三下 P121："𢍏，六寸簿也，从寸、声。一曰：𢍏，纺𢍏。"段玉裁注："《诗·小雅》'乃生女子，载弄之瓦'，毛传曰：'瓦，纺𢍏也。'《说文》糸部：'纺，网丝也。网丝者，以𢍏为锤。'《广韵》曰：'𤰞，纺锤是也。'今'𢍏'之俗字作'𤰞'、'𤰇'。"是""（纺𢍏）即"锤"，纺锤是也，纺锤又作纺缍。𢍏，甲骨文作，从、从寸。，乃纺𢍏（纺锤）之象形字；从寸，乃纺线时需以手旋转之。，今俗作"𤰞"、"𤰇"从瓦、从土，盖纺锤（纺𢍏）乃瓦、土所为，瓦缍、土缍是也。由是可知，""是"𤰞"、"𤰇"之原始初文，乃纺𢍏（缍）之象形字。"𤰞"与"𤰇"乃异体字，从土与从瓦无别，瓦亦土所为。"𢍏"乃"转"之会意字，以手旋转（纺缍）以表旋转之义。"𢍏"乃"转"之原始初文。因"𢍏"字假借用为"𢍏攫"、"𢍏一"等字，乃再增义符"车"作"转"字以表"𢍏"之本义。从"车"者，如车轮之转动也。𢍏字，从、从又，表示该器（"𤰞"、"𤰇"）与"又（手）"有关（以手旋之）。犹如"簋"字，金文作，从、从殳。从殳，表示该器（簋）与"殳（手持匙）"有关。

(21) 用——桶

《说文》三下 P128："用，可施行也，从卜、中。"甲骨文作，不从卜，亦不从中，许说非是。揆其字形所构，当为"桶"之初文。字为以棍从有隔之筒中捅过之形，会意字也。甲骨文"通"字作，从用、从彳、从止。阻隔打通后，行止自然顺畅，故从彳、从止。由甲骨文"通"字从"用"、从"彳"、从"止"，亦可知"用"为"桶"之初文为不误。《说文》七上"甬，草木花甬甬然也。从𠙵，用声。"小徐曰："甬之言'通'也，若水涌出也。"说"用声"是也，说"草木花甬甬然也"、"若水涌出也"则非是，于字形无征。"用"字假借用为"用以"、"用为"字，乃再增义符"扌"作"桶"字以表"用"之本义，"桶"为手之动作，故从"扌"。

(22) 白——伯

《说文》四上 P163："白，此亦'自'字也，省'自'者，词言之气从鼻出，与口相助。"甲骨文作，与甲骨文"自（鼻之象形字）"字字形不合。许说非是。揆其字形所构，乃"擘"之象形字。《说文》："擘，扼也，从手、辟声。"段玉裁注："《孟子》'以仲子为巨擘。'巨擘，谓手大指也。"甲骨文"白"字正"手大指"之象形字。"巨擘"者，指之长也。《说文》曰："伯，长也，从人、白省。"指之长引申为人之长，是"白"之义为"伯"，即"巨擘"之象形字（甲骨文字酷象指甲形），假借用为"黑白"字后，乃再增义符"亻"作"伯"字以表"白"之本义，"伯"字再假借用为"伯仲"字。乃再造从手、辟声之"擘"字以表"白"之本义。

(23) 𢍏——遘

《说文》四下 P185："𢍏，交积材也，象对交之形。"段玉裁注引《淮南》高注"構，木架也，材木相乘架也"，曰："按：结𢍏当作此，今字構行而𢍏废。"甲骨文作

(24) ——胃

《说文》四下 P168："胃，谷之府也，从肉，象形。"甲骨文作，字象谷粒在胃中状，胃之象形字也。从肉为后增之义符，以增强表"胃"之义。

(25) 利——犁

《说文》四下 P178："利，金舌也，刀和然后利，从刀、和省。"甲骨文作，从刀、从禾；或作，从刀、从禾、从数点。数点者，土粒也。从刀、从禾，乃"犁"之初文也。先人造从刀、从禾字，义必与刀、禾有关。刀与禾相联属之事，唯犁也。从数点即从刀刃上有土粒，更证明"利"字之本义应与土耕有关。许说非是。"犁"之从"牛"乃后起字，牛耕之发明距殷商甲骨文时期尚有近千年，然而殷商时虽无牛耕却有"刀耕火种"，故""字从禾、从刀、从土粒，正刀耕之会意字也。盖"利"字假借用为"利禄"、"利便"字后，乃再增义符"牛"作"犁"字以表"利"之本义，牛耕用牛故从"牛"。从"牛"之"犁"字当为有牛耕后之事。

(26) 巨——矩

《说文》五上 P201："巨，规矩也，从工象手持之，榘，或从木、矢。矢者，其中正也。"段玉裁注："今字作'矩'，省'木'。"金文作，从人（或从夫，从人、从夫每互用无别。）持矩状。是"巨"为"矩"之初文。盖"巨"假借用为"巨细"字，乃再增义符"矢"作"矩"（或再增义符"木"作"榘"字，表"榘"以木为之）以表"巨"之本义，许说"（从）矢者，其中正也"，可从。《诗》曰"其直如矢"可证以"矩"规划可直如矢，故字从"矢"。

(27) 巫——筮

《说文》五上 P201："巫，祝也，女能事无形，以舞降神者也。象人两袖舞形，与工同意。古者巫咸初作巫。古文'巫'。"甲骨文作，与《说文》古文异。《说文》小篆作，与甲骨文亦不同。许说"象人两袖舞形"云云与甲骨文不合，非是。笔者按：《说文》竹部："筮，易卦用蓍也从竹、。古文'巫'字。"段玉裁注引《曲礼》曰"龟为卜，策为筮。策者，蓍也。"《周礼·蓍人》注云："问蓍曰筮，其占易。"艹部曰："蓍，易以为数。"段玉裁曰："从竹者，蓍如算也。算以竹为之。"揆其字形，甲骨文象两交叉之蓍草，盖占筮所用物也。后"巫"用为占筮之人之代称，乃再增义符"竹"作"筮"字以表"巫"之本义，从"竹"者，如段玉裁所说"蓍如算也。算以竹为之"。是"巫"乃"筮"之初文。

(33) 某——楳（梅）

《说文》六上 P248：“某，酸果也，从木、甘。闕。𣎵，古文某，从口。”段玉裁注：“此是今‘梅子’正字。”甲骨文作  ，从木上有“梅子”形。后“某”假借用为“某人”字后，再增义符“木”作“楳”字以表“某”之本义。“某”再增义符“木”作“楳”字，从双“木”，犹如“莫”字再增义符“日”作“暮”（从双“日”）字以表“莫”之本义然，从“木”者，梅乃木属。

(34) 果——菓

《说文》六上 P249：“果，木实也，从果形在木之上。”甲骨文作，许说是也。盖“果”假借用为“果敢”字后，再增义符“艹”作“菓”字以表“果”之本义，从“艹”者，盖“菓”皆草木之属。

(35) 朿——棘、刺

《说文》七上 P318：“木芒也，象形。凡朿之属皆从朿，读若刺。”《方言》曰：“凡草木刺人，北燕朝鲜之间谓之茦，或谓之壮，自关而东或谓之梗，或谓之茦，自关而西谓之刺，江湘之间谓之棘。”是茦、梗、刺、棘，皆一也，方言不同罢了。“荆棘”，殆荆地之棘也。《说文》：“刺，君杀大夫曰‘刺’。刺直伤也。”此实后起之引申义，本义应是“曰‘刺’。刺直伤也。”本义应是“木芒也”、“凡草木刺人”。“朿”多用为声符，乃再增义符“朿”或“刂”作“棘”或“刺”字以表“朿”之本义，从“朿”者，义符之重复也，从“刂”者，刺如刀可破皮见血也。

(36) 录——渌

《说文》七上 P320：“录，刻木录录也，象形。”甲骨文作，从、从数点。揆其字形，与“刻木录录也”无干，许说非是。李孝定谓“小点象水滴形”，是也。此字应为“渌”之初文，“渌”又书作“漉”，同字异体也，声符相替而已。如“裨”与“绨”，为同字之异体，其义符从“衤”与从“纟”之相类属可互替，其声符从“庳”与从“夸”同亦可互替。揆其字形所构，乃袋外有水滴，象用袋绞滤状，所从之水滴，即绞滤出之水滴（奶滴亦未可知），故其本义应为“渌”。“录”多用为形声字之声符，乃再增义符“氵”作“渌”字以表“录”之本义，从“氵”者，“湿渌”乃绞滤之水滴也。

(37) 同——筒

《说文》七上 353 页：“同，合会也，从冂、口”甲骨文作，从、从口。实为“筒”之象形字。盖“同”假借用为“会同”字后，再增义符“竹”作“筒”字以表“同”之本义，从“竹”者，盖“竹”天生为筒状。

(38) 比——偕

《说文》八上 P386：“比，密也。二人为从，反从为比。”甲骨文作，或作。甲骨文中“比”、“从”无别，字亦正反无别，故“反从为比”之说非是。卜辞中每言“某比某”、“乎比某”、“令比某”，揆其文义字应为“偕”之初文。《说文》：“偕，强也，从人、皆声。一曰：俱也。”又：“皆，俱词也，从比、从白。”“皆”字从比、从白，比亦声。比、皆、偕，古音俱在脂部，是皆、偕均从“比”得声。由卜辞“比”多用为“偕”，知“比”之本义为“偕”，“比”应为“偕”之初文，字再增义符“白”、“亻”作“偕”字以表“比”之本义，从“亻”者，人偕人也。从“白”，许慎、段玉裁均无说，姑阙疑。

(39) 壬——挺

《说文》八上 P387：“善也，从人士。士，事也。一曰象物出地挺生也。”许说颇迂曲，实皆非是。甲骨文作  ，揆其字形所构，乃人挺立之象形会意字。《说文》：“挺，拔也，从手、廷声。”段注：“《左传》‘周道挺挺’，直也。”“挺立”即“直立”故引申为“道直”。“壬”多用为声符，增义符“廴”作“廷”字以表“庭院”之“廷（同‘庭’）”，金文“廷”字作（何尊）、作（毛公鼎）、作（秦公簋），字从挺立之人、从（隶定为“廴”）、从，或从土（毛公鼎），象人挺立廷（庭）中状。从“”与从“土”或互作，或并从（卫簋、休盘等）。金文每于赏赐受爵时言“某某入门立中廷”，即挺立中廷（庭）之象形会意字也。许慎谓“从人士”，甲骨金文均不从“士”。要之，甲骨文“”乃“挺”之初文，增义符“廴”作“廷”字以表“庭”义；“廷”字用为“朝廷”字后，乃再增义符“广”作“庭”字以表“廷”之本义。“廷”字增义符“扌”作“挺”字以表“挺拔”义。“壬”之本义“挺立”义，几经辗转遂淹没莫辨。今乃考辨而复原之。

(40) 量——糧

《说文》八上 P388：“量，称轻重也，从重省，𠂤省声。古文。”又：“重，厚也，从壬、东声。”甲骨文作，从口（或从曰）、从东。《说文》：“糧，谷食也，从米、量声。”《周礼·廪人》“凡邦有会同师役之事，则治其糧与食”，郑云：“行道曰糧。”段玉裁注：“按：《诗》云‘乃裹糇糧’，《庄子》云‘适百里者宿舂糧，适千里者三月聚糧’，皆谓行道也。许云‘谷食’则兼居者、行者言。糧本是统名，故不为分析也。”“东”乃糧袋之象形。甲骨文“量”从口、从东，东字是糧袋之象形，无论居者、行者均需以袋盛糧，从口者，糧乃入口之食也。字作“称量”字后，再增义符“米”以表其本义，从米者，糧乃米属。

(41) 方——耪

《说文》八下 P404：“方，并船也，象两舟省总头形。”甲骨文作，作，作，从刀柄上有横“一”，从刀柄有横“”，或作刀柄端有“一”，字形与“船”暨“并船”均无干，许说非是。揆其字形，刀者，乃起土之农具也；刀上有“一”者，乃起土具之踏脚处也；刀柄端有“一”者，乃刀柄端之手柄也，此字应为“耪”之初文。《字汇·方部》：“古谓掘土为坑曰方。”《汉书·张汤传》“调茂陵尉，治方中”，孟康曰：“方中，陵上土作方也，汤主之”，颜师古注曰：“古谓掘地为坑曰‘方’”。笔者按：“方”古又作“旁”，《仪礼·士丧礼》“牢中旁寸”，注：“今文‘旁’为‘方’。”金文“旁”字从“方”、从“凡”，“凡”为声。盖“方”之本义为掘土，假借用为“方国”、“方向”、“方正”字。又增声符“凡”作“旁”字以表“旁边”义。再增义符“耒”作“耪”字以表“方”之本义，从“耒”者，“耪”属“耕耘”之事也。古言“方”为掘，今言“耪”，乃古义之引申。

(42) 危——跪

《说文》九下 P448：“危，在高而惧也，从。人在崖上，自止之。”甲骨文作，象人双膝跪地状，当为“跪”之初文，象形会意字也。《说文》“跪，拜也，从足危声”，段玉裁注曰：“手部曰‘拜，首至手也’，按：跪与拜二事，不当一之。《释名》‘跪，危也’，两膝隐地，体危隉也。”是《释名》以“危”为“跪”之初文。“危”字盖从人从厂（崖）、声，从人从厂即许慎所谓“在高而惧也”。“”多用为声符后，乃再增义符“足”作“跪”字以表“”之本义，从足者，跪乃腿之动作。

(43) 勿——刎

《说文》九下 P453：“勿，州里所建旗，象其柄，有三游，杂帛，幅半异，所以趣民，故遽称勿勿。”甲骨文作“”，字从刀、刃上有数点。揆其字形所构，数点乃血滴，刃上见血，实为“刎”之初文，会意字也。《广雅·释诂》：“刎，断也。”《方言》：“断首曰刎。刎，割也。”《荀子·强国》：“是欲寿而殁颈也。”注：“殁当为刎。”“勿”字与“建旗”、“柄”、“游”俱无涉，许说非是。郭沫若曰：“勿乃笏之初文。古人于笏上书事以备忘，字正象其形。”（见《粹考》）甲骨文“”字与笏形毫不相涉，数点与笏亦毫不相干，郭说非是。李孝定说甲骨文“勿”当以“刎”为本字，由字形观之，亦毫无相关之处。盖“勿”字假借用为否定词后，乃再增义符“刂”作“刎”字以表“勿”之本义，从“刂”者，“刎”需用“刀”也。

(44) 免——冕

《说文》十上 P473：“免，兔逸也，从兔不见足会意”甲骨文作，不从兔，而从人上有。揆其字形所构，实“冕”之初文，人之顶上盖“冠冕”也。“免”假借用为“祖免”字，乃再增义符“曰”以表“免”之本义。《说文》“曰，小儿及蛮夷头衣也”，实“冠冕”之象形，曰亦声。《说文》：“冕，大夫以上冠也，从、免声。”

(45) 𡆥——憐

《说文》十上 P487：“𡆥，兵死及牛马之血为𡆥。𡆥，鬼火也。从炎、舛。”甲骨文作，从大、混身上下有点，金文作（穆公鼎），从大、从舛、从混身有点。1979 年，徐中舒师讲授古文字课时谓：“𡆥”乃“憐”之初文。许说“从炎、从舛”、“鬼火也”，皆非是。甲骨文、金文均从“大”为其本形。徐师曰：从大从舛，乃人大步奔跑状。从大从舛，从混身有点，乃疲于奔命而大汗淋漓状。此字为“憐”之初文也。徐师所言甚是。疲于奔命而大汗淋漓诚可憐也，是此字为会意字也。“𡆥”字后多用作声符，乃再增义符“忄”作“憐”字以表“𡆥”之本义，从忄者，盖心哀憐之也。

(51) 婁——摟

《说文》十二下 P624：“婁，空也。从毋、从中、女，婁空之意也。一曰婁务，愚也。”甲骨文作  （见《人》2993、2995）从女、从臼，字形与“婁空”、“婁务”无干，许说非是。笔者按：揆其字形所构，实“摟”字之初文。从臼、从女者，以双手摟女也。金文“婁”字作“  ”，从臼、从女上有  。者，欢颜也。“婁”字假借用为“婁（镂）空”等义后，乃再增义符“扌”以表“婁”之本义。从“扌”者，“摟”乃手之动作也。

(52) 也——匜

《说文》十二下 P627：“也，女阴也，从乁，象形，乁亦声。”金文作  （见《金文编》815 页、876 页），字实为“匜”之象形字。文字学家戴侗《六书故》、周伯琦《六书正讹》及清儒皆以“也”为“匜”之初文，固不误。铜器《子仲也》即自名“也”，字不从“匚”，可谓铁证。《金文编》843—844 页所收匜器，器名“匜”字，或从皿、或从金，亦是增义符“皿”、“金”以表“匜”之本义。若论字形，甲骨文“也”字，确乎与女阴之形相接近。然而，根据文字发展的普遍规律，如：“其”发展为“箕”，“莫”发展为“暮”，“父”发展为“斧”，“申”发展为“電”，“若”发展为“诺”……均是在初文的基础上增加义符而保持本义的，故“也”之本义应是“匜”而不应是“女阴”，因无从“也”之女阴字。“也”字假借用为语词字，乃再增义符“匚”作“匜”字以表“也”之本义，从“匚”者，匜乃匳、匣、匾之属。

(53) 率——摔

《说文》十三上 P663：“率，捕鸟毕也，象丝网，上下其竿柄也。”甲骨文作  ，从丝、从两边有点。点者，水滴也。丝有水，摔之而水滴出，即摔之会意字也。“率”假借用为“率领”、“率先”字，乃再增义符“扌”作“摔”字以表“率”之本义，从“扌”者，“摔”乃手之动作也。

(54) 它——蛇

《说文》十三下 P678：“它，虫也，从虫而长。象冤曲垂尾形。上古草居患它，故相问无它乎。”甲骨文作  ，正“蛇”之象形。文字学家好将“它”与“也”字混同，实是“它”与“也”古音近同（均为喻纽歌韵），故作声符时可互替。甲骨文“”与“”字，字形相去甚远，其各自偏旁所从之字“蛇”与“也”的字义也不相类同，更证明“它”与“也”非一字。“它”假借用为代名词后，乃再增义符“虫”作“蛇”字以表“它”之本义，从“虫”者，“蛇”乃虫类。

(55) 亘——桓

《说文》十三下 P681：“亘，求回也，从二、从  ，，古文回。象亘回之形，上下所求物也。”甲骨文作，正“象亘回之形”也。段玉裁注曰“以回释亘，以双声为训也。回者，转也”，“亘者，回也”。又曰“（亘）按古音读如‘桓’”，故曰：“以双声为训也。”《说文》六上：“桓，亭邮表也，从木、亘声。”“桓”从“木”，训为“亭邮表也”实后造之形声字，然则其本义在“盘桓”一辞中得以窥知。马融云：“盘桓，旋也。”甲骨文字，正象“旋也”。“亘”字假借用为“绵亘”字后乃再增义符“木”以表“亘”之本义。从“木”者，“亭邮表”乃木为之者。“亘”之本义保留在“盘桓”辞中。

(56) 凡——帆

《说文》十三下 P681：“凡，最括而言也，从二。二，耦也。从  。，古文及字。”甲骨文作，既不从二，也不从及，许说非是。揆其字形所构，字实为满风之“帆”之象形。七千年前的河姆渡文化已有船桨出土，殷代已有帆船应不足为奇，甲骨文中出现“帆”字亦应是情理中之事。“风”字从“凡”，且从“凡”得声，亦因“凡（帆）”与“风”有关联。凡为帆之初文，帆为凡之本义。字从巾，帆为巾布类物。

(57) 辛——薪

《说文》十四下 P741：“辛，秋时万物成而熟，金刚味辛，辛痛即泣出。从一、。，罪也。辛承庚，象人股。”甲骨文作，作。许说殊离奇无据。以字之本义从偏旁所属之字中寻求，则“辛”之本义当为“薪”。“薪”字从艹、从木、从斤、从辛（辛亦声）。从艹、从木，因为“薪”乃草、木加工后之物；从斤，因“薪”乃斧斤所斫而得。从“辛”，表明草、木加工后之“薪”之象形。甲骨文字，正象树枝两面受斧斤与树干相断之处。甲骨文“”字实“薪”之象形字。甲骨文“新”字或从辛、从斤（早期）；或从辛、从斤、从木（晚期）。盖“辛”被假借用为干支字后，再增义符“斤”表明其本义。然表“薪”之“新”字又被假借用为新旧之“新”，故再增艹表其本义。

(58) 庚——糠

《说文》十四下 P741：“庚，位西方，象秋时万物皆庚庚有实也。庚承己，象人脐。”甲骨文作，与“万物有实”、“人脐”无关。字实为“糠”之初文。《说文》：“糠，谷之皮也。从禾、米、庚声。庚，糠或省作。”甲骨文字正象谷皮、谷壳之形。康字从庚、从数点，数点乃谷粒之象形。从庚（谷皮、谷壳）、从数点（谷粒），正象谷粒从谷皮、谷壳中脱落状。故知“庚”确为“糠”之初文不误。盖先造“庚”以表“糠”义，“庚”假借为干支字，再造从庚、从数点之“康”以表“糠”之义，“康”再假借为“安康”之“康”，则再加从米之“糠”以表“糠”之义。

(59) 壬——纴

《说文》十四下 P742 谓“壬，位北方也”，无据臆说。“壬”疑为“纴”之初文。甲骨文作，《说文》“纴，机缕也”，又“机，主发谓之机”，段注：“下文云：‘机，持经者’、‘机，持纬者’，则‘机’谓织具也。”是“纴”亦应为织具，甲骨文“”殆即杼梭类织具之象形也。“壬”字假借用为干支字，乃再增义符“纟”作“纴”字以表“壬”之本义，从“纟”者，与丝织有关也。

(60) 申——電

《说文》十四下 P746：“申，神也。七月阴气成体自申束。从臼自持。”甲骨文作，与“从臼自持”无干，许说非是。《说文》于“虹”字下谓：“籀文虹从申。申，电也。”王筠《说文句读》云：“，象电光闪烁屈曲之状，然则电字小篆加雨耳。”徐灏《段注笺》云：“申，古钟鼎文多作，盖象電光之形，隶变为，又作申。”姚孝遂曰：“并是也。”甲骨文字正象雷雨时闪電之象形，字实为“電”之初文。盖“申”字假借用为干支字后，乃再增义符“雨”作“電”字以表“申”之本义，因雷電每每与雨同生俱来，故字从“雨”。

正确探求甲骨文的本义是研究汉字造字、衍变、发展源流史的前提，是文字学的基础工程。从偏旁所从的字中寻求字之本义，文字学家早就在用，如：《说文》：“臣，顉也，象形。颐，篆文臣。”又，页部“顉，颐也”，段玉裁注曰：“臣，古文颐。”是许慎、段玉裁均知“臣”为“颐”之初文（许称“篆文”，段称“古文”，其义一也。）。然而千年来，文字学家们却不能主动自觉地运用这一原理和方法，在更广阔的方面更多地去探求古文之本义。致使今天，还有许多原始初文的原始本义尚未揭示出来，还有许多原始初文的原始本义揭示错了。如：“反”字，本是“扳”之初文，却至今未得识。“勿”字，本是“刎”之初文，而郭沫若识为“笏”之初文，李孝定识为“旆”之初文，均识错了。

通过探求上述原始初文的原始本义，我们认识到探求原始初文的原始本义，只掌握从偏旁所属的字中去探求原始本义的方法是不够的，也还需掌握进一步的方法。因为，偏旁所属的字是很多的。如：从“包”之字就有抱、饱、刨、苞、雹、胞、鲍、炮、孢、龅、跑、泡、袍、咆、匏、狍、庖、疱等数十个之多。然而这些从“包”之字的字义有的相去甚远，如“刨”与“鲍”与“庖”与“狍”等字，彼此之间的字义互不相涉，其字所以从“包”与字义毫不相关，仅限于表示该字的读音。而苞与雹与胞与孢与龅与匏与泡与疱等字，在字义上是有关联的，它们之所以都从“包”在字义上是有联系的，即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字义引申转注的关系。简单说，“苞”与“孢”与“胞”均与孕子有关；“泡”与“雹”与“疱”之间，在物体的形态方面都近似圆形。笔者另有专文详细讨论这方面的问题。在这么多同偏旁的字中，只能有一个字是“包”字的原始本义，而其他字的字义或是从这个原始本义转注引申发展出来的，或是与它的原始初文无关。怎样从众多的同偏旁的字中准确地识别出该字的原始本义，也还需要进一步研究。《说文》：“包，象人怀妊，已在中，象子未成形也。”段玉裁注曰：“勹，象怀其中。已字象未成之子也”上述诸从“包”之字，唯“胞”与“象人怀妊”相关。“胞”字从肉从包，段玉裁曰：“包谓母腹，胞为胎衣”，今俗语“同胞”即同一母腹是也。知上述从“包”之字，唯“胞”乃“包”之本义，余皆或是假借其音，或是转注其义。故而从偏旁所属的字中探求原始初文之原始本义，只是指出了探求原始初文之原始本义的方向，只是缩小了探求原始初文之原始本义的范围，在众多同偏旁的字中，原始本义的最后认定还需再加研究，再加分辨。但是，自觉地掌握运用这一科学的方法，就有了考辨原始本义的正确方向，就能沿着这个正确的方向考辨出更多的原始初文的原始本义来。

1998 年是业师徐中舒先生百年诞辰，谨以此文敬献恩师华诞之庆。

（原载《出土文献研究》第5辑，科學出版社，1999年）

(46) 囟——思

《说文》十上 P501：“囟，头会脑盖也，象形。”甲骨文作  ，段玉裁谓“囟”乃脑、思、细等字所从。脑字从“囟”，乃义符。思字从“囟”，乃义符兼声符。细字从“囟”，乃声符。湖南出土之战国铜砝码上，笔者曾见“分囟益（镒）”三字，“囟”即“细”之假借字。是知“囟”应读若“细”。周原甲骨卜辞之“囟”字，应读为“思”（假借用为“斯”）。甲骨文字，乃“思”之象形会意字。“囟”多用为声符后，乃再增义符“心”作“思”字以表“囟”之本义，从“心”者，盖“思”乃心中事也。

(47) 冬——终

《说文》十一下 P571：“冬，四时尽也，从冫从夂。，古文终字。”是许慎谓“终”为“冬”之本义，“冬”为“终”之初文。甲骨文作，揆其字形所构，乃绳结之象形。俗语曰“终结”，“终”即“结”，“结”即“终”。先人结绳记事，每一结乃一事之终结，故“冬”训“终”，引申为一年之终，即冬日也，后再增义符“冫（冰）”作“冬”字以表寒冬。“冬”字用作“寒冬”字后，乃再增义符“纟”作“终”字以表“冬”之本义，从“纟”者，终结乃绳索上之结，故从“纟”。

(48) 需——濡

《说文》十一下 P574：“需，须也，遇雨不进止须也，从雨而，《易》曰‘云上于天需’。”甲骨文作，从大、从大之腋下有数点。数点者，水滴也。“需”字至金文演化为从雨从而，“而”字乃“大”字之变体。“”，甲骨文亦从大从数点，然则，“”字所从数点在“大”之头两侧及体之两侧者。“需”字所从数点则仅在“大”之腋下，而“大”之头部两侧无点。“”之金文则从“”，“需”之金文则从“雨”，说明此两字之初文及本义均有所不同。1979 年，徐中舒师讲授古文字课时谓“需”乃“濡”之初文。濡者，湿也，古语曰“沾（小篆从雨从沾）濡”。“需”字假借用为“需待”字后，乃再增义符“氵”作“濡”字以表“需”之本义，从“氵”者，水使之沾濡也。

(49) 非——排

《说文》十一下 P583：“非，违也。从飞下羽支，取其相背也”。甲骨文作  ，从两人相背，并有两手各分推排一人，揆其字形所构，实“排解”之“排”之初文。其字实用手将两纠纷之人排解开之会意字也。“非”字假借用为否定辞后，乃再增义符“扌”作“排”字以表“非”之本义，从“扌”者，排解需用手也。

(50) 臣——颐

《说文》十二上 P593：“臣，顉也，象形，颐，篆文臣。”又页部“顉，颐也。”段玉裁注曰：“臣者，古文颐。”是许慎、段玉裁均认为“臣”为“颐”之初文。金文作  ，乃“颐”之象形。“臣”多用为形声字之声符后，乃再增义符“页”以表“臣”之本义。从“页”者，《说文》“页，头也”，盖“臣”为朵颐之象形字，颐乃头部之面颊，故从“页”。

·甲骨文发现100周年纪念·

甲骨学的七个课题

李学勤

提要：21世纪的甲骨学，应属于全面系统深入研究的阶段，应着力探索文字的研究、卜法文例的研究、缀合排谱的研究、礼制的研究、地理的研究、非王卜辞的研究、西周甲骨的研究等七大课题，以期使这门国际性的学科得到更迅速的发展。

1899年，王懿荣首先鉴定了殷墟甲骨，到现在已满一百周年。为了纪念这件在学术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大事，海内外学者组织了若干次研讨会，已经召开或即将召开。这标志着甲骨学这门国际性的学科，正以迅速发展的势头，准备跨进新世纪。

不久前我写过一篇题为《甲骨学一百年的回顾与前瞻》的小文①，试向读者简介本世纪中这一学科形成演进的概况。有友人指出，该文对学科今后应解决哪些问题没有提出多少意见，使我深觉惶愧。今特续作此文，其中不妥之处，仍望大家教正。

50年代，当甲骨学发展了50年的时候，董作宾、胡厚宣、陈梦家等先生曾有论作总结。他们所特别关心的几点，如甲骨资料的搜辑结集，工具书的编纂出版，甲骨分期的论证研究②，在其后50年间都做出了很大的成绩，为今后甲骨学的继续进步提供了良好的条件。21世纪的甲骨学，应该属于全面系统深入研究的阶段，我觉得，需要着力探索的，可以举出下列七个课题：

第一，文字的研究：

甲骨的鉴定研究，由文字的辨识考释开始。文字的释读，始终是甲骨研究的中心内容和关键所在。

已发现的甲骨文，究竟有多少不同的字，是一个很难确定的问题。这是因为进行统计的各家，在哪些字形是异体别构这一方面，理解互相不同。不过无论如何，把数量推断在4 000至5 000之间，是妥当的。在这4 000至5 000个字里面，得到释读并为大家所公认的不及一半，所以考释文字仍是我们迫切的任务。

没有释读的字，不少是比较希见的人名、地名。尽管有人说，释出一个字，好像发见一颗行星，但这样的字能否考定，究竟关系较小。至于一些甲骨文中的常用字，有没有正确释读，就会有很大的影响。例如裘锡圭先生近年释出宾组卜辞内的"皿"字①，不仅好多文句的难点涣然冰释，还促进了月食记录的顺利推算②。有计划地将这一类字选出释读，会对学科前进多所裨益。

释读古文字，一般就是说明该字相当后世的某字，这便要指出其间字形演变的联系，有时也涉及音和义的演变。不能说明这种联系，释读即缺乏可信的基础。以往释读甲骨文字，总是从具体的卜辞里某个字出发，寻找其与后世文字的关系。考虑到商代晚期文字已具备成熟的系统，今后不妨试以后世的文字为起点，追溯其在甲骨文中是否存在，如果存在又作何形体，揣想必能有不少收获。

第二，卜法、文例的研究：

甲骨本身是古代占卜的遗物，甲骨文除去极少例外，都是占卜过程的记录。因此，如果没有对甲骨占卜产生变化的历史及其操作方法的理解，便不能真正认识甲骨和甲骨文。

用甲骨来占卜的习俗，早在殷墟时期以前即已流行，于商亡以后也仍长期存在，只是在殷墟把占卜记录刻于甲骨上的风气特别兴盛而已。建国初年，陈梦家先生强调各地无字甲骨出土的调查研究③，有人不予重视，这种看法近年才得到改变。已经知道，龙山时代若干种文化皆以烧灼胛骨占卜，但其兴起地点和传播过程仍欠清楚，需要进一步探索。

研究甲骨卜法，关系到怎样读甲骨上面的占卜记录即卜辞。三四十年代，有些学者根据传世文献，对照甲骨实物，曾经做过很好的探讨，例如沈启无等的《龟卜通考》④，近来这方面工作反而较少。

怎样读卜辞，就是甲骨学者说的"文例"问题。从备取和修治甲骨开始的占卜操作，各个环节如何记录在甲骨上面，一版上的卜辞彼此有什么关系，不同版上的卜辞互相又可能有什么关系，诸如此类的"文例"，对于甲骨研究均非常重要。

第三，缀合、排谱的研究：

早有学者指出，甲骨大多分裂破碎，"为求文例的研究，及窥见卜辞的完整记载，甲骨缀合实为最急切最基本的工作"①。原属同版的甲骨碎片联接复原，称为缀合；本相关联的不同版甲骨的排比连属，则称为排谱。

我一直认为，最需要也最值得做缀合、排谱这种整理工作的，是1936年小屯村北发现的YH127坑卜甲②。这坑卜甲本有"完整之龟版三百余件，惜亦因第二次大战，辗转运输，又复破碎"③。50年代以来，有《殷虚文字缀合》、《殷虚文字丙编》等等缀合成果，在《甲骨文合集》里联缀也很多，可是三百余版的原貌尚未恢复。最近著录此坑的《殷虚文字乙编》已有新版及补编，坑层记录亦已发表，彻底整理这坑卜甲的条件业已成熟。

YH127坑卜甲有与《乙编》以外碎片拚合的事例，如胡厚宣先生缀合的"四方风名"腹甲上半部，《殷虚文字缀合》中收录的于省吾先生旧藏腹甲等。唐兰先生旧藏的两版刻兆整龟④，很像此坑所出。50年代初，由文化部拨交北京图书馆的一匣甲骨，也有可与YH127坑卜甲（如《乙编》4810）缀合的。这些材料的出现都较晚。此外，YH127卜甲有无与以往著录缀合或同文之例？有无与胛骨同文或系联之例？都是与认识该坑性质有关的重要问题。如能证明该坑确是武丁一段时期卜辞的全部，以之研究当时历史文化的价值即大为增高。

在村中、南系卜辞中，特别值得做缀合、排谱整理的，是近年大家讨论很多的历组卜骨。如所周知，这种内容十分丰富的卜辞多见于《库方》与《金璋》（《英藏》）、《甲编》（三次）、《宁沪》（清华）、《明后》（《明续》）、《怀特》、《京都》等著录，前几年出版的《小屯南地甲骨》所收尤多，其年代集中于武丁晚世到祖庚。只要着手，重要成果不难取得。

第四，礼制的研究：

甲骨文所反映礼制的分析研究，长期以来未能得到足够重视⑤。其实《周礼》设有《大卜》专章，占卜原系古代礼制的组成部分，占卜的内涵也无不属于当时礼制。我国夏商周三代，礼制一脉相承，对于其间沿革的关系，孔子曾作讨论，叹息因为文献不足，"殷礼"已不足征。甲骨的出现，使佚亡无存的殷礼有了大量的材料依据，无怪乎罗振玉收藏甲骨，就自号为"殷礼在斯堂"了。

由礼制角度研究，可以为解读甲骨提供新的启示。近期的殷墟甲骨分期研究，指出当时卜法存在两个系统，卜官亦有左右之别。这使人联想到上述《周礼·大卜》所云"大卜掌三兆之法，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被认为是夏商周三代卜法，

---

① 刊于《文物》1998年第1期。

② 参看《中国现代学术经典·董作宾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290—293页。

① 裘锡圭：《释殷虚卜辞中的"亞""盂"等字》，香港中文大学《第二届国际中国古文字学研讨会论文集》，1993年。

② 张培瑜：《甲骨文日月食与商王武丁的年代》，《文物》1999年第3期。

③ 陈梦家：《解放后甲骨的新资料和整理研究》，《文物参考资料》1954年第5期。

④ 沈启无、朱耘菴：《龟卜通考》，《华北编译馆馆刊》1卷1—3期，1942年。

① 李学勤：《周易经传溯源》，长春出版社1992年版，第148—151页。

② 《卣其三卣与有关问题》，《殷都学刊》增刊《全国商史学术讨论会论文集》，1985年。

③ 饶宗颐主编、沈建华编辑《甲骨文通检》第二册，前言，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④ 李学勤：《新出青铜器研究》，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第14—15页。参看拙文《静方鼎考释》，《第三届国际中国古文字研讨会论文集》，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中国语言及文学系，1997年。

① 曾毅公：《甲骨缀合编》，陈梦家序，修文堂，1950年。

② 胡厚宣：《殷墟发掘》，学习生活出版社1955年版，第99—101页。

③ 《中国现代学术经典·董作宾卷》第291页。

④ 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图版拾玖，中华书局1988年版。

⑤ 王宇信：《甲骨学通论》，李学勤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

1940年，学者何天行根据文献记载，曾推断周人应该有甲骨文①。第一片可确定的西周卜骨实物，是1951年在陕西邠县发现的②，没有文字。西周有字甲骨的首次出土，是1954年在山西洪洞坊堆村。此后，在陕西的长安、扶风、岐山，北京的昌平、房山，河北的邢台等若干地点，先后发现有西周甲骨文，于是西周甲骨的研究，构成了甲骨学的新分支。

最重要的一批西周卜甲，出于岐山凤雏一处房屋基址两个灰坑。人们艳称的周原甲骨，主要是指这批卜甲而言。卜甲内有几片早到周文王时，可能系占文王受封西伯之事，其重要可想而知。不过这批材料虽有几套照片、摹本行世，有些因文字过于微小浅细，不够清晰。最近已摄有新的放大照片，并经学者再三观察勘校，不久就可提供大家研究。

西周甲骨和商的甲骨不属一个卜法系统。尽管作为甲骨占卜有不少共通之处，其间区别还是非常显著，因此西周甲骨需要单独探讨，不能简单袭用商代甲骨研究的成说。同时，西周甲骨和有关文献，如《诗》《书》《周礼》等，自然比较接近，在互相参照中，研究又有着特殊便利的条件。例如岐山凤雏卜甲和邢台南小汪卜骨均有“卦曰”字样，“卦”字见于《说文》，云“卜问也”，与“贞”字训解相同③。此字从不见于殷墟甲骨，是周人甲骨特有的。

今天我们关于西周甲骨的知识还很有限。相信将来会有更多的这种甲骨出现，那时西周甲骨研究，一定与殷墟甲骨研究在本世纪内的迅速发展一样，得到发扬光大。当前，我们应尽力对已有材料深入研讨，为未来做好准备。

〔作者李学勤，1933年生，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100732〕

① 何天行：《甲骨文已现于古代说》、《陕西曾发现甲骨文之推测》，《学术》第1辑，1940年。
② 陈梦家：《解放后甲骨的新资料和整理研究》。
③ 《周易经传溯源》第143页。

（原载《歷史研究》1999年第5期）

的。另外，甲骨文的地名也会有异地同名的，过去使用的联系方法颇有流弊。要真正确定甲骨文地名的方位，还有赖于寻找考古学的证据。”汉阳纱帽山的青铜尊，正是这样证实了卜辞地名的位置。

第六，非王卜辞的研究：

殷墟甲骨除大多数为王卜辞外，还有一些卜问主体不是王，从而称谓系统不以王为中心的非王卜辞，这是在50年代中提出来的。这个观点曾有学者批评反对①，但是从后来一系列发现看，仍是可以采取的。

商代晚期生活在首都殷的，有王，也有王室成员、朝廷官吏，以及其他有身分地位的人物。他们同样会进行占卜，有条件的也会有卜人服务，其某些甲骨可能刻上卜辞，这就是非王卜辞。

非王卜辞卜问主体不是商王本人，并不意味作为其主体的人物与王没有关系。这种关系或许是相当亲密的，比方说是王的后妃、子女或近臣之类，他们所卜甲骨有时会和王的甲骨混杂在一起。YH127坑在宾组王卜辞之外，又有“子组”、“午组”等等几种非王卜辞，就表明了这样的现象。

由于非王卜辞被区别出来较晚，所以过去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王卜辞方面，没有深入分析非王卜辞的性质和内容。仔细考察互不相同的各种非王卜辞，使我们能够看到当时社会的更多侧面。非王卜辞很多地方和常见的王卜辞不一样，甚至文字的写法、辞语的格式都富于变化，足以增进人们对当时文化面貌的认识。

1991年，殷墟花园庄东地H3坑出土的大批甲骨，整版的不少，是非王卜辞的又一新例。简报指出，“此坑甲骨卜辞，和过去发现的‘子组’、‘午组’卜辞及一些字体特殊的早期卜辞，说明了……不但时王，而且王室达官、地位显赫的贵族，都可以独立地进行占卜活动”②，这是完全正确的。

花园庄东地H3甲骨尚在整理之中，已有发掘的学者作了很好的介绍和研究③。这批卜辞中卜问主体为“子”，同YH127坑“子组”卜辞的“子”不是一人。我认为，这和商朝微子、箕子，周朝刘子、单子等“子”一样，乃是一种尊称④。这些卜辞所体现的，乃是王朝大臣的生活状况。

第七，西周甲骨的研究：

① 如李瑾《殷周考古论著》，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55页。
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91年安阳花园庄东地、南地发掘简报》，《考古》1993年第6期。
③ 刘一曼：《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坑的发现及主要收获》，《甲骨文发现一百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98年版。
④ 李学勤：《花园庄东地卜辞的“子”》，《河南博物院落成暨河南省博物馆建馆70周年纪念论文集》，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關於甲骨文「字素」和「字級」的一些問題

林澐

許慎在《說文·敘》中說：「倉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他就是從把「字」在結構上分為「文」的觀點出發，對九千多個漢字作了全盤的分析，對後來的漢字研究有很深遠的影響。

對《說文》篆體的研究中，研究者們已經發現，就實際字形而言，有些字實處於獨體和合體之間。段玉裁注《說文·敘》的「象形」一詞時指出，「獨體之象形，而以會其形……」這個就是「不成字合體之象形」。「合體者从某而又象其形，如鬯从凵，从中，从匕，而以會意」，而以「象形」一詞時也指出：有些指事字「或合它字而其不可讀」的成份。王筠注《說文·敘》的「指事」一部分卻不能單獨成字，既可看作非正式中仍有不成字者」。這些字中一部分能獨成字，餘下的的「合體」字，也可算成特殊的「獨體」字。所以；章炳麟在《文始》中已經把「文」區分為「初文」和「準初文」。黃侃在《說文略說·論文字制造之先後》中則把「準初文」改稱「半字」。

由於甲骨文的發現，對原始漢字形體結構的實際了解已大大超過了許慎，不但可以糾正他對許多漢字構形分析上的具體錯誤。而且有助於對漢字產生和發展過程的重新認識。李圃先生所作《甲骨文文字學》一學林出版社，一九九五年）就是從甲骨文的字形討論商代漢字的構形原理的。書中把甲骨文的基本結構成分分為「字素」、「準字素」和「字綴」三大類。「字素」大體上相當於許慎所說的「文」。「它是構成甲骨文文字的結構成分又細分為「準字素」和「字綴」，則是李書首創。這三二四個字素、二四個準字素、三〇種字綴，按李書總結出的八種造字方法和七組十四種結構類型便可造出全部甲骨文。拜讀此書後有些不同的看法，在一九九六年八月於天津開的中國文字學會首屆學術研討會上，曾和李先生當面討論過。現在又作了些補充和修改而寫成此文，愿與更多的同志展開討論。

一

李書的「準字素」和章氏的「準初文」不同，準初文是比「文」還要小的構字單位。「它們不能獨立造字，而往往要依附於其他字素共同創造甲骨文複素字。由於不能獨立造字，所以我們無法驗證其音義關係。可是它們畢竟是構字的要素，而且單獨存在時又可以因形知義，祇是音卻是後世給擬定的稱名。」（一二二—一二三頁）故該書謂之為「具有依附造字功能的字素」，又稱「準字素」。但考察書中具體舉出的準字素，卻發現該書在劃分準字素時的許多具體問題。

首先，書中所舉出的二四個準字素的實例中，(7)號《甲骨文編》〇八五七，(16)號即《甲骨文編》三一八四，(22)號即《甲骨文編》〇六六六今字條就收了三個，第四個字形。此外(3)號A，卜辭中今字或作此形，《甲骨文編》殷墟卜辭綜類》今字條所舉更多，有的屬誤摹，有的很可靠（如京三十一寢組、後下四二·三九組二·二·六無名組）。李考定在《集釋》中就是為了區別於A，這個看法是對的。總之，這五個字素都有獨立造字功能，卻被當作準字素了。而書中所列的字素，有的倒并無獨立造字的實例。如不帶字綴的字素(222)號「□（圍）」，其實甲骨文金文中都沒有作圍字用的□。(48)號「非（攀）」為《說文》列為部首才算作字素的。若果真如此，則書中的準字素(1)號屮、(4)號𠂇、(15)號卜、(18)號𠂤、(23)號𠂆、(24)號厂可分別對應於《說文》的屮、𠂇、𠂤、𠂆、𠂉、𠂢、𠂣、𠂤、𠂦、厂，為什麼祇算準字素呢？

有幾個準字素的析分有問題。(12)號「丱、𠂣（鹿）」字，又有(77)號「𠂣（麗）」字（《甲骨文編》〇六一四）。李書把全體形的甚列為字素「鹿」，而不再為丱和𠂣另立字素。（但是，李書又把虎頭人身的字當作「虎」字而另立為(76)號字素，書中對此未說明理由，無從評論。）如果說是把祇表現頭部的丱、𠂣作為全形的甚和𠂣的省體看待，所以不分別看作四個字素，是可以說得通的。若按此理，既已把全體形的甚列為(77)號字素，怎能把頭部卸下來另算一個準字素呢？沒有頭的𠂣又算是什麼呢？還有(57)號「卜、𠂇（行）」字作非是十字路的圖形，甲骨文中常用它的一半代替全形，乃是李書所謂「省變造字」。原始漢字向左向右無別，有略一半的「行」既可放在左邊作彳，也可放在右邊作卜。李書把彳、卜分立為(4)號、(57)號兩個準字素了，是從彳（一河）字中分實在是沿襲《說文》的謬誤來曲解原始漢字的構形。至於(20)號準字素了，是從彳（一河）字中分

解出來的，李書把訂錄定為汀，但甲骨文中㞢（一字）、㞢（一字）字所從的丁都作了形，和了顯然不同。即使認為了就是了，則了是可以單獨成字的，就不該列為準字素了。如果認為了和了不是同一形符，則甲骨文中除河字以外再也找不出還有什麼字是含有了這個形符的了。所以倒不如把訂字作為一個整體，當作一個字素看待好。還有第(17)號準字素㞢，更是無中生有。李書說這個㞢是「㞢（一字）所從」，乃誤從「甲骨文編」卷七頁上所摹所釋，其實這個字是由冂、艹、丁三部分構成，甲骨文中還有㞢、㞢等字可互相比證。第五森最早把㞢字釋作「說文」中的「寂」字，李李定、高邦男均從之，現在看來是正確的。所以丗、彳、卜、了、㞢這五個準字素都是不能成立的。

剩下的準字素還有這樣或那樣的問題。例如(10)號「〇」（「甲骨文編」〇一〇八）和(8)號準字素「㞢」（「甲骨文編」〇七九〇），想必是把甲骨文㞢（一字）和㞢字弄混了，才造出一個㞢字來。又如(8)號準字素「㞢」（「說文」「㞢字作㞢，也從𠂤」），手持火炬在屋中探照才是搜索之意。沒有𠂤的㞢字的看法。倍予寫一個實際不存在的㞢，就當作㞢字，學術態度是不夠嚴肅的。

值志察二四個準字素已可看出，李書對甲骨文字形的掌握是不夠確切的。上文雖指出書中約有半數準字素不能成立，卻并不是說李書定的準字素太多了，若對甲骨文實有字形作略為深入細致的考察，按李書所定義的準字素遠不止二十、三十個。

李書中把與「口」字同形的口，在被認為是器具之像時，就另立一個(13)號準字素。準此，(18)號準字素「㞢」（「磬」所從），㞢像持槌敲擊（參見該書八七頁的分析）。而且，甲骨文中不能單獨成字的各種手持物形還有很多，例如，㞢中之㞢、㞢中之㞢、㞢中之㞢……。凡此，顯然不是持槌，而像持匙勺之類。就也該另立一個準字素了。而且，甲骨文中不能單獨認為是器具之像時，就另立一個準字素呢？李書中還有一些所謂㞢物形為什麼不一一列準字素呢？李書中還有一些所謂「帶有字綴的字素」，這么多的形狀不一的手持物形，其實是含有準字素的。如(34)號「㞢（老）」，老人形所拄的㞢是杖形，按李書的定義，字綴必須「不是物象的實指」（二四頁），這裏的㞢既然是實指杖，就不能說是字綴了。有些「不帶字綴的字素」，其實也是字形應該作㞢，見乙四二九三），實際上可以分解為㞢和木，否則和說書二七五頁分析㞢字「身後飾以尾飾，……屬合體造字」就自相矛盾了。總之，李書漏舉的準字素是非常多的。

由於甲骨文的字形還保持着較原始的圖形性質，把較複雜的字形分析成比能獨立成字更小的單位並互相比較，有助於確認這些構字成分所表示的意義和作用，因而「準字素」無疑是一種值得提倡的分析手段。不過，由於已發現的甲骨文就是當時實際使用的文字的一個局部，單從已發現的甲骨文來判定一個構字成分是否在當時能獨立成字，是並不保險的。而且，同一形體的構字成分往往代表不止一種實物，同一實物又可有多種形式的表現手法。所以，李李書那樣想要確指甲骨文有多少個準字素，其實是不切實際的。

二

李書主張在不能單獨成字的構字成分中再分出有別於準字素的「字綴」，但在區分標準上和名稱上都有問題，因而難以成為一個科學的分類概念。

該書二四頁上說「字綴指造字過程中用以別音別義的組加成分」，「組加在字素上，改變原字素的音義創造新字」。然而在二二頁卻說：「有的字素帶不帶字綴有着嚴格的區別意義，如㞢（一頁）、㞢（鼎）；有的字素帶不帶字綴的區別意義，如㞢（一頁）、㞢（鼎）；有的字素帶不帶字綴的自相矛盾。被李書列為「帶有字綴的字素」的㞢（羽），按：實際是㞢（翟）、㞢（脯）、㞢（疒）都是把㞢是把字形中的一畫當作了字綴，並不管它們是否真有區別音義的作用。有的分析更是脫離了字形實際，如說㞢既可認為是「鳥」、是「鳳」的古字。「（二六頁）其實甲骨文中並無㞢這樣的字形，卜辭中風兩的風字實際作㞢、㞢等，加點或不加點都一樣。可見李書所說㞢是用大把㞢注為「鵬」，和二六的分析自相矛盾。

對於確有區別音義作用的字例，書中的解釋也有承識性錯誤。二五頁上說：「㞢是甲骨文中的一個字綴。單獨存在也無音義可須的。但是如果綴加到（夕）中，就可以使㞢（夕）變成㞢（月）。㞢（夕）的㞢（月），仍是由一個字素構成的獨素字。」其實，殷墟卜辭中㞢㞢區別於㞢（夕）的㞢（月），而㞢（月）字用的（實組卜辭）是先把有點的㞢當「夕」字用的（賓組卜辭）。而且應考慮到古漢字在平於殷墟卜言有點的㞢一定是晚於㞢才出現的。所以也可以假設㞢、㞢是同一字素的異體。就是在人們認為有必要在字形上區分「月」、「夕」兩字時才規定其各有專用。則㞢形中的㞢，也就象上文提到的豈、㞢等字素中的一樣，並不一定是原為區別音義而加。當然，古漢字中確實曾用簡單的點畫區分字素的音義。如戰國時代「月」、「肉」形近，就在「肉」上加一小彎筆作㞢以別之。但這畢竟祇是個別現象，且多為昙花一現，似無必要當成漢字結構要素的一個單獨的分類。

由於李書中存在把簡單的點畫形式主義地從字形中割裂出來當作字綴的（可參看「綠類」五〇九頁丁字各條），就不該列為準字素了。如果認為了和丁不是同一形符，則甲骨文中除河字以外再也找不出還有什麼字是含有了這個形符的了。所以倒不如把㞢字作為一個整體，當作一個字素看待好。還有第(17)號準字素㞢，更是無中生有。李書說這個㞢是「㞢（一字）所從」，乃誤從「甲骨文編」卷七頁上所摹所釋，其實這個字是由冂、艹、丁三部分構成，甲骨文中還有㞢、㞢等字可互相比證。第五森最早把㞢字釋作「說文」中的「寂」字，李李定、高邦男均從之，現在看來是正確的。所以丗、彳、卜、了、㞢這五個準字素都是不能成立的。

剩下的準字素還有這樣或那樣的問題。例如，(10)號「〇」（「甲骨文編」〇一〇八）和(8)號準字素「㞢」（「甲骨文編」〇七九〇），想必是把甲骨文㞢（一字）和㞢字弄混了，才造出一個㞢字來。又如(8)號準字素「㞢」（「說文」「㞢字作㞢，也從𠂤」），手持火炬在屋中探照才是搜索之意。沒有冂的㞢字的看法。倍予寫一個實際不存在的㞢，就當作㞢字，學術態度是不夠嚴肅的。

值志察二四個準字素已可看出，李書中說字綴「這種細加成分是對事物以及事物之間的關係的虛擬，而不是物象的實指。……因此虛擬的重要標準，（二四頁）書中先舉所形為例，說其中的「取象於杆，所以是字素。而步（直）形中的「就虛擬地表示中正的一條線，所以是字綴。這個意見當然是可取的。但繫指的第二個例子卻不然了，先就肯定㞢「是甲骨文中的一個字綴」，當它細加在該書認為是象古代師旅器的㞢（走）之下成為㞢字時，雖然它是「表示師使旗稗自庾而下」，這用來代表「旗稗」的㞢卻仍是字綴，這就很難講通了。再拿大家都熟知的㞢字來說，㞢當然是兩點，即「物象之實指」，㞢為㞢。「（七三頁）因而把㞢列為「學字綴的字素」。兩幕「總還是兩點象成的實有之物，何以算成虛擬的呢？李書所舉三十種字綴和八六個「帶有字綴的字素」所含的字綴，還有許多都說不清為什麼算作是虛擬的成分。舉例來說，㞢（一文）中的㞢，㞢（一步）中的㞢，大概是薄之說文之「从又㞢，推事者也」的說法，看作虛擬的事。但㞢（一文）中的㞢當作何解？

再看李書實際舉出的三〇種字綴（見該書二七—二八頁，又見於七三—七四頁，兩處所列序號和例字不同，下文所引為二七—二八頁所用的序號），單個的㞢、㞢、㞢、

由於這類符號同字而異，變化無常，所以不可能限定其形式和種數。

三

李書的字素加上準字素祇有三四八個。臺灣師範大學季旭昇一九九四年在第十屆中國古文字學術研討會上提交的〈增訂《甲骨文字根總表》〉，其「字根」大體相當於李書的字素加準字素，總字數達四十三個。比李書多得多。

李書自稱：「這裏所說的字素數目是根據已經考釋的近兩千個甲骨文字進行分析統計的」。既然半數以上的甲骨文不在分析統計之列，字素當然少了。但就該書本身分析過的甲骨文而言，漏舉的字素也不在少數。二三頁的(13)號　準字素「曰」、「口」（吉所從）」，是無名組卜辭「吉」字的誤摹，實組卜辭作「吉」。這個「吉」是單獨成字的（《甲骨文編》三八九一）。季表列為二四二號字根，李書卻未列為字素。二八頁的(30)號字綴「」、「」（勝）所從」，「去掉」後剩下的「」也是單獨成字的（《金文編》三二四三）。金文中也有「」字（《金文編》附錄上四三八一）。季表列為〇九七號字根，釋「足」（為邦男《綜類》釋「」）。四六頁上說，甲骨文整是由「」（土）和「」（夂）構成的。六四頁又說「」這個在書中已釋「土」的「」，在字素表中也找不到。如果說「」就是「」倒過來，所以不必另立字素，為什麼「」（大）和「」（夫）分立為兩個字素呢？七一頁談「變換原字素的形體造字」的方法時，舉了「」（大）變成「」（天），兩字都列為字素。二六三頁說「」（門）是獨棄造字，也沒列入字素表。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李書不但漏掉了不少本不該漏掉的字素，如不帶字綴的字素(106)號是「」（耆），帶有字綴的字素(31)號是「」（母）」，而(54)號是「」（母）」。一個水字旁分為不帶字綴的字素(44)號「」（水）和帶有字綴的字素(77)號「」（水），而且在七五頁說天干字「乙」是借水流形為之，卻還要再立一個不帶字綴的字素(63)號「」（乙）」。再加上有的準字素根本不能成立，李書字素總數其實還不到三四〇個。

當然，因為甲骨文約有一半以上還不認識，字形又未定形，分析字素時，誰也不可能做到不錯，更不可能不漏。就是李旭昇「總表」列了四七三個，也還可以補很多。我們之所以要強調李書分析出來的字素太少，是因為這還涉及對商代甲骨文結構特性的認識，也涉及對漢字發展史的基本看法。李書宣稱：「甲骨文字字素約計三百四十八個，字綴三十種，雖然經歷古今的篩選，如類化、歸并、譌變與廢除等，但從整體上來說，甲骨文的字素、字綴也仍然是古今漢字的基本字素、字綴。」似乎從祇占半數的甲骨文中分析統計出來的這些字素、字綴，就有貫通漢字古今的意義。這就不能不認真加以討論了。漢字的字形結構實際上是經歷了重大變化的。甲骨文和小篆在字形結構上有很大的不同，其中很重要的一個方面是，甲骨文構字要素中用原始表意方法所造的的這類符號要多得多。這類圖形符號雖然相當多還不能識讀，但細心考察甲骨文字形的人都會強烈地感受到它們的存在。我們先舉一些動物圖形字符為例。「甲骨文編」中被當作為字的字符，其實有很多種，其中最定出的是鳥形的字符，很多學者都已把它讀鳥了。還有一種無冠帶張口形的，如（乙一〇五二）、（京二一二四），和金文中為字作、等相比較，很有可能就是為字。（甲三四七五）和金文（）很象，可以推測是雀本為一類。還有（甲二六二四），看來可和（甲一五五八）比較，應是另一種有冠毛的鳥。（甲三一一二）則加一畫的（京二八五九）、和金文（）前四・一有一條長尾，好象又是一種鳥。還有一類是在頭部加一（一）或（一）似乎從祇占半數的甲骨文中分析統計出來的這些字素、字綴，就有貫通漢字古今的意義。這就不能不認真加以討論了。漢字的字形結構實際上是經歷了重大變化的。甲骨文和小篆在字

體的種種特點來看，可以推論漢字創生之初，並沒有先定出一套基本造字單位，才用它們造字。而是先造出五花八門的圖形表意符號，才形成了一批相對穩定的「最小造字單位」。在漢字創生之初也沒有固定的結構方式，存在大量圖幅性結構的字。在長期發展中才使變化多端的圖幅性結構被固定的文字結構全面取代。因而，如果不考慮甲骨文比小篆更接近漢字的原始狀態，把「搭積木」的模式照搬到甲骨文的途徑。

（原載《中國古文字研究》第一輯，吉林大學出版社，一九九九年）

文的字形分析上去，自然就會有行不通的地方。

古人造字時，本來並沒有什麼「字素」、「字綴」之類的觀念的。許慎的「倉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這句話，如果解釋為按每類對象的意義作出形狀有別的圖形符號，大概是符合造字之初的實際的。祇是後代文字學家給「象形」作的界定越來越嚴密，加上了一定是表實物之形、一定是單個物體、一定是表實物名詞等限制條件。因而「文」也就被局限在很窄的範圍內了。其實從許慎本人在《說文》中運用「象形」一語的情況看，含義是相當寬泛的。除上文已引用的他對「門」的說解外，再舉數例：

「，刈艸也，象艸木生出土上。」

「，進也，象艸木出土上。」

「，人之臂亦一肱也，從大，象兩亦之形。」

「，別也，象分別相背之形。」

可見許慎說的「依類象形」，既不限於獨體字，也不限於表實物名詞的「文」也應該作寬泛的理解。這些由實物圖形和抽象點線構成的圖幅，通過與一個個古漢語的詞義建立對應關係而具有了相應的語音，就構成漢字體系的一塊塊基石。如果我們把這些原創性的「文」一律稱為「字素」，亦無不可。第一，它們不論是簡單的還是複雜的，都是用不可分割的一幅圖形和特定的詞義和語音發生關係，卻形成一個形、音、義的統一體。第二，在漢字成為可逐詞記錄語言的文字體系時，正是這類「文」被借作記音符號，並作為形符或聲符或別的「文」複合，成為構「字」的元素。當然，這樣的「字素」的數量比祇考慮成字的獨體實物圖形的數量還要多得多。不過應該指出，有些原創性的「文」雖然一直沿用至今，卻始終祇是單字而不曾起過構字元素的作用，「乳」就是一個例子。

總之，應該把漢字體系當作一個演變着的活體來考察「字素」問題，這樣才能正確闡明漢字基本造字單位的實際變遷，從而認識甲骨文在字形結構上不同於後世的特點，拓寬釋讀甲骨文的途徑。

道理一樣，《類纂》在「行」部沒有將此字分立附在字頭下，現補上。

還見於《類纂》的栺位異體字，都存在這樣的問題。如：「」、「」、「」形，如：

戊子……帚伯…………圃……　《合集》二〇〇八二

是由「磬」的古樂器引申而得「聲」字。其異體還作「」形，如：

《類纂》字表無收，是因為《類纂》將此字釋作「聞扔」二字，而其實應是「聲」字的栺位異體。

另見一個與聲字有關的形體作如下形：

1. 于伐。　《合集》三三一～三六
2. 甲午卜于。　《合集》三三一三七
3. 癸卯貞翦大宜于伐。　《合集》三二二六二

此三字均从殼从言，殼為注音，棟定為警，亦是言字地名的繁寫異體。聲和言字古音近而通假。卜辭中言字多用為建築地名，如：

乙卯卜殼貞今日王勿往于言　《合集》四六三二正

經仔細查看原片石字下邊正好殘存形，故此辭應糾正為「王貞……」，此為警字異體多出一條證據。

《類纂》將第一辭警字錯分為二個字「殼言」，又把第2辭字錯看成形，釋成磬字，其上半部是殼的省體，從第一辭不難看出，所以《類纂》字表二二七〇和二二七五應該合併。

這個推論如果成立的話，那麼《類纂》字表上二二七四號的字，也似應為警的異體字。

二　省形異體

甲骨文中省形的普遍性，有其一定的規律。有的明眼可以辨別，有的可借助上下辭例。但光憑辭例分析一旦內容變化，就難以確認。加上殘片的原因，更造成釋字的難度。例如卜辭中諸字從從束，束為聲符，棟定應作。字應為企字的異體。《類纂》將

甲骨文中所見幾種異體字例釋

沈建華

甲骨文同字異體的現象，在卜辭中是一個較為普遍突出而極複雜的現象，如何將一個字的異體分合區別開來，是件極不容易掌握的事。殷人在創造文字過程中每個字除了本字外，異體變化差別很大，有時可省作幾個不同形的字，如字可繁寫幾個不同形的字如：、，有的在形旁加聲符，如、鶨字，從凡從奚都表示其讀音。將甲骨文字異體按其部首，統一在原字屬下，是島邦男《殷墟卜辭綜類》檢索最大創舉，在此基礎上姚孝遂先生主編《殷墟甲骨刻辭類纂》字形表，又進一步整理給予每字編號用來檢索，極其方便。近幾年我因工作上的關係，重新校對字表，發現有相當數量不易分辨的省形和繁形異體字，被誤作二個字或一個字，下面我想挑選幾種比較特殊的異體和大家討論。

一　栺位異體

通常我們習慣把大同小異的字看成同字異體，大多數文字異體變化受到時代、區域的習慣影響，誰，上下栺位立刻就給人造成另外它字的錯覺，例如貯字作、，後者貯字過去學者誤釋為佇，錯把貝字認作心字，查刻辭凡是心字一律從形而未有從貝形，其實就是貝壳正面形，反面是羽形。貯字又一異體作字，將（貝）字一分為二附在宁字左右邊如下列卜辭：

1. 申卜
2. 于

《合集》一八三八一
《合集》一八三八二

《類纂》此字無釋列入「其它」部，實應是貯字的組合，就象字形（《合集》三二八八三）栺位也可以作字形（《合集》三三〇八六）

譯釋為二個字，故無收。其字見於下列：

1. ……慈車……出。　《合集》一一四四九
2. ……車車馬……亦出。　《合集》一一四四六
3. ……午卜王……馬允……在大……二月。　《合集》一〇〇四一〇正
4. 戊子卜貞翌庚寅徂取。　《合集》一〇〇四八
5. 貞告于高。　《合集》一五二四一
6. ……虫日雨，告其雨，其不雨。　《合集》二九七六五

從上舉卜辭可知字的音符東字可作形，又可作、、、形，它的本字應該是企字，卜辭有「」（《合集》一一四四九）和「」（《合集》一九七三三）正反對貞，可證、、為的異體繁寫。《說文》「企，舉踵也，从人从止，聲。」《廣雅》釋詁四「企，立也。」立，也就是立處位置，表示正其位，是古代儀禮中的禮節，卜辭「寧（甯）衆（企）」就是列於中庭左右的意思。

殷人在契刻文字過程中，由於書寫隨意，出現令人想不到的省形，需要我們非常仔細辨別，如字的異體作形，又省作形，例如：

1. ……卜，不其雨，印，祉雨執。　《合集》一九
2. ……夕…………　《合集》二一四五四

這類「」的繁縟書寫，有着裝飾性的意味，在甲骨文中也經常看到如「于」字作「」形。《類纂》祇收了第一辭，第2辭却疏漏了。其實字是字顛倒之形的異寫。

象這類字的裝飾結構有形還較容易辨別，有些字，需要從相同卜辭的內容來判斷識別，不然就會被當作二個字，從地名用字上是最能說明這點的。如：（天）與（夫）

1. 丁卯卜貞：王田往來亡災。　《合集》三七七五〇
2. 壬子卜貞：王田往來亡災。　《合集》三三一三七
   壬申卜貞：王田往來亡災。
   丁亥卜貞：王田往來亡災。　《合集》三、七四七四

由第1、2辭對比可知「𠂤」與「𠂤」和「𠂤」異體字，都是指同一個地名，「𠂤」和「𠂤」均是「夫」和「𡈼」的異體字，《總纂》「夫」字頭下沒有列出異體。再如「𢦏」與「𢦏」這兩個地名用字，過去大家都不認識，《總纂》將「𢦏」字錯釋為「王」字。這兩字其實就是第五期常見的地名「𢦏」字異體。如下列卜辭：

1. 辛巳卜貞王田𢦏往來亡𢦏（災）。　《合集》三七六四二
2. 戊申王卜貞田𢦏往來亡災。　《合集》三七三六四
3. 王展王卜貞田𢦏往來亡災。　《合集》三七四〇八

乙巳王卜貞田𢦏往來亡災。

根據同版地名，可知「田𢦏」與「田𠂤」的相距不遠。從地名的五相關係對比上提供了幾種「𢦏」字的省形，這有助於我們識別異體字。

第三期卜辭𡈼字作𡈼形，从𠂤从𠂤，過去各家將𠂤誤釋為大字，實為矢的簡體，其省形也有作𠂤、𠂤，《甲骨文詁林》二九七二頁上張政烺條下，姚孝遂按語「舊釋『智』不可據，魯實先釋『詷』讀為『辭』其說蓋是。」詷，本義為詷續，卜辭每每與「舊詷用」一詞相聯，表示繼續用的意思。𡈼，从子从矢从冊，也有省从口从冊，以下三個不同字形，例如：

1. ……𡈼舊𡈼用十人五　《合集》二六九九四
2. ……𡈼舊𡈼用于滄酌　《合集》三〇四二九
3. ……侑𡈼舊𠂤用　《合集》三〇六八六

此外第三期卜辭𠂤字同時也有省作𠂤形的：

4. 𠂤𠂤用其𠂤　《合集》三二五六三
5. 癸未……𠂤　《合集》三二三九〇

第4、5.辭的𠂤字，與1.2.3.辭𡈼字上部字形均屬一致，作𠂤，从子从矢省口，《類纂》列入大部編號〇二五六下，將矢誤寫為大字。辭例上「𠂤𠂤用」與「舊𡈼用」相對應，可知𠂤字是𡈼的省形異體。

三　注音異體

在原形字上附上表音聲符，構成一個新的字形，在甲骨文字發展的角度是很值得注意的。有些不識的甲骨文字利用音符知其音讀，有曹錦炎先生指出甲骨文𠂤形即今融字，从鬲从𠂤从火，𠂤為聲符。包山楚簡「祝融」从𠂤从虫，由此可知即融化之融的本字。《類纂》其字無釋，查卜辭用為動詞：

……卜出貞𠂤𠂤，旬不𡆥𡆥……　《合集》二三六一二

卜辭「𠂤」字，从其从齒，隸定為齮，實為「齒」字異體，其與齒古音相近假借，故以「其」為聲符。殷人為區別「其」字，在「其」聲上特加了二個齒形以示強調齒字，以下卜辭「其」與「齮」同版，可證「𠂤」字是齒字假借。其辭例如下：

癸亥卜行貞王其步自𠂤（齒）于𠂤木，亡災　《合集》二四四一一
……卜行「貞」王其步……𠂤……

卜辭齒作𠂤形作地名的有如：在𠂤（合集八一四〇），可見與「齮」應屬同一地名，《類纂》不收齮（齒）字，在此補上。

卜辭「州」字作𠂤形，从𠂤形从𠂤聲，卜辭用作地名和人名：

1. 乙酉卜穷貞州臣有生，自𡆥得。　《合集》八九四正
2. 貞詔州𡇠猫。　《合集》六五九
3. 乙酉……州……氏州……　《合集》七九七二

……𠂤……

州字古聲系在幽部與祝音相近，故卜辭假借為「祝」字作𠂤从州从兄，州為聲符如下：

……未卜……貞又……𠂤（祝）……　《合集》一七九二六

《說文》「𠂤，讀若祝。」按州假為祝，文獻也有記載，《左傳・隱公四年》「衛州吁殺其君完」，《公羊傳》、《穀梁傳》州吁作祝吁」，祝在殷代是指巫祝，執掌宗教活動家事者，卜辭「𠂤（祝）曰」更能證明這點，它辭有「祝曰」：

乙巳王貞啓，乎祝曰盂方登人……　《合集》三六五七八

可見「𠂤曰」與「祝曰」一辭音近假借，自殷由來已久。

占有甲骨文相當數量的異體字，它的複雜性也是給呈多樣化的根律，還要從相同的辭例中進行對比，從中辨別原字，這一點不可忽視。

（原載《中國古文字研究》第一輯，吉林大學出版社，一九九九年）

甲骨文字におけるセリエーション把握

鈴木敦

甲骨文字には、時期の別・契刻者の別によって、「一字」の結體に様々なバリエーションが存在している。何を以て「同一字」と看做し何を以て「別字」と看做すか、換言すれば甲骨文字の「一字の枠組み」をどう設定するかは、甲骨文字研究上の重大問題であるが、従來の研究はその重要性に對する十分な認識を缺いたまま進められて來たと言わざるをえない。松丸道雄氏は、『甲骨文字字釋綜覽』[1]においてその缺陷を指摘するとともに、「一字の枠組み」を表す概念として「文字域」を提起された。

その後筆者は、この「文字域」概念を踏まえて現行の最もスタンダードな甲骨文字字形表である『甲骨文編』[2]に檢討を加え、その問題點を列擧するとともに、あるべき甲骨文字字形表としての要件を整理する小文を發表した。その中で、筆者はこの要件の一つとして「セリエーション」を取り上げ、以下のように述べている。

「文字域の中には、壓倒的に大きな割合を占め、その文字域におけるスタンダードと言える字形が存在するものもあれば、いくつかの字形が拮抗する形で竝存するものもある。また、時期ごとに各字形の系譜を引く文字の數が大きく變動する文字域もあれば、長期に亙ってほぼ一定の割合を維持するものもある。更に、文字域相互の關係に目を轉ずれば、文字域ごとに全甲骨文字數に占める割合には差異があり、また、時期ごとの變動にも各々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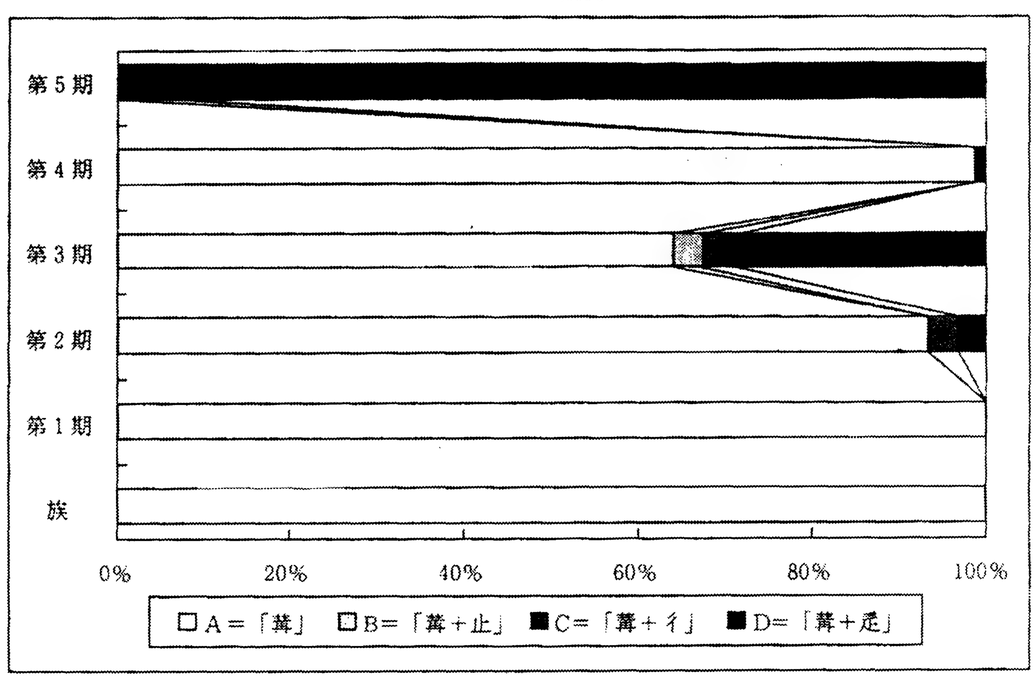
徴が認められる。收載文字例を選擇するに當たっては、各文字域ごと、文字域内の各字形ごとにその特徴を反映させることが不可缺である。收載文字の種類・數量の決定は、對象となる字形ごとにそのあり方を徹底的に調査し、文字域ごと・文字域内の各字形ごとのセリエーションを取り、これを反映させる形で行う必要があろう。この、文字域ごと・文字域内の各字形ごとのセリエーションという概念を意識した書物は、遺憾ながら今日に至るまで刊行されていない。[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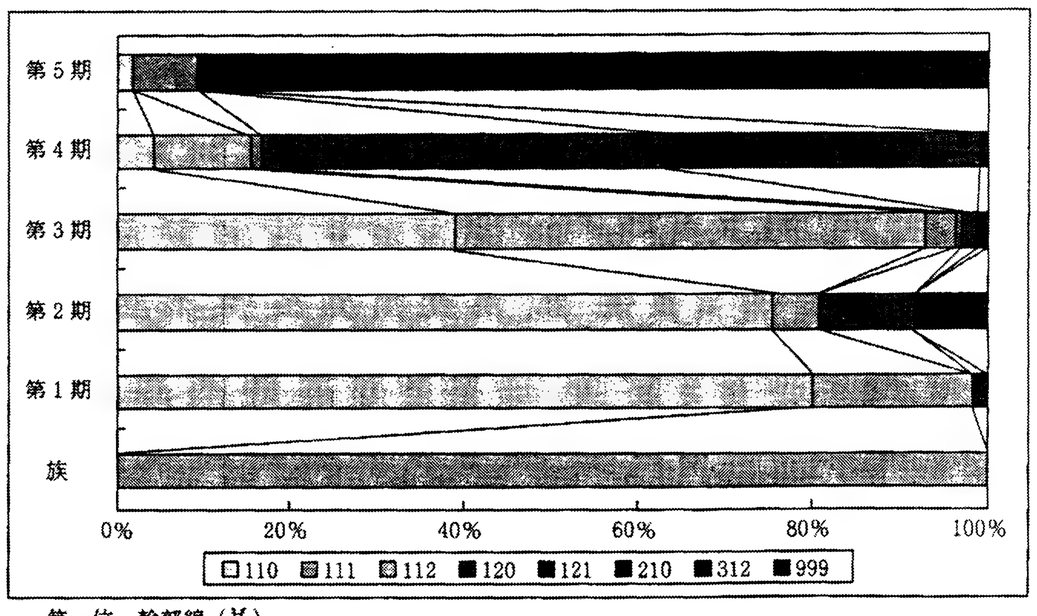
このような認識の下に、前稿[4]では「𦎫」字を例に、時期の別並びに王朝卜辭・族卜辭の別を踏まえた諸字形のありようを、數量的に捉えるための基礎作業を行った。本稿ではさらに「文字域内の各字形ごとのセリエーション」について具體的な檢討を加え、併せて『文編』の現狀との比較檢討を行う。

檢討資料の母集團は、前稿同樣『甲骨文合集』[5]第一～一二卷所收の計三九四七六片とし、時期區分並びに王朝卜辭・族卜辭の區別の判斷も同書に據ることとする。

資料の中には、拓本が不鮮明であったりエッジが間近に迫っている等の理由で、字形を斷定できないものも含まれている。字形の數量的把握は、不確定要素を含む例を一律に排除すれば、無條件に精度が高まるというものではない。しかし前稿において、少なくとも「𦎫」字に關しては、不確定要素を有する例を排除することで却って著しく精度が低下する可能性は無いことが確認されている。そこで、本稿では對象を前稿に言う「完形」の資料に限定して分析を行う。

分析の第一段階は、偏旁のレベルである。このレベルではA型～D型の四種類に分類され、完形資料は五八六例檢出された。[6]狀況をグラフ1に示す。[7]





第一位：輪郭線（𦎫）
　1＝上下對置（𦎫）・2＝左右對置（𦎫）・3＝輪郭・交線結合（𦎫）・9＝魚形（𦎫）
　＊魚形は三桁表現に馴染まない爲、第二・三位も無條件に「9」とする。
第二位：交線（𦎫）
　1＝∧・2＝×
第三位：橫線（𦎫）の本數

第二段階は、各構成部位のレベルである。但し「止」「彳」「辵」の有無に拘わらず「𦎫」部分のみに關して整理する。このレベルでは特徴を三桁の數字で表現し、110型～999型の八種類に分類した。完形資料は六四八例檢出された。[8]狀況をグラフ2に示す。

以上を總合し、第三段階として字形全體についての分析を行う。前述の二つのレベルで、共に完形の資料は五五八例檢出された。狀況を表1及びグラフ3に整理する。

以上の分析の結果、「𦎫」字のあり方は、以下のように纏められる。

王朝卜辭

① 字形のバリエーションは、第一期から順に三→六→一四→六→四種類と變化する。卽ち少數から始まって次第に多樣化した後、再び少數に收斂して行く。

② ①と軌を一にして、第一期と第五期には「典型的字形」が存在するが、第二～四期には、そのような字形は存在しない。特に第三期は字形の多樣性が高まり、「過半數を占める字形」さえ存在しない。

③ 第一期における典型的字形であるA110型は、以後次第に占有率を減じて行き、第五期にはD312型に取って代わられる。[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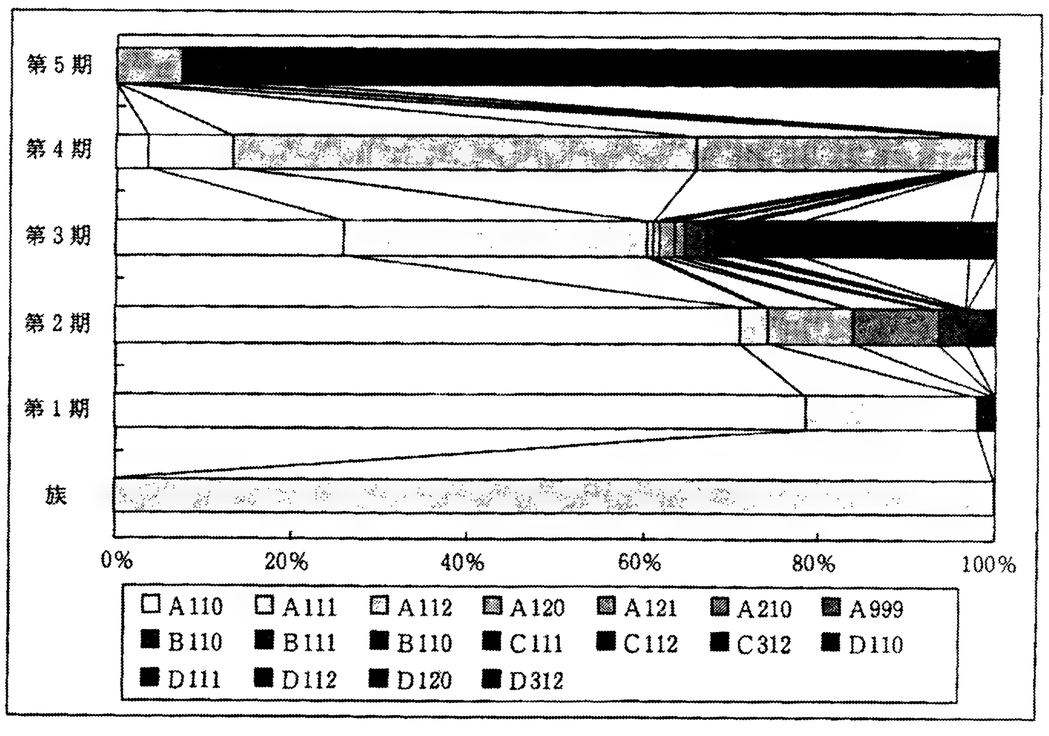
④ A111型、A120型、A121型は、全五期の流れの中で一時的に優勢となるが、隣接する時期との間でA110型のような連續性を見せることはない。

族卜辭

① 全てA111型である。「典型的字形」が存在する點は同時期の王朝卜辭と同樣であるが、字形自體は異なる。

表1　總合

型	族	第1期	第2期	第3期	第4期	第5期	合　計
A110	0	77	22	74	3	0	176
A111	9	19	1	98	8	0	135
A112	0	0	0	2	0	0	2
A120	0	0	3	2	43	0	48
A121	0	2	0	5	26	0	33
A210	0	0	0	3	1	0	4
A999	0	0	3	0	0	0	3
B110	0	0	0	7	0	0	7
B111	0	0	0	3	0	0	3
C110	0	0	1	10	0	0	11
C111	0	0	0	1	0	0	1
C112	0	0	0	1	0	0	1
C312	0	0	0	0	0	4	4
D110	0	0	0	17	1	1	19
D111	0	0	0	54	0	0	54
D112	0	0	0	8	0	4	12
D120	0	0	1	0	0	0	1
D312	0	0	0	0	0	44	44
合　計	9	98	31	285	82	53	558



ここで、例外的な字形に關して言及しておく。

一つは210型である。第三期に四例（合集二九七一八、三〇〇八七、三〇〇九三、三〇一一五）、第四期に一例（合集三三九二八）存在し、うち三例が「𦎫」字に習見の「𦎫雨」の用法であることが確認できる。偏旁レベルでは全てA型であり、資料の狀態は、合集三〇〇九三を除き完形である。通常は上下對稱な輪郭線が左右に平行な波形線となっており、一見、全く別系の文字との印象を受けるが、その前驅的書體が第二期及び第三期のA110型の中に認められる。前稿で指摘した「輪郭線の接合部において、片方の𠘨型がもう片方の𠘨型に食い込んだ書體」がこれである。[10] A210型はA110型中の特殊な書體が發展して、特殊な字形を構成したものと考えられる。

もう一つは999型である。第二期にのみ三例が存在し（合集二三三五四、二三六七一a、同b）、偏旁レベルでは全てA型を取っている。資料の狀態は、全て完形である。[11] これに關連して言及すべきものとして、第三期にはA型で輪郭線の上下端が魚尾狀を呈する例が五例存在する。前稿の表1備考欄に「##」と記した資料が、これである。第三期のA110型の中には輪郭線の屈曲が特に大きな書體が一三例存在し、同じく前稿の表1備考欄に「#」と記している。「#」と「##」が同一甲骨片上に同樣の用法で竝存するケースが三例ある（合集二七八六三、二七八六四、二七八六六）ことから明らかなように、「##」は「#」の輪郭線の屈曲がさらに激しくなったものでA110型の中の特殊な書體であり、A999型とは別系と判斷される。

以上の分析を踏まえて『文編』の文字域「𦎫」の狀況[12]との比較檢討を行う。

『文編』の文字域「𦎫」には、計八七の文字例が收められている。[13] これらに對し、本稿の第三段階相當の分析を行いセリエーションをとる。但し、

① 前稿で檢討對象外とした一例。（佚一六四）[14]

② 『文編』が摹本資料から採字しているものの内、その他の著錄においても拓本資料が得られず、時期を斷定できないもの二例。（師友一・一七〇、師友一・一二一）[15]

③ 『文編』出典表記の齟齬のために拓本を確認できず、時期を斷定できないもの三例。（佚七一、鐵四八・二、前五・四三・一）

④ 『合集』には未收だが著錄で拓本を確認できるものの内、時期を斷定できないもの一例。（河七六一）

については除外する。一方、

⑤ 拓本が不鮮明あったりエッジが間近に迫っている等の理由で、『文編』の摹本が正確であるか否か斷定しがたいもの七例。[16]（不鮮明によるものは拾八・一一＝合集一九五四七、エッジによるものは甲一六〇四＝合集二八四九一、前四・三・八＝合集二〇八三七、粹一七四＝合集三四六二、燕五〇〇＝合集一二七三三、燕五〇四＝合集三〇五五九、寧滬一・八五＝合集三三九三〇）

⑥ 同一資料に關して、筆者が拓本から判斷した字形と『文編』の摹本から判斷される字形とが異なるもの八例。（甲五二二＝合集二八〇三八、甲二四九一＝合集二六九〇七正、前二・三〇・六＝合集三八一八六、師友二・二三六＝合集三六二〇三、拾八・一一＝合集一九五四七、後上・二六・六＝合集三四〇八三、林一・二〇・八＝合集三〇五六六、林二・一六・二二＝合集二七八三〇）

については除外せず、專ら『文編』の摹本に基づいて字形分析を行った。これは、以下の分析では『文編』編者の意圖を歸納的に把握することが要求され、編者の意圖は――その字形把握が正確か否かという問題とは別次元で――編者の手になる摹本にこそ表れていると考えるためである。さらに、

⑦ 『合集』には未收だが著錄で拓本を確認できるものの内、時期を斷定できるもの六例。（甲一二五八、甲二一八七、京津四八一一、掇二・二九一、京津四八一四、京都一七八）

については、本稿におけるこれまでの分析とは母集團に某かのズレが生ずることとなるが、[17] ⑤・⑥と同樣の理由で檢討對象に加える。

以上の措置の結果、分析對象は計八〇例となる。

分析の結果を、表2竝びにグラフ4に示す。

グラフ4を前揭のグラフ3と比較すると、本稿の母集團と『文編』の母集團のズレを勘案してもなお、『文編』の利用者が文字域「𦎫」から想定するであろう「𦎫」字の諸字形のあり方と實際のそれとの間に、相當大きな落差があることが看取されよう。

この落差の實態について、さらに檢討を加える。

表2において、個々の字形を示すセルに記した數字は、『文編』に收載されている當該字形の實數である。（ ）内の數字は、それを『合集』所收の當該字形の實數で割り、百分率表示した値（以下「『文編』－『合集』比」）を示す。[18] 表2所收の資料の合計は八〇であり、『文編』－『合集』比は一四・三である。從って、各字形の『文編』－『合集』比が一四・三前後であれば、グラフ4とグラフ3はほぼ同樣のあり方を示すこととなる。しかし實際には、表2に二種類の網掛けで示したように、一四・三から大きく外れる[19]セルが多數存在し、二つのグラフの差異を際だたせることとなっている。

さらに、字形ごとの合計に着目す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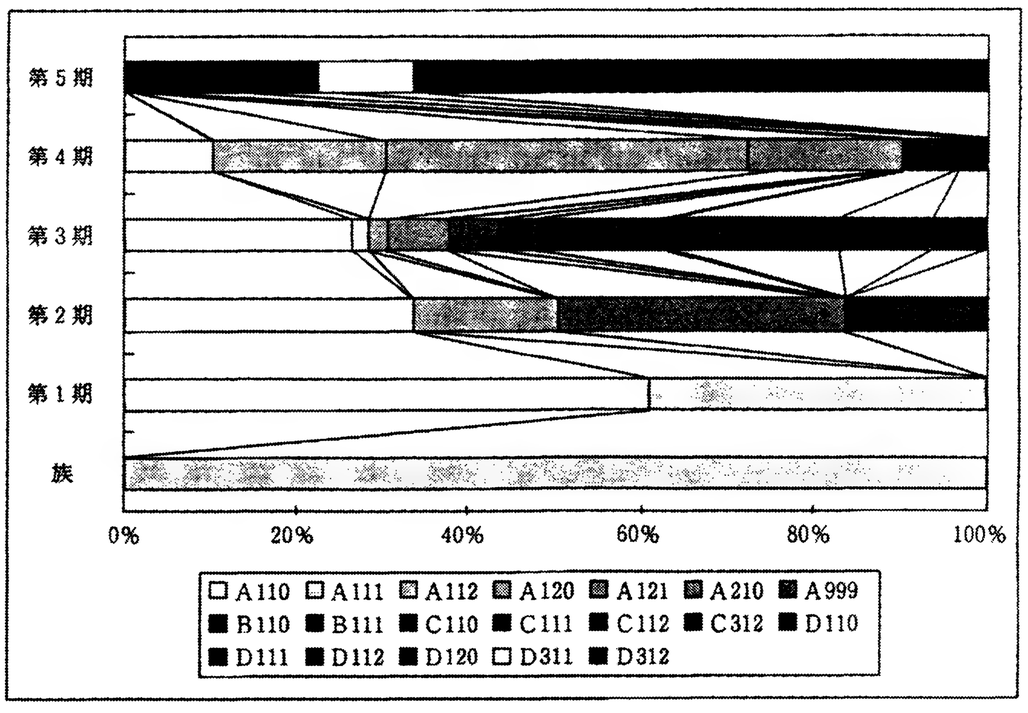
まず『文編』－『合集』比が∞となるD311型は、實數は一であり、著錄（前二・三〇・六）の拓・『合集』（三八一八

表2 『文編』收載例の分析

型	族	第1期	第2期	第3期	第4期	第5期	合 計
A110	0(-)	5(6.5)	2(9.1)	12(16.2)	1(33.3)	0(-)	20(11.4)
A111	1(11.1)	3(15.8)	0(0)	1(1.0)	0(0)	0(-)	5(3.7)
A112	0(-)	0(-)	0(-)	0(0)	0(-)	0(-)	0(0)
A120	0(-)	0(-)	1(33.3)	0(0)	2(4.7)	0(-)	3(6.3)
A121	0(-)	0(0)	0(-)	1(20.0)	5(19.2)	0(-)	6(18.2)
A210	0(-)	0(-)	0(-)	3(100.0)	2(200.0)	0(-)	5(125.0)
A999	0(-)	0(-)	2(66.7)	0(-)	0(-)	0(-)	2(66.7)
B110	0(-)	0(-)	0(-)	2(28.6)	0(-)	0(-)	2(28.6)
B111	0(-)	0(-)	0(-)	2(66.7)	0(-)	0(-)	2(66.7)
C110	0(-)	0(-)	0(0)	7(70.0)	0(-)	0(-)	7(63.6)
C111	0(-)	0(-)	0(-)	0(0)	0(-)	0(-)	0(0)
C112	0(-)	0(-)	0(-)	0(0)	0(-)	0(-)	0(0)
C312	0(-)	0(-)	0(-)	0(-)	0(-)	0(0)	0(0)
D110	0(-)	0(-)	0(-)	9(52.9)	1(100.0)	0(0)	10(52.6)
D111	0(-)	0(-)	0(-)	5(9.3)	0(-)	1(∞)	6(11.1)
D112	0(-)	0(-)	0(-)	3(37.5)	0(-)	1(25.0)	4(33.3)
D120	0(-)	0(-)	1(100.0)	0(-)	0(-)	0(-)	1(100.0)
D311	0(-)	0(-)	0(-)	0(-)	0(-)	1(∞)	1(∞)
D312	0(-)	0(-)	0(-)	0(-)	0(-)	6(13.6)	6(13.6)
合 計	1(11.1)	8(8.2)	6(19.4)	45(15.8)	11(13.4)	9(17.0)	80(14.3)

＊ □ は『文編』－『合集』比が4.8以下のもの、同じく ▨ は42.9以上のものを示す。

グラフ4 『文編』收載例の分析



六）の拓共に、實際の字形はD312型と判斷される。『文編』の摹本の誤りによるイレギュラーであるので、檢討對象から除外する。[20]

次にA210型とA999型であるが、これらは實數が少ないにも拘わらず『文編』－『合集』比は非常に高い。いずれも「葬」字の中にあって極めて特殊な字形であり、その特殊性故に『文編』編者が相當意識的に字例を集めた結果と考えられる。

次に『文編』－『合集』比が0となるA112・C111・C112・C312の諸型であるが、實數はそれぞれ二、一、一、四と、いずれも非常に少ない。一方、やはり實例が少ないにも拘わらずB111・C110・D110・D120の諸型では寧ろ『文編』－『合集』比が高い値を示している。八種類の字形は、前述のA210型・A999型のような見るからに特殊な形態ではなく、『文編』編者がこの二グループの扱いを意圖的に變えたとは考えにくい。實數の少ない字形についても最低限の數は採錄するべく注意を拂っていたが、正に實數の少なさ故に採錄漏れが生じてしまった、と考えるのが穩當であろう。

最後にA111型であるが、實數においてはA110型と共に突出した存在であるにも拘わらず、『文編』－『合集』比が極端に少ない。前揭⑥の「筆者が拓本から判斷した字形と『文編』の摹本から判斷される字形とが異なるもの」八例中、五例（甲五二三、前二・三〇・六、師友二・二三六を除く四例が『文編』の編者による模寫作業に起因する相違と考えられる。[21] A110型が、ほぼその實數に相應しい値を取っていることと考え併せると、橫線という要素に關する編者の意識が比較的低かったために、A110型との違いが十分意識されなかった結果という可能性もあろう。

總じて言えば、A110型のような多數派の字形を「それなりの數」收載する一方で、A210型・A999型のような特殊な字形は極力多數收めるよう努力したこと、加えて實數の少ない字形に關する採字作業上の不統一が加味された結果が、グラフ3とグラフ4との間に大きな落差を生ずる原因となったと言える。[22]

但し、この落差を以て直ちに『文編』の採字方法を批判するのは不當である。字形ごと・時期ごと・王朝卜辭と族卜辭の別ごとに大きな差異のある實數竝びに占有率を、『文編』の限られた採字數の中に直接的に反映させることは、もとより不可能だからである。問題はより深く、『文編』編者にセリエーションの概念が缺落していることにある。そしてその當然の歸結として、『文編』中にセリエーションに關する情報が一切示されていない結果、『文編』利用者にとっては、取り上げられている字形が當該文字域の中でどのような意味乃至重みを持つものであるかを知る術が、全く無いという點にこそある。そしてこのことは『文編』一書に限らず、現行の甲骨文字字形表が等しく抱えている問題でもある。

以上、「葬」字を例に文字域內の各字形ごとのセリエーションについて具體的な檢討を加え、併せて『文編』の現狀との比較檢討を行った。本稿はあくまでも「字形」レベルでの試みであり、基本的に「書體」レベルには踏み込んでいない。しかしながら「甲骨文字の形全體」という意味での「字形」、換言すれば「廣義の字形」は、「字形」と「書體」の總合體として存在する。本稿における作業は、これを「書體」レベルの分析にまで擴大して初めて完結するものである。その實踐は後日に期したい。

注

（1）松丸道雄『甲骨文字字釋綜覽』東京大學出版會、一九九三年、凡例二頁。

（2）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甲骨文編』中華書局、一九六五年、以下『文編』。

（3）拙稿「甲骨文字における〝文字域〟の設定――『甲骨文編』の檢討を通じて――」茨城大學人文學部紀要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學科論集創刊號、一九九七年、二二七頁。

（4）拙稿「甲骨文『葬』字諸字形の分析」茨城大學人文學部紀要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學科論集第四號、一九九八年、以下「前稿」。

（5）郭沫若『甲骨文合集』中華書局、一九七八－一九八三年、以下『合集』。

（6）各型の定義は、グラフの下に略記する。實數等詳細は前稿を參照されたい。

（7）族卜辭の例には自組のものと午組のものとが存在するが、以下に述べるように兩者のあり方は基本的に一致するため、本稿では兩者を一括して扱っておく。

（8）同、注6。

（9）第五期の典型的字形であるD312型は、その後の金文の字形へと繋がっていく。容庚『金文編』中華書局、一九八五年、等を參照。

（10）前稿表1備考欄に「𠂤」と記す。第二期に三例、第三期に一二例存在する。この他更に、同じく前稿表1備考欄に「𠂤」と記す、より210型に近い字例が第二期に三例、第三期に二例存在する。

（11）李孝定氏はこの字形に注目して、そもそも「葬」字の原型が「兩魚相遇」卽ち本稿に言うA999型であるとの見解を取る。徐中舒氏もまた「葬」字を「象兩魚相遇之形」と解字しており、李氏の見解に從っているように見受けられる。しかし既に明らかなように、この字形は第二期のみに見られる特殊例外的存在であって、「葬」字の原型とは考えがたい。李孝定『甲骨文字集釋』第四卷、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一九六五年、第四卷一四〇一頁。徐中舒『甲骨文字典』四川辭書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四四三頁。

（12）『文編』の採字方法に關しては、拙稿「『甲骨文編』における採字方法の檢討」茨城大學五浦美術文化研究所紀要五浦論叢第五號、一九九八年を併せて參照されたい。

（13）『文編』は『說文』の見出し字を文字域の識別記號としているため、現狀では文字域「葬」が〇一六九と〇五二六の二カ所に分散してしまっている。しかし、『文編』編者が兩者を同一文字域と認識していることは、文字例が一例のみ收められ、「卜辭用葬爲遷重見葬下」と記されていることから明らかである。注3所引、拙稿。

（14）以下、『合集』以外の出典は『文編』の表記法に準じて記す。

（15）『文編』の出典表記と實際の著錄との齟齬に關しては、既に拙稿「『甲骨文編』札記」茨城大學人文學部紀要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學科論集第二號、一九九七年、で論じている。但しその注5に記したように、「齟齬を確認しても然るべき出典を發見し得なかった例」については收載していない。今次の檢討を通じて文字域「葬」內で新たに「師友一・一二〇」と「林一・一六・二二」について、それぞれ「師友一・一二一」・「林二・一六・二三」が然るべき出典であることが確認された。以下、確認後の出典に從う。

（16）⑤・⑥に該當する資料に關して、『文編』が引く著錄の拓と『合集』の拓との間で字形判斷を異にさせる程の差異は見出せなかった。

（17）『文編』收載資料の母集團に關しては、別稿に記す。

（18）『文編』・『合集』共に收載數0の場合は、『文編』－『合集』比を算出せず、「一」と表記する。

（19）どれ位の差を以て「大きく外れる」と看做すかは難しい問題であるが、本稿ではこれを「三分の一＝四・八以下、又は三倍＝四二・九以上」と設定した。

（20）この他にD111型－第5期のセルも∞を取っている。本稿では特に言及しないが、これもまた『文編』の摹本に起因するイレギュラーと判斷される。注12所引、拙稿1－2－1及び2－1－2、資料［24］參照。

（21）注12所引、拙稿1－2－1及び2－1－2。

（22）一方、時期の別竝びに王朝卜辭と族卜辭の別による收載數合計では、『文編』－『合集』比はいずれも一四・三の周邊に集まっている。このことから、『文編』編者がこれらの要素に關してはセリエーションを意識していたとする判斷もありえよう。しかし、これらの要素は『文編』の字例配列には全く反映されておらず、また合計値の元となる各セルの値もまちまちであり、編者の意識が働いているとは考えがたい。特殊例外的字形の意圖的な收載と併せ考えると、寧ろこれらの要素に對する

意識が働いていなかったが故に、無作為抽出の結果として一四、三の周邊に集まったと判斷される。

（原載《中國古代的文字與文化論集》，汲古書院，一九九九年）

甲骨學的過去 現在和未來

臺 三戰三北 鐘慄未來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教授兼甲骨學研究室主持人 黃競新

甲骨文從一八九九年發現到今年，剛好是一百年，在這世紀末的一年中，兩岸相關的紀念會議極爲頻密，而最隆重的一次是今年八月間在安陽舉行的「甲骨文發現一百週年紀念國際學術研討會」，出席該次會議的各國學者專家多達二百人，共宣讀論文七十多篇。當地文化局還利用甲骨文中的故事編成了舞劇以娛嘉賓，中央電視臺製作了一系列的學人專訪和報導，做成連播性的專題節目。相關報刊都以頭條報導該次會議盛況和學人動態，而市面一般主要道路也都佈滿了彩旗和海報，可見其隆重。

這次會議，本來是由我校和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合辦的。早在三年前他們便邀請共同主辦該次會議，並由本校甲骨學研究室草擬計畫書，陳校長偉民也極爲支持此計畫，主要是希望能藉由此次合作，展開更廣泛的接觸，也是開闢兩岸學術交流的最佳模式，後因政治因素而作罷。

在合作計劃告吹後，本校即自行籌辦「甲骨文發現一百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並邀請「中華民國甲骨文學會」參予，由該會主持甲骨文書法巡迴展覽和即席揮毫，會議計畫原擬分三階段進行，第一階段在臺北創準中心舉行，活動包括一次預計有五百人出席的紀念大會，三天國際學術研討會，甲骨學史料文獻展和甲骨文書法展覽與即席揮毫等項目，第二階段在臺北歷史博物館舉行爲期一個月的甲骨學史料文獻和甲骨文書法展，第三階段爲全國甲骨學校園講座和甲骨文書法巡迴展，後來因爲經費過於龐大，無法實行。

開會計畫在第二次告吹之後，即朝向自行舉辦一次較大型的國際學術會議爲規劃：於是在三月間已分別向政府各支援部門和個別基金會申請經費補助，五月間向國際學人發出邀請函，並打算在九月開學後，立即去函邀請本國學者屆時出席：宣讀論文。一切作業都在掌控之中，但直至九月中旬學校開學時，外援經費仍無明確數據可以把握，跟著地震發生，甲骨學研究室有關電腦資訊的資料幾乎全毀，書刊、磁片滿地丟散，至今兩月仍無法完成復原，加上人手缺乏，經費不足，於是百年盛會的理想，在本人努力規畫三年之後，又第三次告吹。無法向前賢學者有更好的交代，故特撰本文謝罪，但並不表示我們就此放棄自己的目標，我們仍將不斷儲蓄學術的能量，明年（二〇〇〇年）再重新規劃一次國際會議，以迎接甲骨學第二個一百年的肇始，開創更具前瞻性的未來。

此外，本文部分內容，部分在一九九二年國立成功大學「甲骨學與資訊科技學術研討會」的論文〈九十年來甲骨學的發展〉一文中抽出重刊，特此說明。

貳、篳路藍縷 功在前賢

甲骨文發現已經一百年了，這期間，經歷了不少前賢們篳路藍縷的奠基，也經曆不少時代巨流的衝激和勇士們的堅持維護師開創，才有今天的甲骨學，本文即從回溯過去，環顧現在，展望爲主軸，討論甲骨學應如何踏著前賢的腳步，站在他們立下的基石上遠眺未來，尋找未來的出路。所以會把這一百年分成幾個段落來論述。

從一八九九年起至一九四九年的五十年間，是前賢開山闢石的時期，在這一時期的甲骨學，大致可分爲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從發現及其考釋）（一九二四），王國維的〈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國新發現之學問〉（一九二五），徐嘉瑞的〈日本甲骨文之收藏研究〉（一九二六）等都是總結性的文章。而一九二五年和一九二六年王國維及黃立猷分別編成了甲骨學書目後，中國甲骨學就在世界漢學界共同努力下建立了一個雛型。

第二個階段是從一九二八年中央研究院進行殷虛發掘開始至一九三七蘆溝橋事變的十年，這是甲骨學史上一個最重要的階段，也可以稱爲甲骨學的科學建設時期，它不單在十五次的科學發掘中獲得了大量珍貴而又眞實的研究資源，可以更進一步爲前期學人的研究作補苴，而研究範圍也大大地拓展了，許多論文都將人文科學和自然科學、生態環境等作結合研究，即使是考字徵史也較前期縝密得多，而且對前期學人的研究成果有了懷疑而給予補正或另闢新的研究方向，這是進步的表現。而文章的數量更是前所未有的豐收，其中除了一九三一年和三二年較少之外，首三年中每年都在三、四十篇之間，一九三三—一九三七每年更超過五〇篇，這是前期所沒有的盛況，其中數量最高而又最重要的，當然就是殷虛的發掘報告，其它方面也相當可觀。那完全是因爲研究資料不斷湧現的刺激，才拓展了甲骨學的時空領域，現在就先看看這十年間科學發掘的豐碩成果。

中央研究院在一九二七年八月首先由董作賓先生往小屯調查甲骨出土情形，同年十月首次作科學的發掘，往後十年中，一共在殷虛發掘了十五次，其中十二次是掘得了甲骨，下面就是這十二次發掘的總結。

次數	日期	甲骨數量	古器物收獲	主持或發掘人	備註
1	1928・10・12--1928・10・30	747版	古器物十餘種	董作賓	
2	1929・3・7--1929・5・6	680版	獸骨・鮮殷陶片	李濟 董作賓	
3	1925・11・15--1925・12・12	2742版	古器物甚多	李濟 董作賓	
4	1931・3・2--1931・5・12	連同以前小屯731版	古器物頗百餘種	李濟 董作賓	
5	1931・11・7--1931・12・19	581版		董作賓 郭寶鈞	發現兩層建築及儲存處
6	1932・4・1--1932・5・31	1版	陶器・骨器石器・鮮殷等百餘種	李濟 董作賓	發現可分三期的建築物・坎 墓灶等
7	1932・10・24--1932・12・10	29版	銅器百餘種	李濟 董作賓	發現60公尺之高基地及排列整齊的柱礎爲殷之宗廟所在
8	1933・10・20--1933・12・25	258版	黑陶	吳金鼎 祝秉耀 石璋如	發現宮基兩處長20公尺・寬9公尺・又有銅柱礎10個長20公尺・寬8公尺
9	1934・3・9--1934・6・2	整理甲骨442版・又在挑土坑中得1版內有大龜5版		董作賓 石璋如	挑掘王墓附近小屯
13	1936・3・15--1936・6・20	完整者三百多版・碎片高餘件(共17756件)		吳金鼎 石璋如 高去尋	爲小屯發掘收獲甲骨最多的一次
14	1936・9・20--1936・12・31	2版	陶質如鬲・豆・鉢等及銅質鑿器	梁思永 石璋如 高去尋	墓址遺存26處六層122個
15	1937・3・16--1937・6・19	599版	銅骨・鮮石等標本50餘	石璋如 王湘 高去尋	

安陽的考古發掘雖然以李濟之先生爲主導，但甲骨文字的發掘整理和研究卻是董先生的畢生功業，他可說是甲骨學建設時期一位成就最卓越的學者，從第一次領隊往殷虛發掘開始，即已奠定了他在甲骨學界的地位。因爲他主持發掘工作，能在第一時間親睹和使用那些資料，研究的成果自然比較其他學者爲高，可是在他投入甲骨學的行列時，前輩學人已研究了近三十年，相關成果已到了可以總結的階段，但他並不因此卻步，這是最可貴的，也因爲他的帶導和推動，才把甲骨學帶進了另一個研究的高峰。

董先生的論著出得很晚，但卻都具有相當大的影響力，他的第一篇有關甲骨學的文章，是在一九二八年八月他往安陽調查後撰成的〈安陽甲骨文字報告及發掘計畫書〉，原稿現仍存中央研究院，同年十月，他領導的第一次發掘，即獲得了有字甲骨七四七版，次

年二月就根據這次所獲的甲骨撰成〈新獲卜辭寫本〉和〈商代卜龜推測〉，但他的〈民國十七年十月試掘安陽小屯報告〉卻是一九二九年十二月才在《安陽發掘報告》第一期發表，也許是因爲刊期的影響吧。他在第二次發掘之後，論文就如排山倒海而來了，在一九三〇年即有《甲骨年表》、〈甲骨文研究之擴大〉、〈獲白麟解〉、〈殷虛研究〉等四篇。一九三一年又發表了〈卜辭中所見的殷曆〉、〈大龜四版考釋〉、〈「王人于商」考〉、〈怎樣研究甲骨文字〉等四篇具有創新觀念的論文。「大龜四版」的出土，給予董先生很大的啓示，尤其在斷代方面，「貞人」是一項重要條件，所以他說：

> 貞人之說，是完全靠這四版啓示成立的，從前研究契文者，對於貞上之一字，有疑爲官名者，有疑爲地名者，有疑爲所貞之事類者，現在根據第四版，可以確定他是人名(1)。

董先生主張研究甲骨學應採用科學方法，所以在斷代條件上，也主張從各方面觀察而求其匯通，認爲必須由坑層、同出器物、貞卜事類、所祀帝王、貞人、體例、用字、書法等去考慮(2)。他認爲運用這種標準可以把籠統的殷人二百年間卜辭，「一躍而爲某一帝王時代的直接史料了」(3)。而在〈甲骨學研究的擴大〉一文中，他毫不客氣的批判當時考釋文字的學者說：

> 即如考釋文字一事，好比猜謎，儘管你猜個東，他猜個西，到最後揭曉的時候，猜中的固然不少，猜不中，也是難免的事(4)。

而對於考字釋文方面董先生特別提出丁山的《釋夢》爲例，他說：

> 友人丁山先生新近認識了一個夢字，因而考出許多夢卜之例(見本所集刊第二份說冀)，周禮春宮明載著《三夢之占》，並列舉《大夢》之文，然而因爲我們不識夢字，就不能知道商代有否《卜夢》之事(5)。

可見董先生絕不排斥可以帶動通讀文辭的釋字。

參、環抱人文　放眼科技

董先生認爲甲骨學研究應從人文科學起向自然科技，他認爲：

> 從文字學古史學的研究，進而至於考古學的研究並不是單單知道那是什麼字便算。董先生還特別提出了地理、鑽鑿等，都是應該研究的問題，尤其是地理，他指出卜辭中有二百三十多個地方，王國維〈三代地理小記〉僅考訂了幾處，學人應該》博徵古籍、參較金文、以補殷商地理之志(6)。

董先生建設性的理論實在不少，而他在甲骨學的建設階段，最大的成就是把純屬人文科學的甲骨學帶到自然科學的領域—天文曆法和農業的研究。董先生在中研院史語所集刊第四本(一九三二年十月)發表的〈殷曆中幾個重要問題〉，那是他因爲發表了〈卜辭中所見的殷曆〉一文後得到各方的回應而撰的，尤其劉朝陽在《燕京學報》十卷(一九三一年)發表的〈殷曆質疑〉、(劉氏一九三三年又發表〈再論殷曆〉修正前文)。對於殷曆，郭沫若也是一個懷疑者，他早在《甲骨文字研究》就說：「要之殷代曆法以十日爲一旬，以三旬爲一月，以十二月爲一年，有閏之年則有「十三月」。月在初似爲規整之三旬，入後已有月大月小之分配」(7)。董先生認爲「郭氏立論甚聰明，對規整三旬，下一「似爲」字，對有大小月，則下確定之斷語(8)，但後來郭沫若在《卜辭通纂》考釋中，也贊同董先生「小月二十九日」之說了。董先生的〈殷曆中幾個重要問題〉發表後不久，吳其昌撰了〈叢梓歲雜甲骨金文中所涵蓋的殷曆〉，以支持董先生的看法，而且在文中推許他說：「據此龜契所記載，吾友南陽董作賓先生，因之而得發明殷時曆法，已有大小月之分

南安陽之龜殼)，而徐中舒的〈殷代服象及象之南遷〉一文，更是完全站在自然生態的觀點而撰成的。又如有關農業的研究，徐中舒的《耒耜考》就談到農具的使用，林義光的〈釋栽菑〉是植物品種的討論，萬國鼎的〈殷代的農業〉則是一篇綜合的研究。除此以外，又注意到天文學的問題，林義光發表了一篇談星象問題的文章〈卜辭中的氣象紀錄〉、〈殷文丁時一旬閒之氣象紀錄〉、〈再談殷代氣候〉等，而他在一九四三年發表的〈殷代曆法農業與氣象〉則是一篇總結的文章。

一九三一年是這一階段中發表甲骨學論文最少的一年，也許與早一年中研院爲了與河南省政府的糾紛還沒解決而停止發掘有關，又或因九一八事件的影響，所以全年可見的文章僅有八篇，單是董作賓先生已佔半數，而代表這一年甲骨學的成就，就是董先生的〈卜辭中所見的殷曆〉和〈大龜四版考釋〉，前者是殷曆探討的開端，後者是貞人斷代的創例。而董先生在這兩方面的研究不但代表了他在甲骨學的主要成就，也是甲骨學建設時期一項豐功偉績，它不但在本國引起了討論的熱潮，也引起了世界甲骨學界的熱烈回響。往後幾年中就相關問題撰文的極多，除劉朝陽的〈質疑〉、〈再論〉與〈三論〉，又有孫海波的〈論十三月〉，商承祚的〈殷商無四時考〉和鄭師許的〈讀殷商無四時說〉，吳其昌的〈叢甲骨金文中所見的殷曆〉，同年美國人吉卜生又發表《商代的家畜和祭祀》，一九三九年胡氏再撰《釋丰》，陳槃在史語所集刊第八本也發表了〈卜辭中之田漁與祭祀之關係〉，日本人白尾陽光跟著又刊出了〈見於卜辭之殷代農業〉，在一九四四年李泰華又在《讀書通訊》中發表了〈殷代的農業與物質文化〉。可見在那幾年間的甲骨學對於農畜牧業的研究是相當活絡的。在這一階段中，撰寫天文氣象論文的尚有曾毅公的〈關於歲星〉(一九三九)，章鳴劍的〈殷人祀歲星考〉，陳夢家的〈上古天文材料〉和德國人魏特夫格的〈殷代卜辭之氣候紀錄〉等，這些都是具有代表性的文章。

一」(9)。在辨難與鼓勵交織下，董先生終於在」一九四五年完成牠的《殷曆譜》(10)。

《殷曆譜》發表後，當然有許多「糾謬」一類的辯論，那是難免的事，不過即如有缺漏，學者們也可以共同補正，把文章扯到題外來論爭那就不必要了。總之不論怎麼，直到今天仍沒有一本比《殷曆譜》更完備而可信的新「殷曆譜」誕生，可見研究古曆譜的不易，而董先生在甲骨學的貢獻，也是不容否定的，可惜大陸學人論甲骨學史的，總是把他輕輕帶過便算，那實在有欠公允。

這一階段的甲骨學除了在考古學上的豐收外，研究的路向也轉變不少，例如人文方面，雖然不少仍承接著前期的研究，繼續努力於古史文字的考辨，但在研究方法上已有了很大的改變，如考字，就已經從單字的考釋到詞的運用，再而從章句文例的通讀問題去研究句法組織。如丁山的〈釋疾、釋夢、釋蒙、釋冀〉和〈殷契亡尤說〉，胡光煒的《甲骨文例》等對卜辭的辭意解釋都極有價值。在字形方面，也開始注意它的結構和孳乳等問題。例如商承祚的〈中國文字用點之研究〉、金璋的〈中國古文字中之人形〉，聞宥的〈甲骨文字之研究〉等都是討論字形結構的。又如聞宥的〈甲骨文字孳乳研究〉則是討論甲骨文字發展歷程的文章，此外，《辨疑》、《說存》、《膦義》、《鉤沉》之說都是存著懷疑的科學態度去整理甲骨文字的。

而在社會史和政治史方面，前期的研究多半是通論性的，到了這一階段已經進入了專題的探討，如郭沫若的〈卜辭中之古代社會〉，陳邦福的〈殷代失國罹卜考〉，陸懋德的〈商民族的崛起〉和〈商民族的盛衰〉，沈西林的〈殷代國際地位蠡測〉，程憬的〈商民族的經濟生活之推測〉和〈殷民族的氏族社會〉，林義光的〈鬼方黎國並見卜辭說〉，劉盼遂的〈甲骨文中殷商廟制徵〉……等，不單需要運用大量甲骨資料，而且也很具體化。

而「氏族制」和「奴隸制」論爭也在這一階段中展開。一九二九年三月郭沫若出版了《中國古代社會研究》，同年丁迪豪也發表了〈殷民族的奴隸制度〉，他們都是根據甲骨文資料而立論的。一九三二年丁迪豪撰了〈殷代奴隸史〉和〈商代母系制的諸形態〉，同年黎澂賦又提出了〈由甲骨文窺見殷代社會的宗教生活〉。往後的幾年，在這方面研究的學者也漸多，如一門三五年任達榮的〈關於中國古代母系社會考證〉等都是，於是殷代到底是「氏族社會」還是「奴隸社會」的問題便引起了許多學者的研究興趣，郭沫若就是這領域中的主要人物。

而在甲骨學建設期分段中的郭沫若，可說是一位異軍突起的學者，他似乎與羅、王一派沒有什麼淵源，而且比較晚出，也不屬於研究院派，他在甲骨學界的地位完全是自我奮鬥而得來的。他的研究範圍很廣，也能走出一些新的研究路向。早期的郭沫若在甲骨學研究也只從考釋文字下工夫，《卜辭中之古代社會》出版後才有了明顯的轉變，後來又陸續發表〈殷墟之發掘〉、《甲骨文字研究》和〈殷墟中仍無鐵的發現〉等，一九三三年又爲撰了〈殷契餘論〉和完成四冊《卜辭通纂》的編輯工作，由此可見，他對甲骨學的研究方面很廣。一般都說郭氏的《中國古代社會研究》受摩爾根《古代社會》的影響很大，但那只是研究方法近同而已，實際說來，內藤虎次郎的《中國古代之社會形態》(一九一七)對他的啓示更大。

在這個階段中的另一收獲是把甲骨文結合了生態農牧的研究，早在一九三〇年董作賓已注意到這問題而發表了《獲白麟解》，方國瑜立即有了回響，撰〈獲白麟解質疑〉，同年秉志又發表了〈河

而在這一階段中尚有一項可資紀錄的成果，那就是甲骨著錄的不斷增加和中研院發掘成果的刊布，因爲這些都是新見著錄或綴合而成的珍貴資料，對甲骨學界貢獻極大。

在甲骨學建設時期，參與研究而有成就的學者尚有下面幾位，他們的研究路線各有不同，如陳夢家是多方面考察的，劉朝陽集中於殷曆和天文方面，丁山對殷商史和宗法、文化的研究曾下了許多工夫，楊樹達除了因講授古文字學而釋字百餘外，還兼及多方面的考究。外國學者對甲骨學的貢獻也頗多，尤其是金璋、吉卜生、明義士、內藤虎次郎等在建設甲骨學的初期都起了一定的作用，而國內幾位中期集中於釋文考字的學者如唐蘭、于省吾、商承祚、孫海波……等首先替甲骨學界奠下了基石，帶領後學作字詞的研究，幫助他們通讀卜辭，對甲骨學的貢獻很大。

肆、鴻溝橫斷　契學力途

甲骨學在發展歷程中最大的不幸是兩岸分隔，而這一分隔的時間恰佔百年甲骨學發展的一半，當時的學人，除了因爲時局動盪不安、研究意願低落以外，資料和人才的分散也把正在蓬勃發展中的學問扼殺了。且看在一九四八年，中國全年只有十餘篇論文，一九四九年大陸方面僅發表了七、八篇，而臺灣方面在一九四九年可以說完全空白，有的也只不過是在大陸留下來的稿件。如董作賓的〈殷墟文字乙篇自序〉(殷墟最近之重要發現、附論小屯地層後記)和高去尋的〈殷墟出土之牛距骨刻辭〉等都是在《中國考古學報》發表的，刊物雖是在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出版，但版權頁仍然刊登上海商務印館發行。還有一篇是董作賓所撰的〈中國文字在商代〉，出處是「天壁一卷二期」，但《天壁》的發行時間和地點尚待查

而在這一階段中，外國的學者專家進行甲骨學研究的顯著地減少了，有關專題研究的文章更不多見，也從這點可以看出中國學人的堅持和智慧。

第三個階段是一九三七年抗日開始至一九四九年大陸易守爲止，在這期間因爲戰火連年，發表的文章已沒有第二階段的踴躍，其中，除董先生仍繼續努力於天文曆法的研究，保持一定的文章質量外，最足注意的是甲骨文中漁農畜牧資料的運用和殷代氣象的研究，這可以董作賓與胡厚宣爲代表，董先生關於天文氣象的文章較重要的有以下幾篇，如〈殷代的天文〉(一九四〇)、〈魏特夫商代卜辭中的氣象紀錄〉、〈殷文丁時一旬閒之氣象紀錄〉、〈再談殷代氣候〉等，而他在一九四三年發表的〈殷代曆法農業與氣象〉則是一篇總結的文章。

胡厚宣屬於甲骨學建設期中晚期的學者，他也是一位把甲骨學從人文社會科學的領域帶進自然科學的專家，他在一九四一年齊魯大學《責善半月刊》發表了〈一癸十甲辨〉、〈甲骨文中之天象紀錄〉後，又發表了〈氣象變遷與殷代氣候之檢討〉，並繼續與呂炯合作撰成了〈關於殷代之氣候〉和〈甲骨文四方風名考〉，三個月後再和丁山聯合作撰成了〈卜辭四方風補證〉，這樣就確定了他研究商代天文氣象的目標，完成他的《甲骨學商史論叢》，之後在一九四五年還撰了〈論殷卜辭中關於雨雪之紀錄〉。至於殷代漁農畜牧方面的研究，胡厚宣也是一個開拓者，他在一九三八年完成了〈卜辭中所見的農業〉，同年美國人吉卜生又發表《商代的家畜和祭祀》，一九三九年胡氏再撰《釋丰》，陳槃在史語所集刊第八本也發表了〈卜辭中之田漁與祭祀之關係〉，日本人白尾陽光跟著又刊出了〈見於卜辭之殷代農業〉，在一九四四年李泰華又在《讀書通訊》中發表了〈殷代的農業與物質文化〉。可見在那幾年間的甲骨學對於農畜牧業的研究是相當活絡的。在這一階段中，撰寫天文氣象論文的尚有曾毅公的〈關於歲星〉(一九三九)，章鳴劍的〈殷人祀歲星考〉，陳夢家的〈上古天文材料〉和德國人魏特夫格的〈殷代卜辭之氣候紀錄〉等，這些都是具有代表性的文章。

。同年魯實先先生在《民主評論》五卷六期撰了〈論卜辭八月乙酉月食〉回應董先生一九五二年的〈卜辭中八月乙酉月食考〉，此外李濟之、石璋如、依人等也就考古資料發表了論文，這一年臺灣的甲骨學界似乎熱鬧一些。而在大陸方面則有陳夢家發表了討論斷代問題的論文〈殷代貞人篇〉，郭若愚則編成了《殷契拾掇二編》，比較突出的是管燮初的《殷墟甲骨刻辭語法研究》。

從一九五四年至一九五九年之間，兩岸的討論焦點分別集中在天文曆法和奴隸制社會的問題上，連外國的學者也加入研究的行列，在臺灣在天文殷曆方面當然以董先生爲主，此外尚有饒師鞏堂、嚴一萍、魯實先、包桑和日本人藪內清等，而以魯實先的〈殷曆譜糾譌〉最具爭論性。一九五五年日本人谷田孝發表〈古代支那一月食禮儀〉一九五六年張秉權也連續撰了三篇與日食有關的文章。而大陸方面則多集中於奴隸社會的研究，這可以郭沫若的《中國古代社會研究》爲開端，跟這是《奴隸制時代》、《十批判書》《庶爲奴說》、〈試論殷代的直接生產者——釋羌釋眾〉、〈試論殷代的奚妾的社會身份〉、〈關於我國的早期奴隸制的探討〉等如雨後春筍般的冒出了二十多種相類的論著，雖然研究路向涇渭分明、互不相涉，但在這一時期兩岸有關甲骨學的研究卻非常活絡。

在那幾年間刊行的甲骨著錄專書超過十種，其中有綴合的，如張秉權的《殷墟文字丙編》，郭若愚、胡厚宣和李學勤的《殷墟文字綴合》，但可惜兩者所用材料和工作性質幾乎完成相同，未免有點浪費學術資源的感慨！那也是因爲消息沒法互通所做成的結果。而胡厚宣的《甲骨續存》、《戰後京津新獲甲骨集》，饒師的《日本所見甲骨錄》、《巴黎所見甲骨學錄》和《海外甲骨錄遺》等都是搜羅散佚的力作，對於甲骨學資料的彙整，貢獻極大。

在這期間，值得注意的是丁山的遺作《甲骨文所見氏族及其制度》在大陸科學出版社出版，這是一本利用甲骨文及古輿地資料互證以研究殷代氏族的專書，雖然沒有完成，但已看出了它的系統和研究方法，爲後來研究者開闢了一條道路。同期間日本人島邦男的《殷虛書契後編釋文(四)》之外，還發表了幾篇書評。

五十年代暗淡的下半個五年中，臺灣地區較爲安定了，雖然仍以董先生的研究爲主，但張秉權、嚴一評和屈師翼鵬等發表了不少文章，在這個暗淡期的後五年中，饒師選堂對甲骨學的貢獻也不少，他和周鴻翔都曾爲臺灣的甲骨學界加添助力。但可惜兩岸分隔，對於資料的交流和人才的培訓都沒有共通的理念，所以大部份的時間都是個別發展的，更不可能有工作群、研究群的出現。而發表園地不足，識字的工具書少，都是使年輕一代卻步的主因，所以在臺的幾位前輩便利用《大陸雜誌》和《中國文字》，一方給予發表的機會，一方面用力於考釋文字方面，希望能帶動研究的風氣。

五十年代臺灣經濟還沒起步，以一個機關或個人的能力要支持一本定期的學術性刊物實在不易，據金師說當時的《大陸雜誌》只靠銷售維持，而《中國文字》的第一冊至第四冊是由中國東亞學術研究計畫委員會補助的，第五冊開始由該會的推薦而獲得哈佛燕京學社有限度的補助，勉強支持出版經費，但仍相當艱困，當然更談不上稿費了。至於另一個官方機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在《集刊》上也常看到一些有關甲骨學的論著，不過這三個園地當中《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原則上不接受外稿，而《中國文字》也有它的畛域，所以要發表文章，大概只能在《大陸雜誌》了，可惜它的篇幅也很有限。

這一種專門的學問，前輩們雖然穩健成熟，但未免保守，勇於創新和大膽假設的當是年輕一代的新血，就以陝西周原的甲骨來說，早在一九四〇年何天行已在《上海學術》發表過〈甲骨文已現於古代說〉和〈陝西發現甲骨文之推測〉兩文，但當時並沒有引起回響，可能被專家學者們認爲不屬一談。所以這位富有推理能力的學人，以後就消失在甲骨學界了，這是非常可惜的事。而在臺灣年長一輩的學人普遍有一個共通觀念，認爲創新就是不夠紮實，也因爲要求「紮實」而否定了不少青年的鑽研假設，甲骨文當然也不會例外，所以並非沒有人想撰文研究，但能紮青睞而獲得發表機會的卻很少，這可從各年論著類目看得很清楚。

一九六三年董先生逝世，對於甲骨學界影響極大，尤其是臺灣不少株連。一九六七年七月十四日《世界展望》雜誌的一位外國記者 A.FARIDI 曾訪問中共早期的婦女領袖陳比蘭(又名陳比南，彭述之的夫人)她說：「毛澤東的清算，幾乎都是中國文化的代表人物，自一九六六年五月毛澤東開始文化革命以來，幾乎所有作家都不敢寫東西，文化性雜誌都停止出版，換言之，幾乎所有文化活動都已不復存在」(12)，固然文人不敢寫文章，即如寫了沒法物發表，而這期間的波動，對甲骨學的研究打擊甚大，因爲在一九四九年以後大陸研究甲骨學的本來就不熱烈，經過這次變亂後，更難希望它在短期內蓬勃起來了。

在一九七一年以後，大陸的甲骨學研究因爲受到文化大革命餘波的影響，初期仍然看不到較重要的論著，一九七二年開始才有十餘篇刊登出來，那也許是歷年積存下來等待發表的文稿，所以一九七三年又退減了，事實上從一九七一至七五年間大陸學人發表的論文很少，婦好墓出土的初期雖曾引起一陣熱潮，也舉辦過座談會，並且發表了幾篇論文，可惜不能持久，在一九七四-七五之間仍只是每年看到幾篇而已，而且都是早期的學人，也談不上創意。大抵論奴隸社會的仍多，農業次之，可能那時候仍然在謹慎中作試探反應，又或因爲忙於《甲骨文合集》的編纂工作而未撰專文。一九七七年周原甲骨出土，又要分出人力在資料整理上，論文發表的也不多。到了一九七八至一九八〇年，論著便逐年增加了，尤其在一九七九下半年到八〇年更見活躍，在這期間發表的專著數量竟然超過一百篇。這可能是因爲有了新發現的材料可供研究，而且《甲骨文合集》也陸續出版了。這一套較完整的著錄專書不只使大陸的學人看到更多的資料，對世界甲骨學界也是一大貢獻，因於它的資料，使甲骨文壇頓時熱鬧起來。尤其是周原甲骨的研究，雖然它的資料不少株連。一九六七年七月十四日《世界展望》雜誌的一位外國記者 A.FARIDI 曾訪問中共早期的婦女領袖陳比蘭(又名陳比南，彭述之的夫人)她說：「毛澤東的清算，幾乎都是中國文化的代表人物，自一九六六年五月毛澤東開始文化革命以來，幾乎所有作家都不敢寫東西，文化性雜誌都停止出版，換言之，幾乎所有文化活動都已不復存在」(12)，固然文人不敢寫文章，即如寫了沒法物發表，而這期間的波動，對甲骨學的研究打擊甚大，因爲在一九四九年以後大陸研究甲骨學的本來就不熱烈，經過這次變亂後，更難希望它在短期內蓬勃起來了。

在一九七一年以後，大陸的甲骨學研究因爲受到文化大革命餘波的影響，初期仍然看不到較重要的論著，一九七二年開始才有十餘篇刊登出來，那也許是歷年積存下來等待發表的文稿，所以一九七三年又退減了，事實上從一九七一至七五年間大陸學人發表的論文很少，婦好墓出土的初期雖曾引起一陣熱潮，也舉辦過座談會，並且發表了幾篇論文，可惜不能持久，在一九七四-七五之間仍只是每年看到幾篇而已，而且都是早期的學人，也談不上創意。大抵論奴隸社會的仍多，農業次之，可能那時候仍然在謹慎中作試探反應，又或因爲忙於《甲骨文合集》的編纂工作而未撰專文。一九七七年周原甲骨出土，又要分出人力在資料整理上，論文發表的也不多。到了一九七八至一九八〇年，論著便逐年增加了，尤其在一九七九下半年到八〇年更見活躍，在這期間發表的專著數量竟然超過一百篇。這可能是因爲有了新發現的材料可供研究，而且《甲骨文合集》也陸續出版了。這一套較完整的著錄專書不只使大陸的學人看到更多的資料，對世界甲骨學界也是一大貢獻，因於它的資料，使甲骨文壇頓時熱鬧起來。尤其是周原甲骨的研究，雖然它的資料

，他與黃然偉合編的《續甲骨學年表》在三月的《中國文字》刊出之後就再也看不見他的文章了，但從他培育出來的中青代卻仍繼續他的事業— 甲骨學。如金師祥恆和嚴一萍、田倩君等，都是支持者，他們一方面發展甲骨學，一方面也支撐著《大陸雜誌》和《中國文字》。這一年日本人發表了超過二十篇論文。在大陸方面，則顯得異常冷落，除了朱芳圃的《殷周文字釋叢》和郭沫若的《甲骨文字研究》與丁山的遺作《中國古代宗教與神話考》以外，其他重要的論著不多。

綜觀一九六一年至一九六五年之間的幾年，在臺灣的甲骨學界，除了董先生外，金師祥恆和嚴一萍等發表的文章最多，金師致力於文字的考釋，他在一九六一年就撰寫了八篇考字的文章，而嚴一萍除了〈斷代新例〉之外，也考釋了十四個字，這時候屈師翼鵬、龍師宇純和黃然偉、許進雄……等都不斷發表論文。此外如石璋如、凌純聲、李孝定、張秉權、周法高、陳槃等大師級的學者也都是這一行列的支持者。一九六五年以後又常見韓耀隆在《中國文字》討論甲骨文的語法問題，張光直偶然也利用甲骨文的資料考證殷王的帝系和廟號，所以雖然董先生已經不在，而發表的文章質量，並不因此降低，可見他仍是臺灣甲骨學界的精神支柱。

在六十年代的後期，研究的風氣更加蓬勃，如丁驌、白玉崢等都發表過不少文章，日本人在這時期的論文也不少。而在中國大陸方面，甲骨學的成就並不高，造成這種現象的致命傷就是文化大革命，一九六六年八月一日，中共十一中全大會揭幕，毛澤東在八月五日親自在會場貼上「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十六日天安門百萬紅衛兵大集合，二十日紅衛兵展開「破四舊立四新」運動，跟著點名批判科學院的侯外盧、呂振羽，其他文化工作者，當然也接受了

檢字表，是一部極爲完備的工具書，董先生在《甲骨學六十年》也特別稱許金師的努力和成就。這一年日本人貝塚茂樹完成的《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藏甲骨文字》及釋文出版，金師和嚴一萍即合作撰了〈讀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藏甲骨文字〉，提出了不少討論，同年十一月，饒師《殷代貞卜人物通考》兩冊，在香港大學出版，這是一部整理貞人極爲周延的專著，饒師廣徵博考，用力最工。

一九六〇年，董作賓先生連續撰了兩篇總結性的文章〈近十年的甲骨學〉和〈近年來甲骨學在東南亞研究的成績〉，概括地說明了亞洲地區的研究情形，並在香港大學出版了一部在年代學中價值極高的《中國年曆總譜》上下兩冊，又在《幼獅學報》發表了〈殷契周甲〉等文。這一年，是金師完成《續甲骨文編》後的第一年，他首先在《大陸雜誌》發表了〈卜辭中所見殷商宗廟及殷祭考〉，又在《中國文字》創刊號撰了〈釋虎〉一文。同年，港臺兩地參與甲骨學研究的學者共有十多位，較重要的論著有饒師的〈由卜兆紀錄推究殷人對於數的觀念〉和張秉權的〈論成套卜辭〉、嚴一萍的〈斷代研究新例〉和魯實先的〈殷契新詮之一〉等，這幾篇都是頗具學術價值的論著，尤其是「成套卜辭」的發現。大陸方面則只有姚孝遂、陳邦懷和懷儉寫過短文。在日本這一年除了池田末利的〈殷虛書契後編釋文(四)〉之外，還發表了幾篇書評。

五十年代暗淡的下半個五年中，臺灣地區較爲安定了，雖然仍以董先生的研究爲主，但張秉權、嚴一評和屈師翼鵬等發表了不少文章，在這個暗淡期的後五年中，饒師選堂對甲骨學的貢獻也不少，他和周鴻翔都曾爲臺灣的甲骨學界加添助力。但可惜兩岸分隔，對於資料的交流和人才的培訓都沒有共通的理念，所以大部份的時間都是個別發展的，更不可能有工作群、研究群的出現。而發表園地不足，識字的工具書少，都是使年輕一代卻步的主因，所以在臺的幾位前輩便利用《大陸雜誌》和《中國文字》，一方給予發表的機會，一方面用力於考釋文字方面，希望能帶動研究的風氣。

五十年代臺灣經濟還沒起步，以一個機關或個人的能力要支持一本定期的學術性刊物實在不易，據金師說當時的《大陸雜誌》只靠銷售維持，而《中國文字》的第一冊至第四冊是由中國東亞學術研究計畫委員會補助的，第五冊開始由該會的推薦而獲得哈佛燕京學社有限度的補助，勉強支持出版經費，但仍相當艱困，當然更談不上稿費了。至於另一個官方機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在《集刊》上也常看到一些有關甲骨學的論著，不過這三個園地當中《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原則上不接受外稿，而《中國文字》也有它的畛域，所以要發表文章，大概只能在《大陸雜誌》了，可惜它的篇幅也很有限。

這一種專門的學問，前輩們雖然穩健成熟，但未免保守，勇於創新和大膽假設的當是年輕一代的新血，就以陝西周原的甲骨來說，早在一九四〇年何天行已在《上海學術》發表過〈甲骨文已現於古代說〉和〈陝西發現甲骨文之推測〉兩文，但當時並沒有引起回響，可能被專家學者們認爲不屬一談。所以這位富有推理能力的學人，以後就消失在甲骨學界了，這是非常可惜的事。而在臺灣年長一輩的學人普遍有一個共通觀念，認爲創新就是不夠紮實，也因爲要求「紮實」而否定了不少青年的鑽研假設，甲骨文當然也不會例外，所以並非沒有人想撰文研究，但能紮青睞而獲得發表機會的卻很少，這可從各年論著類目看得很清楚。

一九六三年董先生逝世，對於甲骨學界影響極大，尤其是臺灣

，他與黃然偉合編的《續甲骨學年表》在三月的《中國文字》刊出之後就再也看不見他的文章了，但從他培育出來的中青代卻仍繼續他的事業— 甲骨學。如金師祥恆和嚴一萍、田倩君等，都是支持者，他們一方面發展甲骨學，一方面也支撐著《大陸雜誌》和《中國文字》。這一年日本人發表了超過二十篇論文。在大陸方面，則顯得異常冷落，除了朱芳圃的《殷周文字釋叢》和郭沫若的《甲骨文字研究》與丁山的遺作《中國古代宗教與神話考》以外，其他重要的論著不多。

綜觀一九六一年至一九六五年之間的幾年，在臺灣的甲骨學界，除了董先生外，金師祥恆和嚴一萍等發表的文章最多，金師致力於文字的考釋，他在一九六一年就撰寫了八篇考字的文章，而嚴一萍除了〈斷代新例〉之外，也考釋了十四個字，這時候屈師翼鵬、龍師宇純和黃然偉、許進雄……等都不斷發表論文。此外如石璋如、凌純聲、李孝定、張秉權、周法高、陳槃等大師級的學者也都是這一行列的支持者。一九六五年以後又常見韓耀隆在《中國文字》討論甲骨文的語法問題，張光直偶然也利用甲骨文的資料考證殷王的帝系和廟號，所以雖然董先生已經不在，而發表的文章質量，並不因此降低，可見他仍是臺灣甲骨學界的精神支柱。

在六十年代的後期，研究的風氣更加蓬勃，如丁驌、白玉崢等都發表過不少文章，日本人在這時期的論文也不少。而在中國大陸方面，甲骨學的成就並不高，造成這種現象的致命傷就是文化大革命，一九六六年八月一日，中共十一中全大會揭幕，毛澤東在八月五日親自在會場貼上「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十六日天安門百萬紅衛兵大集合，二十日紅衛兵展開「破四舊立四新」運動，跟著點名批判科學院的侯外盧、呂振羽，其他文化工作者，當然也接受了

期金師祥恆多半努力於個人的教學和研究，很少在《中國文字》發表論文，直到第十二期《嚴一萍先生逝世週年紀念特刊》才撰了一篇〈卜辭中稱高妣者解〉，第十三期又撰了一篇短文，只此而已。

嚴先生是在一九八七年逝世的，這是甲骨學界的損失，尤其是新《中國文字》出版後再度帶起研究的風氣，而他自己在這七年中，也發表了五十多篇的文章，但焦點並不十分集中，影響力也不大，直到一九八七年他發表〈殷商兵志〉後，才引起了國內外學人的注意。於是楊升南的〈略論殷代軍隊〉，臺峰的〈甲骨文所見的商代軍隊數則〉，劉釗的〈卜辭中所見的殷代的軍事活動〉和好幾篇有關軍事的論文都出來了。而他的研究態度和堅持精神，也是使人敬佩的，就以新《中國文字》來說，他爲了刊期和稿源，一直自我支撐著，尤其在第十期以後，如第十期除了白玉崢的〈殷契佚存五十八號骨柵試釋〉一篇外，其餘七篇是嚴一萍的，六篇是丁驌，三篇是許進雄的，第十一期嚴一萍佔六篇，丁驌佔三篇，白玉崢佔一篇，還有許進雄的續稿，此外並沒有其它的論文，因此一九八七年便脫期了。新《中國文字》是一分負有使命性的刊物，似乎應從質與量兩方面同時考慮，一方面保持學術價值，另方面也要使它成爲培育新進的搖籃，試看當年臺大的《中國文字》，開始時有些文章也並不成熟的，但這些撰文的人現在許多都成爲專家了但今天的《中國文字》似乎頗有它的門限，雖然今天甲骨學論著仍有兩個發表園地，《大陸雜誌》和《書目季刊》但就目前甲骨學的需要來看，似乎已經不足的了。

在這一階段中張秉權先生也是甲骨學界一位相當堅持的學人，他在這十年間所發表的論文有〈略論帝好卜辭〉、〈略論殷墟書契前編的幾種版本〉、〈甲橋刻辭探微〉、〈甲骨文與甲骨學〉四種。在這同時出版的工具用書也不少，如許進雄在新《中國文字》連續發表了〈皇家安大略博物館所藏甲骨文字索引〉，一九八九銳師在香港中文大學出版了《甲骨文字通檢》第一冊，日本人高鴻縉一完成了《丙編通檢》，而最完備的工具書是姚孝遂的《殷墟甲骨刻辭類纂》，它確實給予研究者許多的方便。

在這十年中，使筆者最感傷痛的是恩師金祥恆教授的謝世，由其在前輩學人不斷凋謝的時候，金師的地位更覺重要，他的遽然辭去，實在使甲骨學界震驚，不幸中之幸是他留下了畢生努力的成果－《金祥恆先生全集》和他幾位執著於甲骨學研究的弟子鍾柏生、蔡哲茂和黃競新。鍾柏生研究殷代輿地，已著有專書，對於殷代地理曾作過一番整理考證；蔡哲茂功在綴合，爲《合集》、《英藏》等綴合不少片子，又理出一些重片；黃競新則努力於殷商氏族和天文氣象的研究，先後完成了跨越人文和自然科學的專著多種，拓展了甲骨學的研究範圍，也爲過去研究殷代氣象的學者如胡厚宣等作過不少補苴。

在甲骨學的研究中，能夠走出一條新路的學人並不多，尤其是沒有發表的園地，更使年輕一代卻步，不過也有學校專爲學生發行刊物，如《臺南師專學生專題研究》、成功大學的《雲漢學刊》等，都是目前筆者已看到好幾篇有關甲骨學的論文。雖然創意不多，但也鼓勵了這方面的研究興趣，培育了甲骨文資料的使用能力，有了起步才會作進一步的研究。其實臺灣大學、師範大學和輔仁大學和成功大學都曾培育了不少人才，可惜臺大自金老師逝世後這門課已停開好幾年，後來許進雄自加拿大退休返回臺大任教，又重張旗鼓，但已出現斷層現象，台北師範大學方面，研究生投入研究的並不見踴躍，輔仁大學自田倩君逝世後甲骨學也就跟著凋零了。

一九八五年筆者因成功大學歷史語言研究所之聘而返國任教，並創立甲骨學研究室，進行資料彙整建檔和專題研究項目，完成多項跨領域的研究，並以電腦處理甲骨資料。研究生以甲骨專題，完成碩士學位的如：曾德宜的《甲骨文句型類比研究》，郭芬如的《王國維之甲骨學》與楮東五的《甲骨文形聲字形成過程研究》等十來位，歷年選讀甲骨學課程的學生也不在少數，而且都能提交相當有質量頗令人滿意的專題報告，如趙德蓁等撰的〈卜辭看殷人祭上帝之禮〉等都爲前輩學人沒有注意到的問題，由此可見年輕一代對甲骨學並沒有抗拒的心理，相反地會因爲它的史學價值和豐富的內涵而更加投入，尤其在當時成大的甲骨學研究室，是國內收錄甲骨學資料最完備的地方。而實際上有關甲骨學的材料，現在幾乎已完全見於著錄，這是任何一門學問所難見的有利條件。但自筆者轉往彰師大任教後，成大的甲骨學研究室和研究所的課程都已停開，資料雖仍整批存成大文學院圖書館以供師生使用，並未散佚。但因乏人領導，短期內要恢復當年盛況，並非易事。

綜觀臺灣甲骨學界在這一階段的論著，有一百三十多篇在新《中國文字》發表，也可說是嚴一萍的天下，而在整體的研究來說，以評論和綴合、補綴的較多，那是材料老舊的影響，因爲有一段很長的時間，臺灣學人沒法看到大陸的新資料，要創出新的研究路向實在不易。

而在大陸甲骨學界的研究，這期間可以說是最熱鬧的，以現見的資料統計共有甲骨論著超過五百種，內容種類繁多，但仍以考字和語法問題爲最多，約佔百分之二十以上，其次爲新出資料，如周原甲骨、南地甲骨和帛好墓等也超過百分之十，值得注意的是研究的時空領域擴大了，比較性的研究增加了：提氏族問題和奴隸制問題的明顯地萎縮了和研究自然生態問題的遽增，可以看出這時期的學人們已經覺醒到甲骨學的研究，並不是政治的工具，也不是專爲門閥服務的工具。而是全人類共有共享的寶貴資源，它提供人類遠古社會的信念，作爲研究人類未來生態現象的重要共通資

甲骨學在漫長的一百年發展中，曾使全球許多學人加入研究，有些還奉獻了畢生精力，發掘那個寶藏，到現在雖已成爲世界的性顯學，然而能不能再繼續發達下去，如果學人們不再努力灌溉，實在不易預料。不過從今年安陽的百年盛會和目前本校甲骨研究的工作來看，前途是光明的。目前兩岸都努力於領導年輕一代的投入，處處都顯現著蓬勃的朝氣，只可惜一般年輕的或不同領域的學人許多都不願意在識字通讀等基本訓練上下工夫，認爲那是浪費時間，其實也眞的是研究資源的浪費，又因爲甲骨學的領域一向都較爲固定，除了考字、徵史、研經、明曆外，不易找到其他研究專題。年輕一代的國學根基較淺，成就不及前賢，所以還沒起步已先洩了氣。要扭轉這種局面，消除年輕一代的顧慮，必先在工具書方面幫助他們解決困難，再開拓新的研究路徑。事實上今天甲骨學的時空領域，已大大的擴充了，過去只說甲骨文可以重建中國三千多年的信史。但在今天來說，甲骨文是我國文化史的中業，若以殷代爲定點，可以上遡三千多年的半坡文化，上接三千多年後的現世代，而在這一個中業的定位中將中國七千年的文化串連起來，不難看出它的演化曆程，若將每一個不同的文化點連結起來，對於三千年後的人類文化當然也不難推斷。筆者說甲骨文是屬於地球的，屬於全人類的，而甲骨學也應是屬於全球人類的科學，所以筆者企求把這門學問地球化，使它成爲研究地球生態適應的資源，而筆者致力於殷代

目前存世甲骨資料，總字數已達三百萬字，全部都是實錄史料，這是世界明史所獨見的。該計畫將從人文科學、社會科學、自然科學和生態環境、科技工藝、天文曆法、醫學病理：等方面，結合相關領域的研究群，作整體研究，務求能全面使用甲骨文的資料，將有殷一代的史實和時空關係全面復原，以推衍史前和未來生態環境變遷的研究。

計畫將包括一項總計畫和十三項分計畫

總計畫：「甲骨古文化綜合研究」，主持人黃競新是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國文系所教授，兼甲骨學研究室主持人，該計畫除了總起十三個分項計畫的整體規劃和整合外，並負擔以下五個子題。

一　整體資訊技術工程的整合。

二　「世界甲骨纂釋」的編輯。

三　「甲骨學一百年論著彙目總論」的建檔上網。

四　教學網頁的規畫管理和教材編輯。

五　歷史博物館館藏甲骨拓印。

在分項計畫中分爲人文科學、社會科學、自然科學、生命科學和應用工程科學五個領域。

壹　人文科學：

第一至第四分項計畫屬人文科學範疇，其中包括商史、語文、卜筮和藝術

分項計畫一：「甲骨學商史彙考」：主持人王宇信，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博士生導師，該計畫分八個子題。

一　商代社會與商代國家

主持人—王宇信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

二　商代軍制與商代戰爭

主持人—楊升南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

三　商代祭祀與商代宗教

主持人—謝　濟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

四　商代農業與商代社會

主持人—彭邦炯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

五　商代社會生活與禮俗

主持人宋鎮豪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

六　商代曆法年祀探析

主持人—常玉芝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

七　殷人屢遷與商代都邑文明

主持人—王震中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

八　商代皇室婦女生活

主持人—李蓓蓓　美國科斯特蘭大學博士後研究

分項計畫二　「甲骨卜辭辭彙話語分析—附論甲骨文假借字問題」

主持人—雲雅利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中文系高級講師

分項計畫三　「甲骨學與周易比較研究」

主持人—游志誠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國文系所教授

分項計畫四　「甲骨文書法與甲骨學推廣」

主持人—安國鈞　中華民國甲骨文學會創會會長

貳　社會科學：

社會科學中有三個分項計畫，其中包括政治制度，經濟發展宗教組織。

分項計畫五　「殷商政治思想與制度之初步建構」

主持人—朱淇源　國立臺灣大學政治系教授

分項計畫六　「殷代陶鑄等工業與社會經濟發展」

主持人—梁文偉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國文系退休教授

分項計畫七　殷代宗法制度與社會結構

主持人—范毓周　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

參　自然科學：

分項計畫八　甲骨天文學與殷周疑年

主持人—張培瑜　南京紫金山天文台研究員

分項計畫九　甲骨文大氣科學資料研究

主持人—劉廣英　中國文化大學理學院院長

肆　生命科學

生命科學中包括醫學和生態環境兩個項目

分項計畫十　甲骨學醫事篇　主持人董玉京　中華醫院心臟科醫師

分項計畫十一　殷代黃河流域生態環境研究—

附論殷代黃河流量問題

主持人—王震中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

八　商代皇室婦女生活

主持人—李蓓蓓　美國科斯特蘭大學博士後研究

伍　資料學及應用工程科學

該項計劃共分資料彙整及資訊技術應用兩大項目

分項計劃十二　甲骨學資料庫建構

主持人—陳熙揚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算中心主任

此計畫之主要工作有以下各項

一　資料庫建構

二　電腦軟硬體架構規劃

三　網路設置及管理

四　多方會議及教學網間的規劃建置及管理

分項計畫十三　世界甲骨學研究中心

主持人—鄭靖時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國文系教授

計畫包括以下幾個子項目

一　每日一字讀甲骨的編輯

二　甲骨文字集林的建檔編輯

三　圖儀及研究空間規劃

四　主辦學術研討會

五　出版甲骨學季刊及甲骨學年報

六　促進國際學術交流

基於以上分項計劃的架構在人文社會科學方面已涵蓋商史宗教倫理、禮樂、政經、文教、卜筮、藝術、語言文字、社會結構、等項，並附有一項推廣性的計畫：而自然科學則涵蓋天文、氣象、農牧、動植物、地質、水文、生態環境，及黃河流量…等項：科技工藝方面則有數學、年曆、建築、陶鑄、契刻、鑑織工業…等項：醫學方面則包括生理疾病，心理疾病，氣候疾病及婦女生育死亡…等本計畫完成後不只可還商史之眞，爲古文化開拓研究之路，並將研究未來氣象變遷及生態適應等問題提供重要資料，另外也因這計畫的推行，得以整合各地相關領域的研究資源，培訓研究人才，提昇我國在國際上的學術地位。

中國大陸正進行的「夏商周斷代工程」從縱線研究，其成果對中國朝代史和年代學貢獻甚大；我國甲骨古文化的綜合研究則由廣面探索，從點而線而面而體乃至於對整個地球宇宙的探索，其成果實無法以量化作評估。

陸、結語

本校自88年開始即將甲骨學列爲重點發展學門之一，期間除開設古文字學及古文字學專題研究課程培訓學生外，並撥出研究空間，購買圖書科儀，設立甲骨學研究室，三年以來在教學與研究上頗見績效。目前甲骨學研究室已盡量將過去出版的甲骨學著錄專書搜羅影印庋藏，世界大博物館藏甲骨拓片亦蒐集不少，並已購置足以應付目前需要的科儀設備，在教學、研究上的需要，尚可應付。

其次，研究室的建立，目的是希望廣開甲骨學研究之路，並期望各界能結合研究群，朝向甲骨學相關領域的研究，以拓展我國古文化研究的視野。是一項相當具有特色的重要研究。

其次「甲骨古文化綜合研究」雖分佈五個學門，但各分項計畫自成系統，亦可相互發明，各有關學科關連密切，互動性既可和支援性極具邏輯性強，是一項研究商代古文化的完整體系。

這計畫整體團隊素質蓋高，計畫主持人遍佈臺灣、香港、大陸及新加坡等地，而且都是中生代的翹楚。主持計畫經驗豐富，領導才能出眾，且各計畫內容亦皆有創造性、突出性。尤其在資料連的相互交流和多方會議網路等構思，在在表現著規劃者的組織動員能力，且在國際學術領域上也是一種創新，除了能充分發揚我中華文化的優越性外，對世界人類史的研究，亦有極大幫助，尤其對民族自信之培養最爲重要，因該計畫的成果有不少可以修正世界文明史的地方，如天文資料和醫學史、社會史等處處顯示我先民的智慧，對民族自尊影響深遠。另外大氣科學和黃河流量與生態環境的研究，亦可爲未來人類生存空間預先規劃藍圖，此計畫實關係人類未來的命運，是一項極具前瞻性的研究。

「甲骨古文化綜合研究」的成果對於促進我國主題領域學術國際化的影響甚大，因該計畫本身即是已爲跨國際、跨領域合作的計畫，內容與世界各國學術有著密切關連，亦顯示出我國學人的國際觀和包容性，此計畫無論在構思上、形式上，內容與涵蓋面或研究群的組合等各方面作評量，都明顯地看出它有邁向世界、跨越世紀的企圖。而未來的甲骨學的應採取的最佳模式進行，並企望能取得理想的成果，肩起承先啓後的使命，以報前賢的胼手胝持。

注釋

(1)董作賓〈大龜四版考釋〉（《安陽發掘報告》第三期）頁488。
(2)同上注頁437。
(3)同注(1)頁437。
(4)董作賓〈甲骨學研究之擴大〉（《安陽發掘報告》第二期）頁412。
(5)同上注頁414。
(6)同注(4)頁414-415。
(7)郭沫若《甲骨文字研究》頁150-161。
(8)董作賓〈殷中幾個重要問題〉（《中研院史語所集刊》第四本第三分）頁331。
(9)吳其昌〈讀　甲骨金文中所涵殷曆推證〉（《中研院史語所集刊》第四本第三分）頁292。
(10)詳見董作賓《殷曆譜》（中研院史語所專刊）。
(11)胡厚宣一九八三在香港中文大學演講時說，他們在編《甲骨文合集》時，要找一本《殷契遺珠》也找不到。
(12)見《明報月刊》二卷九期，一九六七年九月〈節錄陳比關訪問記〉。

（原載《甲骨文出土百年紀念專集》，臺中甲骨文學會，一九九九年）

甲骨文𠂤の釈字と意味

——𠂤は鼎字の略体形・貞字の初形は「卜＋鼎」

成家徹郎（古文字研究家）

孫詒讓は『鉄雲蔵亀』収載の甲骨文に対して解読を試みた。それが『契文挙例』である。彼は『鉄雲蔵亀』を見るとただちに研究に没頭し、一九〇四年の暮れに完成した。そしてこのコピー版（もちろん手書きでコピーする）を三本つくり著名な金石学者三人—羅振玉、劉鉄雲、端方—に送った。羅振玉は一九一七年に日本で刊行した「吉石盦叢書・第三集」の中にこれを収録した。これが『契文挙例』のもっとも早い刊本である。（孫詒讓は一九〇八年死去）もっとも「吉石盦叢書」版の原本は、羅振玉が孫詒讓から送ってもらったものではなく、端方がもらった方だった。この辺の事情は話せば長くなるので別の機会に述べる。

これまで、『契文挙例』はこれ一種だけだと思われていたが、最近、もう一種の手稿本の存在が確認された。彼は『契文挙例』に対していつも気にかけていて、一応書き上げた後も死去するまでずっと、折りをみて修正を加えていた。この修訂版『契文挙例』（全二冊）は今、杭州大学図書館に所蔵されている。幸いなことに、最近この修訂版が出版された。（ただし、手稿本そのものは読みづらいので、きれいに清書されたものが出版された。）



3　孫詒讓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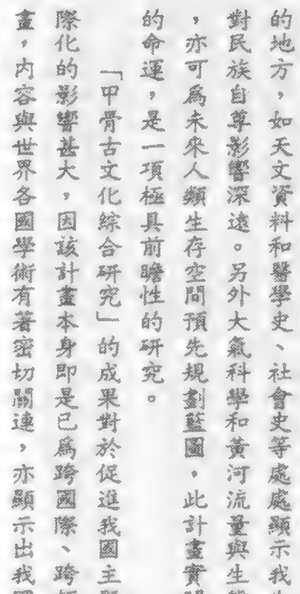


2　孫詒讓『契文挙例』書影
a.吉石盦叢書第三集
b.杭州大学図書館蔵「手稿本」

とである。（占おうとする内容を甲骨学では「命辞」という。今の例では「翌丁（未）祐」が命辞である。）多くの研究者もまたこのように読んでいる。卜辞それ自体の中に疑問文であることを示す字は一つもないのだから、多くの人が疑問文に読んでいる。疑問文に読む理由は、貞字のためである。後で詳しく述べるが、字形上では何の根拠も無いのに、先人は𠂤に貞字をあてた。（貞字は「卜」と「貝」から成る。𠂤には卜もなければ貝もない。）甲骨は占いに使ったものだから、「説文解字」（西暦百年ころの字書。以下、「説文」と略称する。）にみえる貞字の説明・貞、卜問也・に注目し、𠂤はすなわち貞字である、と彼らは判断した。

ここで、𠂤を貞字に釈する「定説」が形成される過程を振り返ってみよう。

最初の甲骨拓本集である『鉄雲蔵亀』（一九〇三年出版）の序文で劉鶚は・𠂤・を・問・と釈字した。



1　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蔵甲骨第73片（模写図）

古　翌丁〔未〕祐鼎　丙午卜

「定説」はどのように形成されたか

甲骨文の中に「𠂤」は頻繁に出てくる。例えば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蔵甲骨第73片にこの字形を含む卜辞が刻されている。（図1）貝塚茂樹、伊藤道治共著の『甲骨文字研究』はこれに次のように釈字した。

丙午卜、殼貞、翌丁（未）祐。

そしてこれを以下のように訓読した。

丙午の日に卜い、殼貞う、翌丁未に祐せんか。

卜辞は一般に、頭に干支が来て、次に卜字、人名、𠂤と続く。この部分は序辞と呼ばれる。そして𠂤の下に占卜内容が記される。

さていま、この読み方に対して、二つの点に注意を喚起したい。まず、一つは、𠂤に貞字をあてていること。貝塚、伊藤二氏ばかりでなく多くの研究者が𠂤に対して貞字をあてている。いわば定説と言ってよい。もう一つは、命辞を疑問文に読んでいることである。（占おうとする内容を甲骨学では「命辞」という。今の例では・翌丁（未）祐・が命辞である。）多くの研究者もまたこのように読んでいる。卜辞それ自体の中に疑問文であることを示す字は一つもないのだから、多くの人が疑問文に読んでいる。疑問文に読む理由は、貞字のためである。後で詳しく述べるが、字形上では何の根拠も無いのに、先人は𠂤に貞字をあてた。（貞字は「卜」と「貝」から成る。𠂤には卜もなければ貝もない。）甲骨は占いに使ったものだから、「説文解字」（西暦百年ころの字書。以下、「説文」と略称する。）にみえる貞字の説明・貞、卜問也・に注目し、𠂤はすなわち貞字である、と彼らは判断した。

ここで、𠂤を貞字に釈する「定説」が形成される過程を振り返ってみよう。

最初の甲骨拓本集である『鉄雲蔵亀』（一九〇三年出版）の序文で劉鶚は・𠂤・を・問・と釈字した。

孫詒讓は『鉄雲蔵亀』収載の甲骨文に対して解読を試みた。それが『契文挙例』である。彼は『鉄雲蔵亀』を見るとただちに研究に没頭し、一九〇四年の暮れに完成した。そしてこのコピー版（もちろん手書きでコピーする）を三本つくり著名な金石学者三人—羅振玉、劉鉄雲、端方—に送った。羅振玉は一九一七年に日本で刊行した「吉石盦叢書・第三集」の中にこれを収録した。これが『契文挙例』のもっとも早い刊本である。（孫詒讓は一九〇八年死去）もっとも「吉石盦叢書」版の原本は、羅振玉が孫詒讓から送ってもらったものではなく、端方がもらった方だった。この辺の事情は話せば長くなるので別の機会に述べる。

これまで、『契文挙例』はこれ一種だけだと思われていたが、最近、もう一種の手稿本の存在が確認された。彼は『契文挙例』に対していつも気にかけていて、一応書き上げた後も死去するまでずっと、折りをみて修正を加えていた。この修訂版『契文挙例』（全二冊）は今、杭州大学図書館に所蔵されている。幸いなことに、最近この修訂版が出版された。（ただし、手稿本そのものは読みづらいので、きれいに清書されたものが出版された。）

3　孫詒讓像

2　孫詒讓『契文挙例』書影
a.吉石盦叢書第三集
b.杭州大学図書館蔵「手稿本」

文の中では貞字と鼎字を区別していない例が多い。（図9）「無鼎」銘文の鼎字は貝につくり、「両輔甗」銘文の貞字は鼎につくっている。こういう状況を卜辞の状況と併せて考えると、「説文」の正しさの証拠とすることができる。段玉裁先生は小徐本の説明を〝古文は貝をもって鼎とし、籀文は鼎をもって貝とした〟と書き改めた。ふたつの貞字を貝字に変えたのは千慮の一失であ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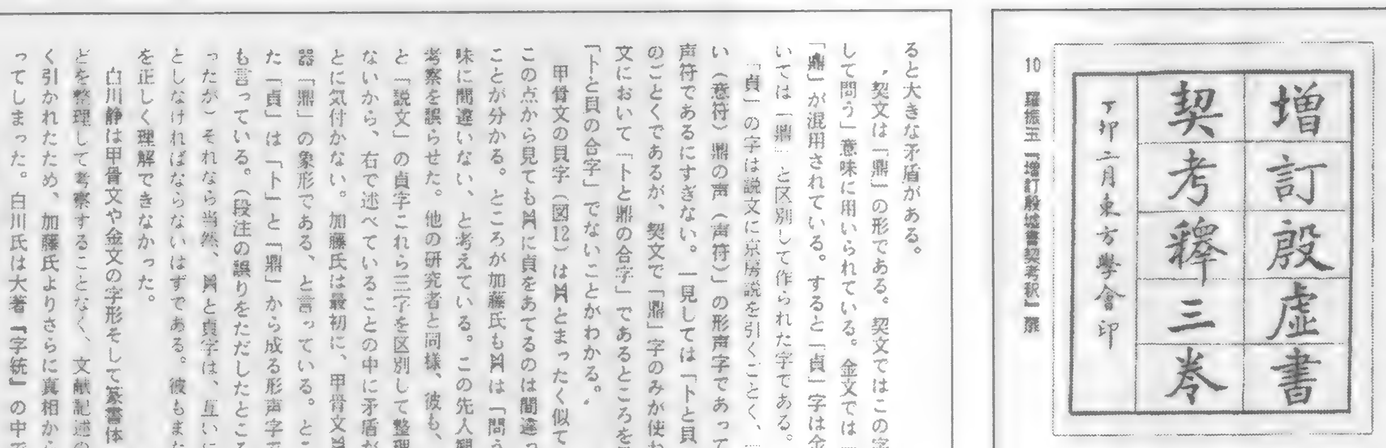
（『増訂殷墟書契考釈』「巻中、17、18」）

つまり羅振玉は、甲骨文「貞」字の字形には、「貝」字に従うものと、「鼎」字に従うものがあると判断した。そして、この状況は「説文」に見える説明と一致すると考えて、よって鬥は「貞」字に間違いない、とした。

鼎字に対する小徐本の説明の中に、昔は「鼎」字と「貞」字が混乱して使われていた、とある。この記述はまさに甲骨文の状況と一致する、と羅振玉は考えた。（小徐本原文：古文以貞為鼎、籀文以鼎為貞）

ところが段玉裁は、「鼎」の篆書体「鼐」の上半「目」は「貞」字の一部が省略されたものと考えた。そこで「説文」の「鼎」字の説明の中に、段氏「説文解字注」は新たに三字〝貞省声〟を書き加えた。

ところが羅振玉と段玉裁ともに間違っている。


増訂殷虚書契考釋三卷
丁卯二月東方學會印

10 羅振玉『増訂殷墟書契考釈』扉



11 青銅器鼎の象形「鼎」字

甲戌（卜）
鼎
亡（禍）
（甲戌の日に卜し、鼎す。わざわい無し。）

また「説文」で紹介している京房の説〝一曰：鼎省声〟についても段氏は正しく理解できなかった。ここで京房の説を分かりやすく説明しよう。〝鼎省声〟とは、鼎字の略体形に従うから、貞字はテイという音を持つ、という意味である。つまり、鼎字をその構成要素に含んでいる、ということである。京房は、貞は形声文字であると正しく認識していたのかもしれない。

ところが段玉裁はこの一句を次のように解釈した。〝京房の説は、古文は貝をもって鼎とした、という意味である。だから、卜に従い、鼎の声なり（原文：京説、古文以貝為鼎、故云、従卜鼎声也。）という。京房は、鼎字に従う古い字形を見ていたのかもしれない。

つまり段氏はこう理解した。古文では「貞」字を「鼎」字として使っていた。ところが京房はこのことに気付かなかったから、貞字には鼎字に従う字形もあるのを見て、「卜」と「鼎」から成る形声字であると思いこんだのである。（段氏は、「貞」は「卜」と「貝」から成る会意字だと考えている。この点は音テイを説明できない。）

後で述べるが、許慎が引用した京房の説が実は「貞」字に対する正しい説明であった。

従来、意味の方にばかりに目を奪われて、字形方面からの考察がおろそかにされたため、京房説が言っていることを理解できなかった。そして孫詒讓、羅振玉以来今日まで、鬥は「貞」に釈されてきた。

日本人研究者の解釈

ここで今度は鬥に対する日本人研究者の対応を見てみよう。

貝塚茂樹、伊藤道治共著の『甲骨文字研究』は卜辞例〝己亥卜貞貞〟を〝己亥の日に卜（うらな）い、貞貞（と）う〟と読み、「貞」には何も注釈を付けていない。また『甲骨文字研究』（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蔵甲骨）第三一〇三片の序辞に見える字形は青銅器「鼎」の象形に作っている。それに対して〝貞は鼎字形で書かれている〟と説明を加えている。つまり伊藤、貝塚二氏は「定説」にそのまま従っていることが分かる。（第三一〇三片は筆画があまり明瞭でないので、同じ字形が見える第三一〇五片を掲出した。図11）

加藤常賢は『漢字の起源』の中で、鬥についてはやはり見出し文字を「貞」としているが、字形面に目を向け、古文字学的考察を行なっているから、真相に迫っているところがある。ところが全体的に見



12 甲骨文の貞

甲申卜貞
貞：王
亡（禍）
（甲申の日に卜し、貞：王が鼎す。亡の日に擧す。貞なし。）

せまった。彼はこう言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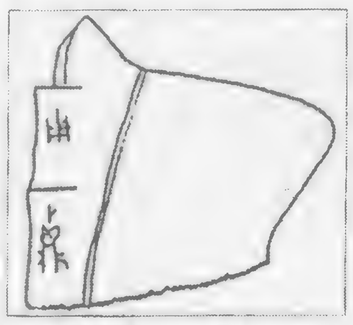
〝貞はまさに卜と鼎に従い、鼎と書くべきである。私は、これは甲骨文の卜と鼎の合文が変化した字形だと考える〟

この認識は全く正しい。前に何度も出てきた「説文」の京房説〝鼎省声〟はまさにこのことを意味していたのである。

「説文」の著者・許慎は、貝に従う、と説明したものの、これを疑う気持ちも持っていた。そこでもう一つ、有力な説と思われる京房説をつけ加えたのである。段玉裁は「説文」を高く評価していたのだが、皮肉なことにその中の貴重な記録を正しく理解できずにかえって、「説文」の真価を歪める役割りを果たした。彼の「説文解字注」の中にはこういう例が少なくないから、これを読むときは注意を要する。（参看 拙作「朔字探源」）日本では、「説文解字注」は曲解されてあまりにも高く評価されすぎているようだ。日本のいわゆる「説文学」の特質、および「説文解字」の意義については別の機会にくわしく考えてみたい。

古文字研究の第一人者として広く尊敬を受けている裘錫圭もまた貞字と鼎字と「卜+鼎」字これら三字を字形面から整理して考えなかったので矛盾を含む論法を展開した。

〝鼎字と貞字の古音は互いに近い。貞字はもと鼎に作っていた。これは卜に従い、鼎の声（形声）である。鼎字は後世に出た字で、殷人は鼎字を借りて貞字として使った。卜辞の中では、貞字として使っている鼎字は一般に鬥に作っている。これは鼎字を鬥に書いたものが簡略化された字形である。上に引いた卜辞の中では、貞字として使っている、鼎字の略体字（鬥）と、一般の鼎字が、同一の卜辞の中に出現している。〟



13 周族甲骨文の「卜+鼏」
北京琉璃河遺跡出土。「卜+鼏」の最も古い字形。この字形はなぜかその後非常に流行する。殷墟甲骨文にこの字形は見えな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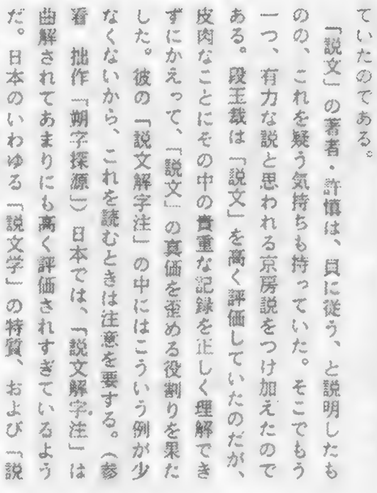
（『古文字論集』P76）

彼は、鬥は〝鼎字を鬥に書いたものが簡略化された字形である〟と正しく判断したにもかかわらず、どうしても「卜問」から離れられなかった。そこで彼は、後出の字（この時代まではまだ存在しない字）である「鼏」の代わりに鼎字を借りた、と言っている。この道ならよくあることだが、古い時代の人が後世に出来た字を借りるなどあり得るはずがない。裘錫圭が、もし自分で言っていることの中の矛盾に気付いて、この点を追求したなら鬥の問題は解決に向かって大きく前進したはずである。

貞字を正しく認識した濮氏は、貞字が「貝」に従う、と誤解された理由について、甲骨文では鬥と貝字が似ているからだと考えた。

この点は明らかに間違っている。甲骨文の鬥と貝字は混乱を引き起こす程には似ていない。さらに、両者の用法つまり卜辞中での位置は全く異なっているから、この二字がごっちゃになることはありえない。（図12）

貞字が貝字に従う、と誤解されたのは別にはっきりした理由がある。それは春秋戦国時代の文字資料（金文や簡牘文字）を見れば簡単に分かる。「卜+鼎」字の最も古い字形は周族の甲骨文にある。（図13）この字形はそれ以後の金文にしばしば現れる。そして意味上では鼎字と全く同じ用法をしている。ところでその字形だが、鼎字は脚に当たる部分の書き方が多種多様である。また望山楚簡に至っては、脚がすっかり無くなって「卜+目」の字形になっている。（図14）だから、戦国時代後期には、本来の「卜+鼎」の「鼎」字の脚が大幅に簡略化されてタテ線一本だけになった字形が相当流行していたのではないかと思われる。



14 戦国時代楚国竹簡の「貞（卜+目）」
湖北省荊山で発見された戦国時代の貞字。これらの竹簡についての研究報告書『望山楚簡』はこの「卜+目」の字形に対して以下のような注を付けている。
「貞字の構成要素である貝（貝字は本来鼎で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がここでは省略されて目の字形になっている。戦国文字の中にこういう例はよく見られる。」

15 睡虎地秦簡の「貞」
卜字の下の黒字が、この時代になると完全に貝字に変形してしまった。

ると大きな矛盾がある。

〝契文は「鼎」の形である。契文ではこの字が「卜して問う」意味に用いられている。金文では「鼎」と「鼏」が混用されている。すると「貞」字は金文においては「鼎」と区別して作られた字である。

「貞」の字は説文に京房説を引くごとく、卜に従い（意符）鼎の声（声符）」の形声字であって、鼎は声符であるにすぎない。一見しては「卜と貝の合字」のごとくであるが、契文で「鼎」字のみが使われ、金文において「卜と鼎の合字」であるところを見ると、「卜と貝の合字」でないことがわかる。〟

甲骨文の貝字（図12）は鬥とまったく似ていない。この点から見ても鬥に貞をあてるのは間違っていることが分かる。ところが加藤氏も鬥は「問う」の意味に間違いない、と考えている。この先入観が形字考察を誤らせた。他の研究者と同様、彼も、鬥と鼎と「説文」の貞字これら三字を区別して整理していないから、右で述べていることの中に矛盾があることに気付かない。加藤氏は最初に、甲骨文鬥は青銅器「鼎」の象形である、と言っている。ところがまた「貞」は「卜」と「鼎」から成る形声字であるとも言っている。（段注の誤りをただしたところはよかったが）それなら当然、鬥と貞字は、互いに別の字と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はずである。彼もまた京房説を正しく理解できなかった。

白川静は甲骨文や金文の字形そして篆書体「貞」などを整理して考察することなく、文献記述の方に強く引かれたため、加藤氏よりさらに真相から遠ざかってしまった。白川氏は大著『字統』の中で貞字についてこう述べている。

〝会意。正字は鼎に作り、鼎と卜とに従う。鼎をもってトするもので、探湯盟誓（くかたち）のような方法であるのか、湯神楽（ゆかぐら）のような方法であるのか、あるいは鼎中の犠牲のようすによるものであるのか、いずれとも明らかにしがたいが、ともかく鼎を用いる卜問の方法であることは疑いない。「説文」（三下）に「卜問するなり。卜貝に従ふ。貝は以て賛と為すなり」とし、貝を提供して卜問する意とするが、卜文の字形に鼎に従うものがあって、それが字の初形である。「説文」にも「一に曰く、鼎の省声なりと」とあり、「京房の説く所なり」という。当時、鼎に従う形のあったことが知られていたのであろう。貞を貞卜の意に用いることは、「左伝」哀十七年に「衛侯、貞卜す」、「国語、呉語」「陽卜（卜人）に請ふ」とあり、「周礼、大卜」「凡そ国の大貞」の「鄭司農注」に「貞は問ふなり」とあって、よく知られていたのである。卜辞は「甲子卜貞」として亀（貞人）貞ふ」という形式で始まるが、この貞の字義がはじめ知られないため、解読に困難があった。卜問の訓義に注意したのは、羅振玉の「殷墟書契考釈」にはじまるようである。卜問によって神意を知るので、そのことを貞正といい、その正を保つことを貞一・貞素・貞信という。〟

白川氏は〝正字は鼎に作り〟と言っているが、殷墟甲骨文には「卜+鼎」の字形は一つもない。遅くも時代に出た字の方を正字とするのは、考え方が逆転している。

（実は近年、殷墟から「卜+鼎」の字形が一つ発見された。しかしこの甲骨文は西周時代初期のものである。曹定云「論安陽殷墟発現的〝易卦〟卜甲」）

以上見たように、日本人研究者はほとんどみな鬥を貞字に釈した。ところがずっと以前にこれを正しく鼎字だと認めた人がいた。富岡謙蔵がその人ではないが、物事を虚心に見て素直に判断できる人だったようだ。彼は一九一〇年に京都大学史学研究会で行った講演のなかで、林泰輔の釈字（林氏も貞字に釈した）に異議をとなえ、金文に見える鼎字を参照して鬥字を正しく鼎字に釈した。ただ残念なことに、意味の面では彼も「説文」に引かれて貞と同じだと考えた。（富岡氏と林氏二人の甲骨研究については別稿「日本人の甲骨研究 先駆者・富岡謙蔵と林泰輔」で詳しく述べた。）

このように日本人研究者はたいてい孫詒讓、羅振玉の考え方を承けている。ところが藤堂明保は音韻学に造詣が深いから、音の方面からその意味を探った。上に紹介した諸氏がみな「説文」の解釈に引っ張られて、甲骨文そのものを中心に据えて考察を進めることをしなかったところがそもそも間違いの始まりであった。その点では、藤堂氏の見解は鬥の意味を考える際に重要な示唆を与える。彼は『学研・漢和大字典』の貞字の条でこう説明している。

〝とう・きく。占って神意をきく。殷代の卜辞では「聴キク」に当てた。「甲子王貞＝甲子（の日）に王貞く」（卜辞）。

つまり彼は「聴く」の意味で、この字と同じ音を持つ「鼎」字を使った、と考える。甲骨文には「聴」字に相当する文字は別にあるけれども、占卜の場合はあえて「鼎」字を使ったという可能性はあると思う。

「定説」に対する疑問

現代の研究者も多くは、鬥に対して貞字を当てている。ところが以前、この「定説」に対して異議を提示した人がいた。それは濮茅左である。彼の「〝貞〟字探源」は短文ながら教えられるところが多く、示唆に富む佳篇である。一九八三年に発表されたものだが、これまで特に注目されるということはなかったようだ。恐らく、多くの研究者が「定説」を全く信じ切っていたためだろう。かく言う私もその中の一人であったが。

濮氏はまず「説文」の貞字について次のように指摘した。

〝貞はまさに卜と鼎に従い、鼎と書くべきである。私は、これは甲骨文の卜と鼎の合文が変化した字形だと考える〟

この認識は全く正しい。前に何度も出てきた「説文」の京房説〝鼎省声〟はまさにこのことを意味していたのである。

「説文」の著者・許慎は、貝に従う、と説明したものの、これを疑う気持ちも持っていた。そこでもう一つ、有力な説と思われる京房説をつけ加えたのである。段玉裁は「説文」を高く評価していたのだが、皮肉なことにその中の貴重な記録を正しく理解できずにかえって、「説文」の真価を歪める役割りを果たした。彼の「説文解字注」の中にはこういう例が少なくないから、これを読むときは注意を要する。（参看 拙作「朔字探源」）日本では、「説文解字注」は曲解されてあまりにも高く評価されすぎているようだ。日本のいわゆる「説文学」の特質、および「説文解字」の意義については別の機会にくわしく考えてみたい。

古文字研究の第一人者として広く尊敬を受けている裘錫圭もまた貞字と鼎字と「卜+鼎」字これら三字を字形面から整理して考えなかったので矛盾を含む論法を展開した。

〝鼎字と貞字の古音は互いに近い。貞字はもと鼎に作っていた。これは卜に従い、鼎の声（形声）である。鼎字は後世に出た字で、殷人は鼎字を借りて貞字として使った。卜辞の中では、貞字として使っている鼎字は一般に鬥に作っている。これは鼎字を鬥に書いたものが簡略化された字形である。上に引いた卜辞の中では、貞字として使っている、鼎字の略体字（鬥）と、一般の鼎字が、同一の卜辞の中に出現している。〟

そして睡虎地秦簡に至って完全に、「卜+貝」の字形が出現することになる。（図15）これが貞字出現の由来である。つまりもともと「卜+貝」という字は存在しなかった。「卜+鼎」の「鼎」字の字形が簡略化されてしまいに貞字に接近し、ついに字形的には貝字そのものになってしまった。貞字はまったく誤解から生じた産物である。

このように、本来「鼎」字に従う字で、後世には「貝」字に従う字形になった例は少なくない。「則」、「賮」、「員」などはその例である。（図31～34）

以上、貞字は本来、鼎字の上に「卜」が付いた字形であることを明らかにした。

今度は甲骨文鬥について考えてみよう。濮氏のこの論文は優れた見解を示しながらも、致命的欠点を含んでいた。それは鬥も「卜+鼎」も意味はどちらも〝卜問・だと考えたことである。彼はこう言っている。

〝これらの卜辞の中の鼏（鬥）はみな「問う」の意味であり、この意味でどの卜辞もみなうまく解釈できる。「卜鼎」はすなわち「卜問」の意味である。〟

濮氏は鬥について鼎字であると正しく認識したのであるか、その意味については何の根拠もなくまた何等議論することなく〝卜問（卜して問う）〟だと思いこんだ。そして鼏（鬥）も「卜+鼎」も意味は同じだとした。つまりこの二者を区別して考えなかったのである。従来の研究者も同様である。彼らは、甲骨文は占いの記録だからということでただちに〝卜問〟としてしまった。そうすると必然的に「説文」の「貞」と結びついてしまい、こうして「定説」が確立した。

甲骨文の字形的特徴
―毛筆文字の字形が簡略化される

濮氏が明らかにしたように鬥は鼎字である。当時、占卜活動は書記官によって、毛皮あるいは樹皮などに毛筆で記録された。ところが特殊な事情があった場合のみ甲骨に刻された。亀甲や獣骨などを占卜用に加工する職人がその刻者だった、と私は考える。彼らは書記官の指示に従って、毛筆文字を見ながら、それをまねて甲骨上に刻った。（彼らは文盲であった）

我々が今日みることのできる商代の文字としてはまず甲骨文がある。これ以外に青銅器銘文もある。ただし西周時代のものと違って、商代の金文は短文のものが多く、わずか二、三字程度のものが大半を占める。またその絶対量もあまり多くない。これら以外にさらに毛筆文字も少し発見されている。焦智勤はこれらの毛筆文字を集めてその運筆について研究し、特徴をこう述べている。〝殷墟文字の墨跡を調べてみると、用筆法は「中鋒」で、筆の運びはとても自然で、運筆中に「提」と「按」によって「軽」と「重」が現れ、速さに遅速の変化もあり、各筆画には細いところと太いところがよく現れている。これを刀で刻った筆画と比べると、運筆の微妙な変化をはっきりみとめることができる。これらの墨跡はすでに芸術の魅力をそなえている。また筆順は後世の書写文字とほとんど異なるところがない。〟

（焦智勤「殷墟朱書墨書文字」）

ところで、ちょうどうまい具合に、これと対照的な研究をした人がいる。イギリスの甲骨研究者サラ・アラン女史（Sarah Allan）は、甲骨上に刻られた文字を拡大して細かく観察しそれらの筆順を調査した。そして実に興味深い事実がわかった。甲骨文字の筆順はひとことで言えば〝デタラメ〟ということである。規則性のようなものはまったく認められない。（「甲骨文の刻法について」『英国所蔵甲骨集』下編）アラン女史も言うように、文字を覚えるということは、筆順を覚えることとほとんど同じことである。筆順がデタラメだということは、刻者はこれを文字として認識していなかったことを意味する。



16 殷墟出土毛筆文字「遣羌甲」
遣羌甲（羌甲にあう・羌甲は先祖の名）



18 甲骨文「遣」己巳卜其遣舊

17 殷代の骨に書かれた筆書文字「小臣妥」

19 甲骨文「鼎」（文字そのままの意味）

20 甲骨文「鼎」

21 甲骨文「明」

22 甲骨文「明」
毛筆文字に似せた字形。

24 甲骨文「朋」
毛筆文字に似せた字形。

25 甲骨文「乗」甲骨文の一般的字形。
動詞 甲骨期 乗る
名詞 殷末甲 （乗り物。甲骨の日に占卜官が乗るという形式を取ってはいなかった）

23 甲骨文「明」
動詞 甲骨期 明るい 一般的字形。

文字では、構造が複雑になっている。（図21）

このように、甲骨文字は、毛筆文字の全体構造を簡略化し、文字の構造を図案にしている。この、変化を加えたところに、殷代の人の創造力が、甲骨文の造形的魅力は、殷代がまさに文字であるからの図案的な美しさがある。甲骨文の主観性について、ここでは以上述べるのにとどめる。

私は以前論じたことがあるので、これ以上述べない。（参看　拙作「殷代書法芸術概観」）

今見るように、ここまで毛筆文字の字形をまねてそっくりに刻んである甲骨文字も少しも残されている。こういう文字も字形的には毛筆文字と同じに扱ってよい。そうでなければ一般の字形を比べてみるべきである。

甲骨文字の中に、明らかに官職名「尹」の象形と認めてよい字形がいくつかある。その中で最も代表的なものは、図22の「明」である。これは、上部の形にやや曲がりに描いているが、下部の窓の象形は明瞭である。ところが、図23の「明」では、下部の窓の象形は、ほとんど消えてしまっている。この字形は、殷代末期の「明」の字形を比べてみるべきである。

また図24の「朋」は、図22の「明」の下部の窓の象形を、二本の曲線に変えたものである。

ここで「明」と「朋」（酒を壺に注ぐ象形）について対照比較してみよう。図23の「明」では、月字は三日月の出現する象形であり、日字はかなり円に近い楕円で、角はきれいなカーブを描いている。これらが図23の「明」では曲線が後退し、直線が主体になっている。月字はほとんど三角形を成し、それから足が一本突き出た字形になっている。

図24の「朋」ではつくりの酉字は明らかに容器の忠実な象形である。部底に近い部分の曲線は、殷墟の土器の肩部にそっくりに描いている。ところが図23では、本の部分はあっさりと一本の直線に代えられている。

甲骨文字の中で、「明」と「朋」の字形は、殷代末期に至って、ほとんど変化してしまった。

甲骨文字の中で、「乗」の字形は、殷代末期に至って、ほとんど変化してしまった。

26 甲骨文「乗」（車輌部品の象形）

27 甲骨文「乗」
（車輌部品の象形）
人
車輌
乗る

28 殷代青銅器「鼎且己簋」

29 殷代青銅器「旅鼎」

30 殷代青銅器「旅鼎」

甲骨文「乗（ヒ）」の意味

甲骨文字の意味について、これまで提示されている有力な三説について検討してみよう。

1．ラフーブレ Lefuevre 説

―車輌部品「轄」の象形：「轄を使う乗式」。

以前キートリー（Keightly アメリカ人）は「貞」で「ト問」の意味である、という「定説」に対して「貞問」を提出した。彼は『商律・洛誥』に「我二人共貞」という句があり、この中の「貞」について、キートリーはカールグレン Karlgren の解釈が正しいとした。カールグレンは、こう解釈している。

「貞」という語は一般に「まっすぐ」、「ただしい」、「規則的」などの意味を持っている。商原則には「正」とつながっている。そしてト辞の中で使われるときも「正しいこと」を「誰かが決定する」という意味になる。

キートリーはこの解釈に従って「庚子ト、争貞、受年吉凶」を「庚子ト争、正、受年吉凶」と訳した。

庚子の日にト占した争（人名）は、翌日辛丑に降れるかどうか正しいかどうかを決定する（あるいは「降かか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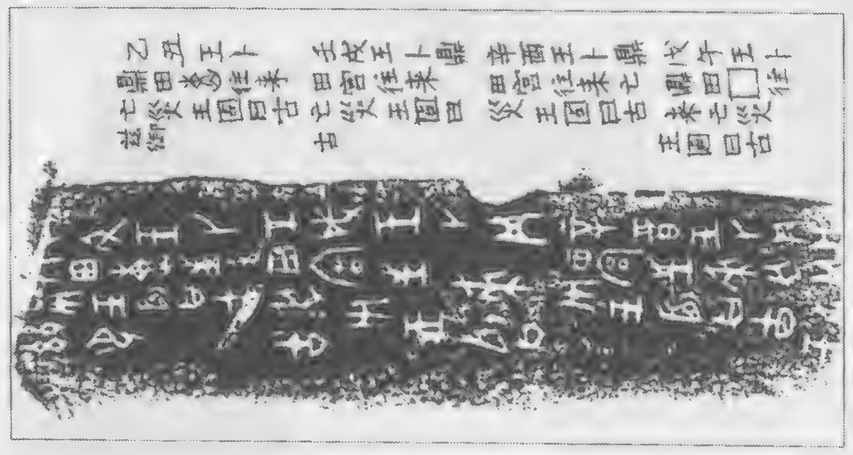
（"決定する"、"降かかる。"の原文は determining/verifying である。）

（『殷墟書契解詁』 p3）

（筆者註：「殷代貞ト言語の本質」から引用）

キートリーの「貞」に対する意味解釈には確かにもっともなところがある。しかし私が最初にここなおられず、甲骨文全文の字形に対する考察をおろそかにしたからだ。ただ彼の論文「Shih cheng 釋式」が引き起こした歴史的な意義は、「十問の意味である」という「定説」を根本から揺るがしたことである。これは、「貞」の意味について改めて考えてみよう、という気運が起こってきた。そして一般に殷末の卜官は「十問」という解釈に否定的な姿勢を示し、中国人研究者は依然として「定説」に従っている、という状況にある。

カナダ在住の甲骨研究者・董作賓（ドン・ズオビン）氏もこの問題について、それぞれの字形について、それぞれの字形について、それぞれの字形



35 殷墟後期甲骨文の「卜辭」
前期の卜辭では一般に卜字と貞字の間に王朝の名が入る。ところが後期にはこれが消えて、卜字の下にすぐ貞字がくる。そして周族の甲骨文ではこれら二字が結合する。

図目録および出典

1 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蔵甲骨第73片（模写図）
『甲骨文字研究・本文篇』
2 孫詒讓『契文挙例』書影
a：古古堂書藏蔵初印本
b：京都大学図書館蔵「手拓本」『契文挙例』（貴重書庫ナ1093）
3 孫詒讓像『殷墟卜辞綜述』
4 5 甲骨文「貞」、『甲骨文合集』第32035片
6 「説文解字」の「貞」、『説文解字』（徐鉉校定・孫星衍覆刻版）
7 「説文解字」の「卜」、『説文解字』（徐鉉校定・孫星衍覆刻版）
8 小徐本「説文解字」の「卜」、『説文解字繋伝』（徐鍇撰）
9 古代青銅器銘文の中の卜字、『金文編』
10 羅振玉『増訂殷商貞卜文字考』『殷虚書契考釈』

文献資料

王宇信主編『甲骨学一百年』（全4冊）中華書局1996
郭沫若『卜辞通纂』科学出版社1983
孫詒讓『契文挙例』古宮書藏蔵手拓本1917（天津古籍出版社1993）
羅振玉『増訂殷商貞卜文字考』東方学会1927
島邦男『殷墟卜辞研究』（改訂版）汲古書院1971
松丸道雄「甲骨文字字形表」『甲骨学一百年』所収の模写図。原図版は『書作瑞先生全集』乙種第7冊
甲骨文「貞」、『甲骨文合集』第26090片
甲骨文「卜」a、『甲骨文合集』第26567片
甲骨文「卜」b、『甲骨文合集』第26774片
甲骨文「出」、『殷墟文字丙編』第3288片
甲骨文「明」毛筆文字に似せた字形。『殷墟文字丙編』第2077片
甲骨文「明」甲骨文の一般的字形。『甲骨文合集』第15417片
甲骨文「酒」毛筆文字に似せた字形。『殷墟文字丙編』第2107片
甲骨文「酒」甲骨文の一般的字形。『甲骨文合集』第6727片正
甲骨文「鼎」（青銅器銘の象形）、『殷墟文字甲編』第2908片
甲骨文「鼎」（青銅器銘の象形）、『殷墟文字甲編』第3705片
商代青銅器「鼎足甲鼎」、『殷墟青銅器』150
商代青銅器「甲鼎」、『河南安陽小屯』11
商代青銅器「甲鼎」、『殷墟青銅器』83
青銅器銘文の「貞＋鼎」（鼒）、『金文編』
青銅器銘文の「口＋鼎」（員）、『金文編』
青銅器銘文の「鼎＋刀」（則）、『金文編』
青銅器時代の象形「鼎」字、『甲骨文字研究・図版篇』
甲骨文の貞、『甲骨文合集』第14423片
周族甲骨文の「卜＋鼎」、『甲骨文新探』1997
戦国時代楚国竹簡の「貞（卜＋目）」、『望山楚簡』
戦国楚帛書の「貞」『曾侯乱墓曾文字編』
殷墟出土毛筆文字「周易甲」、『小屯南地甲骨』第2727312片
商代石器に書かれた毛筆文字「小臣甲」
原図版は『書作瑞先生全集』乙種第7冊
甲骨文「貞」、『甲骨文合集』第26090片
甲骨文「卜」a、『甲骨文合集』第26567片
甲骨文「卜」b、『甲骨文合集』第26774片
甲骨文「出」、『殷墟文字丙編』第3288片
甲骨文「明」毛筆文字に似せた字形。『殷墟文字丙編』第2077片
甲骨文「明」甲骨文の一般的字形。『甲骨文合集』第15417片
甲骨文「酒」毛筆文字に似せた字形。『殷墟文字丙編』第2107片
甲骨文「酒」甲骨文の一般的字形。『甲骨文合集』第6727片正
甲骨文「鼎」（青銅器銘の象形）、『殷墟文字甲編』第2908片
甲骨文「鼎」（青銅器銘の象形）、『殷墟文字甲編』第3705片
商代青銅器「鼎足甲鼎」、『殷墟青銅器』150
商代青銅器「甲鼎」、『河南安陽小屯』11
商代青銅器「甲鼎」、『殷墟青銅器』83
青銅器銘文の「貞＋鼎」（鼒）、『金文編』
青銅器銘文の「口＋鼎」（員）、『金文編』
青銅器銘文の「鼎＋刀」（則）、『金文編』

綜合

古文字研究



名原

〔清〕孫詒讓 遺書

戴家祥 校點

齊魯書社

據齊魯書社一九八六年五月第一版影印

名原

目録

名原叙録
原始數名第一
古章原象第二
象形原始第三
古籀撰異第四
轉注揭櫫第五
奇字發敝第六
説文補闕第七

名原敘錄
原始數名弟一
古章原象弟二
象形原始弟三
右上卷三篇
古籀撰異弟四
轉注楊棄弟五
奇字發斂弟六
說文補闕弟七
右下卷四篇

汝南許君云：倉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後形聲相益，卽謂之字。是文字之初，固以象形爲本，無形可象，則指事爲之。迺後孳乳寖多，而六書大備。今說文九千文，則以秦篆爲正，其所錄古文，蓋据拾漆書經典，及鼎彝窾識爲之。籀文則出於史篇，要皆周以後文字也。倉沮舊文雖稽廟其閒，而叵復識別況，自黃帝載弁俅俅，載則載冕之段也。庸古文作亩，與敢偏旁相涉，而左傳說成王賜魯士田倍敢，倍敢則附庸之譌也。繹詩傳自伏生毛公，左氏春秋上於張蒼，大毛公當六國時，前於李斯。伏固秦博士，張則柱下史，咸逮見李斯者。三君所傳，尚不無舛駁，斯之學識，度未能遠過三君，而迺奮肊制作，徇俗蔑古，其違失倉史之恉，甯足責邪。通校古文大小篆大氏象形字，與畫繢通，隨體詰詘，譌變最多。指事字次之，會意形聲字，則子母相檢，沿譌頗尠，而與轉注相互轉注從徐鍇說爲例，又至廣博。其字或秦篆所不具，或許氏偶失之，故不勝枚舉。而段借依聲託事，則尤茫無涯涘矣。古文段借至多，茲不遑論。今略摭金文多據原器拓本，未見拓本則以阮元吳榮光吳式芬三家撫本左之。宋薛尚功王俅諸家所摹多誤，不足依據，唯今拓本所無之字略有援據。龜甲文據拓本及重撫厈撫本。石鼓文據拓本及重撫門葛圖本。乙卯北宋拓本。遺跡篆形奇譎難識，與古文字例不甚符合，鄒叔勤以爲殷高宗伐鬼方紀功石刻，以迄於秦，歷八代積年數千王者之興，必有所因於故名亦必有所作於新名，新故相襲，變易孳益。巧厤不能計，又孰從而稽覈之乎。自宋以來，彝器文閒出，攷釋家或據以補正許書之譌闕。邇年又有龜甲文出土，尤簡淆奇詭，閒有原始象形字，或定爲商時契刻，閒與籀文同，或本商前舊文而籀篇因襲之。然亦三代遺迹爾。余少耆讀金文，近又獲見龜甲文，咸有譔錄，每惜倉沮舊文不可復覩，竊思以商周文字展轉變易之迹，上推書契之初軌，沈思博覽，時獲塙證。竊栝論之，書契初興，形必至簡，遝其後品物衆而情僞滋，簡將不周於用，則增益分析而漸繁。其最後文極而敝，苟趣急就，則彌務省多，故復減損而反諸簡。其變迭嬗易之爲，率本於自然。而或厭同耆異，或襲非成是，積久承用，皆致序斯之作小篆，廢古籀，尤爲文字之大戹。秦漢閒諸儒傳讀經典，已不能精究古文。如古多段悤爲文，與窻形近，金文文多作㠯，與窻作窗絕相似。而書大誥曰：寧考，寧王。前寧人，寧武，則皆文之譌也。略本誤古。隋卿說文有「臷」字，當爲齎帛本字。而毛詩絲衣曰：載弁俅俅，載則載冕之段也。庸古文作亩，與敢偏旁相涉，而左傳說成王賜魯士田倍敢，倍敢則附庸之譌也。繹詩傳自伏生毛公，左氏春秋上於張蒼，大毛公當六國時，前於李斯。伏固秦博士，張則柱下史，咸逮見李斯者。三君所傳，尚不無舛駁，斯之學識，度未能遠過三君，而迺奮肊制作，徇俗蔑古，其違失倉史之恉，甯足責邪。通校古文大小篆大氏象形字，與畫繢通，隨體詰詘，譌變最多。指事字次之，會意形聲字，則子母相檢，沿譌頗尠，而與轉注相互轉注從徐鍇說爲例，又至廣博。其字或秦篆所不具，或許氏偶失之，故不勝枚舉。而段借依聲託事，則尤茫無涯涘矣。古文段借至多，茲不遑論。今略摭金文多據原器拓本，未見拓本則以阮元吳榮光吳式芬三家撫本左之。宋薛尚功王俅諸家所摹多誤，不足依據，唯今拓本所無之字略有援據。龜甲文據拓本及重撫厈撫本。石鼓文據拓本及重撫門葛圖本。乙卯北宋拓本。遺跡篆形奇譎難識，與古文字例不甚符合，鄒叔勤以爲殷高宗伐鬼方紀功石刻，以迄於秦，歷八代積年數千王者之興，必有所因於故名亦必有所作於新名，新故相襲，變易孳益。巧厤不能計，又孰從而稽覈之乎。自宋以來，彝器文閒出，攷釋家或據以補正許書之譌闕。邇年又有龜甲文出土，尤簡淆奇詭，閒有原始象形字，或定爲商時契刻，閒與籀文同，或本商前舊文而籀篇因襲之。然亦三代遺迹爾。余少耆讀金文，近又獲見龜甲文，咸有譔錄，每惜倉沮舊文不可復覩，竊思以商周文字展轉變易之迹，上推書契之初軌，沈思博覽，時獲塙證。竊栝論之，書契初興，形必至簡，遝其後品物衆而情僞滋，簡將不周於用，則增益分析而漸繁。其最後文極而敝，苟趣急就，則彌務省多，故復減損而反諸簡。其變迭嬗易之爲，率本於自然。而或厭同耆異，或襲非成是，積久承用，皆致序斯之作小篆，廢古籀，尤爲文字之大戹。秦漢閒諸儒傳讀經典，已不能精究古文。如古多段悤爲文，與窻形近，金文文多作㠯，與窻作窗絕相似。而書大誥曰：寧考，寧王。前寧人，寧武，則皆文之譌也。略本誤古。隋卿說文有「臷」字，當爲齎帛本字。而毛詩絲衣曰：載弁俅俅，載則載冕之段也。庸古文作亩，與敢偏旁相涉，而左傳說成王賜魯士田倍敢，倍敢則附庸之譌也。繹詩傳自伏生毛公，左氏春秋上於張蒼，大毛公當六國時，前於李斯。伏固秦博士，張則柱下史，咸逮見李斯者。三君所傳，尚不無舛駁，斯之學識，度未能遠過三君，而迺奮肊制作，徇俗蔑古，其違失倉史之恉，甯足責邪。通校古文大小篆大氏象形字，與畫繢通，隨體詰詘，譌變最多。指事字次之，會意形聲字，則子母相檢，沿譌頗尠，而與轉注相互轉注從徐鍇說爲例，又至廣博。其字或秦篆所不具，或許氏偶失之，故不勝枚舉。而段借依聲託事，則尤茫無涯涘矣。古文段借至多，茲不遑論。今略摭金文多據原器拓本，未見拓本則以阮元吳榮光吳式芬三家撫本左之。宋薛尚功王俅諸家所摹多誤，不足依據，唯今拓本所無之字略有援據。龜甲文據拓本及重撫厈撫本。石鼓文據拓本及重撫門葛圖本。乙卯北宋拓本。遺跡篆形奇譎難識，與古文字例不甚符合，鄒叔勤以爲殷高宗伐鬼方紀功石刻，以迄於秦，歷八代積年數千王者之興，必有所因於故名亦必有所作於新名，新故相襲，變易孳益。巧厤不能計，又孰從而稽覈之乎。自宋以來，彝器文閒出，攷釋家或據以補正許書之譌闕。邇年又有龜甲文出土，尤簡淆奇詭，閒有原始象形字，或定爲商時契刻，閒與籀文同，或本商前舊文而籀篇因襲之。然亦三代遺迹爾。余少耆讀金文，近又獲見龜甲文，咸有譔錄，每惜倉沮舊文不可復覩，竊思以商周文字展轉變易之迹，上推書契之初軌，沈思博覽，時獲塙證。竊栝論之，書契初興，形必至簡，遝其後品物衆而情僞滋，簡將不周於用，則增益分析而漸繁。其最後文極而敝，苟趣急就，則彌務省多，故復減損而反諸簡。其變迭嬗易之爲，率本於自然。而或厭同耆異，或襲非成是，積久承用，皆致序斯之作小篆，廢古籀，尤爲文字之大戹。秦漢閒諸儒傳讀經典，已不能精究古文。如古多段悤爲文，與窻形近，金文文多作㠯，與窻作窗絕相似。而書大誥曰：寧考，寧王。前寧人，寧武，則皆文之譌也。略本誤古。隋卿說文有「臷」字，當爲齎帛本字。而毛詩絲衣曰：

後之治古文奇字者，執吾說以求之，其於造作書契之敝恉或得冥符於萬一爾。光緒乙巳十一月，瑞安孫詒讓敘。

名原上

孫詒讓記
永嘉後學戴家祥斠點

原始數名第一

說文解字五百四十部，託始於一，其說解云：惟初大極，道立於一，造分天地，化成萬物。蓋文字生於形，而書契之作，上原卦畫，下代結繩，又以紀數爲尤重，合形數以紀物，由一而孳爲萬，一者，象數之權輿，而書名之原始也。今綜攷古文，知數名形最簡易，而義實通毋，倉沮字例，斯其肇耑矣。

一 二 三 三 又 ㅅ 亼 ㅅ 𠂇 𠂆

說文竹部「篆，引書也。」形學之始，由畫點引而成線，故古文自一至三，咸以積畫成形，（鄭君六藝論云：伏羲垂十言之教，十言消息，爲書契之初祖，亦積畫也。）皆爲平行線。至五爲天地之中數，則从二而午交其中，然亦四直線也。至六則龜甲文皆作𠂆，又由緜而反於簡，故由平線變爲弧曲線，穹隆下覆，略爲半圜之形。此殆倉沮初制，最簡古文之僅存者。至七甲文作十，或作𠂇，則以平線與曲線互相拘紋，實承五而小變之。八之爲丷，則以曲線分列爲二，又承六而小變之。九金文作𠬜，（鼎）或作九，（散氏盤甲文作九，略同。）則以兩曲線詰詘糾互，又承七而小變之。蓋六之與八，七之與九，皆閒一數，相對爲形。說文四古文𠂇與𠂇字亦似，閒一數相對，例同。遝數究於九，進而爲十，甲文皆作丨，（金文同，或作一點。）則又以平線直書之，與後世筭式同，亦與一始終從橫相對，然則此十文者，實立形數之原，總分理之要，造字之啟恉，可寀繹而知者也。

說文四部四，陰數也。象四分之形。古文作𠂇，籀文作三。攷金文甲文皆作三，惟邵鐘作四，（梁司寇鼎作四，）蓋小篆之權輿。然許君四分之說，於形義並未切。𠂇與𠂇相近，則又似从亼从八，例亦難通。要以積畫爲最近古，金文甲文未必皆出史籀後。竊疑三當爲古文本字，𠂇或當爲籀文，許書傳寫多誤，容互易耳。

說文五部五，五行也。从二，陰陽在天地間交午也。古文作×。然金文龜甲文皆同作X，無作×者，唯金文梁司寇鼎深廿有五年，五作十，則與篆文十同。許書古文，蓋與彼相類。丁子尊云：又五彡日。（疑是閏五月。）因重五字，別作彡，積畫與三同，亦古文之變也。

說文六部六，陽之數，陰變於六，正於八，从入从八。金文師奎父鼎作介，師虎敦作介，與許說从入八義合，而形異。（說文入部八字不作𠂆，中部𠂆字从中六，不定作𠂇也。）唯甲文云：「口申，卜貝貞今六月。」（聲籀文作𠂇，皆从介。凡从𠂇字並同。）則小篆六亦作介，不定作𠂇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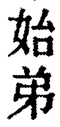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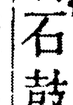
入字並作𠂆，則與八迥異。

紀數字古多趣簡易故說文十部廿字解云古文省多然亦有改簡爲緜者如三之爲𠂇四𠂆八之爲介𠂆蓋因飾僞萌生爲此以資防檢而古文又有弍弍字並从弋說文一部弥緜矣又或假借壹貳參爲之金文召伯虎敦云「公宕其參女則宕其一貳字作弍，（舊釋爲貳未塙）偏旁弍从戍从二。又斧文云「郎大𠂤車之斧，以文義校之，眷當即貳字。舊釋爲貳則又从戈从貝而省二咸與說文不同。又留鼎云「母卑俾𠂤于所質。」以敦文互證，𠂤當即弍字，則亦从弋。諸文皆不从弍，未寀其義。據敦文則周時已有用貳參紀數者，經典中借用者尤多，斯皆後世簿籍紀數用大字之濫觴，亦一變例也。

丅

宋元人筭艸六七八九有作丅丌丗者，象筭策從橫分列。新莽金布文正如是作。六之爲丅，與原始古文作𠂆，反正弧直適相變。左傳襄卅季傳，史趙曰：「亥有二首六身，下二如身，是其日數也。」（孔疏：「以筭式釋之，甚塙。今攷金文陳侯鼎亥字作𠂆，上爲二首，下爲山者一，丅者二，所謂六身者三，以首从身，依筭式列之爲叫，是爲二萬六千六百六十日，亦即古射禮釋獲橫縮相變之法也。）金文宗周彝云：「隹八月甲申，公中才在宗周，易（賜）丅貝五朋。」丅即弓字，右作丅者二，即二六也。與筭策從橫列數正同，亦古文紀數之變例。蓋錫弓十有二，與貝五朋文正相儷也。淮南子氾論訓：「認而不勝者，出一束矢。」高誘注云：「筭數，猶出矢以十二爲束與。」若然，錫弓以十二爲束，若錫矢以十二爲束，

說文敘云：書曰：予欲觀古人之象，言必遵修舊文而不穿鑿。此依漢時尚書家說，明十二章亦原始象形文字也。今篆文唯日、月、古文作⊙、D，今作θ、ㄗ，篆勢微異。○、○，說文晶部：晶，精光也，从三日，疊，从晶，生聲。一曰古文星字。復注中，故與日同。古文作⊙或○，象形，从○，古文作⊙或○，象形，从○，古文作⊙或○，象形，从○，

十二章之一爲粉米，从鄭康成義。說文米部「米，粟實也。象禾黍之形。」又糸部「絲，繡文如聚細米也。从糸米，米亦聲。」此卽書「粉米」字也。龜甲文有米字作  ，金文無米字，而从米字則恆見。如曾伯簠梁字作  ，陳公子䜌稻字作  ，陳侯敦倗字作  ，石鼓文麋字作  ，諸文偏旁米字，與甲文大致略同。以此推之，古章畫繢，疑當作  ，小篆作  ，金文从米字，增省亦多姌異，如大鼎有  字，大敦作  ，舊皆釋爲歸字，形義未詳。其米形作  ，琢畫較鯀。毛公鼎康作  ，史宄簋稻梁字作  ，从米从  ，从  ，从  ，

皆後定象形字也。



說文牛部「牛，事也，理也。象角頭三封尾之形也。」此約略象其形體，龜甲文有云「貞之于女口，三羊三、牛尾闕口，當爲牛字，形與豕略同。唯前有封，後有尾，於象形亦合。下牲形則豕之壞字，詳後牛三、羊三、豕三，則是三牲，唯羊爲後定象形字，詳後甲文別有三大牢之文，與此可互證。此三牲原始象形字之省，故文尤簡也。甲文亦多作  字，金文則師袁敦作  ，卯敦作，並與小篆同。此後定象形牛字，與原始象形字絶異，然其由來古矣。



說文羊部「羊，祥也。从𦍌，象四足尾之形。」𦍌角也，象形。孔子曰：「牛羊之字，以形舉也。」此亦約略象形字。龜甲文有云「禾和于東口，三、  三、  三。此以三少牢祭於東方也。  當爲羊字，形與牛豕略同。但羊皮有文，故象之。下牲形，亦豕字也。詳後甲文又有云「口日之先丁上

不丼不  ，其口口，下闕。文不下亦象形羊字，腹文較前稍鮮。此段羊爲祥，與許君訓義正同。不  不羊，猶言不典不祥，形義相協，最爲明塙，此皆原始象形字也。

甲文亦多作字，金文則羊卣作  ，父辛觶作  ，而師袁敦作，與小篆同，亦後定象形羊字，與原始象形絶異也。



說文豕部「豕，豨也。竭其尾，故謂之豕，象毛足而後有尾。」古文作  ，龜甲文有云「羊，象有縣蹄，形尤較  ，蓋皆省變象形犬字。甲文有从  ，以文義推之，疑卽獲之省。說文犬部「獲，从犬蒦聲。」此从  ，卽省而蒦全省，甲文簡古，往往如是。  如云「子卜貞，  雙  兔。」又云「庚口乎斤  禽。」又云「王申，卜殼貝貞，立參彭征口  貝。」此皆與得獲義合，可證。若然，此諸形或原始象形犬字之省，亦多與甲文牛豕字相似，惟尾多翹然上曲者，蚊有不同耳。



說文虎部「虎，虎文也。象形。」又虎部「  ，山獸之君。从虎，从人。虎足象人足也。」古文作  ，師酉敢作  ，然虎彝作，彔伯敢作  ，許書兩古文，於古未見。攷金文師虎敢作  ，然虎彝作  ，彔伯敢作  ，鼎略同。又偏旁从虎之字或作  ，追敢虔字，號季子白盤虢字偏旁。作  ，吳尊虢字偏旁。作  ，頌鼎虢字偏旁。若然，虎當爲虎頭，猶爲豕首，別爲一字。蓋象其侈口形，下則象腹背足尾形，皆不爲人足，此與許書篆文古文咸不同。雖較之原形已有

舉，前兩形最簡，然首足腹尾咸具，後兩形略鮮，此皆省變象形字也。金文函皇父敦豕鼎字作，大致不甚相遠。以甲文校之，上作  ，卽  之變，下作，卽  之變，唯中省一橫耳。篆文則又因  而變之，以就整齊。石鼓文作  ，與小篆正同，則後定象形字矣。

金文父乙觚有  字，舊釋以爲豕字，則與原始象形字相邇，然亦僅見。又說文宀部「家，从宀，从豭省聲。」卽豕字也。金文父庚卣、立戈尊並續畫豕形，首尾足鬣咸具，疑原始象形字，文有如是作者，與甲文不同也。

說文犬部「犬，狗之有縣蹏者也。象形。」孔子曰：「視犬之字，如畫狗也。」石鼓獸字偏旁从，與小篆同，此後定象形字也。犬原始象形字無可攷。

金文从犬字或作  ，龜公牼鐘器字偏旁。作  ，毛公鼎獸字偏旁。作  ，召伯虎敢獸字偏旁。作，伯姜鼎獻字偏旁。作，毳卣器獻字偏旁。作，靜鼎器獻字偏旁。作，伯貞彝獻字偏旁。作，

省變，然相去猶不甚遠也。

龜甲文云：丙申卜，令口角拇（疑讀爲梁）侯丞（奚）。此象形獸特奇偉。籀疑當爲原始象形虎字，首爲  ，盍象其巨頭侈口形，金文虎形之从  、，似即濫觴於此。身長而尾碩大，又通體爲斑文，與虎皮有文正相應。兩足有蹏，亦與彖敢虎字同，參互推證，似尚近是。甲文此條，文頗奧衍，以意求之，虎似是將帥名，拇國名，侯爵。角猶捍禦之義，甲文又有云：角其夷（義亦如是。）（安國傳云：夷，傷也。）之衆（師是其義也。）盍拇侯以衆入寇，而虎令捍禦之也。

金文子作父戊觶有  字，舊釋爲虎山形，於象義頗通，（周禮掌節山國用虎節可證此義。）此虎形殊樸略，而首作  形，與甲文  亦相類。金文似虎形甚多，其無塙證者，並不箸。

以金文甲文證之，盍原始象形虎字即作  ，而虎字从之。金文諸虎字，則沿襲而省變之。此字實全爲象形，後人省其足而存其尾，與人字略相近，（金文从虎字本說文同。）後定遂以爲从虍从人會意，而有虎足象人足之說。不知虎足不得似人，而虎爲虎頭，亦非虎文，此後定字之失其本形本義也。至說文兩古文皆从鹿（前後全。）从，（前二。）乃因古文从，與相近而誤。虎鹿種類迥別，義尤不可通，必非古文正字也。

說文鹿部：「，獸也。象頭角四足之形，鳥鹿足相比，从比。」金文貉子卣鹿作，石鼓文鹿作，麋作，麈作，三文角形或省，並與小篆異。龜甲文鹿字作，又有二字亦鹿之省。（甲文凡从目字，並作。）卣文上从，鼓文上从，角形最備，疑原始象形字也。依甲文則是以角屬於橫目，卣文同，即象首形，古文首形或省，石鼓文鹿作，則沿襲而變，乃與首目形亦从目也。石鼓作，尚存橫目之匡郭，小篆變作，乃與首目形不相應矣。（說文心部：「，从心，从鹿省。」召伯虎敦慶从心，从鹿，亦角屬橫目形也。）

說文鹿部：「，从鹿，从，从水，从鹿去。師虎敦作，所从鹿形雖遒異，而皆从橫目形。唯師酉敦字作，當是字，左从酉，右从，當是釀字。舊釋爲上从，酬誤。上从字，舊釋爲虎誤。上从，下从，即釁字，舊釋爲辥誤。上从，下从，即釁字，舊釋爲虎誤。上从，下从，即釁字，舊釋爲辥誤。上从，下从，即釁字，舊釋爲虎

不完菊。金文雁公觶雁作，偏旁隹作  ，亦略同。凡古文馬、鹿諸文，首皆象目形，隹、鳥亦然，其通例可推也。盂鼎作  ，則篆勢漸變，三變成  ，皆以目與羽相連毋，金文亦多如是作。與馬字變  ，鬣目不辨正同，皆後定整齊象形字也。

金文又有象鳥形者，如集咎彝集作  ，矢伯𣪘卣𣪘作  ，則亦略同。凡古文馬、鹿諸文，首皆象目形，隹、鳥亦然，其通例可推也。盂鼎作  ，則篆勢漸變，三變成  ，皆以目與羽相連毋，金文亦多如是作。與馬字變  ，鬣目不辨正同，皆後定整齊象形字也。

亦隹字也。又母戊彝有  ，則似雔字，而  其後變之緐縛文與  ，則龜甲文隹字恆見，皆作  ，或作  ；金文亦作  ，與此相侶。雀作  ，或作  ，雙作  ，皆略同。偏旁从鳥者，則唯  字而已。甲文从鳥者，僅見於此，而隹字百餘，咸不作此形，其非从隹之緐縛文，可無疑也。金文貯中簋  字偏旁从隹作  ，與此相侶。雀作  ，與甲文略同，舊釋爲雙，未塙。此或卽原始象形字，而  其後變之緐縛文與  ，則龜甲文隹字恆見，皆

象形字。說文古文龜字古未見於形亦不類。小篆右从𠙵象甲，左从ㅋㅋ象二足，乃橫列形，不及甲文之得其正也。

說文它部「它，虫也。从虫而長，象冤曲垂尾形。或作蛇从虫。」又虫部「一名蝮。象其臥形。」蝮之總名也。从二虫。龜甲文有𠬜字，或作𠬜，此卜人名，亦偶𠬜爻，今所見凡卅餘事，又有𠬜字，上埼爲二字。說文蟲部「蠽，或作蠶，从虫絕無與𠬜相提者，足證其塙爲𠬜字。」从橫目，下从𠬜，當卽从蟲，疑當爲蠽之省。說文「蠽，衆聲。」此省衆爲目，變虫爲蟲，於字例不迮。𠬜从二𠬜，明其分卽爲虫字。𠬜與彼小異，則疑當爲它字。舊釋爲古文它與虫形義竝相近也。蓋它本从虫而小異，原始象形字止作𠬜，後變易增益而成𠬜。金文「匝」字多省作𠬜，取盧匝「盧匝」作𠬜，周宰甫人匝「周宰匝。」或作𠬜，魯大司徒匝。「蓋卽此字。說文匚部「匝，从𠙵，𠙵與它古音相近，故金文从之，或徑省作它矣。」上从𠬜，與虫古文略同，唯下半形較鮮複耳。虫，原始象形字，蓋作𠬜，變易作𠬜，作𠬜，如說文「蠽」字从𠬜，兩形不同而皆可通，後定作𠬜，則整齊之以求茂密。它古文作𠬜，尾較宛曲，故變易作𠬜，亦較虫爲鮮。魯大司徒匝作𠬜，則與小篆正同，諸文雖散異，大意咸不甚相遠也。

說文内部「禹，蟲也。从厹，象形。」古文作𠁧。禹爲蟲名，則亦當象蟲形。金文云「廣啟禹身，以形義攷之，禹當卽禹字，漢書藝文志大禹字作（金文萬字偏旁多如是作。）下从𠂤者卽厹，金文𠂤字亦相近，可以互證。古者名象蟲形，與甲文𠬜字及說文古文𠁧字，字義必相應。玉篇虫部「蠽，禹蟲也。」說文虫部「蠽，知聲蟲也。」司馬相如說作蜵，从向。是禹字𠂤向，向卽蜵之省，禹向同取蟲名爲義，亦可證其塙爲禹字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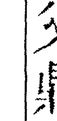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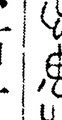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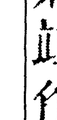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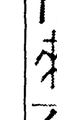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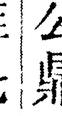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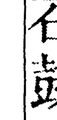
說文魚部「魚，水蟲也。」象形。魚尾與蘘尾相似。」又肉部云：「肉與刀魚相似。」許君竝據小篆爲說，與古文實不相應。攷金文魚字象形致多，綜合參校，約有四變，其最完葡者如魚尊作𠬜，伯魚卣作𠬜，伯魚彝作𠬜，魚攸攸壺作𠬜，又鼎作𠬜，諸文皆首有喙目，身有鱗甲，又有脊鬐一，腹鬐二，尾如丙字。（爾雅釋魚「丙，郭璞注謂似篆書字。」金文魚尾謂之「癸爵丙作𠬜，與古文魚字正同。」）攸攸益原始象形文與圖繢最近者也。又有魚攸丁觶作𠬜，則省其鱗甲文，餘竝同。其次變略簡省，如魚爵作𠬜，攸攸魚卣作𠬜，魚攸已尊作𠬜，則變爲左右各兩鬐，不辨脊腹，此省變象形文。又有犀白魚鼎作𠬜，則省其喙目與尾文，魚攸丙爵作𠬜，則省其鬐，略存豫畫，餘亦與初文同。其三變則尤簡省，如毛公鼎作𠬜，則左右各爲一鬐，與身鱗文正等，又變尾爲火形。石鼓又作𠬜，則又省鱗文，此亦省變象形，與圖繢較遠矣。其四變則爲今小篆作𠬜，鱗鬐不辨，首類肉，尾類燕，皆以近侶之字，配合整齊，以就篆體，與初文判若天閒矣。

甲文肉作𠬜，與魚首迥異，古文燕尾亦不爲火形，詳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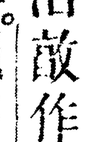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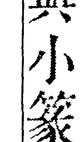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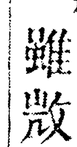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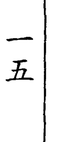
龜甲文亦有象形魚字，作𠬜，不分脊腹，唯首箸八形，不知何義。又有漁字作𠬜，諸形，說文从魚與此異。則尤簡省，皆不若金文之詳葡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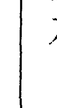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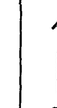
說文禾部「禾，嘉穀也。以二月始生，八月而孰，得之中和，故謂之禾。禾，木也。木王而生，金王而死。从木，象其穗。」金文曾鼎禾作𠬜，與象采形合。龜甲文禾有作𠬜者，與𠬜字最相近，其从禾字偏旁有作𠬜者，如云：「參（診）稽（稱）𠬜兄于𠬜。」稽作𠬜，又云：「壬申，卜貝貞，求季于𠬜。」又云：「貝，求季口𠬜。」季竝作𠬜。又云：「貝貞，求季于且戊牛。」季作𠬜。又云：「癸卯，卜亘人乙。」季作𠬜。又云：「貝貞，我受來季。」季作𠬜。季上禾形竝作𠬜，或省作𠬜，諸形大致略同。此益原始象形禾字，上象采，下象秆葉參差旁出形，金文秝字已鼎秝作𠬜，亦與甲文相近。實非从木也。其後或省變作𠬜，最後又定作𠬜，則皆葉葉相當，與木形同。而小篆因之，遂有「木王而生」之說，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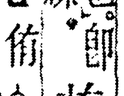
則諸穀皆艸非木，此與象形之義，全不相合。殆秦漢後皮傳之說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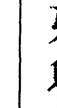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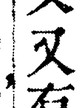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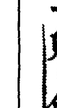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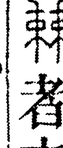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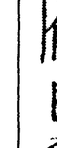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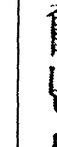
甲文禾字又多作  ，其偏旁从禾字又有作  者，如云「卜方  ，  是也。此蓋因原始古文作  ，增益之兼象穀粒形。本作  ，後整齊作  ，猶  之變爲  也。金文宗周鐘有  字，與甲文略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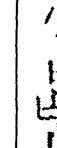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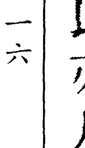
說文「來，周所受瑞麥來麰也，一麥二夆，象其芒朿之形。」龜甲文「我受  來」，又云「癸亥卜，  我  」，又云「  曰：申卜，韋貝，  帚歸好  」，又云「  曰：立不  」，四字不同，實皆原始象形來字。蓋前一字作  ，象一麥三夆之形，瑞麥固不定二夆也。皆下垂者，與禾采同意。弟二字省一夆，與說文二夆義正合。弟三字四夆，弟四字亦三夆，而並省下  ，皆原始象形之變體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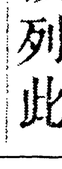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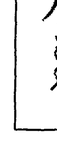
甲文來字，又有作  者，恒見，卽古文  之省變也。金文則習鼎、伯  簋、文鼎並作  ，石鼓文亦同，此後定字，與小篆同。



說文「  部，  ，小謹也。从幺省，中財見也。」段校增「  」字「象  惠，仁也。从心  。」古文  字號未鐘作  ，與小篆同。惠字則簋大  作  ，無惠鼎彖伯敦作  ，雖散有省變，大致與古文同。惟毛公鼎惠从  ，形小異。龜甲文則有  兩  二文相變，字例正同，亦足相參證也。



說文「  部，  ，采取也。从爪从木，从禾，禾亦聲。」古文  本从  ，从禾，禾成秀，人所收者也。从爪，禾，穗，俗从禾，惠聲。」

依甲文  从  ，則正从禾麥穗上平之形，當爲「采」之異文。籀疑古文本从，取財見之義，爲會意兼象形。采別體本作，取禾麥秀之形，爲象形兼會意兼聲，兩文迴別。後人傳寫，增爲从，而从从田字，不復沿用「采」俗書又別爲从禾惠聲，實古字之流變，俗書雖後出，始亦本於古與甲文下从，疑象采含米形。

金文凡專傳、憲諸文从者，咸不从。从者唯鼎、鼎兩文，明爲惠之省，不得通於。依甲文則又爲采之別，古文或段爲惠者，咸不从。从者唯鼎、鼎兩文，明爲惠之省，不得通於。依甲文則又爲采之別，古文或段爲惠者，以聲類相近，實非一字，而亦不得通於。蓋古文本分別如是，後人既不見字，而亩復多發掘，此不可不辯也。

說文「木部，，木實也。从木，象果形在木之上。」金文果字未見，而有裸字，異體甚多。如陳侯因資敦云「者諸侯蔦吉金。」蓋从「盥」从，與盥偏旁正同。謂王行饗禮，从省，卽果字。盥與裸古音相轉，易觀彖辭「盥而不薦」，李鼎祚集解引馬融云「盥，進爵灌地酒尸前，以降神也。」卽盥爲裸。故裸或亦从盥也。又或从兩果，乙亥方鼎云「王鄉酒尸尤，逸各格，从，與盥偏旁正同。謂王行饗禮，而尸氏佐裸。此疑周初所作器。尸裸字古或段果爲之，周禮大宗伯「則攝而載果」，鄭注云「果讀爲裸，或作，从，聲，周禮司尊彝有鳥彝、雞彝、鶉彝，此或省名。」此亦兩果，又从，蓋象果實中含子人形，亦爲若然，古文果蓋本象果有人，而箸木，卽小篆从之濫觴。舊釋爲東非。爲若然，古文果蓋本象果有人，而箸木間，與東東字略同。說文「東，動也。从木，从，从東，或从。」或小篆始變之與？

又有从自者，如魯侯爵「魯侯爵用尊盥」，此亦从

說文「部，，止也。象艸木出有，而上基也。」象艸木出有，故以止爲足。依許說則「止」本象草木之有，而段借爲足止。金文有足跡形，如毋作，靁夫鼎

作，皆無文義可推，或卽與止同字。龜甲文則凡止皆作，如云：「口口其雨，庚，」又云：「雨，佳多，」又云：「雨克，」文是也。因之从止字偏旁，亦皆如是作，如盛庚「庚」字作，「步」字作，「陟」字作，是也。

金文足跡形可識者，如糾彝「正」字，疑是「正」字。兕觥「正」字从四火，則疑「遵」「蹲」之異文。子執旅句兵「子執旅」形下著形。兩器疑皆爲「遵」字，未能定也。又有重叒者，如足跡解「足」字，疑卽徙之古文，祖辛尊「足」字，足跡从癸，癸跡形，珊敔降字則作，與珊敔略同。放說文「放」部「降」从夅聲。」又「夅」部云：「夅，服也。从夂干，相承不敢竝也。」夂，从後至也，象人兩脛後有致之者。讀若鵻。依許說夂干不爲足跡，而爲足脛。依甲文則夂从到止，卽象足止。大保敔从，正象其本形，此皆古止同字之明證也。蓋原始象形字，當作，省變作，乃與足止形不相侶，遂有夂象兩脛之說，實非造字之初恉也。

說文「各」部「各，異詞也。从口夂。」甲文各字作，又咎字从人从各，金文咎字或作，集緐作。甲文有咎字，蓋亦咎之異文，此皆以夂爲夂也。

說文「正」部云：「正，是也。从一，一以止。」古文作，从二，从一足，足亦止也。此亦以爲止而遂一著下，與一止之義無迕也。甲文征字亦作，說文「辵」部「遝」或作「征」。又或借正爲征，其字从口象穹隆下覆之形，天象已晦於其中，不必更从一。古文作，皆从止，龜甲文則作，中亦从止，明古出字取足行出入之義，不象艸木上出形，蓋亦秦篆之變易，而許君沿襲之也。

說文「先」部「先，蒠進也。从儿从，又「」部「出，也。象艸過中，枝莖漸益大，有所之也。」甲文屮與小篆同，而先則作，从止。二文絕不相通，增益分析，各自成爲數形，而「止」之爲足，轉成叚借。又或變从止爲从中从屮，迺成艸木之形，於原始造字之恉益遠矣。

說文「雨」部「雨，水從雲下也。一象天，口象雲，水靈其閒也。」古文作。金文楚公鐘雨作，與小篆略同，此後定象形字也。

說文「雨」部「雨，水從雲下也。一象天，口象雲，水靈其閒也。」古文作。金文楚公鐘雨作，與小篆略同，此後定象形字也。

說文「黍」部「黍，禾屬而黏者也。以大暑而種，故从禾。入水，水，也。」今以雨古文論之，則黍實从「雨」古文不省。許依篆文說之，非古文本義也。但金文中敦攴盤黍作，則實从禾水會意，唯省「入」耳。此似與許氏後一義合，未敢決定也。

說文「盞」部「盞，蓋也。从皿，戔聲。」甲文从皿，从，从酉，从，从酉，从，从酉

說文雲部「雲，山川气也。从雨，云象回轉之形。古文作云，省雨，亦作𠂤。又雨部「靁，陰陽气薄動生物者也。从雨，畾象回轉形。籀文作靁，靁閒有回。回，靁聲也。古文作回。攷金文雲云字未見，而有靁字，靁廣作  ，楚公鐘作  ，齊侯壺作  。又有  字，商皇父敦作  字。說文木部欄籀文作，即此字但變缶爲金耳。參互推之，依許說古文雲作，爲象回轉形，籀文靁从二回，櫑从一回，即回之古文爲象靁聲，然其金文作，省作，實非回字。竊疑此文詘曲，與云字下形相邇，當即从云省。抑或即許書之字，云字本从此，後世譌變，古文雲靁字本不如是作也。

金文靁櫑所从諸形，蓋皆象雲气，說文气部「气，雲气也。象形。」金文齊侯壺作，依許說是气與雲同物，气盛而聚則成雲，雲薄而散則又爲气。故三畫而斷云則作，與气相類，三折而連緜不絕。二文互證，則之即爲雲原始象形文，可以決定。後人增益作，於形轉疏，制字之本恉，亦不復可識矣。

說文口部「回，轉也。从口，中象回轉之形。」古文作。此與雲古文皆象回轉之形，而字則迴別。靁櫑之古文偏旁當从，即許書之，而今許書篆文說解，皆作。信然，則是「回之古文，金文不當作，足明其非矣。靁古文依金文亦止从一回轉形，而許从兩回，疑亦因古文作，左右折旋，僤互異向，或變作，三寫譌變，而爲兩，故有此駢複與！

說文丂部「丂，气欲舒出，𠫓上礙于一也。又丂部「亏，於也。象气之舒丂，从丂从一，一者，其气平也。」以此證之，「雲古文作，與丂丂之从，蓋略同。其作「云，則與丂从一，亦略同。蓋以增二，即成云字。从二者，象雲之騰於天也。若然，从即，爲雲之原始象形文，而「云爲增變文，「雲爲後定文，可推而知矣。

說文山部「山，有石而高。象形。金文岱鼎作，山且丁爵作。龜甲文則作，當是原始象形字，與金文略同。但彼象實體，此爲匡郭，與金文丁作，同。攷有差異耳。

古文象形字，凡同物者，形多相涵。如屬「山者，形並當與山略同是也。說文  部「，土之高也。从从土。，古文字。」非人所爲也。从北，从一。一，地也。人居在南，故从北。中邦之尻，在崑侖東南。一曰四方高，中央下爲。象形。」古文作，从土。依許後說則北亦象形字，故金文子禾子釜作，與北不相類。甲文有字，以金文證之，當即「之原始象形字。益象山而小，猶自爲自之小者也。許說四方高中央下，正是形之說解，而人居在南，从北之義，殆後起皮傅之說爾。

說文山部「嶽，古文作。云：「象高形。」甲文岳字婁見，作，又作，說文阜部「，大陸也。山無石者。象形。」古文作。又自部「，小自也。象形。」攷釋名云：「土山曰阜。」則阜亦山也。自自益象土山陂陀衰側之形，與山字從橫相變。甲文石鼓文从自字偏旁竝與小篆略同，金文散氏盤陟降字竝从，則正以形直書之。攷乙角「陸字从，則猶之爲也。以是推之，自古文亦當作，亞形立旂彝有字，當即自之正字。舊釋爲「阜誤。甲文多作，尚不相遠，金文孟鼎自字作，則與小篆略同，乃其變體。要以山自自四文互校，可得其通例也。

說文「氐，巴蜀名山，岸脅之堆，旁著欲落墮者曰氐。象形。乙聲。」即自之俗字，假「氐爲「厎。厎，柔也。此亦自自之類，但小篆作，則爲象形，此似山字直立形，說文「籀文陸字从，金文陸字从，與此亦相近。爲乙聲。說文乙部「乙，象春艸木冤曲而出，陰氣尚彊，其出乙乙也。从反。，讀若移。」氏部「氐，至也。从氏下箸一。一，地也。」然古文實不如是作，金文毛公鼎散氏盤作，頌鼎作，竝與說文不甚相應。甲文氏字恆見，復與金文異。如云：「壬辰，卜立貝，貞令馬申步，此與禮賜侯氏命服車馬禮合。」又云：「貝，乎餘義未詳。」又云：「貝，參，診自師反文牛，弗其侶。自氏即凋作者，乃知古文此字亦象山自衰側之形，从即之變，从則似有楅柱之，使欲落不落者。此形致精，與字例密合。古文婁變，乃與原始本形殊遠。許依小篆爲說，亦未憭其恉趣，非甲文有此字，固無由攷正爾。

說文部[回]，穀所振入也。从入从回，象屋形，中有戶牖。或作廩，从广稟。金文召伯虎敢[公]訟乃[回]責積，用獄[棘]刺[其]回字作[肅]上从[羊]者與[尒]略同，尒亦从入也。此鮻[作]下正象屋中戶牖形，蓋以[冂]象屋之下覆，而以從橫交搆若井字者，象戶牖。說文部[回]古文[圖]字作[圖]下與此正相類，小篆改爲从回，則與口部回字正同，與戶牖形絕遠，失其本意矣。

孟鼎云：[賜]于[玟]王正德，若[玟]王令二三正[侯]字最奇古難識，今參互宋斠，知亦即回字也。舊釋爲[罨]或[憲]，並誤。上从[冂]，即許所謂从入，[金文入門]字合文多如此作。竊疑此正象屋棟宇穹隆下覆之形，不定屬入字也。下从[卣]，則正象兩戶一牖形，以師酉敢[牆]下从[卣]，散氏盤[圖]下从[卣]，證之尤塙。此西周最古文字，近原始象形文，義例致精。回于[玟]王正德，若[玟]王令二三正者，回，受也。[說文]回，受也。[回]字注云：回，受[也]，猶言稟命。謂所受於文王中正之德，及命二三正之令也。

說文[部]齋，[愛]濟也。从[來]回。來者，回而臧之，故田夫謂之齋夫。一曰棘省聲。古文作[畬]，从田。龜甲文云：乎[詢]齋射[口]，[象]形[于]口[隻]，[讀爲]隻[之]，从[回]，从[田]，則回字从回，則與口部回字正同，與戶牖形絕遠，失其本意矣。

說文[部]牆，垣蔽也。从[爿]聲，[籀文]作[牆]从二禾。又作[牆]亦从二來。又禾[部]穡，穀可收曰穡。从禾[嗇]聲。[師寰敦]云：[夙]夜[劻]乃[嗇]事，蓋文作[嗇]，同此牆字，正从二禾，與籀文同。但段牆爲穡，與鐘文段[嗇]爲牆例正相反。牆事猶書湯誓云舍我穡事也。

金文牆字又有从一禾者，如師酉敢云：王乎[史][冊]令[師酉]，亦即牆字，舊釋爲[利]，[門]二字誤。上右从片，[爿]反文。左从禾，[秝]之省。下从[卣]，即回省。與孟鼎回下从[卣]形同。史牆即內史之名也。

金文又有[嚴]字，如[宄]簋云：劉[奠]還[嚴]，[畢]吳[虞][畢]牧。[宄]敢云：令女正

周師，[嗣]馭，其文作[嚴]，[嚴]作[嚴]，並从[攴]，亦說文所無，蓋與楚鐘[龔]字略同。但彼爲牆異文，此以文義校之，亦當爲穡之借字。[舊釋爲散]嗣馭猶云司嗇，[兒]簋[郊]特牲[記]亦與師寰敦牆事同義。

大抵古文从回字，舛誤不可枚舉，如說文回部[嗇]，嗇也。从口从回。齊侯鎛作[嗇]，子仲[姜]解作[嗇]，茲女黍[嗇]字，疑即嗇到文，从[禾]即[禾]回上从[禾]亦略同。甲文復作[嗇]，又有[嗇]字，疑即嗇到文，从[禾]即[禾]之省也。又說文[口]部圖字亦从嗇，[散]氏盤作[圖]，圖卣作[圖]，又作[圖]子廟卣作[圖]，無惠鼎作[圖]，並足與薔鎛諸字偏旁互證。通斠以上諸文，益回象屋下戶牖形，其上作[冂]者，變作[亼]，作[人]。又省作[田]，作[田]。下作[卣]者，變作[田]，作[田]。或作[田]者，省作[田]。或作[田]，又省作[田]，作[田]。或作[田]者，變作[田]，作[田]，又省作[田]小篆作回，即因[田]形與回相近而誤改也。

[圖]

說文牛[部]，[牛]，閑，養牛馬圈也。从[牛]从[冬]，[冬]亦聲。古文冬字，依文則牢从[牛]，[宀]，即古文冬不必云省，依說解云四周

而，則自是象形，與古文冬字，形義復不相涉，兩義舛牾不合。金文井人鐘云「永冬」，頌鼎頌敦皆云「霝冬」，並借冬爲終也。其字皆作𠂤，作𠂤則古文冬字下畫，亦不相連屬。小篆乃變爲一橫畫連屬之，此猶廿字金文作𠫓，𠫓文亦變作𠫔，皆失其本形者也。竊疑當以許君後一義爲正，金文貉子卣牢字作𠂤，無下橫畫，即其證也。

龜甲文牢字亦多作𠂤，與貉子卣同，蓋原始象形文如此。又多作𠂤，或作𠂤，作𠂤，則變从牛爲从羊，蓋閑養牲畜之圈通得偁牢，不定屬牛也。从𠂆者，𠂆之反對形。以此推之，則𠂤止有从𠂆而𠂤省字亦或从𠂆。楚公鐘鑒字、王子申盞盧字偏旁。鄦子妝簋鑒字，齊侯敦鑒字偏旁。龜公譬鐘鑒字偏旁。龜公緊鐘鑒字，頌壺鑒字偏旁。龜有从𠂆，而𠂤省字亦或从𠂆。取虘盤鑒字偏旁。龜有从𠂆，而𠂤省字亦或从𠂆。魯大司徒匜鑒字偏旁。龜有从𠂆，而𠂤省字亦或从𠂆。龜友父鬲鑒字偏旁。龜有从𠂆，而𠂤省字亦或从𠂆。魯士商匜敔𠂤。魯伯俞父簋𠂤。諸形雖展轉省變，上半並約略相類，而鑄𠂤字从𠂤省，又有變从鬲者。如大保鼎盤作𠂤，師克戈鑒作𠂤，未皮父敔鑒作𠂤，辟侯盤盤作𠂤，留君簋𠂤作𠂤，並省曰，則尤與鬲形密合。綜合校之，鬲之借閒，既或增曰而與之爲鬲，又或省曰。則𠂤上象鬲，疑本爲一形。其𠂆形當如王婦匜覺字从𠂤，曰下不當更箸直畫，自小篆變𠂆爲𠂆，而鬲上又變爲高，兩形遂遠不相涉。許𠂤字說解，僅就小篆論之，推繹其意，似以𠂆象甑有足，而𠂆自爲竈口。然以金文𠂤同从𠂆之證之，則𠂆自是甑體，其下即箸林，更無竈形。以閒字證之，其義尤顯，知許說爲未采矣。

龜甲文有𠂤字作𠂤，當是𠂤鬻鑒諸字之省，又或即𠂤字之省，文闕不屬，義不可知。其形最簡，而金文亦有最簡之鬲字或省作𠂤。鬲彝、鬲尊、鬲卣、鬲觶、鬲爵、辛鬲、辛鬲、辛鬲、魚父丁觶並如此作。乙亥方鼎亦云「隹王正井𠂤方𠂤」，方鬲省旁从𠂆，又或即曰之省，而毛公鼎鬲字从𠂤，又與諸鬻字从𠂤，从𠂤，上形相邇，亦似即𠂆之變，此皆𠂤、鬲、鬲同形之義證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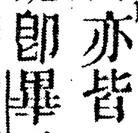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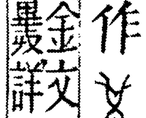
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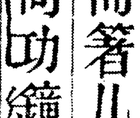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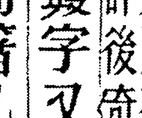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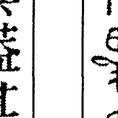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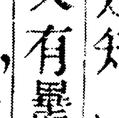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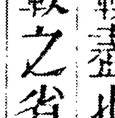
說文部「𠂤，鼎屬也。象腹交文三足。」今攷鬲字異文殊縟，龜甲文類有𠂤字云「卜出丁𠂤，與腹交文三足形並相應，唯上有兩耳。金文父乙鼎有𠂤字，子孫祖丁觚有𠂤字，諸字雖無腹交文，而匡郭耳足咸備，以上五字，鼎、敦、簋、盨、盉、器各不同，舊多釋爲鼎，或釋爲彝，並未塙。唯篆勢方圓小異，似皆一字。其腹或無文者，形之省耳，疑皆原始象形鬲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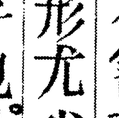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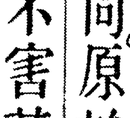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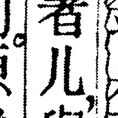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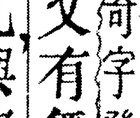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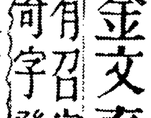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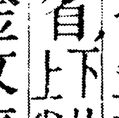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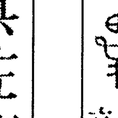
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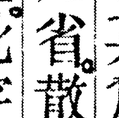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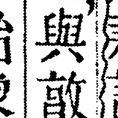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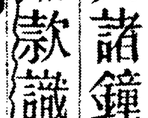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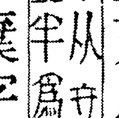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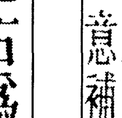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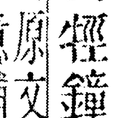
說文部「𠂤，所以枝鬲者，从鬻省，鬲省。」郘鬲似即借鬲爲鬲。依許說上从鬲爲鬻省，下从冏爲鬲省。依金文作鬲，則實从鬲不省，唯从曰迺是从鬻省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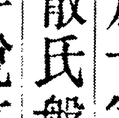
說文部「鬻，齊謂炊鬻，鬲象持甑，𠂆爲竈口，以推林內火。」依許說鬻與鬲，形義絕不相涉。然金文鬲字，从鬻省諸字，同者甚多。如鬲有从𠂆而鬻省字亦或从𠂆，而𠂤省字亦或从𠂆，

 ，伯貉父鼎作  ，又鬲作  ，  ，畢中孫子敢作  ，此後定象形字，與小篆略同。甲文有云：  左角散關于攴乙當作  ，即畢字，亦象畢有兩耳而無田。古爵文有  字，似亦其變體，舊釋爲干非。此蓋原始象形畢字。其有耳者，畢星象畢，使記天官書謂畢有附耳，是畢有耳之證。若箕畢則不聞有耳，知非畢字也。畢最初古文本如是作，後世省變增田，而去其耳，則似箸网於畢，不及古文之精矣。

甲文又有  字，从  从  ，即畢字，亦象畢有兩耳而無田。古爵文有  字，似亦其文部  戰，盡也。从攴畢聲。金文戰狄鐘作  ，亦與小篆同。甲文  當即戰之省，右省攴爲又，左則直从  ，無田亦無兩耳，於形尤簡省。鼎文  上  中箸一小鳥張翼形，尤足爲畢用羅鳥之證。由是知  之是畢非華，可以無疑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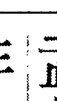
金文又有  字，从畢从  ，說文所無，疑即戰之異文。  字略同。舊釋手持干非。攷說文攴部戰，盡也。从攴畢聲。金文戰狄鐘作  ，亦與小篆同。甲文  當即戰之省，右省攴爲又，左則直从  ，無田亦無兩耳，於形尤簡省。鼎文  上  中箸一小鳥張翼形，尤足爲畢用羅鳥之證。由是知  之是畢非華，可以無疑矣。

金文又有  字，从畢从  从  ，从又，與攴部  戰，盡也。从攴畢聲。金文戰狄鐘作  ，亦與小篆同。甲文  當即戰之省，右省攴爲又，左則直从  ，無田亦無兩耳，於形尤簡省。鼎文  上  中箸一小鳥張翼形，尤足爲畢用羅鳥之證。由是知  之是畢非華，可以無疑矣。

金文又有  字，从畢从  从，从又，與攴部戰，盡也。从攴畢聲。金文戰狄鐘作，亦與小篆同。甲文當即戰之省，右省攴爲又，左則直从，無田亦無兩耳，於形尤簡省。鼎文上中箸一小鳥張翼形，尤足爲畢用羅鳥之證。由是知之是畢非華，可以無疑矣。

其上文云：辟父休于，改曰，敢祖乃任男白室。下又云：服邵白室。皆慶成嘉禮之語也。詳古籀餘論近人釋茲不詳著。合校卣敔兩文，古文字與秦篆小異，而較爲近古，其从金之古文則未見。

說文部，禁也。神農所作，洞越練朱五弦，周時加二弦，象形。古文作金，从金。，庖羲所作弦樂也。从从金，必聲。古文作。諦案古文小篆，二字蓋象首尾及弭柱形，然琢勢糾屈，參繆莫能質說也。金文瑟中狂卣瑟字作，上半與字相邇，下似从，則疑是血之省。金文从血與字多同。詩大雅瀧瑟彼玉瓚，周禮典瑞鄭眾注引瑟作，从从，與必聲古音同部也。卣文瑟从，與聲例正合。又改彝云：畀服，當讀爲服，詳後古籀餘論謂與相類，此象形，與雙玉之及矢字並異。亦古文之省變。瑟則正借用字，與詩中樂有琴瑟也。琴作，从，與卣文从玨相類，从與卣文从相類，从玨與从同。詩大雅瀧瑟彼玉瓚，周禮典瑞鄭眾注引瑟作，从从，與必聲古音同部也。卣文瑟从，與聲例正合。又改彝云：畀服，當讀爲服，詳後古籀餘論謂房相類，此象形，與雙玉之及矢字並異。亦古文之省變。瑟則正借用字，與詩中樂有琴瑟也。琴作，从，與卣文从玨相類，从與卣文从相類，从與同。詩大雅瀧瑟彼玉瓚，周禮典瑞鄭眾注引瑟作，从从，與必聲古音同部也。卣文瑟从，與聲例正合。又改彝云：畀服，當讀爲服，詳後古籀餘論謂房相類，此象形，與雙玉之及矢字並異。亦古文之省變。瑟則正借用字，與詩中樂有琴瑟也。琴作，从，與卣文从玨

金  ，詩大雅韓奕作「金厄」，說文「厄，科厄，木可也。从丹，厂聲。與車軛義異，以金文證之，詩文當亦作  ，與厄形近而誤。學者不知古文自有字，遂以厄爲軛之借字矣。



說文矛部「矛，酋矛也。象形。古文作，从戈。」以形察之，與刺兵不相似。金文矛字未見，其見於偏旁者，如「敄」字，毛公鼎「鹵敄」之敄作，王且尸方鼏「無敄」作，鄀公敄人敢敄作，所从矛字皆作，唯鄀敢省一筆，餘並同。又「遹」字宗周鐘「王肇遹省文武，堇勤疆土」作，說文「遹，从辵矛聲。」此从矛，从聲。說文「从辵聲。」此省。矛形作，上尚與鼎、鼏、敢文亦同，下从則與諸文小異。鄭楙卣末實父盉楙作亦省矛爲，與此略同。又孟鼎「雩我其遹省先王，受民受疆土」遹作，舊釋爲則又遹誤。則又省矛爲，似僅存其尚，下从內，則冏省口也。以諸文參互攷之，矛本形常作，上象刺兵之鋒，中象英飾，詩「二矛重英」。下象人手持之，或省其英飾之半以益下，而成，則似象其把，蓋變體也。說文古文从，變爲糾曲三折形，小篆又變其上尚爲，則成



說文毌部「毌，穿物持之也。从一橫貫，象寶貨之形。」依許說則以一貫四，於象義不甚密切。攷龜甲文有字，當即毌之原始象形文，又有作者，則之省變也。蓋回爲簣貨有空好之形，以一貫之，從橫小異，而於貫穿寶貨之義，則尤明塙。又毛詩大雅皇矣「串夷載路」，串亦即毌字之異文。蓋因古文本从兩口大小相函，變之爲兩口直列，則成串字，因其流變，以推其原始本形，亦可知初文之必从兩口也。

薛氏鐘鼎款識晉姜鼎「毌通毌字作，則从兩毌從橫午毌形。攷金文子荷貝父丁鼎作形，又子荷貝父乙彝作形，左右各爲直毌兩貝，與晉鼎毌字可互證。又古以五貝爲朋，古文作，亦即直貫多貝之形。詳前。若然，毌本兩形直毌，省爲一形直毌，後又變爲橫毌，要不及作直毌之近古矣。（說文王部「玉，象三玉之連，其貫也。」義亦通於此。）

毌之爲串，或本作，而變爲兩口分列，或本作毌，而省其兩橫，皆未可定。要必在秦漢以前，患字即从串聲。說文心部「患，憂也。从心上貫毌，毌亦聲。古文作，象串患當从串得聲，古文从，即重毌形，故詩「串夷」，釋文一本作患。今篆文似涉申字而誤，許君不知串即毌之變體，故有上貫毌之說，其實非也。（春秋繁露有患从中从二中之說，則董子亦不知患之从串，說已在許君前矣。）

說文貝部「貫，錢貝之貫也。从毌貝。」金文南宮中鼎作，字从兩貝，而一貫之，與毌同意。蓋古穿寶貨之毌作，从兩貝，其字形異而例同。後省變作貫，則參合兩文爲之，兼寶貨與貝爲一字，而毌字變直爲橫，遂與貝字不得相貫，違不及古文字例之精。說文攴部「敗，籀文作，从貝。」敗字作，散氏盤「則攻」即變貫爲貫，此亦貫貫同字之證也。（說文貝部又有賙字云「賜也。从二貝。」與貫字別。）

說文毌部「實，富也。从宀貫，貫爲貨物。」金文齊侯罍實作，散氏盤作，其偏旁貫字从毌、，並毌之省變，貫字又有作者，如兮田盤云「淮尸我晦人。」又師袁敢云「淮尸我晦」即「臣兩文同。當即貫之異文，（舊釋爲，說解爲）上並从，蓋毌之省變，貫晦即

畎晦，古音近字通。詩之串夷，尚書大傳作畎夷，其塙證也。又甾史銂有畎字，亦似實字。○郎丗之省也，舊釋賓未塙。



說文虎部虡，鐘鼓之柎也。飾爲猛獸，从虍，象形。其下足。其，疑當作丌。虡，依許說，象猛獸之形，則⊕非田字可解。篆文則省⊕而存𠙵，蓋象獸足攫拏之形，亦非収字也。金文郘鐘云：大鐘八肆，其竈簋四鼜，堵，喬二其龍，虍下从𠙵，上𠂤形，即𠙵，下形甚奇詭，似既壽思虡。虡字作，虍下从，上𠂤形，即𠙵，下形甚奇詭，似亦足形之變。竊謂古文虡，下半當象猛獸四足形，小篆从⊕，疑當爲⊞，兩足相向。後合并之爲⊕，譌舛失其象義。下無丌者，文之省也。鐘文此二句，承大鐘之下皆說簨虡，龍即簨虡之飾，禮記明堂位后氏之龍，簨虡。喬喬讀爲蹻蹻，謂刻龍之形。既壽，義未詳，壽或當爲鑄之叚借。思，語詞，猶詩魯頌駉云：思馬斯作，謂既作此簨虡。舊釋爲㠯者，故下繼之云：大鐘既縣，玉鏞說文無此字，當即玉磬。漢晉人所謂璇，即此。鼜鼓，磬鼓亦有虡，足形，但誤以虍爲鹿耳。詳前。竊意  形略同，許書虡篆文作，疑即沿古文虎而變。桃字易丌爲木，亦古文之變體也。師酉敨虎作，兩足亦作形，但不橫列相向耳。

此文从，象猛獸四足形，依篆文整齊寫之，則當作。猶說文其部其，古文作。彼重収象人手，此則象獸足，形畧異而意略同。古文龜龜形，亦具四足作，象義並可互證。古文作，拘曲之則成，故今篆文變爲⊕，猶之變爲黽也。既變爲⊕，又涉異字而誤，小篆多依相近字改竄象形文，大氐如是矣。

又道光閒蘇州所出句鑃文云：姑，吾同之子，巽乃吉金，自𠂤商句鑃。形奇詭，諦案之，當亦即虡字。舊釋爲上半从，即虎形。楚良臣余義鐘，於嘼嘼字作，編鐘又作，晉公盦虔字作，形並相邇。下作，亦即四足形。師虎敨虎作，兩足形同。虎足即猛獸足，其象一也。郘鐘虡从，下作，與此亦相類。姑虡疑吳越地名，虡或虡渠之叚字。惜今不可攷耳。

金文虡字又有从木从虎者，如庚申父丁角云：王各格宰从。爲桃字，許瀚謂即虡之古文，汪鋆謂虡古文虡，虡亦作，虡虡並異，是也。又伯桃敨字作，亦从，許釋爲據，舊釋非。字亦同。此與說文虡古文鐻相近。角文虎形兩足作，亦有指爪形。攷說文虎古文作，从，亦即兩

名原下

古籀撰異第四

古文爲孳乳所變亂，漢時已無完書，籀篇復闕於建武之際，故其形聲義例，許君已不能盡釋。說文所載漢人說亦多皮傅之論，如古文本从士不从口，而許以爲漢文帝所改及「易」下引孟喜「謂商瞿出見禿人伏床中之類，去古益遠，無從攷正。然六書大義要有較然不紊者，如古象形文其偏旁離析之，皆不能獨成一字，而凡駢合文雖重紊複遝，形聲必有所取，此不易之達例也。自婁經改寘，失其本恉，而後定象形字，强變詘曲爲整齊，或依傅它字以易其原形，蓋始於晚周，而秦篆爲尤甚。許書古籀重文，傳寫舛互，後人不察所从，輒依形近字肊改之，以牽就篆法，此弊尤夥。如籀文車作[illegible]，則以其偏旁與身寸相近也。古文射作[illegible]，象手執弓注矢形。而篆文改作射，則以其偏旁與身寸相近也。鬥本从兩[illegible]，依假若膺說，甲文省作[illegible]，足證假說之塙。而許君以爲「兩士相對」，則以[illegible]从屮與士相近也。邊本从象聲，而篆文譌作[illegible]，則以象與彖相近也。若茲之類，小學家多知之，今更以金文龜甲文校覈許書古籀，或舛誤昭然而沿襲莫辨，或義例兩通而意恉迥異，攷釋家未及詳者，更僕難數。雖未必原始舊文，而較之秦篆則猶近古，略撫數名，以發疑辨例，不能盡箸也。凡古文大篆譌變不可知者，儻以茲例求之，或可得其大較耳。凡古文增省，琢畫小差，無關字例者，皆不箸。

說文女部「婚，婦家也。禮娶婦以昏時，婦人陰也，故曰婚。从女昏，昏亦聲。」籀文作[illegible]。又車部「輾，輾車伏兔下革也。从車，[illegible]聲。」籀文作[illegible]。又毛部「[illegible]，若閔。」二文並與[illegible]相類，其形義皆無可說。攷金文婚字甚多，如殳季良父壺「婚[illegible]」字作[illegible]，多父盤「婚[illegible]」字作[illegible]，[illegible]鼎云：「余非[illegible]又有[illegible]，」又云：「無唯正[illegible]，」字並略同。又有「[illegible]」字作[illegible]，亦借用古文婚字。諸文並與說文籀篆不同，諦案之，下从女甚明，上當是从[illegible]省。說文[illegible]部「[illegible]，禮器也。象[illegible]之形中有[illegible]酒。又持之也。所以飲酒。象雀者，取其鳴節節足足也。」古文作[illegible]，象形。金文婚上从[illegible]即[illegible]，所謂象雀者，取其鳴節節[illegible]，象伯敢[illegible]，亦借用古文婚字。諸文並與說文籀篆不同，諦案之，下从女甚明，上當是从[illegible]省。說文[illegible]部「[illegible]，禮器也。象[illegible]之形中有[illegible]酒。又持之也。所以飲酒。象雀者，取其鳴節節足足也。」古文作[illegible]，象形。金文婚上从[illegible]即[illegible]，所謂象雀者，取其形也。唯右[illegible]，當是耳字。下則咸从女，疑古文婚本从娶省，[illegible]取娶女酬酒之義，與小篆从昏取昏時之義，絶異也。（薛氏款識亦有婚字，傳摹不精，琢畫遝異，今不復詳校。）

古文婚从[illegible]省，唯殳壺作[illegible]最完析，上从[illegible]，下从[illegible]，當爲[illegible]之省。毛公鼎[illegible]作[illegible]，可證。說文[illegible]部「[illegible]，持也。象手有所[illegible]據也。」古文[illegible]从之，[illegible]亦[illegible]字。[illegible]與篆文又持[illegible]酒同意。後或省變作又而小篆因之耳。

說文[illegible]部「昏，日冥也。从日氐省，氐者下也。一曰民聲。」金文陳侯因資[illegible]最完，[illegible]从[illegible]，當爲[illegible]之省。[illegible]亦[illegible]字。[illegible]據也。」古文[illegible]从之，[illegible]與[illegible]同意。後或省變作又而小篆因之耳。

說文[illegible]部「昏，日冥也。从日氐省，氐者下也。一曰民聲。」金文陳侯因資[illegible]最完，[illegible]从[illegible]，當爲[illegible]之省。[illegible]亦[illegible]字。[illegible]據也。」古文[illegible]从之，[illegible]與[illegible]同意。後或省變作又而小篆因之耳。

說文[illegible]部「昏，日冥也。从日氐省，氐者下也。一曰民聲。」金文陳侯因資[illegible]最完，[illegible]从[illegible]，當爲[illegible]之省。[illegible]亦[illegible]字。[illegible]據也。」古文[illegible]从之，[illegible]與[illegible]同意。後或省變作又而小篆因之耳。

說文[illegible]部「昏，日冥也。从日氐省，氐者下也。一曰民聲。」金文陳侯因資[illegible]最完，[illegible]从[illegible]，當爲[illegible]之省。[illegible]亦[illegible]字。[illegible]據也。」古文[illegible]从之，[illegible]與[illegible]同意。後或省變作又而小篆因之耳。

說文[illegible]部「昏，日冥也。从日氐省，氐者下也。一曰民聲。」金文陳侯因資[illegible]最完，[illegible]从[illegible]，當爲[illegible]之省。[illegible]亦[illegible]字。[illegible]據也。」古文[illegible]从之，[illegible]與[illegible]同意。後或省變作又而小篆因之耳。

說文[illegible]部「昏，日冥也。从日氐省，氐者下也。一曰民聲。」金文陳侯因資[illegible]最完，[illegible]从[illegible]，當爲[illegible]之省。[illegible]亦[illegible]字。[illegible]據也。」古文[illegible]从之，[illegible]與[illegible]同意。後或省變作又而小篆因之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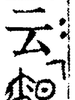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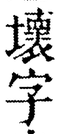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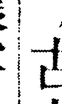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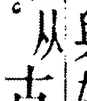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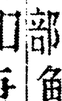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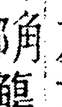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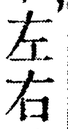
說文[illegible]部「昏，日冥也。从日氐省，氐者下也。一曰民聲。」金文陳侯因資[illegible]最完，[illegible]从[illegible]，當爲[illegible]之省。[illegible]亦[illegible]字。[illegible]據也。」古文[illegible]从之，[illegible]與[illegible]同意。後或省變作又而小篆因之耳。

說文[illegible]部「昏，日冥也。从日氐省，氐者下也。一曰民聲。」金文陳侯因資[illegible]最完，[illegible]从[illegible]，當爲[illegible]之省。[illegible]亦[illegible]字。[illegible]據也。」古文[illegible]从之，[illegible]與[illegible]同意。後或省變作又而小篆因之耳。

說文[illegible]部「昏，日冥也。从日氐省，氐者下也。一曰民聲。」金文陳侯因資[illegible]最完，[illegible]从[illegible]，當爲[illegible]之省。[illegible]亦[illegible]字。[illegible]據也。」古文[illegible]从之，[illegible]與[illegible]同意。後或省變作又而小篆因之耳。

說文[illegible]部「昏，日冥也。从日氐省，氐者下也。一曰民聲。」金文陳侯因資[illegible]最完，[illegible]从[illegible]，當爲[illegible]之省。[illegible]亦[illegible]字。[illegible]據也。」古文[illegible]从之，[illegible]與[illegible]同意。後或省變作又而小篆因之耳。

校之，上半尙不甚相遠，下半則涉夔字而誤。說文巾部幭，亦謁从夔，段氏校正。已即其證也。其耳變爲「已」，手形變爲「止」，中从口者，或即「且」之譌，下从又者又女之譌，此皆傳寫者以近似之字，改竄象形字，非金文固無从諟正之矣。

甲文又有  字，亦作  ，疑亦齊象形字。上从  象其柱，亦與  上从  相近，下作  ，似象其流及足，與  亦相近，金文亞齋有  字，形亦相類，但此與古文婚之从齋省，金文更有一墠證，晉公盦云：「晉公曰：我皇且祖唐公，受大令，左右武王。」唐字作  ，从易从齋省，蓋即籀文  字，段爲唐。說文角部觴，籀文作  ，或从齋省，即此字也。唐易古音近字通，故說文口部唐，古文作暘，从口易，易亦聲，聲例正同。此上从  古文婚之从齋省，金文更有一墠證，晉公盦云：「晉公曰：我皇且祖唐公，受大令，左右武王。」唐字作  ，从易从齋省，蓋即籀文  字，段爲唐。說文角部觴，籀文作  ，或从齋省，即此字也。唐易古音近字通，故說文口部唐，古文作暘，从口易，易亦聲，聲例正同。此上从  即齋省，下有  與婚上同。右散有  ，彼盦邦字亦从  與此相近。古文凡國名，多注邑於旁，詳後轉注。此觴字本不从婚，明非耳之壞字也。

又唐中多壺云：「  中  多作醴壺，」亦段籀文觴字，此據精拓本宋定吳大澂撫从

及，又釋爲  ，並謬。與晉盦同。以此字證之，古文齋墠是从斉从  从耳，足證盦文齊字右旁亦必不从耳矣。

古文婚字又有變爲小者，則與雀上从小同義，亦可通。如孟鼎云：「我  殷述令。」此即婚字从耳而省女，舊釋爲截，誤。當亦讀爲播，述與隊通，婚殷述令，謂撫有亾殷失隊之天命也。又有从  从耳，又伯  舞白  字，則从  从而省小，耳形散變，與舟相近，亦从  而省。伯  尊白  字，則从  而从  省，从火，司土敔  司土，字則从  从省，从火。諸文遒異，要並與孟鼎婚字略同。舊或釋爲旂，或釋爲旂舟二字，並誤。尊敔字咸从火，或从爨省，然說文於部並未載，聲義莫能詳也。



說文高部，度也，民所度居也。从回，象城之重，兩亭相對也。或但从口。金文齊侯敦「西字作，鼎作，石鼓亦同，則皆从口。是說文正或二體，古金石文並有之。唯說文土部墉，城垣也。从土庸聲。古文作。依許說則古文墉

偏旁从亯者，如舀鼎復字作，又復公子敦作，又復公子敦作，又作，說文勹部有匐字，从勹亯聲，此疑即彼字。散氏盤作，又作，舊釋爲登，誤。其亯形並作、、、

字與篆文嗇正同，與字例不合，恐有誤也。

說文土部，土田。當即墉之古文，舊釋爲享，誤。古音僕與附相近字通，雅既醉景命有僕，毛傳云：僕，附也。僕墉土田，猶詩魯頌閟宮云：土田附庸。附庸之誤與此可互證。蓋僕在尤幽部，附在侯部，音最近。僕附也。定四年左傳成王分魯公以土田陪敦，即詩所謂陪敦，陪敦皆得通也。此敔義符經詁，其爲古文墉無疑，其形蓋从嗇省从口，說文城字籀文亦从嗇。古字凡有匋冂容受之義者，多从口，故說文高部高，崇也。象臺觀高之形，从冂口，與倉舍同意。此字从口，蓋與彼同。又攷無惠鼎編作，偏旁高省从，與此字下半略同。若然，墉作，或从嗇从享，从高省，於字例亦通。要與嗇字實敠不同，許書或傳寫之誤爾。

說文高部，用也。从高从自，自知臭香所食也。讀若庸同。此字與古文墉音同，形亦相近而實非一字。金文拍舟有宮，即此字也。上从不从嗇省，下从自不从口，形義較然不同。

說文夏部，行故道也，从夂从。攷說文高部，滿也。从高省，象高厚之形。則不當作，金文字未見，而有

說文皿部，饒也。从水皿，水皿益之意也。依許說此爲會意字，取水在皿增益饒多之意也。金文益公鐘益作，畢薰敦作，龜甲文云：「口申，卜出口日征，」亦益字也。綜覈三文，上皆从水省，與小篆不同。攷說文口部谷，从口，从水出於口。又谷部谷，从水半見出於口。又酉部酋，从酉，水半見於上。竊意古文益字蓋从水半見，與谷、谷、酋三字略同。凡水在皿中，平視不可見，至斟挹極滿，乃溉見於上，正是饒益之意。古文形意相兼，義例至精。小篆變从水不省，則是水全見，將溢出皿外，不得長有其饒矣。殆非倉沮造字之初恉也。

說文鹿部「麗，旅行也。鹿之性，見食急則必旅行，从鹿丽聲。古文作丽。」篆文作丽。依許說則古文先有丽字，而麗則後來孳益字也。然丽、丽兩文之象義，許氏亦無說。攷金文陳丽戈丽作丽，與丽字形近。又取盧子商盤有丽 如字，當卽麗之古文，舊釋爲蓋下从鹿省，上从丽卽丽字也。說文部比，古文作丛，又人部从，二人也。丽从此。闕。以金文麗偏旁丽校之，古文丽蓋从「比」从「丛」會意，取兩兩相比，與旅行之義正合。大戴禮記虞戴德篇云：「天事日明，地事日比，兩以慶，卽比丛之義。」陳戈則从二丨駢列，與比丛義亦相邇。後人以鹿性喜旅行，又增鹿爲麗，而丽、丽二字罕用。傳寫譌變爲丽、丽，遠失本形，其象義遂無可推繹。許君蓋亦不得其說，故以附屬麗字爲重文，非金文有此兩字，幾不辨古文爲何形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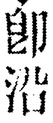
說文匕部「匙，匕也。从匕，是聲。是，籀文匙从金。」是，匕聲。是爲匙之古文矢字。而矢部「矣，語已詞也。从矢，以聲。」矢無此重文，其从是聲。子匙謂當作从是省，止聲。不復云从是，則是字注說，殆未足憑。金文伯矣敢矣作  ，从子，未詳。右从  ，亦與是不同，秦詔版作  ，則从  不从  ，下亦非矢字。後人因其與矢形近，遂并爲一字。許說或沿俗書之誤，或爲後人所增，皆未可定也。說文色部「色，顔气也。从人从卩。卩，事之節也。」亦从是形義未詳。

許書但云是古文矢字。不著是上从何形，其字古書未見，惟爾雅釋詁云：「矢，陳也。」陸氏釋文本「矢」作「戾」。廣雅釋詁亦云：「戾，陳也。」是必後人因許有是古文矢之說，遂改矢爲是。據彼則上又从尸形，與彐略近，而與許書復舛牾，殆皆魏晉以後俗書之謬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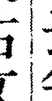
篆文从是者又有隸字，說文隶部「隸，及也。从隶，从柰。柰，捕魚竹網，所以及之也。」篆文作  ，習也。从隶，希聲。籀文作  ，从二希。古文希字形小變。孟鼎云：「隹殷邊侯田雩殷正百辟，率  于酉酒。」  ，舊釋爲肆，今案此字右形漫闕，不甚可辨，左則从  甚明，與伯矣敢  字偏旁正同。此疑隸之異文，篆文隸字卽沿此而變。其義則借爲繫，此亦以是爲  ，與敢文  疑从  ，篆文變从是例同。兩文互證，明是本當作  ，从，从此，與矢固絕不相涉也。凡獸性多疑，故疑从希，如猶豫狐疑亦从希，如毛公鼎云：「  皇天亡，讀爲斁，辟氏鐘、鼎款識旬斁亦有此

彑字注說，殆未足憑。金文伯矣敢疑作  ，从子，未詳。右从  亦與是不同，秦詔版作  ，則从  不从，下亦非矢字。後人因其與矢形近，遂并爲一字。許說或沿俗書之誤，或爲後人所增，皆未可定也。說文色部「色，顔气也。从人从卩。卩，事之節也。」亦从是形義未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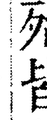
許書但云是古文矢字。不著是上从何形，其字古書未見，惟爾雅釋詁云：「矢，陳也。」陸氏釋文本「矢」作「戾」。廣雅釋詁亦云：「戾，陳也。」是必後人因許有是古文矢之說，遂改矢爲是。據彼則上又从尸形，與彐略近，而與許書復舛牾，殆皆魏晉以後俗書之謬與。

篆文从是者又有隸字，說文隶部「隸，及也。从隶，从柰。柰，捕魚竹網，所以及之也。」篆文作  ，習也。从隶，希聲。籀文作  ，从二希。古文希字形小變。孟鼎云：「隹殷邊侯田雩殷正百辟，率  于酉酒。」  ，舊釋爲肆，今案此字右形漫闕，不甚可辨，左則从  甚明，與伯矣敢  字偏旁正同。此疑隸之異文，篆文隸字卽沿此而變。其義則借爲繫，此亦以是爲  ，與敢文  疑从  ，篆文變从是例同。兩文互證，明是本當作  ，从  ，从此，與矢固絕不相涉也。凡獸性多疑，故疑从希，如猶豫狐疑亦从希，如毛公鼎云：「  皇天亡  ，讀爲斁，辟氏鐘、鼎款識旬斁亦有此

形義並相近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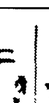
金文又有恆見之字，如丁未角有亞  字，與孟鼎殘字偏旁同，左似當爲增注標識文，下並同。其字匽侯盂作，形敞異，它器多兩文合書，如鐘文作  ，匽文作  ，鼎文作，彝文作  ，舊釋爲紀誤。以形校之，  疑亦奇詭難識。旁著諸小畫，皆標識文，又或爲數，與宗周彝  略同，舊釋爲於誤。以形校之，疑亦希之異文，  又  之變，下形類矢而實非，金文矢作  ，大氏皆見矢伯卣。  大氏皆一字，  又有  字，亦  之變。但「亞希」究不  何義耳。

說文豸部「豻，胡地野狗，似狐。从犬，干聲。」，从二。古文作  。  ，虞書曰：「  類于上帝。」今書作  ，舜典作  ，此豕首之省變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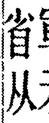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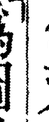
說文希部「  ，希屬。从二  。古文作  。」  字从豕首，从  ，从象亦未見。金文戊午簋有  作  ，古文作。鬼部魁籀文作，从豕首省聲，與希小異，古文亦未見。金文戊午簋有字，與匽侯盂字同，疑亦卽「希」之省。其豕首作  者，甲文豕象形作  ，此豕首之省變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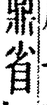
說文希部「  ，希屬。从二  。古文作  。」虞書曰：「  類于上帝。」今書作  ，舜典作  ，此豕首之省變也。

說文豕部「豕，豕絭足也。从彑，从豕，从匕。匕，古文化字。凡豕之屬皆从豕。」  ，甲文豕象形，正與此同。金文豕字頭作，與孟鼎殘字偏旁同，左  ，與匽侯盂作  ，形敞異，它器多兩文合書，如鐘文作  ，匽文作  ，鼎文作，彝文作，並

疑堯本从  ，亦希之變體，並非从  。而  象足，亦非从二匕，古堯邑幣「堯」字作  ，與金文  正相類，可證。若然，金文作  者當爲希，而作  者或當爲堯，  即豕足之象也。據許引河內方言，則希又爲豕別名，故堯亦从希爲形。自古文放失，  之原始母形，亦莫能辨識矣。

 說文「臘」部「  」小豕也。从希省，象形。段校改从古文豕。从又持肉以給祠祀也。篆文作豚，从肉豕。是古文豚亦从希省，金文豚卣作  ，上从  ，與  同。婦女卣又有  字，而形復小異，或當爲从豕，亦通。金文堯从希，字例正相類，但形小異耳。亞形  字，疑亦即古文豚而省肉者，其从  則與堯亦正與  之變形。若「  」則因  而變爲  ，蓋又其譌別。其嬗易軼迹，尚可推校。

金文「希」或變作  ，而說文「  」部亦有  字，云「豕也。从  下象其足。讀若瑕。」除錯本以此字爲古文。與  形近，竊疑亦希之異文。因篆畫變易，遂說文  「讀若瑕。」古書未見，攷「  」部「家」，居也。从  ，  聲。」古文作  。

此形省「  」爲豕，其聲母不見，實爲變例。竊謂古文家从  ，實當作  。古希字或別讀爲  ，故家之从希，得讀  聲。因希而省爲豕，又與臘从希省，復省从豕同。斯皆其展轉流變之迹，足相參證者也。

金文家字有作  （  鼎）、  （  艾敢）、（向敢）、（鼎）、（家簋）諸形，大致與篆文同，又有作者，頌鼎則直省爲豕字。其最奇者，歸父盤云「齊太宰歸父」此箸歸父之名，名字并舉，如左傳僖孔父嘉。舊釋咸不辨爲何字，今諦案之，實亦希之異文。蓋上从，即形之變，下从，形之變，希爲互聲通而形實與古文迥異，許同，但彼爲圖折耳。从即形之變爲，又或省爲，再省之則成。金文「」字下亦从，爲之譌而散氏盤「」爲圖爲字作，从，聲。」又省从，即其比例。即希字，亦即古文之省，與頌鼎省爲家同。古人名字，義必相應，故名家字歸父，左傳魯公孫歸父，襄廿八年。昭十四年。齊析歸父，昭廿年。並字子家，其塙證也。

說文「」部「」，豕走也。从，从豕。此即希之譌文，近是。古文「」字並从希，从豕，與此略同。上从，與「」字解文从，與此从同。其字石鼓文从，略同，而亦小篆形所从出。日壬卣有字，解文又以此作，倱卣亦即希之省變。以此推之，古文「」形蓋原始作，一變爲，而秦篆从之。亦从，金文多作，詳後。即之變爲，三變爲，再變爲，而之非从匕从尸，亦顯較可知矣。孟鼎別器又有字作，亦从作，形作，蓋之流變也。

（舊釋爲，義並不協。）形此並省下，而唯留、諸形，此蓋从口从希省。說文口部「」，口也。从口象聲。象與希亦同从互形近可通。舊釋爲，非。蓋希古文省變甚多，要大致略同爾。說文互部「」，豕走也。从互，从豕省。此即象豕之謂文，近是。古文「邍」字並从希，从豕，與此略同。上从，與「」字解文从，與此从互从豕，與金文从，說文从，與此从王筠說。其字石鼓文从，略同，而亦小篆互形所从出。日壬卣有字，解文又以此作，倱卣亦即希之省變。以此推之古文「互」形蓋原始作，一變爲，而秦篆从之。亦从互，金文多作，詳後。即之變爲，二變爲，再變爲，而之非从匕从尸，亦顯較可知矣。孟鼎別器又有字作，亦从作，形作，蓋之流變也。

（舊釋爲，義並不協。）形此並省下，而唯留、諸形，此蓋从口从希省。說文口部「」，口也。从口象聲。象與希亦同从互形近可通。舊釋爲，非。蓋希古文省變甚多，要大致略同爾。說文互部「」，豕走也。从互，从豕省。此即象豕之謂文，近是。古文「邍」字並从希，从豕，與此略同。上从，與「」字解文从，與此从互从豕，與金文从，說文从，與此从王筠說。其字石鼓文从，略同，而亦小篆互形所从出。日壬卣有字，解文又以此作，倱卣亦即希之省變。以此推之古文「互」形蓋原始作，一變爲，而秦篆从之。亦从互，金文多作，詳後。即之變爲，二變爲，再變爲，而之非从匕从尸，亦顯較可知矣。孟鼎別器又有字作，亦从作，形作，蓋之流變也。

（舊釋爲，義並不協。）形此並省下，而唯留、諸形，此蓋从口从希省。說文口部「」，口也。从口象聲。象與希亦同从互形近可通。舊釋爲，非。蓋希古文省變甚多，要大致略同爾。說文互部「」，豕走也。从互，从豕省。此即象豕之謂文，近是。古文「邍」字並从希，从豕，與此略同。上从，與「」字解文从，與此从互从豕，與金文从，說文从，與此从王筠說。其字石鼓文从，略同，而亦小篆互形所从出。日壬卣有字，解文又以此作，倱卣亦即希之省變。以此推之古文「互」形蓋原始作，一變爲，而秦篆从之。亦从互，金文多作，詳後。即之變爲，二變爲，再變爲，而之非从匕从尸，亦顯較可知矣。孟鼎別器又有字作，亦从作，形作，蓋之流變也。

（舊釋爲，義並不協。）形此並省下，而唯留、諸形，此蓋从口从希省。說文口部「」，口也。从口象聲。象與希亦同从互形近可通。舊釋爲，非。蓋希古文省變甚多，要大致略同爾。說文互部「」，豕走也。从互，从豕省。此即象豕之謂文，近是。古文「邍」字並从希，从豕，與此略同。上从，與「」字解文从，與此从互从豕，與金文从，說文从，與此从王筠說。其字石鼓文从，略同，而亦小篆互形所从出。日壬卣有字，解文又以此作，倱卣亦即希之省變。以此推之古文「互」形蓋原始作，一變爲，而秦篆从之。亦从互，金文多作，詳後。即之變爲，二變爲，再變爲，而之非从匕从尸，亦顯較可知矣。孟鼎別器又有字作，亦从作，形作，蓋之流變也。

畏 畏

說文田部「畏，惡也。从田，虎省。鬼頭而虎爪，可畏也。古文省作  。依許說則畏下从爲虎足，所謂「虎足象人足」也，其左从  ，與爪不類。龜甲文畏字作  ，毛公鼎作  ，二篆皆从  ，與小篆形不類。龜甲文畏字作  ，亦略同。竊疑  實當从虎省，說文虎部「虡，殘也。从虎爪人，虎足反爪人也。畏下當作，與虡下正同。爪篆文作，此作，所謂反爪之省。金文宗周鐘亦有虡字作  ，止作爪形，而小變之。小篆變爲，於義亦尚可通，以相參證，小篆  字實當作，與虡下正同。傳寫整齊之，變畏下反爪爲一下止，與說解不相應，足知其非也。

金文又別有字，陳肪敢云：「盟神，忌」，古「畏」「威」字通，上云「神」當讀爲威神，舊釋爲「」，下「畏」亦即威之段偽字，「畏忌」金文恆見，如龜公鐘云：「公，小心畏忌，皆其證也。兩文皆作，薛款識齊侯鎛鐘云：「公，小心畏忌」，鐘公作  ，亦从  从  ，與甲文畏字略同，可以互證。



說文部「，商、小塊也。从从畏。金文大保敦云：「大保克敬其降。」此當亦字之省。金文从，疑即之省也。龜甲文有字，疑當从「肉」从「刀」，蓋以刀剖肉作形，以會意，或作，並从从亦其例也。

說文「酉部，醢也。从肉酉，酉以也。从肉酉，酉以也。从肉酉，酉以也。从肉酉，酉以也。从肉酉，酉以

妝 妝

說文「丬部，將飾也。从丬，聲。」又「部，扶也。从手，聲。」兩文金文並未見，唯癸亥父己鼎云：「癸亥，王大，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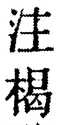
與古文將不同，攷釋家多不詳其讀，恐與將叕混，故附論之。

說文心部「悳，外得於人，內得於己也。从直心。古文作悳。又彳部「德，升也。从彳，悳聲。」攷金文陳侯因資敦悳作，孟鼎德作，叔向父敦作，虢未鐘作，宰德氏壺又省作，並从「直」从「彳」，龜甲文則作，與壺文同。攷金文陳侯因資敦悳作字从「心」从「省」，蓋以省心會意，較直心義尤允協。皆當爲省字，舊釋爲「相」誤。如孟鼎「我其適省先王，受民受疆土，季娟鼎「令小臣夌先省楚居」，皆是也。說文「省，視也。从眉省，从中。」金文  字从「中」从「目」，即「省」視之省，與直从「十」「目」「L」迥異。若然，古文悳當从「心」从「省」，蓋以省心會意，較直心義尤協。此小篆改易古文，失其本恉者也。

金文德字變體甚多，如散氏盤德字作  ，从「小」，是也。說文「省，古文作，从「少」，即从「小」省也。若如小篆从直，則从小必不可通矣。又史頌鼎敢德作  ，兩形，變从心爲从言从又，形並奇詭。而弟一字从省，省與金文通例正合。弟二字从，則當从，不其侃，从，不其侃，又云「立貝侃皆臭字，而義亦難通。以馬及乎尹口牛推之，侃有畜牧之義。說文「臭，禽走，臭以知之。从犬，从自。自，古文鼻字。」攷金文師克戈「字作，从犬，从自，从口，與說文古文合。从口者，蓋以口氣知臭，猶从耳聽聲也。从犬者，蓋以犬善嗅臭，猶从手持之，从隹持之，从鳥持之，从豕持之，从魚持之，从虫持之，从貝持之，从金持之，从玉持之，从竹持之，从木持之，从艸持之，从衣持之，从革持之，从羽持之，从糸持之，从金持之，从土持之，从邑持之，从阜持之，从水持之，从雨持之，从日持之，从月持之，从山持之，从石持之，从鹿持之，从馬持之，从牛持之，从羊持之，从犬持之，从豸持之，从虎持之，从豹持之，从鼠持之，从兔持之，从鳥持之，从隹持之，从羽持之，从魚持之，从龜持之，从黽持之，从虫持之，从艸持之，从木持之，从竹持之，从玉

聲，上亦當从目，不當从白，以許義自相證，亦足見臭哭之必爲一字矣。

哭字以橅改彝作  ，上从象形「目」字爲最完葡，  一變爲  ，毛公鼎。爲  ，艾伯簋字。再變爲，石鼓吳字，單伯鐘吳生鐘吳字，多父盤厚字爲  ，無臭鼎  三變爲  ，亦卽  之變也。甲文从  ，與目形亦相近，其从  ，甲文目象形作  ，其省作  ，金文  省作，皆象牟子形也。琢畫小異爾，校覈諸形，亦「哭」當从目之義證也。

古文目字，亦有變爲  者，如召鼎「眾作  是也。金文馬字作  ，籀文作  ，亦變目爲  ，皆其亦象目髦形，說文載古文作  ，比例。其从目字變爲白者則罕見，唯金文覩字从見史頌敢，虢季子白盤或作覭，追敢，井人鐘。變从「見」爲从「皃」，雖皃字不从白而形則相近，詳後奇字發微。亦可互證也。

轉注楊檠弟五

許君之說轉注云「建類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徐楚金繫傳以說文部首說解「凡某之屬皆从某」釋之，其義最塙。葢倉沮制字之初，爲數尙尠，凡形名之屬，未有專字者，則依其聲義，於其文旁詁注以明之。說文部說「叟，古文以爲老字。」金文部說「叟，在土中。」卽「注」字之義。其後遞相沿襲，遂成正字，此「孳乳浸多之所由來也。自來凡形聲駢合文，無不兼轉注，如江河爲鱗聲，水於工可之類，以成字也。後世儻作新名，凡有特別異訓者，則亦可用茲例，按其義類，權注文以相揭示。葢轉注以形著義，與段借以聲通讀，其例皆廣，無畔岸，故古文偏旁多任意變易。如宮縣之樂謂之牆，鐘磬之縣半爲堵，全爲肆，而因鐘爲金樂，則作「鏞」，作「鍠」，作「鍠」，並詳前。簋有鑄金刻木，則作「鎮」，例未妊簋，金文通作「槓」，鄭井以盛黍稷，則又从米作「糧」，史簋。是也。或增益偏旁，如「昧」爽之爽，借嗇爲之，則注日作「暵」，盂鼎。事執俘者从爪，則注戈作「戓」，虢季子白盤，毳戈。是也。若斯之類，不可殫舉，既非倉沮舊文字書，固無由盡載。今舉其罕見者，以明達例。由是推之，凡古金石刻文字，奇詭不見於字書者，或爲此例所賅，固亦足異矣。金文人名字多奇異，疑各有特別注記，如金文孟鼎云「不顯玟王受天有大命，在玟王嗣玟作邦。」又云「闻于玟王正德，若玟王令二三正。」此文武二字並从王，古無其字，葢因文武爲先王謚，權注文以示別異，亦觚例也。近人多舉說文玉部玎，爲齊玎公謚，以證此玟字。不知玎字从玉不从王，彼本有玎字，而假借用之，與此迥異，說文自有玟字，與此亦不相涉也。

金文楚良臣余義鐘云「曾孫僕兒余達斯于之孫，據鐘編余茲韐鼏，韐生僕兒，是余義爲僕兒之曾祖，達之異文，舊未塙。之元子。曰，於嘑敬哉。余義楚之良臣，而達之字慈父余，遘阮釋如是，又鼏字，杞伯壺萬季字，與此略同。達兒尋吉金鑄鋁，台鐘，龢鐘，台追孝祧先且祖。此鐘爲楚人僕兒作以祭其祖者，所紀世系甚詳。葢余義生達斯于，斯干。達生茲韐，茲韐生僕兒，是余義爲僕兒之曾祖，達則僕兒之祖也。故「達」字三見。前作  ，後二作  ，作  ，下增口形，當卽且字。說文且古文作  ，詳前。因偁祖之名，特加口以爲標識，故與上文殊異。古文多段且爲祖，金文通例如是。非古文「達」字亦異，皆金文之變例也。

金文大鼎云「王召桒趣馬雁命取  ，卅匹，易錫大。」，  二字皆說文所無，以形聲求之，  从缶，石鼓作  ，當爲  之借字。爾雅釋畜「驪白雜毛  。」  从「缶」聲，與  从「卢」聲同部可通。毛詩鄭風大叔于田作「  ，此右从  ，亦侶从鳥，未能決定也。說文馬部  字亦卽  字，从馬从缶，缶亦聲，而爾雅釋文引說文作「」，疑今本文捝。次字从馬从岡，當與「」聲義略同。說文牛部「  ，特牛也。从牛，岡聲。」特，牛父也。  卽公羊文十三年傳之「辟  」，毛詩魯頌閟宮作「辟剛。」金文靜敢有  字，从牛从「剛」省，亦卽  之變體也。「  」从「  」聲，「  」者，卽驪白雜毛之牡馬，以其方偁馬，故易牛而以「馬」注其旁矣。此例形聲變易，金文甚多，今不悉著。

金文陳侯鼎云「  敶侯作口，囧母  鼎  卽「」字，上从  ，卽「爲」之省，匽公匜爲作  ，與此相近。但此文尙有下从女甚明，唯石从  與字例不合。  同相以爲，非是。今諦案之，當卽氏字。彊氏車戈氏作  ，與此正同。此因媯爲陳女之姓，故以氏字標識其下，非苟爲緜縟文也。



金文伯疑父敦云「白疑父，  寶敦。」字从女从甫，琢文明

晰，而字書未見此當是女子字寔，故注女字於旁，以爲標識，未必古實有是字也。金文从女字甚多，其不見於說文者，可以此例推之，不悉箸也。

金文召鼎云：叀使乃小子[illegible]以限訟于井未。又云：攸仗乃誥[illegible]曰，又云：舍[illegible]矢五秉。蘇季鼎云：[illegible]季作仗癸寶尊彝。井人鐘云：女佐[illegible]憲聖[illegible]口處，此據拓本，與吳氏摹本異。戊寅仗丁鼎云：戊寅，王口[illegible]口馬彭易貝，用[illegible]仗丁[illegible]。右六字有从[illegible]者三，[illegible]鼎、井[illegible]从[illegible]者[illegible]鐘、召鼎从[illegible]者一，仗丁鼎。形略相似，而於文皆不可通。召鼎小子[illegible]三見，墉爲人名字。其弟二字旁無[illegible]，而二皆有之。攸師[illegible]鐘亦有[illegible]之。攸師[illegible]鐘亦有[illegible]字作[illegible]，此無[illegible]形，足證其爲增益文。戊寅仗丁佳部[illegible]字作[illegible]，此字从虜从[illegible]聲，舊釋嘼，說文未見，此亦似人名。攸丙申仗癸角，宗婦[illegible]鄧[illegible]字作[illegible]，郡公[illegible]鄧[illegible]字作[illegible]，此亦似人名。攸丙申仗癸角，五字皆說文所無，[illegible]亦因國名，故注邑於其旁也。凡說文邑部字，今經典或未見及，金文从邑字，今不見於許書者，咸不勝僂指數，殆皆此例所賅矣。

奇字發敱弟六

金文弘尊又云：弘爲[illegible]膚[illegible]寶尊[illegible]。膚上一字左从仗甚明，右作[illegible]，則當是[illegible]字之省，字書無此字，疑畏亦爲膚之字，故注仗以表之也。

[illegible]

金文有前後兩字同而義異，注文以示別異者。如師袁敢云：王若曰：師袁[illegible]，淮尸[illegible]誨我貫[illegible]晦臣，今敢博乃眾叚反，乃工事弗速[illegible]我東[illegible]。[illegible]文如是，器文作[illegible]，小異。此敢[illegible]二文，右皆爲或字，而左則一从仗，一从邑，字書並無其字。尋文究義，乃知二同爲或字，而仗邑則旁注，以示別異也。古文或[illegible]國二字多通用，如宗周鐘[illegible]南國[illegible]三[illegible]，南宮方鼎[illegible]南國[illegible]，毛公鼎[illegible]四國[illegible]，字並作[illegible]或[illegible]是也。此兩或字亦當讀爲國，師袁之字。周時人名字多并舉，如春秋時孔仗嘉叔梁紇是也。未向敢云：[illegible]向仗禹曰，伯其仗簋云：唯白其仗[illegible]作旅匜，並金文名字連舉之例。袁今字作[illegible]，說文無袁字。古與縣通，縣爲六遂之屬別，故名袁而以國爲字，二義正相應也。下[illegible]東或[illegible]則即東[illegible]國[illegible]因與上文師袁字或，文同義異，故注邑於旁，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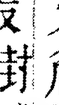
古文自倉史迄秦，歷季數千，遞更傳寫，遂異閒出，此奇字所由孳也。以新改定古文別有六書，而奇字[illegible]爲其一，則其數必甚多。而今說文所錄，唯[illegible]儿[illegible]先[illegible]旺[illegible]佥[illegible]晉諸文，則知凡古文而異者，皆宜入奇字之科，許書不悉識別也。今所見金文龜甲文亦恆覯，變體繇則偏旁重復，駢枝爲紊，省則琢畫刪簡，形聲并隱。攷釋家目眩思瞀，率從蓋闕，或强以宅字傳會之。然悉心推校，形義可說者尚多，雖篆勢奇譎有侻正體，而揆之字例，各自有精義，固非鄉壁虛造比也。今摭古文與許書殊異而略涉隱祕者揭箸一二，以示略例。凡不合字例，及明析易通者，咸不論也。

[illegible]

說文[illegible]部[illegible]，買賣所之也。市有垣，从[illegible]从[illegible]，象物相及也。古文及字，屮省聲。攷金文兮田盤云：王令田政[illegible]成周三方賚[illegible]積至于南淮[illegible]尸[illegible]淮[illegible]讀舊我貝[illegible]賈讀爲[illegible]賦晦人，毋[illegible]毋敢不出其貝，其賚，其進[illegible]讀爲[illegible]贇。乃其賓，毋敢不即帥即[illegible]，敢不用令則即井[illegible]荆[illegible]戮伐。其佳唯我者諸侯百生[illegible]姓，乃賓毋不即[illegible]，毋敢或入[illegible]蠻[illegible]賓，則亦井。

此文  字兩見，當卽市字。上从  與之聲同部，中从  卽  之變下从  卽  之變也。盤文紀兮田治四方委積之事，謂淮夷之人，毋敢不出其畎畝，以其委積財賮，及貯藏，皆毋敢不就我帥从市易。卽諸侯百姓有貯藏，亦毋敢不就我市易。以字例與文義參校，殆無疑矣。

龜甲文有  二字，頗奇古難識，諦案之亦市字也。上从  與金文从  同，中从  卽  之變，下箸一爻畫，亦卽古文  及。或左下或右下者，反正不同也。此形雖奇詭，而亦復無姒字例，或尙倉沮之舊名與？

以甲文與金文互校之，疑古文  市字本从  止，市買賣所聚，亦民之所止，聲可兼義也。甲文皆以爲止，而之字則皆作  ，明从  非之省，小篆變作  ，義雖可通，然非原始古文之本恉也。



金文壽字常見，  皆作  ，齊侯  又作  ，此當爲之異文，非从  須也。  蓋从頁从  ，  卽  之變體，  卽  之異體，卽  之變體，  卽  之異體，  卽之異體，  卽  之異體，尤。大抵皆从从而下有从者。如召伯虎敢作，作

龜甲文字恒見，其文義可詳者如云：辛，水于，且，牢，又云：丙申，卜，雀于兄丁，又云：口，卜出貝，貞立于田。从糸从，糸从，召聲。說文糸部：紹，繼也。从糸，召聲。古文作，从。此卽从糸召，其義當爲詔之段借。說文無詔字，大徐新附有之。卽水者，執明水以詔神。周禮大祝云：凡大禮，肆享祭元，則執明水火而號祝。是也。卽雀者，雀喬通，詔獻喬於神也。卽立者，立位古文同。詔位，詔行禮之位次，周禮掌訝待賓客云：至于朝，詔其位，是也。

甲文又有省變之紹字，亦恒見。如云：不紹詳前形原始紹多作，或作，皆省刀。又或作則省糸，其形尤簡省，其讀爲詔與同。亦詳前。

金文从召得聲字甚多，如召从邵異。諸字，皆與小篆同。唯召國說文邑部：邵，晉邑。召公國異。而彝器文恒見，異字，獨緜重詭異，爲字書所無，說文邑部：邵，晉邑。召公國異。而彝器文恒見，異體尤。大抵皆从从而下有从者。如召伯虎敢作，作

春秋莊廿八年經：築，公羊作。故金文通作。唯散氏盤云：用矢國戠散邑，邑卽散用田。又云：封或釋于。又云：井邑田。又云：矢人有田。又云：散人小子田。此文字六見，奇詭難識，諦案之，蓋亦之變體也。舊釋爲竟誤。說文部：，日上毛也。从目，象之形，上象頟理也。金文戎都鼎：用說文部：，目上毛也。从目，象之形，上象頟理也。从，从，从，

放失，非博稽精校，固無從求其形例爾。（薛氏款識亦有奇字召，篆畫略同，唯撫本多誤，今不詳論。）

說文从召得聲之字凡廿，金文奇字召，唯知爲國名。其从㕜从畢，必自有本義，今無可攷。盂鼎此字三見，云今余佳 唯令女盂召 勞芍敬 ，又云王曰盂，𠂤召來 ，尸嗣治戎，敏諫速罰訟，夙夕召我一人，烝三方。玩繹詞義，似皆勤勉襄贊之語。說文力部云：劭，勉也。爾雅釋詁云：紹，亮左右相導也。紹相導，左右助勵也。盂鼎之召，當與劭、紹二字義通。書文侯之命云：亦唯先正克左右，昭事厥辟。又云：汝克昭乃顯祖，汝肇刑文武，用會紹乃辟。（薛氏款識晉姜鼎用召所事辟，召亦奇字，文義與書略同。）毛公鼎云：卬邵天命，師害敬，以召其辟，昭紹邵召，義並相近。若然，或當兼有㕜畢畏忌之義，龕鐘及齊侯鎛鐘皆有此文，㕜疑與毖通。故召字亦从㕜省與？

金文㯳改彝云：白 辟父休于 改曰，敢 徂 乃任 白室。此 爲國名，舊釋爲楷，古無此字。今攷此文从木从幺甚明。下从阮文達釋爲玼。攷說文玉部璷，三采玉也。从玉，㕜聲。又林部云：㕜，豐也。从林从丰，或說規模字。从大，丱，數之積也。是玼字本从㕜得聲，㫐鼎作奎，又省林，實一字也。古从無聲之字，與大義多通，如爾雅釋詁云：憮，大也。儀禮公食大夫禮庶羞皆有大羹，鄭注云：大以肥美者，特爲臠，所以祭也。魚或謂之膴，膴大也。有司徹云：侑主人皆一魚，皆加膴祭於其上。膴，即所謂大也。又禮有大尊，亦曰無。故燕禮云：君尊瓦大，禮記禮器則云君尊瓦甒。是古从無字與大互通之證，故玼亦可作奎，从大。金文與經義正合，特因展轉省變讀者遂眩瞀不能辨耳。

說文水部沈，从水冘聲。冘，古文酒也。引書曰：罔敢湎于酒。酒，古文酒。酒，古文酒。公鼎云：母 敢 于酉 文與酒誥同。 亦當即湎字。（除同敦說文面，顏前也。从頗奇詭難識，除云象頭角豐滿形，說不可憑。）攷說文面，顏前也。从百，象人面形。金文無面字，而百，說文古文頭也。从百，从儿，㫐聲。㫐，說文古文髮也。从髟，㫐聲，髟，謂之髮，㫐即髮也。偏旁則恒見。兩文皆从百，此 形與彼殊遠，豈古人面字與阮文達釋爲玼。攷說文玉部璷，三采玉也。从玉，㕜聲。又林部云：㕜，豐也。从林从丰，或說規模字。从大，丱，數之積也。是玼字本从㕜得聲，㫐鼎作奎，又省林，實一字也。古从無聲之字，與大義多通，如爾雅釋詁云：憮，大也。儀禮公食大夫禮庶羞皆有大羹，鄭注云：大以肥美者，特爲臠，所以祭也。魚或謂之膴，膴大也。有司徹云：侑主人皆一魚，皆加膴祭於其上。膴，即所謂大也。又禮有大尊，亦曰無。故燕禮云：君尊瓦大，禮記禮器則云君尊瓦甒。是古从無字與大互通之證，故玼亦可作奎，从大。金文與經義正合，特因展轉省變讀者遂眩瞀不能辨耳。

說文水部沈，从水冘聲。冘，古文酒也。引書曰：罔敢湎于酒。酒，古文酒。酒，古文酒。公鼎云：母 敢 于酉 文與酒誥同。 亦當即湎字。（除同敦說文面，顏前也。从頗奇詭難識，除云象頭角豐滿形，說不可憑。）攷說文面，顏前也。从百，象人面形。金文無面字，而百，說文古文頭也。从百，从儿，㫐聲。㫐，說文古文髮也。从髟，㫐聲，髟，謂之髮，㫐即髮也。偏旁則恒見。兩文皆从百，此 形與彼殊遠，豈古人面字與

似日而異，實首之到文，說文部縣，到首也。賈侍中說此斷首到縣縣字，即此。又云：縣，繫也。从系持縣。从木从㫐，當爲縣之異文，幺即系之省，从㫐即所謂系持縣，从木者蓋取縣木之義。（說文糸部綱古文作 ，从此縣聲亦通。）說文木部㯳，不孝鳥也。从鳥在木上。史記漢書縣首字多作㯳，此㯳字从木，亦兼有㯳義。又邵鐘云：大 鐘既縣，縣亦作 ，（鐘文纖細不易辨，例以拓本與㯳㫐互校，審定如是。舊釋爲鮮，謬。）與此正同，但偏旁則恒見。兩文皆从百，此 形與彼殊遠，豈古人面字與小篆本絕異乎。（金文偏旁从頁字，如無㠯鼎顯字从 ，右並从 形，與此 形略相似，而全形亦不同。）

面訓顏前，小篆从百。說文部首自，百，首也。从百，从鼻。自，古文鼻。自，古文鼻。自，古文

作廿，故三寫成廿，墨子書多古文，刮字雖沿譌，而與此 形實絕相似，亦足葡一左證也。

金文从之字，又有別體，如毛公鼎云「金」，从口从，蠶省，說文所無。以義推之，當爲「」之變體，鼎紀錫車馬節，金即以金飾馬當膺之飾，又孟鼎別器有字，从立从，說文亦無其字，音義並未詳。字上从，字上从，並从之省，字上無髮形。蓋古文變易無方，面之从，或爲之別體，亦如是矣。

古字象面形者又有兒字，說文部「兒，頭儀也。从儿，象面形。」或作，上與古文尤相似，上似从，下則从儿，攷釋家咸不能定其爲何字。或釋曳又，或謂格上三矢形，並非。以字校之，疑同字，而形小變。彼亦从从儿，象面形。金文毛公鼎作，散氏盤作，則似从木不从，舊有字，散有字，舊並釋爲，則

說文木部「，槾也。所以藏虎兕也。从木，聲。古文作。」龜甲文云「戊午，其禽鹿。」字奇古難識，以文義求之，當卽古文之變體。說文部「，甲骨小篆作，古文作。此从，似从甲省而到書之。从者，卽象闌檻之形，於字例正合。鹿亦野獸，故與虎兕同

从从儿，之省也。酒酒示戒，故省水而著酉於旁，其復著田字者，或戒酒兼戒禽荒，皆示儆之意。但彼文義簡奧，肊說無徵，未敢質定，姑附識以竢攷。

金文中叔父盤云「中叔父婦尊般，黍梁來麥，用中氏。」字右从，从，左从，當爲「」字，詳前轉注。大鼎「」字从，詳釋爲，从正同。當爲「」字从缶作，齊國差「」字从缶作，舊釋爲，从者，餘縛文也。集韻四十四有，或作。呂氏春秋辨土篇云「爲其唯厚，後通而及急，省也。明古字有作者，故呂不韋得用之，此古文之存於先秦古子者。金文與彼正合，說文失載，亦許君之疏也。

說文部「，古文作，从，古文字。」字从，聲。古文字从之。金文毛公鼎作，疑古文不與小篆同。戊辰彝有字，散盤作，則似从木不从，又非部文字，字散有字，舊並釋爲，則決也。甲文亦必非字，益其由來古矣。

說文木部「，槾也。所以藏虎兕也。从木，聲。古文作。」龜甲文云「戊午，其禽鹿。」字奇古難識，以文義求之，當卽古文之變體。說文部「，甲骨小篆作，古文作。此从，似从甲省而到書之。从者，卽象闌檻之形，於字例正合。鹿亦野獸，故與虎兕同

畜於矣。

說文部「，所以薦也。从几。足有二橫，其下地也。」古文作。金文例借爲祖，其字恆見，皆與小篆同，閒有省爲者，乙且辛庚父鼎。於形亦不相遠。龜甲文且字亦恆見，其作且者，兩橫著中相迫近於跗，校形義尤切。又有作作者，則與金文說文並同。唯金文別有且字文較縛，如且子鼎作，且女作，貉子卣作，以上三字並从。皆無文義可說，唯毋敢云「亥，王又有大豐，王同，王祀于大室，降大廷，又王衣，殷祀于王不顯考文王，王大，王降廷，爲讀薦，復佳唯毋又，惡妥敗王休，尊。此器爲周武王時作，文義奧衍，舊釋多闕誤，今以意，詳沽攡餘論。」此銘以王饗大，與上王祀于大室，文義正相對，則亦當讀爲「大祖矣」。又無敄云：

亦字，而其義則當爲祖之假借，謂王往方，無敄咸。此

遠圓文从古。亦謂遠行所用也。此諸文皆塙爲且字而文緐縟不可解，竊疑其爲俎之異文也。說文且部「俎，禮俎也。从半肉在且上。」凡金文从多者，蓋重案肉字，或省从ㄋ，亦卽篆文半肉之濫觴，唯著於且字之間，則似象几上庋肉之形。說文古文ㄩ云，又以爲几字。小篆省爲𠂤，而移著且旁，其从兩肉在且中之字，後人遂不復識矣。近人釋金文ㄩ部「宜，所安也。从𠂤之下，一上，多省聲。」古文作笁，遂不省。一之殊誤。

龜甲文亦有此字，如云「口寅卜戠貝貞，立下上口曰鼠獵庚寅，且徂易日，」且作。又云「貝鼠。丁卯其且易口，」且作。此文婁見，義亦皆與徂通。而且祖甲且乙卯，其且易口，且作。又云：「口戠口鼠。」異文。爾雅釋艸云：「蘦赤苗，芑白苗。」詩大雅生民篇：「維糜維芑，」孔疏云：「糜作蘦者，音同耳。」說文艸部云：「蘦，赤苗嘉穀也。蘦爲嘉穀，故此變从禾，亦與糜同意。

金文曾諸子鼎云：「曾諸子，用廿口鼎。」字詭異，古字書未見。以字形攷之，从「禾」从「首」从「禾」，金文多段爲舀，其形或作，或作，此从首者，當卽从首之變體，从首卽从頁也。从禾者，疑蘦之異文。爾雅釋艸云：「蘦赤苗，芑白苗。」詩大雅生民篇：「維糜維芑，」孔疏云：「糜作蘦者，音同耳。」說文艸部云：「蘦，赤苗嘉穀也。蘦爲嘉穀，故此變从禾，亦與糜同意。

說文夫部：「从夫爲形者，唯規扶二文，聲者不數。」而金文从夫字甚多，其最奇者爲字，伯淮父敦云：「伯淮父來自。」此爲地名，攷釋

決罪，三日得其宄，乃行之。」从晶宄。匜新以从三日大盛，改爲三田。今諦案金文孃字，偏旁皆作且，唯穌甫人匜有孃字作，則仍从且，亦與且同字之證也。舊从且从曼省，梁上官鼎曼省作；可證。蓋取曼重薦俎，會意。說文多部云：「重夕爲多，重日爲曼，」是其義也。子雲似已不識此字，故誤以爲从宄，決罪，三日得宄之說，亦絕無理據，恐未必塙也。

孃字从女，則當爲女子名字，古經典未見。惟大戴禮記帝繫篇云：「黃帝娶于西陵氏之子，謂之嫘祖氏。」史記五帝本紀同。集解徐廣云：「祖，卽俎字也。」國語晉語韋昭注引帝繫作「纍，」漢書古今人表作「絫，」司馬貞史記索隱引帝王世紀作「累，」卽絫之俗。張守節史記正義又作「傀，」山海經海內經作「雷嫘，」字亦不見於說文。竊疑黃帝妃或本名孃，後人因晶缶形近，變孃爲嬇，俗書曼誤作參，往往相亂，故分爲兩字，以缶爲絫，以且爲祖，遂至忘其本始。此說無左證，然古書重牲牷謬，往往有此，聊記之，以俟一義。

金文卡家父簋云：「卡家父中姬匡，用成盛稻粱，用速先遂者諸

家咸不辨爲何字，今諦案之，左从夫甚明，右蓋从憲省。說文心部：「憲，敏也。从心目，害省聲。」金文伯憲鼎作，井人鐘作，揚敦作，皆从目从害省。說文宀部：「害，傷也。从宀从口，言从家起也。」丰聲。故此亦作，與此略同。此卽害之變體也。又鼎文云：「，从夫从害，豦畫絕明析，古亦無此字，舊釋爲獨，或作舒，並誤。」以聲類求之，當亦嬇之異文。散氏盤有濾字作，又作，亦變害爲害，此从阮文達，或釋爲浩誤。正嬇嬇同字之比例，以相參證，之爲嬇，益無疑矣。

金文又有上害下夫字甚多，如卣文作，足跡鼎作，此右作足跡形，疑卽嬇之省。晉口尊作，又卣文作，冊命父癸鼎作，舊皆釋爲召夫二字，殊無義據。今以嬇字證之，乃知其爲一字，蓋易右形左聲，爲上聲下形。金文凡作此字者，多著亞於其外，或爲人名，或亦卽地名，皆無可質證。要其爲一字，亦無可疑也。

嬇，音義無可攷，以字例攷之，當卽害之或體。蓋規圜巨方，同爲正形法之器，而篆文規字从夫，巨字則小篆作。說文工部云：「規，巨也，从工，象手持之。」或作，从木矢，矢者其中正也。金文如伯矩鼎作

矢，矩，矢壺作𥎦，則變矢爲夫而省木，省木與𠂤或體同又有从大者甚多，亦夫之省。是矩字亦或从夫與規矩字略同，與訓敏字从心小異。敏德爲𢛳，德之一，鄭注云：在心爲德，故从心。蓋規矩憲三字同訓法，說文夫部規有法度也，矩法也。故或皆从夫其義恉亦自同條共毋也。

金文又有云，古文衍作寶敢，其字从古从夫，从古亦說文所無，竊疑亦即斷取其下半爲十，著口則成古形，非从十口之古字也。古文省變，唯意所適，展轉嬗易，幾不辨其母文，然博攷深思，得其系緒，則左右采獲，咸有塙證。如前𢛳荃，荃此𢛳憲，搴，諸文可略見其次弟孳省之迹矣。

說文糸部繙，帝繙千畎也。从糸，𠂤聲。金文大繙鼎云：王大繙農于諆田。餗，王射。繙字作𦁤，餗縛奇譌，舊釋爲上从人推耒形，或釋尤說殊無義據。今諦案之，此古文奇字，實當爲从𢆶，𠂤聲。繙之从𢆶，義蓋取於早，說文𢆶，早敬也。猶農之从晨，說文晨，部辰，耨夕爲𢆶，臼辰爲晨，皆同意。又農，耕也。从晨，囟聲。意恉並同。王耕繙，蓋亦以昧爽，故下云餗，王射。餗即饟，說文食部饟，或作餗，餗之省。王既繙而後晝食，明繙在晝前矣。經典繙田字，多段藉，籍爲之，此文獨詭異罕見，故爲疏通證明之。

說文補闕弟七

許書九千文，爲字書鼻祖，小學家奉爲職志。凡經典文字，說文所無者，概斥爲俗書。自金文發見，古文雜出，如寰，寰同見，寰盤。妥，晉公盦妥字。愈，魯伯愈，父鬲。嬭，王子申盂之類，皆相承習見之字。而說文咸未甄錄，以上諸文，豫書明析，攷釋家多已論及，此二不著。然三代彝器，固塙有其文，則非後世增益造作，昭較可知。至於詭形異體，日出不窮，宋以來攷釋家所說，鑿空者奇，或不可馮，然古文正字，多稧出其閒，精思博攷，輒得塙證，而許書闕如，亦其疏也。推尋厥由，或小篆本無此字，許君不能盡見古文，遂不免漏略。或說文本有，而傳寫捝佚，皆未能決定。今就新攷定古文，甄其形聲塙可推繹，合於經詁字例者，略舉一二，以補許書之遺闕。其塙畫太奇，隱詭難通，或音義並闕，經典無徵者咸非所及也。

古緇以才爲聲，是也。然以字例推之，戠才同屬一聲母，則紂實當爲戠之省，猶纔亦借作才也。依鍾氏五入爲緅，七入爲緇，緅纔同字，與緇不同。若然，戠省爲紂，自當與纔緅同，不得爲緇之古文。鄭不知緅正字本作戠，故以紂爲古文緇字，許書緇下亦不載紂字，葢與鄭義不同，知禮注說未足馮也。

紂

金文紀錫兵器有甲冑，虡彝云：易錫衣甲之異文詳古籀拾遺。干戈，是也。伯晨鼎則云：「口戈、冑一、寀校文義，甲冑二物相埒，不宜偏舉。伯晨鼎以冑省。之。孟鼎又云：矢百、冑一、貝錫，孟鼎以畫與貝冑同錫，則亦必與甲同物矣。攷紂字從虎從幺從丩，古字書未見，以形聲推之，葢當讀爲皋。舊釋爲緩或爲褫，並誤。其義則爲虎皮被甲，亦卽莊十一年左傳之皋比，杜預注云：皋比，虎皮。孔疏引服虔注據樂記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名之曰建皋比，爲釋，合禮記作建櫜，鄭注讀爲鍵櫜云：兵甲之衣曰櫜，二字古多通用。管子兵法篇有韓章，說文本部皋，從白本，會意。實兼鄰本聲。此疑亦卽緱之變體。

緱從本，與彼聲類同，葢實虎皮包甲之正字，而櫜則櫜韜之通名，皋則同聲之段字爾。因其用虎皮，故從虎。其從幺者，疑從糸省，甲衣亦以線縷縫綴之也。又疑當爲白，拓本模黏誤，卽爲幺形。古葢本有此字，而字書亦當卽此字，右從虎甚明，唯左本形摩滅不甚可辨，要以伯晨鼎證之，必是一字。少儀說獻甲云：甲，若無以前之，則袒櫜奉胄。是甲必有櫜與胄同獻。凡賜予亦必三者相兼，故兩鼎竝以皋胄同錫，明說皋可以晐甲，互相證覈，足以決定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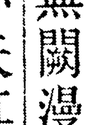
金文禽彝云：王伐蠶侯，周公某謀禽祀，王易錫金百爰，鋌禽用作寶彝。此祀字奇古難識，諦案之當爲从巳从禾，巳亦聲。舊釋爲祀，並非。說文示部無禩字，禩祀字書未見。尋文討義，當爲禩之省。書舜典歸格于藝祖，馬融王肅並釋爲禰，漢人引亦並作禰。說文示部無禩字，徐鍇本有之，云：「秋敢也。从示爾聲。此非許君原文，不足據。」古文葢作禩，从示孰聲，卽禩。金文丁巩卣「巩」字作，省，卽其例也。不从圭者，文省。孰爾聲近，故經典又作禰也。禩卽禰廟，周公某禽禩，謂周公隨王伐許，而館於禽之禰廟，因以謀訪政事。禽又殷禩，謂禽有殷祭於禰廟，故王賜金以助祭也。推繹情事，其義昭然。與尚書義亦可互證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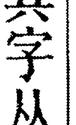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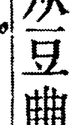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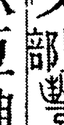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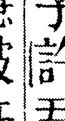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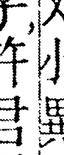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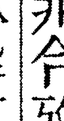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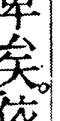
夏桀后妹喜見國語晉語。楚辭天問及呂氏春秋慎大篇、漢書古今人表並作末嬉，而說文女部無嬉字，金文亦未見，唯龜甲文有字，从女从壹，葢卽嬉之省文。說文喜部喜古文作㞢。又元部歎字甲文作，並省喜爲壹，可與嬉字互證。據甲文則古固有此字，可據以補說文之闕。文選洞簫賦李善注引說文嬉樂也，疑今本挩之。

金文杞伯鼎云：杞白每卣作龏邾寶鼎。此杞伯所作器。自鼎外又有敢三、壺一、盉一，其文並同。龏下一字鼎作，餘器有諸形，大致略同。其文从女从㚔，㚔卽古文㚔字，變體，舊釋婞，或釋嫜，並非。說文本部云：㚔，疾也。从本，卒聲。撻从此。則有㚔字，今以金文从㚔之文綜合校覈，知古自有此字，而小篆失之也。依作奏與此異。而女部無嫜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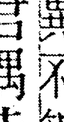
饑字婁見，或作，陳曼簋作，叔夜鼎作，偏旁亦與此同。說文食部饑，或體从飢作餓，而吳彝㚔字作，毛公鼎㚔縱斁字又作，皆段㚔爲賁也。通校金文，凡从㚔者，當爲㚔之省變，其字一也。而其讀葢有三。一、如字，如撻字从㚔爲聲是也。一爲賁之段借，㚔圂㚔斁及饋作饑字是也。一則與㚔同。說文本部無㚔字，而鞁字偏旁从此，許云：从屮，从本，允聲。金文厥鞁與詩玁狁同。字，虢季子白盤作，兮田盤作，亦變㚔爲㚔字無疑同，以相推例，此嬛字聲義雖無可攷，而其偏旁要必爲㚔字無疑也。竊疑此字當與轡通，卽鄀國之姓，龏嬛卽鄀曹也。大戴禮記帝繫篇：陸終六子，其五曰安，是爲曹姓，曹姓者，鄀氏也。國語鄭語亦云：曹姓鄒莒，鄒鄀字同，鄀小鄀，並爲曹姓，故其女曰鄀曹。哀二十三年左傳，宋景公母景曹，卽小鄀女也。又友父鬲云：龏晉父朕媵其子口㚔寶鬲，亦卽此字。彼爲鄀人之女而俑某嬛，尤其塙證。此字从㚔爲聲，而與㚔本字及賁音並不合。說文鞁字說解云：从屮从本，則許不以㚔爲一字。今以曹嬛推之，疑古自有㚔字，龏嬛

正字當作㜷，从女，峯聲。金文㜷字从峯字从峯聲，即夲聲，孳生字。說文夲「讀若滔。」與曹古音同部，故經典皆叚曹爲㜷，於形聲字例並合。自叚字行而正字遂廢，非金文有此字，幾無由知曹姓之自有正字而峯之自爲一字，亦無由尋討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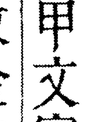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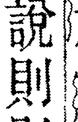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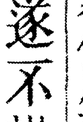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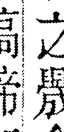
金文散氏盤云「史正中」  ，此字上似从㚔省下似从成省，毛公鼎述賜車飾亦云「夷」  ，則从成不省，而  作  ，則琢畫又啟有省減。金文从㚔省字甚繁，皆不从  ，詳前。盤文箸  於曰閒，未詳其義。說文「農，从晨囟聲，古文作  ，大赭鼎農字作  ，从晨从囟，與此上从  ，與彼相似，然於義殊遠，不能強通，仍以从㚔省變爲近是。史正中幾當爲成要之成，周禮方士云「獄訟成，士師受中。」凡官府鄉州及都鄙之治中，受而藏之。書其刑殺之成。又天府云「凡官府都鄙之治中，受而藏之。」又司會云「以參互攷日成，以月要攷月成，以歲會攷歲成。」此「中幾」即謂獄訟成要之簿書，故史正之也。格伯敢云「乃書史戠識武立沘幾成」，與盤文義正同，可以互證。毛鼎之「幾金」則當爲涂金之義，其本義無可徵。竊疑倣邊字皆从此，或當舍有其給侍奉之意，與其義儻相邇邪，  从  上从  ，  與  聲，與  聲頗遠，當非从  聲。



金文史頌敢云「日  天子。」  字以形聲求之，當爲从辵，  聲。

佚。金文毛公鼎云「易  女  茲  ，用歲戍用政  。」此即「叜」字。舊釋爲「朕」字，未是。葢假叜爲倣，謂錫以倣送之臣僕也。說文「人部「倣，送也。从人，叜聲。」从叜不得聲，金文㜷字从夲聲，即夲聲孳生字。說文夲「讀若滔。」與曹古音同部，故經典皆叚曹爲㜷，於形聲字例並合。自叚字行而正字遂廢，非金文有此字，幾無由知曹姓之自有正字而夲之自爲一字，亦無由尋討矣。



金文散氏盤云「史正中」，此字上似从㚔省下似从成省，毛公鼎述賜車飾亦云「夷  」，則从成不省，而  作  ，則琢畫又啟有省減。金文从㚔省字甚繁，皆不从  ，詳前。盤文箸  於曰閒，未詳其義。說文「農，从晨囟聲，古文作  ，大赭鼎農字作，从晨从囟，與此上从  ，與彼相似，然於義殊遠，不能強通，仍以从㚔省變爲近是。史正中幾當爲成要之成，周禮方士云「獄訟成，士師受中。」凡官府鄉州及都鄙之治中，受而藏之。書其刑殺之成。又天府云「凡官府都鄙之治中，受而藏之。」又司會云「以參互攷日成，以月要攷月成，以歲會攷歲成。」此「中幾」即謂獄訟成要之簿書，故史正之也。格伯敢云「乃書史戠識武立沘幾成」，與盤文義正同，可以互證。毛鼎之「幾金」則當爲涂金之義，其本義無可徵。竊疑倣邊字皆从此，或當舍有其給侍奉之意，與其義儻相邇邪，  从  上从  ，  與  聲，與聲頗遠，當非从聲。

金文史頌敢云「日天子。」字以形聲求之，當爲从辵，聲。

與考工記匠人「窗白盛之」盛義同，謂車飾皆以金涂之也。以蜃灰涂窗謂之白盛，以金涂車上諸材，謂之金，其義亦正同。有涂義，故从省。亦涂血之祭也。漢書高帝紀「應邵注云：祭牲以血涂鼓呼。」以字例推之，金當爲此字之本義，散盤以爲成要字，則同聲叚借，與考工借用盛字例同，小篆無此文，後人遂不識白盛之自有本字矣。

說文「豐，豆之豐滿也。从豆，象形。」儀禮大射儀鄭注則云「豐，其爲字，从豆曲聲，近似豆，大而卑矣。」依鄭說則別有「曲」字，與許說象形不同。治小學者多以鄭爲非。今攷甲文實有曲字，云「余文有義未詳，其字从山从林，與說文从不同。攷金文豐姑敢「豐」字作，與此正同。甲文「豐」字作，與小異，不知孰正也。此字琢畫明塙，並無闕漫，足徵古自有是字，許君偶未見故說文不載而豐字說解亦失其恉。鄭君禮注葢隱破許義，其說固足馮矣。

說文「有从聲字四，又有从孳生字十有五，而無字，當有闕

然遲兩字，說文並未收，尋文討義，或爲之異文从聲與羊聲同部也。龜甲文亦有云「甲申，巨人名合羌，又云：□□立□即字。說文「，从从之籀文省，與敢文可以互證，似亦字，爾雅釋詁「謂正其罪而伐之也。但以金文甲文合校之，疑古本有从羊聲之字，又或加爲之。小篆無此二字，故許書失收耳。金文曶鼎「史尹氏」並有字，从从，與異。

說文「無字，惟有字，部云「，塞也。从穴，聲。」與土部填音義同。段若膺謂湯詩之字，並即之異文。然詩魏風伐檀毛傳云「，置也。與音義並遠，似非一字也。

金文楚曾侯鐘云「楚王能章作曾侯乙宗之于陽」，是字，諦其文，上塙从宀，下从者，即古文字。金文多借酉爲酒，如沇兒鐘作，與此略同，是即从字也。攷說文「，置祭也。从酉，酉，酒也。丌，其下也。」金文與此正同。依許說有置義，字

从之，於字例亦合，疑古文正如是作矣。古音奠在庚耕清青部，眞在眞臻先部，置在之咍部，三部字音多相通轉。

說文匕部「眞，僊人變形而登天也。从匕目，匕所乘載也。古文作㠯。」其義既不甚古，形則上半似直而非直，下半似丌而非丌，於六書一無所合，古文亦無所見，恐非古文正字也。

說文諧眞聲之字凡廿，金文龜甲文咸未見，惟心部愼字云：「古文作㤅，不知从何形。」鼄公雩鐘云：「𥁕爲之聽，元器其舊哉，𥁕作𥁕，與許書略同。又說文火部「𤇾，柴祭天也。从火，𥁕，古文愼字，以愼也。」金文獻彝𤇾字作𤇾，其偏旁𥁕又作𥁕，與鼄鐘復不同，亦不知孰爲正字也。

說文部「网，置，赦也。从网直。」金文未見，甲文有𦎫字，卽此，上从𦎫卽网，下从𠂤卽「直」而省「乚」也。依說文「直」从十目乚，而古文作𥁕，與从木，从十目乚之字，金文如「悳」德字皆从𥁕，从𠂤，甲部楘字似同。不从乚。凡小篆从直之字，金文如「悳」德字皆从𥁕，从𠂤，甲文又有兩盒字云「貝𥁕夾夜𥁕兩」此文亦从𠂤，疑皆从省，詳「前古籀撰異」聽字齊侯壺作「𦔳，則从𠂤，其偏旁皆不从十目乚。若然，眞之从𠂤非乚非丌，古文是否如是作，固未可知矣。

金文毛公鼎「玉環玉𤇾，𤇾字奇古難識，諦案字形，从玉从𥁕，蓋璡之反文。鼎文𥁕字亦作𥁕，可證。」說文八部「𥁕，二余也，讀與余同。」玉璡當爲玉留之茶，荀子大略篇「天子御珽，諸侯御茶。」楊倞注云：「茶，古舒字，玉之上圓下方者也。」𤇾，蓋玉留之正字，仝經典皆借茶爲之，其正字遂隱沒不傳。說文玉部無𤇾字，此可以補其闕。毛公鼎諸侯，故錫以玉留之𤇾，與禮亦正相應也。

金文散氏盤云：「余又有爽𥁕，爰千罰千。」𥁕从宀从縣，字書未見，攷說文言部云：「縣，亂也。从言絲，與爽縣文義符合，則縣當與縣音義同。龜甲文亦有云「貝𥁕貞𥁕之上下文闕𥁕亦从宀，與散盤正同，惟「言」作「𠙵，璡畫略省，疑古固有此字，至小篆始佚之耳。

甲文又有云：「乙亥，卜㱿帰奴匕又云：「口口不其奴匕又云：「貞口不其奴，諸文皆奇詭難識，今以隸及也。从隸，臬聲。詩曰：「隸天之未陰雨。」盒隸皆以台爲聲母，說文木部臬从木，台聲。古可通用。盒雨，卽謂及雨，與陶風鴟鴞隸雨義同。仝詩毛傳「隸，及也。」俗作「逮」。諸文互證，盒之聲義昭然矣。

金文有杞伯盒云：「杞白每口作龍嬭寶𥁕。」舊釋爲盒，說文所無，竊疑亦當爲盒，與甲文字同。台上本从𠂤，璡畫散有漫闕，遂成ヒ形。穌冶妊盤舊作「鼎誤。」冶作「㠯，台亦作「㠯，是其例也。爾雅以甌爲甌，此器似盆，許說。瀹說文云：「甌，小盆也。」器形與甌亦正合。但甌與甌甌並从瓦。史記貨殖傳集解引孫炎爾雅注亦云：「甌，瓦器，受斗六升。」此盒銅器，則與彼異，或古自有盒字，說文偶失收耳。

寅恪夫子命傳錄鄧縣馬叔平校本繕寫既竟，復以私意補其闕記者數百字，尚不能稱為定本，他日有暇，當以金文卜辭逐字精校，以存鄉先哲之遺澤云爾。丁卯秋，李永嘉戴家祥記。

壬戌夏五瑞安孫詒讓農君以此書校補本見贈，而不言校自何本，疑其傳錄鄧縣馬叔平手校本也。而璞述草草多與原器乖牾，今秋，寅師命轉錄一本，後又假馬君手校本屬家祥覆校一過，而馬本與舊本多異，窃疑舊本或从孫豁公手稿校出者，因以墨筆識馬本之与舊本異者於書眉，以俟異日重整也。丁卯十月十二日，燈下家祥又識。

斠點名原書後

鄉先哲福廡公為先祖母二妹壻，少嗜古文大篆，年十七八，得阮刻薛尚功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讀之，即愛翫不釋，嘗取考古博古兩圖及王厚之復齋款識、王俅嘯堂集古錄讎對。旋得薛書手蹟景鈔本以相參證，時有所窘，即手誌之。

清自乾嘉以還，小學家每喜取金文以證羣籍，儀徵阮芸臺元得休甯朱右甫為翁之助，集諸家拓本為積古齋鐘鼎款識，南海吳伯蓁榮光著筠清館金石錄，亦以金文五卷冠首。公侍親江甯布政使官署，通學之士，多在金陵官書局任事，儀徵劉恭甫壽曾，寶應劉叔俛恭冕，德清戴子高望及公父執獨山莫子偲友芝，相與研討經義款識之學，過從甚密。同治壬申十一八六三仿高郵王氏漢隸拾遺之例，以字書及他刻斠正薛、阮、吳三家之失，為商周金識拾遺三卷，叔俛為之題跋。逾二年，在金陵得漢陽葉東卿志詵家藏金文拓片二百種，聞有仁和龔定盦自珍手筆識其上。海豐吳子苾式芬攬古錄金文九卷，亦於是時問世。公攬涉之餘，又有足正舊著之疏略者，商周金識拾遺改名古籀拾遺。同里周仲龍璟為之手書，璟兄伯龍為填篆籀成之。

光緒癸卯，斠攗古錄多所證正，錄為古籀餘論。伯龍纂書取法開母少室，不幸早卒，不及為餘論敘勞。

公在春明，獲覩吳縣潘伯寅祖蔭家藏商、周彝器八百件，陽湖費屺懷念慈，元和江建霞標，滿族汝藏家盛伯羲煜，亦以墨拓為贈。而生平儒爾經眼者又不下叁千種，先後寫成毛公鼎釋文、克鼎釋文、邿鐘拓本跋、乙亥方鼎拓本跋、周虢季子白盤拓本跋、周遣小子敦拓本跋、周唐中多壺拓本跋、周師穌父敦拓本跋、周婁君盂考、師奎父鼎拓本跋、康侯鼎拓本跋、漢衛鼎考、無惠鼎拓本跋、秦權拓本跋、秦大騩權拓本跋、新始建國銅鏡拓本跋、阮摹天乙閣宋拓石鼓文跋、與友人論金文書、籀文車字說、記纍器款識補跋文等念餘篇，散見述林六、七、九諸卷。

戊戌己亥年間，安陽棉農發現龜甲獸骨，福山王廉卿懿榮為購得之。庚子之亂，廉卿及於難，丹徒劉鶚鐵雲藏龜。公就文字所通者，略事甄述，為契文舉例。遺稿不知何時外流，丙辰冬一九一七，靜安先生得之海上，以遺上虞羅叔言，叔言印入吉石盦叢書。

公年逾五十，目力衰退，猶窮斠奇字，竟夕不輟，略攗金文、龜甲文、石鼓文、青州紅巖古刻，隱栝說文古籀，成名原兩篇，距易簀之年僅三載耳。

名原為正名之書，春官外史：「掌達書名於四方」。鄭玄曰：「古曰名，今曰字」。名原、述林利於公之身後，介弟季芮倉卒授梓，寫官既不知點畫，校者又漫以不識篆籀而刪之。壬戌夏五一九二二，公之猶子華農丈以其傳斠本見貽，不言斠者姓氏，亦不知得自何所，友好之中，或疑傳錄鄞縣馬叔平衡所斠，以馬氏為羅叔言弟子，時主講北京大學金石學課也。丁卯仲夏一九二七，靜安先生自沉身亡，研究院聘馬氏為講師。義寧陳寅恪師深以不得從靜安先生問尚書及古文字學為憾事，家祥敢乞代詢馬君曾石斠補名原，馬君即以草稿見示。是年秋季為陳師過錄一冊，并錄其斠於舊藏（即華農丈所贈）冊端。繕寫既竟，發現兩者岐異互見，得失間出。始知舊本既非傳錄馬斠，亦非過錄公之遺稿。然此僅就甲骨文、金文而言，全其全書之中，魚魯帝虎，譌迹皎然可知者，兩本都未匡違，隨手改易數百字，呈陳師存之。

甲戌之秋一九三四，余承乏南開大學講席，日寇凶凶，逼人，等々胄子，無路請纓，爰作北平之行，訪友自遣。同鄉劉節為言前借手拓麥鼎銘文，麥君盂鼎銘文，已攝影

之假借、發之彝器、以驗其文字之變化、由此而之彼、以求其文史事與制度文物、考之以知其時代之情狀、本之詩書、以驗其文字之義例、考之古音以通其義類、參之金石、以證其訛奪、然後可以讀經、經讀而後可以治小學、小學明而後可以讀古書、古書讀而後可以考古事、古事考而後可以知古人之制作、古人之制作明而後可以窺古人之心術、此治學之大略也。

羅振玉

古器物銘考釋序

陳宗彝先生編集軍輯、有三：

一曰考釋文字、二曰考釋名物、三曰考釋事迹。

文字之學、自宋以來、研究者衆矣。然大抵偏重於形、而形之變遷、往往不可究詰。其能以形說義、以義說音、以音說形、三者互相證明、而文字之本原、乃可得而說。

名物之學、自宋以來、研究者亦衆矣。然大抵偏重於器、而器之形制、銘之文字、往往不可盡識。其能以器銘互證、以銘文通經義、以經義說名物、而名物之本原、乃可得而說。

事迹之學、自宋以來、研究者尤衆矣。然大抵偏重於史、而史之文辭、往往不可盡信。其能以史文參證、以銘文補闕、以銘文正誤、而事迹之本原、乃可得而說。

三者之學、皆以古器物銘爲根據、而古器物銘之出土、千百年來、不過數見。其著錄於世者、僅數百通而已。其中文字漫漶、不可識者、又幾居半。其可識者、又僅存斷片、不能窺其全文。其全文可讀者、又僅有其器、而無其銘。其器銘俱存者、又僅有其銘、而無其器。其器銘俱全者、又僅有其器銘、而無其拓本。其拓本之流傳於世者、又僅有其拓本、而無其釋文。其釋文之見於著錄者、又僅有其書、而無其書之傳本。其傳本之藏於私家者、又僅有其書、而無其書之刻本。其刻本之行於世者、又僅有其書、而無其書之善本。其善本之庋於公家者、又僅有其書、而無其書之目錄。其目錄之載於簿籍者、又僅有其書、而無其書之流通。其流通之及於海內者、又僅有其書、而無其書之讀者。其讀者之中、又僅有其書、而無其書之知音。其知音之人、又僅有其書、而無其書之傳人。其傳人之能世其家者、又僅有其書、而無其書之刻工。其刻工之能守其業者、又僅有其書、而無其書之紙墨。其紙墨之精良者、又僅有其書、而無其書之裝池。其裝池之完好者、又僅有其書、而無其書之庋藏。其庋藏之安善者、又僅有其書、而無其書之曝曬。其曝曬之及時者、又僅有其書、而無其書之蟲蝕。其蟲蝕之未甚者、又僅有其書、而無其書之水火。其水火之未及者、又僅有其書、而無其書之兵燹。其兵燹之未遭者、又僅有其書、而無其書之遷徙。其遷徙之未阻者、又僅有其書、而無其書之寇盜。其寇盜之不興者、又僅有其書、而無其書之兵革。其兵革之不作者、又僅有其書、而無其書之水旱。其水旱之不災者、又僅有其書、而無其書之疾疫。其疾疫之不降者、又僅有其書、而無其書之饑饉。其饑饉之不臻者、又僅有其書、而無其書之盜賊。其盜賊之不侵者、又僅有其書、而無其書之兼并。其兼并之不奪者、又僅有其書、而無其書之焚棄。其焚棄之不及者、又僅有其書、而無其書之沉淪。其沉淪之不及者、又僅有其書、而無其書之蠹蝕。其蠹蝕之不及者、又僅有其書、而無其書之鼠嚙。其鼠嚙之不及者、又僅有其書、而無其書之塵封。其塵封之不及者、又僅有其書、而無其書之霉爛。其霉爛之不及者、又僅有其書、而無其書之廢棄。其廢棄之不及者、又僅有其書、而無其書之湮沒。其湮沒之不及者、又僅有其書、而無其書之亡佚。其亡佚之不及者、又僅有其書、而無其書之殘缺。其殘缺之不及者、又僅有其書、而無其書之補綴。其補綴之不及者、又僅有其書、而無其書之校讎。其校讎之不及者、又僅有其書、而無其書之注釋。其注釋之不及者、又僅有其書、而無其書之翻刻。其翻刻之不及者、又僅有其書、而無其書之傳寫。其傳寫之不及者、又僅有其書、而無其書之流通。其流通之不及者、又僅有其書、而無其書之收藏。其收藏之不及者、又僅有其書、而無其書之著錄。其著錄之不及者、又僅有其書、而無其書之題跋。其題跋之不及者、又僅有其書、而無其書之考證。其考證之不及者、又僅有其書、而無其書之校勘。其校勘之不及者、又僅有其書、而無其書之辨僞。其辨僞之不及者、又僅有其書、而無其書之輯佚。其輯佚之不及者、又僅有其書、而無其書之續補。其續補之不及者、又僅有其書、而無其書之索引。其索引之不及者、又僅有其書、而無其書之檢閱。其檢閱之不及者、又僅有其書、而無其書之利用。其利用之不及者、又僅有其書、而無其書之傳播。其傳播之不及者、又僅有其書、而無其書之保存。其保存之不及者、又僅有其書、而無其書之研究。其研究之不及者、又僅有其書、而無其書之發揚。其發揚之不及者、又僅有其書、而無其書之繼承。其繼承之不及者、又僅有其書、而無其書之後人。其後人之不及者、又僅有其書、而無其書之知己。其知己之不及者、又僅有其書、而無其書之同好。其同好之不及者、又僅有其書、而無其書之共賞。其共賞之不及者、又僅有其書、而無其書之流傳。其流傳之不及者、又僅有其書、而無其書之永存。其永存之不及者、又僅有其書、而無其書之不朽。其不朽之不及者、又僅有其書、而無其書之萬一。其萬一之不及者、又僅有其書、而無其書之千一。其千一之不及者、又僅有其書、而無其書之百一。其百一之不及者、又僅有其書、而無其書之十一。其十一之不及者、又僅有其書、而無其書之一。其一之不及者、又僅有其書、而無其書之半。其半之不及者、又僅有其書、而無其書之全。其全之不及者、又僅有其書、而無其書之缺。其缺之不及者、又僅有其書、而無其書之殘。其殘之不及者、又僅有其書、而無其書之斷。其斷之不及者、又僅有其書、而無其書之佚。其佚之不及者、又僅有其書、而無其書之亡。其亡之不及者、又僅有其書、而無其書之滅。其滅之不及者、又僅有其書、而無其書之絕。其絕之不及者、又僅有其書、而無其書之盡。其盡之不及者、又僅有其書、而無其書之空。其空之不及者、又僅有其書、而無其書之虛。其虛之不及者、又僅有其書、而無其書之無。其無之不及者、又僅有其書、而無其書之有。其有之不及者、又僅有其書、而無其書之存。其存之不及者、又僅有其書、而無其書之在。其在之不及者、又僅有其書、而無其書之現。其現之不及者、又僅有其書、而無其書之見。其見之不及者、又僅有其書、而無其書之聞。其聞之不及者、又僅有其書、而無其書之知。其知之不及者、又僅有其書、而無其書之識。其識之不及者、又僅有其書、而無其書之悟。其悟之不及者、又僅有其書、而無其書之覺。其覺之不及者、又僅有其書、而無其書之明。其明之不及者、又僅有其書、而無其書之智。其智之不及者、又僅有其書、而無其書之慧。其慧之不及者、又僅有其書、而無其書之聰。其聰之不及者、又僅有其書、而無其書之敏。其敏之不及者、又僅有其書、而無其書之達。其達之不及者、又僅有其書、而無其書之通。其通之不及者、又僅有其書、而無其書之貫。其貫之不及者、又僅有其書、而無其書之徹。其徹之不及者、又僅有其書、而無其書之透。其透之不及者、又僅有其書、而無其書之入。其入之不及者、又僅有其書、而無其書之出。其出之不及者、又僅有其書、而無其書之生。其生之不及者、又僅有其書、而無其書之死。其死

精要集中。舊刻不但有譌字，且墨丁滿紙，上海掃葉山房影印本仍之，實非再校不能讀者。甲戌秋校已由振僧運隊，只能求諸陳師舊藏，用相勘覈，俾公之古文家箸專箸咸有新版，信儒林之盛事也。不佞初陟鄣勘，遲在從師，識見陋隘，闕譌是懼。今年已耄荒，陋習難改，經傳雅故，十不記一，其所理董，亦極膚淺。後之君子，幸諟正之。

今馬師叔平、林師字平、陳師寅恪墓已宿草，覺明、盼遂慘遭殘害，振僧、子植亦未永其天年，故舊凋零，前塵如夢。不佞泰half死，得見日月之重光，每念及此，不知涕淚之何從也。翦點既竟，爰誌簡公治學之崖緒，與夫師友之津逮於卷尾，俾之治古文篆籀者，或有取於是乎？乙丑春正，永嘉戴家祥書於華東師範大學中國史學研究所，時年八十。

據商務印書館一九三五年七月第二版影印

中國文字之原始及其構造

李孝悌著

此書著于民國十六年秋，當時嘗蒙王涔然王浣溪二女士之助，是以盡五月之全力而成。十八年夏蒙范旭陽夫人及周次杉顧鳳孫李鼎丞吳乃康吳剛齋謝剛主諸子分綉。惟均以政務紛紜，不及月而中輟，十八年冬始由余盡二月之力，細寫一過。復蒙王浣溪女士詳為校勘。此書之成，實諸友有以助之也。特誌編首，聊申余之謝忱云耳。

十九年一月二十五日著者自識

序言

中國之文字學，自漢迄今，代有著述。而皆囿于許氏，未敢遠圖；對于文字創造之程序，及其變遷之溯源，概未探索。字義之明，宜乎其難。夫文字之興，非關突創；其始也蓋經歷無數變形，由群衆之逐漸創造，始形成今日之所謂文字者。上古悠邈，史不足徵，而求三代以上先民文字之蛻形，尚不可得。是非旁求西歐所發掘原始人類之創造，無以知中國文字創造之歷程。至于文字本身，由篆而隸，由隸而楷而行草，字形屢更，聲音叠變，徵求許書，字義難明。是則當考之于金石甲骨諸文，以明其最初之組成。清季以來，對于金石甲骨之文，雖多專著，而本之以成一有統系之文字學者，迄今尚邈無其人。今特達衆歐土原始人類之迹，以探中國未有文字以前創造文字之歷程；博考近代所發見之古物，以求中國文字本身之構造。草創斯篇，愚誣是懼，補苴匡正，尚望來哲。時民國十七年一月八日蔣善國自叙于國明園舊址之南。

目錄

第一編　中國原始文字之探索

第一　語言與文字及原人對于文字之信念　一頁至七頁

第二　未有文字以前替代文字之工具　八頁至二十七頁

第三　最初之象形文字　二十八頁至五十一頁

第四　中國文字之蛻變與研究之途徑　五十二頁至七十六頁

第二編　中國文字之構成

第一　六書總論　一頁至四頁

第二　指事　五頁至十二頁

第三　象形　十三頁至三十二頁

第四　形聲　三十三頁至五十一頁

第五　會意　五十二頁至六十頁

第六　轉注　六十一頁至八十二頁

第七　假借　八十三頁至九十七頁

第一編插圖目錄

第一圖　沙上足跡　六頁
第二圖　碑蠡傷之巫用象形文　七頁
第三圖　防皮膚病之靈符　七頁
第四圖　布什蠻祈雨符織　七頁
第五圖　秘魯之結子　九頁
第六圖　河圖　十四頁
第七圖　洛書　十四頁
第八圖　四邦聯盟帶　十八頁
第九圖　盆灣旁帶　十八頁
第十圖　二十頁
第十一圖　二十頁
第十二圖　兵車輪上之版文　二十頁
第十三圖　二十頁
第十四圖　二十頁
第十五圖　獵人墓表　二十一頁
第十六圖　奧傑布哇狩獵記　二十一頁
第十七圖　阿拉斯卡獵海獅記載　二十一頁
第十八圖　古象　二十二頁
第十九圖　野牛　二十二頁
第二十圖　印第安人之探地記錄　二十三頁
第二十一圖　惡亞醫滅敵記載　二十四頁
第二十二圖　奧傑布哇女子之情書　二十四頁
第二十三圖　印女人之遠游記載　二十五頁
第二十四圖　新墨西哥之危崖警告　二十五頁
第二十五圖　泥版上之婦人名單　二十九頁
第二十六圖　墨西哥繪畫文字　三十頁
第二十七圖　費斯圖繪畫泥盤第一面　三十頁
第二十八圖　費斯國繪畫泥盤第二面　三十一頁
第二十九圖　各組之平行例　三十二頁
第三十圖　各組之重複例　三十二頁
第三十一圖　黑秋之象形文字　三十四頁
第三十二圖　散氏盤文　三十四頁
第三十三圖　龜版卜詞　三十四頁
第三十四圖　秦二世詔版　六十二頁
第三十五圖　節錄茉子侯刻石　六十二頁
第三十六圖　節錄西華岳碑　六十三頁
第三十七圖　周敎文　六十七頁
第三十八圖　節錄石鼓文　六十八頁
第三十九圖　節錄泰山刻石　六十八頁
第四十圖　新出三體石經之一　六十八頁

蔣善國著

中國文字之原始及其構造

第一編　中國原始文字之探索

第一　語言與文字及原人對于文字之信念

一　語言之起源及語言習慣之形成

語言與文字有連帶之關係，故研究文字之原始者，不可不研究語言。語言之起源，解答者意見紛岐，莫宗一是。主張特別創造說(Special Creation Theory)者，以語言為人類特有之能力，係上帝為人特別創造者。殊不知人與動物語言之能力，僅係程度上之差別；獸類鳥類之能以鳴聲互相表示，正與人能用語言互相表示相同。惟其發音之機官不及人類複雜，故其使用亦不及人類之完善容易，非人類特有上帝為主持語言也。主張模倣說(The Imitation Theory)者，以語言之起源，由于模倣。其實此係；乃有機體應付刺激，順應刺激之一種活動。凡人所發出之姿勢或聲音，皆人應付刺激之一種順應活動。考人體各種器官，與語言有關係者頗多．如胸隔膜，肺，胸部筋肉，喉頭之內外筋肉，咽喉之筋肉，鼻，上顎，面頰，舌及唇。凡此器官，于發音之高低及複雜程度，均有關係，而發生聲音最重要之器官，則為喉頭(larynx)之喉門(glottis)與聲帶(vocal cords)。如將聲帶除去，大聲語言之發生，即不可能。聲帶為細筋由所組成，中為喉門之黏膜物所連。喉門平常為兩旁之筋肉所拖，發言時即變狹形，而聲帶亦變薄而起波動。至于聲帶之所以能發音者，乃因其與感覺官經過神經系相連接，故其一受刺激，即發生活動，與人體疼痛時，用手摩擦痛處相同。凡有刺激及于身體某部分時，筋肉必收縮，因之發生行為。呼吸器有極複雜之筋肉，人無論受何刺

激，除掉某部分筋肉收縮外，呼吸器之筋肉，均受影響。最顯明者，為當人發怒恐懼之時，呼吸器官中，亦發生改變，所以語言起源之一原因，乃因刺激及于呼吸器官，筋肉內縮，遂發生聲音之行為。此種活動．經過許久之訓練．即成為共同之習慣，而能互相了解其意義。夫人原係有群類，于此種群類中，生活既簡單，刺激之情境大致相同；況有人類身體上複雜之構造，用以發展一種特別聲音之習慣—語言，以應付人類特殊之情境，亦可能之事也。

然則語言之習慣，果如何發展而成乎？今特以倒明之。譬如小兒之玩物，如為藏置他處，于此種情境之中，小兒最初只顯出不安靜之狀態，且發出許多無目的(aimless)之聲音。依其喉嗓構造，起初只能發出某種聲音。如其聲為『大大』，此時看護此小兒者

將其玩物取出，且言此為其『大大』，如此反復經過數次之後，則此口中初無意義之『大大』，遂代替其目中所見之玩物。如下次小兒不見玩物時，則只言『大大』，而不復作他種聲音矣。由此觀之，語言之意義，必存于刺激——事物——之意義中。語言習慣之形成，係由于遷移之反應(Conditioned Reflex)。因此知聲音原係無意義者，後因與動作相連，漸漸變成語言。換言之，語言之意義，發生于事境之回憶。作德(C. H. Judd)謂『語言之得有意義，由于說者與聽者心目中之聲或形與意像之聯合。』所見極是。

C. H. Judd: The Psychology of High-School Subjects p. 136.

二 語言發達之歷程

人類表達意義之工具有三：一為姿勢，二為語言，三為文字。吾人通常表達意義，有純用姿勢者，有純用語言者，有純用文字者，亦有三種互用，以助其意義之明顯者。純用文字及語言以表達意義者，均為吾人所習見，姑不贅矣。至于純用姿勢者，如答人問路，只以手勢指示方向，而不發言；甚至如現代舞台上之啞劇等皆是也。然而人之發言，皆帶姿勢作用，其純粹用語言者極少。以姿勢語言文字三種作表達意義之工具者，以演說家或學校中之教師為最顯。教師向學生演講，不特用姿勢與語言，以達其意義，且于必要時，常以文字或圖像，助其成功。演說家對眾演說，亦然。凡正式之演說，常備各種表演之工具，亦即此意。此令人表達意義之方也。考之最初人類，其表達意義之方，亦不外此三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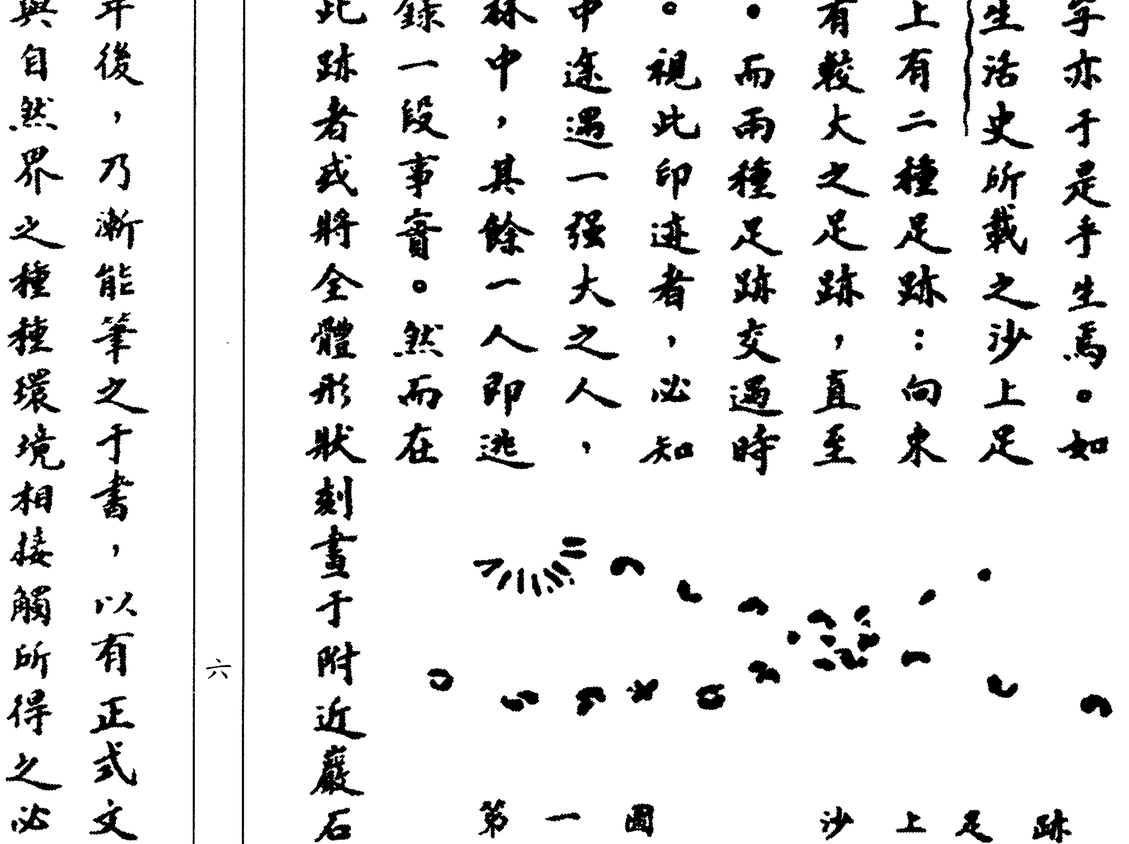
人類學家與社會史家謂語言文字，係人類生活進步後之產物；未有語言文字以前，人類已不知若干年也。德國社會史家李爾(Muller-Lyer)曰：『言語的作用，只在交換意見，與求得諒解，所以言語的起原，必假定有團體，有社會生活。』(陶坪德國傳著社會進化二版)但由人類生活之進化上，知人類社會表情工具之進步，正與個人表情工具之進步相同。小兒初生數月之後，雖不能言語，却能用手指其所愛之物；見其母，常作趨前若撲之狀態。此乃不能言語，不懂文字，只用姿勢表達意義之時期。稍長，有語言文字之經驗，則用語言文字表達其意義矣。原人未發明語言文字之先，亦用姿勢作表達意義之工具。此種方法，至今北美土人，猶有存者。即現今文化進步社會中人，至一語言不通之地，如遇飢渴，不得不向其土人索取食物及飲料時，亦不能不用姿勢為達意之工具。蓋姿勢原係吾人對于刺激之一種自然活動，表現之初，實無預作表達意義之工具者，其活動本身，即為意義。厥後人類相同之刺激機緣既多，反應亦因之以影，于是過去之經驗，遂使人類由某種反應——姿勢，認識出某種刺激。譬如某甲之刺激為寒冷，當冷時某甲一定有種反應。如軀體顫動，臉容變色，皆係其對于寒冷之刺激之自然活動，自然反應。但刺激某甲之寒冷既多，某甲之反應亦慣常，則人見此情狀，自然由記憶，由過去之經驗，認識其反應之背景如何。姿勢雖由繁化簡，由具體而抽象，而其意義終不變，其效力亦終不減。此即極簡單之姿勢，能代表極繁雜之意義之原因也。故作德謂：『在其簡單之形式中，即有詳盡之意義。因其能由過去之經驗，引起吾人心目中對于暗示而生之反應之一串聯想。』(C. H. Judd: The Psychology of High-School Subjects p. 143.)惟姿勢之表達意義，須藉環境而後成立，時時為環境所限。是以在黑夜中，不能以姿勢作傳達之工具。語言于以尚焉。且以姿

勢表達思想，較用語言為笨重，為曖昧。人類之生活逐漸進步，思想亦日趨複雜，姿勢既屬笨重，則不能不求較善之工具—語言，以替代姿勢。然而此僅枝節之原因。重大之原因為人體器官之分工作用；蓋手係姿勢之唯一工具，人類日常各種生活，大都依賴于手之動作，因此為分工之便利起見，不能不以他種可替代此種勞作之器官，以代手之勞作。于是姿勢之工用，遂為語言所奪。

文字之成因，亦如此。蓋用言語表達意義，只表達于有限之時間及空間，不能傳于異地　留于異時。人類在此種情形之下，不能不搜求一種補救語言之缺陷之物，于是乎書之為文字，而文字與焉。其實文字與語言，原為一而二，二而一之物，惟在表達之作用上，用視覺所得之意義者為文字，用聽覺所得之意義者為語言。前者之作用係形像之作用，由手以傳于眼；後者之作用，由口以傳于耳。近人陳望道云：『假若追溯源頭，文字實與語言相並，別出一源，決非文字本來就是語言底記號。人們知道用聲音表思想，也就知道用形象表思想。知道從口喈到耳朵的傳達法，一面就又知道從手指到眼睛的傳達法。』（修辭學的中國文字觀）立達書局）故文字在聲音方面，即為語言；語言在形像方面，即為文字。惟在形式方面，文字與語言，確實有可以分別之點，後更因應用不同之關係，遂致日漸發達變化，文與言二者遂分道揚標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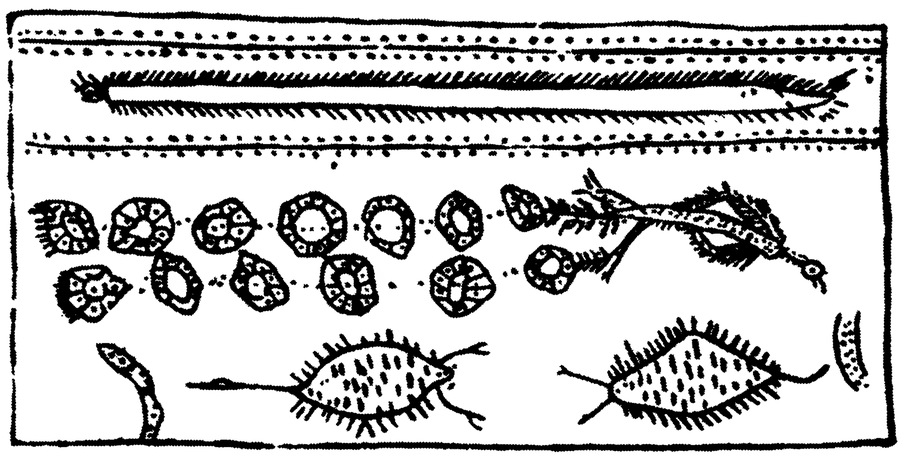
三　文字之起源及原人對于文字之信念

文字之發明，乃人類由野蠻入文明之轉機。未有文字以前，所賴以傳示思想者，惟賴語言，故凡關于個人或一族之大事及經驗皆假于傳說及謠諑。及人類生活日繁，事物及經驗因以日多，其有傳說之講不盡，謠諑之咏不盡者，遂不得不變更其記述之方法，以創造文字，于是對于自然界諸現象，偶有所觀感，乃本之以演為繪圖文字，而純粹文字亦于是乎生焉。如第一圖為日人鳥居龍藏氏在我國華山人間生活史所載之沙上足跡圖。圖中所表者為一沙灘上有二種足跡：向東北者足跡較小，而反對方面有較大之足跡，直至西北之樹林，始不復見其跡。而兩種足跡交通時，其較小之足跡，忽餘單數。視此印迹者，必知向東北走者係兩人，惟行至中途遇一強大之人，或外族人，將其中一人擄入林中，其餘一人即逃向東北。此種印跡，明係記錄一段事實。然而在沙灘上決不能長久保存，見此跡者或將全體形狀刻畫于附近巖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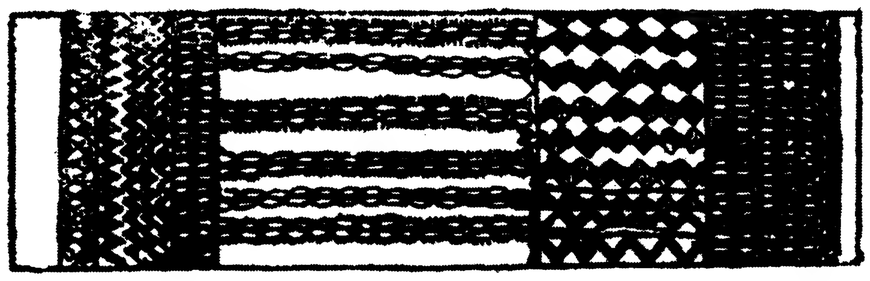


，或繪于骨片。由是經千百年後，乃漸能筆之于書，以有正式文字焉。故文字乃人類之天官與自然界之種種環境相接觸所得之必然結果、以供人類實際生活之需要者也。

原人對于宇宙之種種對象，以為皆有靈體寄于其中；對于文字之信念，亦復如之。惟其信文字有靈異之知覺及能力也，故常藉文字以行驅邪治病各種巫術。其最初者為巫用象形文（magical Pictography），介乎文字與繪圖之間，係野蠻人所常用。何登（A.C. Haddon）藝術進化（Evolution in Art）言南洋馬六甲東部（East malacca）西愛族人（Idaneg），以象形文（Picture-writing）為驅除蟲傷或病害之符咒。（圖二、圖三　非洲布什蠻（Bushmen）以輦一河馬或其他兩棲類動物橫過地面，可得雨水，于祈雨符識之上逆繪其形狀。圖四　此僅即原始社會觀之耳。至于文字發明以後，亦有此同類之事實



第二圖　碑森傷之巫用象形文字



第三圖　防皮膚病之靈符



第四圖　布什曼兩衍鐵

。如猶太人所用之佩經(Phylactery)及護符(Frontlets)；阿比西

利亞人(Abyssinians)預防鬼怪之驅邪符(Amulets)；土耳其人及亞拉伯人掛于馬上之可蘭經句；歐洲人所佩之聖經或祈禱文，以及中國人掛于門前之八卦，貼于窗户床壁或佩于身上之靈符，皆從『文字有靈』之觀念產出。其最顯者，如『敬惜字紙』一事，謂污穢字紙，則有罪而罰以盲目，即今之思想界尚存此信念。此雖由于尊孔之故，而大半則由文字之神秘性所造成，亦原人迷信文字之遺也。

第二　未有文字以前替代文字之工具

未有文字以前，凡關于個人或一族之大事及經驗等，皆假傳說謠諺標識或繪畫以傳之。傳說謠諺，假乎言語；標識藉諸具體之物；繪畫，資于形體描寫。標識繪畫皆文字之先驅也。說者多以標識在先，繪畫在後；前者為有文字以前之助記時期，後者為繪畫時期。上古荒邈，標識繪畫之迹，在中國莫之能考矣。然在世界之野蠻民族中，則多可考見。由今日所存野蠻民族，以明中國原始人類之活動，其相去當不遠也。今特分述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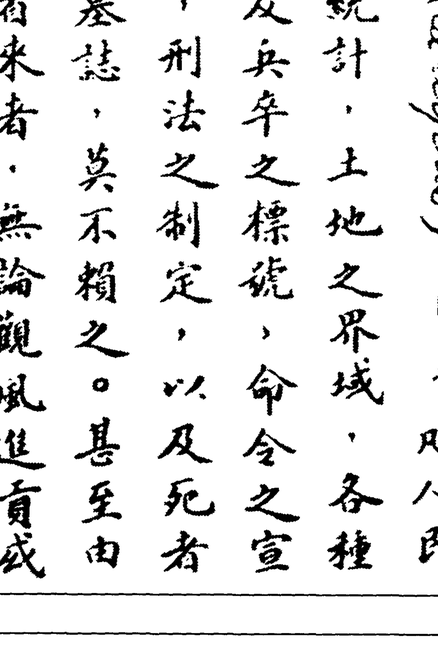
第一標識

文字在助記時期，所用以傳遞思想及事務者，只係一種具體之物件，以象徵各種思想。大凡繩子木頭竹簽螺貝等，均用以輔助記憶之主要材料。其別有五。

一結繩(Knotted Strings or cords)　易繫辭下傳云『上古結繩而治』，只概言上古，未言其定出何代。莊子胠篋篇云：『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畜氏軒轅氏赫胥氏尊盧氏祝融氏伏羲氏神農氏，當是時也，民結繩而用之』。則指定十二氏之時代而以神農殷之。許慎說文叙云：『及神農氏結繩為治』。則只言神農。容成氏即庸成氏，穆天子傳稱『群玉之山，庸成氏之所守，先王之策府』。左氏傳稱大庭氏之庫。伏羲神農猶為諸史所載。則莊子所言之十二氏當有所本，據其言，結繩之始，雖不可推定，而至遲至神農氏之時，猶有存者。故段玉裁說文解字叙注云：『謂自庖犧以前，及庖犧及神農，皆結繩為治，而統其事也。……按依虞說，則傳云上古結繩而治者，神農以前皆是』。又云：『自上古至庖犧神農，專恃結繩』。此足見中國古時，實有結繩之

法。顧其法不可詳考。所可見者惟周易正義引鄭玄注云：『事大，大結其繩；事小，小結其繩。』二語而已。而鄭氏之言亦殆出于臆測，非有實跡可據。是當徵之于各野蠻民族，以明其概略。朱熹曰：『結繩，今溪洞諸蠻猶有此俗。』此宋時苗民之結繩也。嚴如煜苗疆風俗考云『苗民不知文字，父子遞傳，以氈牛虎馬記年月，暗與歷書合。有所控告，必倩土人代書。性善記；懼有忘，則結于結子講解之技藝極為嫻熟，惟須藉口語之助，始能將意思達出。現今秘魯南方之印第安人尚有精通古代所遺留之結子者，惟對于白人則隱秘其知，不以示人。』注一美國加利福尼亞洲(California)之巴羅尼印第安人(Palonic Indians)所用之繩亦與秘魯人相仿。其土人每年選人赴三隔比魯(Santa Barbara)，一記所得之錢數，一記所售之或羊毛製成之繩子交于其代售人(Santa Gabriel)售絨毯，物主各取兩髮絨毯數。及代售人歸，物主各視其臨行所給之繩，即知其交易若何。注二此外西非洲之阿比瑞土人(Arbrah)錢布斯土人(Jebus)，郝威莫人(Hawara)，台灣生蕃，以及澳洲土人，亦用此法，姑不多贅。注三

二簡契　蚁結繩稍進步記事方法，則為質契或信符(notched or Message-sticks)。故易繫辭下傳云：『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只云後世聖人，未明言其人及年代。僞孔安國尚書序云：『古者伏犧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史記補三皇本紀亦云：『太昊伏羲氏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則斷為伏羲。然其所以明書契出于結繩之後，則一也。易繫傳曰：『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集解云：『九家易曰：……夬者，決也；取百官以治職，萬民以察明其事。』蓋書自書，契自契，故二者分釋。契當作栔，栔名云：『栔，刻也；刻識



第五圖　秘魯之結子

宣戰等，必須帶結子以為通告之符信。其法以一主繩繫有定距離之各色繩子。于各小繩上，因事之種類，而各異其結，且以各種顏色以代表等事項；如紅色代表軍事及兵卒，黃色指明黃金，白色表明銀及和睦，綠色象徵禾穀等類。又單結表示十，雙結為二十，重結為百，二重結為二百，餘類推。古秘魯各城中皆有專門講解結子之官吏，名為結子官(Quipucamayoc)。此種官吏對于結子講解之技藝極為嫻熟，惟須藉口語之助，始能將意思達出。現今秘魯南方之印第安人尚有精通古代所遺留之結子者，惟對于白人則隱秘其知，不以示人。注一美國加利福尼亞洲(California)之巴羅尼印第安人(Palonic Indians)所用之繩亦與秘魯人相仿。其土人每年選人赴三隔比魯(Santa Barbara)，一記所得之錢數，一記所售之或羊毛製成之繩子交于其代售人(Santa Gabriel)售絨毯，物主各取兩髮絨毯數。及代售人歸，物主各視其臨行所給之繩，即知其交易若

其數也。』說文云：『契，大約也，从大初聲。』邵大『春，契也。券別之書，以刀判其旁，故曰契券。』邵契券又名約，或約劑。周官秋官司寇曰：『凡大約劑，書于宗彝；小約劑，書于丹圖。』日約春官宗伯下云：『凡邦國都鄙及萬民之有約劑者藏焉。』(戴文)又名為質劑或傅別。周禮天官冢宰小宰云：『四曰聽稱責以傅別，……六曰聽取予以書契，七曰聽賣買以質劑。』鄭注云：『稱責，謂貸予；傅別，謂券書也。聽訟責者以券書決之傅，傅著約束於文書別。別為兩，兩家各得一也。……書契，符書也。質劑，謂市中平賈，今時月平是也。……傅別謂為大手書於一札，中字別之。書契　謂出予受入之凡要。凡簿書之最目，獄訟之要辭，皆曰契。春秋傳曰：「王叔氏不能舉其契。」質劑，謂兩書一札，同而別之。長曰質，短曰劑。傅別質劑，皆今之券書也，事異異其名耳。』地官司徒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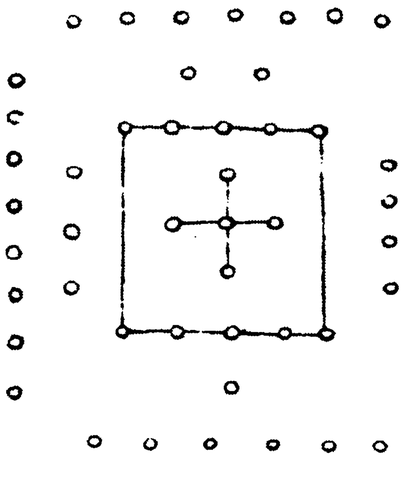
質人云：『凡賣儥者，質劑焉。大市以質，小市以劑。掌稽市之書契，……』鄭注云：『質劑，月平賈也。質大賈，劑小賈。……書契，取予市物之券也。其券之象書兩札，刻其側。』又謂之齒。墨子公孟篇云：『是數人之齒，而以為富。』俞樾諸子平議曰：『齒者，契之齒也。古者刻竹木以記數，其刻處如齒，故謂之齒。易林所謂符左契右，相與合齒是也。列子說符篇：「宋人有遊於道，得人遺契者，歸而藏之，密數其齒，曰：吾富可待矣。」此正數人之齒以為富者。』觀此可知契約質劑傅別等，即今所謂憑據執照。古時契之為用甚廣，官府治事，民間信約，皆必用之。且以齒合，非如鄭注所云必有文字。又以齒之數，別所得之數，仍有結之多少，隨物衆寡之意。可見凡家易書契分疏之確；而易結繩以書契，與造字了無干涉，亦可見矣。惟學者多以『書契』與文字相混，重其『書

而忽其『契』，以為伏羲造字，而不知契在書先也。伏羲對于文字，或有所造，而其造質契，以盛行民間，與結繩相救，則已確可想見。凡一種創造，由創造以至其應用，由應用以至其通行，均需極久之時日，非一朝一夕之力。且由反面觀之，凡一種製造普及既久，其所代之製造尚有不能廢替者。結繩質契雖居文字創造之先，而及于文字既行之後，當仍有其遺跡，以行之于群衆。故近人顧實謂倉頡時各部落皆有契刻之法。(見學術四十六期四十二頁)蓋亦有見于斯。故即使將尚書序及補三皇本紀伏羲造書契解為伏羲造字，與其時民間盛行質契之說，仍不相背也。質契之法，苗民多有行之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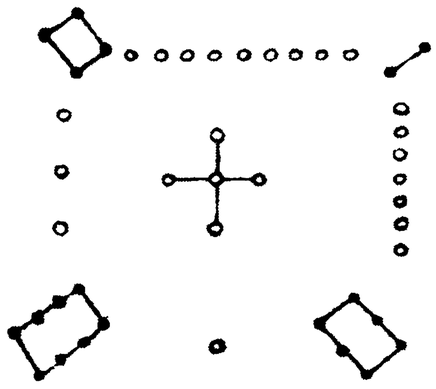
陸次雲峒谿纖志云：『木契者，刻木為符，以志事也。苗人雖有文字，不能皆習，故每有事，刻木記之，以為約信之驗。』諸巨鼎猺種傳云：『刻木為齒，與人交易，謂之打木格。』方亨咸苗俗紀聞云：『俗無文契，凡稱貸交易，刻木為信，未嘗有渝者。木即常木，截一刻，或數刻，以多寡遠近不同，分為二，各執一，如約時合之。若符節也。』嚴如煜苗疆風俗考云：『為契券，刻木以為信。』非洲及澳洲土人現猶有以竹竿或木桿上刻九條橫痕，別加一條縱痕，意為『十』。此與中國所用之『籌』『算』『質契』之法頗相仿。昔者英國國庫所用之公債符籌(Tally)亦與質契同意。符籌係以柳木或椽木作成，于籌之一端，刻不同距離之條痕，用以記人民借于政府之錢數。因磅，先令，辨士不同，而各異其條痕之距離。于籌之二反對方面即刻所借之總數，年，月，日及債權者之姓名。分其籌

為二：一半給債權者收執，一半即存于國庫。及付還之時，各人即帶其所有之一半至庫，由官吏驗符合後，始將其執照數付還。數十年前蘇格蘭送麵包小童，皆帶一枝『刻籌』(Nick-sticks)，于送麵包時，即將所送之數目刻于其上。現今美國盎斯盧維尼亞州(Pennsylvania)送牛奶者仍用刻籌以記所賣牛奶之分量。其用刻籌，與常人記流水帳相同。昔北歐人用一種『曆』(Clog almanac)，以記星期日及其他吉日。其曆像用方形之木或金屬製成，一年中之聖日及祭日，皆用徵章或象形文記于方木之上；如斧頭代表聖保羅日，琴代表聖大衛日(St. David's day)等是也。注四曆與美國窩幾尼亞(Virginia)之印第安人所用之『諸神記錄』(Records of the gods)相仿。其記錄如輪，故又名『象形文輪』(Hieroglyphic wheels)。因以六十年為人類普通生活期間，所以輪內有輻六十，每輻代表一年。每輻中所作之記號或繪畫，皆係其年中應紀念之大事；繪諸皮上由祭司保存之。注五

三 河圖洛書　河圖洛書之傳說，由來久矣。湯繫辭上傳云：『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禮運云：『山出器車，河出馬圖。』論語引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皆未言其年代。竹書紀年水經注則指定為黃帝之時。竹書紀年云：『黃帝軒轅氏五十年秋七月，龍圖出河，龜書出洛，赤文篆字，以授軒轅。』水經注云：『黃帝東巡河，過洛，修壇沈璧，受龍圖于河，龜書于洛，赤文篆字。』似已涉為黃帝之言者。而禮緯含文嘉則歸于伏羲，謂：『伏羲德合上下，天應以馬獸文章，地應以河圖洛書，乃則象而作易。』大抵上古之人觀龜背之紋，魚龍之形，有所悟而作書圖，而其龜龍適出自河洛；注六親馬之捲毛有所悟而作圖，而其馬適生于河側：我其圖書係人偶然所繪，而為他人得之以為神秘之實，注七或發明此圖書者，欲顯其神奇，或遭遇事變，乃緘固之，以泯于河洛，後為人發見，以為神物。故人皆可以因龜馬之紋毛以有所悟，非定必限于一人一時，則以為伏羲或以為黃帝，一也。以此歸諸二人之時代則可，如限于二人本身，則不可。蓋史傳所以舉定二人者，因二人皆上古之著名首長，史家多欲以其功歸之于上以示其重要耳。後人所傳之河圖洛書二者之形狀頗相仿，全體約四方形，以圖點組成，形如



第六圖　河圖



第七圖　洛書

聯珠。圖六、圖七此二圖是否繫辭傳所云之河圖洛書，已不可考。即此觀之，當係一種簡單之算籌，猶如現今所用珠算之算盤。河圖之數，始于一，終于十，十而又一。洛書之數，始于一，終于九，二對八，三對七，四對六，以位之相對者合成為十；如一對九，皆成十數。惟五居中無對，自相加而成十也。凡幸算法當有本于此者。注八故近人高鉁以洛書與歐洲之『魔方』(Magic square)同一根源，見浙江省立第三中學校友會雜誌第三十七卷第三號四十六頁洛書是什麼所見頗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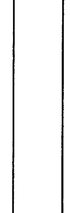
四 八卦　易繫辭傳曰：『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偽孔安國之尚書序將『作』字改作『畫』字，謂『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八卦乃根于一及一兩種橫畫以三為數，配成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八種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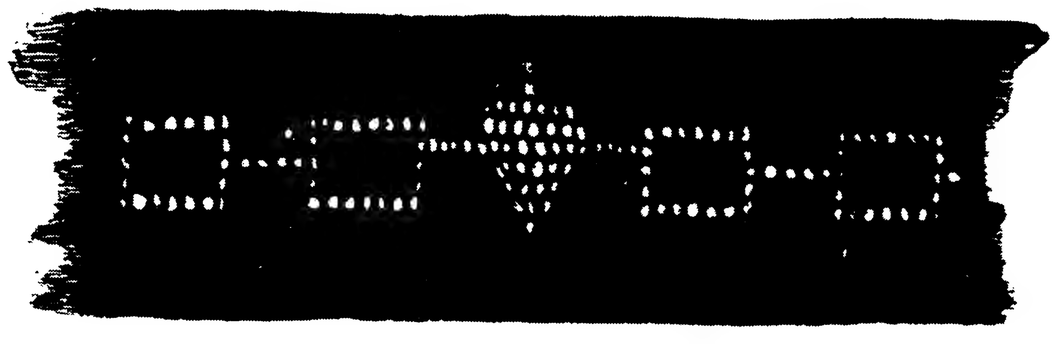
之橫畫。易緯乾鑿度謂『三古文天字，三古地字，三古風字，三古山字，三古水字，三古雷字，三古澤字』。後世又以三為乾，三為坤，三為艮，三為巽，三為坎，三為離，三為震，三為兌。注九乾坤鑿度，本屬偽書，其以八卦為古文，固不足信。大抵以三三等畫，代表天地等現象，初用以記寒暑水旱等一年間所經過之天時，或記牛馬犬豕毀貝等一己所有之財產，猶如昔日北歐人之『符碑』，或中國所用之『九九消寒圖』。實非古文。後又因之以為占卜之象。故卦之本字為圭，後加卜邊。漢書歷律志注引應劭云：『圭目然之形，陰陽之始也』。近人馬叙倫以圭字說文謂從二土，謂八卦係土所作，緣伏羲將土博成一一之形，重疊之，成為八卦，並非用筆作畫。見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二本第二分民國二十一年出版然即使八卦係伏羲以土作成，亦不能決其必不可畫。故作卦畫卦，其實一也。其初約由于數學之智慧而演成此種符號。其後乃益以哲學之思考而為形而上之玄學，問用之以為占卜之象。故又由單形之三三等演成三三等合體之爻。易經一書即此粹本此種一一符號，以演成種種爻卦，而象徵宇宙間之一切現象者也。易之重要工作，在于將宇宙間之萬事萬物，概括而為最簡易之數類，以一一兩種符號代表陽與陰兩種原動力。故繫辭謂『物以類聚，方以群分』。其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又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由一一兩儀，用算術之配合，演成八卦，卦與卦相疊，如三三等，復用算術之配合，由八卦以演成六十四卦，以代表種種『天下之至賾』及『天下之至動』。說卦云：『乾為馬，坤為牛，震為龍，巽為雞，坎為豕，離為雉，艮為狗，兌為羊。乾為首，坤為腹，震為足，巽為股，坎為耳，離為目，艮為手，兌為口。……乾為天，為圜，為君，為父，為玉，為金，為寒，為冰，為大赤，為良馬，為老馬，為瘠馬，為駁馬，為木果。坤為地，為母，為布，為釜，為吝嗇，為均，為子母牛，為大輿，為文，為衆，為柄，其于地也為黑。……震為雷，為龍，為玄黃，為旉，為大塗，為長子，為決躁，為蒼筤竹，為萑葦。……巽為木，為風，為長女，為繩直，為工，為白，為長，為高，為進退，為不果，為臭，為寡髮，為廣顙，為多白眼，為近利市三倍，其于木也為堅多節。……坎為水，為溝瀆，為隱伏，為矯輮，為弓輪，其于人也為加憂，為心病，為耳痛，為血卦，為赤，其于馬也為美脊，為亟心，為下首，為薄蹄，為曳，其于輿也為多眚，為通，為月，為盜，其于木也為堅多心。……離為火，為日，為電，為中女，為甲胄，為戈兵，為大腹，為乾卦，為鱉，為蟹，為蠃，為蚌，為龜，為科上槁。……艮為山，為徑路，為小石，為門闕，為果蓏，為閽寺，為指，為狗，為鼠，為黔喙之屬，其于木也為堅多節。……兌為澤，為少女，為巫，為口舌，為毀折，為附決，為剛鹵，為妾，為羊。』

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作結繩而為網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庖犧氏沒，神農氏作，斲木為耜，揉木為耒，……蓋取諸益（☳☴）。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刳木為舟，剡木為楫，……蓋取諸渙（☴☵）。服牛乘馬，引重致遠，……蓋取諸隨（☳☱）。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斷木為杵，掘地為臼，……蓋取諸小過（☶☳）。弦木為弧，剡木為矢，……蓋取諸睽（☥☲）。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

蓋取諸大壯（䷡）。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無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蓋取諸大過（䷛）。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

此皆言聖人由物象意象上，又生出其他新意象，例如䷪決代表一『風行水上』或『木在水上』之意象。後人由此意象忽想及一『船』之意象，因以造船，故曰『剡木為舟，剡木為楫。……蓋取諸渙』。䷺小過代表『上動下靜』之意象，後人觀此現象，忽想及一種上動下靜之物事之意象，因此以造杵臼，故曰『斷木為杵，鑿地為臼。……蓋取諸小過』。……以及六十四卦象傳均屬此理，如䷝蒙係一『山下出泉』之意象，山下出泉　乃水之源，後人見之，遂生一『兒童教育之意象，故曰『蒙』。䷀乾代表『天下有風』之意象

為十七世紀中葉之物，係貝帶中最古者。其帶有九顆珠之闊，其初頗長，今所存者約有四英尺，係用青重之紫貝穿于黑地上者。帶上有一會議室之花紋，大蓋即全帶之中心。花紋兩邊，一邊織四枝烟管，一邊只有三枝。烟管之形狀如  ，名為『雙頭和平烟管』。然非用以吸烟，乃古時用以代表一種重要協約之和平帶也。一種名『和平路帶』（Peace-Path Belt），其意義亦與雙烟管協約相仿。一種名『四邦聯盟帶』（Four Nation's Alliance Wampum），國約當一七四四年左右。帶上有方形四，代表酋長，當中之花紋亦為會議室之徽識。此係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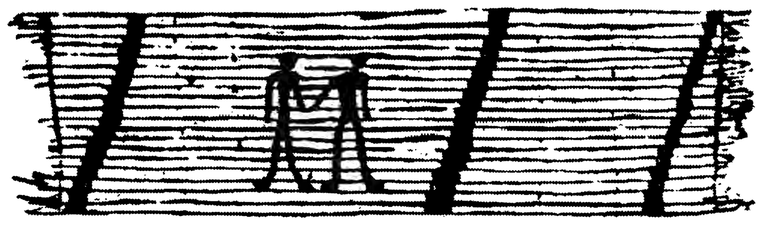


帶盟聯邦四　國八第

後人因此想及『天下大行』之意象，于是造出『施命誥四方』之制度。……近人胡適言之頗詳，（見其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七頁至九十二頁）因已深入哲學問題，出乎本篇範圍之外，不多論焉。

五編貝戚貝帶（Wampum-belts）。河圖洛書八卦，均限于中國。在繪圖文字之前，尚有一種編貝之法，亦係助記時期之產物。在中國史上莫考其跡，而今日北美之印第安人則多有之。注十其構造係用人造小珠戚穿孔貝殼在樹皮纖維，大麻，鹿皮條，或鹿筋上穿成各種花紋；兩端用鹿筋或麻絲之類結之。帶上花紋係記載本族歷史，兩族熙約，本族領土，個人財產等之象形徽識。在新英格蘭地方，有時並作為泉貨使用。伊瑞斯族人（Iroquois）曾用此種貝帶，及白人侵入後，此法遂廢。現存于歐洲之貝帶尚有數種，一種名『雙烟管協約帶』（Double Calumet Treaty Belts），

安道梯族人（Wyandotts）與阿魯剛邱族人（Algonquin）之土地條約。以上所舉之貝帶，有已達于文字之象形時期者，惟其表現之方法不完備耳。由盆斯魯維尼亞（Pennsylvania）歷史學會古文書保存所所藏之『盆灣旁帶』（Penn Wampum）視之，知編貝之用與文字相同。圖九相傳此帶約在一七〇一年伊瑞斯族人（Iroquois）贈該州開山祖威廉盆（William Penn）者。帶用白貝十八條串組而成，中間用黑貝組成二人形，表明一印第安人及一歐人携手。又有三斜形帶，為『五聯邦』（Five Nations）之徽識。第二斜形帶，附一短帶，係本族議會長室（Long House）之徽識。第三斜帶，表明此貝帶如一發表，北美之大部分皆受保護。



帶盆灣　國九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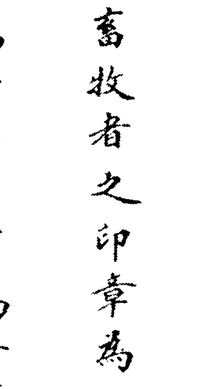
以上結繩貿契河圖洛書八卦鎬目五者，皆助記時期中所用之記號，如求其較進者，則及于文字之繪畫時期焉。

第二　繪畫

文字至繪畫時期，人類對于權利之觀念，漸次明瞭，個人之財產土地榮譽權力職位等，因與他人或團體者有別，故代表個人特用之各種圖形亦漸廣其用。交易時代，如個人以其所製造之器物，或所豢養之牲畜與人交易時，則作特別記號于其貨物之上，即商標最初之用意也。英人伊文斯（Arthur Evans）于克雷特（Crete）發見西歷紀元前一二。。年至一五。。年之古物，中多各種花紋之石印或泥印，係標明各物主特別之記號者。如牧豕人之印章為（圖一），係一人張弓，右為豕，門有看守之意，故圖門圖豕以會意。畜牧者之印章為（圖二），繪一人以竿貫皮捆于肩背，而下方之左為一羊，右為一罐形器。獵夫印章為（圖三），係一人執矛，係一人執矛陶器。（注十二）表明其以矢行獵。陶工印章為（圖四），係一人執矛陶器。（注十三）美洲印第安人之繪畫文字，多屬私人記號，以烙于牲畜之皮，又其人名多用繪畫，亦與此種印章意義相同，如戴克塔（Dakota）有酋長名跑鹿者（圖五），繪以代其名；又有酋長名蛇父者，繪以代其名。墨西哥有名蹤足蛇者，繪一（圖六）以代其名，或繪一（圖七），將蛇頭作一足形。（注十三）與印章之用相同而帶商業性質者，尚有賬目之清單等，（注十四）則涉及數術而與繪畫文字并行。克雷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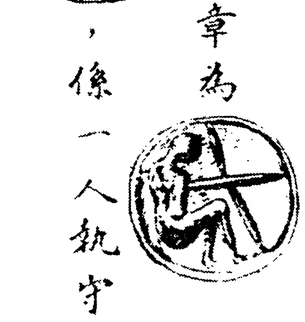
圖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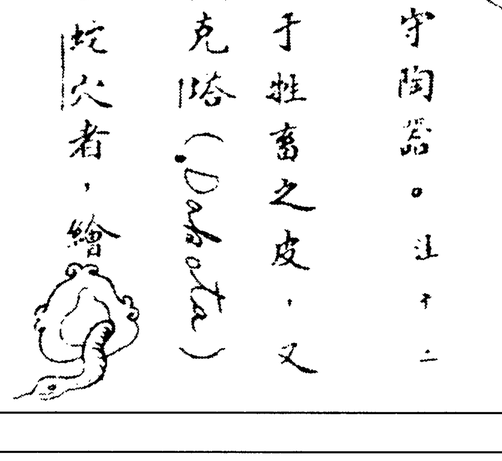
圖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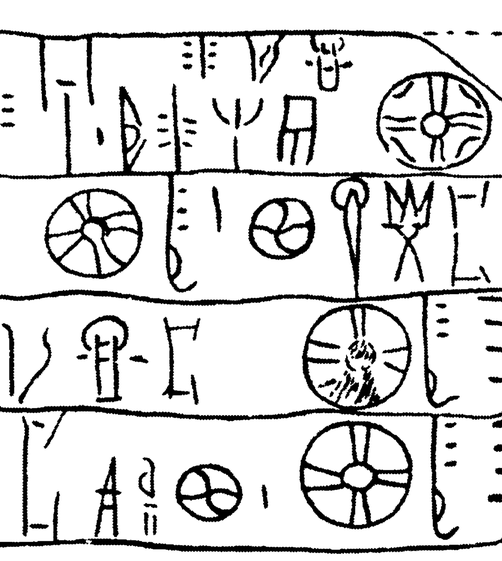
圖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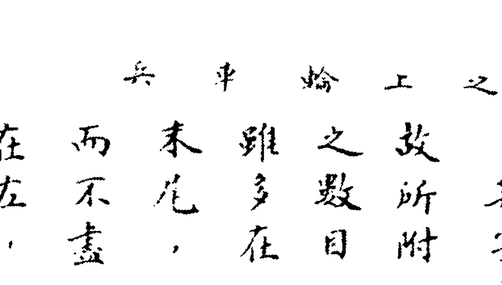
圖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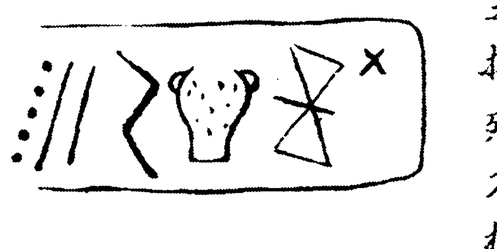
圖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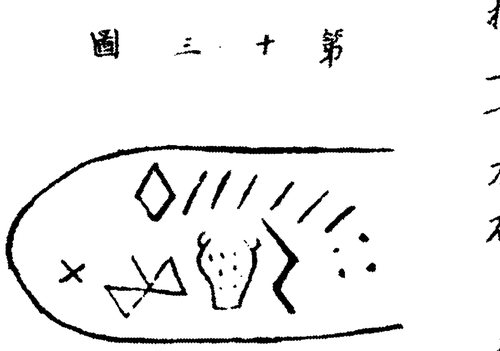
圖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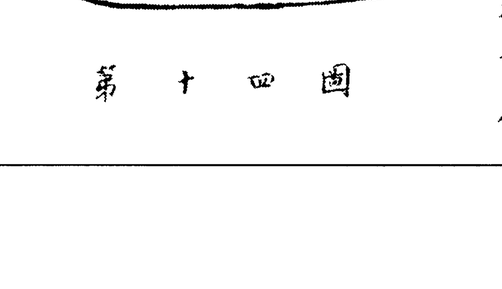
圖七



圖八



圖九



圖十

圖十一

圖十二

圖十三

圖十四

第三　繪畫文字之排列

繪畫文字之排列，其字之數目，雖多在一行之左右，而不盡一定，故所附之數目，雖多在一行之左右，而不盡一定，故所附之數目，雖多在一行之左右，而不盡一定，故所附

左向右至行之末而復由上行之左方起，至尾之四小點止，其數為一六四。此種賬單，較印章等之內容，已漸涉複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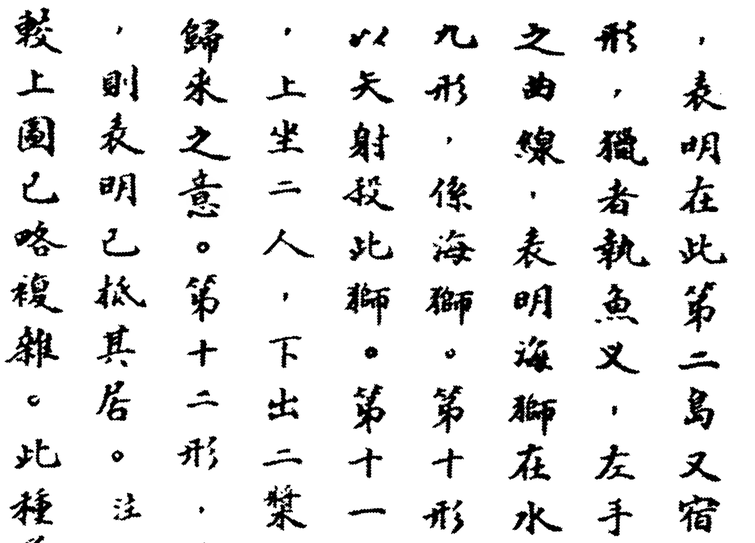


第 職 十 人 之墓 拉斯卡 之印安族人（the Eskimos of Southern Alaska）獵人墓表。第一形為舟，舟上有二人，一係死者，一係其友。舟下附有槳。第二形為一晒魚曝皮之架。第三形為狐。第四形為旱獺。第五形為獵夫夏日之別莊。註十九此墓表紀獵人之一生事實，已帶歷史性質，其範圍及意義，又較以上印章賬單等為複雜。又如第十六圖係奧傑布哇（Ojebwe）人狩獵記載。下面一波紋線，由左至右，代表



記獵狩哇布傑奧　圖六十第

宿一夜。第四形，一圓形代表一島；中有黑點，代表其所宿一夜之住所也。第五形與第一形相同，表明其仍就向前進行。第六形，代表其所至之第二海島。第七形，表明在此第二島又宿兩夜。第八形，獵者執魚叉，左手作一上下行之曲線，表明海獅在水面游泳。第九形，係海獅。第十形，表明獵者以矢射殺此獅。第十一形，係一桴，上坐二人，下出二槳，表明搖槳歸來之意。第十二形，為獵者住所，則表明已抵其居。註二十一此圖較上圖已略複雜。此種屬于個人狩



（前緣之中穴洞）古象（Combarelles）　圖八十第

獵之繪畫，皆詳繪一事之原委，而其最初之簡者，則僅繪其所獲得之物，不及于當時之情形或經過。如第十八十九兩圖，皆係當時人繪刻于巖石等物，以紀其所捕殺之獸者。此種簡單繪畫，在中國雖無實體發掘，而由紀載中，亦多可推測其一二。如唐韋續五十六種書法，謂太昊庖犧氏獲景龍之瑞，始作龍書以紀官百師，服路史承輝太昊伏戲氏以龍紀官百師，皆以龍名，作為龍書。此伏羲氏龍而作書。其龍書即係圖龍形以誌喜也。皇繪書法謂炎帝神農氏因上黨羊頭山始生嘉禾八穗，作八穗書。路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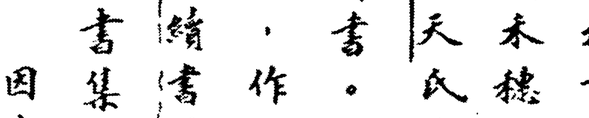


（重疊之中穴洞）牛野（Altamira　圖九十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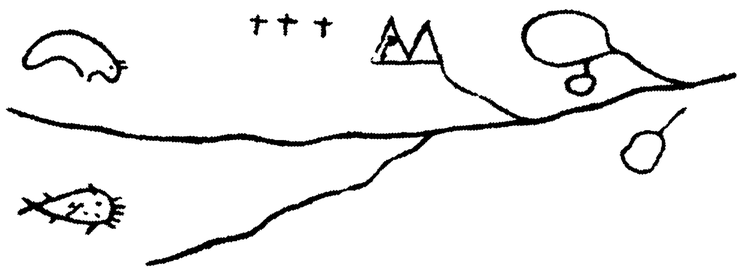
亦謂炎帝神農氏命屏封作穗書，以同文故令。此神農因禾生八穗而作書。其八穗書即係圖禾穗形，猶今之嘉禾章中禾穗，亦記其瑞也。韋續書法謂少昊金天氏作鸞書，路史亦謂少昊青陽氏即位，諸福之物畢至，爰作鸞書。其鸞書亦當係圖鸞之形也。韋續書法謂帝嚳高辛氏以人紀事，作仙人形書；車器衣服皆為之。其仙人書，即圖人之形也。韋續書法謂夏后氏作鐘鼎書，以鐘鼎形為象。又謂周文王時赤雀銜書集戶，武王丹烏入室，以二祥瑞，故作鳥書。又謂周法魚書者　因素鱗躍舟所作。凡此鐘鼎鳥魚諸書，亦皆圖其物之形也。此雖為後人所載，非原始史料，然足以略明中國古代圖形之迹，則不可誣也。獨惜僅見其書名，未有能見其實形耳。殷周古文龍禾人鼎為魚諸字，多作其實形，當有循伏羲諸氏之舊迹者。其關于遠征探險之事，亦多以繪圖紀之。如第二十圖為北美印第安人過湖探地之一種記載，繪刻于北美蘇必利爾湖（Lake Superior）濱一石上。圖中之來馬執鼓槌而領隊者，為狼酋長。其同伴共五十一人，分載于五將之上，用垂直線代表之。第一將係狼之主要盟主翠鳥酋長（Kitchemanit）所來者，故以鳥形表之。三重弧形之下有三黑點，為三日在穹蒼之下，表明此水路行三天。龜係北美人常用『土地』之符號，表明其已至目的地。由圖中騎馬之形觀之，即知此記載遠在歐人運馬至加拿大之後，因歐人未到之前，印第安人尚不知有馬也。注二十二繪畫文字又有用于巫術者，如第二十一圖，係奧傑布哇族人之惡巫醫（Mitchino）剿滅其敵之記載。四小長方形代表惡巫醫所屬之禮拜會中四種等級。其四種等級以長方形上之縱線代表。長方形之右方為一人形，係惡巫醫之助手。其旁一人，口噴一波紋線，直抵一圓形之物，即惡巫醫也。所噴波紋線，代表其所施之法術，波紋線所及之圖形，代表一湖，係敵人所居。敵人經此番法術，遂死于惡巫醫足下，即圖中倒伏地上，胸前有一黑點者是也。敵人與惡巫醫中間之小方形物，代表聖鼓。此記載之意，蓋謂惡巫醫向人施行巫術，則刻其敵人之像于赤楊皮上，向之歌唱詛咒擊鼓。施術後，將其像之胸前洞穿，復以紅塗之。敵人經此法術後，雖居于極遠之區，甚至為惡巫醫所不能至之海島上，亦不能免于死。注二十三又有用繪畫作符識者，如以上第四圖（見本編第七頁）為布什蠻族人（Bushmen）繪人韋河馬橫過地面　即可以得雨，故符上亦繪此種形狀。又有用繪畫以代書柬者，如第二十二圖，係奧傑布哇（Ojebwa）族女子繪于赤楊皮上之情書，蛤與其居于迷納蘇答白地（White Earth, Minnesota）之愛人者。左方之上為熊，係此女之圖騰。左方之下為泥狗，係其愛者之圖騰。圖中繪此二形者，係表明發信者及收信者之名姓。二線代表道路，于其所期之帳幕前蛙而為一，直向前面兩小湖中間穿過，其間尚有一路通于帳幕。三十字架，指明此女所居村中有三位女天主教徒。幕中坐而發信者，作欲語之手勢，係印第安女人歡迎其愛者之記號。此為一約愛者來自己所居之情書，恐其愛者不識路徑，因將其所居處之情形，與道路之方向，以繪圖示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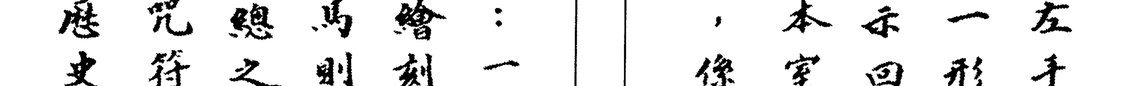
第二十圖　記載北美印第安人過湖探地之一種記載



第二十一圖　記載惡巫醫滅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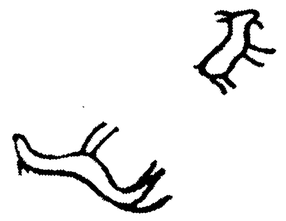


第二十二圖　奧傑布哇女子之情書



第二十三圖　印女人之走將北載（女印）

注二十四　又有以繪畫代告白者，如第二十三圖，像印女（Bruak）人置于門首，表明其室主人已出外旅行，用以示來客者。由左方第一，第三，第五，第七形，代表被通告者，其缺臂即指明其與此記載無特別關係。由左方第二形，代表通告者自己。右手拊腰，指自己；左手前指，表明所去之方向。第四形伸臂張指，表明多意。第六形以右手拊于首，表明睡眠；左手前指，表明地點，意為須于某處宿數夜。右方第一形以右手回指原離地點，左臂及手作回旋形，以指示回返右手所指之處。全畫之意蓋謂「來訪親友均鑒：本室主人遠出，數日即返。」注二十五又如第二十四圖，像新墨西哥（New Mexico）之巖



第二十四圖　新墨西哥之元厓磬

：一為馬，作半仰形；一為羊，作攀登形，成四十五度角。二形繪刻于一極高石巖附近之峭壁下。其意謂此石巖羊可以攀登，而馬則陷墜。此種設喻之警告，于繪畫文字中尤饒趣味。注二十六總之，今所發見各種族之繪畫文字，雖間有不易解者，而或係禁咒符識，或為圖騰標識，或係記載古諱，或為記載個人及本族之歷史……約均有充分之意義　蘊于其中。

注一　學術四十六期三十八回

Thomas A Joyce: South American Archaeology, P144 P85, P102, P105, P108, P109, P116.

注二　Dattyfanes Hoffman: The Beginnings of writing, PP. 137-138, P140-144.

注三　近人許地山文字學研究（十年八月二十八日至九月一日學燈）

注四　The Beginnings of Writing, P41, PP. 140-144.

注五　許地山文字學研究（學燈十年九月一日至三日）

注六　近人吳貫因中國文字之起源（甯言一卷十五號二百至四頁）

注七　近人章炳麟河圖（八家文）

注八　近人武學易河圖洛書之研究（地學雜誌七十四期十頁至十

注九　近人章炳麟八卦釋名（章氏叢書文錄（）

注十　The Beginnings of writing, P24.

注十一　Arthur J Evans: Scripta Minoa, Volume I. PP. 131-132.

注十二　Scripta Minoa, Volume I. PP. 131-132.

注十三　The Beginnings of writing, PP 83-89

注十四　Scripta Minoa, Volume I. PP. 46-47.

Gustave Glotz: The Aegean Civilization, P378.

注十五　近人李泰谷記錄以前之人類史略

注十六　Scripta Minoa, Volume I, PP. 250-255.

注十七　Scripta Minoa Volume II, P47.

注十八　Scripta Minoa, Volume I, PP. 250-255.

注十九 The Beginnings of writing. PP. 63-65.
注二十 The Beginnings of writing. PP. 95-96.
注二十一 The Beginnings of writing. PP. 103-105.
注二十二 Edward B. Tylor: Anthropology P. 168.
注二十三 The Beginnings of writing. PP. 93-95.
注二十四 The Beginnings of writing. P.P. 66-67.
注二十五 The Beginnings of writing, PP. 105-106.
注二十六 The Beginnings of writing. P. 45.

第三　最初之象形文字

象形，繪畫之變也。象形與繪畫，蓋相去一間耳，故二者之界限，頗難劃定，多有以象形時期，并于繪畫時期者。要之，繪畫在先，象形在後，二者究有不同。嚴格論之，凡繪畫之獨體者，其意不盡于形，形外含有他義，且其義無定，故原始人繪一鹿形，非僅一鹿字也，誌其獵得鹿也，如以文字表之，當云：「某月日行獵于某處獲一鹿……」凡繪畫之合體者，如上繪畫章中所舉各圖，則數單體圖畫，合成一種意義，其意多屬間接，無中間媒介以明之，故其意頗晦。象形文字，即將合體圖畫中之獨體，各給一獨立意義，而義盡于形，其形與形間之關係，又有媒介以明之，故其意極顯。文字至于象形時期，始與繪畫分途：繪畫本繪畫時期之文字，而進為極工細之純粹繪畫；文字則脫離繪畫時期之文字，而別演為單畫之純粹文字。無論任何民族，其純粹文字之初，未有不經此象形時期者也。惟象形文字，以前除埃及中國外多不可考。即在中國，亦頗苦于文獻之不足徵。幸近代以來，考古之學勃興，古物日出，若埃及虎雷持(Crete)這一諸古邦，其古代文化，日有發掘；而中國之殷周遺文，亦時有發見，象形之文，于以徵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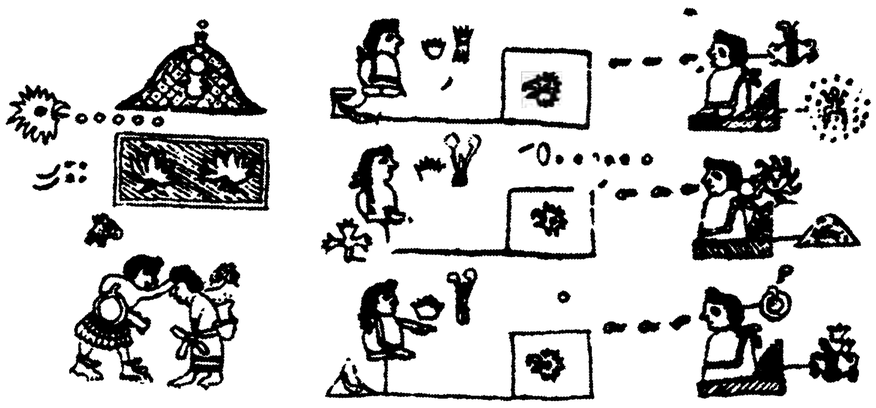
歐洲古代之文化，咸萃于愛琴海(Aegean Sea)及地中海(Mediterranean)一帶。十九世紀以來，漸有發掘。拿坡侖(Napoleon)征埃及，于尼羅河洛色泰(Rosetta)出土處附近，發見一石版，係埃王多李賣(Ptolemy)(多李當在位時代，前一九六至一八一年。)及民用文(Domotic)兩種文字。法人尚波林(François Champollion. 1790-1832)就而研究之，著象形文字典(Dictionnaire Hieroglyphique)

埃及文法（Enmmaire Egyptien.）埃及及尼比亞紀念（Les Monuments de L'Egypte et de la Nubie 諸書，于是埃及之象形文字，始為世曉。注二一八九九年英國考古學家伊文斯（Arthur J Evans）于克雷特（Crete）島上之克諾沙斯（Knossos）注三發掘大批泥製及石刻古物，皆有象形文字



第二十五圖
泥版上之婦人名單
（From Scripta Minoa, Volume I. P.48 and Gustave Glotz's The Aegean Civilization P.332.）

其盤介于繪畫象形之間，實為繪畫象形文字之巨視，近于墨西哥之繪畫文字。圖二十六注五波尼兒（Bonnier）之東國斯堡素（Plaustas, Acropolis）北隅一室中。盤之兩面，皆有繪圖印刻係第三中密與時期（The Third Middle Minoan Period）之物，約在西歷紀元前一六〇〇年。盤之直徑長十七生的米突（Centimetres），盤之兩面，皆全面繪畫，而由中心上轉向外讀之，為于克雷特（Crete）發掘繪圖印刻中之最大者。第一面有三十一組，共有符號一百二十三。圖二十七第二面有三十組；共有符號一百一十八。圖二十八總計兩面，共有符號二百四十一，係四十五種異形符號所組成，分為六十一組。第一盤之末有四點，第二盤之末有五點，各畫寸一直線之上



墨西哥繪畫文字

第二十六圖

，有小部分並涉及繪畫，係西歷紀元前二二〇〇至一五〇〇之物，而以第一中末與阿時期（The First Middle Minoan Period）之物為多，當埃及之中國朝代（The Middle Kingdom in Egypt）初元。注四如第二十五圖係泥版上所載之婦人名單，即其中所發見古物之一，全文共分三段，每段包有數組象形文字，而每組之後，均有人形，而以短畫識之。所發見之印章石刻泥版等物約數百。其中又有附以數目者，故伊文斯氏又因之發明克雷特數目字。著書頗夥，而尤以密與阿書體（Scripta Minoa）一書為詳。其書僅成第一卷，已于一九〇九年付梓。伊文斯氏之後，意人波尼兒博士（Dr. Pernier）于一九〇八年七月亦于克雷特島上發見中密與時期（The Middle Minoan Period）古物。其中尤可貴者為費斯圓繪畫泥盤（Hieroglyphic Disk from Phaestos）。



第二十七圖
費斯圓繪畫泥盤第一面

形如骨珠。有數組于起首之下，附一斜畫，表明一句成一段之起端。惟每面之首句，皆為全盤之起端，故無須再附此斜畫以表明之。每盤所分之組，約係表明每組為一字，而非表明一句。兩面斜畫之排列，均係平行（Parallel），如以數目代表其斜畫，則得以下結果。

第一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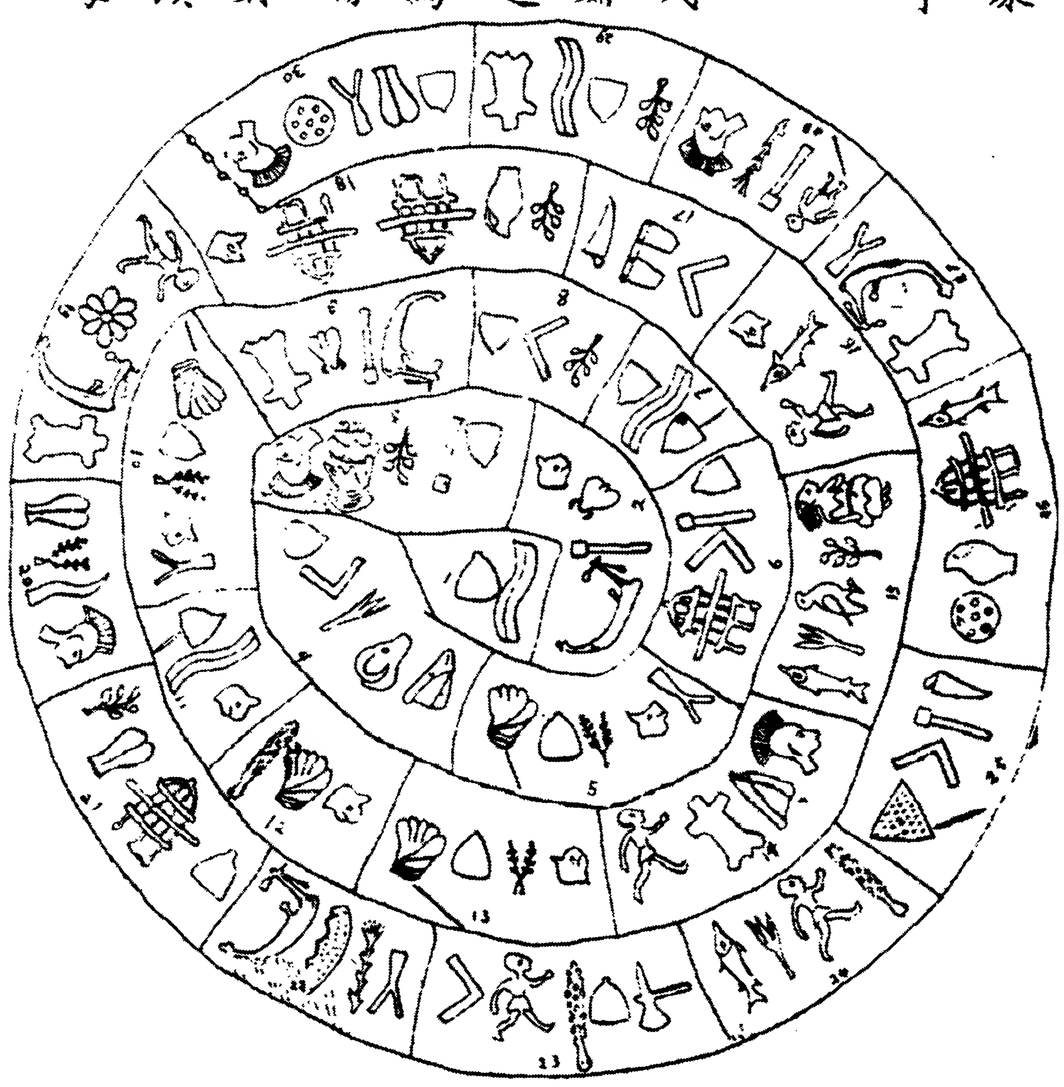
1	2	3	4	—	5	6	7	8	9	—
13	14	15	—	16	—	17	18	19	20	21
25	26	27	28	—	29	30				

（—31）

第二面：

1	2	3	4	—	5	6	—	7	8	9 —
13	14	15	16	—	17	18	19	20	21	22
25	26	27	28	—	29	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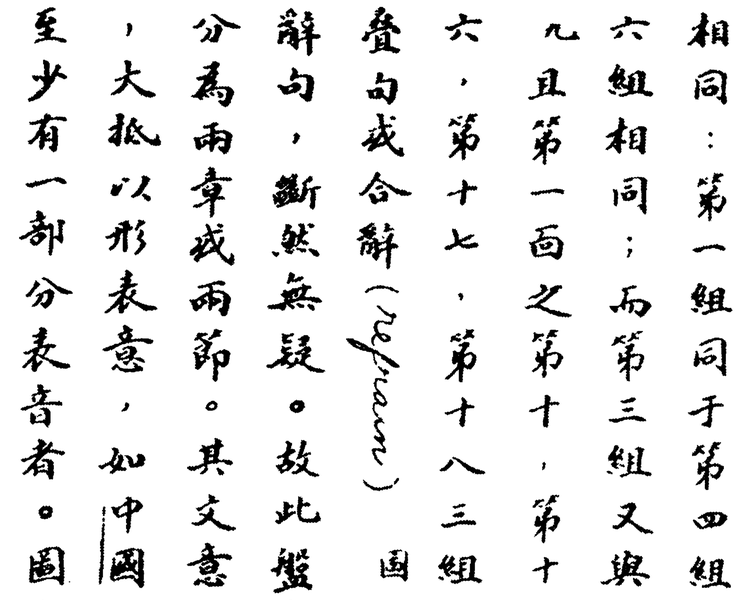
10	—	11	—	12	—					
23	24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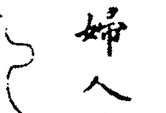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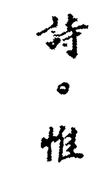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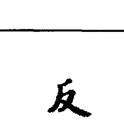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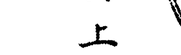
第二面盤泥畫繪圖斯賈

第二十八圖

第一行止于十二，而其中前一組四數一畫，倒數第二組一數一畫，末一組二數一畫。所異者僅第二面第二組五數一畫（5—9），而第一面則分為二：第二組二數（5—6），第三組三數（7—9）。第二行之數皆止于二十四，可知與第一行皆為十二數一行。而十八數目之後，皆有一長畫，則又分其行為二段，上下各六。第三行又有六數，一分為三與三，一分為四與二。各成三十之數。故二面皆係二句半詩句。而此種平行在各組之排列中，間亦有之。如第一面之第一組至第四組，其組之次序，與第十三組至第十六組相同；而第三組又與第十五組相同。圖二十九且第一面之第十，第十一，第十二三組與第十六，第十七，第十八三組完全相同，當係詩尾之疊句或合辭（Refrain）。圖三十則其為一種獨立之辭句，斷然無疑。故此盤或為一種有韻詩文，而分為兩章或兩節。其文意尚未能詳考。此種圖形，大抵以形表意，如中國六書中之象形，然其中至少有一部分表音者。圖中數見，係婦人胸，為神母之象徵（Symbol of Goddess）。此形皆與相聯屬，此獅首或係侍神母旁之母獅。于第二面之第二第九兩組及第一面之第二十八組



例複重之組各　圖十三第

共有三處為此獅首與昆蟲形之相聯屬，其蟲或係神母之神蜂（sacred bee）。第二面之第五，第十兩組均有婦人胸及獅首，而末尾皆有  管，代表一種宗教上器具。第二面之第十八第二十一各組，婦人胸獅首等又間與  塔形室相聯屬，疑為神母之龕。盤中  牛皮，或係代表犧牲之皮。此皮于第二面之第十四組在  兕形之前，其兕多與祭祀有關。而第二面之第四組兕在  羊首形之後，其羊與禮神儀式有密切關係。故疑此為宗教中之聖詩。惟盤中有  船形，其首懸矢；  虜形，赤身反縛其臂，  人首形，其上戴盔；  盾形，中有凸出飾物七； 



圖一　奧沙斯及費斯文字圖斯二處之發現，遂與埃及及愛琴之象形文字媲美于世界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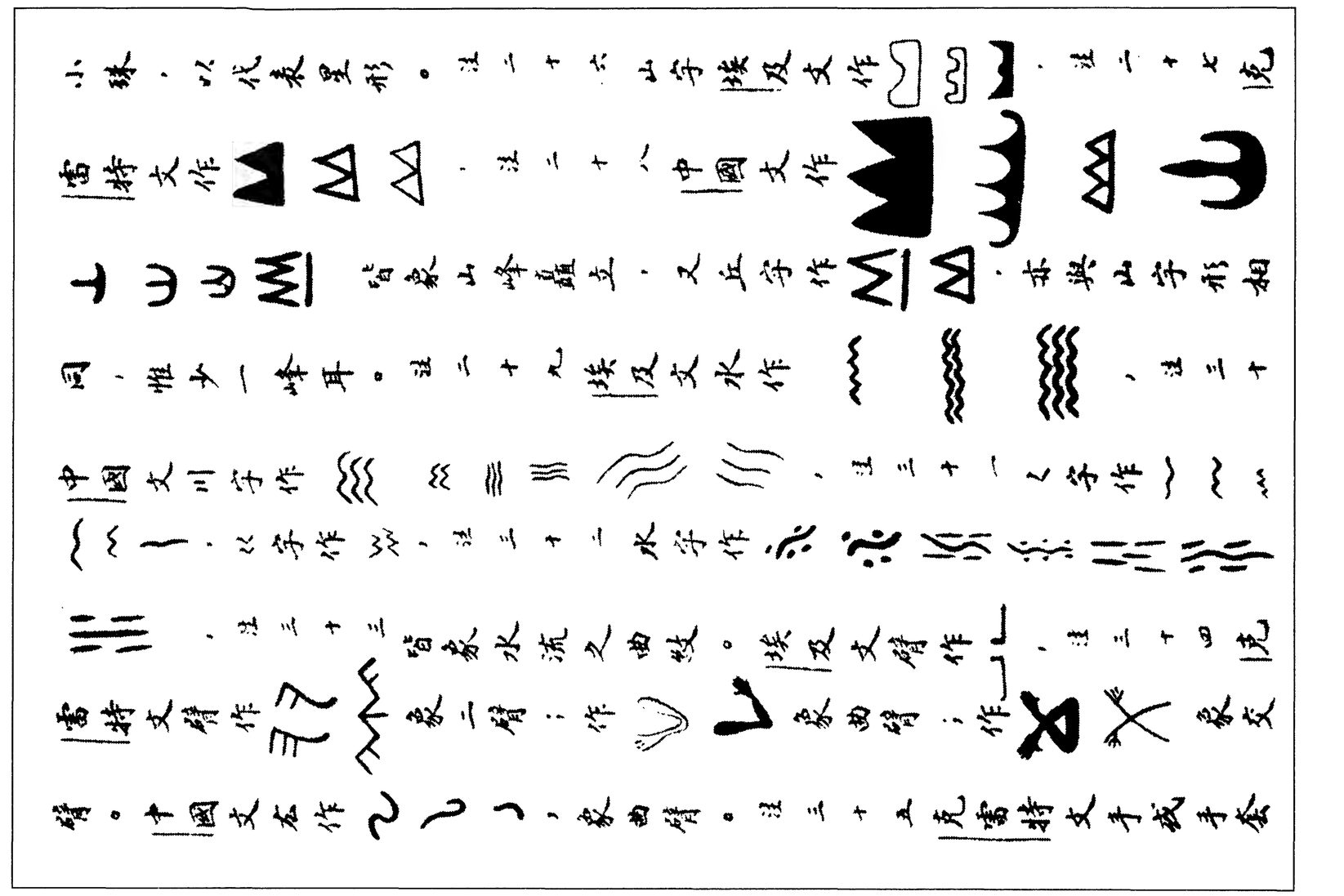
第二圖　塞堡拉斯（Hissarlik）島，為西歷紀元前二十世紀黑狄族人（Hittite）所居，注六如第三十一圖即未有文字以前盛行于塞堡拉斯島之象形文字，繪刻于石上者。注七其文由右上方讀起，其人形以手指口者，表明聲音或言語，猶克雷特文之起首，常以×或十識之也。注八此亦近代所發掘。中國自南宋以來，金石之學漸興，所發見之三代鐘鼎彝器，多證許慎說文解字之得失。如父丁角銘凡癸卣父乙尊父己鼎散氏盤毛公鼎克鼎孟鼎（第三十二圖注九）等，皆長篇完文，蔚為巨觀。迨及清季，大批龜甲獸骨之貞卜文字，復發掘于殷虛，（第三十三圖中國象形古文，遂與埃及克雷特諸國之象形文字，東西相映矣。其概略將于本

矢形  ；弓形  ；斧形；刀形；角形……等，則顯然含有戰征武功之性質。而盤中之鷹其爪攫蛇，在希臘為戰勝之標識。故又疑此盤為紀戰功之詩。而盤中又多有關于實業者，如牛皮為畜牧家畜果樹及其他植物，或係通商之物。故又疑此詩為腓斯圖斯之密與王（The Minoan Lords of Plaistos）與鄰邦和平關係或通商之紀載。大約此盤僅全詩之兩節或兩章，其全詩當係包有若干此種泥盤，有如中國石鼓之十有二也。且全盤之二百四十一符號，均係于泥軟時以四十五種象牙銅木等印章印成，實為一種印文，而非鐫刻者。則此種印章絕非只用于一泥盤，必當應用于範圍較廣之文學著作。想係全詩已失，只餘此一盤耳。注一

注一　見 Arthur J. Evans. Scripta Minoa. 第一卷 pp. 1-98 及 Quatre Glots du Crete. Cahiers de l'Etude de l'Asie Mineure（一）之繪畫象形文字，經伊文斯波尼兒二氏先後于克

文字，繪刻于石上者。注七其文由右上方讀起，其人形以手指口者，表明聲音或言語，猶克雷特文之起首，常以×或十識之也。注八此亦近代所發掘。中國自南宋以來，金石之學漸興，所發見之三代鐘鼎彝器，多證許慎說文解字之得失。如父丁角銘凡癸卣父乙尊父己鼎散氏盤毛公鼎克鼎孟鼎（第三十二圖注九）等，皆長篇完文，蔚為巨觀。迨及清季，大批龜甲獸骨之貞卜文字，復發掘于殷虛，（第三十三圖中國象形古文，遂與埃及克雷特諸國之象形文字，東西相映矣。其概略將于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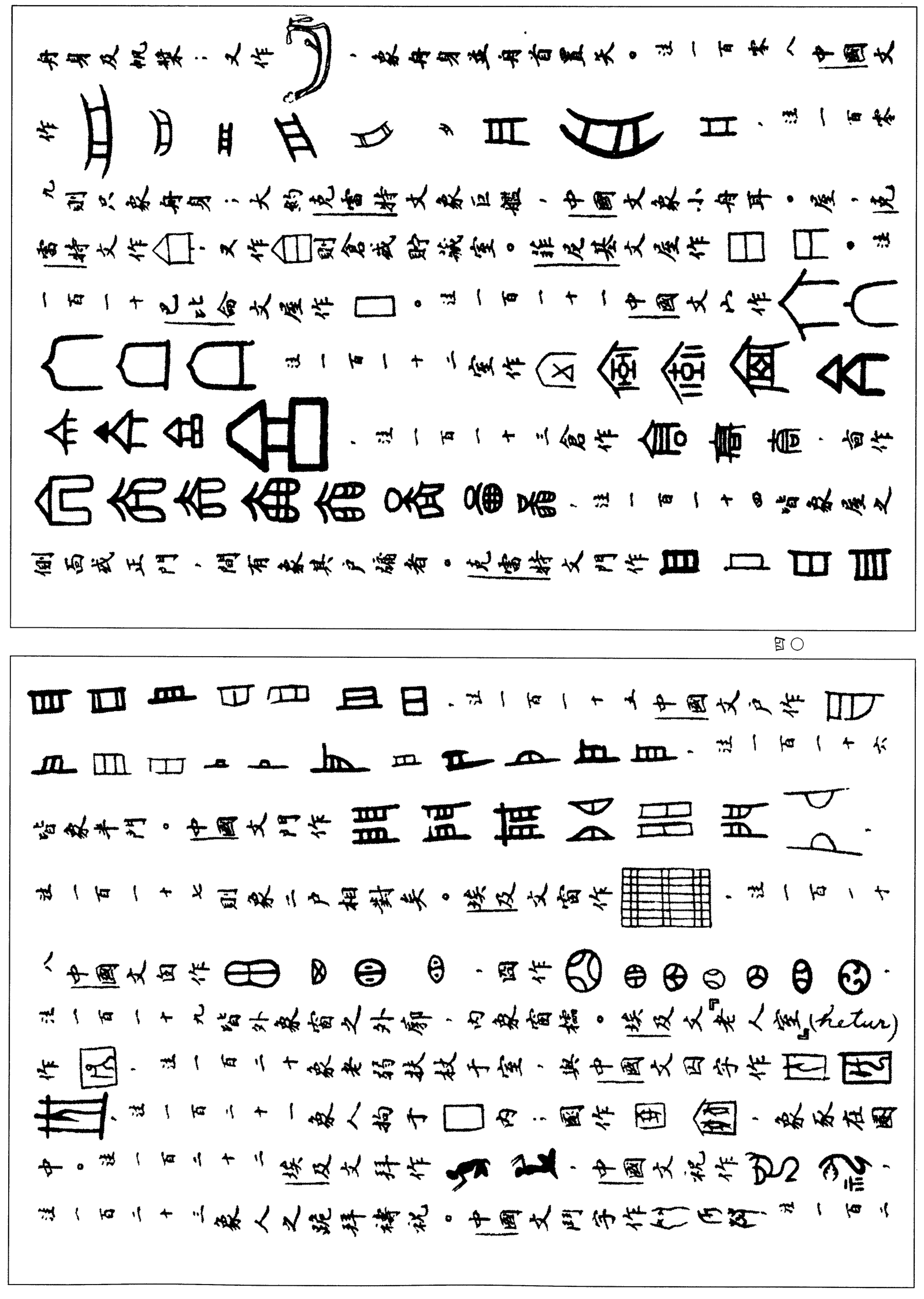
第三十三圖　通故卜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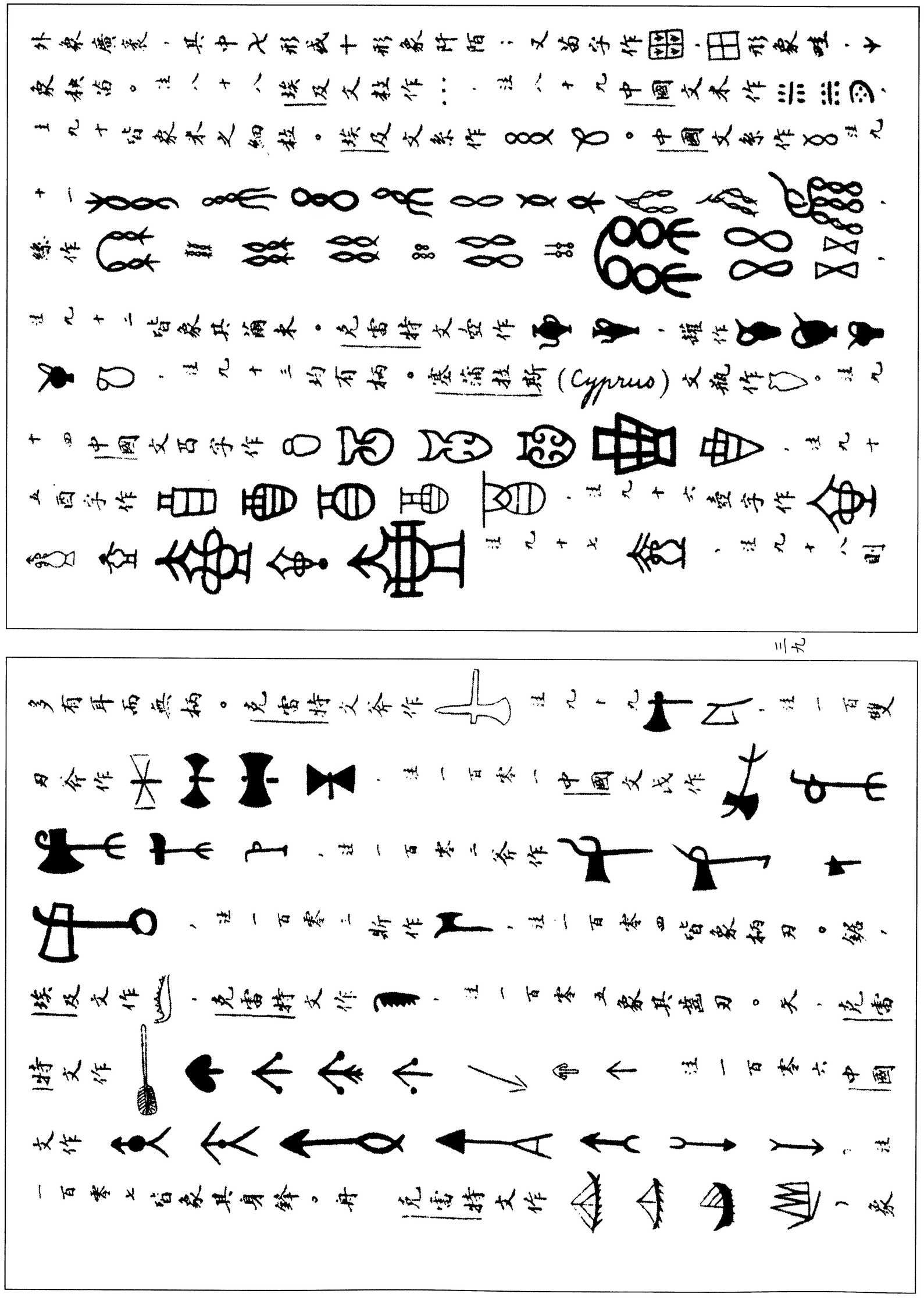

中國文作
雷特文作
小珠，以代表星形。注二十六
中國文川字作
雷特文作
中國文作
雷特文作
司，惟少一峰耳。注二十九
皆象山峰矗立，又丘字作
雷特文作
中國文作
雷特文作
中國文作
雷特文作
中國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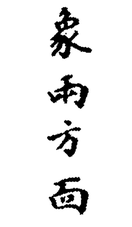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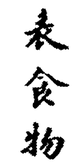
，菲尼基文作，注四十八中國文作，注四十九皆象張目。又明作，其形正與克雷特文目字之合體者相同。注五十口，埃及文作，注五十一克雷特文作，注五十二中國文作，注五十三皆象口之上下唇開張。鹽，克雷特文作，注五十四只繪鹽首。中國文作，注五十五，注五十六黑狄（Hittite）圖全形。牛克雷特文作，注五十七皆象其首。中國文作，注五十八，則象兩角，一為首及頸骨，一以指封隆之處，亦以首為主。注五十九羊，克雷特文作，注六十皆圖羊之頭角。中國文作，則圖全形；作，注六十一豕字克雷特文作，注六十二一豕豕之首部，一象全身。中國文豕作，注六十三假作，注六十四則皆象全形。犬，

雷特文作，象犬躍噬之形；又作，則象犬首。注六十五中國文作，注六十六象犬形，則皆象全形。注六十七貓，克雷特文作，注六十八象其行。埃及文鵝作，鴨作。注七十埃及文鵝作，注七十一克雷特文鴨作，注七十二菲尼基文鴨作，注七十三中國文鴨作，注七十四皆象鴨體之蜿蜒。埃及文兩頭蛇作，中國文虹字作，注七十五則兼象其兩頭。龜，克雷特文作，注七十六中國文作，注七十七皆象其大腹多足。注七十八中國文龍作，注七十九皆象其頭角曲身。魚，克雷特文海馬（Hippocamp）作，注八十已比命文作，注八十一中國文作，注八十二皆象其扁身歧尾。埃及文少作，注八十三克雷特文植物作，注八十四中國文少作，注八十五皆象其莖葉上出。墨西哥文田作，注八十六長方形中之橫畫象壟畝，形象秧苗。中國文田字作，注八十七





十四象二人徒手相爭・特產熊（Ours Dakota）爭戰作 ←|→ 象二矢之鋒相向，中間一直畫，象所爭之物，與中國門字大意略同。注一百二十五中國文涉字作  注一百二十六象二足渡水，其水或在足旁，或在二足之間，或二足均在水間。又街字作 注一百二十七象足在路間或路旁・與傑布哇（Ojibwe）文遊或行作 ，注一百二十八外象水道，（）象足跡，表明由水路遊行，而非陸路遊行。墨西哥文跋涉作 ，注一百二十九足跡居于水外，表明在陸地徒步而行。二聚居于水中，表明以舟渡水，此皆與中國文之涉街等字同一意義。中國文羊作 ，羊鳴也，下象羊之頭角，上象聲氣。注一百三十年作 ，牛鳴也，下象牛之頭角頸骨等，上象其聲從口出。注一百三十一又吹，出氣急也，古文作 ，即盲字，盲人同意，上 係橫口，= 為所吐氣形。或者作 ，以 或 為口中所吐之氣形。注一百三十二與傑布哇文語作  象二人相語；中間平行曲線，象兩方面所言。又唱作  ，象半身人，口中發聲；三曲線象其歌音，身中螺形曲線，象其心中之快美情緒，藉歌韻以表而出之者。又蛙鳴作 ，象蛙口中出聲；〻即其鳴聲也。注一百三十三凡此均與中國文之羊羊等字意義相同。

統上所舉諸例　多即其本形言之。所謂『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視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說文解字敘）者也。然象形文字間多借義，如以上所舉之  等形，當係指事； 等形，當係會意。且克雷特等文，常以兩種象形，合為一意，完全如中國六書中之會意。如 為門，用以象徵看守者或看護者， 為曲股，為前進符號，因以象徵首領； 為目　用以象徵監督者或治理者； 為刮泥刀版，用以象徵石匠泥瓦匠或建築者； 為斧，用以象徵木匠或建築者； 為矢，用以象徵獵夫或武士。而門與股合，則為看護者及首領，目與刮泥刀版合，則為監督者及宮殿之建築者；刮泥刀版與斧合，則為武士及創基者。注一百三十四北美印第安人以一帶印第安族人表示『否』『無』之符號；  為懇克（Mohawk）人表示『否』『無』之符號。注一百三十五以手或指加于口，為伊斯特島人（Easter Islanders）代表食物之符號。墨西哥文又以 形象食物出于口外代表之。注一百三十六南阿拉斯卡之印第安族人（The Innuit of Southern Alaska）乃以 二人形，代表『無物可食』。一左右平伸其臂，表示『否』『無』；一以右臂回旋，以手置于口以指明『食』，成一『餓意』。注一百三十七又與傑布哇文以曲線出耳為聞，故以 形象徵聲或『聞不見』注一百三十八完全如中國

文六書中之含意。故以上所舉諸例，雖本形相近，而借義則不盡同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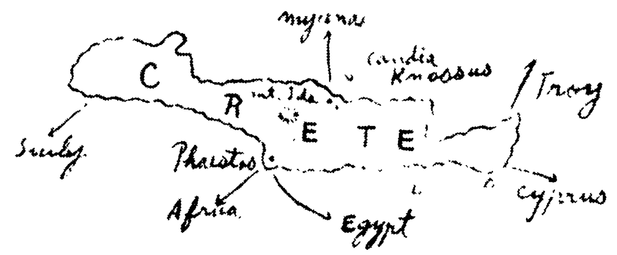
注一 Gustave Glotz: The Aegean Civilization PP.29-30, P.32, PP.36-37, P.54, P.58 PP.157-161 PP.179-226.

V. Gordon Childe: The Dawn of European Civilization PP.22-41.

注二 Alexandre Moret: The Nile and Egyptian Civilization P.P.7-15.

埃及於根古發祀(東方雜誌二十卷六號)

注三 克雷特島南距埃及三百二十英里，東距塞堡拉斯(Cyprus)三百二十英里，東北距洲埃(Troy)三百五十英里，南距非洲(Africa)一百八十英里，見 Arthur Keith 所著之 The Antiquity of man 第十二圖，今附于下：



注四 Arthur J. Evans: Scripta minoa, Volume I.

Lynn Thorndike: A Short History of Civilization P.P. 67-14

注五 Walter James Hoffman: The Beginnings of Writing P.176

注六 Gustave Glotz: The Aegean Civilization P.32, P.39, P.44, P.51, P.82, P.85, P.P.87-88, P.91, P.P.94-95, P.175, P.P.182-183, P.186, P.P.193-195, P.P.206-207, P.P.209-214, P.218, P.226, P.233, P.235, P.252, P.278, P.283, P.286, P.324, P.332, P.360, P.P.367-368, P.377, P.379, P.383, P.385, P.P.391-392, P.P.404-406.

注七 Walter James Hoffman: The Beginnings of Writing P.P.184-189

注八 Walter James Hoffman: The Beginnings of Writing P.102.

Arthur J. Evans: Scripta Minoa, Volume I, P.251.

注九　日人高田忠周古籀篇三卷四十七頁至五十一頁
近人王國維七公鼎銘考釋　克鼎銘考釋　孟鼎銘考釋　散氏盤考釋(海寧王忠慤公遺書本)
近人李旦丘辨偽散氏盤書二札(國學叢刊一卷一期)
近人周玉振散氏盤銘集釋文(國學叢刊三卷一期)
近人何炳松散氏盤的研究(清華六期)
近人華學未國文探索一班埃文字比較表
注十一　Arthur J Evans: Scripta Minoa Volume I, P.221.
注十二　日人高田忠周古籀篇二十三卷五百至九頁
注十三　關于楔形文之研究見 L. Delaporte 所著之 Mesopotamia 二百至五百又華學未國文探索一班已比合文與埃古文比較表

注十四　Walter James Hoffman The Beginnings of Writing, P.162
注十五　華學未國文探索一班埃文字比較表
注十六　Arthur J. Evans Scripta Minoa Volume I, P.222.
注十七　高田忠周古籀篇二十四卷八百古籀篇補遺三卷十頁
注十八　高田忠周學古緒見三卷十一頁古籀篇三十四卷三十七頁
注十九　Arthur J. Evans: Scripta Minoa, Volume I, P.221
注二十　Walter James Hoffman: The Beginnings of Writing, P.187.
注二十一　Arthur J. Evans: Scripta Minoa Volume I. P.223.
注二十二　近人羅振玉殷商貞卜文字考十二頁
注二十三　Walter James Hoffman: The Beginnings of Writing P.160
注二十四　Walter James Hoffman: The Beginnings of Writing, P.58

注二十五　高田忠周古籀篇二十四卷一頁
注二十六　The Beginnings of Writing, PP.61-62.
注二十七　華學未國文探索一班埃文字比較表
Arthur J. Evans: Scripta minoa, Volume I, P.224.
注二十八　Scripta Minoa, Volume I, P.223.
注二十九　古籀篇首卷綠端七頁及十三卷一頁至二頁
注三十　華學未埃文字比較表
The Beginnings of Writing P.159.
注三十一　古籀篇五卷二頁
注三十二　古籀篇五卷一頁至二頁
注三十三　古籀篇二卷一頁
注三十四　埃文字比較表

注三十五　清王筠說文釋例八卷古籀篇五十六卷十頁
注三十六　Scripta minoa, Volume I, P.89, P.183.
注三十七　已比合文與古文比較表
注三十八　Scripta minoa, Volume I, P.89
注三十九　The Beginnings of Writing, P.187.
注四十　古籀篇五十四卷一頁至二頁古籀篇補遺六卷又頁
注四十一　古籀篇三十一卷四十頁
注四十二　埃文字比較表
注四十三　Scripta minoa, Volume I, P.184, P.237
注四十四　古籀篇六十二卷一頁
注四十五　古籀篇首卷綠端三十四頁
注四十六　埃文字比較表

注四十七　古籀論六十二卷十七頁至十九頁

注四十八　Scripta minoa, Volume I. P89, PP182-183.

注四十九　古籀論四十七卷一頁

注五十　古籀論四十七卷二十三頁至二十四頁

注五十一　華埃文字比較表

注五十二　Scripta Minoa, Volume I, P.183.

注五十三　古籀論四十八卷一頁

注五十四　Scripta Minoa, Volume I, P.208.

注五十五　商日新圖學古發凡八卷二十八頁

注五十六　Scripta Minoa, Volume I, P206.

注五十七　The Beginnings of Writing, P.187.

注五十八　學古發凡八卷二十頁

注五十九　古籀論八十九卷一頁至二頁

注六十　Scripta Minoa, Volume I, P.207.

注六十一　古籀論八十九卷十六頁至十七頁

注六十二　Scripta Minoa, Volume I. P.208

注六十三　古籀論八十九卷二十五頁至二十六頁學古發凡八卷二十三頁

注六十四　古籀論八十九卷二十七頁

注六十五　Scripta Minoa, Volume I P.208.

注六十六　古籀論九十卷一頁至三頁

注六十七　Scripta Minoa, Volume I, P.209

注六十八　學古發凡八卷二十六頁古籀論九十一卷二十三頁

注六十九　華埃文字比較表

注七十　Scripta Minoa, Volume I, P.210

注七十一　華埃文字比較表

注七十二　Scripta Minoa Volume I. P.211.

注七十三　Scripta Minoa, Volume I. P.89.

注七十四　古籀論九十八卷二十一頁至二十四頁三十頁

注七十五　華埃文字比較表

注七十六　Scripta Minoa, Volume I. P.212.

注七十七　學古發凡八卷四十一頁古籀論九十八卷二十八頁

注七十八　Scripta Minoa, Volume I. P.204.

注七十九　古籀論百卷華語三十一頁及八十八卷三十四頁至三十七頁

注八十　Scripta Minoa, Volume I, PP.204-205.

注八十一　The Beginnings of Writing, P.182.

注八十二　古籀論一百卷一頁至三頁古籀論補遺十卷十六頁

注八十三　華埃文字比較表

注八十四　Scripta Minoa, Volume I, P.215, P.237.

注八十五　古籀論七十七卷十八頁至十九頁

注八十六　The Beginnings of Writing, P.158.

注八十七　古籀論二十一卷二頁至四頁

注八十八　學古發凡二卷十七頁

注八十九　華埃文字比較表

注九十　古籀論八十三卷一頁至二頁

注九十一　華埃文字比較表

注九十二　古籀論六十九卷三十七頁至三十九頁七十卷一頁至

二頁學古拾凡七卷下四十二頁

注八十三 Scripta Minoa Volume I P.197, P.200.

注八十四 The Beginnings of Writing P.187.

注八十五 古籀篇七十六卷二十四頁至二十九頁

注八十六 古籀篇七十六卷二十九頁至三十一頁

注八十七 古籀篇七十六卷四十八頁至四十九頁

注八十八 古籀篇百卷三十九頁

注八十九 Scripta Minoa, Volume I. P.336

注一百 Scripta Minoa Volume I. P.188.

注一百零一 Scripta Minoa, Volume I. P.195. P.208.

注一百零二 古籀篇二十六卷二十七頁至二十八頁

注一百零三 古籀篇二十六卷三十一頁至三十二頁

注一百零四 古籀篇二十六卷三十二頁至三十四頁

注一百零五 Scripta Minoa, Volume I. P.189

注一百零六 Scripta Minoa, Volume I. PP.185-186, P.268 P.276.

注一百零七 古籀篇二十九卷一頁至二頁

注一百零八 Scripta Minoa, Volume I P.205, P.225, P.276

注一百零九 古籀篇七十五卷一頁至二頁

注一百一十 Scripta Minoa, Volume I, P.89, P.198.

注一百一十一 乙比金文與華古文比較略表

注一百一十二 古籀篇七十一卷一頁學古拾凡七卷下三十三頁

注一百一十三 古籀篇七十一卷七頁至十三頁

注一百一十四 古籀篇七十四卷五頁至六頁學古拾凡七卷下三

注一百一十五 Scripta Minoa, Volume I. PP.198-199, P.257, P.261. P.268.

注一百一十六 古籀篇七十四卷三十頁至三十一頁學古拾凡七卷下三十四頁

注一百一十七 古籀篇七十四卷十四頁學古拾凡七卷下三十四頁

注一百一十八 華埃文字比較表

注一百一十九 古籀篇二十一卷二十五頁至二十六頁

注一百二十 The Beginnings of Writing. P.169.

注一百二十一 古籀篇十九卷二十一頁

注一百二十二 古籀篇十七卷二十二頁

注一百二十三 華埃文字比較表

注一百二十四 學古拾凡二卷四十五頁

注一百二十五 The Beginnings of Writing. P.46.

注一百二十六 學古拾凡二卷十五頁

注一百二十七 學古拾凡二卷十七頁

注一百二十八 The Beginnings of Writing, P.154.

注一百二十九 The Beginnings of Writing, P.159.

注一百三十 古籀篇八十九卷十八頁

注一百三十一 古籀篇八十九卷五頁

注一百三十二 古籀篇三十五卷一頁至二頁

注一百三十三 The Beginning of Writing PP.113-115.

注一百三十四 Scripta Minoa, Volume I. PP.267-268.

注一百三十五 The Beginnings of Writing, P.P.147-148.

注一百三十六 The Beginnings of Writing, P.P.121-1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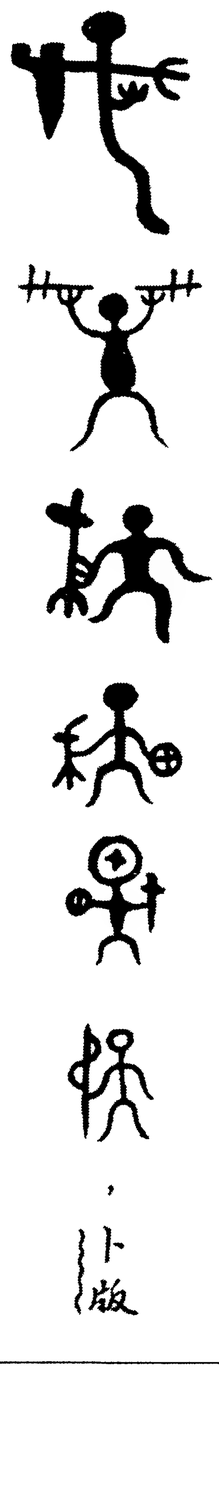
注一百三十七 *The Beginnings of Writing*. PP.12-13, PP.106-102.

注一百三十八 *The Beginnings of Writing*. PP.120-121.

第四　中國文字之嬗變與研究之途徑

自來研究中國文字者，莫不求之于形聲義三者。然義實基于形與聲，未有離形與聲而能得文字之義者也。是以只求文字之形與聲，其義自明矣。惟原形久失，古音屢變，形與聲之不可見聞也久矣。是當徵諸古文，以明其後世遞變之迹；驗之今音，以溯其古音之淵源，蓋聲音雖以時地之影響，而有殊異，而元音則千古如斯，莫之或改，以今音溯而求之，當不遠也；字形則筆畫疊變，變更愈多，去原形愈遠，只即今形觀之，其意不可復曉，是非上考最初之形，無以見其意義也。斯二者一考古文，一徵今語，雖所趨不同，而脊嗇相依，相得而益彰，如離形而求其音，遺音而考其形，則必有不可通者矣。顧今語須實際探討，迄今尚罕有專攻之人，將來聲音語言之學發達，必有實際考察以董而理之者。若夫古文，則清代以來，漸燦然可觀矣。故今之治中國文字學者，舍古文當莫由也。如伐字說文云：『擊也，从人持戈。』从部而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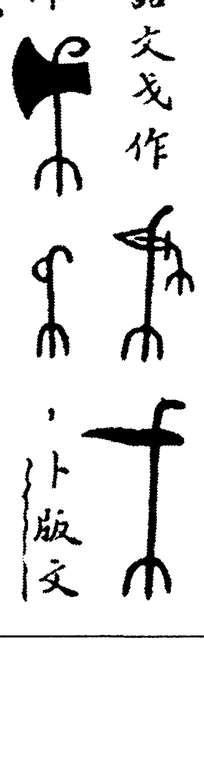
器文作



，卜版文作

，周器文作

，斤諸字，于今文皆不見其原形。而殷器文戈作



；周器文作

，卜版文作

，周器文作

；斤殷器文作

。若夫古文，則清代以來，漸燦然可觀矣。故今之治中國文字學者，舍古文當莫由也。如伐字說文云：『擊也，从人持戈。』从部而殷器文作

，卜版文作

，周器文作

，斤諸字，于今文皆不見其原形。而殷器文戈作

；周器文作

，卜版文作

，周器文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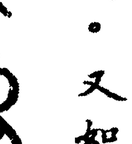
；斤殷器文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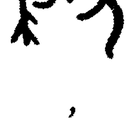
古㠯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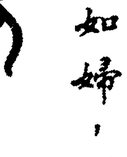
為



之者，可為帚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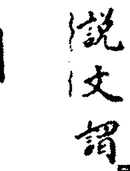
為



之者，可為帚之



為



之者，可為帚之

草也。注三即此始見婦字原形乃由于其古代職務及地位而來。故研究中國文字者，非先求之古文原形不為功。

各民族文字之創造，多半主于一元，而對于字祖本身之意見，則有以為神造或神授者；有以為聖人或英雄造者。然後者雖以為聖人或英雄所造，而亦承認其神秘之威力。淮南子本經訓謂『昔者倉頡作書，而天雨粟，鬼夜哭』。其意謂人類將以文字與神鬼抗衡，其傳說即本于此種神秘性也。中國文字即屬于聖人創造說者。易繫辭下傳云：『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只泛言聖人，未指定為誰。周秦以來，皆言倉頡造字。倉亦作蒼。呂覽云：『蒼頡作書』。淮南脩務高誘注云：『古者蒼頡之作書也』。淮南子云：『昔者蒼頡作書』。本經又稱其『仰觀奎星圜曲之勢，俯察龜文鳥跡之象，初造書契』。淮南脩務高誘注云：『史皇產而能書』。淮南子云：『古者倉頡之作書也，……蓋天雨粟，而鬼夜哭』。春秋演孔圖春秋元命苞河圖玉版等緯書，崔瑗曹植蔡邕索靖顧野王諸人因呂覽淮南史皇之說，以倉頡為古之帝王。魏張揖廣雅以蒼頡為帝王，生于禪通之紀。距獲麟前二十七萬六千餘年。北宋羅泌作路史，遂謂禪通紀倉帝史皇氏名頡，姓侯岡。龍顏侈咮，四目靈光，上天作令，為百王憲。而禪通紀距獲麟前二十七萬六千餘年。近人顧實又沿路史禪通紀之說，分蒼帝倉頡為二人，以倉頡非倉帝之裔，世襲其業，即他姓之襲其名者。其言曰：『高誘曰：「史皇蒼頡，生而見鳥跡，知著書，故曰史皇」。蓋高氏不知其何以稱皇，而第以生而知書，故稱皇為解也。實則古者王伯顓人之號，或為孫世世循用，或為後人倣慕襲取，……故禪通紀之世，有倉頡古皇，而下逮黃帝，復有倉頡，以造字大顯焉。是非其子孫世業，即他姓之襲名者耳』。中國文字學五頁夫王伯顓人之號為子孫襲用，或為後人倣慕襲取，固有之矣，然謂禪通紀有蒼帝，而倉頡即其裔以襲其業或他姓以襲取其名，則上古荒邈，孰能徵之？蓋史皇之皇非必即為皇帝之皇。說文云：『皇，大也』。尚書序疏云：『稱皇者以皇是美大之名』。又博雅云：『皇，美也』。皇字之義如此。意倉頡為制字之祖，後人嘉其功之美大，遂以皇稱之。呂覽淮南之名倉頡為史皇，蓋或取義于斯。不然，使倉頡果為皇帝，則直以皇或帝稱之可矣，何必史冠之以『史』字？冠以史字，可知其為史之皇，即制字之皇，是同于孔子之為素王，非君臨天下之皇也。注四近人又多謂倉頡為倉聖，亦同于孔子之為孔聖，與史皇同意。故謂皇謂王謂聖，皆所以尊之也。以以上所引證者觀之，皆言倉頡造字，未言其為何如人，或何時代。惟後世許慎輩，皆云倉頡為黃帝之史官。說文敘云：『黃帝之史倉頡，見鳥獸蹏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別異也，初造書契』。此類約係東漢人附會之說，西漢尚無此論。其謬誤蓋肇于宋衷。宋氏世本注云：『倉頡沮誦，黃帝史官』。不知其所據。宋代儒流，更望文徵引，以為世本之言；世本只言沮誦倉頡作書，固嘗言其為黃帝之史官哉？注五能造文字，嘗然可以為史官，黃帝之世，文化大進，對于文字，必嘗有所創造及整理，後人以倉頡為黃帝史官，殆由文字之創造而聯想史官之職，又由史官之職，而聯想于黃帝之治，因以相並耳。然倉頡

雖非定為黃帝史官，其與黃帝之年代，當不相遠。張揖以倉頡生于禪通之紀，固屬臆測。諶周以其生于炎帝之世。衛恆以為神農黃帝之間。言雖無徵，其臆測當或相近也。今略定倉頡之年代與黃帝相去不遠，或即與黃帝同時；如果同時，自然當為黃帝史官。惟世以倉頡造字，言之鑿鑿，一若中國文字皆其一人一時所造成，殊不知一事之成，大抵因衆所共需，無形之中，合力創造，積累而成，未有以一時一人之力創造者。任何民族，其文字創造，皆直接標識及繪畫。倉頡以前，文字當早有所創，以行于民間，其造端蓋不可考矣。僞孔安國尚書序云：『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史記補三皇本紀亦云：『太昊伏羲氏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則知伏羲之時，文字必已有所創作，近人顧實甚至以莊子所云十二氏時民結繩而用之，見胠篋篇推定十二氏時百官已用文字，今錄其言如下：

『難者曰：「果爾，則文字之由來久矣，何以莊子復言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畜氏軒轅氏赫胥氏尊盧氏祝融氏伏羲氏神農氏，當是時也，民結繩而用之，』胠篋篇』曰：謂其民結繩而用之，非謂夫十二氏也。夫容成氏者即庸成氏，移天子傳稱『群玉之山，庸成氏之所守，先王之策府』。左氏傳亦稱『大庭氏之庫』。而伏羲畫卦，神農教令，皆載籍所稱，則十二氏非無文字，明矣。大抵民智之難開，古今中外一揆。……王劉曰：「中國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東方曰夷，被髮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蠻，雕題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髮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是當周季，中國開化已極，而四圍之民族，猶蒙昧自若也。故匈奴開于漢雖終古不文。越肇於少康庶子，吳開于太伯仲雍，而文皆在于春秋之世。箕子封朝鮮，而遺文無徵。日本譜牒，自王子晉矣王夫差秦公子扶蘇以下，多有其苗裔，而必待通使隋唐，文教始興。今日澳洲土人，猶神視歐人文字，而頂禮其函札為天書焉。不僅惟是。今吾國教育部，採民意，製定注音字母，而民間能不待政府督促，自由行使者誰乎？是皆不可比觀而推知吾上古政府縱有文書，其民正不必循用耶？……蓋邃古之時，有文字久矣，必待黃帝之世，而文字始徧用于百官萬民。猶之日本自中國晉武帝太康六年，百濟王仁已齎論語千字文往教，而必待至中國唐代宗大歷六年，遣學生吉備朝臣真備來學後，陸續作片假名平假名，乃始成官府商賈通行之文也。顧自來談易者，第知注目結繩二字，遽謂結繩之治，告終以前無文字，固無文明，豈不悖哉？』中國文字學五百至七百頁

十二氏之有無及時代先後，雖不可盡考，然諸氏之中，必已有有文字者，則可斷言也。易繫辭下傳只言『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誠以造字之始，既不可考定，又不可歸之于一代或一人也。倉頡之所以博造字之名者，蓋以其為整理文字之最初著名者耳。故荀子謂『好書者衆矣，而倉頡獨傳者，壹也。』解蔽篇近人章炳麟亦本荀子而論之云：

『荀子解蔽篇曰：「好書者衆矣，而倉頡獨傳者，壹也；好樂者衆矣，而后稷獨傳者，壹也；好義者衆矣，而舜獨傳者，壹也。」依此是倉頡以前，

已有造書者，亦猶后稷以前，神農已務稼穡；后夔以前，伶倫已作律呂也。夫人具四肢官骸，常動持筵畫地，便已縱橫成象，用為符號，百姓與能，自不待倉頡也。呂覽云：「未有蚩无以前，民固剝林木以戰矣。」固知未有倉頡以前，民亦畫地成形，自為徵契，非獨八卦始作為文字造端而已。今之俚人，亦有符號。家為典型，部為徵識，而彼此不能相通。閩蠻傳言無文書，以言語為約束。中行說教單于左右疏記，以計識其人衆畜牧。然前此已有日上戊己課校人畜，宜亦自有記數符號。夫倉頡以前，亦如是矣。一二三諸文，橫之縱之，本無定也。馬牛魚鳥諸形，孰則卧起飛伏，皆可則象也。體則鱗羽毛鬣，皆可增減也。字各異形，則不足以合契。倉頡者蓋始整齊畫一，下筆不容增損。由是率爾著形之符號

始為約定俗成之書契。（章太炎書契說，見訄書重訂本，收入文字學說起源說）

意必黃帝之世，文字已趨複雜，多任情刻識，不為定制；殊體異形，未能通曉，當時大招學者，協同處事，而倉頡專斡其事，故唯傳其一人之名。猶漢平帝時徵爰禮等百餘人，令說文字未央庭中，以禮為小學元士，史唯傳爰氏之類也。注六倉頡整理文字之功，實與李斯輩相同。蓋倉頡集古文之大成，李斯一七國之殊體。前者整理由有文字以來至黃帝時之文字；後者又本史籀之舊文整理史籀以後至秦時之文字也。二人之功，前後輝映，惟倉頡係集上古文字大成之第一人，其名遂較李斯輩為著耳。章炳麟所謂『自倉頡以還，五帝三王，又乃改易殊體，古文稱衆，一字數形，加以點畫單奇，方裹隨孰，復難識別，故史籀作大篆以一之。重文參體，務為繁複，乃得免于混殽。六國以後，文字異形。李斯又以秦文同之』是也。（檢論一卷造字緣起說）

文。（見近人王國維史籀篇疏證序）籀，讀也，抽繹也，即史記『紬石室金匱之書』之紬。籀書為史之專職。昔人作字書者，其首句蓋云太史籀書，以目下文。後人因取首句史籀二字，以名其篇。太史籀書，猶言太史讀書，故太史公自序猶用此語，言『紬石室金匱之書』。劉向班固諸氏不審，乃以史籀為著此書之人，其官為太史，其生當宣王之世。（見王國維史籀篇疏證序）後世因之，未有異論，惟近人王國維始疑辨之。戰國以前，此書未見稱述。爰及秦世，李斯趙高胡毋敬本之，以作倉頡爰歷博學諸篇。劉向校書，始著于錄。建武中亡六篇。（漢志注謂建武時亡六篇。林尹文字學概說引唐元度十體書，謂于王莽時亡失，建武中獲九篇。而此篇于建武以後只存九篇，則皆同也。）章帝時王育為作解說。所不通者，十有二三。許慎纂說文，復據所存九篇，復難識別，故史籀作大篆以一之。重文參體，務為繁複，乃得免于混殽。六國以後，文字異形。李斯（檢論一卷造字緣起說）又以秦文同之』是也。（檢論一卷造字緣起說）

傳曰：『古封太山禪梁甫者萬餘人，仲尼觀焉，不能盡識』。大抵皆各族之文字，注之倉頡史籀固其不合于理而屏棄之，或因未之聞見，而未能備收，或因其字後出，而未及見，故管仲仲尼尚不識也。秦漢以降，以迄于今，猶復時有創造，故未有倉頡以前，已有文字；既有倉頡以後，文字之創造，尚未艾焉。

然倉頡舊文，後世莫可詳覽。中國古文之可考見者，當始于籀篆，籀篆即倉氏遺跡之存于周者也。漢志載史籀十五篇，自注云：『周宣王太史作大篆十五篇』。又云：『史籀篇者周時史官教學童書也』。段玉裁說文敘注亦云『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史籀篇亦略稱史篇』（說文于部云女部三引史篇或籀文，蓋舉其書謂之史篇，存其字謂之籀

是應博學為倉頡篇，曰三倉，共成五十五章。武帝時司馬相如作凡將篇，元帝時史游作急就篇，三十二章，成帝時李長作元尚篇，皆倉頡中正字。而倉頡篇時師已漸失其讀。平帝時徵天下通小學者，各令記事于建中，揚雄取其有用者，作訓纂篇，三十四章，以續三倉之五十五章，凡八十九章，凡五千三百四十字。至後漢明帝時，班固續雄書，作太甲篇，在昔篇十三章，和帝時賈魴作滂喜篇，三十四章，凡七千三百八十字。賈魴之後，時人合李趙胡毋史書為上篇，訓纂為中篇，滂喜為下篇，亦稱三倉，皆用漢隸寫之。于是隸書滋廣，而倉頡篆沒微矣。（見漢書藝文志及近人丁福保說文解字詁林序近人劉永濟文學論著）

為二，一若古文自古文，實一而非二也。故呂氏春秋云：『倉頡造大篆。』（見唐元度康漢書王莽傳注亦云：『史籀所作十五篇，古文書也。』）且自來隸正書體者，莫先于秦新兩朝。秦有八體，一曰大篆，而無古文，以大篆可該古文也。新有六種，一曰古文，二曰奇字，而無大篆，

有先後之分耳。蓋秦密通西周之舊都，豐岐文化，流風未泯，是以所用之文字，與六國略異，而與史籀多同。近代所發見之甲骨文，與小篆相同者，居十之五六。（見羅振玉殷商貞卜文字考）殷商貞卜二百而秦器之作于李斯以前者，如大良造鞅銅量，秦孝公十八年作；大良造鞅戟新鄗虎符，秦昭王五十四年以後所作；相邦呂不韋戈，秦始皇五年作；石刻如詛楚文，秦惠王後十三年作；皆秦未并天下時所作。其文字之什九，與小篆相同，其什一與籀文同。（見王國維桐鄉徐氏印譜序國學論叢一卷一號）及史籀篇疏證序）當係史籀以後，秦之文字，謂之用小篆可也，謂之用籀文，亦可也。（見王國維史籀篇疏證序）始皇所罷者，乃周宣王時之字及于秦時已廢而不行者；（見王國維說文古籀補序）其行于秦地之新字。則李斯以前，與六國所共承用者，必不廢也。小篆之筆畫勻圓，其初蓋具體而

以古文奇字可統大篆也。是以史籀十五篇，乃取倉頡以來古文之用于周朝當時者，編纂章句，以便誦習，實非書體之異名。大徐本說文解字敘云：『及宣王太史史籀著大篆十五篇，與古文或異。』小徐本作『與古文或同或異』，江式傳同，疑大徐本奪二字。其異者當係倉頡以後之新字或者改字耳。

迨夫姬周之末，七國紛立，語言歧異，文字異形。及秦兼并六國，統一天下，李斯乃奏同文字，罷其不與秦文合者。爰于始皇二十六年，書同文字，三十四年，焚詩書百家語，復中其同文之令，使天下無以古非今。（見史記始皇本紀及李斯傳）當時李斯作倉頡篇七章，趙高作爰歷篇六章，胡毋敬作博學篇七章，皆即取秦當時所通用之字，參以史籀大篆而成，是為小篆，亦曰秦篆。然小篆與大篆

徵　周季乃獨成一體，而為秦篆，亦猶隸書之已具體于六國之時，至程邈而始以附庸蔚為大國也。說文以小篆為主，而參以古籀，所謂『今敘篆文，合以古籀』。（說文解字敘）是也。其所謂古文者。係指壁中所出諸經及張倉所獻之春秋左氏傳而言；（見王國維說文所謂古文說）謂籀文，係指史籀所存之九篇。而所舉古文籀文等，僅二百餘字。今殷虛甲骨所刻之字，幾盈三千，（見近人除嘉瑞日本所藏甲骨之收藏與研究）則周宣王時史籀十五篇，至少當在三千字以上，許慎時所存之九篇字數，至少亦當超過二千。而說文僅出籀文二百餘字，蓋著其特異者耳，其不出者，當多與小篆相同也。

秦代與小篆並行者，尚有隸書。夷漢以還，竟代小篆。歷代相傳，皆謂秦程邈所獨創。其實文字有漸變而無突創，未有以一人之力，一代之久而能形成者。隸之興也，蓋因季已具其體，而與

籀傳益行。水經穀水注云：『孫暢之嘗見青州刺史傅弘仁作說臨淄人發古冢　得銅棺，前和外隱起為隸字，言齊太公六世孫胡公之棺也。惟三字是古。餘同今書。證知隸自一字一作出古，非始于秦。』按胡公即齊哀公之弟胡靖公。五世六公計一百餘年，當周穆王之時。又二百餘歲至宣王之朝，始有史篇籀篆。又五百載至始皇之世，始有小篆。（見唐張懷瓘書斷）杜光庭辨隸書所起云：『隸書之興，興于周代。……當時未全行，猶與古文相參。自秦程邈已來，乃廢古文，全行隸體。故程邈等擅其名，非創造也。』（清說鈴卷一百十今檢六國貨布文，結體多近于隸，則隸書之由來也久矣，程邈蓋本舊有籀篆中之隸體，以己意增減之而為隸書，亦述而不作者也。故蔡邕王僧虔輩以隸出于古籀。（蔡邕聖皇篇云：『程邈刪古立隸文』。）王僧虔曰：『秦獄吏程邈善大篆，得罪繫雲陽獄，增減大篆，去其繁複，名曰隸書。』（除說文而江式張懷瓘輩以隸出于大小篆。江式曰：『隸書者使下杜人程邈所作。』（魏書本傳）唐張懷瓘曰：『隸書者秦下邽人程邈所造也。邈字元岑，始為衙縣獄吏，得罪始皇，幽繫雲陽獄中，覃思十年，益大小篆方圓而為隸書三千字。』（晉衛恒四體書勢及許慎說文解字敘）計隸之用隸，由于當時政務繁多，難成篆字，乃以此體為徒隸佐書，（見漢志及說文敘）亦謂之佐書。（見衛恒四體書勢及許慎說文解字敘）然籀篆變隸，實為中國文字變遷史上一大關鍵，隸體上承籀篆古文，下啟正楷，隸興而世人不識古文矣。蓋隸書變圓為方，形體錯亂，不復留象形之跡，六書之義遂因之而晦，故說文序曰：『是時秦燒滅詩書，滌除舊典，大發吏卒，興戍役，官獄職務繁，初有隸書，以趣約易，而古文由此廢矣。』近人劉光漢小學發微補亦曰：『……蓋秦程邈改篆為隸　以便徒隸，而古文失真者十之七八，此則中國文字之一大厄矣。』（圖版一）倒如⊙原象太陽之形，隸變為日，方而不圓，形不象矣。（原象鳥形，隸從小篆而變為方形，于是以小篆之匕作…，二足變為四足，形不象矣。）（原象前面看牛之狀，（）為雙角，隸變為牛，將雙角變為獨角，並切斷之，形不象矣。）（原為美味，（）象口，一指美食，隸書作甘，以口字變為廿字，指事之義晦矣。（）原為皂隸之衣。以（）象衣形，因隸人之衣，有特別記號，故于衣下作一丿，以指其事。（注八）隸書作卒，變從十字，不復見其記號，而指事之義晦矣。（）帛院文云：『問終也，从人弓。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故人持弓會意也。弓蓋往復弔問之義。』（郘人殷弔作，从人持弓。（注九）隸變為弔，有弓無人，失弔之義，不復成會意矣。（）左作，（）象倒貝，（）為貝字，（）亦倒貝。右作，為



第三十四圖　秦二世詔版

詔書論無

第三十五圖　第錄漢子侯刻石

刀。（）為橫戈，（）者變文。二戈即戔也。戔訓賊也。隸書作賊，變為從貝從戎，不見其會意形聲之迹矣。（注十）然傳世之秦權量詔版文，（圖三十四）猶以篆隸，無點畫俯仰之勢。所變于篆者高少。且當時篆隸各宜其用，始皇各處刻石概皆用篆，故隸之去篆也尚微。迨夫漢以興，因陋就簡，以秦代徒隸之字，作為正用，于是由無點畫俯仰之秦隸，漸

變而為方折有

挑法之漢隸（圖三十五及圖三十六）篆體

既變，俗書日

出：千里草為

董，馬頭人為

長，人持十為斗，……古文于馬斷滅矣。（注十一）漢許慎有慨于此，著說文解字十五篇，分五百四十部，凡九千三百五十三字（重一千一百六以興復古學。故後世欲曉古字，通六書者，咸奉許書為圭臬。其有功于中國文字，當媲美于倉頡李斯諸人。然許氏但就秦篆立說，以時代關係，于古文未能博覽，況經後人傳寫，多有非許氏之舊者，學者不能無遺憾焉。當今之世，古物日出，欲覘及官收之，多煙閒斷札，文既殘缺，不得銓次。武帝時以其書付秘書，校緝次第，尋考指歸，而以今文寫之。其寫出之書凡十六種（一紀年十三篇，二易經二篇，三易繇陰陽卦二篇，四卦下易經一篇，五公孫段二篇，六國語三篇，七名三篇，八師春一篇，九周語十一篇，十梁丘藏一篇，十一繳書二篇，十二生封一篇，十三大歷二篇，十四穆天子傳五篇，十五圖詩一篇，十六雜書十九篇：凡七十五篇。簡書折壞，不識名題者七篇。（見晉書束晳傳及荀勗傳）發見之後，一時士大夫競相研究，如衛恒束晳王庭堅王接摯虞謝衡荀勗潘滔繆徵郭璞等，其著述及討論概略，尚見于晉書荀勗束晳王接繆徵郭璞各傳。（注十二）今所存者只有穆天子傳及竹書紀年二書。而穆天子傳戚疑明人僞作。（竹書紀年佚于兩宋之際，今本二卷，經後人竄改，非復原書。）（注十四）南齊書文惠太子傳云：「時襄陽有盜發古塚者，相傳云是楚王塚，大獲寶物。王服，玉屏風，竹簡書，青絲編簡，廣數分，長二尺，皮節如新，盜以把火自照，後人有得十餘簡以示撫軍王僧虔。僧虔云：『是科斗書考工記，國官所闕文也。』此科斗書考工記，文體均不傳。以上皆見諸史傳者也。其出土之日，為土人覆瘞當新，而不見于紀載者，蓋不知幾千百也。

竹簡而後，所發見古物，多屬金石。而所傳最古之石刻，首推石鼓。其數有十，大徑尺餘，高可三尺。上小而下大，頂圓而底平，四面有略作方形者，有正圓者，銘辭即環刻其上。有一鼓曾被鄉人毀以為臼。其字體為籀文，其文體則四言詩也。隋朝以前，未見著錄，出土之時，當在唐初。始見于後漢書鄧騭傳注及李吉甫元和郡縣志所載蘇勗語。元和郡縣志云：「石鼓文在縣（天興南

二十里許。……貞觀中，吏部侍郎蘇勗紀其事』。二天興即今陝西鳳翔。始土出土于岐陽，唐鄭餘慶始遷于鳳翔孔廟。五代之亂，散亡其一。宋司馬池復鞏置府學之門廡下。宋皇祐四年向傳師帥于民間復求得其一，則已鑿為四矣。大觀中自鳳翔遷于東京今開封辟雍，後入保和殿。以金填其文，示不復拓。靖康末，金人陷汴京，取歸燕京，今北平又剔去其金。元大德時置之大都路學，至元皇慶二年（一作元年），移置文廟戟門外，分列左右，毓以木欄。明代仍之。清乾隆五十五年高宗臨辟雍講學，見石鼓原刻，懼其日益漫遶，為立重欄以護之，別選貞石摹勒鼓文，使人椎拓，于是石鼓遂有新舊二種，皆在今國子監。按鼓計之，當有六百餘字。惟唐宋時已多殘缺。宋歐陽修集古錄言其文可見者四百六十有五，蓋連重文言之。元至元間潘迪作音訓，言見存者三百九十七字。

玉所持論亦同于震氏。近人馬衡亦從翟堂之說，定為秦之刻石。以惠文王之『祖楚文有』有秦嗣王』，鄂公作鐘數稱曰秦公，與石鼓所稱相合。又別舉自秦霸西戎至二世元年之兵器石刻等凡十有二種以證之。清俞正燮定為元魏世祖太平真君七年西征蓋吳時物。見癸巳類稿與清姚大榮本其說，定為出于崔浩之手，列舉二十一證。見六五

清王昶就家藏本參考宋拓暨諸家摹本，補釋闕文，共得四百六十四字。近人羅振玉作石鼓文考釋，約四百五十字。自李唐以來，始多見諸歌詠。唐韋應物以說苑載西伯出獵，遇呂尚于渭水之陽今陝西岐山縣定為周文王時物。宋董迪廣川書跋及程大昌雍錄，以左氏昭四年傳載成王有岐陽之蒐，及竹書紀年有『大狩岐陽』之語，定為周成王時物。近人鄭業斅從之，以石鼓所稱之爾王為成王，同于周書無逸諸篇之嗣王；『公謂太保』，王鼓公為周公，太保為召公。唐韓愈以石鼓之『我車既攻，我馬既同。』『田車既好』，與詩小雅車攻篇吉日篇句同，而二詩像宣王之詩，定為周宣王時物。宋鄭樵以石鼓中『為』『殿』等字見于秦斤；丞相文王之後，始皇之前。見其沿宋肇豐以為獻公之前，襄公之後所作。見楊慎近人震鈞從鄭氏之說，定為秦文公東獵時所作。羅振

先之，收周餘民，有地至岐，岐以東獻之周。十九年得陳寶。竊意周室遷丈戎之亂，王輟東遷，故都未秦，成王此鼓，必要棗于楛荊荒蕨之區。至秦文公伐戎，復取岐地，乃始得之，為迻置之陳倉城祠。蓋史所謂獲若石者，即石鼓也。何從知之？以後世石鼓之出，適在陳倉知之也。請申其說。一曰石，一曰鼓而其質赤石，則其物同也。石獲于陳倉，鼓復出于陳倉，則其地又同也。時代先後，相距遥遥，何兩事之巧合如此？是知後世所見之鼓，即為秦時所獲之石，其事彰明較著，可徑決其必然，而非想當然之謂也。其命曰陳寶者，顧命云：『越玉五重，陳寶。』鄭康成注：『陳寶者，方有大事以華國也。』蔡傳謂陳先王所寶器物，即本鄭注意。此鼓是否得陳于東西序房，今無從考。惟秦以新建侯國，服事東周，

既得此鼓，見為成王遺物，謂當與赤刀大訓，天球河圖，同其貴重，因取頌命篇中之文命曰陳寶，以示尊奉之意，斯固事所應有者矣。孰知世遠傳偽，乃云獲有神異之物如石者，于陳倉祠中榮奉之？司馬公承焚院之後，文獻無徵，采自傳聞，書于史策，竟不知為石鼓也。由漢迄今，皆為史公相他載記（中國學報二期十三頁）所誤（如宋洪适隸釋卷十四引水經注，皆沿述宋實如此說，如宋薛尚功鐘鼎款識卷十至十四引清石鼓文）。神怪不經之說所鄭氏對于陳寶考證雖詳，而以石鼓即石鼓，則未免近于牽強附會。故定為周初之物者，以此條考證為最有力，而亦不能成立。除此條考證定為周鼓外，當以鄭樵、鞏豐、馬衡輩定為秦石為近。如以秦石觀之，則文中所稱王均指周，公則秦君自謂。而秦君稱公，始于莊公，



第三十七圖　周歌文

終于獻公，故石鼓之時代，必在襄公（莊公子）至獻公四百年中。今所見周初之字跡，多存殷代之舊，筆畫雄厚，（圖三十七）遠愈于石鼓文。（可參閱日人高田忠周古籀篇卷四十八石鼓文考證凡四卷）石鼓文之字體與秦始皇泰山刻石字體相同，當為秦代刻石之確證。（圖三十八圖三十九）歸之周文王成王，則字體迥非周初之跡。至于



第四十圖　新出三禮石經之一（春秋傳公羊文公經文）

如以姬周舊文，當元魏新字，豈不悖哉？

本文代金文以研究古文者，則始于漢之許慎。其說文解字敘云：「郡國亦往往於山川得鼎彝，其銘即前代之古文，皆自相似。」可見許



第三十八圖　新鄭石鼓文



第三十九圖　新鄭秦山刻石

氏作說文解字，當有參諸鼎彝之文者。惟當時古器出土尚少，復未有槧書之業及拓墨之術，彝器銘文，傳習蓋寡。蓋拓墨之法，始于南北朝之拓石經，浸假而用以拓秦刻石。至拓彝器文字，趙宋以前，未之前聞。注十五隋唐以前，其出于鄰國山川者，雖頗見于史，然以識之者寡而復不詳，其文之略存于今者，惟美陽仲山甫二鼎，與秦權量而已。許氏生當漢世，所言鄰國于山川所得鼎彝，當未能足徵。故漢儒所見之金文，與說文所載不合。清吳大澂曰：『古器習見之形體，不載于說文。許書古籀，以古器銘文偏考考之，多不相類。全書屢引秦刻石，而不引某鐘某鼎之文。然則鄰國所出鼎彝，許氏實未之見。』（說文古籀補自敘）近人羅振玉亦曰：『今以許書所載古籀，證以古金文字，合者殆寡。』（殷商貞卜文字考三頁）許氏而後，鼎彝之學中絕，直至趙宋夏竦祖述汗簡，

著古文四聲韻，間參諸古器文字，然所錄全文，才數字耳。元祐之後，古器倍出，乃有專門之作。足以歐陽修之集古錄，呂大臨之考古圖，王黼等之宣和博古圖，趙明誠之金石錄，黃伯思之東觀餘論，董逌之廣川書跋，王俅之嘯堂集古錄，薛尚功之鐘鼎款識法帖，無名氏之續考古圖，張掄之紹興內府古器評，王厚之復齋鐘鼎款識，均相繼而出。近人王國維本以上諸書，著宋代金文著錄表，其自序云：

『趙宋以後，古器愈出。秘閣太常既多藏器，士大夫如劉原父歐陽永叔輩亦復蒐羅古器，倣求墨本。復有楊南仲輩為之考釋。古文之學，勃焉中興。伯時與叔復圖而釋之。政宣之間，流風益煽。籀史所載著錄金文之書至三十餘家。南渡後諸家之書猶多不與焉。可謂盛矣！今就諸書之存者論之，其別有三：與叔考古之圖，宣和博古之錄，既寫其形，復摹其款，此一類也。嘯堂集古錄薛氏法帖，但以錄文為主，不以圖譜自名，此二類也。歐趙金石之目，才甫古器之評，長睿東觀之論，彥遠廣川之跋，雖無關圖譜，而頗存名目，比三類也。』

王氏宋代金文著錄表所錄殷周秦漢彝器，都六百四十有三器。然宋代之金文，或為摹印家之所宗尚，或備法帖之一格，殆皆無與于文字學。且最初刊本，莫得而見。今所傳者類皆逸寫失真。及清代乾嘉以還，言許學者大盛，而研討籀篆，多蒐證于鼎彝。乾隆十六年敕撰西清古鑑四十卷，嘉慶九年阮元集諸家拓本，廣續籀書，纂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十卷，考釋精確。曹奎有懷米山房吉金圖。吳榮光有筠清館金石文錄，亦以金文五卷冠首。其釋文

乃襲自珍所纂，未免近于鑿空臆斷。吳式芬有攈古錄金文九卷，徐同柏有從古堂款識學十六卷，朱善旂有啟音心室彝器款識，吳雲有兩罍軒彝器款識十二卷，潘祖蔭有攀古樓彝器款識二卷，吳大澂有恒軒所見所藏吉金錄，薛尚功之鐘鼎彝器款識，劉心源有奇觚室吉金文述二十卷，端方有陶齋吉金錄八卷，續錄二卷，又續一卷，羅振玉有雪堂集古錄，孫詒讓有古籀拾遺古籀餘論，復作名釋字書開一新紀元。孫治讓之，撰古籀拾遺古籀餘論，復作名原以窮文字之本。孫氏治金文凡四十年，所見彝器款識逾二千種

，復旁考諸鐵雲藏龜，故二書奇異雅獲，獨具緐解。林義光撰文源。丁佛言撰說文古籀補補，所補甸璽文字為多，而彝器則極少。羅振玉之殷文存，秦金石刻辭，鄒壽祺之周金文存，著錄之器，多逾二千種　容庚依吳氏體例，刪去僞幣甸璽文字，增訂為金文編，得字逾萬。于是依據金文，訂補許書，蔚成一時之風尚，而乾嘉以來定一尊于說文之學風，于焉丕變矣。然推原其始，要不能不歸功于吳氏之說文古籀補一書也。王國維國朝金文著錄表所錄三代器三千四百七十有一，列國先秦器九十有八，漢器六百一十有六，三國至宋金器百有十：共計四千二百九十有五。除宋拓及疑僞器外，得三千九百八十有三器。可謂富矣。王氏對于金文多所考證，如毛公鼎考釋，散氏盤考釋等，頗具創解。日本方面，亦多搜存中國金石古物，互相考釋，多所發明。而高田忠周以三十四年之力，著古籀篇及學古發凡，尤為東土集古籀研究之大成者。

清光緒二十五年（西歷紀元一八八九年），大批龜甲獸骨發見于河南安陽縣城西北五里之小屯，其地為一大平原，約四十畝，皆種棉麥。（見雪堂所藏玉器及十日夢尚錄）其東西北三面環以洹水，俗名安陽河，安陽在彰德西北，南去淇縣，即古朝歌一百四十八里。竹書紀年引相州圖經云：「安陽在淇洹二水之間，本殷墟也。」史記所謂「洹水南，殷墟上。」（項羽本紀）彰德府志所謂河亶甲城，均指此地。故甲骨發見之地，即使其非殷商舊都，亦必與舊都密邇。（注十六）因甲骨上均刻有古文，稱為殷虛書契，亦謂為甲骨文。所刻皆殷先王卜占祭祀征伐行幸田獵日月風雨……之事，當係太卜之所典守者。（見王國維殷虛書契考釋）序初出土時　土人認為龍骨，用以治瘡，後乃入古董客之手。光緒二十六年，王懿榮以序值，購得數片，以售歸王氏，王氏命秘其事。一時所出，先後歸之。庚子王氏死于拳匪之難，光緒二十八年壬寅（西歷一九〇二年）其子翰甫盡售其所藏甲骨千餘片于劉鶚。方藥雨又得范姓所藏三百斤，亦以歸劉氏。趙執齋又為之奔走，收得三千餘片。總其所藏約過五千片。光緒二十九年癸卯（西歷一九〇三年）劉氏選千餘片，景印鐵雲藏龜一書。甲骨文之名，遂顯于世。後劉氏得罪發遣，所藏散失。丙午羅振玉始官京師，遣山東及厥肆估人至河南購求，一歲之中，所獲逾萬。復命其弟振常，婿弟范兆昌至洹陽采掘。所得又倍于前。故丙午以後所出，多歸羅氏。民國元年壬子十二月（西歷一九一二年）拓其文字，景印殷虛書契前編，共二千一百零六片。民國三年取所存最大之骨及拓墨所遺脫弱易損者，景印殷虛書契菁華，計大骨八片，小骨六十片。民國四年取劉氏所遺墨本，選藏龜所未載者得數千紙，印鐵雲藏龜之餘。民國五年出所藏甲骨，選前編所未備者共千餘片，成殷虛書契後編，與人哈同影印于學術叢編中。彰德長老會牧師明義士（J. M. Menzies）加以常能佃于殷虛之上，得甲骨五萬片，于民國六年丁巳（西歷一九一七年）印殷虛卜辭（The Oracle of the Waste of Yin）。注十七）摹寫凡二千三百六十九片。圖繪形狀，一依片式。所摹文字，點畫不苟。民國七年戊午（西歷一九一八年）英人哈同之妻迦陵（哈同太人）得劉鶚舊藏，印行戩壽堂所藏殷虛文字，共六百四十八片，其什之一，已見于鐵雲藏龜。民國十四年王襄印行簠室殷契徵文，共一千一百二十五片，分天象、地望、帝系、人名、歲時、干支、貞類、典禮、征伐、游田、雜事、文字十二類，後附考釋。十五年葉玉森得劉鶚舊藏，

選得二百四十五片之不見于鐵雲藏龜及鐵雲藏龜之餘者，印行鐵雲藏龜拾遺。日本學者亦爭相購置。如三井源右衛門林泰輔河井仙郎中村不折輩，均有所藏。林泰輔等乃拔其中之重要者，以寫真版影印施甲獸骨文字二卷，約千片。大倉集古館及方若等亦均拓甲骨印行。然此僅就甲骨文之著錄言之耳。收藏既夥，探討漸興。中國學者如羅振玉王國維等，日本學者如林泰輔高田忠周河井仙郎勝朝太郎等，遂就甲骨上所刻之字，詳加研究焉。

中國之研究甲骨文者，始于孫詒讓。孫詒讓就鐵雲藏龜考其文字，于光緒甲辰（一九〇四）成契文舉例二卷，（羅振玉刊入洁）

石室叢書而名原之作，亦多根據于甲骨之文。惟僅據鐵雲藏龜為之，故其說不無武斷。然殷虛文字肇討之塗，實自孫氏發之，其功誠不可沒也。羅氏先成殷商貞卜文字考于宣統二年庚戌（一九一〇），小記明堂寢廟通考古史新證諸篇，于殷商文字制度等皆有所考證。葉玉森撰殷契鉤沈甲乙二卷，載于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出版之學衡二十四期。續著說契一卷及研契枝譚卷甲，併載于一九二四年七月學衡第三十一期。多獨到之語。于羅王二氏之外，別樹一幟。陳邦懷撰殷虛書契考釋小箋，間有足補苴羅說者。王襄簠室徵劉鶚鐵雲藏龜之餘者，印行鐵雲藏龜及鐵雲藏龜之餘者，印行鐵雲藏龜拾遺。日本學者亦爭相購置。如三井源右衛門林泰輔河井仙郎中村不折輩，均有所藏。林泰輔等乃拔其中之重要者，以寫真版影印施甲獸骨文字二卷，約千片。大倉集古館及方若等亦均拓甲骨印行。然此僅就甲骨文之著錄言之耳。收藏既夥，探討漸興。中國學者如羅振玉王國維等，日本學者如林泰輔高田忠周河井仙郎勝朝太郎等，遂就甲骨上所刻之字，詳加研究焉。

中國之研究甲骨文者，始于孫詒讓。孫詒讓就鐵雲藏龜考其文字，于光緒甲辰（一九〇四）成契文舉例二卷，（羅振玉刊入洁）

石室叢書而名原之作，亦多根據于甲骨之文。惟僅據鐵雲藏龜為之，故其說不無武斷。然殷虛文字肇討之塗，實自孫氏發之，其功誠不可沒也。羅氏先成殷商貞卜文字考于宣統二年庚戌（一九一〇），以正史家之遺失，考小學之源流，求古代之卜法。已而漸覺其一二遺失，且于舊所知外，別有啟發，遂于甲寅十二月，復著殷虛書契考釋。舉形聲義皆可知者約五百字，形義可知而聲不可知者約五十餘字，形聲義皆不可知而見于古金文者約二十餘字。分別部居，創立義例，凡六萬言。自有羅氏此書，甲骨文始稍可讀。又二年（丙辰）五月復最錄不可遽釋之字于餘，合以重文，共得于四百有奇，著為殷虛書契待問編。統觀羅氏所著之書，詳考筆畫，審慎缺疑，雖間有附會，而十之六七確鑿可信。故甲骨之收藏與研究，在中國方面莫勤于羅氏矣。商承祚撰殷虛文字類編于癸亥七月，取材于羅氏改定之稿。其書以說文次序排列之，較可據，惟嫌摹畫未真。王國維據戩壽堂所藏殷虛文字，著為考釋（丁巳五月），亦間有發明。又著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續考殷商制度論三代地理

龜甲之說明。（甲骨發見之初，估人皆說古于湯陰出土，故劉鶚鐵雲藏龜序云『出土在河南湯陰縣羑里城』。）林泰輔富岡謙藏羑里城出土龜甲獸骨文字，著為考釋，遂引起中日學者研究甲骨之興趣。而高田忠周古籀篇古籀篇補遺學古發凡之成，亦多賴于此。甲骨文經以上中日諸學者先後之研究，遂大半可識矣。

統以上所舉之金石甲骨古文，僅其大凡耳。地不愛寶，古物出土，方興未艾，他日或有發見三代以上之物者。（注十八）然苟能即此而深理之，比其同異，斥其外誨，其詳可得而略說。（說文敘）此之謂也歟！許慎曰：『雖臣復見遠流，其詳可得而略說。』（說文敘）此之謂也

注一　日人高田忠周學古發凡一卷下六十九頁

注二　學古發凡一卷下六十頁

注三　學古發凡一卷下六十頁至六十一頁古籀篇三十七卷三十四頁古籀篇四卷二十頁

注四　近人吳晉因中國文字之起源（痛詰一卷十三號一頁至七頁）

注五　近人吕思勉中國文字變遷考九頁至十二頁

注六　學古發凡一卷上二頁

注七　國粹學報四期三頁

注八　古籀篇六十七卷二十五頁至二十六頁

注九　學古發凡五卷二十頁古籀篇三十二卷三十八頁

注十　古籀篇二十六卷九頁

注十一　清錢大昭說文統釋自序云：『古人制作，具有精微，後學迂疏，漸滋訛誤。由寸積日興，以至篆籀失講。沿及隸簡，追夫庶官。討論愈疏，乖蠡益甚。細而計之，其失蓋三十有四焉。注：『字鬱轉寫，妄巷，揉變，隱赶，造字，借用，隨俗，遊嫁，妄改，臆說，貪多，淺率，疑古，泥古，新附，新補，繫謬，顛倒，俗字，俗別，增益，減者，離析，合并，立意，語言，歧異，不學，音錯，方音，音釋，聲意，聲假。』

注十二　參看王國維簡牘檢署考

注十三　晉書荀勗傳云：『及得汲冢中古文竹書，詔勗撰次之，以為中經，列在秘書。』又束晳傳云：『發汲郡古人冢，或言魏安釐王冢，或言襄王冢，皆在著作，得觀竹書，隨疑分析，皆有義證。』

注十四　近人王國維有古本竹書紀年輯校一卷今本竹書紀年疏證二卷，可參考。

注十五　見王國維說文所謂古文說及宋代之金石學

注十六　參看聞宥之甲骨學之過去與將來（民鐸九卷五號八頁至九頁）

注十七　明義士所著之書，可參看東方雜誌二十五卷三號四十三頁

注十八　近來中國考古之學漸興，安德生等于河南甘肅新疆等處，已發現石器時代器物，可參看翁文灝所論之中國史前史（清華週刊三十卷六期四百四十七號）。民國十七年秋，山西河南發見新石器時代遺址，其中以山西萬泉文水兩處為最多。所發見石斧石鋒石鉏石環，陶甬陶鼎泥質及彩色陶片等頗多。可參考衛聚賢新石器時代遺址發現的經過和見解（東方雜誌二十六卷四號）。

第二編　中國文字之構成

第一　六書總論

本書第一編所論述，即未有文字以前言之也。本篇則即已有文字之時言之，即所謂六書者是已。中國文字自蒼頡已集其成。而其名稱及類別，定自何時，今已不可的知。約略言之，當在周初。近人朱宗萊云：『六書古有其實，周定其名，猶舊有疊韻，而陸法言定為二百六部；舊有雙聲，而僧守溫定為三十六母也。』（文字學形義篇五頁）『漢志載史籀十五篇，又曰：『史籀篇者周時史官教學童書也。』說文敘云：『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既用以教學童，當已具六書義例。蓋字乃人類偶然創造，以輔助其生活之需要。字之製造，既非一人，又非一時。字之未造，人不相謀，本無所謂類例。及其既多且久，後之人從而加以整理，見其繁衍而不能無次別也，則為之定名以範之，後世因以為造字之例；其實則就已有之字，而推求其類別先後，皆整理之方也；謂之為造字之例者為用詞順便耳。班固漢書藝文志曰：『古者八歲入小學，故周官保氏掌養國子，教之六書：謂象形，象事，象意，象聲，轉注，段借，造字之本也。』鄭眾周官保氏注云：『六書，象形會意轉注處事段借諧聲也。』許慎說文解字敘亦曰：『周禮八歲入小學，保氏教國子，先以六書。一曰指事。指事者，視而可識，察而見意，上下是也。二曰象形。象形者畫成其物，隨體詰詘，日月是也。三曰形聲。形聲者以事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四曰會意。會意者比類合誼，以見指撝，武信是也。五曰轉注。轉注者建類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六曰段借。段借者，本無其字，依聲託事，令長是也。』所謂六書者，即後人所推得中國文字構造之原則。班鄭許三氏所定六書次序，雖不盡同，而其意則一，惟略有微顯之分耳。至于六書次序，三氏亦不盡合。漢志與說文敘之次序，大略相同，惟周官注之次序，則與二書迥異。自來談六書次序者，多從許氏說文敘及班氏藝文志，其從鄭氏周官注者極少，皆謂其凌雜無序。然細審之，鄭氏之次序，亦固有其一定之標準者。日人高田忠周曰：『鄭眾曰：「象形，會意，轉注，處事，段借，諧聲。」轉注段借（說文三百注）惟鄭氏之次序，而分為三組言之。許二氏意義稍晦，故本書仍從班許二氏次序，而分為三組；轉注與段借為第三組。此三組則大略依次發生，然其間交互變化頗多，亦難確定其先後，本當謂為同時創造。故指事象形有由形聲會意而來者；而形聲會意，又有以轉注段借組成者。所謂依次發生者，亦為研究之便利起見耳。至于每組中則絕無先後之分。第一組多屬獨體成文；第二組係合兩體成文；第三組則體分兩文，而字可兩用。前二組為造字之正例，後一組則為造字之補助法：三組皆造字之本也。自來爭辯最多者，為指事象形二者之先後問題。從班說者皆言先象形，而後指事；從許說者則言先指事而後象形。今所見指事之字，有以象形組成者；亦有象形之字，以指事組成者。要之，皆文字之最初者也。許慎說文敘謂『倉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後形聲相益，即謂之字。』指事象形多屬于文。故說者以指事象形為倉頡初造之字，謂倉頡之時，只有此二書。倉頡之時，是否只有指事象形，固不可知，而二者較先發生則可徵

信也。形聲會意，皆係合體，即所謂『其後形聲相益，即謂之字。』也。班氏以象意列于象聲之前，許氏則以會意列于形聲之後。此二書約係發生于指事象形之後。自來多認會意字為先造。獨清張行孚謂會意形聲，力敵勢均，絕無先後。形聲之字，有以會意之字為聲者；會意之字，亦有以形聲之字為意者。』說文發疑二者互相增益，約係同時所創。惟指事象形形聲會意四者，不足以概造字之例，于是第三組之轉注假借生焉。二者皆為造字之補助條例。前四書為經，此二書則為緯。轉注者轉注前四書也；假借者假借前四書也。此組當然多發生于前四書之後。而此二者則亦互相為用，有以假借為轉注者，亦有以轉注為假借者，亦無先後之可言。以上係就由簡趨繁方面分併六書，以定三組之次序。而六書組成之元質，又有形音義三者，不可不一及之。此三種元質，各國文字皆不能外，然本此三者以造字，則中國最顯。王筠謂：『字之有形聲義也，猶人之有形影神也。不能離形以為影與神，更不能以他人之影與神，附此人之形也。』又曰：『一字之蘊，形聲義盡之。即六書之名，亦可以形聲義統之。』故指事象形純屬于形；形聲純屬于聲，假借兼屬于聲；會意純屬于義，轉注兼屬于義。三者竝重而相成。惟因指事象形皆係最初創造，形聲會意等則多屬後出。其後出之形聲會意等字，皆由指事象形孳變而來。故中國文字係由衍形衍聲，而漸趨于衍義為主，其如指事象形之純主形者蓋無一焉。今持逐次分章論之，幾增五分之四。自康熙至今，已二百餘年，譯名俗字，近二十年來尤日益增加，新出之字，蓋不可勝計矣。然後世所製者純以聲

第二　指事

指事班固謂之象事，鄭衆名為處事，其意皆相彷彿，惟略有隱顯之分耳。許慎說文解字敘曰：『指事者視而可識，察而見意，上下是也。』原作『可見』，今從各本注。可者僅詞；識者，自來多解為知，家據漢書藝文志注改。近人顧實以為既知之矣，則下文不當再云察，解識為記，讀如檀弓『小子識之』之識。見其沖國文字（學八十二頁）從而僅可記之，故曰『視而可識』。然表識雖簡，而意則深遠，故曰『察而見意』。古曰表識，今曰符號，指事本即表識。事者在物之理也。指事者，標識在物之理也。徐鍇謂『無形可載，有勢可見，則為指事』。所謂『視而可識』，則近于象形；『察而見意』，則近于會意，蓋指事介乎象形會意之間者也。此類字實原于結繩及八卦，倍符號以為標識，為符號之文字。凡物之無形可象者，則用符號代之，其中含有心靈作用，為純粹

形之象徵。鄭樵通志曰：

『衜』為一，從為丨，音衆邪切。一為丿，切房以反。丿為乀，切分勿至反。乀為厂，切呼旱反。厂為乚，隱音反。乚為亅，居月切，見了部。從亅而窮。折一為冂，及音反。冂為冖，切莫狄反。冖者，冃也。有側有正。正折為八，即冂字也。又音入。八為丷，側加切。側丷為𠂉，昨音反。𠂉為𠂇，音衆至衆而窮。再折為冂，切五忽反。轉冂為凵，切口犯切。凵為匚，音方。反匚為匸，揣音至匸而窮。引一而統合之，方則為口，音圍。圓則為〇，音至。〇則環轉無異勢，一之道盡矣。丨音袞，與一偶，一能生。丨不能生，以不可屈曲，又不可引，引則成一。然丨與一偶，一能生，而丨不能生。天地之道，陰陽之理也。』（建一說文圖）

鄭氏所舉一丨丿乀冂厂乚亅𠂉丷冖凵匸匚口〇丨一等符號，按其意推之，尚可以一曲之為乙、乚即𠂉之倒文、丨相交而為乂為十；丿再折而為厶；圓亦可以為●為丶；●上引之則為丨。下引之則為乚。此類符號雖不係指事，而多半為指事之初文，至少亦可謂指事之原質多本於此。本此初文以簡單會合之，即成指事之合體者，如一加●于上為亠，加●于下為丅之類。至于涉其他五義者，則多一符號與（一）字相合，約多屬晚出之字。而此類中尤以于繪圖上加符號，著標畫于象形者為夥。獨體者多僅具事能，如丨一之類。合體者則有僅具事能者，如叉之類；有僅具事所者，如亦至之類；有兼具事能事所者，如上下之類，上下之一，能上之下之為事能，而一則事所也。

字書中所舉之字以指事為最少。說文解字共九千三百五十三，指事只一百二十五，通志六書略共二萬四千二百三十五，而指事一百零七。其實指事數目，不下于象形，惟因自來言指事者往往與象形會意相混，轉覺其少耳。王筠曰：『指事二字，須分別說之。其字之義，為事而言，則先不能混于象形。而其字形，非合它字而成；或合他字，而其中仍有不成字者，則又不混于會意形聲矣。』（說文釋例卷一）指事與象形均為象形時代之文字，然指事為抽象之描寫，意匠之描寫；象形為具體之描寫，客觀之描寫。今本此區別，由兩方面論之

一由形體及性質方面論之　由形體及性質方面論之，指事者事也，寫事寫意；即使為特定之實物，而亦不曲肖之，目的在于事旨。事無形者也，故形無定。象形者物也，寫物寫形，目的在于形體，即特定之事物而曲效之，故形有定。惟其形無定也，故指事但憑想像以表記之，為象徵，虛而抽象。惟其形有定也，故象

形摹寫實物，為寫實而具體。惟其抽象，故普遍；以博統眾物，而所象者廣。惟其寫實，故特別；以專一物而所象者狹，如日月等祇為一物是也。指事之純者，兼備事能事所；象形之純者，僅圖寫物能而止。簡言之，指事為符號以表事，象徵人意中之形；象形為繪畫以寫形，圖象人目中之形。

二由構成之本源論之，指事為人為，由人心營構之形；象形本然，係天地自然之形。惟其由內意所造也，故其形成于既有字之後。造字者定之。而因字定形。惟其遇外物之形體也，故其形成于未造字之先。造字者本之。而依體造文。簡言之，依形而製字者，象形也；因字而生形者，指事也。至于指事與會意之區分，亦可分形體及意義二者言之。

一形體方面　鄭樵曰：『指事，文也；會意，字也。獨體為文，合體為字。』通志六書略指事序　指事多係獨體。如一，數之始也，係普遍抽象之標識，非指定一花一牛一石也。故可以象徵天地，又可以象徵萬物。日人高田忠周云：『一者一也，于道于事于人于物皆是也。無定形，無定義，而其根本義則至廣至大。』（學古發凡卷一下百五）進也；㞢退也。其義亦汎而非專有所指，故為指事。其合體者或兩體皆非文，如㠯示字之類；注一或一體為文，一體為字，如㕣及字、為文，𠂆為字之類。其兩體皆文如尺尺字之類者，注二則為數極少。至會意則無一獨體，多半為兩體皆字，如明字、一為日字，一為月字；中史字，一為中字，一為又字等。注三少數為一體為文，一體為字，如父古文作㸚或㸚，長行也，从彳而延長之之類。注四故概略言之，指事兩體不皆字，而會意兩體皆字。至兩體皆文之會意則無有也。

二意義方面　指事雖多有兩體相成如會意之構造者，然指事之意不聯屬，而會意之意則必比類合誼也。指事基于繪圖，會意本于實體。故必兩體皆字而備會合之意者為會意，如人踐言為信，以㠯就㠯為臭，其意皆相屬。其但可察見其意，而未嘗有會合之意者為指事，如曰甘△集，注五之類，只表記之而已，其意均無連屬之關係也。

指事之界說及與象形會意之區別既明，今再由指事與其他五書之關係方面言之。

一形已定而尚為指事者　㚔說文謂『人之臂亦也』。後世作掖或腋。大者，人形也。掖固有形，而形不可象，乃于兩臂之下，點記其處。注六母、古文作㚔母甲㚔說文謂『人之臂亦也』。後世作掖或腋。大者，人形也。掖固有形，而形不可象，乃于兩臂之下，點記其處。注六母、古文作㚔母甲㚔魚鼎匕㚔雙劍誃㚔雙劍誃㚔象女人垂乳。左右兩注以象徵其乳。注七㚔及，刀鉴也。鉴音見，剛也，从刀，以指刀之銳利處。今俗曰刀口。注八㞢才，艸木之初。一，地也；㞢為中省；未在地上也。㚔酉，古酒字也。㚔為古樽字，酒不可以象，故以㚔為形，二注以為酒在中之意。注九㚔血，祭所薦牲血也，从皿从一。皿為飯器。血不可象，故皿上一注以指其物。古文作㚔卜辭所从㚔龜版文作㚔卜辭所从㚔龜版文作㚔卜辭所从㚔龜版

三 又，象手之形，、象手，、象徵其甲。其字元當作𠂇。注十四𠂇又，手指甲也。𠂇作𠂇者省略以便結體耳。注十五立，位也。從大立一之上。大，人也，一，地也。古位字。殷器文作，卜辭文作。注十六至，鼎文作。注十七說文從一、不从土；一猶地也，義同。甘。古文作，象口含美味。●以指其所含之物。注十八旨，古文作，從口含●，●亦聲。說文云：『美也，從甘匕聲。』匕，相與比也，從反人。匕，亦聲。注十九比

見一上。一，地也。從一，從一，像指事。日將與地相離而未全離，下界猶晦暗，故本形作●，作一者略也。注二十寸，古文作，從又持一。又，手也。注二十一尋，古文作，從又，從𠂇，𠂇亦聲。注二十二

：『十分也。人手卻一寸動脈，謂之寸口。從又一。』一以指其部手十分之處也，注二十尺，方鼎作，從又，從𠂇，𠂇亦聲。注二十三

特指其尺也，與寸同意。注二十一

二形聲字而尚為指事者　音，聲也　從言含一。古文作。即言字，從口辛聲。按本義當為言之聲，故字從言為義，一以示音在言中。注二十二古音，言音轉通。

三會意字而尚為指事者　辛，古文作，注二十三犯罪被劓而苦辛也。辛字原作，二者上也，者干犯也，會意也。而辛為罪義，下又一注，以為苦辛意，即指事也。

四轉注字而尚為指事者　說文：『丿，右戾也，象左引之形。』左戾也，從反丿，諸與弗同。』左引右引皆指其事也。然唯獨丿字，不可以明其意，故丿丿並作，而相反相對，而其意可明見焉

。進古文作，退古文作。一與一轉注，不能定為何物進退，即所以為指事也。後變作進退字遂為形聲為會意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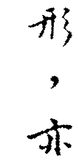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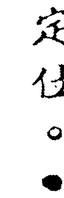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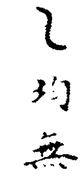
五假借字而尚為指事者　壬，古妊字也。古文作或。注二十四工為人有法度者，用為至靈義。妊娠之婦，婦人之可重者也，故從工。●之一注，以指有妊娠之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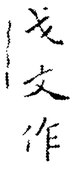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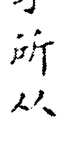
注一　古籀篇九卷八頁
注二　古籀篇三十六卷十七頁
注三　古籀篇五十九卷二十二頁
注四　古籀篇六十四卷三十八頁
注五　古籀篇二十五卷十八頁
注六　古籀篇三十九卷二十四頁至二十五頁王筠說文釋例一卷
　夭字下
注七　古籀篇三十八卷四十一頁至四十七頁
注八　古籀篇二十八卷二十二頁
注九　古籀篇七十六卷二十九頁至三十頁
注十　古籀篇二十二卷三頁至四頁二十頁
注十一　古籀篇八十九卷十八頁
注十二　古籀篇八十九卷五頁
注十三　近人林義光文源七卷天字下古籀篇三十九卷五頁至七頁
注十四　古籀篇五十六卷十頁
注十五　古籀篇五十六卷十一頁
注十六　古籀篇三十九卷三十二頁至三十四頁
注十七　古籀篇九卷三十八頁至三十九頁
注十八　古籀篇五十一卷一頁
注十九　古籀篇二十四卷一頁
注二十　古籀篇五十七卷一頁
注二十一　古籀篇五十六卷十頁
注二十二　古籀篇五十三卷三十三頁
注二十三　古籀篇十六卷二十頁至二十一頁
注二十四　古籀篇八卷八頁至十頁

第三　象形

象形，圖畫之變也。許慎說文解字敘曰：『黃帝之史倉頡，見鳥獸蹏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別異也，初造書契。』新語道基篇曰：『先聖乃仰觀天文，俯察地理，圖畫乾坤，以定人道。』左氏宣三年傳王孫滿謂『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鑄鼎象物，百物而為之備，使民知神姦。』今所傳刻象諸鼎彝，多為商代遺物，則以圖畫代文字之用，至夏商而猶盛。西周以後，文字施于簡牘，圖畫用諸刻石鑄壁，用各殊途，而書畫以分。許慎謂『象形者畫成其物，隨體詰詘。』（說文解字敘）象者像也；（見段玉裁說文解字敘注）蓋象形者摹擬實體，依形之屈曲而圖之，純為具體及客觀之描繪。原始人民對于宇宙間之萬物或本實體而想像以推之，或只憑意想而圖之。寫肖橫形，一如圖畫，後書法趣簡主將其鉗變為屮或艸，幾與草無別，象形之本真，當據三代彝鼎諸器及龜骨等古物，參之說文，以求其初，庶幾倉頡舊文，重見于世。今特就象形本身，以示其外形之組織；就象形與其他五書之關係，以明其內容之意義；就象形之特徵，以顯其性質。

第一　象形之形體　分為單體雙體合體重體析體五種：

一　單體象形　圓古文作○，方古文作□，□○實萬形之本也，與一及●為萬畫之本相同。人古文作  。（注三）亦作人，水小流也。⺍，交覆深屋也，古文作  。广，因厂為屋也，古文作  。（注四）車，父甲彝作  ，中直一筆，以象車轅，其下橫一筆，以象車軸。又上

便，橫者變豎。又專者筆畫，遂與象形之恉遠。況小篆迴求勻整，結體遂有伸縮。重以隸楷疊變，時有增損，象形寖失，而不可復識。如日字商以前之古象作（一），秦篆作。日，太陽光也，能自發光，故古體周圍有六以象之。至商省去，已漸失真。後復將○變為□或0，益失其形。其中之●，象日面之斑，無定形，亦無定位。●一乙均無不可。後竟擯之以成一橫，截日之全體，則又誤矣。又如萬字，商前古象作  ，卜版文作  。注一），周文作  ，古象極明。因其產子數多，在周已用以示千上之數，而商時即將其身之環節省作×。至周則有全省者，有不省者，而于尾根加一，漸變而為  ，再變而尾外加上。至漢則專以之屬多數名，而別作蟲以為蟲名。邁亦別出之漢隸，又作  。惟如此書寫，均覺太煩，故爵文省作  ，為衛。兩旁作  ，為軛。中直之下作  ，為輿。輿兩旁作  為兩輪，元當作  。人軸之兩端作  、以象車與輦。輦作  ，骨版文省作  ，孔作父癸鼎作。或為豎形，如事尊作，車觚作，孟姞卣毋簋作，者之則如現鼎作，骨版文作。注五）飛，戈文作，石鼓文翰字所从作，象鳥振羽而翔之形。凡鳥飛翔，兩翼煽動，彷彿如是數翼，故戈文飛字作數翼形。鼓文之係鳥體身榦，，後世字變即數翼之象，意同。注六）篤，竹器也，周器文作，

作麗，係形聲中包會意。注七殺

作 。注九蝠，殷器文作 。注十斧，殷器文作 。注十一舟，殷文作 。注十二禾，卜版文作 ，殷周器文作 。注十三

凡此諸類，皆係繪圖一物之全體，而以單獨之形表現之，所謂應有盡有，不憂不支者也。

二雙體象形　凡物之非一形所能盡者，則多有圖其雙體以象之。其別有二：

甲象其相對相並或交互　如朋古文作 ，左右視也，讀

若瞿。𣦵，古文作 ，逯手也，象兩手相對，元當作 。此象相對者。注十四竝字殷器文作 ，龜版文作 ，字雖會意，而其最初亦為象二人相竝而立。此象相竝者。注十五州，相糾繆也，一曰瓜瓞結川起，兩義皆通。卜版文作 ，周器文作 。此象交互者。注十六

乙象其繁多　造字重形，多數其原義增大，或象其繁，或象其多。如艸古文作 ，百卉也，从二屮，係草木之草本字。林古文作 ，平土有叢木曰林，从二木。此皆象其繁多，元當

三疊其體，其二疊者非有所避，如林字避森字，故从二木。即有所省略也。注十七

三合體象形　此類或就同體而數合之，或就異體而數合之，或就異體而交互合之。其原因或由于字之性質非數體相合，而不可見；或由于非有他體相陪襯，而不可顯。如齊古文作 ，未麥吐穗上平也。或作 ，二者地也。注十八簋，

矢服也，殷器文作 ，象矢在簋。因簋架用竹，後从竹从服，服亦聲，變為形聲。注十九囚，龜版文作 ，从口从𠬜。骨版文作 ，則省从人在口中。說文云：『囚，繫也。』爾雅釋言云：『囚，拘也。』注二十桎，說文云：

足械也。从木至聲。』然初字象形，後變為形聲，而殷人亦兩體併用，故卜版文作 。注二十一心，克鼎作 ，龜版文作 ，齊子中姜鎛作 ，齊侯鎛作 。注二十二儋，骨版文作 ，龜版文作 ，象人有所荷儋之形。說文云：『儋，何也，从人詹聲。』則變為形聲矣。注二十三聿，殷器文作 ，卜版文作 ，皆筆形，一是毛頭，沾墨汁而收束之形也；｜是竹管，未沾墨汁而分散之形也。而手持之，即執筆之形。注二十四聖殷器文作 ，石鼓文作 ，从耳，从口，从壬，壬亦聲。或从二口，或从三口，或从口在耳上，或从口在耳旁，或从口在耳下，或从口在耳中，或从口在耳前，或从口在耳後，或从口在耳兩旁，或从口在耳四旁，或从口在耳上下，或从口在耳左右，或从口在耳內外，或从口在耳前後，或从口在耳兩旁上下，或从口在耳四旁上下，或从口在耳左右內外，或从口在耳前後內外，或从口在耳兩旁上下內外，或从口在耳四旁上下內外，或从口在耳左右前後內外，或从口在耳前後兩旁上下內外，或从口在耳四旁上下前後內外，或从口在耳左右四旁上下前後內外，或从口在耳左右前後兩旁上下內外，或从口在耳左右前後四旁上下內外，或从口在耳左右前後兩旁四旁上下內外，或从口在耳左右前後兩旁四旁上下內外，或从口在耳左右前後兩旁

，張作。射，从弓从矢，會意。說文作从身，㪅省聲。父丙卣手持兩矢與弓，兩矢與一矢同，猶罷字从一矢，又或从兩矢三矢也。又弓形或立或伏，亦同意。則較作者，有弓形。注二十五

四重體象形　有重象形者，如疆古文作。畺界畫也，从田，三其界畫也。疆則從土彊聲。畺為象形，疆為形聲。注二十六又其，簸也，古文作最古文雖作（甗銘文）（魯正叔匜）（㝬匜）。然从丌者象其在丌上。注二十七

五析體象形　分析形體以象形者，亦多有之。說文云：『析，破木也。从木从斤，會意。』而鼎下云：『鼏，象析木以炊也。』則鼏字為析古文。故析字妊鼏鼎作，从二丰八又非古文作，从父已卣作，从辛卣作。注二十八又非古文作，說文云：『違也，从飛下翅，取其相違也。』即分為形者。注二十九

第二象形之意義　意義方面，則就象形與其他五義之關係，分而言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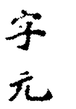
一象形而涉指事者　木根為本，木顛為末。由木之上端下端，轉為凡事物之耑。本古文作（古璽），末古文作（匽侯盨），（末字从此）（空首布），皆一注或一畫指其處。注三十又古文作，行遲曳又也。又係存之一以為形，故古文作。注三十一又棘人給事者為卒，卒衣有題識也。古文作，北借衣為立字

本義，ノ以指其意也。注三十二凡此類字皆象形而涉指事者，象形之指事，與指事之象形，所異蓋極微矣。

二象形而會意者　約分三類：

甲會意之象形　如匊，从勹米，勹米物也，即匊米字。而从又同字，故古文又作，文作，从二為刈草。注三十三又鬧，鬥也，古文作，即借以為鬧鬥之手。注三十四

乙象形變為會意　旅，說文云：『軍之五百人為旅。从从从。』从从从殷器文作，殷周器文作，周器文作。則最古文象旂即旗下車上有三人，三者多略不過三也。古者車戰，故字从車，後變从旅車从，段以會意，又省作旅。注三十五又說文林部云：『，徒行濡水也，从林步。』小篆文，从水。要水與林同字。令據骨版文作，周器文作，則初皆象互足渡水形，後變從林步，會意；或從川亦同意。又及，逮也，从又从人。令據卜版文作，周器文作。初象後人之手，逮前人之背，後變从又人會意。又尋字，說文解形甚誤。令據卜版文作，則初為手持貝，取義可見矣。又攷字，說文解形亦誤。卜版文作，周器文作，則古文象右手推戶，攷發義也。啟字从口从攷，以為啟教之義。又解，說文云：『判也，从刀判牛角。』令據殷器文作

，手執刀解割牲體之象形也，後變从刀牛角會意。又貯，積也，从貝从宁聲。宁，亦意也。金文作  ，說文小篆作  ，則古文象匱中納貝，貝者貨也，令人云貯金。後从匱貝會意，或从，同意。又苗，說文云：『艸生于田者，从艸从田。』今據卜版文作，周器文作，則古文形即其義，後變从艸田會意。注三十六

而初象形後變為會意及形聲　街，說文云：『四通道也，从行圭聲。』龜版文作，骨版文作，父癸鼎作，辭文作。龜版文从，象街衢形；从四止相背而向外，象四通之道也。一省為，又變為，父癸鼎又省為，遂成會意。又主字形相似，故後人以主代，成為街字，乃變為形聲。注三十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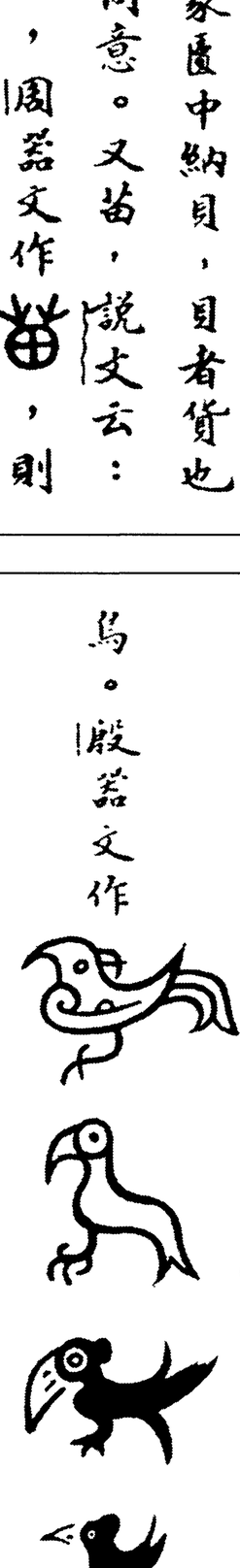
三象形而形聲者　約有四類。

甲形聲之象形　如衰，古文作，薄叹切。字元从。衣注三十八

骨版者又；作，省夫說文盖字或从。亦作，師參敦盖器者从；作，說文云：『艸木盛米米然也。象形，八聲。』注三十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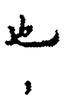
乙以象形文為形聲之聲其象形亦變形聲　如擴字，說文云：『牛子也，从牛擴省聲。』而卜版文作，形正作，从反止。』古文作。止，右足首，未有左足首，不能步趾也，故作止，又作，以其意相注屬也。又『步，行也。从止少相隨，从反止。』古文作。又『奉，並也。』服者，艮之段，艮即降服也。古文作，與步相反，不進則服從也。又『陟，登也，从阜从步。』又『降，下也，从阜夅聲。』陟古文作，降古文作。此皆象形而建類一首，同意相

晚周刀布文作  。注四十二此字初唯象形，後加聲作；然其沾聲已在殷時也。又雞，說文云：『知時畜也，从佳奚聲。』籀文从鳥。殷器文作



，有雄雌二形。卜版文作，以象其長尾，又作，則加奚聲。此初唯象形，後變為形聲。其變亦在殷時。注四十三

丁初象形後變為形聲而形亦變　環。說文云：『環，璧也，从玉睘聲。』周器文作，所从，亦象形，故作連環形以別之。其後改為玉，从玉睘聲。睘从袁聲。袁从，故環亦同瑗。注四十四又玦，佩玉也，从玉夬聲。其古文作，與同意。注四十五又銕，說文云：『矢鏑也，从金耑聲。』而卜

版文作  ，即其形也。注四十六此亦後變為形聲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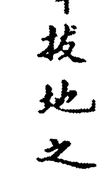
。又耒，說文云：『耜也。象耒丰之形。』周器文叔字所从作

，四象形而轉注　止，說文云：『下基也。』古文作。又『歫，踦也，从反止。』古文作。止，右足首，未有左足首，不能步踦也，故作止，又作歫，以其意相注屬也。又『步，行也。从止歫相隨，从反止。』古文作。又『奉，並也。』服者，艮之段，艮即降服也。古文作，與步相反，不進則服從也。又『陟，登也，从阜从步。』又『降，下也，从阜夅聲。』陟古文作，降古文作。此皆象形而建類一首，同意相受者。注四十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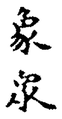
五象形而段借　亞為花萼之萼本字，說文脫此字。古文作  ，象莖枝；口止，借用為開花之形。又舜即舜，說文云：『艸也。蔓地連萼花本字象形，舛聲。』象蔓，借大為開花之形。此種以段借為象形之例極夥。注四十九

第三象形之持質　分為筆畫，位置，形狀三方面論之。

一筆畫方面　古象形字因形示意，不拘筆畫，亦有三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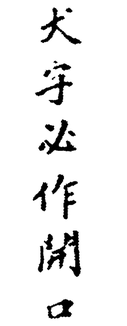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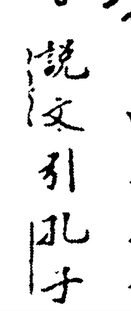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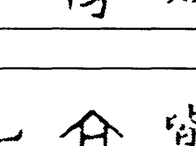
甲繁簡略不拘　雧字殷周器銘文作  ，卜版文作。筆畫繁簡不同，而纍纍如連鼓之意則一也。注五十一又水字卜版文作  ，；卜版文作  ，濼字所从作；周器文作  ，河字所从作，亦繁簡不拘，如漁字卜版文作  ，从二水四魚，省文从一水一魚，則會意而實象形也。注五十六古象形字之合體者

繁簡無定，而皆存鹿之特徵則一也。注五十七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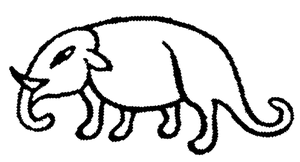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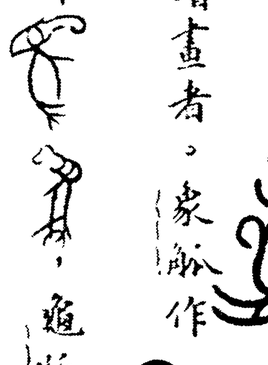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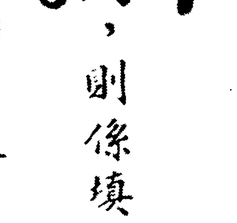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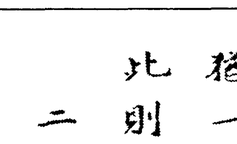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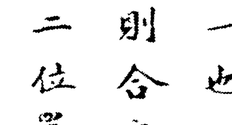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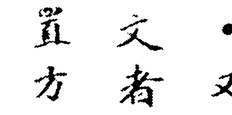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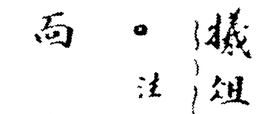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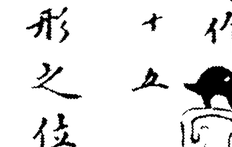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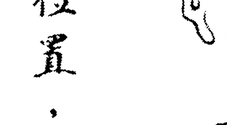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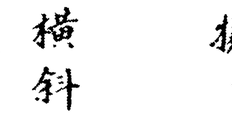
，卜版文作  。說文解虎字形有誤，令據古文，知亦純然象形。古諺云：『畫虎不成反類狗』，虎字亦犬字系也，唯其斑文以為儆耳。注五十五此亦繁簡不同，而意均同者。又鹿字殷兵器文作  ，殷器文作  ，卜版文作，殷周器文作  ，石鼓文作，此亦筆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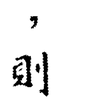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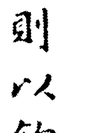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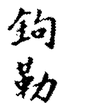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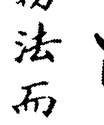
，卜版文作  ，殷周器文作  ，卜版文作  ，殷器文作，卜版文作，殷周器文作，石鼓文作，此亦筆畫繁簡無定，而皆存鹿之特徵則一也。注五十六古象形字之合體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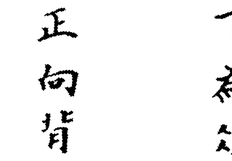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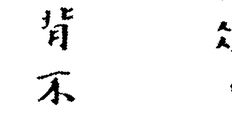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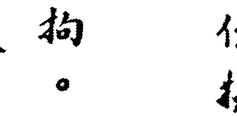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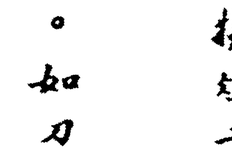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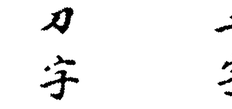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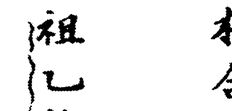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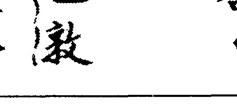
，卜版文作  ，殷周器文作  ，卜版文作  ，殷器文作，卜版文作，殷周器文作  ，石鼓文作  ，此亦筆畫繁簡無定，而皆存鹿之特徵則一也。注五十六古象形字之合體者

，體雖不一，而其象衆水泫流，意皆相合。注五十二又山字殷器文作  ，周器文作  ，雖有繁省之殊，而象三峰拔地之意，則同。注五十二又玉字殷周器文作  ，玉之質不可象，故象所佩玉，以為字形，而惟連三者，多略不過三之例也，此亦繁簡雖殊，而意實同者。注五十三又犬字殷器文作  ，卜版文作  ，  ，吠字所从作  。說文引孔子說云：『視犬字如畫狗也。』令據古文，確繪犬形。且犬字必作開口之狀，蓋犬能吠而守者也。注五十四又虎字殷器文作  ，卜版文作  ，  ，殷周器文作  ，皆象四圓為壁，四門以通四方，四方相去亙，說文云：『亮也，从舟在二之間。』令據卜版文作，即溝瀆形，水有兩厓也。中二舟衰橫形，象二舟往來兩岸之間，如今時渡船也。亟亮之義，存于字形。周器文作  ，从回，象城廓之重，文。注五十八又如廩字，說文云：『外城也。从回，从禀，禀亦聲。』廩字後世作郛。殷器文作，卜版文作  ，皆有亭館。卜版文又作，殷周器文作  ，則象二方向，為四方向之略文。然郭之大意猶是也。注五十九大抵最初象形，其筆畫多繁，後漸變而為簡略耳。

乙雙鉤單畫不拘　古象形字有以雙鉤而空白畫之者，有以單畫而填實畫之者。前者如繪畫中之工筆，故近于畫；後者如繪畫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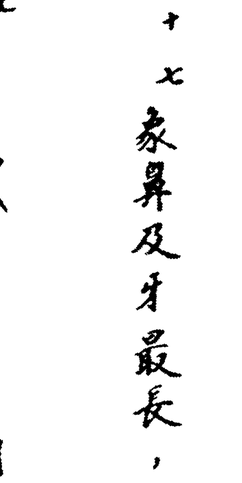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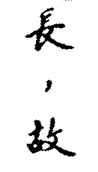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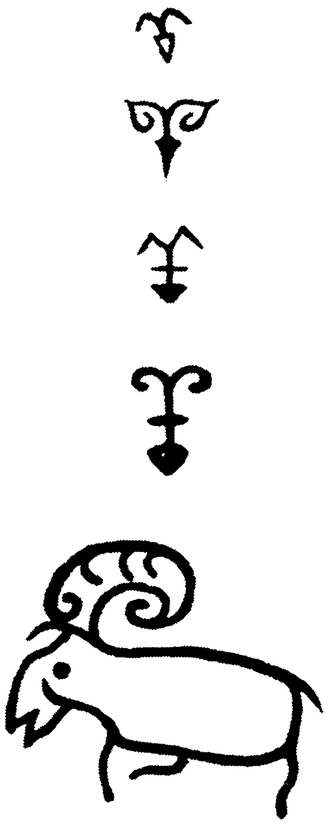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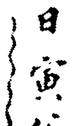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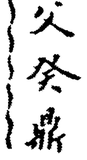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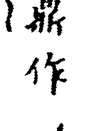
之寫意，故近于字。大抵最初象形，多空白雙鉤，後因太涉藻繪，不便于用，乃漸填實之，以至成為單畫。此繪畫與文字之所以分途也。且用筆者多填實，刻者多虛白，亦自然之趨勢。如象字，象鼎作  ，父乙鼎作  ，象尊作  ，皆係以雙鉤圖成象形。周楚公家鐘作  ，則以鉤勒法而加文飾，尤為象形之極細而涉于繪畫者。象骫作  ，象且辛尊作  ，骨版文作  ，則係填實之象。骨版文作  ，則係鉤勒象形之簡者。古鉢文作  ，庚辰為作解作  ，骨版文作  ，立象旅鼎作  ，石鼓文為字所从作  ，則係由填實之象，省略而成單畫者。注六十四骨版文作  ，係雙鉤；龜版文作  ，則係填實而成單畫者。注六十一又攕，攕鼎作  ，攕尚盉蓋文作  ，則係填實。單父辛鼎作  ，則係填實。注六十二又孫字析子孫父己鼎作  ，係填實；父辛尚作  ，則又演為單畫矣。注六十三

兩析文合文不拘　古人析文合文本不拘。析文者有一字析為二三字；合文者有三字四字連結為一字。今特即象形者言之，如為夏時大室形，為殷時大室形，而殷器文有作  者，則係析文而橫列。又籀字殷器文作  ，則為異行而尚析文，一鎛二鉄皆同意也。注六十四此析文者。又父辛尊  字，係孫兩手各牽攕，又下有一攕，三猶一也。又攕祖爵作  ，上為攕，下為祖，係攕祖二字相合。北則合文者。注六十五

二位置方面　象形之位置，縱橫斜正向背不拘。如刀字祖乙敦作，係縱形向上者；古刀布文作，係縱形向下者。父癸卣作，係橫形。骨版文作，元作為正形，虛白作，交為為，皆側視形。係向左斜；冊冊刀解作，係向右斜。注六十六川，龜版文作，卜辭巡字所从作，古璽文作，鏟布作，王昌川璽作  ，係縱形。龜版文又作  ，則係填實而成單畫者。而  之與  ，則互為向背。注六十七至于位置則斜正竝行，又作  ，鏟布作  ，係向右斜。  之與，亦互為向背，尤極象形縱橫斜正向背之妙。注六十八

最顯者如井字克鼎作，井解作，曾鼎作，皆係正形。邢叔彝作，古刀布文作，麥盉作，則為斜形。注六十八

以上皆單體象形位置變化之例。至于合體象形，則又兼內外二元素。如涉字骨版文作，，，

七十七 象鼻及牙最長，故殷器文作  ，卜版文作  ，周器文作，均象其長鼻長牙。注七十八 兔耳最為長大，故龜版文作  ，象其寬大之耳。注七十九 羊角宛曲，故卜版文作  ，周器文作，無論象全體或首形皆顯其曲角。注八十 日形圓，故日寅父癸鼎作  ，賓棄作  ，歸父敗鼎作  ，日虹父乙觶作  ，均象其形。

注一 日人高田忠周學古發凡八卷三冊九十八卷十三頁至二十頁

注二 近人華學涑國文探索一斑華夏文字變遷表及說明

注三 學古發凡一卷下十三頁至十四頁及古籀篇四十八卷一頁

注四 學古發凡一卷下十五頁

注五 學古發凡二卷三頁古籀篇七十五卷十五頁古籀篇補遺八卷十二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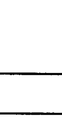
注六 古籀篇九十六卷八頁

注七 學古發凡八卷九頁

注八 學古發凡八卷二十六頁

注九 學古發凡八卷三十六頁

注十 學古發凡八卷三十八頁古籀篇九十七卷二十八頁

象其陽精不虧，其中一注係指事。注八十一 月常缺，故龜版文作，大骨版文作，月字空首布作，骨版文作，已酉方彝作，克尊作，師奏宮鼎作，月形向作，金文彤字所从作，明月鐘作。其  緣皆象月之鉤，其中之一，則象大地山河之影，雖為狀不同，而其象月之鉤缺則一也。注八十二

注十一 學古發凡七卷下二十六頁

注十二 古籀篇七十五卷一頁學古發凡七卷下三十五頁

注十三 學古發凡八卷十一頁

注十四 古籀篇四十七卷二十三頁五十七卷十四頁至十五頁學古發凡一卷下十八頁至十九頁

注十五 古籀篇三十八卷四十頁至四十一頁

注十六 學古發凡八卷十九頁古籀篇七十七卷二十一頁八十六卷二十頁

注十七 學古發凡一卷下六十四頁古籀篇補遺九卷十二頁

注十八 學古發凡一卷下十八頁古籀篇補遺九卷六頁

注十九 學古發凡八卷十頁古籀篇八十卷二十六頁

注二十　古籀篇十九卷二十一頁
注二十一　學古發凡八卷十八頁古籀篇八十六卷十九頁
注二十二　古籀篇四十三卷一頁
注二十三　古籀篇三十一卷三十九頁
注二十四　學古發凡四卷一頁古籀篇五十九卷二十八頁古籀篇補遺六卷十八頁
注二十五　古籀篇二十九卷二頁古籀篇補遺三卷二十三頁
注二十六　古籀篇二十一卷十五頁至十七頁
注二十七　古籀篇二十二卷三十六頁至四十四頁學古發凡一卷下十九頁
注二十八　古籀篇八十七卷三十二頁至三十四頁
注二十九　古籀篇九十六卷十一頁至十二頁學古發凡一卷下十

注三十　古籀篇八十四卷二十九頁至三十一頁
注三十一　古籀篇六十三卷二十一頁二十五頁至二十
六頁
注三十二　古籀篇六十七卷二十五頁
注三十三　古籀篇六十三卷一頁古籀篇補遺八卷十九頁
注三十四　古籀篇七十九卷十八頁至十九頁學古發凡二卷
十一頁
注三十五　古籀篇二十七卷十五頁至二十三頁
注三十六　古籀篇七十八卷三十六頁至三十七頁學古發凡二卷
十五頁至十七頁
注三十七　學古發凡二卷十七頁古籀篇十九卷九頁

注三十八　古籀篇六十七卷一頁至二頁
注三十九　古籀篇六十七卷二十九頁至三十一頁
注四十　古籀篇八十一卷八頁學古發凡一卷下二十頁
注四十一　古籀篇八十九卷十四頁古籀篇補遺九卷十八頁學古發
凡二卷十三頁至十四頁
注四十二　古籀篇二十四卷三頁古籀篇補遺三卷二十三頁
注四十三　古籀篇九十四卷十六頁學古發凡二卷十一頁
注四十四　古籀篇七卷七頁古籀篇補遺一卷十頁
注四十五　古籀篇七卷十四頁
注四十六　古籀篇十二卷十五頁
注四十七　古籀篇八十三卷二十一頁至二十三頁學古發凡二卷

十二頁至十三頁
注四十八　學古發凡一卷下二十一頁
注四十九　古籀篇六十四卷二十六頁學古發凡一卷下二十二頁
注五十　古籀篇一卷二十二頁至二十三頁
注五十一　古籀篇二卷一頁至二頁
注五十二　古籀篇十三卷一頁至二頁
注五十三　古籀篇七卷一頁古籀篇補遺一卷十頁
注五十四　古籀篇九十卷一頁至三頁古籀篇補遺九卷二十一頁
注五十五　古籀篇九十一卷一頁
注五十六　學古發凡二卷二頁至七頁近人羅振玉殷商貞卜文字
考七頁至八頁
注五十七　古籀篇一百卷二十六頁

注五十八　古籀篇七十五卷八頁
注五十九　學古發凡一卷下五十九頁至十一頁古籀篇七十三卷二十八頁至三十頁
注六十　古籀篇九十三卷一頁至三頁
注六十一　古籀篇九十一卷十六頁至十七頁
注六十二　古籀篇八十九卷十一頁至十三頁
注六十三　古籀篇七十卷二頁至十一頁
注六十四　學古發凡四卷三十三頁至三十六頁
注六十五　古籀篇八十九卷十三頁
注六十六　古籀篇二十八卷一頁
注六十七　古籀篇五卷二頁
注六十八　古籀篇八卷二十四頁至二十六頁

注六十九　學古發凡二卷十五頁
注七十　學古發凡二卷十七頁至十八頁古籀篇十九卷九頁
注七十一　學古發凡二卷九頁
注七十二　古籀篇三十一卷一頁古籀篇補遺四卷一頁
注七十三　古籀篇三十九卷一頁古籀篇補遺四卷二十三頁
注七十四　古籀篇四十卷十七頁古籀篇補遺四卷二十七頁
注七十五　清孫詒讓名原上十二頁學古發凡二卷七頁至八頁古籀篇九十八卷二十四頁至二十五頁
注七十六　古籀篇三十一卷一頁至五頁
注七十七　學古發凡八卷二十八頁
注七十八　古籀篇九十三卷一頁至三頁
注七十九　古籀篇九十三卷十七頁至十八頁

注八十　學古發凡二卷九頁
注八十一　古籀篇二十三卷五頁至九頁
注八十二　古籀篇二十四卷七頁

第四　形聲

形聲者班固謂之象聲，鄭樵名為諧聲。如僅就形聲字之象物聲者而言，則謂之象聲自可。如就造字之本言之，先有其聲，而後有其字，則名為諧聲，亦不能謂為非是。然以形與聲二者並觀之，則以許慎形聲之名為確當。故王筠曰：『以造字之本言之，則云諧聲自可。蓋先有江河之名，而後有江河之字。其所以成字者，在工可之聲，故曰可也。若以用字之法論之，則云形聲，乃為賅備。如杠柯亦以工可為聲，而既以木定其形，則杠為步渡，柯為斧柄矣，不得偏重聲也。』（說文釋例卷二注）許慎說文解字序曰：『形聲者以事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段玉裁注之曰：『事，兼指事之事，象形之物，言物亦事也。名即』古曰名，今曰字』。之名。譬者諭也。諭者告也。以事為名，謂半義也。取譬相成，謂半聲也。江河之字，以水為名，譬其聲如工可，因取工可成其名。』（說文解字注、十五卷）『以事為名』之事，指事物之形；『以事為名』之名，指事物之義；『取譬相成』指事物之聲：故形聲字必須具備形義聲三種條件。蓋形聲乃半主形，半主聲，聲形兩體相合而成，而以聲為本，其義即寓于聲形二者之中。然所謂形者，非專指象形而言，實衆象形指事會意而兼有之。以形聲與指事象形相較，則指事象形多屬獨體，形聲多屬合體。以形聲與段借相較，則段借以全字為聲，形聲以半字為聲。一字而具數義者為段借；由疊加偏旁，別成他字，而原聲仍在，惟以偏旁之形毋為別，則形聲也。以形聲與會意相較，則形聲乃分兩體為兩義，以明一事一物；會意則合兩體為一義，以明一事一物。前者以聲為主，而聲即寄義；後者則此以意為主，不假于聲。故鄭樵謂『二毋為諧聲，三毋為會意，一字一毋為諧聲。』（通志・六書略）江

河之从氵，毋也；从工可，于也。以形與聲言之，則可以知其類；有于有聲，則可以知其義。以聲明義，義寄于聲。凡字其形類在左，其聲義在右。然所謂一字一毋或一形一聲者，乃舉要而言之耳，形聲之字，不限于一形一聲也。除一形一聲外，有數形一聲者，有二重形聲者，亦有省聲者。

一數形一聲　此類可分為三例：

甲二形一聲　如碧字說文以為『石之青美者，从玉石，白聲。』凡多形之形聲字，碧為似玉之石，故字从玉石，以會意為形也。

乙三形一聲　如  ，珍也。（注一）从穴玉貝，會意，缶聲

之類。

丙四形一聲　㚔，繹理也。从工口又寸，會意。工口亂也，又寸分理之，彡聲。古文作  。

二數形數聲　為盜從中出，从穴从次，次亦疾字也。盜自內出，猶疾發于內也。㚔古文㚔，蟲也，蓋食穀者。二聲字皆當兼意。此係二形二聲。（注二）

三二重形聲　二重形聲，自近人林義光始明之。其文源云：『駢列二聲，則不害其為新字，故有二重聲。自許氏以來，不達斯恉，而穿鑿附會，支離破碎，如釐字說文云：『家福也。从里孷聲。』林氏以家福不得从里，釐訓為福，家福之義亦無據，以里孷皆聲。（見文源卷十二）林氏所舉釐字或二重形聲

惟其餘閒靜等字，徵之古文，皆屬有義，非二重形聲也，蓋字之形或聲具一已足，其重者複矣，故此例雖有之，亦極罕見。如室字，說文作从至，至亦聲。而周器文作  ，从廷。又蛭，蟣也，从虫从至，至亦聲。而卜辭文作，从廷。廷下云：『到也，从二至。』其實至廷同字，此皆以象形文為形聲之聲，而重其形者。約取于繩，以美結聿耳。

四者聲　者聲乃形聲字之變相者。說文中者聲之字凡三百三十，大抵所取之字，或減少筆畫，或聲形彼此兩借，而成互依之勢。有省形不省聲者，有聲形俱省者，皆任意省其形或聲，以便結構，無他深意。段玉裁所謂『有省聲者，既非會意，又不得其聲，則知其者某字為之聲也。』（說文解字注五卷上王筠以指事例三）

有六：

一左形右聲　如江河之類。
二右形左聲　如鳩鴿之類。
三上形下聲　如草藻之類。
四上聲下形　如婆娑之類。
五外形內聲　如圜圓之類。
六外聲內形　如聞問之類。

此以古人書字，上下左右內外不拘之故。以一形一聲，左文右文概之。所謂左文水麵其左皆從水。所謂右文者，如戔，竹簡之小者曰箋，木簡之小者曰牋，農器及貨幣之小者曰錢，價值之小者曰賤，竹木散材之小者曰棧，（見說文解字注）王筠以指

事象形會意字可省，形聲字不可省。形聲字而省也，或由于聲衆義；或由于所省之字即與本篆通借；或由于古籍不省；或由于所省處其所；或由于傳寫者不知古音而私改之，否則亦必後人私改，因失古義，許慎又從而為之辭也。（見說文解字注三卷有按）說文皆本秦篆，所言省聲之字，實與古文不合。今如以甲骨金石之文細徵之，恐三百三十字中，大半皆非省聲。如說文老部諸字，皆省从耂，而三代古文則多不省，可見一斑。注三然六書非無省形及聲者也。古文今文之省形省聲者，為數實繁，且不限于形聲一類，甚至每字多有省體，猶如今字之有簡寫。王氏謂所謂左形右聲者，蓋亦失之矣。

形聲字之無省者，蓋亦先民隱言之以便稱謂耳。如以其義類之實際位置而言，則加山而作嶢。就石而言，則加石而作礄。就馬而言，則加馬

注鐘之小者亦曰棧，（見商承祚殷虛文字類編）酒器之小者曰盞，水之小者曰淺，水所揚之細沫曰濺，小巧之言曰諓諓，物不堅密者曰俴，（見管子小匡及地員注）小飲曰餞，輕踏曰踐，薄刮曰剗，傷毀所餘之小部曰殘。凡此皆以戔為聲，亦即以戔為義也。青字有精明之義，故日之無障蔽者為晴；水之無混濁者為清；目之能明見者為睛；米之去粗皮者為精。凡此皆以青為聲，亦即以青為義也。命字隱含分析條理之義，起初只有命字。就言語而言，則加言而作諭。就車而言人事而言，則加人而作倫。就絲而言，則加絲而作綸。凡此皆以命為聲，則加車而作輪。就水而言，則加水而作淪。就頭額而言，則加頁而作顖。就走而作趣。就山而作嶢。就石而言，則加石而作礄。就馬而言，則加馬

而作駾。高也。就犬而言，則加犬而作駾。高犬也。就鳥羽而言，則加羽而作翹。高羽也。凡此亦皆以堯為聲。亦即以堯為義也。舉此數端，足證造字之初，先有右旁之聲，後有左旁之形。惟有字音，乃有字義；惟有字義，乃有字形。右旁之聲既同，則其義必同。饒炯曾珍述段玉裁論說文『以聲為義』一條云：『古者先有聲音，而後有文字，是故凡千字之中，从某為聲者，必同是某義，如从「非」聲者定是赤義，从「番」聲者定是白義，从「干」聲者定是犬義，从「百」聲者定是臭義，从「力」聲者定是文理之義，从「勿」聲者定是和義，全書八九十端，此可以窺上古之語言，千品部發其凡焉』。朱駿聲亦謂聲相近，則義相通。（見說文通訓定聲豫部下）近人劉師培於中國文學教科書中，舉證尤夥。如：

『衷忠仲三字，从中得聲；然咸有中字之義。濛曚矇幪亦

字，从蒙得聲；然咸有向曲之義。伶玲昤三字，从令得聲；然咸有大字之義。（令大也。）悷戾悖詼誖誙誖悖八字，从孛得聲；然咸有盛字終字之義。（悖盛也。）婢婢婢

之字，古必同韻：如从工聲之攻貢空項江扛釭紅諸字，古聲同在東韻；从可聲之苛訶柯何河坷軻阿諸字，古音同在歌韻是也。亦有聲音在此韻，而从此得聲之字在其對轉旁轉之韻者：如谷在屋韻，而从谷聲之容，則在東韻。屋東對轉是也。又有得聲字與聲母非對轉旁轉而由雙聲取聲者：如丹在添韻，而从丹聲之那，則在歌韻，添歌二韻不相通，然丹那同在泥聲為雙聲；㠯在先韻，而从㠯聲之恩，則在哈韻。先哈二韻不相通，然㠯恩同在心聲為雙聲是也。故近人章炳麟謂「同一聲類，其義往往相同。」（論語言文字之學）且同義之字，不必右旁之聲皆同此，即任舉同聲之字，亦可用為同義。阮元之釋矢字，謂開口直發其音曰矢。凡與矢施音近者，如尸旗夷易雉止水屎諸字，或含有平陳之義，或含有施舍之義。其釋門字，謂事物有問可進，進而靡已者，其音皆讀若門：如免每敏孟之類。梁任公先生亦謂中國字不獨音同義似，即同一發音者，其展轉引申之字，可以無窮。（見其從發音上研究中國文字之源）近人朱桂耀之中國古代文化的象徵，言之尤詳：

「中國文字學上，也有以某種聲音直接的表示某種意義，是一種純粹的音的象徵。……思想是一種言語習慣，而言語是發音機官的運動，那麼我們雖不敢大膽的說，思想就是發音機官的運動，但至少發音機官的運動，和思想很有密切的關係。大概發音機官運動時，至少要發生兩種感覺：一，觸覺——例如唇與唇的接觸，舌與齒的接觸等，而接觸的部位有廣狹，程度有寬緊，於是就發生種種不同的觸覺。每一種觸覺，附帶着一種微細的情感，這種情感，就直接的表示出意義。二，運動感覺——例如舌的上下，口腔的開閉等。每一種運動感覺，附帶着一種微細的情感，這種情感，也直接的表示出意義，是現代教育上一個很重大的發明。現在我們就用這原理來解釋中國文字學上的許多字。例如ㄍ音是唇與唇的接觸，而接觸的部位很廣泛，程度也很寬，不像破裂音的逼促，這時我們就起了一種寬泛的感覺；而發鼻音時，又有一種沉悶的感覺，于是凡有ㄍ音的字，多含有寬泛沉悶的意義，例如渺，茫，綿，邈，夢，寐，昧，莫，眇，沒，微等是。（這類的字，既元學經室集釋門字，及梁任公先生近著第一輯中都有說明。）又如ㄉ尤等音，是舌端和牙床接觸，牙床是凸出的部分，而舌端的部位，也特別顯著，感覺又最靈敏，所以發這種音時，我們就起了一種特定的感覺，於是凡有ㄉ尤等音的字，多含有特定的意義，例如特，定，獨，單，第，嫡，端，點，滴等是。又如尢彡等音是縫摩擦音，聲音分碎了，從極細的音縫間洩出，這時我們就起了一種尖細分碎的感覺，于是凡有尢彡等音的字，多含尖細分碎的意義，例如細，小，尖，纖，碎，戔，散，撕，漸，沙等是。又如ㄌ九等音最容易滾，德文法文裏的，就是滾的，凡物圓的容易滾，于是就用這容易滾的聲音去稱呼圓的東西。例如輪，壚，轆轤等是。（民國十三年六月二十日晨報副刊）

朱氏以心理解釋發音與思想之關係，議頗深切，可謂抉聲音之微蘊。惟于聲音之起源，則未道及，今特分為二類而略論之：

一自然之音　自然之音者，因口舌相調，即成一普通之音，其音非時間空間所能限，所謂天籟也。如小兒之呼父為爹，呼母為

媽，皆其口中時而所發之自然聲音之類。

二、效物之音　夫言出于口，聲音乃成，固為定理。然原始之人，非能創此音也，其所以成一真實之音者，實假于物，必先具其物，乃錫其名。其別有三：

甲、聲起于形——即象物形以造字者也。如地低之音相近，因地體在下，故呼之為低，後從低音轉為地音，乃別造地字，故為字音象字形。

乙、聲起于義——此由于古代作字，即立義象以為標，復觀察事物，凡某事某物之意象相類者，即寄以同一之音，以表其義象，故凡音同之字，義即相同，如前文所舉之施字門字是也。

丙、字音象物音——古人製字，既象物形定字形，復象物音定字音，故字形與物形同，字音復與物音同。如鵝字之音，近于鵝鳴而雖字從佳奚聲，而雖字音則與雖鳴相似。雖字從佳昔聲，而雀字音則與雀鳴相似。其餘鶚鵝，結鶨，鵝鵝，鶯鳩，鳴鶴等字，大氏其字之音，即象其鳥之聲。此等字音，真天地之元音，無論何時何地，皆一成不易。故管子言五聲，必以牛羊雉豕馬之聲況譬之。地員篇所云：凡聽宮，如牛鳴窌中；凡聽商，如離群羊；凡聽角，如雉登木以鳴，音疾以清；凡聽徵，如員貐豕覺而駭；凡聽羽，如鳴馬在野是也。誠以文字之音易變，而五物之聲不移故也。（說文發疑）

令試分動物及非動物兩類言之。凡吾人作否之狀態，必用口作吮音，即『莫』字詞『罵』字所從出，稍洩氣為『惡！是何言也？』之惡。馬鳴亦閉口使氣自鼻出，所以同音。而有馬名。牛，則像其發音之重濁。後又作『牟』字，像閉口鼻音。豕許慎謂『讀與豨同』。蓋豕走豨豨，豨豨本模倣豕走之叫聲。鼠，則像其對齒之斷聲。此例大概用韻母模倣聲音者；像『馬』以外發音，像鼠以對齒發音之例，則居于少數。至于無聲音可以模倣，或不易聞其聲音之動物，勢不得不用其他方法以作標記。今須先將非動物界因阻礙發出之聲音詳為分辨，始可以約以有統系之說明。大凡兩物因阻礙發出之聲音，與物體之體積，密度，動力，振幅，速度，皆有連帶之關係。譬如兩平面相擊，其發音大概必近于聲母ㄅ或ㄆ；實心者，以較小塊粒擊之，必近于聲母ㄉ或ㄊ；空心者，以較大之塊粒擊之，必近于聲母ㄍ或ㄎ；若只由其邊沿上掠過者，必近于聲母ㄏ或ㄈ等。此皆由于兩體相擊之阻礙狀態，近似氣程在人口中遇阻礙之故。既明此種關係，始可由今語以推求諧聲首所模倣之聲音如下：

子模倣圓轉之聲音　今語模倣一物體滾之聲音為 *gululu* 或 *kululu*，初民則因物體與聲音之連帶關係，將此種聲音與此種物像聯絡為一，模倣為稱號。是以圓形物如『果蓏』『蝸螺』『古婁』『髁顱』，近圓形者如『倪倪』『狗倮』『岂崙』『丘隴』，一部分圓形者如『蜣螂』『螺螄』，甚至鳥棲之極圓者如『過鴝』，穗旋之極圓者如『果蠃』，皆用此籠統之稱號。有時亦用 *lululu* 或 *pululu* 來模倣，即爾雅之『毗劉暴樂』，木葉滾下之聲音也。因此螺蠃亦作『蒲盧』，丘隴又作『培塿』。有時又以 *dululu* 或 *tululu* 來模倣，即兒童所玩陀螺亦稱地曲公在地上旋轉之聲也。因此顆顱又作『髑髏』。有時或但用 *lulu* 或 *gugugu*，或 *bububu* 或 *dududu* 來模倣，但只 *lulu* 為專像圓轉之聲音，其餘者又各含阻礙狀態相當之意義。許慎所謂『刻木彔彔』即此 *lulu* 之模倣也。凡滾聲之一一可聽，有次序者在水為『澎湃』，在石為『磅礴』，在草為『蓬勃』，在獸為『屏蓬』。有時亦重言 *ling*，或 *lung*，或 *ling*，或 *ling*，或 *lung*，即所謂『蓬蓬』，古字作『芊芊』，以相碰必極擠故也。爆裂與分散之意義相應，所以『卜』『暴』『半』『岂』『分』等聲，當另為一組。碰與撞之分，僅在手擊之所在之廣狹不同而已。

卯模倣切磋之聲音　吾人模倣鋸木之聲，皆謂 *kikikiki*，或 *tsiatsiatsia*。形容一人饒舌不休，亦即用『嘰咕』之名稱以模倣之，即所謂『齟齬』『枝梧』也。餘如『犖确』『扢楑』『椔枳』『蚔蛆』『蒺藜』『趑趄』並其同語，由齟齬為錯互義，枝梧為不安義也。

辰模倣瑣細之聲音　微風之吹動枝葉，或葉之下落，或小蟲之動于艸中，其聲皆極小，故此類之模擬聲必須用嘶音如 *sisisi*，*tsutsutsu*，*khikhikhi* 等；因此有『須從』『蚣蝑』『蠭蜎』『蟋蟀』等名。又如鳥飛

，為『慸慸』『蠢蠢』；不即停止者，為『岌岌』。餘如『麗』『離』『婁』『連』『縷』『流』『雖』等雙聲連語，均屬于此一語之變易。

丑模倣衝撞之聲音　今語模倣衝撞之聲音，大概為 *dingdung*，*tingtung*，或作短音為 *didu*，*titu*，即『停憧』『丁東』『叮噇』等連語之語根；有時重言 *dingding*，或 *dung*，或 *ting*，或 *tung*，即『亭亭』『童童』（亭童並指『丁』『丁』代木聲，古當『婪婪』『其時』：『擊鼓其鐘』。）等連語之語根。撞鐘，撞腳，皆謂之『種』，斧之下砍，作態亦相彷彿，則發音當然亦相近，此其所以同一語根也。而且此類動作之結果，係趨向于堅定一面者，故有『丁』『嚀』之引申義。

寅模倣碰或爆裂之聲音　凡 *kiet*，*pipa* 一類之模擬聲，固為模倣平面被擊之模倣，即『嘲雅』『拳連』『曳』『連』，『鷗鷗』，鷗當即因伐木『許許』，以及『脊』『疏』『肹』『蠁』等詞，亦無非同樣聲音之模倣。

已模倣作態之聲音　凡愈細微之物，愈無聲音，亮至無從模擬。譬如口中有一點灰塵，或含着一些滋味，而與人相語，則無聲可以依傍，只有將兩脣作勢之一法，而結果却契合于聲母 m 之發音，此即 m 發音之各語所以含細微意義之故也。又如魚之得名，亦模倣此作態之聲音而成者。當吾人作 u 音之時，非與魚口上所見之作勢相同乎？氣程經過喉之阻礙，捺而出之，即為 *ngiu* 音，因此呼魚。

夫天籟無窮，事物無盡，則吾人語言之模擬于自然及自然界現象者亦無窮極，而字之由聲音以成者亦孳乳無已。未有文字，已有聲音，龔自珍所謂『古者先有聲音，而後有文字。』王筠所謂『聲之未

也，與天地同始，未有文字以前，先有是聲，依聲以造字，而聲即寓文字之內。』（說文解字卷三）是也。江聲以象形指事形聲，為文字之綱，實以有見于此。見其次於書說，故由聲音方面以觀六書，則造字之本，非盡由于象形指事，形聲亦當有相當之地位。如以字之孳乳言之，則形聲與假借轉注並用，尤占極重要之位置。是以文字之推衍，自然不得不從聲音方面發展；文字之進化，自然不得不向衍聲方面演進：此形聲之所以于六書中為最夥，而為用復最廣也。

說文解字凡九千三百五十三文，而內中形聲字凡七千六百九十七。鄭樵六書略凡二萬四千二百三十五字，而內中形聲字凡二萬一千三百四十二，則形聲幾居六書十分之八九。蓋字之有形聲，實濟五書之窮，為文字發達史上之一大進步，有形聲而字有不可勝用者矣。故鄭樵曰：『六書也者，象形為本。形不可象，則屬諸事；事不可指，則屬諸意；意不可會，則屬諸聲，聲則無不諧矣。』（六書略）均見通志）由形聲本身與其他五書之關係細別之，其類有四：

一形聲兼指事　如音字從言含一。音者言之類，故字從言為義，古文作，  即言字，從口辛聲。本義當為言之聲，一以示音在言中之類。

二形聲兼象形　如  字以句為聲，而以馬象馬形之類。（注四）

三形聲兼象形會意　  （甲骨文作  ，從木圍聲。為橐，象橐滑版文作形。形聲兼象形會意也。（注五）

四形聲兼會意　形聲以聲為主，而義寄于聲，故概括言之，凡

形聲之字，皆兼會意也。細別之亦有四例：

甲形聲兼會意　  ，取婦也，從女從取，取亦聲。（注六）  ，馬一乘也。從馬從四，四亦聲。（注七），走亦聲。古文作  （古錢文）（注八）凡此之類，實非盡由于象形指事，形聲亦當有相當之地位。如以字之孳乳言之，則形聲與假借轉注並用，尤占極重要之位置。是以文字之推衍，自然不得不向衍聲方面發展；文字之進化，自然不得不向衍聲方面演進：此形聲之所以于六書中為最夥，而為用復最廣也。

說文解字凡九千三百五十三文，而內中形聲字凡七千六百九十七。鄭樵六書略凡二萬四千二百三十五字，而內中形聲字凡二萬一千三百四十二，則形聲幾居六書十分之八九。蓋字之有形聲，實濟五書之窮，為文字發達史上之一大進步，有形聲而字有不可勝用者矣。故鄭樵曰：『六書也者，象形為本。形不可象，則屬諸事；事不可指，則屬諸意；意不可會，則屬諸聲，聲則無不諧矣。』（六書略）均見通志）由形聲本身與其他五書之關係細別之，其類有四：

一形聲兼指事　如音字從言含一。音者言之類，故字從言為義，古文作，即言字，從口辛聲。本義當為言之聲，一以示音在言中之類。

二形聲兼象形　如字以句為聲，而以馬象馬形之類。（注四）

三形聲兼象形會意　（甲骨文作，從木圍聲。為橐，象橐滑版文作形。形聲兼象形會意也。（注五）

四形聲兼會意　形聲以聲為主，而義寄于聲，故概括言之，凡

丁形聲兼會意尚涉指事象形　說文云：『金，五色金也，黃為之長。久薶不生衣，百鍊不輕，從革不違。西方之行，生於土，從土。左右注，象金在土中形，今聲。』古文作（師酉簋）（師酉簋）（鄂侯鼎

文為其聲，而別以偏旁之形毋，于是形聲漸繁。近人馬敘倫曰：『形聲最多：這便因為山川全石鳥獸草木等等，說他們的大體，自然是很區分的了。至于同一種類，而形狀不同的，各要給他們一個名字；却因為種類相似，造不了這麼許多衆形字，又沒有特別的方法可以表示，就無意可會。所以通着產生形聲的法子來了。』（國文學會叢刊二細尋形聲所以使轉無窮之故，復有內心作用，蓋人類以某種聲音稱呼某種事物，歿後重複之次數既多，某種聲音與某種事物之間，發生一種不可分解之關係；言及某種事物，即想及某種聲音，于是與某種事物相像之第二種事物，亦以某種聲音代表之，甚至與第二種事物相像之第三種事物，亦以某種聲音代表。如此展轉牽連，可至無窮。今有小兒于此，見鴨之浮泳水面者，呼之為鴨，于是名

一切蟲鳥，甚至流體，皆為鴨。而一旦見錢幣上之鷹或龍，將錢幣亦謂之鴨矣。小兒如此，初民當然亦難逃此公例。（注十三）此形聲之所以變演而無已也。故中國文字雖以字形為主，而實以字音為綱。梁任公先生謂中國文字乃屬于衍音系統，當從音原以求字原。（見其從發音上研究中國文字之源近人伯潛亦謂漢字之進化，由衍形傾向衍聲。其言曰：『說文解字敘明明說『其後形聲相益，即謂之字』。可見漢字本是從『形』『聲』兩方面推衍的！由『形』而『聲』的傾向，是極顯明而有力的。所以說漢字不是『拼音文字』則可，說漢字不是『衍聲文字』則不可。這樣傾向，就是漢字的進化。』（東方雜誌二十一卷令略舉其六證一由字義方面證之　漢字中，如棗與棘，古與叶，忠與忡，召與叨，怠與怡諸字，形體之構造皆同，因讀音不同，義遂各異。

如包，胞，袍，泡，苞，皰，抱諸字之从包聲，皆有包裹之義；霧，晦，暮，迷，謎，冥諸字之古音在明母者，皆有蒙昧之義：此皆由聲音相近，義遂相同。

二由用字方面證之　莊子齊物論云：『汝聞地籟而未聞天籟夫？』夫字居句尾，表示高度。後世音變，乃用麼，修詞之『愛道』『畫眉深淺入時無？』『蔡琰傳之『聞夫人家先多墳籍，猶能憶識之不？』無字不字在句末，表示問詢，後世音變，乃用吗等字。

三由物名方面證之　爾雅郭注謂布穀因鳴聲得名；而方言之擊穀，結詰；說文解字之鵖鵴，桔鶻；本草拾遺之撥穀，郭公；六書故之勃姑，步姑諸字，皆為布穀之異名，均由聲音轉變而推衍之者。其他如促織，趨織，趨趨，蟋蟀；（見爾雅注疏）蜘蛛，龜黽，蝮蝓，（見方言信）皆亦皆由聲音轉變而演繹者。

四由複詞方面證之　漢文中有用二字合成之複詞，用為副詞或靜詞者，多屬于雙聲疊韻。如相羊，（見騷）仿佯，（見禮樂志）倘佯；（見禪意送李仿佛，（見博徙旁皇，（見漢書惆怅，（見楚辭）徜徉，（見漢書）彷徨，（見莊子）放恣，倜儻，恍惚，（並見司馬相如傳）等類，亦均由聲音推衍，而有此不同之體。甚至逶迤二字，異形同音，見諸古書者有逶迤，委蛇，委佗，委移，歸邪，逶蛇，逶迤，委佗，委它，逶迤，委它，倭遲，倭夷，威夷，威遲，郁夷，葳蕤，逶迤，委蛇，委它，蝸蛆，蜿蜒，蜿蜒，委曲，委屈，逶迤，委維，委遺，摩委，威蛆，蜿蜒，逶迤，逶迤，遺迤：凡五十三種。（見近人劉永濟文學論五一頁）

五由代詞方面證之　漢文中之代詞，往往本無其字之假借字。例如他，本字作佗，是『負何之義；你字須从尔字而來，而尔之本

義為『詞之必然』。尔字又從爾字而來，而爾字即爻字，本義為『窗齪之交文』。朱駿聲說其他代詞皆如此。而且漢文代詞極夥，莫不由聲音轉變而來。

六由介詞助詞接續詞方面證之　漢文中之虛字，亦大都為本無其字之假借字，而且可以互相通借者。例如而字，本義為『頰毛』，多用為接續詞；又可以段借為如，孟子：『文王視民如傷』為乃，禮記：『望道而未之見』。『望道而未之見』，望而未見也。』為爾。論語：『不有祝佗之佞』為與，論語：『而已而』。其他如然，於，焉，與等字，均皆如此。斯亦以音近通借者也。

觀此六證，可知中國文字之進化，亦屢由衍形而趨于衍聲。故東周之世，達才通儒，咸以音同之字，互為訓釋。易傳云：『乾，健也。坤，順也』。論語云：『政者，正也』。中庸云：『仁者，人也；義者，宜也』。爾雅一書，凡同義之字，聲必相符。如釋詁篇哉基台三字，皆訓為始，而皆與始音相近。洪亮吉釋名，區釋物類，以聲解字，雖間涉穿鑿，然以字義起于字音，則固不可誣也。楊雄方言，詳舉各地稱謂事物之不同，亦多聲近之字。且馬融鄭玄說經，明于音讀，用讀為讀若之例，以證古字之相通。故漢儒異讀，咸取音近之字，以改易經文。宋代王觀以盧字田字為字母；（見學林）王聖美治字學，演其義以為右文，（見夢溪筆談）張世南謂文字右旁亦多以類相從：（見游宦紀聞）頗明于音同義通之例。迨及清代，說文之學大興，其研究之精密，突過前代。戴震始發以聲統說文九千餘字之例，（見與段若膺論韻書）于是有段玉裁之六書音韻表。繼之而作者，有姚文田之說文聲系，嚴可均之說文聲類，張成孫之說文諧聲譜，苗夔之說文聲讀表，朱駿聲之說文通訓定聲，（朱氏取字之右旁為綱，以一十一百三十七聲母，以統說文全部之字。）江沅之說文解字音韻表，皆以一字所從得之聲為系統。雖未能字字即聲以求義，而文字之聲，固已包括不少也。及近人章炳麟著文始，以五百十字，演而為五六千名，尤可為集合形言聲者之大成，而極夫形聲之妙用者矣。說文經清代諸儒之研究，遂于前此專以形為主之字書，以韻為主之韻書二者而外，又有以聲為主之一種系統出現，與彼二者鼎足而三：此誠文字學界之一大發明，一大進步也。方今語言聲音之學日興，研究中國文字學者，除形體而外，舍語言聲音一途，當莫由矣，是惟在後此之努力耳。

注一　旧人高田忠周古籀篇七十一卷二十七頁至四十二頁古籀篇補遺八卷二頁至三頁

注二　高田忠周學古發凡一卷下二十八頁古籀篇六卷八頁八十三卷十四頁

注三　學古發凡一卷下二十六頁

注四　古籀篇九十二卷八頁

注五　古籀篇八十七卷二十九頁至三十頁王筠說文釋例三卷棗字

注六　古籀篇三十七卷三十四頁

注七　古籀篇九十二卷十八頁古籀篇補遺十卷四頁

注八　古籀篇四十三卷二頁古籀篇補遺五卷五頁

注九　古籀篇三十七卷三十二頁

第五　會意

六書除形聲外，以會意為夥。班固謂之象意。許慎說文解字敘曰：『會意者，比類合誼，以見指撝，武信是也』。段玉裁注之曰：『誼者人所宜也。先鄭周禮注曰：令人用義，古書用誼，誼者本字，義者段借字。指撝與指麾同，謂所指向也。比合人言之誼，可以見必是信字；比合戈止之誼，可以見必是武字，是會意也。會意者，合誼之謂也』。（說文解字注卷十五上）王筠釋之曰：『會者合也，合誼即會意之正解。……會意者合二字三字之義，以成一字之義』。（說文釋例卷四）武古文作𢦏，克定禍亂曰武，故從止從戈，意蓋戡兵也。（注一）信從人言。古文亦作𠙵，從人從口，言口同意。又作𠙵，從心從口；或作𠙵，從言從心。墨經云：『言合於意也』。知人之信，原存于心，故發于言。注二比合止戈二字之義，即成一武字之義；比合人言二字之義，即成一信字之義：是之謂『比類合誼』。能止戈而後為武；人踐言，而後為信：是之謂『以見指撝』。凡此皆以詞義聯屬為歸，其中含有聯想作用。然每字之義，皆起于字形。形與形相合，而成一抽象之意。凡會意之字均由指事象形形聲三書配合之，增着之，變動之，分合之，參加之以成者也。故梁任公曰：『事物既有其聲，而其聲在前此未有文以表之；惟其屬性之一部分，則前此既有文以表之，乃取表其屬性各部分之舊文相綴合成字，而命以新聲，會意是也』。（乙丑連臨欽冰室文集惟三者之中卷十二國文語原解）

注十　古籀篇十一卷一頁至四頁古籀篇補遺二卷一頁

注十一　學古發凡一卷四十一頁

注十二　古籀篇十八卷二十二頁至二十三頁古籀篇補遺二卷十六頁至十七頁

注十三　近人朱桂耀中國古代文化的象徵（一九二四年晨報副刊一四一號）

；比合人言二字之義，即成一信字之義：是之謂『比類合誼』。能止戈而後為武；人踐言，而後為信：是之謂『以見指撝』。凡此皆以詞義聯屬為歸，其中含有聯想作用。然每字之義，皆起于字形。形與形相合，而成一抽象之意。凡會意之字均由指事象形形聲三書配合之，增着之，變動之，分合之，參加之以成者也。故梁任公曰：『事物既有其聲，而其聲在前此未有文以表之；惟其屬性之一部分，則前此既有文以表之，乃取表其屬性各部分之舊文相綴合成字，而命以新聲，會意是也』。（乙丑連臨欽冰室文集惟三者之中卷十二國文語原解）尤以象形為夥，指事次之。象形指事，文也；形聲，字也；會意則文與字之間也。其所異于象形者，象形多屬獨形，會意則合體。象形類物之狀，會意類物之情。其所異于形聲者，形聲一形一聲相合；皆字；會意則兩體皆字。其所異于指事者，指事兩體不

會意二形相合。形聲主聲，會意主義。因會意字多出于象形，故言會意者，多泥于象形會意之相通。近人劉師培以會意為圖畫之變。凡象形中之複雜者即屬會意。其言曰：

『吾謂兩形並列之字，亦出於古代圖畫。例如武字從止從戈，在上古時，止畫一人作止戈之形；信字從人從言，在上古時必畫一人作欲語之形。又如舞字從人從舞，即畫一人而加以舞蹈形也。位字從人從立，即畫一人直立之形。伐字從人從戈，即畫一人荷戈之形。男字從力從田，即畫一人耕田之形。婦字從女從帚，即畫一女持帚之形。苗字從草從田，即畫草生於田之形。焚字從林從火，即畫一火燒林之形。鳴字從口從鳥，即畫羽族發聲之形。吠字從口從犬，即畫犬屬發聲之形。萬字從山從高，即畫山峰最高之形。由是言之，則近人馬叙倫亦謂最初造會意字，乃取二或二以上之象形字併合而成，並以金甲文證之曰：『……便可推測最初造會意字，都是象形的字和象形的字併合起來，看出一個意思來，所以叫做會意。』（國立學會叢刊第一號小學發微並附原注）

雜之字也。』（國粹學報第十二期文書之商榷）然會意字實配合其他五書而成：有會兩形象以為會意者，有會兩指事以為意者，有會一象形一指事者，有會一象形一會意者，有會一象形一象形一會意者，有會一象形一象形聲一會意者，有會一象形聲以為意者，有會一象形一象形聲者，甚有會會意字為會意者，其原質非盡出于象形。且會意之字，不限于二合，多有二合以上者。劉氏雖承認會意字之出于象形者為正例，亦見會意字之有出于指事者。其所舉之例亦多混于象形指事。近人林義光以詞義連屬，又無假增字聚聯者為會意。故二人相隨為𠓛，从，眔在口圍中為囚，乃象形非會意。㠯在山下為官，口地而以戈守之為國，可謂之指事，不可謂之會意。見其文源林氏之說，則又未免失之太嚴。故將會意之字，多誤入指事。其文源所舉之表象指事，殺列指事，變形指事，多半係會意而非指事。見文源卷一至卷九今持即會意字配合之原質而分論之。

水在皿上，益之意也。增米明也，從日之出也。一，地也。從一，從口，從少，從一，在口中。光從人在大上。坐從二人在土上。或古域字。從戈以守一。肇從戶聿從又在木上。從戈在木上。諸字，是與順遞為義者為一類，然字義即見于字形，則亦古圖畫之變形也。又如莊鴈屬，有毛角也。從住從艸，艸在地下也。三字，皆會意而兼象形者也。又如葬從死在茻中，從一，一在其間，所以藏之也。㚔從大在一下，一，地也。從大在一上，一，天也。㚔從大在一上，一，天也。㚔從大在一上，一，天也。㚔

一合指事文為會意者　會意之取于指事者，為最古文字。以數目字觀之，最為明顯。如古文一從一，係指事。注三 二合兩一；注四 三合二與一；注五 四合兩二為三，或作 四字空口首布文 ，為方，○為圓，用以為四方意，八 所以分，分于四也。注六 五字古文或作 ，三從二，注七 均以集指事字為會意。又十古文又作 ，為指事，注八 而廿，二十也，古文作 ，為 之并。注九 世，三十也，古文作 ，為 之并也。注十 卅，四十也，古文作 ，為 之并也。注十一 此皆為會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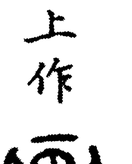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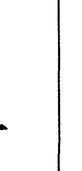
二合象形文為會意者　此類有三：一集同形為會意，二集同類為會意，三集異形異類為會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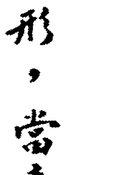
甲同形會意　晶，古文作 ，說文云：『精光也，從三日。』三日者，象日也；集衆日之光，即精光也。从，古文作 ，說文云：『相聽也，從二人。』蓋以二人相從形為會意。注十二 仄，說文云：『側傾也，從人在厂下。』厂，邸戈作 。注十三 說文云：『衆立也，從三人。』絲，古文作 ，從二糸，細絲也，象束絲之形，糸大于絲，絲從二糸，蓋集形多意也。注十四 卉，古文作 ，從三屮，古文作 ，從四屮，屮，艸初生也，象艸木之初生，有枝莖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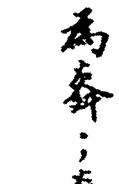
乙同類會意　如明，古文作 ，從日月，以日月光明會意。古文又作 ，從 ，說文云：『明，照也，從月從囧。』則為會意中已形聲。囧訓窗牖麗廔閒明，象形。□為窗外廓，八 以象檻于，其中間空白者，以為麗廔閒明之意。或作 諸形，均同意。注十八 又 ，古文作 ，從 ，說文云：『舁，共舉也。從臼從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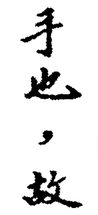
丙異類會意　如莫，古文作 ，從日在艸中。『洛作蓂，從二日，非。』注二十 又如閒，古文作 ，從月在門中。『閒，隙也。』從一從 。一者橫關之象；手持關，將啟戶之意也。注二十一 閒，古文作 ，從門從 。注二十二 與閒相對待；一作 ，兩手持橫關，將啟戶之象；一作 ，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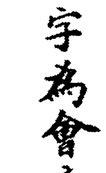
手外向，已啟戶畢之象，均象形而會意也。註二十三

三以形聲字為會意者　如農耕也，古文作  ，  即，厂為聲。上作  ，臼農合為農字，早昧爽也，從臼從辰，辰時也，辰亦聲，臼辰為農，與凡夕為夙同意。者田圃也，耕作之處。田上一筆，或為上字，殆亦指辰星，故字從農從田會意。又作，說文云：『農，耕也，從晨，從囟，從林，辰聲。』以農從晨，從囟從臭，臭亦聲。』囟臭說詳下。從田從辰，意同。註二十四又如艱，說文云：『以臭就臭也，從臭從臭，臭亦聲。』亦作嗅。臭從自界聲；臭從犬從自會意。此合形聲與會意為字者也。

四以會意字為會意者　雙古文作  ，說文云：『隹二枚也，從雔，從又持之。』雔為雌雄相匹，會意字也。以手持之，表示其二隻執于人手也，故雔為雌雄之汎義，而雙則為執于人手之專義。註二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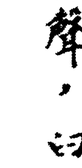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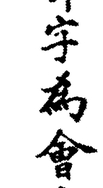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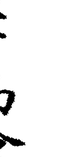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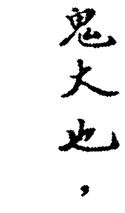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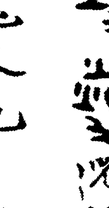











五七

火。註二十六為足之古文，此作，係又之古文，象人脛有所躩之形，當表明矯大飄忽隱見不順不定之意，舛為中中相背，疑係省形之所成。註二十七故子森兕觥加二大省一又，與石鼓文作二又之一反一正者，會意之指皆同。

五八

注一　日人高田忠周古籀篇二十六卷十五頁至十八頁古籀篇補遺三卷十五頁

注二　古籀篇五十二卷二十一頁古籀篇補遺六卷四頁

注三　古籀篇一卷一頁

注四　古籀篇一卷十頁古籀篇補遺九卷一頁

注五　古籀篇一卷十六頁古籀篇補遺一卷一頁

注六　古籀篇十九卷二十七頁古籀篇補遺二卷二十一頁

注七　古籀篇十八卷十六頁古籀篇補遺二卷十六頁

注八　古籀篇十八卷一頁至四頁古籀篇補遺二卷十五頁

注九　古籀篇十八卷七頁至九頁古籀篇補遺二卷十六頁

注十　古籀篇十八卷十頁至十一頁古籀篇補遺二卷十六頁

注十一　古籀篇十八卷九頁

注十二　古籀篇三十四卷一頁古籀篇補遺四卷八頁

注十三　古籀篇三十四卷六頁

注十四　古籀篇六十九卷三十二頁至三十四頁古籀篇補遺三卷十一頁

注十五　古籀篇七十九卷十七頁

注十六　古籀篇九十四卷三十頁

注十七　古籀篇九十八卷一頁

注十八　古籀篇二十卷三十三頁至三十四頁古籀篇補遺八卷十三頁至十四頁

注十九　古籀篇五十八卷十三頁至十四頁

注二十　古籀篇七十九卷三十二頁至三十三頁古籀篇補遺八卷二十一頁

注二十一　古籀篇七十四卷十九頁

注二十二　古籀篇七十四卷十八頁至十九頁

注二十三　清王筠說文釋例四卷八頁

注二十四　古籀篇五十八卷十七頁至十九頁

注二十五　古籀篇九十四卷三十頁

注二十六　古籀篇十四卷一頁

注二十七　古籀篇十四卷三頁至十二卷一頁六十三卷三十三頁

注二十八　古籀篇六十四卷二十六頁至二十八頁

注二十九　古籀篇六十二卷二十七頁

注三十　古籀篇五十卷十九頁至二十頁

第六　轉注

指事會意形聲象形四書，除象形外，雖言之者命名有異，而說解略同。轉注段借，雖言之者命名皆同，而說解皆異。二者之中，尤以轉注之岐說為多。或混于形聲，或混于段借，言人人殊，自有六書以來，未或定論也。然解之者雖各不同，而對于許慎說文解字敘中之定義及舉例，所謂『轉注者，建類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者，則咸奉為金科玉律，迄無異辭。故言轉注者亦多本許氏之定義及舉例，而各異其說，與轉注二字之名相提並論。至于各家所舉轉注之字，訾誤者實居少數。其共同訾誤之點，一方面在于解釋轉注之名，一方面在于解釋許氏『建類一首，同意相受』之定義及考老之例。統觀其別，厥有三派：

一主形轉　此派始于唐裴務齊切韻序，所謂『考字左回，老字右轉』是也。宋陳彭年重修廣韻，元戴侗六書故，周伯琦六書正譌，清吳善述六書約言因之。然或涉于令彔，或混于象形指事各書，故裴氏左右回轉之語，徐鍇以為俗說，郭忠恕以為野言，則在宋初已有知其非者。且中國文字，無非左右上下展轉孳乳，以左右回轉總說六書，則可；以之釋轉注，則六書二字盍改為五書，而以轉注為五書之總名！近人閘宥着轉注理惑論，見東方雜誌二十四卷十號以許書千一百六十三之重文皆轉注，以許書中象形象事象意象聲之顯然可見者外，其正篆皆一首。所論亦純屬形體方面。然如以龜甲鐘鼎諸古文證之，中國文字之重異者，蓋不可勝計，豈止許書所列之千餘而已哉？以重文為轉注，實不可通。

二主聲轉　此派以轉注為聲音之轉。宋張有音論引復古編曰：『轉注者，轉其聲，注其義。』宋毛晃禮部韻略，明趙古則六書本義，楊慎六書索隱，轉注古音略，清顧炎武音論，以及近人章炳麟葦園之而加迂濫焉。特引顧章二人之說，以見此派梗概。顧氏曰：『凡上去入之字，各二聲或三聲四聲，可遞轉而上同以至于平，古人謂之轉注。』顧氏之解轉注，原為推論古音，故有取于轉聲之義。其實轉注為字書之學，轉聲為音韻之學，雖皆在文字學範圍之內，原不能強同也。章炳麟轉注假借說云：

> 『何謂建類一首？類謂聲類。鄭君周禮序曰：「就其原文字之聲類。」夏官序官注曰：「雖謂如鞠小兒頭之鞠，書或為鞠，字從類耳。」古者類律同聲。以聲韻為類，猶言律矣。首者，今所謂語基。管子曰：「凡將起五音凡音之本，必以宮為首之會。」注：「此聲音之基也。」（養生篇）地員莊子曰：「乃中經容受，其音小變。」按形體，成枝語；書語言，同本株。雖制殊文，其實公族也。……類謂聲類，不謂五百四十部也；首謂聲首，不謂凡某之屬，皆從某也。……則非建類一首也。……夫聲韻紐住不同，則非建類也；語言根柢各異，則非一首也。』（國故論衡上）

章氏謂類即聲類，首即聲首，不知聲類一名，雖見于鄭玄周禮序及秋官序官注，然非說文所云之類也。且類為聲類，首為聲首，則建類與一首同義，不煩複舉二事。轉注誠不可預為說文設而有五百四十部，然保氏教國子時，又豈懸知古韻之宜分二十三部邪？故主聲轉者，大抵狃于四聲；聲音之于文字，固占極要之地位，其關于轉注者亦極重。然如謂轉注中含有聲音之原質，有由聲韻而轉注，有由雙聲而轉注，有由同音而轉注者則可；如謂其完全為聲音作用，置形與義于不顧，則大不可矣。故近人許篤仁云：

> 『蕭楚謂一字轉其聲而諳之為轉注；張有謂轉其聲，注其義。』宋毛晃禮部韻略，明趙古則六書本義，楊慎六書索隱，轉注古音略，清顧炎武音論，以及近人章炳麟葦

字曰轉注；程瑞禮謂轉注為轉聲；趙宦光以諧聲中不轉聲者為轉注：此四人以字聲說轉注，亦誤也。文字先有聲，而後有字。古代人事簡，故字亦少；人事日繁，文字尒從之增繁。細推尋其從少增繁之路，皆統於聲。例如：犬，象形含聲之字，從犬字聲孳乳為「獒」「狡」「狩」「狎」「猶」「獷」等字。謂吾國文字皆從極簡單之聲，迭次轉變為多數之文字，則可。謂轉聲或不轉聲為轉注，則不可。」（陳東方雜誌二十二卷二十二號九十四頁轉注淺說）

三主義轉　此派始于南唐徐鍇之說文繫傳，而復衍為三派。

甲形聲派　徐鍇曰：『犬走為猋。爾雅扶搖謂之猋，于猋之本訓轉其義曉，則加風注明之。』（殿後宋鄭樵通志六書略因之，遂有役他為諧聲，役己為轉注之說，蓋以形聲中聲義兩近者當轉注。明凡某之屬皆從某是也。顧實且以史篇傳倉頡之遺緒，引急就篇『別部居不雜廁』一語，證分部由史篇早開其端緒，說文之五百四十部，乃許氏述而不作。然類之訓部，是否正確，尚未有定，則部居之證，亦含本求末，終無着落。果從江聲諸氏之說，則建類五百四十之外，八千八百一十三字，悉屬轉注，且建首之字，尚亦多有轉注，是轉注居六書二十分之十九，未免太濫。且如說文分部即古轉注，施之于說文全部亦不盡然。

丙互訓派　徐鍇又曰：『……故曰散言之曰形聲，總言之曰轉注，謂耆耋耄壽皆老也，凡五字。試依爾雅之類言之，耆耋耄壽，故曰轉注，總而言之也。』（說文繫傳卷一上字注殿後戴震六書論因之，以為考老也，老考也，更互相注，得轉注名。段玉裁承其說，以全書互訓當之。說文解字敘注云：

『轉注猶言互訓也。注者，謎也。數字展轉，互相為訓，如諸水相為灌注，交輸互受也。……漢以後釋經謂之注，出於此。謂引其意使有所歸，如水之有所注也。里俗作註字。……建類一首，謂分立其義之類，而一其首，如爾雅釋詁第一條說始是也。同意相受，謂無慮諸字，意指畧同，義可互受，相灌注而歸於一首，如初哉首基肇祖元胎俶落權輿，其於義或近或遠，皆可互相訓釋，而同謂之始是也。』

趙宦光說文長箋因之，又以形聲中之同聲者當轉注。清曹仁虎轉注古義考因之，又以一部中與部首同義之形聲字而聲復兼意者為轉注。此派以轉注混于形聲，而為形聲之附庸，封域過狹，深失轉注之義。

乙部首派　徐氏又曰：『轉注者建類一首，同意相受。謂老之別名，有耆有耋有壽有耄。又孝子養老，是也。一首者，謂此孝等諸字，皆取類於老。……若水之出源，分歧別派，為江為渙，各受其名，而本同末於一水也。』（說文繫傳卷一上字注殿後清江聲說文解字敘注說，許宗彥轉注說，張行孚說文發疑，夏炘六書轉注說，孫詒讓名原以及近人顧實之中國文字學均因之，謂說文解字敘所謂類者像部類，說文五百四十部是也。首者像部首，五百四十部首是也。同意相受者，同部中之字，皆承自一部首之意，說文所謂互訓當之。『轉注猶言互訓也。』說文解字敘注云：

『轉注者，謎也。數字展轉，互相為訓，如諸水相為灌注，交輸互受也。……漢以後釋經謂之注，出於此。謂引其意使有所歸，如水之有所注也。里俗作註字。……建類一首，謂分立其義之類，而一其首，如爾雅釋詁第一條說始是也。同意相受，謂無慮諸字，意指畧同，義可互受，相灌注而歸於一首，如初哉首基肇祖元胎俶落權輿，其於義或近或遠，皆可互相訓釋，而同謂之始是也。』

王筠說文釋例因之，以凡字兩義相成者皆為轉注。許瀚因之，又以同部互訓為轉注。孫星衍鈕樹玉亦皆以一部中互訓當之。近人劉師培亦從戴氏之說，以轉注為互訓。（見國粹學報十二期小學發微補）此派一方面泥于徐鍇之說，一方面方惑于戴震之論，而二氏又誤解于轉注

之名及許氏之定義及舉例也。誤于命名者，惑于注字之淵源也；誤于定義者，惑于『建類』及『同意相受』也；誤于舉例者，惑于考老之文也。以轉注之字有可以互訓者則可，如以互訓即轉注，則誤矣。綜其誤點，厥有六端：

1戴震箸誤以轉注之注字解作注解，其病在未注意立說者之時代。東漢以前，釋古人之書者，曰解曰說曰傳曰故曰章句曰解故曰說義，無曰注者。自鄭玄始有箋注之名，以後乃多作注，其注字又多從言為註。轉注之名，實始于周。鄭玄曰：『鄭司農云：五射：白矢，參連，剡注，襄尺，井儀。五馭：鳴和鸞，逐水曲，過君表，舞交衢，逐禽左。六書：象形，指事，會意，轉注，假借，諧聲也。九數：方田，粟米，差分，少廣，商功，均輸，方程，嬴不足，旁要；今有重差，夕桀，句股也。』（周禮鄭注）鄭眾用『今有』，實為全段文義之關鍵。『今』字指漢代而言。『今有二字之後，列重差等三名，表明漢代始有此種名稱也。『今有二字之前，列象形諧聲，方田粟要等十五名，表明漢之前已經有此名稱也。若轉注等名出于漢儒，則象形之上，應加『今有二字。當日前大司農不加之于方田之上，象形之上，而加之于重差之上；則象形方田等，皆周代學者所定之名稱，無可疑也。

2保氏以六書教國子，如互訓具于各訓，則既不待教，亦不必教矣。故許宗彥曰：

『今之言轉注者，……釋注為互訓，謂如爾雅之釋詁。不知詁訓出于後來，若造字時，欲造一字，而先有一字以釋之，則此字可不造。造字至簡，雖必不可闕之字，而其體無從生，則不得已而假借為之，豈有以數十字而當一字之用者乎？

3由許瀚箸以同部互訓為轉注推之，轉注乃為說文設。保氏教國子時，豈預知千載後字書有五百四十部邪？

4互訓之字，凡三百八十。而如善吉謹慎警戒誠敕竢待嫺蓺猷飽更改駙近遠及敝置室窴飾厥徵召棄捐慙媿恥辱並併內入寄託束縛減損槩括擣築明照底下捨距躬身頭首立住逃亡啑號問訊儀慧技巧歌詠完全斷截創傷殺戮珍寶甘美邦國俾遠種埶耕耤辟坡阪贈帛但禓變裹鍵鬧炊饗宦薦糜戈牒札柢觸豕溷煌鳧鷗雖雕騶之屬，皆非同部，則與許瀚箸所謂建類一首者不相侔矣。

5若以同義互訓者名為轉注，則如『天，顛也。』『以異義解異義者，亦應有其專名于六書之內，與轉注相注。

6註釋註解為著書體例之一種，轉注乃教人認識字之一類。豈古代民知極高，童年即教以著書立說之體例邪？六書分類之中，忽列入著書體例，起戴段諸氏于九泉，吾不知其如何解答也。

統上形聲部首互訓三派，皆由徐鍇說文繫傳發其端。然言皆近而亦未中也。除此三派外，主義轉者又有清黃以周及近人許篤仁輩。黃氏曰：『轉注者，字之意恉，互為灌注者也。』（高田忠周轉注假借說二頁引）又曰：『古人造字，多由部首而孳乳。說文於凡某物之屬皆從某，以明造字之先後。其有兩字並作，而意自相灌注者，如『諸類是也。說文『列部首，即列部末；『即列部末，明此『為兩手之相持，『為兩符之相合。其字，一時並作，初無先後可分，與老部之坿考一例。』（高田忠周轉注假借說五百引）黃氏以兩字並作，而意自相灌注者為轉注，實為創論

，為研究轉注者開一新紀元。惟黃氏尚以說文所云凡某物之屬皆從某，為建類一首，仍泥于說文之例，此一點未免以五十步笑百步耳。夫凡某之屬之字，固有轉注者矣，然不得謂凡某之屬之字，皆轉注之字也。三參看師鄭堂集卷二十一頁一日人高田忠周從之，著轉注假借說。今錄高田氏轉注假借說所引黃氏原文及高田忠周原注一段如下，以見二氏對于許氏轉注定義之解釋及其類別：

『黃氏式三曰：江艮庭說轉注之例曰：說文五百四十部，皆建類一首也。凡某之屬皆從某，是同意相受也。以周誦說文云：「凡某之屬皆從某」，是建類一首也。後敘云：「其建首也，立一為牙。」是其義也。有云「某與某同意」，乃同意相受也。而同意有二例：一為同文之同意，一為異文之同意。考老並從人毛，此為同文之同意。如說文云：「巫與工同意」，「壬與巫同意」，皆從工形。說文工部巫祝也，以舞降神者也。象人兩袖舞形，與工同意。壬，善也。从人士，士，事也。人能事，無不善也。此為異文之同意。』

高田忠周曰：說文口部，即有規矩也。从口，从矢。矢者，所以矯正形也。說文合口與榮字同意，皆從口形。口者，規矩之類也。故謂之員。員，物數也。从口，口，回也。象回轉形。凡員之屬皆从員。說文又部，即有規矩也。从又，从甲。甲者，所以畫也。說文合又與尹字同意，皆從又形。又者，手之象形也。故謂之尹。尹，治也。从又，丿，丿，筆也。手之職，莫大於治，故从又丿。說文工部，巧飾也。象人有規矩，工以巧飾為義。故从工。說文巫部，祝也。以舞降神者也。象人兩袖舞形，與工同意。說文王部，天下所歸往也。董仲舒曰：王者，天之所法也。孔子曰：一貫三為王。三者，天地人也。而王能參通之，是其義也。說文玉部，石之美者。以五德：潤澤以溫，仁之方也；鰓理自外可以知中，義之方也；其聲舒揚，尃以遠聞，智之方也；不橈而折，勇之方也；銳廉而不忮，絜之方也。象三玉之連，丨其貫也。凡玉之屬皆从玉。說文士部，事也。數始於一，終於十。從一從十。孔子曰：推十合一為士。此道理之極致也。凡士之屬皆从士。說文王部，天下所歸往也。董仲舒曰：王者，天之所法也。孔子曰：一貫三為王。三者，天地人也。而王能參通之，是其義也。凡王之屬皆从王。說文壬部，善也。从人士，士，事也。人能事，無不善也。此為異文之同意。說文工部，巧飾也。象人有規矩，工以巧飾為義。故从工。說文巫部，祝也。以舞降神者也。象人兩袖舞形，與工同意。說文王部，天下所歸往也。董仲舒曰：王者，天之所法也。孔子曰：一貫三為王。三者，天地人也。而王能參通之，是其義也。凡王之屬皆从王。說文壬部，善也。从人士，士，事也。人能事，無不善也。此為異文之同意。

高田忠周曰：說文口部，即有規矩也。从口，从矢。矢者，所以矯正形也。說文合口與榮字同意，皆從口形。口者，規矩之類也。故謂之員。員，物數也。从口，口，回也。象回轉形。凡員之屬皆从員。說文又部，即有規矩也。从又，从甲。甲者，所以畫也。說文合又與尹字同意，皆從又形。又者，手之象形也。故謂之尹。尹，治也。从又，丿，丿，筆也。手之職，莫大於治，故从又丿。說文工部，巧飾也。象人有規矩，工以巧飾為義。故从工。說文巫部，祝也。以舞降神者也。象人兩袖舞形，與工同意。說文王部，天下所歸往也。董仲舒曰：王者，天之所法也。孔子曰：一貫三為王。三者，天地人也。而王能參通之，是其義也。凡王之屬皆从王。說文壬部，善也。从人士，士，事也。人能事，無不善也。此為異文之同意。

高田忠周曰：說文口部，即有規矩也。从口，从矢。矢者，所以矯正形也。說文合口與榮字同意，皆從口形。口者，規矩之類也。故謂之員。員，物數也。从口，口，回也。象回轉形。凡員之屬皆从員。說文又部，即有規矩也。从又，从甲。甲者，所以畫也。說文合又與尹字同意，皆從又形。又者，手之象形也。故謂之尹。尹，治也。从又，丿，丿，筆也。手之職，莫大於治，故从又丿。說文工部，巧飾也。象人有規矩，工以巧飾為義。故从工。說文巫部，祝也。以舞降神者也。象人兩袖舞形，與工同意。說文王部，天下所歸往也。董仲舒曰：王者，天之所法也。孔子曰：一貫三為王。三者，天地人也。而王能參通之，是其義也。凡王之屬皆从王。說文壬部，善也。从人士，士，事也。人能事，無不善也。此為異文之同意。

毅同意，皆从工口。寸部：𡈼，理也。从工从口从寸。寸，人之度也。工者，善其事也。毅，毅或从殳。（工口部：工，巧飾也。象人有規矩也。凡工之屬皆从工。）（口部：口，回也，象回帀之形。凡口之屬皆从口。）（寸部：寸，十分也。人手却寸動脈，謂之寸口。从又，一在其下。）

考之从丂，丂者，气欲舒出，勹而礙於一也。从丂从工，工亦聲。（丂部：丂，气欲舒出，勹而礙於一也。从丂从一，一，其所礙也。凡丂之屬皆从丂。）（工部：工，巧飾也。象人有規矩也。凡工之屬皆从工。）

老之从匕，匕者，变也。从人从匕，匕亦聲。（匕部：匕，变也。从反人。凡匕之屬皆从匕。）

此為異文之同意。倫如說文云：㚔，从老省，匕聲。匕者，变也。从反人。是其例。

與㚔同意，謂𠂤之轉為𠂤：𠂤，从半从𠂤。𠂤，羊鳴也。从羊，𠂤聲。（羊部：羊，祥也。象頭角足尾之形。凡羊之屬皆从羊。）（𠂤部：𠂤，羊鳴也。从羊，𠂤聲。）

羊與𠂤同意。倫如說文云：羊，从羊，象聲。此非从羊，象聲。羊與𠂤同意，謂𠂤之轉為𠂤：𠂤，从羊

義為奪，而其為引取之義，無不同也。受部𠬜引也，从受从𠂤，𠂤亦聲。籀文作𠬜从受从厶。鐘鼎古文作𠬜从受从厶。皆其證。比皆取從意，為轉注之同意相受。雖二人為从，義通諸仏；比，又有不周之義，論語：比而不周。而其左傳：三人占，從二人。衆故也。反从為比，二人為从，為建首。相黏也，从二人，為建首。而不周。又𠂔密也。从𠂔从必，為建首。二人為从，故二人形反，而有反故正可見，從，从比同意相反，為比。古文比作𠂔，非為建首。

注云：『建，立也。』類字即種類或類別之類，係普通名詞，非專指說文各部類或『凡某之屬類。一首者一耑也；說文後敘曰：『其建類也，立一為耑。』說文解字注是也。不曰一端，而作一耑者，取首字與下句受字協韻也。不但首受二字協韻，即許氏所舉考老二字之例，亦與首受協韻，即許氏所大然其耑。』詩北山篇，手魏好協韻；逢大路篇，手魏好協韻，則此章之鶉首手耑協韻，為首老同韻之證一。小雅小弁：『取譬不遠，伐柯伐柯，為則用老。取取周道之證二。易說卦：『反復道也。心之憂矣，劇辛也。』荼如飴。假荼永歎，為荼如疾首也。』荼首老同韻之證三。詩陳風：『月出皓兮，佼人僚兮。舒夭紹兮，勞心慘兮。』此受老同韻之證四。詩澤陂：『有美一人，碩大且卷。中心悁悁，寤寐不安。』受安協韻，北受老同韻之證五。故張行孚說文發疑云：『……又以首受考老為韻也。』相受者，相承也。惟所謂同意者不必同義也。故黃以周謂同義者字之本義也；同意者造字之會意也。即如𠂤𠂤，字不同義；而𠂤字向右，𠂤字向左，在造字之初，同取兩手相向之意。千干字不同義，而𠂤字向右，干字向左，在造字時，同取兩脛相背之意。故𠂤與𠂤轉注，千與干轉注，皆所謂同意相受者。且同意者不限于兩字，多有兩字以上者。譬如𠂤字，古文尊也，俗字作樽。二字，古文水也。配于他字，有作三或二，借為酒漿之義。取以注觚于𠂤內，為𠂤𠂤𠂤𠂤，皆古文酒字也。古無酒字，說文有之，出于小篆。𠂤已从水，不可再从水也。尊者，盛酒之尊器也；而酒亦須盛于尊。故有酒字，而尊字義可見；有尊字，而酒字義可就，兩兩相持，而形義俱備；偏廢則兩字形義，均不可顯，故𠂤𠂤為轉注也。又訓繹酒者之茵，上从八，八亦水字省變。許慎曰：『从𠂤，水半見于上，故𠂤从𠂤从八，分出在𠂤上，作𠂤二之小變形，即水半見于上，故二之上一，分出在𠂤上，作𠂤，不從八，亦同。酋與𠂤，亦當轉注也。說文後敘曰：『尊酒器也，从酋，𠂤以奉之。』或作𠂤从寸。鍾鼎古文後出者，多从𠂤作𠂤，亦𠂤酋同意之證。注一試以考老二字舊例證之。說文云：『老，考也，从人毛匕，言須髮變白也。』又『考，老也，从老省，丂聲。』毛匕以足其意。注二丂，氣欲舒出，上礙于一也，古文以為丂字。丂者氣欲舒而重礙之意。注三考實从老，非从老省。據鐘鼎原器拓本，老字正形作𠂤，別體作𠂤，陽氣衰止，而後毛髮變匕，故止匕會意之指同。省文作𠂤，則惟从人毛二字，用視老義，猶今人俗語往往呼首一字以便用也。考字正形作𠂤，或有省一筆作𠂤，皆明从老从丂不省。其省文作𠂤，又省作𠂤，實借老為之；又省作𠂤，實借丂為之也。作老者形義之借通，而作丂者，聲義之借通。此考正从老而不从省。即老部其他諸字，亦皆不从老省。注四老省作𠂤，及考省文借𠂤為用者，均皆略字，與耂字之作耒作千者同例。以耒為耂，與以丂為考相同。注五考者氣丂于內也；老者髮匕于外也。耂與老者人之形氣，相為表裏者也。考之所以丂其氣者，以其人之老，故从老；老之所以匕其毛者，以其氣之丂，故从匕。考又从丂，則老从考之匕諸外者會意；考从老之丂諸內者會意。老字下

从倒人之匕，其意已注于考，明气不上舒，髮已曲變白也。考字下从氣舒礙上之丂，其意又轉注于老，明氣礙髮曲，雖不匕亦終匕也。形與氣事相因，老與考義相成。故考訓老，老訓考，考老二字展轉注屬，其意相成，所謂同義相受也。夫考老二字，同時所造，故考受意于老，老亦受意于考。二字以人毛為父為母，而同胞同出。但字形，老為凡，考為弟；字義，考為凡，老為弟。故二字血脈互通，相資相聯，不可分離者也。以先出凡字，統後出弟字，所謂建類一首也。初有老，又有考，人身衰老之義盡焉，所謂同意相受也。

不特考老二字轉注，即老部之壽字，亦與老字等聲義皆同通用，考老壽皆在幽部。例如詩：『八月剝棗，十月獲稻。為此春酒，以介眉壽。』毛傳：『樂只君子，遐不眉壽。樂只君子，德音是茂。』小雅

轉注字之造成，有原于持造者，有原于演成者。前者為有意識之創造，如左右上下來參之類，即黃以周所謂同時赶造，其意互相灌注者也。此類同義反義皆有之。後者則無形中漸演為轉注，如皇王喜樂悅懌之類。此類則多具同義者，其反義者極少。文字之所以有轉注者，其由于特造者，本所以遂字之孳乳，循同義異義以使轉相屬，固無論已；其由于演成者，則因語言受時間空間之影響或其交互影響以成者也。如尚書用茲，論語用斯，孟子用此，時不同也；甲地曰惶，乙地曰恐，丙地曰懼，地不同也。其或同時而異地，或同地而異時，語言均有不同，而文字以異，則由于時地之交互影響也。論語云：『必也正名乎！』名者文字也。其時文字不同，故孔子欲正之。孟子云：『有楚大夫于此，欲其子之齊語也：……雖日撻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滕文公下文以代言，語

南山有臺 壽稱茂三字協韻，此壽老同聲之證。即今擣禱禱三字，猶與老字聲相近。詩：『三壽作朋』，閟宮傳：『考也』。箋：『三卿也』。禮：『食三老五更』。樂記東京賦：『送迎拜于三壽』。注：『三壽，三老也』。此壽老通用之證。書：『則無遺壽耇』，昭壽老二字轉注，等于『則無遺老考』。又如詩：『周王壽考』，樗『壽考為祺』，漸『壽考不忘』，試改壽為老皆通。惟老考二字不常見，殊覺不雅訓耳。然『耇』字『耆』二字，為俗語所常用以示永久堅固意，實即老考二字之變音。古音之流傳于俗語者甚多，學者未之細考，覺其不雅耳。晉書衛恆傳云：『轉注者，以老，壽考也』。段玉裁以今晉書偽為『老，壽考也』。為不可通。現存之小學書籍，多被小學家臆改。史籍傳布較廣，間有小學家未注意及此，故得保存其原文耳，非偽也。今所有說文序中老考二字，盡被改作考老，應據晉書訂正之。

七五

不同，則文字因之歧異，戰國不同文，讀此可知。說文序云：『七國言語異聲，文字異形』。此皆不時不同文之證也。中庸云：『今天下，車同軌，言同文』。曰今同文，則子思之前不同文可知。史記封禪書記管仲言曰：『古者封太山，禪梁甫七十二家，而兎各所記者，十有二焉』。司馬貞補史記引韓詩云：『自古封泰山，禪梁父者萬有餘家，仲尼觀之，不能盡識』。說文序云：『五帝三王之世，改易殊體，封于太山者，七十有二代，靡有同焉』。此皆古今不同文之證也。故前漢書藝文志載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文字異者，七百有餘。據經典釋文，古今文之不同者，有百分一二。文字既有所歧異，固史不能互通其意，而指事象形會意形聲段借五者又無以補救其缺，古史學者乃取異時同義異地同義之字，成為轉注，以通文字之用，而免時間空間之障礙。閱者能

七六

知其一，即可推知其二，此轉注之所由演成也。如『百姓昭明』（虞書堯典）之昭明，『協和萬邦』（堯典）之協和，『昔災肆赦』（堯典）之昔災，『昏迷於天象』（禹貢）之昏迷，『罔失法度』（夏書五子之歌）之法度，『上天孚佑下民』（商書湯誥）之孚佑，『四海困窮』（虞書大禹謨）之困窮，『三曰康寧』（洪範）之康寧，『罔不祇敬』（大甲上）之祇敬，『皇帝清問下民』（周書呂刑）之皇帝，『我心傷悲』（檜風匪風）之傷悲，『不知稼穡之艱難』（豳風七月）之艱難，『生我劬勞』（小雅蓼莪）之劬勞，『罔有馨香德刑之馨香，『生我勞瘁』（小雅蓼莪）之勞瘁，『踰垣牆』（鄭風將仲子）之牆，『庶幾悦懌』（邶風靜女）之悦懌，『有女仳離』（王風中谷有蓷）之仳離，『薄言還歸』（周南兔罝）之還歸，皆同義之轉注為虞夏商周各代用轉注之明證。故原于時地之影響所演成之轉注實始于虞夏，而極盛于春秋戰國，試讀左氏傳諸書，轉注之字，蓋不可勝數也。

此二類轉注，與會意段借似同而實異。蓋轉注者會二字或數字之意，成為二字或數字，其義或相同或相反。會意者，以此合彼，而各自為義，以別成一義，如止戈為武，而武字已非止字之義：人言為信，而信字已非人字之義。其結果會一字之意，成為一字。要言之，轉注者造字之補助條例；會意者造字之基本法則也。轉注與段借，皆為造字之變則，補助之法，黃以周所謂『轉注段借者，則體分兩文，而字可兩用者也』。然而轉注實而段借虛。數字同意為轉注，故壽考皆有老義，而老亦可稱壽考。一音數用為段借，故令為號令使令之令，又為令善之令。有轉注則文字有所依附，而無虛造之患；有段借則可以轉移而無強造之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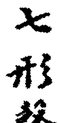
令持依其他五義以分析以上二類轉注之內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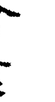
一指事而轉注　說文云：丿，右戾也，象形。又右下戾字，古文右。戾，曲也，从反丿，讀與弗同。又丄，高也，古文上。一，底也，从反丄為一。按只一丿字，不可以見右戾之意，故先心畫反對之丿，而後造丿丈，以丿為建首，又造丿字。其形以丿為先，丿為後；其意以丿為先，丿為後。如此而兩字意義相成，所謂建類一首，同意相承者也。丄一亦然。

二指事與會意而轉注　厶，姦衰也。韓非子云：『背厶謂之公。』（五蠹）此公厶二字，明為轉注也。韓非曰：『蒼頡作字，自營為厶。』指事也。三代金文作△，古鉢文多作ㄙ，與衰曲字作ㄣ，其意相似。皆象厶曲不正之意。經傳皆借私為之。私者禾名，非其本義。厶部，公，平分也，从八从厶，八猶背也。三代金文作公，作ㄙ。韓非子云：『背厶謂之公。』（五蠹）此公厶二字，明為轉注也。

三象形而轉注　𠂇，古文𠂤，左手也，象形。𠂇古文又，右手也，象形。又右本字，左右為佐佑本字。又𠂇，古文止，蹈也，从反止，讀若撻。业亦人身之下基也。𠂇大指出右，知為左足首，𠂇為右足首。故止亦蹈也。左足首與右足首相接，而行動成矣，是以止业相背為𠂆𠂇字，其義足刺也；止业相次為步字，其義行也。此皆建類一首，同意相受者也，象形。作三指不作五指者，手之列多，略不過三也。且如作五指，則又與𠂇字形混。𠂇為手首，故知𠂇先出，𠂇後出。𠂤又為左右本字，左右為佐佑本字。又𠂇，古文止，人身之下基也，象形。𠂇大指出右，知為左足首，𠂇為右足首。故止亦蹈也。左足首與右足首相接，而行動成矣，是以止业相背為𠂆𠂇字，其義足刺也；止业相次為步字，其義行也。此皆建類一首，同意相受者也。

四象形與會意而轉注　來，來麰也，一麥二夆象其芒朿之形。朿殼為天所賜，天所來也，此為古代傳說，不限于甲骨文作𠦂，此作𠦂，鐘鼎古文作𠦂，上當作𠦂，此作𠦂。一亦省略耳。𠦂以象莖葉，𠦂以象根。麥，又右木戾也，象少字引之形。

龜版文作  ，芒穀，秋種厚雍，故謂之麥。从來，有穗者也。又从夂。夂，古文作  ，又訓行遲夂夂，象人兩脛有所躧，而明行來之義。來有行來義，無行來形；麥有行來形，無行來義。然來麥均皆天所來也，故作字者先制來字以象形，後制麥字以夂會意。然如無麥字，來字亦安得有行來義乎？故來麥兩字，亦同時並作，相互受意也。注六

五會意而轉注　說文云：『彳，小步也，從人脞三屬相連也。』『亍，步止也，從反彳，讀若畜。』彳古文作  ，亍古文作 ，三足相連出也。彳亍為蹢之省文，即 省文，三足相連出也。彳亍為蹢之古文本字，一進一止，故相反為義。因合之以造行字。行者人之步趨也，兼彳亍而義。彳為會意，行亦會意。注七

六形聲而轉注　說文云：『蹢，蹢躅，逗足也。从足啻聲。』『躅，蹢躅也，从足，从蜀，蜀亦聲；蜀，葵也，从虫，上目象其頭，中象其身蜎蜎也。』蹢躅古文作 ，从彳，从 ，其  本于  ；公轉注為

，而字亦因之而彼此竝行有所聯絡。

五免誤會　凡同義之轉注，可聯合之以為一字之用。行文能善用轉注，可免爭執誤會。例如前漢書高帝求賢詔『遣怙相國府署行義年』一語，文意易于誤會。可訓為『遣怙相國府署，行義之年』。可訓為『遣怙相國府署，行狀儀容年紀』。亦可訓為『遣之至相國府，咎署其所履行，及儀容年歲』。署咎，履行，儀容，年歲，皆二字同義；如能並用以顯明文之意義，則寡誤會矣。又如文句中用昏字，易認為『昏』『昏』『黃昏』兩義。若用重文，或同義之文，則文之意義充足明顯，不僅免于爭執，而晦奧之病可除。故用轉注字，使字義真確，而無含糊之弊。

六調音節　例如『邽有從東方來者，言民父子相食。丞相御史案事之吏匿不言邪？將從東方來者加增之也？何以錯繆至是！欲知其實。方令年歲，未可預知也。』（前漢書汲黯傳）『定國傳』加增，錯繆，年歲，皆二文同義；所以重複用之者，調和文句之節奏，免急促耳。

七便訓詁　例如周易一字，幾等于後世一句；尚書亦有類于陽者。以近代語複文繁之眼光，讀簡略之古文，自難免于疑難。欲使近人領悟古文義，非增字入于古文不為功。增同義之文，可免增字解經之譏，因同義之文，對于原文之命意不至于變更也。故互訓之字雖不盡轉注，而轉注之字，則多可以互訓。

注一　高田忠周轉注假借說三十四頁至三十五頁近人林義光文源二卷十二頁

注二　高田忠周轉注假借說三頁注

注三　高田忠周轉注假借說二頁至三頁

注四　高田忠周轉注假借說九頁至十頁古籀篇三十三卷六頁十六頁古籀篇補遺四卷六頁七頁近人孫同康師鄭堂集三卷六書皆造字之本非有四體二用可分說二十一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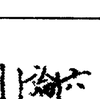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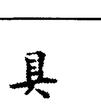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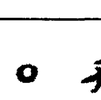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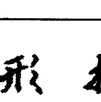
注五　高田忠周轉注假借說九頁注

注六　高田忠周轉注假借說二十五頁古籀篇八十二卷三十九頁四十三頁六十三卷二十六頁

注七　學古發凡六十四卷一頁二十五頁二十六頁古籀篇補遺七卷九頁

注八　古籀篇十四卷三頁七頁九頁七十七卷三十頁

第七　段借

段借亦作假借。段假古今字。段古文作  ，  皆手也。  未詳。已從人手，又從人為複矣。說文云：『段，借也。』段字與段字不同；段，椎物也，從殳，叚聲，在殳部，徒玩切。從左氏隱十一年傳云：『而假手於我寡人』，當為段之本意。借藉同字。藉古文作  ，  者凡也，亦人形也，  即耒象形，昔聲。故者文或作借者，者耒形，作藉者，者人形，其指同。注一許慎說文解字敘曰：『假借者，本無其字，依聲托事，令長是也。』本無其字，謂形也；依聲，謂音也；托事，謂義也。段借之正例，始于有其音而無其字，因借他字之形，以當此語之用。其讀則依乎借字之聲；其義則托以所借之事。凡一字而兼兩誼三誼，除本誼之外，皆段借也。戴震所謂『一字具數義者依于義以引伸，依于聲而旁寄，假此以施于彼曰假借。』

形聲似同而實異，與轉注相反而實相成，其別如下。

一段借與形聲之分　由字之本質言之，段借為造字之蜂，形聲為造字之經。由字之形成言之，段借借已成之字，形聲取已成之文。由意義方面言之，合于一字數義之例，則段借也。叠加偏旁，一一別成他字，而原聲仍在，惟以偏旁之形毋為別，則形聲也。由聲音方面言之，以全字為聲者段借也，以半字為聲者形聲也。

二段借與轉注之分　段借與轉注均係造字之蜂，為其他四書之補助法，而二者正負攸殊，一為恣文字之孳乳，一為節文字之孳乳。段借係因此字即當彼字；轉注係因此字又造彼字。異義同字曰段借；異字同義曰轉注。有段借而一字可數義也；有轉注而數字可一義也。段借兼主聲，猶形聲也；轉注專主義，猶會意也。

六書是已。許慎所舉令長之例，實備括段借之義。惟後解令長之例者，皆未有以明之耳。說文令下云：『君也，發號也。』長下云：『久也，遠也。』令君之訓發號，本義也；訓君，段借義也。而後世多誤循其次，以君為本義，發號久遠為借義。不知說文所解之字，先釋本義，後釋借義如長字之例者固數，而先釋借義，後釋本義者亦多有之。如黑下先云『北方色也。』段借義也。次云：『火所熏之色也。』本義也。此正與解令字之例相同。段令字發號之義，以為發號之人，而有縣令；段長字君上之義，以為長久長遠，展轉引申，以寄托其事，所謂托事也。其聲仍讀為發號之令君長之長，所謂依聲也。段借之正例，概皆如此。令長之例，固可以概之。而段借之各種變例，亦皆不外乎令長之例，解詳于後，姑不贅焉。段借與

故段借將指事象形形聲會意轉注五者之字，但令同聲，俱可援為此用。轉注將指事象形形聲會意段借五者之字，但有一義，俱可注成一文。由運用或變化方面觀之，語言因時間空間之關係而生歧異，于有其語無其字者，借之；即有字者，亦借之，以取其入耳可通，遂一字數義，而段借生焉。于其語之不能比而同之者，取其方言而製以為字，以足達其意，遂數字一義，而轉注生焉。故語變而字形不變，欲擬其音，爰取譬于同音之字，則段借也。語變而字形隨以俱變，則轉注也。近人章炳麟之轉注段借說，雖過偏于聲音方面，而于二者之別，言之極詳，特錄如下：

『余以轉注段借字，悉為造字之則。……蓋字者孳乳而寖多，字之未造，語言先之矣。以文字代語言，各循其聲，方語有殊，名義一也。其音或變聲相轉，叠韻相迤，則為更制一

字，此所謂轉注也。孳乳日繁，即又為之節制，故有意相引申，音相切合者，義雖少變，則不為更制一字，此所謂假借也。……轉注者繁而不殺，恣文字之孳乳者也。假借者志而如梅，節文字之孳乳者也。二者消息相殊，正負相待，造字者以為繁者大例。知此者希，能理而董之者鮮矣。」（國故論衡上）

鄭樵曰：「六書之難明者，為假借之難明也。……六書明則六經如指諸掌；假借明則六書皆是。古今載籍，書本字者什之二三，用借字者什之七八。說文九千餘字中，其不可段借為他義之字，蓋無幾焉。自來研究說文中段借之例者，推孫經世及張行孚。孫氏考說文諸部解語，廣辨「故」為「故」以為「一」說「或」曰……等，分為明言段借及不明言段借二大類，作說文解字假借考。（原文見清王筠說文釋例五卷引又見近人胡樸安中國文字學一百一百生一百七頁引）清錢大昕謂：「許氏所云『讀若』，所云『讀與同』，皆古書假借之例。」（清張行孚本之，作說文讀若例，原文見中國文字學一以為說文讀若，百七頁至一百十九頁）以為說文讀若，強半後世通行之字，而其本字，強半後世所不行者。分讀若為二例：一為音義相通，而讀若通行者，如辛讀若愆。「辛，罪也。」「愆，過也。」音義俱近。詩云：「式禮莫愆。」箋云：「愆，過也。」左傳昭二十六年云：「王愆於厥身。」注云：「愆，惡疾也。」今本皆作愆，不作辛。二為音同義異，而讀若通行者，如扶讀若伴侶之伴。說文云：「扶，並行也。」「伴，大貌。」楚辭惜誦云：「又何以為此伴也！」悲回風云：「伴張弛之信期。」伴字本當作扶。楚辭王注云：「伴，侶也，俱也。」按俱，偕也。並行，二人偕行也。侶，旅之俗字。說文麗訓旅行，旅行即並行也。近人葉德輝又撰說文讀若字考七卷，說文讀同字考一卷，廣輯說文中之「讀若」「讀如」「讀與某同」者，以求文字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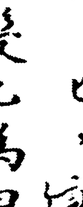
音之原，而明古字通段之奧。孫張葉三氏就許氏本書分析之，綜合之，詳矣至矣。然只于輯許書固有之例而止，其範圍未出于許氏之外。今特就段借本身，詳為歸納，而探討其原因類別，以造字時之段借及造字後之段借二大綱總領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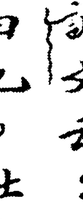
第一　造字時之段借

此類有二：一為由造字而生者，則一字之組織，由多方相關屬之形義雜借而來。二為由用字而生者，則一字之全體由他字整借而來。前者由數舊文而合一新字，與會意頗相彷彿。惟此由段借而來；會意則由會意而來，一隱一顯為不同耳。段借字本已有固定義之文以製字，所從文字不得不委曲因緣，故唯望文，其義不可見。如令從亼卩，長從斤灬匕，以其合字聯讀，輒不可得其義，引伸旋移，始可以見號令君長本意。會意字臨事就物，即為形

義，采取至順，依所從文，以其合字聯讀，直得其義。如人言即信，止戈即武，是望文直得其義者也。以是段借字造意艱澀，會意字造意順易。至于由用字而生之段借，乃仍一舊字，而另兼一新義，即所謂本無其字，而依聲托事者也。段借中以此類為正例。試分述之。

甲由造字而生者　如說文所舉令長二字，令之本義為發號，長之本義為君上。而二字之組成，完全由他方面意義相偕而來：令字段借輯瑞，長字段借兵元老。令古文作𠆢卩，從亼卩，亼三合也，讀若集。△為本字，集為段字。卩，說文云：「瑞信也。」瑞，說文云：「以玉為信也。」卩即節字。古文作𠃌。尧典曰：「輯五瑞既月。」輯與△同部通用，故輯即△。凡大君所發號令，事情極多，而輯瑞事之極重大者也，固借此事，以亼卩二文為令字之形，

而成發號之名。令字金刻文或作  。說文卩下云：『象相合之形。』卩字形義，元主于合也。卩卩音異義同，而卩卩者信瑞之體也，卯者信瑞之用也。令之作  ，于字形明示△合信瑞之意，亦與轉五瑞義正合。旧人高田忠周曰：『許云「發號」，固字之本義，非段借耳。』轉注段借說又曰：『許君以令字證段借者，主于作字之指，就△卩二文而言也。其曰「發號也」，固是本義，非段借之謂也。』轉注段借說四十九頁是以令之形體，成于段借。長有君上之義。廣雅釋詁云：『長，老也，君也。』古文作  ，從兀，兀即元字。說文：『元，始也，從一從兀。』非是。爾雅：『元，始也。元當從儿，首也，即人之始也，而在人部中。』許愼說元字形云：『從一從兀，一，古文上字，二亦古文上字。』二為古文上字，二亦或作一。示古文作  ，或從兀作，說文卒部㚔或從元作㚔，元兀同聲。是亦元兀同字，或從元作㚔，無疑。又說文夭部㚔，屈也，從大，一曲之。是夭字本義，謂男之始。又轉為首。爾雅云：『元，首也。』詩閟宮云：『建爾元子。』傳云：『元，首，君也。』或謂人君在上之人，故字從上人會意，從二與上帝之帝從二同意。長字從兀，會意之指，明且顯矣。古文又作  ，從兀，從匕，匕為老之省，則以老者文易元字。老亦作  ，知匕為匕之變形。長字工從  ，係斤字，斤者斧戉之類，即爾雅者文。  為古文兵字，君長所執也。書云：『左杖黃戉。』亦即此意。長字從元老兵三字，借此以為字義耳。長字古文有上  一體，更近于元之從上人，則長字之義尤顯。詩云：『克長克君。』皇矣書云：『外薄四海，咸建五長。』釋名云：『五長，衆官之長。』周語云：『古之長民者，韋昭云：長，猶君也。』呂覽云：『用管子為五伯長。』論衡偏龍注云：『上也。』皆係長之本義。注二此類段借，皆段借于造字之初。王筠所謂古人造字之初，本有假借，不徒後人用字，始相借也。』說文釋例卷五假借令特即其他五書所以組成此種段借者述其類略如左。

子指事而段借　如一為紀數字，而段借為天為地，如天之上一，以象天意；地之下一以象地意是也。又為無意義之符號，如上下字所從是也。工，說文云：『巧飾也。象人有規矩也。』巧飾者，治功之極也。此二段為天地之意，一以為人之意，皆段指事，以為其義，即考工記所云：『審曲面埶，以飭五材，以辨民器，謂之百工。』又『知者創物，巧者守之，世謂之工。』工之事極重，天地人三德備矣。王壬等字均從之。王，天下所歸往也。王字之三與工字義合。三為紀數字，此則一者與王中之一畫合。王者天下所歸也。是以王之從工一，即段借也。壬古文作  ，從工。●者以象其義，古文妊字也。說文云：『象人裹妊形。』是也。女之于妊，亦備德之謂耳。故壬之從工，亦所以重之之意也。丂，气欲舒出，㇇上礙于一也。段玉裁曰：『㇇者气欲舒出之象，一其上，不能徑達。』丂從一㇇，亦非定形，段借也。玉，石之美者，象三玉之連，一其貫也。古文元作，象形，即毛傳所云雜佩者珩璜琚瑀衝牙之類。然字變作  ，亦古王字，三為三玉之形，即象其意，三為紀數字，此則段為王之三非物形，即象其意，三為三玉相聯形。故亦指事而實段借也。注三气，雲气也，象形。气係氣本字，古文作  。气元無形無色，不可以象，故段三積畫以為其義，而成段借。

丑象形而段借　匕，說文云：『變也，從到人。』古文作  （古文字倒人）。匕為老變，言變匕為白也。壯容變為哀態，故倒人形，以為其義。注四又匕，說文云：『相與比敘也，從反人。』古文作  。反人正可見舍己之意。舍己歸他，所以相與比敘也。匕或段借為

柮，匕箸是也。注五又大古文作𠂤，象人形。天大地大，人亦大也。說據老子大義不可以象，故借此理，以為其形。此等字皆段借人字，以為形義，固今字分析，為𠂇𠂇二形故也。注六又史記事者也，古文作中，从又持中。中，正也。又作𢘑，亦手也，同意。手執中，直不見其義，依良史書法不隱，手執筆，心持中正，其義始見。注七又男，丈夫也，從田力，言男子力于田也。古文作田力。力者筋也，象人筋之形。男字不可以象，因借農耕之事，以為其形義，故亦係段借而非會意。注八又磬古文作𣪊，石樂也，從石聲，象縣虡之形，殳所以擊之。此𣪊之中，以為樂器上飾，與鼓古文作𣪘同意。借中字形為之也。注九又熏古文作𤇾，大烟上出也，從中從黑。中，黑熏象。黑熏此以中為烟出竈窗之象，借中字形為之也。注十凡變形為義及合形為義，或直用形

為義，與本義之無涉者，均為段借而非會意也。

寅會意而段借。比，密也。古文作𠤎。二人為从，反从為比。比與匕同倒也。从訓聽，二人同道，其事順正也。比與從相反，雖言親密，其事不順不正，故論語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注十一又班古文作𤣩，分瑞玉也，從廷刀。分瑞玉者，亮典所謂『班瑞于群后』是也。與令字從亼卩集節為辨五瑞義，正同意。廷之雖借二瑞，實係五瑞。玉之一雙曰廷，此處之廷，段借為兩卩即信瑞，非其字之本義。且班字本當作𤣩卽或作𤣩，而作班者，其所從廷字刀字，即屬于段借也。注十二又侖，樂之竹管三孔者，以龢衆聲也，古文作侖或𠙵。從𠙵從侖。侖理也。𠙵即品也。比從品侖，皆屬段借，與會意絕異。注十三又如令，號令也，古文作𠓛，從亼卩；長，君也，古文作𠓛，從兵省從老

省，解見上亦屬比類。

卯形聲而段借　凡形聲字，其所取字音，即段借也，所謂依聲托事者也。說文艸部『蔑，蚐蚾也，從艸从人从戌，戌亦聲。』段玉裁云：『釋艸曰：「蔑，蚐蚾。」毛傳曰：「蔑，勞也。」與說文皆字異音同。蓋比不，其元字也，即借其聲為其義也。或從艸或從虫，以為形聲字。又鳥部『鶻，鶻胡，污澤也。從鳥曷聲。』段玉裁云：『釋鳥：「鶻，鶻鸐。」毛傳：「鶻，泠澤鳥也。」按：今爾雅多俗字，毛傳作泠澤是也。其鳥以居泠澤得名。是皆形聲之本，而段借之一例也。

辰轉注而段借　少又二字，象左右手形，借以為左右義，少古文作𠂇，又古文作𠂇。丂，指事而段借也。古文作丂。𠂇，反丂也，古文作𠂇，讀若訶。𠂇訶元同字，或作呵亦同。丂者

氣欲出而不能出也，𠂇反此，氣之疾舒也。故又為大言而恕義。丂𠂇相埃，兩字義顯，則段借而轉注也。

乙由用字而生者　此類段借，蔽由于造字而生者，或有後出，乃運用其他五書之字以成。借一字以別成一字之用，只將原字附以新解，完全借用，毫無形體之改變，不需另製一字，是以不造字為造字者也，故亦為造字之條例，或依于義以引伸，或依于聲而旁寄；所謂依聲託事也，是為段借正例。其所以成此段借之原因，約有二。

一由創造文字發生者　由製造文字本身觀之，其因亦有二：

1.漸文字之窮　古人本指事象形會意形聲四書，製造文字，以代語言之用，有一事物，即當有一文字以當之，本無所謂段借。惟是宇宙間之事物無窮，一一可見之于言語者，欲一一見之于文

字，其道常窮。吾人對于物體或事件之無名，或有其名而未有字者，別段他字之音以為之。段借之發生，實緣于譯其他五書之不足。段玉裁所謂『段借者，古文初作，而文不備，乃以同聲為同義』。（說文解字敘注）孫經世所謂『六書之有段借也，……後聖所為濟指事象形形聲會意轉注之窮，而通其用于不窮者，舍是無由。』（說文解字假借若在印度歐美各國之用曲折語（Inflectional language）者可以參考。

之節文字之繁　人事日繁，語言時變，文字亦隨之以日趨于繁穀。對于有其事而本無其字者，則取音同而義可引伸以合其事之文字以相代，而不另製其字。既省制作之繁，且廣原有之義，與其詞性雖異，字音不改，除于字形增加偏旁，以別其性質外，只有段借，以通文字之用。

二節文字之繁　人事日繁，語言時變，文字亦隨之以日趨于繁穀。對于有其事而本無其字者，則取音同而義可引伸以合其事之文字以相代，而不另製其字。既省制作之繁，且廣原有之義，與音與文字漸不相應。（潛學夫時有古今，地有南北，語有輕重，此處讀鮮音，彼處必有讀斯音者；此處讀丘音，彼處必有讀區音者；此處讀軒音，彼處必有讀斯音者。逮其後，彼處所讀之音，流傳于此處，則雖此一處而一字亦有兩音矣。推之一切雙聲之字皆然，此正古今方俗語音之變易，致一字而有數音數義也。此地之方言，不能用之于他境，或有音無字，段借同音之字以實之。又或用字者，雖知其本字，而為免除阻隔之故，故為方言以通其意。然古今方俗語音雖有變易，要不出同紐之雙聲與同部之疊韻二者，此古今音韻假借，所以莫非雙聲疊韻之字也。雙聲之段借有二類：如聂為桑，乃為仍，係同聲母者；利為賴，答為對，係同聲類者。疊韻之類有三：如德為直，服為良，係同聲母者；永為棚，馮為淜，係同韻部者；窟窿為孔，不律為筆，係一語轉為二

轉注之恣文字之孳乳者，正負相待。近人章炳麟曰：『……以文字代語言，各循其聲，方語有殊，名義一也。……孳乳日繁，即又為之節制，故有意相引申，音相切合者，義雖少變，則不為更製一字，此所謂段借也。……假借者志而如晦，節文字之孳乳者也。』（國故論衡上轉注假借說）近人朱宗萊亦曰：『蓋文字孳乳日以寖多，苟不為之節制，煩冗孰甚焉？又況形容諸語，惟是觸口成聲，用相比喻。若有一音一義，而必為制一字，則萬物之形相有盡，人心之比擬無窮，不幾艱于翻作乎？造字者特設假借一科，以趨簡易。或就一字之義，而引申之；或因他字之音，以比況之。既不失之煩冗，又不虞其不給，此假借之法，所由繼轉注而起也。』（文字學形義篇二十三頁）

二由語言變異發生者　錢大昕曰：『漢魏以降，方俗遞變，而聲語者；（楚謂之半，吳謂之不律，燕謂之弗，陳謂之筆。案不之本義，為鳥飛上翔不下來；律之本義，為法律，本無筆意。吳謂為不律者，不律同在幫聲，律筆同在沒韻。筆即不律之合音，徐言之而音變耳。）或者歟，乃二語合為一語者。（諸之于也。徐言之曰之于，急言之曰諸，禮記檀弓曰：『吾惡夫哭諸！』論語曰：『山川其舍諸？』是也。諸之本義為辯，本非語詞，用為之于者，諸之同在端聲，諸乎同在模韻，諸即之于之合音，急言之而音變耳。）

由用字而生之段借，強半為聲義相兼，少數為無義而只依聲。聲義相兼者義可引伸，音亦相同。凡一字兼有兩義或兩義以上，而其義又展轉相通者均屬之。如令之本義為發號，而發號者因亦稱令。呂氏春秋云：『南陽有令。』（淫辭篇）法和高誘注云：『令，君也。』（論語云：『三世為令尹，無喜色。』（史記高祖本紀云：『呂公善沛令。』（令之名，皆謂始于秦之罷諸侯，置守令。然春秋時已有令尹之名矣。）一則訓人君，一則訓縣令。又君之令曰律令，天之令曰時令，亦一義之轉；皆依聲託事而段借之

。又借而為使令之令，則與發號之義更近也。長之本義為君上，段為縣長之長，周禮天官云：『太冢宰乃施則于都鄙，而建其長。』注云：『長，謂公卿大夫王子弟之食采邑者。』史記高祖本紀云：『高祖為泗水亭長。』是也。長上即尊長也，尊長之年必長，因又段為長幼之長。禮記曲禮云：『年長以倍，則父事之；十年以長，則兄事之；五年以長，則肩隨之。』是也。長者其年必較幼者為長久，故又因長幼之長，段為長短長久長遠之長。長短即體質面積言，長久即時間言，長遠即空間言，皆依聲託事而段借之。詩長發云：『幅員既長。』箋云：『久也。』又『長發其祥。』箋云：『長，猶久也。』詩泮水云：『順彼長道。』箋云：『遠也。』易說卦云：『巽為長為高。』蓋亦高遠也。故長之為久遠意，其來已久。

無義而只依聲者則僅借字音，不涉字義。如令之本義為發號，

借為發號之人，則為依聲託事。又或訓令為善，以盡為之（清阮刪篇云：『苗民弗用靈』，猶言苗民弗用令也。）與良通用，則惟依聲通用，其形與義全然不關矣。鐘鼎文考字作㚔，季字作𡥈，亦皆音通而義不通者。凡翻譯外國文之譯音，如法蘭西意大利已黎雖也納拿破崙華盛頓『德謨可拉西』，邏輯等，皆純為聲音之段借，毫無意義。此類無義而只依聲以段借者，可略分三種：

1標名字　以言人名，則神農黃帝之氏，堯舜禹湯之諡，孔丘孟軻之姓名皆是也。以言地名，則昆侖之山，雲夢之澤，唐虞夏商之朝，魯魯宋衛之國皆是也。以言物名，則鳥名夫不，獸名窮奇，草名卓前，木名辛夷，蟲名知了皆是也。以言代名，則爾汝彼此皆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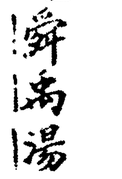
2形況字　如率爾之率，暢然之暢，單詞也。鶴聲未未，鳥名

關關，重言也。猶豫旁薄，雙聲連語也。碰磕孟浪，疊韻連語也。

3語助字　能，為，動助字也，而段于為獸名；於，焉，靜助字也，而段于為名。之，言之間也，而段于艸出益大；所，指事之詞也，而段于伐木之聲。

綜以上依聲託事及依聲二大類而詳析之，約有四種：

于本無其字之段借而終古不造本字者

周芮文作  ，象日在西方而鳥西或从木妻。蓋鳥之棲巢，必于日夕，日夕有日在西方之義，故引為東西之西。棲為西之或體。此以鳥西有東西之意而借之，不僅借西字之聲也。今鳥西字專从或體作棲，東西字專从正篆作西，未更造其本字。（注十四）又以上所舉聲義相兼之例及標名形況語

助諸字，多終古不造本字，皆此類也。

丑本無其字之段借而後又造本字者　此類係段借在先，製字在後，故段借之時，本無其字。如中古文以為艸，臤臤，堅也，从又，臣聲，讀若鐩銘古以為賢字，（漢校官碑：『挹臤寶智。』漢北海相景君銘：『優臤之寵。』）本令文盤庚『優賢揚歷』句，（漢人用優賢字，皆令文盤庚固以臤為賢也。）蓋爰古以為車轅之轅，洒古以為灑埽之灑。初以中臤爰洒兼艸賢轅灑之義，及後乃另造艸賢轅灑諸字。

寅本無其字既段借後不復更造其字而本義尚存者　如令段為君或縣令，而其發號之本義尚存；長段為年長長短長久長遠，而君上之本義仍在之類是也。

卯本無其字既段借後不復更造其字而本義反為段借所奪者　如東西之西，厥後東西之西專行，而鳥西之本義以廢。故

西之段為東西之西，不但終古未造西之本義，且奪西之本義，使本義另製一字，真所謂婢作夫人，而鵲巢鳩占者也，亦屬此類。又如萬，元蟲名也，三代借為千萬紀數之字，萬字本義遂隱，而千萬之正字，又不更作，亦堪謂久段不歸者。及西漢時，依梵文作卍字，千卍始有專字，隸變作万字亦然。億本形作億，三代古文或作萬音。億从意聲，意从音聲，其音同，故同用。是亦以段借專行，其本字不更造者，雖言依聲通用，自與造字後之段借例不同也。註十五

第二　造字後之段借

有其本字，用音近義異，或義近音異相借者，為造字後之段借。段玉裁所謂『及其後也，既有其字矣，而多為段借』也。說文解字敘注此類強半為依于聲而旁寄，不出聲同聲近之依聲作用。雙聲約居

什之八九，疊韻約居什之一二。故龍翰臣曰：『凡古今音韻之流變，皆由雙聲遞轉。無論假借通用，與夫習諺傳譌，及五方言語不齊，皆可于雙聲求之。』通檢通說少數為依于義以引伸。又有極小部分為由于音形相近而通用者，如段氣為乞，段私為厶，段逆為芣之類。間有譌字，亦多緣于形體之相彷彿者，其因有五。

1本有其字，而因地方阻隔，言語不同之故，用字者因方便起見，段于方言，而不用其本字。

2雖有其字，而用字者未知或未習，則雖無方言關係，亦不得已而段他字以為之。

3用字者雖知其字，習其字，而偶忘之，乃以音韻比方段借為之，其甚者竟以譌字代之。

4古之史官記君言行，或弟子受先生教，亦即記錄。匆匆之際，必應用省文段借字，或比其音以為之。

5殷周之際，文字變而為繁美。周之中世，又專重文華修飾。籀文專尚淺美，蓋皆取于殷商之迹，于是往往借用同音而繁畫字，此則緣于美觀者也。

造字後之段借，約有三種。

甲偶用他字之段借　如古文以聖為疾，『朕聖讒說殄行』，聖莫為疾之段借字。

乙沿用不改之段借　如古用草為艸，用容為頌，類皆專字廢，而別字行，蓋亦人事叕遽，不暇審辨，遂習用不廢耳。

兩書作別字之段借　段借之中，又實有書作別字者。如古文人尸通用，母女通用，夫大通用，才甲通用，成戊通用，有右通用，足疋通用，鼎貝通用，……皆以字形相近通段。此類尤以金文為夥，蓋因其往往變體，或全字或偏旁，變而涉于他字之形也。段玉裁以古今段借字有三變，謂『又其後也，且至後代譌字，亦得自冒于段借』。說文解字敘注然則此類文字，其為段借歟，抑訛誤歟，有未可猝定矣。

注一　日八高田忠周轉注假借說四十二頁
注二　高田忠周轉注假借說五十二頁至五十四頁
注三　高田忠周古籀篇七卷一頁
注四　古籀篇三十三卷一頁至二頁
注五　古籀篇三十三卷二十九頁至三十頁
注六　古籀篇三十九卷一頁至五頁
注七　近人王國維釋史(觀堂集林六卷一頁)古籀篇五十九卷二十頁至二十二頁
注八　古籀篇四十二卷二十六頁至二十七頁
注九　古籀篇十六卷八頁至九頁
注十　古籀篇十四卷九頁
注十一　古籀篇三十四卷五頁古籀篇補遺四卷八頁

注十二　古籀篇七卷三十頁
注十三　古籀篇五十卷二十頁至二十一頁
注十四　古籀篇九十六卷十六頁
注十五　轉注假借說四十三頁注

古文字研究简论

林　澐　著

吉　林　大　学　出　版　社

據吉林大學出版社一九八六年九月第一版影印

目　录

导　言　古文字和古文字学 ……（1）
第一章　汉字记录语言的方式 ……（11）
第二章　考释古文字的途径 ……（36）
第三章　字形历史演变的规律 ……（69）
第四章　古音问题 ……（108）
第五章　字义的探索 ……（122）
第六章　古文字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149）

导　言

古文字和古文字学

汉字是世界上现行文字中历史最悠久的一种，它在几千年的发展中经历了复杂的演化过程，在形体和结构上有种种改变。因此，后代的人并不能认识前代曾经通行过的汉字。于是，“古文字”的概念就自然地产生了。

从现存文献记载来看，汉代已有“古文字”一称。汉朝初年法律规定：学童十七岁以上，通过考试能识读九千字以上，才能当“吏”。又经过“八体”的考试，成绩优异的方可担任“尚书史”。所谓“八体”是指秦代仍然通行的大篆、小篆、刻符、虫书、摹印、署书、殳书、隶书这八类字体。至于秦代以前通行过的其他文字，连当时的高级知识分子也不甚熟悉了，因而称之为“古文字”、“古文”或“古字”。例如，《汉书·艺文志》记载，汉初“鲁共王坏孔子宅……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史记·儒林传》记载：“孔氏有古文尚书，而安

国以今文读之。”《史记·封禅书》记载：汉武帝“有古文铜器，问少君，少君曰：此器齐桓公十年陈于柏寝。已而按其刻，果齐桓公器。”《汉书·郊祀志》记载：汉宣帝时在美阳发现古鼎，大臣们多数认为“宜荐见宗庙”，而“张敞好古文字，按鼎铭勒而上议曰：……臣愚不足以迹古文，窃以传记言之，此鼎铭周之所以褒赏大臣，大臣子孙刻铭显先功，藏之于宫庙也。……不宜荐见于宗庙。”可见，西汉时人把东周时竹简上的手写体文字和较古老的铜器铭文都称为古文字。东汉时，许慎写《说文解字》这部著作时，所分析的字体以小篆为主体，而且列出了和小篆写法有差异的大篆或籀文，以及他当时所见到的“古文”。许慎在该书《后叙》中说：“古文，孔子壁中书也。”又说：“鄙国亦往往於山川得鼎彝，其铭即前代之古文。”也是把大篆或籀文以外的先秦文字称之为“古文”。

不过，“古文字”这一概念，历史上未曾精确地下过定义。随着时代的推移与文字的变革，在一般人的心目中，“古文字”的范围是不断扩大着的。在通行简化汉字的今天，即使是受过高等文科教育的人，不但绝大多数不认识大篆、小篆，就连隶书也感到很难识读，可以算作“古文字”的了。但从学术角度来看，由于许慎的《说文解字》一直流传到今天，系统地保存了对小篆九千多字在音、义两方面的说解，不论小篆与后代通行汉字形体上有多大的差异，小篆是属于已识字之列的。而汉代以后，特别是近代考古学发达以来，不断发现的先秦文字资料，单靠《说文》已收的几百个先秦字体作简单对照，就只能识读很小一部分，因而，识读这些先秦文字，成为需要专门研究的课题。这样，就产生了一种与小篆相对而言的“古文字”的观念。发展为一门有特殊研究领域的学科——古文字学。

古文字学之所以产生，是因为要识读与小篆相异的先秦文字。或者说是把《说文》所收的小篆及其他字体(已知部分)的字作为基点，去识读目前尚未识知的其他先秦文字。这种识读研究的直接目的，第一是要认出目前尚未识读的先秦文字是后代的什么字，第二是要在识字的基础上解释文句所表达的意义，也就是确定这些字在具体使用场合下的特定含义。这两件事合在一起，通常称之为“考释”。这种古文字研究，在我国有很悠久的历史。但在开始时，这类研究是零星的，单凭各人经验的，尚不能总结出考释古文字的一般方法、理论。因而还没有形成一个独立的学科。清代考据学兴盛起来，这是以研究《说文》为中心的文字学很发达的时代，但小篆以外的古文字研究仍无根本性的突破。许多文字学家

还只把古文字研究的成果(其中还有不少是错误的识读)当作研究《说文》的补充手段。

直到清末，河南安阳小屯村商代甲骨文的发现和近代田野考古发掘开展后，大量先秦古文字资料的出土，这才使古文字研究在新的基础上更大规模地开展起来。应该指出，清代晚期对过去出土的先秦铜器铭文的研究已渐趋精密，不但已有详细论述考释古文字根据的著作刊行，而且在吴大澂《字说》、刘心源《古文审》、孙诒让《古籀拾遗》等著作中，已表现出总结考释古文字一般方法的倾向。特别是在商代甲骨文引起学术界注意之后，打破了清代学者以《说文》所收篆体字(包括古文、籀文)为汉字本原的传统见解，有识之士已开始认识到在《说文》所收篆体之前，汉字已有相当长的发展演变的历史。孙诒让在《名原》一书中提出了应该把先秦古文字和《说文》所收篆体字互相比较，分析形体差异和演变的种种现象，寻求“沿革之大例”，“上推书契之初轨”。他的论著，不仅对扫除以往考释古文字的随便推测的恶习、提倡实事求是、细致分析作出了很大贡献，而且开始认识到应该研究古代文字形体发展演变的各种具体规律，作为考释古文字的依据。因而，对于古文字学的建立，实有“开山之功”。其后，罗振玉、王国维及后继的许多古文字研究者，认出了大

期、文字学前期、文字学后期，和古文字学时期。古文字学被视为文字学发展的一个阶段。他又说："古文字学尚在继续研究之中，未能成为有系统之学也。"

从三十年代到现在，文字学和古文字学都有很大的发展。文字学进一步冲破了"说文学"的狭隘范围，更全面地研究古今汉字的各方面现象。古文字学在收集、整理和解释资料的方法方面也有很大的进步。今天，我们究竟应该怎样来理解古文字学和文字学的关系呢？在一般人看来，古文字学自然应该是包括在文字学中的，是其中的一个部分。实际上，两者已经是彼此独立的两个学科。表面看来，两者的区别仅在于研究对象的范围有大小：古文字只研究先秦时代的汉字，文字学则研究古今全部汉字。但从本质上看，两者研究对象的性质和研究的任务是有根本差别的。古文字学的研究对象是待识的先秦文字，其任务是识读未识及误释的先秦文字。一般的文字学则是对全部已识的汉字作科学分析，以总结出各方面的规律性认识。这些规律性认识是否合乎实际，首先取决于所据资料是否确实可靠，因而未识之字和识读上有争议的字自然就被排除在可用资料之外了。但是，如果通过考释古文字而使未识文字变成公认的已识文字，则这一部分古文字也就成为一般文字学的研究对象了。从这个意义上说，古文字研究乃是文字学赖以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新资料来源。所以，古文字学逐渐成长为一门有系统方法和理论的学科确实意味着文字学的发展可以进入一个新的时代。当然，古文字学和文字学是有密切联系的。从已识文字中总结出来的对文字构造方式、形体演变规律等认识，对于识读未识文字有很大的意义；而未识文字不断转变为已识文字，又能使对文字的多方面规律性认识不断丰富和更为符合实际。因而，总结这些规律，不仅是文字学也是古文字学的重要内容。

古文字研究不只是对文字学的发展有重要作用，它对多种学科的发展都是重要的资料来源。任何涉及到先秦时代的研究课题都必须以先秦时代的史料为客观依据。原封未动的先秦古文字资料，当然比辗转传抄翻刻而存留到今天的先秦古籍有更大的可靠性；而且，不断出土的古文字资料还提供了许多过去在书本上根本见不到的新鲜史料。因而，古文字考释的成果，推动了多种学科的发展，越来越受到多方面研究者的重视。

我们已经积累了很丰富的先秦古文字资料，这些资料的考释还有许多没解决的问题。田野考古又源源不断地提供一批批待考释的新资料。古文字研究的队伍是亟需扩充的。现在有不少人对古文字有浓厚兴趣，有志于投身于古文字学，但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对古文字学还缺乏正确的认识。有的人以为读过《说文》，熟悉了小篆，又认识了已被识出的商周文字，就算已经懂得了古文字学。其实，那不过是进行古文字研究的最初步的准备。单有这些知识，充其量不过能在考释古文字资料时认出前人已识的字，对于其他待识的字仍然是无补于事的。而且，单单是认出了字，并不等于能对字在具体文句中的特定含义有正确的理解。真正地懂得古文字学，实际上应该是指把握了识读待识文字的正确方法，而这种方法是要在考释待识文字的实践中才能逐步掌握的。另有一些人，他们连《说文》小篆的基础都没打好，又不曾掌握古文字研究的已有成果，就急于考释待识的古文字。他们不能正确地辨析以前古文字研究者的不同考释方法，把糟粕误认为精华，往往走上靠灵机一动就信口乱说的错误道路。还有一些人，往往把解说已识的先秦文字的造字本意，当作古文字学的主要内容。其实，那不过是对已识之字的分析，应归入一般文字学的范畴。只有当这类研究能有助于辨识过去未识的字或有助于读通过去意义不明的文句时，才属于古文字学的范畴。但是，把已识的字从具体文句中割裂出来，单凭其字形讨论其造字本意，往往可以有无限想象的余地而得

造成上述种种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根本的原因是在于，古文字学本身是一门年轻的学科，不仅研究对象没有最后划定，根本任务还有不同的理解，最主要的是在古文字学界内部也还没有形成统一的识读待识文字的方法和理论。这使有的人在近年仍说古文字学还没有建立。实际上，古文字研究发展到今天，不同的研究者在各自的实践中已经积累了相当丰富的成功和失败的经验，从其中得出了一定的行之有效的一般方法和原则。但从唐兰《古文字学导论》到今天的半个世纪中，一直没有另一部古文字研究方法或理论的专著问世。如果要求古文字学界马上就有大家公认的统一方法和理论，那是不现实的。这本小册子，只是从个人的理解和体会，试图对考释古文字所应该遵循的方法和原则加以总结，并力图作比较浅显的阐述。主观上是希望使有志于古文字学的初学者，能选定正确的入门途径。帮助要了解古文字考释成果的人懂得古文字是怎样考释出来的，面对纷纭的异说自己有一个判定是非的标准。我们热切期望的是，有更多的讨论考释古文字的一般方法和理论的专著问世，通过取长补短和实践进一步的检验，逐步建立起统一的完整的古文字学理论。只有古文字学界内部形成一个基本统一的研究方法和理论，古文字学才能成为世人所公认的一门学科。

出诸种非常不一致的结论。以甲骨文中的  字为例，已经认出是帝字，但从字形讨论其造字本意，目前竟有十几种不同说法，有人说象花蒂，有人说象女阴，有人说是祭祀用的束柴，有人说是稻草人……。这种说解对识字或读懂文句毫无补益，实在和古文字学是风马牛不相及的。

其他研究有关先秦时代诸问题的人，常常想要了解有无可利用的古文字资料或考释成果；尤其是从事汉字史、古汉语、先秦史、商周考古等方面的人，则希望更多的了解古文字学，有的甚至想具有直接阅读先秦古文字原始资料的能力。但是，当他们开始接触到古文字研究的已有成果时，往往感到古文字考释中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同一个字，这位专家说是甲，那位专家说是乙，又各有一套理由，不知信谁的好。同一篇铜器铭文，不同的考释者不仅对字句有不同的解释，甚至通篇说的是什么事，都会有完全不同的看法，真象进了一个迷魂阵。于是，有的人以为古文字高深莫测，失去勇气而打退堂鼓。有的人以为古文字研究无科学性可言，不足信据。有的人则从实用主义的目的出发，只要是对自己观点有利，不管考释得对不对都加以引用，以致把本来就是错误的东西发挥到更加荒谬的地步。有的人则一时兴起，自己也来胡乱"考释"一番，在纷纭的说解上再增加新的混乱。

第一章

汉字记录语言的方式

我们不论识读哪一种文字，首先要弄清这种文字是以何种方式来记录语言的。

目前世界上通行的各种文字，绝大部分是以特定的符号通过表音来记录语言的。例如，英文是用拉丁字母分别表示不同的元音和辅音；日文是借用汉字演成的"假名"分别表示不同元音和辅音结合成的音节。读这类文字时，是根据文字符号读出一定的语音，由不同的语音而推知其记录的语义。现在我国试行的汉语拼音文字就是这种文字。这种文字可统称为"表音文字"。

近来，有人因为每个汉字都有固定读音，主张把汉字也划归"表音文字"，这是很不妥当的。每个文字符号都有固定的读音，是所有各种真正的文字体系所必具的共同特征。汉字不同于大多数文字的地方，是在于它的文字符号除了有表达语音的作用外，还有一个以不同形体区别不同语义的作用。以

目前供中等文化程度的人所用的《新华字典》所收的字为例，记录yǐ这一语音的字就有六十多个不同形体。所以小学教学默写单字时，就必须在读出字音之外，还要附加意义上的说明，如"会议的议"、"利益的益"等等。象汉字这样的利用不同形体既表语音又兼别语义的文字，应该称为"音意文字"而区别于上述的"表音文字"。要理解汉字性质上的这种特点，应该比较深入地分析一下汉字原始的造字方法，及其发展的主要趋势。

孤立的符号，即便具有确定的含义，并不能构成文字。每一种文字都是记录某种特定语言的符号体系。所谓"造字"，就是规定用某种符号来记录语言中的某一成分，而不同形体的符号必须要达到一定的数量，才能足够代表语言中的不同成份而不致于引起理解上的混淆，从而构成一个能有效记录语言的完整符号体系。

那么，汉字这种符号体系是用什么方法创立和发展的呢？在我国文字学史上一直相传的是"六书"的说法。

"六书"这种说法，在《周礼》这部书中就见到了。但到底是哪六种，东汉时就众说不一。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说是"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造字之本也。"郑众注《周礼》时说："六书：象

课题了。

今天我们要对汉字记录语言的办法作尽可能全面而科学的总结，固然应该充分重视历史上存在过的"六书"之说，并吸收过去对"六书"讨论中各家见解的精华部分，但不宜继续囿于"六书"的框框，而应该对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古文字现象进行更符合实际的具体分析。

在文字诞生的历史上，用图形符号记录语言大体可分为两大阶段。起初人们只用一定的图象或符号记录一个笼统的意思或一段话中最主要的语词，这是"文字画——图画文字"阶段。当人们有足够的符号而能够逐词记录语言，即基本上使图形符号(或符号组)跟语句中的词有一一对应关系，才形成了真正的文字体系。文字是有形的符号，语词则以一定的音表示一定的意义。文字之记录语词，就是以一定的形来代表和区别一定的音和义。从这个观点来看，文字符号和所记录语词的关系可分为三大类，即

(一)以形表义

(二)以形记音

(三)兼及音义

汉字在形成文字体系时，是同时使用这三种方法来记录语词的。下面我们逐一加以讨论。



舞 伏 藉 欠 鬥 射 伐 荷 立 見

状，舞字作正视的人持牛尾牛踊状。不过，要表示一个动作，往往需要比较复杂的图形，如藉字作人踩耒(古代的一种双尖的翻土工具)掘地形，鬥(斗)字作二人披头散发撕打形，射字作拉弓放箭形。习惯于许慎"六书"分类法的人往往不承认这类字是"象形字"，除了因为这类字记录的词并非指"物"之外，对于构造较复杂的字，说它们不是"独体"而是"合体"，也就是说这类字是两个以上符号构成的，应属于"比类合谊，以见指撝"的"会意字"。然而，许慎在具体分析文字的构形时，对于并非记录实物名词的字，也往往使用"象某某之形"的说法。如鬥字他就说是"象两人之形"，打哈欠的欠字，他就说是"象气从人上出之形"。而且，射字虽然勉强可以拆成弓形、矢形，和手形三个独立符号，实际上独立的矢字从来不作 ↑ 形，矢作 ↑ 形也不见于其他真正的由两个以上偏旁构成的"合体字"中。至于象藉字中的耒形，虽然有独立当耒字用的(但往往附加一个手形)，但除去耒形而剩下的举一足之人形，就根本不

形、会意、转注、处事、假借、谐声也。"许慎在《说文解字叙目》中则说是"指事"、"象形"、"形声"、"会意"、"转注"、"假借"六种，并对每一种都作了简略的解释，各举了两个例字。后来的学者，绝大多数都信从许慎之说。然而，许慎的解释仍然过于简略，所以对许慎所说的"六书"，理解上又产生了种种分歧。有的人又把每一类再细分为许多小类，有的人则只沿用许说名目而自己大加发挥。对"六书"的研究实际上发展成为文字学中的一个专门分支。

在过去对"六书"的讨论中，不少人对于班固所说的"造字之本"的理解是片面的。他们把文字和语言割裂开来，认为只有创造新形体的字才算"造字"，而把"六书"单纯当作分析汉字形体结构的原则。但是，清代的戴震就已经提出：指事、象形、会意、形声四者为字之"体"；转注、假借二者为字之"用"。他的弟子段玉裁作《说文解字注》，对"六书"的解释就是采取这种"四体二用"的观点。认为指事、象形、会意、形声是创制各种单字的基本方法，至于假借、转注并不产生新字，只是在记录语言时对原有字的运用办法。转注即同义(或近义)字互用，假借即同音(或音近)字互用。可见，清代以来的"六书"学说，并不局限于单纯分析文字构造的方法，已经扩大为研究汉字是用哪些办法来记录语言这样一个广泛的

一、以形表义的方法

许慎"六书"中的象形、指事、会意都是属于这种方法的。它们的共同特点是从所记录之语词的含义出发来规定文字符号的形状，因而字形是和词义有关的。

许多实物名词可以直接用该物的形象作为记录



日 月 魚 羊 犬 戈 刀

符号(图A)。按许慎"六书"的分类法，这是公认的"象形字"。例如鱼字作鱼形，戈字作戈(古代的一种常用武器)形。许慎说象形是"画成其物，随体诘诎"("诘诎"是弯曲的意思)，但文字毕竟不同于写生画，已具有约定俗成的符号性质。例如犬和羊都是四条腿的动物，犬字作犬的整体侧视形，羊字却只表现羊的头部。月亮时圆时缺，但为了和圆形的太阳相区别，规定只取新月形作为"月"这个词的记录符号。

表示动作的词，也可以用这种"直接图示法"来制定记录符号(图B)。如伏字最初作侧视的人匍匐

能独立存在。其实，这类字中的各部分是不可分割的，应视为一个整体性的图形符号。在射字中，只有箭搭在弓上，手扣弦拈箭才符合要表达的词义。在藉字中，只有人的手持耒柄，脚踏耒首，才符合要表达的词义。这跟真正的合体字中诸偏旁可以随意变换相对位置是不同的。又如砍伐的伐本来必须把戈的刃部置于人形的颈上，表示割首，负荷的荷本来必须把戈的柄置于人形的肩头，表示扛着，虽然都有戈形和人形两部分，却是各不相同的完整图形，如果均分析为"从人，从戈"，就抹煞了这种原有的根本差别了。在这类字中，如字要强调用手，则把手部表现得突出而细致些；藉字要强调用脚，则把脚表现得突出而细致些，跟偏旁也是不能混为一谈的。

应该注意的是，即使是记录实物名词的字，也并非都是只表现该物的本体，而有附添的成分（图C）。如"州"字，为明确是"水中之陆地"的意义，在

C 

州　雨　眉　須

陆地本身外，附加了旁边的水。"雨"字，为了明确是自天而降的水滴，在雨点之外，在上方加一横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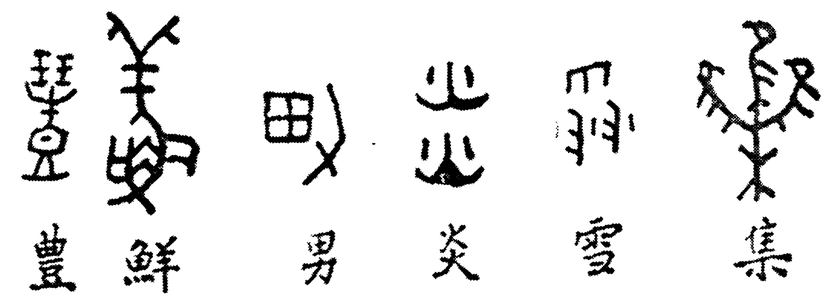
意，众说不一，很难有定论。从本质上说，它们都是独体字，而且都是具体事物的图象，但是图形和所记录的语义之间是借喻、象征，暗示等较间接的关系了(图A)。

A 

大　左　右　夕　婦

在表示比较抽象的概念时，上述手法是很必要的，而且往往要用两个以上的实物图象符号综合而表现之。例如"礼"字，就用举行礼仪活动时常用的玉形和鼓形合在一起；"鲜"字就用鲜美食物之代表鱼形、羊形合在一起。"男"字是把男子社会分工中常用的农具形和所耕的田形合在一起，"炎"字是把两个火形叠加起来。在记录实物名词时，有时也采用借喻、象征的手法，例如雪字，是由雨形和羽形合成，这是因为下雪和下雨相似，而雪片又象羽毛。以上这类字按"六书"分类法大家均认为是会意字。但细分又有性质上的差别。举例说，"集"字本来是由三个鸟形和一个树木形构成，说是会意字当然可以，但说是"象众多之禽鸟聚于树上之形"也不见得不对。这和男字、鲜字之类性质就有一定差别。而且象男

字，两个符号的位置无论怎样安置都可以表示同一意思，而集字如把鸟形安排在木下就违失本意了(图B)。

B 

豐　鮮　男　炎　雪　集

在表示实物以外的比较抽象的概念时，还有一个把具体实物图象所代表的意义加以引伸和抽象化的过程，例如，是嘴的实物图象，在口字中它表示嘴本身，在(祝)字中还是实际的嘴，但强调的是祝祷者的念念有辞，但在(君)字中就只是借口形来表示"说话"(发号施令)的意义。在(鸣)字中又由表人言而扩大为兼表一切发声行为了。

除了这种起源于实物而表示抽象意义的符号之外，在不少字中还含有纯抽象的成分。例如，在口形上加一短线，表示从口说出话来，构成(曰)字。在刀形的前端作分离的两划，表示以刀裂物，构成(分)字。在鼓形旁边加连续的短划，表示从鼓上发出连续的响声，构成(彭)字，等等。

表示天顶。"眉"字中眉毛是附在眼睛上的，"须"字中胡须是附在人形的面部的，之所以要添加眼睛和人形，也是为了明确字义和区别字形。这跟记录动词的直接图象法中，"立"字在站立的人形之下添加所站的地面，是同一道理。

为了强调简单的图形符号所代表的语义，把某一部分表现得突出一些，是记录实物名词也采用的方法(图D)。例如"果"字就把树上的果子表现得

D 

果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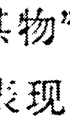
特别大，"元"(古义为"头")字就把人形的头部表现得特别大。在记录动词的字中，如打呵欠的欠字把张开的嘴部加以强调，看见的见字，把眼部加以强调，是同一种手法。

记录抽象名词和其他较抽象观念的词，也可以采用很具体的图形符号。例如"大"字是一个正面站立的人形。"左"和"右"则分别利用左手形和右手形作记录符号。义为"晚上"的夕字，是一个月亮形，因为晚上才有月亮。义为"已婚女子"的妇字，是一把扫帚形，因为已婚女子以执帚洒扫为日常职责。这类字如按"六书"分类，有人归为指事，有人归为会

种合理的推想。在由形表义的造字法中，把这类符号吸收到文字中来，也是完全可能的。例如数字 一、二、三 等就很可能是如此。至于象面、亦(腋)之类的字，很明显是在许慎所说的"象形"基础上派生的。如果许慎认为这类字是"指事"，决不会把"指事"列于"象形"之前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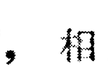
综上所述，用根据词义确定字形的方法所造的字，内涵是很复杂的。我们虽未能作很全面的分析讨论，但至少已可以看出这样一些主要的差别：(一)从构成字的诸成分来看，有的符号是实物的简略图形，有的符号是纯抽象记号，还有的是由实物图形而演化成的表示抽象概念的记号；(二)从字的总体结构来说，有的是一个图形符号构成的"独体字"，有的是两个以上图形符号构成的"合体字"，在这两者之间，还有构造复杂而实际不可分割的"假合体字"，以及在独立符号上附加不能独立存在的抽象附加成分的"半合体字"；(三)从字形和所要表达的语义的关系来看，有的是直接的"画成其物"，有的则是借喻、象征、暗示等间接而曲折的表现方法；(四)从字所记录的语词的词性看，有名词、动词、形容词等不同，这些词又各有具体和抽象的差别。

这些不同角度的种种差别，显然不是旧有的"指

这类字，按"六书"分类的人或以为是会意字，或以为是指事字。另有一些记录物体部位名称的字，在实物图形的相应部位添加纯抽象的指示符号，例如  (亦，即腋字)是在人形腋部加两点，  (面)是在头形的面部加一曲线。这种字，历来几乎都归为指事字，然而，许慎所说的"指事"，本意却恐怕不是指这一类字。

许慎对"指事"下的定义是"视而可识，察而可见"。意思是这类字的意义是一看就明白的。事实上只有象日、月这一类直接图象法的字才当得上这种定义，而许慎又偏偏把它们列为"象形"。如从字面上推敲，"事"可能是比较抽象的概念。而许慎所举的"指事"的例字，又恰恰是最简单的纯抽象符号：  (上)和  (下)。这种符号说不上是什么实际事物的简化结果。从今天生活实际中考察，这种大家都懂得其意义的抽象符号也还是有的，例如 ✕ 是表示错误、禁止、取缔的通用符号。许慎的本意似乎是有一些纯抽象的符号本应是人人都一看就明白的。这种观点带有一定唯心的色彩，但如果说在文字形成之前，人们在长期实践中已约定俗成地使用一些人人都明白其意义的抽象记号，仍不失为一

字这一文字体系形成之时，借形记音的方法是应该已经有了的。

举例来说，古汉语中要强调一句话中的某一个名词，就在该词前加一个虚词"惟"，这个词本身是没有意义的，有点象英语中的the。在记录该词时，就借用同音词"隹"(义为"短尾鸟")的记录符号——  。古汉语中的"我"，相当于现在的"我们"和"我们的"。这个词当然不见得不能按以形表义的办法来制定记录符号。但商代文字中记录该词时却是借用发音与"我"相同的词"锜"(一种有锯齿形刃的扁平斧形武器)的记录符号——  。又如，记录方位词的"东"字。许慎《说文》引官溥的说法认为"从日在木中"，历来文字学家都把它当作会意字，想出各种自以为合理的解释。其实从甲骨文和早期金文中东字的写法来看，根本不存在日形符号，而是一个两头束住而上加绑绳的袋子——  。显然是因为古代"东"和"橐"(袋子)两词同音，所以借橐形记录"东"这个词。在最早的甲骨文中，这一类借形记音的字就已经占有相当大的比例。

"造字"的实质就是使语词有一定的记录符号，通过借形记音法使语词可记录者增加了许多，当然也

事"、"象形"、"会意"三分法所能够妥善区划的。因此，我们把凡是字形与所记录语词的意义有关连而不包含其他标音成分的字，统称为"表义字"。表义字的进一步分类，可从不同的角度作多方面分析，如囿于旧的三分法，只能导致无谓的争论。

二、借形记音的方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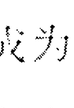
在"六书"的分类法中，这种方法叫做"假借"。按许慎的说法是"本无其字，依声托字"。也就是说，对某一语词来说，原来没有相应的记录符号，规定用记录另一同音词的符号来记录这个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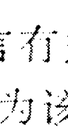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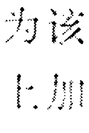
这种方法之所以必要，有以下三方面的原因：(一)每个不同意义的语词都要规定一个形体有别的记录符号，势必使整个文字体系中的字数增加到使人无法学习和掌握的地步；(二)单用以形表义的方法，无法合理解决区别语言中丰富的同义词和近义词等问题；(三)大量表示较抽象概念的语词，很难一一以形表义，特别是语言中表示语气和语词相互关系的成分，即所谓"虚词"，孤立地看是没有确定含义的，用以形表义法来记录实在无法胜任，但要构成能基本逐词记录语言的文字体系，记录"虚词"的符号又是必不可少的。从这种意义上说，当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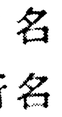
为“记音字”。例如，  是方位词“东”的记音字。但在另一方面，它又是实物名词“橐”的表义字。这样，该字就成为意义上毫不相关的两个语词的共同记录符号，因而具有两种完全不同的字义。由于记音字在汉字这种文字体系形成之时就是必不可少的，所以一字多义的现象也是在文字体系形成之际就已经存在的。

三、兼及音义的方法

在“六书”的分类法中，这种方法称为“形声”。用这种方法所造的字称为“形声字”。习惯上把构成每个形声字的诸符号分为“形符”和“声符”两个部分，但是，从“形声字”和它所记录的语词的关系来看，“声符”固然是反映语音用的符号，但也必须有一定的形才能反映语音。“形符”则是以一定的形反映语义的。所以，分称“形符”、“声符”并不能确切表达它们功能上的区别，“形声字”也是一个措词上有弊病的名词。不过相沿已久，现在大家都习惯了，另立新名反而会感到别扭。我们仅改称“形符”为“义符”，“声符”为“音符”，把兼有义符和音符的字仍称为“形声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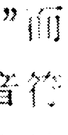
字，后来加上心形符号或口形符号成为“惟”或“唯”，以确指并非记录义为“短尾鸟”的那个词。又如借鼎形以记录表示“卜问”之义的动词的  字，后来加上卜形符号而成为  (贞)字，以确指并非记录义为三足炊器的那个词。这类字中所附加的义符，一般不是直接表明词义的，只是表明词义的类属。比如“惟”、“唯”中的心和口，只能理解为该字记录的语词“与语言有关”、“与思维有关”。“贞字”中的卜，也只能理解为该字记录的语词“与占卜之事有关”。这样在原有字上加注义符，也使文字繁化了，但无疑是为了使记录同音异义的字减少混同的现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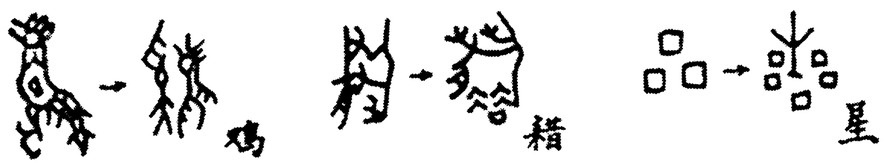
第三种是一开始就采用半音半义法所造的形声字。例如，“狼”和“狈”这两个字在商代分别作  和  。雄浑狠、狈之类的动物，要一一分别用图象符号加以区别是很难办的，所以用一个犬形符号表示这两个词所指的实际对象在形体上和犬相近，而分别加上“良”和“贝”这两个音符以表明这两个词的不同发音。用这种办法记录语词，既不必对每一个不同意义的词分别造一种特殊形象的符号，又可以避免同音异义词都用同一记音字记录而混淆莫辨。象记录有关树名的语词，不必一一用图形符号表现

可以看作一种造字方法。但这里引起了一个新的问题：同音词用同样的符号去记录，会不会在阅读时引起理解上的混淆呢？当然，这首先取决于所记录的语言本身的特点，如果语言本身同音词很少，一般不会引起理解上的混淆。但即使是在同音词很多的情况下，如果比较严格地规定哪个词必须用哪个同音词的记录符号来记录，并把借形记音字的总数限制在适当的范围，在成篇的文字中也不致于造成阅读的困难。打个比方说，如果我们规定语言中圆圆的园和方圆的圆都用“园”字作记录符号，一般只要看到“公园”连写，就不会理解为“公共的圆形”。但如果进而规定语言中的“园”、“圆”、“原”都只用同音的“元”字作记录符号，那么只见“公元”两个字连写，就不知道是指“公共的游息之地”还是指一种纪年；只见“元形”两个字连写，就不知道是指“本来的形状”还是指一种几何图形了。所以，同音词很多的古汉语，在采用借形记音法规定语词的记录符号时，必须有相当的限制。在读甲骨文时，我们看到“  祖乙”并不会误解为“鸟祖乙”；看见“我舞”并不会误解为“斧子跳舞”；看见“往东”并不会误解为“到袋子里去”；这说明当时人们对借形记音法的运用是大体适当而基本成功的。

用借形记音法规定的语词记录符号，我们称之

一个字只要是兼有义符和音符就可以划归形声字，历来很少有争议。但是，这类字的形成途径是各不相同的，这个问题过去缺乏系统的研究，我们在此试作初步的讨论。

第一种是在原有的表义字上加注音符而形成的形声字。例如“鸡”字，原作鸟形，又加上记音符号“奚”而成为形声字。籍字原作人踩  而耕形，又加上音符“昔”而成为形声字。星字原作群星形，又加上音符“生”而成为形声字。这种现象很看似与文字



简化的要求背道而驰，但当时人们之所以那么做总有其必要。比如，同一事物在当时语言中有不同的异称，这一事物的形象符号就可能被识读为不同音的语词，要确指这一符号是记录语言中的哪个词，就会有注音的要求。又如，记录不同词义的形象符号，因为在简化过程中形体相近而容易混淆，也可以加注音符号以资区别，等等。

第二种是在原有的记音字上加注区别词义的义符而形成的形声字，例如借鸟形以记录虚词的“  ”

作音符看待的。新产生的字仍然被人们看成是形声字。

上面我们讨论了汉字记录语言的三种基本方法。从文字符号和所记录语词的关系来看，可以分为表义字、记音字和形声字三大类。此外，在实际使用文字时还有一个权宜之计的"代用法"。代用又分为两种：同音代用和同义代用。

同音代用，用今天大家都懂的话来说就是"写白字"。表面上看，这和上述"借形记音"的造字法似乎是一回事，其实不然。"借形记音"之所以是一种造字方法，是因为某一语词尚无对应的符号去记录，当人们规定用某一个同音字去记录它时，文字所能记录的语词就增加了一个。比如表示卜问的"贞"这个语词，在借用鼎形的符号去记录它之前，是没有别的记录办法的。在加上卜形符号的贞字还没有产生以前，鼎形符号既是记录"鼎"这个语词的专用字，又是记录"贞"这个语词的专用字。"同音代用"则不同，是在语词已经各有不同的专用字的情况下，把同音字互相换用。例如，在周代已经有了鼎形上附加卜形的贞字之后，仍然把贞和鼎字互相代用(象把"作宝鼎"写成"作宝贞"之类)。文字所能记录的语词数量也并不因此而增加。所以，在过去的文字学著作中虽然把"借形记音"和"同音代用"都称为"假借"，

们很容易读懂，例如一件铜鼎上的铭文铸着"作宝贞"，我们肯定不会理解为"进行一次宝贵的占卜"，而明白是指"制作一件宝贵的鼎"。有的通借字则并不容易读懂。这一方面是因为古代的同音关系是有待研究的，另一方面是因为过多的通借难免引起理解上的困惑。所以同音代用法逐渐被看作不合规范的行为，写白字成了文化素养不高的表现。但同音代用的现象却始终是存在着的。

另一种代用法是同义代用。段玉裁所说的"转注"，就是这个意思。同义代用似乎纯粹是个修辞学的问题。其实，在记录语言时，对于某一没有专门记录符号的语词，往往不得不换用它的同义词(或近义词)的记录符号来记录它。举例来说，东北地区流行一个意思是"不干净、不利索"的语词，如果用借形记音法来记录，可记为"埋汰"。如果怕人看不懂而改记为"脏"，就是同义代用了。事实上，以有限的文字去记录不断变化发展的语言，往往会遇到这类问题。在我们拥有几万汉字的今天，还会感到语言中有不少语词只好用同义代用法去记录。在古代文字体系还远不如现在完备的时候就更是如此了。由此可见，以现存的古代文献去推断古代实际语言，是不能不打折扣的。

在概略地讨论了汉字记录语言的方法之后，我

各种树在形态上的差别，只要用一个木形符号指明是树木一类，再分别加上不同音符，就可以分别造成松、柏、桐、杨等字。记录有关手的动作的语词，不必一一制定表示不同动作状态的图象符号，只要用一个手形符号指明是有关手的动作，再分别加上不同音符，就可以分别造成推、拖、拍、抚等字。记录表示心理状态的语词，不必再苦想一些迂迴曲折的"会意"办法，只要用一个心形符号指明是有关心理状态，再分别加上不同音符，就可以分别造成怨、愁、怒、忽等字。应该说，这种方法在记录较抽象概念的语词和区别近义异音词方面有突出的优越性，所以应用很广泛。在过去研究"六书"的文字学家中，有人把利用相同义符而分别附加不同音符来记录近义异音词的现象称为"转注"。这跟许慎把转注解释为"建类一首，同意相受"的字面意义似乎是相合的，但却解释不了许慎为什么把"形声"和"转注"分为并列的两类。所以恐怕并不符合许慎的原意。

以上只是指出了形声字形成的三种主要途径。实际上，在文字演进的过程中，在表义字上再加义符，在记音字上再加音符，或在已经是形声字的字上再累加义符或音符的现象也是存在的。不过，在这种增加音符或义符的时刻，被增加音符的原有部分是当作义符看待的，被增加义符的原有部分是当

但又把前者称为"本无其字的假借"，后者称为"各有专字的假借"；或者只把前者称为"假借"而把后者称为"通假"，以资区别。本书中把同音代用的字称为"通假字"。

汉语中同音词很多，究竟哪个词应该用哪个专用符号记录，是约定俗成的。所谓通假，就是不按约定俗成的限制而用同音代用的方法来记录语言。但约定俗成的"俗"是在群众性的实践中形成的，也在群众性的实践中改变。今天汉字简化方案中承认的许多写法，在方案公布前就被认为是写"白字"，例如一元钱的元，从前按规定要写作"圆"的，写作"元"就算白字，文雅一些就是"通假"。但在方案公布之后却又成了约定之俗。当然，这种改变并非突然发生的，方案在很多地方不过是承认已经改变的实际状况而已。这说明汉语虽然同音词很多，但在允许写白字这一点上还是有弹性的。少量白字的存在，仍不影响人们对文字意义的理解，这是因为文字往往不是孤立存在，而有上下文和使用环境可供推敲。今天小学老师批作文，可以不问学生就把他文章中的白字改正过来，恰恰说明学生虽然写了白字，老师仍然可以看得懂。先秦时代的文字远不如后代规范化，专用字的限定并不象后代那么严格，使用"通假字"的现象是比较常见的。有的通借字我

们附带谈一谈汉字历史发展的特点。

就汉字发展的总趋势而言，过去一般文字学著作中多着重谈简化。简化固然是一切文字发展的共有特点，却并非汉字发展的主要特点。

文字的简化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每个文字的简化，另一方面是整个文字体系的简化。现在世界上绝大多数文字都已发展为只用几十个不同符号就能记录一种语言的简单体系，汉字则发展为一种有数以万计的不同方块字的极庞大的体系，这就谈不上简化，而是繁化了。汉字发展之所以走这样一条道路，是由汉语本身特点决定的。

古汉语最大的特点是单音节词占优势。一个词包含的音节越少，当然同音词就越多。汉字是在汉语单音节词占优势的时代产生的，所以采用了一词一字的独特形式。而后来逐渐增多的双音节词或多音节词，多数又是由单音节词的词组逐步固定化而形成的。所以旧有的按一词一字原则制定的字，并不因为双音节词的发达而感到使用上的不便。而且仍是一字代表一个音节。如果在借形记音法的基础上，普遍使用同音代用法，按说汉字也可以发展成为类似于日文"假名"那样的相当简单的体系。在这个意义上说，通假字的发达是一种自然的进步要求。我们今天看到的战国到汉初的古文字资料中，正表现

向则不断发展。结果是，汉字一直保持着"音意文字"的体制，而形声字占的比例越来越大。不但新造的字绝大多数是形声字，原有的非形声字在发展中也大量改变为形声字。因此，汉字发展的总趋势应该说是形声化。直到晚近的汉字简化方案中才又表现出某种程度的记音化的倾向。

出通假字发达的倾向。

然而，汉语中同音词特别多这一点，限制了这种趋势的进一步发展。即使在现代汉语中双音节词已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我们如果规定每个不同音节都只用一个字记录，写出来的文章，仍然是会成为一种象智力游戏似的颇费猜测的东西。所以同音代用法不但绝不可以发展到排除一切异形同音字的地步，而且只能限制在相当小的范围。这样，既有记音成份而又用以保留与词义联系的形声字，由于它区别异义同音词方面的优越性，得到广泛的发展。

汉字在发展历史中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在记音倾向还没有很明显时，已经通行于方言语音差别很大的广大地域。它要进一步向记音化发展，势必表现为各个方言区按各自语音的同音关系来写通假字。这就好象今天上海的商店里可以把"弹簧"写成"弹王"，沈阳的食堂里可以把"炒蛋"写成"炒旦"。假如用沈阳语音读"弹王"或用上海语音读"炒旦"，就会莫名其妙。这种在各自地区来说分明是进步的趋势，却造成了整个汉字通行的障碍。所以，复杂的方言差别是汉字向记音化发展的另一障碍。

战国至汉初是通假字和形声字争胜的时代。由于汉语本身的特点，和具体的历史形势，通假字输给了形声字，记音化的倾向被抑制了，形声化的倾

第二章

考释古文字的途径

了解历史上汉字记录语言方式的特点，只是识读古文字所必需的基础知识。单有这种知识并不就能正确地考释古文字。能否正确地考释古文字，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是研究的路子和方法正确与否。究竟什么是正确的路子和方法，检验的标准只有一个，那就是古文字研究的实践。这里，只提出几个最根本的问题讨论一下，以引起初学的同志们的注意。

一、考释古文字的主要出发点——字形

每个汉字都有形(怎么写)、音(怎么读)、义(怎么讲)三方面的属性。说考释古文字要从形、音、义三方面全面考虑，那当然是很周到而稳妥的提法。可是，对于每一个我们尚不认识的古文字，究竟应该如何去着手研究呢？

实际上，每一个古文字在未被认识之前，我们

识一个文字，总还要有别种方法的辅助。”并强调“在研究的时候千万不可把开了文字的形体。”

为什么单靠辞例推断不识的字为何字“不一定可信”呢？这是因为辞例这一客观存在往往只是使我们在考虑不识的字为何字时，能有一定的范围，但并不是缩小到唯一的可能。举例来说，假如有一个字我们不认识，只知道它后面可连着“灯”字，那末按现代语言推测，可能是红灯，绿灯……，也可能是点灯、关灯……。但如果又知道它和“旗”字连用，则至少也可以把点、关等可能性排除了。倘若还知道它又和“雪”字连用，就进一步又可以把红、绿等可能性也排除在外。总之，同一个字的不同辞例越多，可以把考虑的范围限制得越小。然而即使范围步步缩小，也还存在多种可能性，例如在上面举的例子中，仍有白，小……等不同可能。而且，还不能保证所限定的范围就十分可靠。比如，谁能说就绝对不会出现“红雪”呢？在研究古文字时，由于我们对古代语言知道得很不全面，要想根据某字的辞例去限定它可能是什么字的范围，就更加难以有十分的把握了。因此，要论定某个不识的古文字究竟是什么字，仍然要看该字的字形到底是和哪个已识之字是联系着的。如果找不到字形联系的可靠依据，则对该字是什么字仍然只能停留在猜测的阶段。充

所能知道的只有两方面的事实：第一，它的字形；第二，它用于何处，出现于什么样的文句之中，即所谓“辞例”。我们考释古文字当然只能从它们本身所提供的这两方面情况(客观依据)出发。

著名古文字学家于省吾先生一贯提倡的“以形为主”，其实质就是主张在考释古文字时，把客观存在的字形作为主要的出发点。也就是说，把研究的着点放在找出不识的古文字跟已识的字在字形上的联系。根据确定无疑的字形联系，才可以从本来已识之字的音和义而推知本来不识的古文字的音和义。当然，提倡“以形为主”并不否定辞例在考释古文字中的作用。只是主张在考虑问题时把字形放在第一位。

但是，在古文字研究史上，对字形的分析研究还缺乏成熟方法的时候，不少研究者往往是把辞例作为研究的主要出发点的。这种情况，就好象遇到不识的字不是根据字形去查字典，而是单凭上下文去推测它是什么字或什么意思。当然，用这种办法有时也会猜对一部分，所以有人就把这样的推测当作考释古文字的一般方法来使用。唐兰在《古文字学导论》中把这种方法称为“推勘法”。但他指出，“这种方法认得的文字，不一定可信”，认为这种方法虽有“帮助我们去找出认识的途径”的作用，但“要完全

其量不过能提出某些假定，硬要作出结论就难免武断了。

反过来说，不识的古文字的字形固然是客观存在的，单凭它与已识之字的字形联系，也并不能保证识读是一定可信的。这是因为，我们如果看到一个古文字而感到不认识，一定是它在字形上和已识之字有某种差异。所以，确定未识之字和已识之字在字形上的联系，并非简单的等同，而是“异中求同”。然而，某个未识之字往往可以发现跟不止一个已识之字在字形上都有一定的相同之处。从而跟不止一个已识的字都可以说有字形上的联系。因此，从字形联系的观点来看，未识的古文字究竟是什么字，也往往不是只有一种可能性。在字形研究的方法还比较幼稚、粗疏的时代，研究者往往更多地依靠辞例所能作出的提示，来决定把未识之字和哪个已识之字作字形上的联系分析。即使是在字形研究方法比较成熟、精密的今天，也不能担保单凭字形联系就得出唯一可靠的结论。一方面，在考虑未识之字究竟和哪个已识之字作字形上联系分析之时，仍然要参考辞例的提示。另一方面，用字形联系的方法判定原来未识之字为何字之后，一定要放到已知的各种辞例中去，看看是否能够讲得通。能讲通了，才表明结论是可取的。

这样说来，字形和辞例这两个方面都是不容忽视的。那又为什么要提出“以形为主”而强调把字形作为研究的主要出发点呢？

我们要看到，字形是每一个字本身所必具的客观属性，而辞例则只是该字和其它字的外部联系。每个不认识的古文字总有其一定的字形，但可以没有辞例而单独存在。而且，即使是在有辞例的情况下，它跟上下文中的其他字的关系，往往是可以作多种理解的。一个极明显的例子是：在先秦时代文句中不使用标点符号的情况下，假设不同的句读方式就可以使文句中相连诸字的关系发生很大的变化。而字形则是不能变动的。更进一步说，我们对某个字的辞例的认识是建立在字形的认识之上的。对于不认识的字，只有首先认真辨认其字形，才能正确地归纳出确实含有该字的全部辞例。否则，很可能会把字形大同小异的不同字的辞例当成同一字的辞例，在研究中造成混乱。特别要强调指出的是，实践经验表明，在考虑一个不识的古文字究竟为何字时，辞例所能限定的范围往往比字形联系所能限定的范围要大得多。而且，由于我们对古代语言的了解、对古代字音和字义的历史变迁的了解都是不全面的，因而根据辞例推断某字为何字，跟该字实际是哪个字，往往有极大的差距。所以，只有把字形

解水平或因为对辞例理解错了，所以感到读不通。因而，当我们觉得从字形研究得出的结论和辞例有矛盾时，一方面应该检查字形联系上有无差错，一方面应该考虑我们在文义理解上是否有问题。如果经过这两方面的努力而仍然不能消除矛盾，则应采取“存疑”的态度留待将来进一步研究解决。杨树达却不是这样，一味夸大辞例的作用而提出了“屈形就义”，说什么“当以文义定字形，不当泥字形而害文义。文义当，则依字读之可也，依字不通，则当大胆改读之。近代释铭文者似未明了此义。”其实，杨树达以为是创举的，不过是相沿已久的把辞例当作主要出发点的落后方法。但是，把“屈形就义”作为一个原则而公然宣扬，杨氏确是第一人。

这种“以文义定字形”、“屈形就义”的方法，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以杨树达自己举的一个例子具体分析一下就明白了。在“盂卣(音有，商周时代的一种盛酒器)”这件铜器的铭文中，记载兮公(人名)赏赐盂(人名)“鬯  贝十朋”。罗振玉、于省吾、吴闿生等人都把 按字形和小篆  联系起来，读为束。如按辞例来检验，古汉语中把数词和量词放在名词之后是常见的惯例，“贝十朋”就是十串贝，“鬯束”就是一束鬯。鬯在古书中有香酒和香

的研究放在首位，才能得出确切的结论，并不断获得对古代语言和文字方面的新的知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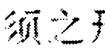
因此，识读古文字应该把字形作为出发点，研究中把基点放在未识字和已识字的字形联系分析上，而把辞例作为参考和辅证。决不能把字形研究降为“推勘法”的辅助手段。以辞例为出发点的“推勘法”，是不宜作为考释古文字的独立方法而提倡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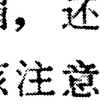
杨树达在他的《积微居金文说》一书中，谈到他考释古文字的方法时说：“每释一器，首求字形之无牾，终期文义之大安。”这是从字形出发着手研究，很对。所谓“期文义之大安”就是要求认出来的字放在具体的辞例中能讲得通，这个主张也是对的。但是，如果基于字形研究得出的结论与辞例看来有矛盾时，他的主张就值得商榷了。他说：“字形虽近是而文义不可通者，非真是也。”因为他的措辞是“近是”，可以理解为把未识之字和已识之字在字形上联系起来时不够正确，因而结论和辞例发生矛盾。真是这种情况的话，他的提法是对的。我们理应尊重客观存在的辞例，这可以帮助我们发现字形研究中的差错。但是，从字形研究得出的结论和辞例看来有矛盾，并不一定都是因为字形联系有差错，也有可能是字认对了，而我们限于对古代语言文字的了

草两种解释，在这一具体辞例中，如取香草之义，全辞是完全可以讲得通的。但是，杨树达却偏偏只相信古书中鬯为香酒这一种说法，咬定“鬯非草也”。又因为《诗经》和以前发现的铜器铭文中，凡赏赐“鬯”都以卣计，所以本铭的“鬯束”就和已知的辞例“不合”。按他这样理解，  释为束就“文义不可通”了，所以应该“大胆改读之”。他认为， 字可以跟下面的贝字连读，古人常把“龟贝”连举，所以从辞例上可释 为龟。于是，他得出了“以文义定字形”的结论：“盖 象人从上下视龟背之形，头尾四足具，非束字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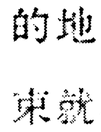
从这个例子中就可以看出他在思想方法上的某些特点：(1)以前我看见过的辞例中只有鬯以卣计，所以鬯以束计是不行的。而且，以前我所知道的辞例只能证明鬯是用卣装的酒，所以鬯就一定不能是香草。——这显然是把已有辞例中得到的认识当作到了顶的认识。(2)既然古人常把龟贝连称，所以贝字前面的 字就应该是龟字。——这显然是把个人一时的推想当成了唯一的可能。只要他的思想方法不这么片面，而稍稍多考虑几种可能，那就不一定把 释为龟了。比如，即使不许把 字和

识的甲字和已识的乙字辞例是相同的，单凭辞例上互相对照就可以把甲字比定为乙字。因而，他们把这样的“推勘法”当作识读古文字的一种重要方法。实际上，这种辞例上的互相对照，虽然能对识读不识的字提供线索，并不能最终确定不识的字究竟是什么字。举例来说，周代金文中常见“  寿”一辞，寿上一字的字形有多种异体(见下图)，而《诗经》中常见“眉寿”一辞，金文中常有“  寿万年”或“万年  寿”连称的辞例，跟《仪礼·士冠礼》的“眉寿万年”相合。宋代的考释家就已经根据辞例对照而推定寿上的这个不识之字应该是眉字了，直到容庚编《金文编》也把该字收在“眉”字条下。但是，“  寿”相当于“眉寿”虽然是肯定无疑的，金文中寿上的这个字的各种写法却跟眉字是大不相同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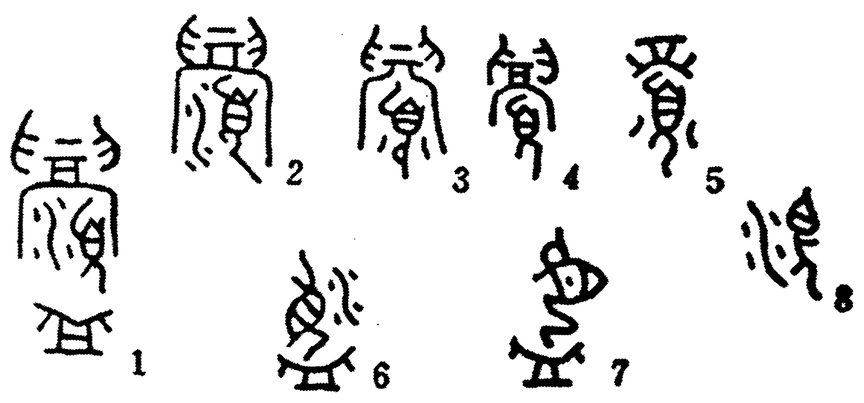
有人用“屈形说文”的办法，把下图3这种写法解释成“  象两鬓，  象额理，即二眉，  为人面与须之形，其为古眉字可以无疑。”(强运开《说文古籀三补》)但这样牵强附会的字形分析毕竟难以令人信服。后来，对该字的各种形体作了进一步分析，可以看出下图1是最复杂的写法，象人沐浴之形，下图2、3是省去下部的盆形，又可省去手形或水形

想证明甲字是否为乙字，只有当甲与乙在字形上确能找出联系，才可以用辞例相同作为旁证。如果把辞例作为主要依据，那就不但会把只有同音关系的沫当作眉，还会把音义都不相同的红当作白。而且，特别应该注意的是，千万不要把辞例相同而形体又相近的字，混为一谈。拿甲骨文中的  (牛)和(羊)这两个字来说，在甲骨文中有许多辞例是相同的，这两个字的下部形体又是一致的。假如有人说这两个字因为辞例相同，所以都是羊字，至于写法不同是因为羊角有下卷者也有上举者，岂不是也言之成理吗？我们不相信这种说法的根本原因，是因为在我们先已认识的小篆中，  和是音义不同的两个字，而  和  在字形上是分别和这两个已识之字联系着的。因此，不管有多少相同的辞例，也绝对不能肯定是同一个字。

在考释古文字时，只有一种情况可以借用杨树达所说的“不当泥字形而害文义”，“依字不通则当大胆改读之”来处理。那就是，我们要识读的古文字本来是个错字。打个比方说，现在汉字中“己”和“已”是两个形体不同的字，但如果我们看到“我已经看过这本书”这样的辞例，一定会判断已是写错了的已字。古代人也一样是会写错字的，就是铸造的青铜器铭

邑连读，而和下面的贝字连读，如果考虑到铜器铭文中赏赐贝的记载往往在贝字之前加上表明其来源的地名，那么，  字就也有可能是地名，释为束就不见得有什么“文义不可通”(因为谁也不敢担保当时决无一个地名叫“束”)。又何必要改读为别的字呢？再比如，即使认为邑一定是酒，仍可以把  字和邑字连读而假定它也应该是一种盛酒器。而且，既然可以“以文义定字形”，我们一定要说它就是卣字也未尝找不出办法——“盖  即人从上下视卣之形，  其腹围，  其提梁，  其外壁之扉棱。”这也并不比把它解释成龟形更荒唐吧！由此可见，根据同一辞例原可以作出多种多样的推测。如果把辞例作为识读古文字的基本出发点，势必使识读古文字成为随心所欲之举。有些人主张以辞例作为考释古文字的基本出发点，无非是为了便于在辞例允许的范围内用挖空心思的猜测来掩盖自己在字形研究上的无能。象杨树达先生这样的学者之所以也认为辞例可以作为考释古文字的基本出发点，实在是思想方法片面的结果。

有的人认为，从孤立的辞例去推测不识的古文字可能是什么字，显然是不科学的。但是，如果不



而成图中4、5等形。图中6、7则是省去了上部双手持盆倾倒之形。上下两盆均省去而作图中8形的，跟《说文》所收录的沫字的“古文”字形相合。因此，该字应该是沫(古代沫、沐两字通用)字的原始写法。沫和眉古音相同，所以可以互代，但并不是一个字。由此可见，要确定不识的字为何字，还是要从字形上和已识之字找联系，单凭辞例对照是无能为力的。

单凭辞例而推定甲字为乙字，其危险性是显而易见的。拿现代的红、白两字打个比方，这两字可以组成“红旗”和“白旗”、“红血球”和“白血球”、“脸发红”和“脸发白”等许多完全对应的辞例。“如果红字我们不认识，根据这些辞例就推定红字就是白字，当然是荒唐的！在古文字研究中，由于我们往往只能得到数量有限的辞例，靠这样的辞例对照去确定甲字为乙字，还有什么科学意义可言呢？所以，要

把基于该字字形的分析而不是把基于辞例的推断作为主要的立论根据。但是，如果以为只要对这个字本身的字形苦思冥想，就可以确定它是什么字，这是对“以形为主”的极大误解和歪曲。

古文字的图形性往往很强，这使某些研究者误以为可以用“看图识字”的办法来确定它是什么字。他们不懂得：文字和图画的本质区别，就在于每一个文字都已经是约定俗成地承担特定的音和义的符号。即使是最写实的图形符号，如果不能在形体上和后代已识之字联系起来，就不可能确知是什么字。下图所示，最原始的豕字的字形，今天小孩一见也会说：“这是猪！”但我们为什么不认为它就是“猪”字，也不认为它是表示猪的“彘”、“豚”等字，而只承认它是“豕”字呢？这是因为，除了它本身的字形外，我们还认识到它在历史演变上只能和小篆中的“豕”字的字形相联系，所以确定它是豕字。下图所示最原始的女字，显然是一个人跪坐的图形。我们也是从字形的历史演变而把它和小篆的女字联系起来，才确定它是女字的。否则，单就原始图形而言，说它是“跪”或“坐”字，又有何不可呢？构造较复杂的字，就更难从字形推定它的造字本意了。例如，有人根据商代有 字，说商代已经有崇拜货币的观念。这

施置辞例于不顾，专就不识之字本身的字形，“天马行空”似地驰骋其丰富的想象力，对古文字研究来说实在是可怕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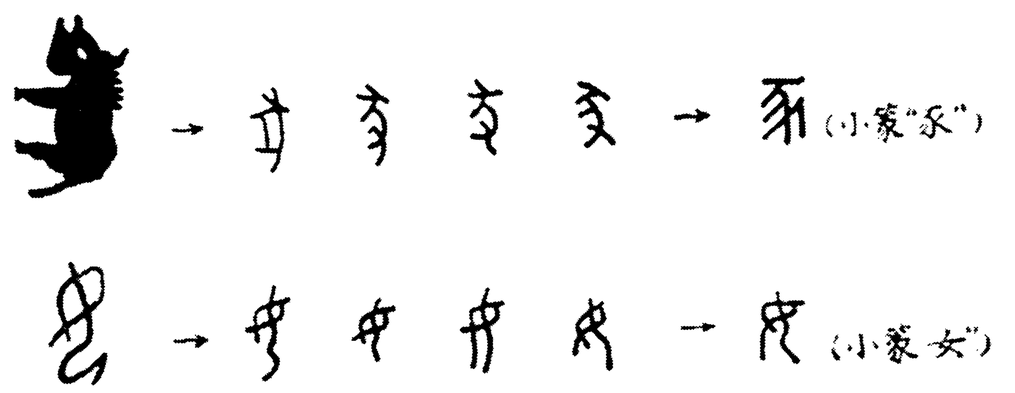
正确的研究字形的方法，是从要考释的古文字的字形出发，跟已经认识的字的字形进行对比。从商代的古文字，到秦代的小篆，有的字形体基本未变，有的字变化不大。这部分古文字是容易由字形对比而认识的。唐兰在《古文字学导论》中说：“因为周代的铜器文字和小篆相近，所以宋人所释的文字，普通一些的大致不差，这种最简易的对照法，就是古文字学的起点。一直到现在，我们看见一个新发现的古文字，第一步就得查《说文》，差不多是一定的手续。”正是说的这方面情况。另有不少字形体的变化较大，靠简单的对比不易发现同一个字在古文字字形和小篆字形之间的关系。但这种字形上的差异既然是历史演变的结果，我们如果按时代次序逐步探索，发现这些演变的一个个中间环节，就可以找出未识的古文字和某个小篆字形的渊源关系，从而确定其为某字。无论字形变化大小，我们总是通过把后代已识之字和前代未识之字按时代顺序逐次比较其字形，以达到识读未识之字的目的。所以，本质上都是历史比较法。这是我们认识古文字的唯一的科学途径。

文也有错字。或者，铸范上字形本来没错，经过浇铸走了样。在这种情况下，辞例是纠正错字的重要手段。即使是在这种场合下，辞例也不是纠错的唯一根据。就上面所举的例子来说，“己经”固然读不通，所以可以考虑是错字，可是，为什么我们不认为“己”是“曾”字之误呢？这是因为己和曾在字形上并无关系。所以，我们并不能不顾字形本身而单凭辞例就决定它是什么字的错字。考释古文字时也是同样的道理。不过，我们对于古代的字形、辞例的了解，远不如对现代字形、辞例那么全面。所以，在利用辞例作为纠正错字的手段时，更应谨慎小心。如果不立足于客观的字形而主观地“大胆改读”，往往只能造成更多的新的混乱。

综上所述，在字形和辞例这两个客观存在中，我们必须以字形为研究的主要出发点，即“以形为主”。一个初学者如果一开始就信从“以文义定字形”、“屈形就义”，必将误入歧途。

二、研究字形的根本方法——历史比较法

“以形为主”，是就如何正确对待字形和辞例这相关的两个客观事实而言的。要识读未识的古文字，应该把该字的字形而不是把辞例作为首要的出发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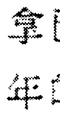


是只看到这个不识之字是在贝形符号旁有一个跪坐的人形，就认为这是一个人向货币（商代用贝作为货币）跪拜的表义字。可是，我们既然不能找出它和后代已识之字在字形上的联系而确定它是什么字的前身，又怎么能敢说它一定是个表义字呢？难道不可以假定它是“从贝卩声”或“从卩贝声”的形声字吗？所以，即使我们能确认图形符号是表现什么实物或什么动作，如果找不出它和后代已识之字的字形联系，就会陷于“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困境，根本无法确定是什么字。至于对一些尚不能肯定是表现什么实际物象的图形符号，说它象什么就算什么字，那就更是毫无边际的猜谜游戏了。我们之所以反对把辞例当作识读古文字的主要出发点，正是因为一旦先从辞例得出了错误的成见，明明是束字的  也会看出象龟形之处，明明是沫字的  也居然能说成是象眉形。如果象某些研究者那样，干

层基本功。第一步当然是读《说文》，掌握《说文》所收的小篆、大篆、籀文和古文的字形。因为其他已识的先秦古文字，从本质上说，都是和《说文》字形进行历史比较而得出的研究成果。在熟悉《说文》字形的基础上，应该尽可能多地掌握已识的先秦文字的种种字形。对初学者来说，可以先读《古文字类编》（高明著，中华书局出版）这样的择要兼收各类先秦文字的字汇，进而再读《甲骨文编》、《金文编》、《陶文编》、《石刻篆文编》、《古玺文编》、《货币文字编》等分类详收先秦文字字形的字汇。总之，只有熟悉了小篆和小篆以前已识的古文字的字形，在对未识的古文字的字形使用历史比较法时才能有可供比较的丰富资料。否则，那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

单就这条基本功来说，功夫的深浅是大有讲究的。一个平常人，只要肯用功，用不了半年就可以把《说文》和现有先秦古文字字汇中已识字的字形全部摹写一遍而达到相当熟识的程度。但是，这样的基础还是很浅的。第一，从精确地掌握已识字的字形来说，《说文》所收的字形，因为历经传抄、翻刻，在我们今天能见到的各种版本中，同一字的字形或有不同。有的不同，对理解该字的构造关系不大。例如上文提到过的沫字古文作  ，是徐铉校定本上的写法，徐锴系传本上作  。但 和 都

握全部已识的字形来说，今本《说文》在历代流传中是有脱漏的。根据别的古书转引的字形或字条来对今本《说文》作补正工作的成果，是应该注意掌握的。但更重要的是，随着古文字研究的不断发展，先秦古文字中已识字的数量是不断增加的，对每个已识字的多种字形的了解也在不断增加。拿《金文编》来说，它的初版本是1925年印行的，1939年增修再版，1957年又增订重印。1957年以后二十多年中新认识的金文，这部字汇中是未曾收录的。1957年以前已识之字，在1957年之后又发现的新的字形，在这部字汇中也是查不到的。其他的字汇也都存在这类问题。所以，除了读这类字汇外，尚需不懈地广泛收集新发现的古文字资料，随时注意古文字研究中的新成果，才能尽可能全面地掌握已识字的字形。第三，已识字是否真的已识，是需要加以分析的。我们说《说文》所收的字是已识的，也只是一个大概的说法，许慎对《说文》所收的字形几乎全部都有字义的说明，但对字音就没有系统的标定。后人对《说文》所收字全部加了反切式的注音，又经历代说文学家的多方研究。以致我们现在查《说文解字诂林》时，差不多每个字形都可以找到字音和字义的说明。后人的研究表明许慎对字音字义的判定并不都是正确的。我们今天对《说文》所收字形的音和义两方面认

已识之字和未识之字都是有字形的。所谓"已识"是指字形所代表的音和义是已知的，"未识"是指字形所代表的音和义是未知的。历史比较法的实质是通过字形的比较建立未识字和已识字之间的桥梁，从而自已识字的音和义推知未识之字应有的音和义。而且，这种比较必须在相近时代的字形之间逐次进行，才能从历史上弄清每一个字的形体逐步演变的情况，建立起可靠的桥梁。要识读商代文字，拿已识的西周文字去作字形比较，当然比隔了一千年的小篆字形更可靠。倘若拿三千多年以后的现代汉字去比较，势必会把甲骨文中的  （七）认作十、  （王）认作立、 （示）认作丁、 （笛）认作由……，闹出一大堆笑话。

要能够对不识之字的字形进行历史比较法的研究，最基本的前提是研究者要尽可能全面地熟悉已识字的字形。这样才能使这种比较研究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上。在古文字研究的初期，"已识字"主要是指《说文》收录的小篆、大篆、籀文和古文。随着古文字研究的不断发展，"已识字"已扩大到先秦时代的大量古文字，至少可以上溯到商朝武丁时期。对于每个有志科学地进行字形研究的初学者，熟悉小篆及小篆以前全部已识字的字形是必须具备的第一

是水傍，这种差异可以不必深究的。有的不同却相当重要，例如"  "字，徐铉本的正篆作 ，《四部丛刊》影印的徐锴系传本作 。最近裘锡圭根据作 这一字形，找出了甲骨文未确识的 字和 字的字形联系。如果只看过徐铉本《说文》的人，就不可能发现这种联系。要收罗《说文》的各种版本，对异形字进行排比和校订的工作量还是有限的。在各种先秦古文字字汇中，所收录的字形都是经过转摹的。编这类字汇的人即使主观上是力求精确地转摹，但由于客观的（例如原字不清晰）和主观的（例如摹写者判断失误）两方面因素，难免会发生一些差错。在摹写态度非常严谨的《金文编》中，仍有这种误摹存在。例如"或"字，"卯公 "这件铜器上原作 ，是 （弋）和 （城邑形上下加界线）两部分构成，被误摹成从戈从 从 的 。在"林"字条下，所收的 形，实际上是把从林从堂的古"棠"字—— ——误拆为两字，而把堂傍的上部两笔和林旁错误地判断为一字了。至于《续甲骨文编》，摹错的字形就比较多。要发现这种错误，只有逐一核对原著录，有些搞不清的地方，还要核对原拓或原件。这方面的工作量就很大了。第二，从掌

识，当然也不是百分之百都确定无疑的。至于其他先秦古文字中的已识字，情况就更复杂了。初学者一开始只能把各种字汇的编者所判定的已识字当作已识字。其实，那并不全都是确切可靠的。随着古文字研究能力的逐渐提高，慢慢就会发现有些已识字是识错了的，有些已识字则是证据不足而难以肯定的，还有的字识对了，但在列举该字的各种字形时，把不是这个字的字形也混了进来。如果我们不能发现这些错误，先给某些字形判定了错误的音和义，在运用历史比较法去研究不识之字的字形时，再把这种错误的音和义转嫁到另外的字上，只能得到越来越错的结果。然而，对自己所掌握的已识字是否确切可靠的检验能力，是需要长期的努力才能逐步提高的。

全面掌握已识字的字形，只是提供历史比较法所需要的资料。如何才能利用这些资料同不识之字的字形建立正确的联系桥梁，则不但要有逐步积累的经验，更需要丰富经验中得出的规律性认识。初学者可以从总结每一个已识字已知的字形历史演变实际情况出发，逐步认识字形历史演变有哪些一般性的规律。这是每个有志科学地进行字形研究的人必须具备的第二层基本功。关于字形历史演变的一般规律，我们在下一章里是要专门讨论的。这种讨

论对初学者来说，或许有一定的启发和帮助。但是，只有亲自对一个个已知字形的历史演变系列加以细心考察，通过自己的思索去分析它们的共性和个性，才能深切地、活生生地掌握字形历史演变状况，初步把握其规律，而不把它们变成乾巴巴、死板板的条条框框。有了这样的理性认识，才能在复杂多变的字形现象中独立地使用历史比较法去正确识读不识的古文字，在这种实践中获得新鲜的经验，不断丰富和充实我们对字形历史演变规律的认识。

历史比较法是研究字形的唯一科学方法。但并不是承认并使用这个方法，就可以一下子认识所有的古文字。有人看到现在还有那么多古文字未被识出，就否认有考释古文字的科学方法，这就如同因为世界上还有数以亿计的老鼠便怀疑猫能捕鼠一样。

目前的实际情况是：已发现的大量先秦古文字中，有二分之一以上我们还不能确定它们是《说文》中的什么字，而《说文》所收录的字中，约有三分之二的字我们还没有在古文字中找到它们的"祖宗"。因此，用历史比较法去解决古文字的识读问题，还有非常广阔的前景。目前这种祖孙父子互不相认的局面，从大的方面来说有两种原因：第一，现有的古文字资料已经提供了认识它们如何传宗接代的可能，因为研究者对这些资料缺乏系统的整理和分析，

所以还不能就这些资料编成符合实际的"家谱"；第二，现已发现的古文字资料，对于全部曾经存在过的古文字来说，只是零星而片断的一小部分。许多能反映某字演变中重要环节的字形淹灭了，有的则仍埋没于地下。这样，我们虽然见到了某字的"祖"，也见到了某字的"孙"，但因见不到承上启下的中间世代，一时还看不出它们原是"一家人"。因此，承认历史比较法的研究者，总是一方面尽量收罗已发现的古文字字形，尽可能系统化和条理化地加以整理；另一方面则热切期望着新的古文字资料的发现，来填补我们认识上的大量空白。

但是，是不是每一个古文字都能在《说文》小篆中找到自己的"子孙"呢？不尽然！每一时代通行的文字是当时语言的记录符号，随着旧有的语言退出历史舞台，一部分字也就断子绝孙而成为死字了。象《说文》木部所收的记录农具名称的杞、枱，记录容器名称的榹、椑，记录牒书的杚字，我们今天根本不用了。不过后代编字典时，总要把前代曾经有过的字都收罗进去，因此我们现在还能知道许多死字曾经有过的音和义。先秦古文字中肯定也有一部分字到小篆时代已经断子绝孙了，小篆中也就找不到能与之对应的字。这类在小篆以前就死亡的字，在《说文》中当然找不到它们的"子孙"。在《说文》以前

既没有系统记载字音字义的字典，单凭残缺不全的辞例又难以推定它们的音和义，这样的字是很难进入"已识字"的范畴的。另外，《说文》收录的字，也并不能包罗秦汉时通行的全部文字，而且《说文》原已收录的字，在流传过程中还有脱落的。因此，有的古文字只好到《说文》以外的秦汉文字中去找"后代"，确定其音其义则要靠其他后代字典帮忙了。

是不是每一个《说文》所收的字都能在先秦古文字中找到自己的"祖宗"呢？也不尽然。因为语言中经常产生新的语词需要创造全新的字去记录它们，这类新字是不可能在前代文字中找到祖宗的。例如，"们"字是元代汉语受蒙古语影响在复数人称名词和代词后加上后缀之后才制造出来的专用字，"碳"字是近代化学传入中国后记录一种元素而创制的专用字。在《说文》中当然不会有这类字的祖宗。按同理推论，《说文》所收诸字在先秦古文字中也肯定不会都有祖宗的。

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是，后代创造的新字，也会在字形上同前代已有的另一个字雷同。例如，"铝"字是近代化学传入中国后为记录一种金属元素名而创造的形声字，字音是由该元素的拉丁文Aluminium的一个音节而定的。然而，在周代金文中却早已有

 字跟《方言》一书中的铝字以及现在化学元素表中的铝字联系起来是没有问题的，因而把“错”这种字义或“银白色轻金属”这种字义转加到  字上是有道理的。但在“择吉金铁鑄锜铝，用作铸其宝鎛(与钟类似的悬击乐器名)”(叔夷鎛铭例文)和“得吉金鎛铝，以铸和钟”(余义钟铭文)这类辞例中，“铝”显然不可能赋以“错”义，也不可能是指现在我们说的铝(因为青铜器是铜和锡或铅的合金，当时的技术条件也根本不可能炼出铝，这两件乐器本身也不含铝)。因此，从字形的历史比较而得到的结果，理应经过辞例的验证，才能视为定论。在现有的先秦古文字字汇中，有相当一部分字是没有辞例或只有很残缺的辞例，单凭字形的历史比较而定为后代的什么字的。这部分字的识读是否正确可靠，是有待进一步验证的。

三、历史比较法的主干——偏旁分析

初期的古文字研究者，在进行未识字和已识字的字形比较时，往往是把整个字的字形作笼统而粗略的对照，大体上相象的两种字形就被认为是同一个字，因而造成了很多错误。后来的研究者，越来

创造了以构字单位为线索，把汉字分部统属的办法，一共分了五百四十部，每一部的第一字即“部首”，是一个构字单位，该部中所有的字都是他认为含有这一构字单位的。唐宋以来，《说文》的“部首”又被称为“字原”或“偏旁”。但是，在《说文》中被列为部首的构字单位，并不都是不能再分解的最基本单位。例如，有田部，有土部，而“从田从土”的“里”也被列为部首。所以，章炳麟主张把“偏旁”和“字原”区别为两种不同含义的术语，用“字原”来表示不能再分解的最基本构字单位。日本学者高田忠周的《说文字原谱》析出的字原共147个。他的分析虽有不少可商之处，但可以看出字原的数目远比部首要少。

但“字原”一词至今未能流行。我们今天在分析古文字字形的构成单位时，普遍使用的仍是“偏旁”一词。现在使用“偏旁”这一术语时，当然并不受《说文》原分五百四十个部首的限制，但也不是只指最基本的构字单位。而是泛指一切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构字单位。举例来说，“召”是可以分析为刀和口这两个最基本的构字单位的，刀和口当然都是偏旁。但在招、昭、诏、苕等字中，“召”是作为一个整体承担音符的职能，所以召也是偏旁。所以，我们今天所称的偏旁，实际有“基本偏旁”(如刀和口)和“复合偏旁”(如召)之分。每一个独体字，都可以看作是只

字，字形上也是从金从吕。从辞例可以推定两点：一，它可以省成，所以应该是从金吕声的形声字。二，它是铸造青铜器的原料(最有可能是唐兰所推测的由矿石冶炼成的粗铜料块)。这个字早就“绝后”了，所以《说文》里找不到这个字。在汉代的《方言》一书中我们还可以见到一个铝字，但那是《说文》所收的“鋁”字的异体，其义为“错”(以金属丝嵌入另一种金属器再打磨成平滑的表面)，跟金文中的“铝”字不是一回事。历代的字典中所收的，都是这个义为“错”的铝字，而不知春秋时代还有个名词性的铝字。当为记录Aluminium这种金属元素而创制铝字时，义为“错”的铝字也早已是书面文字都不再使用的死字，因而字形上的雷同并不会引起音义上的混淆。但是，如果单从字形的历史比较来看，这三个字是会被误以为同一个字的。懂得了这个道理，我们就不会把历史比较法的作用夸大到不适当的地步。我们说历史比较法是唯一科学的方法，是专指研究字形这一范围而言的。但文字是兼有字形和辞例两方面客观现象的。在强调“以形为主”的同时，决不应带有轻视辞例作用的意味。我们已经指出过，辞例对基于字形的研究是有制约和检验作用的。单从字形历史比较来看，把春秋时代铜器铭文中的

越重视对字形作仔细的分析比较。逐渐地，偏旁分析成了古文字研究者公认的一种方法。但各人所提倡的“偏旁分析法”实有不同的含义，并无统一的定义。从找寻未识字和已识字的字形联系这种观点来看，偏旁分析是从属于历史比较法的重要手段。也就是说，应该从文字可分解为偏旁的角度去进行字形的历史比较。这不仅使字形的对比趋于精密合理，而且在处理复杂而众多的字形现象时起到以简驭繁的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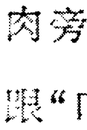
汉字从它原始构造来说，有的字是一个不可分割的图形符号，即所谓“独体字”。更多的字是由两个以上的这种图形符号复合而成的，即所谓“合体字”。这一个个本身不能再加分割的图形符号，是构成全部文字体系的基本单位。文字的数量虽多，构字基本单位的数量却是有限的。许慎在《说文》中把“独体字”称为“文”，把“合体字”称为“字”。《说文解字》一书的基本思想就是根据小篆及许慎能见到的小篆以前的文字形体，一方面阐述每个“文”的原始图形所表现的意思，一方面解析“字”是由哪些基本单位合成的，每一构字单位各在记录语词的义和音中起什么作用。虽然在具体说解中有种种错误，但他力图把全部汉字还归为数量有限的构字单位，这在汉字研究史上功劳极大。在《说文解字》一书中，他

全面地掌握每个偏旁已知的各种不同形体。这和前面已经提到过的熟悉全部已识字的各种字形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因为，我们把一个字当作整体来观察时，对其细部的形体变异常常容易忽略。在以字为单位熟悉字形的过程中，我们往往会误以为某一偏旁的形体的变化很有限，但真的到了以偏旁为单位考察其形体时，就会感到它的多样性大大超过我们原先的印象，某些细微的变化也有值得玩味之处。而且，因为同一个偏旁往往为许多字所共有，在已知的古文字资料中，一个偏旁出现的机会和重复率总是大于一个单字出现的机会和重复率。因此，以偏旁为单位得到的形体变化资料总是比以字为单位得到的资料更为丰富而充实，更便于深入研究字形演变中某些方面的共同规律。

所以，按偏旁为单位熟悉其种种已知的形体及其历史演变情况，是用历史比较法去识读未识之字所必须具备的又一项基本功。

在熟悉每一偏旁的已知各种形体的基础上，要通过形体比较而判定一个未识之字是由哪几个已识偏旁构成的，必须注意两个问题：

第一，用偏旁分析的办法去辨识未识之字，是先把未识之字的字形划分为两个以上的相对独立部分，再把这些独立部分分别和已识偏旁的形体进行

用时代最相近的已识偏旁来和未识字的偏旁作比较。用时代相近的资料作比较，原是历史比较法所必须坚持的原则。偏旁(尤其是基本偏旁)形体比字要简单，简单形体彼此之间的区别性特征往往比较细微。在同一时代，有些偏旁在形体上就比较容易混同。如果不坚持时代相近的原则，就更容易把不同偏旁的形体弄混了。举例来说，商代甲骨文中已识的祭字中肉旁有  、  两种形体，作 的肉旁在形体上跟“口”是难以区别的。但在识读同时代甲骨文中的  字时，我们可以有理由把它判定为从肉从豕的“豚”字(补充的理由是，该字在辞例中与羊并举，读作义为幼豬的豚是讲得通的。而且，在后代已识字中并无从口从豕的“  ”字。)。但识读东周时代未识之字时，如果也把 形偏旁判定为肉旁，那就不行了。因为根据东周时代已识之字来看，这时的肉旁已演变为 、 等形，而没有作 形的。不顾时代差别而认为几 形都有可能是肉旁，只能造成不应有的混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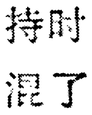
即使我们能识出一个古文字所含的偏旁，并不一定就能识出这个字。这是因为从偏旁分析的角度来看，古文字到小篆的字形演变可分为三大类：

含一个基本偏旁的字。应该指出，先秦古文字中实际存在过的偏旁，在发展到小篆阶段时，已有不少被淘汰掉了。因此，研究古文字字形时，还会遇到很多《说文》里找不出来的偏旁。

把汉字分析为偏旁，是按汉字原有的结构来研究汉字，因而是合乎实际的，是科学的。既然众多的文字都是数量少得多的偏旁构成的，在考察字形演变时，首先考察各个偏旁的形体演变，无疑是提纲挈领的好办法。

对初学者来说，在阅读《说文》时，从许慎把合体字分析为“从×从×”、“从××”、“从×××声”，可受到偏旁分析的初步训练。从而在熟悉小篆及小篆以前的已识字的字形时，可利用偏旁分析来加快对字形的掌握。更进一步，在把每个已识字的全部字形按时代排列起来了解每个字字形的历史演变之时，应将全部已识字中可析出的同一偏旁的各种形体也按时代排列起来，了解每个偏旁的历史演变。这样，在遇到不识的古文字时，也从偏旁分析的观点，看它的字形可以分析为哪些相对独立的部分。然后分别和已识偏旁的种种形体进行比较。先认出它是哪几个已识偏旁构成的，再考虑它是哪个已识的字。这就是在字形历史比较研究时的偏旁分析法。

当然，进行这样研究的基础，是尽可能精确而

比较。但一个字既然还未被认出，字形之划分为相对独立的部分就有不同的假设。有的古文字之所以认错了，就是因为考释者在作这种假定性的字形划分时，犯了片面性的错误，没有多考虑几种别的可能性。一般我们总是假定笔划互不连续的各个部分是具有相对独立性的。但实际上有很多的例外。比如前文提到过的《金文编》把  字判断为 两个独立部分，就是因为表面上看这两部分是不相连续的。但这样划分的结果，上面勉强还可以说是“林”，但这样希奇古怪的“林”是没有任何已知的例子可作比证的。下面剩下的 就根本认不出是什么字或偏旁了。但如把 和 做并， 是“堂”这一偏旁，就有已知资料可供比较证明了。而且，古文字中还有不少的情况，是有意使两个偏旁连在一起互相“并划”(详下章)。所以不能单从连不连来考虑问题。互不连续的各个部分哪些应视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整体，有时也有不同的可能。如果我们在对未识之字的字形作假定性划分时，不是尽量全面地考虑到有几种可能，单抱一种定见，就有可能走进死胡同而无法认出本可以认出的字。或得到错误的认读结果而不自知。

第二，在进行偏旁形体的比较时，一定要尽量

第一类，该字一直保持着原有的偏旁，只是偏旁的形体有程度不同的改变。

第二类，除偏旁形体改变外，该字所含的偏旁也有所改动，包括位置的变换、数量的增减、不同偏旁的互相取代。在互相取代的过程中，一部分旧有的偏旁被淘汰，并出现一些新的偏旁。

第三类，该字原先所含的偏旁发生了不合理的分解或合并。同一偏旁分化为不同形体的偏旁，不同偏旁在形体上混淆为同一偏旁。在这种过程中也会消灭旧有的偏旁，产生新的偏旁。

显然，只有在第一类情况下，前代未识之字，一旦识出了它所含的偏旁，就可以判定为后代已识的哪个字。在后两类情况下，认出了未识字所含的偏旁并不能立即找到相对应的已识之字。而且，即使找到了偏旁完全相同的已识之字，也并不一定真是“一家子”（前文提到的铝字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就需要根据字形演变的规律，进行多方面的考虑，参考辞例，选取最合理的结论。

体是否为同一字或同一偏旁，往往得出错误的结论。有的研究者基于这种情况，就感叹古文字字形“变化莫测”，而不再下深功夫，随意推测，把毫不相干的字牵合在一起，把根本不同的偏旁也说成是一个，作为历史演变的结果。这就等于取消了历史比较法和偏旁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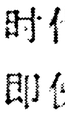
字形的历史演变，在现象上确实是变化多端，错综复杂，但并非“莫测”，而是有一定的内在规律性的。从理论上说，字形的演变可以有连续的渐变和跳跃式的突变两种。累积的渐变也会造成字形的较大差异，但只要利用“时代尽可能相近”的原则，就可以由字形相近而找到它们渐变的链环。如果发生了某种突变，同一时代的同一个字就会表现为差别很大的不同字形。即使利用“时代尽可能相近”的原则，字形相近的办法就不灵了。但字形之所以发生变化，总是出于一定的原因。有些原因是外在的、偶然的。例如书写工具的变换，书写者的熟练程度、文化水平、书写态度是否认真等等。有的原因是内在的、必然的，对字形演变长期而持续地起作用的。由于这类原因的持续作用，错综复杂的字形演变现象是受一定规律所制约的。

从我们已知的古文字资料分析总结，在汉字脱胎于图象而成为记录语言的符号体系，逐步发展到

第三章

字形历史演变的规律

汉字的字形历史演变呈现着错综复杂的现象。当我们用历史比较法从字形上去判断一个未识的古文字应该是哪个已识字的前身时，自然会产生这样的问题：究竟什么样的形体差异可以视为同一字或同一偏旁历史演变的结果，而什么样的形体差异就是不同字和不同偏旁相区别的标志呢？

初期的古文字研究者，往往是根据表面上形体差别的大小来判定是否是同一个字或偏旁的。然而，甲骨文中的  （王）跟金文中的  （立）形体差别不算大，但根本不是一个字， 跟小篆中的  （王）差别不算小，却就是一个字。甲骨文中的 （甲）跟小篆中的 （十）几乎没有差别，但不是一个字，甲骨文的 和小篆的 （甲）差别很大，却就是一个字。所以把形体差别大小来判定两种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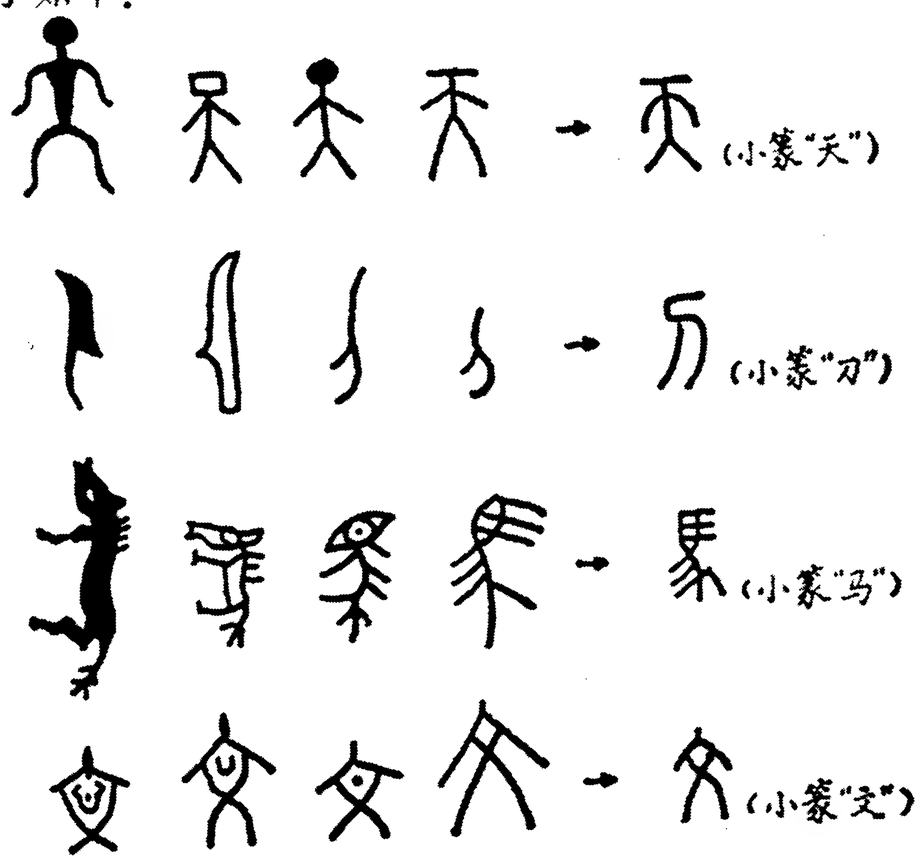
小篆的过程中，持续作用于字形演变的主要原因有三个。第一，为了便于掌握和使用，符号要求越简单越好。其结果是字形的“简化”。第二，为了保证在记录语言上的精确性并不断提高这种精确性，一方面在简化的过程中力图保持不同符号的区别，另一方面使原来承担不止一音一义的同一符号在形体上增加新的区别标志，使之分别承担原有音义的一部分。其结果是字形的“分化”。第三，由于“简化”和“分化”都是一种群众性的行为，其结果必然导致同一个字存在多种异体，为了保证文字在社会上的统一使用，必须把异体字限制到最低数量，其结果就是字形的“规范化”。字形历史演变的现象之所以错综复杂，主要是这三种原因的交错作用的结果。因此，我们就从这三个方面来分析字形演变的主要规律。

一、简化

简化是大家最熟悉的一种字形演变的规律。从先秦文字发展到小篆，简化主要表现为原始的图象逐渐变成易于书写的符号，但不能象现代汉字简化那样主要理解为笔划的减少。

最常见的简化，是保持原图形总体形象的简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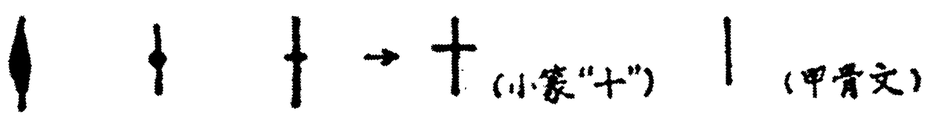
这种简化可称之为“总体性简化”。举几个最普通的例子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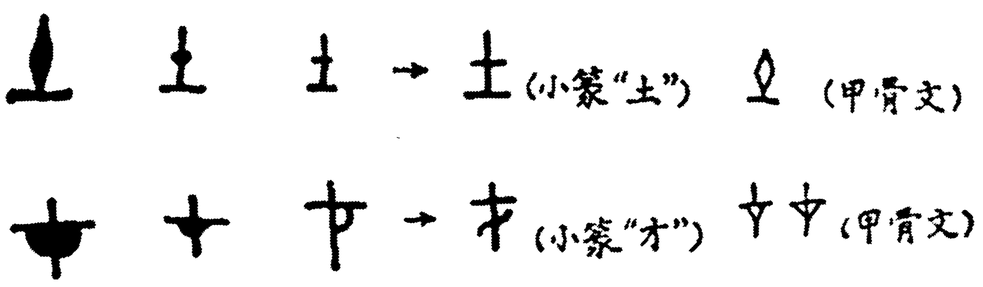


这种简化，一般是就独体字亦即基本偏旁而言的。当然，用后代的偏旁观念来看，“文”似乎可以看成省略了一个心旁，但是，实际上“文”应该和前文所举的“**𥫱**”一样看成是不可分割的整体性图形：在特别大的体腔中画出心形以强调这个图形是表示人的心灵所具的特质（犹如我们今天说“肚子里有货”），正如“见”字在人头部位画出目形以强调这个图形是表示人眼的一种行为一样。所以，心形在总体图形

中是逐渐省略而不是当作一个偏旁而被一下取消的。同样地，前文所举“**𥫱**”字中的止（趾）形本来是连在腿上，不能分割的。它在简化中的消失，和“马”字的蹄部、嘴部的消失是同类的现象，并不能视为省去一个偏旁。这就提醒我们，在把后代的独体字和较早期的古文字作字形比较时，不能因为古文字字形中多出了某些部件，就一概认为是多了一个独立的偏旁。象唐兰那样，因为小篆的弓字作 形，没有弓弦，就一定要把甲骨文中有弓弦的弓字 拆成 和 两个偏旁而释成“引”，把大家公认的射字 也非得改释成“矧”，显然是考虑不周的。

过去古文字研究者在比较字形时总结的“填实与虚框无别”（如上举之人的头部和躯干、刀身、马体）、“方圆无别”（如上举之人头外廓）等原则，都是总体性简化的一方面局部现象。而最主要的趋势是把各部宽窄不一的图形变为粗细均匀的单线条，以达到方便书写的目的。我们可以举几个最简单的字的字形演变作典型的说明（甲骨文因为是刀刻，单线条化的程度往往更强地表现出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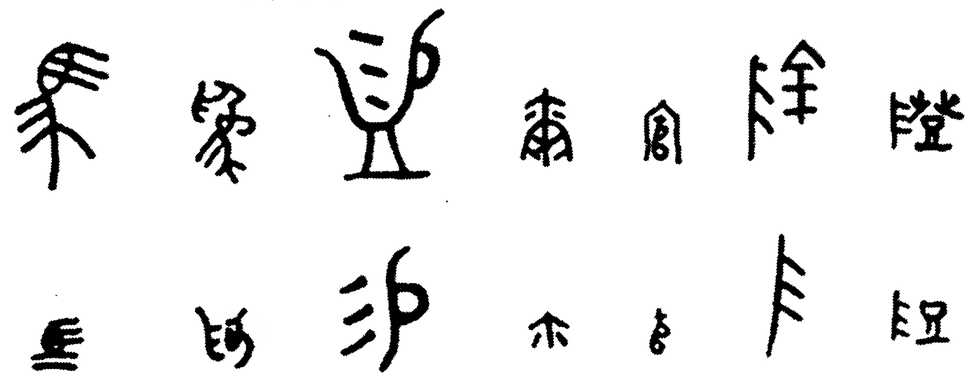
一般地说，汉字发展到小篆，仍保持相当强的图画性，含有相当多的弧曲形的线条。但从考古发现的东周后期的“盟书”和竹简等毛笔手写字迹来看，当时已经有了把曲笔拉直、把原先不连属的点划合成一笔等重要倾向，就简化的程度而言，比小篆更为进步。这里举几个例子，这对研究东周后期的其他各种文字的字形是有启示作用的。



同类图形在简化中往往有相似的演变过程。因此，在利用简化的规律来判定不同的形体是否为同一独体字或同一基本偏旁时，最好能有已知的同类实例作为旁证。例如，我们要判定早期金文中刃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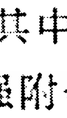
车箱省掉了。3和5则是"截除性简化了。3只截除了车辕和衡、轭，5则截除了4的四分之三，只剩下轮部了。

这种简化过去没有引起研究者们的普遍注意。实际上，这种简化方式在独体字和合体字中都可发现，可以再举一些例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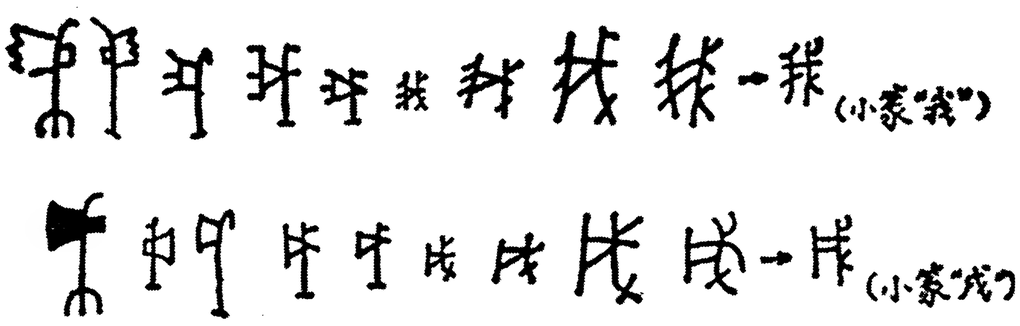
马　为　易　尔　官　阴　陞

"截除性简化"使字形发生了突变，从截余的部分是难以推测未截之前的字形原貌的。以上图中的"易"字为例，在第一种写法未发现之前，决没有人能想到第二种写法是第一种写法截剩下来的液滴和一小部分附有器耳的器壁。但是，当未截形体和已截形体均已发现的情况下，知道有这种简化方式，就可以很快发现它们之间的联系。如果不知道有这种简化方式，往往误以为它们是毫不相干的两个字。上图中"  "字截剩的，即后世的"尔"字。许慎在《说文》中就把""和"尔"解释成形体上和意义上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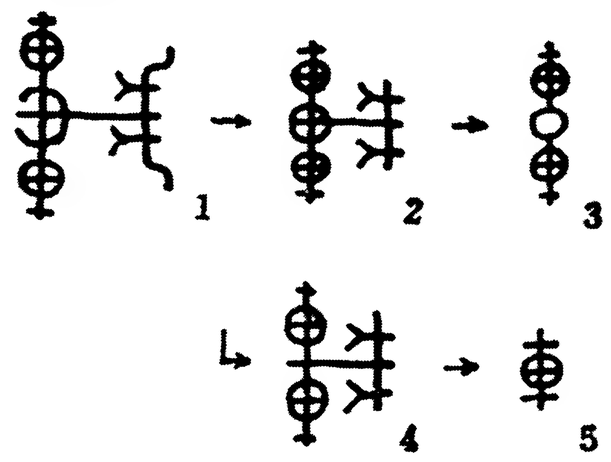
去了"灾"旁，有时截去了半个偏旁如"陞"字的"登"旁截去了上半部。这种现象表面上看来是"不合理"的。然而却是文字已发展到纯抽象符号之时所允许的。所以在今天汉字简化中这种简化方法是普遍使用的，如廠简化为厂、廣简化为广、时简化为时、婦简化为妇。但是，这种简化，在小篆中一般均不予承认。许慎是知道文字偏旁可被截去一半的，所以在分析字形时有"从某省"、"某省声"的说法，这些说法可以作为我们研究"截除性简化"时的一种参考。但其中有许多是许慎在字形分析找不到正确途径时牵强附会、自圆其说的，决不可盲目轻信。我们知道有这种破坏文字原结构的"截除性简化"，只是增加了考释古文字时的一条思路，一种可供选择的可能性。而且主要限于研究这种简化较为流行的东周后期文字时。在辞例和其他证据允可的情况下，才可能肯定某个字形是哪个已识之字的"截除性简化"。否则，单就自形来看，说它是  、追、師、的截除性简化均无不可；单就豆形来看，说是、豈、、、等音符的截除结果都可成立，一味乱猜，只能徒然增加混乱。

通常在谈到文字的简化时，总还要提到谈到减少偏旁数量的问题。早期古文字中表义字的偏旁数

有齿的斧形符号是小篆"我"字的前身，单从已识出的古文字中各种我字所排列成的演变序列进行追溯，当然可以看出刃部有齿的斧形符号演变成小篆"我"字的合理性。但如果用已知的刃部无齿的斧形符号演变为小篆"戌"字的实例作旁证，论证就更加严密了。



另一种简化，是把原有的整个符号截去一部分。这种简化可称为"截除性简化"。"车"字的形体演变可作为很好的例子：



从上图可以看出，从1发展到2和4，仍是"总体性简化"，但4简化更甚，在保持整体轮廓的前提下，把

不相干的两个字。而不知道"尔"在起源上本来就是  的简化字。甲骨文中的  字和已确认为"以"的字，在辞例上有许多完全对等的例子。但历来许多研究者都认为这两种形体是难以联系的，所以把另释为氏、氏等。如果我们从"截除性简化"的观点来看，正是截去一部的结果，完全可以把定为"以"字的原始形体。过去在推考独体字和基本偏旁的字形是源于何种图象时，一般总是从"总体性简化"来考虑的，所以，在只见到上图中"易"字的第二种写法时，对它源于何种图象百思不得其解。即使是未截形体早已发现的"车"字，绝大多数研究者都误以为截余的形，是以上下两横划表示车轮，中间表示车舆的。今后，我们在研究独体字或基本偏旁在形体上源于何种图象时，如果能兼顾"截除性简化"的可能性，有意识地考虑它们可能是哪些已发现的形体的截余部分，将使我们的思路开阔得多。

在进行"截除性简化"时，是把原来的字当作一个整体性的抽象符号(既不考虑它本来是什么图象，也不考虑它的原始结构)截去一部分。在合体字的"截除性简化"时，有时截去了一个偏旁，如"官"字被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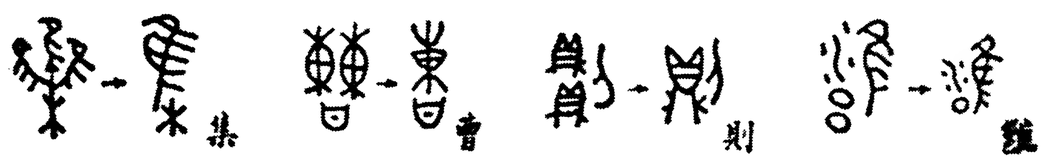
量往往变动不一，这个问题我们打算到谈“异构”问题时再专门讨论。就同一个字说，偏旁数量少的写法当然可以看作是简化。但小篆并不一定采用偏旁数量最少的写法，在商代甲骨文中，就有许多偏旁数量比小篆更少的字出现了，举例如下：



在这些例子中，减少某些偏旁，并没影响到该字以形表义的主要目的。象“莫”(古“暮”字)是太阳落到草丛的景象，少两个 艹 (草形)无关紧要。象“声”字原包括一个磬(一种石质的悬击乐器)形，一个手持磬槌形和一个耳形。减去一个手持槌形，只是减去一个次要的成分。所以，这种简化可看作是合体字的“总体性简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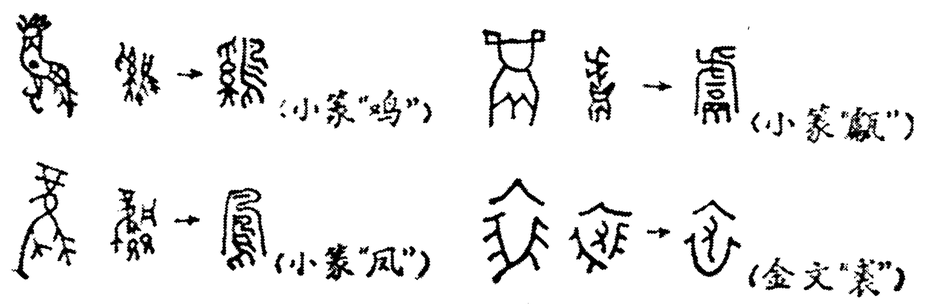
在减少偏旁的简化中，删除重复的偏旁逐渐成了一种通例。因为这种简化是单就删去重复偏旁着眼，有时是破坏了文字原有的表义性的。表义字有时是靠偏旁的数量来表义的。例如，“集”字原是许多鸟聚到一棵树上的形象，才能表示集合之义。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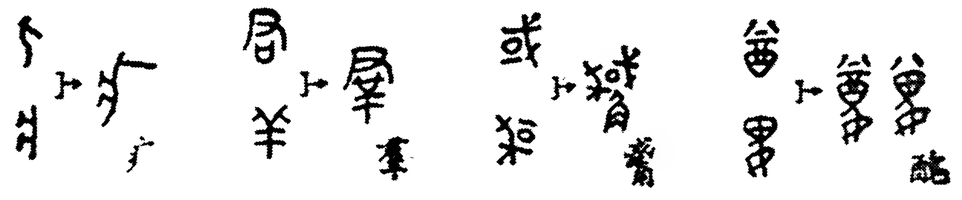
剩一只鸟就失去了原有表义性。曹字的上部原是一对口袋，才能表示“成对”(曹古义为成对)的意思。删剩一只口袋，就成了“东”，声和义全变了。可见这种简化也是把原字视为纯抽象符号而不考虑其原有



的结构，所以也可以看作是合体字的“截除性简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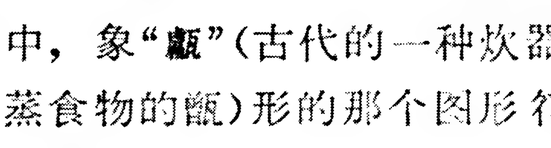
在现代汉字的简化中，常使用替换偏旁或改变构字方式的办法。例如，用易写的“用”去替换“擁”中的声符而简化成“拥”，用“会意”的“休”去代替“形声”的“體”。在先秦文字的字形演变中也可以找出相似的例子。先秦文字在发展中常有替换偏旁及改变构字方式的现象，但结果不一定是简化，有时反而繁化了。所以，我们把替换偏旁及改换构字方式的种种现象集中到谈“异构”问题时去讨论。在这里我们只指出一点，在这种异构的取代过程中，使一部





分旧有的图形符号被淘汰了。例如，上图在“鸡”字的演变中，象鸡形的那个图形符号被鸟旁取代。在“甗”字的演变中，象“甗”(古代的一种炊器，是在鬲上面附一个可蒸食物的甑)形的那个图形符号被鬲旁取代。因而，这两个图形符号，无论是作为独体字还是作为偏旁，在小篆中都已绝灭。象这类情况，对整个文字体系来说，无疑是一种简化。正因为有这种简化，目前有相当数量的甲骨文和早期金文中的图形符号，在小篆中找不到形体上可对应的字或偏旁。要确认这类图形符号是后代的什么字，必须要找出异构取代的中间环节。如果看它象什么就说是什么字，势必会犯把象豬形的“豕”字读成豬一样的错误。

古文字简化中还有一种起源很早的现象。可称为“并划性简化”。即把原来分开的两个偏旁中的某些线条重合起来，这种现象在商代就已经出现了：



并划性简化在东周时期是相当流行的，可以从“盟书”中举出一些例子。其中  字的例子很有趣，一种写法把酋(酋和酉旁通用)旁移到鬼旁上面，省去

了鬼旁的上部。另一种写法则是移置之后省去了酋旁的下部，看来是因为  形和  形相近，可作近似性的重合而被两个偏旁所公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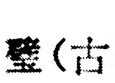
这种简化方式还扩大到把两个字的某些笔划重合而形成简化的合文，这种合文一般在旁边加注一个重文符号 = 加以识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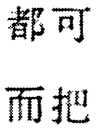
柯昌济在并未认识到“并划性简化”是一种规律的情况下，提出了 字就是 (重)字的见解。李孝定承认他的结论“确无可易”。但李孝定说：“此则原为二体，后反重叠之而成单体，盖文字衍变之变例也。”尚未认识到“并划性简化”是有相当普遍性的。懂得了这种简化方式，在识读古文字时又多了一条思路。比如，古玺中的 字，从表面上看只有止和奇两个偏旁，但因为止旁是违反一般习惯而写进

并划性简化在东周时期是相当流行的，可以从“盟书”中举出一些例子。其中 字的例子很有趣，一种写法把酋(酋和酉旁通用)旁移到鬼旁上面，省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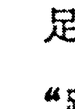


金文员旁中的 ○ 形是代表圆形的抽象表义符号。在金文璧字和  字(古環字)中的 ○ 形可能是具体的璧(古代一种圆片形的玉器)和环的简略图形符号。在金文邑字，或字(古域字)中的 ○ 形，是城圈子的简略图形符号，在甲骨文中一般刻成方形，金文中方、圆均有。在金文雝(雍)字中的音符 ，也可以省略为  。在甲文量字和甲文啓字，篆文圂字中的 ○ 形则是一般作  形的日旁之简化形式。

在偏旁中发生的形混，一般不引起整个字形的相混。因为，还有其他的偏旁可作为不同字之间的形体区别标志。例如，小篆中肉和月两个偏旁虽然形混，从肉和从月的诸字，字形仍然是可区别的。但也会有因为偏旁简化相混而致使字也相混的情况。如笔者名 ，这  字的实际遭遇，也可作为一个

大的制约，就是不能使原先分别承担不同音、义的字在字形上发生混淆。当不同的字在形体演进中发生形混或有形混趋势时，进一步的发展趋向往往是使相近字形更易于区别。例如，在战国时期月和肉都可以写成  的情况下，就出现了把肉写成  而把月写成  的区别方法。“十”字在 ⟶  ⟶ 的发展中，和本来作十形的“七”字容易相混，就把七字的竖笔末尾加个弯而变成  。这都是很能说明问题的最简单的例子。由此可见，单是为了使原有的不同字在字形上便于区别，也会出现与简化要求背道而驰的字形变化。

但是，在汉字发展的早期阶段，原有字的数量并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精确记录语言的要求。也就是说，单单保持原有的字在字形上都能有所区别，不少的字所要承担的语音和语义的范围还是太大。举例来说，  这一字形，在商代甲骨文中至少承担“妻子”、“女人”、“母亲”和否定词“毋”等语义，周代金文证明它还承担代名词“你”、“你的”及介词“如同”等语义。而且，从今天的古音知识来看，当这一字形在记录“母亲”和“毋”的语义时的读音，很可能同记录“女人”、“女儿”之义时的读音是有差别的，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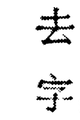
奇旁的下部，可以考虑它和上面的  (口)是一个足旁，而与奇旁共有这个廿形，因而可以释读为“踦”字。又如“範”(范)字，古玺作  形，另有一种  形，就可以考虑是  (邑)旁和範旁的并划性简化而共用  形。

小篆一般是不承认东周时流行的并划性简化的字形的。但象疒旁在甲骨文中本来作  ，是人躺在床上，人形和床形是分开的。到东周时才并划而成 。因为流行较早又很广，小篆也就承认了。所以在把小篆字形和先秦字形作历史比较时，仍不能不考虑并划性简化的问题。

简化的一个消极的后果，是使原来不同的偏旁或字在形体上混同莫辨。这叫做“形混”。上文中已经提到过的肉和口这两个符号在甲骨文中都有作 形的，就是一个例子。而肉和月这两个符号，在小篆中都作  ，在楷书偏旁中都作月或月，是又一个例子。如果把不同时代的资料混在一起比较，更多的偏旁会有简化成相同形体的例子。

在下面所示的实例中，甲骨文员字(古圆字)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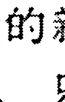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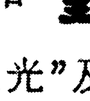
有趣的例子。按汉字简化方案规定  简化为云，因而  可以简化为沄。但有的人不知道有繁体的  字，便从 字简化为运而把沄读为浑。或从  字简化为坛而把沄读为潭。由此可见，因为不同的偏旁在简化后形体相混，同一个字形会有几种可能性的读法。识读古文字也是同一个道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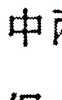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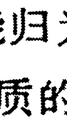
简化也可能直接造成字和字的形混。前面举过的例子中，  字截去一半剩下的就是鬼字，  字截去一半剩下的就是阜字，官字截去一半剩下的就是自字，都是最明显的例子。若不加以限制，当然要引起整个文字体系的混乱。因而，只能是一时一地的个别现象。官省为自在战国时代一度比较流行，大概是因为自作为单字在当时已不流通。正如我们今天把廣省为广、是在《说文》中原有的“读若俨然之俨”的广字已不流通的情况下可以行得通的。但就是官省作自，也未被小篆所承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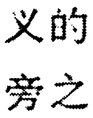
二、分化

把汉字发展的历史单看成简化过程是很不正确的。因为，这种观点不能解释字形演变中的许多客观现象。只要汉字还是音意文字，简化受到的最重

然有不少这样的字，当然容易造成阅读时理解上的困惑。因此，人们就在原字字形的基础上赋予各种区别性的标志，从一个字派生出几个不同的字，分别承担原有音义的某一部分。这种现象，我们称之为“分化”。

分化的方式可分两大类，一种是利用原有字的异体，另一种是增加偏旁。例如上举的  字，在商代原有 和 两种主要写法。后者胸部的两点，大概是强调女子的性征。前者可看成后者的简化形式。由于在甲骨文的许多辞例中，这两种形体都是互相通用的，所以在当时人的概念中它们只是同一个字的不同写法，正如 也可以写成 一样。但在西周金文中可以看出，当记录“母亲”和“毋”的语义时，绝大多数场合均用胸部有两点的写法，但仍有用不带两点的写法。而记录“女子”、“女儿”、“你”等语义时，不再用胸部有两点的写法。表现出一种明显的分化倾向。胸有两点的写法演变为小篆中的  （母）字，胸无两点的写法演变为小篆中的 （女）字，成为两个字。它们严格地区别为两个字，大约是在东周时期。这样的一个字分化为两个字的现象，就是利用异体的分化。在东周时期，女字仍承担后代“如”字所承担的语义。但这时已经出现了在女字

有专用的字，就只能理解为利用原有异体字的分化了。由于有很多字我们目前没有足够资料可以具体了解其分化实际过程，所以只能从表面现象上区分为不加偏旁的利用异体字和加偏旁的两类。实际上，人们也可以在不加偏旁的情况下，为了专用化的目的而有意识的造成异体。例如，母从女字中分化出来之后，仍承担“母亲”和“毋”这两方面毫不相干的语义，战国时期又出现了  这种字形来分担“毋”这部分语义。对于母字来说， 并未增加偏旁，只是把母字原形中胸部的两点连成一笔。由于在已知辞例中，这一变体只使用于承担“毋”义的场合（在同时期的有的辞例中，“毋”义仍由两点不连成一笔的母字来承担），可认为这一形体是专为记录“毋”义而制造的区别性形体。逐渐地在记录“毋”义的范围内排斥了母字，这一形体就成了独立的“毋”字了。所分担的语义不加偏旁而制造有区别形体的方法是多种多样的。有时是在原字形上附加极简单的点划。例如，后代的言、音二字，古本一字，在形体上作  。在东周时在 形的内部加一点而成 ，逐渐分化为小篆中 （言）、（音）二字。有时是就字形的原有笔划作某种变动。例如，后代的事、吏

上增加口旁的“如”，用这种有别于女字的字形来分担女字的这部分语义，渐成定例，女字就不再承担“如”字所承担的语义了。这种分化就是增加偏旁的分化。但是，既然在东周时期，女和如这两种字形都被用于记录后代“如”字所承担的语义，在记录这种语义的范围内，加口旁的新形体在这时也只是不加口旁之女的异体字而已。只有在把不加口旁的女从这一范围完全排除出去之后，如这种形体才成为完全独立的一个字。先秦时代并无随时颁布统一文字方案之举，为了专用化目的而加偏旁造出的新字形，都是在使用中逐渐得到社会公认的。所以就实际历史而言，都可以看作由原有字的异体字而分化为各自独立的不同字。而且，对原有字形增加偏旁，并不一定都是出于专用化的目的。例如，纯象星形的  和加注音符“生”的 在商代甲骨文中均已存在。在辞例中都可记录“星星”之义，目前还看不出各有专用的迹象，只能认为是简繁不同的异体字。但小篆中的 （晶）和 （星）已经是两个不同的字，“晶”字只承担“星光”及由之引伸的语义。表面上看，晶和星分化为两个字，是可以说成加偏旁的分化。但既然我们还没有证据证明商代加注音符“生”是出于各有专用的目的。后来晶、星二字区别为各

二字，古本一字，在形体上作  。小篆中把中竖拖长而末端弯曲的 （事），和中竖短而不弯曲的 （吏）分别成两个字。但是字形上的这种变化，并不都是一开始就出于专用化的目的，也并不都导致一字分化为两个字的后果。前文举过的金旁中两点连成一笔的例子，和母字中两点连成一笔而成 ，是同一字形变化现象。但金的形体变化，但看不出有什么专用的目的，也没有导致金字的分化。在许多场合下，我们只能判定这一类字形变异是否异至文字分化的结果，而很难判定这些变异是一开始就出于专用的目的，还是有了变异之后才被文字分化的要求所利用。因此，从表面现象上都只好归属于不加偏旁而利用异体的分化。

分化的结果是文字数量增加。所以，分化的方法当然是造字的方法。增加偏旁的分化方法，无论是加音符，还是加义符，都可以认为是“形声”即兼表音义的造字法。不增加偏旁而利用异体或有意造成异体的分化方法，既不能归为“表义法”，也不能归为“表音法”，又不能归为“兼表音义法”。是一种虽属后起而具有独立性质的造字法。建议称为“就字分形法”，可简称为“分形法”。产生的新字可称为“分

的(有的表面上增加了偏旁,如炙比允多了一个  ,实际上那是从连在人腿上的足形演变而成的。有足形和无足形只是繁简体之不同)。生、姓、性、甥本来都写成生,工、贡、功、攻本来都写成工,正、征、政本来都写成正、  、  、醴本来都写成豐,周、琱本来都写成周,又、右本来都写成又,都是从同一字加偏旁而分化成的。对初学者来说,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在识读古文字时见到  形就以为只能读小而只能有后世"小"字的字义,见到  形就以为只能读少而只能有后世"少"字的字义。不知道两种形体还未确定地分化为两个各有专用的字以前,音义是互通的。初学者最容易疏忽的是,见到早期古文字中的  形,就认为只能有后世"工"字的字义,而不能全面地考虑还可能有"贡"、"攻"、"功"或其他从工之字的字义。但是,在对分化有了初步了解之后,又容易犯另一种极端化的错误。比如,见到先秦古文字中的女形,就认为一律都可以读为母、毋、如,或误认为凡是遇到母、毋、如也都可以读成女。不理解文字的分化是一种历史性渐进的现象,分化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女就不能读母了,

"部"都一定要说成是同一个字的分化,就是又犯了极端化的错误了。

三、规范化

同一个字在演变过程中产生的种种不同字形,习惯上称为"异体字",历史上有互相取代关系的异体字,又称为"古今字"。一个字之所以有多种异体,其原因不能仅归之于简易化和专用化,而是多样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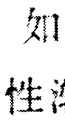
文字中最初的异体现象,是文字尚未脱离图象这一母胎的反映。从实际事物的形象变成图形符号,都要经过提炼,即对实际物象的简化,这种简化一开始就可以采取不同的方式。以甲骨文和早期金文中的鼎字为例,有的鼎足部分表现细致些,有的鼎


(金文"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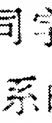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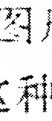

(甲骨文"鼏")

(甲骨文"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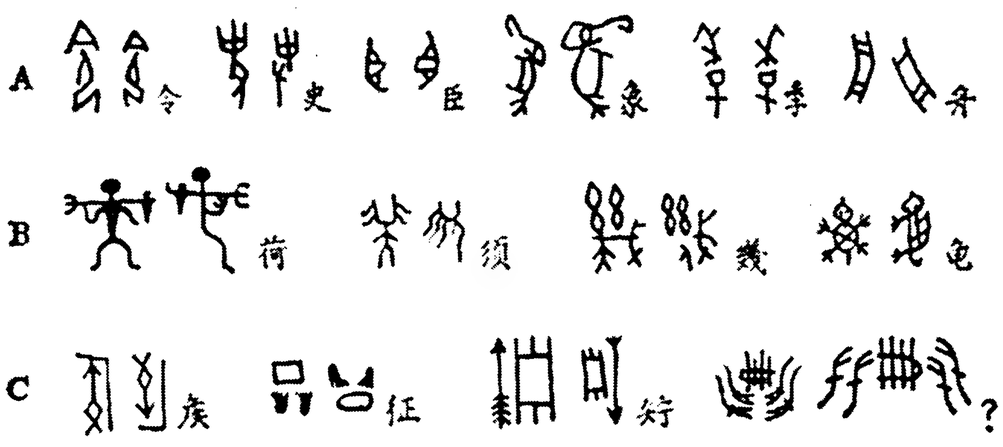
形字",如母是女的分形字,音为言的分形字,事为吏的分形字。在后代文字发展中,这种造字方法也造成了一些新字,如侯为侯的分形字,勾为句的分形字。然而,过去的文字学家往往忽视了这种独立的造字法。于省吾先生在《甲骨文字释林附录》中提出了所谓"附划因声指事字"的问题,就问题所研究的对象而言,和"就字分形法"大体重合,但不尽相同。而且在实例的分析、方法的归纳、方法的命名上,似乎均有可商之处。这种造字方法是值得进一步详细研究和总结的。

认识到文字分化是一种普遍的规律,在使用字形的历史比较法去识读古文字时,就不应该只从文字是一脉单传的角度去看问题,错误地以为小篆中字形有别的不同字,一定都有各自不同的祖先。实际上,有相当数量的一组组不同的字,原先都只有一个共同的祖先。举例来说,小篆中的  (小)——  (少)、  (采,古文作)—— (平,古文作)、 (厄)—— (它)、  (它)—— (也)、  (尔)—— (爾)、  (無)—— 舞),  (允)—— (亥)、  (鬼)—— (叟), 都是从一个字的异体不加偏旁而分化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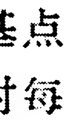
母也不能读毋了,反过来读往往是更危险的。必须从已知的全部辞例中,对每个"分形字"和加偏旁分化的字逐渐取得独立地位的具体过程作细致分析,才能不把本来已可区别的读法混为一谈。这个问题,我们在第五章中还要作进一步探讨。

从同一字分化出来的诸字,在分化尚未十分固定之时,作为偏旁也是可以互相通用的。举一个例子说,不字在先秦时代有 、 、  等异体,上面加点的  并未生成"分形字",下部加点的  则生成分形字  (丕,今本《说文》讹作)。不字下面加口旁而分化出"否"字。"否"字却因上面加点与否分化为  (否,《说文》训"不也")、 (音,《说文》训"相与唾而不受也",约相当于今天的"呸")。由于有这种分化的渊源关系,所以我们看见"诅楚文"中的  ,可以认为就是小篆中的 (倍)。把甲骨文中从不从刀的  ,假定为小篆中  (剖)的前身,也是很合理的,当然,这种分析都要有历史的观点,读法都要经过辞例的验证。否则,把小篆中实际存在的"棓"(义为"棁",即木棒)和"  "(即杯字)、"倍"(义为"反")和"伾"(义为"有力"),"邳"和

腹部分表现细致些。鼎耳有表现为三角形的，有表现为矩形的。虽然都是具体的鼎形的简化，却很难说哪种字形是哪种字形的简化。又如羌字在甲骨文中有多样写法，简单的只是一个戴羊角的人形，而另一类繁复的写法则表现他们被俘获之形，有跪坐和站立之分，有颈上拴绳子的。有双手反缚的，也很难说哪种字形是哪一种字形的简化。这种现象是最原始的异体现象。在对早期古文字进行字形比较时，过去的研究者已经认识到的"正反无别"(见下图A)、"正侧无别"(下图B)、甚至"正倒无别"(下图C)，都是原始的异体现象的某一方面表现。在文字形体与实际物象尚较相近的情况下，这种变异只要不致引起人们对所象事物理解上的混淆，就是可以允许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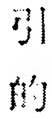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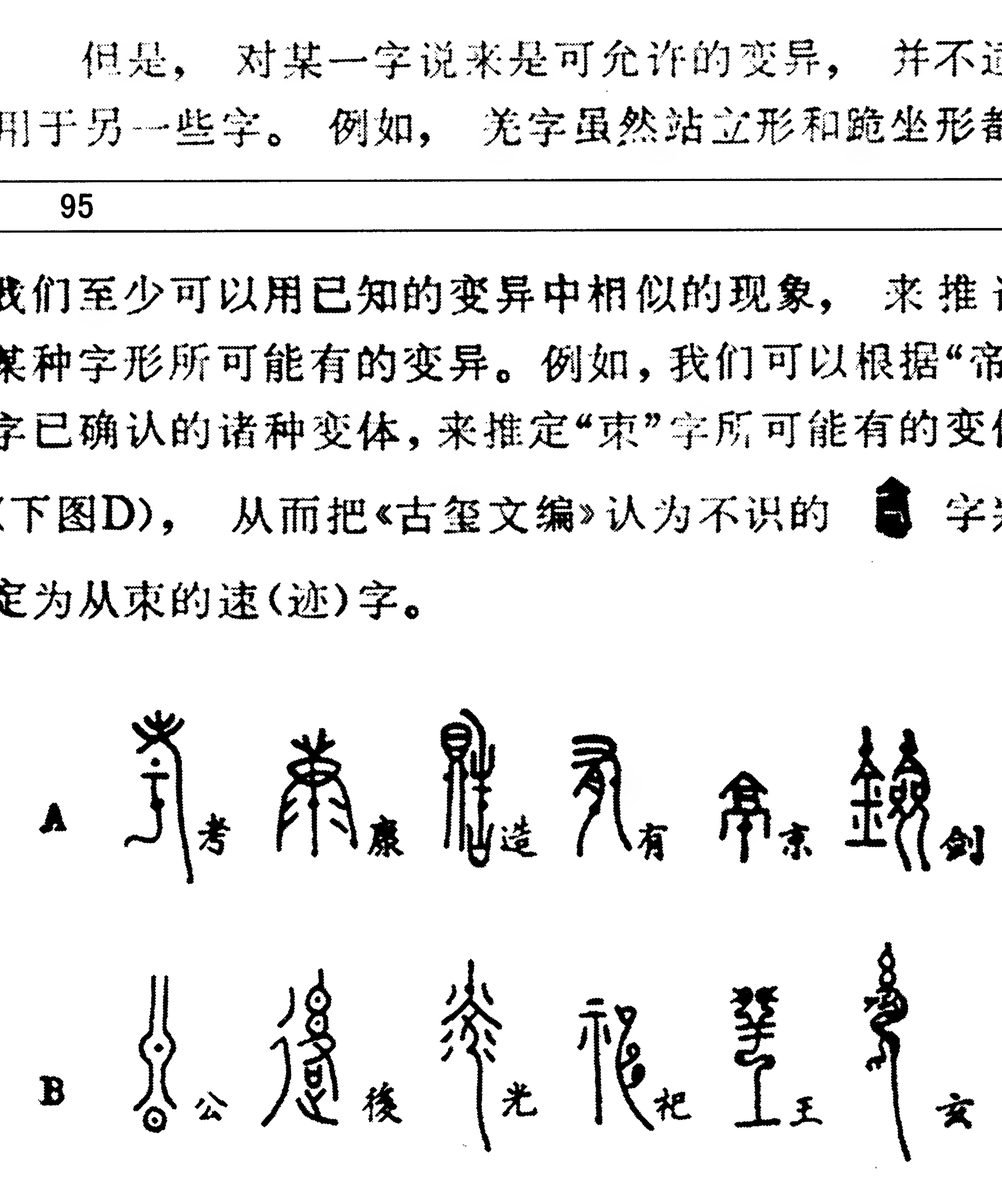
但是，对某一字说来是可允许的变异，并不适用于另一些字。例如，羌字虽然站立形和跪坐形都

是一个字，但  (兄)  (祝)就是两个不同的字。人字虽然正反无别，但  (左)和  (右)就是靠不同方向区别为二字的。  是人字，  是大字，正侧是有严格区别的。  倒过来成  ，就是  (逆)字了。这种矛盾的现象是文字体系尚不很成熟的表现之一。在文字逐渐脱离原始图象而成为抽象符号的过程中，每一个字都趋向于只有一种固定的形体，才不致引起阅读时的困惑。

淘汰异体而使每个字都趋向于只有一种固定的写法，就是"规范化"。在秦始皇以小篆统一全国文字以前，规范化是一种自然淘汰的缓慢过程。在旧有异体未被淘汰之时，往往又出现了许多新的异体。所以，当我们以小篆为基点用历史比较法去追溯每个字的前身时，就必须对每个字的形体所可能有的异体现象有比较全面的了解。

字形在发展中之所以有种种变异，简化和分化固然起着最主要的作用，但并不能把一切都归之于这两种原因。比如，东周铜器上往往有在文字笔划上加点或增加其他纯装饰性笔划的做法(下图A，B)，可以解释为美化。但普遍存在的在文字上方加点的做法(下图C)，至今还没人能圆满地作出解释。不过，

我们至少可以用已知的变异中相似的现象，来推论某种字形所可能有的变异。例如，我们可以根据"帝"字已确认的诸种变体，来推定"束"字所可能有的变体(下图D)，从而把《古玺文编》认为不识的  字判定为从束的速(迹)字。



如果从偏旁分析的角度来考察一个字所可能有的异体，每一个字除了所含偏旁的形体变异外，还可以有结构上的变异。所谓结构上的变异，包括所含偏旁数量、偏旁相对位置、偏旁种类的变化，也包括构字方式上的变化。这些现象，可统称为"异构"。异体字不都是因为异构，但异构是异体字中特别重要的一种现象。

在早期古文字中，有些合体字的偏旁的相对位置是不固定的(下图A)，同一种偏旁的个数也不固定(下图B)，表义字中同一性质的偏旁有互代的现象(下图C)。这些异构现象，都是文字还处于比较原始



阶段的表现。这跟当时另一些字的构造原则是互相矛盾的。例如，同样是以两个人形构成的字， 为

原以“又”为音符，可能因为“又”和“裘”的语音发生了分化，才改用“求”为“裘”的音符。但必须注意的是，我国古代同音字极多，形声字字义的区别很大程度上靠同音而不同形的音符。如果把同一义符而音符又同音或音近的字形都推断为同一个字的异构，其结果肯定是荒谬的。

义符的替换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含义有相重部分的不同义符的互代。如口旁、言旁、音旁在表示发声这一点上可以通用，所以《说文》记载“吟”字或作“  ”、“  ”，“咏”字或作“  ”，“啧”字或作“  ”……。但这并不能不加限制地推衍，例如，啖和谈、吃和讫、嗌和谧、喟和谓、咳和该、咀和诅……在小篆中都不是一个字的异体，而是两个字。另一类是因为同一字的字义可以从不同角度去表示。例如，剑字在东周时从金，是就质地加的义符，在小篆中从刃，是就性质加的义符。又如，“”字是以衣襟兜东西，这一动作涉及衣服的一部分，故以衣为义符。但或体作“”从手旁，则表示动作与手有关。这种义符互代表面上更加灵活无定，实际受具体字义的限制。如果据此以为凡从金的字都可以改成从刃，凡从衣的字都可以从手，显然是荒谬的。

就原字增加音符或义符，以及就原字减省部分偏旁而造成的异体，当然也属于局部性异构，这类

联系。完全性异构则完全表失了字形上的联系了。但是，有一些完全性异构是通过逐次局部性异构而造成的，前文举过的鸡字的演变就是一例。这里我们再举一个比较复杂的例子。“铸”字原来是一个表义字，象倾倒炽热似火的金属熔液的场景。在演变过程中逐渐加上了义符“金”，和音符“  ”（寿字亦以此为音符），最后才固定为从金从  的形声字，而把原先所含的偏旁完全取消了。对于这类完全性异构，我们可以通过逐步的历史比较而恢复字形之间的联系。但在多数情况下，我们之所以能知道完全性异构是同一字的异体，是根据《说文》等字典的记载，古书注释中关于异体字的记载，古书中相同辞例的对照，先秦典籍和地下出土古文字资料中相同辞例的对照。

以上我们大体上讨论了异体字的种种表现形式。应该看到，异体字的产生是文字使用者的群众性行为。因而，文字使用越是普及，异体字也就越多。在交流的过程中，有些异体字被淘汰，但这种自然淘汰并不能有力地达到文字规范化的要求，致使一个字往往有多种异体同时并存。战国时期就是一个异体字很繁盛的时期。当时的所谓“文字异形”，除了地域性的异体现象之外，恐怕还有因方音差别导致

从、  为北（即背）、  为尼，就是靠偏旁相对位置的不同而区别为不同字的。  是在摆臂的人形下加一个止旁而表示“走”，  是用三个止旁表示“奔”，就是用偏旁数量的不同而区别为不同字的。所以，在文字发展过程中，这类异体大多消灭了。当然，象用两个形和四个  形作为“草”旁的简繁两体，在《说文》中仍可以见到。在今天的汉字中，够＝夠、峯＝峰之类的现象也并未完全绝迹。

文字在发展过程中也会产生种种异构，不论其原因如何，从表面现象上可以区分为局部性异构和完全性异构两种。局部性异构是指一个字的两种异体有一部分偏旁是相同的，另一部分偏旁则改变了。完全性异构是指一个字的两种异体的偏旁构成完全不同。

局部性异构中最常见的是形声字的局部改换音符或义符。

音符互代的异体字，有些是长期并存的，例如，《说文》记载“麓”的或体作“”，该字的这种异体现象，在商代甲骨文中就已经出现了。另一些则是发展过程中的新旧更替，例如，裘字在西周金文中

现象，在前文中已举过一些例子，这里就不多说了。

完全性异构有相当大部分是形声字的义符和音符同时被替换而形成的。如西周金文中表示子之义的  （鳏）字，  为义符，象  形，  （  ）为音符。后代改写为“”，以“竹”为义符，“弗”为音符。偏旁完全改变了。也有的完全性异构是表义字的表义方法不同。如甲骨文中的灾字，或作洪水横流的  、  形，或作房子中起火的  形（后来小篆中的灾字是把两形合并并增加音符“才”所演变成的）。还有一部分是因为形声字和表义字互代。例如小篆鬲字是古代一种三足炊器的实物形象简化而成，或体作“  ”，就变成形声字了。

从字形历史比较的角度来看，局部性异构因为还保持一部分相同的偏旁，字形还存在某种表面可见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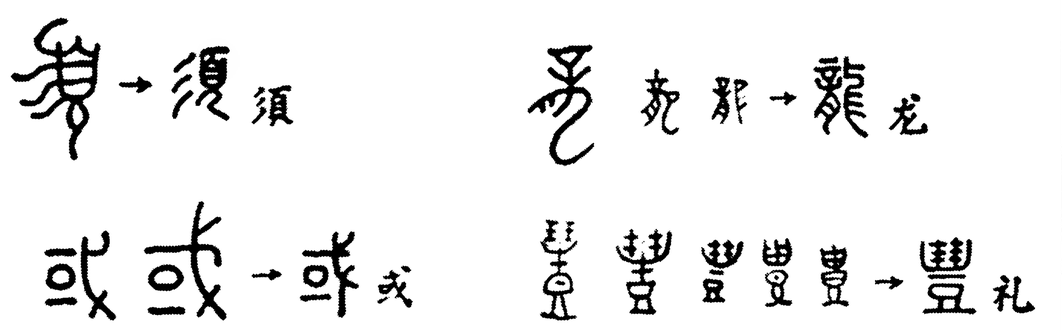


的不同通假习惯。虽然字形的发展是以产生变异为前提，没有异体，也就没有全部汉字的发展史。但是，同时存在过多的异体，就要影响文字在全社会的流通。因而秦代以行政手段颁行小篆，是汉字规范化的一种历史性创举。当然，颁行小篆并没有也不可能终止异体的产生。但从此以后，人们对异体字有了"正体"和"或体"("俗体"、"别体")的界线。每一种"正体"在相当长时期内稳定不变，保证文字在全社会的流通性，但并不阻止新的"或体"的产生，当某一种新的"或体"取得对旧有"正体"的优势时，也可能代之而成为新的"正体"。

就识读先秦古文字而言，重要的问题不是每一个字规范化的具体过程，而是认识一个字在未规范化以前可能有的异体形式，认识这种异体形式之间的内在规律性。这样，在进行字形历史比较时，无疑将会大大地开阔思路，透过表面上相异的现象，找到内在的联系。

附：讹变

在字形变异中有一类特殊的现象——在对文字的原有结构和组成偏旁缺乏正确理解的情况下，错误地破坏了原构造或改变了原偏旁。这类现象，习惯上称之为"讹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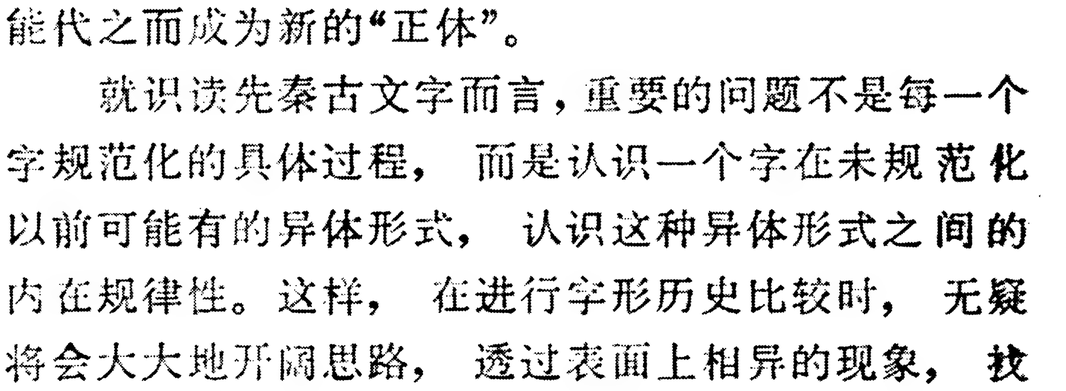


完整图形，后来被拆开成了"彡"和"页"两个偏旁。龙字本来是象龙形的独体字，演变中被身首分离，以致被许慎说成是"从肉飞之形、童省声"。或字本来是从 、从 (弋)两部分，但演变中把 上的一横和 合并，成了从戈的字。 字本来是从 (象古代的鼓形)从珏。但 形的上半部(原象插在鼓上的羽饰)和珏形合并，下部成了从豆了。这类讹变都破坏了文字原有的结构。使后人看不出原先的造字用意了。

讹变的结果，表面上也是出现了"异构"，但一般的异构都是按一定的造字原理改变原字的构造，是一种"合理的"异构。讹变则是对原字结构不了解或错误理解而造成的字形变化，是一种"无理的"异构。小篆的字形，对于最初造字时的字形来说，有不少是讹变的结果。许慎在当时既然只能根据这种字形来"说文解字"，必然有许多不符合造字本意的错误解释。当然，这些说法表面上也可以自圆其说。比如，多字讹变成从夕，就解释说"重夕为多"，还把"重口为  "扯来作旁证。但这就象我们今天把由婦字简化成的"妇"说成是

偏旁的讹变往往是由于形近或形混造成的。例如，到周代之时，原象鼎形的  和原象贝形的  形体相近，因而"郑井叔钟"铭中把賓(宾)字所从的贝写成了 ，"国差 "铭中把 字所从的鼎写成了 。这跟我们今天把迎写成 ，把假写成 一样，是写了错别字。错别字本来不能算异体字。但如果大多数人都写错了，将错就错，不但会变成公认的异体，甚至会取得正体的地位。例如，贞、则、员等字，原先都是从鼎的。东周时逐渐都写成从贝，因为普遍流行，小篆也采用了从贝的写法。这样的字形演变，就是一种"讹变"。又如，多字在甲骨文中作 ，从肉，当时夕字作 ， 形，并不相混。但西周金文中多字作 ，就和夕字作 形体相混。后来人们误以为多字是从夕的字，在小篆中，多被写成 ，而肉被写成 ，多字从形体上看根本不从肉了。这种字形演变也是"讹变"。再如奔字，原先是在摆臂的人形下加三个脚形表示快跑，但西周时文字中"止"形和" "形往往写得差不多，把 写成 ，后来人们误以为奔字是以 为义符，卉为音符，在小篆中写成了 ，这也是一种"讹变"。

另一类常见的讹变是独体字的解散为几个偏旁，和合体字偏旁的错误合并。在下图中，须字本来是有须之人的一个



完整图形，后来被拆开成了"彡"和"页"两个偏旁。龙字本来是象龙形的独体字，演变中被身首分离，以致被许慎说成是"从肉飞之形、童省声"。或字本来是从 、从 (弋)两部分，但演变中把 上的一横和 合并，成了从戈的字。 字本来是从 (象古代的鼓形)从珏。但 形的上半部(原象插在鼓上的羽饰)和珏形合并，下部成了从豆了。这类讹变都破坏了文字原有的结构。使后人看不出原先的造字用意了。

讹变的结果，表面上也是出现了"异构"，但一般的异构都是按一定的造字原理改变原字的构造，是一种"合理的"异构。讹变则是对原字结构不了解或错误理解而造成的字形变化，是一种"无理的"异构。小篆的字形，对于最初造字时的字形来说，有不少是讹变的结果。许慎在当时既然只能根据这种字形来"说文解字"，必然有许多不符合造字本意的错误解释。当然，这些说法表面上也可以自圆其说。比如，多字讹变成从夕，就解释说"重夕为多"，还把"重口为 "扯来作旁证。但这就象我们今天把由婦字简化成的"妇"说成是

"妇女力大推倒山"一样，完全成为同造字本意及字形历史演变无关的拆字游戏。所以许慎对文字结构的分析，在未经古文字资料验证之前，是绝不可轻信的。

在进行字形的历史比较时，可以从讹变的观点来考虑不同字形之间的联系。例如，作为怨、宛等字偏旁的"夗"字，《说文》根据小篆字形说是月形变成的"夕"和人形变成的"卩"这两个偏旁构成的。但我们只在东周陶文中找到  这一偏旁是夗，更早的文字中就没有从夕从卩的字了。如果从"多"字的实例知道"肉"和"夕"两个偏旁形近易讹，那就可以考虑西周金文中从肉的 字和文字偏旁中的 、 是夗的原始形态，并追溯到甲骨文中的 、 。在得到辞例等其他方面的旁证后，就可以进一步论定这种演变的确实性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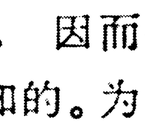
以上，我们择要地讨论了古文字形体演变中的三方面规律性现象，从而对一个字所可能有的不同期异体和并存异体有大致的了解。从表面现象上来看，一个字的种种异体之间的形体差别，完全有可能大大超过不同字之间的字形差别。所以，单从形体差别的大小来判定两种形体是一个字还是两个字是不合乎实际的。我们今天之所以能把形体差别并不算大的两种形体区别为两个字，把形体差别并不算小的两种形体判定为一个字，主要的根据有三条：

一，找寻各种形体和小篆字形的历史联系，来确定它们是一个字还是两个字(但这时要考虑到历史上的分化和形混的可能性)。二，综合考察各种形体在作为文字偏旁时与其他偏旁的结合关系，来确定它们是一个偏旁还是两个偏旁(但这时要考虑到讹变和同功能偏旁互代的可能性)。三，全面考察作为单字或偏旁的各种形体在辞例中的具体地位，来确定它们是一个字还是两个字，一个偏旁还是两个偏旁(这时要考虑古人也有偶而写错字的可能)。只有把这三者有机联系起来，交验互证，我们才能确定哪些具体的形体差别是字与字之间的区别特征，哪些具体的形体差别只是同一个字的异体现象。否则，就会陷入迷魂阵，而哀叹古文字字形"变化莫测"以至无所适从了。

第四章

古音问题

通过字形的历史比较法认出了某个古文字就是后代已识的哪个字，只是为推知这个古文字的音和义建立了一座桥梁。因为，同一个字的音和义都是有历史变迁的，我们切不可把一个字在今天的读音就当作古代的实际读音，也不可把它今天具有的字义和古代所具有的字义混为一谈。

由于语音的变迁而字音有古今的不同，这是研究古文字的人必须建立的一个基本观念。我们通常在认出了一个古文字是后代的某字之后，就按该字现在的读音去读它，那实在是不得已的权宜之计。比如，我们认出了周代的  字就是后代的车字，我们就把它读作chē，实际上，我们知道汉代的刘熙在《釋名》一书中记载："古者曰车，声如居，所以居人也。今曰车，声近舍。"可见车的读音在历史上是变化着的，在周代并不象现在这样读chē的。但是，车

在先秦时代是不是就读成jū呢？那也不见得。因为刘熙的记载中只告诉我们，车在汉代以前的读音跟汉代居字的读音相似，但汉代居字的实际读音究竟如何？那仍然是有待研究的问题。古代既无录音设备，对语音又没有其他很科学的记录方法，因而每个字在某朝某代的实际读音实在是很难确知的。为了方便起见，我们认出了先秦时代的字，只好都按现在的字音去读它们，但在心里知道古代并不见得就这么读，甚至读音相差会很大。

但是，只知道古音和今音不同而对每字的古音情况完全茫然，是无法进行古文字考释的。从理论上说，文字都是有声的语言的记录符号。宋元之际的戴侗已经指出过："夫文生于声者也，有声而后形之以文；义与声俱立，非生于文也。"(《六书通释》)段玉裁又进一步阐发说："有义而后有音，有音而后有形。学者之考字，因形而得其音，因音而得其义。"(《广雅疏证序》)都认为不了解字音就不能确知字义，杨树达更明确地指出"古义寓于古音。以今音求古义，犹适燕代而南其辕也(象要到北方的燕、代两国去却使车辕朝南而行)。"(《古声韵讨论集》)历来的文字学家都强调研究古文字和古文献要懂古音，但他们也并不能确切说出每个字在古代究竟是什么实际读音。给每个字拟定古代的读音，是近代一部分音韵学家

专门从事的研究工作，迄今尚无统一的结果。强调研究古文字和古文献要懂古音，只限于懂得古代哪些字有同音或音近的可能。比如，我们只要知道今天读音不同的贞和鼎在商代可能是同音的，就可以认为鼎形符号可以记录"卜问"的语义。只要知道奚和鸡在商代可能是同音的，就可以认为鸡形符号加了一个奚旁只起注音的作用，而不是表示其他意义的另一个字，等等。至于贞、鼎，奚、鸡在当时实际读音如何，是可以不必深究的。当然，先秦时代的同音关系、音近关系，跟现代字音的同音关系音近关系是有很大不同的。我们如果凭空猜测先秦时代的哪个字和哪个字同音或不同音，古文字考释势必成为连篇鬼话了。所谓懂古音，主要是指懂得怎样科学地去论证先秦时代的同音或音近关系。

论证先秦时代的同音或音近关系的方法是随着古音韵学的发展而逐步科学化的。在这本小册子中，我们不打算介绍汉语音韵学的基本常识和古音韵学的发展历史，建议读者先看王力《古代汉语》中的有关部分。这里只简单地谈一下利用古音韵学的研究成果来论证先秦时代的同音或音近关系的问题。

汉字的字音，在传统的音韵学中是被分为声母和韵母两部分的。两个字声母相同叫"双声"，两个字韵母相同叫"叠韵"。双声和叠韵都是某种程度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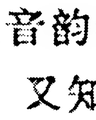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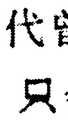
的音近关系，既双声又叠韵的字便是同音字。由于周秦古韵分类的研究在清代就取得了很大成绩，上古韵部的划分越来越精密，而古声类的研究则相对地一直比较薄弱，所以过去在古文字研究中，要讨论两个字在先秦时代是否同音，不得不对声、韵两方面采取不同的办法。两个字在先秦时代是否属于同一韵部，是可以从各家的古韵分部表中直接查出来的。两个字在先秦时代是否有双声关系，则只能查出它们在中古时代的等韵书中是属于哪一"母"（或称"纽"）的哪一等字，再从音韵学上加以讨论。后来有些音韵学家总结了古声类的研究成果，编出了同时可以查出一字所属古韵部和古声类的工具书。现在较易得到的这种工具书，一本是唐作藩的《上古音手册》，一本是周法高的《新编上古音韵表》。后者还对每个字都拟定了实际读音。表面上看，有了这样的工具书，就可以直接查出两个字在先秦时代是否同音或是否有双声、叠韵关系，似乎一点不懂音韵学也不要紧了，其实不然。第一，古韵分部经过长期研究，目前大家看法比较统一，所以唐、周二书在每个字的韵部归属上是相当一致的，只是周表多出一部（即把属月部的字又分为月，祭两部）。但古声类的划分，则诚如唐书例言中所说："至今尚无一个公认的系统的结论"，两书所分古声类的数目和具体字的归属就

有很大的不同。总的说来，唐书定的古声类只是把中古声类作机械的合并。而周表在划分古声类时，则参考谐声系统等其他因素对中古声类作了一定的离析，方法上似更合理一些。但是，古声类的划分目前毕竟仍有较大的假定性，在这种工具书上查出来的一个字所属的古声类，仍会引起音韵学上的争论。第二，从武丁时代的甲骨文到秦代的小篆就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在这样漫长的时代中，语音和字音是不会固定不变的。划定古韵部和古类声所依据的资料是时代不一、性质不同的，我们即使承认某一字划归某一韵部和某一声类是有理的，那也只能是它在漫长的上古时代中某一段时间内所属的韵部和声类，并不排斥它在整个上古时代仍有声、韵两方面变化的可能。因此，要想从事古文字研究的人，仍然要懂得一些音韵学的原理，至少要知道，哪些韵部是阴、阳、入互相配对而可以"对转"的，哪些韵部比较相近而可能发生"旁转"的。哪些韵部则相差较远而必不可转的。还要知道一些声类远近和互相转化的常识。这样，才能从查工具书得到的结果，进一步讨论两个字在上古时代是否可能有过同音或音近的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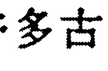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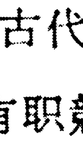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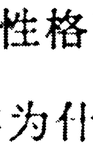
举例来说，我们要知道奚是否可作为鸡的注音符号，当然不可以从今天奚字和鸡字的读音来讨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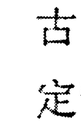
问题，而要去查古音的工具书。在唐书中可查得两字古韵同属"支"部，但古声类上鸡是古"见"母，奚是古"匣"母。懂一些音韵学的人，知道"匣"是"喉音"，"见"是"牙音"，又知道有"喉牙通转"的说法，便可推论奚和鸡在商代有同音或音很相近的可能。如果查周表，则奚字的声类被定为g（古"群"母的拟音），跟"见"母同属舌根音（即旧称之"牙音"），当然更可以推断奚和鸡在商代曾经同音或至少音极相近。如果完全不懂音韵学，只会查工具书，就只能简单地承认奚、鸡不同音，奚不能作鸡的声符；或者武断地主张形声字的声符只要有叠韵关系就行，声类如何不必考虑。那显然都是不够科学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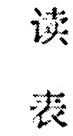
下面，我们再用一些实际例子说明古音知识在古文字研究中的具体应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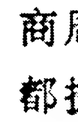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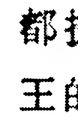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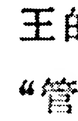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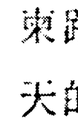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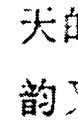
先举一个纯表义字的识读为例。曹魏时代刻的"三体石经"中，戎狄的狄字"古文"被写成  。三体石经的古文是根据汉初出土的孔氏壁中书而来的，狄写作  是先秦时代的写法。近年出土的侯马盟书上也发现了从爪从衣的  字，根据三体石经也被当作狄字。当然，根据三体石经，这个字应读成狄的音是无疑的，但从字形上实在难以理解为什么和狄是一个字。因为无论是爪还是衣，古音都和狄字

是北。但是在东周文字和小篆中，我们没见到从示从北的字。清代阮元把这个字附会成小篆中的祉字，说："比从二人，北亦从二人……二文每以形似通假。"这完全是无稽之谈。因为我们在先秦文字中根本找不到北旁和比旁互相混用的例证。马叙伦知道北和比在形体上不能牵附，就转一个弯子说："北盖祉之声也，北比双声，固可通借……疑当读为茀之茀。"这是从字音的角度来论证，但仍然显得很牵强。和北双声的字很多，如果说只要双声就可以互相借代，北和必、付、彭、发都是双声，为什么不把这个字说成是祕、祔、祓……，而偏偏只能是祉字呢？张政烺先生把这个字释为福字，就很令人信服了。北和福在今天的读音虽然相差很大，古韵却同属职部。中古时代北为帮母字，福为非母字，但按音韵学中"古无轻唇音"的公认结论，非母字上古应读帮母。所以福字古音应当和北字是一样的。因此，说  是福字的局部性异构(仍保持示这一义符)，是有充分理由的。比、发、必、付，彭等虽然和北在上古时代是双声关系，但从古韵来看，比是脂部，发是月部、必是质部，付是侯部，彭是阳部。和北都不是同一韵部的，因而不能单凭双声就随便牵合起来。

明瞭。许多古文字学家都把  字定为爽字的同音代用字，训为"明"。但也有人把  字读作臧，而训为"善"。对于  字则有人读为  有人读为  ，有人读为虚，但对"  "一辞都不能圆满解释。于省吾先生根据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老子甲本卷后古佚书》中引《诗经·长发》的"不競不  "一语写成"不  不  "，证明从  为音符的字在古代跟競字可以互相代用。又列举《左传》"使肥与有职競焉"杜注："競，  也。"《楚辞·大招》的"万物競只"王注："競犹  也。"作为旁证。认为"史墻盘"铭文中的  "，也就是见于《左传》的叠韵联绵词"競爽"。競爽古代注释家训为"彊明"，根据这种古代训释，把铭文中的"  "解释为赞美祖先性格刚强爽朗，也很合适。競字和以  为音符的字为什么可以互相代用呢？这是因为它们都是群母字。虽然古韵競在阳部，  在鱼部，但阳部和鱼部是"阴阳对转"的关系。所以把  读为競是合乎古音的道理的。

相差很远，不可能是狄的异构形声字。如果是表义字，字形又和狄的词义难以找出可联系之处。因此，可以考虑是读音和狄相同的另一个字。《说文》：裼，袒也。"《玉篇》："裼，脱衣见体也。"与  象以手捉衣之形颇相吻合。如果裼的读音在先秦时代和狄相同。是不是可以考虑  是裼的原始表义字呢？裼字的音读在中古时代的《唐韵》以来注为"先击切"、"先的切"、"先笃切"或"他计切"，和狄的读音不同。但《说文》肯定了裼是从衣易声的形声字，我们可以查到易是中古的喻母四等字，古韵属锡部。狄是中古的定母字，古韵也属锡部。而音韵学上有"喻四归定"的成说，也就是中古的喻母四等字在上古时代和中古定母字属于同一声类。则易和狄在先秦时代可能是同音的，从易得声的裼和狄可以有同音关系，  读成狄的音是已知的，所以把  假定为裼的原始表义字，在字音上也是合理的。显然，把  说成是裼袒之裼的表义字，只是因为同音而用作戎狄之狄的通假字，要比把  说成就是狄字要优越得多。

再举一个识读形声字的例子。西周的"  者鼎"铭文中有一个  字，由字形分析，  是示， 

再举一个同音通假的例子。新近出土的西周初年的"利 "，在铭文中记载了武王伐纣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其中提到：在牧野之战之后的第七天，武王到了"  "这个地方。这个地名在商代的"宰  角"和"宰鼎"中作"  "，在周成王时期的"王奠新邑鼎"中作"柬"。这个金文中屡见的地名，却不见于记载商周历史的古书。《逸周书》中《大匡》和《文政》两篇都提到武王克殷之后"王在管"，其他古书都记载武王的两个弟弟分封于管和蔡。这个历史上很重要的"管"，在金文中却从来没见过。于省吾先生在考释利  铭文时，从古音上推定了金文中的  、  、  柬跟古书上的管是同一地名。因为，柬、閘、官今天的读音虽然各不相同，在上古时代都是见母字，古韵又同属元部。所以閘(据于先生认为原象月光照在门上，是间隙之间的表义字)字可以加注音符柬而作"  "，也可以单写作"柬"，也可以写成以官为音符的"管"，都是同音互代的关系。所以利  的记载是可以和《大匡》、《文政》的记载互相印证的。

又如，新出土的"史墻盘"铭文中，用"  "一辞赞美其先祖，该辞在典籍中找不到，意义难以

应该强调的是，由于古代字音在声、韵两方面有多种变化的可能性存在。在利用古音知识去解决考释古文字中的具体问题时，单从理论上说明某两个字可以有双声叠韵关系是不够的，最好能举出实际的例证。比如，要判定  字是否可以读成競，单从"阴阳对转"的道理说鱼部字可以转为阳部字，只是从理论上提出有这种可能。如果举出"不競不 "可以写成"不 不  "的实例，就证明了競和以  为音符的字是确实可以有这种对转关系的。所以，于省吾先生借用古代司法术语，把前者称为"律"，后者称为"例"，认为只有"律""例"兼备，所下的判断才能令人信服。前文在谈到昜和狄古音可能相同时，只讲了"喻四归定"的道理，这是只有"律"。如果举出《左传》中"易牙"这一人名在《论衡》中写成"狄牙"，《诗经·鲁颂》"狄彼东南"毛笺："狄当为剔"，《说文》  字或体作  、  字或体作  ，那就增加了许多"例"。这才能具体证明古代易或以易为音符的字和狄或以狄为音符的字是确实有同音互代关系的。前文讲到  、柬、管是同一地名时，只讲了閒、柬、官在古代声、韵全同，这也只是"律"。如果举出《荀子·修身》"柬，理也"杨注："柬与 同"，

至漫无边际的猜测之风盛行的。

利用同音通假而对字义进行训释，一定要慎重。我们既然承认汉字是一种音意文字，字形在相当程度上有区别语义的功能，如果就本字字义就可以讲通文句，就不必从通假观点再使问题复杂化。象"  爽"一辞，因为在现存文献中找不到可直接说明其意义的资料，所以从同音通假的观点使之与文献中的"競爽"一辞联系起来是必要的。但是，象"蔡侯钟"铭中的"为命祗祗"，"祗祗"一辞在古书中有，《广雅·释诂》："祗祗，敬也。"用来解释铭文是讲得通的。郭沫若说，祗是祁的通借字，"祁祁，舒徐也。"虽然祗和祁古音是可以通借的，但不如就"祗祗"本字训敬令人信服。

总之，研究古文字的人，不能不懂古音，但有了古音知识，必须注意正确地运用，才能有助于考释古文字。没有认真看过一本音韵学基础知识方面的书，就考释古文字，讨论字音时就会今古不分，对声韵通转随便乱说而闹出笑话来。即是有一些古音常识，但以此来牵强附会自己的各种主观臆测而不能正确运用，也同样不可能考释古文字。这是每一个有志于古文字研究的初学者应该引以为戒的。还有的人，只看到今天研究古音的专家在观点、方法上也有种种分歧，结论互相矛盾，就对古音问题采取

《诗经·溱洧》"士与女方秉  兮"毛传："蕑、蘭也"，齐诗则把  字写成"菅"，《一切经音义》引《声类》训  为  ，又说："又作菅、  二形"，这就有了"例"。可以证明由閒、柬、官得声的字，古代确实是互相通假的。这样的论证方法，可避免在研究古字音时只讲可能性而变成"无所不通，无所不转"的把戏。

还应该指出的是，由于古汉语中同音词甚多，我们不能单从字音上去论证问题而不注意其他方面的旁证。张政烺先生释 为福之所以令人信服，不仅仅是因为有北、福两字上古同音这一个根据，而且还有"周乎卣"上福字作 可作为福字以北为音符的直接证据。"  者鼎"铭文中"鲁  "这一辞例，跟"士父钟"铭文中的"鲁多福"也可以互相参证。把  说成是昜的原始表义字，虽然字音上的论证是没有问题的，在字形上也可以讲得通，但毕竟还没有辞例可证明 确实有昜祖之义，所以只能看成是一种可取的假定，并不能当作定论。如果单就字音论证问题，即使在音韵学上完全正确，那也是会导

虚无主义的态度，这也是不对的。既然文字的形音义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音又是形与义之间的中介环节，如果不是单纯地"望文生义"，研究古文字是绝对无法回避古音问题的。要想研究好古文字，在有了一些音韵学的基础知识之后，应该从古音韵学发展史的角度区别哪些研究方法是过时的或错误的，哪些方法是进步的，可取的，才能对不同的结论有所取舍。而且应该密切注意古音韵学的新进展，才能使自己的研究不落后于时代。但由于古音韵学受本身资料的局限，理论上仍不够周密详备，不少结论都具有不同程度的假定性，所以在考释古文字时我们应该避免把古音当作孤证，而且一般不把古音讨论作为论述问题的主证，而只作为重要的辅助证据。但是，从其他方面证据得出的结论，一定要经过目前古音研究公认结论的检验，这对保证结论的可靠性无疑是有益的。当然，古文字资料作为古音研究的新鲜资料，理应对古音研究的已有成果起突破的作用。所以，如果在检验时有了矛盾，应该容许对目前古音研究公认的结论提出怀疑。当然，一有矛盾就说古音研究成果是错的，固执己见，甚至掩饰自己研究中的错误，显然也不是一个严肃的科学工作者所应采取的态度。

中是说话之意；在“他说了个媳妇”中是说合之意。都是要看上下文才能确定的。

考释古文字也是这样：能否正确确定一个字在具体文句中的字义，也是要以对该字字义的全面了解为前提，而以辞例为判定的依据。从这个意义上说，辞例对弄清一个字在具体使用场合下的字义，有最后的决定性作用。但辞例的判定作用，只是在该字所可能有的字义中作取舍，而不能超出该字所可能有的字义的范围。所以，由字形的历史比较法而首先确定该字是什么字，仍然是正确确定字义的根本出发点。

我们要确定已识的先秦古文字在具体使用场合下的字义，会遇到很多的困难。第一，要了解每一个已识的古文字在先秦时代全面的字义，实际上只是一种企望，是古文字研究本身的一个课题。因为先秦时代并没有总结每个字的全面字义的字典传给我们，虽然先秦时代的字义通过种种渠道有相当一部分传到后代，并通过历代训诂学者们的整理、研究，我们今天尚能通晓，但仍有许多字义湮灭在历史的长河中了。第二，由于流传至今的古代字义资料都是文字记载，而文字本身的历史变迁和传抄翻印时的讹误，使这些记载往往失去本来面目，导至我们今天理解上的困惑或错误。第三，地下出土的先秦

的对该字字义的解释。这类解释有的见于古书本文之中，更大量的见于后代人对前代古书的注释之中，以及各种字书之中。这类解释往往不是专讲字义，而是讲语言中的词义的(字义和词义的区别，本章第三节还要讲到，详下)。不过既然是以字记词，也就同时表明了字义。《尔雅》是现存最早的一部解释古书中词义的专著，同时也是一部保存了许多古代字义的字典。

古代对字义的解释有种种不同的方法。比如《尔雅》说：“宫谓之室”，“室谓之宫”。这是同义字互训。《尔雅》又说：“  谓之门”。和门并不是同义字，只是门的一种——庙门。这是用共名来解释私名。又如《说文》谓“人者，仁也。”这只是从人的属性即人的含义中的一个方面来解释，说明人是有仁这种品格的。再如《周礼》郑注中说：“典，常也、经也、法也。”这是说典字有常、经、法等方面的引申义，但并没有说到典字的“典册(重要的书)”这一较朴素的原义。再如《尔雅》说：“大鼓谓之，小者谓之应。”但对鼓字本身却未加任何解释。因此，要想对某字的字义有全面而正确的了解，需要广泛收集资料并进行比较、分析。在比较和分析时，我们一定要注意：被训释的字和用以训释的字的“义界”(含

第五章

字义的探索

考释古文字的目的，不只在于识字，识字是为了读懂文句，了解这些字在具体辞例中承担什么语义，弄清楚古代人写下单个的或一连串的字时是要表达什么意思。

要正确判定一个已识字在具体使用场合的字义，需要从两个方面考虑。今天一个高中毕业生和一个大学毕业生比，识字的数量并不一定有很大的差距，前者看文辞深奥一些的文章之所以产生理解上的错误，往往不是因为识字多少，而在于对每个字的多方面字义掌握得不全面。因而，对字义是否全面了解，乃是能否正确判定文句中的字义的前提。从另一方面说，既然一个字的字义往往是多方面的，想要确定文句中或单独使用的文字的字义，就必得从上下文及具体使用环境加以考虑。拿今天的情况来说，“说”字在“学说”一辞中是言论、主张之意；在“说明书”中是解释之意。在“他说得太快”这一文句

古文字资料没有标点符号，阅读时作不同的断句就可以对辞例有不同的理解，如果再夹有不识或模糊不清的字，更加会使辞例失去明确判定字义的可能。第四，今天我们很容易由上下文正确判定字义，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熟悉现时的语言。如果是记录我们不熟悉的语言，上下文往往就失去正确判定字义的作用，反而会导至误解。先秦时代流行的语词大量已经死亡，而且当时的语法也和后代有种种差别，再加上使用通假字的习惯和后代不同，这都增加了我们由辞例判定字义的困难。

因此，考释古文字时，识字固然不易，识出是什么字之后，要判定它在具体使用场合下的字义，往往更难。但如果我们尽可能全面地掌握古代的字义，尽可能正确地发挥辞例的判定作用，是可以指望达到正确的结论的。

一、探求古代字义的几种方法

训诂学上对字义的探究，传统上有“义训”、“音训”、“形训”之别，但各人理解不一。我们借用这三个术语，从三方面谈谈了解一个字所可能有的多方面字义的方法。

我们所说的“义训”，是指历来文献中可以查到

同音词就必然有意义上的联系，刘熙的说解就显然有很多牵强附会的地方。后来又有人主张“右文说”，认为凡是由同一音符构成的形声字都有字义上的联系(因为形声字中音符一般在右部，所以叫“右文说”)。这也是不对的。同一音符构成的形声字的形成史是不同的，生和姓、甥、性可能有字义上的联系，和星就显然没有联系。而且，并不是凡同音的字都会通假，每个时代的通假都有一定的范围，形成一定的惯例，否则，同音字的字义就混淆无别了。汉代经师从通假观点讲字义也有很多说得不对。清代学者强调“学者考字，因形以得其音，因音以得其义”(段玉裁《广雅疏证序》)的实质，是主张从古代同音字关系出发，重新考虑古书中一些字义的说解。这种方法使后代人能不囿于历代相传的对特定文句中某字字义的解释，而作出崭新的更切合辞例、文意的新解释。王念孙的《读书杂志》和王引之的《经义述闻》是我们了解这种方法的典范之作。

从古文字考释的角度来看，过去的研究者用音训方法对字义的各种见解，都已经成为文献上已有的字义成说。并不足以成为了解古代字义的独立手段。因此，我们所说的音训，是指认出一个古文字之后，不限于文献上可查到的对该字字义的已有说解，而从古音上分析它在当时和哪些别的字同音，把这些同音

作某种合理的推测。

今天我们已知的古代字义，正是通过以上几种方法综合得到的。举“又”字为例。从古书的注释中我们知道它在古代就有“更、再次”之义。如《诗经》毛笺：“又，復也。”而《说文》：“  ，手也，象形。三者，手之列多不过三也。”在许慎这是形训，后来《玉篇》到《康熙字典》都相承把“手也”作为又字的本义。对后人也成了义训。后来段玉裁根据又字作而左字作这两个字形的对比，推定是以右手形表右，进而说“此即今之右字”(《说文解字注》)这是由形训而又增加了一条字义。再如《易系辞》：“又以尚贤也”，《经典释文》记载：“郑本作有以”。可见汉代郑玄认为该句中的“又”是有的通借字，该句中又字的字义是“有”。《礼记·王制》：“王三又，然后制刑”，注文说“又当作宥”。可见该句中又字的字义是“宽宥”。在当时，都可以看作是音训，后代相承也就成了义训。现在《辞海》、《辞源》对又字分列四条字义，正是这样得到的。

除了字典之外，有些重要的工具书对我们了解古代字义是很有用的。例如清代阮元主编的《经籍纂诂》，广泛辑录了古代各种典籍的本文和注释中对每一个字字义的解释，并把《尔雅》、《方言》、《说文》、

义的范围)有种种差别，即使是同义字的义界也并不能密合。而且，这类训释资料也有一个使用通假字的问题。如果形式主义地认为A训B、B训C就推论A=C，或A训B，C也训B就推论A=C，必然会造成字义上的严重混淆。

有些字在古代的字义并无明确的解说，但后人根据流传下来的古书中的辞例，加以归纳分析，可以得到比较明确而全面的认识。象清代王引之所作《经传释词》一书中对许多记录虚词的字的字义研究，就有很大的成绩。从辞例排比中总结字义，实际上是了解古代字义的一种独立手段，但其直接资料还是来自已有的文献，我们仍将其归入义训这一大类中。

所谓“音训”，在起源上是指利用同音字来解释字义。第一部这方面的专门著作是《释名》。这种办法之所以具有科学性，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从语言中的一个语词分化而成的各个意义相关的语词，在语音上当然是有联系的。在这种情况下，分别记录这些语词的同音或音近的专用字，在字义上自然也是有联系的。第二，由于汉字在一定程度上允许通假字存在，我们在文献中看到的形体各异的同音字或音近字，其实际字义往往是相同的。《释名》主要是从第一种观点来训释字义的。汉代经师们则往往从第二种观点解释古书中的字义。但是，并非

字在文献中可查到的字义，也作为这个古文字所可能有的字义加以考虑。当然，古代可能同音的字很多，是不是会导致漫无边际的乱猜呢？实践证明，这样扩大字义的考虑范围，对找到湮失的古字义是很有必要的。只要我们坚持上面一章中提到的律例兼备的方法，而且高度重视大量辞例的排比，就能双管齐下地限制音训的考虑范围，得到较好的效果。

所谓“形训”，是从字的本身形体去推考字义。这方面的第一部系统的著作就是《说文解字》。许慎在这方面作出了重大的历史贡献，但也有不少错误。今天我们见到了许多许慎见不到的先秦文字原有的形体，自然可以纠正他的许多误解。但从根本上说，形训是有其自身的局限性的。记音字和通假字的形体和它在具体使用场合下的字义是毫无关系的。形声字的字义只和形体有某种程度的联系，单看一个字有木旁，首先有一个判定它是义符还是音符的问题。即使判定是义符，也无法肯定字义是一种树，还是树木的某一部分、还是某种木制品，……。表义字的形体和字义联系最多，但也只能表示字义的一个方面而已(这个问题将在第三节作进一步讨论)。滥用形训往往被讥笑为“望文生义”，但如果和其他手段相结合，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限定具体文句中字义的选择范围，某些湮灭了的字义，也可以从字形上窥知一二，或

代有"保祐"之义，王筠《说文释例》中已经提出这种见解，他认为《诗经·小宛》的"天命不又"，就是《左传》中的"天命不祐"。但《辞海》仍沿袭《康熙字典》的做法，把"天命不又"作为又字有"復"(更、再次)义的例句。这是不知道古文字研究的成果已证明了王筠的见解是对的。《辞源》则把《诗经·宾之初筵》的"室人入又"一句，作为又字有"復"义的例句。其实，西周金文中常见"入右"一辞，是指举行仪式时做辅助的傧相。"入又"和"入右"的"又"和"右"，都是"佑助"之义。可见，只靠现成的字典，不努力掌握古文字研究中对古代字义的新发现，是不能全面了解先秦古字义的。

二、辞例对字义的选定作用

利用上下文来判定字义，古今是一个道理。比如我们知道了又字在古代有多方面的字义，在读甲骨刻辞时，见到"兹月又大雨"时判断又字是"有"的意思，理解为这个月有大雨；见到"王作三师又中左"时判断又字是"右"的意思，理解为王设立右、中，左三支军队；见到"祖乙又王"时认为又字是"保祐"之义；见到"王又于小祖乙"时认为又字是"侑祭"之义。但是，我们之所以能较有把握地下这种判断，并不

者对于根据辞例确定字义有一些具体的了解。

(1)"吴王光鑑"铭文的开端是"隹王五月，既字白期，吉日初庚……"这些字大家都认识。其中"隹"是虚字，"吉日"是"好日子"，"初庚"是一个月中第一个庚日(庚是十个"天干"中的一个，古代用干支循环记日，就象现在农历还用干支循环记年)。这些，都是早已根据大量辞例弄清楚了的。但是"既字白期"四个字却引起很大争论。

唐兰认为既字是"已经"的意思，字字是动词"取名字"的意思(古代男子生下来先起"名"，"二十冠而字"，就是说，到二十岁举行冠礼时再起一个"字")。"既字白期"被解释为"吴王光为他儿子举行冠礼，字为白期"。

郭沫若没有细察原铭，忽略了字字上部的宀，误识为子字。他认为子字在古音和引伸义上都可以考虑读成孳或滋，则具有"生"的意思。白字在商周时代当伯字用是大家熟知的。伯字和霸字又是同音代用字，这在先秦典籍中也有很多实例。因此，他认为"既子白期"就是"既生霸期"(周代用月亮的形状——"月相"来划分一个月中的日期，西周金文中常见的"既生霸"是月亮已生出发光的月面，在"初吉"之后，"既望"之前)。期字是"时期"之义。

陈梦家也把字字误认为子字。他认为既字是动

《释名》、《广雅》这几部古代重要字书中的训释都收罗在内，按字排比各种字义，省去我们许多查检的功夫(至少它可起一个索引作用，好处很大，但该书有许多错漏之字，引用时尚需核对原著)。王引之《经传释词》、杨树达《词诠》、裴学海《古书虚字集释》等书则是查阅虚字辞例和字义的专门工具书。丁福保主编的《说文解字诂林》按字排列了历代研究《说文》诸书的原文，而且均用原书剪裁分贴后影印。对了解过去学者对字义的研究成果非常方便。查这些工具书，可以比查字典得到丰富得多的文代字义的知识。对于考释古文字的初学者来说是必要的。

出土的古文字资料，不断丰富我们对先秦字义的认识。汲取这方面的知识对考释古文字的人来说是尤为重要的。但是，目前还没有全面整理这方面研究成果的综合性工具书。李孝定的《甲骨文字集释》和周法高的《金文诂林》两书，分别把各家对甲骨文和金文字义的说解按字辑抄，虽然误漏颇多，是目前可供查阅的最好工具书了。例如上举的又字，经过查这两部书，可以知道它在先秦时代的字义还有"福祐"、"佑助"、"侑祭"(祭祀活动的一种)等。段玉裁认为又字古义为右的见解，在甲骨文大量辞例中得到证明。而许慎认为又字在古代有手义，在甲骨文和金文中都找不到证据，看来并不能成立。又字古

是只靠一两个辞例就能做到的，只有总结大量辞例才能区分字义。比如，"又大雨"为什么不可以理解为"又下大雨"呢？这是因为我们发现，"又大雨"的刻辞有的和"亡(无)大雨"的刻辞在同一块卜骨上，处于相对的位置，显然应理解为有无之有。而其他"又大雨"、"又雨"的刻辞，从全辞上下文来看，都没有把又字释为"再次"的必要。因而，在卜辞中凡见到"又大雨""又雨"，都把又字释为"有"是可行的。又如我们单见到一条"又出日"是可能理解为"有出日"的，也可以理解为"太阳又出来"。但因为"又出日"和"又入日"对举，而且另有"又于出日"，所以才判定这里的又字应该理解为"侑祭"。见到"又日"，也认为是对太阳进行某种祭祀。如果只有单一的辞例、或全辞上下文有不识的字，就很难作肯定的判断了。商代青铜器上有的只铸一个又字，那是很难判定表示什么意义的。有一件盉铸有一个又字，因为我们知道它和另两件铜盉是一套，其余两件各有中字和左字，才知道这个又字大概是表示放置位置的。但不能以此类推其他铜器上的又字都是"右方"之义，因为还有别的可能。

由于每个字的字义往往是多方面的，同一辞例中的字义在理解上会有种种差异。我们举寿县蔡侯墓出土铜器铭文考释的一些争论作为例子，使初学

词“结束”的意思。“子白”被假定为吴王僚的“字”(当时人的“字”常常叫“子某”，所以有这种设想)。吴王僚是被吴王光派人刺杀的。期字被理解为古代为死者服丧制度的一种，即服丧一年。因而，“既子白期”就是结束为子白服丧一年的事情。

这三种见解对每个字的理解几乎都不相同，但都可以自圆其说。当然，略加分析就可以看出，唐、陈二说都是建立在一种大胆设想的基础上的。吴王僚是不是真的以“子白”为字，吴王光是不是真有一个儿子叫“白期”，都是史无明载，因而是死无对证的。但是唐兰说“白期”是人名，因为金文中白字等于后世伯字，“伯期”确实是可能有的人名，而陈梦家立论是建立在把字字误识为子字的错误上的。子字和字字在理论上虽可通假，但我们还不知道在典籍和先秦古文字资料中有把人名的“子某”写成“字某”的实例。所以唐说似优于陈说。可是，在金文辞例中还没有发现在记日期时把事件夹在月和日之间叙述的其他例子，因而唐、陈两说都是值得怀疑的。

于省吾先生考释此铭时指出，郭沫若的说法是基本正确的，并且加以补正：第一，子字原是字字，可引《山海经·中山经》“服之不字”郭璞注：“字，生也”直接训为“生”。第二，从下文是“吉日初庚”而不是“初吉”，反过来说明把“既子白”读成“既生霸”是

可取的。

应该看到，郭沫若之所以能把“既子白”考虑成“既生霸”，根本的原因还是因为他知道金文记录日期有先记月份、次记“月相”、再记日子的格式。如果是不熟悉这种记录日期格式的人，是想不到这样去解释“既子白期”的。而且，“既子白”和“既生霸”表面差别虽然很大，可是熟悉古籍的人都知道，月相名称有不同的写法。《说文》引《周书》有“哉生霸”(哉字之义当是“开始”)，现在《尚书·康诰》及《顾命》作“哉生魄”。可见月相既有异称，又无定字。而且，魄字从鬼而以白为音符，和“吴王光鑑”以白字代替霸字似乎有渊源关系。总之，熟悉先秦辞例的人，对于把“既子白”解释成“既生霸”，是不会感到惊奇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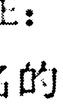
(2)“蔡侯盘”铭文中有“威义遊遊，灵颂託商”一句，也引起解释上的争论。“威义”相当于典籍中经常见到的“威仪”是没有争论的。《说文》对义字的意义就解释为“己之威仪也”，仪是义字的后起分化字，在古籍中也可以找到例证。《诗经·邶风》有“威仪逮逮”和“威义遊遊”句法一致。但“遊遊”这样的叠字词，在古籍中找不到，无从直接确定其实际意义。因而才采用音训的办法。郭沫若说：“威义遊遊犹言威仪悠悠”，于省吾先生则主张“遊遊”应读成“优优”。引

郭说实际上是把对辞例的主观感想当作立论的出发点，不顾实际字形而判定字义，正是所谓“扉形就义”，结论当然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于省吾先生认为，颂字既非夏字，𠂤也不是刀。他用偏旁分析的方法，举出金文宅字从𡈼作  ，陶文宅字从𡈼作  ，论证本铭中的旁就是𡈼旁。而且，先秦古文字从言从音在很多字中都可以换用的。所以，从音从的字无疑就是“託”字(汉字简化方案规定託和托都写为托)。考虑字义应该从“灵颂託商”这一实际出发，而该句在全铭中的地位又是赞美一位嫁给吴王的蔡国贵族女子的。因此，于先生认为灵字应释为“善”，颂字应释为动词“赞颂”。“商”字应是宋国诗歌的代称(《礼记·乐记》“恬淡而悠爱者宜歌商”郑注：“商，宋诗也。”)。把全句的意思解释为，依托有名的宋国诗歌进行美好的赞颂。这里，辞例对字义的选择是起作用的。比如把“商”释为诗歌的一种，而不释为朝代，“颂”不当作一种诗歌体裁而解释为动词，都是因为在具体文句中选择这些字义能够合成一种合理的语义。当然，这种选择并不只有唯一的可能。比如，我们要把“商”当作宫商角征羽的商，理解为一种乐调的术语，也未必不

《淮南子·时则》“优优简简”高诱注：“优，简，宽舒之貌”，《论语》皇疏：“优犹宽闲也”，认为铭文中的“遊遊”是“形容威仪之宽闲安适”。其实，“悠悠”一词在古代也有“闲暇貌”之义，如《诗经》中的“悠悠旆旌”是描写旗帜自由自在的飘动。看来，“遊遊”、“优优”、“悠悠”都是宽闲自在的意思，只是该词记录时没有固定的专用字罢了。

“灵颂託商”一语的解释，分歧很大。这里只举两种有代表性的意见谈一谈。

郭沫若在考释此句时，首先对字形未作认真分析。他看到句末有一个“商”字，而“颂”字的“公”旁又不太清楚，就贸然把颂字推定为夏字，认为是两个朝代名称互相对举。从这个错误的基点出发，他把“夏”前面的灵字解释为“空”，当作动词，再反过来推论“商”前面的那个字也是动词。该字左部从“音”旁，右部作  形，他武断地说是“刀”旁，作音符用。对全句解释说：“夏商当即指夏代商代而言，灵者空也，剖殆即韶之古字，假为超，意为前代所无或史无前例。”这样的解释表面上是文从字顺的。但是，仔细校核原铭，可知夏字本应是颂字。而且把说成“刀”旁是没有任何根据的。因为已识的古文字中的刀字或刀旁没有一个是这样写法的。因此，

识读，就不能有正确的断句。又表明了断句不同，对字义就会有不同的理解。有些句读不能肯定的文句，字义上就会有多种不同解释，往往谁也说服不了谁。

总之，我们首先要尊重字形这客观事实来提供该字可能有的字义选择范围，又不能不依赖辞例这一客观事实来判定合适的字义。但这种判定有时并不一定是唯一的可能，而只是在多种可能情况下择优的结果。有时，单靠一句话不能确定字义，而要通观全篇文字的意思，甚至要牵涉到范围更大的引证和讨论，甚至超出单纯古文字研究的范围。

单就发挥辞例应有的作用而言，有两方面是要强调的。第一，不能只着眼于单条辞例，而应该对同类辞例作全面收集、排比和分析。岛邦男的《殷虚卜辞综类》是按字为单位把含有某一字的甲骨刻辞编排到一起，这对排比分析同类辞例是很有用的。金文方面的同类工具书正在编纂之中，我们热切希望这样的工具书早日问世。但当我们要研究某一具体问题时，工具书不能代替自己查阅原始资料及补充新发现资料的必要工作。第二，要在熟悉先秦古籍中的语汇、文法上不断下功夫，并不断注意先秦古文字资料的译读成果，逐渐熟悉古代的语言文辞，才能对古文字资料中的辞例作出正确的理解，使字义的论断建立在坚实可靠的基础之上。

首先，因为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所以字义并不由字形决定，而是人们所规定它所记录的语词的意义所决定的。单研究字形，最终结果不过是能够确知它本身是什么图象符号或由哪几个图象符号合成的。如果要起名，可以称为这个字的“形本义”。并不能由此就推定它所记录的语词的意义。许慎说。“  ，手也，象形。”他把认作手形，这无疑是对的。但由此说这个字的字义就是手，这就不一定对了。这就好象明明是一个人形，但这个字却不是人字，而是大字。确实是羊头，但这个字的字义却是羊。

有人会辩解说，我们并不主张单纯从字形去推定字本义，只是根据字形从已知的字义中选定一个字本义而已。但是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这样做的根本思想，仍然是把字义和它所记录的语词的意义割裂开来看待的。一个语词本身就有比较灵活的意思，特别是汉语是孤立语，没有词尾变化，词性是由它在语句中的地位来决定的。所以，一个语词往往是多义的，那么我们为什么要要求记录语词的文字各有一个单一的本义呢？拿“生”字作个例子，我们已知最原始的字形作  ，肯定是一棵草或一丛草长在

可以。

(3)“吴王光鑑”末尾是“往已叔姬虔敬乃后孙  勿忘”。因为研究者断句不同，对各字字义也就有不同的理解。

郭沫若和陈梦家都漏读了孙字下面的重文符号。他们都认为已字是可以读成“矣”的。“往已”就是“去吧”。而且都把后字读为“後”(古代后、後两字有别。《尔雅·释诂》：“后，君也。”後字是先后之后的专用字。但用后字代替後字的例子也有，如《礼记·曲礼》：“再拜稽首而后对。”这句话中的后字就是先后的后。)。但郭沫若读为“往已叔姬，虔敬乃后孙，勿忘。”陈梦家则读为“往已，叔姬虔敬，乃后孙勿忘。”意思就大不一样了。

但实际上，仔细看原铭就可以发觉，孙字下面是附有重文号的。孙诒让在《古籀拾遗》中已经正确地指出：“孙下重文，即子孙，以孙本从子也。”只要辨认出孙字下有重文号，“后子孙”或“后孙孙”连读都是不合道理的，就会考虑把后字属上读。读成“往已叔姬，虔敬乃后，子孙勿忘。”这样，后字就一定得训为君也。从全铭来看，这几句话是吴王光对出嫁的叔姬说的，丈夫对妻子是“君”，是勉励她诚心敬奉夫君。这个例子，一方面表明对原铭没有正确的

三、先秦古文字资料对研究古代字义的作用

在第一节中，我们已经以又字为例，提到了古文字资料对于扩大我们对古字义了解的作用。由于这方面的研究历来被视为古文字学的一个重要分支，所以有必要专门作一些讨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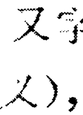
从古文字资料去研究古代字义，字形和辞例两者都有重大的意义。但过去的研究者往往偏重于字形，这是很不对的。

过去许多文字学家都热衷于从字形去推求每个字的“字本义”，他们认为，一个字在历史上的多种字义中有一个由字形决定的最原始的最基本的字义。其他的字义则被认为是引伸义、转义、假借义等等。甚至认为形训是字义学的基础和主干。这在“说文学”兴盛的年代，在文字学界是很普遍的观念。后来古文字研究发达起来，大家知道《说文》中的小篆和其他篆体，并不是最古的字体，就转而用古文字的字形去讨论“字本义”。实际上，那只是“说文学”的余绪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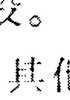
认为文字的字义中有一个字形决定的“字本义”，从理论上说有两方面的错误。

地上的样子，我们根据这个字形如何规定这个字的本义呢？是从这个图形符号的“形本义”说生字的字本义只限于“草生为生”呢？还是认为许慎说的“进也”对呢？其实这一图形本身是可以作多方面理解的，比如可以理解为草长出地面了，那就可以说本义是“生长”或“长起来”，也可以理解为草在地上长着，那就可以说本义是“活的”。但问题的关键不在这里，而在于当人们造出这个字以前，语言中的“生”这个词是先已存在的，语言中的“生”究竟已经有什么含义，生字也就应该有什么字义。如果语言中的“生”已经是泛指万物生长，生育，又可兼作名词，形容词，那么记录这个词的  ，不过是用一个具体可象的图例来表达这种抽象的一般化的概念。又怎么能根据这一符号的“形本义”来把它的字义缩小到只指草的生长或活着的草呢？当然，我们不能凭空推测在造字之前语言中各个语词的已有含义。而只能从现在能见到的最早的文字记载去作合理的推论。我们在甲骨文中见到大量向女性祖先“  （义为‘求’）生”的记载，可以知道在商代语言中“生”已泛指一般生育，而且具有抽象名词的性质。甲骨文中有“获生鹿”的记载，可以知道商代语言中“生”已有形容词“活的”的含义。由此而推论造字之初语言中的“生”的含义恐怕不会是非常狭隘而单一的。因为，在语言产生之后，经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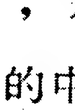
了不知多少万年才有文字出现，语言中词义的引伸、转化应该早就存在了。有的研究者不顾这一基本历史事实，干脆用字形去推断语言的初期演进，比如因为生字字形是草长在地上，便推断语言中“生”这个词的原始意义是单指草生长，后来才引伸或转化为其他意义，这就比讨论“字本义”更加荒谬了。

从另一方面说，讨论“字本义”的人，往往是把一个字在起初实际含有的字义跟后代文字规范化过程中所规定的字义混为一谈的。他们看到后代字书中对每个字的字义规定一种有限的范围，主观推想古代的字起初应该有更狭窄的字义范围。其实这和历史事实是完全相违的。傅东华在《字义的演变》一书中说过一段很有趣的话：“按理论讲，似乎应该先有本义然后才有转义，但是，事实上却往往是转义先出现的。我们查看一下商、周时代的甲骨文和金文，有很多字都用假借义而不用本义，这是由于古时字少，不得不用同一个字来兼表几个意义，后来那几个意义分化定了。方才给各个意义造出专字来，使它们各具本义。”这段话初看使人十分糊涂。既然叫“本义”，本义自然在先，否则“转义”从哪儿转来呢？可是，又说“事实上却往往是转义先出现的”，既然如此，为何称之为“转义”而不就叫作“本义”呢？细细推敲这段话，似乎是这位研究者已经开始感觉到：所谓“字本义”实际上是文字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后起观念，即在“各个意义”的语词逐步地各有专字的过程中，为了区别诸字的正确用法而产生的观念。从这种后起的“字本义”的观点来看，商周时代的甲骨文、金文，不仅许多字都用假借义而不用本义，而且很多字还用傅东华所说的引伸义、比喻义而不用本义。举例来说，  字按字形说是象箕这种用具的。然而找遍商周古文字资料，字都是作记录虚词之用的，没有一条辞例中的可以解释为箕。又如按字形说应该是草生长，但金文甲骨文中常用生字记录“姓”这一概念，如“多生”、“百生”，这按“字本义”的观点来说是用引伸义了。在甲骨文中常见的“生月”（下一个月），则应说是比喻义了。其实，这种事实说明，在原先人们的观念中，并不存在后代这种狭隘的“字本义”的观念。如果一定要说当时有字本义，应该是许多字都是本来一字多义的。理论应该符合事实，所以，认为在文字体系形成之际每一个字只应该有一个字义是本义的理论，是站不住脚的。实际上，我们只能在弄清字形是什么图形符号的情况下，判定它和它所记录的语词是有意义上的联系还是只有音上的联系。硬要从字形出发，为一个字实际具有的多种字义派定某一个是“本义”，无

论对研究字义演变的实际历史，还是对考释古文字，非但无益，反而有害。

字形并不应该被用来把已知的字义范围压缩到所谓的“本义”，而应该用来作为探求湮失的字义的一方面手段。比如，又字在古代原有“右”这一字义（当然还有其他许多字义），但后来湮失了。历来注释家和字典都没有提到又字的这一字义。段玉裁分析  形和形是分别象右手和左手之形，既然形符号知道是记录“左”义的，形符号应该可以记录“右”义。这是一种合理的推论。后来，甲骨文辞例证明了这种推论是对的。这样，我们对又字的古代字义就多知道了一条。以后考释古文字时，当要判定又字在具体辞例中的字义时，就把“右”这一字义也列入可供选择的范围了。

但这种形训的办法，首先要看对字形的分析是否对，即是不是手形，确定是手形之后，又要和其他字形对比分析，才判断它是右手。而由字形推论它可能有的字义，最好要有音上的证据，或是在已知的字义中发现一些可供联系的线索（例如已知的字义和由字形推论的字义有引伸的关系，借喻的关系等等）。而推论得到的结果到底对不对，关键还是看有没有实际辞例作为证明。但如果没有人先提出

三个字的字义合在一起才等于语言中ta这个词的全部词义。相反地，记录“打击”的打字，记录“十二个一打”的打字，用的是同一个字，打字的字义就包括了完全不相关的语词的词义(当然，还有“哆嗦”“嚕嗦”之类两个字加在一起的字义才等于一个词的词义)。其实每一个历史时期的文字和语言中的语词也不都是一一对应的关系。有时一个字的字义只相当于一个词义的一部分，有时一个字的字义兼包了两个以上的词义。从历史上考察字义的演变，问题就更复杂了，字义的变化不仅是和它所记录的语词的意义变化有关，而且，字所记录的语词或词义范围也会发生变化。比如，“中央”的“中”和“中等”的“中”，在语言中可能是一个语词而词义上有一定分化。但在商代甲骨文中，大中小的中写成 ，左中右的中写作  ，是各有专字的。周代逐渐废止了 字，左中右的中也用 了， 字的字义就扩大了。但后来对表示同辈人年龄大小的排行用的“中”，又开始用加人旁的仲字来记录，由于中、仲两字分化，中字的字义又缩小了。中、仲两字分化固然可以说成是“中”这个语词在语义引伸中分化为两个词。但另一个引伸为“击中目标”之义的分化词，却并没有另造专字，仍用中字记录它。可见，字义的

一些合理的假设，即使实际辞例已经存在也想不到这样解释字义。所以，我们并不应该把由字形推论字义一概斥为“望文生义”。

古文字资料提供了大量比小篆更古的字形，使我们有可能更正确地理解字的“形本义”。古文字资料又提供了大量的新鲜辞例，供我们验证对湮失的字义的合理推论。因此，古文字研究者理应在寻求湮失的字义方面作出更多的贡献。

古文字资料中的辞例，对于研究字义的实际变迁，是特别可贵的。但要充分发挥辞例在研究字义变迁方面的作用。也牵涉到一些基本理论问题。

在上文中我们强调了字义不是由字形决定的，而是由字所记录的语词决定的，但决不是说字义问题就等于词义问题。从今天的学科划分来说，字义问题是文字学研究的问题，词义问题是语言学研究的问题。我国传统的训诂学则是既研究字义又研究词义的学问。历史上的语言现象，我们今天都是靠文字记载而得知的，只能从文字记载的资料去研究。所以，使许多人把字义和词义混淆起来了。事实上，字义和词义是有区别的。为了易懂起见，我们举今天的汉语和汉字的关系为例。汉语中第三人称代词——“ta”，是泛指男人，女人，生物，非生物的一个词。在文字中则分别用他、她、它来记录，也就是说，这

演变是很复杂的过程。

先秦时代的字义变化情况究竟如何？只有根据确属先秦时代而又原封未动的文字记载来研究。古书虽然有先秦时代成书的，但流传到今天的先秦古籍中的文字，经过古今字的代换，通假字的代换，以及传抄翻刻中的错误，已经面目全非，远不如地下出土的古文字资料来得可靠。从甲骨文的辞例和金文辞例的对比可以看出，一个字在商代的字义和周代就有不同，我们今天能收罗到的一个字的多种字义，往往并不是在同一个时代全都并存的，而是不同时代字义演变积累的结果。如果我们根据越来越多的可靠的先秦辞例，总结每个字在先秦时代某段时间中实有的字义，便可以在判定具体文句中的字义时，缩小选择的范围，避免把不同时代的字义混为一谈，取得更可靠的考释结果。而且，只有研究这种实际的辞例，才能正确地判定每一时期文字和语言的实际关系，不断深化我们对字义与词义关系的认识。

第六章

古文字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在前面几章中我们讨论了考释古文字的基本方法。但在运用这些方法进行研究时，有一个问题是不可不注意的，那就是如何正确估计识读古文字的可能性和困难性的问题。

因为我国汉字的字形发展基本上是一个连续的渐变过程。所以有可能用字形的历史比较法去找出其演变的线索，使不识的古文字变成可识。但是，因为在这种渐变过程中又存在着较大的突变，例如截除性简化、异构等，而且还有分化、旧字的死亡和新字的产生等复杂的现象，所以要恢复每一个字的演变序列是会遇到许多困难的。

因为我国文字是既有表音性质而又以字形区别记录语义的"音意文字"，总的来说，同音异义的语词是靠不同的字形分别作记录符号的，所以我们对已经认出的字，不但可以由今音而推知古音的大概，而且字义也有一定的范围。这样，就有可能在辞例

的帮助下，确定它在具体文句中的意义，从而读懂文句。但是，由于我们还不能完全弄清语音历史变迁的全部情况，字义又有很复杂的演变，很多字在同一时期有多种字义，"通借"的存在也增加了靠字形区别字义的困难性，所以，要确定辞例中已识字的字义，正确理解文句所要表达的意思，也会遇到很多困难。

在古文字研究中，我们所依赖的是两方面的客观材料。一方面是不断出土的古文字资料，它提供越来越多的新鲜的字形演变资料，使我们可以重新找到每个字的演变序列中湮失了的中间环节，把断了的线索连接起来。它又提供了越来越多的新鲜的辞例，使我们对确定当时的字义有越来越多的实际根据。但是，考古发现的古文字资料对于曾经存在过的全部古文字资料来说，只是很小的一部分。所以我们目前所得到的认识肯定是很有限的，片面的。另一方面是流传到今天的古书中有关字形、字音、字义的种种资料，特别是字典、辞书、韵书等专门著作。我们今天对于已识字之所以能够据形而知其音、义，生于今日而懂得古代的语言，是靠这些记载才能做到的。但这些记载本身有不完备、不正确之处，流传过程中又有佚失和产生种种讹误，我们从这种资料所得到的认识，肯定也是不全面或有错误的。

面对这些实际情况，我们对古文字研究究竟应抱什么态度呢？

第一，从汉字本身的特性以及我们目前已具备的实际条件来看，古文字这一客观事物是可以认识的。尤其是地下古文字资料正在不断出土，秦汉以后的各种典籍的古写本也在考古中不断被发现，使我们有可能不断扩大视野，修正错误。因此，古文字学是一门很有发展前途的学科。认为"研讨三千年上之残余文字，若射覆然。"说是难度大，未必不可，但若抱不可知论的虚无态度，认为古文字考释只能是主观猜测的错误看法，是我们必须坚决反对的。

第二，由于上面提到过的实际困难，我们对古文字的认识是受到种种限制的。因而，不管有多么正确的方法，并不可能认识所有的古文字，也不可能对已认之字在具体文句中的字义都有明确的判定。因此，坚持正确方法的研究者，一定要有勇于"阙疑"的精神。认不出来的字就说认不出来，讲不明白的文句就说讲不明白。有些问题，固然可以在一定的客观根据下提出有待验证的假设，但无异于乱猜乱想的假设，也是应该力戒的。

第三，虽然我们对古文字的认识总是受条件限制的，但我们应该发挥主观能动作用去争取最大限度的正确认识。上面几章中讨论的考释古文字的方

法问题，只是谈的从客观资料达到正确认识所应遵循的一些原则。这些原则肯定还不够完备，而且不一定都对。所以我们应该在总结和掌握这些原则方面继续下功夫。但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作用，还有两个很重要的方面，一是对已有客观资料正确、全面、系统的了解，一是对考释古文字的原则辩证的运用。

下面，简要地谈一谈这两个方面的问题，即资料问题和方法论问题。

客观资料是一切研究的基础，在古文字研究中，如果字形和辞例尚没弄清，就去考释，当然不会得出正确的结果。在上面我们举过的一些实例中，一些著名的古文字学家也难免犯这种错误，这是因为辨清每个古文字原形，确定古文字资料的辞例，并不是很容易的事。比如，用毛笔写成的字迹，在地下掩埋日久，字迹漫漶模糊，若隐若现。刻铸在青铜器上的文字，有的细如毫发、有的铸造时走形，加上铜锈的破坏或掩盖，也有很难辨识的。在书刊上发表这些资料时，在照片和拓本上辨识字迹，又比就原件辨识字迹更容易出错。如果变成了摹本，那就加上了摹写者主观判断的成分，也会造成差错。唐兰认为：认清字形的方法，"首先……学者有了文字学的根底和认古文字的经验，便该对每一个字的写

际上这是把另一条占卜天气的残辞中的不字误归到“御妇鼠子于妣己”(为了替妇鼠的儿子祓除不祥而向妣己进行祭祀)这条卜辞中了。还有的错误是因为断句上的失误而造成的。有趣的一个例子是“应侯钟”,国内的一件,铭文末尾是“应侯见工”。因为下面没有字了,当然被判定为工字处断句。“应侯”是人名无疑,“见工”便被判定是应侯的行为,读成“献功”。在论证其他问题时,被作为“见”字有“献”义的辞例证据。后来才知道国外还有一件花纹、形制完全一样的“应侯钟”。原来,一整篇铭文,是分成两半铸在这两件钟上的。“应侯见工”之下还有动词,并非一个独立句子,而是全句的主语。“见工”是应侯的名字,并非应侯的行为。还有的辞例,是完全虚构的。因为字形没有辨清,把甲字硬派为乙字,而造成对乙字根本不存在的虚构辞例。例如,上文提到杨树达把 释成龟字,他的重要根据是“古人恒言龟贝,文姬匜云:‘子易龟贝’,其明证也。”然而查《啸堂集古录》中所刊的“文姬匜”(实际是商代的觥)铭文,就可以发现“贝”上面的那个字,很难说是不是龟字,而且完全可以说成是受赐者的名字。根本不能成为“龟贝”是古代经常连举的“明证”。要想减少以上种种失误,除了一定要认清字形外,应该注意同类辞

形体的资料汇编。有志于古文字学的人,决不可把资料整理工作视为低一级的工作。不但在自己进行每一项具体研究时,要尽量全面收集有关资料,加以系统整理,以求通过正确的考释方法而取得尽可能正确的认识。而且,应该有志于为逐步完善古文字学界的公共资料库而贡献力量,按正确考释方法的要求,从不同角度对现有的全部古文字资料作系统整理,编出更多的大家都能利用的工具书来。

方法论的问题,不是几句话能讲得清的。单就运用本书中已经讨论过的基本原则来考释古文字而言,可以提出“全面联系,分清主次,多找可能,正反考虑”这四句话作为一种参考。

列宁说过:“要真正地认识对象,就必须把握和研究它的一切方面、一切联系和‘媒介’。我们决不会完全地做到这一点,可是要求全面性,将使我们防止错误,防止僵化。”

比如,我们主张考释古文字要以字形为基本出发点,决不是孤立地去研究字形。字形的历史比较法,并不只是单纯的字形对比。每一个字的字形本来是和字音、字义联系在一起的。每一个字和同时代的许多字又有形、音、义三方面的横的联系,例如,不同字有相同的偏旁,不同的字有同音或同义的关系。不同时代的许多字也有形、音、义三方面

法先有一个成竹在胸”,不要被不合规律、不合理的写法所迷惑。“其次,学者在辨识一字时,就得把铭辞想法读通,这也是减少错误的办法之一。”(《古文字学导论》)。唐兰所说的办法,在估定临摹翻刻过程中已经失真的字形的原来形状以及笔划有缺失的残字的全形时。是有一定用处的,如果当作认清字形的一般方法,则是危险的。因为这会使人先有主观成见去观察客观字形,反而误入歧途。上面提到郭沫若把“灵颂託商”认作“灵夏超商”,就是如此。对于一般研究者来说,应该强调的是不能在研究字形时单凭转摹的字形就以为可靠,至少要查对已发表的拓本和照片,有条件的应该就原器进行仔细观察。而且要把尊重客观观察到的现象放在比相信自己的主观推论更重要的地位上。

在掌握辞例方面也会发生错误。甲骨易碎,文辞往往残缺。位置邻近的刻辞又容易互相混淆。因为行款不一,有时还会把上下文看颠倒。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岛邦男《殷虚卜辞综类》所举的辞例,都有判断上的失误。例如陈梦家举出“御(祭名,祓除不祥之祭)妇鼠不子于妣己”这一辞例,和《诗经·生民》“克禋克祀,以弗(祓除之意)无子”作对比。如果甲骨刻辞确有这样的辞例,那就可以说商代的“子”字有“生子”之义,或是“不”字应该当“没有”讲。实

例的互相对照。

要充分发挥现有字形和辞例对古文字研究的作用,全面而系统的资料整理是特别重要的事情。成绩卓著的古文字学家之所以能一再解决一般人解决不了的难题,除了方法正确,经验丰富之外,还因为他们比别人更多地积累了古文字字形和辞例方面的资料,贮存于脑海之中,摘抄于笔记卡片之上。在遇到不识的字或难懂的文句时,他们便有比一般人多得多的可供对比分析的材料。当然,每个人积累资料有各人独特的方式,对资料的系统化是符合于各自的研究方法的。但对于古文字学这一学科来说,在逐步统一研究方法的过程中,应该有统一的收集和整理资料的方法,建立大家都可以取用的资料贮存总库。古文字资料的最初收集整理,是按甲骨文、金文、陶文、石文、玺文、货币文分类的。可分单字字形汇编(如《金文编》,《甲骨文编》等)和原始资料汇编(如《三代吉金文存》、《古玺汇编》等)。后来出现了按分期观点整理原始资料的《甲骨文合集》,按辞例整理资料的《殷虚卜辞综类》,按时代综合各类古文字字形的《古文字类编》等,显示了整理资料中的进步趋势。但目前这类工作做得还很不够,并不能适合于古文字研究方法发展的水平。比如,大家都承认偏旁分析法,就还没有按时代综合各种偏旁

的继承和演变的纵的联系。历史比较法是在这种错综复杂的关系中，寻找出每个字的演变序列，那就不能单从字形上考虑问题。比如，我们把 和 说成是一个字，固然是有  作为字形上的中介。可是字形既有不同，为什么不可以说是三个不同字呢？这就要考虑，北和冨是否可能同音，同音才能解释为音符互代的局部性异构。而且，还要看辞例是否许可把它们解释成同义的，才能从义的角度也把它们说成是一个字。但同音的字很多，辞例允许解释为同义的情况也很多，把这三个字形联系为同一字，毕竟是以字形为主线的，这就是主次之别了。

又如，我们主张先从字形历史比较法识出字，再用辞例加以验证；先从字的本身考虑可能有的字义，再用辞例决定取舍，但并不可以把这变成死板的公式。因为，识字和解义的触发性机缘是多种多样的，所以，实际认识的过程也有不同的顺序。例如，  字的被认识过程就很有意思。起初在甲骨文中见到这个字，是把它和  当成一个字的。都和小篆中的  联系起来而认为是并字。我们虽然看到  字的两个立旁是上下相错的，但因为古文字中偏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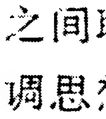
段玉裁对替字的解释，把“毋  厥邦”读成“毋替厥邦”。并引《诗经·楚茨》“子子孙孙，勿替引之”，《尚书·康诰》“勿替敬典”，《召诰》“勿替有殷历年”作为旁证。而且，再上溯到甲骨文中的  ，就发现卜辞中“其  御(御是一种祭名)”是和“其引御”对举的，替为废除，引为延续，义正相反，又恰恰和《楚茨》中的“勿替引之”互相印证。因而完全可以肯定 不是并字，而是  字的前身了。从上例中可以看出，  字之被识出来，并没有发现新的字形资料，只是因为发现了一条与古书上“勿替”一辞可直接对比的辞例。正是这条辞例成了认识 字的触发性机缘。因而，  字的字义是一开始就肯定为“废”而无须再选择的。但如果分析张先生立论的基点，毕竟不是辞例的对比，而是  和  在字形上有差别。张先生考虑的多方面联系，是由甲骨文中有 ，中山王鼎有  ，说文中有被王、段两人推测为有一个立旁应靠下的  ，贯穿起来的。如果没有这一条主线，全面联系就会变成牵强附会的东

拉西扯，也就不会令人信服了。要是单从“毋  厥邦”这一辞例出发考虑问题，那么，一种可能是认为读并讲不通，所以把  推测为其他任何符合辞意的字就行。另一种可能是沿袭旧说把  定为并，再用同音通假或转展义训的办法使它在句子中也能讲得通。那样，当然是得不到正确的结论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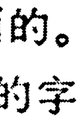
所以，我们在考释古文字时，方法是可以变通的。坚持正确的方法和具体运用时的变通，总的目的都是一个：有利于发现被研究对象实际存在的多方面联系。但是，在考虑多方面的联系时，决不可丢失了“字形演变规律所允许的字形联系”这样一条主线。如果偏重于辞例所允许的义或音的范围去考虑诸现象之间的联系，就容易虚构实际上不存在的联系，反而忽略了实际存在的联系。

提倡全面地看问题，就是力求多设想诸现象之间联系的可能性。能不能做到这一点，有两方面的先决因素。第一，对实际存在的现象是否全面了解。第二，对现象之间联系的规律性是否全面掌握。拿  字来说，如果不了解小篆替字作  形而许慎有“一偏下”的说解，自然不会想到  和替字有联系的可能。在字形演变规律方面，只知道古文字偏

位置不严格的例子很多，所以不能单凭这一点就说它和 一定不是一个字。甲骨文中又只发现了 字的少量辞例，不足以证明 和 一定有意义上的不同。所以《甲骨文编》把 、 都当作并字，也没有别的研究者提出异议。另一方面，《说文》中替字的小篆作 ，许慎的说解是“废，一偏下也。”王筠《说文句读》解释说：“一偏下者，一边下也。一边下，仍有一边不下。”王筠的意思是推测 字的两个立旁，本来有一个是靠下的。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中也说：“相并而一边庳下，则其势必至同下，所谓陵夷也”这是假定有一个立旁靠下，从字形来解释替字有“废”义的道理。但 字是被许慎归入 (并)部的。我们又没见到替字确实有一边下一边不下的实证。所以段、王的解释只能视为一种推测。近来出土的“中山王鼎”铭文末尾有“子子孙孙，永定保之，毋 厥邦”一语， 字出现在这样的辞例中，引起了研究者的注意。张政烺先生是很善于在全面联系中考释古文字的。虽然有的研究者仍把“毋 厥邦”读成“母并厥邦”。他却想起了王筠、

旁的相对位置不如后代文字那样严格，不知道有些字是一直靠偏旁相对位置的不同而加以区别的，那就会满足于  、  都是并的看法，而不会再想到有别的可能了。但是，在相同的先决条件下，有些研究者能多想几种可能，有的研究者则不能，这就会在成就上出现差异了。

有些研究者，往往只考虑一种可能性而不多想几种可能性，而且以为自己考虑到的一种可能性便是唯一的可能性。结果，本来多设想几种可能性就可以找到解决途径的问题，被当成了无法解决的问题；本来因为有多种可能而无法定论的问题，反倒作出了武断的结论。

当然，每个人所把握的现象和规律的知识，总是有限的。因而，不能强求对每个问题都想出许多可能性来。在自己认为只有一种可能性的时候，我们也应该采取自己反驳自己的办法。比如，我认为  字只能和小篆的并字联系，那就反过来想：要证明  不能和小篆并字联系，我能不能找到理由。比较正反两方面的理由，才能估定自己所发现的那种可能性有多大的确实性。这样，虽然不能直接找出解决问题的新途径，至少可以减少许多武断的见解，懂得"阙疑"的必要。

还有一些研究者，他们倒是竭力主张多考虑几种可能性的。但是，他们不先在全面了解实际存在的现象和把握现象之间联系的规律方面扎扎实实地下功夫，而一味强调思想方法的灵活性。结果，既不能判别什么是无根据的空想，什么是有根据的假设；又不能在都有一定根据的几种假设之间判定优劣。甚至以为只要有可能性就可以立论，别人要反驳他的论点，就说人家看问题不全面。这是抽掉了辩证法的灵魂——对实际事物作具体分析，完全陷入诡辩论了。

最后，还有一个问题要说几句。

本书对考释古文字方法的讨论，基点是放在从已识的小篆去认识待识的先秦文字。实际上，根据出土的先秦古文字资料，我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篆书和隶书的分化，在先秦时代已经开始了。因而，对于先秦文字的研究，单从小篆出发作字形的历史比较，显然是片面的。还需要从汉代隶书逐步形成的角度去研究前代的字形变化，才能对先秦尤其是战国时代的字形演变有全面的认识。所以，现在有些古文字研究者主张把古文字学的研究范围至少扩大到西汉的"古隶"，这种观点是值得重视的。当然，从隶书去认识待识的先秦文字，和从小篆去认识先秦文字，在方法和原则上是基本一致的。然而，"隶变"这种字形演变的特殊规律性是需要专门研究和总结的。这方面的研究还只能说在草创时期。可是，由于这方面的新资料不断出土，"隶书学"很有可能作为古文字学的一个独特分支或完全独立的一门学科而兴盛起来。这将对先秦古文字研究和整个汉字史的研究都发生重大影响。热切期望有更多的人，特别是年轻人，从事于这方面的研究工作。

不同的途径而走到古文字研究上来的，在研究中就各有其擅长，各有其特点。于先生自己说，他是从古器物学转而研究古文字的。他把古文字研究和古籍考订结合起来，在两方面都有所创造。解放后，又重视学习民族学，原始社会史和考古学，所以在古文字研究中屡有新解。但他最强调的仍然是考释古文字的严密而科学的方法，认为这是取得正确研究结果的关键。老一辈的古文字学家，往往从各自的治学道路出发对初学者提出不同的要求。比如说："没有古文献底子别想搞古文字"，"不懂先秦史就不能研究古文字"、"要懂民族学"、"要懂语言学"、"要懂考古学"等等。当然，哪门知识对古文字研究都是有用的。你要考定有关作物名称的古文字，就得有植物学知识和农业知识。你要释读玺印文字，就得有古地理知识和古代官制的知识。你要讲通曾侯墓出土的编钟上的铭文，甚至还要有专门的古代音乐知识……这是举不胜举的。实际上，不单是搞古文字研究，搞任何学问，有宽阔的知识面总是一个有利条件。但是，真正作为搞古文字研究的先决条件的只有一条，那就是要有阅读繁体字的古代典籍的基本能力。至于其他知识，有了自然更好，没有也不要紧，在研究古文字过程中可以结合实际需要随时去学。目前真正的危险并不在于搞古文字研究的人

写在后面

自从跟随于省吾先生学习古文字，到现在已经二十多年了。回忆起于先生对自己的精心教育和热诚期望，因为自己这些年没有从事多少古文字的实际研究而万分负疚。于省吾先生从事古文字研究五十余年，有丰硕的成果和可贵的经验，但没能写一部总结古文字学理论的专著，这是非常可惜的。因为长年在于先生身边，比较了解于先生的研究实践，又一再聆听于先生在古文字研究方法方面的教导，便写了这本小册子。写的时候又加上了自己的学习心得体会，结果成了"四不象"的东西。几经修改，勉强定稿，于先生却已长逝。不能再就正于严师，抱憾无穷。但自以为所写的内容，骨子里都是得自于先生的教导。权充灵前之祭，寄托哀思。

于先生的论著，以"严谨"著称于中外学林。先生生前常对我们讲治学中博和精的关系。在结束这本小册子时，还想说一点感想。古文字学和其他任何学科一样，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古文字学和许多其他学科有密切的联系。现今的古文字学家是从很知识面太窄，而是在古文字研究中用东拉西扯的办法炫耀其博学，从而掩盖在研究路子和方法上的根本错误和对古文字学本身的极端无知，使古文字研究变成一种哗众取宠或借以吓人的把戏。所以，在这本小册子中，尽自己浅薄的能力，专谈了古文字学本身的一些问题。热切希望每一个有志于古文字研究的人，不要一开始就走到"头重脚轻根底浅"的邪路上去。

林　澐

1984年9月15日

據韓國東方媒體一九九二年十月版影印

【문화로 읽는 한자】

하영삼 지음

從文化上解釋的漢字

동방미디어

통, 날개, 꼬리를 그대로 그린 〈연(燕)〉자의 형체를 "제비는 북(北)쪽으로부터 바다 또는 강, 다시 말해 물[灬]을 건너오는 새인데, 풀[艹]의 줄기[一]를 입[口]에 물고 날아오는 모양의 글자가 바로 제비 연(燕)이다"고 풀이하고 있다. 제비가 왜 하필이면 북쪽으로부터 날아와야만 하는지, 타오르는 불의 모습을 그린 불화발(灬, 火의 변형)이 어째서 여기에서만 유독 정반대인 〈물〉의 뜻으로 쓰이는지, 한 일(一)이 줄기로 쓰인 다른 예가 있는지, 도무지 이해가 가지 않는다.

이것이 2천 년 넘게 한자를 사용해 온 우리의 수준이라 생각하면 한자 전공자의 한 사람으로서 부끄러움과 자괴감마저 든다. 이러한 현실은 한자 자원에 대한 우리의 연구가 얼마나 미흡했는가를 보여주는 것이고, 하루빨리 해결해야 할 시급한 과제임을 알려주는 대목이기도 하다.

다른 어원 풀이와 마찬가지로 한자의 자원 풀이도 최초의 한자 자형과 이후의 쓰임 과정에서 축적된 의미항목의 내재적 관계를 지금의 형체와 쓰임으로부터 역추적해 나가는, 그야말로 수 천년 전의 유물을 발굴해 내는 고고학적 발굴과도 같다. 이것은 사유체계나 제도, 생활환경의 변화를 겪어 오면서 이미 〈화석화〉되어 버린 내재적 관계들을 합리적으로 추론하고 해석하는 작업인 것이다. 그러므로 한자를 해석할 때는 적어도 다음과 같은 몇 가지 최소한의 원칙은 지켜야 한다.

첫째, 확인 가능한 최초의 한자 자형에 근거할 것.

둘째, 최초의 용례로부터 본래 뜻을 확정하고 이로부터 이후 파생된 의미항목들을 추론할 것.

셋째, 개별 글자 하나만을 대상으로 하는 고립적 분석이 아닌, 같은 창제원칙에 의해 만들어진 글자군을 함께 살펴야 할 것.

【머리말】

몇 년 전부터 〈국제화〉라는 미명 아래 영어 조기교육과 더불어 한자 교육에도 열풍이 일고 있다. 한자가 대학에서는 교양필수과목으로, 대기업에서는 입사시험의 필수과목으로 채택됨으로써 이제는 유수한 일간지라면 거의 대부분 영어회화와 함께 한자칼럼을 고정란으로 배치하고 있는 실정이다. 게다가 봇물처럼 쏟아져 나오는 한자 관련 학습서를 접하다 보면 전에 없었던 한자의 전성시대를 맞고 있음을 실감할 수 있다. 하지만 이러한 한자의 전성시대에 비해 쏟아지는 한자 해설서의 수준이나 학문적 신빙성은 아직도 많은 문제점을 안고 있는 것 또한 현실이다.

예컨대 어미가 자식을 안고 있는 모습을 그린 〈호(好)〉를 두고서 "여자와 남자는 떼 놓을 수 없는 〈좋은〉 관계"라 한다든지, 자궁으로부터 아이를 받아내는 모습을 그린 〈명(冥)〉을 "음력 16일이 지나면 달이 가려지므로 〈어둡다〉는 뜻이다"는 등 잘못된 해석의 예는 수도 없이 많다. 사실 여기서 든 예는 우리나라 한자 교육을 주도하고 있는 단체에서 펴낸 것이라 그래도 수준이 좀 나은 편이다.

보다 심각한 것은 막강한 영향력을 가진 중앙 모 일간지의 〈한자연재〉에서도 많은 오류가 발견된다는 점이다. 제비의 입과 몸

문자 사용자들의 축적된 문화의식이 담겨져 있으며, 이에 반영된 문화의식을 발굴해 내고 이를 통해 고대 문화의 원형을 찾아내는 것 또한 한자 그 자체에 대한 규명 이상의 중요한 과제요 근본적 지향점이라 생각한다.

그래서 이 책에서는 가능한 한 한자의 자원 풀이를 문화적 해석과 연계시키려 노력했고 이를 신화·생명관·철학과 윤리·시간관 등의 정신문화, 사회제도의 발전과 관련된 제도문화, 과학 및 음식문화 등과 관련된 물질문화 등의 주제로 나누어 서술했다.

이 책 서술의 두 가지 축인 한자 자형의 해석과 이에 반영된 문화적 함의의 해석이라는 목표를 위해, 우선 해당 글자군과 관련된 해석대상 한자의 〈자형 변화표〉를 첨부하여 갑골문(甲骨文)→금문(金文)→소전(小篆)→예서(隸書) 단계로의 이행 과정을 일목요연하게 이해할 수 있도록 하였다. 아울러 본문 내용과 관련된 그림을 삽입함으로써 독자들의 시각적 이해를 돕고자 노력했다. 그리고 풀이 방식에 있어서는 동일한 주제로 묶을 수 있는 한자군을 함께 묶어 서술함으로써 같은 단어겨레, 혹은 유사한 창제원칙 속에서 만들어진 한자군을 쉽게 연상하여 파악할 수 있도록 했다. 뿐만 아니라 해당 개별 글자를 쉽게 찾아볼 수 있도록 한글 색인을 부록으로 달아 두었다.

이 책을 통해 한자의 자원을 알고 더 나아가 고대 중국, 인류의 문화를 이해하는 데 도움이 되길, 그리고 한자 한 글자 한 글자가 개별적으로 고립된 존재가 아니고 다른 유사 글자군들과 언제나 연결되어 있을 뿐만 아니라 단순한 문자 부호가 아닌 문자 사용자의 의식과 문화가 응축되어 있는 결정체라는 것을 인식하는 계기가 되었으면 한다.

이 책의 첫번째 목표는 일상생활에서 쓰이는 한자의 자원을 풀이하는 것이다. 기존의 잘못된 한자의 자원풀이를 찾아내서 모두 바로잡겠다는 것은 아니지만, 적어도 근거없는 풀이는 지양해야겠다는 뜻에서 한자의 가장 초기단계라 할 수 있는 갑골문에서부터 그 근원을 찾고 가능한 한 합당한 해석을 하려 노력했다. 아울러 한자의 자형이 담고 있는 의미에 대해 여러 가지 이설이 존재할 경우에는 가급적 통용되고 있는 학설을 인용하고자 했다.

또 하나 이 책에서 견지하고자 했던 목표는 한자의 자원 풀이를 통해 고대 중국 문화의 특징을 살펴보고자 하는 것이다. 그래서 이 책에서는 한자의 자원을 풀이하는 방법으로 〈문화적 해석〉이라는 방법을 동원했다.

예컨대 〈임금[帝]〉이 어떻게 해서 〈식물숭배〉 사상과 관련을 가질까? 그리고 〈아름다움[美]〉과 〈양(羊)〉과의 관계, 〈글자[字]〉와 〈아이[子]〉와 〈집[宀]〉과의 관계, 〈농사[農]〉와 〈조개[辰]〉와의 관계, 〈성(姓)〉과 〈여자[女]〉와의 관계 등을 통해 역사에 묻혀버린 문화를 알아보고자 하였다.

한자 속에 숨겨진 비밀이 어찌 여기에만 머물겠는가? 〈하늘〉이라는 개념을 나타내는 〈천(天)〉의 모습을 풀어보면 고대인들이 "하늘의 기초를 사람"으로 인식했음을, 또 〈미(微)〉나 〈문(文)〉 등을 통해서는 생명에 대한 순환론적 인식을 확인할 수도 있다.

이렇듯 한자에는 글자 자체의 자형과 의미 이외에도 문화적 함의가 응축되어 있다. 이는 표의성을 강하게 갖고 있는 한자의 특징이자 더없는 장점이기도 하다. 누구나 알고 있듯이 한자는 매우 오랜 역사를 갖고 있는 문자체계로, 이미 분명하게 확인된 역사만 하더라도 3300여 년에 달한다. 은나라 때의 갑골문이 이미 상당히 발달된 문자체계임을 고려한다면 한자의 역사는 더 소급해 올라갈 수밖에 없다. 이렇듯 오랜 역사를 가진 한자에는 분명

이상의 목표에도 불구하고 이 책이 「부산일보」의 '한자교실'(1995. 5.~1997. 4.)에 실렸던 글을 재편집하고 보완하여 엮은 것이기 때문에 신문글의 속성상 체계적 연계성이 다소 부족하고, 이론의 여지가 있는 부분을 상세하게 서술하지 못했다. 또한 여러 학자들의 의견을 인용하면서도 그 출처를 일일이 밝히지 못한 아쉬움도 있다. 이러한 부분들은 앞으로 보다 전문적인 저작을 통해 체계적으로 보충할 수 있는 기회가 있을 것이라 생각하며 독자들의 기탄없는 질정을 바란다.

이 책이 나오기까지는 많은 사람들의 도움이 있었다. 신문글에서 볼 때는 다소 딱딱하고 지나치게 학문적이라 할 수 있는 글을 2년 동안이나 계속 연재할 수 있도록 격려와 지지를 아끼지 않은 「부산일보」 이진두 국장님과 전재일, 백태현 두 기자께 감사드린다. 그리고 무엇보다도 공부에 재미를 느끼게 하고 길을 인도해 주신 탕민(湯民) 유탁일(柳鐸一) 교수님, 강식진 교수님께도 고마운 마음을 전한다.

일일이 거명할 순 없지만 연재 기간 동안 의견을 제시하고 격려해 준 많은 독자들, 그리고 가장 충실한 독자로서 처음부터 끝까지 꼼꼼하게 원고를 검토해 준 아내, "이 뭣꼬!"라는 화두와도 같은 말을 내뱉으며 재롱과 해맑은 웃음을 끝없이 선사해 준 아들 동운이에게도 이 자리를 빌어 고마움을 전한다. 끝으로 이 책은 동의대학교 인문과학연구소 학술연구조성비의 지원을 받았음을 밝히며 많은 지원을 해 주신 데 대해서도 감사드린다.

1997년 초겨울
도고재(渡古齋)에서
하 영 삼

【머리말】

【다시 보는 신화】
하늘天과 사람人 ····· 17
반고盤古와 개벽신화 ····· 21
해日와 삼족오三足烏 ····· 24
달月과 옥토끼玉兎 ····· 26
번개電와 신神 ····· 29
무당巫과 신령靈 ····· 31
임금帝과 식물 숭배 ····· 33
사직社稷과 토지·곡식 숭배 ····· 35
종묘宗廟와 조상 숭배 ····· 38
복福과 고대의 제사 ····· 41
가면과 귀신鬼 ····· 43

【수렵에서 농경으로】
함정陷穽과 사냥법 ····· 47
개犬와 사냥 ····· 49
날짐승禽과 길짐승獸 ····· 51
신농神農과 후직后稷 ····· 53
농경農耕과 농사법 ····· 56
농사農와 조개辰 ····· 59
소牛와 감옥牢 ····· 61
코끼리象와 사역使役 ····· 63
곰熊과 파업罷業 ····· 65
조개貝와 화폐 ····· 67
제비燕와 연경燕京 ····· 70
홍수와 재앙災 ····· 72
묵정밭菑과 토지의 황폐 ····· 74

【모계에서 부계 사회로】
여자女와 성姓 ····· 79



성씨姓氏의 유래 ····· 82
직업職業과 성씨姓氏 ····· 85
후예后羿와 항아嫦娥 ····· 87
기棄와 여아 살해 ····· 91
할아비祖와 조상 숭배 ····· 93
처妻와 첩妾 ····· 95
부인婦과 빗자루箒 ····· 97
이름名과 자字 ····· 99

【부족에서 국가로】
추장酋長과 술酒 ····· 103
성인聖과 임금王 ····· 105
국가國와 전쟁 ····· 108
눈目과 신하臣, 백성民 ····· 111
피血와 맹서盟誓 ····· 114
법法과 원칙原則 ····· 116
형刑과 벌罰 ····· 119
궁형宮刑과 다섯 가지 형벌 ····· 121

【생명의 순환】
결혼과 혼인婚姻 ····· 125
아비父와 어미母 ····· 129
탄생에서 교육敎育까지 ····· 131
영아嬰兒와 아동兒童 ····· 135
미微와 노인 살해 ····· 138
문신文身과 순환론 ····· 140
죽음死과 조문弔 : 다시 자연으로 ····· 14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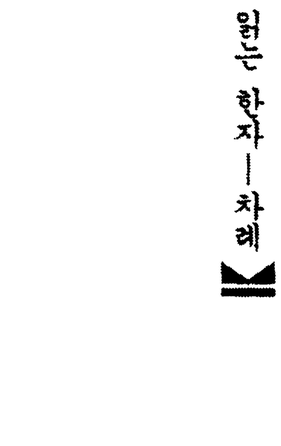
【풀어쓰는 철학과 윤리】
덕德과 곧은 마음 ····· 147
선善과 도덕道德의 향연 ····· 149
공경恭과 덕정德政 ····· 151



예禮 : 북과 옥 ····· 154
대도大盜와 도척盜蹠 ····· 156
의義와 위엄 ····· 158
충忠과 공평무사 ····· 160
노인老과 효도孝 ····· 162
새鳥와 까마귀烏 ····· 165
사랑愛과 인仁 : 남을 위하는 마음 ····· 167
친구友와 믿음信 ····· 169

【과학의 시초】
숫자數와 십진법 ····· 173
서수序數와 간지干支 ····· 175
숫자와 금기禁忌 ····· 177
셈算과 주산 ····· 179
금金과 청동 ····· 181
토기陶와 자기瓷 ····· 184
비단絲과 누에蠶 ····· 187
궁宮과 집家 ····· 189
지게문戶과 문門 ····· 192
도량형度量衡 : 부피와 무게 ····· 194
도량형度量衡 : 길이 ····· 197

【미학적 상상력】
양羊과 아름다움美 ····· 203
호걸豪傑과 남성의 아름다움 ····· 206
가인佳人과 여성의 아름다움 ····· 208
연지胭脂와 화장법 ····· 210
전각篆刻과 도장 파기 ····· 213
도장圖章과 인장印章 ····· 216
피리龠와 북鼓 ····· 218
문자文字와 문장文章 ····· 221
필기구와 붓筆 ····· 2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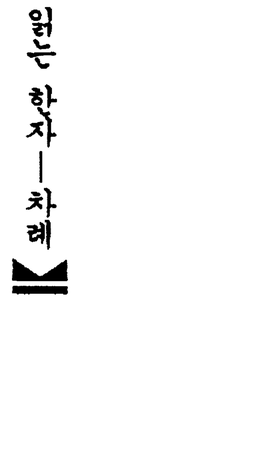


책冊과 죽간 ····· 228
색깔과 한자 ····· 231
오색五色과 오행五行 ····· 234

【역사가 녹아 있는 음식문화】
물고기魚와 신선함鮮 ····· 239
기장黍과 술酒 ····· 242
술酒과 두강杜康 ····· 244
돌구이炙와 바비큐炙 ····· 247
개犬와 개고기 ····· 249

【시간과 방향】
아침旦과 저녁昏 ····· 253
별星과 주일星期 ····· 255
동지冬至와 남월臘月 ····· 258
여름夏과 기우제 ····· 260
해年와 수확 ····· 262
정鼎과 연호年號 ····· 265
실현旣과 미실현卽 ····· 268
송구영신送舊迎新 ····· 271
왼쪽左과 오른쪽右 ····· 273
동쪽과 용龍 ····· 276
서쪽과 호랑이虎 ····· 279
남쪽과 봉鳳 ····· 282
북쪽과 거북이龜 ····· 284
보다視와 보이다見 ····· 286
완성完과 시작 ····· 288

【색 인】



【다시 보는 신화】



하늘天과 사람人
반고盤古와 개벽신화
해日와 삼족오三足烏
달月과 옥토끼玉兎
번개電와 신神
무당巫과 신령靈
임금帝과 식물 숭배
사직社稷과 토지·곡식 숭배
종묘宗廟와 조상 숭배
복福과 고대의 제사
가면과 귀신鬼

하늘天과 사람人

天
하늘 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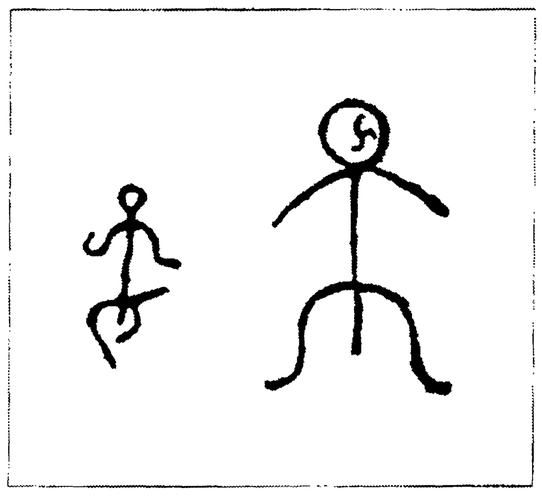
人
사람 인

누군가 종이와 붓을 건네면서 "〈하늘〉을 한번 그려 보시오"라고 한다면 당신은 어떻게 할 것인가?

고대 중국의 한자는 사람의 모습을 그리되 그 중에서도 머리를 커다랗게 키워 그려 놓고 〈하늘〉을 표시했다. 하늘 천(天)은 원래 사람 머리의 정수리 부분을 뜻하는 글자였으니, 갑골문에서만 하더라도 정수리가 아픈 것을 천질(天疾)이라고 표기하고 있었다. 이후 이 글자는 인간의 정수리와 맞닿는 부분, 즉 〈하늘〉이라는 개념을 표시하게 된다. 다시 말해서 하늘을 인간을 넘어선, 인간이 도달하기 힘든 초월성이나 무한성으로 제시한 것이 아니라 인간과 바로 맞닿아 있는, 인간의 존재 없이는 설명 불가능한 것으로 형상화한 것이다.

이는 서구의 인식 체계와는 매우 다른 특징적인 면이며, 이 글자는 중국 특유의 철저히 인간중심적인 사고가 반영된 글자이다.

따라서 하늘[天]의 근본은 사람[人]이다.



암각화에 새겨진 사람의 정면 모습.

【일러두기】

1. 본문 좌우에 있는 한자는 해석 대상 한자의 〈자형변화〉를 나타내는 것으로, 위에서부터 아래로 각각 갑골문(甲骨文)→금문(金文)→소전(小篆)→예서(隸書)의 순이다.
2. 한(漢)나라 석각 문자에서 찾아볼 수 없는 글자나, 명확하게 이체자(異體字)를 나타내기 애매한 경우는 ●로 표시했다.
3. 해당 서체의 자형이 2가지 이상일 경우에는 실선으로 구분지어 병기(倂記)했다.

大
큰 대



夫
지아비 부

사람 인(人)은 서 있는 사람을 측면에서 그린 것이요, 이를 정면에서 그리면 **큰 대(大)**가 된다. 측면에서 보는 것보다 정면에서 보는 것이 크게 보이기 때문에 대(大)가 〈크다〉는 의미를 가지게 되었다.

이 대(大)의 머리 부분에 가로획을 더하면 지아비 부(夫)가 된다. 이는 사람이 머리에 비녀를 꽂고 있는 모습이다. 고대 중국에서는 남자도 어른이 되면 머리에다 비녀를 꽂았다.

그래서 부(夫)는 〈성인 남자〉, 그리고 이후에 〈지아비〉라는 의미를 가지게 되었다. 그럼에도 불구하고 아직도 많은 사람들은 이 글자를 두고서 〈하늘[天]보다 높은 것이 지아비〉라고 설명하기도 한다. 이 어찌 남성 중심의 이데올로기가 만들어 낸 잘못된 글자 해석의 실례가 아니겠는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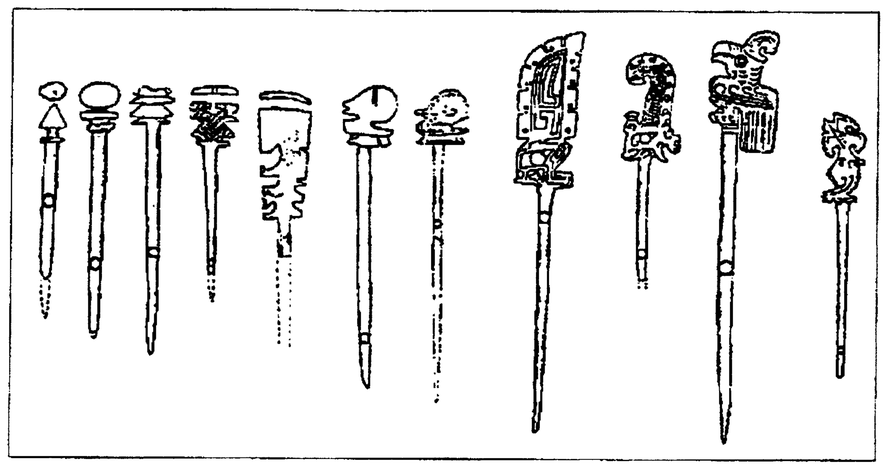
한편 대(大)에 양겨드랑이 부분을 점으로 표시해 놓으면 **또 역(亦)**이 된다. 역(亦)의 본래 뜻은 겨드랑이였으나 이후 〈또한〉이라는 의미로 가차(假借)되게 되었다.

그리고 대(大)를 두 사람이 양옆에서 끼고 있으면 곧 **낄 협(夾)**이 된다. 양쪽 겨드랑이에 사람이 아닌 올이 성긴 베가 그려진 것이 **시원할 상(爽)**이다. 올이 성긴 베옷을 입었으니 상쾌하고 더없이 시원할 일, 그렇게 해서 만들어 낸 글자이다.

일찍죽을 요(夭)는 머리 부분이 비뚤어져 있는 모습으로, 몸이 굽어져 제대로 펴지 못하는 모습이다. 그래서 이후에 뜻도 제대로 펴지 못하고 일찍 죽는 것을 〈요절(夭折)〉이라 하게 되었다.

하늘 천(天)의 글자 형성에서 볼 수 있듯이 한자의 가장 큰 특징은 다른 모든 신들이나 자연의 존재, 갖가지 행위나

亦
또 역



동물뼈와 상아로 만든 상나라 때의 비녀.

경험, 심지어는 미의식이나 시간의 파악까지도 〈인간과의 관계〉 속에서 구체화되고 있다는 사실이다.

필자는 이러한 경향을 〈인간중심주의〉라 이름하고자 한다. 〈인간중심주의(anthropocentrism)〉란 인간 주위의 갖가지 개념들을 관찰자인 〈나〉의 관점에서 〈나〉를 통해 보고 표현하려 했던 사유적 특징을 말한다. 그러므로 인간의 본성에 대해 주체적으로 인식하고자 했던 서구의 〈휴머니즘〉과는 구별된다.

고대 중국인들의 사유 방식은 경험적이고 종합적인 특징을 갖고 있으며, 이러한 사유는 감성적 경험을 전체적으로 파악하고자 하는 경향을 갖는다. 그리하여 그들의 전통적 사유는 총체적 사유로 표현되었으며, 그들은 자연계와 인간을 하나의 총체적인 것으로 파악했다.

예컨대 인체의 부위, 행위, 특징을 나타내는 글자에 근거해 다른 자연계의 전체적 해당 개념을 표현하는 특수한 표현 방식을 갖는 것이다.

이러한 종합적이고 총체적인 사유는 분명 정착농경사회

夾
낄 협

爽
시원할 상

의 순환론적 사유를 토대로 한다. 이것은 바로 고대 중국인들이 사물을 객관적인, 주어져 있는 것으로 관찰한 것에 기인하며 이러한 관찰은 실제로 본 것 혹은 실제로 볼 수 있었던 것에 근거해 개념을 구체화시켰다는 것을 의미한다. 실제로 본 것에 근거했다는 것은 다분히 경험적일 수밖에 없으며, 이러한 경험을 수행할 수 있는 주체는 언제나 〈사람〉일 뿐이기 때문이다.

夭
일찍죽을 요

古
옛 고

반고盤古와 개벽신화

〈천지 개벽(天地開闢)〉은 오늘날에는 하늘이 열리고 땅이 갈라지는 듯한 엄청난 변화를 이르는 말이지만 원래는 천지 창조를 뜻하는 말이었다.

하늘과 땅은 온통 뒤섞여 계란 모양을 이루고 있는데, 반고(盤古)라는 사람이 그 속에 살고 있었다. 1만 8천 년이 지나자 천지가 개벽하여 밝고 맑은 부분은 하늘이 되고, 어둡고 탁한 부분은 땅이 되었다. 반고는 하루에 9번씩이나 변신하면서 하늘에서는 신 노릇, 땅에서는 성인 노릇을 했다. 하늘은 매일 한 키씩 높아졌고 땅은 한 키씩 두터워졌으며, 반고는 한 키씩 자라났다. 이렇게 1만 8천 년이 지나자 삼황(三皇)이 생겼다.

이것은 중국 천지 개벽 신화의 일부이다. 그런데 왜 이 신화의 주인공 이름이 〈반고(盤古)〉일까? 쟁반 반(盤)은 그 구조가 의미부인 그릇 명(皿)과 소리부인 일반 반(般)으로 이루어져 〈둥근 모양을 한 쟁반〉을 의미한다. 물론 반(般)은 소리부로서의 역할과 함께 의미의 결정에도 관여하고 있다. 또 옛 고(古)는 이야기한다는 뜻의 입 구(口)와 이전의 일을 나타내는 추상 부호(十)로 구성된 글자이다.

옛날 중국에는 하늘과 땅의 구조를 달걀의 구조처럼 본

盤
쟁반 반



▲ 반고상(盤古像)



▶천지 창조의 주인공인 반고와 인류 탄생의 두 주인공 복희(伏羲)와 여와(女媧). 하남성 남양(南陽)에서 출토된 한나라 때의 화상석(畫像石).

혼천설(渾天說)이라는 것이 있었다. 즉 하늘은 계란으로 치면 노른자에 해당하는 땅을 밖에서 둘러싸고 돈다는 것으로, 하늘과 땅은 둥근 것으로 인식되었다. 그래서 둥근 모습을 한 기물 이름인 반(盤)이 하늘과 땅의 역사를 여는 신화의 주인공 이름으로 쓰였을 것이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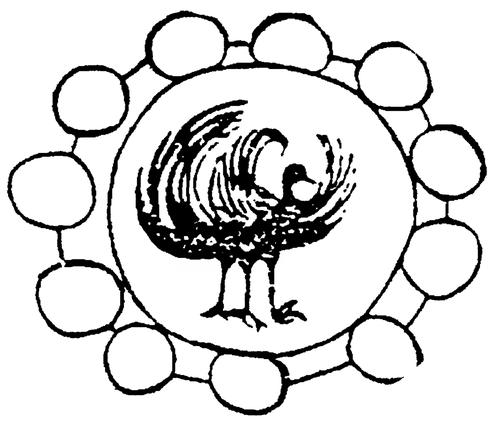
나아가 쟁반 반(般)의 구조를 보면 배 주(舟)와 창/칠 수(殳)로 구성되어 손으로 배를 돌리고 있는 모습이니,

해日와 삼족오三足烏

日
날 일

해는 달이나 별과 함께 줄곧 고대인들의 숭배 대상이 되어 왔다. 해와 달과 별의 운행은 인간에게 시간과 공간을 알려주는 역할을 해 왔을 뿐만 아니라, 이를 알아야만 농경과 목축과 해상 활동 등 모든 일상 생활을 제대로 할 수 있었기 때문이다.

우주의 심장이자 존재의 중심이며 영지(靈智)의 중심이라 말해지는 태양인 날 일(日)은 태양을 형상화한 둥근 원 안에 점 하나를 찍어 표현했다. 원 안에 찍힌 점이 무엇을 형상화한 것인지에 대해서는 여러 가지 설이 있다. 그 중 하나는 태양의 흑점을 그린 것이라는 설이고, 다른 하나는 태양 속에 산다고 전해지는 삼족오(三足烏)를 상징한 것이라는 설이다.



태양을 중심으로 한 행성도. 태양에 발이 셋 달린 삼족오가 그려져 있다. 고대 중국인들은 이 새가 태양을 동쪽에서 서쪽으로 옮긴다고 생각했다. 하남성 당하(唐河)에서 발견된 화상석.

그런데 고대 중국인들이 원래부터 태양을 하나라고 생각했던 것은 아니다. 중국 신화에 의하면 처음 하늘에는 태양이 열 개가 있었다 한다. 그러다

〈돌리다〉나 〈옮기다〉가 원래 뜻이다. 신화에 의하면 천지 창조는 혼돈(混沌)의 상태에서 밝고[陽] 어두운[陰] 두 가지 기운으로 나뉘어서 이것이 서로 충돌과 변화의 운동을 거쳐 형성된 것이라 했는데, 이 과정이 반영된 글자가 바로 쟁반 반(盤)이다. 그리고 옛 고(古)를 사용한 것은 이 사람이 비역사적 인물이라는 인식, 즉 역사를 넘어선 〈옛사람〉이라는 의미에서 붙여진 것으로 보인다.

달月과 옥토끼玉兎

月
달 월

달 월(月)은 초승달과 보름달의 중간 형태인 〈반달〉의 형상 위에 점이 하나 찍힌 모습이다. 이 점은 달 표면에 나타난 음영을 표현한 것으로, 달은 이로 인해 많은 전설과 함께 풍부한 상상력의 원천이 되었다. 우리 나라에서도 이를 두고 계수나무 밑에서 옥토끼가 방아를 찧는 모습이라고 보았으며, 나아가 불멸의 선약(仙藥)을 찧고 있다는 전



달에 산다고 전해지는 섬여와 옥토끼. 순화현 동가촌에서 출토.

보니 너무 더워 살 수가 없어 활의 명수였던 후예(后羿)가 하나만 남기고 나머지 아홉 개를 쏘아 떨어뜨렸다는 것이다. 그리고 남은 하나의 태양에는 다리가 셋 달린 붉은 까마귀인 삼족오가 산다고 전해진다.

삼족오는 옥토끼, 구미호와 함께 서왕모(西王母)의 세 가지 보배이다. 삼족오는 서왕모에게 진귀한 음식을 구해 바치는 일을 맡고 있었는데, 너무나 일을 잘해 태양나라로 파견되었다. 태양에서 살게 된 삼족오는 새로운 일을 맡게 되었는데, 그것은 바로 태양을 매일 동쪽에서 서쪽으로 옮기는 일이었다. 매일 이 일을 하면서 삼족오는 영원히 태양에서 살게 되었다고 한다. 호남성 장사의 마왕퇴(馬王堆)라는 한나라 무덤에서 발견된 비단그림에도, 집안(集安)의 고구려 무덤벽화에도 이 신화가 생생하게 그림으로 그려져 있다.

한편, 중국에서 〈아홉〉이라는 숫자는 〈완성〉과 〈다수〉의 상징이다. 그래서 그들은 하늘이 아홉 구역, 땅도 아홉 지역으로 나누어져 있으며, 물은 아홉 개의 커다란 산, 바다는 아홉 개의 섬으로 이루어져 있다고 믿었다. 열 개의 태양 중에서 아홉 개가 줄어 하나로 된 것은 수많은 부족국가들이 하나로 통합되어 국가 형태를 구성하는 역사를 반영한 것일 수도 있다. 아홉[九] 개의 태양[日]으로 구성된 빛날 욱(旭)은 이러한 고대 신화와 관련된 것일까? 어쨌든 이는 엄청나게 밝다는 뜻이다.

兎
토끼 토



明
밝을 명



설로 전해오고 있지 않은가?

그런데 중국에서는 옥토끼 전설이 등장하기 전 이를 두꺼비 형상을 한 섬여(蟾蜍)가 벌을 받고 있는 모습이라고 생각했다. 즉 섬여는 하늘의 명령으로 인간 세상의 재앙을 없애러 내려온 후예(后羿)의 아내 항아(嫦娥)가 변한 모습이다. 후예는 당시 아홉 개의 태양을 활로 쏘아 떨어뜨렸고 그 때문에 인간들의 추앙을 받아 인간 세상에 남게 되었다.

하지만 그의 아내 항아는 하늘로 돌아가지 못하게 되자 천상의 생활을 그리워하면서 날로 쇠약해져 갔다. 아내를 너무나도 사랑했던 후예는 곤륜산의 서쪽에 살고 있다는, 질병을 관장하는 신 서왕모(西王母)를 찾아가서 장생불로의 선약을 구해 온다. 서왕모는 그 약은 반드시 두 사람이 함께 먹어야 하며 그렇지 않을 경우 약을 먹은 사람만 하늘로 올라가 버리는 비극이 생길 것이라고 했다.

이 사실을 안 항아는 후예 몰래 혼자 선약을 먹고서는 월궁(月宮), 즉 달로 달아나 버렸다. 남편을 속이고 혼자 달로 도망 온 배신 행위에 대한 대가로 항아는 보기 흉한 두꺼비로 변해서 아무리 베어도 베어지지 않는 계수나무에 도끼질을 해야 했고 끝도 없이 선약을 빻아야만 했던 것이다. 하지만 이후 아름다움과 여성적 형상을 간직한 달과 섬여의 이미지가 걸맞지 않다고 해서 섬여는 옥토끼로 대체되어 오늘날과 같은 전설로 변하게 되었다.

토끼 토(兎)는 토끼의 모습을 그린 것으로, 긴 귀를 특징적으로 형상화했다. 동시에 이 글자는 달 속에 옥토끼가 있다는 전설 때문에 달의 별칭(別稱)으로 쓰이기도 한다.

음과 양의 상징인 달[月]과 태양[日]이 합쳐진 것이 **밝을 명(明)**이라고들 하지만, 실은 창에 달이 비친 모습이 밝을 명(明)이다. 고대 한자를 보면 이것은 태양[日]이 아닌 창문의 모습을 그린 것이 분명하다. 그러다 한나라 때의 예서에 이르러 태양[日]의 뜻으로 쓰여졌다. 조명 시설이 없었던 그 옛날, 창으로 휘영청 스며드는 달빛은 다른 그 무엇보다 밝게 느껴졌을 것이다.

번개電와 신神

申
펼/간지이름 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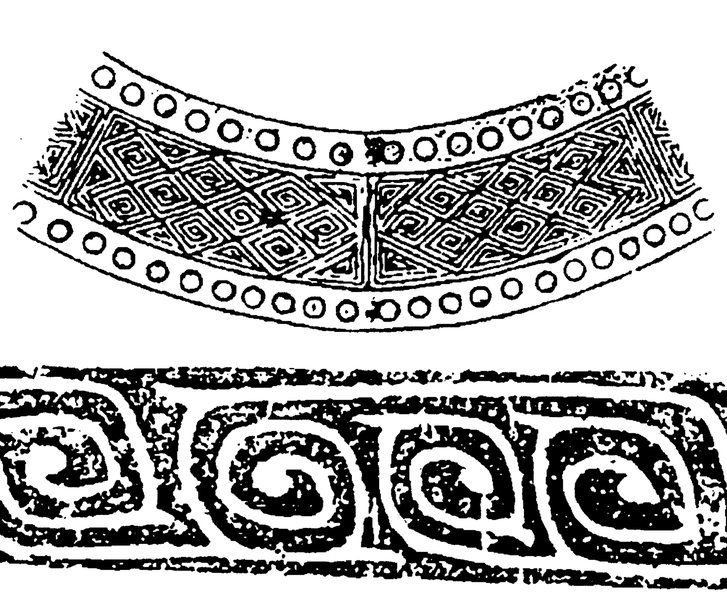


雨
비 우



한여름밤 갑자기 몰아치는 천둥 번개는 아직도 무서운 자연현상이다. 그래서 과학이 첨단으로 발달한 지금도 으시시하거나 불길한 분위기를 연출할 때에는 십중팔구 번개와 천둥이 등장한다.

번개가 번쩍번쩍 치는 모습을 형상화한 글자가 **펼/간지이름 신(申)**이다. 처음 뜻은 〈번개〉였으나 이후 간지 이름으로 주로 쓰이게 되자 원래 뜻을 나타낼 때에는 비 우(雨)를 더하여 **번개 전(電)**으로 분화되었다. 비 우(雨)는 물론 하늘에서





청동기의 밑바탕 무늬로 주로 쓰인 번개무늬[雷紋]와 구름무늬[雲紋]. 번개무늬는 네모꼴의 기하학적 무늬를, 구름무늬는 나선형으로 된 등근 기하학적 무늬를 연속시켜 구성한 것으로, 자연의 영적인 힘을 나타내거나 무한한 생명력을 상징한 것으로 보인다.

電
번개 전



雷
천둥 뢰



비가 내리는 모습을 형상화한 글자다.

지금 우리말에 〈벼락맞아 죽는다〉는 말이 있는 것과 마찬가지로 고대 중국인들도 이를 하늘이 내리는 어떤 계시, 혹은 경고라고 생각했던 것 같다. 계절에 맞지 않게 일어나는 예사롭지 않은 번개는 사악한 사람에 대한 징계이자 신의 조화가 생길 어떤 변화를 나타내 주는 계시라 생각했던 것 같다.

그래서 번개를 매우 신성시하여, 만물에 신령이 깃들어 있다고 제사를 지내던 것과 마찬가지로 천둥 번개를 대상으로 제사를 드렸을 것이다. 번개를 나타내는 펼/간지이름 신(申)에다 제사나 신령을 뜻하는 보일/땅귀신 시(示)를 더한 것이 바로 귀신/신 신(神)이다. 이 신(神)은 이후 의미가 확대되어 자연계에 존재하는 각종 신을 지칭하는 대표 글자로 남게 되었다.

한편, **천둥 뢰(雷)**는 번개와 함께 천둥이 치는 모습을 그린 글자로, 번개[申] 사이에 있는 작은 표시들은 천둥소리를 표현한 것이다.

무당巫과 신령靈

巫
무당 무



祝
빌 축



신은 인간과 직접 대화하지 않는다. 인간의 바람을 신에게 전달하고 신의 계시를 인간에게 전달해 주는 중간자가 언제나 있게 마련이다. 이것이 중국에서는 무당 무(巫)와 빌 축(祝)으로 표현되는데, 무(巫)는 여자 무당이요 축(祝)은 남자 무당(박수)이다.

무당[巫]을 혼히들 〈하늘과 땅을 이어주는 사람〉으로 해석하기도 하는데, 이는 진(秦)나라 때의 소전체(小篆體)에 근거하여 위의 가로획을 〈하늘〉, 아래의 가로획을 〈땅〉, 중간 세로획을 〈이어주다〉는 의미로 해석한 것이다. 이 어찌 자의적이며 잘못된 해석이 아니겠는가? 갑골문과 금문에는



기우제를 드리는 무당. 산동성 기수(沂水) 한가곡(韓家曲)에서 출토된 한나라 때의 화상석.

筮
점칠 서



靈
신령 령



이러한 해석을 가능케 하는 그 어떤 근거도 보이지 않는다.

초기 단계에서의 무당 무(巫)는 여자 무당이 도술을 부릴 때 사용하던 어떤 기구를 형상화한 모습이었다. 그래서 무당 무(巫)가 들어가면 일반적으로 무당이나 점술과 관련이 있다.

예컨대 점칠 서(筮)는 시초를 사용해 치는 점으로, 점을 칠 때 사용했던 대를 의미하는 대 죽(竹)과 점치는 행위를 의미하는 무당 무(巫)로 구성된 글자이다. 옛날 중국에서는 거북점과 시초점이 가장 보편적인 점치는 방법이었다. 시초점이란 서양 가새풀(yarrow)과 비슷한 시초(achillea)를 사용하여 치는 것이라 하기도 하고, 가는 점대[占竹]로 치는 점이라고도 한다. 금문에서의 서(筮)는 무당이 두 손으로 기구[巫]를 들고 있는 모습으로 표기되고 있어 이 글자가 점치는 모습을 형상화한 것임을 분명히 알 수 있다.

또 신령 령(靈)은 비[雨]와 세 개의 입[口]으로 구성된 글자로, 많은 사람이 주문을 외우며 비가 내리기를 기원하는 모습이 담겨진 것이다. 이러한 행위는 주로 무당에 의해 행해졌기에 이후 무당 무(巫)가 더해져 오늘날과 같은 모습이 되었다. 이렇듯 이 글자의 원래 의미는 〈비를 내리게 하는 무당〉이었다. 이로부터 신령이니 영혼이니 하는 뜻이 생겨나게 되었다.

축(祝)은 제단[示] 앞에 입을 벌리고 꿇어앉아 있는 사람[兄]을 형상화한 글자이다. 그래서 이 글자는 본래 제사를 지낼 때 고축(告祝)하는 사람을 말하며, 이후 신에게 기도를 올리는 행위자를 일컫게 되었다. 남자 무당은 달리 박수 격(覡)이라고도 한다. 이는 무당을 의미하는 무(巫)와 귀신을 본다는 의미의 볼 견(見)이 합쳐진 글자이다.

임금帝과 식물 숭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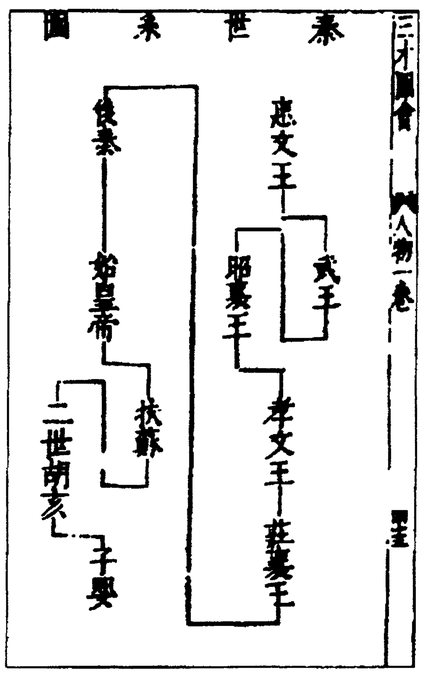
帝
임금 제



고대 중국에서 최고의 신을 표시하는 글자가 임금 제(帝)였다. 이것이 무엇을 형상화한 것인지에 대해서 아직 정론은 없지만, 크게 부푼 씨방을 가진 꽃의 모습을 형상화한 것으로 보는 것이 일반적이다. 즉 이는 꼭지 체(蒂)의 본래 글자이며, 역삼각형 모양으로 부풀어 있는 윗부분이 씨방, 중간부분이 꽃받침, 아랫부분이 꽃대로서 이 꽃꼭지는 식물 번식의 상징이라는 것이다.



진시황



진나라 세계도(世系圖)

빛날/꽃 화

華
빛날/꽃 화



수렵과 채집 생활을 끝내고 농작물에 의해 생계를 꾸려가는 정착 농경 사회로 들어서자 곡물은 인간의 생계를 이어주는 더없이 중요한 존재가 되었고, 그 과정에서 그들은 자연스레 식물을 숭배하게 되었다. 한편 번식은 동식물의 생명을 이어주는 가장 근본이 되는 것으로 애초부터 중요한 숭배 대상이었으므로, 식물에서 번식을 상징하는 꽃꼭지를 최고의 신으로 숭배하게 된 것으로 보인다. 이는 고대 중국인들이 자신을 지칭하던 말인 빛날/꽃 화(華)가 꽃나무를 형상화한 것과 같은 맥락이며, 그들의 식물 숭배사상이 담겨진 글자이기도 하다.

농경 사회에서 숭배 대상이었던 제(帝)는 이후 지위가 점점 높아져 신 중의 신으로 확정되어 자연계의 모든 신을 관장하고 인간의 길흉화복에도 영향을 미치는 것으로 인식된다. 그래서 상나라 갑골문에는 제(帝)에 대한 지극한 숭배와 상시적인 제사가 기록되어 있다. 하지만 이후 하늘의 모든 신을 관장하는 〈제(帝)〉를 인간 세상의 〈신〉인 임금과 관련지으면서, 상나라 후기에 들면 돌아가신 임금을 〈상제(上帝)〉라 부르게 된다. 그리고 하늘과 인간 세상 모두를 관장하던 〈제(帝)〉는 하늘만 제한적으로 관장하고 인간 세상은 살아 있는 〈임금〉이 관할하는 것으로 분리되었다. 이렇게 됨으로써 하늘의 신이 점점 인격화된 신으로 변해가는 한편, 무게중심은 현실 생활에 직접 영향을 주는 지상의 〈임금〉에게로 옮겨갔다. 그래서 임금을 〈제(帝)〉라 부르게 되었고, 나아가 〈황제(皇帝)〉라는 말도 나오게 되었다. 스스로를 〈황제〉의 시작이라 불렀던 진(秦)나라의 〈시황제(始皇帝)〉에 이르러 제(帝)는 최고의 인간신으로 변했다.

사직社稷과 토지·곡식 숭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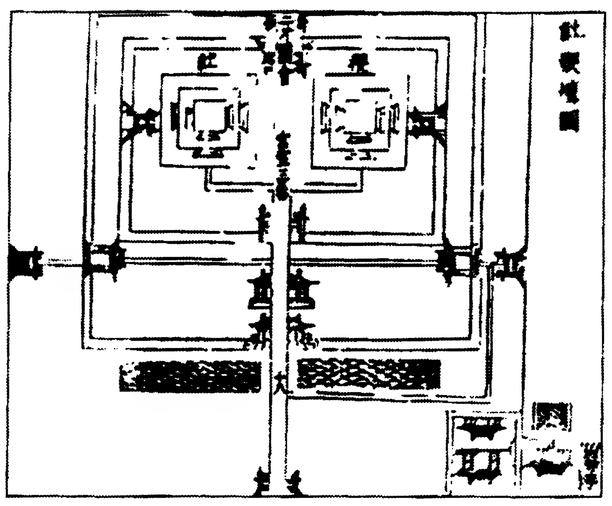
社
땅귀신/단체 사



농경 사회에서 크게 부푼 씨방을 가진 꽃의 모습을 형상화한 임금 제(帝)를 최고의 신으로 숭상했던 고대 중국인들은 이러한 식물을 생장 가능하게 해주는 흙을 또한 땅의 신으로 숭배했다. 이러한 땅에 대한 숭배가 담겨진 글자가 땅귀신/단체 사(社)이다.

사(社)는 보일/땅귀신 시(示)와 흙 토(土)로 구성되어 있다. 사(土)는 윗부분이 흙을 뭉쳐 놓은 모습을, 아랫부분의 가로획이 땅을 의미하여 땅 위에다 단(壇)을 쌓아 놓은 모습을 형상화했으며, 시(示)는 제단의 모습을 형상화했다. 사(土)는 어떤 경우 흙으로 쌓은 단 옆에 점이 첨가되어 있는 것도 있는데, 이는 제사드릴 때 술을 뿌리는 모습을 표현한 것으로 보인다. 또 지금은 쓰이지 않지만 특히 전국(戰國) 시대에는 간혹 여기에다 나무[木]를 더하여 쓰기도 하며, 이 글자의 본래 의미가 식물을 생장하게 해주는 땅에 대한 제사라는 의미를 더욱 명확하게 해주고 있다.

인간 생활의 근원이 되는 땅에 대한 숭배는 그 역사가 자못 길 수밖에 없다. 중국의 고대 전설에 의하면 공공(共工)의 아들인 구룡(句龍)이 흙을 관장하는 관리로 임명되어 물길과 땅을 잘 다스린 결과 세상 사람들에 의해 〈땅의 신〉으로 봉사(奉祀)되었다고 한다. 이후 이러한 〈땅의 신〉에 대한 숭배는 매우 보편적으로 행해졌으며, 방향을 지칭



사직단(社稷壇). 정남향이며 동쪽에 곡식신을 모신 제단[稷壇], 서쪽에 토지신을 모신 제단[社壇]이 배치되었다. 넓이가 각각 5장(丈), 높이가 5척(尺)으로 설계되었으며, 제단은 방향에 따라 다섯 가지 색깔의 흙으로 쌓고 다시 황토로 덮도록 하였다.

示
보일/땅귀신 시

土
흙 토

할 때에도 땅[土]이라는 단어를 사용해 동토(東土, 동쪽), 남토(南土, 남쪽), 서토(西土, 서쪽), 북토(北土, 북쪽) 등으로 사용했다.

춘추전국시대에 이르면 땅의 신인 사(社)는 사회 전체의 보호신으로 지위가 격상되어 일식이나 갖가지 재앙, 전쟁을 비롯해서 심지어는 회맹(會盟) 등과 같은 일에도 땅의 신[社神]에게 제사를 드리게 된다. 이렇게 됨으로써 처음에 가졌던 토지신에 대한 숭배라는 샤머니즘적 속성은 점점 상실되어 갔다. 이후 이러한 제사를 드리는 〈사당이 마련된 곳〉이라는 의미를 가지게 됨에 따라 어떤 모임이나 단체를 지칭하게도 되었는데, 옛날에는 25가(家)를 1사(社)라고 했다.

한편, 기장 직(稷)은 벼 화(禾)가 의미부이고 보습날카로울 측(夋)이 소리부로, 벼 화(禾)가 들어간 것으로 보아 곡식과 관련된 글자임을 알 수 있다. 기장 직(稷)은 옛날부터 중국에서 전통적으로 재배되어 오던 대표적 농작물인 기장이나 수수를 말한다. 대표적 농작물인 기장이나 수수는

종묘宗廟와 조상 숭배

宗
겨레/갈래 종



겨레/갈래 종(宗)은 집안[宀]에 제단[示]이 모셔져 있는 모습으로 돌아가신 선조들의 영령을 모셔 놓은 곳을 말하니, 이 또한 조상 숭배의 뜻이 반영된 글자이다. 사당 묘(廟)는 바윗집 엄(广)이 의미부요 아침/조정 조(朝)가 소리부인 글자로, 원래는 돌아가신 조상의 시신을 모셔 놓은 빈소를 말하는 글자였으나 이후 종(宗)의 의미를 대신하게 되어 조상의 시신이 안치되지 않은 〈사당〉도 지칭하게 되었다. 이후 이들이 합쳐져 종묘(宗廟)라고 하면 왕이나 제후의 위패를 모셔 놓은 사당을 말하게 되었다.

조(朝)는 수풀[林] 사이로 떠오르는 해[日] 옆에 달[月]이 그려진 모습으로, 해가 이미 떠올랐으나 아직 달이 채 지지 않은 〈아침〉이라는 의미이다. 이후 신하된 자는 아침 일찍 임금께 인사드려야 한다는 뜻에서 〈알현하다〉는 뜻이 생겼고, 다시 〈조정(朝廷)〉이라는 의미도 생겨났다.

종(宗)과 유사한 구조로 만들어진 글자가 송나라 송(宋)이다. 송(宋)은 집안[宀]에 나무로 만든 위패[木]가 모셔진 모습으로 제사를 모시는 곳이라는 의미 정도가 원래의 뜻으로 추정되는데, 이후 나라이름으로 쓰였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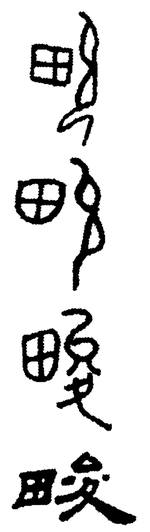
주(周)나라 때에 확립된 종법(宗法) 제도는 엄격하기로 정평이 나 있다. 종법제도란 전통 중국 사회를 움직이는 가장 중심 조직인 가족간의 규칙을 규정한 것으로, 직계와 장

자연스레 사람들의 숭배 대상이 되었고, 이후 오곡(五穀)의 대표로 인식됨은 물론 온갖 곡식을 관장하는 신으로 지위가 격상되었다. 중국 신화에 의하면 후직(后稷)이라는 사람이 곡식신으로 등장하고 있는데, 이는 자연신에 대한 숭배에서 인격신에 대한 숭배로 변했음을 보여주는 것이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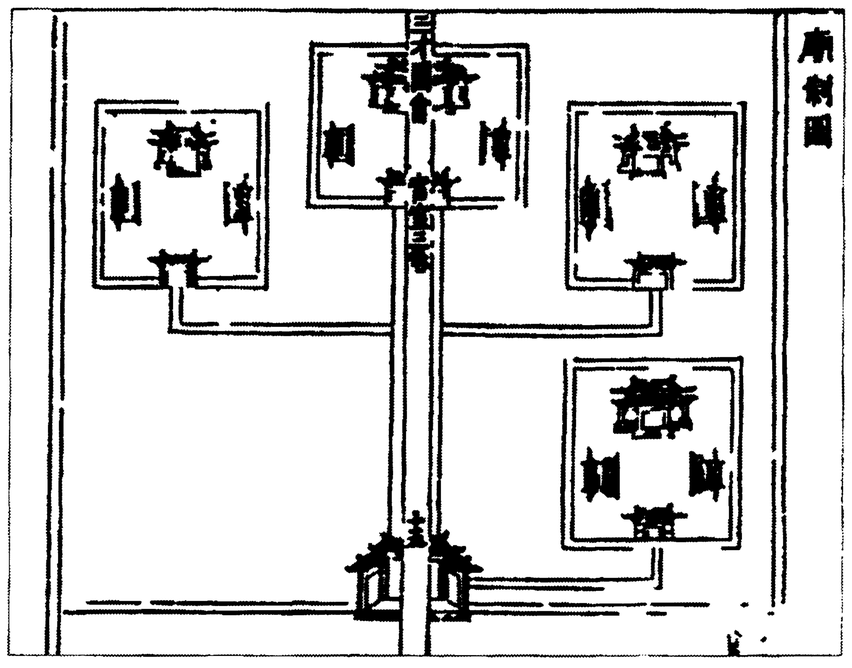
덧붙여 말한다면 사람이 밭[田] 앞에 꿇어앉아 머리를 조아리고 있는 모습을 그린 농부/권농관 준(畯) 역시 토지신의 하나로 볼 수 있다. 즉 『예기(禮記)』에서 "연말이 되어 대합제(大合祭)를 지낼 때 농사신에게 향례(饗禮)를 드리는데 바로 그 신이 전준(田畯)이다"라고 했듯, 준(畯)은 고대 중국에서 농사를 가능케 해주는 토지신으로 숭배되었던 것이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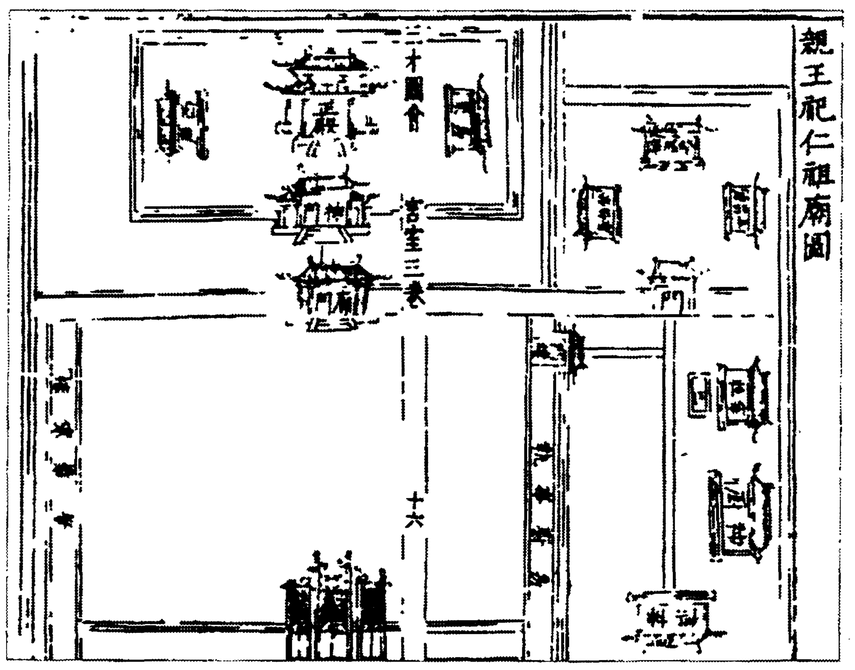
어쨌든 토지신과 곡식신인 사(社)와 직(稷)이 합쳐져 조정이나 국가라는 의미를 만들어 내게 되었다.

畯
농부/권농관 준



廟
사당 묘





묘(廟)의 구성도. 국조(國朝)의 경우 4대조까지 각각 묘(廟)를 설치하는데 덕조(德祖)를 중간에, 의조(懿祖)를 동쪽 제1묘에, 희조(熙祖)를 서쪽 제1묘에, 인조(仁祖)를 동쪽 제2묘에 각각 정남향으로 배치하고 신주를 모신다. 위는 묘의 배치도이며, 아래는 동쪽 제2묘인 인조의 묘를 다시 확대하여 자세히 그린 것이다.

朝
아침/조정 조

宋
송나라 송

자를 존중하는 제도이다. 그런데 자신의 직계 선조와 방계 선조를 대종(大宗)과 소종(小宗)으로 나누어 구분하는 것은 이미 은(殷) 나라 때의 기록에서부터 보인다. 이는 장자와 적자(嫡子)를 존중하는 관념이 이때 이미 싹텄다는 증거이며, 이것이 주나라로 이어져 사회를 규정하는 제도로 확립되었으며 지금까지 중국은 물론 우리나라에서도 이러한 틀이 기본적으로 유지되고 있다. 이렇게 되어 종(宗)은 한 겨레붙이가 함께 모여 제사를 지내던 조상의 위패를 모셔 놓은 곳을 지칭하는 말로부터 겨레를 갈래 짓는 의미로 바뀌게 되었다.

사당[廟]의 설치 또한 이 종법제도의 영향을 받아 계층의 지위에 따라 엄격히 규정되었는데, 천자(天子)는 7묘(廟), 제후(諸侯)는 5묘, 대부(大夫)는 3묘, 선비[士]는 1묘를 설치하도록 했으며, 일반 서민은 따로 사당을 짓지 못하고 자신들이 기거하는 침소에서 제사를 지내도록 규정했다.

복福과 고대의 제사

蒸
찔 증

고대 중국에서 제사는 더없이 중요하고 큰 일이었다. 제사는 인간이 신과 교통하고 대화하기 위한 행위로, 신에게 복을 빌거나 신의 힘에 의지하여 재앙을 극복하고자 하는 의도가 담겨 있었다. 물론 여기서 말하는 신에는 자연신이나 천지신, 조상신이 모두 포함된다. 이러한 신에게 드리는 제사에는 가장 경건한 마음은 물론 가장 훌륭한 제수(祭需)를 올려야 했다. 그 대상과 목적에 따라 갓 수확한 곡식을, 혹은 소나 양 등과 같은 갖가지 희생(犧牲)을, 심지어는 사람을 제수로 바치기도 했다.

지금의 추수 감사제에 비견될 수 있는 찔 증(蒸)이라는 제사는 겨울에 갓 수확한 곡식을 올려 조상에게 감사드리던 것이다. 증(蒸)은 원래 그림에서처럼 벼[禾]나 쌀[米]이 담겨진 두(豆)라는 용기를 두 손으로 받들고 있는 모습을 형상화한 것이었다. 금문의 다른 형태에서는 이것이 제사드리는 행위라는 의미를 명확하게 하기 위해 보일/땅귀신 시(示)를 더한 것도 있다.

또 새나 돼지를 조상에게 올리는 법/술그릇 이(彝)라는 제사가 있었다. 이는 다리가 뒤로 묶이고 목이 잘린 희생(犧牲)을 두 손으로 받들고 있는 모습을 형상화했다. 목이 잘린 희생물이 돼지머리 계(彑), 다리를 뒤로 묶었던 줄이 가는실 멱(糸), 두 손이 손맞잡을 공(廾)으로 표현되었고,

彝
법/술그릇 이

이후 쌀 미(米)가 덧보태어졌다. 그리하여 이(彝)는 이후 제기를 총칭하는 이름으로 쓰이게 되었는데, 청동으로 만든 제기를 청동이기(靑銅彝器)라 부르는 것도 이 때문이다. 물론 지금의 증(蒸)이나 이(彝)는 원래 뜻인 일종의 〈제사〉라는 의미로는 쓰이지 않은 지 오래다.

이러한 햇곡이나 희생물 이외에도 제사에 필수적으로 따라야 하는 것이 술이다. 복 복(福)은 바로 술독[酉]을 두 손으로 들고 조상의 신주[示] 앞에서 술을 따르고 있는 모습을 형상화한 글자이다. 이후 두 손을 나타내는 부분은 생략되고 술독[酉]의 모습이 조금 변해 지금처럼 되었다. 술[酉]을 조상에게 올려 〈복〉을 기원하는 제사[示]라는 뜻에서 〈복(福)〉이라는 의미가 생겼다.

福
복 복

가면과 귀신鬼

鬼
귀신 귀



방상씨(方相氏). 악귀를 내쫓고 중국 민족을 보호하는 직관으로 황제시대 때부터 있었다고 전해진다. 마을에 전염병이 돌거나 사람이 죽어 장례를 치를 때면 악귀 모습을 한 방상씨를 내세워 악귀를 내쫓곤 했다. 곰의 형상을 한 것은 황제(黃帝) 유웅씨(有熊氏)가 곰을 토템으로 삼던 씨족이었고 그의 화신을 방상씨로 여겼기 때문으로 보인다.

고대 중국인들은 귀신의 존재를 믿었다. 〈귀신〉을 한자로 그려내는 것은 여간 어려운 일이 아닌데, 그들은 사람이 죽어 귀신이 된다고 생각했던 때문인지 살아있는 사람의 모습에 근거해 〈귀신〉의 형상을 그려내고 있다.

『주례(周禮)』에 의하면 당시 악귀를 몰아내는 일을 전담했던 방상씨(方相氏)라는 관리가 있었는데, 마을에 악성 전염병이나 재앙이 들면 부하 무리들을 이끌고 해당 지역을 이리저리 돌며 악귀를 내몬다고 했다.

그의 형상이 가관인데, 곰의 가죽을 덮어쓰고 눈이 네 개 달린 쇠가면을 쓰고 검은 옷을 걸치고 붉은 바지를 입

畏
두려워할 외



異
다를 이

고서 손에는 창과 방패를 들었다. 지금은 없어진 글자이긴 하지만 𡈽이 이를 이해하는데 조금은 도움이 될 것이다.

귀신 귀(鬼)는 사람이 얼굴에 커다란 가면을 쓰고 있는 형상이다. 이 가면을 쓴 〈귀신〉이 손에 창과 같은 무기를 들고 있는 모습을 그린 것이 **두려워할 외**(畏)이다. 손에 무기까지 들고 있으니 더더욱 공포감과 무서움을 더해 줄 수밖에……. 또 얼굴에 커다란 가면을 쓰고 손을 위로 들어 춤을 추고 있는 모습을 그린 것이 **다를 이**(異)이다. 보통 형상과는 다르기에 〈특이하다〉나 〈기이하다〉는 뜻이 생겼다.

또 그들은 정신이 육체를 떠나 존재할 수 있다고 믿었는데, 이 〈정신〉이 바로 넋 혼(魂)이며, 이는 이후 〈민족혼(民族魂)〉과 같이 모든 사물의 혼을 지칭하는 말로 의미가 확대되었다. 한편 이 혼에 대응되어 만들어진 것이 넋 백(魄)이다. 그래서 형체에 붙어 있는 영혼을 백(魄)이라 하는 반면 기(氣)에 붙어 있는 영혼을 혼(魂)이라 한다.

귀(鬼)자의 글자 창제에서 볼 수 있듯 고대 중국인들은 〈귀신〉이라는 추상적 개념조차도 살아 있는 사람에 근거해 그려낼 정도로 그들의 사고는 언제나 〈인간중심〉이었다. 그리고 그들에게 있어서 〈귀신〉은 살아 있는 사람과 대립적·적대적인 존재가 아니라, 살아 있는 사람들을 보살피고 복을 내려주며 산 사람과 계속적으로 연계되어 있는 존재였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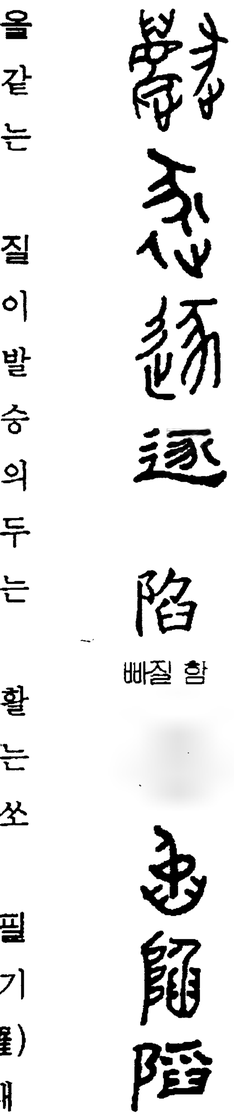
수렵에서 농경으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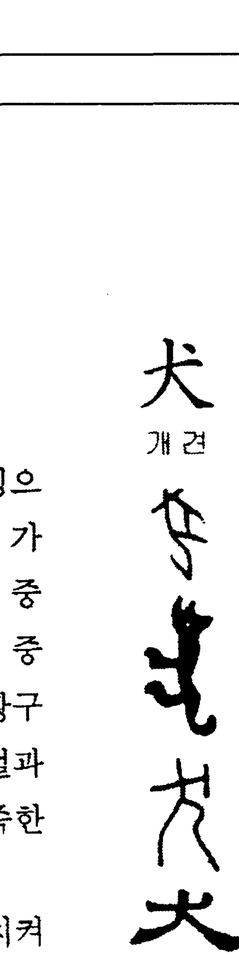
합정陷穽과 사냥법
개犬와 사냥
날짐승禽과 길짐승獸
신농神農과 후직后稷
농경農耕과 농사법
농사農와 조개辰
소牛와 감옥牢
코끼리象와 사역使役
곰熊과 파업罷業
조개貝와 화폐
제비燕와 연경燕京
홍수와 재앙災
묵정밭畬과 토지의 황폐

함정陷穽과 사냥법

逐
쫓을 축



陷
빠질 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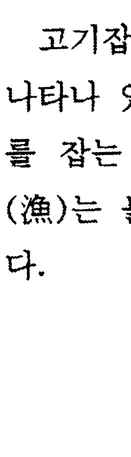
고대 중국인들의 사냥에 관련된 한자에는 어떤 것들이 있을까? 짐승을 사냥하는 모습을 형상화한 글자로는 쫓을 축(逐)을 들 수 있다. 이것은 사슴[鹿]이나 멧돼지[豕] 같은 들짐승과 사람의 발[止] 모습을 그려, 들짐승을 뒤쫓는 모습을 형상화했다.

오늘날 우리가 쓰고 있는 〈함정〉이란 단어는 원래 빠질 함(陷)과 함정 정(穽)이라는 두 글자가 합성된 것인데, 이 두 글자는 각각 뜻이 달랐다. 즉 빠질 함(陷)은 사람의 발이 구덩이에 빠진 모습이며, 함정 정(穽)은 사슴 등의 짐승이 구덩이에 빠져 있는 모습이다. 따라서 함(陷)은 사람의 모습이요, 정(穽)은 짐승의 모습이다. 그러던 것이 이후 두 글자가 합쳐지면서 덫이라는 뜻 이외에도 〈모면할 길 없는 역경〉이라는 뜻이 생겨나게 되었다.

쏠 사(射)는 활시위를 당기고 있는 모습인데, 사냥에 활이 유용한 도구였음을 보다 잘 나타내 주고 있는 글자는 돼지 체(彘)이다. 이는 화살[矢]과 돼지를 그려서 활을 쏘아 멧돼지를 잡는 모습을 나타내었다.

조류와 물고기를 잡는 법과 관련된 글자 가운데 마칠 필(畢)은 그 윗부분이 그물[网]을, 아랫부분은 새를 잡는 기구를 나타내는 손잡이를 형상화했다. 그리고 새그물 라(羅)는 그물[网] 속에 새[隹]가 들어있는 모습으로, 그물로 새

穽
함정 정



잡는 모습을 그렸다. 이후 보다 의미를 명확히 하기 위해 가는실 멱(糸)을 더해 지금의 글자가 되었다. 얻을 획(獲) 역시 새[隹]를 손[又]으로 잡고 있는 모습이었으나 이후 다시 사냥개[犬=犭]를 그려 넣어 의미를 명확히 했다.

고기잡을 어(漁)는 갑골문에 그 모습이 매우 다양하게 나타나 있다. 낚시나 그물, 혹은 두 손을 사용해서 물고기를 잡는 모습이 그려져 있는 것으로 볼 때 고기잡을 어(漁)는 물고기를 잡는 여러 가지 방법을 형상화한 글자이다.





獲
얻을 획



羅
새그물 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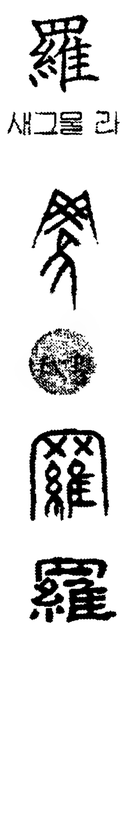


畢
마칠 필



彘
돼지 체

射
쏠 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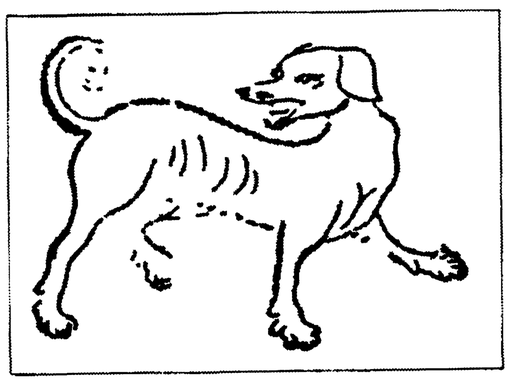
개犬와 사냥

犬
개 견



개는 동서양을 막론하고 충절과 변함없는 헌신의 상징으로 알려져 있다. 개는 인간에게 매우 중요하고도 친숙한 가축이었으며, 그 사육 또한 매우 오랜 역사를 갖고 있다. 중국에서는 12간지 중 11번째 동물로 거론되며 6대 가축 중의 하나로 꼽힌다. 중국 개는 흔히 〈똥개〉라 불리는 황구(黃狗)가 대표적인데, 이 개는 올이 굵고 뻣뻣한 머리털과 등뒤로 높게 말아 올린 꼬리, 날카롭고 쫑긋한 귀, 뾰족한 주둥이를 가졌으며, 색은 일반적으로 누렇거나 검다.

개 견(犬)은 개의 모습을 그대로 형상화한 것으로, 치켜 올라간 꼬리를 나타낸 것이 특징적이다. 개는 후각이 매우 발달한 동물이다. 같은 맥락으로 냄새 취(臭]는 몸/스스로 자(自, 이는 원래 코를 형상화한 글자였으나, 이후 몸이라는 의미로 확대되었고 다시 1인칭 대명사인 〈나〉라는 의미로 사용되었다)와 개 견(犬)으로 구성된 글자이다. 그러므로 이는 〈개 코〉라는 뜻이 되고, 여기서 〈후각〉이라는 뜻이 파생되어 나왔다.



개[犬]

어떤 짐승보다도 후

臭
냄새 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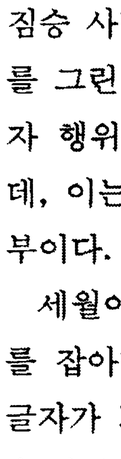
獸
짐승 수

각이 발달한 개의 이러한 특성 때문에 개는 사냥할 때에도 매우 유용했다. 짐승 수(獸)의 경우 왼쪽은 그물망을, 오른쪽은 개의 모습을 형상화했다. 그물이나 개는 모두 짐승 사냥에 유용했던 것인데, 이로부터 〈짐승〉이라는 의미를 갖게 되었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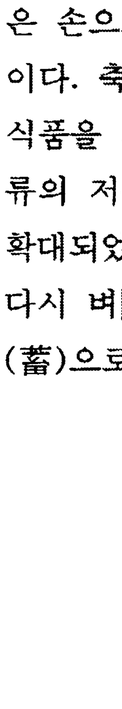
삽살개/얼룩얼룩할 방(尨)은 개 견(犬)에 터럭을 나타내는 터럭 삼(彡)이 보태어진 글자로, 배에 털이 길게 난 〈털 많은 개〉를 삽살개[尨]라 했는데 이후 털 색깔이 얼룩덜룩한 개도 함께 지칭하게 되었다.

尨
삽살개/
얼룩얼룩할 방

牧
기를/목장 목



畜
쌓을/기를 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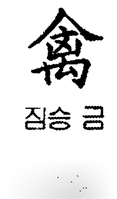
(摛)으로 분화되었다.

짐승 수(獸)의 경우 왼쪽 부분은 그물망을 형상화했고 오른쪽 부분은 개[犬]를 형상화했다. 그물이나 개는 모두 짐승 사냥에 유용한 것이므로, 이를 이용해 짐승 잡는 행위를 그린 것이다. 이후 이 글자가 〈짐승〉이라는 뜻으로 쓰이자 행위를 나타낼 때에는 사냥 수(狩)를 사용하게 되었는데, 이는 개 견(犬=犭)이 의미부이고 지킬 수(守)가 소리부이다.

세월이 흐르면서 짐승의 수렵 단계에서 벗어나 점점 이를 잡아다 기르는 법을 터득하게 되었는데, 이것이 반영된 글자가 기를/목장 목(牧)과 쌓을/기를 축(畜)이다. 목(牧)은 손으로 막대를 들고[攵=攴] 소[牛]를 치고 있는 모습이다. 축(畜)은 창자와 연이어진 밥통 위(胃)의 형상으로, 식품을 저장할 수 있다는 뜻이다. 이로부터 축(畜)은 〈육류의 저장을 가능하게 해주는 가축의 사육〉이라는 의미로 확대되었으며, 그렇게 되자 원래의 〈저장하다〉는 의미는 다시 벼[禾]나 풀[艹]이 더해져 쌓을 축(稸)이나 쌓을 축(蓄)으로 분화되었다.

날짐승禽과 길짐승獸

禽
짐승 금



獸



짐승을 나타내는 한자에 짐승 금(禽)과 짐승 수(獸)가 있다. 지금은 붙여서 금수(禽獸)라고 하지만, 옛날에는 이들을 구분하여 사용했다. 즉 발이 두 개이며 날개가 있는 것을 금(禽)이라 하고, 발이 네 개이며 털이 있는 것을 수(獸)라 했다.

하지만 이 글자들은 원래 새나 짐승 자체를 나타내는 것이 아니라 그것을 잡는 행위를 형상화한 것이었다. 즉 금(禽)은 원래 조류를 잡을 수 있는 손잡이 달린 그물로서 〈새를 잡다〉는 동사적 의미를 나타내었지만, 이후 길짐승과 대칭되는 〈날짐승〉이라는 명사적 의미로 사용되었다. 그리고 소전 단계에서부터 소리를 나타내는 이제 금(今)이 첨가되고 그물을 형상화한 원래의 모습이 알아볼 수 없을 정도로 변하여 지금의 모양이 되었다. 한편 새를 잡는 행위는 금(禽)에 다시 손 수(手=扌)가 덧붙여져 사로잡을 금



수렵도. 첩첩산중에서 말을 달리면서 뒤쪽에 있는 호랑이를 쏘려 하고 있다. 앞서 가던 동물들은 좌충우돌하면서 급히 몸을 숨기고 있다. 하남성 신정에서 출토된 화상석.

稷
기장 직





농사의 신 신농이 곡식 재배법을 전수하고 있다. 산동성 무씨시당에 새겨진 화상석.

염제(炎帝)에 불꽃 염(炎)이 들어가는 것도 어쩌면 화전에 의지하던 당시의 농사법이 반영된 탓일지도 모른다.

신농은 원래 매우 선량하여 농사법을 가르치기도 했으며 갖가지 약초를 직접 먹어보고 사람들의 병을 치료하기도 했다. 하지만 이후 형인 황제와의 불화로 남쪽으로 추방되어 남쪽지역을 관장하는 신이 되었다. 당시 동쪽은 태호(太皞)씨가, 서쪽은 소호(少昊)씨가, 북쪽은 전욱(顓頊)씨가 담당했다 한다. 신농은 남쪽으로 쫓겨난 이후로도 농사법을 계속 연구하여 쌀 재배법을 터득했다. 그 결과 신농이 관장하는 남쪽지역이 가장 잘 살게 되었고 북쪽지역은 점점 쇠락해갔다. 쇠락해가는 북쪽지역을 구하기 위해 등장한 인물이 바로 후직이다.

기장 직(稷)은 의미부인 벼 화(禾)와 소리부인 보습날카로울 측(夋)으로 구성되어, 곡식신[禾神] 앞에 사람이 꿇어앉아 기도드리는 모습을 그렸다. 직(稷)은 옛날부터 중국에서 재배되어 오던 대표적 농작물인 기장이나 수수를 말하는 것으로 알려져 있다. 직(稷)은 자연스레 사람들의 숭배의 대상이 되었고, 이후 오곡(五穀)의 대표로 인식되었

신농神農과 후직后稷

農
농사 농



농사와 관련된 신화로는 곡물 재배법을 발명하고 후세에 전했다는 신농(神農)과 후직(后稷)의 것이 가장 대표적이다.

황제(黃帝)의 동생이기도 한 신농은 염제(炎帝)라고도 불린다. 신농은 오늘날 개념으로 이야기하면 농사신[農神]이라는 뜻이다. 고대 중국어에서는 수식어의 위치가 오늘날과는 달리 종종 뒤에 놓였기 때문에 농신(農神)이라 하지 않고 신농(神農)이라 했다. 곡식에서의 일인자를 후직(后稷), 활에서의 일인자를 후예(后羿)라고 한 것도 같은 이유에서이다.



신농상(神農像)

농사 농(農)은 사람이 조개 껍질[辰]로 수풀[林] 사이를 개간하고 있는 모습이다. 숲을 형상화한 모습이 지금은 굽을 곡(曲)으로 잘못 변하긴 했지만, 정착 농경이 이루어지기 전 곳곳을 유랑하면서 화전을 일구던 모습이 반영된 글자라 생각된다. 신농의 다른 이름인

음은 물론 온갖 곡식을 관장하는 신으로까지 지위가 격상되었다. 기장이나 수수는 분명 북방지역의 대표적 농작물이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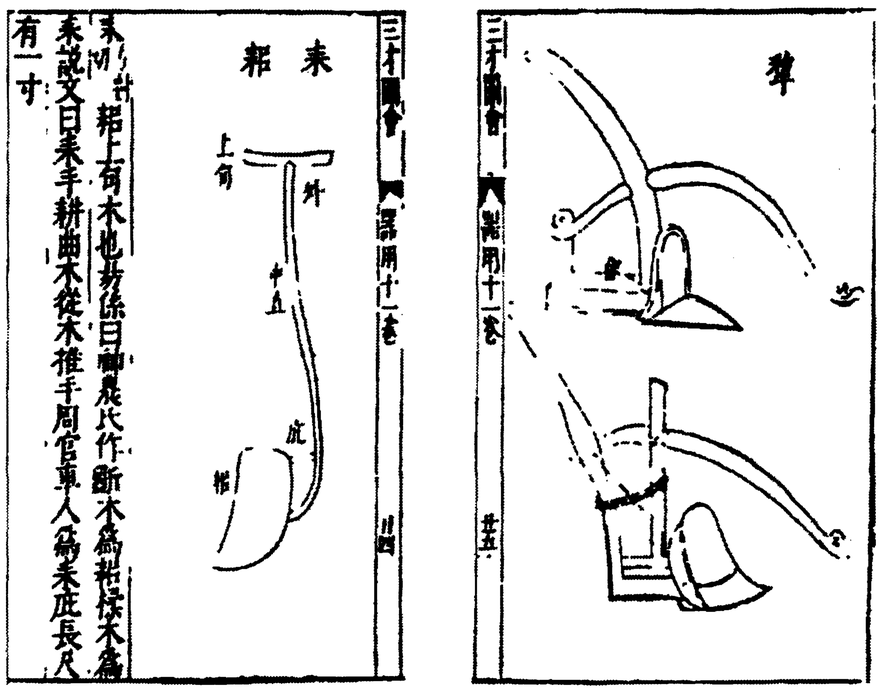
대표적 곡식신 중의 하나이자 주(周)나라의 시조신이기도 한 후직의 탄생 신화는 인간 세상의 비애마저 띠고 있다.

유태씨(有邰氏)의 딸이었던 강원(姜嫄)이 하루는 교외로 놀이를 나갔다 오는 길에 거대한 발자국을 발견한다. 놀라기도 했지만 한편으로는 호기심이 일어 자신의 발을 그 발자국에다 맞대어 보았다. 그 순간 이상한 느낌과 함께 배가 불러왔고, 그렇게 해서 후직을 낳게 된다. 하지만 아비 없는 자식을 낳았다는 사람들의 눈초리와 비난을 견디다 못해 강원은 후직을 길바닥에 버린다. 그러나 지나가는 짐승들조차 이를 짓밟기는커녕 오히려 돌아가면서 젖을 물려주는 게 아닌가? 기이하게 여긴 마을사람들은 후직을 다시 아무도 없는 깊은 산 속에 내다버렸지만, 이번에도 지나가는 나무꾼에 의해 거두어 길러졌다. 이렇듯 여러 번의 버림을 받았다고 해서 후직은 버릴 기(棄)라 불리기도 한다.

이렇게 성장한 후직은 어렸을 때부터 농사에 관심이 깊어 갖가지 농작물을 직접 재배하기도 하고, 그 과정에서 얻은 기술을 전수하고 농기구도 만들었다고 한다. 특히 요(堯)임금의 뒤를 이은 순(舜)임금은 그의 고향인 유태(有邰)지역을 농업시험장으로 특별 지정하기도 했다.

후직에게는 숙균(叔均)이라는 아들이 있었는데, 그 역시 농업 기술에 뛰어나 우경(牛耕)을 발명하여 당시의 농업에 일대 혁신을 가져다 준 인물로 전해진다.

이러한 신화는 수렵이나 원시적 채집에 의존해 오다가 남쪽지역으로부터 점차 농경사회로 넘어가던 당시 생활상의 단계를 반영한 것으로 보인다.



뇌사[耒耜]와 쟁기[犁]

犁
쟁기 려



수목이 울창하다는 의미이고, 별이름 진(辰)은 대합조개 신(蜃)의 원래 글자로서 조개를 말한다. 조개는 구석기시대부터 식용으로 삼았던 중요한 해산물 중의 하나이며, 단단한 껍질은 원시 단계에서 풀을 베고 이삭을 자르는 데 이상적인 도구로 사용되었다. 그래서 농사 농(農)은 숲이 우거진 지역에서 조개 껍질로 잡초를 자르고 수확하는 모습을 그림으로써 〈농사〉라는 개념을 형상화한 것으로 보인다.

당시는 커다란 나무를 잘라내고 산지나 초지를 개간할 도구가 없었을 때이므로, 그 무렵의 경작법이란 주로 삼림에 불을 질러 경작지를 만들고 나무의 재를 비료로 쓰던 방식이었다. 이러한 모습이 반영된 글자가 바로 **태울 분**(焚)으로, 숲[林]을 불태우고[火] 있는 모습을 그렸다.

인지와 도구의 발달로 관개가 가능해지고 대규모의 농경

焚
태울 분



多穴式 播種器

北耕兼種圖

多穴式播種器

다혈식(多穴式) 파종기를 단 우경(牛耕). 다혈식 파종기는 중국에서 기원전 2세기에 사용되었지만, 서구에서는 16세기까지 존재하지 않았다. 이것은 중국 북부에서 봄에 보리씨를 뿌리는 그림으로, 악이태(鄂爾泰)가 1742년 편집한 『수시통고(授時通考)』에 실려 있다.

중국의 경우 정착 농경시대는 언제쯤 시작되었으며, 그 이전에는 어떤 식으로 농사를 지었을까? 초창기 중국의 농경지역은 대체로 양쯔강 이남의 화남(華南) 지역과 황하강 중류의 화북지역, 양쯔강 하류 및 회하(淮河) 유역의 동해안지역으로 나눌 수 있다. 그 중 농사가 처음 시작된 곳은 화남지역인데, 그 시기는 기원전 약 6500년이었다고 한다.

농사 농(農)은 수풀 림(林)과 별이름 진(辰)으로 구성되어 있다. 수풀 림(林)은 물론

方
모 방

이 행해짐으로써 밭갈 경(耕)과 같은 글자가 생겨났다. 경(耕)은 쟁기 뢰(耒)가 의미부이고 우물 정(井)이 소리부인데, 쟁기를 사용하는 경작법을 반영하고 있다.

쟁기 려(犁)는 소[牛]와 칼[刀]과 함께 흙을 표시한 점들이 그려져 있어, 흙을 파서 뒤집는 쟁기의 모양과 쟁기질에 소를 이용했다는 의미도 함께 담겨져 있다. 이후 논농사라는 의미에서 벼[禾]가 더해져 지금처럼 되었다.

소를 이용한 경작법, 즉 우경(牛耕)이 시작되자 소의 힘을 효율적으로 이용하기 위해 쟁기의 개량이 필수적이었다. 보습에다 일정한 중량을 더함으로써 고랑파기의 효율을 높일 수 있었다. **모 방**(方)은 바로 끝부분이 두 개로 나누어져 있는 날과 횡판(橫板)의 모습을 그린 것이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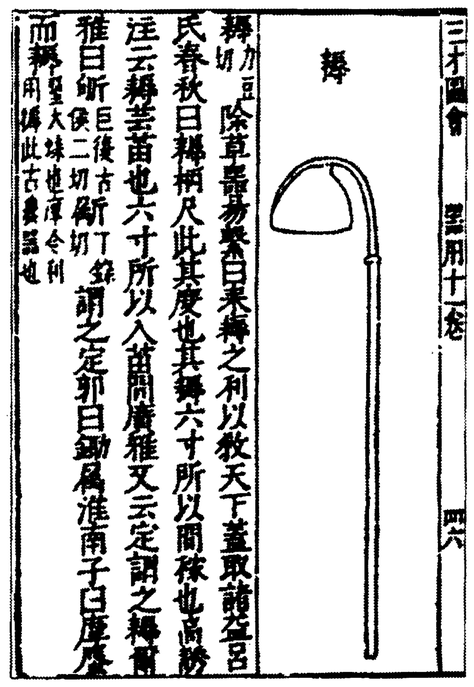
농사農와 조개辰

辰
간지이름/별이름 진



농사 농(農)은 갑골문에 의하면 수풀 림(林)과 간지이름/별이름 진(辰)으로 구성되어 있다. 진(辰)은 조개가 땅 위를 기어가는 모습을 형상화한 글자다. 진(辰)의 원래 뜻은 〈조개〉였으나 이후 간지자로 가차되어 사용되었다. 그렇게 되자 원래의 뜻을 나타낼 때에는 벌레 충(虫)을 덧붙여 대합조개 신(蜃)으로 표현하게 되었다.

농기구가 발달하기 전, 조개 껍질이나 돌 같은 것은 땅을 일구는 데 유용한 도구였을 것이다. 농사 농(農)은 바로 사람이 조개 껍질을 들고서 수풀 사이를 개간하는 모습이다. 정착 농경이 이루어지기 전 먹을 것이 있는 곳을 따라 유랑하면서 화전을 일구던 생활상이 반영된 글자라 생각된다.



호미[耨]

새벽 신(晨)은 원래 두 손과 간지이름/별이름 진(辰)으로 구성된 글자이다. 즉 두 손으로 조개

晨
새벽 신



辱
깔개 욕



껍질을 들고 있는 모습으로 농사일을 한다는 뜻이며, 농사일은 이른 새벽부터 시작해야 하기 때문에 〈새벽〉이라는 뜻을 가지게 되었다. 이후 두 손을 나타내던 부분이 날 일(日)로 잘못 바뀌어 오늘날의 형태로 고정되었다.

깔개 욕(辱)은 한 손으로 조개 껍질을 들고서 풀을 자르는 모습이다. 그래서 외양간이나 마구간 등에 깔아 주는 풀이라는 뜻이 생겨났고, 여기서부터 〈깔개〉라는 뜻이 파생되었다. 그리고 진(辰)에 손[寸]이 보태진 글자가 욕보일 욕(辱)이다. 원래 뜻은 〈김을 매다〉는 뜻이었으나, 이후 〈욕보이다〉는 뜻으로 가차되자 〈김을 매다〉는 뜻을 나타낼 때에는 쟁기 뢰(耒)를 더하여 김맬/호미 누(耨)로 표현하게 되었다.

소牛와 감옥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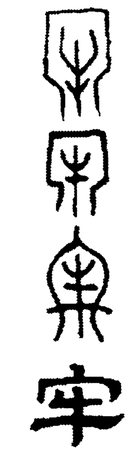
牛
소 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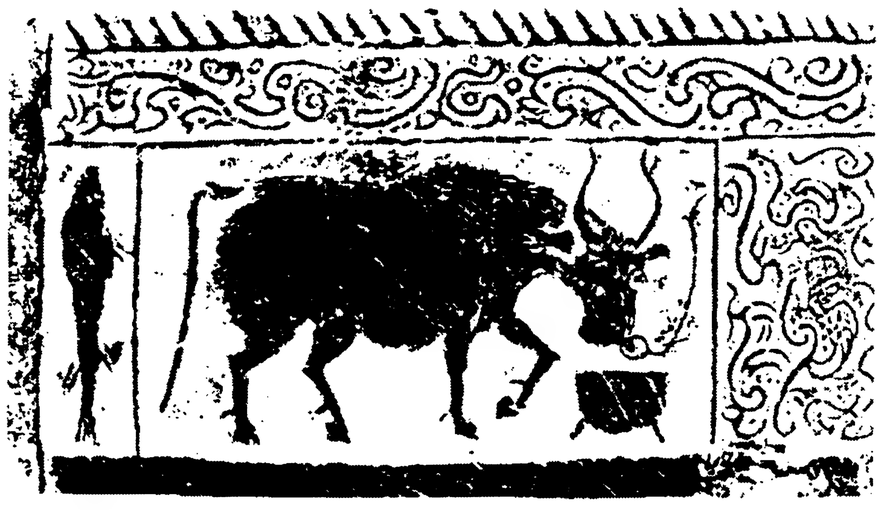


소 우(牛)는 농사의 상징인 소의 모습을 형상화하되 뿔을 특징적으로, 그리고 나머지 몸은 추상화시켜 놓았다. 한자에서 소 우(牛)가 들어간 글자는 모두 〈소〉와 관련되어 있다.

예컨대 우리 뢰(牢)는 집[宀] 안에 소[牛]가 있는 모습으로, 외양간이라는 뜻이다. 이후 사람을 가두는 곳이라는 의미로 확대되어 〈감옥〉이라는 뜻을 가지게 되었으며, 감옥은 튼튼하게 만들어야 했기 때문에 다시 〈견고함〉이라는 뜻도 가지게 되었다. 그래서 견고함을 〈뇌고(牢固)〉라 하고, 견고하여 깨뜨릴 수 없는 것을 〈뇌불가파(牢不可破)〉

牢
우리 뢰




소[牛]

告
알릴 고



半
절반 반



라 한다.

끌 견(牽)은 묶은 실이나 새끼줄을 형상화한 검을 현(玄, 소리부도 겸하고 있다)과 소[牛]로 구성된 글자로, 소를 끌고가다는 뜻이며, 여기서 〈강제로〉, 〈억지로〉라는 뜻이 생겨났다. 그래서 〈견강부회(牽强附會)〉라 하면 억지로 갖다 맞추려 하는 것을 말한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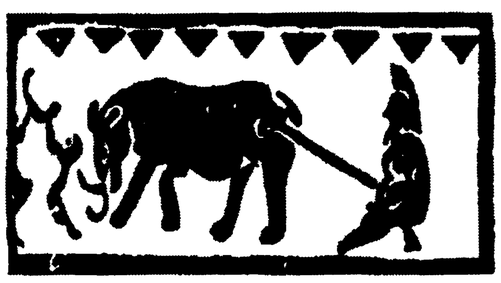
알릴 고(告)는 소 우(牛)와 입 구(口)로 구성된 글자이다. 소 우(牛)는 종묘의 제사 때 희생으로 바치는 소를 말함이요, 입 구(口)는 제사를 드리면서 제문을 읽는다는 의미이다. 그래서 〈알리다〉나 〈보고하다〉는 뜻이 생겼다.

그리고 기를 목(牧)은 손에 막대를 들고서 소를 치는 모습이다. 소를 친다는 뜻으로부터 〈관리하다〉와 〈통치하다〉는 뜻이 생겨났다. 절반 반(半)은 윗부분의 여덟 팔(八)자 모양이 〈쪼개다〉, 〈나누다〉는 뜻이므로 소를 반으로 나눈다는 의미가 된다. 그래서 〈반쪽〉이라는 뜻이 생겼고, 이로부터 온전하지 못하고 〈부족한〉이라는 뜻도 가지게 되었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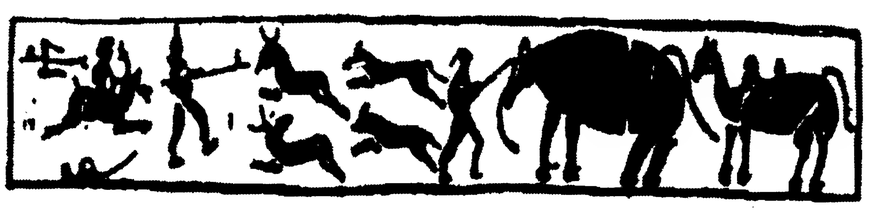
코끼리象와 사역使役

기원전 6세기 말쯤 초(楚)나라는 오(吳)나라와의 싸움에서 기발한 병법으로 승리를 거두었다. 그 전략은 다름아닌 코끼리를 이용한 것이었다. 즉 코끼리의 꼬리에다 불을 붙여 오나라의 진영으로 몰아넣은 것이다.

사실 중국에서 코끼리 등장의 역사는 이보다 훨씬 앞선다. 코끼리는 기원전 13세기 이전 상나라 기물의 장식 도안으로 자주 등장하는가 하면, 상아로 만든 젓가락과 정교하게 조각된 상아 술잔까지도 왕실에서 사용되었다. 이러한 사실로 보아 당시 황하 유역에서는 코끼리가 꽤나 많이 서식했던 것으로 보인다. 상나라 왕실의 여러 사건들을 기록한 갑골문에서도 코끼리 사냥이 자주 등장하고 있으니 말



코끼리 길들이기. 코끼리를 길들여 인간의 노동력에 대신했던 것은 매우 일찍부터였다. 갑골문시대 때 이미 손으로 코끼리를 잡고 있는 모습으로써 〈일하다[爲]〉는 의미를 만들어 냈다.



象
코끼리 상



爲
할 위

이다.

그러던 것이 춘추전국시대쯤에 이르면 기후의 한랭화로 인하여 황하 유역까지 분포하던 코끼리가 양쯔강 유역으로 내려오게 되고, 춘추전국시대 이후로는 황하는 물론 양쯔강 유역에서도 자취를 찾아볼 수 없게 되었다. 지금은 중국의 가장 남서쪽에 위치한 운남성 일부 지역에서만 찾아볼 수 있을 뿐이다.

코끼리 상(象)은 바로 이 코끼리의 형상을 그린 것으로, 기다란 코가 사실적으로 그려져 있다. 그 당시 코끼리는 매우 유용한 동물이었다. 가죽과 고기 이외에도 상아는 지금도 매우 진귀한 물품으로 손꼽힌다. 뿐만 아니라 야생 코끼리는 사육되어 많은 노동력이 필요한 대규모의 토목 사업 등에 동원되었다.

할 위(爲)는 바로 손[爪]으로 코끼리[象]를 잡고 있는 모습으로, 옛사람들이 코끼리의 코를 잡고 일을 시키는 모습을 형상화한 것이다. 다시 말하면 일하다는 의미는 코끼리를 이용하여 일을 한다는 데서 생겼다.

이후 중국 대륙에서 코끼리가 사라지게 되자 눈으로 직접 볼 수 없게 되어버린 동물을 놓고 여러 가지 이야기들이 나오게 되는데, 그 중 가장 대표적인 것이 상상(想像)이라는 말이다. 미루어 생각한다는 뜻의 상상(想像)은 원래 상상(想象)으로 썼으니, 즉 코끼리를 생각한다는 뜻이었다. 〈모습〉이나 〈닮다〉는 뜻을 지닌 꼴 상(像)은 이후 코끼리 상(象)에서 파생되어 나온 글자인데, 상(象)과 상(像)은 아직도 자주 혼용된다.

곰熊과 파업罷業

오늘날의 파업은 노동자가 노동조건의 개선을 위해 다같이 일하지 않는 것을 의미한다. 하지만 파업을 글자 그대로 해석한다면 〈일할 능력을 그물 속에 가두어 버림으로써 생겨나는 업무의 중지〉라 해야 할 듯하다.

그만둘/고달플 파(罷)는 **그물 망(网)**과 곰/재능 능(能)이 합쳐져 만들어진 글자이다. 망(网)은 그물을 형상화한 것인데, 이후 발음을 나타내는 잃을 망(亡)이 더해져 그물 망(罔)으로 되었고, 망(罔)의 형체가 망(网)과 망(亡)으로 구성된 것임을 알아보기 힘들게 되자 다시 가는실 멱(糸)을 더하여 그물 망(網)이 되었다.

여기서 능(能)은 곰의 모습을 그린 글자이다. 곰은 몸집에 걸맞지 않게 나무를 잘 탈 뿐만 아니라 엄청난 힘을 갖고 있는데, 특히 불곰은 사나워 호랑이도 범하지 못할 정도이다. 이러한 곰의 가공할 만한 힘과 용맹스러움 때문에 원래 곰을 형상화한 글자인 능(能)은 능력(能力)과 재능(才能)을 겸비했다는 의미를 동시에 지니게 되었다.

하지만 곰의 모습을 형상화한 능(能)이 〈곰〉이라는 뜻보다는 점점 재능이나 능력이라는 의미로 주로 쓰이게 되자 원래 의미를 중점적으로 표시하기 위해 만들어 낸 글자가 곰 웅(熊)이다. 웅(熊)은 능(能)과 불 화(火)로 구성된 글자인데, 태울 염(炎)의 생략된 형태인 불 화(火)는 소리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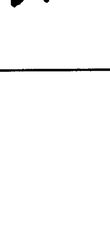
网
그물 망



能
곰/재능 능



罷
그만둘 파



로 쓰였고 능할 능(能)이 의미부로 쓰였다.

어쨌든 재능의 상징인 곰[能]이 그물[网]에 갇힌 꼴이 파(罷)이다. 그래서 파(罷)에는 〈쉬다〉나 〈그만두다〉는 뜻에서, 다시 〈고달프다〉는 뜻도 생기게 되었다. 종다는널/업 업(業)은 원래 종이나 북 등을 거는 가로 댄 나무를 씌우는 장식 널빤지를 말했으나 이후 일이나 직업이라는 뜻으로 가차되었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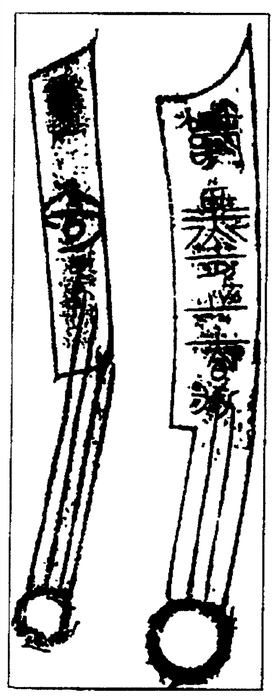
조개貝와 화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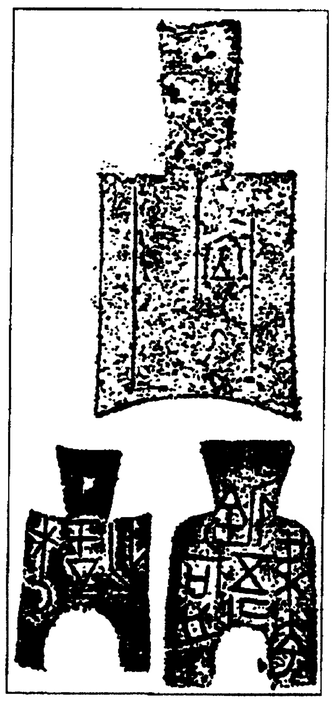
貝
조개 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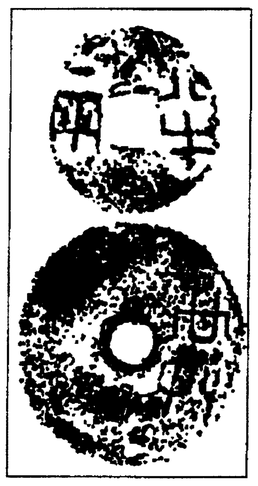


동전이 나오기 전 고대 중국에서는 조가비와 거북 껍질 등이 화폐로 사용되었으며, 진나라에 이르러 조개 화폐 대신 주화인 돈 전(錢)이 생겨났고 당나라 때부터는 지폐가 사용되기 시작했다. 그리고 이 지폐의 사용과 더불어 중국에서도 위조지폐가 대단한 사회적 문제가 되었다.

기록에 의하면 중국 최초의 위폐사건은 송나라 때 한 조각가가 6개월 동안 무려 2,600장의 위폐를 인쇄해서 발행하다 사형당한 것인데, 이는 지금으로부터 무려 8백 년 이







◀◀ 칼 모양을 한 도전(刀錢).
◀ 삽 모양을 한 포전(布錢).
▲ 동전.

던 조개의 기능에 근거하고 다시 여기서 예상되는 인간 행위의 의미를 그려낸 것으로 〈인간중심주의적〉 사고가 직접적으로 드러난 글자라 하겠다.

寶
보배 보



전의 일이다.

조가비를 매개의 수단으로 사용한 조개 화폐는 명나라 때까지도 운남지역에서 〈해파(海貝)〉라는 이름으로 사용되었다. 돈 전(錢)은 청동을 의미하는 쇠/금 금(金)과 소리부이면서 적다는 의미를 지닌 작을 전(戔)으로 구성된 글자인데, 이는 동전이 얇기 때문에 붙여진 이름일 것이다. 엽전은 안이 네모지고 겉은 둥근데, 네모진 것은 땅을 의미하고 둥근 것은 하늘을 상징한다.

지폐는 8세기말에서 9세기초쯤 발명되었는데, 손 위에 올려놓으면 날아가 버릴 정도로 가벼워 처음에는 〈비전(飛錢)〉이라 불렸다. 이것은 1661년에 발명된 서구의 지폐보다 무려 5백 년 이상 앞서는 것이다.

조개 패(貝)는 조개를 형상화한 것이다. 그래서 한자에서 조개 패(貝)가 들어가면 모두 화폐나 재물과 관련되어 있다. 예컨대 재물 재(財), 물건 화(貨), 공물 공(貢), 구휼할 진(賑), 증정할 증(贈), 빌려줄 대(貸), 팔 매(賣) 등이 그렇다. 또 상줄 상(賞)은 숭상할 상(尙)이 소리부요 조개 패(貝)가 의미부인 형성자로 〈상주다〉는 의미를 갖고 있고, 보배 보(寶)는 집 안[宀]에 옥(玉)과 조개[貝]가 들어 있는 모습을 형상화한 것이다. 이후 소리를 나타내는 장군 부(缶)가 첨가되어 오늘날의 형태로 고정되었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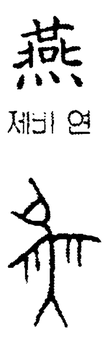
買
살 매



살 매(買)는 윗부분이 그물 모양으로, 그물로 조개를 건지고 있는 모습을 그렸다. 여기서 재미있는 것은 고대 중국인들이 〈사다〉는 개념을 표현하면서 물건을 사는 어떤 구체적 행위를 그린 것이 아니라 오히려 물건을 살 수 있는 화폐, 즉 조개를 잡는 모습을 그리고 있다는 점이다. 이것은 철저히 〈인간〉의 입장이 먼저 고려된, 당시 화폐로 쓰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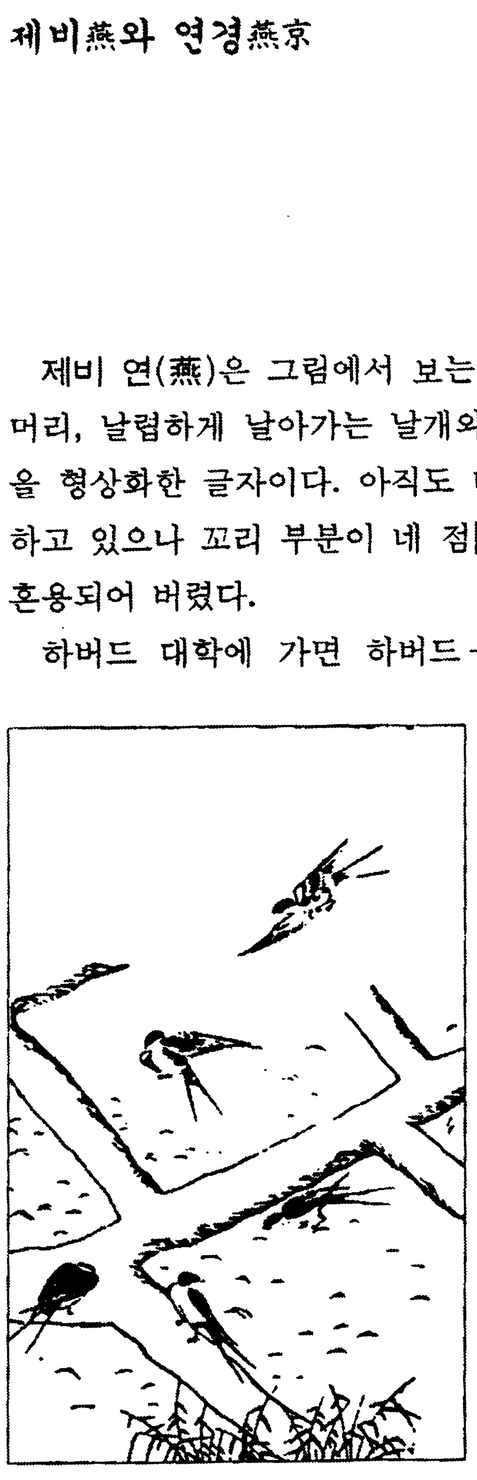
제비燕와 연경燕京

燕
제비 연



제비 연(燕)은 그림에서 보는 것과 같이 크게 벌린 입과 머리, 날렵하게 날아가는 날개와 꼬리를 갖춘 제비의 모습을 형상화한 글자이다. 아직도 대체적으로 제 모습을 간직하고 있으나 꼬리 부분이 네 점[灬]으로 변해 불 화(火)와 혼용되어 버렸다.

하버드 대학에 가면 하버드-옌칭(燕京)연구소가 있다. 이곳은 하버드 대학과 연경대학이 공동으로 설립한 미국 최고의 중국학 연구기관이자 최고의 자료를 보유하고 있는 곳이기도 하다.



제비[燕]

여기서 말하는 연경(燕京)은 북경의 옛이름이다. 북경은 요(遼)나라 이후 지금껏 계속 중국의 수도이기에 고대 건축물이 즐비하고, 거기에 제비집들이 많았기 때문에 연경이란 이름이 붙여졌다.

전통적으로 제비는 사

홍수와 재앙災

災
재앙 재

그대는 보지 못했는가
황하의 물이 하늘에서 내려와
세차게 흘러 바다에 이르면 다시 돌아오지 않는 것을.

중국의 시선 이태백이 읊은 「장진주(將進酒)」의 시작부이다. 황하를 인생에 비유했던 이태백의 장대한 이미지가 그대로 서려 있는 시다.

길이가 자그마치 5,500km나 되는 거대한 황하는 그야말로 중국의 상징 그 자체이다. 하지만 황하의 거대한 물줄기에 의해 운반되는 엄청난 양의 황토와 1km당 20cm도 채 되지 않는 너무나도 완만한 경사 때문에 황하는 범람이 잦으며 수시로 물길이 바뀐다. 황하 유역의 홍수는 평균 2년에 한 번 꼴로 발생한 것으로 집계된다. 지금은 천진 부근에서 황해로 흘러드는 황하의 물길도 1947년까지만 해도 산동 반도의 남쪽으로 흘렀다. 그보다 10년 전에는 산동반도의 북쪽으로, 그보다 또 100여 년 전에는 반도의 남쪽으로 흘러들었다.

이처럼 자주 범람하고 물길이 변화하는 것을 막기 위해 사람들은 인공 제방을 쌓았고, 그 결과 강바닥은 자꾸 높아만 갔다. 실제로 북송의 수도로 유명한 개봉시의 경우 현재 황하의 강바닥이 시가지보다 10m 이상이나 높은 상태이다.

묵정밭畬과 토지의 황폐

田
밭 전

옛날 사람들은 전통적으로 홍수·가뭄·화재 등을 가장 크고 주요한 재앙으로 여겼다. 또한 요즈음 개념으로 본다면 재앙의 범주로 분류하기 힘들지 모르겠지만, 홍수나 가뭄이 필연적으로 수반했던 농토의 황폐 또한 그들에게는 생존의 문제와 직결되는 커다란 재앙 중의 하나였다.

이러한 생각이 직접적으로 반영된 한자가 바로 묵정밭치/재앙 재(菑)이다. 묵정밭이란 묵어서 잡초가 우거져 못쓰게 된 땅을 일컫는다. 이 글자에 〈묵정밭〉과 〈재앙〉이라는 의미가 함께 들어 있다는 것은 그들이 이를 커다란 재앙의 하나로 인식했음을 알 수 있다. 재(菑)는 원래 묵정밭치(甾)로 쓰던 것을 이후에 풀 초(艸)를 더해 만든 글자이다. 묵정밭 치(甾)는 물이 넘쳐 강이 범람한 모습을 형상화한 재앙 재(災)의 옛글자 개미허리(巛)와 밭 전(田)으로 구성된 글자로, 강이 넘쳐 농지를 덮친 모습을 형상화하였다. 강이 범람하여 논밭을 덮치게 되면 곧 잡초가 우거지게 되고, 잡초가 우거지게 되면 더 이상 농사짓기는 힘들게 된다. 정착 농경을 했던 고대 중국인들에게 농사지을 토지의 상실보다 더한 좌절감을 안겨다 주는 재앙은 없었으리라.

흔히 풀이 무성해져 못쓰게 된 땅을 두고서 황무지(荒蕪地)라 한다. 거칠 황(荒)과 덧거칠 무(蕪)에서 넓을 황(亢)과 없을 무(無)는 각각 소리부인 동시에 의미의 결정

람이 사는 집에 살기 때문에 집이든 가게든 제비가 날아들어 둥지를 트는 것은 성공의 조짐 혹은 사업이 번창할 길조로 인식되었다. 하지만 〈제비〉 자체는 그리 좋지만은 않은 상징으로 사용되고 있다. 예컨대 제비의 울음소리를 〈여자의 재잘거림〉에 비유하기도 하며, 제비집은 〈부서지기 쉽거나 불안정한 혹은 위험한 자리〉를 상징하기도 했다. 또 〈제비나 참새가 어찌 기러기나 고니의 뜻을 알리오(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사기(史記)』)라는 말에서처럼 소인배를 상징하기도 한다.

이후 제비 연(燕)은 잔치 연(宴)과 음이 같음으로 해서 〈잔치〉라는 뜻으로도 쓰이게 되었고, 이로부터 〈한가한〉 혹은 〈편안한〉이라는 뜻도 가지게 되었다.

그러므로 만약 홍수로 인하여 강둑이 터진다면 개봉시는 최소한 3층까지는 완전히 진흙탕으로 뒤덮이고 말 것이다.

이렇게 황하의 범람은 중국인들에게 가장 무서운 재앙이었다. 재앙 재(災)는 이를 반영하는 글자로서, 원래 모습은 강이 범람하여 물이 출렁거리는 형태이며 재앙이 홍수에 의한 것임을 말해 주고 있다. 이후 불 화(火)가 더해져 지금처럼 되었는데, 불 화(火)는 화재에 의한 재앙이거나 불처럼 뜨겁게 내리쬐는 햇빛에 의한 재앙, 즉 〈가뭄〉에 의한 재앙을 말한 것으로 보인다. 이렇게 됨으로써 이 글자는 홍수와 가뭄이라는 전인류의 두 가지 대표적인 재앙을 한 글자 안에 모두 담게 되었던 것이다.

한편, 이 재앙 재(災)와 같은 글자로 재앙 재(灾)가 있다. 이는 분명 〈화재〉가 가져다주는 재앙을 말한 글자로 집 안[宀]에 불이 난 모습이다. 또 대략 전국시대 말기쯤에 이르면 재앙 재(災)의 다른 표기법으로 재앙 재(烖)가 나타나는데, 이는 전쟁을 나타내는 창[戈]과 불[火]이 합쳐지고 소리부인 재(才)가 더해진 것으로, 전쟁에 의한 재앙이 당시 얼마나 심각했는지를 반영하는 글자이다.

灾
재앙 재

烖
재앙 재

에도 관여하고 있다. 즉 전자는 풀[艸]이 드넓게[亢] 난 것을 말하고, 후자는 풀[艸]조차 자라지 않는[無] 황폐한 땅을 말한다.

오늘날 우리 시골에서는 농지의 〈황폐화〉가 자행되고 있다. 옛날 정성들여 가꾸던 옥답(沃畓)은 농사지을 사람이 없어 〈묵정밭〉으로 변해 가고, 목좋은 농토는 공장·주택·음식점, 심지어는 러브 호텔에게 그 자리를 빼앗기고 있다. 얼마 전까지만 해도 괭이 하나로 황무지를 밭으로 일구고, 밭에 박힌 자갈을 맨손으로 하나하나 가려내어 만들었던 논. 그 논에 다시 자갈이 채워지고 시멘트가 들이부어져 거대한 콘크리트 더미로 변해 가는 농토를 보면서 직접 땅을 일구고 삶의 터전으로 삼았던 우리 부모들의 심정은 어떠할까?

모계에서 부계 사회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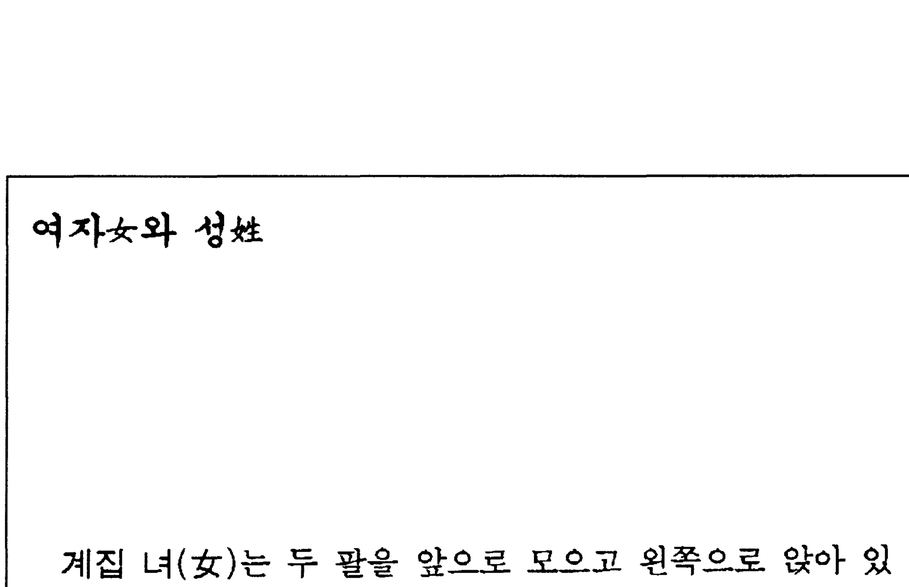


여자女와 성姓
성씨姓氏의 유래
직업職業과 성씨姓氏
후예后羿와 항아嫦娥
기棄와 여아 살해
할아비祖와 조상 숭배
처妻와 첩妾
부인婦과 빗자루箒
이름名과 자字

여자女와 성姓

女
계집 녀

계집 녀(女)는 두 팔을 앞으로 모으고 왼쪽으로 앉아 있는 여인을 형상화한 글자이다. 여기에다 두 점을 찍어 유방 부분을 강조하면 어미 모(母)가 된다. 이는 젖을 먹여 아이



제나라 때 한 어머니의 자식 사랑. 높은 관(冠)을 쓰고 말을 탄 법관이 살상의 현장에 나타났다. 앞에는 살해된 사람이 누워 있고, 어머니의 친자식과 비수를 든 전처의 자식이 각기 자신이 죽였다고 사죄하고 있다. 그 뒤의 인물이 이 그림의 주인공인 제나라의 한 계모이다. 두 자식은 서로 자기가 죽였다고 우겨대는 바람에 누가 진짜 범인인지를 가릴 수 없었다. 돌을 옥에 가둔 후 1년이 지나도, 다시 1년이 지나도 마찬가지 대답뿐이었다. 급기야 이 사건은 국왕에게까지 보고되었고, 국왕은 친히 계모를 불러 심문했더니, 그제서야 계모는 어린 것을 죽여달라고 했다. 아직 어린 자식에게 정이 더 가는 것이 인지상정인지라 국왕이 의아해 그 이유를 물은즉 어린 것이 전처에서 난 아들이라 하지 않는가? 계모이기 때문에 남편이 죽으면서 특별히 전처의 아들을 부탁했으며, 계모는 진실을 알고 있었지만 사사로운 정리 때문에 남편과의 약속을 저버릴 수 없어 지금껏 밝힐 수가 없었기 때문이라 했다. 이에 감동한 국왕은 형제 모두를 사면했다는 이야기이다. 산동성 무씨사당 화상석.

사내 남(男)을 써야 할 것이다. 사내 남(男)은 밭[田]과 쟁기[力]로 구성되어 밭을 쟁기질하는 사람이라는 뜻이다.

好
좋을 호

男
사내 남

성씨姓氏의 유래

邑
고을 읍

인류가 모계 사회를 거쳐 씨족·부족 등의 부계사회로 바뀌었다는 것은 누구나 다 알고 있지만, 이러한 인류의 역사가 우리의 성씨에도 반영되어 있다는 사실을 알고 있는 사람은 많지 않은 것 같다. 가문을 나타내는 성 성(姓)은 〈어미[女]〉가 〈낳았다[生]〉는 의미로서 원래는 어미의 성을 의미했다. 이후 씨족사회로 접어들면서 아이가 아비의 성을 따르게 된 경우를 성 성(姓)과 구분하여 씨 씨(氏)라 불렀다. 하지만 부계 사회가 완전히 확립된 이후에도 성(姓)은 완전히 없어지지 않고 씨(氏)와 합쳐져 성씨(姓氏)로 불리게 되었다.

중국의 성씨는 직관(職官)이나 전문 기술직의 세습에 의해 굳어진 성씨도 있지만, 해당 씨족이나 부족이 거주했던 지역의 지명에 근거한 경우도 있고 외지로부터 유입된 민족의 경우에는 민족적 차이에 의해 붙여진 성씨도 있다.

지명에 근거한 예로, 나라 정(鄭)이나 성곽 곽(郭), 나라 이름 등(鄧) 씨 등과 같이 글자에 고을 읍(阝=邑)이 들어간 경우는 대부분 해당 씨족이 거주했던 지역이나 그 지역의 특성을 따서 붙여진 성씨라 볼 수 있다. 고을 읍(邑)은 성곽[口]과 앉아 있는 사람[卩]을 그린 것으로, 사람이 사는 곳이라는 의미이다.

출신 민족을 나타내는 성씨로서, 편안할 강(康)씨는 강

母
어미 모

를 키우는 여인의 모습을 강조한 것이다.

성 성(姓)은 계집 녀(女)와 날 생(生)이 합쳐져 만들어진 글자로, 〈여자가 낳았다〉는 뜻이다. 물론 날 생(生)은 소리부의 역할도 겸하고 있다. 옛날 원시사회 때는 남자보다 여자가 지배적 위치를 차지하고 있었다. 이는 한편으로 여자의 채집 행위가 남자의 사냥보다는 경제적으로 훨씬 안정적이었기 때문이다.

또 다른 한편으로는 당시 군혼제(群婚制, group marriage)가 이루어졌던 때에는 어미만 알 뿐 아비가 누구인지를 알 수 없었기 때문에 아이의 혈통은 모계로 따질 수밖에 없었기도 하다.

그래서 이 단계의 사회를 〈모계사회〉라 한다. 그러나 이후 점점 남자가 주도적 위치를 차지하게 됨에 따라 자녀의 혈통은 모계를 따르지 않고 부계를 따르게 되었다. 따라서 이때부터는 아비를 알기 위해서도 여성의 정절이 반드시 요구되었으며, 점점 일부일처제가 확립되어 갔다. 이때 부계를 따른 〈성〉을 씨 씨(氏)라 한다. 지금은 이를 합하여 〈성씨〉라 쓰고 있지만, 본래는 이러한 역사를 담고 있는 글자들이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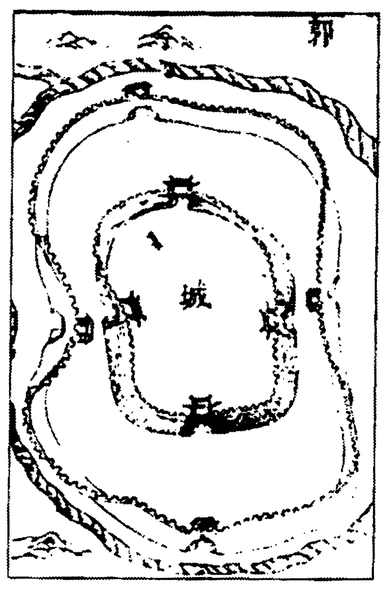
좋을 호(好)는 여인이 아이를 안고 있는 모습이다. 다음 세대를 이어갈 자녀를 생산했으니 좋은 일이고, 또 생산할 수 있는 특히 다산할 수 있는 여인은 훌륭하고 좋은 여인으로 인식되었을 것이다.

이 글자를 "남자와 여자가 함께 있으니 어찌 좋지 않겠는가"라고 풀이한 것을 본 적이 있다. 이것은 잘못된 글자 해석의 대표적 예이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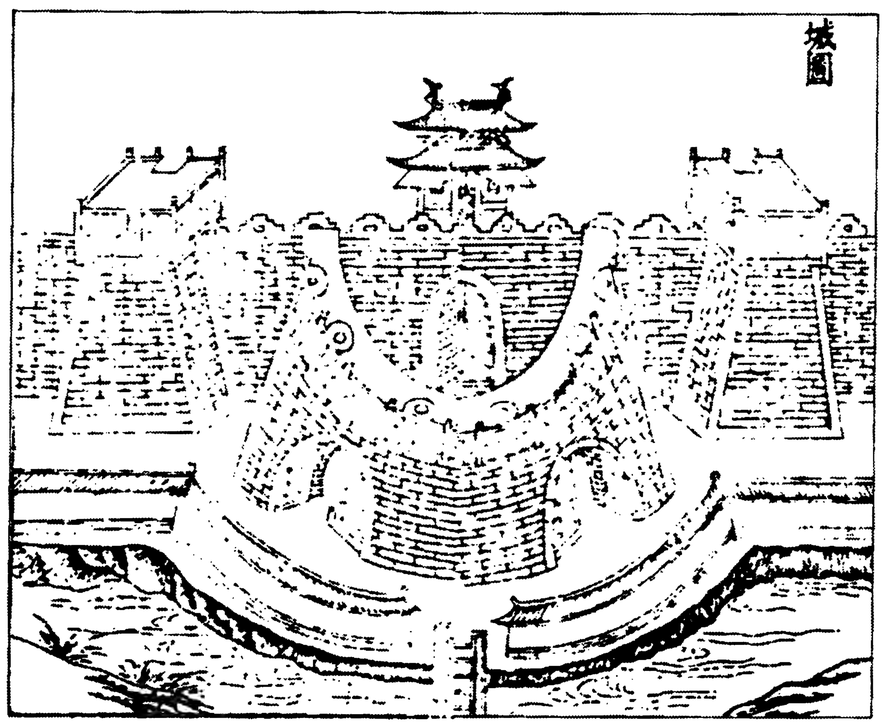
아들 자(子)는 아이이지 남자가 아니다. 남자가 되려면

용(慕容)씨의 후예는 중국에 들어와 산동성 봉래(蓬萊)를 본관으로 하는 사모할 모(慕)씨와 광동성 동완(東莞)을 본관으로 하는 얼굴 용(容)씨의 둘로 나누어지게 되었는데, 이 역시 중국화되기는 했지만 민족의 정체가 반영된 성씨다. 또한 말 마(馬)씨와 마실 합(哈)씨 등은 중국에 살고 있는 이슬람족의 대표적 성씨 중 하나이다. 즉 이들 성씨는 중동 지역에서 건너와 중국에 정착한 사람들의 후예인 것이다.

(康)나라, 즉 사마르칸트(Samarkand) 출신의 중국 정착민을, 무리 조(曺)씨는 조(曺)나라, 즉 카부단(Kabudhan) 출신의 중국 정착민을, 편안할 안(安)씨는 안(安)나라, 즉 부크하라(Bukhara) 출신의 중국 정착민을 일컫는다. 그러므로 이들은 모두 중앙아시아 지역에서 중국으로 이주해 온 민족들에 대해 붙여진 중국식의 성씨라 하겠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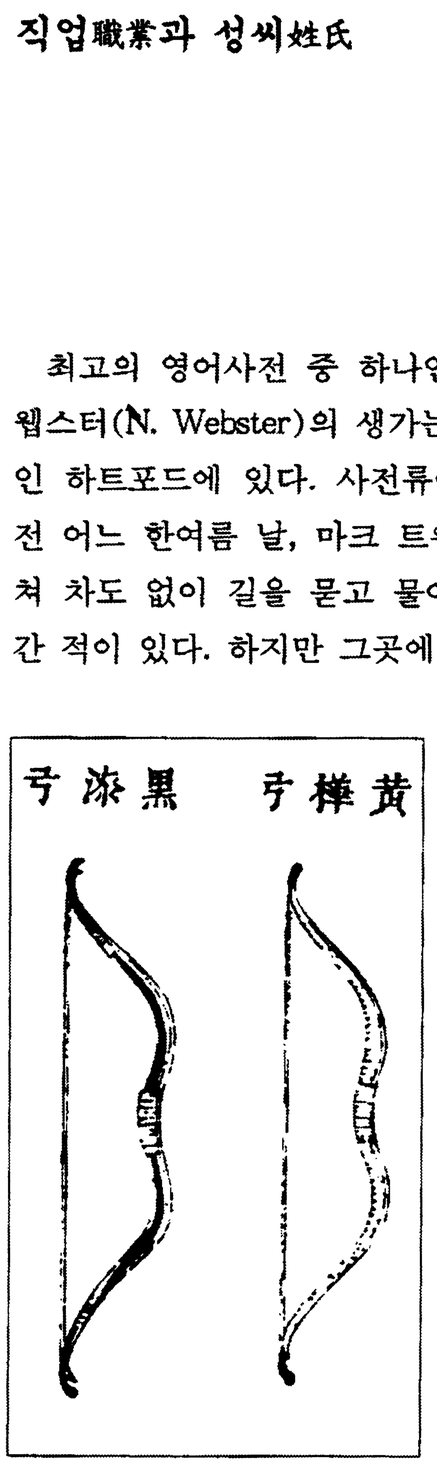
그리고 퉁구스족의 일파인 선비족(鮮卑族)의 성씨 중 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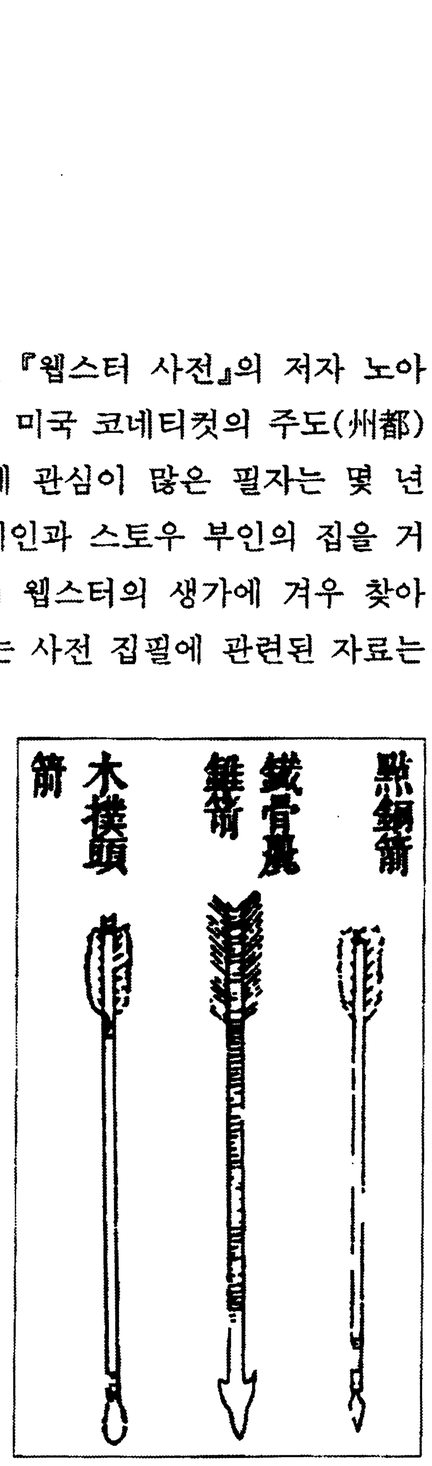
성(城)과 곽(郭). 안쪽에 있는 내성(內城)을 성, 바깥쪽에 있는 외성(外城)을 곽이라 한다.

직업職業과 성씨姓氏

최고의 영어사전 중 하나인 『웹스터 사전』의 저자 노아 웹스터(N. Webster)의 생가는 미국 코네티컷의 주도(州都)인 하트포드에 있다. 사전류에 관심이 많은 필자는 몇 년 전 어느 한여름 날, 마크 트웨인과 스토우 부인의 집을 거쳐 차도 없이 길을 묻고 물어 웹스터의 생가에 겨우 찾아간 적이 있다. 하지만 그곳에는 사전 집필에 관련된 자료는 하나도 없었고, 옛날식으로 베를 짤 수 있는 기계와 실을 잣는 기구 등 오직 베짜기에 관련된 자료들만 보존하고 있는 그야말로 소규모 직조 박물관이었다. 비디오로 상영해 준 웹스터의 생애나 그곳 관계자의 설명도 모두 베짜기에 관련된 것이었다. 사전 편찬 작업의 흔적을 엿볼 수 있기를 기대했던 필자에겐 여간 안타까운 일이 아니었는데, 〈Webster〉라는 성씨가 베를 뜻하는 〈Web〉와 〈…하는 사람〉이라는 뜻의 〈-ster〉가 합쳐져 이루어진 것이라는 생각이 떠오른 것은 바로 그 순간이었다.



활[弓]



화살[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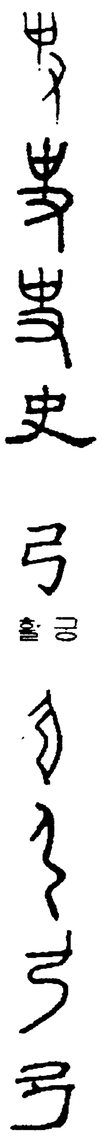
영어에서 성씨가 직업에 근거해 만들어진 경우가 있는 것처럼, 중국의 성씨도 선조들의 직관이나 전문 기술직이 세습되면서 굳어진 경우를 자주 볼 수 있다.

예컨대 빌 축(祝)씨와 무당 무(巫)씨, 점 복(卜)씨의 경우, 원시사회 때 더없이 중요했던 제사를 주관했던 제사장이나 점을 치거나 운수를 예측했던 점복관에 대대로 종사해 온 사람들의 성씨로 굳어지게 되었다.

또 사관 사(史)는 장식된 붓을 손으로 쥐고 있는 모습을, 벼슬 윤(尹) 또한 손으로 붓을 쥐고 있는 모습을 그렸다. 그리하여 사(史)씨나 윤(尹)씨는 모두 역사의 기록을 주관하던 사관(史官)을 의미하며, 이러한 직책으로부터 굳어진 성씨들이라 하겠다.

그리고 우리들이 잘 알고 있는 사마(司馬)씨는 말을 관리하는 직책으로부터 굳어진 성씨이며, 갖옷 구(裘)씨는 가죽옷의 수급을 담당하던 직책으로부터 얻어진 성씨이고, 활 궁(弓)씨는 활을 제작하던 전문직으로부터 얻어진 성씨이다.

史
사관 사



弓
활 궁

후예后羿와 항아嫦娥

옛날 요(堯)임금이 나라를 다스리고 있을 때였다. 하루는 열 개의 태양이 한꺼번에 떠오르는 기이한 일이 일어났다. 열 개의 태양은 당시 천제(天帝)였던 제준(帝俊)의 아내 희화(羲和)가 낳은 열 아들이었는데, 이들은 탕곡(湯谷)이라는 곳의 부상(扶桑)이라는 거대한 나무에 모여 살았다. 이 열 아들이 어머니가 안배해 수레로 실어다 주는 순서를 따라 매일 하나씩 하늘로 올라가 인간 세상을 비춰주고 있었던 것이다.

하지만 어느 날, 이들 열 아들들은 어머니가 태워다 주는 반복적인 생활을 더 이상 견딜 수 없어 이제 다시는 그 지겨운 수레를 타지 말고 각자 마음내키는 대로 하늘로 올라 가자고 결의했다.

그리하여 이튿날 아침, 그들은 서로 먼저 자유의 새바람이라도 만끽하려는 듯 하늘로 떠올라 제멋대로 춤추고 노래하면서 광활한 하늘을 누비기 시작했던 것이다.



〈후예가 태양을 쏘다〉의 신화를 그린 그림. 하남성 남양에서 출토된 한나라 때의 화상석.



후예가 서왕모에게서 구해온 선약을 몰래 훔쳐먹고 달로 올라가는 항아. 하남성 남양에서 출토된 한나라 때의 화상석.

고서는 한밤중에 혼자 몰래 약을 먹고 하늘로 올라가 버린다.

그러나 남편을 버리고 혼자 도망 온 죄가 두려운 항아는 우선 달나라로 간다. 하지만 남편을 배반한 대가였던지, 달에 도착하자마자 척추가 오그라들면서 배와 허리가 튀어나오고 입과 눈이 커지고 목과 어깨가 붙었으며 피부에는 동전 같은 반점이 돋기 시작했다. 발도 떨어지지 않았다. 비명을 질러댔으나 이미 벙어리가 된 뒤였다. 절세미인이었던 항아는 탐욕 때문에 그만 흉측한 두꺼비로 변해버린 것이었다.

한편 사랑하는 아내를 떠나 보낸 후예는 그 용맹스럽고 기골차던 모습을 잃어버린 채 방황하다가 자신의 후계자인 봉몽(逢蒙)에게 죽임을 당하는 비극적 최후를 맞는다. 중국 최고의 부부신화인 후예와 항아의 신화는 이렇듯 더없는 슬픔으로 끝을 맺고 있다.

임금/황후 후(后)는 갑골문의 경우 여자[女 혹은 母]와

后
임금/황후 후



羽
깃 우

그러자 그토록 평화롭던 인간 세상은 일시에 대혼란에 빠져들었고, 이를 막기 위한 갖가지 대책이 마련되었다.

당시 최고의 무당이었던 여축(女丑)을 동원해 신통력을 부려도 보았지만 별소용이 없었다. 급기야 요(堯)임금은 제준에게 직접 기도를 드렸고, 그 지극한 정성에 감화한 제준은 활의 명수였던 후예(后羿)를 아내인 항아(嫦娥)와 함께 인류의 구원자로 지상 세계로 파견한다. 폭염에 죽어 가고 있는 인간 세상을 구하고자 후예는 자신의 활솜씨를 마음껏 자랑하면서 아홉 개의 태양을 떨어뜨렸다. 환호하는 인간 세상 사람들에게 그는 진정한 영웅이었다. 여기에 화답이라도 하려는 듯 그는 내친김에 인간 세상을 괴롭히고 있던 계유(契俞), 착치(鑿齒), 구영(九嬰), 옥반지(玉搬指), 대봉(大鳳), 파사(巴蛇), 봉희(封豨)라는 일곱 괴물까지 함께 없애버린다.

그러자 세상 사람들은 후예를 더욱더 영웅시했다. 하지만 그는 이 때문에 그만 제준의 미움을 받아 하늘로 올라가지 못하게 되는 처분을 받고 만다. 제준의 아들들을 한번 혼내주라는 명령을 어기고 아홉이나 쏘아 죽여 버렸기 때문이었다. 인간 세상에 남게 된 후예도 그렇지만 그의 아내 항아는 더욱 괴로웠다. 항아는 남편 때문에 하늘나라로 가지 못하게 되었다고 생각하여 남편을 원망하며 실의에 빠져 지냈다.

남달리 아내를 사랑했던 후예는 아내를 위해 온갖 어려움을 무릅쓰고 곤륜산에 사는 서왕모(西王母)에게 가 불사약을 구해온다. "이 약은 당신들 부부가 불로장수하기에 충분한 양일세. 하지만 만약 혼자 먹는다면 신선이 되어 승천할 수도 있을 걸세!"라고 한 서왕모의 말을 항아가 알아내

거꾸로 된 아이[子]의 모습을 그려 아이를 낳는다는 의미를 나타내며, 기를 육(毓)과 같은 글자로 쓰이고 있다. 특히 모계사회에서 아이를 낳아 기르는 공이란 더없이 크고 중요한 것이었으며, 이러한 역할을 하는 우두머리를 후(后)라 존경하여 불렀다. 여기서부터 후(后)는 임금이나 황후를 뜻하게 되었다. 이후 이 글자는 금문단계에 들면서 알아보기 쉽지는 않지만 왼쪽부분이 사람[人]의 모습을, 오른쪽이 거꾸로 된 모습을 표현했다가 소전(小篆) 단계 이후부터는 지금처럼 변했다.

사람이름 예(羿)는 깃 우(羽)와 두 손[廾]으로 구성된 글자이다. 우(羽)가 깃털의 모습을 그린 것이고, 깃털은 화살의 끝부분에 고정하여 화살이 흔들림 없이 표적물까지 날아갈 수 있도록 하는 데 쓰였던 것이고 보면, 예(羿)는 두 손으로 활을 쏘고 있는 모습을 그린 셈이다. 이는 신궁(神弓)이었던 후예의 특징을 반영시킨 글자라 하겠다. 그리고 항아 항(嫦)은 계집 녀(女)가 의미부이고 항상 상(常)이 소리부이며, 예쁠 아(娥)는 계집 녀(女)가 의미부이고 나 아(我)가 소리부로서 고아하고 아름다운 여자를 일컫는 말이다.

살해되어야 하고 남아가 선호되는 이유는 어디에 있을까?

마빈 해리스는 그 이유를 전쟁의 기능과 마찬가지로 생식 압력에 의한 인구조절 기능 때문이라고 설명하고 있다. 즉 원시시대 인류의 조상들이 입에 겨우 풀칠을 하며 연명해 가던 정도로 생활 수준이 떨어지는 것을 미리 막기 위해 인구를 규제하는 대가로 치른 것이 전쟁이듯, 열악해져 가는 주거 환경 혹은 빈번한 전쟁 등과 같은 상황 속에서 자연히 밀려오는 생식 압력을 조절하기 위해 인구의 증가에 직접적으로 관여하는 여아를 살해했다는 것이다. 즉 여자가 줄어들면 인구증가는 그만큼 자동적으로 둔화되기 때문이다.

아울러 유아의 양육권을 실질적으로 갖고 있는 여성에 의해 남아가 배척되고 살해되지 않도록 하기 위해 남아선호사상을 창출하여 주입하였던 것으로 보인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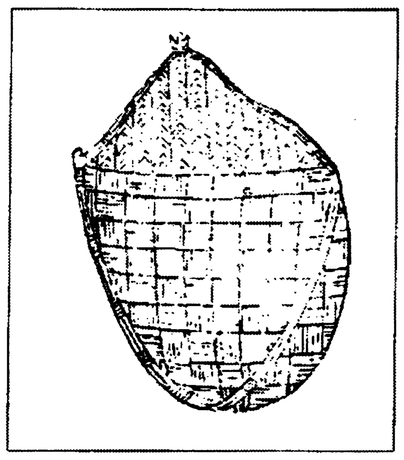
기棄와 여아 살해

棄
버릴 기

버릴 기(棄)는 윗부분은 핏물을 흘리고 있는 아이를 생동적으로 그렸고, 중간 부분은 키[箕]를 그리고, 아랫부분은 두 손을 그려, 아이를 죽여 내다 버리는 모습을 형상화했다.

왜 아이를 죽여 내다 버리는 것일까? 아이는 남자아이일까 아니면 여자아이일까? 옛날부터 내려오는 남아선호사상을 고려한다면 여자아이일 가능성이 높다.

많은 소수민족사회에서 여아를 살해하는 풍습이 있다고 보고되고 있다. 생태학적인 입장에서 엄격히 말하자면 여성은 남성보다 훨씬 가치를 갖고 있는 존재이다. 여성은 아이를 낳고 양육할 뿐만 아니라 남성의 도움 없이도 생존과 생산 활동에서 기본적인 문제들을 해결할 수 있다.


키[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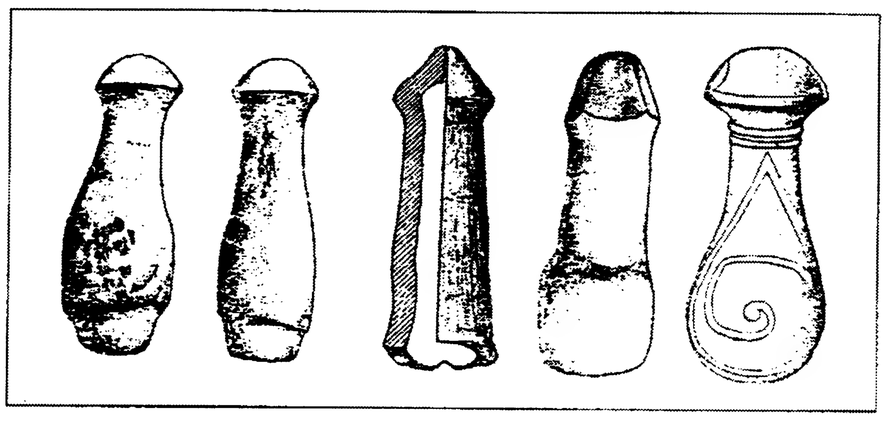
마링족처럼 화전을 수단으로 살아가는 농경부족사회에서도 여성이 식량의 주생산자이고, 부시맨과 같은 사냥부족사회에서도 여성은 부족 전체 식량의 약 3분의 2를 생산한다고 한다.

그럼에도 불구하고 여아가

且(祖)
할아비 조/
또 차

且 且 祖 祖

祭
제사지낼 제


상나라 때의 남성 숭배 조형물.

가진다.

제단 앞에 꿇어앉아 주문을 외우며 기도하는 모습이 빌 축(祝)이다. 그래서 입[口]을 나타내는 부분이 크게 그려져 있다. 축(祝)은 축문을 외우다, 신에게 기원하다, 혹은 이런 제례를 행하는 사람, 즉 남자 무당(박수)의 의미를 가지게 되었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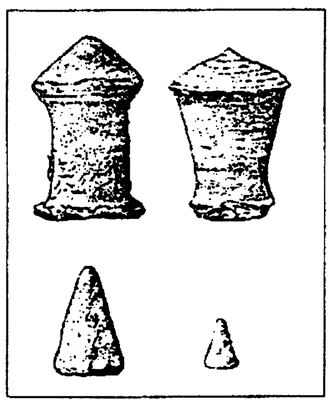
시(示)에다 땅의 의미를 지닌 토(土)를 더하면 땅을 지키는 신이라는 의미의 땅귀신 사(社)가 된다. 제사지낼 제(祭)는 손으로 고기를 받쳐들고 그것을 제단 위로 올리는 모습이다. 어떤 경우에는 피가 흐르는 모습까지도 생생하게 그려져 있어, 막 잡은 생고기를 희생물로 사용했음을 보여주기도 한다.

할아비祖와 조상 숭배

祀
제사지낼 사

상나라 때의 갑골문에 의하면 제사의 가장 중요한 대상은 태양신이나 자연신이 아니라 바로 조상신이었다. 그래서 당시에는 1년 내내 조상을 모시는 제사가 그치질 않았으니, 심지어 1년을 헤아리는 단어로 제사지낼 사(祀)가 쓰일 정도였다. 제사가 한 바퀴 돌아오는 것을 해를 헤아리는 단어로 삼았던 것이다.

지금까지도 조상신은 동양에서 가장 중요한 숭배 대상이다. 조상을 나타내는 글자는 할아비 조(祖)인데, 보일/땅귀신 시(示)는 제삿상 혹은 그 위에 제물을 올려놓은 형상이요, 할아비 조/또 차(且)는 남근을 형상화한 것으로, 자손을 이어지게 해주는 상징물이다. 조(祖)는 처음에는 조(且)만으로 표기하였으나, 조(且)가 〈또〉나 〈장차〉라는 추상적 의미로 가차되어 쓰이게 되자 이후 제사를 통한 숭배 의식이 강화되면서 시(示)가 더해져 오늘날의 글자로 만들어졌다.


신석기시대의 남성 숭배 조형물.

그래서 한자에서 시(示)가 들어가면 모두 제사나 신과 관련된 의미를 가진다. 예컨대 제단을 집 안[宀]에다 설치하면 겨레 종(宗)이 되며, 종묘나 사당이라는 의미를

처妻와 첩妾


아내 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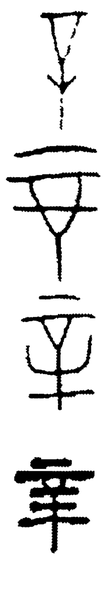

첩 첩

아내 처(妻)는 꿇어앉아 있는 여자의 뒤쪽에서 머리를 다듬어 주고 있는 모습을 형상화한 글자이다. 다시 말해 머리를 빗기고 비녀를 꽂아 주는 모습인 것이다. 고대 중국의 습속에 의하면 여자는 15세가 되면 머리를 얹었다. 소위 성인식인 셈인데, 이를 거행하는 의식 또한 상당히 엄숙하고 성대했던 것 같다. 『예기(禮記)』에 의하면 친지와 친구들이 모인 가운데 가장(家長)인 아버지가 여식의 머리를 빗겨 비녀를 꽂아준다고 했다.

그래서 여자 나이 15세를 〈비녀를 꽂는 나이〉라는 뜻인 〈계년(笄年)〉이라 하고, 이때를 기점으로 여자는 성인대접을 받을 수 있음과 동시에 다른 사람의 아내가 될 수 있었다. 이것으로부터 〈아내〉라는 뜻이 파생되었다. 그러므로 아버지가 자신의 딸을 다른 남자에게 보내기 위해 치르는 의식에서 비롯된 이 글자는 갑골문 시대 이전부터 이미 가부장제가 확립되어 있었음을 보여 주고 있다.

이에 비해 **첩 첩(妾)**은 매울 신(辛)과 계집 녀(女)로 구성된 글자다. 신(辛)은 묵형(墨刑)을 가하던 칼을 형상화한 글자로서, 〈힘들다〉나 〈고통스럽다〉는 뜻이 파생되었다. 그래서 신(辛)이 들어가는 글자는 대부분 묵형과 관련되어 있다.

예컨대 **주관할/재상 재(宰)**는 집안[宀]에 신(辛)이 들어


매울 신


주관할/재상 재

가 있는 모습인데, 묵형을 주관할 수 있는 권한이 있다는 뜻으로부터 〈재상〉이라는 뜻도 생겼다.

여하튼 첩(妾)은 원래 묵형을 당한 천한 여인, 혹은 종이나 노예를 지칭하던 글자였다. 그래서 이후 처(妻)가 정실(正室) 부인을 지칭하는 뜻을 가지는 반면, 첩(妾)은 측실(側室) 부인을 지칭하는 말로 쓰이게 되었다. 유교의 영향 속에서 종법제도의 강화와 함께 정실과 측실의 개념은 더욱 강화되었다고 볼 수 있다. 즉 오늘날의 〈첩〉이라는 개념은 남성 중심의 사회가 보다 견고해지고 제도화된 이후에 생겨난 것이라 하겠다.

부인婦과 빗자루箒


지어미 부

지어미 부(婦)는 계집 녀(女)와 빗자루/쓸 추(帚)로 구성된 글자로, 이는 여자가 비를 들고 있는 모습이다. 아주 오래 전부터 여자가 결혼을 하면 아이 양육을 담당했기에, 아무래도 집안 청소 등의 가사는 전통적으로 여자의 몫이었던 모양이다. 그래서 빗자루를 든 모습은 청소가 주부의 일상적인 일이라는 뜻에서 〈결혼한 여자〉를 지칭하게 되었다. 물론 요즈음 신세대 부부들의 모습과는 다분히 거리가 있기는 하지만 말이다.

하지만 하나 주목할 것은, 상나라 때는 부(婦)가 여성에 대한 일반적 통칭이 아닌 〈왕비〉 등을 가리키는 직함으로 쓰였다는 점이다. 1976년, 은(殷)나라의 수도였던 하남성 안양 은허(殷墟)에 있는 상나라 제23대 무정(武丁) 임금의 부인 부호(婦好)의 무덤에서 무려 2천여 점에 가까운 부장품들이 발견되었다. 이 사건은 부(婦)의 지위에 대해 다시 한 번 생각하게 만드는 계기가 되었다.

부호는 분명 무정 임금의 부인이었으며, 주요 국사에 참여함은 물론 3천 명에 가까운 군사까지 거느리는 등 당시 여성이 가질 수 있었던 권한으로서는 너무나 막강한 권한을 가졌다. 그래서 문자학자들은 여인과 빗자루로 구성된 부(婦)에서 표현하고 있는 것은 단순히 집안 청소가 아닌, 제사를 모시는 제단을 청소하는 것이라고 해석한다.


빗자루/쓸 추


잘 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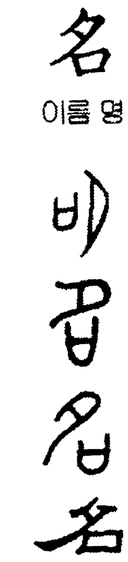
제단에는 여자의 출입이 엄격하게 금지된다. 제사를 그 무엇보다 중시했던 상나라 때에는 더욱 그러했을 것이다. 신성하기 그지없는 금녀의 영역에, 비록 〈청소〉를 위한 것이긴 하지만 출입할 수 있었던 사람이라면 그 직위가 꽤나 높았을 것이다. 이런 특권을 가진 직위가 바로 부(婦)요, 결혼한 여자에 대한 통칭으로 사용되기 시작한 것은 상당한 시간이 흐른 후의 일이라 하겠다. 우리의 〈양반〉이나 〈영감〉이라는 말과 마찬가지로 부(婦)도 어쩌면 이후로 가면서 그 지위가 더없이 낮아진 글자가 아닐까 한다.

추(帚)는 물론 빗자루를 형상화한 글자다. 윗부분이 빗자루 끝이고 아랫부분이 손잡이다. 어떤 글자는 빗자루 대를 묶어 놓은 형상을 하고 있기도 하다. 이후 빗자루 대의 재료로 대나무를 주로 사용하면서 대 죽(竹)이 더해져 오늘날의 비/쓸 추(箒)로 변했다. 그리고 추(帚)에 손을 나타내는 손 수(扌)가 첨가되면 청소하다는 뜻의 쓸 소(掃)가 된다.

잘 침(寢)은 집[宀] 안에 비[帚]가 있는 모습으로, 집안을 청소하여 잠자리를 만든다는 의미이다. 하지만 이후 진나라 때의 소전체에서는 사람을 나타내는 사람 인(亻)이 첨가되어 쉴 침(寢)으로 변했으며, 한나라 때의 예서(隸書) 이후로는 중국인들이 서구인들과 마찬가지로 침상 생활을 주로 하게 되어 다시 사람 인(亻) 대신 침상을 나타내는 반쪽나무 장/조각 반(爿)이 첨가되어 오늘날과 같이 침(寢)자로 변했다.

이름名과 자字

名
이름 명



청나라 동치(同治) 연간 때의 일이다. 왕국균(王國鈞)이라는 사람이 과거 시험에서 훌륭한 성적으로 합격하였으나, 시험 결과를 보고받던 태후가 그의 이름을 망국균(亡國君)으로 잘못 알아듣고서는 그를 제일 나쁜 성적으로 내리도록 명령했다. 그 결과 그는 한림원에도 들어갈 수 있었던 성적임에도 불구하고 이름 때문에 지현(知縣)이라는 최말단의 관직에 임명되었다. 이렇듯 이름이란 자고로 한 사람의 운명과도 관련될 정도로 중요한 역할을 해 왔다. 그래서 이름을 지을 때는 자못 주의를 기울여 의미 있고, 부르기 편하며, 아름다운 이름을 짓고자 했던 것이다.

『예기(禮記)』에 보면 〈유명관자(幼名冠字)〉라는 말이 있는데, 이는 아이가 태어나 3개월이 되기 전에 아이의 이름을 짓고, 나이 20이 되어 성인식[冠禮]을 올리고 나면 자(字)를 짓는다는 고대 중국의 관습을 요약한 말이다.

이름 명(名)은 저녁[夕]과 입[口]으로 구성된 글자로, 저녁에 어두워 사람이 보이지 않으면 부르던 것이란 뜻에서 〈이름〉이라는 의미가 생겼다. 글자 자(字)는 집안[宀]에 아이[子]가 있는 모습으로, 집안에서 〈아이를 낳다〉나 〈아이를 낳아 기르다〉가 본래 뜻이다. 여기서 아들 자(子)는 두 발과 머리칼이 난 아이의 모습을 형상화한 것이다. 그러나 부계사회가 확립되면서 아버지의 성씨를 이어나가는 것은 아들이요, 딸은 다른 남자의 성씨를 이어주는 수단 정도로 인식되면서 〈아들〉만 진정한 자식이 되었고 그래서 아들 자(子)는 남자아이만을 한정해서 의미하게 되었다.

字
글자 자



글자 자(字)는 이후 아이를 낳아 자손을 불려나가듯 한다는 의미에서 〈파생되다〉는 뜻도 가지게 되었다. 그래서 문자(文字)라고 할 때 문(文)이 한자의 가장 기초되는 글자라고 한다면, 자(字)는 이 문(文)에 해당하는 글자들이 두 개 이상 서로 합쳐져 새로이 만들어진 글자를 말한다.

마찬가지로 명(名)과 자(字)라고 하면 명(名)이 원래 있던 〈이름〉인 반면 자(字)는 여기서 파생되어 붙여진 이름을 말한다. 그래서 성인이 되고 나서 자(字)를 지을 때는 원래 있던 이름[名]과의 관련 속에서 짓는 것이 원칙이었다. 예컨대 홍오(洪梧)의 자가 동생(桐生)인 것처럼 같은 의미의 다른 글자로 자를 삼은 것도 있고, 요춘(姚椿)의 자가 춘목(春木)인 것처럼 글자를 풀어서 자로 삼은 경우도 있다. "이름을 들으면 자를 알 수 있고, 자를 들으면 이름을 알 수 있다"는 옛말은 바로 이를 두고 한 것이다.

子
아들 자

부족에서 국가로



추장酋長과 술酒
성인聖과 임금王
국가國와 전쟁
눈目과 신하臣, 백성民
피血와 맹서盟誓
법法과 원칙原則
형刑과 벌罰
궁형宮刑과 다섯 가지 형벌

추장酋長과 술酒

酋
우두머리 추



우두머리 추(酋)는 원래 술독 위에 점을 세 개 찍어 술이 익으면서 향기가 바깥으로 새어 나오는 모습을 그렸다. 그래서 이 글자는 〈술〉과 〈오래되다〉는 두 가지 의미를 동시에 지닌다. 오늘날에도 술은 제삿상에서 빠져서는 안 되는 필수 불가결한 요소이듯, 옛날 제정일치사회에서 술은 제사의 중요성에 버금가는 아주 특별한 음식이었다.

한편 〈대추(大酋)〉의 용례에서 보이듯 술을 관리하는 사람을 추(酋)라 불렀는데, 당시 술의 1차적 용도는 신을 모시기 위한 것이었으므로 술 관리인은 자연히 제사장의 역할을 수행했을 것이다. 그리고 그 제사장은 당시 사회의 성격으로 미루어 보아 부족의 모든 대소사를 주관하게 되고, 따라서 자연히 그 부족의 우두머리가 되었을 것이므로 이로부터 〈추장(酋長)〉이라는 말이 생겨났다.

이러한 술독을 받침대나 탁자 등에 올려서 조상이나 신께 바치기 위한 것이라는 의미를 강화한 것이 둘/제물올릴 전(奠)이다. 그래서 모든 제사를 통틀어 〈제전(祭奠)〉이라 하기도 한다.

한편 전(奠)은 한 명 혹은 공통의 제사장 아래에서 함께 제사를 모시는 단위인 고을이나 마을을 나타내는 지명으로도 쓰였다. 하지만 지명을 나타내는 경우에는 원래 의미와 구분하기 위해 고을 읍(邑=阝)을 더하여 정나라 정(鄭)으로

奠
둘/제물올릴 전



鄭
정나라 정



썼다. 이로부터 정(鄭)은 다시 〈정나라〉라는 구체적 나라를 지칭하게 되었다.

하지만 이 정(鄭)에 읍(邑)이 더해지기 전의 원래 의미가 완전히 사라진 것은 아니다. 다름아닌 〈정중(鄭重)하다〉라는 것이 바로 그것인데, 이는 신께 제사 드릴 때와 같이 마음가짐을 매우 경건하고 조심스레 한다는 뜻에서 생겨난 것이다.

그리고 술독을 두 손으로 받쳐들고 있는 모습을 형상화한 것이 높을/술그릇 존(尊)이다. 공경하는 마음으로 술독을 받쳐들고 조상신께 바친다는 데서 〈높다〉는 뜻이 나왔으며, 이러한 술을 담는 용기를 뜻하는 말로도 쓰이게 되었다. 특히 나무로 만든 술그릇을 술그릇 준(樽), 토기로 만든 술그릇을 술그릇 준(罇)이라 구분하여 부르기도 한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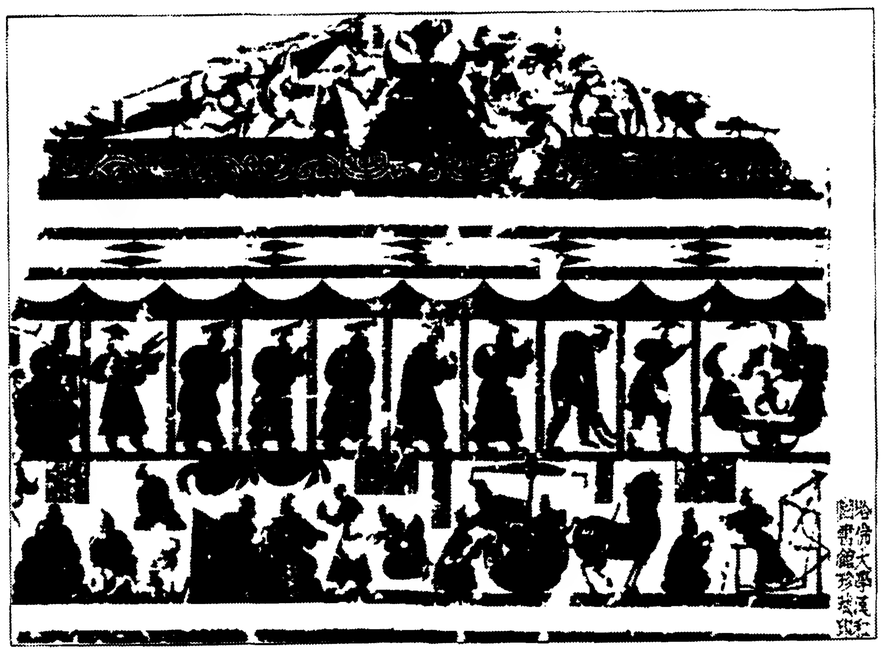
또 따라갈 준(遵)은 〈가다〉는 뜻의 쉬엄쉬엄갈 착(辶=辵)과 높이 받든다는 뜻의 존(尊)이 합쳐진 것으로, 〈준수(遵守)〉와 같이 높이 받들고 따라간다는 뜻이다. 물론 존(尊)은 소리를 나타내는 기능도 겸하고 있다.

성인聖과 임금王

聖
성인 성



역사는 크게 신화시대와 역사시대의 둘로 구분할 수 있다. 어느 나라나 그러하겠지만 중국의 경우도 신화시대에 천지개벽의 반고씨, 불을 발명했다는 수인씨(燧人氏), 농사의 신인 신농씨, 제국을 창건했다는 황제 유웅씨(有熊氏) 등과 같이 수많은 신화적 인물들이 등장하는데 이들을 통칭하여 〈성인[聖]〉으로, 역사시대로 접어든 이후의 제왕들을 〈왕(王)〉이라 부를 수 있을 것이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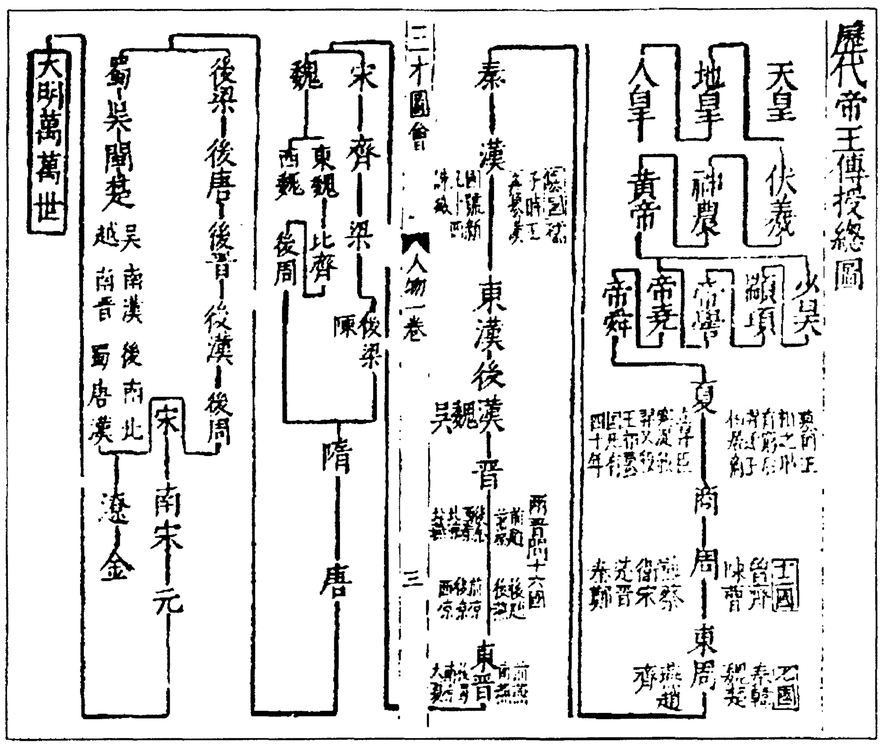
삼황오제 시대의 여러 성인들. 중간 열의 맨 오른쪽부터 인류의 시조 목희와 여와, 불의 신 축융(祝融), 농사의 신 신농(神農), 황제(黃帝), 전욱(顓頊), 제곡(帝嚳), 요(堯)임금, 순(舜)임금, 하나라의 우(禹)임금, 걸(桀)임금의 순으로 그려져 있다. 산동성 무씨사당에 새겨진 화상석.

王
임금 왕



皇
임금 황





역대 제왕 전수 총표.

성인 성(聖)은 귀 이(耳)와 입 구(口), 사람을 나타내는 천간 임(壬)의 세 부분으로 구성된 글자다. 뛰어난 청력을 가지고서 명령을 내릴 수 있는 사람이 〈성인〉이라는 의미이다. 인류가 수렵 단계에 있었던 시절, 예민한 청각을 소유한 사람이 〈성인〉으로 인식되었던 것 같다.

뛰어난 청각을 가진 사람은 야수들의 출몰을 미리 알 수 있어 종족의 안위에 도움을 줄 수 있을 뿐 아니라 사냥감의 출현도 미리 예측할 수 있었기 때문이다. 그래서 뛰어난 청각을 가진 이는 다른 사람들의 존중을 받게 되었고 지도자가 될 수 있었던 것이다. 이후 인지가 발달하면서 신의 계시를 듣고 이를 사람들에게 전해줄 수 있는 사람을 〈성인〉이라고 인식하게 되었다. 그래서 귀[耳] 이외에 입[口]

국가國와 전쟁

國
나라 국

或
國
囻
圍
에워쌀 위

중국은 일찍부터 성(城)을 중심으로 하여 생활했던 나라이다. 만리장성이 상징하고 있듯, 적의 침입을 막기 위해서 아주 오랜 옛날부터 대대적인 성쌓기가 이루어졌다. 그래서 초기 단계의 부족은 서로 모여 성을 쌓고, 각자의 성을 중심으로 이웃한 성을 정벌함으로써 더 큰 개념의 〈나라〉를 만들어 갔는데, 이것이 바로 〈국가〉의 형성이었다.

초기 단계에서 거주 단위를 뜻하는 고을 읍(邑)은 성곽[口]과 앉아 있는 사람을 그려, 사람들이 거주하는 곳이라는 의미를 형상화했다. 이보다 큰 개념인 나라 국(國)은 성의 모습을 그린 나라 국/에워쌀 위(口)와 무기를 상징하는 창 과(戈)가 합쳐진 형태로, 무기를 들고 성을 지키고 있는 모습으로써 〈나라〉라는 의미를 그렸다. 이후 여기에다 땅을 상징하는 가로획(一)이 더해져 혹시 혹(或)이 되었다. 그러므로 혹(或)의 원래 뜻은 〈나라〉이다.

하지만 이후 혹(或)이 〈혹시〉라는 부사어로 쓰이게 되자 원래의 〈나라〉라는 뜻을 더욱 정확하게 나타내기 위해 다시 입 구(口)를 더하여 나라 국(國)이 되었으니, 나라 국(國)은 실제 성이 중복되어 그려진 셈이다. 그리고 그들이 살고 있는 〈영역〉이나 〈지역〉이라는 개념을 정확하게 하기 위해서 흙 토(土)를 더하여 지경 역(域)을 만들었는데, 흙 토(土)를 더한 것은 중국의 성이 거의 대부분 흙으로 만들

止
발/그칠 지

城
재 성

城

히 뒤의 일이며 처음 뜻은 〈발〉이기 때문이다.

그리고 **재 성(城)**은 성곽에 세워져 있는 망루(𠦝)와 날이 등근 도끼[戉]가 합쳐진 모습을 그렸는데, 이후 성의 망루가 간단한 흙 토(土)로 바뀌어 지금처럼 되었다. 소리부의 역할도 함께하고 있는 재 성(成)은 날이 등근 도끼를 뜻하는 열한째지지 술(戌)과 소리부인 네째천간 정(丁)이 합쳐진 형태이다. 이렇게 본다면 재 성(城) 역시 무기를 들고 지키는 대상을 표현함으로써 〈성〉이라는 개념을 그린 것이 아닐까?

令
부릴 령

命
목숨 명

命

이 더해지게 되었다.

임금 왕(王)을 『설문해자(說文解字)』에서는 "하늘[天]과 땅[地]과 사람[人]을 의미하는 석 삼(三)을 하나로 꿰뚫은 것"이라 했지만, 갑골문에 의하면 왕(王)은 어떤 신분을 상징하는 모자를 형상화한 것으로 보인다. 모자를 쓴다는 것은 권위의 상징이었으며, 그래서 〈왕〉이라는 뜻이 생겼다. 그리고 왕(王) 위에 화려한 장식물이 달린 모습이 **임금 황(皇)**이다.

한편 사람이 모자를 쓰고 앉아 있는 모습이 **부릴 령(令)**으로, 모자를 쓴 사람이 명령을 내려 사람을 부린다는 뜻이다.

부릴 령(令)에 다시 입 구(口)가 더해지면 **목숨 명(命)**이 된다. 목숨 명(命)은 명령이라는 의미가 원래 뜻이나, 오래 살고 빨리 죽음은 하늘의 명령에 달린 것이라는 생각이 더해져 이에 〈운명〉이니 〈천명(天命)〉이니 하는 뜻이 생기게 되었고, 이로부터 다시 〈목숨〉이라는 뜻도 파생되었다.

正
바를 정

武
굳셀 무

武

어졌기 때문이다.

나라 국(國)의 형성 원리에서 볼 수 있듯이 〈국가〉의 형성은 무기와 직접적인 관련이 있다. 여기서 무기란 정벌을 의미한다. 즉 상대를 정복하느냐 정복당하느냐가 국가 존망의 관건이었다. 이러한 모습이 반영된 한자가 에워쌀 위(圍)와 **바를 정(正)**이다.

위(圍)는 원래 가죽/에워쌀 위(韋)로 표기했는데, 성[口] 주위를 둘러싸고 있는 발[止]을 그려 놓음으로써 성을 지키는 모습을 형상화했다. 하지만 이후 위(韋)가 〈가죽〉이라는 뜻으로 가차되어 쓰이자 의미를 보다 정확하게 하기 위해 다시 입 구(口)를 더하여 현재와 같은 글자(圍)가 되었다. 지킬 위(衛) 역시 사방으로 잘 뚫린 길을 뜻하는 갈 행(行)과 지키다는 의미의 위(韋)가 합쳐진 글자이다.

한편 바를 정(正)은 성[口]을 향해 나아가고 있는 발[止]의 모습인데 이는 다른 성의 정벌을 그린 것으로, 이 글자의 원래 뜻은 〈정벌하다〉이다. 하지만 정벌이란 정의로운 정벌이어야 한다는 뜻에서일까, 이 글자가 〈바른〉이라는 뜻으로 가차되어 쓰이게 되자 원래 의미를 명확하게 하기 위해 다시 쉬엄쉬엄갈 착(彳)을 더하여 정벌할 정(征)을 만들었다.

이와 유사한 구조가 **굳셀 무(武)**인데, 이는 창[戈]과 발[止]을 그림으로써 무기를 메고 걸어가는 위풍당당한 모습을 그렸다. 혹자는 굳셀 무(武)를 창[戈] 즉 전쟁을 그치게[止] 하는 것이 바로 〈무〉라고 해석하지만, 이는 호전(好戰)사상이 투영된 이후의 의미에 근거한 해석이다. 왜냐하면 **발/그칠 지(止)**에 〈그치다〉는 뜻이 생긴 것은 상당

눈目과 신하臣, 백성民

目
눈 목



省
살필 성/덜 생



눈 목(目)은 눈의 형상을 그린 글자로, 눈자위와 눈동자가 사실적으로 그려져 있다. 한자에서 눈 목(目)이 들어가면 모두 〈눈〉과 관련된 뜻을 가졌다고 보아도 무방하다.

예컨대 볼 간(看)은 손[手]으로 눈[目]을 가리고 보는 것을 그렸으며, 살필 성/덜 생(省)은 어떤 것을 살필 때 눈빛이 사방으로 퍼져 나가는 모습을 그렸고, 서로/볼 상(相)은 나무[木] 위에 눈[目]이 있는 모습으로 높은 곳에서 〈살핀다〉가 원래 뜻이다. 지금도 〈관상(觀相)〉이나 〈수상(手相)〉과 같은 단어에는 원래 뜻이 남아 있다. 그리고 잠잘 수(睡)는 눈 목(目)과 늘어질 수(垂)로 이루어져, 〈눈이 감기다〉, 〈잠자다〉는 뜻이 되었다. 물론 수(垂)는 이 글자의 소리를 표시해 주는 기능도 함께하고 있다.

또 낯 면(面)은 그림에서처럼 얼굴 윤곽을 그린 후 눈 하나를 그려 넣었다. 눈을 하나만 그려 넣었지만 이것이 얼굴을 형상화한 것임을 금방 알 수 있다. 그래서 〈얼굴〉이라는 뜻을 가지게 되었고, 이후 〈겉〉이나 〈표면〉이라는 뜻으로 의미가 확대되었다. 그리고 눈썹 미(眉)는 눈 위에 눈썹을 그린 것으로, 눈썹이라는 뜻이다.

신하 신(臣)은 가로로 놓여진 눈의 형상을 세워 놓은 즉 눈[目]을 세워 놓은 형상이다. 계급이 엄격했던 고대 중국에서 노예가 감히 얼굴을 들어 주인을 쳐다본다는 것은 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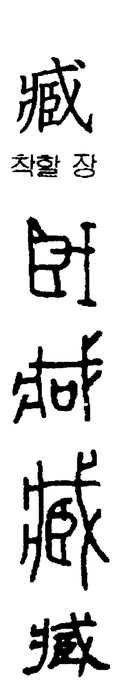
眉
눈썹 미

살고 있는 것이다. 하지만 아직도 위정자들은 민(民)을 주인으로 보지 않고 원시적 단계의 의미인 노예나 포로의 개념, 즉 종속적 존재로 보는 듯하여 가슴이 아프다.

宦
벼슬아치 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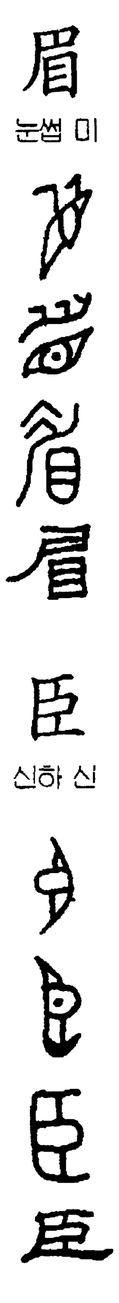
臧
착할 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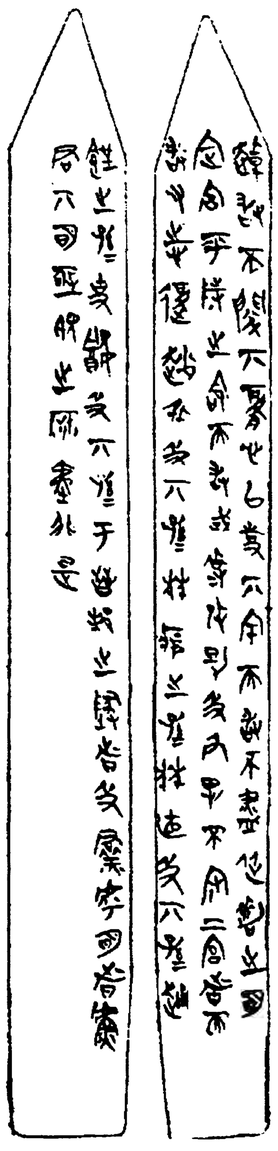
民
백성 민



臣
신하 신



피血와 맹서盟誓



1965년, 전국 시대 진(晉)나라의 유적지인 중국 산서성 후마(侯馬)라는 곳에서 5천여 편의 옥돌이 발견되어 사람들을 흥분시킨 적이 있다.

그것은 평범한 옥돌이 아니라 옥돌을 종이처럼 얇게 깎아서 그 위에 붉은 색으로 선명하게 글자를 새겨 넣은 진나라 유물이었다. 판독 결과 이 글은 당시 진나라 대부였던 조앙(趙鞅)을 중심으로 그들 동족 간에 맹약(盟約)을 다짐하고, 이를 어길 경우 어떠한 제재라도 감수하겠다고 언약한 것이었다. 이렇게 맹약의 내용을 적은 글을 맹서(盟書) 혹은 재서(載書)라고 한다.

『주례(周禮)』에 의하면 나라 간에

산서성 후마(侯馬)에서 출토된 전국시대 때의 맹서. 춘추시대 말기 진(晉)나라 정공(定公) 15년~23년(기원전 497~489년) 사이에 진나라의 조앙(趙鞅)과 경대부들 간에 맺은 약속을 기록한 서약문이다. 1965년 발견된 것으로 옥과 돌에다 붓으로 쓴 글이며, 날린 전서체[草篆]로 되어 있다. 총 1천여 점이나 되며 변별가능한 문자만 해도 6백여 자에 이른다.

서로/볼 상

相



낯 면

面



가능했을 것이다. 늘 얼굴을 숙이고 있다는 의미에서 눈의 모습을 정상적인 모습과 달리 그려 놓았다. 그래서 신하 신(臣)은 본래 전쟁 포로나 주로 남자 노예를 지칭하여, 비천한 사람을 뜻했다. 이후 신하가 이를 임금에 대한 겸칭으로 사용함으로써 〈신하〉라는 뜻이 보편적으로 사용되게 되었다.

한편 신하 신(臣)이 집안[宀]에 들어 있는 모습이 벼슬아치 환(宦)이다. 갑골문의 경우 사람을 상징하는 눈이 옥속에 갇혀있는 모습[臣]으로, 죄인 중에서 관리자로 뽑힌 하급 관리라는 뜻이다.

그리고 착할 장(臧)은 창[戈]에 눈이 찔린 모습이다. 전쟁에서 사로잡은 포로를 반항력은 줄이되 생산력을 보존시키기 위해서 한쪽 눈을 찌르던 관습이 반영된 글자이다. 그래서 이 글자에는 남자 노예라는 뜻이 생기게 되었고, 반항력을 상실한 노예는 주인에게 고분고분했을 것이니 〈좋다〉는 뜻을 가지게 되었다. 저 유명한 제갈공명의 「출사표」에 나오는 척벌장부(陟罰臧否 : 좋은 것은 상주고 나쁜 것은 벌한다는 뜻)에서의 장(臧)이 바로 이렇게 해석된다.

이와 같은 원리에 의해 만들어진 글자가 백성 민(民)이다. 민(民)은 갑골문에서 왼쪽 눈을 예리한 침으로 찔러 놓은 모습으로 나타나며 당시 노예 집단을 총칭하는 단어로 쓰였다.

죄인이나 포로로서 눈을 자해당하고 노예가 되었던 민(民)은 나중에 지위의 상승과 함께 〈백성〉이라는 뜻으로 쓰이게 되었다. 이후 백성 민(民)은 그 지위가 계속적으로 상승하여 오늘날에 이르러서는 한 국가의 요체로 자리잡게 되었다. 백성이 주인인 시대, 즉 민주(民主) 시대에 우리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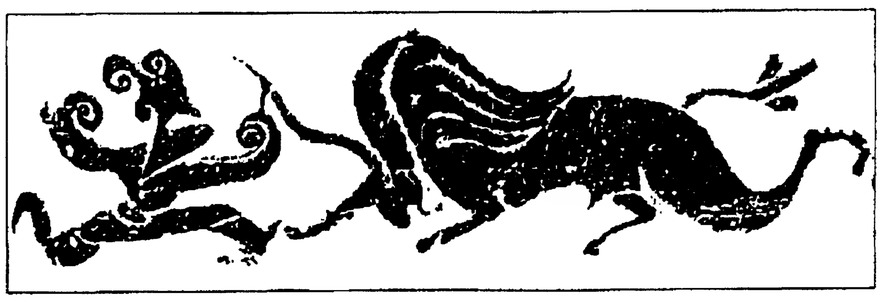
법法과 원칙原則

法
법 법



자고로 법은 공평하게 적용될 때에만 법으로서의 존재 가치가 있다. 한자의 법 법(法)자는 물 수(水)와 갈 거(去)가 합쳐져서 만들어진 글자로, 법의 수행이란 모름지기 물이 흘러가는 것처럼 해야 한다는 뜻을 담고 있다. 물은 언제나 높은 곳에서 낮은 곳으로 흐르며 낮은 곳에서 높은 곳으로 역류하는 법은 없다. 이렇게 물처럼 공평하기가 쉽지 않았던 것일까? 이런 이유로 『노자(老子)』에서도, 언제나 남을 이롭게 하면서도 조금도 뽐내지 않고 언제나 낮은 곳으로 흐르는 〈물〉을 두고서 최상의 선이요 도(道)에 가깝다고 극찬한 것이 아닐까?

그러므로 법(法)이라는 글자에는 모름지기 언제나 공평하고 또한 일정해야 한다는 뜻이 담겨 있다. 법(法)자는 진(秦)나라 소전까지만 해도 지금의 형태에 해태 치(廌)가 덧붙여져 있었다. 해태는 올바르지 않은 것을 만나면 그 무



옳지 않은 것을 뿔로 받아버린다는 정의의 동물 해태(解廌). 달리 법수(法獸)라 불리기도 한다. 하남성 남양에서 출토된 화상석.

법치주의를 표방하는 사회에 살고 있으면서도 일관된 법 적용과 원칙의 중요성이 더욱 강조되고 있는 지금, 우리는 법(法)과 칙(則)이 합해 만들어 낸 〈법칙〉의 의미를 다시 한 번 가슴에 제대로 새겨야 할 것이다.

盟
맹세 맹



血
피 혈

불협화음이 생기면 각 제후들이 일정한 장소에 모여 맹약을 했다 한다. 먼저 제후들이 모여서 합의를 도출한 다음 그것을 천지신명 앞에 서약하고, 이를 지킨다는 의미에서 동물의 피를 서로 나누어 마시며 남은 피로 그 내용을 옥에 기록하여 땅에 묻는다고 했다. 맹약을 위배하는 자는 공동의 적으로 간주하여 처벌할 것을 천명하고 합의된 내용을 부본(副本)으로 남겨 두었다. 이러한 고대의 맹세 현장이 2500년이 지난 오늘날 발굴된 것이다.

약속 이행을 위한 맹세 행위를 맹서(盟誓)라고 하지만, 맹세 맹(盟)과 맹세 서(誓)는 원래 다른 개념이었다. 즉 서(誓)가 서약을 의미하는 반면 맹(盟)은 동물의 피를 나누어 마시는 행위를 말한다. 사실 맹(盟)의 경우 지금은 그릇 명(皿)이 의미부이고 밝을 명(明)이 소리부인 형성(形聲) 구조이지만, 원래는 갑골문이나 금문에서 보이는 것과 같이 그릇 가득 피가 담긴 모습을 그린 회의(會意) 구조였다. 즉 이는 변함없는 약속의 이행을 위해 준비한 맹서에 쓰일 동물의 피다. 여기에는 주로 소나 말이 희생(犧牲)으로 사용되었다.

피 혈(血)은 그릇 속에 작은 원이 그려져 있는 모습인데, 작은 원은 피를 형상화했다. 그릇 속에 담긴 피는 회맹(會盟) 때 맹서하며 마시기 위한 것으로, 앞의 맹(盟)과 같은 맥락에서 이해될 수 있을 것이다.

則
법 칙



서운 뿔로 받아 죽여 버린다고 전해지는 상상의 동물이다. 중국인들이 생각했던 법이란 바로 바르지 않은 사람을 떠받아 죽여 버리는 해태나, 항상 낮은 곳으로 임하는 물처럼 언제나 정의롭고 누구에게나 공평하게 집행되어야 하는 것이었다.

법 칙(則)은 지금은 조개 패(貝)와 칼 도(刀)로 이루어져 있지만, 원래는 솥 정(鼎)과 칼 도(刀)로 이루어진 글자였다. 소전 단계에 들면서 정(鼎)이 패(貝)로 잘못 변해 지금처럼 되었다. 정(鼎)은 중국에서 가장 대표적인 청동기물이다.

청동기를 주조할 때 서양에서는 실랍(失蠟, lost-wax)법을 사용하지만 중국에서는 그와는 달리 거푸집에다 청동 녹인 쇳물을 부어 주조했다. 법칙 칙(則)에는 주조한 솥이 굳고 나서 거푸집을 묶었던 줄을 칼[刀]로 자르는 모습이 담겨져 있다.

청동은 용해점을 낮추고 강도를 높이기 위해 순수한 동[紅銅]에다 주석과 아연, 납 등을 일정 비율로 섞어 만든 것이다. 이렇게 합금을 할 때에는 반드시 일정한 비율을 지켜야만 좋은 청동물을 얻을 수 있다.

즉, 사회를 건강하게 유지하기 위해서는 다양한 인간 활동을 허용하면서도 합리적으로 규제해야 한다는 의미가 담겨 있는 것이다.

질 좋은 청동을 얻기 위해서는 합금 비율을 반드시 지켜야 하는 것처럼, 훌륭한 사회 질서를 유지하기 위한 합리적 규제에는 언제나 변함없는 일정한 규칙이 있어야만 한다. 이러한 논리로부터 출발해 칙(則)자에는 일정한 〈법칙〉이라는 뜻이 생겨났다고 할 수 있다.

형刑과 벌罰


刑
헐벌 형

주(周)나라 때는 봉건제도가 확립되던 시기로, 주왕실의 권위를 세우기 위해 수많은 법률을 엄격하게 제도화한 흔적이 여러 기록에 풍부하게 전해져 온다. 서주 후기의 『훈이(訓匜)』는 청동기 명문에는 한 목동의 죄를 선고하면서, 그가 서약을 위반한 죄로 채찍 1,000대와 얼굴에 죄인이라 문신을 새기는 묵형(墨刑)에 처해야 마땅하나 채찍 500대와 묵형 대신 300원의 벌금형으로 감형한다는 내용이 기록되어 있다. 이렇듯 당시에는 남을 해치거나 물건을 훔친 것에 대해서는 물론이거니와 개인간 약속의 불이행에도 엄격한 〈형벌(刑罰)〉이 뒤따랐다.

〈형벌〉은 법치국가를 지향하는 오늘날의 우리 사회에서도 매우 즐겨 사용되는 단어인데, 원래 〈형(刑)〉과 〈벌(罰)〉은 서로 다른 개념이었다.

형벌 형(刑)은 원래 감옥에 갇혀 있는 사람의 모습을 형상화한 것이었다. 하지만 이후 금문 단계에 이르러 사람[人]이 감옥[井] 바깥으로 나오게 되었고, 감옥 바깥으로 나온 사람[人]이 다시 칼[刀(=刂)]로 잘못 변해 지금처럼 되었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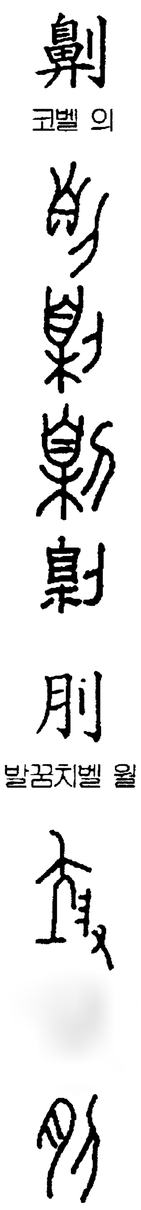
벌할 벌(罰)은 꾸짖을 리(詈)와 칼 도(刀)로 구성된 글자이다. 여기서 리(詈)는 질책한다는 뜻이고, 도(刀)는 화폐를 뜻한다. 청동으로 만든 둥근 모양의 돈[銅錢]이 나오


罰
벌할 벌

기 그 이전에는 조개 화폐도 있었고, 이를 이어 칼 모양으로 만든 돈[도전(刀錢) 혹은 도폐(刀幣)]도 있었다. 벌(罰)자를 구성하고 있는 도(刀)는 바로 이 칼 모양으로 된 돈을 지칭하는 것이다.

옛날에는 형(刑)이라 하면 체형을 말했고, 벌(罰)이라 하면 벌금형을 말했다. 『상서(尙書)』에 있는 "범행의 죄상이 확인되지 않으면 다섯 가지의 형벌에 처할 수 없고 단지 벌금형에만 처하게 했다"는 기록이 이를 증명해 준다. 여기서 말하는 다섯 가지 형벌이란 위에서 들었던 묵형(墨刑)과 코를 베는 의형(劓刑), 발을 자르는 월형(刖刑), 성기를 자르는 궁형(宮刑), 그리고 사형인 대벽(大辟)을 말한다. 체형을 가함에 있어 무척 신중했던 고대인들의 지혜를 엿볼 수 있는 대목이다.

궁형宮刑과 다섯 가지 형벌


劓
코벨 의

『상서(尙書)』에 의하면 주(周)대의 5대 형벌로는 얼굴에 다 죄인이라고 먹물을 들이는 자묵(刺墨), 코를 자르는 할비(割鼻), 발을 자르는 단각(斷脚), 성기를 자르는 거세(去勢), 그리고 사형(死刑)이 있었다.

이 중 가장 경미한 형벌인 묵형에 반영된 글자가 검을 흑(黑)인데, 이는 얼굴에 문신을 새긴 모습이다. 코를 잘라 버리는 형벌에 해당하는 글자는 **코벨 의(劓)**인데, 이는 코 비(鼻)와 칼 도(刂)로 구성되어 있다. 또 발을 잘라 버리는 형벌에 해당하는 글자는 **발꿈치벨 월(刖)**이며, 고기 육[月, 肉의 변형]과 칼 도(刂)로 구성되어 있다. 갑골문에 의하면 이는 손으로 톱을 잡고 다리를 자르는 모습을 형상화한 것이며, 한쪽 다리를 짧게 그림으로써 매우 사실적으로 표현하고 있다.

刖
발꿈치벨 월

환관들처럼 고환을 제거하는 것이 아니라 생식기 전체를 송두리째 잘라내어 버리는 가공스런 형벌을 궁형(宮刑)이라고 한다. 이것은 고대 중국인들에게 사형 이상의 치욕스런 형벌이었다. 궁형을 당한 자는 대를 잇지 못할 뿐만 아니라 수염이나 목소리 등 모든 남성적 특성의 상실을 감내해야 했다. 저 유명한 사마천이 바로 궁형을 당한 후 구차한 목숨을 연명해가며 불후의 명작 『사기(史記)』를 완성하지 않았던가?

則
땅가는기구 처

지금은 없어져버린 글자이긴 하지만 땅가는기구 처(則)처럼 갑골문에는 이러한 형벌을 반영한 글자가 그대로 남아 있는데, 남성 생식기를 뜻하는 조(且, 이후 祖로 변함)와 칼 도(刂)로 조합된 글자이다.

한편 **현 현(縣)**은 사람의 머리를 끈으로 묶어 나무 위에다 걸어 놓은 형상이다. 소위 효수(梟首)라는 것인데, 사람이 많이 다니는 성문이나 저잣거리에다 효수하여 사람들을 각성시켰다. 그러나 이후 현(縣)이 행정 단위를 나타내게 되자, 원래 뜻을 나타낼 때에는 마음 심(心)을 더하여 지금의 매달 현(懸)으로 변화했다.

懸
현 현

【생명의 순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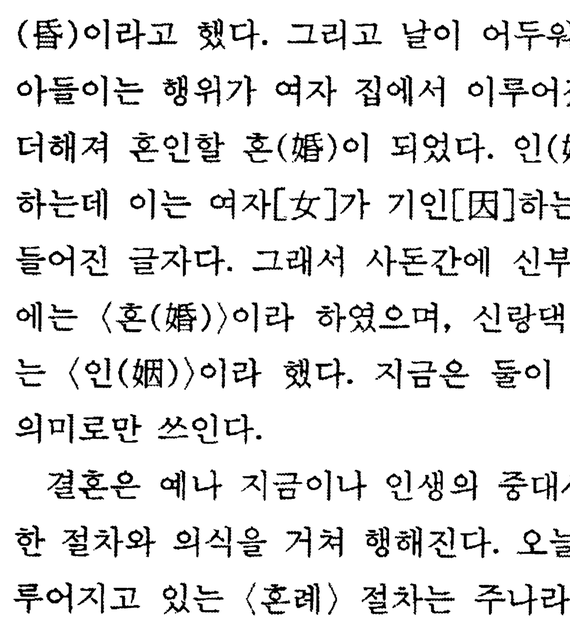


결혼과 혼인婚姻
아비父와 어미母
탄생에서 교육敎育까지
영아嬰兒와 아동兒童
미微와 노인 살해
문신文身과 순환론
죽음死과 조문弔 : 다시 자연으로

(昏)이라고 했다. 그리고 날이 어두워지고 나서 신랑을 맞아들이는 행위가 여자 집에서 이루어졌기에 계집 녀(女)가 더해져 혼인할 혼(婚)이 되었다. 인(姻)이란 남자 집을 말하는데 이는 여자[女]가 기인[因]하는 집이라는 뜻에서 만들어진 글자다. 그래서 사돈간에 신부댁 부모를 지칭할 때에는 〈혼(婚)〉이라 하였으며, 신랑댁 부모를 지칭할 때에는 〈인(姻)〉이라 했다. 지금은 둘이 합쳐져 〈결혼〉이라는 의미로만 쓰인다.

결혼은 예나 지금이나 인생의 중대사로 여겨졌기에 엄격한 절차와 의식을 거쳐 행해진다. 오늘날 우리 사회에서 이루어지고 있는 〈혼례〉 절차는 주나라 때의 예의범절을 기록한 것이라 전해지는 『의례(儀禮)』에서 그 대체적 기초가 만들어진 것이다. 『의례』의 〈혼례〉에 관한 기록에서는 결혼의 절차를 대략 여섯 단계로 나누고 있다.

제일 처음 단계로, 총각이 결혼 적령기에 이르면 중매쟁이를 통해 결혼 상대자가 있는 집에 청혼 의사를 전달하게 되는데 이를 〈납채(納采)〉라 했다. 이때 중매쟁이는 기러기를 가지고 가는데, 기러기



납징. 청사초롱을 밝히고 신부의 집을 찾아가는 함진아비. 청홍의 채단을 보내는 의식으로, 조선 말의 정경을 그렸다. 『조선풍속화보』

결혼과 혼인婚姻

많은 다른 민족들과 마찬가지로 고대 중국의 경우도 혼인의 최초 형식은 납치에 의한 것으로 보인다. 〈결혼〉에 해당하는 어휘로 〈아내를 취한다〉는 뜻의 〈장가들 취(娶)〉가 있다. 이는 **취할 취(取)**와 계집 녀(女)로 구성되어 있으며, 다시 취할 취(取)는 귀[耳]를 손[又]으로 가진다는 것을 의미한다. 전쟁에서 승리하면 적병의 귀를 잘라와 그 숫자로 전공을 매기던 모습이 반영된 글자이다. 또한 〈장가들 취(娶)〉는 전쟁에서 이기면 여자들을 사로잡아와 노예나 첩으로 삼던 습속이 반영된 글자이다.

중국 서남쪽 운남성에 거주하는 리수족의 경우, 지금도 이러한 탈취혼(奪取婚)의 습속이 남아 있다. 그들은 부모의 동의하에 신랑될 사람이 결혼할 상대 처녀를 납치해 깊은 산 속에 숨겨놓는다. 만약 여자 집에서 딸을 사흘 내에 찾지 못하면 이 결혼은 성사되지만, 찾아낼 경우에는 남편될 사람이 능력이 없다고 판정되어 결혼을 할 수 없음은 물론 손해 배상까지 해야 한다. 이 풍속은 분명 탈취혼의 잔영이라고 볼 수 있다.

또 〈혼인(婚姻)〉의 경우 처음에는 신부집을 지칭하는 것이 혼인할 혼(婚)이고, 신랑집을 지칭하는 것이 시집갈 인(姻)이었다. 고대 중국에서는 결혼이 혼시(昏時), 즉 날이 어두워지고 나서 이루어졌기에 이러한 행위를 날저물 혼

取
취할 취

는 〈음지와 양지를 왕래하는〉 철새이므로 남자와 여자 사이를 이어주는 상징으로 인식했기 때문이다.

혼담제의를 여자측에서 승낙하면 중매쟁이는 색시될 사람의 어머니 이름을 묻는데 이 절차를 〈문명(問名)〉이라고 한다. 색시될 사람이 아닌 그 어머니의 이름을 묻는 것은 당시는 일부일처제가 확립되기 전이어서 한 아버지 밑에 배다른 형제들이 많았기 때문일 것이다. 때로는 어머니 이름 대신 색시될 사람의 생년월일을 묻기도 하는데, 이는 새로 만들어질 부부 간의 궁합을 점쳐보기 위함이었으리라.



결혼식. 우리의 전통 결혼식으로, 사모관대와 족두리를 갖춘 신랑 신부가 보인다. 『조선풍속화보』

여자측에서 〈문명〉에 대한 답이 오면 조상신에게 보고하고 가족 회의를 거친 뒤 혼담을 확정지어 여자측에 전달하게 되는데, 이 과정을 〈납길(納吉)〉이라 한다. 이때부터 양가의 혼담은 정식으로 확정된 것이라 할 수 있다.

혼담이 확정된 이상 남자측에서는 여자측에 예의에 맞는 물품을 갖추어 보내야 하는데, 주로 사슴의 가죽을 비롯해 검정색과 붉은색의 비단을 보낸다. 이 과정을 〈납징(納徵)〉이라 한다. 사슴의 가죽을 필수품으로 정한 데는 역사적 연원이 있다. 중국 신화에서 최초의 부부는 복희와 여와

이다. 천지가 창조되고 아무도 없는 세상에서 이들 부부가 결합하여 인류를 번식시켜 나갔다고 하는데, 이들 부부는 처음에는 남매지간이었다. 남매는 복부와 흉부가 서로 접촉되어서는 안 된다는 금기 때문에 부부관계를 가질 수가 없었다. 고민 끝에 오빠는 사슴가죽을 말려 구멍을 뚫어 이를 사이에 두고 교접하여 번식의 목적을 이룰 수 있었다고 한다. 이러한 신화가 반영된 것이 〈사슴가죽〉이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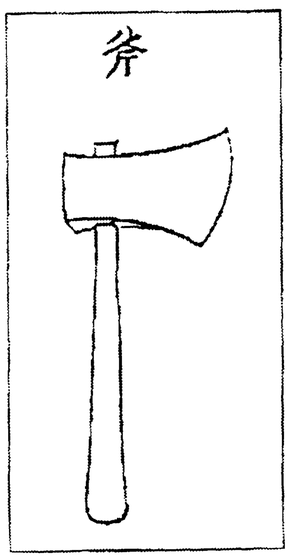
이 절차가 끝나면 남자측에서 결혼 날짜를 정하여 전달하는데 이를 〈청기(請期)〉라 하며, 이 과정을 거쳐 결혼식 당일 신랑이 신부집으로 가 신부를 맞이해 오는 〈친영(親迎)〉이 이루어지면 공식적인 결혼식 행사는 끝나게 된다.

다소 번거로운 절차일지는 모르지만 이것은 형식적 예의를 통해 결혼의 신성함을 강조하려 했던 것이지, 그 진정한 의미가 〈절차〉에 있었던 것은 아닐 것이다. 오늘날 채 몇 분도 걸리지 않는 결혼식, 내용은 거의 없고 형식만 남아 있는 우리들의 결혼식을 다시 한 번 되새겨 볼 일이다.

아비父와 어미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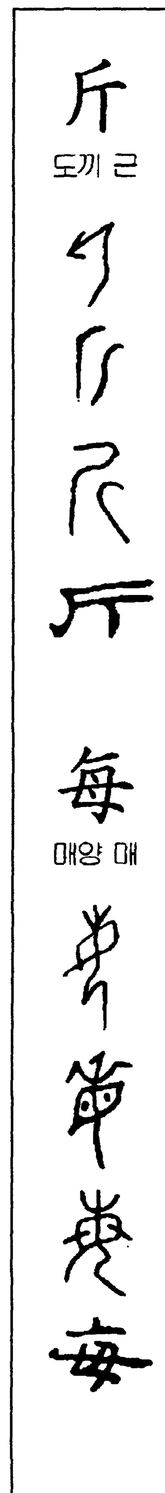

아비 부

아비 부(父)와 어미 모(母)는 원래 아비와 어미의 가장 중요한 기능에 근거해 만들어진 글자이다. 아비 부(父)는 생계를 책임지는 아비의 모습이 강조된 것으로, 원시시대 때 가장 중요한 연장의 하나인 돌도끼를 손으로 들고 있는 모습을 형상화했다. 이후 이 글자는 사회적 통념에 어긋나지 않게 살아가는 대다수의 일반 남자를 지칭하는 개념으로 의미가 확대된다. 하지만 이 경우, 부(父)와 구분하기 위하여 〈보〉라 읽고 이와 음이 같은 씨 보(甫)를 대신 사용하기도 한다.


도끼[斧]

이 밖에 도끼 부(斧)는 자귀(나무를 깎고 다듬는 연장의 하나)를 형상화한 글자인 도끼 근(斤)을 합쳐 만든 글자이며, 가마솥 부(釜)는 원래 부(父)가 소리부이고 쇠 금(金)이 의미부인 형성자였으나 시간이 지나면서 간략화 과정을 거쳐 지금의 가마솥 부(釜)로 변했다.

어미 모(母)는 앉아 있는 여성의 모습을 형상화한 계집 녀(女)에다 두 점을 첨가하여 만든 글자이다. 두 점은 유방을 상징한 것으로, 여성의 자


도끼 근

매양 매

녀 양육이라는 중요한 임무가 강조된 글자이다. 이 둘은 실제 같은 모습에서 분화된 글자로 옛날에는 계집 녀(女)와 어미 모(母)가 서로 통용되기도 했다.

하지만 계집 녀(女)가 여성에 대한 통칭으로 사용된 반면, 어미 모(母)는 존칭으로 사용되었던 것 같다. 즉 제사의 대상에서는 반드시 어미 모(母)를 사용하는 등, 어미 모(母)는 지모가 있고 가르침을 잘 펴는 사람으로 인식된 듯하다. 예컨대 가르칠 회(誨)는 어머니[每=母]의 말씀[言]이라는 뜻이다. 매양 매(每)는 머리에 비녀 혹은 그와 유사한 장식을 꽂고 있는 모습을 형상화한 것으로, 어미 모(母)와 같은 뜻을 가진다. 또 꾀할 모(謀)는 옛글자에서는 모(𠀋)라 표기하기도 했는데, 이 역시 어머니[母]의 말씀[口]이라는 뜻이다. 이 글자는 이후 오른쪽의 모(母)가 발음이 같은 아무 모(某)로, 왼쪽의 입 구(口)가 같은 의미를 지닌 말씀 언(言)으로 대체되어 지금처럼 변했다. 이는 아득한 옛날부터 자녀 교육에 있어 어머니의 중요성, 여자 혹은 여성과 구분되는 어머니의 지혜와 그 역할이 반영된 글자라 하겠다.

탄생에서 교육敎育까지

孕
애밸 잉



이번에는 새 생명의 잉태와 탄생, 그리고 성장 과정에서의 교육을 옛 중국인들은 어떻게 문자화시켰는지 살펴보기로 하자.

먼저 새 생명을 가졌다는 의미를 나타내는 한자로는 애밸 잉(孕)과 쌀 포(包), 몸 신(身)이 있다. 이들은 모두 뱃속에 아이가 들어 있는 모습을 그린 글자이지만 그 정도에 있어서는 다소 차이를 보인다. 즉 쌀 포(包)는 "아직 형체를 이루지 못한 아이의 모습을 본뜬 글자"(『설문해자(說文解字)』)인 반면, 애밸 잉(孕)은 태아의 형체가 완전히 이루어진 뒤의 임신 모습이고, 몸 신(身)은 배가 한껏 불러진 여성의 측면 모습을 그려 출산 직전의 상태를 나타내었다.

태아를 둘러싸고 있는 모습으로부터 포(包)에는 〈싸다〉는 뜻이 생겼고, 이 뜻이 보편적으로 쓰이게 되자 〈임신하다〉는 뜻을 표시할 때에는 다시 고기 육(肉=月)을 더하여 태의 포(胞)를 만들었다. 몸 신(身)은 원래 〈임신하다〉는 뜻이 기본 의미이지만 이후 〈몸〉이라는 뜻으로 의미가 확대되었다.

만삭이 되어 아이를 낳는 장면을 매우 사실적으로 그린 글자들이 어두울 명(冥)과 기를 육(毓=育)이다. 어두울 명(冥)은 원래 두 손으로 자궁을 벌리고 아이를 받아내는 모습인데, 이 일이 주로 어두운 방에서 이루어졌으므로 이

冥
어두울 명





毓(育)
기를 육



包
쌀 포



身
콩 신



후 〈어둡다〉는 의미가 생겼고, 그 이후로 원래의 〈출산하다〉는 의미보다는 주로 〈어둡다〉는 뜻으로 쓰이게 되었다.

한편 기를 육(毓)은 아이가 여성 몸체의 아랫부분에서 머리부터 나오고 있는 모습을 그렸으며, 양수나 피가 흐르는 것을 점으로 표시한 경우도 보인다. 하지만 이 글자는 이후 〈낳다〉는 의미뿐만 아니라 〈기르다〉는 뜻으로까지 의미가 확대되었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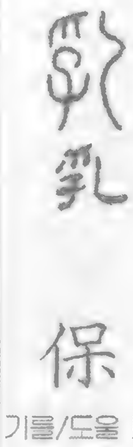
다음으로, 아이를 낳아 키우는 모습을 그려 놓은 글자로 유(乳)와 보(保)가 있는데 젖먹일 유(乳)는 어미가 아이를 안고서 젖을 먹이고 있는 모습이요, 기를/도울 보(保)는 아이를 등에다 업고 있는 모습이다. 특히 보(保)는 〈보호하다〉는 뜻도 있는데, 이 추상적 개념을 고대 중국인들은 어미가 자식을 보살피는 장면으로 그려내었다. 자식에 대한 어미의 보호 본능보다 더한 것이 있을까? 그들의 뛰어난 통찰력이 돋보이는 글자이다. 기를 양(養)은 소리부인 양 양(羊)과 의미부인 먹을 식/먹일 사(食)가 합쳐진 구조로, 〈먹여〉 키운다는 뜻이다.



〈증삼의 어머니가 베틀에서 내려오다〉. 공자의 뛰어난 제자이자 겸허하고 품덕이 높기로 이름난 증삼. 그의 어머니는 아들의 인품을 믿었지만 여러 사람이 계속해서 증삼이 사람을 죽였다고 거짓말을 하는 바람에 그만 놀라 북틀을 던져버리고 베짜기를 그만두는 모습을 그렸다. 산동성 무씨사당 화상석.

乳
젖먹일 유





保
기를/도울 보



學
배울 학



斆(敎)
가르칠 학/효



敎
가르칠 교



침〉을 같은 것으로 인식한 것이다. 그들은 배움과 가르침에 대한 유명한 격언인 〈교학상장〉의 진리를 일찍부터 간파했던 것일까?

아이를 키우는 작업은 여기서 끝나지 않는다. 일정한 나이가 되면 인간의 경험을 전수하기 위해 교육이 필요하다. 배울 학(學)은 집 안[宀]에서 아이에게 매듭 짓는 법을 가르치는 모습인데, 매듭 짓는 법은 달리 결승(結繩)이라고 하며 문자가 생겨나기 전에 기억의 보조 수단으로 쓰였던 주요 방법 중의 하나이다.

인간 사회의 의사 소통을 위해 지금은 말 이외에 제일 먼저 문자를 가르치지만, 문자가 없던 시절에는 결승법을 가르쳤던 것이다. 어떤 경우에는 배울 학(學)을 달리 가르칠 학/효(斆)라고도 쓰는데, 이는 원래 글자에 매를 들고 있는 모습이 추가된 것이다.

가르칠 교(敎) 역시 매를 들고 아이에게 매듭짓는 법을 가르치는 모습이다. 제대로 된 교육을 위해서는 예로부터 매가 필요했다는 것을 보여 주는 글자이다. 교학(敎學)에 있어서의 매가 논란거리가 되고 있는 요즈음, 문제는 매의 사용이 아니라 매의 오용에 있음을 다시 한번 생각케 해주는 글자이다.

> 배워 보고서야 부족함을 알고, 가르쳐 보고서야 어려움을 알게 된다. 부족함을 알고서야 스스로를 반성할 수 있으며, 어려움을 알고서야 스스로 강해질 수 있다. 그래서 가르침과 배움은 다 같이 자신을 자라나게 한다.
>
> —『예기(禮記)』, 「학기(學記)」

그 유명한 〈교학상장(敎學相長)〉이라는 고사(故事)다. 교(敎)와 학(學)은 글자 창제 원칙에서 볼 때도 분명 같은 원리에 근거해 만들어진 글자들이다. 즉 〈배움〉과 〈가르

영아嬰兒와 아동兒童

5월 5일은 어린이날이다. 피어나는 봄의 아름다움만큼이나 해맑은 어린이들을 기념하는 이 날을 중국에서는 아동절(兒童節)이라 부르며, 기념일은 세계 어린이날인 6월 1일로 정하고 있다. 인구 정책 때문에 한 부부가 한 명 이상을 낳지 못하도록 법으로 규정한 중국에서는 아이가 이미 어른들의 〈왕〉이 된 지 오래지만, 여전히 어린이날은 어린이들에게 특별한 날이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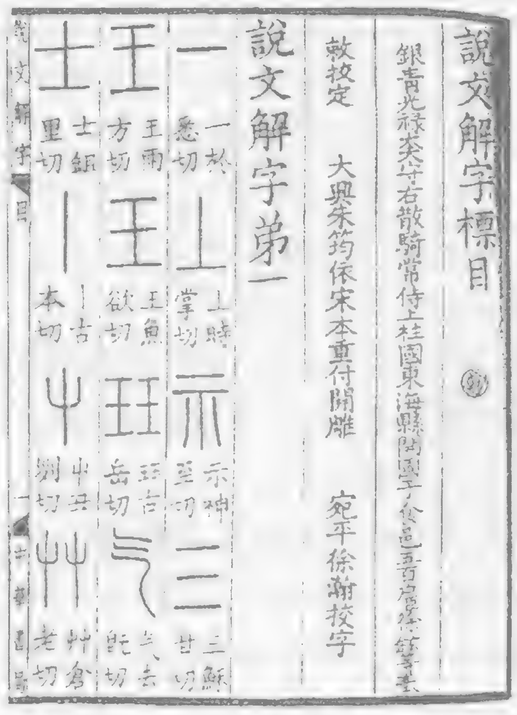
아이를 나타내는 한자에는 아이 아(兒)와 아이 영(嬰), 아이 동(童) 등이 있는데, 우리말로는 모두 〈아이〉로밖에 번역되지 않는다. 하지만 의미를 세분하자면 아이 아



허신상(許愼像). 허신은 중국 한자학의 상징적 존재로 〈문자학의 성인〉이라는 뜻의 〈자성(字聖)〉이라 불린다. 동한시대의 경전학자이자 문자학자로 자는 숙중(叔重)이고 하남성 언성(郾城) 사람이다. "성품이 순박 돈독하였고 경전에 박학하여 마융(馬融)이 늘 그를 따르고 존경하였으며, 당시 오경(五經)에 관한 한 그를 따를 자가 없다"(『후한서(後漢書)』)고 했다. 당시의 저명한 고문경전학자인 가규(賈逵)에게 사사하여 대전(大篆)과 고문에 박통했다. 중국 최초이자 최고의 권위를 가진 고문자 사전인 『설문해자(說文解字)』를 저술했으며, 『오경이의(五經異義)』와 『회남자주(淮南子注)』를 지었다 하나 전해지지 않고 있다.

兒
아이 아





『설문해자(說文解字)』. 100년에 걸쳐 완성된 중국 최초의 자전. 당시 유행하고 있던 예서에 근거한 글자 해석법을 바로잡고, 궁극적으로는 고문경전학자들의 지위를 높이기 위해 저술되었다. 소전체를 표제자로 삼고 고문이나 주문(籀文), 혹체(或體), 속체를 함께 수록하고 있다. 최초로 부수라는 개념을 창안해 540부수에 의해 9,353자의 수록자를 배치하였으며, 한자의 구조를 〈여섯 가지 법칙[六書]〉으로 설명했다. 한자를 연구하는 데 가장 기본이자 최고의 권위를 지닌 저작이다. 그림은 중화서국에서 간행한 『사부비요(四部備要)』본 『설문해자』로, 당나라 서현(徐鉉)이 교감(校勘)한 것을 청나라 주균(朱筠)이 다시 판각하였으며 서한(徐瀚)이 교정을 보았다.

嬰
아이 영



童
아이 동



(兒)는 이 셋 중 가장 어린아이를, 아이 영(嬰)은 그보다는 조금 자란 아이를, 아이 동(童)은 좀더 큰 어린이를 말한다. 아이 아(兒)는 두개골이 아직 완전히 닫히지 않고 열려 있는 아기의 모습을 형상화했으며, 아이 영(嬰)은 조개껍질을 꿰어 목에 걸고 있는 모습을 형상화했다.

조개 껍질 따위를 목에 걸어 가슴께로 늘어뜨리는 것은 최초의 장식물로서 애초부터 여성적 의미를 띠고 있었던 것은 아니었으나, 시간이 지나면서 목걸이 같은 장식이 여성적인 것으로 인식되면서 아이 영(嬰)은 특히 여아를 지칭하는 글자로 되었고, 따라서 아이 아(兒)의 경우는 그 대상이 주로 남자로 된 것으로 보인다.

아이 동(童)의 구조는 조금 복잡한데, 가장 완전한 형태에 의하면 문신 새기는 칼을 형상화한 매울 신(辛)과 눈을 형상화한 눈 목(目), 발음을 나타내는 동녘 동(東), 흙을

미微와 노인 살해

微
몰래 미



원시시대 사람들은 무엇을 죽음이라 생각했을까? 그들은 죽음을 육체와 영혼이 분리되는 것이라 생각했지만, 그 과정에서 피를 흘리지 못하면 영혼은 영원히 육체에서 분리되지 못한다고 생각했다. 이는 당시 사회가 사냥이 생활의 많은 부분을 차지했던 까닭에, 늙어서 죽는 사람보다는 사냥이나 사고에 의해서 죽는 사람이 더 많았기 때문이 아닌가 추정된다. 어쨌든 그들은 나이 든 노인이 아직 죽지 못하고 있는 까닭은 피를 흘리지 못했기 때문이라고 해석했다. 지금으로서는 듣기 민망한 말이지만, 그 당시에는 죽는 것을 〈도와 주기〉 위해 노인을 뒤에서 몽둥이로 때려 죽이는 습속이 있었다.

한자에서의 몰래 미(微)가 바로 이를 반영한 글자이다. 이 글자는 머리를 길게 풀어헤친 노인을 뒤에서 몽둥이로 내려치는 모습을 그렸다. 머리를 길게 풀어헤쳤다는 것은 머리를 가다듬지 못할 정도로 연로하다는 의미이다. 그래서 길 장(長)은 머리를 길게 풀어헤친 노인의 모습을 형상화했으며, 이 글자는 〈길다〉는 의미로부터 〈연장자〉라는 의미를 갖게 되었고, 이에서 다시 〈우두머리〉라는 의미가 파생되었다.

광서성 계림(桂林)의 증피암(甑皮岩) 유적지 발굴 보고에 의하면, 당시로서는 고령인 50세 이상된 유골 모두가 뒷

나타내는 흙 토(土)로 구성되어 있다. 흙 토(土)는 종종 생략되며, 문신 새기는 칼로 눈을 자해(刺害)하는 모습을 형상화했다.

옛날 죄인이나 전쟁에서 사로잡은 포로들 중 남자를 노예로 삼을 경우에는 반항하지 못하게 하기 위해 한쪽 눈을 자해하던 습관이 있었다. 이 사로잡힌 포로 중에는 성인보다 아직 어린 티를 벗지 못한 소년들이 많았을 것임에 틀림없다. 그러므로 원래 아이 동(童)은 어린 남자 노예나 종을 말한다. 그래서 중국 최고의 자형 해설서인 『설문해자(說文解字)』에서도 "남자가 죄를 지으면 노예가 되는데 이를 아이 동(童)이라 하고, 여자인 경우에는 첩 첩(妾)이라 한다"고 기록되어 있다.

이렇게 볼 때 아동(兒童)이란 한자어 동(童)의 원래 뜻은 우리가 지금 이 글자에 대해 가지는 감정만큼 그렇게 낭만적이지는 못한 것이었다.

長
길 장

머리 부분이 파손된 채 발견되었는데, 이 또한 몰래 미(微)에 반영된 습속의 고고학적 반증이라 하겠다. 이 글자는 이후 동작의 의미를 표시하는 조금걸을 척(彳)이 덧보태어져 오늘날의 형태가 되었다. 그래서 〈병이 나다〉나 〈쇠잔하다〉는 뜻이 생기게 된 것이다.

그러나 시간이 지나면서 윤리, 도덕, 종교 등 모든 분야에서 인지가 발달함에 따라 이러한 행위가 공개적으로 행해지지 못하고 은밀한 곳에서 숨어 행해지게 됨으로써 〈몰래〉나 〈은밀하다〉라는 뜻이 더 생겨나게 되었다. 이는 이 무렵부터 이미 그러한 행위가 도덕적으로든 법률적으로든 지탄의 대상이 되고 있었음을 보여주는 것이다.

오늘날 많은 문제를 야기시키는 패륜 범죄 소식을 접할 때마다 우리 사회가 문명이나 도덕, 그 무엇도 존재하지 않았던 원시사회로 되돌아가고나 있는 것은 아닌지 우려를 금할 수 없다.

문신文身과 순환론

文
글월 문



갑골문에 나타난 〈문(文)〉자의 갖가지 형태.

글월 문(文)은 원래 가슴에다 문신을 새긴 사람의 정면 모습을 형상화한 것인데, ×나 V, 心 등의 부호가 사람의 가슴 부위에 표현되어 있다. 이러한 문신을 가슴에다 새긴 이유는 무엇이며, 이 행위가 상징하는 것은 무엇일까?

이를 알기 위해서는 고대 중국인들의 죽음에 대한 관념을 이해할 필요가 있다. 목초지를 찾아 언제나 옮겨 다녀야 하는 목축 생활과는 다르게 한 곳에 정착하여 살아가는 농경시대를 맞아 파종과 성장, 결실, 수확 등의 반복적 순환을 관찰하면서, 이러한 순환이 우주의 운행 질서를 나타내주는 〈진리〉라 생각했을 것이다.

고대인들은 이러한 〈순환론적〉 사유 때문에 삶과 죽음을 서로 별개의 것이 아닌 언제나 연속되는 과정이라고 생각했으며, 사람이 죽는다 해도 그 영혼은 다시 옛집으로 돌아와 환생한다는 생각을 갖고 있었다. 그리고 죽음이란 영혼이 사람의 육신에서 떨어져 나가는 것이며, 이 과정은 〈피흘림〉을 통해서 이루어진다고 생각했다. 그 결과 환생할 수 있는 영혼의 분리는 육체에서 피가 흘러나와야만 가능한 것으로 인식했으며, 그로 인해 피를 흘리지 않고 죽는 자연사는 영원한 사멸이며, 피를 흘리고 죽어야만 비로소 안심할 수 있다고 생각하게 되었던 것이다.

이렇게 본다면 위에서 말한 문(文)은 바로 사람이 죽은 후 영혼이 인간 세상으로 돌아오도록 하기 위한 하나의 조처이다. 즉 이 글자의 표현 대상이 된 사람은 자연사한 사람으로, 피를 흘리지 않고 죽었기 때문에 인위적으로 이들의 시신에 칼집을 내어 피를 흘리도록 한 것을 형상화한 것이 바로 〈문(文)〉인 것이다. 그래서 문(文)의 초기 뜻에는 〈무늬를 아로새기다〉, 〈아름다운 무늬〉 등의 의미 외에도, 〈돌아가신 옛 어른〉이라는 의미도 있었다.

이러한 습속은 분명 순환론적 사고 즉 겨울이 가면 봄이 오듯 죽음이란 또 다른 〈탄생〉을 예비하는 것이고, 마지막이란 언제나 새로운 〈시작〉으로 이어지는 것이 만물의 자연스러운 섭리라는 인식에서 비롯된 것이라 하겠다.

죽음死과 조문弔 : 다시 자연으로

死
죽을 사



죽음을 의미하는 죽을 사(死)는 앙상한 뼈[歹=歹, 앙상한뼈 알] 앞에서 사람[人]이 꿇어앉아 애도를 표하고 있는 모습이다. 그래서 한자에 알(歹)이 들어가면 모두 〈죽음〉과 관련된 의미를 지닌다. 예컨대 죽을 몰(歿), 위태할 태(殆), 재앙 앙(殃), 따라죽을 순(殉), 쇠잔할 잔(殘), 목벨 수(殊) 등이 그러하다.

하지만 고대 중국인들은 영혼 불멸을 믿었다. 앞에서도 언급했듯이 〈죽음〉은 새로운 시작, 즉 환생을 의미했다. 그런 까닭에 조문 가는 것이 꼭 슬픈 마음을 전하는 것만은 아니었다. 〈조문하다〉는 뜻의 조문할 조(弔)는 원래 사람[人]과 활[弓]로 구성된 글자이다.

사람의 시신을 처리하는 방법에는 여러 가지가 있는데, 그 중 조(弔)는 들이나 숲에다 갖다버리는 들장이나 숲장 같은 장례법이 반영된 글자이다. 시신을 들이나 산에다 갖다버리면 야수나 독수리의 먹이가 되기 십상이다. 그래서 가까웠던 사람이 짐승의 먹이가 되는 것을 차마 보지 못해 활을 들고 가서 시신을 며칠씩 지켜주는 것이 조(弔)에 반영된 원래 조문의 의미였다. 그러므로 조(弔)는 죽은 자가 자연으로 되돌아갈 수 있도록 배려해 주는 모습이 담긴 글자라 하겠다.

지금은 매장이나 화장법이 주류를 이루는데, 여기서 장사

甲
조문할 조

지낼 장(葬)은 갑골문 단계에서는 그냥 침상 위에 시신을 올려놓은 모습으로 표현되었고, 진나라 소전 이후에는 풀[艸]로 시신[死]의 아래위를 덮어놓은 형상으로 그려져 매장이나 화장이 아닌 들장이나 숲장의 습속을 반영했다. 그리고 지금은 쓰이지 않지만 한나라 때의 예서에 보면 장(葬)을 장(塟)으로 표기한 것이 보이는데, 이는 시신[死]을 흙[土]에다 묻고 다시 풀[艹]을 덮는 매장법을 반영한 글자이다.

요즈음 널리 사용하고 있는 조문할 조(吊)는 조(弔)의 속자이다. 이 글자는 곡을 하는 입[口]과 조등을 매단다는 헝겊 건(巾)이 합쳐져 만들어진 글자이다. 즉 들장이나 숲장의 습속이 사라지면서, 조문도 활을 들고 들에 나가 시신을 지켜주는 것이 아니라 곡을 하면서 죽은 사람을 애도하는 행위로 뿌리내리기 시작했으니, 이 조(吊)가 속자임에도 불구하고 정자인 조(弔)보다 더 널리 사용되게 된 연유도 여기에 있는 듯하다.

葬
장사지낼 장

【 풀어쓰는 철학과 윤리 】



덕德과 곧은 마음
선善과 도덕道德의 향연
공경恭과 덕정德政
예禮 : 복과 옥
대도大盜와 도척盜跖
의義와 위엄
충忠과 공평무사
노인老과 효도孝
새鳥와 까마귀烏
사랑愛과 인仁 : 남을 위하는 마음
친구友와 믿음信

덕德과 곧은 마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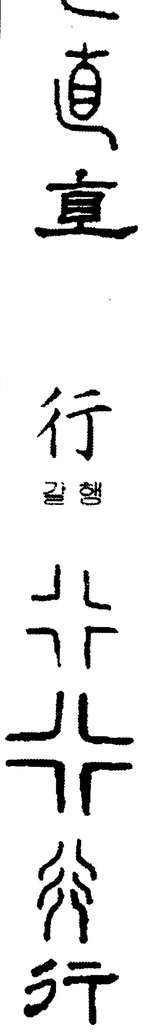


사람과 사람 사이에 강조되어야 할 덕목으로 많은 것이 있겠지만, 고대 중국에서 가장 강조되었던 것으로는 역시 덕 덕(德)을 들어야 할 것이다.

덕(德)은 왕조의 지배 체계가 강화되던 주(周)나라에 들면서 특히 두드러지게 강조되기 시작했으며, 부모와 자식 간의 관계가 효(孝)로, 형제 사이의 사랑이 제(悌)로 인식되던 것과 함께 타인과의 관계, 나아가 세상살이에서 가져야 할 보편적 가치로 강조되었다.

덕(德)은 곧을 직의 옛 형태인 직(𥄉)과 마음 심(心)으로 구성된 글자이다. 덕(德)과 같은 글자로 지금 이름자에서 널리 쓰이고 있는 덕 덕(悳)은 바로 이렇게 해서 구성된 글자이다. 여기서 직(直)은 소리부의 기능도 하지만 의미의 결정에도 관여하고 있다. 즉 직(直)과 심(心)이 합쳐진 구조를 직접 해석하면 〈곧은 마음〉이며, 이것이 바로 〈덕〉인 것이다. 재미있는 것은 곧을 직(直)의 구조이다. 이는 그림에서 볼 수 있는 바와 같이 왼편의 자축거릴 척(彳)은 원래 사방으로 난 십자로를 뜻하는 갈 행(行)의 줄임 형태이며, 나머지는 눈[目]과 세로선(丨)으로 되어 있다.

여기서의 세로선은 눈으로 전방의 어떤 물체를 살펴본다는 의미를 가지는데, 어떤 경우에는 이를 구체적으로 표시하기 위해 점으로 나타내었고 이 점이 다시 가로획으로 변



해 오늘날처럼 되었다. 사방으로 난 길에서 눈을 들어 똑바로 본다는 뜻에서 직(直)의 의미가 생겨났고, 여기서 〈곧바른〉이라는 뜻이 생겼다.

이렇게 볼 때 덕(德=悳)이라는 것은 바로 〈마음이 곧바른〉 것을 말하며, 이러한 곧바른 마음의 수양을 사람이 가져야 할 가장 큰 덕목으로 여겼던 것이다. 그리고 이러한 곧바른 마음[悳]을 통해 다른 사람과의 관계를 형성해 갈 수 있었던 것이다. 이후 덕(德)이 관념적인 것으로만 흐르게 되자 이의 실천성이 강조되면서 덕행(德行)이라는 말이 생겨났다.

이렇듯 사람과의 만남이나 사귐에 있어 가장 기본이 되어야 할 것은 바로 〈곧은 마음〉이었다. 〈곧은 마음〉을 가지고 살아간다는 것은 분명 외롭고 힘든 길이 아닌 신나고 즐거운 길일 것이다. 그래서 공자도 "덕이 있는 사람은 외롭지 아니하니 반드시 이웃이 있다(德不孤, 必有隣)"고 하지 않았던가? 모든 만남이 〈이익〉과 연관 지어지는 오늘을 사는 우리들에게 한번쯤 생각할 기회를 주는 한자이다.

선善과 도덕道德의 향연



인류가 추구하고자 하는 최고의 덕목인 진(眞)·선(善)·미(美), 그 중에서도 진은 과학, 선은 도덕, 미는 예술의 최고 지향점이라 할 수 있을 것이다.

도덕의 최고 지향점인 착할 선(善)은 금문 단계까지만 해도 양 양(羊)과 말씀 언(言)이 둘 모인 다투어말할 경(誩)이 합쳐진 구조이지만, 그 이전 단계인 갑골문에서는 양[羊]과 눈[目]을 그린 형상이다. 이 두 구조를 볼 때 선(善)의 글자 창제 의미는 분명 〈양(羊)〉에 있음을 알 수 있다. 뿐만 아니라 아름다울 미(美) 또한 사람[大]이 양가죽을 덮어쓰고 있는 모습으로부터 만들어졌다.

양은 고대인들에게 더없이 많은 도움을 주는 이로운 동물이었기에 매우 신성스런 동물로 인식되었다. 그래서 양은 신께 바치는 가장 대표적 희생물이기도 했지만, 선과 악의 잣대를 동원해 시비곡직을 가릴 수 있는 신수(神獸)이자 길상(吉祥)의 동물로 인식되고 있다. 이는 부정한 이를 뿔로 받아 버린다는 정의의 동물로, 법 법(法)자의 옛 형태에서도 등장하는 해치(獬豸)의 형상을 "뿔이 하나인 양(羊)"(『설문해자(說文解字)』)으로 묘사하고 있음에서도 잘 알 수 있다.

양과 눈을 뚜렷하게 그린 갑골문에서의 선(善)은 바로 양의 이러한 신통력을 상징화한 것이며, 양(羊)과 경(誩)

善
착할 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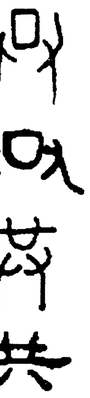
이 합쳐진 금문 단계에서의 구조는 바로 양을 쌍방간의 말싸움[誩]의 시비곡직을 판단하는 신통력을 지닌 동물로 인식하고 있었음을 잘 반영한 것으로 볼 수 있다.

이렇게 볼 때 선(善)에서 보여지는 양(羊)의 가장 큰 속성은 다름아닌 〈곧음〉이다. 곧음을 나타내는 한자인 곧을 직(直)은 앞에서도 살펴보았듯이 사방으로 난 길에서 눈을 들어 똑바로 본다는 의미로 만들어진 글자이다. 직(直)에 심(心)이 더해지면 덕(悳=德)이 된다. 그렇다면 이러한 〈곧음〉이 인간의 심상으로 전이된 것이 바로 덕 덕(德)이라 하겠으며, 결과적으로 덕(德)의 가치 지향은 바로 선(善)에서 찾을 수 있다는 말이 된다.

도덕(道德)의 가치 지향을 선(善)에서 찾고자 하는 고대 중국인들, 더 나아가 아름다움[美]까지도 선(善)과의 연관 속에서 찾고자 했던 그들의 생각, 그리고 이들 간의 관계를 극히 형상적으로 그려낸 한자의 구조에 어찌 감탄하지 않을 수 있겠는가?

공경恭과 덕정德政

共
함께 공



공자는 일찍이 덕치(德治)의 중요성을 강조하면서, 덕으로 정치를 하게 되면 "북극성이 제자리에 가만히 있어도 모든 별이 그것을 받드는 것처럼 된다(北辰居其所, 衆星共之)"고 했다. 즉 덕으로 나라를 다스리게 되면 일부러 움직이지 않아도 교화되며, 애써 강요하지 않아도 믿게 되고,



북두칠성. 7개의 별로 구성된 북두칠성은 북극성을 중심축으로 하여 손잡이 부분이 계절에 따라 봄에는 동쪽, 여름에는 남쪽, 가을에는 서쪽, 겨울에는 북쪽으로 향한다. 모든 신을 관장하는 천신 태일(泰一)은 언제나 천체의 중앙에 위치하여 북두 속에 위치한다. 그래서 북극성은 모든 사람의 중심이자 존중을 한 몸에 받는 임금의 상징으로 쓰이기도 한다. 그림에서는 천신인 태일이 자신의 수레인 북두의 머리부분 속에 앉아 구름을 바퀴삼아 천하를 순시하고 있는데, 창룡이 춤을 추고 금조가 날갯짓하며 신하들이 행차를 환영하고 있다.

與
줄/더불 여

與
수레/많을 여

억지로 행하지 않아도 이루어진다는 말이다. 뿐만 아니라 지극히 소박함을 지키면서도 복잡다단함을 제어할 수 있고, 지극히 고요함에 처해 있으면서도 움직이는 것을 막을 수 있으며, 지극히 적은 사람을 움직이면서도 많은 사람을 감화시킬 수 있다고 했다. 덕치의 무궁무진한 효용을 강조한 말이다.

〈중성공지(衆星共之)〉라고 할 때의 **함께 공**(共)은 현재 〈모두〉나 〈함께〉라는 뜻으로 쓰이나, 두 손으로 어떤 물건을 맞잡고 있는 것을 그린 그림처럼 〈받잡다〉는 뜻이 원래 의미이다. 그러다 파생 의미인 〈함께〉라는 뜻이 주로 쓰이게 되자 원래 의미를 더 구체적으로 표시하기 위해 손[廾=手]을 더하여 두손마주잡을 공(拱)이 되었다.

여기서 두 손으로 받잡고 있는 어떤 물건은 아마도 신께 올리는 제수 즉 희생물(犧牲物)인 듯한데, 이 의미가 보다 구체적으로 나타난 경우가 행위 주체인 인간[人]이 첨가된 이바지할 공(供)이다. 이는 〈공급(供給)〉과 같이 무엇을 바치는 행위를 표현하는 데 쓰인다. 이러한 행위를 할 때 반드시 공경(恭敬)스러운 마음을 가져야 함은 당연하다. 그래서 이러한 마음[心]을 더한 것이 공손할 공(恭)이다. 물론 이들 글자군(群)에서 공(共)은 소리부의 역할도 동시에 담당하고 있다.

이와 유사한 구조를 가진 글자가 **줄/더불 여**(與)이다. 두 손으로 어떤 물건을 들고서 다른 두 손에 건네주는 모습에다 발음을 나타내는 줄/더불 여(与)가 합쳐진 구조로, 수여(授與)와 같이 〈주다〉는 의미가 원래 뜻이다. 이후 주다는 뜻으로부터 참여(參與)하다는 뜻으로 의미가 확대되었으며, 들다는 의미는 여기에다 손[手]을 더하여 들 거(擧)로 분화되었다.

수레/많을 여(輿)는 여러 손으로 가마를 들고 있는 모습이며, **일어날 흥**(興) 역시 여러 손으로 들것을 들고 있는 모습을 그린 것이다.

興
일어날 흥

예禮 : 북과 옥

豊
예도/절/
인사 례

豊
예도/절/
인사 례

공자(孔子)의 사상 중 빼놓을 수 없는 부분이 예/예물 례(禮)이다. 공자는 사람이나 국가, 사회가 반드시 지켜야 하는 법도로 예(禮)를 설정했다. 유가사상이 국가의 통치 이념으로 자리잡게 되자, 예는 대단히 복잡다단한 예절 형식이나 제도를 규정하게 되었다. 그래서 고대 중국에서는 이를 알아보기 쉽게 하기 위해 국가 제도에 관한 예를 『주례(周禮)』에, 개인의 생사나 결혼 등에 관한 예를 『의례(儀禮)』에, 예에 관한 의식이나 관념 등을 『예기(禮記)』에 분리하여 규정해 두었다.

예(禮)는 제사를 뜻하는 땅귀신 시(示)와 예도/절/인사 례(豊)로 구성된 글자이다. 예(豊)의 윗부분은 옥(玉)이고 아랫부분은 술이 달린 북[鼓]으로 구성된 글자이다. 북은 제사나 제의 등에서 신령을 경건하게 모시기 위해 사용되었고, 옥은 제사 등을 모실 때 쓰던 예옥(禮玉)을 의미하는 것이다. 석기시대 유적지에서 흙으로 만든 북을 비롯해서 대량의 옥이 출토되는 것이 이를 뒷받침해 준다. 이렇듯 예(豊)는 옥과 북 등을 동원해서 경건하게 신을 모시던 행위를 일컫는 것으로부터 〈예도〉나 〈절〉이라는 뜻을 갖게 되었다.

어떤 학자들은 아랫부분에 형상화한 것이 북이 아니라 그릇[豆]이라 하기도 한다. 하지만 이 경우도 그릇이 제사

皿
그릇 명



대도大盜와 도척盜跖

중국에서 도둑에 관한 가장 유명한 이야기는 『장자(莊子)』의 「도척(盜跖)」편이다.

도척이라는 큰 도둑이 있다는 얘기를 들은 공자는, 어느날 그를 예교(禮教)로 교화시키기 위해 찾아갔다. 그러자 도척은 공자에게 "당신은 그 유려하고 위선적인 말솜씨만으로 일도 하지 않고 천하를 미혹시켜 부귀와 공명을 자신의 것으로 만드니, 도둑치고 당신보다 더 큰 도둑이 어디 있느냐? 그런데 왜 천하 사람들은 공자를 도둑이라 하지 않고 나를 도둑이라 하는가?"라고 반문했다 한다.



노자와 공자의 만남. 오른쪽을 보고 있는 이가 공자, 왼쪽으로 보고 있는 이가 노자이다. 노자는 지팡이를 짚고 있는 반면 공자는 노자에게 〈예(禮)〉에 관해서 가르침을 구하러 간 터라 예물로 쓸 기러기를 손에 들고 있다. 예교의 허위성에 대해 질타를 들은 공자가 돌아와 제자들에게 "질주하는 짐승은 그물로, 헤엄치는 물고기는 낚시로, 날아다니는 새는 활로 잡을 수 있지만 용이라는 놈은 어떻게 할 방법이 없다. 용은 바람을 몰아 타고 하늘로 날아오르기 때문이지. 오늘 본 노자는 정말이지 용이더구나!"라고 말했다. 산동성 무씨사당에 새겨진 화상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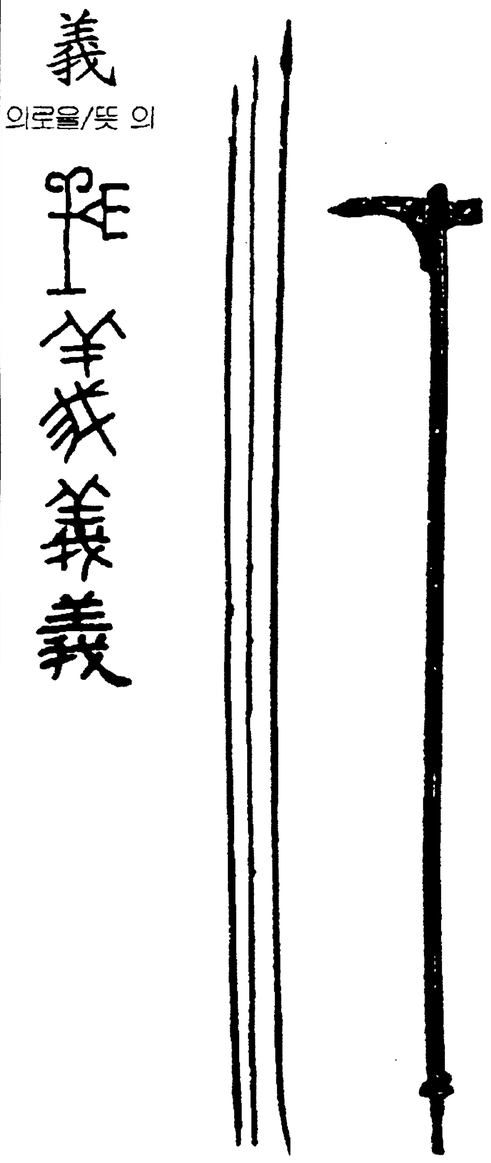
공자의 예교(禮教)는 본디 예와 규범을 숭상함으로써 사회의 올바른 질서를 확립하려는 데서 출발했으나, 이것이 예교에 사용되었던 제기를 의미하는 것으로 해석될 수 있으므로 예(禮)의 기본적 의미에서 크게 벗어나지는 않는다.

이렇게 볼 때 예(禮)는 인간이 신에게 제사 드릴 때 행하던 의식, 즉 제의(祭儀)에서 그 의미의 기원을 찾아야 할 것이다. 신과 인간의 관계에서 갖추어야 했던 예절이 이후에는 인간과 인간, 나아가서는 통치자와 피통치자 등의 관계에서 지켜져야 할 덕목으로 확정되었으며, 이로부터 각종 제도나 규칙 등으로 의미가 확대되었던 것이다.

고대 중국에서 일반적으로 알려져 있는 다섯 가지 중요한 예는 길례(吉禮), 흉례(凶禮), 군례(軍禮), 빈례(賓禮), 가례(嘉禮) 등인데 이는 각각 제사, 장례, 열병, 손님 접대, 혼인 등에 관련된 예를 뜻한다. 사실 우리의 인식 속에 남아 있는 예절은 〈번거롭고〉, 〈형식적인〉 것이 아니라 원래는 인간이 신에 대해 가졌던 것과 같은 〈경건한〉 마음가짐이었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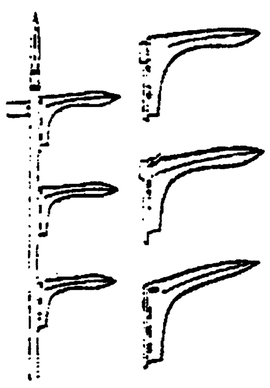
의義와 위엄

義
의로울/뜻 의



『수호지(水滸誌)』 등 정통 무협 영화를 보면서 의리에 죽고 사는 호걸들의 잔잔한 인간애에 자못 감동하던 시절이 있었다. 하지만 호걸들의 그 인간적 의리는 홍콩영화 속으로 들어오면서 두목에 대한 배반 없는 무조건적인 충성심으로 바뀌어 오늘날 우리들의 사고를 왜곡시키고 있다.

의로울/뜻 의(義)는 원래 나 아(我) 위에다 양머리가죽을 얹어 놓은 모습, 혹은 술 같은 것으로 윗부분을 장식한 모습을 형상화했다. 아(我)는 갑골문시대 때부터 일인칭대명사로만



여러가지 창의 모습

◀◀◀ 상대를 찌르도록 고안된 모(矛).
◀◀ 상대를 베거나 찍도록 고안된 과(戈).
◀ 이 둘이 결합된 극(戟). 여기서 보이는 극(戟)은 과(戈)가 여럿 달린 모습이 특징적이다.

주의화함으로써 인간의 본능과 자유를 지나치게 억압하게 되는 결과를 낳는다. 위의 우화가 얼마만큼 사실성을 담보하고 있는지는 알 수 없지만, 장자는 공자의 그러한 예교주의의 폐단을 지적하고 본능의 자연스러운 충동을 따르는 소박한 쾌락주의(快樂主義)를 설파한 것만은 사실이다.

여기서 훔칠 도(盜)는 부러워할 선(羨)의 생략된 형태와 그릇 명(皿)으로 구성된 글자로, 그릇을 탐낸다는 뜻으로부터 〈도둑질하다〉는 뜻이 나왔다. 명(皿)은 그릇 모습을 형상화한 것인데, 금문 단계에서는 단지 그릇을 청동으로 만들었다는 의미를 강조하기 위해 청동을 뜻하는 쇠 금(金)을 첨가한 것도 보인다. 여하간 명(皿)이 들어가면 그릇과 의미적 연관을 가진다.

예컨대 다할 진(盡)은 솔을 잡은 한 손으로 그릇 안을 씻고 있는 모습을 그렸다. 찌꺼기를 남김없이 깨끗하게 씻어내어야 한다는 뜻에서 〈남김없다〉나 〈다하다〉는 뜻으로 쓰였다. 여기서 다시 〈모두〉라는 뜻이 나왔고, 〈진선진미(盡善盡美)〉와 같이 〈극진한〉이라는 뜻도 가지게 되었다.

또 더할 익(益)은 그릇[皿]에 물[水]이 가득차 넘치는 모습을 형상화한 것으로, 익(益)의 윗부분은 물 수(水)의 변형이다. 수(水)의 모습이 변해 잘 알아보지 못하게 되자 다시 수(水)를 더하여 넘칠 일(溢)이 되었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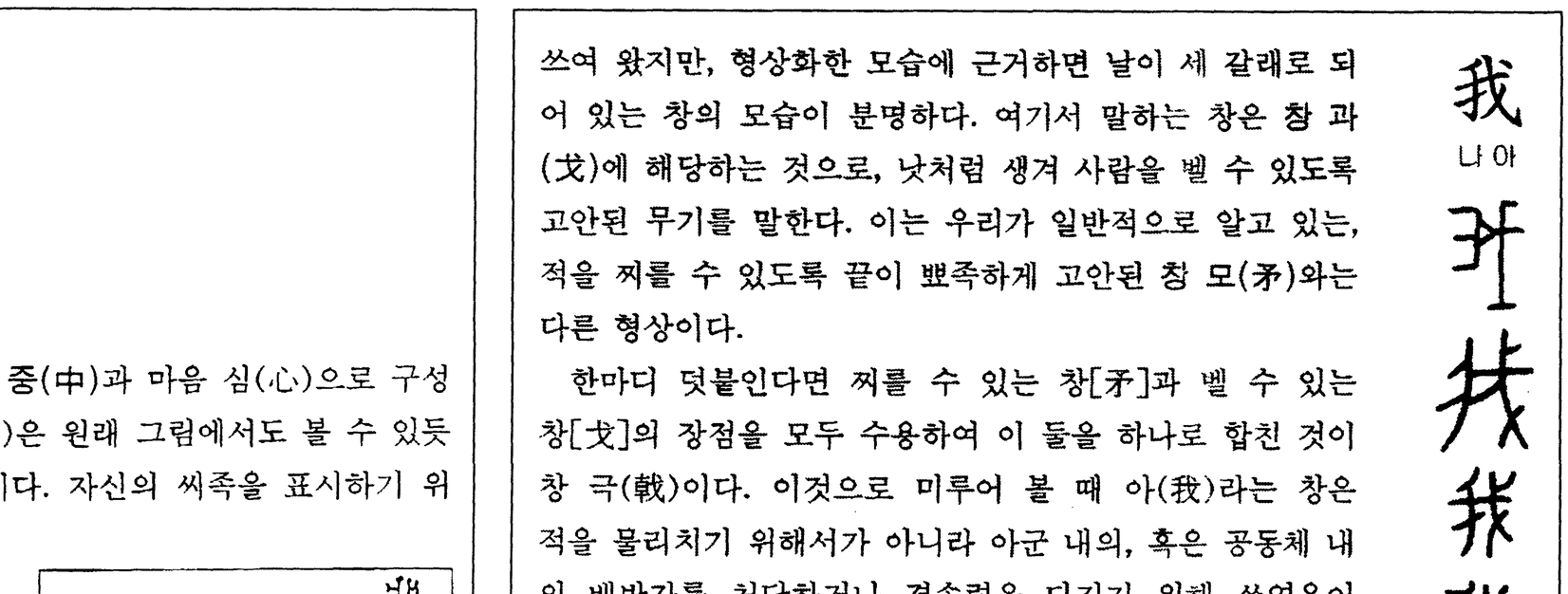
盡
다할 진



益
더할 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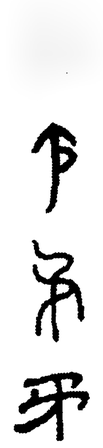
我 나아



戈 창과



矛 창모



쓰여 왔지만, 형상화한 모습에 근거하면 날이 세 갈래로 되어 있는 창의 모습이 분명하다. 여기서 말하는 창은 창 과(戈)에 해당하는 것으로, 낫처럼 생겨 사람을 벨 수 있도록 고안된 무기를 말한다. 이는 우리가 일반적으로 알고 있는, 적을 찌를 수 있도록 끝이 뾰족하게 고안된 창 모(矛)와는 다른 형상이다.

한마디 덧붙인다면 찌를 수 있는 창[矛]과 벨 수 있는 창[戈]의 장점을 모두 수용하여 이 둘을 하나로 합친 것이 창 극(戟)이다. 이것으로 미루어 볼 때 아(我)라는 창은 적을 물리치기 위해서가 아니라 아군 내의, 혹은 공동체 내의 배반자를 처단하거나 결속력을 다지기 위해 쓰였음이 분명하다.

이러한 창[我]에 위엄을 더하기 위해 양의 머리가죽을 덧씌우거나 장식을 더한 것이 바로 의(義)다. 여기서 공동체의 위엄이나 권위라는 의미가 생겨났고, 다시 예의나 법도, 그리고 신하와 신하들 간의, 백성과 백성들 간의 관계를 규정하는 의리(義理)나 도의(道義) 등과 같은 복합어가 형성되었다. 한편 법도/모양 의(儀)는 의(義)에 사람 인(人)이 더해진 것으로, 의리의 형식적·사회적 측면이 강조되어 의식이나 예의 등의 의미로 쓰인다.

충忠과 공평무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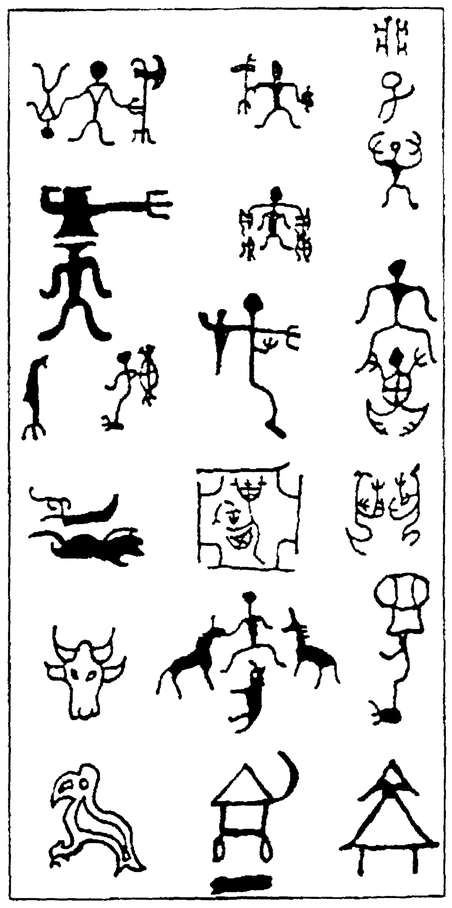
忠
충성할 충



충성할 충(忠)은 가운데 중(中)과 마음 심(心)으로 구성된 글자이다. 가운데 중(中)은 원래 그림에서도 볼 수 있듯이 바람에 나부끼는 깃발이다. 자신의 씨족을 표시하기 위해 깃발에다 상징 부호(토템)를 그려 넣었다는 『주례(周禮)』, 「사상(司常)」의 기록을 볼 때 이는 아마도 씨족을 상징하는 표지 깃발이었던 것으로 보인다.

옛날에는 집단 안에 중대사가 있으면 넓은 터에 먼저 깃발[中]을 세우고 이를 중심으로 민중들을 집합시켰다. 민중들은 사방 각지로부터 몰려들었을 터인데 그들 사이에 깃발이 꽂힌 곳이 〈중앙〉이자 〈중심〉이었다.

이로부터 중(中)에는 〈중앙〉이라는 뜻이 생겨났고, 다시 모든 것의 중앙이라는 뜻으로 확대되었다. 여기서 다시 〈마침맞은〉이라는 뜻을 갖게 되었다.



청동기 명문에 보이는 씨족 표지[族徽].

中
가운데 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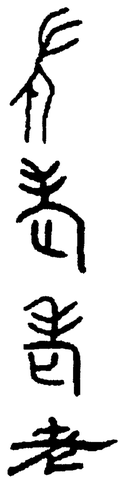
마침맞다는 것은 어느 한쪽으로도 치우치지 않고 가장 적절하다는 뜻이다. 그래서 충(忠)은 마음[心] 속으로부터 어느 한쪽으로도 치우치지 않은(中) 공평무사한 원칙을 견지해야 한다는 뜻으로 해석될 수 있다. 그래서, 〈지나치거나 모자람이 없고, 또 어느 한편으로 치우치지 않고 떳떳하여 변함이 없는 것〉을 일러 〈중용(中庸)〉이라 하지 않았던가? 이것이 바로 가운데 중(中)의 철학적 의미일 것이다.

이렇게 볼 때 〈공평무사한 마음으로 진심진력하는 것〉이 바로 충(忠)의 본질이라 할 수 있다. 그래서 줄곧 도덕적 인간의 최고 경지로 인식되어 온 〈군자(君子)〉의 미덕도 바로 이 충(忠)에 있다고 하지 않았던가?

그러므로 계급사회에서 윗사람에게 〈공평무사한 마음으로 진심진력하는〉 사람을 〈충신(忠臣)〉이라 하고, 이러한 행위를 〈충성(忠誠)〉이라 한다. 다시 말하면 충성은 윗사람에게 무조건적으로 복종하고 아첨하여 자신의 사리사욕이나 채우는 수단이 될 수 없다. 그래서 우리는 사육신이나 생육신을 충신으로 추앙하지 않는가? 충(忠)이 비록 수직적 사회에서 나온 개념이긴 하지만 현대를 살아가는 우리를 일깨우는 점이 있다. 그것은 바로 충(忠)이 반드시 정의(正義)를 위한 것이어야 하며, 정의가 무엇인지 구분하지 못하고 무조건적으로 윗사람에게 몸바치는 것은 더 이상 충성이 아니요 충신은 더더욱 아니라는 것이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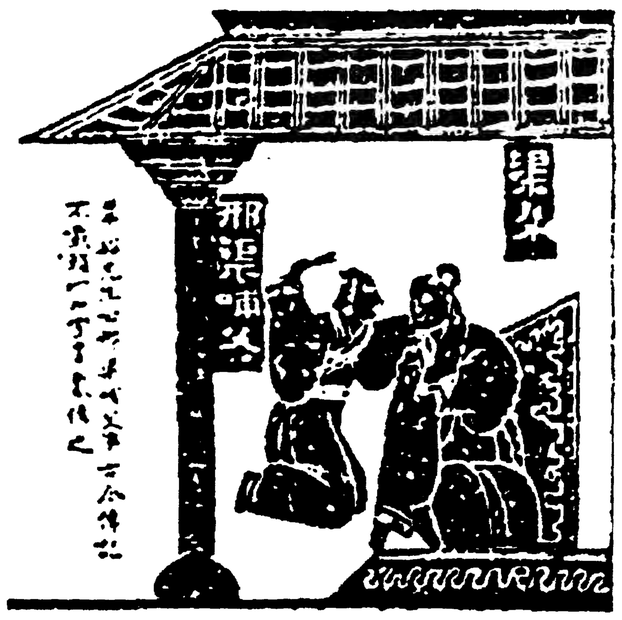
노인老과 효도孝

老
늙을 로



효는 전통적으로 동양에서 최고로 치는 덕목 중의 하나이다. 현대에 들어 경쟁 개념이 강화되어 갈수록 더욱더 인간에 대한 사랑은 메말라가고 있다. 특히 부모나 노인에 대한 관심이 계속 줄어가고 있는 요즈음, 우리 선조들의 자랑스런 덕목인 〈효도〉를 다시 한 번 되새겨 봄직하다.

늙을 로(老)는 머리를 풀어헤친 사람이 지팡이를 짚고 있는 모습을 형상화한 것으로, 〈노인〉을 나타내었다. 이 〈노인〉이라는 뜻으로부터 〈오래된〉 혹은 〈경험이 많은〉이라는 뜻을 갖게 되었고, 또 〈노약한〉이라는 뜻도 가지게 되



형거(邢渠)의 효행도. 어려서 어머니를 잃고 아버지 손에서 자란 형거는 늙어 음식을 먹지 못하는 아버지에게 하루 세끼 음식을 직접 떠 먹여 드리며 극진히 봉양했다. 그 결과 아버지는 건강을 회복하고 백여 세까지 장수를 누렸다 한다. 산동성 무씨사당 화상석.

孝
효도/효자 효



백유(伯榆)의 효행도. 지극히 엄한 어머니 밑에서 자란 백유는 장성하고서도 잘못이 있으면 어머니께 매를 맞았다. 그러던 어느 날, 잘못을 저지른 백유를 어머니가 매로 때렸더니 예전에는 전혀 울지 않던 그가 슬피 울지 않는가? 그 까닭을 물었더니 백유가 대답했다. "이전에는 어머님의 매가 아프게 느껴졌으나 오늘은 아픔을 느낄 수 없을 정도로 힘이 없습니다. 불초 소생이 어머님을 이토록 늙게 만들었다 생각하니 한없이 슬퍼져서 그러는 것입니다." 산동성 무씨사당 화상석.

耆
늙은이 기

耆

었다. 이 늙을 로(老)에 아들 자(子)가 더해진 모습, 즉 노인이 아들에게 업혀 있는 모습이 효도/효자 효(孝)인데, 나이든 부모를 자식이 등에 업고 모시는 모습, 즉 봉양하는 모습을 반영한 글자이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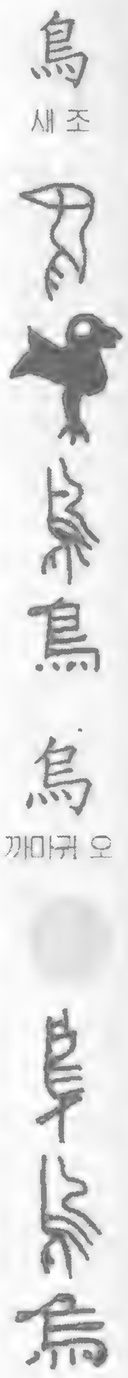
옛날 유교가 사회를 지배하던 시절, 부모에 대한 효도는 지극히 강조되었다. 그래서 어려서는 부모를 받들고 자라서는 봉양해야 하며, 돌아가신다 해도 그 뜻을 거스르지 않아야 했고, 제사를 모셔 부모의 은덕을 기렸다. 그래서 효는 충성할 충(忠)과 함께 나라를 다스리는 중요한 2대 개념으로 인식되었으며, 나이든 노인들은 국가 차원에서 존

중되었다.

그리하여 나이에 따른 노인의 명칭도 상당히 세분화되어 있었다. 예컨대 60세 노인을 늙은이 기(耆), 70세 노인을 늙을 로(老), 80세 노인을 팔십세노인 질(耋), 90세 노인을 구십세노인 모(耄)라 했다. 늙은이 기(耆)는 뜻을 나타내는 늙을 로(老)와 소리를 나타내는 뜻 지(旨)가 합쳐진 글자이나 합치는 과정에서 숟가락 비(匕)가 생략되어 지금의 형태로 고정되었다.

새鳥와 까마귀烏

鳥
새 조



烏
까마귀 오

烏

중국 신화에 의하면 태양에는 발 셋 달린 새가 살고, 달에는 두꺼비가 산다고 한다. 태양에 사는 발 셋 달린 새를 〈삼족오(三足烏)〉 혹은 〈금조(金鳥)〉라 한다. 고구려 고분벽화에서도 이 새의 모습을 볼 수 있다.

새 조(鳥)는 새의 모습을 그린 것이며, 이에 입 구(口)가 보태지면 새가 운다는 의미의 울 명(鳴)이 된다. 명(鳴)은 이후 모든 벌레나 동물의 울음을 지칭하는 것으로 의미가 확대되었다.

반면 새 조(鳥)에서 눈을 나타내는 부분을 없애버리면 까마귀 오(烏)가 된다. 실은 눈이 없는 것이 아니라 온 몸이 까맣기 때문



까마귀[烏]. 새끼가 어미를 먹여 살리는 데는 까마귀만한 것도 없다. 어미가 늙으면 새끼가 어미에게 되먹인다. 이 때문에 까마귀는 효조(孝鳥)로 알려져 있으며, 특별히 자오(慈烏)라 부른다. 〈반포지효(反哺之孝)〉라는 말도 여기서 나왔다.

佳
새 추

佳

에 언뜻 보면 까마귀의 눈이 없는 것처럼 보이기 때문이다. 우리나라 사람들은 까마귀에 대해 그리 좋은 인상을 가지고 있지 않지만, 실상 까마귀는 효성이 극진한 새로 알려져 있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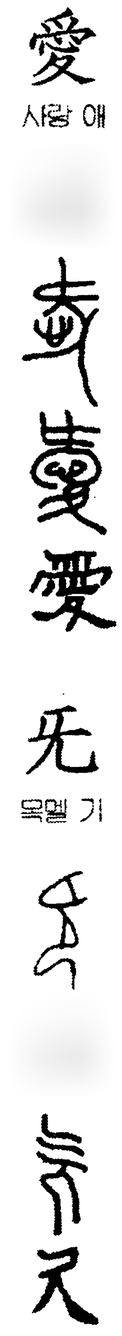
새를 나타내는 한자의 부수에는 새 조(鳥) 이외에도 새 추(隹)가 있다. 새 추(隹) 역시 새를 형상화한 글자다. 그래서 새 조(鳥)나 새 추(隹)가 들어간 한자는 모두 새 이름이거나 새와 관련된 뜻을 가진다. 다만 갑골문에 근거해 볼 때, 새 조(鳥)는 머리가 크고 목이 길게 그려진 반면 새 추(隹)는 목이 짧고 배가 크게 그려져 있다. 목이 짧으면 잘 울지 못할 것이고, 배가 크면 멀리 날지 못하는 특징이 있을 것이다. 현재는 닭을 나타내는 두 개의 한자(鷄, 雞) 중 전자를 보편적으로 쓰고 있지만, 이런 사실을 고려해 보면 후자가 정자인 셈이다.

隻
하나 척

隻

하나 척(隻)은 손으로 새를 잡고 있는 모습으로 새 한 마리라는 뜻인데, 이후 배를 헤아리는 수사로도 쓰이게 되었다. 이 척(隻)이 둘 모이면 쌍 쌍(雙)이 되며, 새 두 마리라는 뜻이다. 물론 새를 잡은 손인 또 우(又)가 하나 생략된 모습이다.

사랑愛과 인仁 : 남을 위하는 마음


愛
사랑 애

고대 중국인들은 인간의 기본적 감정을 기쁨[喜], 분노[怒], 슬픔[哀], 두려움[懼], 사랑[愛], 증오[惡], 욕망[欲] 등 일곱 가지로 보았는데, 이것이 소위 칠정(七情)이라는 것이다. 이 중에서도 가장 인간을 인간답게 만드는 것은 역시 다름아닌 사랑일 것이다. 오늘날 사랑은 남녀간의 사랑이라는 의미로 한정되어 사용되는 경우가 많지만, 한자의 창제 원리에 의하면 원래 사랑 애(愛)는 〈머리를 돌려 남을 생각하는 마음〉이다.

사랑 애(愛)는 갑골문에는 나타나지 않고 금문에서부터 보이기 시작하는데, 그 기본 구조는 사람이 꿇어앉아 머리를 돌려 입을 벌리고 있는 모습을 그린 목멜 기(旡)와 심장의 모습을 형상화한 마음 심(心)으로 구성되어 있다.

마음 심(心)은 심방이 좌우로 나 있는 심장의 모습을 그린 것이지만, 이후 〈마음〉이라는 추상적 개념으로 의미가 확대되었다. 사랑 애(愛)의 자형에서 그려진, 머리를 돌려 생각하는 마음은 단순히 남녀간의 사랑만 말하는 것이 아니라 바로 다른 사람을 걱정하고 위하는 마음을 말하는 것이다. 그래서 공자도 사랑에 대한 정의를 내리면서 〈남을 아끼는 마음〉이라 하지 않았던가? 이 말로부터 애(愛)는 인(仁)과 함께 어우러져 인애(仁愛)라는 말로 자주 쓰인다.

유가사상에서 아주 중요한 개념 중의 하나인 어질 인(仁)

心
마음 심


仁
어질 인

의 자형 해석에 대해서는 의견이 분분하다. 지금까지 확인된 가장 오래된 자료는 전국시대 때의 중산국(中山國)에서 발견된 네모꼴 병에 새겨진 명문이다. 이것은 사람이 앉아 있는 모습과 어떤 부호(=)로 구성되어 있다. 혹자는 이 부호를 중복표시 부호로 보고서 이를 사람 인(人) 2개가 생략된 형태라 하여, 인(仁)을 바로 〈사람[人]과 사람[人] 사이의 마음〉, 즉 사람이 사람을 대할 때의 마음이라 해석하기도 한다.

하지만 『한간(汗簡)』 등 다른 고문자 자료에 의하면 윗부분은 몸 신(身)의 간략화된 모습, 아랫부분은 마음 심(心)으로 되어 있다. 몸 신(身)은 사람의 몸체를 그렸으며, 〈사람〉을 뜻한다. 따라서 이러한 몸 신(身)이 이후 일천 천(千)으로 잘못 변했고, 다시 어질 인(仁)으로 변한 것으로 해석할 수 있다. 그러므로 어질 인(仁)의 창제 원리는 바로 〈사람의 마음〉이라 해석할 수 있겠다. 여기서 말하는 〈사람의 마음〉이란 바로 다른 사람을 걱정하고 위하는 마음이다. 그래서 맹자도 인(仁)이란 남을 어여삐 여기는 측은지심(惻隱之心)이 바로 그 시작점이라 하지 않았던가?

공자와 맹자가 주창했던 통치철학인 인정(仁政)이란, 인(仁)자의 글자 해석에서 볼 수 있듯 남을 생각하고 어여삐 여기는 정치를 말한다. 정치뿐만이 아니다. 자신의 이익 혹은 자신을 챙기는 것보다는 남을 먼저 생각하는 대승적 자세가 우리 인간의 본성을 지키는 것이 아니겠는가?

친구友와 믿음信


友
벗 우

〈부모 팔아 친구 산다〉는 우리 속담은 우리들에게 친구의 존재가 얼마나 중요한가를 극명하게 보여주는 대목이다. 현대의 삶이 파편화되고 개인화되어 갈수록 친구의 존재는 더욱 중요할 것이다. 하지만 친구간에도 언제나 지켜야 할 덕목이 있다. 그것은 다름아닌 믿음이다. 그래서 옛사람들도 붕우유신(朋友有信)이라 하지 않았던가?

친구라는 의미를 나타내는 벗 우(友)는 두 사람의 오른쪽 손을 나란히 그렸다. 그려진 손의 방향이 일정한 것으로 보아 한 사람이 아닌 두 사람의 손임을 알 수 있다. 그리고 왼쪽 손이 아닌 우리가 일상적으로 사용하는 오른쪽 손이라는 것은 어떤 일을 해줄 수 있다는 의미가 깔려 있다.

한자에서 오른쪽 손을 하나 그리면 오른 우(右)가 되는데, 이 글자의 원래 의미는 〈돕다〉는 뜻이었다. 하지만 이 글자로써 오른쪽이라는 추상적 방향을 나타내게 되자 다시 사람 인(人)을 더하여 도울 우(佑)를 만들어 〈돕다〉는 뜻을 전문적으로 표시하게 되었다. 그러므로 두 사람의 오른쪽 손을 나란히 그린 우(友)의 원래 뜻은 바로 〈서로 돕다〉는 것이고, 친구란 바로 서로 돕는 존재여야 한다는 의미가 담겨 있다.

이러한 의미를 가진 우(友)는 이후 발전되어 형제간에 유지되어야 할 덕목의 하나가 되기도 했다. 즉 "아버지는

信
믿을 신



의(義)로워야 하고 어머니는 자애(慈愛)로워야 하며, 형은 우애(友愛)로워야 하고 동생은 공손(恭遜)해야 한다"고 했는데, 우애란 바로 서로를 돕고 생각해 주는 마음을 말한다.

한편 친구간에 지켜야 할 가장 중요한 덕목은 〈믿음〉이라 했다. 믿음을 뜻하는 한자인 믿을 신(信)은 사람 인(人)과 말씀 언(言)으로 구성되어, 사람의 말에는 반드시 믿음이 있어야 한다는 글자 창제의 의미를 담았다. 초기 한자에서는 믿을 신(信)의 표기가 사람 인(人)과 입 구(口)가 합쳐진 모습으로 되어 있는데, 이는 말씀 언(言)과 입 구(口)가 의미의 유사성 때문에 서로 바뀐 형태이긴 하나 역시 같은 의미로 해석된다.

온갖 거짓말이 난무하고 기회만 있으면 서로를 속이는 현대의 삶에서 신뢰란 그 어느 것보다 중요한 덕목일 것이다. 이것이 옛 사람들이 신(信)을 충(忠)과 함께 한 국가를 지탱해 나가는 가장 중요한 덕목으로 간주했던 이유이기도 하다.

과학의 시초



숫자數와 십진법
서수序數와 간지干支
숫자와 금기禁忌
셈算과 주산
금金과 청동
토기陶와 자기瓷
비단絲과 누에蠶
궁宮과 집家
지게문戶과 문門
도량형度量衡 : 부피와 무게
도량형度量衡 : 길이

숫자數와 십진법

문명 발생의 기초 조건이라고 여겨지는 수(數)의 역사를 추적해 보는 것은 사뭇 흥미로운 일이 아닐 수 없다. 기록에 의하면 숫자 표기의 가장 원시 단계는 새끼줄에 매듭을 묶거나 나무에 홈을 파는 형태로 나타났다고 한다. 물론 이것은 이후 숫자 표시뿐만 아니라 간단한 사건을 기록하기 위한 기억의 보조 수단으로도 사용되었다. 새끼 매듭은 결승(結繩), 나무 홈 새김은 서계(書契)라 한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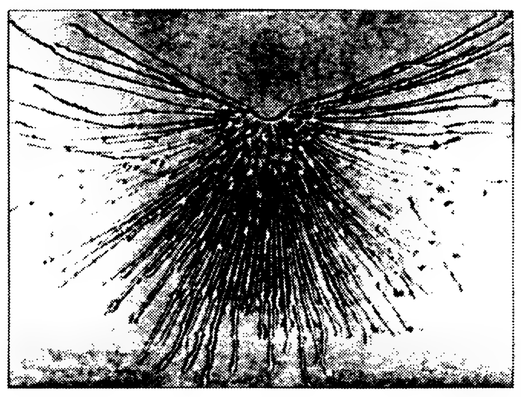


중국 서남부 다이[傣]족이 사용했던 서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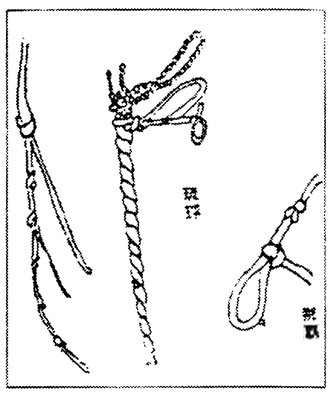
숫자나 사건을 기록하기 위한 수단으로 사용되었던 새끼 매듭은 비단 중국뿐만 아니라 잉카 제국이나 일본 등 세계 여러 나라에서 공통으로 사용되었다. 중국의 경우는 셈 수(數)를 그림과 같이 그려, 왼쪽 부분은 매듭을 여러 개 지어 놓은 모습을 그렸고, 오른쪽은 손으로 매듭을 짓는 모습을 표현했다. 특히 왼쪽의 경우 매듭과 함께 벼 화(禾)가 들어 있는 것으로 보아 매듭에 사용되었던 줄은 바로 다름아닌 새끼였던 것으로 추정된다. 그러므로 숫자를 통칭하는 개념의 셈 수(數)는 새끼 매듭의 전통에서 생겨났다 할 수 있다.



계약서/새길 계(契)는 원래 계(栔)로 표기했는데, 칼[刀]



결승. 페루에서 출토된 퀴푸(quipu)(대영박물관 소장). 퀴푸는 정보저장을 위한 고도의 효과적 수단이었으며 잉카제국의 행정은 이것에 상당 부분 의존했다.



일본의 나패(那覇). 유구(琉球)지역의 결승.

과 나무새김[丰]을 그렸다. 이후 두 손을 형상화한 밑스물 입 발(廾, 이후 大로 변함)이 첨가되어 지금처럼 변했다. 중국의 라후족 마을에서 4천2백 마리의 닭을 표시하기 위해 나무 기둥에다 측면에 4개, 정면에다 20개의 홈을 새긴 후 닭털을 쑤셔 넣어 놓은 것이 발견된 것으로 보아 이 글자는 처음에는 주로 수의 표기에 사용되었고 시간이 지나면서 중요한 사건의 기록, 즉 계약이라는 의미로 발전하게 된 듯하다.

한편, 갑골문 시대인 기원전 13세기경에 이미 만(萬) 단위 이상의 구체적 숫자뿐만 아니라 추상적 개념의 〈수(數)〉도 출현한 것으로 보인다. 또한 현대 과학의 초석이 된 10진법의 사용이 이미 갑골문에 나타나고 있다는 사실도 주목할 만하다. 예컨대 235라고 하면 〈200과 30과 5〉(二百又三十又五)와 같은 표현법을 쓰고 있다. 뿐만 아니라 1주일도 10일 단위로 계산하고 있다. 이와 같은 십진법의 사용은 서양의 경우 976년 스페인 사람에 의해 쓰여진 원고에서 발견된 것과 비교해 볼 때 무려 2천3백여 년이나 앞선다.

서수序數와 간지干支

숫자 체계는 기본적으로 기수(基數)와 서수로 나뉜다. 기수가 수량을 나타내는 것이고 서수는 순서를 나타내는 것이다. 한자에서 순서를 나타내는 숫자의 경우, 지금은 보통 정수 앞에 다 차례 제(第)를 붙여 제일(第一), 제이(第二), 제삼(第三) 등의 형식으로 쓰지만 고대 중국에서는 간지자를 사용해서 표현했다. 즉 갑자(甲子), 을축(乙丑), 병인(丙寅) 등의 형식이 그것이다.



간지표가 새겨진 갑골문.

간지(干支)는 천간지지(天干地支)의 줄임말이다. 여기서의 방패 간(干)은 원래 방패의 모습을 그렸지만, 이 말에는 몸체라는 뜻의 몸 간(幹)과 같으며, 가지 지(支)는 가지를 뜻하는 가지 지(枝)와 같은 뜻으로 쓰였다. 그래서 간(干)이 양(陽)의 상징이라면 지(支)는 음(陰)의 상징이다.

잘 알고 있다시피 천간에 해당하는 것은 총10개로, 갑(甲)·을(乙)·병(丙)·정(丁)·무(戊)·기(己)·경(庚)·신

(申)·임(壬)·계(癸)이고, 지지는 총 12개로 자(子)·축(丑)·인(寅)·묘(卯)·진(辰)·사(巳)·오(午)·미(未)·신(辛)·유(酉)·술(戌)·해(亥)로 이루어져 있다. 이들이 서로 합쳐지면 모두 60개가 되어 하나의 주기가 이루어지게 된다. 환갑(還甲)이니 회갑(回甲)이니 하는 것은 바로 이 60의 주기가 한 바퀴 다 돌았다는 뜻이다.

이 중 특히 처음을 나타내는 서수는 종종 〈첫째〉가 가지는 중요성 때문에 여러 가지 한자를 사용하여 그 의미를 강조하기도 했다. 그 예로 길/어른 장(長), 머리 수(首), 으뜸 원(元), 머리 두(頭), 처음 초(初), 일어날 기(起) 등을 들 수 있다. 즉 맏아들, 맏손자를 장자(長子), 장손(長孫)이라 하며, 한 해의 시작인 음력 정월(正月)을 수세(首歲)라 하고, 여러 사람 가운데서 제일 먼저 시를 읊는 것을 수창(首唱)이라 한다. 또 과거시험에서의 1등을 장원(壯元)이라 하고, 군인의 가장 높은 계급을 원수(元首), 새해의 첫아침을 원단(元旦)이라 한다. 그런가 하면 한 달의 처음 10일을 초순(初旬)이라 하며, 한 단어의 첫자음을 두음(頭音), 1등을 달리 두등(頭等)이라 한다. 또 시의 구성을 말할 때 기승전결(起承轉結)이라는 말을 자주 쓰는데, 기(起)는 특히 율시(律詩)에서 첫 두 구절을 지칭한다. 또 우리에게는 홍콩 영화를 통해 많이 알려져 있는, 큰형님을 뜻하는 현대 중국어 〈따꺼[大哥]〉의 대(大)도 〈처음〉을 나타내는 한자이다.

숫자와 금기禁忌

어느 민족을 막론하고 그 문화 속에는 구체적인 표현을 꺼리는 금기어(taboo)가 있으며, 일반적으로는 성(性)이나 죽음, 배변(排便) 등에 관한 어휘가 금기어로 설정되곤 한다. 문화적이나 전통적 정서를 이러한 어휘만큼이나 강력하게 갖지는 않지만, 숫자의 경우도 예외는 아니다.

한 예로 서양에서는 13을 그리스도의 죽음과 관련시키며, 한국에서는 4를 죽을 사(死)와 연관시켜 매우 불길한 숫자로 여긴다. 그래서 불과 얼마 전까지만 하더라도 우리 나라 건물, 그 중 특히 병원에서의 4층, 노선버스의 4번, 44번 등을 사용하지 않는 경우가 허다했다. 중국의 경우, 그들이 금기시하는 수는 대체로 칠(七)과 팔(八)이다.

일곱 칠(七)은 갑골문 단계에서는 열 십(十)과 유사하게 가로획이 긴 구조였으나, 이후 그 유사성 때문에 지금처럼 고쳐 쓰게 되었다. 칠(七)은 벨 절(切)의 구조 속에 칠(七)이 소리부로 기능하는 까닭에, 언제나 절(切)과 밀접한 관련을 가졌다. 절(切)은 〈칼로 자르다〉는 뜻이다. 그래서 고대 중국에서는 칠월(七月)을 죄인을 참형(斬刑)하는 달로 정해 두었는가 하면, 복건·민남·하남지역 등에서는 칠일(七日)이 되면 외출을 삼가는 습속이 있었다. 뿐만 아니라 사람이 죽으면 7일, 14일, 21일 등 7의 배수에 해당하는 날에 제사를 지냈으며, 7의 7배수인 49일째 되는 날은

〈칠재(七齋)〉라 하여 성대한 제사를 치르기도 했다.

여덟 팔(八)은 어떤 물건을 두 부분으로 나누어 놓은 형상이다. 그래서 팔(八)이 들어가면 의미상 나눔과 관련을 가진다. 예컨대 나눌 분(分)은 칼[刀]로 두 조각으로 나눈 모습[八]을 형상화했고, 절반 반(半)은 소[牛]를 두 쪽으로 나누어 놓은 모습을 형상화했다. 그래서 팔(八)은 〈나누어지다〉는 뜻에서 이별의 상징으로 쓰이기도 했으며, 어떤 지역에서는 팔(八)자가 들어간 날에는 결혼을 하지 않는다고도 한다. 그래서 현대 중국어에서는 칠(七)과 팔(八)이 함께 연결되어 숙어로 쓰이면 대체로 어지럽거나 혼란한 상태를 나타내는 등 좋지 않은 뜻으로 쓰인다.

셈算과 주산

算
수/셈 산

算

현대 문명의 상징인 전자계산기가 처음 나왔을 때, 사람들은 지금까지 셈하는 데 사용해 왔던 모든 기구를 대신할 기적의 발명품으로 생각했었다. 하지만 아직도 중국을 비롯한 여러 나라에서는 주산이 여전히 전자계산기 못지않은 셈틀로서의 지위를 지키고 있고, 속도 경쟁에서 전통적 주산이 오히려 전자계산기를 앞서고 있다 한다. 물론 단순한 계산을 대상으로 할 경우이지만 말이다.

동양의 전통적 셈틀인 주산이 나오기 전, 계산은 산판(算板)에 의지했다. 즉 산판의 빈 공간에다 산목(算木)을 놓아 표시했는데 오른쪽에서 첫번째 칸은 1단위를, 두번째 칸은 10단위를, 세번째는 100단위를 나타내며, 여기다 산목을 놓아 계산했다. 그리하여 205라고 하면 가장 왼쪽 칸에다 산목 5개를 놓고, 왼쪽에서 두번째 칸은 비워 두고, 세번째 칸에는 산목 2개를 놓는 식으로 사용했던 것이다. 여기서의 수/셈 산(**算**)은 원래 산가지를 뜻하는 대 죽(竹)과 눈의 모습인 눈 목(目), 두 손을 형상화한 밑스물입 발(廾)로 구성되어 산가지로 숫자셈을 하고 있는 모습을 그렸으며, 이후 〈계산하다〉는 뜻으로 사용된다.

이러한 산판이 발달된 형태가 바로 주판이다. 중국은 주판의 고향이라 불릴 만큼 주판이 발달했던 나라이다. 중국에서 가장 큰 주판은 천진(天津)의 달인당(達仁堂)이라는

한약방이 소장하고 있는 것으로, 길이가 자그마치 3.6m, 폭이 26cm에 이르고 가름대가 무려 117개나 되는 주판이다. 또한 상해에 있는 주판박물관에서는 갖가지 희귀한 주판들을 전시하고 있다. 그곳에는 여러 명이 함께 쓸 수 있는 다인용(多人用) 주판이 있는가 하면, 손마디 크기의 순금으로 된 주판도 있다. 이렇듯 주판은 중국인들의 사랑을 받아왔고 그들의 자부심을 나타내기도 한다. 그래서 혹자는 주판을 인쇄술과 조지술(造紙術), 화약(火藥), 나침반과 함께 거론할 만큼 중요한 발명품으로 간주하기도 하지 않던가!

금金과 청동

金
쇠/금 금

金

중국은 청동기 문화가 매우 발달했던 나라이다. 그것은 1976년에 은나라 시대 부호(婦好)라는 여인의 무덤에서 무려 470여 점의 청동기가 쏟아져 나온 것만 보아도 알 수 있는 일이다.

이 화려했던 고대 중국 청동기 문화의 청동 제조법이 반영된 글자가 바로 쇠/금 금(金)이다. 지금은 황금이라는 뜻으로 더 많이 쓰이지만 옛날에는 〈청동(靑銅)〉을 지칭하는 단어로만 쓰였다.

그래서 청동기에 새겨진 문자를 금문(金文)이라 하며, 의미가 확대되긴 했지만 아직도 쇠를 대표하는 글자로 쓰이고 있다. 그래서 쇠, 즉 금속과 관련된 글자는 모두 이를 부수로 삼고 있다.

금(金)의 자형에 대한 해석은 여러 가지가 있을 수 있으나, 〈청동〉이라는 원래 뜻과 연계시켜 볼 때 이는 청동기물의 주조를 위해 만든 틀 즉 거푸집의 모양을 형상화한 것



청동을 제련하고 있는 모습. 한나라 때의 화상석.

鑄
부어만들 주

鑄

割
벨 할

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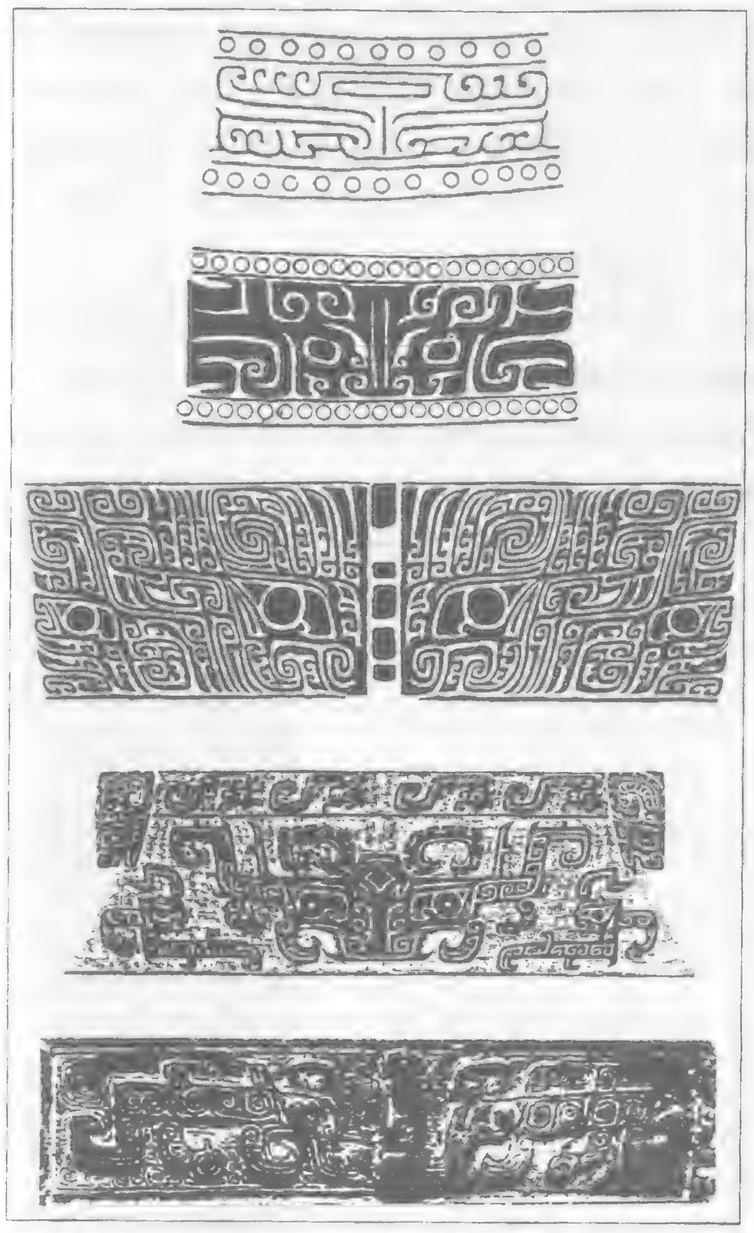
이 분명하다.

이는 **부어만들 주(鑄)**나 **벨 할(割)**을 보면 쉽게 이해된다. 주(鑄)는 두 손으로 청동 녹인 쇳물을 담은 용광로를 뒤집어 거푸집(金) 위로 붓고 있는 모습이다. 할(割)은 거푸집을 칼로 자른다는 뜻이니, 주물을 하고서 굳어진 후 거푸집을 묶어 놓았던 새끼줄을 자른다는 뜻이다.

고대 중국에서 청동을 주조할 때 다름아닌 거푸집을 사용했다는 것은 문화사적으로 중요한 의미를 가진다. 중국의 청동 주조법은 밀랍을 사용한 서양의 방법과 다르며 서양의 밀랍 주조법은 전국시대에나 이르러 나타나고 있기 때문에 한때 주장되었던 청동기의 서양 전래설을 부정할 수 있으며, 중국이 독자적으로 청동주조를 했다고 해석할 수 있는 근거를 마련해 주고 있다.



고대 중국에서 가마솥[釜]을 제작하는 모습.



도철(饕餮)무늬. 중국 청동기의 가장 대표적인 문양으로 상나라부터 서주시대의 청동기에 집중적으로 나타나며, 보통 번개무늬가 안받침 무늬로 함께 쓰이고 있다. 상상의 동물로 보통 큰 눈과 코, 입, 양쪽으로 갈라진 눈썹이 뚜렷하게 그려져 있고, 몸통과 꼬리로 구성되어 있다. 재물을 탐내는 것을 도(饕)라 하고 먹을 것을 탐내는 것을 철(餮)이라 하는 것처럼 도철은 〈탐욕의 짐승〉으로 알려져 있다. 이를 청동기물의 주된 문양으로 삼았던 것은 물욕에 젖기 쉬운 인간에 대한 경고로 보인다.

陶
질그릇 도



인들이 오랜 세월 동안 지켜 왔던 자기의 비밀 덕분에 〈고령토〉와 〈백토자〉는 각기 중국식 음역 이름인 〈카오린(kaolin)〉과 〈퍼툰체(petuntse)〉라는 어휘로 영어에 남게 되었다.

질그릇 도(陶)는 쪼그려 앉은 사람이 그릇 만드는 도구를 들고 점토를 빚고 있는 모습을 형상화한 것인데, 소전 단계에서 흙으로 빚었다는 의미에 언덕 부(阜=阝)를 첨가하여 지금처럼 되었다. 자기는 여기에다 유약을 발라 높은 온도에서 구워낸 것이다. 오지그릇 자(瓷)는 기와 혹은 불에 구운 흙을 통칭하는 기와 와(瓦)가 의미부이고, 차례 차(次)가 소리부이다.

유약 유(釉)는 채색 채(采)가 의미부이고 말미암을 유(由)가 소리부이다. 채(采)는 채색(彩色)이라는 의미로 볼



『천공개물(天工開物)』에 나타난 도자기 빚기와 굽기.
"자기는 응해된 점토에 유약이라는 유리질 물질을 발라 약 1,280도의 고온에서 구운 것이다. 자기 제조의 비밀은 순수한 점토인 고령토의 사용에 있다. …송나라 때에는 자기 제조가 고도로 조직화되었고 분업도 진행되어, 점토의 세척을 전문으로 하는 사람, 유약만 칠하는 사람, 가마를 돌보는 전문가 등이 있었다. 발굴된 당시의 가마 중에는 한번에 25,000개의 자기를 구울 수 있는 것도 있었다. …자기 제조의 비밀은 조심스레 지켜져 왔으며, 마르코 폴로와 같은 유럽의 방문자들은 자기를 대하자 놀란 입을 다물지 못할 정도였다. … 포르투갈인에 의해 고령토의 견본이 유럽으로 들어간 것이 1520년 무렵이었으나 자기의 제품화는 18세기에 이르러서야 가능했다. 그것은 중국인의 자기 발명 1,700년 후의 일이었다."(『그림으로 보는 중국의 과학과 문명』)

토기陶와 자기瓷

"거울처럼 맑고, 백옥같이 희며, 종이처럼 얇고, 울리듯 소리 내는" 자기(瓷器)는 중국인들의 자랑스런 발명품 중의 하나이다. 자기가 서구에 처음 전해졌을 때 그들은 이를 보고 "중국에는 대단히 좋은 점토가 있는데, 이것으로 병을 만들면 유리병처럼 투명해진다. 그리고 물을 넣으면 물이 훤히 들여다보인다. 유리도 아닌, 점토로 만들었는데 말이다"라며 끝없는 경탄을 했다고 아라비아 상인 술레이먼은 기록하고 있다. 이것이 851년의 일이었다. 점토는 분명 불투명성인데 어떻게 그것이 가능할까?

그 비밀은 다름아닌 고령토(高嶺土)에 있었다. 고령토는 고온에서 구우면 물리적 구조가 변하여(자기화) 반투명하게 된다. 게다가 중국 도공들은 순수 고령토에다 백토자(白土子)라는 것을 넣었다. 도토(陶土)라고도 불리는 백토자는 자기화의 온도를 낮추고 투명도를 높이는 기능을 한다. 서구 사회에서 이러한 기술을 전수받아 비밀을 해독해 낸 것은 18세기의 일로, 중국에서 자기가 발명된 지 무려 1700년이 지난 후의 일이었다.

여기서 말하는 고령토는 중국 최고, 최대의 도자기 생산지인 강서성 경덕진(景德鎭)의 서북쪽에 있는 고령(高嶺)이라는 산에서 나는 흙을 말한다. 백토자는 화성암이 수천년에 걸쳐 점토로 변해갈 때 생기는 중간 생성물이다. 중국

수 있고, 유(由)는 소리부이지만 기름[油]이라는 의미와도 관련을 가진다. 그리고 도자기를 굽는 곳을 가마 요(窯)라고 한다. 요(窯)는 구멍 혈(穴)이 의미부이고 새끼양 고(羔)가 소리부이다.

어쨌든 도자기는 중국의 상징이었고, 특히 서구인들에게는 중국의 대표적 상징물로 인식되었다. 그래서 그들은 도자기를 〈차이나(China)〉라는 중국의 나라 이름으로 불렀다. 즉 서구인들은 도자기가 처음 수입되었을 때 이를 〈차이나웨어(chinaware)〉라 불렀는데, 그것은 〈중국에서 온 물건〉이라는 뜻이었으며, 이후 〈차이나(china)〉라는 소문자 표기로 〈도자기〉를 나타내었다.

비단絲과 누에蠶

絲
실 사

중국은 비단의 나라이다. 그래서 유럽인들은 중국을 〈세러스(Serres)〉라 부르기도 하는데, 이는 〈비단의 나라〉라는 뜻이다. 잠사술이 유럽으로 전해지기 전 그들은 비단의 생성 비밀에 대해 무척이나 신비하게 생각했던 것 같다.

로마시대를 살았던 베르길리우스(Virgil)의 시에 의하면 그들의 옷감처럼 비단도 〈양모〉에서 자아낸 가는 실로 만든 것쯤으로 생각했는가 하면, 6세기쯤에 양잠술이 지중해 지역으로 전래되었음에도 불구하고 16세기 영국의 기록에도 비단 셔츠를 입으면 피부에 피가 난다는 괴상한 전설이 돌아다닐 정도였다.

영어로 비단을 뜻하는 〈실크(silk)〉는 사(絲)의 고대 중국음이 정착된 단어이다. **실 사(絲)**는 가는실 멱(糸)이 둘 합쳐진 것으로, 자아 놓은 실꾸러미를 형상화했으며 원래는 비단을 뜻했다. 하지만 이후 의미가 확대되어 일반적인 실을 비롯해 면직물을 뜻하는가 하면, 줄을 사용한다는 의미에서 현악기까지도 지칭하게 되었다.

비단은 누에가 만들어 낸 누에고치에서 실을 뽑아 만든다. 누에를 뜻하는 한자인 **누에 잠(蠶)**은 원래는 누에의 모양을 사실적으로 그린 글자였다. 하지만 이후 소전 단계에 들면서 소리부인 일찍 참(朁)과 벌레를 뜻하는 **벌레 충(虫)**이 둘 모여 만들어진 벌레 곤(蚰)이 합해져 지금처럼

蠶
누에 잠

변했다.

누에는 잠실(蠶室)에서 뽕잎을 먹고 자란다. 잠실(蠶室)은 누에를 치는 방을 뜻하지만 궁형(宮刑)을 받은 죄인을 가두는 감방을 뜻하기도 한다. 궁형을 받은 사람은 상처 때문에 바람을 쐬어서는 안 되고 반드시 일정한 온도를 유지해야 했으므로, 누에치는 방처럼 언제나 난방을 했다는 데서 생겨난 말이다. 중국 최고의 사학자였던 사마천은 불후의 명작 『사기(史記)』를 궁형을 받은 후 이 잠실에 유폐된 채 완성했다. 그래서 『사기』를 달리 『잠사(蠶史)』라 부르기도 한다. 또 누에가 조금씩 뽕잎을 갉아먹듯 먹어 들어가는 것을 〈잠식(蠶食)〉이라 한다.

일전의 외신에 의하면 거미줄을 이용해 섬유를 만드는 실험이 성공했으며 곧 실용화도 될 수 있을 것이라 했다. 비단보다 훨씬 부드러운 섬유, 수천 년의 역사를 가진 중국의 잠사술을 넘어선 또 하나의 과학적 성과가 나오기를 기대해 본다.

虫
벌레 충

궁宮과 집家

出
나갈 출

중국의 기후 조건에 비추어 보아 고대 중국인들에게 가장 적합했던 가옥 구조는 아마도 반지하식이었던 것 같다. 담을 쌓기보다는 땅을 파내려가는 편이 훨씬 쉬웠고, 반지하이다 보니 겨울의 추위도 피할 수 있었기 때문이다.

이러한 반지하식의 집을 나가는 모습을 담은 글자가 바로 나갈 출(出)이다. 이 글자의 윗부분은 발이고 아랫부분은 반지하식의 거주지이다. 이후 건축술이 발달함에 따라 육상 건축물을 축조하기 시작하면서 지상 거주 형태를 띠게 되었다.

向
방향 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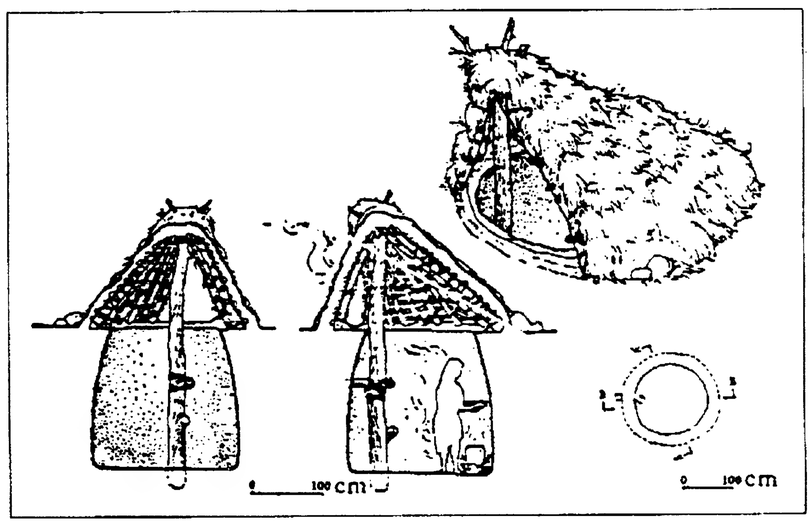
방향 향(向)은 집의 출구를 그린 것에서 〈방향〉이라는 뜻을 가지게 되었다. **대궐 궁(宮)**은 집에다 창문을 뚫어 놓은 모습이요, **높을 고(高)**는 높다란 건축물을 세워 놓은 모습이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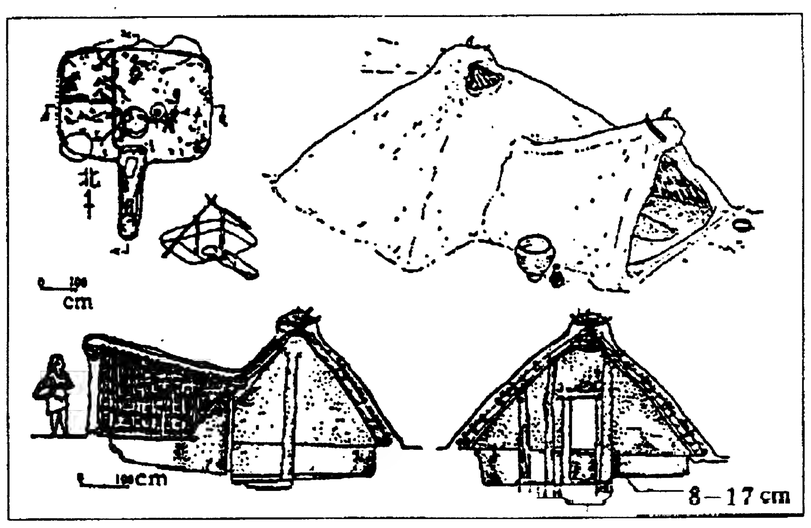
또 **家[집 가]**는 집[宀]과 돼지[豕]로 구성되어 있다. 돼지는 인분까지도 먹을 수 있는 잡식성인데다가 가죽과 많은 양의 고기를 제공하기에 유용한 가축으로 사육되어 왔다. 이러한 특성으로 인해 돼지는 어느 가축보다 인류와 가깝게 생활하게 되었고, 그 결과 초기 단계의 가옥 구조는 돼지와 인간이 함께 생활하도록 설계되지 않았나 생각된다.

지금도 운남성 일부에는 위층에서는 사람이 거주하고 반지하층에서는 돼지를 키우는 가옥 구조가 존재하는데, 이로

宮
대궐 궁

高
높을 고





초기 앙소문화 유적지의 가옥구조 복원도. 위는 하남성 안양 언사(偃師) 탕천구(湯泉溝) H6 유적지의 복원도이고, 아래는 섬서성 서안 반파(半坡) F41 유적지의 복원도이다.

家
집 가



궁(宮)과 가(家)는 원래 모두 〈집〉이라는 뜻이었으나, 진시황 때에 이르러 궁(宮)이 황제가 사는 〈궁궐〉의 의미로 축소되자 가(家)는 〈일반 집〉을 나타내는 명사로 쓰이게 되었다.

門
문 문



서 의미부인 문(門)과 소리부인 재주/겨우 재(才)가 합쳐져 만들어진 글자이다. 또 문빗장 관(關)은 문(門)에 빗장을 두 개 질러 놓은 모습을 그린 글자이다. 여기서 〈문을 닫다〉는 뜻이 생겼고 또 이로부터 문이 설치된 관문이나 국경 요새라는 뜻도 생겨나게 되었다. 예컨대 만리장성의 서쪽 끝 관문인 가욕관(嘉峪關)이나 옛날 중국 서부지역과 중원지역을 갈라놓은 경계인 함곡관(函谷關), 북쪽 이민족과의 경계의 상징으로 인식되었던 옥문관(玉門關) 등은 고대 중국의 대표적 관문이라 하겠다.

문(門)의 반쪽만을 그린, 즉 문 한 짝만을 그린 글자가 호(戶)이다. 사람이 드나들 수 있는 곳이라는 뜻으로부터 〈집의 출입문〉이라는 뜻을 갖게 되었으며, 이후 〈집〉이라는 뜻까지 가지게 되었다. 이 지게문[戶]을 손으로 열어 젖히는 모습을 형상화한 것이 열 계(啓)이다. 계(啓)는 처음에는 호(戶)와 칠 복(攵, 攴의 다른 글자로 손으로 채를 쥐고 있는 모습이다)으로 구성되어 손으로 문을 열고 있는 모습을 형상화한 글자였으나 이후 입 구(口)가 첨가되어 오늘날과 같이 변했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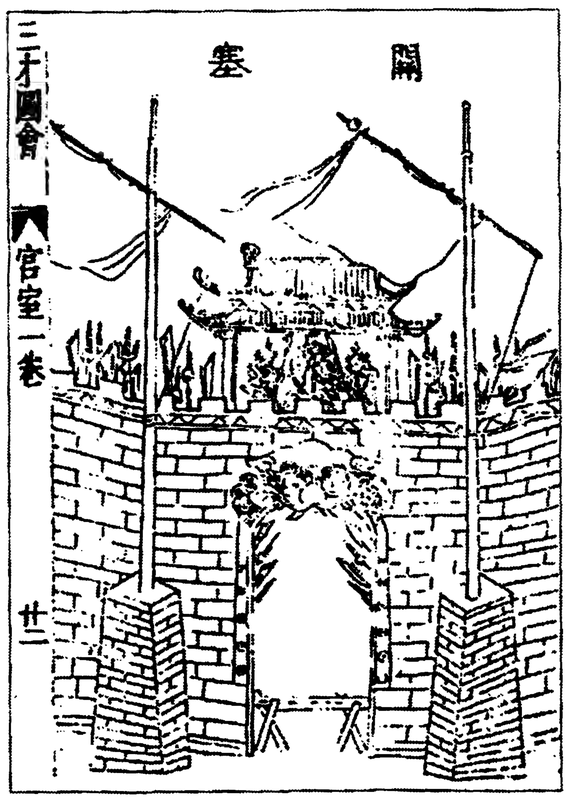
지게문戶과 문門

戶
지게문/집 호



문을 나타내는 한자에 지게문/집 호(戶)와 문 문(門)이 있다. 전자는 한 짝으로 된 문을, 후자는 두 짝으로 된 문을 형상화한 글자이다. 문(門)에 달[月]이 비쳐 달빛이 스며들어 오는 것을 형상화한 글자가 틈 한/사이 간(閒)이다. 달빛[月]이 이후 햇빛[日]으로 바뀌어 오늘날의 사이 간(間)으로 변했다. 그래서 사이 간(間)은 〈틈〉이나 〈사이〉라는 뜻을 갖게 되었다. 또 문(門)에다 귀[耳]를 대고 엿듣는 것을 형상화한 글자가 들을 문(聞)이다.

또 대문[門] 빗장(一)을 두 손으로 여는 모습을 그린 것이 열 개(開)이다. 이의 반대 개념을 가지는 닫을 폐(閉)는 형성자로



관새(關塞)의 구조

도량형度量衡 : 부피와 무게

量
헤아릴 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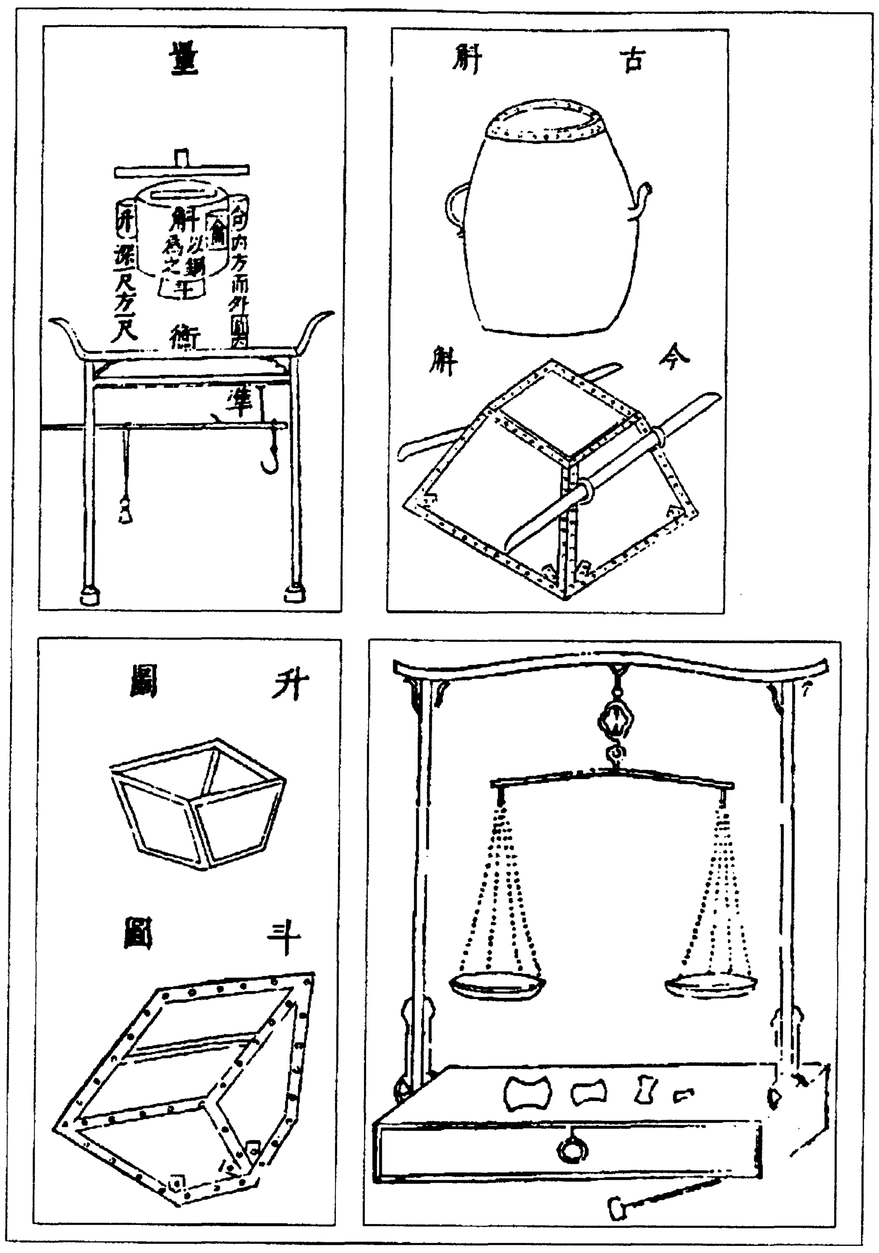


우리 현대인들에게 익숙한 센티미터(cm), 미터(m), 킬로그램(kg), 리터(ℓ) 등은 모두 서구의 도량형이다. 하지만 동양권에서도 매우 일찍부터 서구와 독립적으로 체계적인 도량형이 발달해 왔다. 중국에서는 주(周)나라 때에 이미 도량형을 관리하는 전문 관직이 설치되었다. 그러다 춘추전국시대에 들어 여러 나라로 분열되면서 나라마다 도량형 단위가 제각각으로 달라지게 되었다. 이후 진시황이 중국을 통일하면서 문자와 함께 도량형도 통일하게 된다.

이때 확정된 도량형의 기본 단위로서, 도(度, 법도 도/헤아릴 탁)는 길이 단위, 헤아릴 량(量)은 부피 단위, 저울 형(衡)은 무게 단위를 말한다. 이때 부피를 의미하는 양(量)은 양끝을 동여매어 놓은 자루와 네모꼴의 깔때기를 함께 그려 자루 속에 담긴 내용물의 양을 용기로 잰다는 의미를 나타내었다.

고대 중국에서 주로 사용했던 부피 단위로는 되 승(升)과 말 두(斗), 휘/열말들이 곡(斛), 피리 약(龠), 합할 합(合) 등이 있다. 승(升)은 바닥이 얕은 국자 속에 어떤 물체가 들어있는 모습을, 두(斗)는 술 같은 것을 담는 국자 모양을 형상화했다. 1말[斗]은 10되[升]요, 10말이 1휘[斛]이다. 또 약(龠)은 가로 세로가 각각 9분(1/100척)이고 깊이가 1촌(1/10척)에 해당하는 용기의 부피이며, 1합

升
되 승



윗줄 왼쪽은 양(量), 오른쪽은 10말들이 용기인 휘[斛], 아랫줄 왼쪽은 되[升]와 말[斗], 오른쪽은 저울[天平]이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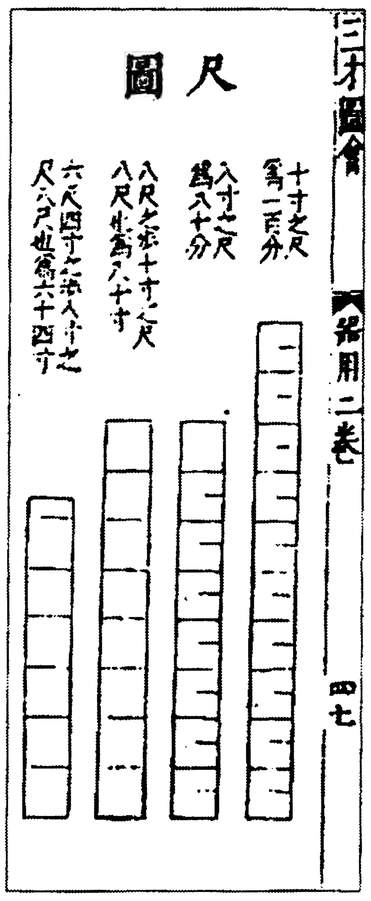
斗
말 두

尺
자 척

臬
말뚝/과녁/
해시계 얼

도량형度量衡 : 길이

도량형에서 가장 기본이 되는 것은 아무래도 길이를 나타내는 단위일 것이다. 부피나 무게 단위에 비해 가장 상세하고 다양하게 나타나기 때문이다. 고대 중국인들이 길이를 재는 잣대로 주위에서 가장 쉽게 이용할 수 있었던 것은 손이나 발과 같은 인간 신체의 일부였을 것이다.



옛날의 자[尺]

예컨대 중국의 전통적 길이 단위에서 가장 기본이 되는 자 척(尺)은 손가락을 벌렸을 때 엄지와 검지 사이의 거리(한 뼘)를 말하는데, 현존하는 상나라 때의 상아로 만든 자[尺]의 길이는 약 15.8cm로 알려져 있다. 하지만 한나라에 들어서는 엄지와 중지 사이의 거리를 말하게 되었는지, 1척이 약 22cm 정도 된다고 한다.

특수한 단위이긴 하지만 8척을 의미하는 말뚝/과녁/해시계 얼(臬)이라는 것이 있다. 이는 사람의 코를 뜻했던 스스로 자(自)와 나무를 뜻하는 나무 목(木)으로

平
평평할 평

稱
일컬을 칭

(合)은 2약(龠)을 말한다고 했다.

또 고대 중국인들이 무게를 달 때 사용했던 기구를 천평(天平)이라 하는데, **평평할 평**(平)은 저울의 양끝에 물건이 놓여 있는 모습으로, 양끝의 수평을 유지하여 무게를 달고 있는 모습을 그렸다. 여기에서 〈평평하다〉나 〈평균〉이라는 뜻이 나왔다.

그리고 **일컬을 칭**(稱)은 한 손에 물건을 들고서 무게를 짐작해 보는 모습을 그렸다. 원래는 벼 화(禾)가 첨가되지 않은 형상이었으나 이후 무게를 달아야 했던 가장 중요한 대상이 곡물임으로 해서 지금처럼 벼 화(禾)가 더해지게 되었다.

고대 중국에서 주로 쓰였던 무게 단위로는 兩[둘 량=24(銖)], 斤[도끼 근=16량(兩)], 鈞[서른근 균=30근(斤)], 石[돌 석=4균(鈞)] 등이 있다.

寸
마디 촌

尋
찾을 심



거리 계산 수레. 매우 특이하게 고안된 수레이다. 커다란 북이 실려 있고, 목상(木象)을 세워 1리(里)를 갈 때마다 북을 자동으로 한 번씩 치도록 설계되었다. 행차를 할 때 울리는 북소리의 합계를 통해 전체 거리는 물론 시간과 속도까지도 알 수 있도록 했다. 이는 변속 톱니바퀴를 응용한 것으로, 수레의 움직임에 따라 내장된 각종 크기의 톱니바퀴를 움직여 길이를 계산하고 자동으로 목상을 치도록 고안되었다. 하남성 당하(唐河)에서 출토된 화상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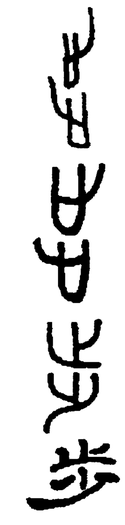
구성되어 〈나무 말뚝〉이 원래 뜻이다. 여기서의 말뚝은 다름아닌 활쏘기를 위한 〈과녁〉으로 쓰이기도 했고, 해 그림자를 측정해 시간을 잴 수 있는 〈해시계〉 역할도 함께하도록 고안된 것이었다. 이러한 다용도의 나무 말뚝은 보통 사람의 코높이로 세웠고, 고대 중국에서는 사람의 코높이를 8척으로 인식했다. 그래서 얼(臬)이 8척을 의미하게 된 것이다.

척(尺)보다 작은 단위로서 **마디 촌**(寸)이 있는데, 이는 손가락 옆에 짧은 가로획을 그려 형상화한 글자로 손가락 한 마디의 길이를 의미한다. 일반적으로 10촌이 1척에 해당한다.

이에 비해 "보통 여인의 손 길이로 대략 8촌에 해당하는"(『설문해자(說文解字)』) 적을 지(咫)가 있는데, 이는 소리부인 다만 지(只)와 의미부인 척(尺)으로 구성되어 이 글자 역시 척(尺)에서 파생된 길이 단위임을 알 수 있다. 그리고 길이 장(丈)은 사람의 팔 모습을 그렸으며, 보통 10척이 1장에 해당한다.

또 **찾을 심**(尋)이라는 단위가 있는데, 이는 양팔을 활짝 벌려 어떤 물건의 길이를 재는 모습을 형상화한 것으로 양

步
걸을 보



팔 간의 거리를 말하며, 보통 8척의 길이에 해당한다. 그리고 팔꿈치 주(肘) 역시 고기 육(肉)이 들어 있는 것으로 보아 사람의 신체와 관련되어 있음을 알 수 있다.

걸을 보(步)는 두 발이 어긋나게 표현되어 걸어가는 모습을 그렸고, 이로부터 두 발 사이의 거리를 표현하는 단위로 쓰였다. 1보가 얼마나 되는지에 대해서는 문헌마다 다르긴 하지만 『사기(史記)』에 의하면 6척이라 했다. 그리고 이러한 보가 300개 모인 거리가 마을 리(里)이다. 만약 한나라 때의 계산법에 의한다면 1척이 약 22cm이니 1보는 132cm, 1리는 약 396cm가 되는 셈이다. 〈척〉은 지금과 다소 다르지만 〈리〉는 현재의 쓰임과도 거의 일치하고 있음을 알 수 있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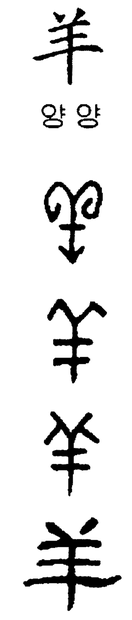
미학적 상상력



양羊과 아름다움美
호걸豪傑과 남성의 아름다움
가인佳人과 여성의 아름다움
연지胭脂와 화장법
전각篆刻과 도장 파기
도장圖章과 인장印章
피리龠와 북鼓
문자文字와 문장文章
필기구와 붓筆
책冊과 죽간
색깔과 한자
오색五色과 오행五行

양羊과 아름다움美

羊
양 양



양은 말·소·돼지·개·닭과 함께 6대 가축 중의 하나로 매우 일찍부터 인간에게 사랑받아 온 가축이다. 수렵단계의 원시인들에게 양은 매우 중요했다. 양의 고기와 젖은 그들에게 양식을 제공했으며, 가죽은 추위를 막는 데 최상품이었다. 더군다나 양은 군집 생활을 하고 성질 또한 온순하기 때문에 정착농경시대에 접어든 인간의 입장에서 가축으로 기르기에 더할 나위없이 적합한 동물이었기 때문이다.

양 양(羊)은 양의 모습을 그린 것으로, 곡선 모양의 뿔이 특징적으로 그려졌다. 양은 무리지어 다니며 군집 생활을 하는 것이 그 속성인데, 이러한 속성이 반영된 글자가 무리 군(群)이고, 그래서 〈무리〉라는 뜻을 갖게 되었다. 물론 임금 군(君)은 소리부이다.

아름다울 미(美)는 사람의 정면 모습을 그린 큰 대(大)와 양(羊)으로 구성되어 있으니, 원시 축제를 할 때 생활에 여러모로 많은 도움을 주었던 양가죽을 덮어쓰고 〈아름답게 치장하여〉 춤추는 모습이 반영된 글자이다. 물론 대(大)를 달리 〈크다〉는 뜻으로 해석하면 미(美)가 〈큰 양〉이라는 뜻이 되고, 살찌고 큰 양이 당시 사람들에게 〈좋고〉 〈훌륭하게〉 느껴졌을 것이며, 이로부터 〈아름답다〉는 뜻이 생겨난 것으로 해석할 수도 있다.

하지만 대(大)가 원래는 사람의 정면 모습을 형상화한

美
아름다울 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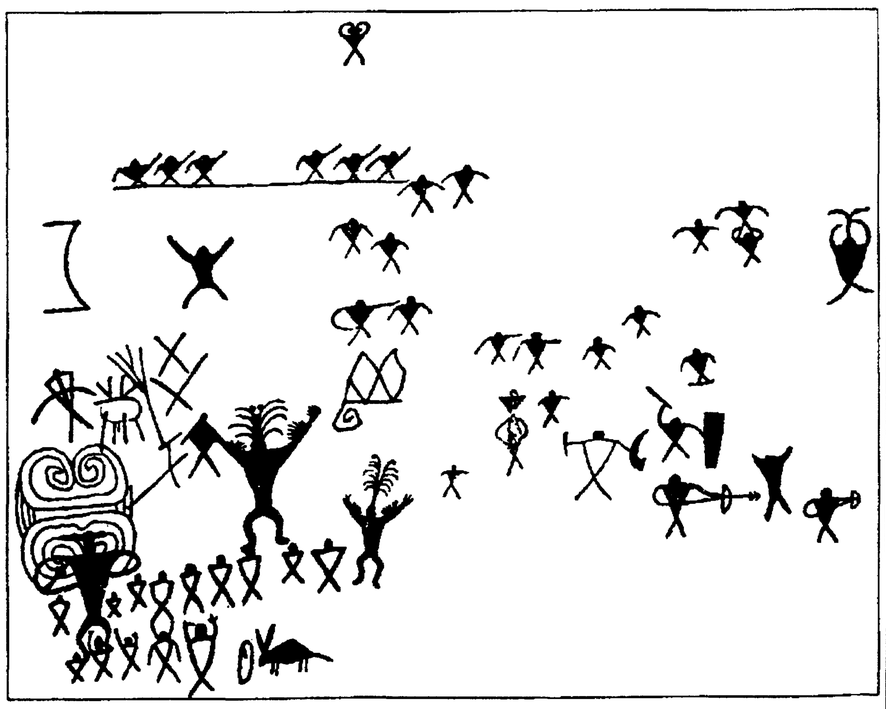




글자임을 고려한다면 〈양가죽을 덮어쓰고 춤추는 모습〉이 더욱 원래 의미에 가깝다고 하겠다. 즉 양이 가축화되기 이전의 원시인들은 야생 양을 붙잡기 위해 양의 껍질을 덮어쓴 채 양으로 위장하여 숨어있거나 양떼에 살금살금 다가가 잡곤 했을 것이다.

그러므로 그 당시, 생활과 가장 밀접하고 많은 도움을 주는 양을 잡아서 다른 이들에게 제공해 줄 수 있는 사람이 그 사회에서 칭송과 부러움의 대상이었을 것임은 미루어 짐작할 수 있다. 따라서 그들의 축제는 필시 자신의 능력을 인정받고자 양가죽을 덮어쓰고 춤추는 사람을 중심으로 이루어졌을 것이다. 이렇게 본다면, 양이 그들에게 가져다 줄 수 있는 유용성에 근거해서 양가죽을 쓰고 춤추는 사람의

羞
부끄러워할 수



운남성 창원(滄源)에서 발견된 암각화. 머리에 동물털 장식을 꽂은 원시인들의 모습(그림의 중앙 왼쪽 아랫부분). 아름다울 미(美) 자와 유사하다.

호걸豪傑과 남성의 아름다움

媚
아첨할/
아름다울 미



아름다움을 나타내는 한자로는 어떤 것들이 있을까? 고대 중국인들은 〈아름다움〉과 같은 추상적 개념도 언제나 구체적 형상을 중심으로 그려내었으며, 그 구체적 형상은 사람이나 사람과 가까이 있는 물체가 주된 대상이었다. 예컨대 아름다울 미(美)는 사람이 양가죽을 덮어쓰고 있는 모습을 형상화했으며, **아첨할/아름다울 미(媚)**는 여자[女]의 눈[眉]을 눈썹과 함께 키워 그려 놓았다.

여기서는 우선 남성의 아름다움과 관련되어 있는 한자를 살펴보자. 『회남자(淮南子)』에서는 "지략이 1만 사람을 넘는 자를 영(英, 꽃/빼어날 영), 1천 사람을 넘는 자를 준(俊, 뛰어날 준), 1백 사람을 넘는 자를 호(豪, 호저/뛰어날 호), 열 사람을 넘는 자를 걸(傑, 뛰어날 걸)이라 한다"고 했다.

영(英)은 풀 초(艹=艸)가 의미부이고 가운데 앙(央)이 소리부인 구조로 원래는 식물의 꽃을 의미했으나, 꽃이란 식물에서 가장 중요한 부분이라는 인식에서 뛰어난 사람을 뜻하게 되었다. 준(俊)은 사람 인(人)이 의미부이고 천천히걷는모양 준(夋)이 소리부로, 〈이목이 뚜렷하고 잘생긴 남자〉를 일컫는다. 잘 달리는 말을 지칭하는 준마 준(駿)과 대응시켜 볼 때 능력이 뛰어난 사람을 일컫는 것으로 보인다.

羔
새끼양 고



모습을 고대 중국인들은 〈아름다움〉으로 인지한 듯하며, 이러한 인식이 반영된 글자가 아름다울 미(美)이다. 물론 시간이 지나면서 양가죽의 의미는 퇴색해 갔지만 말이다.

그리고 이러한 흔적은 양의 머리를 박제해서 머리 위에 쓴 고관의 부인에 대해 묘사한 고대 중국의 여러 문헌에서도, 양의 모습으로 머리를 장식했던 여러 청동기의 무늬와 같은 발굴 자료에서도, 무술을 행할 때면 언제나 머리에 양이나 소머리 모양의 가면을 덮어쓰는 풍속 등에서도 역시 확인 가능하다.

한편 **부끄러워할 수(羞)**는 손으로 양을 잡고 있는 모습으로, 양고기를 바치다는 뜻이다. 이후 손을 나타내는 부분이 간지이름 축(丑)으로 바뀌었다. 양고기가 맛이 뛰어나기 때문에 이로부터 〈맛있는 음식(을 드리다)〉이라는 뜻이 생기게 되었고, 맛있는 음식을 내놓을 때에는 으레 겸손치레를 하게 마련이므로 다시 〈수줍어하다〉나 〈부끄러워하다〉는 뜻이 생겨났다. 그리고 **새끼양 고(羔)**는 양(羊)을 불[火] 위에 놓고 굽는 모습을 그렸다. 어린 새끼양이 맛있어 즐겨 먹었던 까닭일까? 고(羔)는 〈새끼양〉이라는 뜻으로 쓰인다.

豕
돼지 시

호(豪)는 돼지 시(豕)가 의미부이고 높을 고(高)의 생략된 형태가 소리부이다. 원래는 털이 가시처럼 뻣뻣하게 돋아난 멧돼지를 일컫는 말이었으나, 이후 기개가 호쾌하고 재능이 출중한 남자를 일컫게 되었다. 걸(傑)은 사람 인(人)이 의미부이고 하나라왕이름 걸(桀)이 소리부이다. 하지만 걸(桀)도 의미의 결정에 관여하는데, 이는 두 발[舛]이 나무[木] 위에 있는 모습으로, 나무 위에 높이 서 있듯 남보다 뛰어난 사람을 말한다. 지금은 이들 둘이 붙어 〈호걸(豪傑)〉로 쓰인다.

이 밖에 왕성할 장(壯)도 남성미를 일컫는 대표적 글자 중의 하나이다. 장(壯)은 선비 사(士)가 의미부이고 조각 장(爿)이 소리부인데, 사(士)는 남성을 뜻하여 강건하고 힘 있는 혹은 용맹한 남자를 지칭한다. 홍문(鴻門)의 만남에서 항우(項羽)가 유방(劉邦)의 장수인 번쾌(樊噲)를 두고서 〈장사(壯士)〉라 칭찬하지 않았던가? 물론 이 때의 〈장사〉란 힘을 두고서만 말한 것은 아니리라.

桀
하나라왕이름 걸

壯

玉
구슬 옥

또 아리따울/괴이할 요(妖), 아름다울/아첨할 미(媚), 구할/범할 간(奸), 재주있을/아첨할 녕(佞) 등도 원래는 모두 아름답다는 뜻이었다. 즉 요(妖)와 미(媚)는 여성 외모의 아름다움을, 녕(佞)과 간(奸)은 재능의 뛰어남을 말하는 것이었다. 하지만 세월이 흐르면서 이들은 점점 나쁜 뜻으로 변하여 〈괴이하다〉거나 〈아첨하다〉, 혹은 〈간음하다〉는 등의 뜻으로 쓰이게 되었다. 이는 모두 남성 위주의 세계관이 반영된 것으로, 남성들이 여성을 미의 대상으로 인식함과 동시에 사악한 행위의 제공자로도 인식하고 있었음을 알 수 있다.

한 가지 덧붙일 것은, 일본 한자인 행동할 미(躾)이다. 이는 몸 신(身)과 아름다울 미(美)가 합쳐진 글자로, 겉보기에는 육체의 아름다움을 뜻할 것 같으나 실제로는 사람의 아름다움은 교양에서 나온다는 의미에서 〈교양 있는〉의 뜻으로 쓰인다. 그렇다면 이 글자는 교양을 갖춘 아름다움을 비로소 〈아름다움〉인 것으로 인식했다는 말이 된다.

가인佳人과 여성의 아름다움

豐
풍성할 풍

예로부터 중국에서는 여성이 아름다움의 주된 대상으로 인식되어, 아름다움을 나타내는 글자에 계집 녀(女)가 많이 붙어 있다. 예컨대 고울 연(妍)이나 아름다울/슬기있을/음란할 교(姣)는 여성의 지적 아름다움을, 예쁠/묘할 묘(妙)는 나이 어린 여성의 아름다움을 나타내며, 예쁠 주(姝)나 예쁠 연(娟), 예쁠/미인 와/왜(娃), 아리따울 교(嬌) 등도 모두 아름다움을 나타낸다.

이 밖에 계집 녀(女)가 들어있지는 않지만 고울 염(艷)이나 아름다울 가(佳)도 여성의 아름다움을 지칭하는 한자다. 고울 염(艷)은 달리 염(豔)으로 쓰기도 하는데, 이는 풍성할 풍(豐)이 의미부이고 어찌아니할 합(盍)이 소리부이다. 풍(豐)의 아랫부분은 술이 달린 북[鼓]이고 윗부분은 구슬 옥(玉)이다. 북은 제사나 제의 등에서 신을 경건하게 모시기 위해 사용되었고, 옥은 제사 등을 모실 때 쓰던 예옥(禮玉)을 의미한다. 제사 때 쓰일 옥이 가득 담겨져 있는 모습으로부터 〈풍성하다〉는 뜻이 나왔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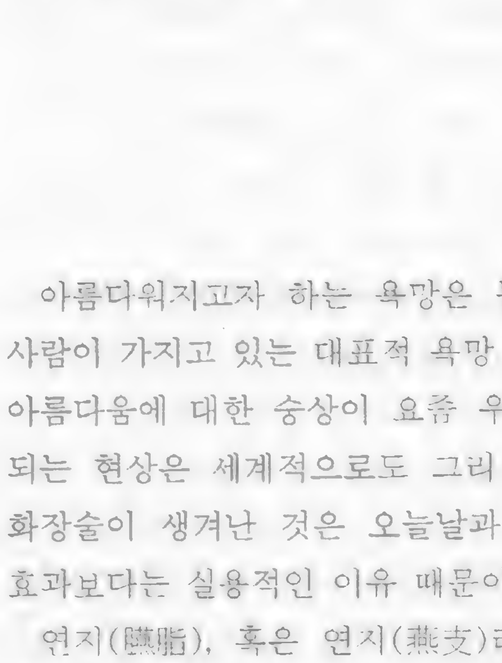
한편 이 글자는 예도/절/인사 례(豊)와도 같이 쓰였는데, 이는 신께 제사를 드릴 때 준비하던 예물이라는 뜻으로부터 파생된 용법이다. 례(豊)는 이후 보일/땅귀신 시(示)를 더하여 예/예물 례(禮)로 발전한다. 어쨌든 염(豔)이 의미부인 풍(豐)으로 구성된 것으로 보아 이는 여성의 〈풍

연지胭脂와 화장법

脂
비계/연지 지

아름다워지고자 하는 욕망은 동서고금을 막론하고 모든 사람이 가지고 있는 대표적 욕망 중의 하나이다. 하지만 그 아름다움에 대한 숭상이 요즘 우리 나라처럼 외모에 집중되는 현상은 세계적으로도 그리 흔한 일은 아니다. 사실, 화장술이 생겨난 것은 오늘날과 같이 외적인 치장이라는 효과보다는 실용적인 이유 때문이었다.

연지(臙脂), 혹은 연지(燕支)라고도 하는 연지(胭脂)는 주로 서역에서 들여온 수입품으로 알려져 있지만, 그것이 수입되기 이전에도 비계/연지 지(脂)라는 것이 있었다.



화장하는 여인. 〈완월도(浣月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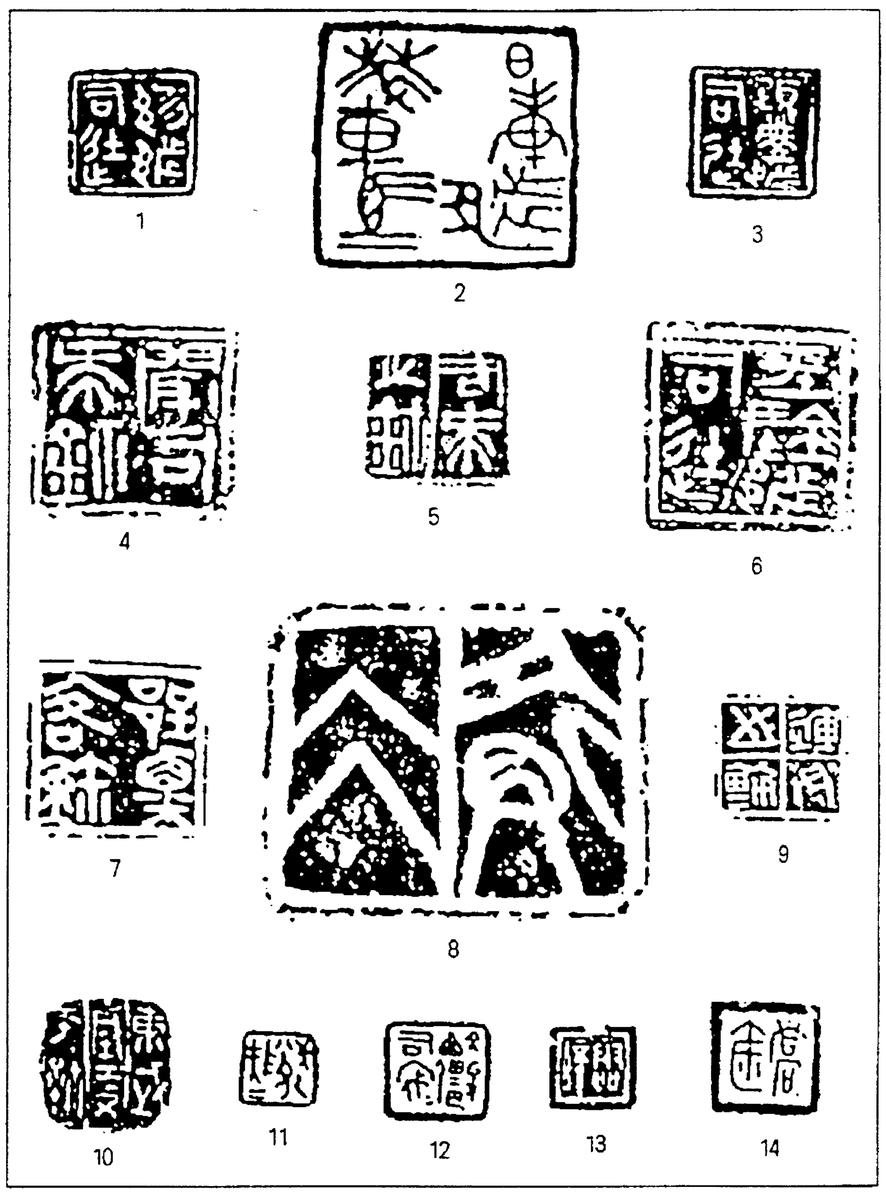
지(脂)는 동식물에 함유된 지방질로서, 요즘 식으로 이야기하면 로션이나 립그로스에 해당되는 것으로 고대 중국에서는 지(脂) 중 얼굴에 바르는 로션을 면지(面脂)—주로 추위를 막기 위하여 사용되었다—라고 했고, 입술이 트는

전각篆刻과 도장 파기

도장 파는 것을 전각(篆刻)이라 한다. 하지만 전각은 중국에서는 단순한 도장 파기를 넘어선 중요한 예술 행위의 하나로 인식되어 오고 있다. 조그만 공간에다 상형성이 더 없이 풍부한 한자를 배치하여 자신의 예술적 감각을 마음껏 표현해 내는 전각은 그 어떤 것에도 뒤지지 않는 훌륭한 예술 행위이다. 그래서 옛 사람들은 서화(書畵) 못지않게 전각도 선비가 갖추어야 할 기예의 하나로 인식했던 것이다.

중국에서 가장 오래된 도장으로는 상나라 때의 청동 도장 몇 점이 대만의 고궁 박물원에 보존되어 있는데 이로 미루어 보아 그 역사가 자못 오래 되었음을 알 수 있다. 초기 단계의 도장은 주로 주요 문서를 봉인(封印)하는 데 쓰였다. 즉 옛날의 문서는 죽간(竹簡)에다 썼는데, 이를 줄로 묶고 다른 사람이 풀어 볼 수 없도록 하기 위해 묶은 부분을 진흙으로 바르고 위에다 도장을 찍었던 것이다. 옛날의 봉인 방식인 셈인데, 이렇게 진흙에 남겨진 도장 흔적을 봉니(封泥)라고 한다.

이런 목적성 때문에 처음에는 주로 관직의 이름을 새겼으나 이후 사람의 이름도 새기게 되었다. 그러던 도장이 실용 목적 이외에도 예술품으로서, 혹은 서로의 마음을 전하는 도구로 쓰이게 되자 도장에다 장수와 부귀를 비는 〈장



전국시대 때의 각종 도장. 1~3은 북쪽 지역의 연(燕)나라, 4~6은 동쪽 지역의 제(齊)나라, 7~9는 서남쪽 지역의 초(楚)나라, 10~12는 중원 지역 진(晉)나라의 도장 문자이며, 13~14는 개인의 도장 문자이다.

락(長樂)〉이나 〈일취부귀(日就富貴)〉와 같은 좋은 문구를 새겨 넣기도 했으며, 십이지상 같은 장식을 새겨 보기 좋게 꾸미기도 했다. 좋은 문구를 새겨 넣은 도장을 길어새(吉語

들잎[柳葉]처럼〉이라는 말도 있지 않던가?

이 밖에도 못/윤 택(澤)이라는 것이 있는데, 이는 헤어 토닉(hair tonic), 즉 양모제(養毛劑)를 말한다. 한나라 때에 이미 향기를 첨가한 헤어 토닉이 유행했던 것으로 기록되어 있다.

것을 방지하는 립그로스용을 순지(脣脂)라고 칭했다. 하지만 한나라 말에 나온 중국 최고의 사전인 『석명(釋名)』에 "순지는 단(丹)으로 만들며 입술과 같이 붉다"라고 되어 있는 것으로 보아 시간이 지나면서 이의 미적 기능이 강화되었음을 엿볼 수 있다.

가루 분(粉)은 쌀 미(米)가 의미부이고 나눌 분(分)이 소리부인 구조로, 원래는 쌀가루를 뜻했으나 이후 얼굴에 바르는 분을 뜻하게 되었다. 이는 얼굴을 뽀얗게 보이기 위한 화장품이었던 것으로 보인다.

눈썹먹 대(黛)는 검을 흑(黑)이 의미부이고 대신할 대(代)가 소리부인 구조이지만 대(代)는 의미의 결정에도 관여하고 있다. 눈썹먹 대(黛)는 눈썹을 그리는 데 사용했던 아이펜슬과 비슷한 것으로서, 『석명』에서 "대(黛)는 대신[代] 그린다는 뜻이다. 즉 눈썹을 깨끗이 밀고 난 다음 이것으로 눈썹을 그려 넣는 것을 말한다"고 설명한 것으로 보아 대신할 대(代) 역시 일정 정도는 의미의 결정에 관여하고 있다고 보아야 할 것이다.

한편 이 글자는 부부간 애정의 상징으로 쓰이기도 하는데 그것은 한나라 선제(宣帝) 때의 한 일화에서 연유한다. 즉, 저명한 관리이자 문자학자였던 장창(張敞)이라는 사람이 언제나 아내의 화장을 도와 눈썹을 그려 준다고 해서 세인들의 입에 오르내리게 되자 하루는 선제가 그를 불러 그게 사실이냐고 물었다.

그러자 "그 얼마나 아름다운 모습입니까? 이는 부부간의 지극한 애정의 표현이 아니고 무엇이겠습니까?"라고 대답했다는 것이다. 아울러 눈썹을 그릴 때는 버들잎처럼 가늘고 길게 그리는 것이 최고였던 듯하다. 그래서 〈눈썹은 버

粉
가루 분



黛
눈썹먹 대



도장圖章과 인장印章

璽
옥새 새

鉩



관공서나 법률사무소, 금융기관 등이 몰려 있는 곳이면 어김없이 즉석에서 도장을 파 주는 곳이 있다. 3~4천 원만 주면 목도장을 하나 팔 수 있고 이를 본인의 상징으로 사용할 수 있다. 하지만 이런 도장이 그 사람의 신분을 얼마나 담보할 수 있을까? 요즈음 들어 몇몇 금융기관에서부터 도장 대신 서명을 사용한다는 소식도 들려오지만 도장은 여전히 중요한 신분 확인 도구로 쓰이고 있다.

도장을 중국에서는 보통 인장(印章)이라 하며, 인장이라는 말 이전에는 옥새 새(璽)가 쓰였다. 새(璽)는 원래 새(鉨)와 같이 쓰였으며, 청동을 뜻하는 쇠 금(金)이 의미부이고 너/그러할 이(爾)가 소리부인 구조로 되어 있었는데, 이는 초기 단계의 도장이 주로 청동으로 만들어졌기 때문이다. 하지만 이후 옥(玉)으로 도장을 만들게 되자 쇠 금(金) 대신 구슬 옥(玉)이 첨가되어 옥새 새(璽)가 되었다.

진시황이 천하를 통일하고 강력한 왕권을 행사하던 시절, 자신의 도장만을 새(璽)라 하고 다른 도장은 도장/찍을 인(印)이라 부르게 했다. 그래서 진나라 이후로 인(印)이라는 단어가 나왔다. 인(印)은 손으로 한 사람을 누르고 있는 모습을 형상화하였으며, 굴복시키다는 뜻이 원래 의미이다. 도장은 손으로 잘 눌러 찍어야 한다는 의미에서 인(印)을 도장이라는 의미로 사용한 듯하다.

璽)라 하고, 십이지상과 같은 모양으로 장식한 것을 초형새(肖形璽)라고 한다.

도장은 한나라 때 가장 성행했다. 당시는 예서(隸書)가 표준체로 사용되던 시기이다. 도장이란 것은 정치권력과 자기 신분의 상징이었기에 도장에 새기는 문자는 당시에 쓰이던 일상 문자보다는 더 고고하며 쉽게 모방하기 힘든, 일반인이 잘 알아보지 못하는 글자체로 새겨야 제격이었는데 그것이 바로 전서(篆書)였다. 여기서 말하는 전서는 소전(小篆)을 말하는데, 소전은 진시황이 문자를 통일할 때 채택했던 표준 서체를 말한다. 전각이란 바로 전서를 새긴다는 의미이다. 물론 지금은 갑골문(甲骨文)이나 금문(金文), 해서(楷書), 행서(行書) 등 갖가지 다른 서체로도 새기지만 말이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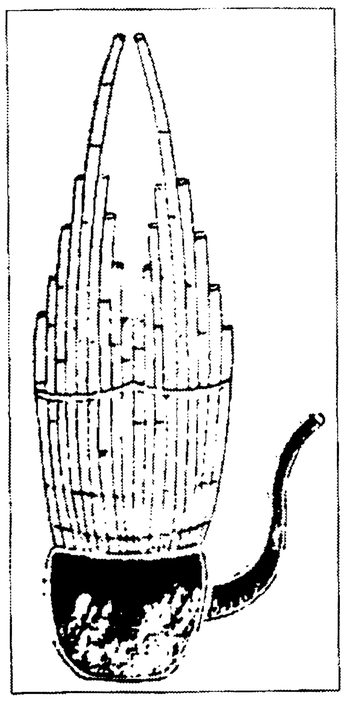
피리龠와 북鼓

龠
피리 약



중국 서남부 운남성에 가면 매년 이족(彝族)을 비롯한 여러 소수 민족들이 한자리에 모여 그들의 전통 악기인 노생(蘆笙)을 연주하는 성대한 대회가 열려 관광객들의 흥취를 높여 준다.

노생은 생황(笙簧)의 원조로 알려져 있는데, 이는 여러 개의 대나무 관을 하나로 연결시켜 불 수 있도록 만든 화성(和聲)악기이다. 이와 같은 취관악기를 형상화한 글자가 바로 획수가 가장 많은 부수자인 피리 약(龠)이다.



생(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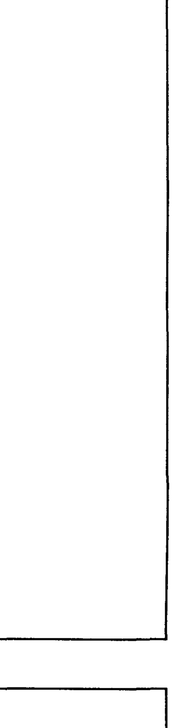
이 글자의 아랫부분은 여러 개의 대나무관을 묶어 놓은 형상이요, 윗부분은 이를 불 수 있는 취구(吹口)의 형상이다. 여기에 소리부인 벼 화(禾)가 보태어지면 피리소리가 화성을 이룬다는 의미에서 화목할 화(龢)가 되는데, 이는 화목할 화(和)의 옛모습으로 지금도 함께 쓰이고 있는 글자이다.

고대 중국에서는 어느 악기보다 타악기가 보편적이었기에 종류 또한 다양하다. 그 중에서도 북 고(鼓)의 왼쪽 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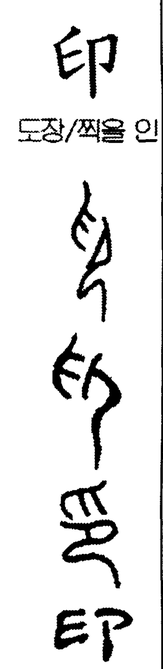
장/법/글 장(章)은 죄인에게 묵형(墨刑)을 가하던 칼을 형상화한 매울 신(辛)에 문신이 새겨진 형상이 더해진 글자이다. 그래서 이 역시 새겨 넣다는 의미를 가진다. 한나라에 들면서 인(印)과 장(章)이 합쳐져 인장(印章)이라는 말이 만들어졌다.

그림/꾀할 도(圖)는 그림이란 뜻이다. 도장을 새길 때 밑그림을 그린 후 칼로 새긴다는 의미에서 도장이라는 단어가 만들어졌을 것이다. 중국에서는 아직 인장을 주로 쓰는 것으로 보아 도장(圖章)은 아마도 일본에서 건너온 단어가 아닌가 싶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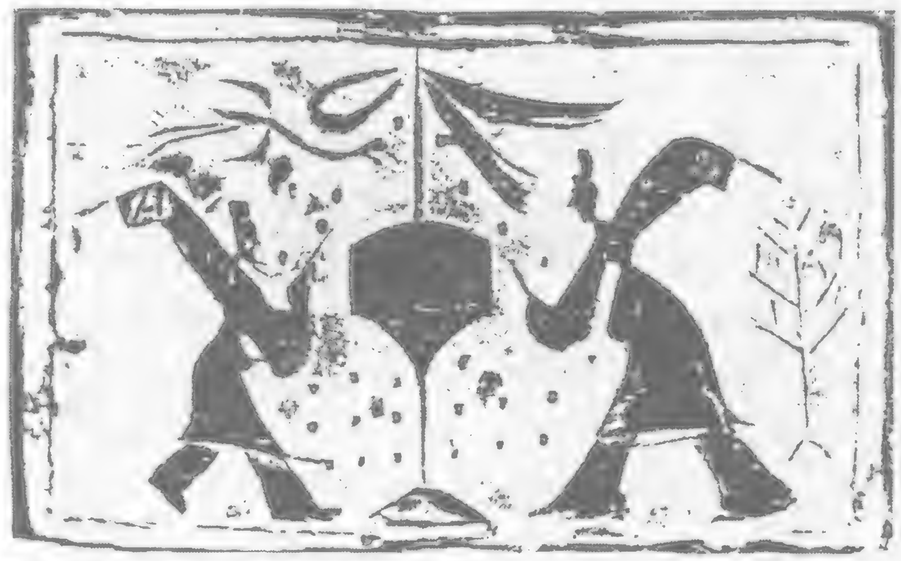
印
도장/찍을 인



章
장/법/글 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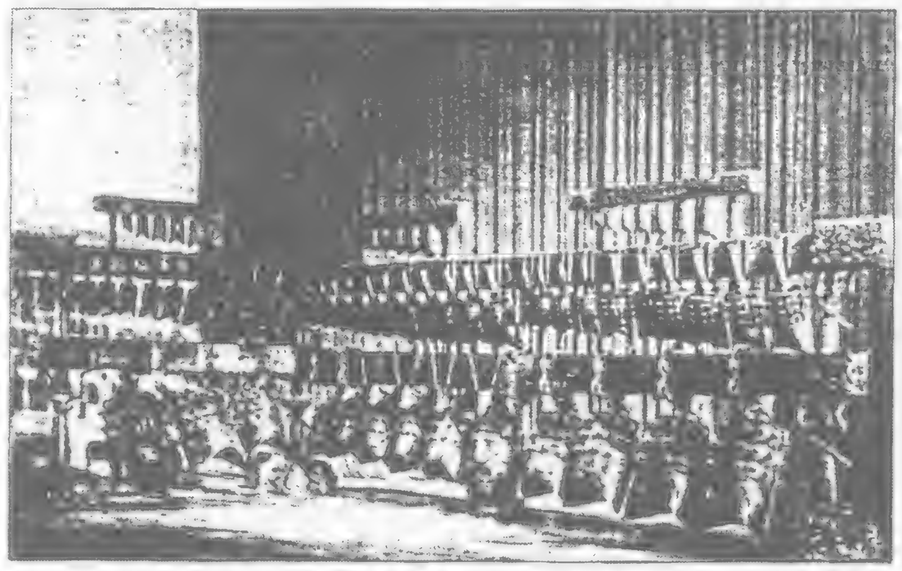


蘇
화목할 화



북과 북춤. 하남성 남양에서 출토된 화상석.

鼓
북 고



진국시대 때의 편종(編鐘). 1978년 호북성 수현 전국시대 증(曾)나라 무덤에서 발견된 편종으로, 64점의 종과 1점의 박(鎛)으로 되어 있다. 각각의 종에는 그 종이 내는 음이 어떤 음계에 해당되는지, 그 음계가 다른 제후국에서, 사용되는 음계와 어떤 관계가 있는지 등을 정확히 기록한 2,800여 자의 명문이 새겨져 있어 당시의 음악을 이해하는 데 중요한 자료가 되고 있다.

磬
경쇠 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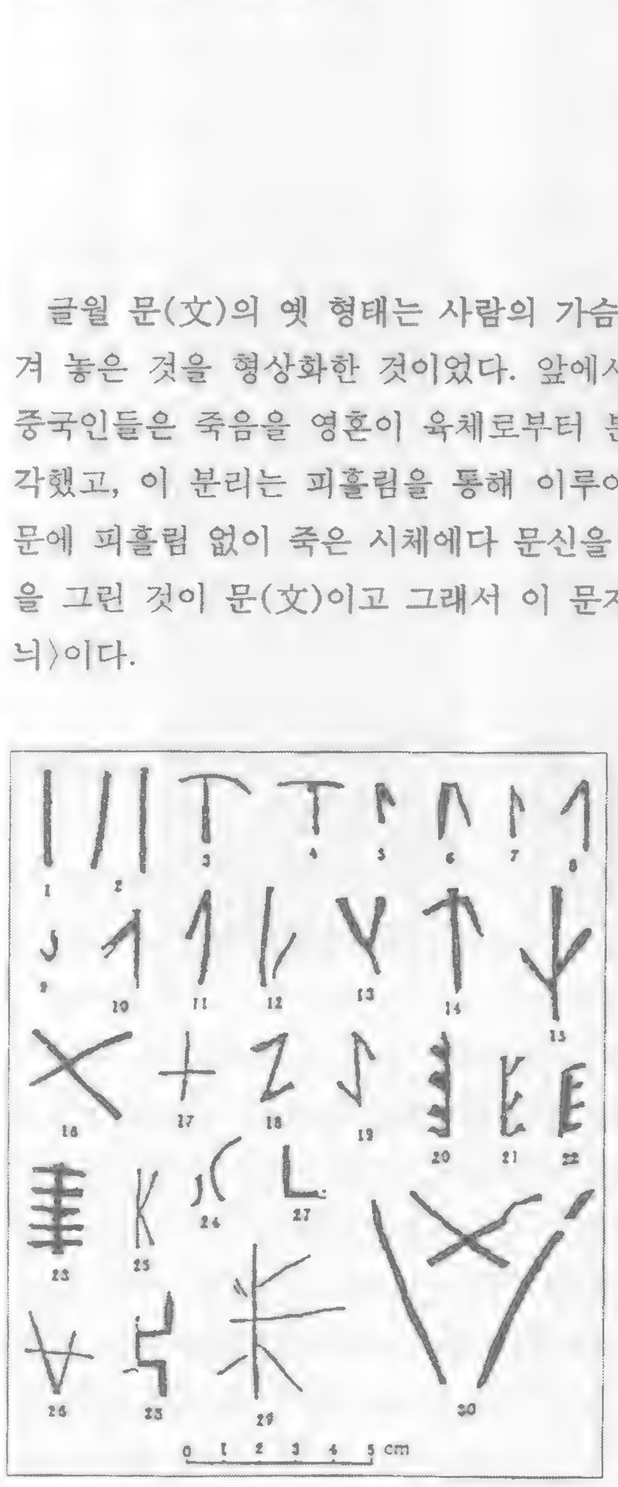
분은 술이 달린 북이 어떤 대 위에 놓여 있는 형상이요, 오른쪽 부분은 북채를 손으로 잡고 있는 모습이다. 또 경쇠 경(磬)은 술이 달린 돌을 채로 가볍게 두드리는 모습을 형상화한 것이다.

1978년, 기원전 433년의 것으로 추정되는 호북성의 한 무덤에서 총 32점으로 된 편경과 65점으로 이루어진 편종이 발견되어 세상을 놀라게 한 적이 있다. 이외에도 가죽을 사용한 북, 10현 금(琴), 5현 거문고[瑟], 18개의 죽관이 연결된 생황, 7구멍 피리[笛] 등이 함께 발견되어 당시의 악기를 한눈에 볼 수 있도록 해주었다. 소리/들을 성(聲)은 바로 경(磬)에 귀[耳]가 합쳐진 것으로, 석경 치는 것을 귀 기울여 듣고 있는 모습을 그린 것이다. 그리하여 〈듣다〉와 〈소리〉라는 뜻이 생기게 되었다.

聲
소리/들을 성

문자文字와 문장文章

글월 문(文)의 옛 형태는 사람의 가슴에 어떤 무늬를 새겨 놓은 것을 형상화한 것이었다. 앞에서도 말했지만 고대 중국인들은 죽음을 영혼이 육체로부터 분리되는 것이라 생각했고, 이 분리는 피흘림을 통해 이루어진다고 믿었기 때문에 피흘림 없이 죽은 시체에다 문신을 그려 넣었다. 이것을 그린 것이 문(文)이고 그래서 이 문자의 처음 뜻은 〈무늬〉이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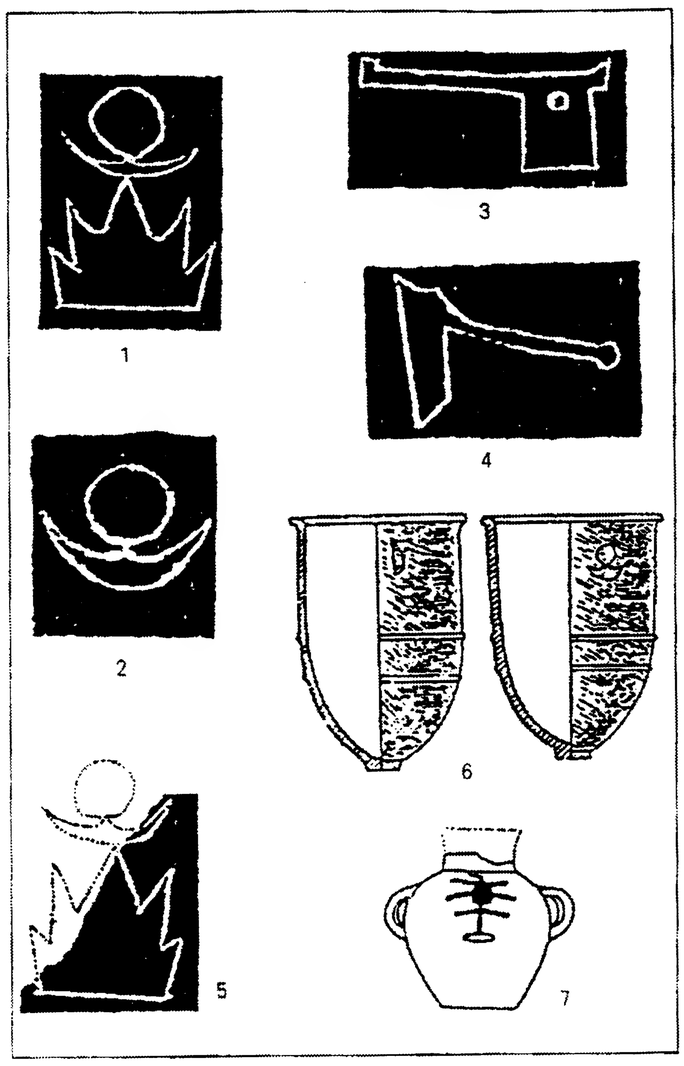
서안 반파에서 발견된 문자부호. 기원전 4천 년경으로 추정되는 앙소문화 유적지에서 발견된 것으로 총 113조각에 문자부호가 새겨져 있었다. 1은 한 일(一)이나 열 십(十), 2는 두 이(二)나 스물 입(廿), 3~4는 보일 시(示)(제단의 모습), 15는 떡잎날 철(屮), 16은 다섯 오(五), 17은 일곱 칠(七), 20~22는 언덕 부(阜), 23은 옥 옥(玉), 24는 여덟 팔(八)로 해석된다.

문자란 일정한 필획을 서로 아로새겨 어떤 형체들을 그려낸 것이다. 그래서 무늬라는 의미의 문(文)에 〈문자〉, 즉 〈글자〉라는 의미도 담기게 되었다. 이후 이러한 글자로 쓰여진 것, 즉 〈글〉을 〈문장〉이나 〈문학작품〉이라 하게 되었다. 이렇게 되자 문(文)은 〈문자〉나 〈문장〉이라는 의미로 주로 쓰이게 되었고, 처음의 〈무늬〉라는 의미를 나타낼 때에는 다시 가는실 멱(糸)을 더하여 무늬 문(紋)으로 표시했다. 물론 멱(糸)이 더해진 것은 베를 짜는 과정에서의 무늬가 생활과 상당히 밀접하게 연관되어 있었기 때문으로 보인다.

문장(文章)은 글을 아울러 아름답게 엮어 놓은 것을 말한다. 글/장 장(章)은 문신을 새기는 칼[辛]과 먹[墨]이 축적되어 있는 모습을 형상화한 글자이다. 그래서 이는 문신이 새겨진 모습에서 〈흑색〉이나 〈색깔〉이라는 뜻을 갖게 되었고, 이로부터 문신의 〈아름다움〉이라는 의미가 파생되었다. 그리하여 글로 쓰여진 문장이라는 뜻으로 쓰이게 되면서 다시 글이나 시의 단락, 나아가 음악의 단락을 뜻하게 되었으니 〈장절(章節)〉이니 〈악장(樂章)〉이니 하는 것들이 그런 용법이다.

이렇게 되자 〈아름다움〉을 나타내는 의미는 장(章)에 터럭 삼(彡)을 붙여 밝을 창(彰)으로 표현하게 되었다. 이는 문신에 의한 색채의 아름다움을 표현한 단어인데, 한자에서 삼(彡)은 색채나 형체, 소리 등의 아름다움을 나타낸다.

예컨대 범 표(彪)는 범[虎]에 아름다운 무늬가 들어간 것을 말하며, 형상 형(形)은 외형의 아름다움을, 문채 문(彣)은 문신의 아름다움을, 붉은칠 동(彤)은 붉게 칠한 장식의 아름다움을 나타낸다. 또 무늬 채(彩)는 무늬나 빛의



대문구문화 유적지에서 발견된 문자 부호. 1~4는 1960년 산동성 거현 능양하에서 발견되었고, 7은 1959년 산동성 태안현의 대문구문화 유적지에서 발굴되었다. 1과 5는 〈경산(陘山)〉, 2는 빛 경(陘), 3은 큰도끼 월(戉), 4는 도끼/자귀 근(斤), 7은 호(𡈼)로 해독된다.

아름다움을, 북치는소리 방/부풀 팽(彭)은 북소리의 아름다움을, 새길 조(彫)는 네모꼴의 방패[周]에다 무늬를 그린 것을 말하며, 빛날 빈(彬)은 문채와 바탕이 겸비하여 빛남을 말한다. 그리고 선비 언(彦)은 뛰어난 남자, 즉 아름다운 남자를 일컫는다.

문(文)과 비슷한 모습에서 의미를 형상화한 것이 흉악할 흉(凶, 兇의 원래 글자)이다. 흉(凶)은 가슴 부위에다 문신

필기구와 붓筆

筆
붓 필

붓만큼 오랜 역사를 가진 필기구도 없을 것이다. 붓은 진(秦)나라 때의 몽염(蒙恬)이라는 사람이 만들었다고 전해진다.

하지만 현재 고고학계의 발굴자료에 의하면 전국시대 때의 묘에서 이미 실제 붓이 발견되었을 뿐만 아니라, 상나라 때의 갑골문에서도 붓에 해당하는 글자가 출현하고 있는 것으로 보아 상나라 당시에 이미 붓이 존재했음을 알 수 있다. 더구나 몇몇 갑골에서는 칼로 새긴 형태가 아닌, 붓으로 써놓고 아직 새기지 않은 상태의 갑골편이 발견됨으로써 이를 사실로 증명해 주기도 했다.

붓 필(筆)의 초기 형태는 붓 율(聿)이다. 이는 손으로 붓을 잡고 있는 모습을 형상화한 글자다. 그런데 붓은 주로 대나무로 몸통을 만들었기 때문에 이후 대 죽(竹)이 첨가되어 오늘날과 같은 글자로 변화되었다. 오늘날은 그 의미가 확대되어 붓이라고 하면 실제 붓이 아니라 하더라도 모든 필기구를 통칭하는 이름으로 쓰이고 있다. 이는 서구에서의 〈펜(pen)〉이 모든 필기구의 통칭으로 쓰이고 있는 것과 같다.

글 서(書)는 그릇에 담겨진 먹을 붓으로 찍고 있는 모습을 형상화했으며, 그림 화(畫)는 붓을 들고서 그림이나 도형을 그리고 있는 모습이다. 또 엄숙할 숙(肅)은 붓으로 자

兇
흉악할 흉

새긴 것을 형상화한 것으로, 액을 막기 위한 것으로 보인다. 여기에다 의미의 명확성을 위해 사람의 모습[儿]을 더한 것이 **흉악할 흉**(兇)이다. 흉(凶)은 다시 쌀 포(勹)를 더하여 가슴 흉(匈, 胸의 원래 글자)으로 변하고, 다시 고기 육(肉=月)을 더하여 가슴 흉(胸)으로 발전되었다.

산 사람에게 문신을 새기던 풍속은 여러 지역에서 보편적으로 존속되었던 듯하다. 역사서에 의하면 중국의 동남지역인 오(吳)와·월(越)지역, 동쪽 소수민족 거주지역, 류우큐우, 대만 등지에서도 이러한 습속이 있었다 한다.

書
글 서

畫
그림 화

수를 놓을 밑그림을 그리고 있는 모습이다.

원래의 〈수놓다〉는 뜻으로부터 수놓을 때는 주의력을 기울여야 한다고 해서 〈엄숙하다〉는 뜻이 생겼고, 그렇게 되자 원래 뜻을 나타낼 때에는 가는실 멱(糸)을 보태어 수놓을 수(繡)로 표현했다.

또 **세울 건**(建)은 길에서 손으로 붓을 잡고 설계도를 그리는 모습을 형상화했다. 설계도가 만들어져야 건물을 세울 수 있는 법, 이로부터 〈세우다〉는 뜻이 생겼다.

벼슬/다스릴 윤(尹) 역시 변형된 모습이긴 하지만 손으로 붓을 잡고 있는 모습이다. 고대 사회에서 붓을 잡고 국가의 문서를 기록할 수 있었던, 즉 문자를 점유하고 있었던 계층이라면 당연히 벼슬아치나 남을 다스리는 계층이었을 것이다. 그런 연유로 해서 이 글자에 〈벼슬〉이나 〈다스리다〉는 뜻이 생기게 되었다.

이와 같은 원리로 만들어진 글자가 사관 사(史), 벼슬아치 리(吏, 使의 본래 글자), 일 사(事)이다.

이 세 글자의 경우 갑골문 단계에서는 모두 손에 장식이 달린 붓을 잡고 있는 모습을 그려 역사나 문서의 기록에 참여하는 행위를 나타냈다. 그래서 당시에는 그러한 행위·행위자·행위의 직무라는 의미를 함께 갖고 있었다.

그러던 것이 이후 각각 분화되면서 해당 글자를 만들게 되었는데, 〈행위〉를 중심 의미로 삼은 것이 사(史), 〈행위자〉를 중심으로 삼은 것이 리(吏), 행위의 〈직무〉를 중심으로 삼은 것이 사(事)이다. 리(吏)는 이후 역사나 문서 기록을 담당하는 사람뿐만 아니라 일반적인 관리도 함께 지칭하게 되자 다시 사람 인(人)을 더해 부릴 사(使)로 변했다.

事 일 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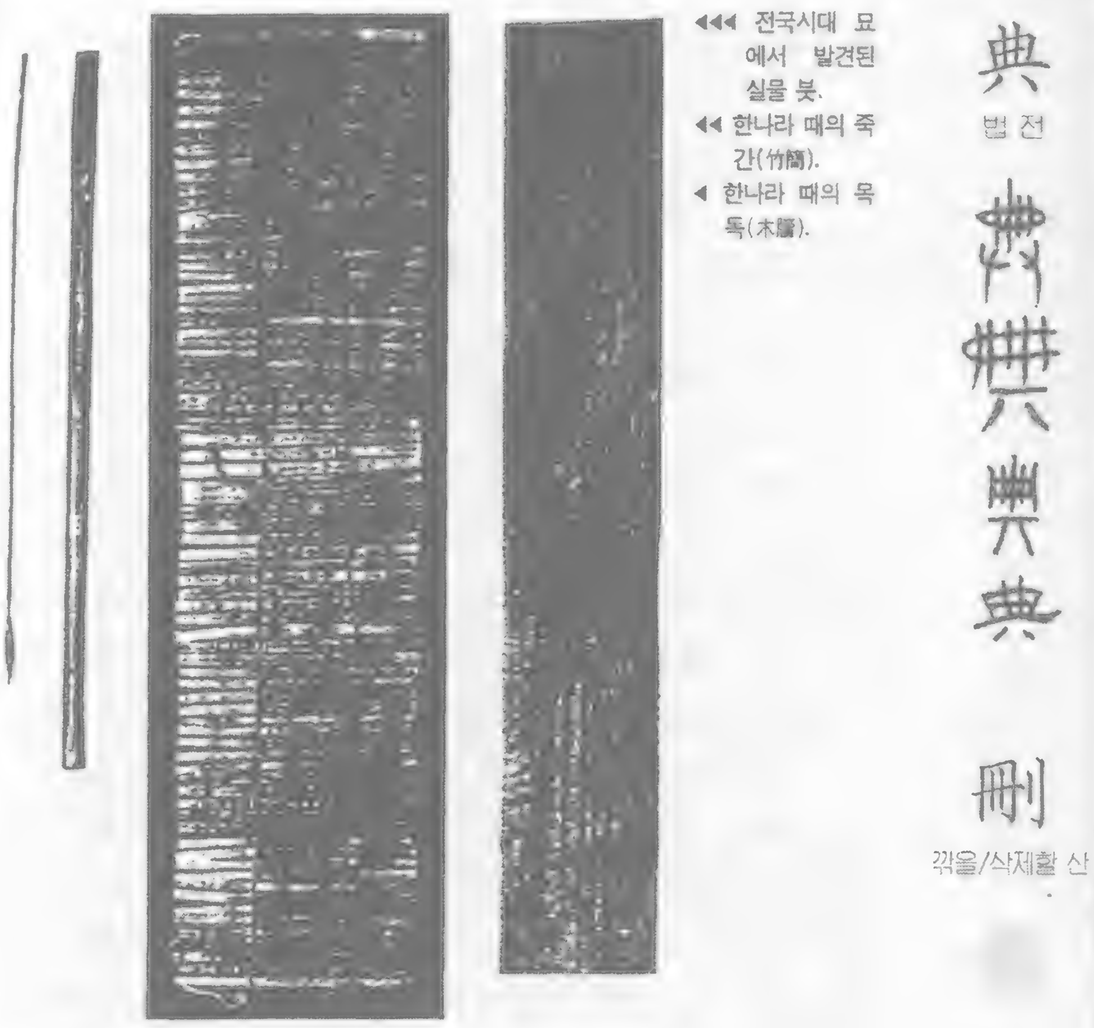
吏 벼슬아치 리

尹 벼슬/다스릴 윤

建 세울 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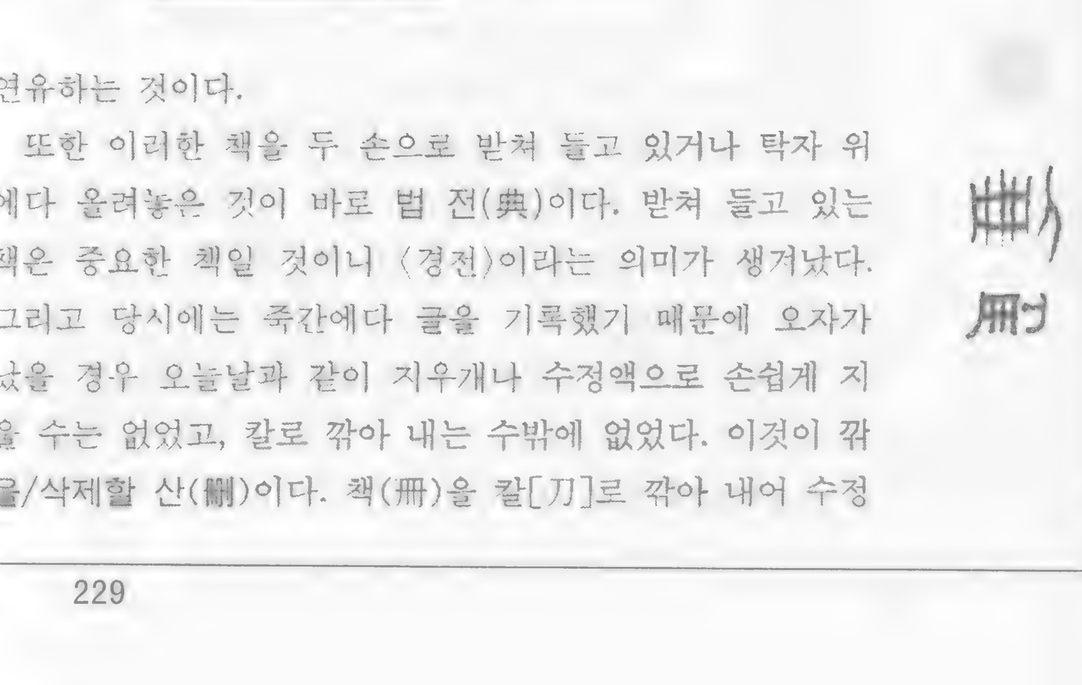
肅 엄숙할 숙

典 법 전



◀◀◀ 전국시대 묘에서 발견된 실물 붓.
◀◀ 한나라 때의 죽간(竹簡).
◀ 한나라 때의 목독(木牘).

刪 깎을/삭제할 산



연유하는 것이다.

또한 이러한 책을 두 손으로 받쳐 들고 있거나 탁자 위에다 올려놓은 것이 바로 법 전(典)이다. 받쳐 들고 있는 책은 중요한 책일 것이니 〈경전〉이라는 의미가 생겨났다. 그리고 당시에는 죽간에다 글을 기록했기 때문에 오자가 났을 경우 오늘날과 같이 지우개나 수정액으로 손쉽게 지울 수는 없었고, 칼로 깎아 내는 수밖에 없었다. 이것이 깎을/삭제할 산(刪)이다. 책(冊)을 칼[刀]로 깎아 내어 수정

책冊과 죽간

冊 책 책



현대의 우리는 주변에 널려 있는 광고지와 신문, 잡지 등 넘쳐나는 종이의 홍수 속에 살고 있다. 만약 어느 날 갑자기 종이가 없어져 버린다면 어떤 일이 일어날까? 컴퓨터 운운 하며 미래로 나아가기보다 일단 종이가 없었던 과거로 되돌아가 보자.

알려진 바에 의하면 종이는 105년 한나라 때 채륜(蔡倫)이 발명했다고 하지만, 발굴 보고에 의하면 서한 때 이미 삼으로 만들어진 원시적 단계의 종이가 있었다 한다.

하지만 종이가 없던 그 이전 시절, 고대 중국에는 어떤 필사 재료들이 있었을까? 현전하는 것 중 가장 시대가 앞선 것으로는 석기나 도기(陶器)가 있으며, 저 유명한 갑골문(甲骨文)의 거북 껍데기나 동물뼈, 금문(金文)의 청동기도 있고, 간독(簡牘) 문자로 일컬어지는 대나무와 나무[木牘], 그리고 비단 등도 있다. 하지만 그 중 가장 보편적으로 쓰였던 것은 아무래도 대나무를 들어야 할 것이다.

그래서 책 책(冊)은 종이가 나오기 전부터 보편적 필사 재료로 사용되었던 대나무를 끈으로 엮어 놓은 형태로 남아 있다. 책을 엮을 때는 새끼줄을 사용하는 것이 보통이었으나 중요한 책은 가죽끈으로 묶기도 했다. 가죽끈이 세 번이나 끊어질 정도로 공자가 『역경(易經)』을 열심히 보았다는 〈위편삼절(韋編三絶)〉이라는 고사성어는 바로 여기서

한다는 뜻이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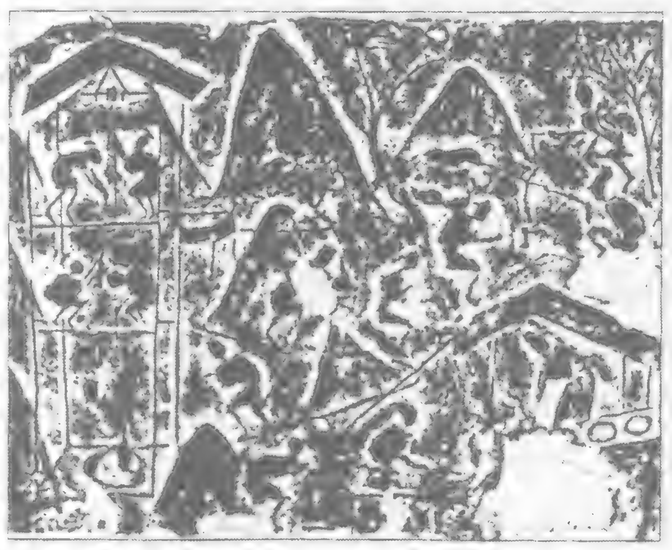
그리고 대이를 사(嗣)는 소리를 나타내는 맡을/벼슬 사(司)와 의미를 나타내는 입 구(口)와 책(冊)으로 구성된 글자다. 후손이 선조의 대를 잇거나 상속을 받을 때에는 훈시와 함께 문서를 내린다는 의미가 담긴 글자이다.

색깔과 한자

한자에서 색깔을 나타내는 글자는 수없이 많은데, 자세히 살펴보면 거의 모두가 고대 중국인들의 생활과 밀접하게 연관되어 있음을 알 수 있다. 한자에서 색깔과 관련된 글자를 구성하고 있는 글자들은 오색(五色)을 나타내는 청(靑)·적(赤)·백(白)·흑(黑)·황(黃) 이외에도 가는실 멱(糸), 주사 단(丹), 구슬 옥(玉), 풀 초(艸), 나무 목(木) 등이 있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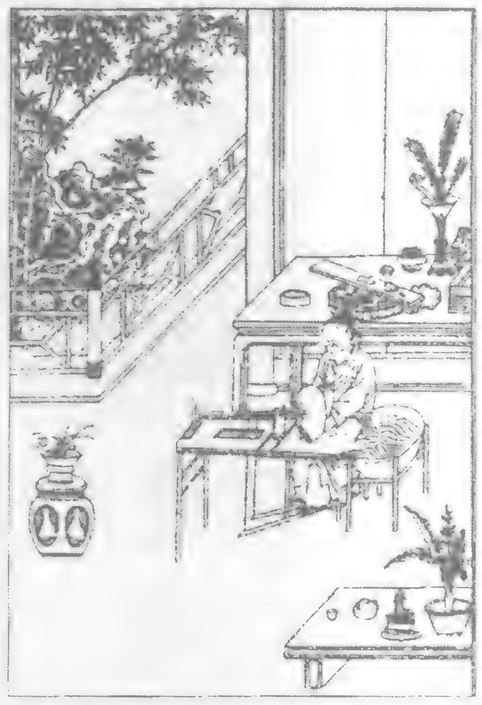
붉을 홍(紅), 푸를 녹(綠), 흴/평상 소(素), 자줏빛 자(紫) 등의 용례에서 보듯이 색깔에 가장 많이 관여하고 있는 한자는 가는실 멱(糸)인데, 이는 고대 중국인들의 생활에서 색깔이 주로 옷감의 염색과 관련되었기 때문이다. 가

糸
가는실 멱



한나라 때 광정의 작업 모습. 왼쪽에 염수를 채굴하는 노(櫓)가 보인다. 4층으로 된 노에 네 명의 남자가 염수를 담은 양동이를 들어올리는 한편, 다른 쪽 양동이를 내려보내고 있다. 배경은 산 속에서 사냥하는 모습이다. 한나라 때의 화상석.

丹
주사 단



옥 다듬기

는실 멱(糸)은 묶어 놓은 실타래의 모습을 형상화한 글자이다.

단(丹)은 광정(鑛井)의 모습을 형상화한 우물 정(井)과 가로획(一)으로 구성되었는데, 이는 광정 속에 단사(丹砂)가 있는 모습을 그린 것이다. 단사는 지금의 사천성 지역에서 주로 나는 짙고 붉은빛의 수은과 유황으로 화합된 광물을 말한다. 붉은색을 내는 염료로는 단(丹)이 최고였다. 그래서 도장밥[印朱]의 재료로 쓰이는가 하면, 이 글자가 들어간 붉은칠 동(彤) 역시 붉은색을 말한다.

옥(玉)은 여러 개의 옥을 꿰어 놓은 모습을 그린 글자인데, 옥은 동양에서 최고의 보석으로 여겨져 왔다. 옥은 사악한 기운을 막아 건강을 지켜주는 액막이, 부와 지위의 상징물 혹은 장식물로 사용되기도 했다. 대만의 고궁박물원에 가면 값비싼 비취옥을 실제 배추 크기로 다듬어 놓은 배추옥이 진열되어 있어 과거 중국 왕실의 화려했던 모습을 그려보게 한다. 푸를 벽(碧)은 청록색을 말하며, 옥돌 영(瑩)은 옥색을 말한다.

이 밖에도 남색 물감의 원료가 되는 〈쪽〉을 뜻하는 쪽 람(藍), 회백색이나 옅은 청색을 뜻하는 푸를 창(蒼)을 비

朱
붉을 주

롯해서 붉은색을 뜻하는 붉을 주(朱) 등이 있다. 주(朱)는 나무[木]에다 중간 부위를 가리키는 부호(一)가 합쳐진 글자로, 속이 붉은빛을 띠는 소나무를 말했으나, 이후 붉은색을 지칭하게 되었다.

오색五色과 오행五行

靑
푸른 청

청(靑)·적(赤)·백(白)·흑(黑)·황(黃)을 보통 오색(五色)이라 한다. 이 다섯 가지 색깔이 기본색이기에 중국인들은 이것을 오행(五行)과 연결시켰으니, 청(靑)은 나무[木], 적(赤)은 불[火], 백(白)은 쇠[金], 흑(黑)은 물[水], 황(黃)은 땅[土]의 색깔에 해당한다. 그리고 각 왕조에서는 이를 다시 해당 왕조의 기운과 연계시켜 각각에 해당하는 색깔을 숭상하곤 했다. 일반적으로 황제(黃帝) 시대는 흙[土], 하(夏)나라는 나무[木], 상(商)나라는 쇠[金], 주(周)나라는 불[火], 진(秦)나라는 물[水]의 덕(德)을 얻어 나라를 세웠다고 말해진다. 이후 진(秦)나라를 없애고 나라를 세웠던 한(漢)나라는 황색(黃色)을 숭상했는데, 이는 물[水]에 해당하는 진나라를 이길 수 있는 것은 오행 중 흙[土]에 해당하므로, 한나라는 흙의 덕을 받았고 흙에 해당하는 색깔은 황색인 까닭이었다.

푸를 청(靑)은 날 생(生)과 우물 정(井)으로 이루어진 글자인데, 이 소리부인 정(井)이 잘못 단(丹)으로 변해 지금처럼 되었다. 날 생(生)은 땅을 막 비집고 나온 새싹의 모습을 형상화한 것으로, 아랫부분의 가로획이 땅을 의미한다. 생(生)이 의미부로 쓰인 것은 푸른색이 초목에서 〈나온다〉는 뜻에서이다. 하지만 이후 푸른색의 재료가 쪽[藍]이라는 식물임을 직접 표현하기 위해 쪽 람(藍)이라는 글자가

生 날생



청(靑)의 의미로 쓰이게 되었다. 쪽 람(藍)은 풀 초(艸)가 의미부이고 볼 감(監)이 소리부인 구조인데, 쪽을 삶아서 이 염료를 추출해 낸다.

붉을 적(赤)은 활활 타오르는 불[火] 위에 사람의 모습[大]이 그려진 형상이다. 기우제를 지낼 때 사람을 재물로 바치던 모습이 담겨진 글자이다. 사람을 태울 정도의 강력한 불, 그 불꽃의 색깔을 말함이리라.

흰 백(白)의 글자 형상에 대해서는 여러 해석이 있으나, 손톱의 모습을 그렸으며 이로부터 희다는 의미를 가져왔다고도 한다.

검을 흑(黑)은 먹물을 들인 사람의 이마 모습을 크게 그려 놓은 글자이다. 이는 죄인에게 가해지는 형벌의 하나인 묵형을 그렸으며, 이로부터 검은색이라는 의미가 생겼다.

누를 황(黃)은 원래 세트를 이룬 패옥(佩玉)의 모습을 형상화한 글자로 패옥 황(璜)의 본래 글자였으나 노란색을 지칭하는 의미로 가차되었다.

黃 누를 황

黑 검을 흑

白 흰 백

赤 붉을 적

【역사가 녹아 있는 음식문화】



물고기魚와 신선함鮮
기장黍과 술酒
술酒과 두강杜康
돌구이庶와 바비큐炙
개犬와 개고기
불火과 중국 요리법

물고기魚와 신선함鮮

물고기는 중국에서 전통적으로 물고기가 갖고 있는 다산력 때문에 부유함이나 풍요, 행복의 상징으로 여겨져 왔다. 그래서 중국에서는 한가하게 노닐고 있는 잉어가 등장하는 그림을 종종 볼 수 있으며, 지금도 연하장에 〈해마다 풍요로우소서〉라는 뜻의 〈연년유어(年年有魚)〉라는 말을 자주 쓰거나 겉그림에 물고기를 많이 그린다. 이는 고기 어(魚)

魚
고기 어



〈연년유어(年年有魚)〉라 표기된 새해맞이 그림. 다산의 상징인 물고기처럼 해마다 풍요롭고 여유로움을 기원하는 의미이다.

를 중국어로 발음할 때 여유가 있다는 나머지 여(餘)와 발음(yú)이 같기 때문이기도 하지만 물고기가 갖는 상징성 때문이다. 그러기에 물고기 그림은 결혼 축하선물이나 개업 선물로도 많이 이용된다.

고기 어(魚)는 원래 물고기의 형상을 그린 글자였으나 현대(예서 단계)로 오며 형체 통일의 과정에서 꼬리 부분이 네 점으로 변해 상형성을 다소 상실했다. 어쨌든 한자에서 고기 어(魚)가 들어가면 모두 물고기와 관련된 의미를 가진다. 고기잡을 어(漁)는 〈고기를 잡는다〉는 뜻으로 갑골문에서는 그물이나 낚시를 사용해 물고기를 잡고 있는 모습을 그린 것도 있다.

신선할/고울 선(鮮)은 물고기와 양 양(羊)으로 구성된 글자이다. 여기서의 양(羊)은 양고기와 같이 맛이 뛰어나다는 의미를 나타낸다. 그래서 선(鮮)은 맛이 뛰어난 물고기, 즉 살아 있는 혹은 신선한 물고기를 말한다.

지금은 나라 이름으로만 사용되는 나라이름 로(魯)의 경우도 원래는 〈훌륭하다〉는 뜻으로 쓰였다. 이는 원래 물고기[魚]와 입[口]으로 구성되었으나 입 구(口)가 이후 가로되 왈(曰)로 대체되었다. 즉 이는 입[口] 위에다 추상적인 부호인 가로획(一) 하나를 그려 놓은 것으로 〈입맛〉을 표시한다. 그래서 노(魯)는 〈물고기의 훌륭한 맛〉이라는 뜻을 갖게 되었다.

산동성 남쪽 지역이 해변과 가까워 맛있는 물고기가 많아서였을까? 정확한 이유는 밝혀지지 않았지만 주(周)나라 때에 들어서는 지금의 산동성 남쪽 지역에 위치했던 나라를 지칭하는 이름(노나라)으로 가차되어 사용되었다.

漁
고기잡을 어



그물을 이용한 고기잡이 모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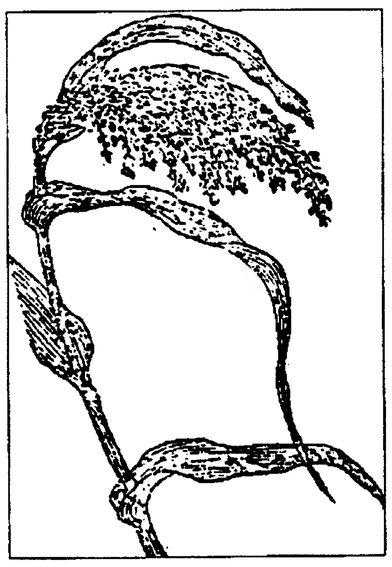
魯
나라이름 로

기장黍과 술酒

酒
술 주

중국은 술의 나라다. 최근의 통계에 의하면 중국에는 무려 3만 6천 개가 넘는 양조장이 있다고 한다. 그만큼 술의 역사도 대단하다. 고대 중국에서 술은 신에게 올리거나 손님 접대에 사용되기 때문에 어떤 경우에는 음식보다 더 중요하기도 했다.

상나라는 술 문화가 매우 발달한 것으로 정평이 나 있다. 당시의 누룩이 실물로 발견되기도 했는데, 이를 분석한 결과 술은 주로 기장으로 만들었다고 한다. 기장은 달리 고량(高粱)이라고도 하는데, 고량은 우리들에게 고량주나 〈붉은 수수밭[紅高粱]〉이라는 영화를 통해 잘 알려져 있는 식물이다.



기장[黍]

기장 서(黍)는 원래 기장의 모습을 형상화한 것으로, 가지와 이삭이 많이 달린 모습이 특징적으로 그려져 있다. 이후 술 양조에 기장을 주로 사용하였기에 다시 물 수(水)가 더해져 오늘날의 모습이 되었다.

술 주(酒)는 물 수(水)와 간지이름 유(酉)로 구성되어 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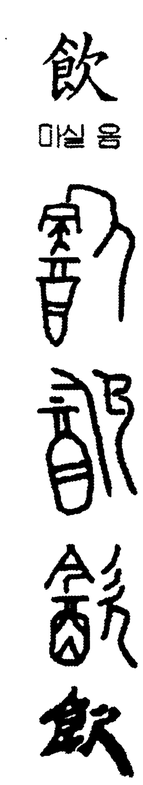
다. 유(酉)는 원래 술독을 형상화한 글자였으나 이후 간지자의 이름으로 쓰이게 되었다. 높을 존/술그릇 준(尊)은 두 손으로 술독을 받쳐들고 있는 모습이다. 그래서 〈존귀하다〉는 뜻과 동시에 술을 저장해 두는 기물 이름으로 쓰이기도 했다.

또 마실 음(飮)의 오른쪽 부분은 사람을 나타내고 왼쪽 윗부분은 입과 혀, 아랫부분은 술독[酉]의 모습을 형상화한 것이다. 즉 사람이 혀를 내밀어 술독에 넣고 있는 모습에서 〈마시다〉는 뜻이 생겨났다. 특히 혀 부분이 뱀의 혀처럼 갈라져 있는 것이 인상적이다. 이는 진나라 때까지만 해도 음(歙)으로 표기했으나 이후 오늘날과 같이 변했다. 그래서 마실 음(飮)이라고 하면 옛날에는 지금과 같이 음료수를 마시는 것이 아닌, 술을 마시는 것만을 제한적으로 지칭했다.

尊 높을 존/술그릇 준



飮 마실 음



술酒과 두강杜康

술 마시며 노래하세
우리네 인생 살면 얼마나 산다고

아침 이슬 같은 우리네 인생
흘러버린 세월 너무도 많구나

가락은 절로 서러워지고
맺힌 시름 떨치지 못하네

어이하면 이 시름 잊을까
오직 〈두강〉뿐이라네.

천하의 호걸 조조가 적벽대전을 앞두고 읊었다는 「단행(短歌行)」의 첫부분이다. 전쟁터에서도 책을 놓지 않고 시를 즐겼다는 조조, 그 때문이었을까? 그의 두 아들 조비와 조식도 당대의 뛰어난 시인으로 이름 높아, 조씨 세 부자는 당시 문단의 삼두마차 역을 톡톡히 해내지 않았던가. 마지막 구절에 나오는 두강(杜康)은 술을 처음 만들었다는 신화적 인물이다.

서양에서는 과일주에서부터 술의 역사가 시작되지만 중국에서는 곡물로 빚은 양조술이 최초의 술이다. 처음에는

주로 기장이나 수수로 누룩이라는 것을 만들어 썼다. 그 때문에 기장 서(黍)는 기장의 형상 이외에, 술을 뜻하는 물 수(水)가 보태어진 구조로 형상화되었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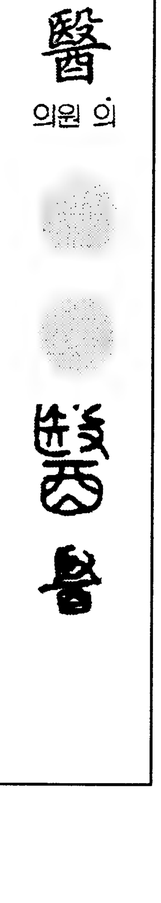
술에 대한 이해 없이 중국 문학을 이야기하는 것은 불가능하다는 말이 있을 정도로 중국의 문인들은 술을 즐겼으며, 술에 대한 예찬도 끝이 없었다. 「음주」시의 도연명, 「주덕송(酒德頌)」을 지었던 죽림 칠현 중의 혜강, 보름 동안이나 술에 취해 있었다는 완적, 시의 신선이자 최고의 낭만주의 시인 이태백, 「적벽부」의 소동파 등이 그들이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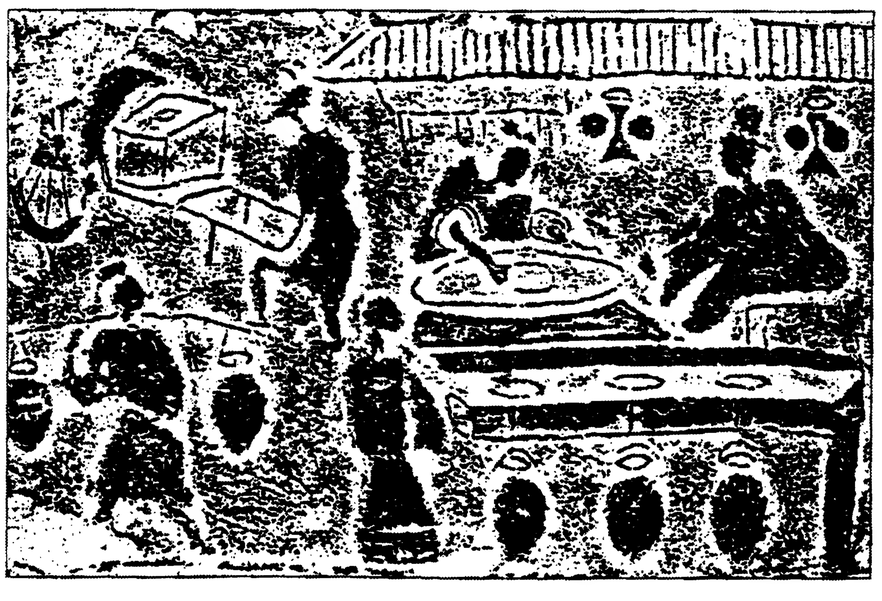
술 주(酒)는 배가 불룩하고 입이 좁은 술동이에서 술방울이 떨어져 나오는 형상을 그리고 있다. 배를 불룩하게 하고 주둥이를 좁게 설계한 것은 술향기의 증발을 막아 술맛을 보존하도록 하기 위한 특징적인 설계이다. 그래서 술독을 형상화한 열째지지 유(酉)가 들어가면 모두 술과 관련

黍 기장 서



醫 의원 의





한나라 때의 화상석에 그려진 술 파는 가게. 머리를 빗어 올린 여인이 둑에 담긴 술을 퍼담고 있다. 왼편으로 술을 받아 멜대에 지거나 수레에 실고 가는 사람들이 그려져 있다.

돌구이庶와 바비큐炙

화창한 봄날이면 야외로 나가 개울가에서 돌에 고기 몇 점 올려놓고 돌구이 해먹던 생각이 난다. 돌을 잘못 골라 열이 오르면서 쩍하고 갈라지는 바람에 다칠 뻔한 적도 있지만, 야외에서 야생 토끼나 참새라도 잡아 꼬챙이에 끼워 불에 굽는다고 생각해 보라. 이 얼마나 신나는 일인가?

바로 이렇게 불을 피워 놓고 그 위에서 그대로 바비큐 해먹는 모습을 담은 글자가 **구울 자/적(炙)**이다. 즉 불[火] 위에서 고기[肉]를 굽고 있는 모습이다. 또 돌구이를 반영하고 있는 글자는 **많을 서(庶)**로, 이 글자의 윗부분은 돌[石]이고 아랫부분은 불[火]이다. 이 돌 위에다 고기나 생선, 야채 등을 놓고 익혀 먹었을 것이다. 하지만 이 글자는 이후 〈많다〉는 뜻으로 가차되었고 다시 이로부터 〈백성〉이니 〈평민〉이니 하는 뜻이 파생되었으며, 돌구이라는 본래 의미는 다시 쓰이지 않게 되었다.

대만의 대표적인 산은 아리산이다. 해발 3,997m로 대만 최고 높이를 자랑하는 이 산은 해발 2,500m까지 올라가는 협궤 삼림철도와 원시림을 배경으로 한 일출, 낙조 광경이 일품이다. 학생시절 읽었던 살신성인(殺身成人) 이야기의 주인공 오봉(五鳳)선사의 등장무대이기도 한 그곳에 가면 원주민이 먹던 것이라 하여 밥을 대나무에 넣어 불에 구워 준다. 이를 〈죽통 밥〉이라고 하는데, 통 대나무를 들고서

炙 구울 자/적

庶 많을 서

불 위에다 익히고 있는 모습이 반영된 글자가 **화할 섭(燮)**이다. 그래서 이 글자의 원래 뜻은 〈고루 익(히)다〉인데, 이로부터 〈어울리다〉나 〈조화되다〉는 뜻이 생겨나게 되었다.

놈 자(者)는 그릇 속에 콩[叔]을 넣어 삶고 있는 모습이다. 원래 뜻은 〈삶다〉였으나 이후 〈…하는 사람〉이라는 접미사로 쓰이게 되자, 〈삶다〉는 원래 뜻을 나타낼 때에는 다시 불[火]이 더해져 **삶을 자(煮)**로 변화되었다.

燮 화할 섭

者 놈 자

煮 삶을 자

개犬와 개고기

개 견(犬)은 개의 모습에서 치켜올라간 꼬리를 부각시켜 특징적으로 그린 것이다. 그래서 한자에서 개 견(犬)이 의미부로 들어가면 모두 〈개〉와 관련이 있다.

개는 군집생활을 하는 양과는 달리 개별적이고 독립된 생활을 좋아한다. 이러한 속성으로 인해 의미부인 견(犬)과 소리부인 나라이름 촉(蜀)으로 구성된 홀로 독(獨)은 〈단독〉이나 〈홀로〉라는 뜻을 갖게 되었고, 이로부터 독특하다거나 특수하다는 뜻이 생겼으며, 다시 〈다만〉이나 〈유독〉이라는 뜻까지 갖게 되었다.

또한 개는 두 마리만 모여도 싸우기 일쑤다. 그래서 개를 두 마리 겹쳐 놓은 **서로물어뜯을 은(狺)**은 〈서로 싸우다〉는 의미를 가진다. 또 옥 옥(獄)은 말씀 언(言)과 서로물어뜯을 은(狺)이 합쳐져 〈말싸움〉이라는 뜻이 되는데, 말싸움의 결과 송사(訟事)를 낳게 되고 결국에는 감옥에 가게 된다는 의미가 반영된 글자이다.

오늘날처럼 고대 중국에서도 개고기를 즐겨 먹었으며, 역시 통째로 불에 구워 먹기를 즐겼던 것 같다. **그럴 연(然)**은 개고기를 불에 굽고 있는 모습으로, 〈굽다〉나 〈태우다〉는 뜻이 원래 의미였다. 물론 육달월(月)이나 고기 육(肉)과 같다. 그러나 이후 연(然)이 〈그렇다〉나 〈그러나〉 등과 같은 접속사로 쓰이게 되면서 원래 뜻을 나타낼 때에는 불

犬 서로물어뜯을 은

然 그럴 연

화(火)가 더해져 태울 연(燃)으로 분화되었다.

또 **싫어할 염(厭)**은 입[口]과 개[犬]와 고기[月=肉]로 구성된 글자로, 언뜻 보기에 서로 상반되는 〈싫증을 느끼다〉와 〈흡족해 하다〉는 뜻을 함께 갖고 있다. 개고기가 맛있는 육고기로 인식되었던 까닭에 〈배불리 먹었고〉 이로부터 〈만족하다〉는 뜻을 갖게 되었으며, 지나치게 배불리 먹었으니 그 음식에는 〈염증을 느낄〉 것이다. 이후 소리를 나타내는 언덕 함(厂)이 더해져 오늘날의 형태가 되었다.

厭 싫어할 염

【시간과 방향】



아침旦과 저녁昏
별星과 주일星期
동지冬至와 납월臘月
여름夏과 기우제
해年와 수확
정鼎과 연호年號
실현旣과 미실현卽
송구영신送舊迎新
왼쪽左과 오른쪽右
동쪽과 용龍
서쪽과 호랑이虎
남쪽과 봉鳳
북쪽과 거북이龜
보다視와 보이다見
완성完과 시작

아침旦과 저녁昏



고대 중국에는 지금처럼 시계도 없었고 밤을 밝혀 줄 수 있는 조명도 없었기에, 해가 뜨고 지는 시간에 따라 하루의 생활이 결정되었다.

아침해가 떠오르는 시간이 바로 아침 단(旦)이며, 이 때가 바로 활동을 시작하는 시간이다. 단(旦)은 해가 떠오르면서 아래에 햇빛이 반사되는 모습을 형상화했다. 해가 뜨면 일찍 들에 나가 일을 하고 돌아와 아침을 먹는다. 이 때는 낮 동안의 노동을 위하여 많이 먹어야 하기 때문에 대식(大食)이라 했다. 이는 옛날 어린이들이 아침 먹기 전에 들로 나가 소꼴 한 짐을 베오던 것과 흡사하다. 그래서 이 시간대를 대채(大采)라고 한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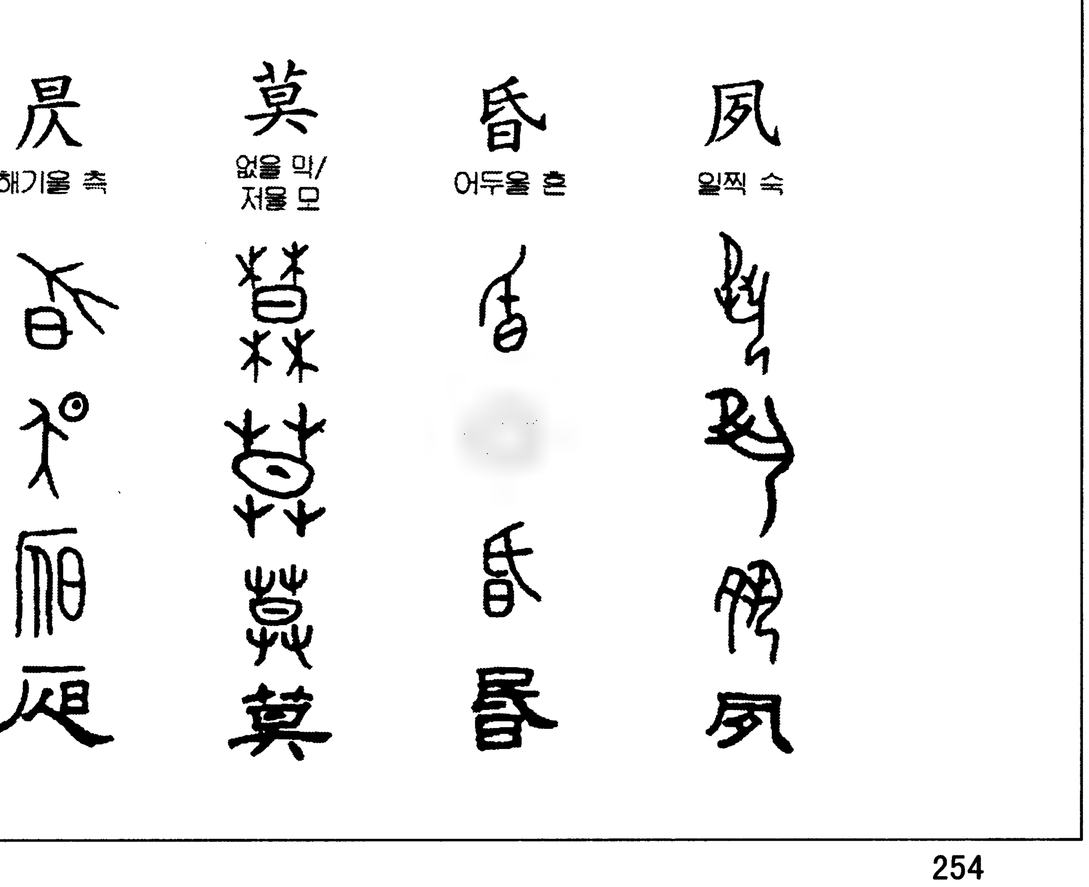
캘 채(采)는 손으로 농작물을 만지고 있는 모습이다. 이 글자는 이후 나물 채(菜)와 딸 채(採), 밟을 채(踩) 등으로 분화되었다.

정오는 태양이 하늘 한가운데 놓이는 시간이라고 해서 일중(日中)이라 했다. 그리고 오후가 되어 시간이 흐르면 그림자가 길게 드리워지는데, 이 시간대를 해기울 측(昃)이라 하며, 이는 해[日]와 그림자가 길게 늘어선 모양을 하고 있다. 이 시간이 지나면 간단한 식사를 하는데, 이를 소식(小食)이라 한다. 식사가 끝나면 해가 완전히 져 어두워질 때까지 나머지 들일을 한다. 이 때를 소채(小采)라고 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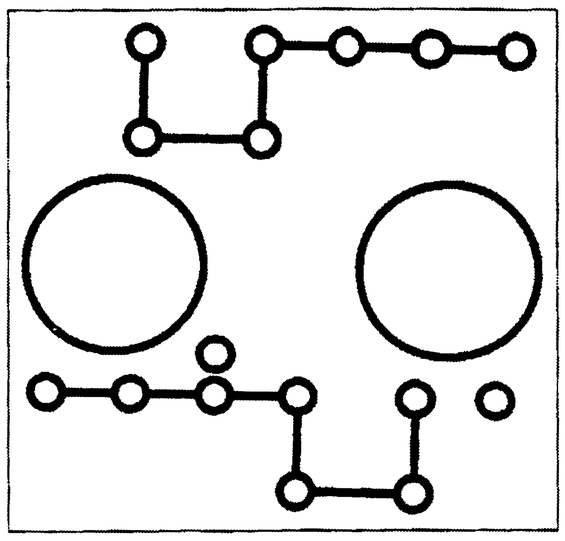


는데, 해가 서녘으로 완전히 넘어갈 때까지의 시간을 말한다.

해가 지는 때가 바로 **없을 막/저물 모(莫)**인데, 이 글자는 풀숲 사이로 태양이 지고 있는 모습이다. 이후 부정사로 쓰이게 되자 다시 날 일(日)을 더하여 저물 모(暮)가 되었다. 또 **어두울 혼(昏)**은 태양이 발 밑까지 넘어가 버린 모습을 형상화한 것으로, 저녁이라는 의미를 나타낸다. 그리고 달이 떠서 이튿날 해가 뜨기 직전까지의 시간을 **일찍 숙(夙)**이라 하는데, 이는 사람이 달을 멀리 보내고 있는 모습을 형상화했다.



별星과 주일星期



집안(集安) 고구려 장천 제1호묘 현실 천장에 그려진 해와 달, 북두칠성으로 구성된 소우주.

晶
수정/빛날 정

星
별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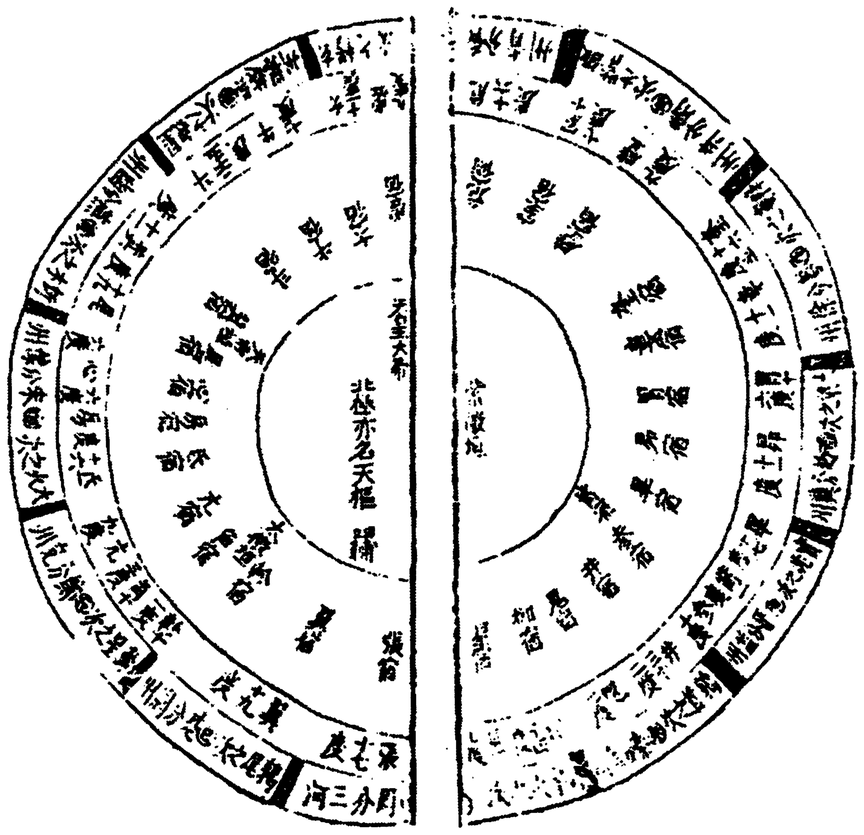
별은 태양이나 달과 함께 통치자의 예지(叡智)를 상징한다. 또 고대 중국인들은 수수께끼 같은 인생의 신비나 천차만별인 개인의 운명 같은 것을 하늘의 아름다움이나 질서정연한 천체의 운행과 관련지어 생각했다.

宿
쉴 숙/떼별 수

그들은 지구가 우주의 중심이며 다른 성좌는 지구를 중심으로 운행되고 언제나 일상생활과 밀접한 관계가 있다고 생각했다. 여러 행성들 중 크기가 확연히 차이나는 해와 달에는 각기 고유한 이름을 붙였으나 그외의 다른 천체는 통칭하여 별[星]이라고 했다.

별 성(星)은 원래 반짝반짝 빛나는 별을 형상화한 모습이었는데, 이는 현재의 **수정/빛날 정(晶)**자이다. 수정은 마치 밤하늘에 맑고 투명하게 빛을 발하는 별과 같았으므로 이에 〈수정〉이라는 뜻이 생기게 되었다. 이렇게 되자 의미의 구별을 위해 다시 소리부인 날 생(生)을 더한 글자(星)로 〈별〉이라는 뜻을 표시하게 되었다.

중국인들은 별자리, 즉 성수(星宿)를 음력 날짜 수인 28개로 나누었다. **쉴 숙/떼별 수(宿)**는 사람[人]이 집 안[宀]에서 자리 위에 누워 있는 모습을 형상화한 것으로, 〈집〉 혹은 〈쉬는 곳〉이라는 뜻이다. 그래서 성수는 별자리가 쉬는 곳, 즉 별의 〈집〉이라는 뜻으로 풀이된다. 28개로 나누어진 별자리는 7개씩 묶어 네 곳에 배치되고, 이 네 곳



28수(宿) 분야도(分野圖)

동지冬至와 납월臘月

至
이를 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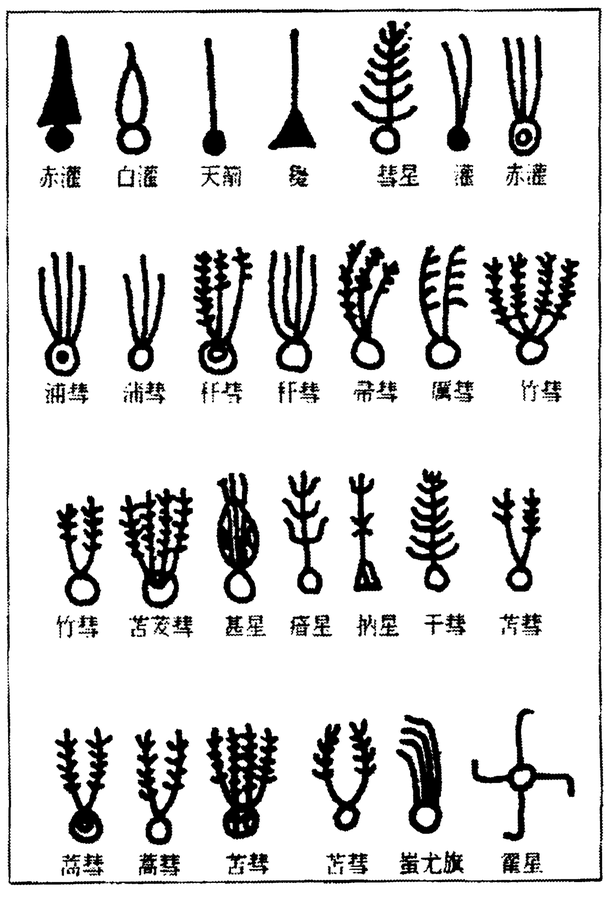
동지(冬至)는 겨울[冬]에 이르렀다[至]는 뜻으로, 이날부터 한겨울이 시작된다는 의미이다. 겨울 동(冬)은 가지 끝에 매달려 있는 나뭇잎을 그렸으며, **이를 지(至)**는 화살[矢]이 멀리서 날아와 거꾸로 땅(一)에 떨어지는 모습을 형상화했으니, 이로부터 〈이르다〉와 〈도착하다〉는 뜻을 가지게 되었다.

동지는 북반구의 경우 태양이 가장 남쪽에 위치할 때를 말하며, 음력으로는 보통 11월에 양력으로는 대략 12월 22일 전후에 해당된다. 『사기(史記)』에서도 "한 해의 절기는 동지에서 시작되며 한 바퀴 돌아 다시 시작된다"고 한 것으로 보아 동지를 절기의 시작, 즉 한 해라는 시간 주기의 시작으로 본 듯하다. 이는 현대의 시간 개념에서도 태양의 궤도 중에서 태양이 가장 남쪽에 위치하는 점인 동지점(冬至點)을 기준으로 하여 다시 이 지점으로 되돌아왔을 때까지의 시간을 1년으로 파악하는 것과 완전히 일치한다. 동지의 하루 전날을 작은 동지라는 뜻에서 〈소지(小至)〉라 한다.

보통 음력 12월을 뜻하는 납월(臘月)이란 단어는 원래 12월에 지내던 제사 이름에서 나왔다. 즉 동지로부터 세번째되는 술일(戌日)을 납일(臘日)이라 하는데, 이날이 되면 온갖 신들께 제사를 드린다고 한다. 이후 납일(臘日)은 음

은 각각 청룡(靑龍)·주작(朱雀)·백호(白虎)·현무(玄武)의 네 방향신[四神]과 관련지어져 있다. 청룡은 동쪽을, 주작은 남쪽을, 백호는 서쪽을, 현무는 북쪽을 지배한다.

뿐만 아니라 일년 사계절도 이와 관련되는데, 동쪽은 봄, 남쪽은 여름, 서쪽은 가을, 북쪽은 겨울을 상징한다. 그래서 한 달은 4개의 〈별의 주기〉로 나눌 수 있고, 이 단위를 〈성기(星期)〉라 한다. 현대 중국어에서 주일이라는 뜻의 〈싱치(星期)〉라는 단어는 여기서 기원한다. 또 우리는 동·서·남·북이라고 부르지만 중국은 우리와 달리 동·남·서·북이라 하는데 이것도 여기에서 영향을 받은 듯하다.



장사 마왕퇴 초나라 무덤에서 발견된 비단에 그려진 혜성 분류도.

여름夏과 기우제

夏
여름 하



과학이 최첨단으로 발달한 오늘날에도 한 번 가뭄이 들면 식수난에서부터 시작하여 여러 가지 곤란을 겪게 되는 등 자연의 힘이 이렇게 강렬할진대, 옛 고대인들에게 있어서 가뭄이란 더없이 무서운 자연 재앙이었으리라. 그래서 가뭄이 들면 흙으로 용을 만들어 황하에 바치기도 했고, 하늘에 제물로 드리기 위해 산사람을 불에 태우기도 했으며, 무당을 불러 기우제를 지내기도 했다.

여름 하(夏)는 무당이 비오기를 기원하면서 춤을 추는 모습이다. 옛날에는 오늘날과는 비교가 안 될 정도로 가뭄이 자주 들었기에 당시에는 기우제가 일상적인 행사였고, 그래서 이러한 모습으로 〈여름〉이라는 계절의 이름을 삼았던 것이다.

가을 추(秋)는 본디 메뚜기와 불[火]로 구성된 글자였으나, 이후 벼 화(禾)가 첨가되었고 다시 메뚜기를 표시한 형체가 탈락되어 지금의 글자를 이루게 되었다. 가을은 수확의 계절이다. 하지만 이때의 가장 큰 적은 메뚜기떼였다. 펄벅의 『대지』에서 정확히 묘사한 바 그대로 광활한 대륙을 뒤덮은 메뚜기떼는 정말 가공할 만한 적이었으리라. 가을 추(秋)는 바로 이 메뚜기떼의 공격을 막기 위해 그것을 불태워 죽이는 모습이 반영된 글자이다.

봄은 만물이 생동하는 계절이다. 울긋불긋 온 산을 물들

해年와 수확

禾
벼 화



오곡 중에서 가장 중요한 곡식은 아무래도 벼였을 것이다.

벼 화(禾)는 고개 숙인 익은 벼의 모습을 형상화한 것이다.

해 년(年)은 사람이 볏단을 지고 가는 모습이다. 그래서 해 년(年)의 원래 뜻은 〈수확〉이다. 고대인들에게 풍성한 수확이 가져다 주는 의미는 더없이 큰 것이었으리라. 그래서 일년에 한 번 하는 수확으로 해를 헤아리는 단위를 삼았던 것이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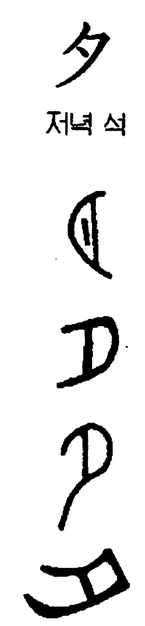
벼 아래에 사람(어른) 대신 아이[子]가 들어가면 철 계(季)가 된다. 이는 수확기에 모든 노동 인력이 다 동원되고, 급기야는 집안에서 가장 어린아이들까지 동원되어 볏단을 나른다는 의미를 담고 있어 〈마지막〉이나 〈막내〉라는 뜻을 갖게 되었다.

그래서 계숙(季叔)하면 막내 삼촌이요, 계춘(季春)하면 봄 중의 마지막 달, 즉 음력 3월을 말한다. 이는 이후 〈계절〉이라는 의미로도 쓰이게 되었다.

그리고 벼를 손으로 잡고 있으면 잡을 병(秉)이 된다. 볏단을 쥐고 있다는 뜻이다.

해를 헤아리는 단위로는 이외에도 제사지낼 사(祀)와 해/목성 세(歲)가 있다.

중국 고대 어휘 사전인 『이아(爾雅)』에 의하면 "하나라



력 12월 초파일로 고정되었으며, 이날이 되면 큰 사찰에서는 〈납월 초파일의 죽〉이란 뜻을 지닌 납팔죽(臘八粥)을 준비했다 한다. 이 때문인지 아직도 이날이 되면 〈납팔죽〉을 먹는 습속이 남아 있다.

동지를 지나면 음력으로 한 해의 마지막 날 밤을 일컫는 제석(除夕)이 있다. 덜 제(除)란 지난 것을 모두 떨쳐버린다는 의미이고, 저녁 석(夕)은 저녁이란 뜻으로 반달의 모습을 형상화했다. 그래서 한 해의 마지막 날을 세제(歲除)라 하고 이날 밤을 제석(除夕)이라 하는데, 이날 밤에는 날이 샐 때까지 잠을 자지 않아야 한다는 풍속이 있다. 그리하여 한 해가 가는 것을 지킨다는 의미에서 이를 〈수세(守歲)〉라 한다. 이날 잠이 들면 눈썹이 세어 버린다는 말 때문에 끝없이 내려앉는 눈꺼풀을 비비며 오는 잠을 막던 어릴 적 생각이 난다.



이며 피어오르는 새싹을 보면 우리는 자연에 대한 경외심이 생긴다. 그래서 옛 중국인들은 따스한 햇빛 아래 피어오르는 새싹을 그려 놓고서 봄[春]을 표시했다. 물론 진칠/언덕 둔(屯)은 이 글자의 음을 나타내는 소리부이다.

겨울을 조락의 계절이라 했던가? 이제 그 무성하던 잎들도 하나 둘 다 떨어지고 다음 봄의 새로운 출발을 준비하는 시간이다. 그래서 가지 하나에 떨어져 가는 마지막 잎새 두 개를 그려 놓고 겨울[冬]을 표시했다. 하지만 겨울 동(冬)의 자형에 대해 어떤 이는 윗부분의 ∧이 실의 모습을, 아랫부분의 둥근 부분은 실 끝에 달린 실패의 모습을 형상화한 것으로 동(冬)은 〈실의 끝〉을 말하며, 이후 가는실 멱(糸)을 더하여 끝 종(終)으로 변한 것으로 해석하기도 한다.

물론 고대 중국에서 처음부터 일년을 지금처럼 사계절로 구분했던 것은 아니었다. 갑골문 시대인 상나라 때에는 〈여름〉과 〈가을〉만 구분했으며, 〈봄〉과 〈겨울〉의 구분은 주나라 때에 이르러서야 나타난다. 〈여름〉과 〈가을〉이 〈봄〉과 〈겨울〉보다 먼저 나타난 것은, 첫째 일년이란 시간 개념을 그들이 〈수확〉을 중심으로 설정했기 때문이며, 다음으로 여름 하(夏)와 가을 추(秋)의 글자 창제 원리에서도 볼 수 있듯이 가뭄이나 메뚜기떼로 인한 수확에 대한 위협이 그들의 생활에 강한 인상을 남겼기 때문이라 생각된다.

春
봄 춘



冬
겨울 동



年
해 년

때에는 세(歲)를, 상나라 때에는 사(祀)를, 주나라 때에는 년(年)을 사용했다"고 한다. 사(祀)를 구성하고 있는 보일/땅귀신 시(示)는 제단의 모습을 형상화했고, 여섯째지지 사(巳)는 태아의 모습을 형상화해 이로부터 〈자손〉이라는 의미가 생겨났다.

그래서 사(祀)는 자손[巳]이 제단[示] 앞에서 조상에게 제사를 드리고 있는 모습이다. 물론 사(巳)는 의미 결정뿐만 아니라 소리부의 역할도 겸하고 있다.

앞서도 설명한 바 있듯이 상나라 때에는 그 어느 때보다도 조상에 대한 제사를 중시했으며 그 수도 많아서, 제사가 한 바퀴 돌아오는 것을 의미하는 제사지낼 사(祀)로써 해를 헤아리는 단위로 삼았던 것이다.

세(歲)는 날이 둥근 창[戊]과 두 발[止]로 구성된 글자로, 수확의 행위를 구체적으로 표현했다. 그래서 세(歲)의 원래 뜻은 낫으로 곡식을 베는 행위를 말하는데, 이후 세(歲)가 〈해〉라는 뜻으로 쓰이게 되자 다시 칼 도(刀)를 더하여 벨/상처낼 귀(劌)로 발전하였다. 이렇게 볼 때 세(歲) 역시 년(年)의 창제 의미와 같이 수확의 의미로써 해를 헤아리는 단어로 삼았다 하겠다. 즉 그들은 한 해라는 개념을 지금처럼 1월 1일부터 12월 31일까지로 잡은 것이 아니라, 곡식의 수확으로부터 다음 수확 때까지의 한 주기라는 개념으로 이해했던 것이다.

목성을 세성(歲星)이라 부르듯 세(歲)는 달리 〈목성〉을 의미하기도 하는데, 그것은 목성의 자전 주기가 약 12년인데 이 자전 주기가 12간지와 맞아떨어짐으로 해서 해를 헤아리는 단위인 세(歲)로 〈목성〉을 나타내었던 것 같다.

이렇듯 고대 중국인들은 한 해라는 시간적 개념을 이번

季
철 계

歲
해/목성 세

수확에서 다음 수확까지 혹은 이번 제사에서 다음 제사까지라는 식의 주기로 인식했으며, 그 주기의 산정 기준을 그들 생활에서 가질 수 있는 가장 중요한 일과 관련지어 표현한 것이 매우 특징적이다.

정鼎과 연호年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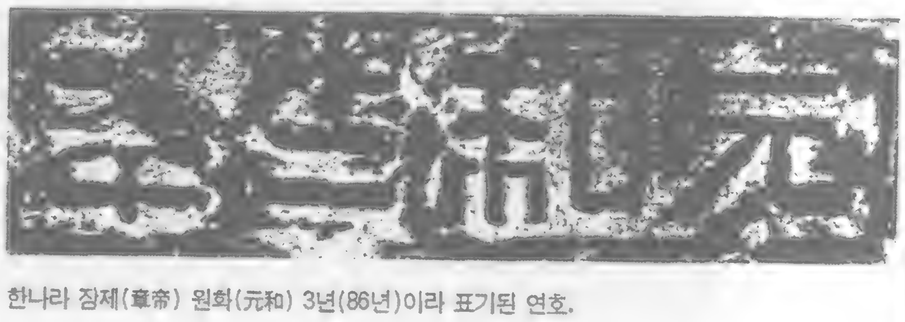
鼎
솥 정

이 하나 발굴되었다. 그러자 조정의 모든 신하들은 〈하늘이 한(漢)나라 제국을 도와 커다란 덕을 내릴 길조〉라 떠들어댔다. 급기야 이 솥은 종묘에 보관되어 극진한 대접을 받는 한편 이를 위해 〈경성가(景星歌)〉라는 노래가 지어졌고, 이 해를 기점으로 〈원정(元鼎)〉이란 연호를 사용하도록 했다.

지금의 입장에서 보면 춘추시대 진(晉)나라의 한 제후가 소장했던 조그만 솥을 두고서 이렇게 난리법석을 떨었던 것은 세발솥에 새겨진 명문(銘文)을 해독하지 못해 일어난 해프닝이 아닐 수 없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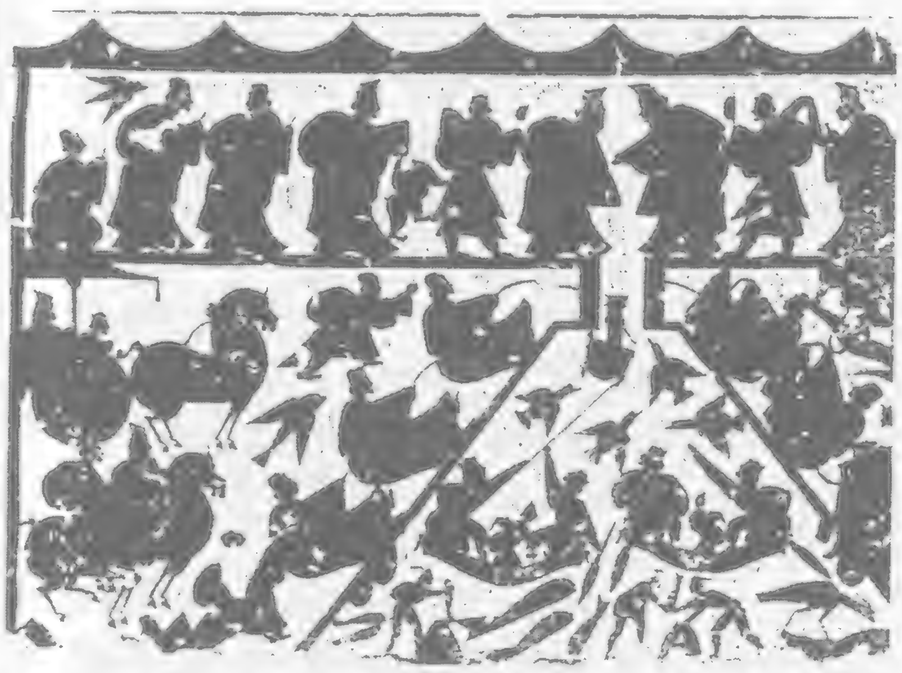
여기서의 솥 정(鼎)은 발이 세 개, 귀가 두 개, 둥그스름한 배를 가진 솥을 그대로 그린 글자이다. 솥은 세 발의 둥근꼴이 기본이지만 네 발의 네모꼴도 있는데, 이를 〈방정(方鼎)〉이라 한다.

이렇듯 연호는 한 나라의 발전과 왕조의 영원함을 기원하는 뜻으로 사용되어 왔다. 하지만 연호가 언제부터 쓰였는지에 대한 정확한 기록은 없다. 지금 남아 있는 가장 이른 연호는 한나라 문제(文帝) 17년(기원전 163년) 때의 〈후원(後元)〉이 그것이다. 이후 중국의 연호는 많은 변화를 거치면서 1911년 중화민국이 성립될 때까지 2천 년 이상 사용되었다. 명·청 이후로는 한 왕이 하나의 연호를 사



한나라 장제(章帝) 원화(元和) 3년(86년)이라 표기된 연호.

기원전 116년 어느 여름날, 지금의 산서성 분수(汾水) 유역의 분양(汾陽)이라는 곳에서 청동으로 된 세발솥[鼎]



진시황이 사수(泗水)에서 솥을 건져 올리고 있는 모습. 하나라 우(禹)임금 때 처음 만들어졌다는 국가 정통성의 상징인 구정(九鼎). 이후 하나라의 멸망과 함께 상나라, 주나라의 수도로 옮겨다니던 구정을 주나라 현왕(顯王) 42년(기원전 327년), 사수(泗水)에 빠뜨리고 만다. 진시황 28년(기원전 219년)에 천하를 통일하고 전국을 순시한 후 돌아오는 길에 진시황은 사수 속에 잠겨 있는 구정을 발견하고서는 구정을 건져내어 제국 건설의 정통성을 확보하고자 모든 수행원들을 동원해 인양 작업에 착수했다. 강 속의 정을 사슬로 묶어 다 끌어 올릴 때쯤 갑자기 용이 나타나 사슬을 끊는 바람에 수중 인양 작업은 실패하고 이후 구정은 영원히 물속에 잠기고 만다. 하지만 11세기에 이르러 희병(懷丙)이라는 승려에 의해 부력을 이용한 수중 인양 작업에 성공하는데, 이는 서구의 경우 20세기에 들어서야 응용된 인양 방법이었다. 산동성 무씨사당에서 발견된 화상석.

실현旣과 미실현卽

卽
곧 즉



한자에서 가장 기본적인 문자 형태를 들라면 아무래도 사물의 모양을 본떠 만든 상형문자를 꼽아야 할 것이다. 하지만 구체적으로 형상을 가지고 있는 물체는 비교적 수월하게 그 모양을 따서 문자화한다 할지라도 눈에 보이지 않는 추상적 개념, 예를 들어 〈곧〉이나 〈이미〉와 같은 부사어들은 어떻게 만들어 냈을까? 한번 상상력을 발휘해 보자.

고대 중국인들이 그려낸 이러한 개념에 해당하는 한자를 보면 감탄을 금할 수 없다. 〈곧〉이라는 개념을 곧 즉(卽)이라는 글자로 표현했다. 이 글자는 두 부분으로 구성되어 있는데 앞부분은 식기[食]를 나타내고 뒷부분은 사람을 형상화한 것으로, 밥상 앞에 사람이 앉아서 식사를 〈막 하려고 하는〉 모습이다.

여기서 밥 식(食)은 윗부분이 뚜껑이고 아랫부분이 음식을 담아 놓은 그릇으로, 김이 뿜어져 나오는 모습이 생동적으로 묘사되어 있다. 그래서 한자에서는 밥 식(食)이 들어가면 모두 식사나 음식과 관련된 의미를 지니게 된다. 예컨대 기를 양(養, 羊이 소리부이다), 굶주릴 기(饑), 흉년들 근(饉), 마실 음(飮), 먹일 사(飼) 등이 그러하다.

더욱 놀라운 것은 여기에다 머리를 뒤로 홱 돌리고 있는 모습을 강조하여 그려 놓고서는 식사가 〈이미 다 끝났다〉는 의미를 표현했다. 이것이 바로 이미 기(旣)이다. 또한

용하였으나 그 이전에는 그렇지 않아 한 왕이 여러 개의 연호를 사용한 적도 있는데, 한나라 무제는 무려 11개, 송나라 인종(仁宗)은 9개의 연호를 사용하기도 했다. 중화민국에는 연호 대신 〈중화민국 ○년〉식으로 사용했고, 1949년 중화인민공화국이 들어선 후에는 서기를 사용하고 있다.

연호에 담긴 뜻을 보면 대체로 〈응천(應天)〉이나 〈천흥(天興)〉처럼 하늘로부터 명을 받았다거나, 〈신력(神歷)〉이나 〈대성(大聖)〉처럼 신성스런 기운, 〈태시(太始)〉나 〈개원(開元)〉처럼 새로운 시대의 시작, 〈대덕(大德)〉이나 〈순화(淳化)〉처럼 덕치(德治), 〈안정(安定)〉이나 〈영녕(永寧)〉처럼 안정, 〈천수(天壽)〉나 〈연수(延壽)〉처럼 영원하길 기원하는 바람이 들어 있다. 이는 역대 연호에 쓰인 글자들이 편안할 안(安), 덕 덕(德), 큰 대(大), 빛 광(光), 화목할 화(和) 등의 순으로 자주 쓰이고 있다는 통계에서도 확인할 수 있다.

食
밥 식



既
이미 기



식기를 중심으로 두 사람이 마주보고 앉아 있으면 시골 향(鄕)이 된다. 향(鄕)의 원래 뜻은 〈식사를 대접하다〉는 뜻이었으나, 〈시골〉이라는 의미가 가차된 이후 원래 뜻을 나타낼 때에는 밥 식(食)을 다시 더한 대접할 향(饗)을 사용하게 되었다. 향(鄕)은 달리 벼슬 경(卿)으로 해독되기도 하는데, 이는 주인과 손님이 마주 앉아 함께 식사하는 모습



화상석에 표현된 한나라 때의 식사 모습. 자리를 깔고 바닥에 앉아 있다. 한나라 때까지는 기본적으로 이러한 모습이 유지되다가 동한(東漢) 후기부터 수·당에 이르는 시기에는 평상을 펴고 그 위에 앉아 식사를 했다.



당·송 이후의 식사 모습으로 음식을 탁자 위에 두고 등받이 없는 의자에 앉아 식사하는 양식이 보편화되었다.

鄕
시골 향



에서 〈손님〉이라는 뜻이 있게 되었고, 여기서 다시 의미 단위가 한 단계 높아지면서 〈벼슬아치〉라는 뜻으로 파생되기도 했으며, 친구 사이나 남을 부를 때의 존칭으로 사용되기도 했다.

송구영신送舊迎新

送
보낼 송



舊
옛/낡을 구



한 해가 저무는 연말이면 늘어나는 망년회(忘年會)로 인해 즐거움과 동시에 몸살을 앓는다. 하지만 필자는 〈망년회〉라는 용어를 그리 좋아하지 않는다. 이는 망년회가 일본에서 건너온 한자 어휘이기 때문이기도 하고, 이 단어가 지나온 한 해를 잊어버린다는 지극히 단순한 의미만을 띠고 있는 경향이 있기 때문이기도 하다.

사실 한 해가 가는 마당에 우리에게는 어쩌면 잊어버려야 하는 것보다는 오히려 기억해야 할 것이 훨씬 많을지도 모른다. 그래서인지는 몰라도 요즈음은 〈망년회〉 대신 〈송년(送年) 모임〉이라는 말이 늘어나고 있는 추세다. 하지만 송년(送年)에도 미래지향적인 의미가 담겨 있는 것은 아니다. 한 해를 마무리하는 시점에서 우리가 더욱 관심을 가져야 할 것은 다음 해에 대한 계획과 설계일 것이다.

다음 해에 대한 계획과 설계가 다 포함된 단어가 바로 〈송구영신(送舊迎新)〉이다. 그야말로 가는 해를 보내고 새 해를 맞는다는 말이다.

여기서 **보낼 송(送)**은 두 손으로 불을 받들고 있는 모습과 쉬엄쉬엄갈 착(辶=辵)이 합쳐진 모습이다. 이는 결혼할 때 횃불을 밝혀 시종을 따라보내던 모습을 그린 것이며, 이로부터 〈보내다〉나 〈송별하다〉는 뜻이 생겨났다. 옛날에도 여자가 시집을 갈 때나 남자가 장가를 갈 때가 아마도

迎
맞이할 영



손님맞이

가장 큰 이별이었던 듯하다. 이때 횃불을 들고 있는 것은 중국에서는 결혼식이 해가 진 뒤의 저녁에 이루어졌기 때문이다.

옛/낡을 구(舊)는 의미부인 달 환/익모초 추(雚)와 소리부인 절구 구(臼)로 구성된 글자로, 원래는 부엉이와 같이 뿔모양으로 솟은 눈썹을 가진 새를 일컫는 말이었으나 이후 옛것이라는 뜻으로 쓰이게 되었다.

맞이할 영(迎)은 나 앙(卬)이 소리부이고 쉬엄쉬엄갈 착(辶)이 의미부로, 맞아들인다는 의미이다.

새 신(新)은 도끼로 나무를 찍어 넘기는 모습으로, 원래 땔나무를 뜻했다. 하지만 이후 〈새로운〉이라는 뜻으로 가차되면서 원래의 땔나무라는 의미는 땔나무 신(薪)으로 대체되었다.

어쨌든 〈송구영신(送舊迎新)〉은 세밑을 과거와 미래의 관계 속에서 설정한 옛사람들의 지혜가 유감없이 발휘된 표현이라 하겠다.

迎
迎

新
새 신

新
新

왼쪽左과 오른쪽右

左
왼 좌



右
오른 우



홍문의 연회에서 만난 항우와 유방. 제일 오른쪽이 항우이고, 항우와 마주 앉아 대작을 하는 이가 유방이다. 가운데 있는 이가 항장(項莊)으로 칼춤[劍舞]을 추고 있다. 왼쪽은 항백과 장량으로, 원래는 앉아서 술시중를 들고 있었으나 항장이 칼춤을 추어대자 불안한 듯 반쯤 일어선 모습을 하고 있다. 하남성 남양에서 출토된 화상석.



〈그대(항우)는 한왕(유방)을 해치지 마소서〉라는 내용을 주제로 한 공막무(公莫舞)의 한 장면. 홍문의 연회에서 장량에게 뒷일을 부탁하고 인사도 없이 몰래 달아난 유방을 대신해서 장량이 항우와 범증에게 사죄의 뜻으로 옥을 선물하자 분노한 범증이 칼을 뽑아 옥을 부수어 버리는 장면이다. 하남성 남양에서 출토된 화상석.

계급 개념이 철저했던 고대 중국에는 존비(尊卑)의 구분이 매우 중요했기에 군신 간에도, 부자 간에도, 남녀 간에도, 음양에도 높고 낮음이 있었고, 심지어는 방향에도 그러했다.

방향에 존비의 개념이 반영된 것 중 대표적인 것이 왼좌(左)와 오른 우(右)인데 좌(左)는 원래 왼쪽 손을, 우(右)는 오른쪽 손을 형상화한 글자이다. 고대 중국에서는 아무래도 우(右)보다는 좌(左)를 더 숭상했던 것 같다. 『노자(老子)』에 "길사에는 왼쪽을 숭상하고, 흉사에는 오른쪽을 숭상한다"는 말이 있는 것으로 보아 왼쪽을 길한 것으로, 오른쪽을 흉한 것으로 생각했던 것 같다.

이러한 생각은 『예기(禮記)』나 『순자(荀子)』, 『좌전(左傳)』 등에도 그대로 나타나고 있어, 왼쪽은 양이요 오른쪽은 음이라든지, 남자는 왼쪽으로 가고 여자는 오른쪽으로 간다든지, 수레를 탈 때에는 왼쪽이 높은 자리라는 식으로 표현되고 있다. 이 모두 왼쪽이 오른쪽보다 지위가 높았던 증거가 된다.

하지만 이러한 개념은 진·한시대에 접어들면서 오른쪽을 숭상하는 쪽으로 변하게 된다. 『사기(史記)』「진승상세가(秦丞相世家)」에 의하면 우승상이 제일 높고 좌승상이 그 다음이라고 했다. 지금에 이르러서는 우(右)에는 〈숭상하

右
右

左
左

다〉, 〈고귀하다〉, 〈높은〉 등의 뜻이 있는 반면, 좌(左)에는 〈정상이 아닌〉, 〈나쁜〉이라는 뜻도 부가됨으로써 우(右)는 높음의 상징이요 좌(左)는 낮음의 상징이 되었다.

그리고 동서남북에도 존비의 개념이 들어 있었다. 잘 알다시피 임금은 남향을 하고 앉으며, 신하는 이와 반대로 북향을 하고 앉는다. 문무 신하들이 왕을 향해 도열해 앉을 때에는 문신은 동쪽에 무신은 서쪽에 앉는다. 즉 임금쪽에서 보아 왼쪽으로는 문신이, 오른쪽으로는 무신이 자리한 것이다.

뿐만 아니라 손님을 접대할 때에도 방향의 높고 낮음이 있다. 『사기』「항우본기(項羽本記)」에는 항우와 유방, 그리고 항백과 범증이 함께 홍문(鴻門)에서 회합을 하는 장면

동쪽과 용龍

東
동녘 동



동쪽의 상징인 푸른 용[蒼龍]. 미앙궁(未央宮)의 동쪽 전각에 쓰였던 것으로 추정되는 한나라 때의 와당.

동양에서 방향은 지극히 중요하다. 그래서 집을 지을 때도, 묘를 쓸 때도, 심지어 이사를 할 때도 방향을 따진다. 전통적으로 방향은 동서남북의 네 가지였으나 음양오행설의 영향으로 다시 중앙을 더하여 다섯 가지로 인식되었다.

동녘 동(東)은 일반적으로 태양[日]이 나무[木]에 걸려 있는 모습, 그래서 해가 떠오르는 방향인 〈동쪽〉을 뜻하게 되었다고 설명해 왔다. 그러나 이는 전국(戰國)시대 이후의 변화된 글자 모습에 근거한 해석이지 원래 모습에 대한 해석은 아니다. 동(東)의 원래 의미에 대해서는 의견이 분분하지만 상나라 갑골문에 보이는 형상에 의하면 분명히 〈양끝을 동여매어 놓은 자루〉의 모습이며, 이후 독음이 같다고 해서 〈동쪽〉이라는 의미가 가차되었다는 것이 일반적인 설명이다.

전통적으로 동쪽에 상응하는 방향신은 〈용〉이다. **용 룡(龍)**은 상상의 동물인 용을 형상화한 것이다. 용은 중국인들이 가장 숭상하는 상징적 동물이며 줄곧 지고의 영적 존재, 무한히 변화하는 예지와 힘을 가진 신비의 동물로 인식되어 왔다. 또한 초월적·절대적 힘을 상징하므로 〈황제〉의 표지가 되기도 했으며, 중국인들은 자신들을 〈용의 자손〉이라 부르기도 한다. 이는 용이 〈파괴적인 악〉의 상징으로 대변되는 서양과는 매우 대조적이다.



서주시대 초기의 청동기에 새겨진 용무늬.

龍
용 룡

虹
무지개 홍

뿐만 아니라 용은 풍작을 가능케 하는 비를 내려줄 수 있는 존재로 인식되었기에 용을 통해 강우를 기원했는가 하면, 무지개도 용이 만들어낸 것으로 생각했다. **무지개 홍(虹)**이 바로 그 글자인데, 용 두 마리가 물을 내뿜고 있는 모습이다.

초기의 용은 갑골문 단계에서와 같이 뿔이 있고 입을 쩍 벌리고 있는 모습이 특징적이다. 하지만 이후 상상력이 더해져 〈수사슴 뿔, 낙타 머리, 토끼 눈, 뱀 목, 조개 배, 잉어 비늘, 독수리 발톱, 호랑이 발바닥, 암소 귀〉가 종합되어 오늘날의 용과 같은 모습으로 변했다.

이 나온다. 주인이라 할 수 있는 항우와 항백은 동쪽을 향해 앉고, 항우의 장군인 범증은 남쪽을 향해 앉고, 손님이었던 유방은 말석인 북쪽을 향해 앉도록 했다. 유방 일행을 안전에도 두지 않았던 항우의 거만함을 그대로 드러내 주는 장면이다.

어쨌든 방향에도 존비가 있기에 지금도 중국에서는 손님 접대나 연회 때에는 자리를 잘 골라 앉아야지 그렇지 않으면 낭패를 당하기 십상이다.

서쪽과 호랑이虎

西
서녘 서



서쪽의 상징인 흰호랑이[白虎]. 미앙궁(未央宮)의 서쪽 전각에 쓰였던 한나라 때의 와당.

서녘 서(西)는 갑골문에 의하면 바구니처럼 짜여진 기물 모양을 하고 있다. 이를 두고 혹자는 새 둥지의 모습을 형상화한 것이라고도 한다. 새가 둥지로 돌아갈 때는 해가 질 무렵이므로 새가 둥지로 돌아가는 방향, 즉 〈서쪽〉이라는 의미를 가지게 되었다 한다.

서쪽에 상응하는 방향신은 여러 가지가 있었다. 『예기(禮記)』에서는 기린이나 호랑이, 『주례(周禮)』에서는 곰이라 했지만 최종적으로는 호랑이가 대표적인 방향신으로 남게 되었다. 그래서 백수의 왕인 호랑이는 오행에서 금(金)에 해당되고 서쪽과 가을을 상징하며, 용(龍)이 하늘과 영적 힘의 상징이라면 호랑이는 땅과 물질적 힘의 상징이 되었다.

호랑이 호(虎)는 호랑이를 상형한 것으로, 쩍 벌린 입과 몸의 얼룩무늬가 특징적으로 그려져 있다. 범 표(彪)는 호랑이 호(虎)와 몸의 털을 나타내는 터럭 삼(彡)으로 구성

虎
호랑이 호

뜻을 가지게 되었고, 이후 〈털을 제거한 가죽〉이라는 뜻도 가지게 되었다.

虢
손톱자국/
나라이름 괵

남쪽과 봉鳳

南
남녘 남



남쪽의 상징인 붉은 봉새[朱雀]. 미앙궁(未央宮)의 남쪽 전각에 쓰였던 것으로 추정되는 한나라 때의 와당.

남녘 남(南) 역시 동녘 동(東)이나 서녘 서(西)와 같이 해석에 논란이 많지만, 일반적 통설에 의하면 이는 매달 수 있는 종 모양의 악기를 형상화한 것으로, 이것이 남방의 악기이거나 남쪽에 진설(陳設)한 데서 〈남쪽〉이라는 의미가 생겼다 한다.

남쪽에 상응하는 방향신은 봉새이다. 봉새는 〈불의 새〉임으로 해서 전통적으로 〈부활〉, 〈불사〉, 〈불에 의한 죽음과 재생〉을 상징한다. 또 〈황제〉의 상징인 용과 대응하여 〈왕비〉를 상징하기도 한다. 이는 아마도 봉새의 모습이 아름답고 화려한 데서 연유한 듯하다. 하지만 이후 용의 모습에서와 마찬가지로 상상력이 보태어져 수탉 머리(태양을 상징), 제비 등(달을 상징), 날개(바람을 상징), 꼬리(초목을 상징), 다리(땅을 상징), 오색(다섯 가지 덕을 상징) 등이 종합되어 현재의 모습으로 변했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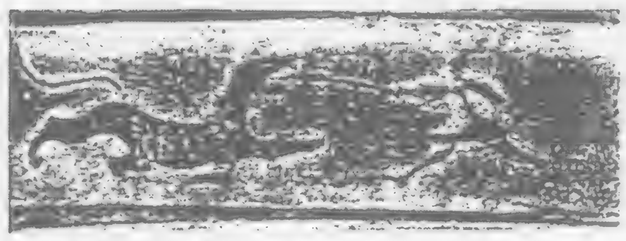
彪
범 표

戲
놀이 호

된 글자다. 이는 호랑이의 털이 강조되어 그려진 글자라 하겠다.

고대 중국에는 여러 가지 놀이가 있었겠지만, 마치 투우를 하듯 호랑이를 놀리는 놀이도 있었던 것 같다. 놀이 희(戲)는 바로 창[戈]으로 호랑이를 놀리는 놀이를 표현하고 있으며, 이후 올라 설 수 있는 받침대의 일종인 두(豆)가 첨가되어 오늘날의 형태로 변했다. 그리하여 이는 놀이를 나타내는 대표적 단어로 굳어졌으며, 〈희롱하다〉는 뜻까지 가지게 되었다.

또 맨손으로 호랑이와 싸우는 모습이 반영된 글자도 있는데 바로 손톱자국/나라이름 괵(虢)이다. 이는 『수호지(水滸誌)』에 나오는 무송 이야기처럼 맨손으로 호랑이를 잡고 싸우는 모습이다. 그래서 이 글자는 〈용맹스럽다〉는



창으로 호랑이를 놀리는 놀이를 그린 그림. 꼬리를 치켜 든 호랑이가 입을 쩍 벌리고 맹렬하게 달려들고, 짧은 옷을 입은 오른쪽의 주인공이 긴 창을 두 손으로 잡고 호랑이 입을 찌르고 있다.



호랑이와 격투를 벌이는 그림. 벌거벗은 주인공이 반쯤 꿇어 앉은 채 오른주먹으로 맹렬히 달려드는 호랑이를 치고 있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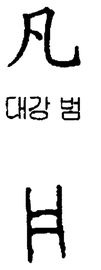
봉새 봉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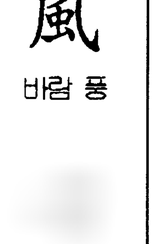
봉새 봉(鳳)은 온갖 화려함이 더해진 봉새를 형상화한 글자이며, 이후 소리부인 대강 범(凡)이 첨가되었다. 이후 봉(鳳)을 수컷이라 하고, 암컷을 봉새 황(凰)이라 하여 〈봉황(鳳凰)〉으로 함께 부르게 되었다. 그리고 〈불〉과 관련되었기 때문에 불의 색인 붉은 색을 더하여 〈붉은 봉황〉, 즉 주작(朱雀)이라 부르기도 한다.

이 글자는 이후 두 글자로 분화되는데, 하나는 봉(鳳)이요 다른 하나는 바람 풍(風)이다. 봉(鳳)은 범(凡)과 새 조(鳥)로 구성된 반면, 풍(風)은 범(凡)과 벌레 충(虫)으로 구성되었을 뿐이다. 일반적으로 봉새가 바람과 깊은 관련을 갖고 있기 때문에 〈바람〉이라는 의미도 갖게 되었다고 한다. 하지만 이들 봉(鳳)과 풍(風)은 원래 독음이 같음으로 해서 서로 빌려 썼을 가능성도 배제할 수 없다.

범(凡)은 원래 돛대를 형상화한 모습이다. 하지만 이후 〈대강〉이라는 뜻으로 쓰이게 되자 〈돛〉이라는 원래 뜻을 나타낼 때에는 헝겊 건(巾)을 더하여 돛 범(帆)으로 썼다.



대강 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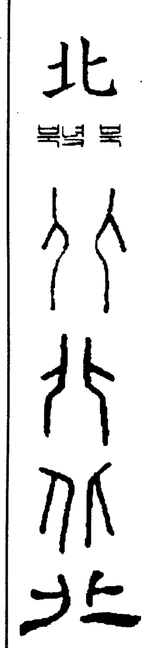


바람 풍





북쪽과 거북이龜



북녘 북

북녘 북(北)은 두 사람이 서로 등지고 있는 모습으로, 〈등지다〉가 원래 뜻이었으나 이후 〈북쪽〉이라는 뜻으로 가차되었다. 그래서 이후 〈등지다〉는 뜻으로 쓰일 때는 고기 육(肉=月)이 더해져 등질 배(背)로 분화되었다. 〈패배(敗北)〉라는 어휘에는 아직도 이러한 원래 뜻이 남아 있다.



북쪽의 상징인 검은 거북[玄武]. 미앙궁(未央宮)의 북쪽 전각에 쓰였던 것으로 추정되는 한나라 때의 와당.

북쪽에 상응하는 방향신은 거북이다. 거북은 겨울을 상징하며, 태초의 혼돈 상태를 나타내는 검은색이 바로 거북의 상징색이다. 거북 구/귀(龜)는 거북의 측면 모습을 형상화한 글자이다. 거북은 자신을 보호할 수 있는 껍데기를 가지고 있고 완만한 호흡과 충분한 수분 및 영양분을 체내에 보존해 둘 수 있는 속성 때문에 줄곧 〈장수〉나 〈불사〉의 상징이 되어 왔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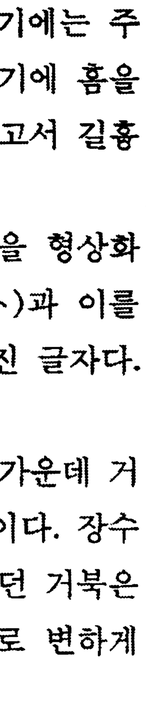
뿐만 아니라 거북은 미래를 점칠 수 있는 신비한 힘을 갖고 있는 것으로 생각되어 상나라와 주나라 초기에는 주로 거북 껍데기로 점을 쳤다. 즉 거북의 등 껍데기에 흠을 파서 불로 지진 다음 그것이 갈라지는 모양을 보고서 길흉을 점친 것이다.

점 복(卜)은 바로 거북 껍데기가 갈라진 흔적을 형상화한 글자이다. 또 점칠 점(占)은 점괘인 점 복(卜)과 이를 보고 점괘를 말한다는 의미인 입 구(口)가 합쳐진 글자다. 그래서 〈점치다〉는 뜻이 되었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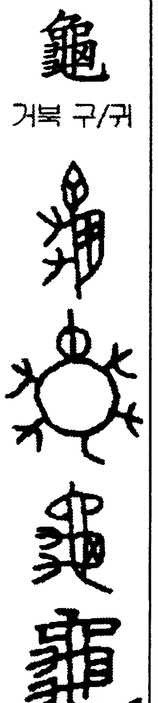
하지만 우리 나라와는 달리 중국의 경우, 동물 가운데 거북처럼 그 사회적 지위가 떨어진 경우도 드물 것이다. 장수와 불사의 상징이며 신탁(神託)의 매개물로 쓰이던 거북은 원(元)나라에 접어들면서부터 좋지 않은 상징물로 변하게 되었다.

거북의 머리가 남성의 성기와 같이 생겼다고 해서 욕으로 쓰이는가 하면, 심지어 거북이 해변에다 알을 낳아 놓으면 지나가던 자라가 이를 수정해 새끼를 부화시킨다고 해서 〈아비도 모르는 자식〉이라는 심한 뜻까지 가지게 되었다. 가장 신성하게 받들어지다가 가장 심한 욕지거리의 대상으로 격하된 날개 없는 추락이었다.

거북 구/귀



점 복



점칠 점

보다視와 보이다見



볼 견/나타날 현

볼 견/나타날 현(見)은 한 사람이 꿇어앉아 있는 모습에서 눈을 커다랗게 키워 그려 놓았다. 무엇인가를 보고 있는 모습이다. 그리고 구할 멱(覓)은 윗부분의 손[爪]과 아랫부분의 볼 견(見)으로 구성된 글자로, 어떤 사물을 손으로 헤치며 본다는 의미를 형상화했다. 그리고 볼 시(視)는 볼 견(見)에 발음을 표시하는 보일 시(示)가 합쳐져 만들어진 글자이다.

볼 감(監)은 한 사람이 꿇어앉아 왼쪽의 그릇[皿]을 쳐다보고 있는 모습이다. 그릇에다 자신의 얼굴을 비추어 보고 있다는 뜻이다. 아주 옛날, 동경(銅鏡)도 없던 시절에는 커다란 대야에다 물을 부어 놓고 잔잔한 수면에 얼굴을 비추어 보면서 거울 대용으로 삼았다. 그래서 볼 감(監)에는 〈살펴보다〉는 뜻이 생기게 되었으며, 이후 〈감독하다〉나 〈감시하다〉는 뜻으로 쓰이게 되었다.

바라볼 망(望)은 위에 언급한 눈의 형상[臣]과 사람이 서 있는 모습[壬]으로 구성된 글자로, 〈멀리 바라본다〉는 의미를 가졌다. 이후 대상을 구체화하기 위해 달[月]을 보태어 오늘날과 같은 글자로 변하게 되었다. 달을 바라보고 있는 모습에서, 달구경하기가 가장 좋은 때인 〈보름〉이라는 의미도 생겨났다. 그래서 음력 보름밤을 〈망(望)〉이라 하고 〈보름달〉을 〈망월(望月)〉이라 한다.

監
볼 감



望
바라볼 망

위에서 소개한 글자들은 모두 〈보다〉는 뜻을 공통적으로 갖고 있다. 하지만 이들 간의 차이를 말하자면, 볼 시(視)는 주체의 의지가 담겨진 〈보다〉는 뜻이요, 바라볼 망(望)은 〈멀리 바라보다〉는 의미요, 볼 견(見)은 의지가 담겨지지 않은 〈보다〉는 뜻으로 사실은 〈보이다〉는 뜻으로 풀이될 수 있을 것이다. 그래서 이들 글자 중 볼 견(見)만이 유일하게 피동형을 나타내는 문법소로 쓰일 수 있다. 또 구할 멱(覓)은 상당히 적극적으로 어떤 대상을 찾아 헤매는 행위를 말하며, 볼 감(監)은 자신을 되돌아보는 것을 비롯해 다른 사람을 감시한다는 의미를 갖고 있다.

완성完과 시작

元
으뜸 원



"외물(外物)에 얽매여 마음의 의지를 꺾지 않는 것을 완전함[完]"(『장자(莊子)』)이라 했던가? 장자는 완전함, 완성된 사람의 의미를 이렇게 보았다. 이렇듯 완(完)은 인간이 도달할 수 있는 최고의 경지라는 의미에서 〈완성〉이라는 의미와 동시에 〈끝〉이라는 의미도 갖게 되었다.

집의 모양을 그린 집 면(宀)과 사람의 서 있는 모습에다 머리 부분을 강조해 그린 **으뜸 원(元)**이 합쳐져 구성된 완전할 완(完)에 대한 해석은 분분하다. 으뜸 원(元)을 단순한 소리부로 보지 않고 의미의 결정에도 관여하는 요소로 보아 사람[元]이 완전한 복장을 갖추어 종묘[宀]에서 제례를 드리는 모습을 형상화한 것이 완(完)이라 해석하기도 한다. 다시 말해 제례를 드리는 행위 속에 가장 성대한 복장과 제수(祭需), 그리고 완전한 절차가 다 들어 있다는 말일 것이다.

이는 완(完)과 극히 유사한 구조를 가진 갓/으뜸 관(冠)이나 도둑/원수 구(寇), 너그러울/넓을 관(寬) 등과의 연계 속에서도 완(完)이 관을 쓰고 완전한 복장을 갖춘 모습을 그렸다는 것을 어느 정도 확인할 수 있다.

먼저, 관(冠)은 덮을 멱(冖)과 으뜸 원(元), 마디 촌(寸)으로 구성되어 손[寸]으로 사람이 머리[元]에다 무엇을 씌우고[冖] 있는 모습을 그렸다. 여기서부터 머리에 쓰는 것의 총칭인 〈갓〉이나 〈관〉이라는 뜻과 함께 다시 〈으뜸〉이라는 뜻도 갖게 되었다.

完
완전할 완



〈끝〉을 뜻하는 완(完)자가 〈시작〉을 의미하는 으뜸 원(元)을 의미부로 삼고 있다는 것은 매우 역설적이다. 이것은 바로 〈끝〉은 또 다른 〈시작〉, 〈끝〉을 언제나 〈시작〉이나 〈처음〉과 연계시켜 사유했던 중국인들의 순환론적 사유구조, 즉 자연의 순환구조 속에서 살아가고자 했던 삶의 반영이다. 관(冠)을 구성하고 있는 마디 촌(寸)을 막대를 든 손을 그린 칠 복(攴)으로 바꾸면 도둑/원수 구(寇)가 된다. 구(寇)는 집[宀] 안에서 몽둥이로 사람을 때리는 모습을 그렸다. 여기서 집은 종묘를 뜻하는 것이며, 사람은 적진으로부터 잡아온 포로일 가능성이 높다.

그래서 조상의 종묘 앞에서 포로를 잡아다 놓고 매질하거나 참수하는 것은 아마도 적을 저주하는 주술적 의미가 담긴 행위로 보여진다. 이로부터 구(寇)는 〈때리다〉나 〈빼앗다〉, 〈도둑〉 등의 의미를 갖게 되었다.

너그러울/넓을 관(寬)은 집 면(宀)과 빙그레웃을 완(莧)으로 구성되었는데, 완(莧)은 눈썹화장을 한 무녀의 모습이다. 그래서 관(寬)은 종묘에서 천천히 춤추는 무녀의 모습을 그렸으며, 〈천천히〉 춤을 추다는 뜻으로부터 날씨의 온화함이나 태도의 부드러움을 뜻하게 되었고, 다시 〈관대함〉이나 〈넓음〉을 의미하게 되었다.

冠
갓/으뜸 관



寇
도둑/원수 구



寬
너그러울/넓을 관



【색 인】

【가】
가 家 ····· 191
간 干 ····· 175
간 聞 ····· 193
감 監 ····· 287
개 開 ····· 193
건 建 ····· 227
걸 桀 ····· 207
견 犬 ····· 49
견 見 ····· 286
경 磬 ····· 220
계 啓 ····· 193
계 季 ····· 263
고 古 ····· 22
고 告 ····· 62
고 羔 ····· 205
고 鼓 ····· 219
공 共 ····· 151
과 戈 ····· 159
관 關 ····· 193
관 寬 ····· 289
관 冠 ····· 289
괵 虢 ····· 281
교 教 ····· 134
구 舊 ····· 271
구 龜 ····· 285
구 寇 ····· 289
국 國 ····· 108
궁 弓 ····· 86
궁 宮 ····· 190
귀 鬼 ····· 43
귀 龜 ····· 285
근 斤 ····· 130
금 禽 ····· 51
금 金 ····· 181
기 棄 ····· 91
기 耆 ····· 163
기 旡 ····· 167
기 旣 ····· 269

【나】
남 男 ····· 81
남 南 ····· 282
녀 女 ····· 79
년 年 ····· 263
농 農 ····· 53
능 能 ····· 65

【다】
단 丹 ····· 232
단 旦 ····· 253
대 大 ····· 18
대 黛 ····· 211
덕 德 ····· 147
도 陶 ····· 185
동 童 ····· 136
동 冬 ····· 261
동 東 ····· 276
두 斗 ····· 195

【라】
라 羅 ····· 48
량 量 ····· 194
려 犁 ····· 57

【색인】

문 門 ····· 193
미 眉 ····· 113
미 微 ····· 138
미 美 ····· 204
미 媚 ····· 206
민 民 ····· 113

【바】

반 半 ····· 62
방 旁 ····· 50
방 方 ····· 58
백 白 ····· 235
벌 罰 ····· 120
범 凡 ····· 283
법 法 ····· 116
병 秉 ····· 264
보 寶 ····· 68
보 保 ····· 134
보 步 ····· 199
복 福 ····· 42
복 卜 ····· 285
봉 鳳 ····· 283
부 夫 ····· 18
부 婦 ····· 97
부 父 ····· 129
북 北 ····· 284
분 焚 ····· 56
분 分 ····· 178
분 粉 ····· 211

【사】

사 社 ····· 35

【색인】

인 仁 ····· 168
인 印 ····· 217
잉 孕 ····· 131

【자】

자 字 ····· 100
자 子 ····· 100
자 炙 ····· 247
자 煮 ····· 248
자 者 ····· 248
잠 蠶 ····· 188
장 臧 ····· 113
장 長 ····· 139
장 葬 ····· 143
장 章 ····· 217
재 災 ····· 72
재 灾 ····· 73
재 栽 ····· 73
재 宰 ····· 96
적 赤 ····· 235
적 炙 ····· 247
전 電 ····· 30
전 田 ····· 74
전 奠 ····· 104
전 典 ····· 229
점 占 ····· 285
정 穽 ····· 48
정 鄭 ····· 104
정 正 ····· 109
정 晶 ····· 256
정 鼎 ····· 266
제 帝 ····· 33

【색인】

령 靈 ····· 32
령 令 ····· 107
례 豊 ····· 154
로 老 ····· 162
로 魯 ····· 240
뢰 牢 ····· 61
룡 龍 ····· 277
리 吏 ····· 227

【마】

막 莫 ····· 254
망 网 ····· 65
망 望 ····· 287
매 買 ····· 68
매 每 ····· 130
맹 盟 ····· 115
멱 糸 ····· 231
면 面 ····· 112
명 明 ····· 27
명 名 ····· 99
명 命 ····· 107
명 冥 ····· 133
명 皿 ····· 156
모 母 ····· 80
모 矛 ····· 159
모 莫 ····· 254
목 牧 ····· 52
목 目 ····· 111
묘 廟 ····· 39
무 巫 ····· 31
무 武 ····· 109
문 文 ····· 140

【색인】

사 射 ····· 48
사 史 ····· 86
사 祀 ····· 93
사 死 ····· 142
사 絲 ····· 187
사 事 ····· 227
산 算 ····· 179
산 刪 ····· 229
상 爽 ····· 20
상 象 ····· 64
상 相 ····· 112
새 璽 ····· 216
생 省 ····· 111
생 生 ····· 235
서 筮 ····· 32
서 書 ····· 226
서 黍 ····· 245
서 庶 ····· 248
서 西 ····· 279
석 夕 ····· 259
선 善 ····· 149
섭 燮 ····· 248
성 聖 ····· 105
성 城 ····· 110
성 省 ····· 111
성 聲 ····· 220
성 星 ····· 255
세 歲 ····· 264
송 宋 ····· 40
송 送 ····· 271
수 獸 ····· 50
수 數 ····· 173
수 蓋 ····· 204
수 宿 ····· 256
숙 肅 ····· 227
숙 夙 ····· 254
숙 宿 ····· 256
승 升 ····· 195
시 示 ····· 36
시 豕 ····· 207
식 食 ····· 269
신 農 ····· 60
신 辛 ····· 96
신 臣 ····· 113
신 身 ····· 132
신 信 ····· 170
신 新 ····· 272
심 心 ····· 168
심 尋 ····· 198
씨 氏 ····· 80

【아】

아 兒 ····· 135
아 我 ····· 159
애 愛 ····· 167
약 龠 ····· 218
양 羊 ····· 203
어 魚 ····· 239
어 漁 ····· 240
얼 臬 ····· 197
여 與 ····· 152
여 輿 ····· 152
역 亦 ····· 19
연 燕 ····· 70

【색인】

제 祭 ····· 94
조 朝 ····· 39
조 且(祖) ····· 94
조 弔 ····· 143
조 鳥 ····· 165
존 尊 ····· 243
종 宗 ····· 38
좌 左 ····· 273
주 鑄 ····· 182
주 朱 ····· 232
주 酒 ····· 242
준 畯 ····· 37
준 尊 ····· 243
중 中 ····· 161
즉 卽 ····· 268
증 蒸 ····· 41
지 止 ····· 110
지 脂 ····· 210
지 至 ····· 258
직 稷 ····· 54
직 直 ····· 148
진 辰 ····· 59
진 盡 ····· 157

【차】

채 采 ····· 254
책 冊 ····· 228
처 妻 ····· 95
처 則 ····· 122
척 隻 ····· 166
척 尺 ····· 197
천 天 ····· 17
첩 妾 ····· 95
청 靑 ····· 234
체 彘 ····· 48
촌 寸 ····· 198
추 帚 ····· 98
추 酋 ····· 103
추 隹 ····· 166
추 秋 ····· 261
축 祝 ····· 31
축 逐 ····· 47
축 畜 ····· 52
춘 春 ····· 261
출 出 ····· 189
충 忠 ····· 160
충 虫 ····· 188
취 臭 ····· 49
취 取 ····· 125
측 昃 ····· 254
칙 則 ····· 117
칠 七 ····· 177
침 寢 ····· 98
칭 稱 ····· 196

【타】

토 土 ····· 36

【파】

팔 八 ····· 177
패 貝 ····· 67
평 平 ····· 196
포 包 ····· 132
표 彪 ····· 280

【색 인】

호 戶 ····· 192
호 虎 ····· 279
혼 昏 ····· 254
홍 虹 ····· 277
화 華 ····· 34
화 穌 ····· 219
화 畫 ····· 226
화 禾 ····· 262
환 宦 ····· 113
황 皇 ····· 106
황 黃 ····· 235
획 獲 ····· 48
효 斆 ····· 134
효 孝 ····· 163
후 后 ····· 89
흉 兇 ····· 224
흑 黑 ····· 235
흥 興 ····· 153
희 戲 ····· 280

풍 豐 ····· 208
풍 風 ····· 283
필 畢 ····· 48
필 筆 ····· 225

【하】

하 夏 ····· 260
학 學 ····· 134
할 割 ····· 182
함 陷 ····· 47
행 行 ····· 148
향 向 ····· 189
향 鄕 ····· 270
현 縣 ····· 122
현 見 ····· 286
혈 血 ····· 115
협 夾 ····· 19
형 刑 ····· 119
호 好 ····· 81

古文諧聲字根

許進雄 著

臺灣商務印書館 發行

據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九五年九月初版影印

説　明

文字是順應日常生活的需要而創造的。故可從古文字的創意以窺見古人生活的很多面貌。中國的古文字基本有三種形式，『象形』描畫物體的形狀，『會意』借用事物以表達思想的概念，兩者爲形聲字的根源。『形聲』字則結合兩字或更多的字根以表示一個意義的類屬和其近似的音讀。『象形』字主要表現器物的形狀，『會意』字則還反映其使用的方法、作用、時機、價值等，已難單從實物去考察的種種概念和信息。它們都是研究古代社會實況很有助益的材料。但『形聲』字則很少與文字的創意有直接的聯繫。本編擬講述中國古文字各個字的可能創意，希望對古代社會有興趣，但對古文字學又不太熟悉的研究者有些許的助益，故只序列基本字根的『象形』與『會意』字，不及滋生的『形聲』字。作者從事博物館的工作多年，因工作的需要，常思考古人生活的一些背景，故釋字也往往以古人的經驗爲出發點，雖然時時警惕自己不要作過多的猜測，不免有太放縱的時候，請專家不吝指正。

此書所收的字，主要根據東漢許慎的《説文解字》。字根以*號表示。有些《説文解字》一書所列的形聲字，因其前的字形實爲象形或會意字，故也收集而排列在其諧聲字根之後，并不加記號，以示分別。有些古文字雖可從字形約略猜測其創意，但不知演變爲現今的何字。爲謹慎起見，暫不列入。編中字根的序列大致依古韵韵部及筆劃多寡，別無深意。古代字少，常用音近的假借字，故依韵部排列，以便檢索。每字提供的内容約如下：

字根：現代的黑體字形。其同義異寫字以( )表示。關係密切的參考字以[ ]表示。

字形：依序例示商代的『甲骨』文、兩周『金文』及秦『小篆』的字形。如其甲骨或金文的字形尚未發現或被辨釋的，則暫從缺。商代甲骨文尚包括少量的陶文及西周初期的周原甲骨。兩周金文暫列銅器的銘文，不及其他材料上的字形。小篆是《説文解字》所列的主要字形，許慎時而標出古文、籀文、小篆，或時人提供的字形。爲方便起見，小篆一項的字形若有多個，便在字形之右下方用英文字母K代表古文，Z代表籀文，S代表小篆，H代表俗寫或其他的材料。如果某字尚不見其早期的字形，但見於他字的偏旁者，有時也列以參考。

説文解説：《説文解字》有時因所據字形已經訛變，致對某字的創意有錯誤的了解。但它是研究中國文字創意的第一本有系統的著作，保存很多寶貴的材料，對古文字的研究有重要的利用價值，故列之以爲參考。有時受電腦字庫的限制，引文時有以通俗字取代古字的例子。

創意：此爲筆者參考許多專門著作後，所認爲對此字創意的比較合理的簡要解釋。大部分是他人已經發表的，偶有筆者的倡議，不另爲標明。爲方便讀者，附有一些基本參考書的頁數，其上臚列詳細的字形及出處，或各家對字形創意的不同意見。讓有興趣作進一步研究的學者參考之用。甲骨文的部分，英文字母J代表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輯的《甲骨文編》(中華書局, 1978)。L代表李孝定編撰的《甲骨文字集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1965)。LZ代表姚孝遂主編的《殷墟甲骨刻辭類纂》(中華書局, 1989)。金文的部分，Z代表周法高主編的《金文詁林》(香港中文大學, 1975)。ZB代表周法高編撰的《金文詁林補》(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1982)。其他的參考書目暫從缺。

甲骨及金文辭例：一般不列人、地名的使用例。偶而才列出較重要的人地名用法。辭例殘缺，或辭義不明的例子也不列出。甲骨刻辭多見現今已不用之人、地名，今以□代表其字或表示缺一字。如所缺字數不詳則以☒表示。金文例句偶而標出其假借字，用[ ]表示之。至於甲骨刻辭引文的出處，數字爲各書出版的序列號，未冠文字者爲《甲骨文字合集》(郭沫若編，中華書局，1978-82)，其他

未及收入該集的，如《英國所藏甲骨集》(李學勤等编，中華書局，1985)冠以<英>，《小屯南地甲骨》(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编，中華書局，1980)冠以<屯>，《懷特氏等收藏甲骨文集》(許進雄编，皇家安大略省博物館，1979)冠以<懷>等以標明之。銅器銘文的出處則依《金文詁林》和《金文詁林補》所编列的各銅器的序列號。偶而也引用《考古》與《文物》所發表的新出土器物。

音讀：爲讀者的方便，也提供各字根的先秦擬音，及以之爲諧聲的形聲字的擬音及數量。可以約略由之知道其諧聲範圍的大概。其中有些字根没有作爲諧聲偏旁的例子。因筆者不從事聲韵學的研究，無從論定那位學者的擬音較近似，暫依周法高主编的《漢字古今音彙》(香港中文大學，1973)及張日昇、林潔明合编的《周法高上古音韵表》(1973)所作的擬音。因它易於翻查，且符號最近英文鍵盤。但其中的ɣ用V代替，ʔ用? 代替。字根與其諧聲字一般同在一韵部且屬同聲類，如有諧其他韵部的現象，則以括號()表示。它們除可能爲一字使用於不同詞性而有意的分别外，很有可能本身亦是字根，因字形錯訛而致被誤認爲形聲字。或該形聲字形成的時代較晚，聲韵已起了分化，似也應加以注意。

此書编寫以簡明爲目標。疏漏之處一定不少，方家若肯賜教，無任感激。

許進雄

一九九四年十月于多倫多。

《古文諧聲字根》目次

説明 i-iii

本文

一、之職蒸 1-83

*乃 孕 *乂 友 尤 囿 *力 *丌 *才 *久 *夆
(誘) *弋 *十 *巳 改 *己 *子 字 *弓 *之 *巛
[災] [灾] *牛 *止 齒 *矢 仄 戾 *升 *玄 (肱)
弘 *不 *艮 *厶 冰 *北 *斤 *司 *以 能 *市
*史 吏 事 *母 每 *而 *亥 *灰 *再 *耳 *伏
*色 *丞 承 *亙 [恒] *戒 *斧 朕 *里 埋 狸
*臣 (頤) 姬 *克 *采 *毒 *俗 *來 *其 *畀 *耐
*佩 *亟 *或 (域) 蜮 *怪 *朋 *牧 *麥 [陵] *肯
*凭 *直 德 *則 *思 *昱 *某 *負 *食 *畐 *革
*苟 *再 [稱] *叟 [稷] *寅 *宰 *玆 *息 *乘 *陟
*畐 *得 *婦 *匿 *棫 [殘] *匍 [備] *麥 *敕 *黑
*啻 *絲 *棘 *喜 *郵 *異 *陌 [奭] 蟲 *陘 *曾
*登 *求 (裘) *戠 *嗇 *意 *登 *緑 *毕 [疑] *臺
*熊 *兢 [競] *堪 *徵 *弭 辭 *薨 [夢] *興 *醫
*龜 *蠅 *鷹

二、魚鐸陽 84-208

*凵 [去] *匚 *九 *女 如 奴 *于 *夸 [華] *下
*土 *夕 *丈 *毛 [宅] 亳 *亡 良 喪 *上 *巴
*大 *父 甫 *牙 *及 *互 *午 *毋 *亢 *凡 *户

*五 *尺 *予 野 *王 *生 皇 *卬 *方 旁 *丬
將 倉 *丬 臧 *刃 (創) *宁 *白 百 *巨 (渠)
*処 (處) *乍 *乎 *兄 *古 *石 *鬯 *桑 *永 *且
*俎 *疋 梳 楚 *皿 盟 *丙 更 *央 *丙 *羽
*瓜 *各 *匠 *亦 *北 *屮 逆 *羊 養 羌 *网
(網) *向 尚 *行 衡 *光 *吕 (膂) *虎 [虎] 鑪
虘 *叟 *巫 *步 *走 *吴 *赤 赦 *車 *谷 *兵
*冏 *冶 *杏 *两 [兩] *皂 卿 *雨 黍 *者 *茉
*初 *股 *武 *舍 余 叙 *炙 *長 *居 *昔 耤
*秉 *明 *享 *昌 *庚 唐 *京 黥 *並 *禹 *亞
*叚 豭 家 *香 *若 *兔 *相 *易 *馬 *卸 [御]
[馭] *庫 *亮 *夏 *旅 *烏 (於) *眢 [冕] 瞿 *素
*枭 *索 *隻 *射 *昇 輿 與 *鬯 *圂 圛 (疆)
*桑 *魚 魯 漁 穌 *圉 *庶 席 *鹵 *莫 *竟
*章 *商 *爽 *望 *郭 *孚 *强 *普 *鳳 *舜 *鳥
*彭 *象 *量 *戟 *黄 *壺 *奭 *黽 *亞 [累] *鼓
*葬 *鼠 *罩 *赫 *蔑 *圖 *詰 *號 *寡 *慶 *粦
舞 *鴞 *雚 *誾 襄 *墊 *鼂 *羹 *鬒 *蠱 *龖
*涉

三、支錫耕 209-268

*𠂉 氏 也 *厂 *丁 成 盛 *冂 [鼏] [鼏] *冖
冤 冥 *彳 *兮 *井 阱 *支 *壬 呈 聖 聽
廷 *只 *令 *册 *疒 *疕 [軛] *正 *平 *厄 *生
星 *此 *企 *束 帝 *圭 *氐 *系 *并 *名 *羊

*啓　啟　*系　奚　*役　*医　*豕　*佞　*豸　*坙　[經]
*狄　*粤　*爭　[竄]　[寧]　*兒　*知　[智]　*易　*爭　*幸
*炅　*析　*青　*卑　*是　*弭　*昊　*盈　*省　*益　*象
*秤　歷　*鬲　*耿　*脊　*徙　*規　*頃　*斯　*買　*畫
*莫　*晶　*罟　*解　*敬　*辟　*嬖　關　*鼎　*鴈　*鳴
*現　*毅　*焚　袋　*賜　[嬰]　*貴　*磬　*靈　*贏　*鬱
*解　*蕃　*醢　*麗　*繼　*轟

四、幽中　269-351

*丂　考　*勹　[包]　勺　雹　匏　*屮　*九　*宂　*冂
[冒]　*爪　*乍　*丑　羞　*叉　*手　*中　*六　*本　[皋]
*亦　[昊]　*戊　*卯　*矛　*繇　(由)　胄　*幼　*冗　*目
*囚　*冬　[終]　*老　*尖　陸　*早　*艸　*好　*蓐　*牟
*舟　*臼　*州　*休　*丝　[幽]　*缶　寶　*守　*汙　*竹
*夙　*赤　[叔]　戚　*戎　*肉　育　(毓)　*充　*孝　*告
誥　*牡　*孚　俘　*牢　*百　*攸　條　*酉　酒　柳
留　*矛　*宋　*臼　學　*肘　*秀　*卣　*夅　[降]　*彤
*咎　*匋　*受　*剌　*邑　(阜)　*帚　*臭　*周　*宗　*杳
*首　*保　*叟　*韭　*毒　*酋　*复　[復]　*采　(穗)　*討
*舀　稻　*臭　*流　*躬　宮　*畜　*髟　*祝　*曹　*馗
*毆　[簋]　厩　*埽　*廁　*彪　*翏　*宿　*薗　*鳥　*孰
*逐　*彖　[穆]　*臬　*報　*棗　*游　*就　*奧　*衆　*肅
*瑁　*道　*悤　*鹿　*農　*蒐　*牖　*單　獸　*雔　[讎]

五、宵藥　352-389

教　*尿　*虐　*宿　*喬　*暴　*朝　*棗　*暴
*孝　*高　*敖　*巢　*雀　*盜　*勞　*翟　*翟
*料　*釗　*雀　*弱　*羔　*窅
*要　*苗　*最　*垚　[堯]　*虐
*卓　*表　*杲　*庫　[肇]　*票　*焦　醮　*桑　*敫　*翟　*顯
*弔　*交　*皃　*兆　頻　*伀　[堯]　*羔　*勞　*翟
*吊　*号　*尸　*小　*幺　*勺　*少　*毛　*爻　*伀　*尿
召　紹　*刀　*了
*狄　*号　*尸　*小　*幺　*勺　*少　*毛　*爻　*伀　*尿
(貌)　*杲　*表　*卓　*要　*苗　*最　*垚　[堯]　*虐
*笑　*高　鎬　*庫　[肇]　*料　*釗　*雀　*弱　*羔　*窅
*掌　*敖　*皓　*巢　*票　*盜　*梟　*雀　*盜　*勞　*喬
*朝　*森　*杀　[燎]　*焦　醮　*桑　*敫　*翟　*翟　*暴
*暴　*鹿　*晶　*樂　*龠　*爵　*竈　*鬻　*顯

六、侯屋東　390-446

*九　[鬼]　殳　*卜　*口　*工　虹　*亍　*廾　龔　*斗
*孔　*公　*从　*丰　邦　*凶　兇　*木　*句　*主　*付
*用　甬　*玉　*后　*戊　*朱　蛛　*青　[殼]　*曲　*同
*共　*曳　*囧　*走　*豆　*足　*束　*禿　*谷　*角　*局
*弄　*囪　葱　*龍　*乳　*取　*彔　*炀　*具　*豕　*東
重　*後　*奏　*侯　猴　*俞　*禺　*攸　*屋　*壹　封
[樹]　*封　*孚　[厚]　*門　*黃　*芻　*辱　[蓐]　*冢　*送
*哭　*茸　*容　*邕　雍　(雝)　*竇　*冢　*兜　*婁　*軀
*屬　*寇　*晝　*鹿　*族　*春　*區　驅　(毆)　*須　*粟
*業　[僕]　璞　*竦　*彝　*蜀　*獄　嶽　(岳)　*需　*晉

七、歌　447-472

*丁　[柯]　何　*匕　[化]　*广　隓　(墮)　*叉　*屮　*个
(箇)　*戈　*厄　*瓦　*它　*禾　*加　*皮　*多　*朵　*冂
*危　*呿　*那　*坐　*我　*沙　*吹　*妥　*果　*卧　*奇
*契　[嘉]　*宜　*科　*差　*爭　*貞　*离　離　*麻　*黹
*爲　*義　*瑞　*嵬　*罷　*戲　*虧　*羅　*羈

八、祭月元　438-565

*乙　*丿　*𠂉　(畎)　*亅　[戉]　*巛　*乂　(刈)　*厂　*大
*孑　*孓　*干　戔　*屮　*山　*旦　*𠂤　*丸　*夬　*丰
*帶　害　*割　*市　(芾)　*曰　*月　朁　(趴)　*木　*丹
*井　[關]　*反　*元　*幻　*犬　*片　*介　*世　*匄　*外
*歹　*𠂤　[援]　*厽　*犮　*髮　*祋　*末　*旦　*半　*丗
*弁　*叟　*公　[沿]　[兗]　*妃　[智]　*伐　*毕　昏　*多
*安　*劣　*全　*奴　*亘　[宣]　*幵　[荊]　*舌　*辛　言
*皿　[罷]　串　[患]　*臥　*奚　卷　豢　*吠　*笴　*孚
*奴　*卵　*折　哲　(轟)　*貝　狽　*兌　*圂　(銳)　*刪
*度　*次　*別　*延　[延]　*采　番　*見　*冒　*毕　*妥
*粥　[敵]　*制　*敏　*免　(冕)　*殺　*叟　*侃　*笣　[辭]
[孽]　*官　*妖　[鞏]　*丣　專　斷　(剸)　*肩　*肰　*妍
*拜　*砆　*剌　賴　*苗　蔑　*毄　*悤　*象　喙　*黹

九、微物文　603-691

*乙　*夂　*口　韋　*亦　*兀　*寸　*巾　*刃　*川　*无
既　*内　*气　*火　*勿　*屯　*允　*斤　*分　*云　(雲)
*文　吝　麈　*卬　[巽]　*弁　*幸　賁　蠢　*未　沫
*出　朏　*术　(秫)　*由　(塊)　*弗　*本　*圣　*自　帥
歸　*妃　*回　*耒　*衣　*虫　*戌　*由　*有　*𠂤　*聿
*艮　*存　*先　*舛　舜　*位　*月　[殷]　*孛　詩　*希
*叟　(没)　*尚　*尾　*君　*辰　晨　*困　*隶　*習　*枚
*乖　*肥　*非　*委　*隹　*卒　*刖　*昏　*門　聞　[愛]

十、陽部　692-747

*亡　*方　*王　*匡　*光　*羊　*尚　*易　*昜　*章　*商
*望　*放　*往　*狂　*黃　*祥　*堂　*湯　*陽　*鄉　*賞
*忘　*防　*枉　*筐　*廣　*洋　*當　*蕩　*場　*嚮　*償
*妄　*妨　*狂　*匡　*橫　*詳　*常　*傷　*楊　*饗　*嘗
*荒　*芳　*汪　*恇　*璜　*翔　*裳　*觴　*暢　*向　*裘
*慌　*訪　*往　*框　*潢　*祥　*嘗　*湯　*暢　*嚮　*償
*望　*放　*往　*狂　*黃　*祥　*堂　*湯　*陽　*鄉　*賞
*忘　*防　*枉　*筐　*廣　*洋　*當　*蕩　*場　*嚮　*償
*妄　*妨　*狂　*匡　*橫　*詳　*常　*傷　*楊　*饗　*嘗
*荒　*芳　*汪　*恇　*璜　*翔　*裳　*觴　*暢　*向　*裘
*慌　*訪　*往　*框　*潢　*祥　*嘗　*湯　*暢　*嚮　*償

十一、耕部　748-803

*生　*甥　*井　*正　*青　*丁　*呈　*廷　*聖　*星　*名
*姓　*眚　*阱　*政　*清　*町　*程　*庭　*聲　*腥　*命
*性　*省　*穽　*征　*精　*打　*裎　*挺　*聽　*猩　*令
*甦　*蓂　*汫　*整　*菁　*頂　*郢　*艇　*勝　*醒　*鈴
*星　*眚　*井　*正　*青　*丁　*呈　*廷　*聖　*星　*名
*姓　*眚　*阱　*政　*清　*町　*程　*庭　*聲　*腥　*命
*性　*省　*穽　*征　*精　*打　*裎　*挺　*聽　*猩　*令
*甦　*蓂　*汫　*整　*菁　*頂　*郢　*艇　*勝　*醒　*鈴

十二、真文部　804-865

*因　*昏　*川　*辰　*申　*引　*天　*先　*千　*臣　*人
*姻　*民　*順　*振　*神　*陳　*信　*身　*年　*賢　*仁
*寅　*泯　*訓　*震　*陣　*紳　*田　*填　*燕　*堅　*認
*夤　*緡　*巡　*娠　*晨　*鎮　*電　*殿　*延　*臤　*忍
*因　*昏　*川　*辰　*申　*引　*天　*先　*千　*臣　*人
*姻　*民　*順　*振　*神　*陳　*信　*身　*年　*賢　*仁
*寅　*泯　*訓　*震　*陣　*紳　*田　*填　*燕　*堅　*認
*夤　*緡　*巡　*娠　*晨　*鎮　*電　*殿　*延　*臤　*忍

十三、緝部　866-907

*立　*位　*入　*集　*及　*合　*邑　*龍　*雙　*叢
*泣　*粒　*内　*雧　*急　*答　*悒　(濕)　*雥　*聚
*粒　*蒞　*納　*輯　*級　*給　*揖　*習　*襲　*最
*位　*涖　*入　*集　*及　*合　*邑　*龍　*雙　*叢
*泣　*粒　*内　*雧　*急　*答　*悒　(濕)　*雥　*聚
*粒　*蒞　*納　*輯　*級　*給　*揖　*習　*襲　*最

十四、蒸部　908-959

*朋　*登　*升　*乘　*曾　*冰　*弘　*恆　*承　*蠅　*繩
*倗　*鄧　*昇　*剩　*增　*凭　*肱　*亙　*烝　*勝　*黽
*堋　*澄　*興　*勝　*憎　*仍　*宏　*恒　*丞　*媵　*蠅
*朋　*登　*升　*乘　*曾　*冰　*弘　*恆　*承　*蠅　*繩
*倗　*鄧　*昇　*剩　*增　*凭　*肱　*亙　*烝　*勝　*黽
*堋　*澄　*興　*勝　*憎　*仍　*宏　*恒　*丞　*媵　*蠅

十五、侵談部　960-1011

*今　*金　*音　*心　*林　*甚　*壬　*南　*品　*品　*品
*含　*欽　*陰　*深　*琳　*湛　*任　*男　*嗛　*嗛　*嗛
*念　*禁　*飲　*尋　*臨　*堪　*妊　*楠　*稟　*稟　*稟
*今　*金　*音　*心　*林　*甚　*壬　*南　*品　*品　*品
*含　*欽　*陰　*深　*琳　*湛　*任　*男　*嗛　*嗛　*嗛
*念　*禁　*飲　*尋　*臨　*堪　*妊　*楠　*稟　*稟　*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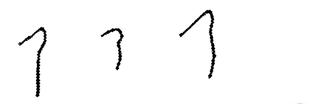
(賁) *疾 *敗 *員 *幾 *熏 *磊 *叟
*臾 *屠 *衰 [隱] *開 *壺 *壹 *絮
[劓] *軍 *退 *豈 *豕 *羣 *類 *鯀
*敝 循 [温] (溷) *奮 *罪 *羈 *翼
(臀) *盾 *盈 *圂 *爰 *綏 *雲 *糞 *舁
*屍 *飛 *孫 *堇 *尊 (雷) *薦 *糞
*典 *突 *配 *鬼 *敏 *焚 *蠹 (雷) *殷 *鬱 *霾 *鼎 *卿
*困 *胃 (衆) *骨 *率 *筋 *塵 *奮 *霾 *鼎 *卿
*俞 *畏 (魅) *崇 *豚 *蚰 [熒] *冀 *器 *鼎 *卿
*奔 *威 *彰 *豈 *尉 *臺 *豕 *器 *鼎
*昆 *豕 *屍 [微] *隼 *飧 *對 *裹 *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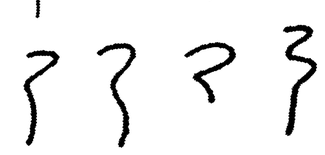
十、脂質真 692-76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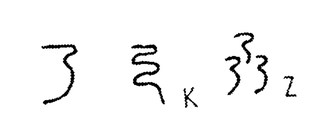
*一 *厶 *匕 旨 牝 *几 *二 次 *八 *七 *人
千 *卩 即 *尸 *又 *孔 訊 *乏 *比 *水 *匀
*日 *引 *匹 *尹 *天 *乐 *叶 *氏 祗 *矢 疾
雉 *四 *示 *尔 [爾] *穴 *必 *至 *失 眭
*疹 *玄 *申 陳 [陣] *田 *民 *夷 *伊 *西 *自
*死 *弱 *至 *吉 *米 *粟 *血 *因 *印 *旬 *囟
*兕 *臣 *弟 *利 *犁 *抑 *辛 *身 *朩 *季
*妻 *戾 *皆 [朁] *眉 媚 *美 *癸 *計 *頁 *堕
*信 *聿 [津] 粛 盡 *秦 *師 *栗 *真 *脣 (慎)
*甬 *晉 *牲 *牝 (淵) *泰 *閉 *悉 *戠 *戛 *寅
*凟 *畐 *屖 遲 *惠 *替 *畢 *珒 *容 (溍) *薾
[磷] *進 *閏 *肆 *棄 *寔 *豐 *逸 *齊 *實 *賓

一、之職蒸 -əv, -ək, -əng

* 乃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曳詞之難也。象氣之出難。

(乃可能以耘草工具除草表意，乃可能是乃之部分，借工具之形以爲語詞) J210, L1611, LZ1021, Z2945, ZB1523

甲骨:語詞(『王占曰:乃若稱』10405,『乃茲𠂤崇』16949)

金文:你(『令女更乃祖考爵事』0679,『善效乃友正』0680,『以乃族干吾王身』0680)

語詞(『若苟乃正』0676,『乃用卿王出入史人』0633,『必會王符乃敢行之』大52)

古音 nəv 諧聲 nəv 3, riəng, njiəng 5.

孕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懷子也。從子從乃。

(腹中懷子之形) J557, L4315, LZ15

(甲骨尚有一形作婦女有凸腹狀，但殘辭不易確定辭義是否即孕字)

甲骨:懷子(『王曰:𠂤孕。扶曰:嘉』21071)

古音 riəng

*履 *摯 *質 *墊 *燊 *戡 *彝 *瀕 *獻 *鑫 *夔
*蠲 *贊

十一、緝侵 764-802

*入 *十 *马 [函] *及 *三 *彡 [肜] 參 尋 *凡
鳳 *亼 *帀 *廿 *先 (簪) 蠶 *尤 沈 *心 *壬
*今 飲 *禽 金 琴 *囚 *立 *尖 *羊 [南] *合
*冉 *氺 *男 *邑 *孟 *牽 *楚 執 *省 *林 *亩
(廩) *冒 *咸 *侵 寢 *音 *甚 *品 *畾 臨 *眾
*突 [深] *軜 *習 *品 *集 *覃 *森 *爭 *鼠 濕
*踥 *審 *闖 *緝 *轂 *簫 *叠 *矗 *讖

十二、葉談 803-829

*凵 *广 *欠 *产 [詹] *乏 *冉 *甲 柙 *甘 甜
猒 *弗 *占 *襾 *劦 叶 (協) *劫 *夾 *耴 *叕
*夾 *夭 *妾 *法 *聿 *戔 *芟 *炎 *刍 *奄 *盍
*棄 *染 *弇 *帀 *翕 *涉 *閃 *兼 *斬 *聶 *敢
嚴 *業 *僉 *銜 *監 *鼠 *曄 *曄 *燮 (燮) *毳
*聶

十三、補遺 8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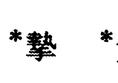
年

檢字 831-843

* 又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手也，象形。

(右手掌形) J114, L0891, LZ338, Z1608, ZB916

(甲骨文實有、保佑、又加、侑祭等義之字或作𠂤，其創意不詳)

甲骨:實有(『今五月我又事』21635)

右邊(『王乍三自；又中左』33006,『即于又宗，又雨』28252)

保佑(『王從望乘伐下危，受𠂤又』6482,『帝不我其受又』14191)

又加(『又祖辛牢又一牛』屯228)

侑祭(『其又于小丁』23048)

金文:又加(『惟十又二月初吉丙午』0654,『用貝十朋又四朋』1178,『余非庸又聞[昏]』0680,『于皇祖又成惠叔』0062)

實有(『休又成事』0658,『休既又工』1381)

輔佐(『穆公又盞立中廷北卿』2151)

右邊(『易又吏利金』又308)

古音 vjwəv 諧聲 xwəv 2, gwəv, viwəv 4, xjwəv, vjwəv 21, vjwək, ?jwək, kəv, xəv.

尤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異也。從乙，又聲。

(以短劃表達手指受傷處成疣，形狀異於一般手指，爲小災難) J547, L4227, LZ1332, Z7979, ZB4183

甲骨: 災禍(『王賓歲，亡尤』 38602)

金文: 災禍(『告亡尤』 大9)

古音 vjwəv

囿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苑有垣也。從口，有聲。一曰，禽獸曰囿。

(範圍內特意栽植的園藝，一般的植物種植不必如此費心) J276, L2113, LZ819, Z398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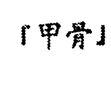
(商王常外出游獵，周代君王少遠出從事田獵，園苑充實野獸以爲賞玩或狩獵游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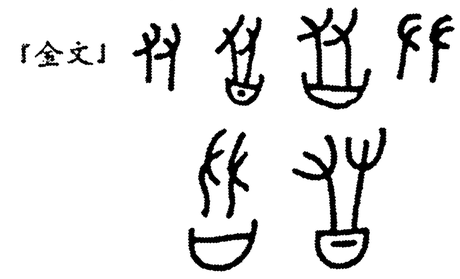
甲骨:園囿(『王往囿』 9488,『黍在龍囿香，受㞢年』 9552)

金文:保佑(『造囿四方』 1382)

古音 vjwəv

友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同志爲友。從二又相交。

(兩人以手相輔助。金文下加一深坑，表示挖坑非一人之力所能勝任，或陷于深坑中要相輔助才能脫困) J123, L0943, LZ363, Z1725, ZB963

甲骨:同志?(『令郭以㞢族尹，□㞢友』 5622)

金文:同志(『用饗多諸友』 0626,『用嗣乃父官友』 0667,『用嘉樂賓父兄大夫朋友』 0030)

友愛(『孝友唯刑』 0574)

賄賂(『復友□從田百十又三邑』 149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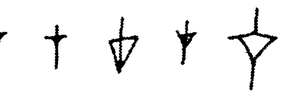
借爲又(『惟十友三月初吉丁卯』 27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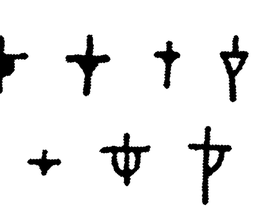
借爲有(『茲盥友十又二』 1485)

輔佑(『白懋父友』 2723)

古音 vjwəv

*才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艸之初也。從丨上貫一，將生枝葉。一，地也。

(可插以爲標識之物形，可用脚踏插入土中，表示地點或範圍，甲骨文有作持才於手中者) J269, L2049, LZ1299, Z3883, ZB1983

(現代測量架脚有作如是形者，出土的木標簽下端也是尖的)

甲骨:語詞，在(『亡尤? 才正月』 24362,『才四祖丁宗』 38226,『旬亡禍? 才祭卜』 懷16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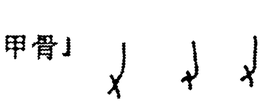
金文:語詞，在(『辰才乙卯』 0605,『王才宗周令盂』 0676,『夫古之聖王務才得賢』 又28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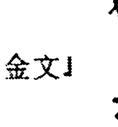
語尾助詞，哉(『惟民亡出才。允才』 大6,『哀才今日』 大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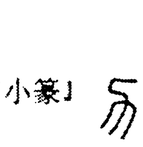
財物(『才八十朋』 又336)

古音 dzəv **諧聲** təv, tsəv 9, ts'əv, dzəv 13, tsiəv 3, tsjiəv, ts'jiəv, dziəv, dzrəv.

*力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筋也。象人筋之形。

(耒之形，古時男子耕田用具，行使需用力氣) J524, L4049, LZ1263, Z7543, ZB395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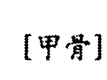
甲骨:嘉之省形?(『婦石力』 2209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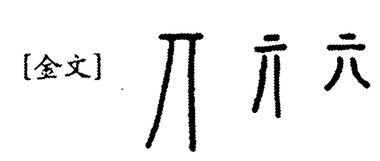
農事?(『勿于壺力』 英75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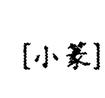
金文:出力，武力(『武侄寺力』 0042,『靈力若虎』 大45,『嘉其力』 又287)

古音 liək **諧聲** lək 9, liək 3.

*丌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下基也。薦物之丌。象形。

(象矮丌形) Z2844, ZB1485

金文:代詞，其(『于丌事區崇[殺]』 3020,『丌題奏長三尺』 又289)

基礎?(『毋敢不井丌，不中不井』 大14)

古音 kiəv

*弋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橜也。象折木衺銳者形。從𠃌，象物掛之也。

(有旁杈之樹枝形) Z6892, ZB3619

金文:器柄(『易女婦、爵媚[裸]之弋、周玉黃[璜]』 1364)

必須(『弋白氏從[縱]許』 1373)

式模(『弋可[式苟]』 又341)

世代(『剌祖文考弋貯』 又309)

古音 riək 諧聲 t'ək 3, dək 2, riək 5, st'jiək 3, t'iək, dəv 3, t'əv, st'jiəv 2 (鳶riwan).

*士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事也。數始于一，終于十。從一從十。孔子曰，推十合一爲士。

(男性性徵，性器的簡化) J637, L0159, Z300, ZB274

金文:男士(『驅孚士女羊牛』 1381,『台宴士庶子』 0059,『余咸畜胤士』 3012)

官職(昔先王令女乍嗣士』 大14,『王令士道歸貉子鹿三』 2718)

古音 dziəv 諧聲 dziəv 2, tsiəv.

*久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從後灸之，象人兩脛後有距也。周禮曰，久諸牆以視其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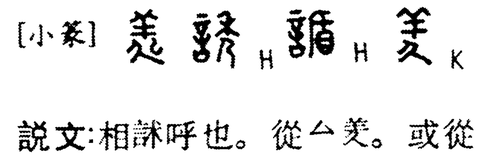
(受過刖刑者，脚不便行走，行路較人久到。或表現犯人之脚加了器械，行動遲慢)

古音 kjwəv 諧聲 kjwəv 7, vriwəv 3, gjwəv.

羌(誘)

[甲骨]

[金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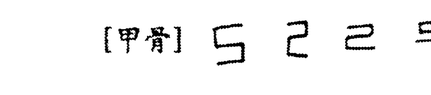
[小篆] 

說文:相詶呼也。從𠂢羌。或從言秀。或從言盾。古文作羌。

(創意不詳。不似形聲字。秀在幽部，盾在文部，韵部也不同)

古音 vriwəv

改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毆改剛卯以逐鬼魅也。從攴，巳聲。讀若己

(驅打害蟲，改進環境衛生。或表現對畸形兒死胎切割撲打以驅出邪氣的風俗) J141, L1077, LZ692, Z1960, ZB10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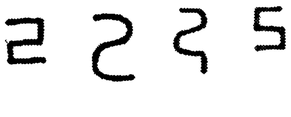
甲骨:毆改(『弜改，其唯小臣臨令，王弗每』 36418)

金文:改變(『勿或俞改』 0062)

古音 riəv.

*己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中官也，象萬物辟藏詘形也。己承戊，象人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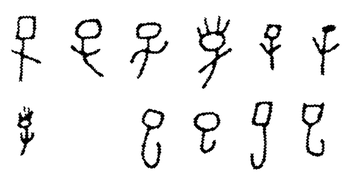
(刻識記號形，古代契約習慣，木上作記號而分兩半，各執一半以爲憑據) J551, L4261, Z8033, ZB419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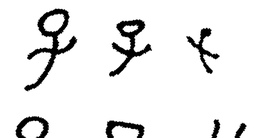
甲骨:干支。

金文:干支。諸侯名。

古音 kiəv 諧聲 kəv, kiəv 4, k'iəv 6, giəv 4, p'jwər, p'wər.

*巳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巳也。四月陽氣巳出，陰氣巳藏，萬物見，成文彰，故巳爲它，象形。

(皆作小兒形。祭祀之義作雙臂包在襁褓之中，干支字則作兩臂外伸，與子字同形) J562, L4359, LZ686, Z8289, ZB4294

(祀，或以爲象人跪于示前祈禱，或以爲有別於對山川之祭。但示前之巳爲人未長成之形，不可能跪拜於示之前。祀在卜辭爲祭祀周期，引申爲年代，爲形聲字。金文則作年代或祭祀之義。辭例『唯王十又四祀十又一月丁卯』 1352,『衣祀于王不顯考文王』 1379)

甲骨:干支。

祭祀(『弜巳，求于之若』 27370,『我其巳賓乍，帝降若』 6497)

金文:干支。

祭祀(『古喪自巳』 0676)

終止(『佑受毋巳』 2149, 2923,『沫壽毋巳』 大38,『毋疾毋巳』 大45)

古音 rjiəv 諧聲 dziəv, rjiəv 4, vriəv 2, xiəv 2.

字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乳也。從子在宀下，子亦聲。

(介紹新生兒于祖廟中，給予名字) Z8216, ZB4257

(中國滿三月，其他地區或長至三年，要證實小孩能生存才給予名字)

金文:借爲子(『百字千孫』1332, 『卑百斯男而藝斯字』大45)

借爲慈(『而□之字父』0050)

古音 dzjiəv

* 弓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兵也，所以放矢。象形。

(已上弦之弓形) J501, L3843, LZ1008, Z7173, ZB3737

甲骨:人名(『弓匄于妣』15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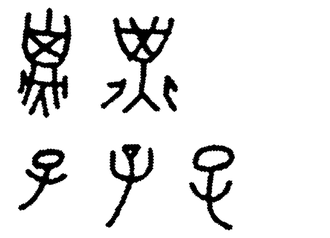
金文:弓(『易女弓一』1393, 『易黃弘弓束、馬匹、貝五朋』1305)

古音 kjwəng **諧聲** kjwəng, k'jwəng.

12

* 子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十一月陽氣動，萬物滋，人以爲偶。象形。

(嬰兒形，頭比例較一般人大) J555, 564, L4309, LZ196, Z8171, ZB4241

甲骨:兒子(『婦好屮子? 王占曰: 嘉，其屮子□』94, 『不其于多子禍』8988, 『婦鼠娩，余子』14115)

姻親(『御子漁于父乙，屮一伐，卯牢』729, 『王族爰多子族立于□』34133)

養育(『余弗其子婦□子』21065)

干支。

金文:干支。

兒子(『其萬年子子孫孫永保用』1362, 『受天子休』1347, 『婦子俊人永寶』137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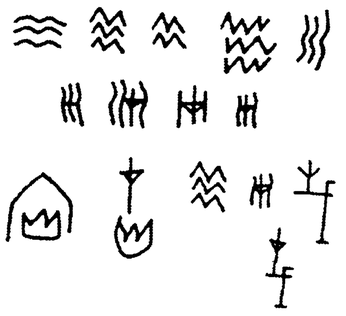
尊稱(『王令士道歸貉子鹿三』2718, 『吳季子之子逞之元用劍』3155, 『用康柔綏懷遠邇君子』大47)

自稱(『余少子』大45, 『余雖小子』大50)

古音 tsjiəv **諧聲** tsjiəv 6, dzjiəv 2 (李liəv).

11

* 巛 [災、灾]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害也。從川，一壅之。

(大水泛濫成災，或作川被壅成災，屋着火成災。時代不同，所面臨的災難亦異) J3403, L3403, LZ496,

甲骨:災害(『王其田，亡巛』24475)

古音 tsəv **諧聲** tjiəv 6, t'jiəv, t'iəv 2.

* 牛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大牲也。牛，件也。件，事理也。象頭角三封尾之形。

(牛頭形，部分特徵代表全體) J32, L0287, LZ579, Z520, ZB387

甲骨:牛獸(『御，宙牛三百』3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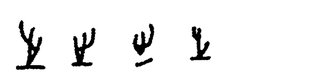
金文:牛獸(『孚牛三百五十五牛』067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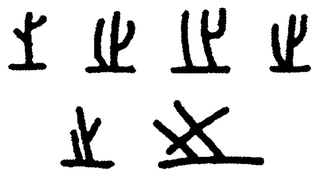
官職(『白揚父迺或吏牧牛誓曰』又341)

古音 ngjwəv.

14

* 之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出也，象草過屮枝莖益大有所之。一者地也。

(足所踏之處，即此處，標明所在地點) J270, L2061, LZ290, Z3901, ZB2002

甲骨:代名詞(『癸亥雨? 之夕雨』12907, 『羽乙未用? 用。之日冢』456)

金文:領詞(『唯天子休于麥辟侯之年』大9, 『易女婦、爵埶[課]之弋、周玉黃□』1364, 『義楚之祭嵩』2433)

助動詞(『甸台鼓之』大53, 『子子孫孫永保用之』2999, 『侯氏易之邑二百乂九十九邑』0062)

古音 tjiəv **諧聲** təv, dəv, diəv 9, riəv, tjiəv 6, t'jiəv 4, st'jiəv 2, djiəv 9, dək, trək, təng.

13

* 夭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傾頭也。從大，象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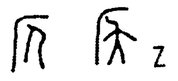
(人傾頭之狀) J423, L3213, LZ85, Z6072, ZB3178

古音 tsiək **諧聲** tsiək.

仄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側傾也。從人在厂下。

(人藏身低處，不能直立，身子傾側)

古音 tsiək 2.

* 止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下基也。象草木出有址，故以止爲足。

(象有趾之脚形) J55, L0447, LZ28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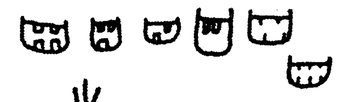
甲骨:脚趾(『疾止，惟㞢它』13684)

步省形?(『令甫復止?』202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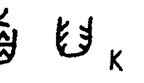
之缺筆(『止夕允不雨』24684)

古音 tjiəv.

齒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齗骨也。象口齒之形，止聲。

(象齒形，止聲後加) J85, L0623, LZ824, ZB665

甲骨:牙齒(『疾齒，御于父乙』1365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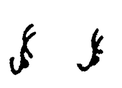
某種災難(『旬亡禍? 王占曰: 㞢祟。三日乙酉夕㞢丙戌允㞢來人齒』17299,『王占曰: 不吉，其以齒』5658,『王占曰: 吉，無來齒』17301)

年齡?(『取牛，不齒』880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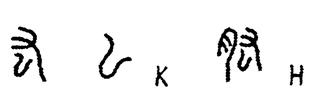
金文:年齡(『退與者侯齒長於會同』又286)

古音 t'jiəv.

* 厷 (肱)

[甲骨] 

[金文] □

[小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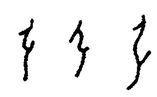
說文:臂上也。從又從厶。

(以厶記號明示肱之所在，在手臂彎曲處) J900, LZ347

甲骨:肱(『㞢疾肱，以小⌊御于⊠』13679)

古音 kwəng **諧聲** kwəng, gwəng 2, grwəng 6, ?rwəng 2, vjwəng.

弘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弓聲也。從弓，厶聲。厶，古文肱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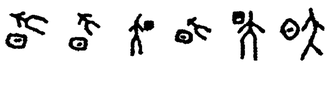
(有關弓之結構，大概安弦之裝置) J502, L3845, LZ1015, Z7181, ZB3742

甲骨:弘大(『旬亡禍? 王占曰: 弘吉』35582,『今日雨? 庚弘⊠』12015

金文:弘大(『弘唯乃智』0680,『高弘又慶』大50)

古音 gwəng.

昃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日在西方時側也。從日，仄聲。

(下午太陽照得人影斜長之時) J284, L2187, LZ108, Z4180, ZB2176

甲骨:時刻(『乙丑雨? 昃雨自北少』20967)

古音 tsiək.

* 升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十龠也。從斗，象形。

(淺杓子裝有食物，容量小，只一升。古時一升約200cc) J926, L4109, LZ1304, Z7729, ZB4042

甲骨:祭名(『又升于上甲，遘雨?』32141,『其又升大乙，㞢翌日乙酉酒?』27100)

金文:容量(『大良造鞅爰積十六尊五分尊一爲升』大51,『今三半升少半升』又60)

升進(『升于厥祖考』1343)

古音 st'jiəng **諧聲** tjiəng, st'jiəng 4.

*𠂤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凝也。象水凝之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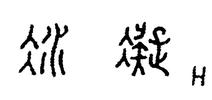
(冰字析出) Z1457

古音 piəng 2 **諧聲** biəng 2, ngiəng, bjwəng 2.

冰

[甲骨]

[金文] 

[小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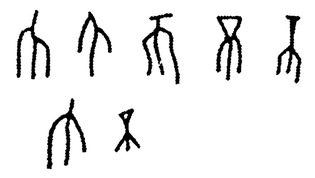
說文:水堅也。從水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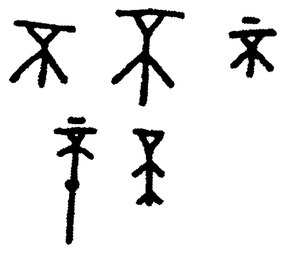
(冰浮於水上之狀) Z1458, ZB3425

金文:冰(『冰月丁亥』 1296)

古音 piəng.

*不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鳥飛上翔不下來也。從一,一猶天也。

(下垂之花朵形,胚房膨大,故引申爲丕大) J3495, L3495, LZ970, Z6499, ZB346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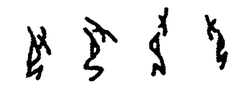
甲骨:否定詞(『余伐不』 6834,『羽丁不其雨? 允不』 屯 4513+4518)

金文:丕(『對揚皇尹不顯休』 0652,『敢對揚天子不顯魯休』 0675)

否定詞(『女毋敢不善』 1390,『叔穆不墜于厥身』 0059)

古音 pjwəv.

*𠬜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治也。從又從卩。卩,事之制也。

(以手制服他人,以之爲奴僕) J120, L923, LZ156, Z1704, ZB94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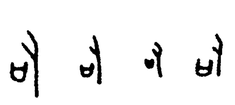
甲骨:人牲(『御于妣己𠂤𠬜』 717,『御于南庚三𠬜』 英6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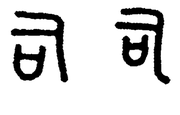
治服(『伯允其服角』 20533)

金文:治服或國名(『南國𠬜子敢陷虐我土』 0061)

古音 bjwək 4.

*司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臣司事於外者。從反后。

(造意不詳,或二者皆職司紡織的工具,一爲鉤針,一爲容器,故金文繁寫作𠂤,多雙手理絲束之義符。說文以爲辭之籀文字形) J373, L2861, LZ846, (Z5549, ZB2902)

甲骨:祭名(『設司室』 13559,『其品司于王出』 23714)

祭祀周期,一年(『王旬亡禍? 才九月,王廿司』 3685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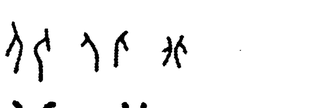
職司(『市□令司工』 5628)

金文:職司(『大梁司寇□乍智釜』 0570,『命女𠂤成周里人眾諸侯大亞』 1354,『監𠂤新造』 0674)

受治(『我惟司配皇天王』 0061,『王乎內史尹册令師兌足師和父𠂤左右走馬』 1386)

古音 sjiəv 4 **諧聲** rjiəv 3.

*北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乖也。從二人相背。二人相匕爲從,二人相違爲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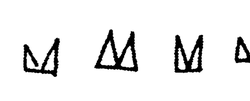
(二人相背之狀,假借爲方向。古代建屋多取南向以利採光,北爲屋所背的方向) J351, L2699, LZ64, Z5154, ZB267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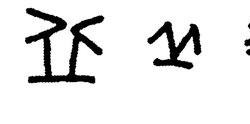
甲骨:北方(『北土不其受年』 9749,『𠂤來自北』 7122)

金文:北方(『白懋父北征』 大7,『即立中廷北卿』 0664)

古音 pwək **諧聲** pwək, pwəv, p'wəv 3.

*丘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土之高也,非人所爲也。從北從一。一,地也。人居在丘南,故從北。中邦之居在崑崙東南。一曰四方高中央下爲丘。象形。

(河流兩岸之高丘形勢,爲避水災,早期家居多在山上) J352, L2701, LZ466, Z5164, ZB2683

甲骨:丘陵(『婦井乎黍于丘商,受□』 9529,『□取竹芻于丘』 108)

金文:丘陵(『商丘叔乍其旅簋』 1422,『從丘足以至內宮六步』 又289)

古音 k'jwəv 3.

能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熊屬，足似鹿。從肉，以聲。能獸堅中，故稱賢能。

(某種雄壯而有力之獸形，大致是熊) Z5968, ZB3124

金文:能够(『我不能不眾縣白萬年保』 1364,『其隹[誰]能之』 又287)

强人(『沈子其爰[緬]懷多公能福』 1391)

治服，才能(『康能四或[域]』 0680,『柔遠能邇』 1387,『女康能乃又事』 大45,『進賢使能』 又286)

古音 nəv 2, nəng 諧聲 t'əv.

* 市

[甲骨]

[金文] 

[小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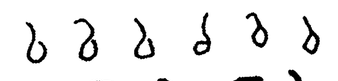
說文:買賣所之也。市有垣，從冂從𠂤。𠂤古文及，象物相及也。之省聲。

(市有標識以示人其所在，旗幟…類之形) Z3490, ZB1780

金文:市買(『毋敢即鄙即市』 2926)

古音 djiəv.

* 以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用也。從反巳，指事。賈侍中記以意以實也。象形。

(耜，犁頭之形? 或以爲氏[提]字之省形) J565, L4371, LZ22, Z8297, ZB4297

甲骨:使用，領導(『令畢以新射，若』 英2421,『王勿令畢以衆伐苦方』 28,『惠亞畢以人狩』 屯961,『畢以牛，其用自上甲，三牢幾』 屯9,『即以芻，其五百惟六』 93)

陪伴(『其祀于河，以大示至于多育』 14851)

金文:使用，領導(『佩以出反入覲章』 2836,『以追祭祀。 以樂嘉賓。 以宴以喜』 0051,『雩禹以武公徒馭至于喪』 0678,『以受屯魯多釐』 大50

陪伴，與(『虢仲以王南征』 1485,『王以侯内于寢』 大9)

介詞(『用兵五十人以上』 大52,『從内宫以至中宫三十步』 又289)

語詞(『是以寡人許之』 又287)

古音 riəv 12 諧聲 t'əv 4, dəv 13, t'iəv 4, ʔəv 5, dziəv 5, ngrə, xrəv, xrəv 2, xər, diəv 3, st'jiəv 2, viəv, ʔiəv, sjiəv 2, rjiəv 5, diəng.

吏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治人者也。從一從史。史亦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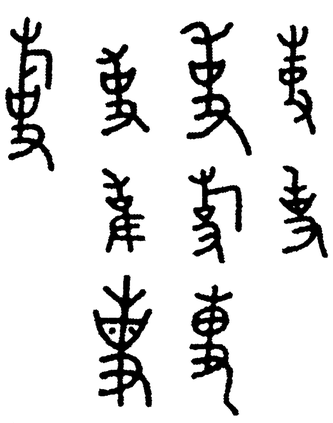
金文:使(『雷吏厥友弘以告于白懋父』 0665,『乃用卿王出入吏人』 063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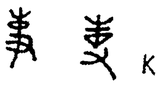
事(『王令周公明保尹三吏四方』 2446,『王姜史叔吏于大保』 2716,『用從井侯征吏』 0626)

古音 liəv.

事

[甲骨]

[金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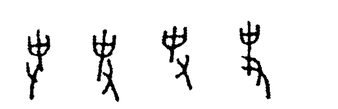
[小篆] 

說文:職也。從史，之省聲。

金文:事(『初事于宗周』 0589,『厥小子小大事』 2727,『小子師氏虎臣雩朕褻事』 0680)

古音 siəv.

* 史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記事者也。從又持中。

(史吏事爲一字之分化，手持中爲任職史者的標識。此字之中爲何物仍不明，與中之爲旗幟形有別) J3, 127, L0953, 0971, LZ1125, Z1748, 1774, ZB977, 993

甲骨:史(『我西史亡禍』 5636)

使(『我三史不其史人』 822,『史人于岳』 5519)

事(『今四月我又史』 2166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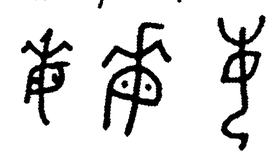
金文:史(『内史命册事』 0616,『弘以告中史書』 0665,『公大史咸見肘于辟王』 2734)

使(『王姜史叔事于大保』 2716)

古音 siəv 5 諧聲 tsiəv 2, dziəv, liəv.

每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草盛上回也。從屮，母聲。

(婦女頭上有種種飾物，裝扮美麗) J19, L0191, LZ174, Z348, ZB292

甲骨:悔(『翌日戊王其田，亡𢦏弗每』 28460)

金文:敏省筆(『每揚厥光剌』 大47)

教誨(『舀乃每于厥□』 0679, 『百每竺肖[篤迪]亡疆。 慈愛百每』 又288)

古音 mwəv 12 諧聲 xmwəv, mjwək, məv 6, bwəv 4, xməv, (mjew 2).

*而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頰毛也。象毛之形。

(象下頷之鬚形) J930, L2975, LZ1339, Z5825, ZB304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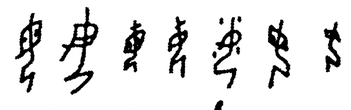
甲骨:人地名(雀獲虎? 弗獲。一月，才而』 102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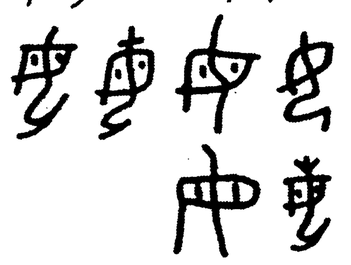
物名(『□執羌□獲廿屮□五，而二□』 49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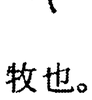
金文:語詞(『而車人制之』 3020, 『而錫魯屃敖金十鈞』 1350, 『爲人臣而反臣其宗』 乂286)

古音 njiəv 12 諧聲 nəv, niək, njwək.

*母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牧也。從女，象懷子形。一曰象乳子也。

(特別標明女性之有膨大乳房者爲已生育之婦女) J471, L3611, LZ172, Z6741, ZB3567

甲骨:長輩女親屬(『惟多母它? 』 英113,)

母親(『子母其育不死』 14125)

毋(『戊母其雨』 29901, 『母乂于祖辛于母辛』 22971, 『屮雀羌, 母豕』 懷1588)

金文:母親(『用乍乂母辛尊彝』 0736)

毋(『母敢不出其帛』 2926, 『女母弗帥用先王乍明井』 0680)

女性尊稱(『鑄公作孟妊卓母朕

篮』 1430)

古音 məv.

*再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一舉而二也。從一從冓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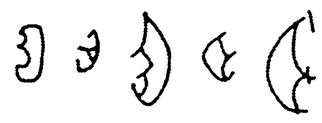
(與木結構有關，削尖的木頭上頂着某物之狀) J191, L1403, Z2463, ZB1326

(先架樁再鋪板的干欄建築?)

金文:再次(『唯廿乂再祀』 0042, 『唯王五年鄭□陳得再立事歲』 2825)

古音 tsəv 2.

*耳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主聽也。象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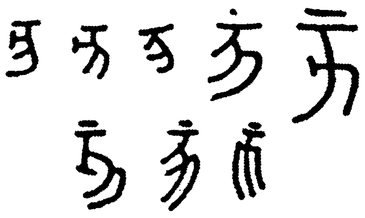
(象耳朵之形) J465, L3517, LZ232, Z6576

甲骨:耳器官(『疾耳，惟屮禍』 13630, 『朕耳鳴屮御于祖庚羊白，屮用』 22099)

古音 njiəv 11 諧聲 nrək.

*亥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荄也。十月微陽起接盛陰。從二，二古文上字。一人男一人女也。從乙，象懷子咳咳之形。春秋傳曰，亥有二首六身。

(造義不可知，或是已去頭之家畜形? 中國某些地方有懸掛猪頭以表示財富之俗) J573, L4419, Z8441, ZB4349

甲骨:干支。

金文:干支。

古音 gəv 8 諧聲 kəv 13, k'əv 4, ngəv 8, krəv 2, grəv 4, grək, k'ək, vək.

*灰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死火餘燼也。從火從又。又，手也。

(火而可持在手中，已成灰燼者)

古音 xwəv 諧聲 kwəv, bwəv, mwəv.

* 色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顏氣也。從人從卩。根心生色若合符節也。

(小篆字形或爲二人媾合狀? 古文字形似以有鬚扶杖之老人造意, 因老人有色斑?)

古音 siək.

* 伏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司也。從人從犬。

(以犬常見伏卧於主人之旁取意) Z5052

古音 bjwək 2 **諧聲** bjwəv.

承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奉也, 受也。從手從廾從卩。

(丞字分化, 象雙手推舉某人, 或因陷於坑中, 欲使脱逸?) J100, L3567, LZ160, Z1414, 6629, ZB823

甲骨:承受? (『□來馬承』 9175)

金文:承受(『承受屯德』 2833, 『白懋父承王令易自』 1357)

祭祀?(『寅祇承祀』 又288)

古音 djiəng.

* 丞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翊也。從廾從卩從山。山高奉承。

(拯救陷於阱中之人) J100, L0783, LZ1036, Z1414 (與承同), 6629, ZB823

甲骨:? (『丞父乙□弗𠂤』 2279)

金文:官職(『丞相觸造成市葉工武』 3134)

古音 djiəng 3 **諧聲** tjiəng 4, (kjən 2).

* 戒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警衛。從廾持戈以戒不虞。

(雙手持戈戒備之狀) J101, L0793, LZ937, Z1427, ZB835

甲骨:戒備(『王乎萬戒𠂤[階]』 20253)

金文:敬戒(『不敢弗敬戒。 女台以戒戎作』 大45, 『以戒嗣王』 又286)

古音 krəv 3 **諧聲** kəv 2, grəv 2.

* 亙 [恒]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竟也。從木, 恒聲。

說文:恒, 常也。從心從舟在二之間。上下一心似舟旋恒也。

(夾弓之用具, 經久保持弓的形狀) J516, L3969, LZ1119, Z7411, ZB3857

古音 gəng **諧聲** kəng 8.

朕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我也。闕。

(《考工記》朕之意義爲縫隙, 象雙手持工具以塞船板間的隙縫狀) J358, L2765, LZ1214, Z5330, ZB2771

甲骨:第一人稱(『弗疾朕天』 20975, 『朕耳鳴𡆥御于祖庚羊百? 𡆥用』 22099)

金文:第一人稱(『用乍朕文考釐公尊壺』 1380, 『台克總光朕辟』 0675, 『敬夙夜勿法朕令』 1388)

媵器(『陳侯乍嬀囧母朕鼎』 0588)

古音 riəng.

* 并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火種也。從火從廾, 與灰同意。

(象雙手捧一細長之物, 可能爲圭) J102, Z1442, ZB84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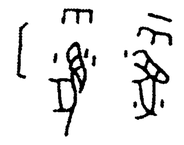
(圭可能源自土圭測影計時的工具。計日知時是貴族的責任, 故演變成地位的表徵)

金文:圭璋? (『易女茲并, 用歲用政』 0680)

付託(『母弟引庸又長子□, 余并皇辟侯』 又292)

古音 riəng 4 **諧聲** dəng 9, st'jiəng 3, dəv, zdjiəng 2, dək, xwəv. (并diən, diəm 2, 朕riəng)

狸

[甲骨] 

[金文]

[小篆] 貍

說文:伏獸似貙。從豸，里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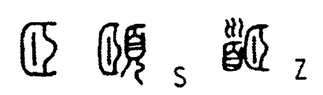
(甲骨文疆字的狸聲符爲狸獸象形) J454, L3449, LZ458

古音 liəv.

* 臣 (頤)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頷也。象形。

(象密齒之梳形，頤爲無關本義之形聲字) Z6600

古音 vriəv 5 諧聲 kiəv 2, tjiəv, rjiəv, sjiəv, t'jiəv 2.

* 里

[甲骨]

[金文] 

[小篆] 里

說文:居也。從田從土。

(造意不詳，農耕之區？) Z7477, ZB39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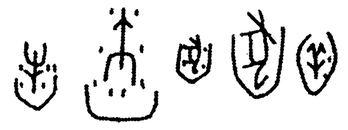
金文:行政區(『命女嗣成周里人眾者侯大亞』 1354,『里君百姓』 1356,『成陽辛城里戈』 3099)

長度單位(『王自敦賞畢土方五十里』 2722)

衣裏(『虎幃冪位里幽』 0671)

古音 liəv 10 諧聲 mrwəv 3, k'wəv, trəv, gəv, t'iək 2.

埋

[甲骨] 

[金文]

[小篆] 貍

說文:瘞也。從艸，狸聲。

(埋牛、羊、犬、豕牲於坑中之祭祀法) J22, L0221, LZ58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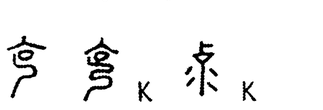
甲骨:埋牲法(『燎于河一牢，埋二牢』 14559)

古音 mrwəv.

* 克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肩也。象屋下刻木之形。

(攻守兼備之盾形，能克敵？皮字爲手持克形之物，知克爲皮製品。或以爲以肩任物，頭戴胄，矢中于革，恐都不得其解) J306, L2343, LZ277, Z4456, ZB2329

甲骨:能够(『其克戈周』 20508,『雀弗其克人』 7076)

金文:能够(『今弗克其罰』 0665,『不克三衣王祀』 1379)

克服(『念自先王先公迺敉克衣』 1391)

古音 k'ək 4.

* 采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捋取也。從木從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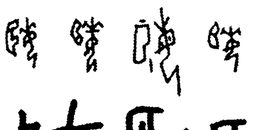
(手採摘樹上果葉之狀) J262, L2005, LZ510, Z3778, ZB19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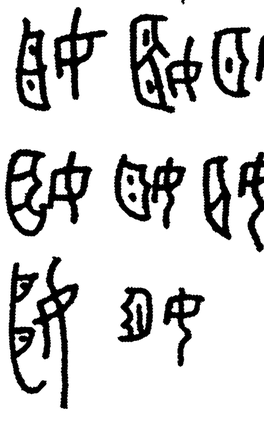
甲骨:光彩，白天的時段(『旬，乙丑夕雨，丁卯夕雨，戊小采日雨風，己明啟』 21016,『之日大采雨』 12813)

金文:采地(『兄畀女□土，乍乃采』 大1)

古音 ts'əv 7.

姬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黃帝居姬水，因水爲姓。從女，臣聲。

(使用或頭上插有梳之高貴婦人) J470, L3709, LZ191, Z6683, ZB3554

(頭笄形制的繁簡與階級高低有關，裝飾繁縟頭飾由舞師始)

甲骨:女犧牲(『其乂二姬十妣辛』 27547)

神祇(『惟姬它雨』 3329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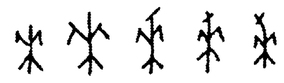
祭名(『王賓母癸，姬亡尤』 36319)(或爲女性犧牲，非祭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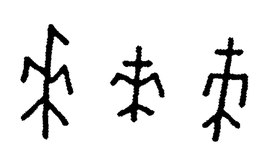
金文:女性尊稱(『魯侯乍姬番

鬲』 0705,『用乍朕皇祖公白孟姬尊彝』 1393)

古音 kiəv, vriəv.

* 來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周所受瑞麥來麰也。二麥一夆。象其芒朿之形。天所來也，故爲行來之來。詩曰，詒我來麰。

(來麥之形) J251, L1889, LX540, Z3589, ZB1835

甲骨:未來(『來辛亥酒』 369)

到來(『王占曰，其自東來』 914, 『今條泉來水羨』 10156, 『鹹允其來』 3979, 『母己來』 3539)

來獻(『來芻陟于西示』 102, 『乂來執自狩，今日其延于祖丁』 27302)

金文:到來(『王來伐商邑』 1289, 『惟王來各于成周年』 0636, 『以來即井白』 1952)

未來(『來歲弗僨』 0679)

來獻(『莫不來』 3012, 『昔才爾考公氏克來文王』 乂294)

古音 ləv 15 諧聲 (ngien 2, lien).

* 每

[甲骨]

[金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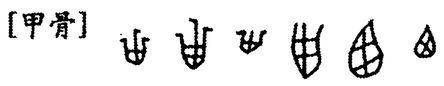
[小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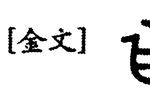
說文:人無行也。從士從毋。賈侍中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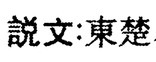
(解說可疑)

古音 ?əv 2.

* 畐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東楚名缶曰畐。象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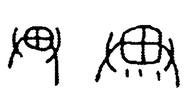
(竹或藤編綴之籃形) J501, 463, L3839, LZ389, Z7154.

甲骨:借爲西方(『燎于西邑』 6156, 『亡其來自西』 7112)

金文:器物，鼎別名(『行畐』 0446, 『大畐』 2850)

古音 tsiəv 7 諧聲 tsəv 2, (畀giəv 3).

* 畀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與也。從廾畁聲。春秋傳曰，晉人或以廣墜，楚人畀之。

(雙手抬物之狀) J100, L0785, LZ817, Z1423, ZB831

甲骨:專有名詞(『勿乎雀伐畀』 6962)

金文:專有名詞(『秦夷京夷畀□夷』 1374)

古音 giəv 3.

* 刵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斷耳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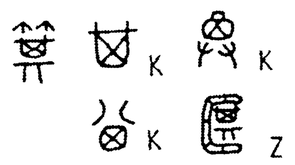
(以刀斷耳會意，作爲殺敵的證據)

古音 njiəv.

* 其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箕也。從丌，㠯象形，下其丌也。

(箕箕之形，後加竹義符，丌聲符) J205, L1577, LZ1080, Z2810, ZB1474

甲骨:語詞，或表不確定(『亡其來自西』 5137, 『其雨? 丁允雨』 33943)

金文:語詞，期望(『其用追孝于皇考己白』 0034, 『其萬年用』 113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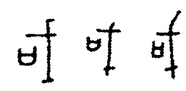
領格(『台乍[祚]其皇祖考。 鑄其和鐘』 0059, 『擇其吉金』 062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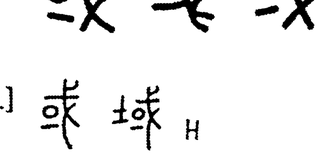
年期(『眉壽無其』 12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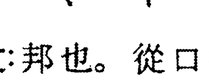
畏忌(『畏其[忌]異異』 0060)

古音 kiəv 9, giəv I8 諧聲 k'iəv 6.

* 或 (域)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邦也。從口從戈以守一。一，地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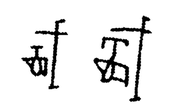
(挖有坑陷[濠溝]并有武力防備的地域?) J489, L3773, LZ882, Z6987, ZB365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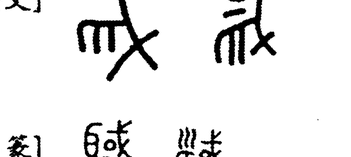
金文:方域，國家(『遂省東或圖』1384,『南或服子敢陷虐我土』0061,『用天降大喪于二或』067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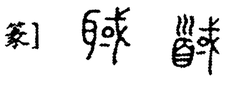
有(『今余唯或嗣命女』1370,『舀或以匡季告東宮』0679,『毋敢或人蠻宄貯』2926)

古音 gwək 4 諧聲 kwək, xwək, krwək 5, xrwək, xiwək 6, viwək 10, ?jwək 4, xmwəv, vjwək.

馘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軍戰斷耳也。春秋傳曰，以爲俘馘。從耳，或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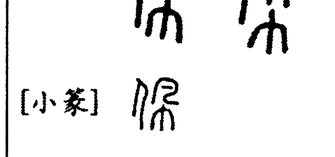
(懸首於戈以示殺敵戰勝) J861, L3539, LZ911, Z6595, ZB35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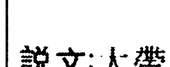
金文:殺馘(『執獸一(人)，獲馘百三十七馘』0677,『獻馘于王』2925)

古音 krwək.

* 佩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大帶佩也。從人從凡從巾。佩必有巾，巾謂之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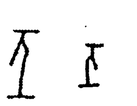
(人所服帶上之成組佩玉或巾形) Z4989, ZB26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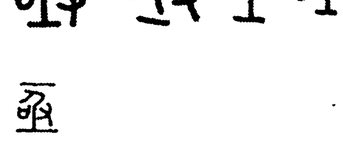
金文:佩帶(『佩以出反入覲章』283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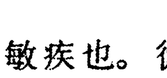
佩玉(『孟以多旂佩□□』0677,『山拜稽首，受册佩以出』又151)

古音 p'wəv 2.

* 亟

[甲骨] 

[金文] 

[小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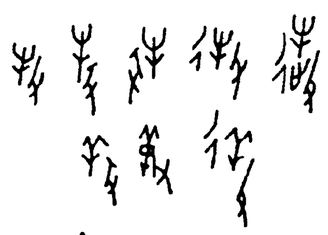
說文:敏疾也。從人從口從又從二。二，天地也。

(人在低矮之處，頭接觸頂部。可能爲監獄或礦坑，高度受限制) J518, L3967, LZ30, Z7405, ZB3849.

金文:最高地位(『命女亟一方』0680,『萬年唯亟』1494,『亟獄逗鼻』乂309)

古音 kiək 3,k'iəv 諧聲 giək, k'iəv.

* 牧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養牛人也。從攴從牛。詩曰，牧人乃夢。

(以杖驅趕牛、羊於行道之旁) J141, L1081, LZ586, Z1962, ZB1075

(中國早進入農業社會，畜牧爲小規模之副業。羊與農業發展有抵斥，故遭淘汰)

甲骨:畜牧(『乎牧于朕芻』148,『王夢牧石麋不惟禍』376)

牧官(『又牧畢告啟，王其乎戍從俎伐，弗每，利』35345)

牧地(『王其田牧雉，叀乙雨』屯4033,

金文:牧官(『王乎乍册尹册命柳嗣六自牧』0664,『虢旅迺使攸衛牧誓曰』0670,『嗣我西隅東隅僕馭百工牧臣妾』大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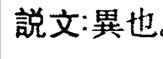
牧地(『才牧自』1357,『嗣易[場]林吳[虞]牧』1367)

古音 mjwək.

* 怪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異也。從心，圣聲。

(怪圣不同韵部，如何會意不詳)

古音 krwəv.

* 朋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神鳥也。從鳥，風聲。

(誤爲鳳之古文，原象一串貝之形，爲貨幣兼飾物之單位) J280, L1369, LZ1262, Z4079, ZB21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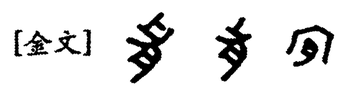
甲骨:貝串單位(『叀貝朋』2969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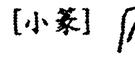
金文:貝串單位(『侯易貝三朋』0504)

古音 bwəng 2 諧聲 p'wəng 4, bwəng 5, prwəng, p'rwəng, brwəng 2, pjəng, bwəv.

* 肯

[甲骨]

[金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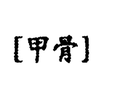
[小篆] 

說文:骨間肉冃冃箸也。從肉從冂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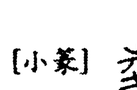
(骨肉緊緊交接之意) Z2630, ZB1409

古音 k'əng, k'əv.

* 夌 [陵]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越也。從夂從夭。夭,高也。

(陵字析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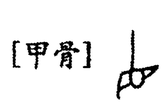
說文:陵,大阜也。從阜,夌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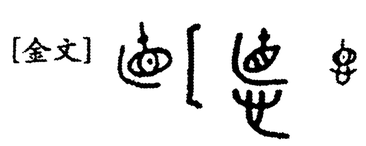
(上梯之形勢與上高山同。後加頭頂重物之狀) J534, L4131, LX484, Z7793, ZB4076

金文:山陵(『大司馬邵陽敗晉師于襄陵之歲』又2,『封諸侯陴陵』2927)

古音 liəng 12 諧聲 ləng.

* 直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正見也。從乚從十從目。

(以眼驗標竿是否筆直) J497, LZ206, ZB3692

甲骨:?(『惟以豕若直』21727,『又刈我直,今五月』21714,『乂直自來,惟若』217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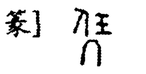
金文:地名(『令女更□克嗣直眉』又301)

古音 diək 2 諧聲 tək 2, tiək, t'iək, djiək 3, t'jiəv, tiəv, diəv 3, dək.

* 凭

[甲骨]

[金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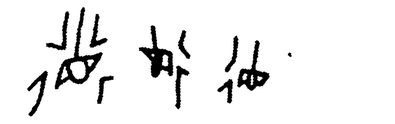
[小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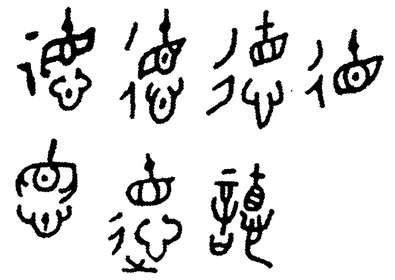
說文:依几也。從几,任聲。周書顧命,凭玉几。讀若馮。

(人依憑玉几之意?)

古音 biəng 2.

德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升也。從彳,悳聲。

(有以目驗築路是否平直的才幹) J74, L0563, LZ864, Z984, 6223, ZB606, 3271.

甲骨:外出攻伐(『今條王德伐方,帝受我□』6737,『王宙出德』32,『侯德不其復』英189)

利得(『祖丁惟德若于王』1854,『弗孽,𠂤德』438,『王占曰;父它,惟不德』76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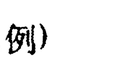
樂舞(『𠂤奏德,下上弗若』7239)

祭儀(『我𠂤德于大乙酒,翌乙未』英1867)

金文:德行(『秉德共屯』1313,『丕顯皇考東叔穆穆秉元明德』1057,『懿德萬年』2804)

古音 tək.

* 則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等畫物也。從刀從貝。貝古之物貨也。

(鑄刀及鼎各有一定之合金比例)(西周甲骨) Z2664, ZB1416

(祭器需高銅成分才呈金黃色,利器需高鉛錫成分才銳利耐磨)

(晚商銅兵的銅錫合金,雖還不達最有效的成分,但已穩定,有約略一致的合金成分,則字最可能創於此時)

金文:法則,刊載(『用明則之于銘』0042,『令龔妹食大則于段』1352)

取法(『亦[奕]則殷民』大24,『則乃祖莫周邦』又5)

語詞(『則萬年保我萬宗』2150,『則唯輔天降喪』大25)

古音 tsək 諧聲 tsiək 2, ts'iək 3, dzək 2, ts'iəv.

* 某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酸味也。從木甘。
(象長在樹上之梅子。甘字可能以糖浸之梅子常含於口中取意) Z3697, ZB1895
金文:問諆(『周公某禽祝』 1274)
没有(『女某否又聞[昏]』 1370)
古音 məv 諧聲 mjwəv, mwəv 4, (mjew 2).

* 負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恃也。從人守貝有所恃也。
(人有貝,可依賴以購物?)ZB2073
金文:背靠(『蠶王立在夔□負山』 大2)
古音 bjwəv 3.

* 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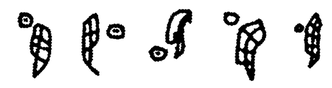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容也。從心,囟聲。
(心與腦皆思考之器官)
古音 səv 2, sjiəv 6 諧聲 ts'əv, ts'iəv.

* 昱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日明也。從日,立聲。
(原爲羽聲,後加立聲,但羽在魚鐸陽部,立在緝侵部) J285, L2203, LZ700, ZB2177
甲骨:明日(『翌日戊王其田,湄日亡𢦏』 28500)
祭名(『羽丁丑翌日于大丁,亡它』 22764)
金文:明日(『雩若昱日乙酉』 0677)
古音 vriwəv 3 諧聲 vriək.

* 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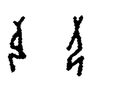
[甲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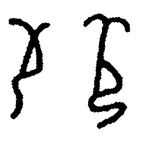
[金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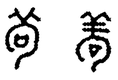
[小篆]

說文:獸皮治去其毛曰革。革,更也。
(張開待曬乾之獸皮,皮革變更皮之性質) Z1494, ZB870
金文:勒省筆(『鉴革』 0657)
皮革(『毋載金革黽箭』 又3)
古音 krək 4 諧聲 kiək 2.

* 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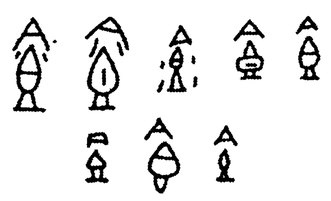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自急敕也。從羊省從包省從口。口猶慎言也。從羊,羊與義善美同意。
(頭戴飾物,行動謹慎不急行) J381, LZ127, Z5650, ZB2973
金文:誠敬(『大保克苟亡遣』 1323,『苟夙夜勿法朕令』 1383,『苟明乃心』 大24)
古音 kiək.

* 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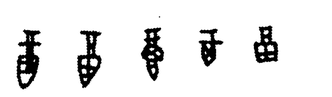
[甲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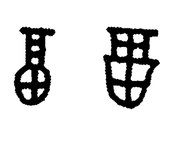
[金文] 

[小篆] 

說文:一米也。從皂,亼聲。
(加蓋保温之食物) J237, L1761, LZ1067, Z3356
甲骨:時刻(『食日不雨』 29785,『旬? 甲寅大食雨』 21021)
蝕象(『羽甲申昜日? 之夕月虫食。甲冢不雨』 11483,
供食(『虫食于上甲』 1163,『食衆人于滻』 31990)
吃食(『于方既食,戍迺伐戈』 28000)
金文:吃食(『牧共乍父丁□食簋』 1113)
古音 zdjiək 2, riəv 諧聲 riəv, st'jiək, t'iək.

* 畐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滿也。從高省。象高厚之形。讀若伏。
(酒罐形,敬神求福之物,故常加義符示) J249, L1869, LZ411, Z3558, ZB1810
甲骨:福告(『子漁疾目,福告于父乙』 13619,『其福告于大室』 英1082,『王賓小乙,彭福亡禍』 23111)
金文:福佑(『降余魯多畐亡疆』 0046)
古音 p'iwək 5, bjwək 2 諧聲 piwək 2, biwək 2, pjwək 8, p'jwək, pjwəv 3, p'jwəv, prək, piək 3, p'iək, bwək 2.

* 寘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窒也。從𡨴從廾窒宀中。𡨴猶齊也。

(雙手以物塞屋中空隙之處) L2492, ZB1505

甲骨:? (『才□田□□□寘其☑』粹945)

古音 sək 4 **諧聲** səv.

* 宰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辠人在屋下執事者。從宀從辛。辛,辠也。

(掌刺紋刑罰之官署) J317, L2457, LZ773, Z4648, ZB242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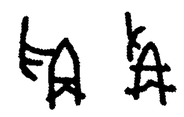
甲骨:宰官(『☑宰立史☑』5512, 『其□游才宰』31136)

金文:宰官(『宰朋父右, 望入門, 立中廷』1365, 『大宰』0038, 0062, 1248)

古音 tsəv 2 **諧聲** tsiəv 2.

* 再 [稱]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并舉也。從爪冓省。

(手提物以測量物之輕重狀) J191, L1405, LZ1194, 1195, Z2468, ZB1327

甲骨:上呈(『止𢦏再册, 王從伐土方受㞢佑』6087, 『王再珏于祖乙』32535)

發生, 堀起(『于上甲告秋再』9629, 『□方其再, 惟捍』6532)

稱量? (『勿再廩』811)

金文:稱舉(『余懋再先公官』1390, 『再盩[調]先王宗室』又290, 『王再旂于豐』又336)

古音 t'jiəng 4.

* 叟 [稷]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治稼叟叟進也。從田從人從夂。

(稷字析出, 稷象一官吏跪拜於禾神前, 職司祈求豐收) J311, L2351, LZ124

甲骨:地名(『于壬酒田稷, 亡𢦚』屯2739, 『王田于稷, 往來亡災? 茲御, 獲狐二』37495)

古音 ts'iək **諧聲** tsjiək 3, siwək.

* 息

[甲骨]

[金文] 

[小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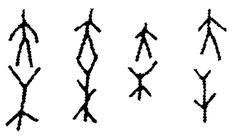
說文:喘也。從心從自, 自亦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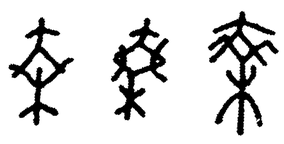
(鼻與心皆爲呼吸之器官) ZB3269

金文:休息(『亡有□息』又286)

古音 sjiək 5.

* 乘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覆也。從人桀。桀, 黠也。軍法曰乘。

(象人站於樹上之意) J257, L1933, LZ106, Z3659, ZB18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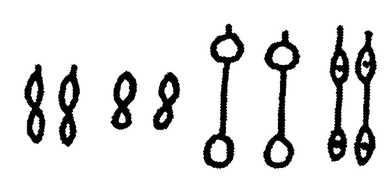
金文:車馬單位(『易克匍車馬乘』0053, 『格白受良馬乘于朋生』1362, 『肆武公迺遣禹率公戎車百乘』0678)

乘車(『齊侯命大子乘遽載句宗白, 聽命于天子』2835)

古音 zdjiəng 3.

* 茲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草木然益也。從草, 絲省聲。

(多股絲線之意) J192, L0209, LZ1225, Z2475, ZB1331

甲骨:代名詞(『不雨, 惟茲商𡆥乍禍』776, 『田于宕, 其用茲卜』22758, 『茲雲其雨』13387, 『王占曰; 丸, 不嘉, 其嘉不吉。于□, 若茲迺死』140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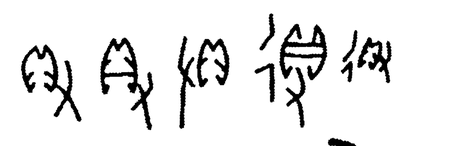
語詞(『其牢又一牛? 茲用』35931, 『乃茲𡆥祟』16949, 『羽甲寅乞酒協自上甲衣至于育, 余一人亡禍? 茲一品祀, 才九月, 遘示癸□彘』英1923)

金文:代名詞(『子子孫孫其帥井受茲休』1380, 『受茲永命。永寶茲簋』13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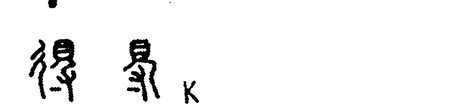
絲(『迖茲廿爰』又310)

古音 tsjiəv 6 **諧聲** dzjiəv 4.

* 得

[甲骨] 

[金文] 

[小篆] 

『得屯用魯』 0056)

古音 tək 2 諧聲 tjiət.

說文:取貝也。從見從寸。寸,度之,亦手也。

(手持貝,或撿拾於行道,有所得) J75, L0581, LZ709, Z1007, ZB6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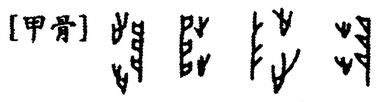
甲骨:得利(『州臣得』 850,『朿得? 王占曰;其得惟庚,其惟丙其齒。四日庚辰朿允得』 8884,『其求禾于岳得』 屯 23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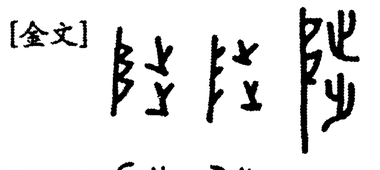
得備(『屮禽, 不其得舟』 114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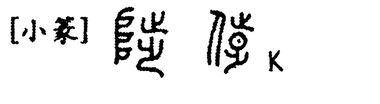
金文:獲得(『得吉金』 0050,『乃弗得』 0679)

德行(『得屯亡愍』 0057, 0675,

* 陟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登也。從阜步。

(雙足步上高梯之狀) J535, L4139, LZ479, Z7806, ZB4082

甲骨:上呈(『來芻陟于西示』 102,『陟歲于唐』 1292)

登上(『蔑不陟丘』 14792,『亞□其陟,迄人』 280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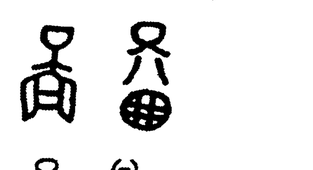
上溯(『大御,其陟于高祖王亥』 329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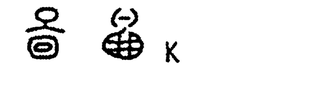
金文:登上(『上下陟否』 2923, 2149,『大神其陟降』 又329,『其濒才帝廷陟降』 又290)

古音 tiək.

* 畐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嗇也。從口從畐。畐,受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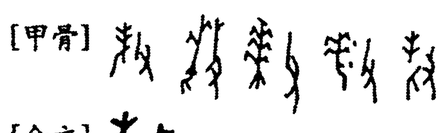
(方塊表示範圍,有禾堆的地域爲農村) J250, LZ747, Z3577, ZB1819

甲骨:都鄙(『允屮來艱自西。止𢦚告曰,土方圍于我東畐,戈二邑。苦方亦侵我西畐』 6057,『才正月王來征人方,才攸侯喜畐永』 36484,『方至不? 之日屮曰方在雀畐』 20485)

金文:都鄙(『與□之民人都畐』 0062,『令女更□克嗣直畐』 又3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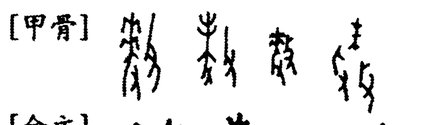
古音 piwəv.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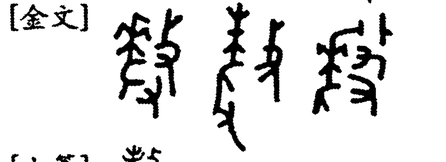
* 𡈼 [陞]

[甲骨] 

[金文] 

[小篆]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坼也。從攴從厂。厂性坼。果孰有味亦坼,故謂之𡈼,從未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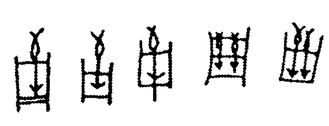
(手持杖以打下禾穗,豐收爲可喜之事) J119, 140, L0911, 1073, LZ553, Z1677, 1947, ZB935, 106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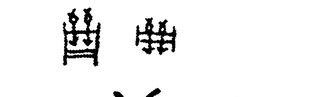
甲骨:喜福(『其延𡈼』 37382,『妣辛歲,其馭𡈼』 2697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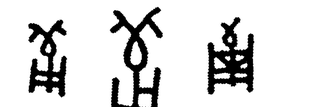
金文:喜福(『易𡈼無疆』 0675,『天子不顯休𡈼』 0663)

古音 liəv 9, xiəv 諧聲 ləv, dziəv.

* 葡 [備]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具也。從用從苟省。苟,自亟救也。

(開口之箭囊,隨時可取出應用) J154, L1123, LZ995, Z2062, ZB1130

甲骨:備用(『屮于母辛三牢,葡一牛羌十』 英197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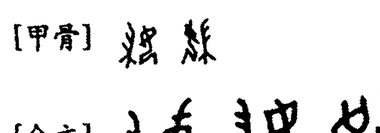
後備軍(『勿𠂤多葡』 580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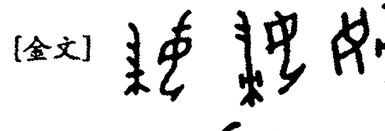
金文:備用(『用大葡于五邑』 又484)

箭囊(『魚葡』 0680, 1387)

古音 biwəv 4 諧聲 brwəv.

* 婦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服也。從女持帚灑埽也。

(女與帚會意,埽除污穢爲婦女之職) J470, L3603, LZ191, Z6732, ZB3562

甲骨:婦之名。

金文:結婚女性(『用侃喜百姓朋友衆子婦』 1322,『芮公乍鑄京氏婦叔姬朕鬲』 0752,『王婦𡚒孟姜乍旅匜』 2955)

古音 bjwəv.

* 匿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亡也。從亡若。讀如羊騶箋。

(藏匿而不被發現,揚手歡悅之狀) Z7124

金文:藏匿(『闢厥匿』 0676)

古音 niək 2 諧聲 t'ək.

* 黑

[甲骨]

[金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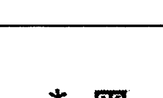
[小篆]

説文: 火所熏之色也。從炎上出囪。囪，古窗字。

(一人全身多處塗了黑色顏料。扮神活動，或受刺墨之刑) Z6010, ZB3149

古音 xmək 諧聲 mwək 6.

* 喜

[甲骨] 

[金文] 

[小篆]

説文:快也。從言從中。

(象言一類的管樂器，樂器演奏能令人心悦) Z1241, ZB74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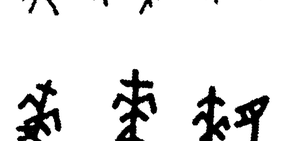
(**説文**:意，滿也。從心嗇聲。一曰十萬曰意。籀文從言，以管樂通訊表達心意)

金文:十萬(『旂無疆至于萬嗇年』2833,『遂尹嗇疆』又309)

古音 ?iək 12.

* 麥

[甲骨] 

[金文] 

[小篆]

説文:芒穀秋種厚埋，故謂之麥。麥，金也。金王而生，火王而死。從來，有穗者也。從夂。

(麥根特長，可能表示有長根鬚的禾類) J252, L1891, LZ553, Z3609

甲骨:麥子(『羽庚子𡆥告麥? 允有告麥』9620,『月一正曰食麥』24440)

金文:麥子(『黍梁禾麥』2901)

古音 mrwək.

* 敕

[甲骨]

[金文] 

[小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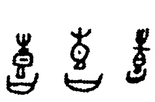
説文:誡也。從攴束聲。

(撲打囊中之物，某種製造的程序) Z1906

金文:誡敕(『萬民是敕』1382,『萬生是敕』大50)

古音 t'iək.

* 喜

[甲骨] 

[金文] 

[小篆]

説文: 樂也。從壴從口。

(歌唱鼓樂爲有喜事之現象) J218, L1645, LZ1073, Z3040, ZB1572

金文: 喜樂(『兄弟諸子婚姻無不喜』2921,『用侃喜百姓朋友眾子婦』1322)

祭祀(『用侃喜前文人』0034,『事喜上帝』1379)

古音 xiəv 13 諧聲 t'jiəv 2.

* 郵

[甲骨]

[金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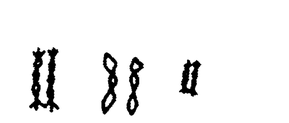
[小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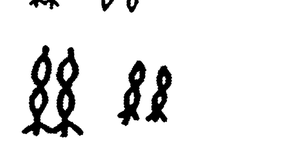
説文: 境上行書舍也。從邑，垂聲。

(邊垂地區要以郵通訊)

古音 vjwəv.

* 絲

[甲骨] 

[金文] 

[小篆]

説文:蠶所吐也。從二糸。

(兩束絲形) J507, L3903, LZ1232, Z7355

金文:代詞(『舀用絲金乍朕文考宄白𠂤牛鼎。延[誕]賣絲五夫』0679)

絲束(『用匹馬束絲』0679,『易守宮絲束』2920)

古音 sjiəv.

* 棘

[甲骨]

[金文]

[小篆]

説文: 小棗叢生者，從並束。

(並立之小樹叢)

古音 kiək 2 諧聲 biwək, bwə.

* 奭 [奭]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二百也。讀若秘。
(奭字析出)
說文:奭，盛也。從大從皕，皕亦聲。
(强壯者，力能提兩桶水?)
古音 piwək 諧聲 xiək 2, st'jiək.

盡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傷痛也。從血聿，皕聲。讀若嘻。
(以筆沾墨染鼻或面額上所刺之紋，受刑故傷心) Z3267, ZB1666
金文:盡心力(『女克盡乃身』又298, 『□先盡于廿子□』2726)
古音 xiək.

* 異

[甲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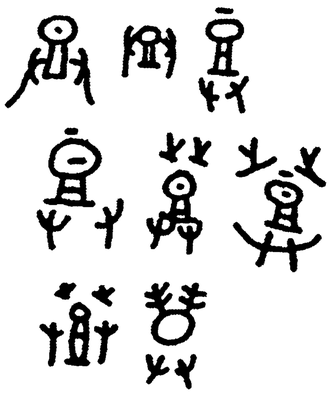
[金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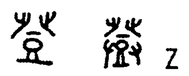
[小篆] 

說文: 分也。從廾從畀。畀，予也。
(戴扮神面具且雙手上揚跳舞狀，面具容貌常異於一般人) J104, L0803, LZ103, Z1462, ZB851
甲骨: 非常，怪異(『異惟其雨』1096, 『王曰異，其疾不肩[蠲]』4611, 『翌日壬王異其田□，湄日亡災』29395, 『新異鼎祝□』31000)
借爲昱?(『王異戊其射才穆兕』28400)[戊爲商王行獵常日，該日打獵并不怪異，故可能假借爲它字]
金文: 翼敬(『嚴才上，異才下』0057)
翼護(『古天異臨子』0676, 『召弗敢望[忘]王休異』2722)
祭祀(『鑄武王成王異鼎』0646)
不同(『異自也[他]邦』1389)
狀詞(『穆穆異異』0049)
古音 riəv 4 諧聲 riək 5, rjiəv, sjiəv.

* 登

[甲骨] 

[金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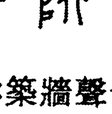
[小篆] 

說文:上車也。從癶豆。象登車形。
(雙手扶住乘石一類脚踏物，讓他人之脚登上車。或省略雙手) J58, L0465, LZ332, Z808, ZB520
(乘石爲大貴族用具，用以譬喻天子)
甲骨:獻上(『其登于祖乙』屯2619, 『登燎叀豚』28180)
金文:獻上(『台登台嘗』1503, 『用登用嘗』0620,
登進(『登于大服』大6, 『登于厂泉』2927)
器物名(『儕女十五易登』又22)
古音 təng 6 諧聲 dəng, trəng, dəng, tjiəng, diəng 2, (澄 drang).

* 隕

[甲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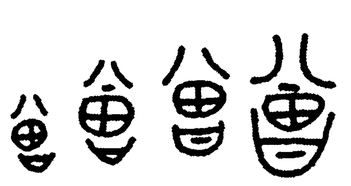
[金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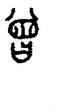
[小篆] 

說文:築牆聲也。從阜，耎聲。
(有鬚老人上梯，氣喘聲)
古音 njiəng 2.

* 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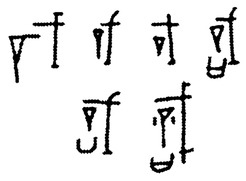
[甲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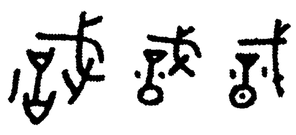
[金文] 

[小篆] 

說文:詞之舒也。從八從曰四聲。與乃略同。
(甑或層之字原，爲多層之蒸鍋。或作下有灶，灶旁有人) J881, L0253, LZ819, Z444, ZB346
甲骨:人地名。
金文:末裔(『曾孫無期自乍飲□』0566)
國名。
增加(『今余曾乃令』又1, 『王曾令衛，易赤市攸勒』又284)
語詞(『曾亡一夫之救』又286)
樂律(『無鐸之客曾』又494)
古音 tsəng, dzəng 12 諧聲 dzəng 3, tsjiəng 2, dzjiəng 4.

* 戠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劇,從戈從音。

(以戈尖砍記號以作辨識) J493, 861, L3785, LZ899, Z7003, ZB3671

甲骨:祭名(『王賓戠亡禍』 26591)

記號,斑點(『日又戠,其告于父丁用牛九』 33698,『日又戠,非禍惟若』 33698,『月又戠,王不于一人禍』 屯726)

顏色名(『祖辛祭,戠牛亡尤』 23000,『獲戠兕』 佚518)

大雨?『弜戠雨,往田弗每』 屯1108,『弜戠,辛步』 33707)

金文:顏色名(『易女戠衣』 1368,『易女戠玄衣』 大26)

識見(『爾有唯小子亡戠』 又294)

古音 tjiək 5 諧聲 st'jiək 2, tjiəv 2, t'jiəv 2, st'jiəv, dək.

* 求(裘)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皮衣也。從衣,求聲。一曰象形,與衰同意。

(求爲未裁毛皮料,或祈神道具。裘爲裘衣形) J356, 426, L2733, LZ724, 564, Z5242, ZB2737

甲骨:裘字形,不詳。

求字形,祈求(『于河求雨,燎』 12853,『其求年于河,叀辛亥酒』 28262,『求禾于岳』 33274,其求生于高妣丙』 34078)

金文:求字形,尋求(『邾君求吉金』 0029,『夙夜尃求不朁[僭]德』 1387,『用求彌生』 0062)

裘字形,皮裘(『易馬易裘』 2140, 2714,『賞之台酮衣裘車馬』 2827)

古音 gjwəv.

* 意

[甲骨]

[金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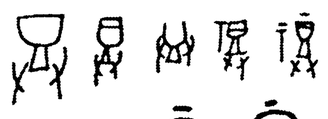
[小篆] 

說文:志也。從心,察言而知意也。從心從音。

(以樂器表達心意,古代有重要事情宣告時常以樂器召集人員)

古音 ʔiəv 4 諧聲 ʔrəv 2.

* 登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禮器也。從肉在豆上,廾持之。讀若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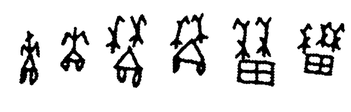
(雙手捧豆以獻食於神靈) J12, 222, L1673, LZ366, Z808, ZB520

甲骨:獻祭(『其登粟于宗』 30306,『王其登黍二必』 屯618,『登禾于二示』 34107,『王其登南冏米,惟乙亥』 34165,『于翌日乙登新鬯』 30975,『危方以牛其登于來甲申』 32896,『其登方以羌才必,王受有佑』 屯60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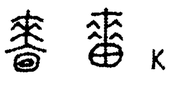
金文:方國名。

古音 təng.

* 嗇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愛濇也。從來從亩。來者亩而藏之,故田夫謂之嗇夫。

(象高堆之禾堆形,農村景象) J250, L1883, LZ748, 817, Z3587, ZB1825

甲骨:農村(『乎逐才嗇鹿,獲』 10935)

農穫(『勿稱嗇』 811)

供農産(『缶其嗇我旅』 1027)

雲色(『☑雨,庚子酒,乞嗇雲□,其既祝啟』 13399)

官職(『才小臣嗇又來告』 27886)

從事農作(『今其雨,不惟嗇』 9619,『嗇黍』 9617)

農倉(『濩大牢嗇宫』 屯3124)

金文:愛親(『尃各嗇睦朕周亦茲五夫』 又341)

官職(『左吏車嗇夫孫固』 又28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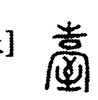
農穫(『農嗇歲番』 又309)

古音 siək 7 諧聲 (牆dziang 2)

* 臺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觀四方而高者。從至從之從高省。

(高臺建築，上有裝飾，至部分爲其前之樓梯、圖騰柱一類的標識)

古音 dəv 2.

* 熊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熊屬似豕，山居，冬蟄。從能，炎省聲。

(熊怕火，人們以火驚恐或防備來侵之壯獸)

古音 vjwəng.

* 彔

[甲骨]

[金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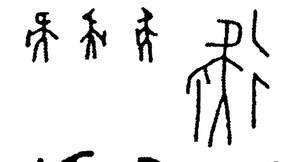
[小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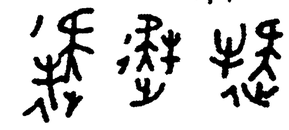
說文:見鬼魅貌。從立從彔。彔，籀文魅。讀若虙羲氏之虙。

(一人塗磷扮鬼而止立之象)

古音 bjwək.

* 疑 [疑]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未定也。從匕，矣聲。矣，古文矢字。

說文:疑，惑也。從子止，矣聲。

(象人扶杖猶疑於十字路口，不知走那個方向) J348, L4321, LZ876, Z8232

甲骨:不肯定(『王占曰；疑。茲乞雨，之日允雨』12532)

古音 ngiəv 10 諧聲 ngəv 3, xəv, t'iəv, ngjək 6, ngiəng.

* 斑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車箞間皮篋，古者使奉玉在盛之。從車從珏。讀與服同。

(車兩旁擋泥輪蓋，飾金玉者爲高官，其制見於秦兵馬坑的銅車模型)

古音 bjwək.

* 徵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召也。從微省從壬。

(結構與微相似，老人即將被捧打以施行出魂儀式，老人有知識，爲受徵召問詢對策的對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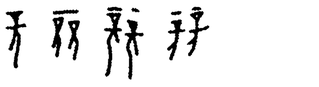
古音 diəng 3, tiəng 諧聲 tiəv.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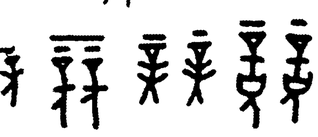
* 兢 [競]

[甲骨] 

[金文] 

[小篆]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競也。從二兄。二兄競意。從丰聲。讀若矜。一曰競敬也。

說文:競，强語也。從誩二人。一曰逐也。

(皆由競賽比頭飾之美而來)J98, 365, L0757, LZ69, 204, Z1317, ZB793

(競敬之義大致從繁飾者要謹慎步伐而來，與苟字的造意相似)

甲骨:并列(『翌日父甲協，競祖丁册，王受佑』屯594，『其競父乙日于大庚，告于⿰』1487，『弜競，其又册』30479)

金文:終竟(『朕猷又成亡競』0061，『肆毋有弗競』06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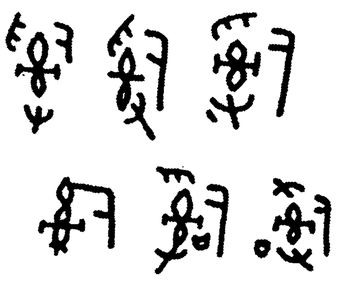
境界(『晉人救戎于楚競』又45)

敏巧(『朕文母競敏□行』又351)

古音 kiəng 諧聲 giəng.

辭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訟也。從𤔔辛。猶理辜也。𤔔,理也。

(一手持絲束,一手拿鉤針以理亂絲) Z5549, 8143, ZB2902, 362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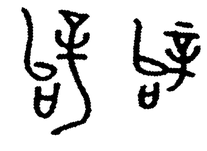
金文:職司(『命女辭成周里人眾諸侯大亞』 1354,『監辭新造』 0674)

受治(『王乎內史尹冊令師兌足師和父辭左右走馬』 1386)

古音 rjiəv.

*辝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不受也。從辛從受。受辛宜辭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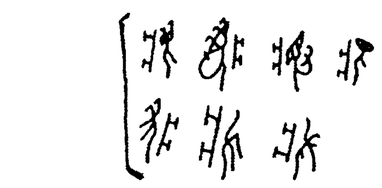
(小篆字形應是辭字簡化。可能有誤。籀文字形則從辛台[以]聲,與金文同)

金文:語詞以(『是辝可使』 0062)

人稱代詞領格(『世萬至於辝孫子』 0062,『女敬共辝命』 大45)

古音 rjiəv 2.

*夢 [夢]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瞢,目不明也。從苜從旬。

旬,目數搖也。

說文:夢,寐而有覺也。從宀從𠂤,夢聲。

(睡於床上以得夢爲巫的專職,故求夢之人眉有化妝。) J328, L2509, LZ1185

(古時在作重要決策前,有族長或巫師禁食使身體虛弱而起幻視,强迫求夢的習俗。古代床爲死亡儀式之卧具,爲防備過度虛弱而致死亡,故在床上求夢?)

甲骨:作夢(『多鬼夢,不至禍』 17451,『婦好夢,不惟父乙』 201,『畢𡆥夢,勿祟𡆥害? 亡害』 17452)

古音 mjwəng 8, mwəng 諧聲 xməng 2, mrwəng 2, məwng 2.

*興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起也。從舁從同。同力也。

(四手共舉起一担架) J105, L0829, LZ1103, Z1474, ZB860

甲骨:興盛(『歲不興,亡害』 339,『大御弓遘羽日,其興』 34083,『王其田□乎西又麋興,王于之禽』 屯641)

興起,起用(『興祖庚』 22044,『叀丙興,用莫[暮]』 屯2196)

興建(『于辛亥興王木』 34428)

金文:起用(『凡興士披甲』 大52)

古音 xiəng 5.

*醫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治病工也。毆,惡姿也。醫之性得酒而使。從酉。王育說,一曰毆,病聲。酒所以治病也。周禮有醫酒。古者巫彭初作醫。

(矢鏃尖器,棒錘,酒,皆爲醫療工具)

古音 ʔiəv.

*蠅

[甲骨]

[金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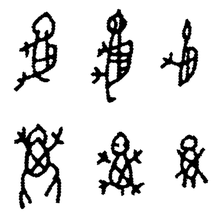
[小篆] 

說文:蟲之大腹者。從黽從虫。

(小蟲之形若黽者)

古音 riəng 2 諧聲 zdjiəng 4.

*黿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外骨内肉者也。從它。它頭與黿頭同。

(黿形) J512, L3937, LZ693, Z7390, ZB3843

(黿能長久不食不動且長壽,古人以神奇視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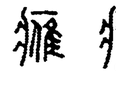
甲骨:黿(『稱不其以黿』 8998,『其用黿』 17666)

古音 kiwəv 諧聲 kjwəv 2.

* 鷹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鷹鳥也。從隹，瘖省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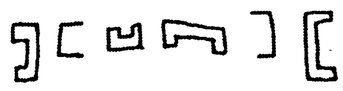
(有銳利爪牙之鳥) J726, L1275, LZ667, Z2296, ZB12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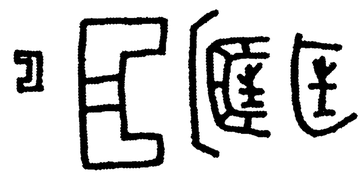
金文:膺受(『鷹受大命』 0680, 1389,『鷹受君公之易光』大45,『女鷹鬲公家。 鷹恤余于明恤』大4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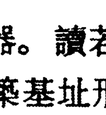
馬帶(『金□金鷹』 0680)

古音 ?iəng 4.

* 匚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受物之器。讀若方。

(較可能是建築基址形，有可能一形兩用，因象受物方器之形) J500, L3819, LZ843, Z7141

(卜辭匚字義與祭祀有關，商代先王有幾位名以匚，而河南安陽的商遺址，其甲六基址作此形)

甲骨:祭名(『𠂤匚于南室』 557,『𠂤匚于上甲，先酒』 1162,『酒舊匚于祖辛』 1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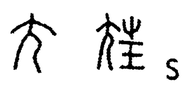
遠祖專名(『三匚二示眾上甲酒，王受又』 屯2265)

古音 pjwang.

* 尢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跛也，曲脛人也。從大，象偏曲之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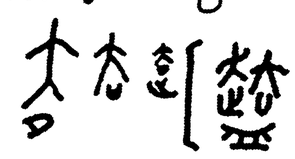
(脚不等長，受過刖刑或傷害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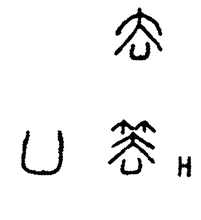
古音 ?wang.

二、魚鐸陽　　-av, -ak, -ang

* 凵　[去]

[甲骨] 

[金文] 

[小篆] 

又287,『大去型[刑]罰』 又288)

古音 k'jav 14.

說文:盧飯，以柳爲之。象形。

(去字析出，本爲坑陷或容器形)

說文:去，人相違也。從大，凵聲。

(可能表現一人蹲於簸箕或坑上大便，有去污的意思) J230, L1725, LZ91, Z3260, 1663

甲骨:離去(『王勿去□』 169,『亡去，其雨』 屯3760)

退去(『去雨于河』 屯679)

金文:離去，去除(『氏[是]以寡人匡[崮]貸[任]之邦而去之遊』

如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從隨也。從女從口。

(以婦女之言論見意。古時女子社會地位低，多順從而接受指令，少下達命令) J477, L3659

古音 njav.

奴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奴婢皆古辠人。周禮曰:其奴，男子入于辠隸，女子入于舂稿。從女又。

(受人壓制之女性) J479, L3633, LZ177, Z6763, ZB3580

甲骨:人名(『婦奴子亡若』 粹1240)

金文:奴婢(『之利□□之奴鴪泰』 又67)

古音 nav.

* 女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婦人也。象形。

(象婦女的坐姿，兩手交叉安放膝。於文字，男性以平行垂放表示) J468, L3587, LZ167, Z6664, ZB3536

甲骨:女性犧牲(『又服妣己一女，妣庚一女』 32176,『屮母丙女』 678)

母(『王聽惟女告』 1051,『屮女丙女』 678,『屮示壬女妣庚豕，不用』 19806)

雌性動物(『其又三匚女豕』 32393)

女性(『婦好娩不其嘉? 三旬屮一日甲寅娩，允不佳惟女』 14002,『賜多女屮貝朋』)

毋(『今二月女至』 20801,『婦好女其屮子』 13931)

金文:第二人稱(『令女更乃祖考嗣卜事』 0679,『余其舍女臣十家』 0660)

女性(『毆孚士女羊牛』 1381,『男女無期』 2974)

女兒(『其百男百女千孫』 1495,『眉父乍茲女寶盤』 2878)

母，女性尊稱(『彭女彝』 0983,『齊侯乍虢孟姬良女寶匜』 2974)

借爲魯(『靜女[敬魯]王休』 2917)

借爲如(『女載馬牛羊以出入關』 又1,『事少女長』 又287)

古音 niav 9 諧聲 nav 11, njav 14, sjav, st'jav,nrav 5, niav (呶 nrəw 2).

𠂇 [華]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草木華也。從艸，于聲。

說文:華，榮也。從草從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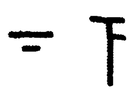
(花全株之形)Z3952, zb203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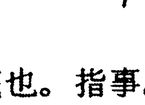
金文:榮華(『其子子孫孫永寶用華』 0554,『華姒[裸]不栺』 又226)

古音 xjwav, vjwav.

* 下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底也。指事。

(指示在某物下之意) J5, L0035, LZ397, Z69, ZB130

甲骨:方位(『勿惟王征苦方，下上弗若不我其受又』 6316,『其醴才下丫北鄉』 屯17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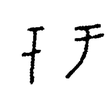
以下(『求其下自小乙』 32615,『伐卯于大示五牢，下示三牢』 屯1115,『不惟下上肇王疾』 142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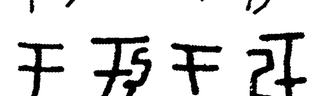
金文:方位(『廣啟厥孫子于下』 1387,『爲天下戡』 又287,『顏下皮二』 又338)

地位低(『下民無智』 2990)

古音 grav 3 諧聲 gav.

* 于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於詞也。象氣之舒于。從丂從一。一者其氣平也。

(可能與平字爲同類事物，稱重之天平桿，承受重量，故桿經常要加以强固，表現加固之狀) J216, L1637, LZ1333, Z3003, ZB1557

甲骨:介詞(『王于八月人』 5167,『于辛丑涉』 19282,『求年于河』 英789,『燎于上甲于河十牛』 1186,『辛酉王田于鷄麓』 懷1870)

金文:介詞(『王降征令于大保』 1323,『初見事于成周』 0589,『遹于四方』 2725,『其于之朝夕監』 1275,『至于萬億年』 2833,『唯王于伐楚公』 1377)

古音 vjwav 15 諧聲 xjwav 10, ?jwav 6, k'rwav 7, xrwav 2, grwav 8, ?wav 3, k'wav 11, gwav 4, ?rwav, ?av, (kiar, kiat, kjat).

*夕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莫也。從月半見。

(月與夕同象殘月，分別文) J296, L2275, LZ437, Z4358, ZB228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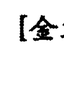
甲骨:夜晚(『弗及今夕雨』12160, 『王田，夕入不雨』28667, 『壬申夕月㞢食』114820)

金文:夜晚(『用朝夕享孝宗室』1249, 『虔夙夕辟天子』0049, 『氏以遊夕飲食』又286)

古音 rjiak 2.

*丈

[甲骨] 

[金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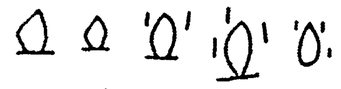
[小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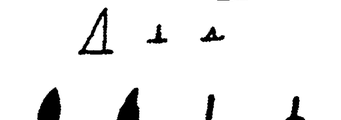
說文:十尺也。從又持十。

(手持杖形，老人所持之杖不應長至十尺。早期以自然尺度之尋[八尺]爲單位，後以十進，丈可能爲手持十尺之長度標尺)

古音 diang 3.

*土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地之吐生萬物者也。二象地之下地之中，丨物出形也。

(各種土塊形狀，加水點强調黏土之可塑形) J518, L3983, LZ460, Z7421, ZB3869

甲骨:區域(『西土不其受年』9741, 『奏四土于苟』21091, 『今日子入口土，一人利』28195)

社(『其又燎亳土，又雨』28108, 『勿求年于邦土』846)

農業活動(『弜犬延土田』33215)

金文:土地(『先王受民受疆土』0676, 『王自口吏賞畢土方五十里』2722)

農業(『參有嗣，嗣土嗣馬嗣工』2445, 『余考止僕庸土田』137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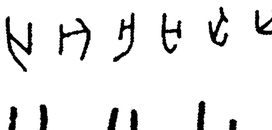
社(『王立于宜宗土』1384)

區域(『王出獸南土』又208)

古音 t'av 4 **諧聲** djiav, dav 2.

*亡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逃也。從入𠃌。𠃌者隱也。

(不知) J497, L3805, LZ1341, Z7052, ZB3693

甲骨:没有(『今夕亡禍』12221, 『于己丑又來亡來』35328)

金文:没有(『降余魯多福亡疆』0046, 『天亡又王』137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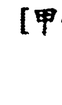
借爲忘(『哲德不亡』1441)

喪亡(『故邦亡身死』又286)

古音 mjwang 11 **諧聲** sang 4, liang 5, niang, mwang 9, mrwang 4, xmwang 9, p'jwav, lang 21.

良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善也。從畐省，亡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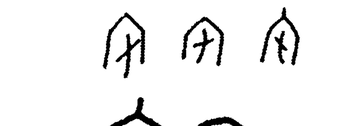
(或爲裝乾糧之背袋形？) J757, L1871, LZ1279, Z3564, ZB1811

金文:良善(『格白受良馬乘于朋生』1362, 『用其良金鑄其鼎』0619, 『余義口之良臣』0050)

古音 liang 5 **諧聲** lang 21.

*乇 [宅]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草葉也。似禾穗上貫一，下有根，象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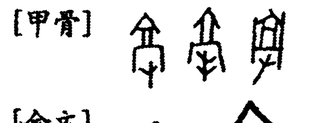
(象芽冒生出於土上之狀？)

(如據宅與亳的甲骨文字形看，乇不像與植物有關)

古音 trak **諧聲** tak, t'ak 3, dak, drak, bwak, tav 2, trav 4, t'rav 3, drav 2.

亳

[甲骨]

[金文] 

[小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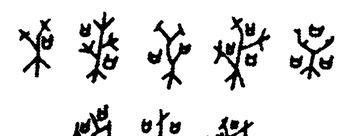
說文:京兆杜陵亭也。從高省，乇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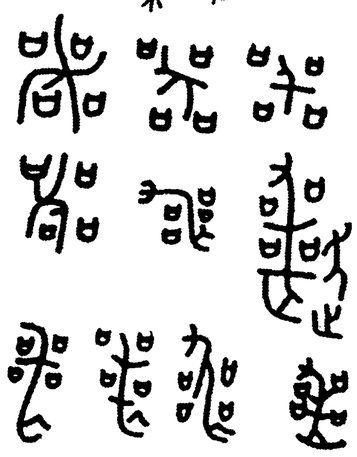
(不似從乇，或表達高建築前豎立有圖騰柱，商之社址所在) J245, L1821, LZ744, Z3481

甲骨:商族之社址(『其又燎亳土，又雨』28108, 『今日步于亳，亡災』36567)

古音 bwak

喪

[甲骨] 

[金文] 

[小篆] 

説文:亡也。從哭亡,亡亦聲。

(桑樹枝間有籃筐懸掛,採桑作業) J54, L0433, LZ516, Z757, 719, ZB487, 492

甲骨:喪亡(我其喪衆人」50,『其喪工』97,『羽壬子喪婦鼠』2807)

金文:喪亡(『迺唯是喪我或』0680,『天疾畏降喪』大24,『汝勿喪勿敗』00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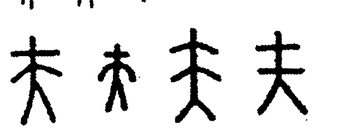
高尚(『憲憲聖喪』0056,『夙夕聖喪』又333,『乙公遽喪』又309)

時刻(『昧喪』0677)

古音 sang.

*夫

[甲骨] 

[金文] 

[小篆] 

説文:丈夫也。從大,一以象簪。

(一人頭上有一髮簪之形。使用髮簪之男子爲已成年者) J427, L3249, LZ84, Z6170, ZB3226

甲骨:田夫(『小王廩田夫』21546)

金文:人單位(『人鬲千又五十夫』0676,『易宜庶人六百又六□夫』1384)

男性官員(『善夫吉父乍旅簋』1413,『左吏車嗇夫孫固』又288)

大夫貴族(『用樂嘉賓父兄大夫朋友』0030)

夫人貴婦(『用爲屯夫人尊□簋』1277)

借爲黼(『幽夫』0671)

語詞(『夫古之聖王務才得』又286)

?(『燕君子會睿弇夫豬』又287)

古音 pjwav 6 諧聲 p'jwav, bjwav 5, p'wav.

甫

[甲骨]

[金文]

[小篆]

説文:男子美稱也。從用父,父亦聲。

(栽植植物之田圃) J881, L1119, LZ817, Z2055, ZB1123

甲骨:田圃(『□乎爵野弜于甫』30173)

金文:園圃官(『爲甫人行盨』1461)

借爲父(『乍甫丁寶尊彝』1833)

圃?(『用興甫□』2819)

銅鑄器(『乍旅甫』2707[卣],『曾中游父自乍寶甫』又201[豆])

古音 pjwav.

*父

[甲骨]

[金文]

[小篆]

説文:家長率教者。從又持杖。

(手持石斧,爲勞動成員。成年男子的職務,非表示權威) J116, L0897, LZ1448, Z1618, ZB918

甲骨:父輩(『其求才父甲,王受又』27370,『勿𠂤于多介父它』6002)

金文:父輩(『用乍父庚彝』0571,芮白多父乍寶簋』1310,『及我父兄庶士』005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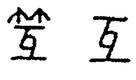
美稱(『仲殷父鑄簋』1249,『白家父乍孟姜朕鬲』0737)

古音 bjwav 9 諧聲 pwav 8, p'wav 10, bwav 9, pjwav 15, p'jwav 7, bjwav 9, pwak 11, p'wak 3, bwak 3, bjwak.

* 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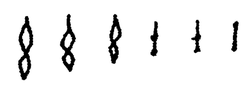
[甲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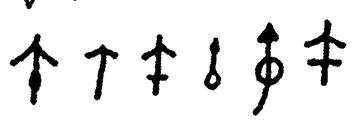
[金文]

[小篆] 

說文:所以糾繩也。從竹。象形。
(糾索成繩之工具形)
古音 gav 4.

* 午

[甲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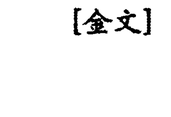
[金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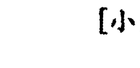
[小篆] 

說文:牾也。五月陰氣牾逆,陽冒地而出。象形。此與矢同意。
(舂米之杵形) J565, L4375, Z8325, ZB4303
甲骨:干支。
金文:干支。
古音 ngav 5 諧聲 xav 3, xjav, t'jav, ngjav 4, ngrav, (卸 sjiav).

* 牙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牡齒也。象上下相錯之形。
(兩物之牙交錯狀) ZF1411
古音 ngrav 8 諧聲 ?rav, rjav, rav, vrav 3, rjav, rjiav 2.

* 乃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秦以市買多得爲乃。從3從乁。
(盈字析出,脚人盆洗,水滿溢之狀。引申市買多賺)
古音 kav.

* 孔

[甲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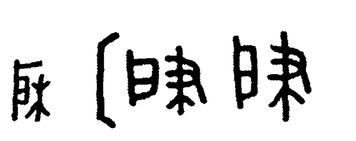
[金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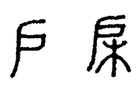
[小篆] 

說文:持也。象手有所孔據也。讀若戟。
(雙手前舉有所祈禱之狀) J110, L0867, LZ161, Z1572, ZB892
甲骨:嘆詞(『王占曰,孔,不嘉。其嘉不吉。于□,若茲迺死』14001)
金文:哀傷(『其孔哀乃沈子也唯福』1391)
揚省字(『不㠯孔皇公』大6)
古音 kiak.

* 户

[甲骨] 

[金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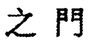
[小篆] 

說文:半門曰户。象形。
(單扇之門形) J464, L3509, LZ786, ZB3487
甲骨:門户(『其啟庭西户,祝于妣辛』27555,『于南户尋王羌』屯2044,『于宗户尋王羌』屯3185)
古音 gav 3 諧聲 kav, (所siav 2), xjav, xav, mrwak.

* 毋

[甲骨]

[金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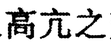
[小篆] 

說文:止之也。從女有奸之者。
(母字之分別文)
古音 mjwav.

* 亢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人頸也。從大省。象頸脈形。
(原象高亢之建築物?)
古音 kang 7 諧聲 k'ang 12, xang 2, gang 10, krang, k'rang 2.

* 予

[甲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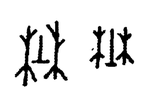
[金文]

[小篆] 

說文:推予也。象相予之形。
(編織工具杼之形) L1437

古音 riav 7 **諧聲** rjav 3, diav 2, st'jav 2, djav 2, rav 3, zdjav 7.

野

[甲骨] 

[金文] 

[小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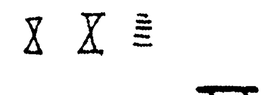
說文:郊外也。從里,予聲。
(甲骨文不從土,或是野外林地豎有男性器崇拜物之處) J521, L4023, LZ514, Z7483, ZB3923

甲骨:野外?(『☑□死☑亡野☑』17173,『□乎爵野弜于甫』3017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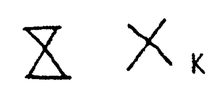
金文:野外(『易女田于野』0675,『于皮新野』又288)

古音 rav.

* 五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五行也。從二。陰陽在天地間交午也。
(記號) J540, L4173, Z7866, ZB4133

甲骨:數目。

金文:數目。

古音 ngav 14 **諧聲** ngjav 8, ngrav 2.

* 尺

[甲骨]

[金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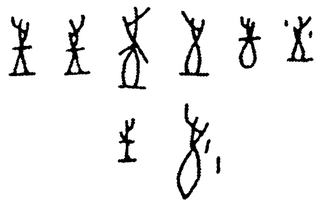
[小篆]

說文:十寸也。的手却十分動脈爲寸口。十寸爲尺。尺所以指斥規榘事也。從尸從乙。乙所識也。
(張開手指最大之長度,另一形或作自腋至肱之長度) ZB20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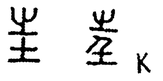
金文:長度(『丘平者五十尺。正奎宮方百尺』又289)

古音 t'jiak.

生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草木妄生也。從之在土上。讀若皇。
(行步加王聲。或作脚站在土堆上,但不知何以有往來的意義) J270, L2065, LZ318,319, Z3916, ZB200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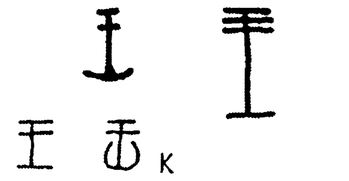
甲骨:往來(『往芻不其得』131,『州臣屮往自□得』849)
嘆詞(『王占曰:往,乃茲屮祟。六日戊子子彈死』10405)
往來(『王往省從西,若』7440,『王往于田,亡災』557,『勿惟王往伐苦方』614,『王往阱,其逐』懷931,『宙畢往追羌』493,『王其田,往來亡災』27459,『王其往觀河,不若』5158)

金文:借爲皇(『乍爲生祖大宗簋』1296)
借爲旺(德行盛生』又288)
往來(『自鄂生』又2)

古音 gjwang 6 **諧聲** k'jwang 7, vjwang 4, ?jwang 3, ?wang 2, kjwang 3.

* 王

[甲骨] 

[金文] 

[小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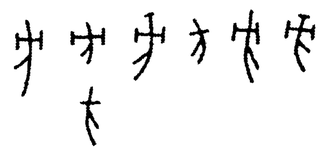
說文:天下所歸往也。孔子曰,一貫三爲王。
(王冠形) J15, L0113, LZ1245, Z183, ZB197
(戴冠能在群衆中突出地位,爲指揮大規模之戰爭,易於讓部下見到指揮者之指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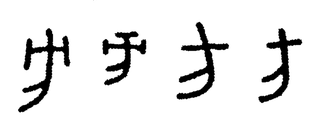
甲骨:君王所屬(『令王族追召方及于☑』33017,『王族爰多子族立于協』34133,『戍逆弗雉王衆』26879)
君王本人(『王聽惟禍』80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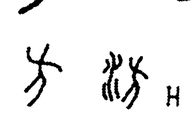
金文:君王本人(『王來獻。王饗酒』1280,『王令周公子明保尹三事四方』2446)
君王名號(『攻吳王夫差擇厥吉金』2986,『越王者召於賜』3144,『穆王才鎬京』1349)
君王所屬(『王子刺公之宗婦』1291,『王孫遣者擇其吉金』0060)

古音 vjwang.

*方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併舟也。象兩舟總頭形。從兩舟省。

(有高寬直刃之犁形，側視，平面看起來象兩齒刃) J360, L2777, LZ1203, Z5363, ZB2791

甲骨:敵國(『王來征人方』36484, 『王其尋二方白于𣪊辟』28086)

方向(『其寧疾于四方三羌侑九犬』屯1059, 『其帝方一羌一牛九犬』32112, 『帝于東, 方曰析, 風曰協, 求年』14295, 『東方西鄉』28190)

金文:方向(『王令宜子合西方于省』0617, 『王令周公子明保尹三事四方』2446, 『命女亟一方』0680)

方國(『唯王來征夷方』2138, 『唯王征邢方』0623, 『率懷不廷方』06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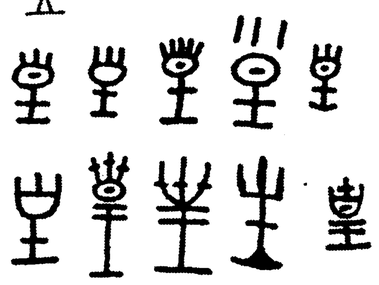
平方, 範圍(『王自穀吏賞畢土方五十里』2722, 『王堂方二百尺』又289)

方形(『易方鼎一』0652)

古音 pjwang 14 諧聲 pwang 4, p'wang 4, bwang 12, p'jwang 9, bjwang 9, prwang 8, brwang 5, piwang.

皇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大也。從自，自始也。始王者三皇，大君也。

(裝飾有高聳羽毛的帽子形，輝煌美麗) (懷816) Z235, ZB2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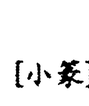
金文:輝煌(『用追孝于厥皇考』1298, 『其夙夜用享孝于皇君』1278, 『唯皇上帝百神。我唯司配皇天王』0061)

古音 gwang.

*卬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望欲有所庶及也。從匕從卩。

(跪坐者仰頭望站着的人)

古音 ngang 9 諧聲 ngjang 3, ngiang 2.

將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 帥也。從寸，醬省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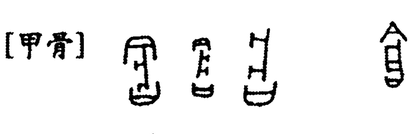
(可能以手拿食盤上的肉以沾醬而食,醬字源)(醬ZB3721)

(漢代的小染爐即爲食肉時温沾醬用)

金文:語詞將(『外之則醬使上勤於天子之廟。 醬與吾君並立於世』又286)

古音 tsjang.

倉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穀藏也。蒼黃取而藏之故謂之倉。從食省。口象倉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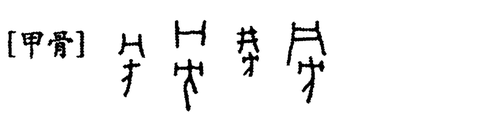
(合加爿聲，古文奇字或是作糧倉形，其形制與型範套合之金字近似) J240, 778, L1781, LZ1188, Z3415, ZB17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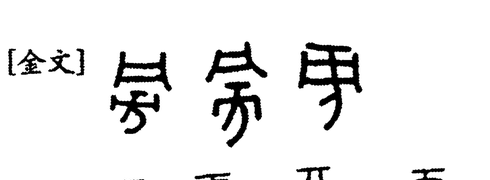
甲骨:人名(『從倉侯虎伐免方，受㞢又』655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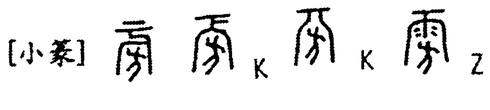
金文:狀詞, 聲響亮(『倉倉怱怱』0061)

古音 ts'ang 6 諧聲 ts'iang 6, tsjang 7, ts'rang 2.

旁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溥也。從二闕，方聲。

(有犁壁之犁形，刺起土後并往兩旁推開，爲拉犁而設)(犁壁或作三角形) J4, L0033, LZ1213, Z5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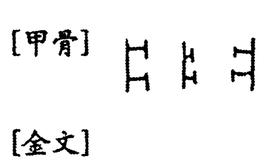
甲骨:人地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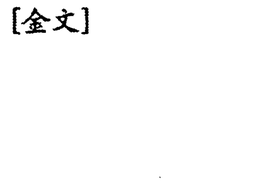
額外? (『肇旁射三百』5766)

金文:方向(『聞于四旁』0047)

古音 bwang.

*爿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判木也。從反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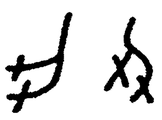
(置食小几或板床形) J303, L2325, LZ117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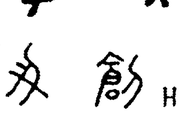
甲骨:供食之將祭(『爿母庚』22238, 『不延爿』19599)

古音 dzjang 6 諧聲 tsang 3, dzang 4, tsiang 5, dziang 3, tsjang 10, ts'jang 5, drang.

* 刃 (創)

[甲骨]

[金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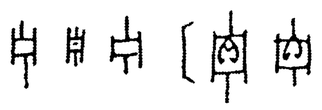
[小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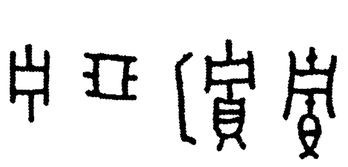
説文:傷也。從刃從丩。

(梁字析出, 犁刺人土中狀) Z2705

古音 ts'iang 3 諧聲 (梁liang 2).

* 宁

[甲骨] 

[金文] 

[小篆] 

説文:辦積物也。象形。

(立櫃形) J539, L4163, LZ1104, Z7847, ZB41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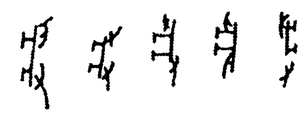
甲骨:官職, 供應物資(『多宁其延乂升歲于父丁, 牢又一牛』屯3673,『登多宁以鬯于大乙』屯2567)

貯藏(『令亳宁鷄貝鬯』18341,『乎取亳宁』7061,『史入宁』218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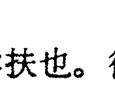
金文:借爲鑄(『用宁茲彝』又20) [鑄與宁不同韵部]

古音 diav 8 諧聲 tiav 2.

牀

[甲骨] 

[金文]

[小篆] 

説文:扶也。從手爿聲。

(兩手扶床或移床之狀) J304, L3557, LZ370

(兩手搬動之位置不一致, 較可能爲兩人搬大型器物, 非一人雙手捧用食之小几, 故應爲停尸之板床)

甲骨:祭名(『牀兄丁于父乙』32731,『于南方牀河宗』135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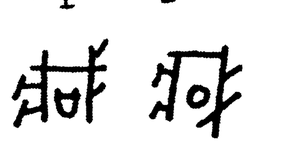
領導(『牀戈人』8402,『羽丁亥牀婦妊』279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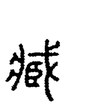
設立(『其牀王壹于☐』屯441,『牀示于南』34130)

古音 tsjang

臧

[甲骨] 

[金文] 

[小篆] 

説文:善也。從臣, 戕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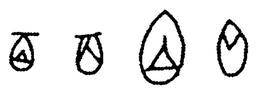
(被刺瞎眼睛而表現順從之俘虜) J493, L0995, LZ231, Z1829, ZB10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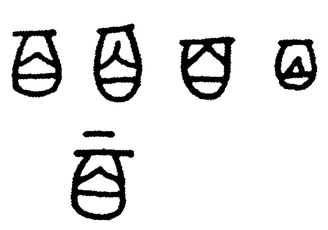
甲骨:順善(『𠂤災, 其惟辛臧』12836,『其惟甲余臧』396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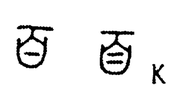
金文:順善(『慶其以臧』1492,『☐下保臧』又54)

古音 tsang.

百

[甲骨] 

[金文] 

[小篆] 

説文:十十也。從一白。數十十爲一百。百白也。十百爲一貫。貫章也。

(借拇指之形爲數目) J165, L1217, LZ385, Z2262, ZB1203

(戰國文字或借金字爲百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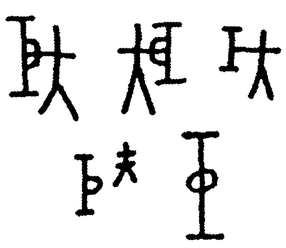
甲骨:數目(『勿令畢以三百射』5769,『肇馬左右中人三百』58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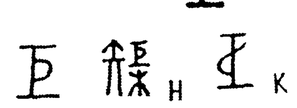
金文:數目, 衆多(『其百男百女千孫』1495)

古音 prwak.

* 巨 (榘)

[甲骨]

[金文] 

[小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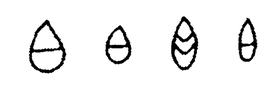
説文:規巨也。從工。象手持之。

(自人持拿畫直線之榘形析出) Z2886, ZB150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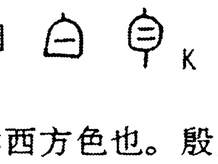
金文:人名。

古音 gjav 17 諧聲 kjwav 4.

* 白

[甲骨] 

[金文] 

[小篆] 

説文:西方色也。殷用事物色白。從人合二。二陰數。

(大拇指形) J336, L2595, LZ381, Z4917, ZB2578

甲骨:方伯(『畢克以多白』英199,『王其尋二方白』28086)

顏色(『燎白豕』29545,『獲白鹿一』37449,『獲白兕』37398,『𢦚不我其來白馬』9176,『王夢白牛, 惟禍』17393)

金文:方伯(『魯白俞父乍蛛姬☐朕羞鬲』073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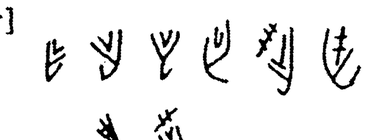
男子尊稱(『其用追孝于皇考己白』003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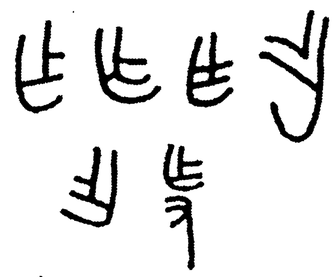
奴僕家族? (『易女邦嗣三白。易夷嗣王臣十又三白』0676)

顏色(『公賞乍册大白馬』0646)

古音 brwak 3 諧聲 pwak 2, p'wak 3, prwak 6, p'rwak 5, mrwak 4, bwak, (碧pjiek).

* 乍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止也。一曰亡也。從亡從一。

(可能是建築業的工具形，爲木材抛光之刨刀? 或加丰，表現木材鋸削痕?) J499, L3807, LZ1239, Z7060, ZB3696

甲骨:建造(『乍王宗』 13542,『王乍邑，帝若』 14201,『乍郭』 13514,『其令多尹乍王寢』 32980,『其乍龍于凡田，又雨』 29990,『衆乍藉不喪☑』 8)

創立(『王乍三自，右中左』 33006)

釀造(『日于祖乙其乍醴』 32557)

選祭日(『乍小司日惟癸』 23712)

發起(『弜乎□執工，其乍尤』 屯 2148,『惟大庚乍它』 3198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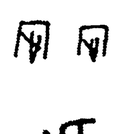
金文:製作(『用乍父丁彝』 06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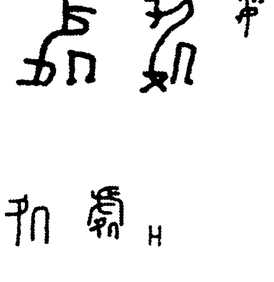
命職(『乍司工』 2145,『更乃祖考乍冢嗣土于成周八自』 2834)

官職名(『王姜令乍册□安夷白』 2717)

古音 dzrav 3 諧聲 tsrav, tsav, dzav 6, tsak 3, dzak 7, tsrak 3, dzrak, dzwak.

* 处 (處)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止也。得几而止。從几從夂。

(脚對着室内，非外出，虎聲後加) J72, L4077, LZ302, Z7681, ZB4009

甲骨:久存? (『勿處酒』 672)

處所(『王其舊處』 30615,『祝惟舊處用』 30615)

延續，駐留(『今日又處雨』 24756,『王其處，禾求于河』 33288)

金文:駐留(『毋處其所』 2990,『余處此南疆』 00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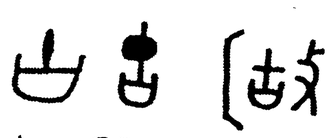
處理(『用處大正』 0029)

處所(『武王則令周公舍寓以五十頌處』 又331,『才微靈處』 又309,『不能寧處』 又288)

古音 t'jav 2.

* 古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故也。從十口。十口識前言者也。

(可能是有事故欲警告之敲打器，古文從石，也可旁證其爲磬一類警告的敲打器) J93, L0701, LZ256, Z1186, ZB709

甲骨:强固(『廾衆人乎從曼古王事』 22,『余令角婦古朕事』 5495,『王占曰; 乃茲亦𡆥祟。若稱，甲午王往逐兕，小臣古車馬，硪馭王車，子央亦墜』 10405)

事故，過世(『小辭老，惟丁古』 23715,『西史旨亡禍古』 5637)

金文:語詞，故(『古天異[翼]臨子。 古喪自已』 0676)

古時(『夫，古之聖王務才得賢』 又28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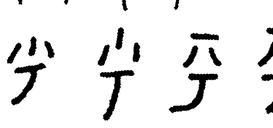
人地名(『唯周公于征伐東夷，豐白，專古咸戈』 又92A)

古時? 估約?(『白懋父迺罰得□古三百寽』 0665)

古音 kav 23 諧聲 k'av 5, gav 15, gak (個ka).

* 乎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語之餘也。從兮，丿象聲上越揚之形。

(不知) J215, L1633, LZ1314, Z2991, ZB1554

甲骨:招呼(『乎牧于朕芻』 148,『勿惟多臣乎』 6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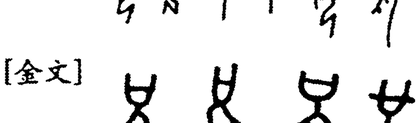
語尾(『𡆥咸戊、學戊乎』 20098,『土方其敦乎』 20392)

金文:招呼(『王乎史虢生册令頌』 0668,『乎漁于大池』 1349)

古音 gav 2 諧聲 xav 9, lav, xrav 2.

* 兄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長也。從人從口。

(開口說祝辭之人，借以稱人倫) J364, L2801, LZ1469, Z5392, ZB2802

甲骨:親屬稱謂(『其又兄丙眔子癸』 27610,『其延兄己，兄庚歲』 276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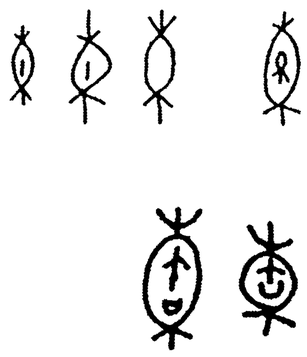
祝省形(『兄于祖辛』 787,『兄于二父一人，王受又』 27037)

金文:親屬稱謂(『用享孝于兄弟婚媾諸老』 2832,『樂我父兄』 0050)

賜貺(『令乍册折兄望土于相侯』 又314,『師□酤兄』 又225)

古音 xiwang 諧聲 xjwang 4, xwang.

橐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囊也。從橐省,石聲。

(兩端緊束之囊形) J765, L2109, LZ1232, Z3971, ZB2050

金文:昏庸(『毋敢龔橐。 龔橐迺敉[侮]鰥寡』 0680)

古音 t'ak, tav.

* 永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水長也。象水巠理之長。

(大概依河流的彎曲以築路,繞大圈子,路長遠) J450, L3411, LZ872, Z6390, ZB3414

甲骨:長永(『來歲帝其降永,才祖乙宗,十月卜』 屯723)

金文:長永(『其子子孫孫永寶』 1314,『召萬年永光』 2723)

古音 viwang 4.

矗

[甲骨]

[金文]

[小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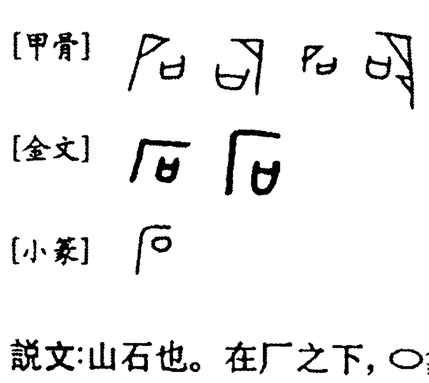
說文:木中蟲。從蚰,橐聲。

(大致是矗蟲形,乾腌之肉有時會長矗) J861, L3925, LZ127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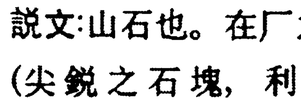
甲骨:祭品,乾腌(『其酒矗于河』 30428,『其矗𠂤。 叀生用』 懷1392)

古音 tav

* 石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山石也。在厂之下,口象形。

(尖銳之石塊,利以挖坑陷) J385, L2959, Z5791, LZ845, ZB3023

甲骨:石塊(『鉞𠂤石一𡆥,其戈』 7694,『雀不其以石』 695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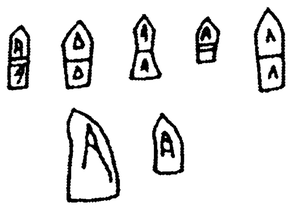
金文:祏(『永寶石宗不朝』 27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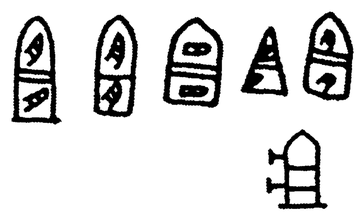
鼎別名(『大師鐘伯侵自乍石沱』 0606)

重量(『冢[重]一石三百三十九刀之冢[重]』 又288)

古音 djiak 4 諧聲 tjiav, t'ak 4, tjak, tjiak, tav 3.

俎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禮俎也。從半肉在且上。

(置肉蔬以獻食之短几,金文另一形作短几下有短脚)(同宜字) J529, L4081, LZ1273, Z4658, ZB2434, 4017

甲骨:祭名(『其俎于妣辛一牛』 23399,『求年于河燎三牢,沈三牛,俎牢』 32028)

金文:祭儀(『王曰,尊文武帝祖乙俎』 2721)

送祭肉(『乍册矢令尊俎于王姜』 1377,『王宜夷方無敉[侮]』 08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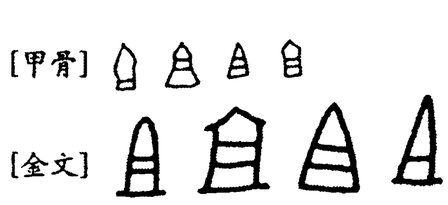
不困乏?(『左右市□用逸俎[宜]』 3119)

道義(『不用禮宜。 唯宜可長』 又286,『臣宗之宜。 以征不宜之邦。 智爲人臣之宜施』 又287)

承盤(『易彘俎』 又326)

古音 tsiav.

* 且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薦也。從几足下有二柀。一其下地也。

(男性器形,人類繁殖的本源) J527, L4079, LZ1433, Z7684, ZB40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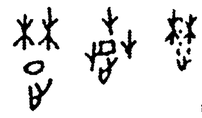
甲骨:二代以前男性祖先(『父乙賓于祖乙』 1657,『自祖乙,祖辛,毓祖乙,父丁亡尤』 22943)

金文:二代以前男性祖先(『令女更乃且考嗣卜事』 0679,『樂我先且』 0055)

沮喪(『弗敢且』 2704)

古音 tsjav 7, ts'jiav 諧聲 tsav 7, ts'av, dzav 8, tsiav 8, ts'iav, ts'jav 19, dzjav 4, dziav 7, tsrav 6, dzrav 2, tsjiav 7, dzjiav, rjiav, tsang.

楚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叢木也。一名荊。從林，疋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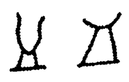
(似不從疋聲，前往林中所闢之村邑，要經過荊棘滿途?) J267, L2041, LZ514, Z3838, ZB1977

金文:稅賦(『蠆小大楚賦』0680)

胥全(『用萬年用楚保眾叔才』2893)

古音 ts'iav.

* 皿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飯食之用器也。象形。與豆同意。讀若猛。

(有圈足之淺圓盤形) J226, L1701, LZ1022, Z3165

甲骨:寧省形? (『于方非人，皿雨』24892)

建築(『天邑商皿宮衣⿰』3654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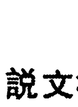
金文:食器(『廿七年寧爲皿』3017,『隹子丌舌鑄皿』又519)

古音 miwang 2 諧聲 mrwang 2.

* 疋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足也。上象腓腸，下從止。弟子職曰，問疋何止。古文亦以爲足字。

(腿連脚趾之形) J669, L0639, LZ313

甲骨:脚(『疾疋，御于妣庚』775)

古音 siav 11 諧聲 ts'iav 2, sjiav 17 (sev).

梳

[甲骨]

[金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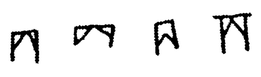
[小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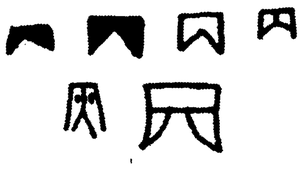
說文:所以理髮也。從木，疏省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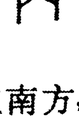
(用一長髮之人與一木以表示梳髮之木器)

古音 siav.

* 丙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位南方，萬物成炳然。陰氣初起，陽氣將虧。從一入冂。一者陽也。丙承乙象人肩。

(可能是器座形) J547, L4231, LZ774, Z7982, ZB4187

甲骨:干支。

計數單位(『馬五十丙』11459,『車二丙』3648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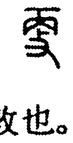
金文:干支。

古音 piwang 8 諧聲 krang 9 (都諧更聲), biwang, brwang, (綆pjieng).

更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改也。從攴，丙聲。

(打更以通知晚上的時刻) J139, LZ776, Z1900, ZB104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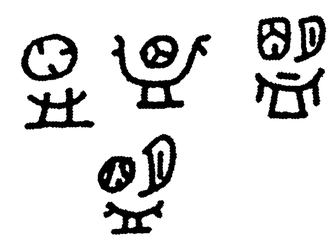
(目前所知商代晚間的時段只有夙與夕，但從此字的創意看，應有更詳細的分段)

金文:更替(『令女更乃且考嗣卜事』0679,『更朕先賓事』2151,『王令毛白更虢城公服』大6)

古音 krang 9 諧聲 (綆pjieng).

盟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周禮曰，國有疑則盟。諸侯再相與會，十二歲一盟。北面詔天之司慎司命。盟，殺牲歃血，朱盤玉敦以立牛耳。從冏，皿聲。篆文、古文從明。

(皿中盛血，結盟時飲之以立誓)

(甲骨文字形有時與血難別) J296, L2273, LZ1023, Z4350, ZB2288

甲骨:祭儀，血祭(『告父辛大甲盟酒三十⿰』19923,『其大御王自上甲盟用白豕九，下示幾十』34103)

金文:祭儀，血祭(『邵朕福盟』1378,『作祖丁盟彝』0380,『以恤其祭祀盟祀』0059)

借爲明(『穆穆克盟厥心』0669)

古音 miwang.

* 羽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鳥長毛也。象形。

(鳥翅膀形) J167, L1225, LZ700

甲骨:借爲次日(『庚子卜賓; 羽辛丑𠂤告麥』9620,『庚申卜貞; 羽辛酉王往于田』10517)

祭名(『甲寅酒羽上甲, 王廿祀』37867,『羽甲申羽日于大甲, 亡它』22764)

古音 vjwav 4 **諧聲** xjwav 2.

* 瓜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瓜也。象形。

(藤下結瓜形) Z4545

古音 krwav **諧聲** ?rwav, kwav 10, gwav 2, vriwav 2.

* 央

[甲骨] 

[金文] 

[小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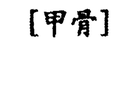
說文:中央也。從大在冂內。大者人也。央旁同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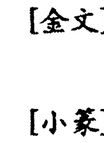
(象人的頭陳放在枕頭的中央上?) J637, L1825, LZ85, Z3492, ZB1782

金文:狀詞, 輝煌(『易用弓彤矢其央』2925,『央央邕邕』又291)

古音 ?iang 4 **諧聲** ?jang 15, ?ang 10.

* 丙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覆也。從冂上下覆之。讀若晉。

(倒置之皿)

古音 xrav **諧聲** ?rav, krav 3, kav.

* 匠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木工也。從匚從斤。斤所以作器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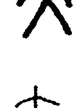
(斧斤於櫃中, 以木工之工具箱表達其職業)

古音 dzjang 2.

* 亦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人之臂亦也。從大, 八象兩亦之形。

(示人兩腋所在) J423, L3211, LZ92, Z6068, ZB3177

甲骨:也是(『己酉雨, 辛亥亦雨』12487,『王占曰; 丁丑其𠂤設不吉。其惟甲𠂤設, 吉。其惟辛𠂤設, 亦不吉』648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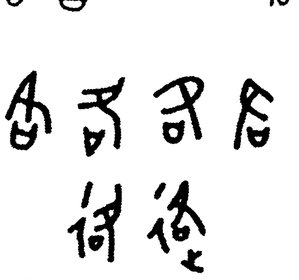
金文:也是(『亦我考幽白幽姜令』1372,『則亦井[刑]』2926,『亦多虐庶民』大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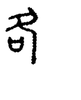
奕盛(『亦則殷民』大24)

古音 riak 7 **諧聲** rav, tsjiak, (迹 tsjiek).

* 各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異詞也。從口夂。夂者有行而止之不相聽也。

(足進入半地下穴居, 有下降之意) J45, L0399, LZ301, Z684, ZB463

甲骨:降神(『王其各于大乙升伐, 不遘雨』27000)

雲名(『大采各雲自北, 雷延大風自西』21021)

曲名(『叀各奏, 又正又大雨』30032)

來臨(『大水不各』33348)

金文:到臨(『王各于成宮』2834,『惟王來各于成周年』063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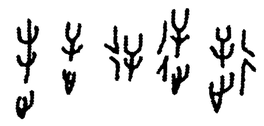
降神(『用邵各不顯祖考先王』0061)

賓客(『喜爾賓各』大53,『令汝眾舀揚足對各』大18)

敬恪(『白犀父皇競各于官』2732)

古音 kak 6 **諧聲** k'ak 2, gak 2, krak 10, k'rak 2, ngrak 3, grak 2, lav 9, k'rav, ngrav, mrwav, lak 18, liak 2, leak, mrwak.

逆

[甲骨] 

[金文] 

[小篆] 

説文:迎也。從辶，屰聲。關東曰逆，關西曰迎。

(足迎對面而來的人，加行道表示外迎) J64, L0521, LZ113, Z897, ZB555

甲骨:迎頭(『苦方其來，王勿逆伐』 6197,『王逆畢以羌』 32035,『王于宗門逆羌』 32035)

逆溯(『惠高祖乙歲逆三牢』 屯3210)

金文:逆迎(『用饗王逆造』 1160,『用饗王逆作』 1153,『卿逆酉』 又326,『逆者其卿[饗]』 又336)

逆流而上(『厥逆至于玄水』 1367)

逆忤(『則尚逆于天。 不□[辨]逆順。 惟逆生禍』 又286,『具逆王命』 又362)

古音 ngiak.

* 屰

[甲骨] 

[金文] 

[小篆] 

説文:不順也。從干下口屮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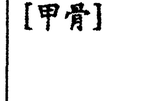
(倒逆之人) J91, L0687, LZ113, Z117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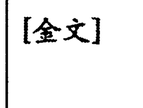
甲骨:逆流而上(『屰河』 14626)

逆溯(『屰自父甲酒』 屯2557)

古音 ngiak 3 諧聲 ngak 11, siak, t'rak 2, t'ak 2, tjak, sav 5, ngav 2, p'wak, t'jiav 2, t'jiak.

* 北

[甲骨] 

[金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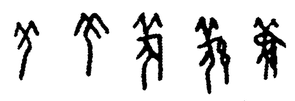
[小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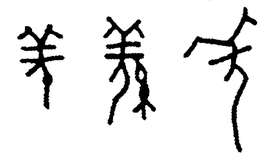
説文:壅蔽也。從古文人。象左右皆蔽形。讀若瞽。

(可能象頭戴盔胄形)

古音 kav.

羌

[甲骨] 

[金文] 

[小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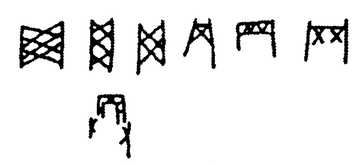
説文:西戎牧羊人也。從人從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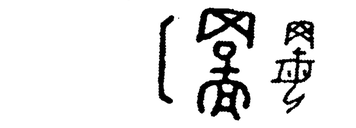
(羊聲，或羌族人以羊角裝飾帽子。商人常以羌爲祭祀犧牲，故套之以繩索) J183, L1325, LZ41, Z24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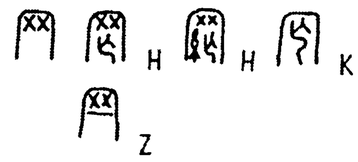
甲骨:羌人(『射插以羌用自上甲』 32022,『其又羌十又五』 32065,『亩畢往追羌』 493,『亩雪乎小多馬羌臣』 5717,『又土燎羌一小牢俎』 32120)

古音 k'ang.

* 网 (網)

[甲骨] 

[金文] 

[小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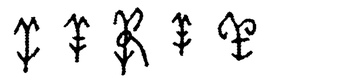
説文:庖犧所以結繩以田以漁者也。從冂，XX象網交文。

(網形) J332, 687, L2553, LZ1098

甲骨:網獵(『乎鳴網鳥獲? 丙子風，獲五』 10514,『乎多犬網鹿于農』 10976,『不其網魚』 16203)

古音 mjwang 6 諧聲(岡kang 7).

* 羊

[甲骨] 

[金文] 

[小篆]

説文:羊獸也。從𦍌。象頭角足尾之形。孔子曰，牛羊之字以形舉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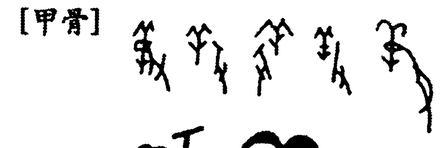
(以羊頭代表全形) J181, L1315, LZ587, Z2403, ZB129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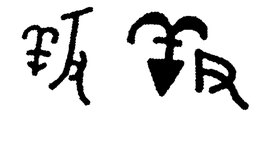
甲骨:羊獸(『燎三犬三羊』 1621,『惠白羊用于之，又大雨』 屯2623)

金文:羊獸(『殷孚士女羊牛』 1381,『女[如]載馬羊以出入關』 又2)

古音 vriang 15 諧聲 trjang 5, kjang, k'jang 3.

養

[甲骨] 

[金文] 

[小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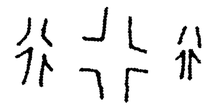
説文:供養也。從食，羊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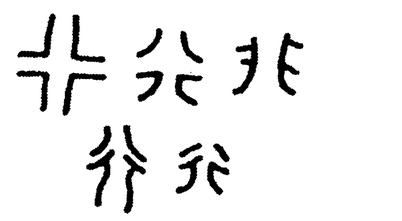
(古文作以杖趕羊，從事畜牧養家) J142, LZ604, 876, Z3368

甲骨:牧養(『于祖乙升養來羌』 32014,『乎遲取□于養鄙』 11003,『中養于義攸侯古鄙』 『又養于𠂤攸侯古鄙』 32982)

古音 vriang.

* 行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人之步趨也。從彳從亍。

(行道形。爲行走而建) J81, L0609, LZ851, Z1073, ZB659

甲骨:行路(『王不行自雀』 21901)

行列(『戍衷義行用遘羌方, 又戈』 27979, 『衷□從上行左旗, 王受又』 懷1464)

金文:行路(『用征用行』 2994, 『右走馬嘉自乍行壺』 2791)

行道(『金道錫行』 1446, 『至于南行西行』 又8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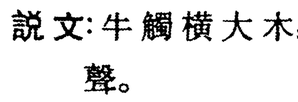
施行(『此易言而難行施也』 又287, 『乃敢行之』 又500, 『其行寧子孫永年壽用之』 又519)

古音 gang 3, grang 8 諧聲 grwang.

衡

[甲骨]

[金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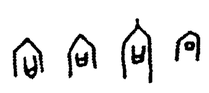
[小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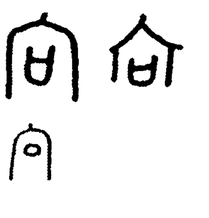
說文:牛觸橫大木, 從角大, 行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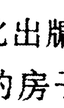
(古文字形象人頭頂東西之狀, 要保持平衡才不必用手扶着, 行聲後加)

古音 grang, grwang.

* 向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北出牖也。從宀從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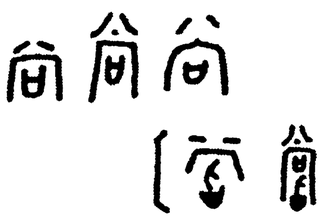
(早期的房子只有一出入口, 爲屋所面對之方向) J316, L2443, LZ750, Z4577, ZB2382

(早期穴居的牆甚矮, 難設窗口。後來房基上升至地面, 才可能在牆壁開窗或多立門户)

古音 xjang 3 諧聲 tang 7, t'ang 10, dang 5, tjang, t'jang 5, djang 9, st'jang 4, drang, ts'rang, t'rang 2.

尚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曾也。庶幾也。從八向聲。

(創意不知。字形與向有所差異, 大半不從向聲) Z454, ZB35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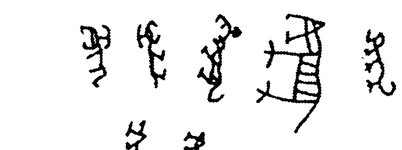
金文:典常(『子子孫孫是尚』 0818, 『永爲典尚』 1503, 『弋尚卑處厥邑』 067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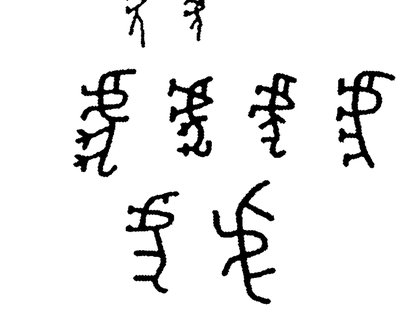
借爲上(『則尚逆於天。外之則將使尚勤[覲]於天子之廟』 又286)

希望(『尚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 又506)

古音 djang.

* 虍 [虎]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虎文也。象形。讀若春秋傳曰, 虍有餘。

說文:虎, 山獸之君。從虍。虎足象人足形。象形。

(虎全形) J224, L1689, LZ635, Z3137, ZB1615

(上古時候獵虎要有徒衆才易行事, 展示虎皮或虎骨雕刻也是權威的表徵)

甲骨:老虎(『雀獲虎弗獲』 10201, 『允禽獲虎一鹿四十狐百六十四』 10198)

金文:勇壯如虎(『嗣乃祖啻[嫡]官邑人虎臣西門夷』 1374, 『今余肇令女率齊師眔釐僰尿左右虎正淮夷』 1381, 『靈力若虎』 大4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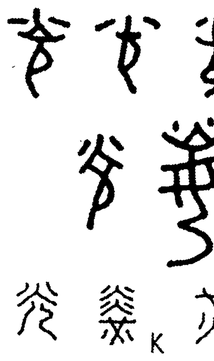
虎形裝飾(『虎冪熏裏』 1387, 『易弓矢虎廬□□十殳』 065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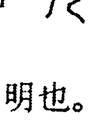
玉器類(『矩或取赤虎[琥]兩』 又336)

古音 xav 6 諧聲 lav 20, liav 11, t'jav 2, kjav 4, gjav 13, xjav 5, k'jav 2, gjak 3, giak, xiak 2, t'iav, pjwav.

* 光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明也。從火在人上。

(頭頂火, 火表現燈座。漢代還有置燈盤於奴僕頭上以照明的習慣) J413, L3179, LZ125, Z5993, ZB313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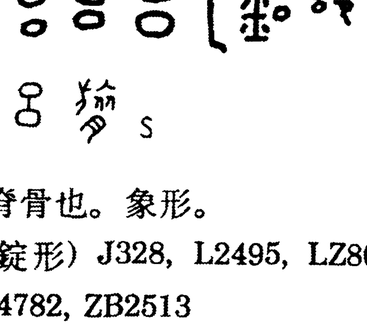
(早期燈座與豆同形。商代少有夜間活動, 有必要時可能臨時以陶豆充當燈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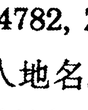
金文:光明(『召萬年永光』 2143, 『恐隕社稷之光』 又287)

古音 kwang 6 諧聲 ?wang, krang 3, xwang, k'wang, gwang.

* 呂 (膂)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脊骨也。象形。

(金屬錠形) J328, L2495, LZ801, Z4782, ZB2513

甲骨:人地名。

金屬錠(『其鑄黃呂□乍凡利』 29687, 『王其鑄黃呂奠血, 衷今日乙未利』 英2567, 『勿乎取呂? 王占曰; 吉, 其取』 6567, 『易皂呂』 3823)

金文:人地名。

金屬錠(『玄鏐鑪呂』 3159, 『吉金元呂』 0038)

音調名(『割先之才楚也爲呂鐘』 又494)

古音 liav 5 諧聲 kjav 2.

虡

[甲骨]

[金文]

[小篆]

説文:鬥相丮不解也。從豕虎。豕虎之鬥不相捨。讀若蘼蕪草之蘼。司馬相如説，虡，封豕之屬。

(或如説文所説，表達野豕與虎要相鬥至分勝負才作罷的情況)

古音 giav, kjav.

*叚

[甲骨]

[金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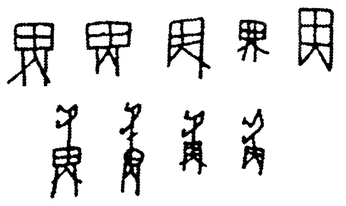
[小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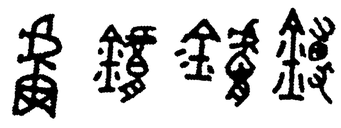
説文:豕也。從彑，下象其足，讀若瑕。

(可能是象形帚字的變形，或是猪的形象)

古音 grav.

鑪

[甲骨] 

[金文] 

[小篆]

説文:方爐也。從金從盧。

(有支架而可移動的煉爐形。甲骨有地名作爐與鼓風橐連接在一起或並列) J889, 227, L4073, LZ639, 821, Z7168, 7622, ZB3735, 3992

甲骨:用牲法(『屮母甲鑪豕』19957,『屮母壬鑪犬』20576)

金文:建築物(『王射于射鑪[廬]』0656)

武器類(『易弓矢虎廬□□十殳』065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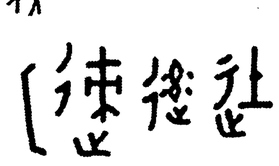
鑄銅粗料(『余擇其吉金黃鑪』1446,『玄鏐鑪吕』0055,『玄鏐赤鑪』0059,『玄鏐尚鑪』又291)

温火鑪一類用具(『君舍余三鑪』1324)

古音 lav.

*辵

[甲骨] 

[金文] 

[小篆] 

説文:乍行乍止也。從彳從止。讀若春秋公羊傳曰，辵階而走。

(足行走於道路上) J63, L0503, LZ86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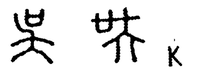
甲骨:行走(『勿辵出』5096,『東丫辵伐』7041)

古音 t'iak.

*吳

[甲骨] 

[金文] 

[小篆] 

説文:姓也，亦郡也。一曰大言也。從矢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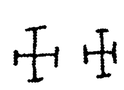
(?) J423, L3217, Z6077, ZB3187

金文:人地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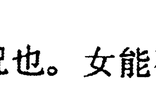
借爲虞，司山澤物産(『嗣易吳牧』1367,『嗣莫還酋眾吳眾牧』1359)

古音 ngwav 4 諧聲 ngjwav 6, ngav.

*巫

[甲骨] 

[金文] 

[小篆] 

説文:祝也。女能事無形以舞降神者也。象人兩袌舞形。與工同意。

(巫行法工具，筮占使用) J207, L1595, LZ1119, Z289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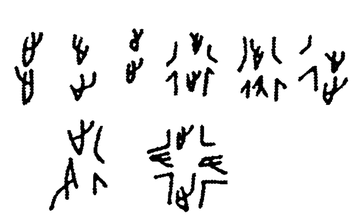
甲骨:巫師(『妥不其以巫』5658,『巫曰，集貝于婦用若』564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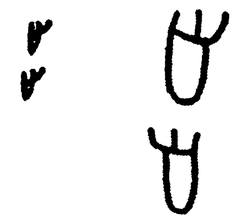
巫神(『寧風北巫犬』34140,『其帝于巫』32012,『弗崇王，由巫』英1957)

金文:巫師(『齊巫姜乍尊簋』1210)

古音 mjwav 3.

*步

[甲骨] 

[金文] 

[小篆] 

説文:行也。從止少相違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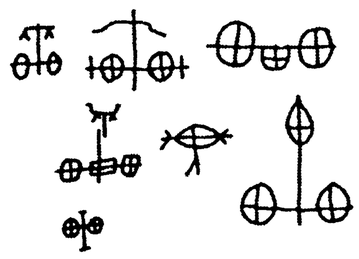
(行步前後足迹) J60, L0475, LZ283, Z816, ZB5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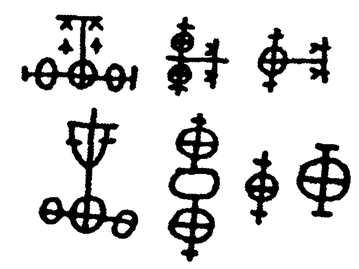
甲骨:行步(『今日王步』180,『由亞畢以衆人步』35,『勿令我史步』6226,『子效先步，才尤』32782,『于父丁告晝其步』屯866)

金文:長度單位(『從内宫以至中宫三十步』又289)

古音 bwav 3 諧聲 bwak.

*車

[甲骨] 

[金文] 

[小篆] 車 

說文:輿輪之總名也。夏后時奚仲所造。象形。

(或繁或簡之車形) J531, L4113, LZ1221, Z7731, ZB4045

甲骨:馬或牛車(『甲午王往逐兕, 小臣古車馬, 硪馭王車, 子央亦墜』 10405, 『車二丙』 3648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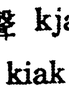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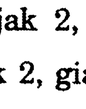
金文:馬或牛車(『易金車弓矢』 2710, 『武公迺遣禹率公戎車百乘』 0678)

古音 t'jiav, kjav.

*谷

[甲骨]

[金文]

[小篆] 谷  穀 

說文:口上阿也。從口, 上象其理。

(鼻口之間的紋理形)

古音 gjak 3 諧聲 kjak 2, k'jak, grak, kiak 2, kiak 2, giak.

*赤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南方色也。從大從火。

(大火色赤, 會意) J417, L3197, LZ474, Z6019, ZB3160

甲骨:赤色(『左赤馬其利不步』 294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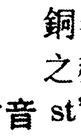
金文:赤色(『易赤金』 1314, 『易女赤芾幽黃攸勒』 0664, 『易女赤舄』 1383)

古音 ts'jiak 2 諧聲 xak. st'jiak 2, xrak 3, ts'jiak. st'jiav.

赦

[甲骨]

[金文]

[小篆] 赦  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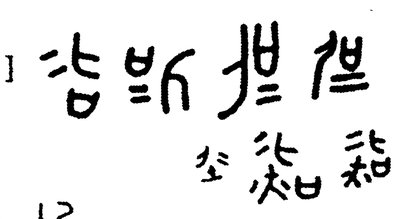
說文:置也。從攴, 赤聲。

(原形可能象以鞭刑罰人至流血的程度, 替代更嚴重的處罰。銅器銘文有以鞭打替代黥刑之赦免例子)

古音 st'jiav.

*冶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銷也。從冫台聲。

(大致表現刀於火上加熱, 并在砧上鍛打以擠出雜質的冶鐵法) Z2668, ZB1423

金文:鐵工(『冶馭百徒千』 0678, 『冶工師吏秦差苛燕爲之』 0638, 『左以冶大夫休命冶意鑄鼎』 又395)

古音 rav.

*杏

[甲骨]

[金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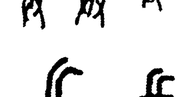
[小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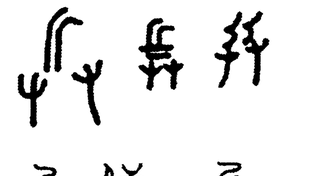
說文:杏果也。從木向省聲。

(省聲之說不可靠, 創意難知)

古音 grang 2.

*兵

[甲骨] 

[金文] 

[小篆] 兵  兵 

說文:械也。從廾持斤。

(雙手揮動石斧之狀) J101, L0795, LZ972, Z1428, ZB836

(早期的武器取自工具, 使用青銅後才有專爲殺人設計的武器)

甲骨:軍事行動(『出兵若』 7204)

武器(『勿易黃兵』 946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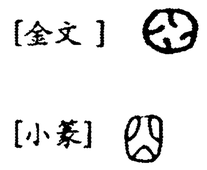
金文:武器(『戰獲兵銅』 0638, 『余易女馬車戎兵』 大45, 『甲兵之符』 大52)

兵士(『用兵五十人以上』 大52)

古音 piwang.

*冏

[甲骨] 

[金文] 

[小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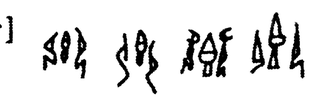
說文:窗牖麗廔凱明也。象形。讀若獷。賈侍中說, 讀與明同。

(窗形) J296, L2271, LZ1314, Z434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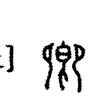
甲骨:地名, 臧穀所(『王往以衆黍于冏』 10, 『乙亥登冏黍祖乙』 1599, 『王其登南冏米, 惠乙亥』 32024)

古音 kiwang.

卿

[甲骨] 

[金文] 

[小篆] 

説文:六卿，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馬，秋官司冠，冬官司空。從卯皂聲。

(兩卿士相面對用食，卿士之禮儀) J378, L2885, LZ139, Z5605, ZB2944

甲骨:饗宴(『王其又祖乙，王卿于庭』屯2470，『元簋，叀多尹卿』27894，『叀多子卿于庭』27647『王先狩迺卿禽又鹿，亡戈』28333，『弜執乎歸克卿王史』27796)

面向(『東方西卿』28190，『戍其□□于西方東卿』28190)

官吏(『辛未王才召庭惟執其令卿史』3746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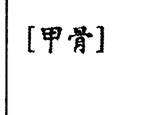
金文:饗宴(『王卿酒』1280, 0623，『用卿王出入』1348，『用朝夕卿厥多朋友』059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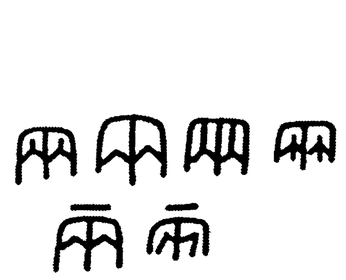
官吏(『受卿事寮』2152，『事利于辟王卿事』2921)

面向(『即立中廷北卿』0664)

古音 k'iang

* 兩 [兩]

[甲骨] 

[金文] 

[小篆] 

説文:再也。從冂，闕。

説文:兩，二十四銖爲一兩。從一㒳平分，㒳亦聲。

(可能象車衡上之兩軛，一車有一衡兩軛) Z4851, 4861, ZB25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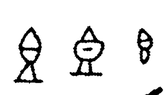
金文:馬或車單位(『馬㒳』1348，『孚車十兩』0677)[商代一車駕二馬，周代則增至四馬]

數日二(『兩壺』1326)

價值單位(『易鹵積千兩』大47)

古音 liang 8.

* 皀

[甲骨] 

[金文] 

[小篆] 

説文:穀之馨香也。象嘉穀在裏中之形，匕所以扱之。或説皂，一粒也。又讀若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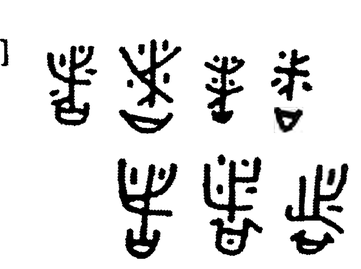
(陶豆中食物滿盛之狀) J233, L1747, LZ1066

甲骨:供祭(『阱禽七百麋用皂□』屯2626，『其皂于□』34602)

古音 xjang 13 諧聲 k'tang, st'jang.

* 者

[甲骨] 

[金文] 

[小篆] 

説文:別事詞也。從白㚔聲。㚔古文旅字。

(菜蔬與魚肉諸物煮于鍋中而水氣上蒸狀) (屯 2193), Z2250, ZB1193

金文:諸多(『其惟我者侯百生』2926，『兄弟者子婚媾無不喜』2921)

語詞(『昔者先王』又28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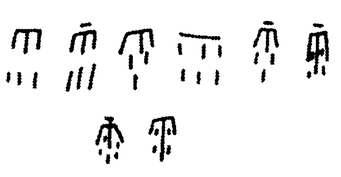
人稱代名詞(『單父上官勹[庖]宰熹所受平安君者也』又668，『不行王命者』又289『有事者官圖之』又289，『厥貯者言曰』大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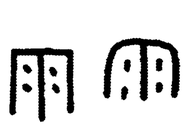
借爲赭(『侯賜者[赭]馭臣二百家劑』大9)

借爲書(『王受乍册尹者[書]』1358)

古音 tjiav 3 諧聲 tav 8, dav 3, tiav 6, t'iav 2, diav 4, tjav 7, st'jav 2, djav 3, st'jiav, djiav, tiak 5, t'iak, diak, trav 2, drav 2, rjav.

* 雨

[甲骨] 

[金文] 

[小篆] 

説文:水從雲下也。一象天，冂象雲，水零其間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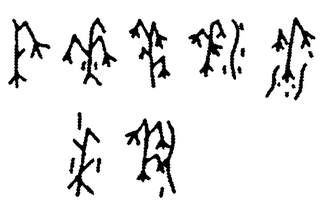
(雨下自天) J451, L3423, LZ450, Z6430, ZB3429,

甲骨:雨(『于翌日壬歸又大雨』28021，『今夕雨多』12702，『今夕其雨疾』12670)

金文:求雨(『楚公逆自乍夜雨雷鐏』大29，『雨祠先王』又208)

古音 vjwav 2 諧聲 (黍st'jav).

黍

[甲骨] 

[金文] 

[小篆] 

説文:禾屬而黏者也。從禾，雨省聲。孔子曰，黍可爲酒，禾入水也。

(黍形，水點表示釀酒材料?) J312, L2387, LZ536, Z4529, ZB2363

甲骨:黍(『我受黍年』376，『乙亥登冏黍祖乙』1599，『王勿往省黍』9612)

種黍(『王往以衆黍于冏』10，『乎黍于北受年』9535)

金文:黍(『黍粱禾麥』2901)

古音 st'jav.

* 股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髀下也。從肉殳聲。
(股處之骨粗大，需用錘打以助切割截斷)
古音 kwav 2.

* 武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楚莊王曰，夫武，定功戢兵，故止戈爲武。
(持干戈之舞，古代重要舞容。或表現持戈行走) J85, 492, L3781, LZ336, Z6994, ZB3668
甲骨:祭儀，樂舞(『叀武唐用，王受佑』 27151)
勇武(『王賓武乙翌日，亡尤』 36025,『文武丁宗，其牢』 36157)
金文:勇武(『肅哲聖武』 0060,『哲聖元武』 1446)
樂舞名(『大武開兵』 又80)
武器(『鄭武庫』 又232)
古音 mjwav 2 諧聲 pjwav 2.

* 茉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兩刃臿也。從木，丫象形。宋魏曰，茉也。(或從金于聲)
(木柄端裝有兩銳刃之犁) J261, LZ526
甲骨:?(『不其茉』 18405)
古音 grwav.

* 初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始也。從刀從衣。
(以刀裁布爲縫衣之始) J200, L1521, LZ724, Z2653, ZB1414
(獸皮不規整，一般要先裁剪，縫成合身的衣服。布帛縫成之衣多寬鬆，肥瘦均宜)
金文:初始(『初見事于宗周』 0589,『唯八月初吉』 0605,『吉日初庚』 2987,『唯王初遷宅于成周』 又294)
古音 ts'iav.

叙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次第也。從攴余聲。
(手持節，以序官吏站位之次第) J141, L1079
古音 rjav.

* 炙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炮肉也。從肉在火上。
(火上烤肉，不用鼎鑊)
古音 tjiak, jiav 諧聲 srak.

* 舍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市居曰舍。從亼。屮象屋也。
(旅舍前插招牌以爲辨識)(周原) Z3399
(長沙出土戰國漆奩上有驛站之圖案，門前竪有似余形之標識牌)
金文:施賚，給予(『君舍余三鑪』 1324,『其舍田十田』 又336,『出令舍三事令。 舍四方令』 2152)
住舍(『武王則令周公舍寓以五十頌處』 又331,『迺舍寓于厥邑』 又337)
余繁形(『今舍方壯』 又289)
古音 st'jiav 9 諧聲 t'av 2, dav 15, t'iav, riav 7, diav 5, rjav 4, rjiav, drav 2, st'jav 2.

余

[甲骨]

[金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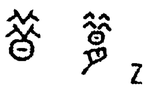
[小篆]

說文:語之舒也。從人舍省聲。
(使節旅行路上所持之標記，住宿則交店保管) J30, L0277, LZ730, Z494, ZB377
甲骨:第一人稱(『羽甲寅乞酒協自上甲，衣至于多毓，余一人亡禍?』 英1923,『王占曰;吉，余亡不若，不于祈』 376,『自不余其見』 20391)
金文:第一人稱(『降余魯多福亡疆』 0046,『余用自乍旅匜』 1446)
古音 riav.

*昔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乾肉也。象殘肉日以晞之。與俎同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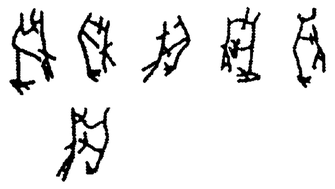
(大水爲患之日，往日的主要災害) J286, L2209, LZ432, Z4191, ZB2181

甲骨:往昔(『告曰，昔甲辰方圍于□俘人十又五人。五日戊申方亦圍，俘人十又六人』137)

金文:往昔(『昔余既令女出內朕令』0675,『才昔先王小學』1388)

古音 sjiak **諧聲** dzjiak.

耤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帝耤千畝也。從耒昔聲。

(足踏耒以耕田狀) J202, L1549, LZ74, Z2711, ZB1438

甲骨:農耕(『疇耤才名受𡆥年』9503,『王其觀耤，亩往』95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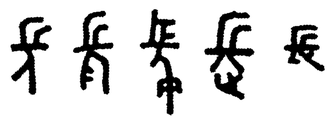
農官(『令□小耤臣』5603)

金文:農耕(『王大耤農于諆田賜[場]』0660,『官嗣耤田』大26)

古音 dzjiak.

*長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久遠也。從兀從匕。兀者高遠意也。久則變化。亡聲。𠂤者倒亡也。

(人之髮長者，經常爲老人形像。大概老人頭髮不稠，常散髮而不打髻) J386, 794, 803, L2967, LZ33, Z5795, ZB3024

甲骨:首一(『其又長子𢀛□至，王受又』27641)

金文:首一(『魯白彭長子□乍寶尊彝』2688)

長延(『人長城』0042,『文武長剌[烈]』又30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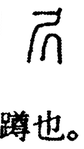
年長(『事少女[如]長』又287,而退與者侯齒長於會同』又286)

古音 diang 3 **諧聲** tiang 5, t'iang 3, drang, t'rang.

*居

[甲骨]

[金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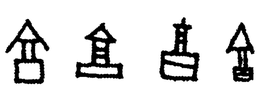
[小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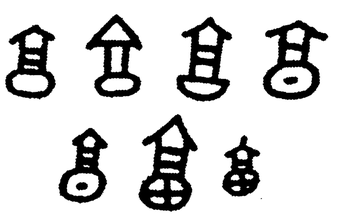
說文:蹲也。從尸。古者居從古。(人坐于矮几上)

(春秋晚期才有坐矮几之現象，但爲野外臨時坐具，非日常家具。大概東漢才較普遍)

古音 kjav 11 **諧聲** gjav.

*享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獻也。從高省。曰象進孰物形。孝經曰，祭則鬼享之。

(夯土台上之建築物，廟享之處。一般住家不用如此費工的方式建築) J247, L1847, LZ734, Z3529, ZB1799

甲骨:祭享之所(『今日王勿往于享』4632,『酒大𣪊于□享伐』32262)

祭享(『又升伐享妣己』32227)

金文:祭享(『其用享于厥帝考』0622,『子子孫孫永寶用享』1222)

賞賜(『者侯享以吉金』1502)

古音 xjang **諧聲** p'rwang.

*昌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美言也。從日從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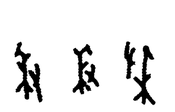
(日升離海面之景，反映其影，早上時分，與旦字同形) J288, L2195, LZ432, Z418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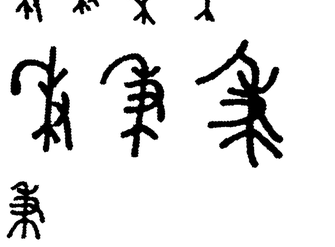
甲骨:同旦字(『辛亥昌大雨自東少』21025,『戊辰復昌? 弜復昌，其延』34601,『昌至于昏不雨』2927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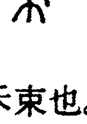
金文:昌盛(『子孫蕃昌』0882)

古音 t'jang 7.

*秉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禾束也。從又持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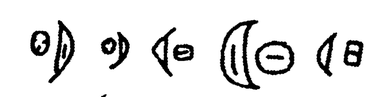
(手持一束禾) J120, L0919, LZ526, Z1691, ZB94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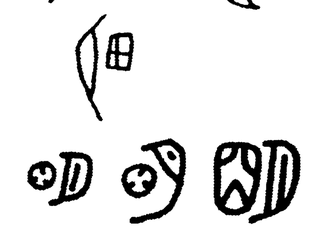
金文:持有(『穆穆秉元明德』0057,『秉德共屯』0673)

量度單位(『鑄西郭寶鑪三秉』2999)

古音 piwang 2.

*明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照也。從月從囧。

(月光照射入窗有光明) J295, 776, L2267, LZ440, Z4330, ZB2271

甲骨:早上有日光時刻(『羽庚甲我伐，易日? 庚甲明豕，王來途首雨』6037,『羽丁酉酒伐，啟日? 明豕，大食日啟』英1101)

金文:光大(『服肇夙夕明享』2125,『穆穆秉元明德』0057,『天子明哲』0675)

明白(『用明則之于銘』0042)

古音 miwang 3 **諧聲** mrwang 2.

＊京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的所爲絶高邱也。從高省，丨象高形。

(桿欄上之建築，高于一般平地或半地下穴居建築) J246, L1839, LZ741, Z3515, ZB1793

甲骨:京都大邑(『王令畢田于京』 33220,『丁亥俎于磬京羌』 318,『令郭系才京奠』6)

樂名(『奠其奏庸衷舊庸大京武丁⿰』 屯4343)

金文:京都大邑(『明公用牲于京宮』 2446,『才鎬京』 1293,『至于京自』 0053,『受京宗懿德釐』 大6)

古音 kiang 3 諧聲 giang 4, liang 13, liak, ?iang, kiwang, (顯 gaw 2).

黥

[甲骨]

[金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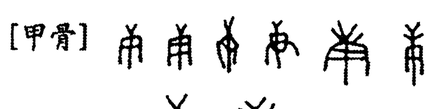
[小篆]

說文:墨刑在面也。從黑，京聲。或從刀。

(以刀在臉上施墨刑，黑爲受墨刑者之象)

古音 giang.

＊庚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位西方。象秋時萬物庚庚有實也。庚承己，象人齋。

(鈴形或手鼓形？) J551, L4267, LZ1114, Z8076, ZB4200

甲骨:干支。

樂名(『叀庚庸用』 310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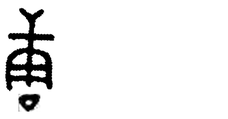
金文:干支。

賡續(『庚松陽。庚爰陵』 又2)

古音 krang 3 諧聲 (唐dang 6), k'ang 7.

唐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大言也。從口庚聲。

(k與t聲少諧聲現象。或本是有舌之鈴形，訛變成從口。以鈴聲響亮表意？) J44, L0389, LZ1379, Z676

甲骨:先王名(『御自唐，大甲，大丁，祖乙百羌百牢』 300,『既燎上甲于唐』 12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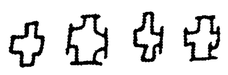
人地名(『乍大邑于唐土』 英110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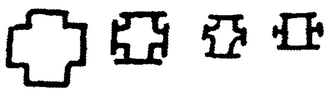
樂名(『叀武唐用，王受佑』 27151)

金文:商王名(『虡虡成唐』 大45)

古音 dang.

＊亞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醜也。象人局背之形。

(墓道或建築地基形) J539, L4165, LZ1115, Z7849, ZB4116

甲骨:高級軍事官(『叀亞畢以人』 32272,『亞旁以羌其御用』 36953,『亞立其于右利』 28021)

軍官(『其令馬亞射麋』 26899,『令多亞弜犬』 567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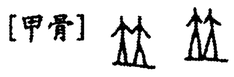
祭祀所在(『羽乙屮于亞』 13597,『其品亞，叀王醴用』 屯2346,『王馬尋□其禦于父甲亞』 302970)

金文:軍官(『亞牧』 0455,『命女嗣成周里人眔者侯大亞』 1354,『王飲多亞』 1253,『成周走亞』 又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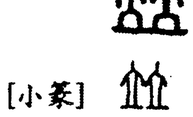
次級，旁系(『不顯高祖亞祖』 又329,『磷明亞祖祖辛』 又309)

古音 ?rav 5 諧聲 ?av 4, ?rav 5, ?rak.

＊並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併也。從二立。

(兩人併立) J429, L3253, LZ109, Z6203, ZB3259

甲骨:靠近(『屮新星並火』 11503)

兼用(『妣庚歲並酒』 23326,『登並酒祖丁暨父丁』 屯6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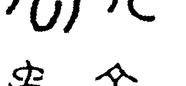
金文:兼同(『將與吾君並立於地』 又286,『辛白其並受』 0625)

古音 bwang 3 諧聲 (並beng).

＊禹

[甲骨]

[金文] 

[小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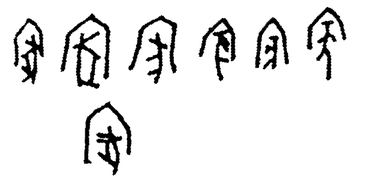
說文:禹蟲也。從內。象形。

(某種蟲之象形) Z7924

金文:人名。大禹(『受大命鬲宅禹蹟』 1382)

古音 vjwav 8 諧聲 kjwav 4, k'jwav, ?jwav 2.

家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居也。從宀豭省聲。

(屋下養猪，爲一般人家居所在) J315, L2429, LZ759, Z4546, ZB2373

(爲集肥方便，漢代陶猪圈明器常與厠所建在一起。其他大型家畜，稍遠人們生活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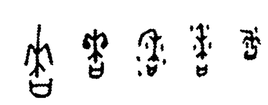
甲骨:親屬(『我家祖辛弗左王』13584,『我家舊𠂤臣亡它我』3522)

宗廟(『其𠂤于上甲家』13581,『危方册觀新家，今秋王其從』28001)

金文:家族(『十世不忘獻身才畢公家』1347,『易女夷臣十家』1354)

古音 krav 4.

*香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芳也。從黍從甘。

(禾于鍋上煮，蒸氣上升有馨香味) J661, L2393, LZ280, 552

甲骨:美香?(『黍才龍圃香，受㞢年』9552)

古音 xjang.

*段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借也。闕。

(不知。與段結構相似) Z1717

金文:遐遠(『天子不[丕]叚不[丕]其[基]』2151,『叚不黃耇萬年』144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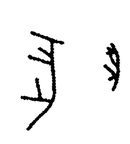
長壽(『用匄屯叚永命』0053,『敢對揚天子丕顯叚休命』2924)

瑕疵(『爲德無叚』2829)

休暇(『余不叚妄寧』大4)

古音 krav 17 諧聲 xrav, krav, grav 9.

豭

[甲骨] 

[金文]

[小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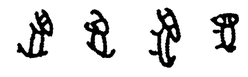
說文:牡豕也。從豕叚聲。

(特顯明雄猪之性器) J389, L2979, LZ616,

甲骨:公猪(『今日用三豭于成』1371)

古音 krav.

*兔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獸名。象居後其尾形。兔頭與㒳頭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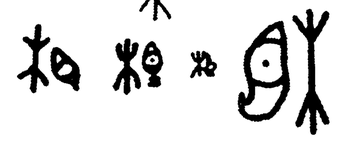
(兔形) J405, L3083, LZ640,

甲骨:兔子(『乎多羌逐兔，獲』154,『允狩禽獲兕六，豕十屮六，兔百屮九十屮九』10407)

古音 t'av 諧聲 dav.

*相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省視也。從目從木。易曰，地可祝者莫可觀于木。

(以眼觀察植物生長的情況) J159, 264, L1145, LZ226, 231, Z2130, 3808, ZB1152

甲骨:明視(『羽甲辰日相啟? 允☐』9816,『相日今☐允雨』38158)

金文:官名(『相邦』3135,『丞相』3134,『守相』3160,『相侯』又314)

輔助(『使得賢才良佐☐以輔相厥身』又28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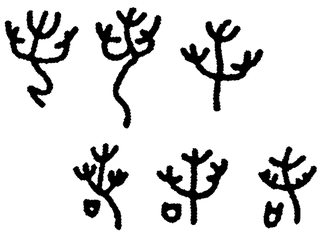
箱(『滕相乘馬』283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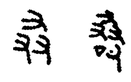
借爲喪(『用之勿相』大53)

古音 sjang 5 諧聲 siang 2.

*若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若，擇菜也。從艸右。右，手也。

說文:叒，日初出東方，昜谷所登搏桑叒木也。

(兩手上伸，理髮使順，或高興而雙手高舉揮舞狀) J20, L2051, LZ130, Z3893, ZB1991

甲骨:順利(『大甲若王』3216,『王屮不若』376,『日月又食，惟若? 日月又食，非若』33694,『于庚子王涉，若』32951)

如預料(『王占曰; 乃茲亦屮崇。若稱，甲午王往逐兕。』1040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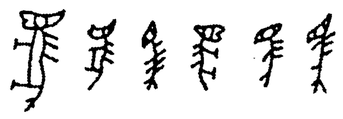
金文:如是(『王若曰』0676,0675, 1383,『允哉若言』又286)

順從，順利(『告余先王若德』0680,『子孫是若』0632,『智天若否』又28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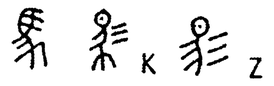
赦免(『死亡若』又289,『辟死罪之有若』又287)

古音 njak 4 諧聲 njiav, t'iak 2, nak.

* 馬

[甲骨] 

[金文] 

[小篆] 

説文:馬獸也。象頭髦尾四足之形。

(馬全形) J397, L3031, LZ624, Z5885, ZB3073

甲骨:馬官、馬隊(『令多馬衛于北』 5711,『多馬亞其𠂤禍』 5710,『𠂤三族馬令』 34136,『馬其先,弗每』 27946,『肇馬左右中人三百』 58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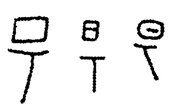
馬匹(『奚不其來白馬五』 9177,『乎取馬于插以三月』 8797,『馬五十丙』 11459,『王畜馬才茲𠂤』 29415)

金文:馬匹(『賞御正衛馬匹』 1273,『白懋父錫召白馬』 27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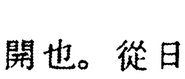
馬官(『右走馬嘉自乍行壺』 2791,『參有嗣,嗣土嗣馬嗣工』 2445)

古音 mrwav 7.

* 易

[甲骨] 

[金文] 

[小篆] 

説文:開也。從日一勿。一曰飛揚。一曰長也。一曰强者衆貌。

(太陽高升標桿以上的位置) J388, L2973, LZ432, Z5816, ZB3036

甲骨:太陽(『于南陽西𡆥』 屯4539,『☐酒,明雨伐☐雨咸伐,亦☐施卯烏,大啟易☐』 11499)

金文:光揚(『對揚王休』 1329,『對揚天子休』 1371,『敢明易告』 又288)

馬車飾具(『易金車』 1348,『僕女十五易登[簪]』 又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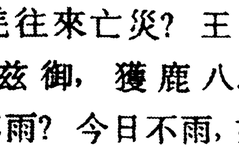
受陽之處(『庚松易。 庚易丘。 庚繁易』 又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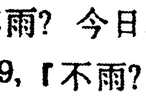
場圃(『嗣易林吳[虞]牧』 1367)

古音 riang 16 諧聲 t'ang 8, dang 14, diang 2, tiang 4, ts'jang, st'jang 11, drang.

* 庫

[甲骨]

[金文] 

[小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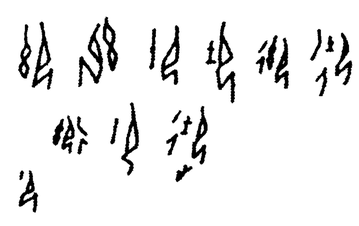
説文:兵車藏也。從車在广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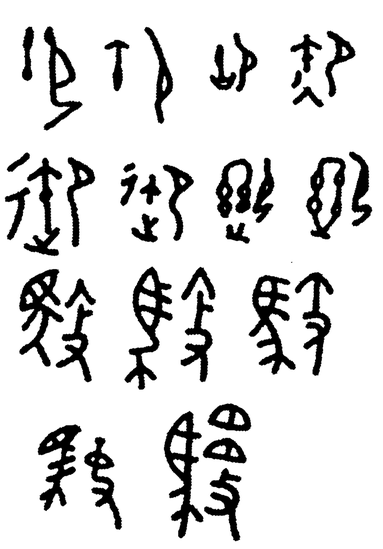
(放車之庫房) Z5717, ZB2991

金文:兵庫(『左庫工師司馬裕』 3136,『右庫』 3102,『鄭武庫』 又232)

古音 k'av.

* 卸 [御、馭]

[甲骨] 

[金文] 

[小篆]

説文:舍車解馬也。從𠂤午。

説文:御,使馬也。從彳從卸。

(卸自御析出)

(跪于繩索之前,攘除儀式) J76, L0583, LZ143, Z1021, ZB625

(跪駕。或以鞭驅馬) J814, L0583, Z1021, ZB625

甲骨:禳除(『御婦井于母庚』 2726,『朕耳鳴𠂤御于祖庚羊百』 22099,『王馬尋☐其禦于父甲亞』 302970,『乍大御自上甲』 14860,『于祖辛御疾』 1720)

用事(『令衆御史』 25,『其乎北御史衛』 27897,『其御右史,王受又』 30524)

抵禦(『其乎戍禦羌方于義𠂤,戈羌方不喪衆』 27972,『令多馬羌御方』 6761)

金文:駕馭(『賞御正衛馬匹』 1273,『☐御從王南征』 1251)

使用(『監司新造貯用宮御』 2536, 1392,『不克御事』 又293,『自乍御鑒』 2985)

官名(『白遲父媚御史競歷』 1315)

服務,招待(『以御賓客』 0632,『用御天子之事』 2835)

抵禦(『莫敢御余』 又81,『率虎臣御淮戎』 又349)

祭祀(『用乍大御于厥祖妣父母』 2726)

甲骨:執行(田羌往來亡災? 王占曰,吉。茲御,獲鹿八』 37405,『其雨? 今日不雨,茲御』 英2589,『不雨? 茲御。不雨』 懷1885)

金文:用事者(『人鬲自馭至于庶人六百又五十又九夫』 0676,『以武公徒馭至于噩』 0678)

方國名(『馭方侑王。 馭方合王射』 067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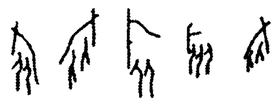
駕馭(『王錫馭八貝一具』 27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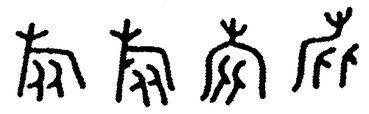
2701,『馭右和同,四牡汤汤』 又288)

古音 sjiav.

古音 ngjav 4.

* 旅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軍之五百人爲旅。從从從从。从俱也。

(多人在一旗幟之下，表示衆族組成的軍隊，大團體) J290, L2227, LZ1169, Z4235, ZB2202

甲骨:軍隊組織(『翌日王其令右旅暨左旅□見方𢦏，不雉衆』屯2328,『其振旅延過十盂，往來亡災』36426,『登婦好三千，登旅萬乎伐□』英1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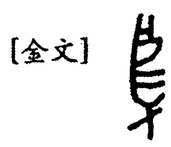
金文:旅行(『用乍旅彝』0817,『乍旅鼎』0258)

黑色(『旅弓十。旅矢千』138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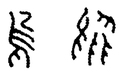
旂錯字(『玄衣黹屯鑾旅』又340)

古音 liav 2 諧聲 lav.

* 烏(於)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孝鳥也。孔子曰，烏于呼也。取其助氣，故以爲烏呼。

(烏鴉身黑不見眼珠) Z2435, ZB1312

金文:發語詞(『烏乎哀哉』0678)

介詞(『用追孝烏我皇[考]』1336,『大司馬邵陽敗晉師於襄陵之歲』又2,『則征於大府』又2,『而皇[況]才於少君乎』又287)

古音 ?jav 8, ?av 諧聲 ?at.

* 亮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 明也。從儿高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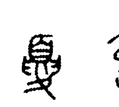
(上半爲地上高房之形，人於高房子中，屋高則採光好)

古音 liang

* 夏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中國之人也。從夂從頁從臼。臼兩手，夂兩足也。

(巫于夏日跳舞祈雨之姿) Z3624, ZB1851

金文:中國人(『虢事鐘夏』138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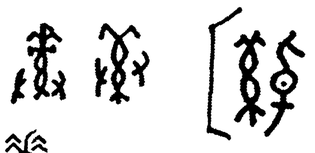
夏季(『夏屖之月乙亥之日』又2)

路要衝名(『逾夏』又2)

古音 grav 3.

* 素

[甲骨]

[金文] 

[小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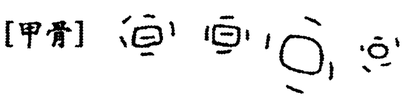
說文:白繒縞也。從糸。𠂆取其澤也。

(粗織之布，未加工縫邊者，𠂆爲未修齊邊緣的形象) ZB3823

金文:不修飾(『易女韋布素黃』又98)

古音 sav 2.

* 皀

[甲骨] 

[金文]

[小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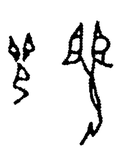
說文:際見之白也。從白，上下小見。

(日被雲所遮，光線自四周透出)(或釋暈) J287, L2599, LZ431

甲骨:氣象(『皀延雨』13046,『□各雲□雨皀』20985)

古音 k'iak 2 諧聲 liak.

* 眔 [睪]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左右視也。從二目。

說文:睪，舉目驚睪也。從𠂤從眔，眔亦聲。

(轉頭左右視之狀。與罷睪應爲同一字之分化) J162, L3243, LZ231

古音 kjwav 6 諧聲 gjwav 10, kjwak 9, k'jwak, gjwak 2, xjwak 3.

矍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鷹隼之神也。從隹從眔。

(視力敏銳著稱之鳥)

古音 gjwav 10 諧聲 kjwak 9, k'jwak, gjwak 2, xjwak 3.

* 隻

[甲骨] 

[金文] 

[小篆]

説文:鳥一枚也。從又持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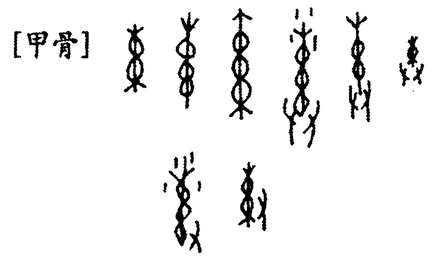
(手捉到一隻鳥之狀) J172, L1253, LZ650, Z2291, ZB1219

甲骨:捕獲(『多羌不其隻』 156, 『其惟王隻射兕』 104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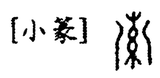
金文:捕獲(『敦伐噩侯休隻厥君馭方』 0678, 『戰隻兵銅』 2916, 『隻馘四千八百二馘』 0677)

古音 tjiak.

* 索

[甲骨] 

[金文]

[小篆] 

説文:草有莖葉可作繩索。從艸糸。杜林説, 艸亦朱茜字。

(繩索合股之形。或加手表示糾繩的動作) J103, 125, 275, L2075, LZ1232, 1233

甲骨:祭名、人名(『來丁未索于祖乙』 32550)

古音 sak 2, srak 2.

與

[甲骨]

[金文] 

[小篆] 

説文:黨與也。從舁与。

(二人用四手合作糾繩) Z1472, ZB859

(与字由之析出)

説文:与, 賜予也。一勺爲与, 此與予同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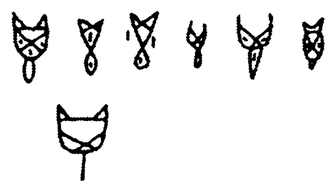
金文:給予(『與□之民人都鄙』 0062, 『與朕以熊』 又53)

參與(『而退與者侯長於會同。將與吾君並立於世』 又286)

副詞(『□□與與』 大45)

古音 riav.

* 鬯

[甲骨] 

[金文] 

[小篆] 

説文:以秬釀鬱草, 芬芳攸服以降神也。從凵, 器也。中象米, 匕所以扱之。易曰, 不喪匕鬯。

(可能香料包或花蕾形, 用以製香酒) J235, L1755, LZ1096, Z3335, ZB1697

甲骨:鬯酒(『其登新鬯二必一卣于⿰』 30973, 『多宁以鬯登于丁卯』 屯2567, 『王賓文武丁伐十人卯六牢鬯, 亡尤』 35355)

金文:鬯酒(『易女鬯一卣』 0676)

古音 t'ang.

* 舁

[甲骨]

[金文]

[小篆]

説文:共舉也。從臼從廾。讀若余。

(四手共舉一物, 大半自輿字析出)

古音 riav 28 諧聲 kjav, rjav 2.

輿

[甲骨] 

[金文]

[小篆] 

説文:車輿也。從車舁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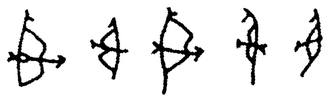
(四手共舉一輿) J532, L4117, LZ1148

古音 riav.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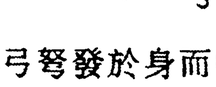
宣榭(『王各于宣射』 大27)

古音 zdjiav 2, rav 1, djiak, riak 諧聲 rjiav 2.

* 射

[甲骨] 

[金文] 

[小篆] 

説文:弓弩發於身而中于遠也。從矢從身。

(箭于弦上待射之狀) J242, L1805, LZ1010, Z3451

甲骨:軍職(『勿令畢以三百射』 5769, 『羽己卯令多射』 46, 『乎子盡以先新射』 5785, 『射插以羌其用自上甲』 32023)

箭射(『射鹿獲』 10694, 『王惠游麋射, 弗每永王』 屯2542, 『王異戊其射才穆兕』 28400)

金文:箭射(『王令靜嗣射學宮。小子眔般眔小臣眔僕學射』 1366, 『馭方合王射』 0678, 『王射于射廬』 0656)

感謝(『射分田邑』 0670)

桑

[甲骨] 

[金文]

[小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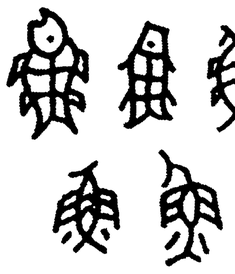
說文:蠶所食葉木。從叒木。

(桑樹形) J269, L2059, LZ516

古音 sang 2.

魚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水蟲也。象形。魚尾與燕尾相似。

(魚形) J457, L3465, LZ673, Z6461, ZB3444

甲骨:漁釣(『王往延魚, 若』12921,『王狩㠯魚, 禽』10918,『王兑省魚, 不遘雨』屯637)

官職(『肇魚人』21693,『其束司魚』297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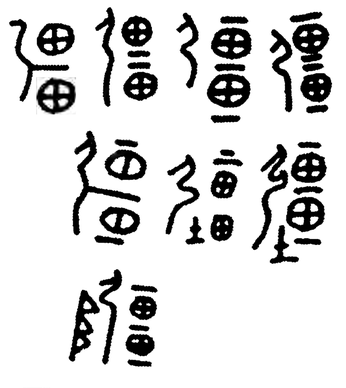
魚鮮(『王令伊父簋取祖乙魚, 伐告于父丁, 小乙, 祖丁, 羌甲, 祖辛』屯234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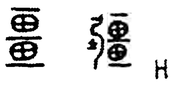
金文:魚皮(『魚簋』0680)

古音 ngjav 4 **諧聲** lav 3, (穌sav 2).

畺(疆)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疆, 界也。從畕。三其界畫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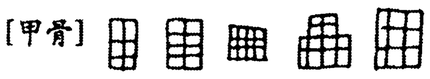
(田地疆界區畫分明, 强字以之爲聲符) J532, 801, L4035, Z7511, 7513, ZB3940

金文:疆界(『頌其萬年無疆』0658,『厥東疆眾散田』又337)

疆土(『余處此南疆』0013)

古音 kjang.

畕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比田也。從二田。闕。

(田地疆界區畫分明)(卜辭同田字) J532, 801, L4035, Z7511, 7513, ZB3940

甲骨:軍職(『以多田亞任』32992)

田狩(『王弜田』320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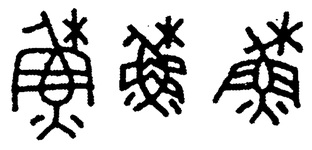
農田(『王令圣田于京』33209,『王令多尹圣田于西, 受禾』33209,『王令多羌圣田』33213)

金文:疆界(『其萬年無畺』0575)

古音 kjang 11 **諧聲** gjang 4, kiang.

穌

[甲骨]

[金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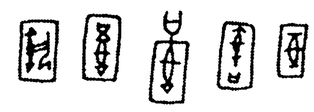
[小篆] 

說文:杷取禾若也。從禾, 魚聲。

(? 聲不同部, 大半不是形聲字, 取意不詳) Z356

古音 sav.

圉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囹圉所以拘罪人。從幸從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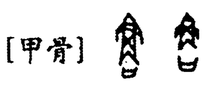
(拘禁人犯之牢獄) J425, L3235, LZ1003, ZB3207

甲骨:牢獄(『其執于圉』5973,『小臣召⿰其乍圉⿰于東對? 王占曰; 吉』36419)

金文:强有力(『□圉武王』又309)

古音 ngiav.

魯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鈍詞也。從白魚省聲。

(魚于盤上, 魚爲美食, 西周初已挖池人工養魚) J165, L1211, LZ674, Z2241, ZB118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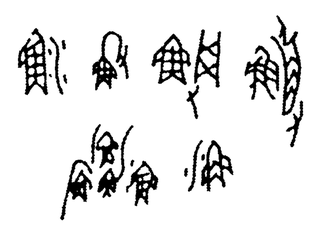
甲骨:美好(『王占曰, 吉魯』10133,『黍田年魯』10133,『婦井魯于黍年』101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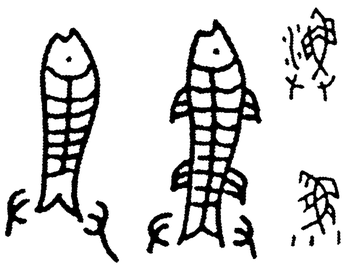
金文:美好(『用祈眉壽魯休』1294,『降余魯多福亡疆。惟康右屯魯』004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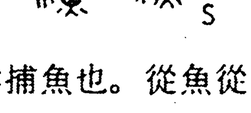
魯國。

古音 lav.

漁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捕魚也。從魚從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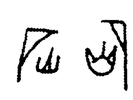
(魚游水中, 或垂釣、撒網等捕魚法) J457, L3469, LZ676, Z6481, ZB3453

甲骨:漁釣(『壬弜漁, 其狩』28430,『惠滴漁』28426)

金文:漁釣(『乎漁于大池』1349,『乎井從漁』0630)

古音 ngjav.

* 庶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屋下衆也。從广炙。炙古文光。

(以火烤石之煮食法，用多塊石頭，故有衆庶之義) J384, L2965, LZ847, Z5727, ZB2997

金文:庶民，庶出(『人鬲自馭至于庶人六百又五十又九夫』0676,『乍其庶女邁孟姬媵也[匹]』2980)

庶幾(『社稷其庶乎』又287)

古音 tjav 2 諧聲 dav 3, st'jav, tjiav 6, tjiak 2, dak 2, rjiak 2.

席

[甲骨]

[金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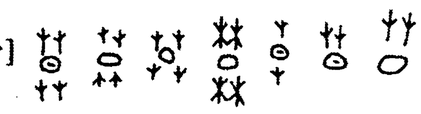
[小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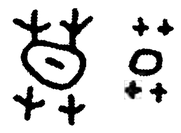
說文:藉也。禮，天子諸侯席有黼繡純飾。從巾，庶省聲。古文從石省。

(古文字形象屋內之坐席形)

古音 rjiak.

* 莫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日且冥也。從日在艸中。

(日已西下，看似在林間，黃昏時刻) J24, L0241, LZ504, Z418, ZB329

甲骨:暮時(『其又父己，𢀛莫酒，王受又』27396,『王其省盂田，暮往藝人不雨』屯2383)

金文:墓(『以西至于堆莫眉』2927)

暮(『夙莫不忒』大53)

副詞(『莫不來王』『僉莫不曰卑讓』3012,『莫敢御余』又81)

古音 mwav 10 諧聲 mwak 11, mrwak 6, meak, mrwav.

* 鹵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西方鹽地也。從箇文西。⁘象鹽形。

(鹵味的袋包，中實香料) Z6539

金文:鹽包(『令乍册內史易免鹵百□』2917,『易鹵價千兩』大47)

古音 lav.

章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樂竟爲一章。從音從十。十，數之終也。

(儀仗的形象，爲表彰身份之物) Z1330, ZB798

金文:玉璋(『王乎宰利易師遽□圭一環章四』2443,『反人瑾章』1392, 0674)

古音 tjang 13 諧聲 st'jang 3.

* 竟

[甲骨] 

[金文]

[小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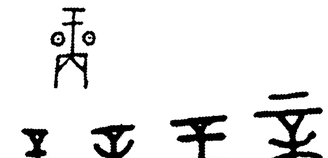
說文:樂曲盡爲竟。從音從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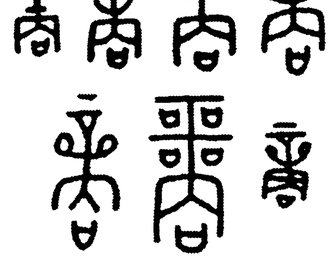
(競字析出? 或象一人吹長管樂，古時有以鐸節舞容之俗，或可能以某種管樂爲曲盡之信號?) J98, L0757, LZ75

甲骨:競爭? 終盡? (『弜竟』35224)

古音 kiang 4 諧聲 ?iang gjang.

商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從外知內也。從冏，章省聲。

(可能是商人之社的建築形，故以商名其首府，有大商、中商、丘商等的區別。建築架構下之口或是窖穴?) J92, 280, L0693, LZ776, Z1176, ZB699

甲骨:商都(『王入于商，其𡆥乍禍』7772,『今歲秋不至茲商』24225,『受中商年』20650)

賞賜(『勿商牧』5597,『舟稱册，商若』7415,『王弜商望，其戠』32968)

樂曲(『𢀛商奏又正，又大雨』30032)

金文:賞賜(『井商彦貝二朋』0528,『商宅受或[國]』又47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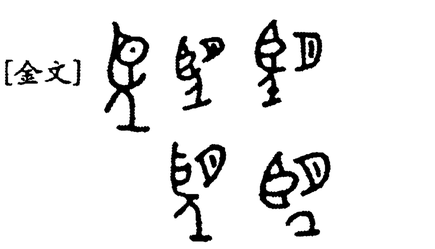
商國(『成王伐商圖』1384,『惟武王既克大邑商』又294)

樂調(『穆音之商』又494)

古音 st'jang.

* 望

[甲骨] 

[金文] 

[小篆] K

說文:月滿，與日相望似朝君也。從臣從壬。壬，朝廷也。

(抬頭遠望，或站於高地，視野更遠) J354, L2711, LZ229, Z5174, ZB2687

甲骨:巫術伐望(『勿登人乎望苦方』 6182,『乎雀伐望戠』 6983,『勿執多寇乎望苦方,其棗』 547)

金文:月望(『惟三月既望乙亥』 1300)

借爲忘(『弗敢望公白休』 1334,『王弗望厥舊宗小子』 21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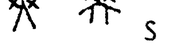
攻伐(『隹子曰令望人方𠂤』 2724)

古音 mjwang 3.

* 爽

[甲骨]

[金文] 

[小篆]  S

說文:明也。從㸚從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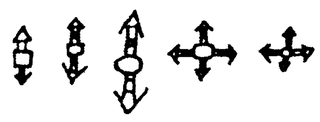
(人所穿衣服織孔粗大，透風，凉爽) Z2077, ZB113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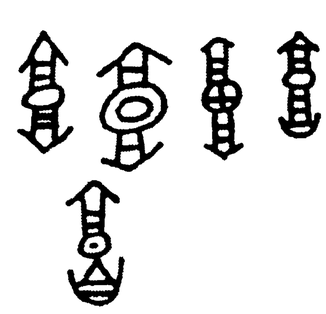
金文:配偶字之訛寫(『遘于妣丙肜日大乙爽』 2720)

爽變(『余又爽變』 2927)

古音 siang 3 諧聲 ts'iang 2.

* 郭

[甲骨] 

[金文] 

[小篆] H

說文:外城也。回象城。郭之重，兩亭相對也。

(城郭形，四看亭或省爲二。演變成墉郭兩字，說文墉的古文即作郭字形) J245, L1827, LZ740, Z3495, ZB1787

甲骨:城郭(『勿𡆥基方缶，乍郭子商戈』 13514)

時刻(『中日至郭兮不雨』 屯 2729,『郭兮至昏不雨』 29794)

金文:平庸(『余非庸又聞[昏]』 0680)

僕傭(『僕庸土田』 1373)

人地名。

古音 kwak 4 諧聲 k'wak 3, xwak 2.

古音 (墉) riewng

* 强

[甲骨]

[金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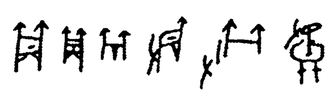
[小篆]  Z

說文:蚚也。從虫，弘聲。

(從蟲，疆聲或弘聲，弘疆不同部類，弘之部分可能省變自疆)

古音 gjang 4 諧聲 kjang 2.

* 𢍏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玉爵也。夏曰琖。殷曰𢍏。周曰爵。從皿從斗。冂象形。

(無流之飲酒器形) J530, L4105, LZ1066

甲骨:酒器?(『亡𢍏』 21504)

古音 krav.

* 瓜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本不勝末，微弱也。從二瓜。

(一藤結二瓜，不勝負荷重量)

古音 vriwav 2 諧聲 lwa.

* 普

[甲骨]

[金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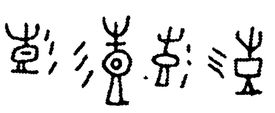
[小篆] 

說文:日無色也。從日從並。

(兩人站立於日下，其陰影人人皆相似，難以辨認面貌)

古音 p'wav.

* 彭

[甲骨] 

[金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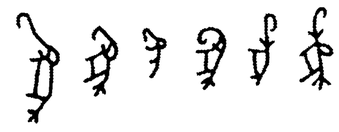
[小篆]

說文:彭聲也。從壹，彡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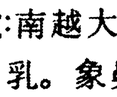
(鼓聲短促，聲聲分明，以三短劃表示) J219, L1655, LZ1074, Z3064, ZB1576

古音 brwang 3 諧聲 pwang, prwang, bwang.

* 象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南越大獸。長鼻牙，三年一乳。象鼻牙四足尾之形。

(象獸之形) J395, L3029, LZ631, Z5880, ZB3070

甲骨:象獸，或象國人(『獲象』10222)

人地名(『于癸亥省象，易日』32954)

金文:象獸(『乍象舞。 匡甫象樂二』1445)

象牙(『王乎宰雁易□弓象弭』0654)

古音 rjang 7 諧聲 st'jang.

* 糸

[甲骨]

[金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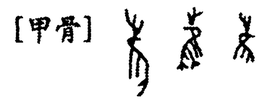
[小篆]

說文:衆草也。從四屮。讀若與網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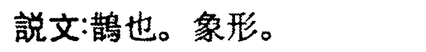
(衆草叢生，他字析出)

古音 mwang 2 諧聲 mwav.

* 鳥

[甲骨] 

[金文] 

[小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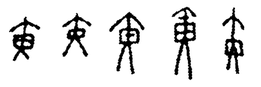
說文:鵲也。象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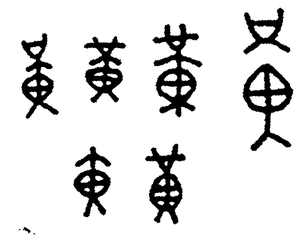
(鵲鳥有高聳羽冠) J57, L1389, LZ660, Z2440, ZB13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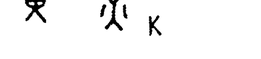
金文:行禮儀之鞋(『易赤鳥』0672，『芾鳥』0676，『業鳥踴皮二』又338)

古音 sjiak 諧聲 sjiak 2, st'jak, sjiav 2.

* 黃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地之色也。從田，古文光聲。

(成組之玉佩形) J523, L4039, LZ977, ZB3942

甲骨:顏色(『燎于東西南卯黃牛』14315，『王其鑄黃吕奠血，叀今日乙未利』英2567)

金文:顏色(『侯萬年眉壽黃耇』2146，『余擇其吉金黃鑪』1446，『赤芾黃鑾旗』又15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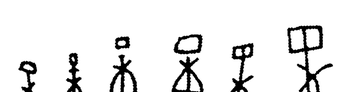
玉佩(『忽黃』0680，『幽黃』2834，『赤芾朱黃』2922，『金黃』1388，『五黃』1386，『素黃』又1，『同黃』又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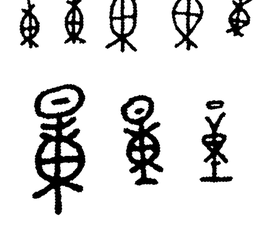
黃帝(『高祖黃帝』1503)

樂調(『黃鐘之十角』又494)

古音 gwang 6 諧聲 k'ang, kwang 3, k'wang 5, krwang 4, grwang 2, kjwang.

* 量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稱輕重也。從重省，㬎省聲。

(以小量器度量袋中之物的容量) J287, LZ1149, Z5183, ZB269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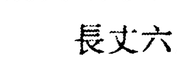
金文:度量(『官嗣量田甸』1375，『爲量庸四分』0570)

古音 liang 3.

* 戟

[甲骨]

[金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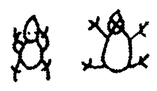
[小篆] 

說文:有枝兵也。從戈𠦝。周禮戟長丈六尺。讀若棘。

(戈有有長的歧出之內像旗有游之狀。戰國時代的器形)

古音 kiak.

* 黽

[甲骨] 

[金文] 

[小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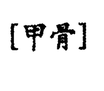
說文:蜥黽也。從它，象形。黽頭與它頭同。

(象形，爬行動物) J513, L3945, LZ693, ZB384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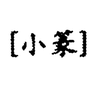
金文:竹材(『毋載金革黽箭』又3)

古音 mrwang 3.

* 噩 [㗊]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 乖也。從二臣相違。

說文: 㗊，驚走也。一曰往來也。從夭，噩聲。

(人豎立目左右游視，驚恐貌。與眙㗊爲同一字之分化) L3243

古音 kjwang 2 **諧聲** kiwang.

古音 (㗊) kjwang, kiwang.

* 葬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藏也。從死在㚔中。一其中所以薦之。易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故從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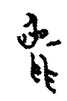
(床於棺中，或尸體放置在棺內之床上，床在古代爲承尸之物，死亡儀式所需，非日常睡眠所在) J756, L0243, LZ1177, 1184

甲骨:葬埋(『勿艸屮示卿葬，遥來歸』296,『甫邑並令葬我于屮自』17171,『乎葬垂侯』6943)

古音 tsang.

* 鼠

[甲骨]

[金文] 

[小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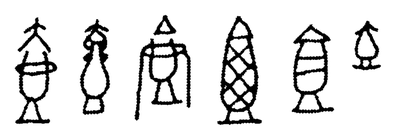
說文:穴蟲之總名也。象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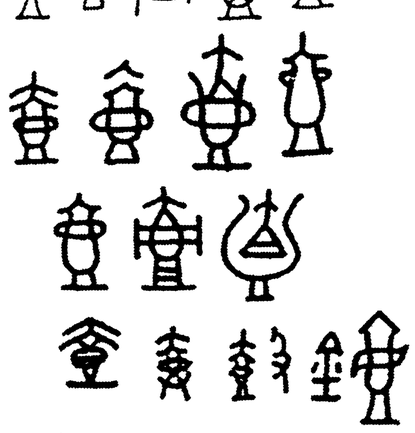
(老鼠坐立形) ZB3123

金文:鼠(『曾亡鼠[一]夫之救』又286)

古音 st'jav 2.

* 壺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 昆吾圜器也。象形。從大，象其蓋也。

(酒壺形) J423, L3221, LZ1042, Z6102, ZB3199

金文: 水酒壺(『右走馬嘉自乍行壺』2791,『鑄子孟妃朕盥壺』2818)

古音 gwav.

* 爽

[甲骨]

[金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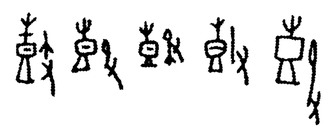
[小篆] 

說文:目衰也。從眔從大。大，人也。

(兩眼不正視，好像老是看下面或同靠近中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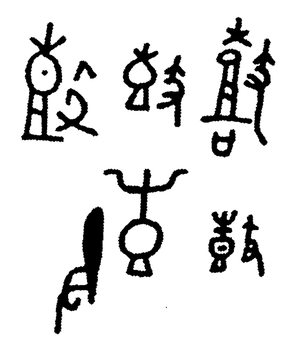
古音 kjwav.

* 鼓

[甲骨] 

0675)

古音 kwav 2.

[金文] 

[小篆] 

說文:革樂也。郭也。春分之音，萬物郭皮甲而出故曰鼓。從壴從屮又。屮象重飾，又象其手擊之也。

(手拿鼓棒打鼓狀) J220, L1659, LZ1073, Z1944, 3068, ZB1581

甲骨:打鼓(『其鼓彤告于唐九牛』22749,『其酒彤勿鼓』15710)

金文:打鼓(『令女嗣乃祖舊官小輔眾鼓鐘』1388,『永保鼓之』0052)

鼓(『易女小臣靈禽鼓鐘』

* 隻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規𠬜，商也。從又持崔。一曰𠬜，度也。或從尋。尋亦度也。

(某種常見於手上持着的鳥? 可能是獵鷹隼一類猛鳥，眼銳利能搜尋獵物，持之去打獵)

古音 ?jwak 3 諧聲 gwak 4, ?wak 3, xjwak, vjwak, grwak 4, ?rwak 3, gwav 5.

* 圖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畫計難也。從口從啚。啚難意也。

(範圍內的禾堆，標明農村座落的圖籍) Z3977, ZB2055

金文:區域(『成王伐東商圖。遂省東國圖』 1384)

地圖，圖畫(『述于圖室』 0668, 『厥受圖矢王于豆新宮東廷』 2927, 『各圖室』 又151, 『詔事圖丞□』 又509)

圖謀(『又事者官圖之』 又289)

古音 dav.

* 睪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司視也。從橫目從幸。令吏將目捕罪人也。

(罪犯之頭套上刑具，眼代表頭部)

古音 riak 11 諧聲 drak 5, t'ak, dak 2, tav 2, dav, st'jiak 4.

* 赫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火赤貌。從二赤。

(以多赤會意)

古音 xrak 2 諧聲 xrav.

* 寡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少也。從宀頒省。

(屋中最高地位只一人，故表達寡少，大頭的頁一般表示有特殊身份者) Z4682, ZB2459

金文:喪婚者(『勿侮鰥寡』 2726)

少量(『多寡不訂』 28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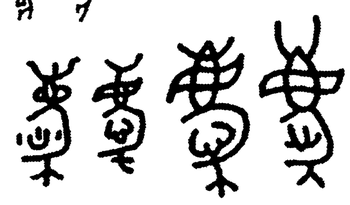
謙稱(『寡人聞之』 又287)

古音 krwak.

* 慶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行賀人也。從心從攵。吉禮以鹿皮爲摯，故從鹿省。

(某種野獸之心有大用，藥用? 獵得則可慶) J769, L3255, LZ708, Z6234

金文:喜慶(『休乂成慶』 0054, 『余告慶』 1372)

古音 k'iang.

* 詰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競言也。從二言。

(競字析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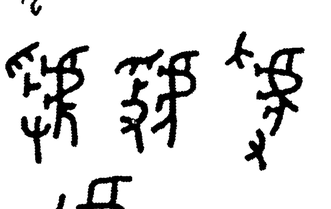
古音 giang 2, gjang.

* 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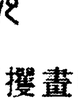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虎所攫畫明文也。從虎，𠂤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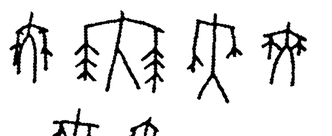
(徒手搏虎之狀，爲虢地有名的娛樂節目) J696, L1693, LZ637, Z3145, ZB1621

甲骨:人地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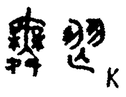
金文:人地名。

古音 krwak 2.

舞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樂也。用足相背。從舛,無聲。

(雙手持舞具跳舞) J255, L1927, 2039, LZ97, Z3828, ZB1969

甲骨:舞蹈(『今日奏舞,出從雨』12818,『多𠂤舞,不其從雨』14116,『亩戊乎舞,又大雨』300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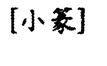
金文:副詞,無(『萬年舞疆』0662,『下民舞智』2990)

古音 mjwav.

*無

[甲骨]

[金文]

[小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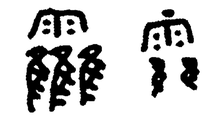
說文:豐也。從林夾。夾或說規模字。從大卅。數之積也。林者,木之多也,無與庶同意。商書曰,庶草繁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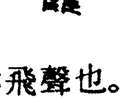
(舞字析出)

古音 mjwav 19 諧聲 xmwav 3, xmjwav 2.

霍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飛聲也。其聲雚然。從雨從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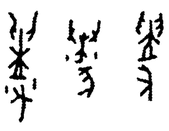
(衆鳥遇雨紛紛振羽去找避雨所,其聲紛雜) J186, L1827, LZ663, Z2419

甲骨:人地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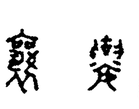
金文:人地名。

古音 xwak 3 諧聲 xeak.

襄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漢令,解衣而耕謂之襄。從衣,𧰼聲。

(雙手扶犁,前有牛曳拉之,并激起灰塵之狀) J407, LZ376, ZB2728

(說文所列兩個字形,小篆是形聲字,古文則自甲骨文演化)

(所扶之犁,有的有犁壁,有的無犁壁。犁壁是連續拉犁才用得着的裝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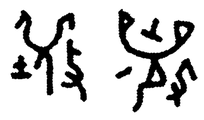
甲骨:田獵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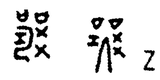
金文:地名(『敗晉師于襄陵之歲』又2)

古音 sjang.

*𧰼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亂也。從爻工爻㠯。一曰窒𧰼。讀若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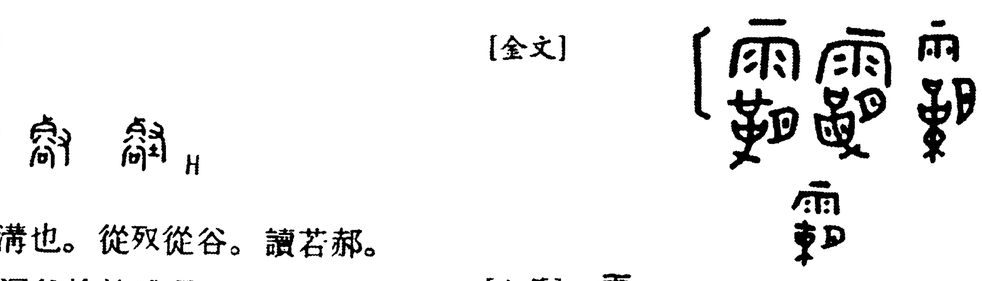
(很可能表現一人頂着盛土的籃筐而一人拿杖在一旁督導?) Z712, ZB4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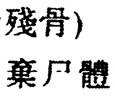
金文:亂(『𧰼龔愧忌』1336)

古音 nrang 2 諧聲 njang 18, sjang 4, st'jang 5, niang 3, nang 3.

*雧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雨濡革也。從雨從革。讀若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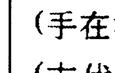
(獸皮仜風雨淋灑去其雜質,製革之法)

古音 p'wak 諧聲 prwav.

*㚔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溝也。從歹從谷。讀若郝。

(手在深谷撿拾殘骨)

(古代葬俗,丟棄尸體於深谷,讓鳥獸吃剩殘骨後才撿回埋葬)

古音 xak.

* 蟲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腹中蟲也。春秋傳曰,皿蟲爲蠱。晦淫之所生也。枭桀死之鬼亦爲蠱。從蟲從皿。皿,物之用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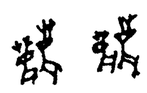
(皿中有蟲,致病之由) J510, L3929, LZ1025,

甲骨:病疾之災(『屮疾齒,惟蟲』13658,『母內亡蟲』2530,『屮災,不惟蟲』17183)

災故(『旨弗其伐,屮蟲罹』6016)

古音 kav.

* 麤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行超遠也。從三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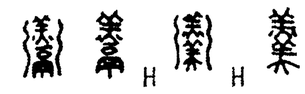
(群鹿奔跑莽闖之狀) J404, L3075, LZ648

古音 ts'av 2.

* 羹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五味盉羹也。從鬻從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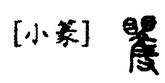
(鬲煮羹食,蒸氣上騰之象,字形已訛變)

古音 krang.

* 雥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隹欲逸走也。從又持之雥雥也。讀若詩云穫彼淮夷之穫。一曰視遠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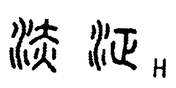
(手持老鷹欲行獵,因其視覺廣遠敏銳)

古音 kjwak 8 諧聲 k'jwak, gjwak 2, xjwak 3.

* 赤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棠棗之汁也。從赤水。或從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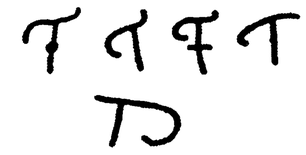
(赤色之汁)

古音 tsrav.

三、支錫耕　-ev, -ek, -eng

氏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巴蜀名山岸脅之堆旁箸欲落墮者曰氏。氏崩聞數百里。象形。乀聲。揚雄賦, 響若氏隤。

(某種工具形, 與山岸無關) J488, L3723, Z6899, ZB3627

金文:姓氏(『乍任氏從簋』 1007)

人稱代詞(『有嗣眔師氏合射』 0660, 『尹氏受王令書』 0674, 『小臣氏樊尹乍寶用』 0465, 『以君氏令』 1373, 『昔才爾考公氏克徇文』 又294)

語詞(『氏以游夕飲食』 又286, 『氏以賜之厥命』 又287)

古音 tjiev 7 **諧聲** djiev 4, gjiev 6.

*乀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 流也。從反丿。指事。讀若移。

(氏字析出)

古音 kjiev.

也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女陰也。從乀, 象形。乀亦聲。

(小篆字形有可能爲女陰形像, 與毓字一形之該部分相當) ZB3626

金文:語詞(『劃肆之才[在]楚也爲吕鐘』 又494, 『單父上官勹[庖]宰熹所受平安君者也』 又668)

古音 rav **諧聲** rjiav, riev 5, riek.

*厂

[甲骨]

[金文]

[小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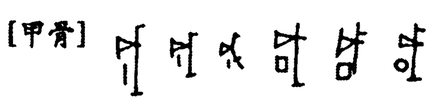
說文:拽也。明也。象拽引之形。𣪊字從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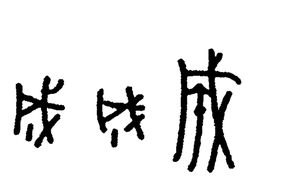
說文:𣪊, 委𣪊。虎之有角者也。從虎, 厂聲。

(與虎有關?)

古音 sjiev 4 **諧聲** t'iev, riev 2, diev 6, st'jiev, t'ev, dev 7, lev.

成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就也。從戊, 丁聲。

(從戊丁聲。丁或作釘之側視形) J550, L4257, LZ938, Z8025, ZB4191

甲骨:商開國先祖大乙之名(『上甲, 成, 大丁, 大甲』 1244)

金文:成周。成王。

完成(『休又成事』 1356, 『朕猷又成亡競』 0061, 『孔嘉元成』 0052, 『牧牛辭誓成』 又341)

借爲盛(『用成稻粱』 1441)

古音 djieng.

*丁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鐕也。象形。

(釘頭形。另一爲神主之室的正面形) J549, L4239, LZ793, Z7989, ZB418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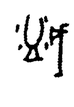
甲骨:干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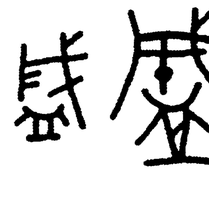
祊, 宗廟(『武乙祊其牢』 35858, 『其告方來于祊一牛』 33055, 『又夢祊人于河其用』 32212)

金文:干支。

古音 treng 3 **諧聲** teng 7, t'eng 5, deng 4, djieng 7.

盛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黍稷在器中以祀者也。從皿, 成聲。

(從皿戊聲? 或成省聲?) J227, L1705, LZ938, Z3176, ZB1644

甲骨:祭儀(『祊賓户、盛亡害』 18803)

金文:裝盛(『用盛稻粱』 1441, 1433『用盛旨酒』 2832)

旺盛(『德行盛往[旺]』 又288)

古音 djieng.

*冂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邑外謂之郊。郊外謂之林。林外謂之冂。象遠界也。

(郊外牌樓建築之形?) Z3483, ZB1778

金文:顏色(『易女赤芾冂黄[璜]』 又21, 『參冂莽恕』 0675)

古音 kweng 8 **諧聲** gweng 6, xweng, xjiweng, k'weng.

冥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幽也。從日從六，冖聲。日數十，十六日而月始虧幽也。

(雙手掰開子宮以助生產順利，古時於黑房中生產，故有幽暗的意思) J693, L2237, LZ78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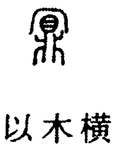
甲骨:分娩(『婦好冥嘉? 王占曰; 其惟丁冥嘉，其惟庚冥弘吉。三旬出一日甲寅冥，不嘉惟女』14002,『子目冥，不其嘉』14034,『婦鼠冥，余子』14115)

古音 meng.

冟 [冪]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以木橫貫鼎耳而舉之。從鼎，冂聲。周禮，廟門容大冟七箇。

(有蓋之鼎?)

古音 mek.

說文:冟，覆鼎也。從鼎冖，冖亦聲。

(以巾一類東西覆鼎) Z4431

金文:寧靜(『受天命冟宅禹蹟』1382,『齊邦冟靜安寧』2999)

古音 mjiet.

* 冖

[甲骨]

[金文] 

[小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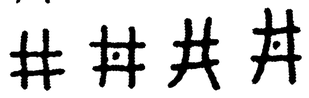
說文:覆也。從一下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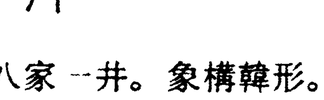
(?)

古音 mek 諧聲 meng 12, mreng, mjiet, st'jiek, (瞑men 2).

* 井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八家一井。象構韓形。・者瓮之象也。古者伯益初作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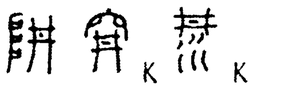
(井內木構形) J232, L1741, LZ1105, Z3283

古音 tsjieng 2 諧聲 kreng, dzjieng 5, kieng, geng 9.

阱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陷也。從阜井，井亦聲。

(動物被陷於人爲的坑陷中) J232, L1743, LZ64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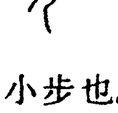
甲骨:設陷阱(『其麋阱王⿰』28797,『王其阱，禽』屯923)

古音 dzjieng.

* 彳

[甲骨]

[金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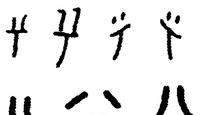
[小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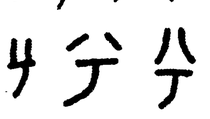
說文:小步也。象人脛三屬相連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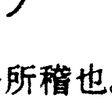
(行字析出，行道形)

古音 t'iek.

* 夂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語所稽也。從乁，八象氣越于也。

(不知) J215, L1629, LZ1283, Z2988

甲骨:時刻名(『中日至郭夂不雨』屯624)

古音 gev 2 諧聲 ngev.

呈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平也。從口，壬聲。

(某種底部彎曲，能保持平衡而不傾倒之器物) J845, L0375, LZ478

古音 dieng.

聖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通也。從耳，呈聲。

(一人聽口發出之聲音。特著耳朵以示有特殊聽力之人，强調天賦本領) J466, L3519, LZ237, Z6580, ZB3507

甲骨:同聽字(『□亡其聖』 14295)

金文:聖哲(『王用弗忘聖人之後』 0669,『用享孝于皇祖聖叔。 皇妣聖姜』 0062,『肅哲聖武』 0060)

古音 st'jieng.

*支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去竹之枝也。從手持半竹。

(手持樹枝)

古音 tjiev 7 諧聲 djiev 2, giak, kjiev, k'jiev 5, gjiev 16, ngjiev 2, kjiwev, gjiek.

*壬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善也。從人士。士事也。一曰象物出地挺生也。

(人挺立狀，或站於高土堆上) J354, L2709, LZ12

古音 t'eng 6 諧聲 t'ieng 5, rieng 2, st'jieng, t'eng 14, deng 19, geng.

*只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語已詞也。從口，象氣下引之形。

(不詳)

古音 tjiev 9 諧聲 kjiev, vriev, gev, k'jiek.

*令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發號也。從亼卩。

(戴帽之人。可能爲作戰之方便，號令者戴帽，在人衆中突出，易以識別) J374, L2867, LZ127, Z5577, ZB2912

甲骨:命令(『不惟帝令乍我禍』 6746,『王令多尹𠂤田于西，受禾』 33209)

金文:命令(『王令周公明保尹三事四方』 2446,『我聞殷述[墜]令』 0676)

生命(『用祈匄眉壽永令』 1355)

銅鈴(『王成周令』 0064)

古音 lieng 4 諧聲 leng 18, leng 2, (命miwang, mien, gien).

聽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聆也。從耳悳，壬聲。

(耳聽--人或多人口說之言) J466, L3521, LZ236, Z6583

甲骨:聽力(『王聽惟禍』 808)

聽從(『婦亡聽』 23466,『歸其𠂤聽』 19175)

古音 t'eng.

廷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朝中衛。從廴從壬，壬亦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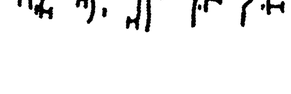
(階前官員所站之處爲廷。三斜劃或表示階級，土表示不經夯打之處) Z1056, ZB63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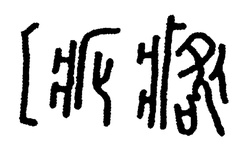
金文:庭院(『宰朋父右望人門立中廷』 1365,『即立中廷北卿』 0664,『新宮東廷』 2927)

來廷朝拜(『率懷不廷方』 0680,『鼏靜不廷』 大50)

古音 deng.

* 疒

[甲骨] 

[金文] 

[小篆]

説文:人有疾痛也。象倚箸之形。

(病時睡隔離地面之床上，預防不測時能符合禮儀，死在床上。古時亦稱地面睡卧之處爲床) J329, L2515, LZ117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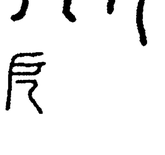
甲骨:疾病(『王疾齒，亡易』13643,『御疾身于父乙』13668,『屮疾止，惟黄尹它』13682,『言其屮疾』13637,『亞多鬼夢，亡疾』17448)

疾快(『今夕其雨疾』12671,『疾雨，亡害』12900)

古音 nrek.

* 戾　[軶]

[甲骨]

[金文] 

[小篆] 

説文:隘也。從户，乙聲。

(轅上之軶形) Z654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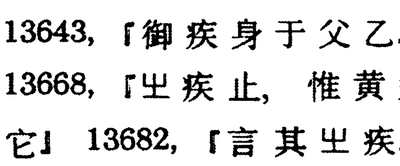
説文:軶，轅前衛。從車，戾聲。

金文:軶飾(『金戾』1380,『右戾』0680, 1387,『余爲大□戾大史』0062)

古音 ?rek 6 諧聲 ?rev.

* 平

[甲骨]

[金文] 

[小篆] 

説文:語平舒也。從虧從八。八，分也。

(可能是天平的形象，兩端均平才能稱得正確重量) Z3032, ZB1568

金文:平面(『丘平者五十尺』又289)

古音 bieng 6 諧聲 p'reng 5, beng 3, preng.

* 戾

[甲骨]

[金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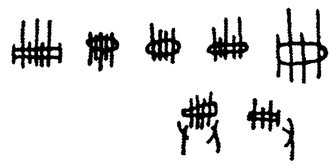
[小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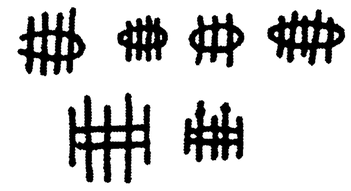
説文:圜器也。一名鉏。所以節飲食。象人卩在其下也。易曰，君子節飲食。

(?)

古音 tjiev.

* 册

[甲骨] 

[金文] 

[小篆] 

説文:符命也。諸侯進受于王者，象其札一長一短中有二編之形。

(竹簡編册之形) J87, L0663, LZ1130, Z1137, ZB683

甲骨:册祝(『惠舊册用』32076,『惠新册用』34522,『酒人册祝』32285,『岳燎惠舊册用三牢，王受又』30414)

册告(『侯告稱册，王勿卒歲』7408,『王其比望稱册，光及伐望，王弗每又戈』28089,『告侯山册□方羌方羞方庚方，余其比侯田古麥四封方』365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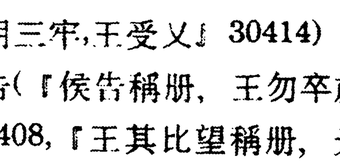
金文:文書官(『王賞乍册般貝』08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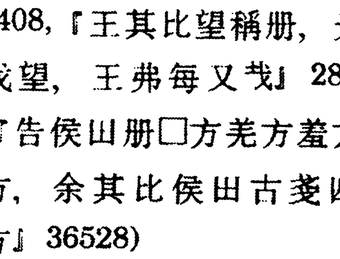
册命(『王乎内史册令師兑足師和父嗣左右走馬』138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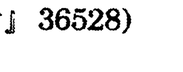
書册(『王乎史虢生册令頌。册佩以出』1392,『山拜稽首受册佩以出』又151)

古音 ts'rek 3 諧聲 ts'rak.

* 正

[甲骨] 

[金文] 

[小篆] 

説文:是也。從止，一以止。

(方塊爲脚步行進的目標，爲前往征伐的城邑?) J62, L0497, LZ304, Z840, ZB529

甲骨:征伐(『勿惟王正苦方，下上弗若，不我其受又』6314,『王勿惟土方正』6444)

正確(『惠各奏，又正又大雨』30032,『惠牢，又正』30710)

足够(『黍年屮正雨』10137,『羽屎屮正乃圣田』9480)

金文:征伐(『唯王正邢方』0623)

正確(『唯正月初吉乙亥』1338,『厥非正命』大25)

善良(『于邦人正人師氏人又掌又故』大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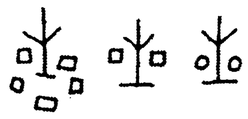
長官(『懋父賞御正衛馬匹』1273,『亦唯先正襄辟厥辟。善效乃友正』0680,『于殷正百辟』0676)

糾正(『畯正厥民』大25)

政治(『今我唯即刑麗于致王正德』大25)

古音 tjieng 9 諧聲 deng 2, teng, (綻drian, t'rang).

星

[甲骨] 

[金文] 

[小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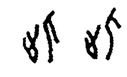
説文:萬物之精上爲列星。從晶，生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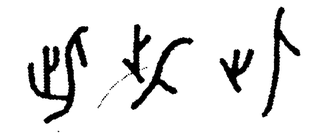
(列星形，或加生聲) J292, L2249, LZ433, 502, Z4278

甲骨:星座(『𠂤新大星並火』11503,『辛未𠂤設新星』6063,『卯鳥星』11497,『食日大星』11506)

古音 seng.

*此

[甲骨] 

[金文] 

[小篆] 

説文:止也。從止從匕。匕，相比次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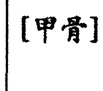
(人以脚踏地以指示即此處?) J62, L0495, LZ326, Z836, ZB5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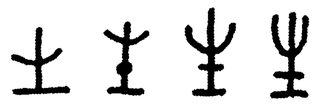
甲骨:語詞，乃(『二牢，王此受又』31190,『其求年于河，此又雨』28258,『茲夕王此受乂』31188)

金文:指示代名詞(『余處此南疆。余冉鑄此征鉦』0013,『此易言而難行施[也]』又287)

古音 ts'jiev 11 諧聲 tsiev, ts'iev, dziev 4, tsjiev 16, dzjiev 8, dzrev, rjiev. dzrer, tsjier 2, ts'jier 3, dzjier 3, ts'er 2, dzer.

*生

[甲骨] 

[金文] 

[小篆] 

説文:進也。象草生出土上。

(草苗生自土地) J274, L2099, LZ500, Z3943

甲骨:未來(『王于生七月入于商』1666,『生一月不其多雨』12501,『方其又史于生月』英2450)

生育(『其求生于妣庚妣丙，牡牛牡羊白豕』34082,『婦好𠂤受生』13925,『壬，父乙，婦好生保』2646)

有姓之貴族(『惠多生卿』27650,『祖辛歲，亩多生射』24141)

未煮熟(『惠生用? 惠蠹用』懷1392,『𠂤生豕』15068)

活的(『其獲生鹿』10270,『乎取生芻鳥』116)

生地(『乎藉生』904)

金文:生長(『惟六月既生霸乙卯』0659)

男性青年?(『番生敢對天子休』1387,『伊生乍公女尊彝』1090)

百姓(『其惟我者侯百生』2926,『用侃喜百生朋友眾子婦』1322,『萬生是敕』大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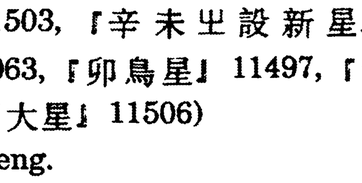
活的(『中乎歸生鳳于王』大2)

發生(『惟逆生禍。惟順生福』又286)

生命(『用求考命彌生』0062,『黃耇彌生』又309)

古音 sreng 7 諧聲 tsjieng, dzjieng 3, sjieng 4, seng 9, (猜ts'əv).

帝

[甲骨] 

[金文]

[小篆]

説文:主天下之號也。從上，朿聲。

(大概象花朵連蒂之形) J4, L0025, LZ418; Z47, ZB117

甲骨:上帝(『上帝若王』30388,『帝不其令雨』900,『于帝史風二犬』14225,『不惟帝令乍我禍』6746,『王又歲于帝五臣正，惟亡雨』30391,『燎于帝雲』14227)

祭名(『其帝方一羌一牛九犬』32112,『帝于王亥』14748)

先王稱謂(『王其又升于文武帝必，其以羌五人正，王受佑』35356)

金文:上帝(『惟皇上帝百神』0061,『事喜上帝』1379,『其嚴才帝左右』0032)

祖先神靈(『其用享用孝于皇祖帝考』0643,『其用享于厥帝考』130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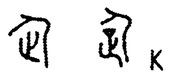
帝王(『帝后賞庚姬貝三十朋』又310)

古音 tev.

*企

[甲骨] 

[金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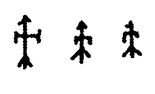
[小篆] 

説文:舉踵也。從人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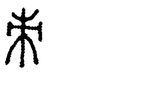
(人企足以觀望，希望看得遠) J339, L2615, LZ14

古音 k'jiev 2.

*朿

[甲骨] 

[金文] 

[小篆] 

説文:木芒也。象形。

(有刺之植物形) J303, L2319, LZ997, Z4405, ZB23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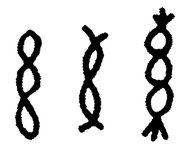
甲骨:用牲法(『妣庚牢朿羊豕』22226)

金文:兵器(『公賞朿』2676,『造戟朿』又249)

古音 ts'jiev 6 諧聲 dzjier 2, dzrek, tsrek 6, ts'rek 4, srek, tiek, tsjiek 3, ts'jiek 6, tsek, tsrek, tsjiev, tev 3, t'ev 2, dev 4, tjiek, st'jiek, tek 7, t'ek, dek 3, trek 2, drek 2, diek 4, st'jiev, (t'iar.)

* 糸

[甲骨] 

[金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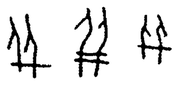
[小篆] 

說文:細絲也。象束絲之形。讀若覓。

(束絲形) J505, L3867, LZ1232, Z7247

古音 mek.

* 并

[甲骨] 

[金文] 

[小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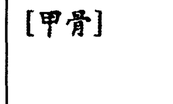
說文:相從也。從从，幷聲。一曰，从持二爲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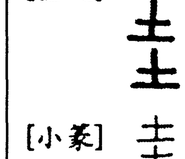
(兩人相隨，以一或二線表示其爲一組) J351, L2691, LZ64, ZB267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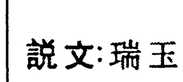
金文:合併(『吴人并雩。 克并之』又287)

古音 pjieng 9 諧聲 preng 2, p'reng 2, p'jieng 2, peng, p'eng 4, beng 11.

* 圭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瑞玉也。上圜下方以討諸侯。從重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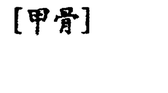
(土圭及其倒影，測量時間) Z7461, ZB3904

(授之以定季節，演成地位及治權之象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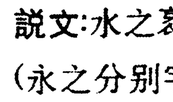
金文:玉圭(『王乎宰利易遽□圭一環章四』2443,『裸圭瓚寶』0680)

古音 kwev 10 諧聲 krev 2, ngrev 4, ?rev 3, ngjiev, krwev 5, k'rwev, grwev 5, ?rwev 2, grev 3, xjiwev, k'jiwev 2, ?jiwev 2, k'wev 4, gwev 5, ?wev, (鮭grwav 2).

* 辰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水之衰流別也。

(永之分別字，大河受衆流，多呈分支狀) Z64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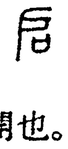
金文:永久(『吴其世子孫永寶用』1444)

古音 prev 3 諧聲 mrek 4, mek.

* 启

[甲骨]

[金文]

[小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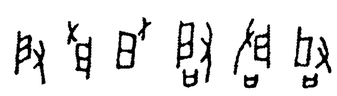
說文:開也。從口從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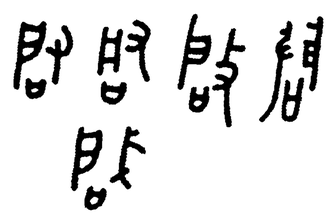
(以口叫户使開門，啟字析出) J41, L0367, LZ787

甲骨:前導(『王亩止鼓启從⿰』6457,『望洋若启雀』6952)

古音 k'ev 6 諧聲 k'eng.

啓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教也。從攴，启聲。

(以手啟户，或加口，表明呼叫開門) J137, L1043, LZ787, Z1864, ZB1033

甲骨:天晴(『羽壬寅啟? 壬寅冢』13449,『今日啟不雨』屯11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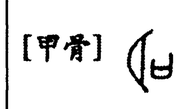
前導(『止鼓啟，王勿從，帝弗若，不我其受又』7440,『亩止鼓啟，我用若』3305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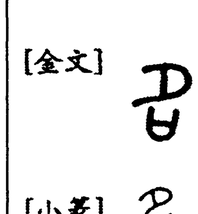
開啟(『其啟庭西户，祝于妣辛』2755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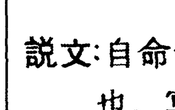
金文:開導，擴展(『廣啟厥孫子于下』1327,『旅敢啟帥井皇威義』0057,『闢啟封疆』又287)

古音 k'ev

* 名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自命也。從口從夕。夕者冥也。冥不想見故以口自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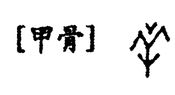
(夜晚時看不清楚，要開口道名，才能使人知是誰) J39, L0351, LZ441, Z550, ZB400

金文:名字(『厥名曰□邦』大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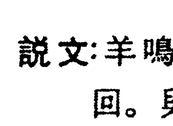
命名(『朕余名之』3159)

古音 mjieng 諧聲 meng.

* 羊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羊鳴也。從羊。象聲氣上回。與牟同誼。

(以記號表達羊鳴之意) J182, L1321, LZ590

甲骨:神祇名。

古音 mev.

* 役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戍邊也。從殳從彳會意。執殳巡行也。

(持武器于行道以戍守)

古音 vriwek 6 **諧聲** gwek.

234

* 殸　[經]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水脈也。從川在一下。一地也。壬省聲。

(織機的上線部分，經線已安上) Z6376, 7251, ZB340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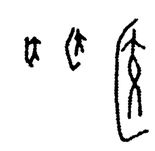
金文:經常，典範(『殸念厥聖保祖師華父』 0675,『余唯肇殸先王令』 0680,『經維四方』 2925,『肇革經德』 1434,『余經乃先祖』 大45)

經過(『王親令克遹殸東，至于京自』 0053)

古音 keng 9 **諧聲** k'eng 2, xeng, geng 7, kreng 3, k'reng 2, greng 3, kjieng 2, k'jieng 3, gjieng 4, ngreng, t'ieng.

236

* 医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盛弓弩器也。從匚從矢。矢亦聲。

(盛矢之器) J500, L3817, LZ1000

古音 ?ev 10 **諧聲** ?rev, ?er.

* 系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縣也。從糸從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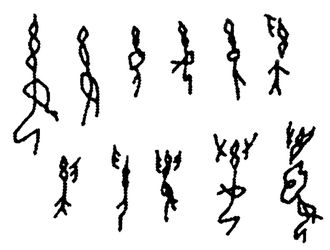
(手整理數股絲線成一系統，要捻成較粗的線才以之織布) J503, L3859, LZ1229, Z7209

甲骨:樂奏(『奏系十東』 14311, 安全?(『其乂禍不系』 24769,『羽乙亥酒，系易日? 乙亥酒，允易日』 13307,『生月乙亥酒，系立中』 32227)

古音 gev 14 **諧聲** grev 2, kev 3, k'ev 2.

233

奚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大腹也。從大籀文，系省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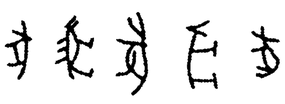
(受繩索捆綁之俘虜，或男或女) J427, 480, 949, L3245, LZ1223, Z6157, ZB32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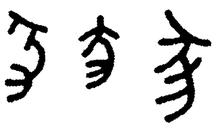
甲骨:奴僕(『惟我奚不正』 644,『王從奚伐巴方』 8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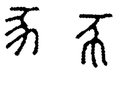
金文:奴僕(『王易[賜]簋亞□奚貝』 1867)

古音 gev.

* 豕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彘竭其尾，故謂之豕。象頭足而後有尾。讀與豨。

(肥豬形) J388, L2977, LZ611, Z5828, ZB3044

甲骨:野豬(『王其逐兕獲? 弗退兕，獲豕二』 190,『王其逐豕獲? 允獲豕』 10230)

猪(『屮豕于父甲』 779,『屮母庚爐豕』 20576,『燎白豕』 29545)

金文:家字省寫(『貯廿豕』 0674)

古音 st'jiev.

235

* 佞

[甲骨]

[金文]

[小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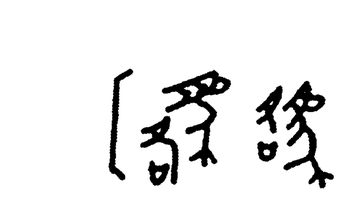
說文:巧諂高材也。從女信省。

(對婦女行仁道，古代低視婦女地位，過於尊重視婦女被認爲是種佞諂的行爲?)

古音 neng.

* 豸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獸長脊，行豸豸然欲有所伺殺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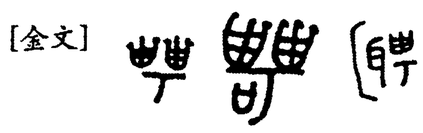
(有强壯齒牙的大獸) J391, L3011, LZ1239

甲骨:地名。

古音 diev **諧聲** dien, (dzeəwk).

* 粤

[甲骨] 

[金文] 

[小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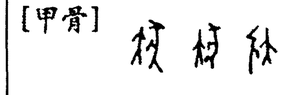
説文:亟詞也。從丂從由。或曰粤,僾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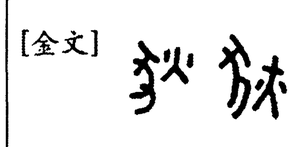
(背架上之籃,有力者背負之以搬運重物) J213, L1625, 1731, LZ396, Z2973, ZB153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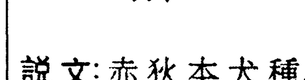
金文:護衛(『粤王立[位]』 1387,『粤朕立』 0680,『上帝降懿德大粤,敷有上下,合受萬邦』 又309)

古音 p'eng 3 諧聲 p'jieng 4, t'ieng, xeng, rieng, t'eng.

* 狄

[甲骨] 

[金文] 

[小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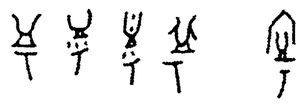
説文:赤狄本犬種。從犬,亦省聲。

(甲骨從犬從大,金文訛成從火? 創意不詳) J390, L3109, LZ1500, Z5948, ZB3108

金文:壓制(『克狄淮夷』 1446) 方國名(『不鼒狄虘』 又309)

古音 dek 2 諧聲 t'ek 2.

* 寧 [寧、寧]

[甲骨] 

[金文] 

[小篆] 

説文:定息也。從血,粤省聲。讀若亭。

(熱皿要以架子承接才安全) J231, 213, L1625, 1731, LZ1032, Z2982, ZB1548

説文:寧,安也。從宀心在皿上,人之飲食器所以安人。

説文:寧,願詞也。從丂,寧聲。

甲骨:安寧(『寧風巫,九豕』 34138,『其寧雨于方』 32992,『其寧秋,來辛卯酒』 33233,『今夕王寧』 24991,『羽丁亥我狩寧』 11006,『其寧疾于四方,三羌又九犬』 屯105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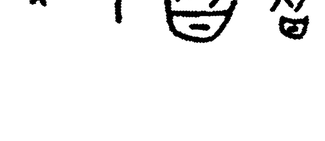
金文:安寧(『余不暇妄寧』 大47,『不敢寧處』 又288,『其行寧,子孫永年壽用之』 又5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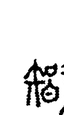
語詞,寧願(『寧溺於淵』 又287)

古音 deng 諧聲 neng 3, nreng.

* 知 [智]

[甲骨] 

[金文] 

[小篆] 

説文:詞也。從口從矢。

説文:智,識詞也。從白于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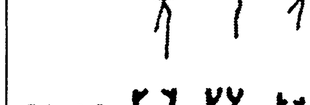
(可能自智字析出,創意難知) J165, LZ1137, Z2259, ZB12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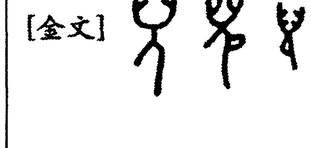
甲骨:上告?(『其即嗣[知]于⿰白⿰日,丁酒酒又⿰白王受佑? 王占曰:吉』 38289,『自武乙⿰白日衣必,史其即嗣[知]五牢正,王受佑』 英2518)

金文:知慧(『下民無智』 2990,『弘其唯王智』 0680,『余智其忠信施[也]』 又286,『使智社稷之任』 又287,『事愚女[如]智』 又291)

古音 tiev 5 諧聲 diek, t'ek, diev.

* 兒

[甲骨] 

[金文] 

[小篆] 

説文:孺子也。從兒。兒古文奇字人。象小兒頭囟未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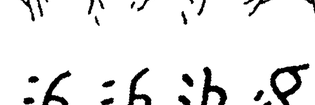
(或是小孩髮式形) J362, L2785, LZ35, Z5376, ZB279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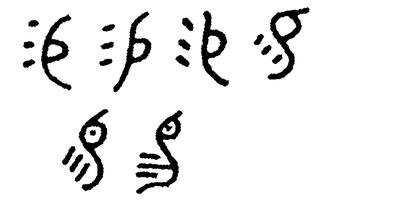
甲骨:人地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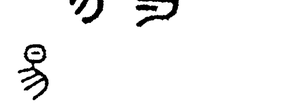
金文:孺子之稱(『蘇公之孫寬兒』 0629,『徐王之子庚兒』 又82,『徐王庚之叔子⿰口兒擇其吉金』 0052)

古音 njiev 2 諧聲 nrev, ngev 19, ngek 4, mjiev 2, mev, xek, (甕nget).

* 易

[甲骨] 

[金文] 

[小篆] 

説文:蜥易蝘蜓守宮也。象形。

(硬殼的水生軟體動物形? 水點表示其生活環境。剔字或表現以工具剔挖硬殼之狀,用以取其肉) J394, L3023, LZ1290, Z5853, ZB3059

甲骨:氣象,晴?(『羽庚申我伐,易日? 庚申明冢,王來途首雨』 6037,『羽乙卯其俎,易日? 乙卯俎,允易日,昃冢于西』 13312)

賞賜(『羽乙亥易多射燕[宴]』 5745,『易多女⿱屮貝朋』 11438,『勿易黃兵』 9468)

改易(『王疾齒,亡易』 13543)

金文:賞賜(『王乎師朕易師遽貝十朋』 1351)

變易(『有虔不易』 0054,『而臣宗易立[位]』 又286)

容易(『此易言而難行施[也]』 又287)

古音 riev 諧聲 riek 5, trek, t'ek 6, sjiek 2, sek 3, st'jiek 3, sjiev 2, zdjiev, t'ev 3, dev.

* 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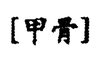
[甲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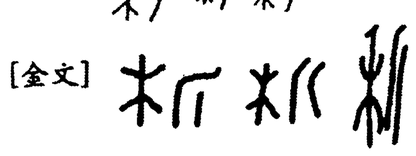
[金文]

[小篆] 

說文:見也。從火日。
(日與火皆能照明視物)
古音 kweng.

* 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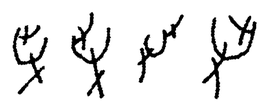
[甲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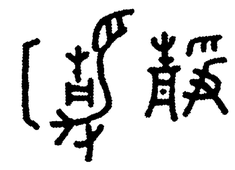
[金文] 

[小篆]

說文:破木也。一曰折也。從木從斤。
(以斤縱裂一樹，析木成板) J262, L2015, LZ511, Z3781
甲骨:東方神名(『帝于東方曰析，風曰協，求年』 14295,『卯于東方析三牛三羊』 英1288)
古音 sek 5.

* 争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引也。從爪從ノ。
(兩手拉一物，相争不下) J736, L1445, LZ377
古音 tsreng 5 諧聲 ts'reng 2, dzreng 3, dzjieng 5.

* 幸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吉而免凶也。從屰從夭。夭，死之事，故死謂之不幸。
(刑具演化而來)
古音 greng 2 諧聲 geng 3.

* 是

[甲骨]

[金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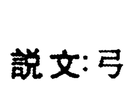
[小篆] 

說文:直也。從日正。
(可能自長柄匙形演變而來，止的部分是增繁的結果) Z851, ZB533
金文:確實(『迺唯是喪我或[國]』 0680,『是用壽考』 0627,『子孫是若』 0632)
古音 djiev 13 諧聲 dev 16, tjiev, st'jiev, tev 5, kjiev, diev 3, t'ev 2, djiek 2.

* 弭

[甲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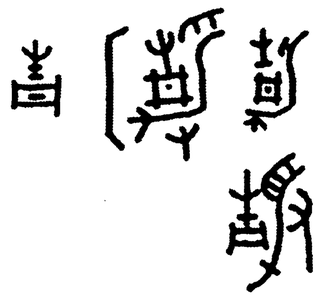
[金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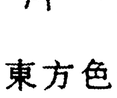
[小篆] 

說文:弓無緣可以解轡紛者。從弓，耳聲。
(弓之角飾，在弓之兩旁若人之兩耳)
古音 mjiev 3 諧聲 mev.

* 青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東方色也。木生火。從生丹。
(丹之色如青草) L1739, Z3278, ZB1672
金文:幽静(『青幽高祖』 又309)
古音 ts'eng 3, tseng 2 諧聲 tsjieng 6, ts'jieng 4, dzjieng 8, tsreng, dzreng, ts'reng, (猜ts'əv, 倩ts'eən).

* 卑

[甲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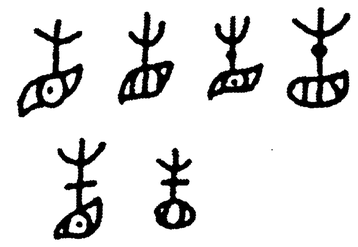
[金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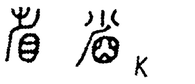
[小篆]

說文:賤也。執事者。從𠂇，甲聲。
(手持儀仗牌，卑賤者之職) J536 部分, Z1744, ZB975
金文:俾使(『具既卑方』 1446,『卑若鐘鼓。 卑百斯男而蕃斯字』 大45,『卑處厥邑』 2927)
卑下(『克順克卑』 又287)
古音 pjiev 17 諧聲 prev 2, p'rev, brev 9, bjiev 13, pev 3, p'ev 2, bev 5, pek, bek 2, bjiek, prek, breng, peng.

* 省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視也。從眉省從中。
(以眼省視幼苗生長的情形) J159, 162, L1199, LZ211, Z2209, ZB1166

甲骨:省視(『弜省盂山, 其每』 28317,『王其省喪山, 湄日亡𢦏』 28971,『叀畢令省㴱』 屯539,『王勿往省牛』 11170,『王勿往省黍』 9612,『王兑省魚, 不遘雨』 屯637)

金文:省察(『王令宜子合西方于省』 0617,『我其遹省先王受民受疆土』 0676,『遂省東國圖』 1384)

借爲生(『唯王四月既省霸』 0679)

古音 sreng 4 諧聲 sieng, sjieng 3.

* 臭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犬視貌。從犬, 目聲。
(以犬之眼睛會意)

古音 kwek 4 諧聲 k'wek.

* 盈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滿器也。從皿從𠃬。𠃬猶多也。
(脚人水盆致水滿溢之狀)

古音 rieng 2 諧聲 t'eng.

* 秣

[甲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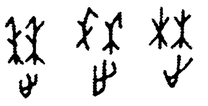
[金文]

[小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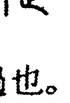
說文:稀疏適也。從二禾。會意。讀若歷。
(兩禾之間的空間稀疏, 因種禾不能太密集) J312, L2383

古音 lek.

歷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過也。從止厤聲。
(行過禾間小道, 禾不密植, 可通行其間) J55, L0455, LZ336, Z80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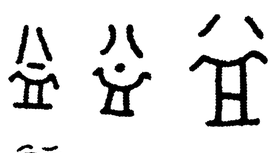
甲骨:經歷? 陳年? (『餗弜歷酒即』 屯974,『其歷登』 34599)

金文:經歷(『歷自今, 出入傳命于外』 0680)

古音 lek.

* 益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饒也。從水皿。皿益之意也。
(水溢出盆狀) J227, L1715, LZ1024, Z3216, ZB1655

甲骨:祭儀? (『羽丁卯禽益酉? 不禽』 26766,『禽益酉? 之日允禽』 26790)

金文:重量單位(『重十鈞十八益』 3022,『五益六釿半釿四分釿平』 0644)

古音 ?jiek 6 諧聲 ?rev, ?jiev, ?ev, ?rek 2, ngek.

* 彖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豕也。從𠂤從豕。讀若弛。
(野猪鼻堅突之狀)

古音 t'jiev 諧聲 grev, lev 4, liev.

* 耿

[甲骨]

[金文] 

[小篆]

説文:耳箸頰也。從耳，炷省聲。
杜林説，耿，光也。從火，聖省聲。凡字皆左形右聲。杜説非也。
(？) Z6578
金文:光明(『敢對揚武公不顯耿光』 0678)
古音 kreng **諧聲** k'weng.

* 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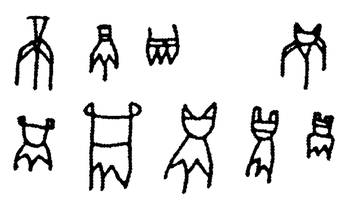
[甲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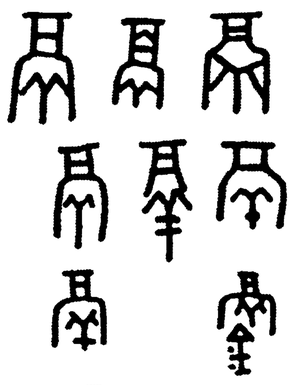
[金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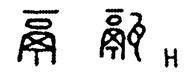
[小篆] 

説文:背呂也。從丼從肉。
(骨架、脊椎與肋骨，加肉以明確所指示的形象)
古音 tsjiek 3 **諧聲** dzjiek 3.

* 鬲

[甲骨] 

[金文] 

[小篆] 

説文:鼎屬，實五穀。斗二升曰穀。象腹交文三足。
(空足之煮飯器形) J108, L0843, LZ1065, Z1516, ZB877
甲骨:盛及煮食器(『于父丁其尊鬲』 32235,『其尊鬲施卜牛于祊』 1975)
金文:煮食器(『王白姜乍尊鬲』 0722)
庶民或低級工人(『人鬲自馭至于庶人六百又五十又九夫』 0676)

古音 lek 3 **諧聲** krek 5, xrek, grek 2, ngek 2, k'rek, ngrek.

* 頃

[甲骨]

[金文]

[小篆] 

説文:頭不正也。從匕從頁。會意。匕之言偏也。
(可能以手支頭，有所思想之狀。頁爲高位者之象，多勞心)
古音 k'jiweng 5 **諧聲** vriweng 2, kweng 2, kjieng, k'jieng, k'weng.

* 斯

[甲骨]

[金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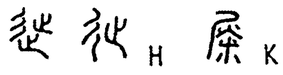
[小篆] 

説文:析也。從斤，其聲。
(簸箕與斧斤皆勞動者之工具。可能爲厮之本字)
古音 sjiev 5 **諧聲** sev 5.

* 徙

[甲骨]

[金文] 

[小篆] 

説文:迻也。從辵止聲。
(步于行道) Z912 ZB563
古音 sjiev 2 **諧聲** stev 4.

* 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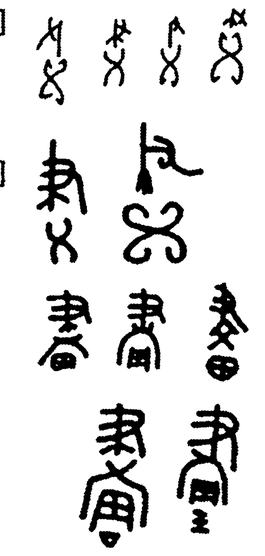
[甲骨]

[金文]

[小篆] 

説文:有法度也。從夫從見。
(成年人之見識有規度)
古音 kjiwev 3 **諧聲** gjiwev, k'jiwev 2, vriwev.

* 畫

[甲骨] 

[金文]

[小篆] 

説文:界也。從田。𠙵象田四界。聿所以畫之。

(手持筆畫模樣狀) J128, L0981, LZ1189, Z1808,1811, ZB1004

甲骨:人地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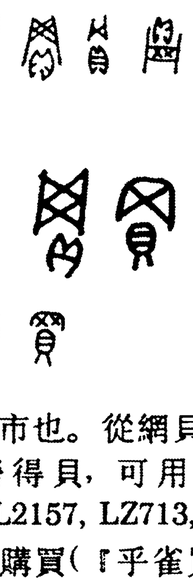
金文:畫分(『不敢不分不畫』0669)

畫成(『首德不克畫』大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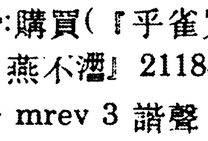
彩畫(『白易小臣宅畫干戈九』1348,『盾生皇畫内』又22)

古音 grwev 2 諧聲 xrwek, grwek 3, xrwek.

* 買

[甲骨] 

[金文]

[小篆] 

説文:市也。從網貝。

(網撈得貝,可用以購物) J280, L2157, LZ713, Z4052

甲骨:購買(『乎雀買』10976,『買燕不潛』21185)

古音 mrev 3 諧聲 mek.

* 晶

[甲骨] 

[金文]

[小篆]

説文:精光也。從三日。

(衆星晶亮) J292, L7245, LZ433

甲骨:同星字(『新大晶並火』11503)

古音 tsjieng.

* 詈

[甲骨]

[金文]

[小篆] 

説文:罵也。從网言。

(以言語羅桎人之罪)

古音 liev.

* 解

[甲骨]

[金文]

[小篆]

説文:判也。從刀判牛角。

(雙手解下牛角) J203, L1557, LZ708, Z2727, ZB1442, 1441

甲骨:解下?(『☐羊解☐』18388)

金文:懈怠(『夙夜匪解』又286,『夙夜不解』又287)

古音 krev 4 諧聲 grev 8.

* 敬

[甲骨]

[金文]

[小篆]

説文:肅也。從攴從苟。苟,自急敕也。

(手持杖刑問一人以儆戒之) Z5658, ZB2976

金文:敬虔(『虔敬朕祀』1382,『敬夙夜勿法[廢]朕令』1374)

古音 kieng 7 諧聲 gieng 5, kjieng.

* 甹

[甲骨]

[金文]

[小篆]

説文:平分也。從八從𠙵。𠙵,古文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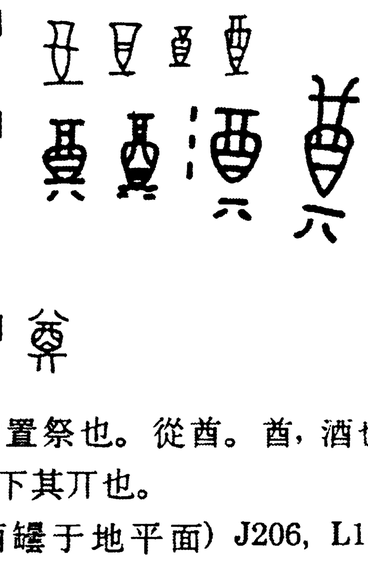
(以刀分牛) J202, L1556, LZ707, Z2726, ZB1440

甲骨:人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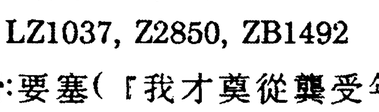
金文:甹分(『不敢不分不畫』0669)

古音 bjien.

* 奠

[甲骨] 

[金文]

[小篆] 

説文:置祭也。從酋。酋,酒也。下其丌也。

(置酒罇于地平面) J206, L1585, LZ1037, Z2850, ZB1492

甲骨:要塞(『我才奠從龔受年』9770,『告曰,苦方圍于我奠』584)

屯置(『王今陸以子方奠于并』32107,『畢以子畫于蜀乃奠』屯866,『于京其奠☐芻』32010,『王令畢奠玟舟』32850)

官職(『乎省牛于多奠』11177)

塗血儀式(『王其鑄黃吕奠血,唯今日乙未利』英256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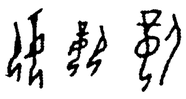
金文:奠定(『尊奠王令』0053,『奠保我邦我家』1360)

邊區(『嗣奠還眾吴[虞]眾牧』1359)

奠祭(『用乍朕文考釐叔奠鼎』0648)

古音 deng 2 諧聲 diek, dieng.

嬖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便嬖，愛也。從女，辟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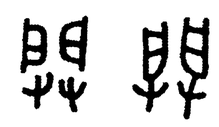
(妾爲女受刺墨刑者之形象，或可能表達女罪犯常被充作他人之愛嬖) J377, L3671, LZ174

甲骨:女奴(『王其又母戊一嬖』27040,『其燎于河牢，沈嬖』32161)

古音 pjiek.

闢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開也。從門辟聲。

(雙手開門狀) Z6559, ZB349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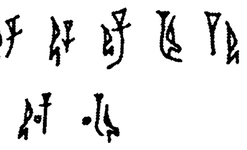
金文:開闢(『右闢四方』1380,『闢啟封疆』又28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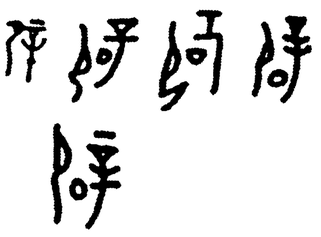
闢閉(『闢厥匿』0676)

辟，君上(『以左右厥闢』又286,『以明闢光』又286)

古音 bjiek.

* 辟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法也。從尸從辛。節制其罪也。從口，用法者也。

(男之受刺墨刑者) J379, L2891, LZ968, Z5627, ZB2948

甲骨:官職(『多辟臣其⍰』27896)

任用(『惠亞臣其辟』27937)

牆壁(『王其尋二方白于𠂤辟』2808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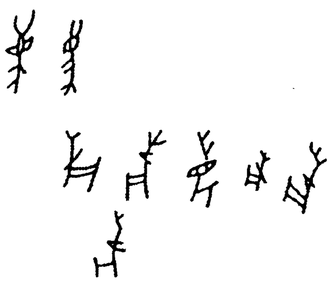
金文:君上(『事利于辟王卿事』2921,『以召其辟』13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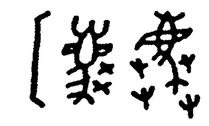
有官職者(『殷正百辟』0676,『令女辟百寮』大14)

輔弼(『用辟我一人』大25,『用辟先王』又329)

古音 pjiek 6 **諧聲** pjiev, p'jiev, bjiev, pev, bev, pjiek 2, bjiek 3, prek 4, p'rek, brek, pek 3, p'ek 5, bek 3.

* 麃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解麃獸也。似山羊一角。古者決訟，令觸不直。象形。從豸省。

(象形，甲骨文作雙角。後以麃爲獨角的神羊，或取形自鹿與犀。甲骨文有一形似爲獨角鹿的形像，也許與麃的傳說有關) J400, L3051, LZ632

(金文薦字中之麃的部分，其眼珠突出眼眶，看起來像是獨角之狀，也許獨角之傳說因此訛變而創)

甲骨:動物名(『燎東黃麃』5658)

古音 diev, drev.

* 鳴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鳥聲也。從鳥從口。

(鳥之叫聲) J189, LZ671, Z2428

甲骨:鳴叫(『之日夕𠂤鳴鳥』17366,『朕耳鳴，𠂤御于祖庚羊百? 𠂤用』22099)

金文:鳴叫(『元鳴孔皇』0052,『元鳴無期』0054,『卑鳴攴好』0051)

古音 mieng.

* 鼎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三足兩耳和五味之寶器也。

(象形，古代最重要之炊器，歷時七、八千年，至漢始衰。亦用以列席盛食) J305, L2333, LZ1063, Z4407, ZB2320

甲骨:一定(『王鼎從望乘』171,『疾齒，鼎冃[齲]』6482,『福于𠂤妣，鼎𠂤冃[齲]』3171)

食器(『新異鼎祝』31000,『惠丁午鼎弜新』28022)

鼎獻(『𠂤母庚，豕鼎用』19962,『御家饉于下乙五牢，鼎用』22091)

持續?(『其雨? 之日鼎雨』英1136,『下乙其𠂤鼎? 王占曰，𠂤鼎，惟大示王亥亦⍰』1149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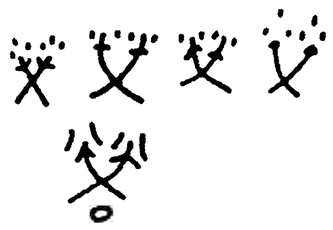
貞問(『甲寅卜鼎，三卜用血三羊，册伐廿』22231,『己巳鼎，婦率口亡禍』22259,『甲戌卜鼎，亡疾』22265)

金文:食器(『乍父己寶鼎其用』0431,『樂乍旅鼎』0315)

古音 teng **諧聲** tieng 6, t'ieng 3, (禎tjien).

* 熒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屋下燈燭之光也。從焱冂。
(交叉的火把形，早期户外的照明工具) Z3686, ZB1887

古音 gweng 7 **諧聲** ?weng, k'weng, xjiweng, ?reng 5, ?eng 2, ?rweng, kjiweng, vriweng 6, gjweng 3, ?jweng 3, grweng.

熒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鬼衣也。從衣熒聲。
(衣服塗磷可發光，好像火在燃燒，扮鬼神之衣飾) J801, L2729, LZ725, Z5234, ZB2734

甲骨:地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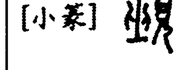
金文:借爲勞(「陶叔又成褮于齊邦」 0062,「女娈褮朕行師。革褮其政事」 大45)

古音 gweng.

* 覞

[甲骨]

[金文]

[小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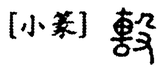
說文:能齊肅事神明者。在男曰覞，在女曰巫。從巫見。
(以見著明男性之巫？以見特著頭部形像，有如以頁表達較高地位？古代的男巫較女巫地位高？)

古音 gek.

* 殼

[甲骨]

[金文]

[小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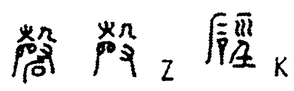
說文:相擊中衛。如車相擊，故從殳從毄。
(以殳擊打固定輪與車軸之釘)

古音 k'ek **諧聲** k'rek 2, xrek, kek 4, lek, krek, k'rek, kev 4, k'ev 5, gev,xjiek.

* 磬

[甲骨] 

[金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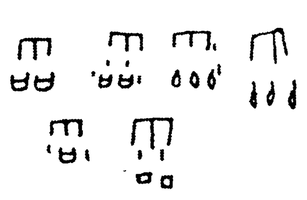
[小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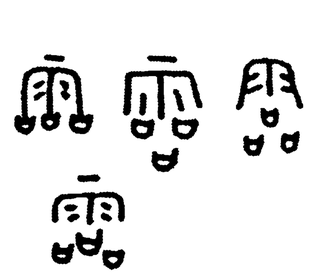
說文:樂石也。從石。声象縣虡之形。殳擊之也。古者毋句氏作磬。
(手敲打石磬之狀) J385, L2963, LZ84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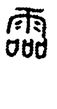
甲骨:地名。

古音 k'eng 5 **諧聲** xeng, st'jieng, k'reng.

* 靈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雨零也。從雨。巫象霝形。
(象大雨點落下之狀) J453, L3441, LZ456, Z6444, ZB3436

甲骨:卜雨(「茲靈不惟降禍」 11423,「生十月不其惟靈雨」 12628,「羽丁亥易日？內戌靈□亥俎于磬□」 73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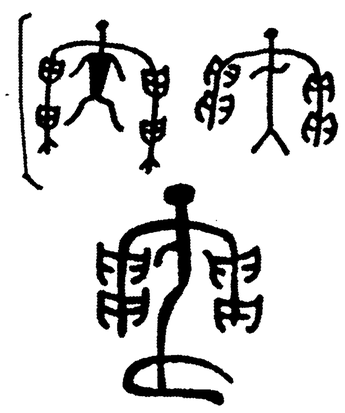
金文:靈盛(「永屯靈冬[終]」 1393,「其萬年靈終難老」 2532,「易女史小臣靈龠鼓鐘」 0675)

器物名(「乍畢姬尊靈」 2996)

古音 leng 11.

* 賏 [嬰]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頸飾也。從二貝。
說文:嬰，頸飾也。從女賏。賏，貝連也。賏亦聲。
(貝飾纓繞于頸之形) Z4059, 6778, ZFL1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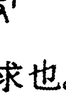
古音 ?jieng 8 **諧聲** ?reng 4.

古音 ?jieng

* 叡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營求也。從叡從人在穴上。尚書曰，高宗夢得說，使百工叡求，得之傅嚴。
(可能表現開採玉璞之事，一手拿工具於山洞内挖掘，洞外有一人在接應)

古音 xjiweng **諧聲** gjiweng 2. (kwet)

* 鮮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用角低仰便利也。從羊牛角。詩曰,鮮鮮角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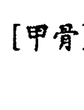
(羊牛之角皆可作膠,用以增强弓之反彈力) J398, LZ584, Z532, ZB391

甲骨:角已發育良好之牛羊(『父己歲鼎鮮』 27013,『康祖丁其牢鮮』 36080)

金文:角已發育良好之牛羊(『賜邢鮮觶曰』 1330,『不栺不鮮』 0047)

古音 sjieng 2.

* 鶱

[甲骨] 

[金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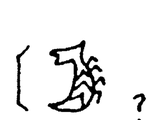
[小篆] 

說文:周燕也。從隹。中象其冠也。肉聲。

(有冠長尾之鳥形) ZB1220

古音 gweng 11 諧聲 vriev, vriwev 3, xriwev, grwev, xjiwev 3, krwek.

* 贏

[甲骨] 

[金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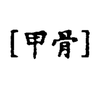
[小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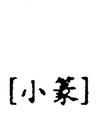
說文:少昊氏之姓也。從女贏省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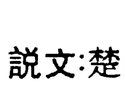
(形聲字,因姓氏保存較古發音,以致不同韵部?) Z6694, ZB3558

古音 rieng 4.

* 贅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楚謂小兒懶贅。從卧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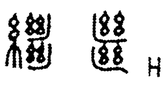
(卧而食,小孩尚未能坐之階段)

古音 nrek.

* 繼

[甲骨]

[金文] 

[小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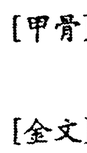
說文:續也。從糸鱉。一曰,反絶爲繼。

(亂絲以刀斷以便續接) Z725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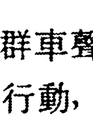
金文:接續(『繼母呈用祀』 1500)

古音 kev 2.

* 轟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群車聲也。從三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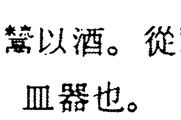
(衆車行動,聲勢大)

古音 xrweng.

* 醢

[甲骨]

[金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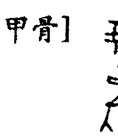
[小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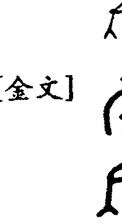
說文:酸也。作醋以鷰以酒。從鷰酒并省。從皿。皿器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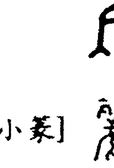
(一人低頭洗髮於皿中,旁邊有一陶罐。醋似酒,盛于罐中,亦用以洗頭)

古音 xev.

* 麗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旅行也。鹿之性見食急則必旅行。從鹿丽。禮麗皮納聘,蓋鹿皮也。

(成對之美麗鹿角) (周原123), Z5920, ZB3097

金文:美麗(『麗般[盤]』 又21)

古音 lev 11 諧聲 sliev 8, liev 8, srev 3, (醨siav).

四、幽中　　-əw, -əwk, -əwng

考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老也。從老省，丂聲。

(老人扶杖助行，與老字分別) J357, L2743, LZ772, Z5267, ZB274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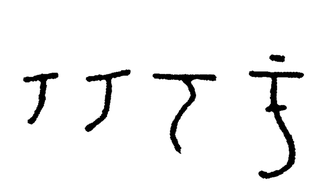
金文:過世父親(『令女更乃祖考嗣卜事』 0679,『于我皇祖文考』 0060)

借爲孝(『克奔走上下帝，無終令于有周追考』 1378,『以享以考』 0067)

借爲老(『不諱考壽』 2923,『具壽考實用』 1129)

古音 k'əw.

*丂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氣欲出勹上礙于一也。

(木柯已修整成能作器柄之用?) J211, L1623, LZ1340, Z2967, ZB1533

甲骨:地名。

金文:借爲考(『于厥皇丂』 1337,『用求丂命彌生』 0062)

借爲孝或老(『用追丂于皇祖考』 大37)

古音 k'əw 4 諧聲 k'rəw 2, xjəw 2.

匀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覆也。從勹覆人。

(與包同意，懷子之形) J381, L2901, LZ38

甲骨:地名。

古音 bəw.

*勹　[包]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裹也。象人曲形有所包裹。

說文:包，象人裹妊也。巳在中，象子未成形也。

(腹中之胎形)

古音 prəw 6 諧聲 pəw, bəw 4, p'rəw 7, brəw 9, bjəw 3, brəwk 3, (苞biaw).

雹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雨大也。從雨，包聲。

(古文字形作雨字下雹粒之形)

古音 brəwk.

匏

[甲骨]

[金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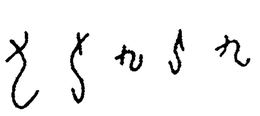
[小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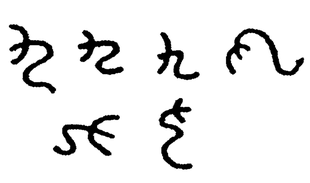
說文:瓠瓜也。從包從瓠省。取其可包藏物也。

(瓠古音gav，依聲律應從包聲)

古音 brəw

*九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陽之變也。象其屈曲究盡之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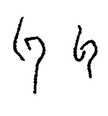
(借手肘之形以計數) J541, L4187, Z7888, ZB4151

甲骨:數目(『其大御王自上甲血用白豕九，下示幾牛』 32330)

金文:數目(『咸有九州』 大45)

古音 kjəw 4 諧聲 k'əw 3, krəw, xrəw, k'jəw, gjəw 6, kiwəw 5, giwəw, xjəwk, (gjwəv, 旭 xjewk).

*ㄐ

[甲骨] 

[金文]

[小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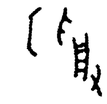
說文:相糾繚也。一曰，瓜瓠結糾起。象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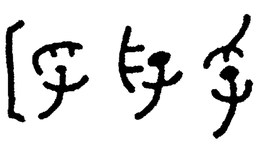
(兩物相糾纏狀) J93, L0699, LZ1314

甲骨:糾正?(『史人ㄐ告啟⿰』 屯579,『王占曰，𠂤祟。四祟ㄐ正⿰』 6170)

古音 kjəw 2 諧聲 kjiəw 10, keəw 3, krəw, gjəw, st'jəw, gjiəw 3, (gjiaw).

*爪

[甲骨] 

[金文] 

[小篆]

説文:丮也。覆手曰爪。象形。

(手爪形) ZB884

金文:爪(『作爪牙』又98)

古音 tsrəw **諧聲** tsrəw 3.

*丮

[甲骨]

[金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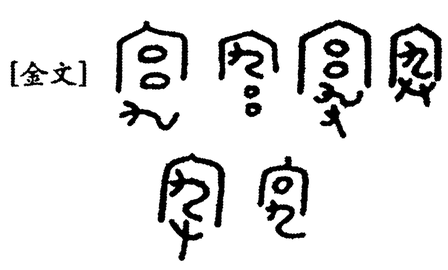
[小篆] 

説文:相比次也。從匕從十。(?)

古音 pəw 3.

宄

[甲骨] 

[金文] 

[小篆] 

説文:姦也。外爲盜,内爲宄。從宀,九聲。讀若軌。

(驅打屋中害蟲之狀) J321, L2469, LZ692, Z4708, ZB24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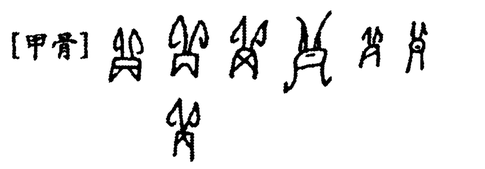
甲骨:埽除(『來丁亥宄寢,𠂤藝歲羌三十卯十牛』22548)

金文:非法(『毋敢或人蠻宄貯』29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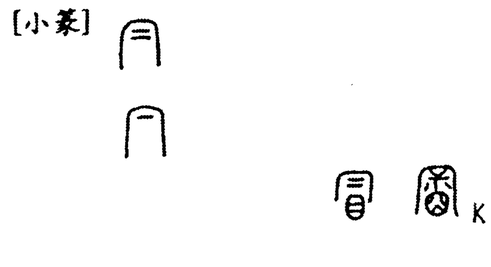
宫室名(『乍厥宄室寶簋』1298,『鄦[燕]于麥宄』1950)

古音 kiwəw.

*冂 [冒]

[甲骨] 

[金文] 

[小篆] 

説文:重覆也。從冂一。讀若草苺之苺。

説文:曰,小兒及蠻夷頭衣也。從冂。二其飾也。

説文:冒,冢而前也。從曰目。

(小孩帽形,加目成冒,指示頭上之物) J925, L2545, LZ1279

甲骨:方國名。

祭儀(『甲申曰酒祭上甲』35411,『甲戌妹工典其曰,惟王三祀』37840)

古音 məw 8 **諧聲** məwk 5, mjəwk, xmjəwk, (冒 mək, 冒 mwək, 勖 xjewk).

*叉

[甲骨]

[金文]

[小篆]

説文:手足甲也。從又。象叉形。

(指出手指甲之叉所在) J116, L0895, LZ34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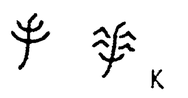
甲骨:地名。

古音 tsrəw 2 **諧聲** tsəw, səw 5, ts'eəwk 2, ts'əw, sjəw.

*手

[甲骨]

[金文] 

[小篆] 

説文:拳也。象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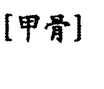
(手繁形,五指齊備) Z6604, ZB3521

金文:手(『拜手稽首對揚天子不顯休』13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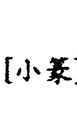
首錯字(『拜稽手』1393)

古音 st'jəw **諧聲** t'iəw.

*丑

[甲骨] 

[金文] 

[小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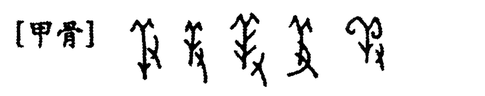
説文:紐也。十二月萬物動用事,象手之形。日加丑亦舉手時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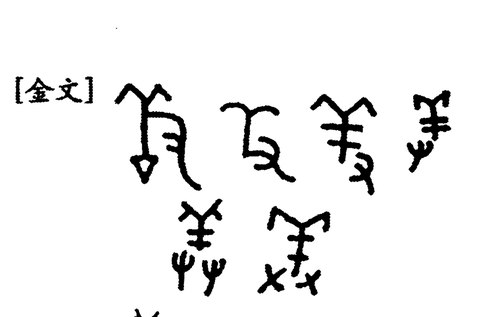
(手指扭曲之狀,借以名干支) J558, L4335, Z8245, ZB4271

甲骨、金文:干支。

古音 t'iəw **諧聲** niəw 7, sjəw, njəw 3, njəwk 4, nəw.

羞

[甲骨] 

[金文] 

[小篆] 

説文:進獻也。從羊。羊所進也。從丑。丑亦聲。

(手取羊,將烹煮食用) J559, L4337, LZ604, Z8247, ZB4272

甲骨:地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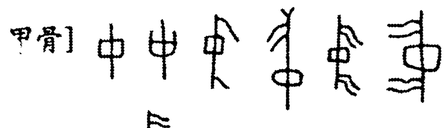
膳羞(『弜羞將兄丁若』32768,『插告曰,兕來羞,王叀今日圣,亡災禽』3739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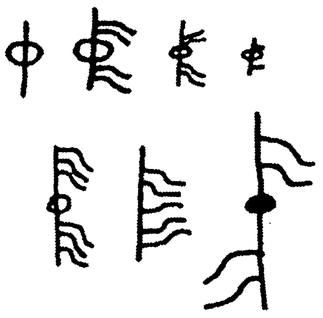
金文:膳羞(『用乍其羞鼎』9546)

牧羊?(『王令我羞追于西』1393)

古音 sjəw.

* 中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和也。從口，丨上下通也。

(部族居處中心以旗幟爲標識) J17, L0163, LZ1123, Z311, ZB279

(懷1659之刻辭，立中之中只作一圓圈)

甲骨:中間方位、序列(『其至中宗祖乙祝』 26933,『受中商年』 20650,『肇馬左右中人三百』 5825)

日中時刻(『食日至中日不雨』 屯624)

立中，指揮中心(『王勿立中』 7367,『其立中亡風』 7369,『王宙中立若』 7363)

金文:忠心(『毋敢不明、不中、不井』 大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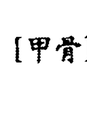
終永(『誕中厥德』 005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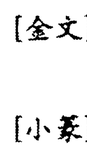
方位(『弘以告中書史』 0665,『同仲右，師兌父入門立中廷』 1386,『以毀於五十乘之中』 又3,『中義父乍新客寶鼎』 0554,『矩叔乍中姜寶尊壺』 2814)

不偏(『慎中厥罰』 大45)

古音 tiəwng 6 諧聲 t'iəwng 2, diəwng.

* 夲 [皋]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進取也。從十大。十猶兼十人也。讀若滔。

(皋分別字，一人在高架上，居高臨下宣布政令? 皋字畫出該人頭部以特出其身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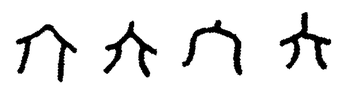
說文:皋，皋氣皋白之進也。從本從白。禮記曰，皋登歌曰奏。故皋奏皆從本。周禮曰，詔來鼓皋舞。

古音 t'əw 諧聲 kəw 3, ngəw, gəw 3.

古音 k'əw.

* 六

[甲骨] 

[金文] 

[小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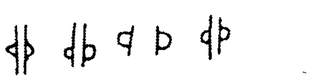
說文:易之數，陰變于六，正于八。從人從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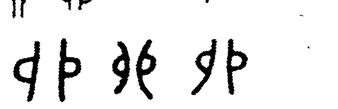
(記號) J540, L4179, Z5877, ZB4145

甲骨、金文:數目。

古音 liəwk.

* 卯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門兩扉也。從二户。象開闔之形。門從二户相向。卯從二户相背。

(一物被劈成兩半之狀，殺牲法) J561, L4343, LZ1335, Z8265, ZB4279

甲骨:干支。

用牲法(『燎于土三小牢，卯一牛，沈十牛』 779,『又燎于六雲五豕，卯五羊』 33273)

金文:干支。

古音 mrəw 3 諧聲 mwəw 2, p'rəw 2, mjəw, (貿mew).

* 矛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酋矛衛。建于兵車，長二丈。象形。

(矛頭形) ZB4044

金文:武器(『孚戎兵盾矛弓箙矢裨胄』 又351)

古音 mjəw 4 諧聲 məw. mrəw 2, njəw 16, niəw. (n聲皆從柔)

* 亦 [昊]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放也。從大而八分也。

說文:昊，春爲昊天。元氣昊昊。從日亦，亦亦聲。

說文:皋，嫚也。從百從亦，亦亦聲。虞書曰: 若丹朱皋。讀若傲。論語，皋陽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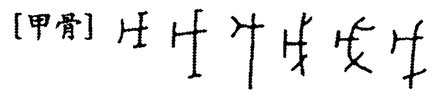
(亦可能自昊、皋析出。皋爲大人物站立形像。高高在上位者有傲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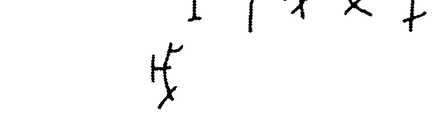
古音 kəw 諧聲 ngəw, gəw 2.

古音 gəw.

古音 ngəw.

* 戊

[甲骨] 

[金文] 

[小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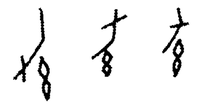
說文:中宮也。象六甲五龍相拘絞也。戊丁，象人脅。

(長的平刃兵器形，儀杖用) J549, L4253, Z8010, ZB4190

甲骨、金文:干支。

古音 mwəw 2.

* 幼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小也。從幺從力。

(與犁之使用有關?) J192, L1411, LZ1230, ZB1330

甲骨:祭儀(『甲午工典其酒幼』英2605,『屮于祊幼九⿰』1941)

金文:幼小(『勿遺壽幼』0678,『寡人幼踵』又287)

古音 ?jiəw 9 諧聲 ?rəw 3, ?jəw 2, ?eəw 4.

* 冗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散也。從宀儿。人在屋下無田事也。周書曰: 宮中之冗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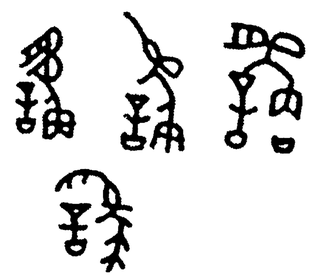
(與安同創意, 閑散於屋中, 不外出勞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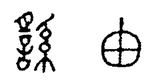
(初始的住家甚小, 只當睡眠休息用。後來擴大, 才能在屋中從事生產活動)

古音 njəwng 2 諧聲 vriəwng 2.

* 繇 (由)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隨從也。從糸⿰聲。

(繇爲形聲, 從樂器之言, 鼬鼠形爲聲。由之形像不知, 或由胄字析出) Z7235, ZB377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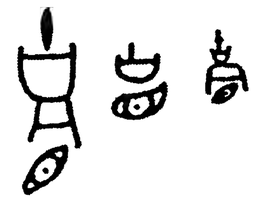
金文:始點(『繇自乃祖考乂閒于周邦』1380)

舊遠(『淮夷繇我員晦臣』1381)[一般解釋爲發語詞]

古音 riəw 6 諧聲 diəw 7, rjəw 2, tiəwk, diəwk 4, deəwk 5, t'iəw 2.

胄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兜鍪也。從冃, 由聲。

(胄形。日代表頭部, 或表示覆蓋整個頭部而只露出眼睛之兜鍪) (周原) Z4847, ZB2553

金文:甲胄(『易□胄干戈』1334,『具胄一』067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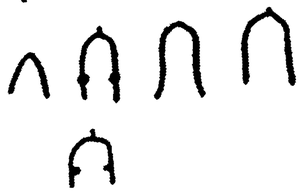
借爲迪(『竺胄[篤迪]亡疆』又288)

古音 diəw.

282 281

* 冬 [終]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四時盡也。從𠂇從舟。舟, 古文終字。

說文:終, 絲絲也。從糸, 冬聲。

(終字原形, 樹葉凋零之狀) J505, L3419, LZ1192, Z7264, 6428, ZB3426, 3784

(甲骨卜辭尚不見夏冬的季節名稱)

甲骨:終全(『不其終夕雨』12998,『羽壬申啟? 壬終日冢』13140)

終止(『帝弗其終玆邑』14209)

金文:冬季(『孟冬戊辰』2825,『冬十二月乙酉』大5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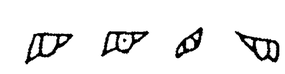
終全(『冬歲無疆』2149, 2923,『永屯靈冬』1393,『永冬于吉』005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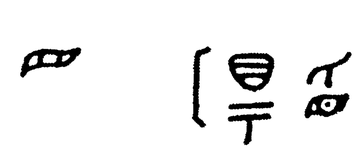
終止(『克奔走上下帝無冬令于有周追考』137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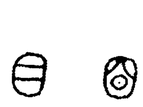
古音 təwng 2 諧聲 dəwng, tjəwng 5.

古音 tjəwng.

* 目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人眼。象形。重瞳子也。

(眼睛形) J157, L1133, LZ205, Z2103

甲骨:眼睛(『『王屮疾目』456)

省字之省筆(『乎日苦方』6194)

古音 mjəwk.

* 囚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繫也。從人在口中。

(人囚于牢中)

古音 rjəw 3.

284 283

*老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考也。七十曰老。從人毛匕。

(戴老人帽之老人，或作持杖之老人形) J357, L2739, LZ31,33, Z5250, ZB2738

甲骨:老弱(『小辭老，惟丁古』23708)

高齡者(『勿乎多老舞』16013,『王占曰，惟老惟人，途遘若』17055,『余孽朕老工』206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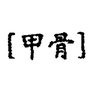
金文:高齡(『用祈壽老毋死』006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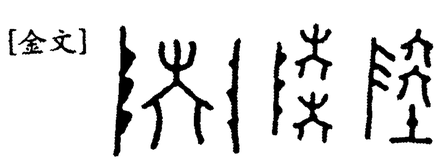
高齡者(『用享孝于兄弟婚媾諸老』2832,『其子孫用享孝于宗老』056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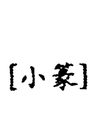
老弱(『其萬年靈冬難老』2832,『老庸奔走不聽命』又287)

古音 ləw.

陸

[甲骨] 

[金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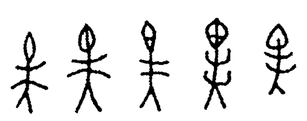
[小篆]  Z

說文:高平也。從阜從坴。坴亦聲。

(山上種植矮樹叢之坡地) J885, L4135, LZ482, Z7799

古音 liəwk.

*㚔

[甲骨] 

[金文]

[小篆] Z

說文:菌㚔蕈叢生田中。從中，六聲。

(多脚小爬蟲形) J839, L0195, LZ86

古音 liəwk 6 諧聲 kjəwk, gjəwk, tsjəwk, dzjəwk, ts'jəwk, tsəw, giwəw, mjəwk.

*旱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晨也。從日在甲上。

(日已上升至標竿上可見的高度?爲早上時候)

古音 tsəw 諧聲 ts'əw.

*艸

[甲骨]

[金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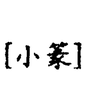
[小篆] 

說文:百卉也。從二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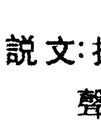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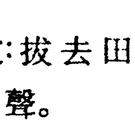
(象草叢生)

古音 ts'əw.

薅

[甲骨] 

[金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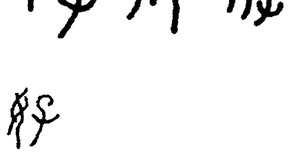
[小篆]  Z  H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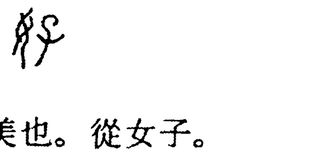
說文:拔去田草也。從蓐，好省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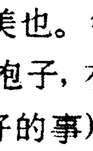
(手持蜃刀于山坡除草) J24, L0237, LZ483

古音 xəw.

*好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美也。從女子。

(婦女抱子，有子可承繼家業是美好的事) J474, L3647, LZ182, Z6776, ZB3589

金文:嘉好(『其頌既好』2830,『康□[音]穆好』2149)

親密(『用樂好賓』0036,『好朋友雩百者[諸]聞遘[婚媾]』1389)

古音 xəw 3.

* 臼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舂也。古者掘地爲臼，其後穿木石。象形。中米也。

(穀粒脱殼之臼形，小點爲穀粒)

古音 gjəw 4 諧聲 (舊gjwəv).

* 州

[甲骨]

[金文]]

[小篆] K

說文:水中可居曰州，昚繞其旁，從重川。

(象水流中之島嶼形) J449, L3407, LZ486, Z6385, ZB3408

甲骨:州島(『州臣屮往自□得』849)

金文:州島(『州瀘二邑』1497,『陟州剛登□降棫二封』2927,『咸有九州』大45)

古音 tjəw 4 諧聲 tiəw, djəw 2, tjəwk.

290

* 牟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牛鳴也。從牛。乙象其聲氣從口出。

(施記號於牛字上以表達牛鳴叫聲)

古音 mjəw 6 諧聲 məw.

* 舟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船也。古者共鼓貨狄，刳木爲舟，剡木爲楫，以濟不通。象形。

(象多塊板接合之舟形，有突出之船頭尾，非獨木舟之象) J358, L2757, LZ1213, Z5320, ZB2768

甲骨:舟船(『王其尋舟于河，亡災』24609,『弜浌舟』33691,『甲戌臣涉舟延𢦏弗告，旬屮五日丁亥幸』64)

金文:舟船(『王乘于舟』大9,『屯三舟爲一𣪊』又2)

銅容器名(『乍父癸彝舟』2420)

古音 tjəw 4 諧聲 tiəw 2, trəw.

289

* 缶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瓦器所以盛酒漿，秦人鼓之以節歌。象形。

(陶字析出，以陶拍伸入陶胚中造形) J241, L1801, LZ259, Z3432, ZB1761

甲骨:祭儀或保佑(『于商酒缶』3061)

保佑(『帝弗缶于王』14188,『勿復缶于大子』3061)

金文:容器名(『以乍鑄缶』2998,『蔡侯□之盥缶』2997)

古音 pjəw 2 諧聲 p'əw, pəw, (bjiaw).

寶

[甲骨]

[金文]]

[小篆] K

說文:珍也。從宀從玉從貝，缶聲。

(收藏於屋中之玉、貝，皆爲珍寶) J317, L2451, LZ713, Z4603, ZB2416

金文:珍貴(『白魚乍寶尊彝』1059,『子子孫孫永寶用』1192)

古音 pəw.

292

* 休

[甲骨]

[金文]]

[小篆] H

說文:息止也。從人依木。

(象人依木休息之意) J263, 759, L2023, LZ73, Z3787, ZB1925

甲骨:地名(『王往休，亡災』8160)

休息?(『不其休』英353)

金文:榮耀(『敢拜手稽首對揚天子不顯休。子子孫孫其帥井受茲休』1380,『天降休命于朕邦』又287)

古音 xjəw 6 諧聲 xəw, xrəw.

* 幺 [幽]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微也。從二幺。

(同茲字，說文之義從幽字析出) L1413

說文:幽，隱也。從山中，從幺。

(可能表示燈燄發光幽暗之意，兩股燈蕊稍增光明) J192, L1413, LZ1228, Z2479, ZB1332

甲骨:顏色(『小乙卯叀幽牛，王受又』屯763)

金文:顏色(『易女赤芾幽黃攸勒』0664,『虎幃冪位里幽』0671)

幽靜(『青幽高祖』又309)

古音 ?jəw 諧聲 ?jiəw 4.

古音 ?jiəw.

291

* 竹

[甲骨] 

[金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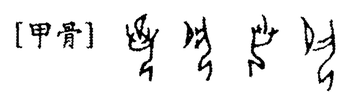
[小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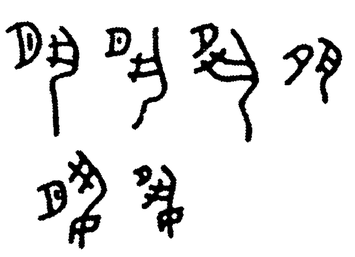
説文:冬生草也。象形。下垂者箐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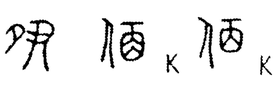
(象下垂竹葉形) J388, L1567, LZ1192

古音 tiəwk 3 **諧聲** təwk 3, tjəwk 2, diəwk.

* 夙

[甲骨] 

[金文] 

[小篆] 

説文:早敬也。從丮。持事雖夕不休, 早敬也。

(早上之儀式, 送月歸息之時) J298, L2283, LZ161, Z4367, ZB2297

甲骨:時刻(『癸戌夙伐, 戈』 26897,『丁未延插示, 其夙』 屯1115)

金文:時刻(『夙夕敬念王畏』 0680,『敬夙夜勿法朕令』 1388)

古音 sjəwk 2 **諧聲** dziəwk 3, sjəw.

* 守

[甲骨]

[金文] 

[小篆] 

説文:官守也。從宀, 寺府之事也。從寸, 法度也。或曰此字亦肘省聲。

(?) Z4654, ZB24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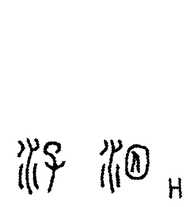
金文:官守(『周師光守宮事』 2920,『守相杜波』 3160,『郡守』 又74,『蜀守』 又451)

古音 st'jəw 3.

* 汙

[甲骨] 

[金文]

[小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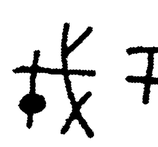
説文:浮行水上也。從水從子。

(象子浮游水上之意) J438, L3339

古音 rjəw **諧聲** riəw 5.

* 戎

[甲骨] 

[金文] 

[小篆]

説文:兵也。從戈從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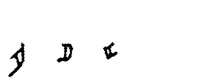
(盔甲和兵戈皆兵戎之事?) J489, L3759, LZ937, Z6962, ZB364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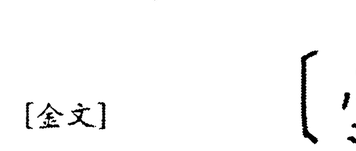
金文:軍事(『女肇誨于戎工』 1393,『肆武公迺遣禹率戎車百乘』 0678,『孚戎器』 1495)

戎族(『戎獻金十子牙父百車』 1350,『救戎于楚境』 又45,『率虎臣御淮戎』 又349)

古音 njəwng 2 **諧聲** sjəwng.

* 肉

[甲骨] 

[金文] 

[小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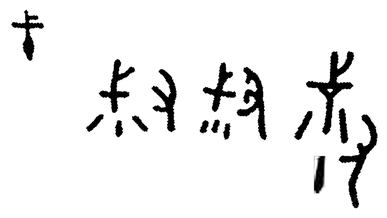
説文:胾肉。象形。

(象肉塊形) 199, L1503, LZ1270

古音 njəw **諧聲** njəw 2, vriəwk

* 叔 [叔]

[甲骨]

[金文] 

[小篆] 

説文:豆也。象菽豆生之形也。

(叔字析出) ZB2370

金文:淑(『文母日庚叔休』 又349)

説文:叔, 拾也。從又, 叔聲。

(手摘豆莢之狀) Z1708, ZB956

金文:純素(『易女叔芾』 0675,『王乎史戊册令吳嗣旅眾叔金』 244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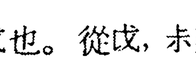
古音 st'jəwk 3 **諧聲** təwk 2, səwk, tsjəwk 4, t'jəwk 5, djəwk, deəwk 2, neəwk, ts'eəwk 4, dzeəwk 2.

古音 st'jəwk.

戚

[甲骨] 

[金文]

[小篆] 

説文:戊也。從戊, 叔聲。

(甲骨文字形爲儀仗武器形, 字形起訛變) J860, LZ940

甲骨:樂舞(『叀戚奏』 31027,『奏戚其雨』 31036)

古音 ts'əwk.

充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長也，高也。從兒，育省聲。

(省聲之說不可靠，可能表現插髮笄之成年人，已完全成長)

古音 t'jəwng **諧聲** t'əwng.

* 孝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善事父母者。從老省從子。子承老也。

(老人之手搭於孫兒頭上，孫扶祖父表現孝心) Z5283, ZB2750

金文:孝敬(『其用追孝于朕皇祖帝考』 1321,『用孝用享』 0620)

能孝養父母者(『用及孝婦□氏百子千孫』 2921)

古音 xrəw 2.

育(毓)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養子使作善也。從𠫓，肉聲。虞書曰，教育子。

(育作小孩產自子宮，毓作婦女生下孩子之狀) J557, 893, L4325, LZ73, 185, 203, 204, Z8243, ZB4268

甲骨:近親(『其𠂤于五毓，牢』 英1948,『酒彡于毓祖，亡它』 2097,『求年自上甲至于多毓』 10111)

養育(『子毋其毓不死』 14125,『告王毓于祖乙』 17996,『毓子韋』 3270)

金文:近親(『毓文王王姒聖孫』 大6,『用乍毓祖丁尊』 2709)

養育(『□毓子孫』 又309)

古音 vriəwk.

誥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告也。從言告聲。

(雙手拿長管樂器，吹號召集人員以宣佈政府的通告) ZB757

金文:告戒(『王誥畢公』 又196,『王誥宗小子于京室』 又294)

古音 kəw.

* 牡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畜父也。從牛，土聲。

(牛、羊、豕、鹿、馬等加雄性性徵) J33, L0291, LZ582,603, Z522, ZB388

甲骨:雄獸(『惠牡，王受又』 29481,『父甲一牡』 2131)

金文:雄獸(『用牡于大室』 0653,『四駐彷彷』 又288)

古音 mwəw.

* 告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牛觸人，角著橫木所以告人也。從口從牛。易曰，僮牛之告。

(豎標志於坑陷之上，警告行人小心，不要誤陷其中) J38, L0339, LZ247, Z534, ZB39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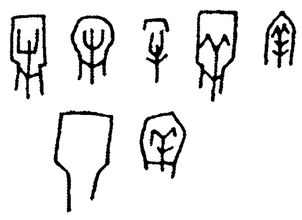
甲骨:報告，祝告(『𠂤疾，告羌甲』 869,『于上甲告秋稱』 9629,『告執于南室三牢』 806,『告方于河』 屯2678,『羽辛丑𠂤告麥』 9620,『告亞畢往于祊』 屯2378)

金文:報告，祝告(『令矢告于周公宮』 2446,『使厥友弘告于白懋父』 0665)

控告(『以匡季告東宮』 0679)

古音 kəw 4 **諧聲** gəw 2, krəw, kəwk 7, k'əwk 5, gəwk, k'rəwk, k'əw2, ts'əw 2, dzəw 2, ts'iəw.

* 牢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閑養牛馬圈也。從牛冬省。取其四周匝也。

(象牛或羊圈養於牢中之意，柵欄要建得堅固) J35, L0313, LZ581, 590, Z527

甲骨:祭品單位(『二牢，求年』28223,『牢又一牛，王受又』29487,『東大牢，此又雨』28244,『燎于祊十小牢，卯十犁牛』39)

金文:圈牢(『治王牢于□』2718)

古音 law.

* 首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頭也。象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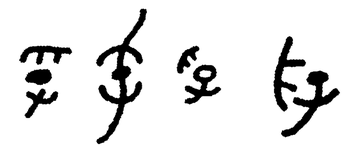
(頭形，同首字) J371, L2849, LZ3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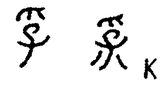
甲骨:頭部(『王疾首，亡延』24956)

古音 st'jəw.

* 孚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卵孚也。從爪從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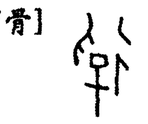
(俘字之源，以手捉小孩。小孩易屈服及訓練，較成人俘奴可資信賴) J109, LZ204, Z1542, ZB885

甲骨:俘獲(『我用□孚』903,『克孚二人』35362,『集孚馬自大乙』3243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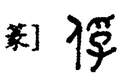
金文:俘獲(『孚金』1190,『孚戎器』1495)

古音 p'jwəw 8 諧聲 p'rəw, brəw 2, bjəw 5, (孵 biaw 2, 殍 p'jew 2)

俘

[甲骨] 

[金文]

[小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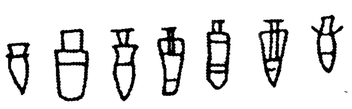
說文:軍所獲也。從人，孚聲。春秋傳曰，以爲俘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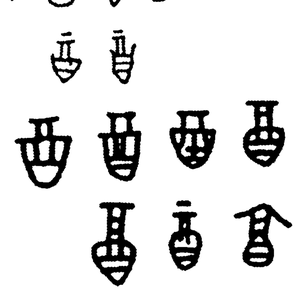
(以手捉小孩行於行道，與孚創意同) J345, L2663, L2663, LZ204, Z505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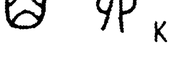
甲骨:俘獲(『告曰，昔甲辰方圍于□俘人十屮五人。五日戊申方亦圍，俘人十屮六人』137)

古音 p'jwəw.

* 酉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就也。八月黍成可爲酎酒。象古文酉之形也。古文酉從卯。卯爲春門，萬物已出，卯爲秋門，萬物已入。一，閉門象也。

(酒尊之形。古文字形大半是上部分的訛變) J568, L4391, LZ1037, Z8353, ZB4318

甲骨:干支。

酒省形(『酉彤日白上甲至于多毓衣』37836,『亩邑子乎卿酉』32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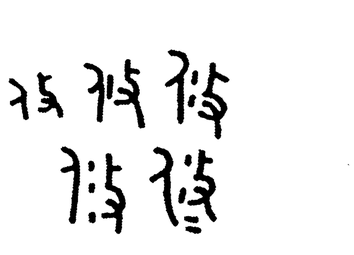
金文:干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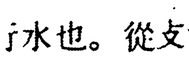
酒(『王卿酉』1349,『迺卑□以舀酉及羊』0679,『用盛旨酉』2832)

古音 riəw 12 諧聲 tsjəw 4, ts'jəw 3, dzjəw 5, dziəwk, tsjəwk, ts'jəwk, t'jəw, (包括酋).

* 攸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行水也。從攴從人從水省。

(象以棍杖打人，小點爲血水) J139, L1055, LZ72, Z1927, ZB1056

甲骨:小雨(『不攸雨』3417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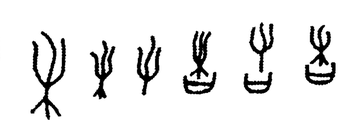
金文:馬飾(『鑾旂攸勒用事』1392,『易女赤舄攸勒』又369)

悠遠(『於乎，攸哉』又28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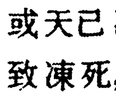
借爲修(『攸立歲尚[修茲歲嘗]。攸茲造金監。官攸無疆』又664)

古音 riəw 4 諧聲 t'əw 2, diəw, sjəw 3, t'eəw 3, deəw 7, st'jəwk 4, deəwk 2, seəw 3, t'eəwk 2, djəwk.

條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 小枝也。從木，攸聲。

(秋天樹木之葉已落，只剩枝條。或天已凉，要搬進屋裏才不致凍死，故表現栽於盆中？) J759, 660, L1925, 1952, LZ507

(商代一年只有兩季，秋季包括夏季)

甲骨:季節，秋季(『今條王從望乘伐下危』6485,『今條方其大出』6690)

古音 deəw.

留

[甲骨]

[金文]



[小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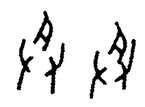
說文:止也。從田,卯聲。

(田邊之溝渠,積留水以便灌溉之意) Z7503, ZB3932

古音 liəw.

*矛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持弩拊。從𠂤,肉聲。讀若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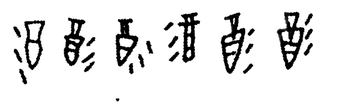
(不從肉聲,k與n少諧聲現象,大概表現雙手捧肉以祭) J101, L0791, LZ353

甲骨:祭儀,供肉(『叀辟臣矛』27604,『弜矛』27604,『□肉其矛』317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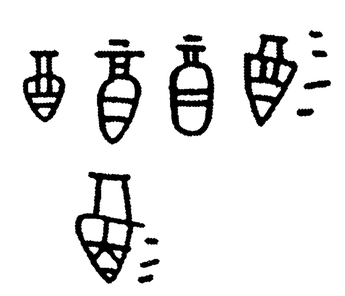
古音 giwəw 3 諧聲 k'iwəw.

酒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就也。所以就人性之善惡。從水從酉,酉亦聲。一曰造也。吉凶家造也。

(酒滴溢出酒尊之狀) J570, L4395, LZ1042, Z8375, 8358, ZB4328

甲骨:供酒(『來己酉酒妣己妣庚』2258,『酒大俎于庭』屯675,『于來丁酉酒大史,易日』24929)

金文:供酒(『合王客鎬京酒祀』大9)

古音 tsjəw.

柳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小楊也。從木卯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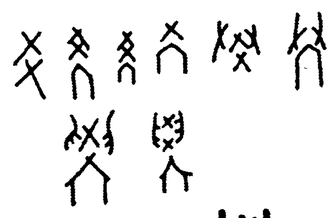
(似從木卯聲,但l與m少諧聲現象,或表現柳樹多植於溝渠水流之旁?) J265, L1943, LZ512, Z3675, ZB1886

金文:柳樹(『至于邊柳』29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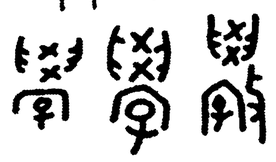
古音 liəw 27 諧聲 diəw, t'iəw, leəw.

學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覺悟也。從教從冂。冂,尚矇也。臼聲。

(初形爲繩結形。加手表示動作,加屋表示使用繩結所在) J146, L1091, LZ1242, Z1985, ZB1099

(修葺房子是古時教育重要項目,古代房子不牢固,需經常修整或重建)

甲骨:學校(『于大學尋』屯60)

教學,受學(『王學衆伐于免方,受㞢又』32,『多子其延學疫,不遘大雨』3250)

金文:學校(『才昔先王小學』1388,『王令靜嗣射學宮』1366)

教學,受學(『小子眔般眔小臣眔尸僕學射。靜學無斁』1366,『我孫克乂井學[型教]』1391)

古音 grəwk.

*宋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居也。從宀從木。讀若送。

(廟中之樹爲神靈所居之處) J318, L2475, LZ761, Z4719, ZB2484

甲骨、金文:人地名。

古音 səwng.

*臼

[甲骨]

[金文]

[小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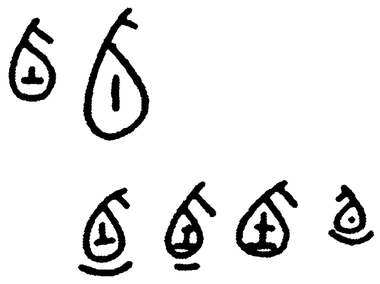
說文:叉手也。從𦥑𦥑。

(自學、興等字析出)

古音 kjəwk 諧聲 gəwk, ?əwk, krəwk 2, ngrəwk, grəwk 5, ?rəwk 2, krəw 2, grəw 3, ?əwk, bwəw, (bew).

* 卣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草木實垂卣卣然。象形。讀若調。

說文:卣,气行貌。從乃省,卣聲。讀若攸。

(象溫酒之器形,或在器座中) J301, L2305, LZ697, 1025, Z4396, 2959, ZB2311

甲骨:盛酒器(『鬯五卣』 25979, 『父丁歲一卣』 23227, 『其登新鬯二必一卣于⿰』 3097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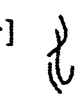
金文:盛酒器(『易女矩鬯一卣』 2834, 『考乍父辛卣』 2614, 『賞卣鬯貝』 1981)

語詞(『卣天子多易旅休』 0057, 『余無卣具寇』 0679, 『亡卣遣』 大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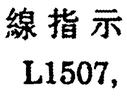
古音 deəw 諧聲 riəw 8.

古音 riəw

* 肘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臂節也。從肉從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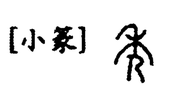
(彎線指示肘所在之處) J887, L1507, LZ358

古音 tiəw 2 諧聲 diəw 3.

* 秀

[甲骨]

[金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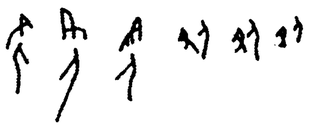
[小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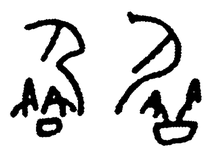
說文:上諱。

(結構與年同,人頂禾束。表達禾已長成,可收割運搬?)

古音 sjəw 3 諧聲 vriəw 3.

* 咎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災也。從人從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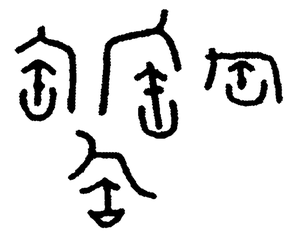
(被他人之足所踐踏,是種災殃) J257, L2665, LZ326, Z5113

甲骨:災咎(『不惟帝咎王』 902, 『惟父乙咎婦好』 6032, 『夢妣丁咎』 21666)

古音 kəw 5 諧聲 kəw 5, kiwəw 2, liwəw.

* 匋

[甲骨] 

[金文] 

[小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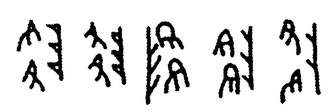
說文:瓦器灶也。從缶,包省聲。

(人蹲坐而製作陶器之狀)(陶文) Z3436, ZB1762

金文:寶貴(『鑄匋須。 其子孫永匋用』 1480)

古音 dəw 9 諧聲 (陶riaw).

* 夅 [降]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服也。從夂午相承不敢并也。

說文:降,下也。從阜,夅聲。

(自降字析出,降字表現雙脚自木梯下降之狀) J536, L4131, LZ480, Z7810, ZB4085

甲骨:降下(『茲邑亡降禍』 7852, 『亡降疾』 13855, 『帝降若』 6498, 『王夢允大甲降』 19829)

金文:降下(『王降征令于大保』 1323, 『用天降大喪于二國』 0678, 『降余魯多福無疆』 004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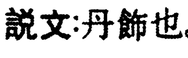
古音 grəwng 4 諧聲 kəwng, liəwng 3, krəwng 3, gəwng (洚gewng).

古音 grəwng.

* 彤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丹飾也。從丹從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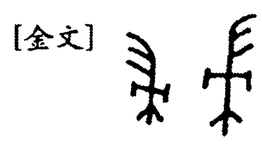
(丹字衍化) Z3275, ZB1669

金文:丹紅色(『賜用弓彤矢』 2925, 『彤沙[綏]攸勒』 又133)

古音 dəwng.

* 帚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糞也。從又持巾掃門內。古者少康初作箕帚、秫酒。少康,杜康也。

(掃帚之形。婦女之職) J335, L2587, LZ1149, Z4899, ZB256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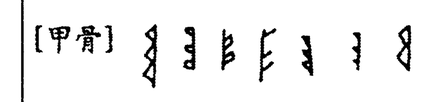
甲骨:婦,姻親諸侯(『帚良𠂤子』13936,『王其令望乘帚,其告于祖乙』3289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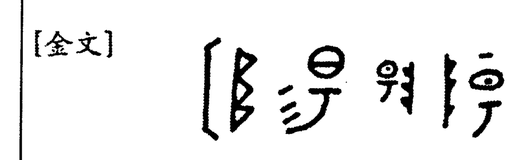
婦女(『及五月乎帚來歸』2165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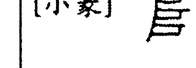
金文:婦,姻親諸侯(『帚好』又654,『比乍白帚□尊彝』1089)

古音 tjəw 2 諧聲 səw 4.

* 阜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大陸也。山無石者,象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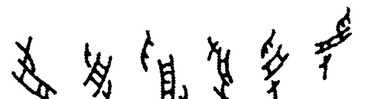
(梯形,借以表示山陵,上下山崗需階級才容易行步) J534, L4129, LZ479, 484

甲骨:丘陵(『惟阜山令』7859)

階梯(『王賓中丁彳企才庭阜』405,『王乎萬戒阜』20253,『王其尋二方白于阜辟』28086)

古音 bjəw.

* 受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相付也。從爫,舟省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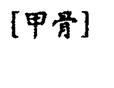
(一人授盤,一人接受之狀) J196, L1442, LZ1215, Z2537, ZB1353

甲骨:授予,接受(『帝不我其受又』6271,『婦好𠂤受生』13925)

金文:授予,接受(『受天有大令。受民受疆土』0676,『王受乍册尹者[書]』1358)

古音 djəw 4.

* 匊

[甲骨] 

[金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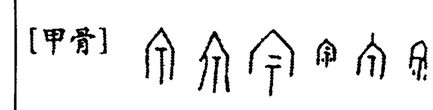
[小篆] 

說文:在手曰匊。從勹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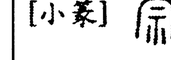
(大概爲掬之初字,表現以手掬米之狀) Z5633

古音 kjəw 16 諧聲 k'jəwk 4, gjəwk 6.

* 宗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尊祖廟也。從宀從示。

(放置神主之宗廟,爲同宗者所崇拜之處) J319, L2479, LZ753, Z4724, ZB2485

甲骨:宗廟(『才大宗卜』30376,『才小宗又升歲,自大乙』34047,『其酒日于祖丁,秦又宗』27315,『中宗祖乙歲』27240,『勿于新宗酒』13547,『其酒求于父丁宗』30335,『王于宗門逆羌』32035,『乍王宗』13542)

金文:宗廟(『用乍宗室寶尊彝』1190,『用朝夕享孝宗室』124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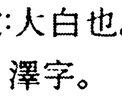
宗主(『王才宗周令孟』0676,『王子刺公之宗婦』2914,『余其用各我宗子雩百姓』0673,『對揚朕宗君其休』1372)

古音 tsəwng 2 諧聲 dzəwng 4, dziəwng.

* 臭

[甲骨]

[金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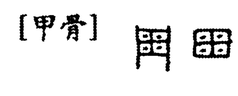
[小篆] 

說文:大白也。從大白。古文以爲澤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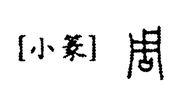
(特顯著一人的頭部,可能也是昊等字的分化)

古音 kəw.

* 周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密也。從用口。

(莊稼四周有圍牆或籬笆保護着,防風?) J43, L0383, LZ819, Z660, ZB45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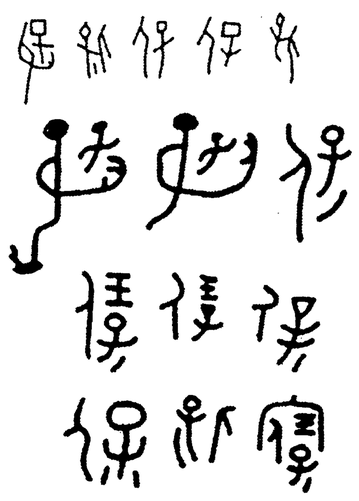
甲骨:方國名(『令周取』8854,『其克戈周』20508,『令旅以多子族璞周古王事』6814)

金文:周朝廷(『公仲在宗周』2152,『明公朝至于成周』215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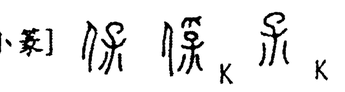
雕刻(『侯易玄周戈』大9)

古音 tjəw 6 諧聲 təw, t'əw, trəw, tjəw 3, t'jəw 2, djəw 4, teəw 7, deəw 4, təw 2, t'eəwk.

* 保

[甲骨] 

[金文]

[小篆] 

説文:養也。從人從采省。采，古文孚。

(背負小孩加以保護之意) J344, L2611, LZ72, Z4972, ZB2605

甲骨:保護，保全(『黃尹保我史』3481,『壬父乙婦好生保』2646,『燎于西弗保』英339,『望乘𠂤保才啟』英1555)

祭儀單位(『𠂤十保』16428)

金文:保護，保全(『子孫永保之』1428,『保余小子。保四或』0061)

官職稱(『王降征令于大保』

1323)

古音 pəw 8.

* 杳

[甲骨]

[金文]

[小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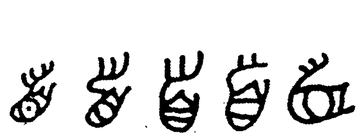
説文:冥也。從日在木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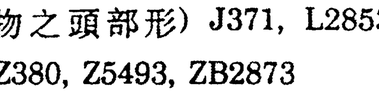
(太陽已西下，好像落入林中，天色已昏暗)

古音 ʔeəw.

* 首

[甲骨] 

[金文] 

[小篆] 

説文:古文百也。巛象髮。髮謂之鬊，鬊即巛也。

(某動物之頭部形) J371, L2853, LZ380, Z5493, ZB287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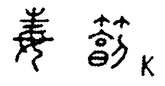
金文:頭部(『大拜稽首』1376,『女多折首執訊』1393)

古音 st'jəw.

* 毒

[甲骨]

[金文]

[小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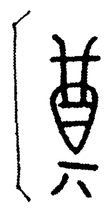
説文:厚也。害人之草往往而生。從屮從毒。

(象某種有毒的塊莖形，上部分爲其莖葉)

古音 dəwk 3 諧聲 təwk 3, dəw.

* 酋

[甲骨]

[金文] 

[小篆] 

説文:繹酒也。從酉半見于上。禮有大酋，掌酒官也。

(香醇酒氣上揚之狀)

古音 dzjəw.

* 叟

[甲骨] 

[金文]

[小篆]

説文:老也。從又從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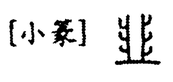
(搜之原形，手持火把於屋內搜查東西) J117, L0899, LZ1282

古音 swəw 3 諧聲 swəw, siəw 8, seəw 2, (sew).

* 韭

[甲骨]

[金文]

[小篆] 

説文:菜名。一種而久生者，故謂之韭。象形。

(象叢生之韭菜形)

古音 kjəw 2.

* 采 (穗)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禾成秀，人所收者也。從爪禾。
(象以手摘禾穗之狀) L2359
古音 vriwər **諧聲** rjəw.

322

* 臭

[甲骨] 

[金文]

[小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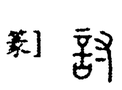
說文:禽走嗅而知其迹者犬也。從犬從自。
(犬鼻善嗅) J407, L3099, LZ242
古音 t'jəw 2 **諧聲** k'jəw, xjəw 3, xjəwng, k'jiəw.

324

* 討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治也。從言從寸。
(手持管樂，吹信號以討伐敵人之意)
古音 t'əw.

* 流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水行也。從水㐬。㐬，突忽也。
(夭死之子被丟棄於水流) ZB3395
金文:流動(『霖[潸]霖流涕』又288)
古音 liəw 3.

321

* 复 [復]

[甲骨] 

[金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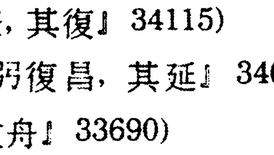
[小篆] 

說文:行故道也。從夂，畐省聲。
(脚踏鼓風袋反復鼓風之意) J253, 255, L1897, LZ335, Z3614, 991, ZB1849, 612
甲骨:回來(『王乎雀復，若』6904, 『侯德不其復』英189, 『弜酒河燎，其復』34115)
恢復(『弜復昌，其延』34601, 『復枚舟』33690)
金文:再次(『復友[賄]兩從其田』1497, 『卑復虐逐厥君厥師』大25, 『弗可復得』又288)
歸復(『雩厥復歸』1357, 『卑復厥絲束』0679)
回復(『卑復令曰』0679, 『復付厥君』大19)

恢復(『五年復吴』又287)
古音 bjəwk 8 **諧聲** pjəwk 3, p'jəwk 4, brəwk, pjəw, p'jəw 2, bjəw 3, (愎biək)

* 舀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抒臼也。從爪臼。
(手在臼中掏洗之狀)
古音 riəw **諧聲** t'əw 6, dəw 3, (舀riaw).

稻

[甲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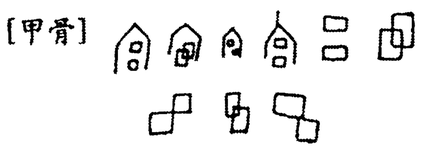
[金文] 

[小篆]

說文:稌也。從禾，舀聲。
(商代之前稻爲南方之産物，華北少見取其株，多見貯存於罐中。或表示稻米可久藏罐中) J314, L2355, LŻ1060, Z4487, ZB2345, 2004
甲骨:稻米(『我受稻年』10040, 『其取稻于示』15685)
金文:稻米(『用盛稻粱』1433, 1446, 『用煮稻粱』0818)
有力(『勥稻用事』又300)
引導(『憲稻宇慕遠猷』又290)
古音 dəw.

323

宮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室也。從宀，躬省聲。

(建築地基有隔間，爲大型建築才有的現象。或加房屋之形以顯明其意) J327, 447, L2495, LZ751, 800, Z4774, ZB2509

甲骨:地名。

宮殿(『即又宮』 30375,『才天邑商公宮衣，茲夕亡禍』 36541)

金文:宮殿(『明公用牲于京宮。于康宮』 2446)

太子(『以匡季告東宮。 東宮迺曰』 067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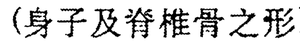
王内宮事(『監司新造貯用宮御』 2836)

古音 kjəwng.

*躬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身也。從身從吕。

(身子及脊椎骨之形)

古音 kjəwng 2 諧聲 k'jəwng, gjəwng 3, xjəwng, dəwng.

*髟

[甲骨]

[金文]

[小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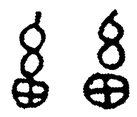
說文:長髮猋猋也。從長從彡。

(與長字區別，長髮彪盛之狀)

古音 piəwv 諧聲 xjəw, (髟sram, piaw).

*畜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田畜也。淮南王曰，玄田爲畜，魯郊禮文從茲從田。茲，益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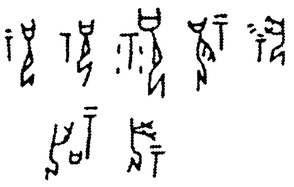
(腸胃之形，用以裝貯水酒。或所食之腸胃來自家畜) J880, LZ1145, Z7504, ZB393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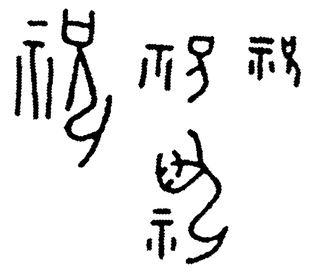
甲骨:畜養(『王畜馬才茲厩』 29415,『畜封人』 屯3398)

金文:有教養(『余咸畜胤士』 3012,『咸畜百辟胤士』 大50)

古音 t'iəwk 諧聲 t'iəwk 4, xjəwk 6, xjəw.

*祝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祭主贊詞者。從示從人口。

(一人仰頭或前伸雙手陳說祝願於神示之前。或戴祝者之帽於示前陳說祝願) J10, L0083, LZ120, Z111, 153, ZB163, 177

甲骨:祭名，祈祝(『求年上甲，示壬，東茲祝用』 屯2667,『王其人，勿祝于下乙』 1666,『岳祝東河用』 英2349)

祝官(『啟乎祝曰，孟方𠂤人』 36518,『祝 其 册』 32327)

金文:祈祝(『王各廟祝』 0677,『齊休祝成』 0058)

祝官(『即井白大祝射』 1952,

鑄造(『自祝禾廩[鐘]』 大53)

古音 tjəwk 2 諧聲 t'jəwk.

*曹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獄之兩曹。在廷東，從棘。治事者，從曰。

(槽上置放用以過濾濁酒之兩草袋，衍化成曹、槽、糟等字。糟字籀文作棘下有酉，酉爲盛酒器，可證曹表現濾酒之事) J210, L1607, Z2935, ZB1521

金文:遭遇(『適曹燕君子會不辨大宜』 又286)

古音 dzəw 7 諧聲 tsəw 5, rjəw, dzəwng.

*旭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九達道也。似鼻背故謂之旭。從九首。或從辵垚。旭高也，故從垚。

(可能表現高懸之斷首，交通要道出入人多，爲懸首儆戒之理想所在。九或爲又或寸之訛，道的古文爲手持首，表現於交通要道懸首的習慣)

古音 giwəw.

庶

[甲骨]

[金文]

[小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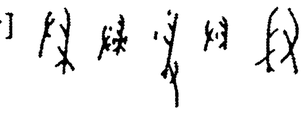
說文:馬舍也。從广，㕣聲。周禮曰，馬有二百十四匹爲庶，庶有僕夫。

(畜馬於有狹窄人口之柵欄中。馬特爲貴族所寵，飼養所有別於他種家畜，故別有專稱) J37, L4550, LZ627

甲骨:牢厥(『王畜馬才茲厥』29415)

古音 kjaw.

*埽

[甲骨] 

[金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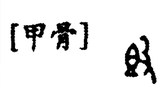
[小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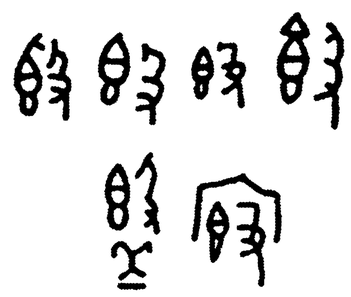
說文:棄也。從土從帚。

(手持帚以掃除髒污之意) J123, L0947, LZ1154

古音 səw.

*㕣 [簋]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操曲也。從殳從皂。

說文:簋，黍稷方器也。從竹從皿從皂。

(盛飯之圓形器，加匙匕以明確其用途) J132, L1011, LZ1070, Z1845, 2750, ZB1453

甲骨:盛飯器(『元㕣，叀多尹卿[饗]』278946,『屮㕣』25971)

金文:盛飯器(『用乍丁公寶㕣』1377,『白鮮乍旅㕣』1453)

借爲舅(『齊侯女雷聿喪其㕣』2835)

卽的錯字(『南中邦父命駒父㕣南者[諸]侯率高父』又362)

古音 kjəw 4 **諧聲** kiwəw, kjəw.

古音 kiwəw.

*翏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高飛也。從羽從㐱。

(象一人持雙羽跳舞作飛翔狀) Z2272, ZB1210

金文:借爲繆，金屬鑄料(『玄翏☐用之』3108)

古音 liəw 12 **諧聲** ləw 3, krəw 7, k'rəw, xrəw, mjəw 2, t'iəw, liəwv 2, grəw, kjiəw, gjiəw 4, keəw, liəwk 5, mjiəw 4, gjəw, (leaw 10, liaw)

*宿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止也。從宀，㐭聲。㐭，古文夙。

(象人睡卧室内席上之意。金文一形作睡卧於乾草堆上之狀) J298, 318, L2463, LZ823, Z4676

甲骨:過夜(『王宿㠯，不亡』5356,『弜宿，其每』31257,『王其尋牢㑹，其宿』27805)

古音 sjəwk **諧聲** səwk.

*脙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面和也。從百肉。讀若柔。

(頭多肉，爲胖子的形像，胖子脾氣好，多和善)

古音 njəw.

*彪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虎文也。從虎，彡象其文也。

(虎之毛紋彪炳美麗) Z3142

古音 piəwv **諧聲** biəwv 2, bjəw, bəw.

* 烏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長尾禽總名也。象形。烏之足似匕，從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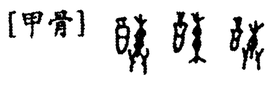
(烏的繁形) J187, L1359, LZ671, Z2422, ZB1299

甲骨:禽烏(『之日夕𠂤鳴烏』17366,『乎取生匆烏』1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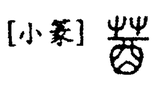
烏星(『乙巳酒，明雨。伐既雨，咸伐亦雨，施烏星』11497,『施卯烏，大啟陽』11499,『庚子藝烏星』11500,『帝烏，三羊三豕三犬』14360)

古音 teəw 7 諧聲 təw.

* 酋

[甲骨] 

[金文]

[小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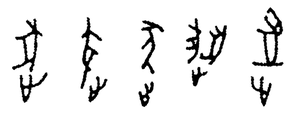
說文:禮祭束茅加於祼圭而灌鬯酒是爲酋。象神飲之也。從酉𠂤。春秋傳曰，爾貢苞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酋酒。一曰酋，捺上塞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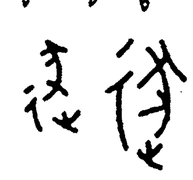
(雙手持草束以過濾酒之意) J571, L4403, LZ123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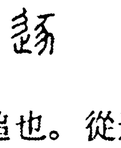
甲骨:過濾之酒(『來乙未酒酋于祖乙』1594,『酋醴，亩𠂤酉用』15818,『衣升歲乍酋自祖乙至于祊』377)

古音 siəwk.

* 逐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追也。從辵，豕省聲。

(人足在野獸之後追趕狀) J68, L0547, LZ328, Z942, ZB594

甲骨:追逐野獸(『王勿往逐兕，弗其獲』10401,『乎多馬逐鹿，獲』5755,『其北逐，禽』287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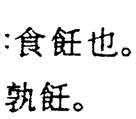
金文:逐趕(『卑復虐逐厥君厥師』大25)

古音 diəwk 2 諧聲 t'iəwk, deəwk.

* 孰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食飪也。從丮，享聲。易曰，孰飪。

(像一人在有台基的廟前，大致表現以熟食獻祭？) Z1587

金文:熟食(『白侄乍孰毁[簋]』1014)

古音 djəwk 3.

* 臯 [穆]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細文也。從彡從𠂤省聲。

說文:穆，禾也。從禾，臯聲。

(穆字析出，禾穗結實飽滿而致垂下狀) Z4484, ZB2341

金文:周穆王(『穆王才鎬京』1349)

美好狀詞(『穆穆克盟厥心』0669,『穆穆朕文考師華父』0675,『不敢弗帥用文祖皇考穆穆秉德』0056,『王才康穆宮』2924)

古音 mjəwk 2.

* 粟

[甲骨]

[金文]

[小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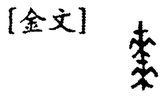
說文:舂糗也。從米臼。

(精米是將米置於臼中舂搗而得)

古音 gjəw.

* 棗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羊棗也。從重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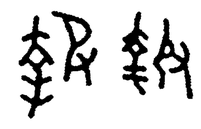
(小棗樹密集栽種着) ZB2318

金文:? (『宜□之棗戟』考古學報 1957-1:114)

古音 tsəw.

* 報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當辠也。從幸從艮。艮，服辠也。

(一人服刑具又被人執捉着) Z6124, ZB3213

金文:回報(『白氏則報璧琱生』1372,『報□氏帛束璜』1373)

保? (『丁公文報。唯丁公報』1377)

古音 pəw.

* 奧

[甲骨]

[金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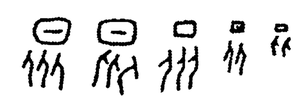
[小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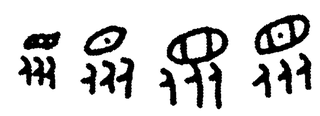
說文:宛也。室之西南隅。從宀，𠂤聲。

(屋裏添柴取暖的地方，習慣在西南角落。有以牛糞爲燃料者)

古音 ʔəw 7 **諧聲** ʔjəwk 8.

* 衆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多也。從众目。

(在日下勞動的廣大群衆，後錯成目而成爲受監視的勞工們) J353, L2703, LZ69, Z5168, ZB2684

甲骨:群衆(『勿惟王往以衆人』34,『王其以衆合右旅』屯2350,『令衆御召方，幸』31978,『亩小臣令衆黍』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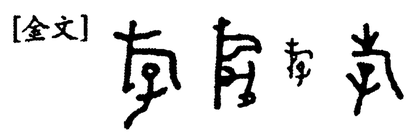
金文:群衆、平民(『師旅衆僕不從王征于方』0665,『匡衆厥臣廿夫寇舀禾十秭。用衆一夫曰□』0679)

聚衆(『親率參軍之衆。毋衆而囂』又287)

古音 tjəwng 2 **諧聲** dzəw.

* 游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旌旗之流也。從从，汙聲。

(一子執有流之旗，爲與旅分別，不用人而用子) J289, L2223, LZ1168, Z4225, ZB2199

甲骨:田獵地。

旗游(『施羌百从三游从□』303+304)

金文:旅游(『曰欽哉出游』2990,『鑄其游鐘』又291,『茂郢之游宮』又2, 3)

游戲(『是以游夕飲飼』又286,『上官游熹』0644)

生動貌(『威義游游』2923)

古音 riəw.

* 就

[甲骨]

[金文]

[小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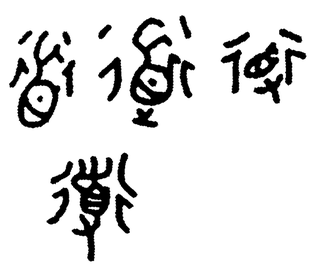
說文:高也。從京從尤。尤，異于凡也。

(以手攀援而上高樓，或一人仰望高樓之狀)

古音 dzjəw 2 **諧聲** tsjəwk.

* 道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所行道也。從辵首。

(示斷首于行道，警戒有心犯法者。或以手持斷首以表達展示的場所爲衆人來往的行道) Z959, ZB597

金文:道路(『金道錫行』1446,『封于周道』2927,『循道至于𣪘』0631)

引導(『以誘道寡人』又287)

道德(『亡不順道』又287,『逢燕亡道』又288)

古音 dəw 4.

* 悬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愁也。從心從頁。

(貴人常爲事所煩而有心思) ZB3308

金文:憂慮(『以悬厥民之隹[罹]不辜』又288)

古音 ʔjəw 11 **諧聲** (njiaw, naw)

* 肅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持事振敬也。從聿在𣦵上，戰戰兢兢如臨深淵也。

(以筆畫圖樣，爲刺繡的第一步驟，需謹慎從事) Z1799, ZB999

金文:敬肅(『肅哲聖武』0060)

古音 sjəwk 7 **諧聲** sjəw, seəw 10, siəw 2.

* 璔

[甲骨]

[金文] 

[小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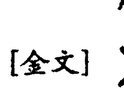
說文:諸侯執圭朝天子，天子執互玉以冒之，似犁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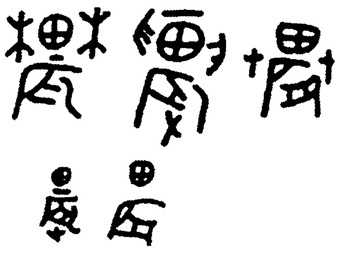
(覆蓋玉之具，若人覆面之紗) Z276, ZB25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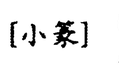
金文:璔圭(『王乎宰利易師遽璔圭一環章四』2443)

古音 məw.

* 農

[甲骨] 

[金文] 

[小篆] 

説文:耕也。從晨，囟聲。

(在林間以辰工具從事勞作，乃農業之職。農作一早就要從事，故亦有晨之義) J107, L0839, LZ442, Z1488, ZB86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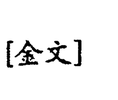
甲骨:晨時(『告于母辛，由農』23419,『妣歲，由今農酒』2515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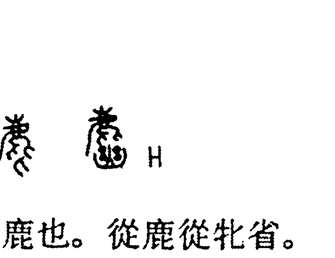
農業(『王方農芳』20624,『其弗農』9492,『農亦焚廩』58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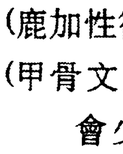
金文:農業(『農臣光王』0049,『王大耤農于□田錫[場]』0660,『農嗇』又309)

古音 nəwng.

* 鹿

[甲骨] 

[金文] 

[小篆] 

説文:牝鹿也。從鹿從牝省。

(鹿加性徵)

(甲骨文只見家畜加性徵，農業社會少見獵獸，且無法控制獵得的性別，此字之創作必有基於實用的原因)

古音 ʔjəw 諧聲 ʔəw.

* 牖

[甲骨]

[金文]

[小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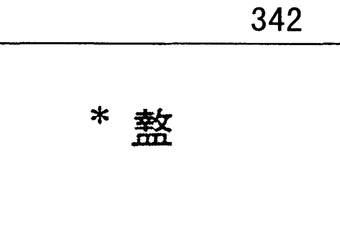
説文:穿壁也。以木爲交窗也。從片户甫。譚長以爲甫上日也，非户也，牖所以見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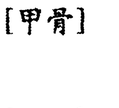
(?)

古音 riəw.

* 鼓

[甲骨]

[金文] 

[小篆] 

説文:茅蒐，茹蘆，人血所生，可以染絳。從艹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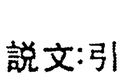
(不詳，鬼爲人戴面具形，或是製作面具的植物材料)

古音 siəw.

* 雔 [讎]

[甲骨]

[金文] 

[小篆] 

説文:雙鳥也。從二隹。讀若讎。

説文:雔，猶鷹也。從言，雔聲。

(二鳥相對啾叫不停如仇敵相罵而不讓) Z1239

古音 diəw 諧聲 djəw 2.

古音 djəw.

* 盩

[甲骨]

[金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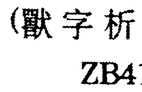
[小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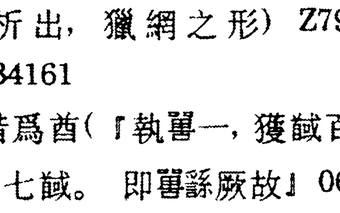
説文:引擊也。從手支見血也。扶風有盩厔縣。

(鞭打受刑者至見血的程度)

古音 tiəw.

* 罿

[甲骨] 

[金文] 

[小篆]

説文:犛也。

(獸字析出，獵網之形) Z7928, ZB416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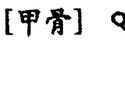
金文:借爲酋(『執罿一，獲馘百三十七馘。即罿縣厥故』0677,『即□厥邦罿』138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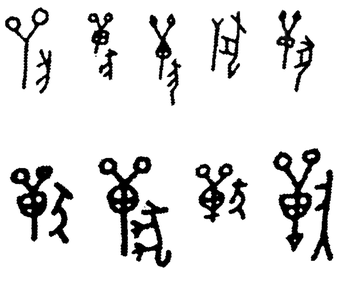
美好狀詞(『東東罿罿』2833,『王乍王母罿宫尊鬲』07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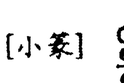
狩獵(『易乃祖南公旂用罿』0676)

古音 xjəw.

獸

[甲骨] 

[金文] 

[小篆] 

説文:守備者。從罿從犬。

(田網與犬俱爲田獵用具) J544, L4199, LZ1173, Z7936, ZB4164

甲骨:狩獵(『王往涉獸』10602,『允獸，禽獲兕六，豕十屮六，兔百九十屮九』104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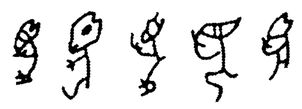
以獵物供祭(『我獸，下乙弗若』10608,『𠂤祖乙肜獸』32922)

金文:狩獵(『王來獸』1280,『王出獸南土』又208)

美好狀詞(『闌闌獸獸』又669)

古音 st'jəw.

* 憂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貪獸也。一名母猴。人從頁已，止夂其手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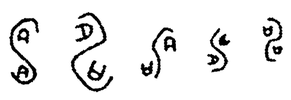
(猴子象形，以猴子好動不静習性表達煩燥不安的心情) J253, L1903, LZ577, Z36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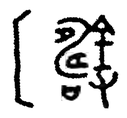
甲骨:先公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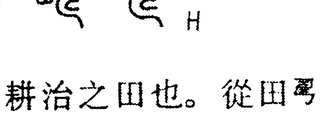
金文:憂煩(『俗[欲]我弗乍先王憂』0680)

古音 nəw 3 **諧聲** nrəw.

* 疇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耕治之田也。從田𠬜，象耕田溝詰詘也。

(被翻起之耕土曲卷形) J522, L4027, LZ4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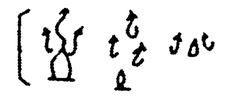
(拉犁才有的形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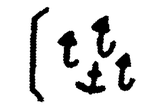
甲骨:田疇(『疇耤才明，受㞢年』9503,『黍疇』16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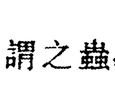
禱祈(『勿疇，翌日㞢祖乙』339,『協其酒于祖辛疇，㞢升歲上甲』1654,『其又小乙疇，祭于祖乙』27223)

古音 diəw 9 **諧聲** təw 6, t'əw, dəw 8, djəw 7, tjəw, tiəw, djəwk.

* 蟲

[甲骨] 

[金文] 

[小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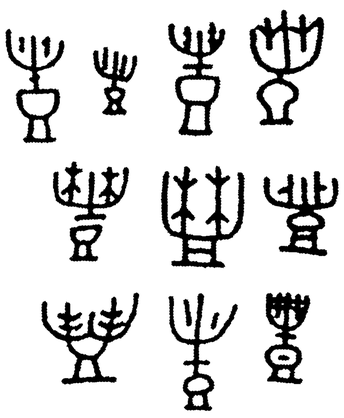
說文:有足謂之蟲，無足謂之豸。從三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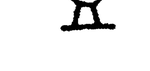
(衆多小蟲蠕動而聚集一起)

古音 diəwng **諧聲** dəwng 4, riəwng.

* 豐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豆之豐滿也。從豆，象形。

(敬神之豆，盛食豐盛狀。敬神之饌總是堆得高高的，且加有裝飾物。但字形像又與鼓有關？) Z3089, ZB1584

金文:祭祀名(『王又大豐』1379,『王乘于舟爲大豐』大9)

豐富(『厚福豐年』又309,『其豐豐夒夒』又333,『復稟武豐』又294)

古音 p'jəwng 4 **諧聲** bjəwng 4.

* 竈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炊穴也。從穴，竈省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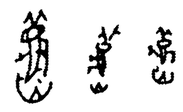
(穴内有爬蟲，灶穴因炊煮而油煙多，易生蟑螂) Z4805, ZB2519

金文:借爲造(『其竈四堵』0055)

借爲肇(『竈圃四方』1382)

古音 tsəw.

* 龜

[甲骨] 

[金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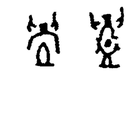
[小篆] 

說文:灼龜不兆也。從火從龜。讀若焦。

(秋字析出，火烤蝗蟲之狀。因形近龜，故又衍生以火灼龜現兆之義，讀音也與秋不同) J412, L2369, LZ694

古音 tsjiaw.

鑄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銷金也。從金，壽聲。

(雙手持倒皿，傾倒銅汁入另一皿，表達套合範型而澆鑄之意) J527, 879, L4057, LZ465, 1035, Z7589, ZB397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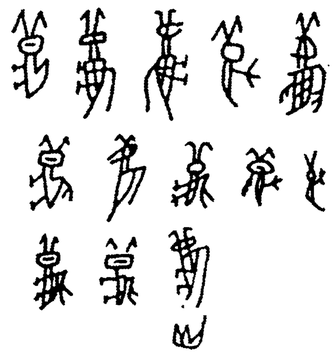
甲骨:鑄造(『王其鑄黃吕奠血，叀今日乙未利』英2567)

禱告(『其鑄河⿰王賓⿰惟王祝』14535)

金文:鑄造(『用其良金鑄其鼎』0619,『鑄客爲王句六室爲之』1406)

古音 tjəw.

秋

[甲骨] 

[金文]

[小篆]

説文:禾穀熟也。從禾，龜省聲。

(蝗蟲見于秋天禾熟時，或以火驅趕之，烤以食之) J412, L2369, LZ694

(秋季在商代包括夏季)

甲骨:秋季(『今秋多雨』29908, 『今秋禾不遘大水』33351)

蝗蟲災害(『今歲秋不至茲商』24225,『其告秋上甲二牛』28206,『其寧秋，來辛卯酒』33233,『甲申秋夕至寧，用三大牢』屯930)

農官(『王令秋人⿰禾⿰人夂』屯307)

古音 ts'jəw 諧聲 ts'jəw 6, dziəw 2, tsiəw, tsjəw 3, tseəw, dzjəw 2, (愀ts'jiaw).

* 馬

[甲骨] 

[金文]

[小篆] 

説文:怒馬也。從三馬。

(衆馬奔騰之雄姿)

古音 piəw, piaw.

* 鷹

[甲骨]

[金文]

[小篆]

説文:鷙鳥也。從鳥，从聲。

(煮米於鍋中，熱氣上騰狀)

古音 tjəwk, riəwk.

* 虩

[甲骨] 

[金文] 

[小篆] 

説文新附:虎也。急也。從虎從武。見周禮。

(以戈鬥虎是暴烈的行爲。安全的方法是用遠射或設陷) J225, L3794, LZ637, ZB1636

甲骨:搏鬥，不設阱(『王往虩虎?允亡災』114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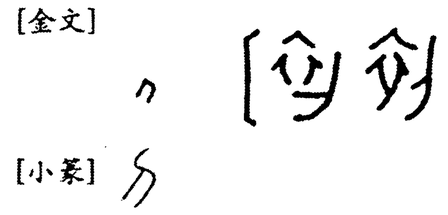
金文:暴力(『勿使虩虐從獄』大25)

古音 bəw.

五、宵藥 -aw, -awk

*刀

[甲骨] 

[金文] 

[小篆] 

説文:兵也。象形。

(一把刀的輪廓) J199, L1513, LZ957, ZB1411

甲骨:刀?(『夢亞雀鏊余刀, 若』 21623)

金文:重量單位(『重一石三百三十九刀之重』 又288)

古音 taw 6 諧聲 daw, t'iaw 2, riaw, tjiaw 12, t'jiaw 3, djiaw 12, teaw 3, deaw 2, t'aw, diaw, tsjiaw, trawk, keaw, traw.

*了

[甲骨]

[金文]

[小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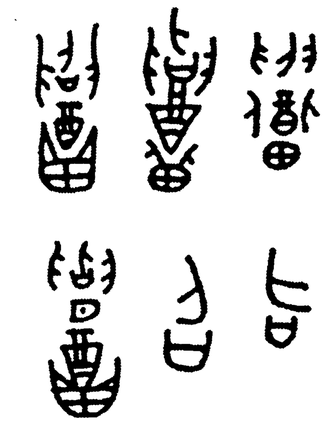
説文:尥也。從子無臂形。

(可能像湯匙形)

古音 leaw.

召

[甲骨] 

[金文] 

[小篆] 

説文:評也。從口, 刀聲。

(以杓自温酒器中挹取酒人之酒杯以招待客人) J40, L0357, LZ958, 964, Z574, ZB418

甲骨:方國、地名(『王令畢以衆插伐召方, 受又』 31973, 『王田于召, 往來亡災』 37463)

祭儀(『屮于媚, 召二犬卅五牛』 14807, 『余又召』 2158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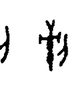
金文:紹繼(『命禹召朕祖考』 0678)

召見(『王乎士舀召克』 0053)

輔相(『以召其辟』 1312)

古音 tjiaw.

紹

[甲骨] 

[金文]

[小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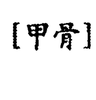
説文:繼也。從糸, 召聲。一曰紹, 緊糾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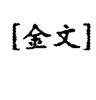
(以刀斷亂絲, 以便再接續) J201, L3873, LZ1233, Z725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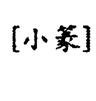
甲骨、金文:人地名。

古音 djiaw.

*小

[甲骨] 

[金文] 

[小篆] 

説文:物之微也。從八, 丨見而八分之。

(沙粒一類小東西之形) J27, L0245, LZ1297, Z421, ZB335

甲骨:大小(『御子辟小王不』 20023, 『才小宗又升歲, 自大乙』 34045, 『今夕不其小雨』 12711, 『小疾, 勿告于祖乙』 6120, 『令小尹步』 屯601)

金文:大小(『余惟即朕小學』 0676, 『乍小鼎』 0412, 『休錫小臣金』 0609, 『既令女更乃祖考司小輔。令女司乃祖舊官小輔』 1388, 『余雖小子』 大50)

古音 sjiaw 14 諧聲 sraw 12, ts'jiaw 5, dzjiaw, tseaw, seaw 2, sjawk, diaw, deaw, srawk 2.

*幺

[甲骨]

[金文]

[小篆]

説文:小也。象子初生之形。

(自幽字析出) Z2470, ZB1081

金文:同玄字(『易幺衣黹屯』 0674)

古音 ?eaw.

*勺

[甲骨]

[金文]

[小篆]

説文:挹取也。象形。中有實, 與包同意。

(中有東西的小湯匙之形)

古音 djawk 6 諧聲 dzrawk, tiawk, ?rawk 2, riawk 3, tjawk 6, ?jawk 2, teawk 9, tsjawk, praw 2, teaw 3, deaw, leaw, ?raw, ?jiaw, pjiaw.

* 毛

[甲骨]

[金文] 

[小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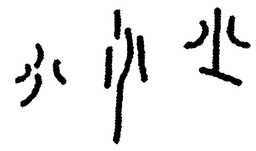
說文:眉髮之屬及獸毛也。象形。

(取自長而有毛之牛或馬的尾巴形) Z5293, ZB2755

古音 maw 12 **諧聲** mawk, mrawk.

* 少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不多也。從小,丿聲。

(小之分別字,細小事物) J28, L0247, LZ1299, Z435, ZB340

甲骨:少量(『雨? 自今三日庚雨少』 19772,『乙丑雨? 昃雨自北少』 20967)

幼年(『又少卜[外]辛羊豕』 20398)

金文:幼年(『余唯末少子』 005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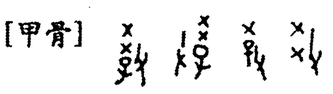
大小(『伊少臣唯輔』 大45,『魯少嗣寇』 又6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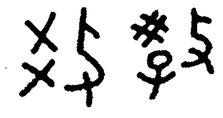
借爲炒(『室鑄少盤』 2916)

不足(『三斗少半』 又60)

古音 st'jiaw 4 **諧聲** ts'raw 4, tsjiaw, mjiaw 11.

教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上所施,下所效也。從攴孝。

(以鞭打方式教小孩學打繩結) J146, L1089, LZ1243, Z1982, ZB1098

甲骨:教學(『其教戍』 28008)

金文:教學(『越人修教備恁』 又287)

古音 kraw.

* 交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交也。象易六爻頭交也。

(繩結形,爲學習的技巧,與學同字) J155, L1129, LZ1242, Z2068,ZB11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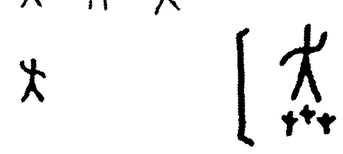
甲骨:教學、學習(『王其爻,不遘雨』 12570,『王弜爻馬,亡疾』 13705)

金文:借爲較(『幟爻』 0671)

古音 graw 3 **諧聲** kraw 5, krawk, xraw, prawk.

* 天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屈也。從大。象形。

(手臂上下擺動,走快步時之姿勢) J423, L3219, LZ112, Z6083

古音 ?iaw 9 **諧聲** ?aw 5, ?wawk 2, sjiaw, ?eaw 4, (鈃?jew).

* 攴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滑也。詩云,攴兮達兮。從又卜。一曰取也。

(不詳,或自弢字析出)

說文:弢,弓衣也。從弓攴。攴垂飾,與鼓同意。

(可能表達拉弓時手套扳指,箭才不致滑動,則攴爲手戴扳指之狀。此字原義可能不是弓衣)

古音 t'aw 3.

古音 t'aw.

* 岸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岸上見也。從厂從之省。讀若羅。

(高岸上的高目標,能於岸下見到)

古音 riawk, (ngat).

* 号

[甲骨]

[金文]

[小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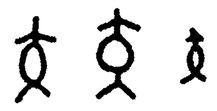
說文:痛聲也。從口在丂上。

(? 大致從丂聲,但音讀已起變化)

古音 gaw 9 **諧聲** xiaw 2, viaw 2.

* 交

[甲骨] 

[金文] 

[小篆] 

説文:交脛也。從大，象交形。

(表現一人兩脛相交狀。商代焚巫求雨的姿勢之一) J423, LZ113, Z6094, ZB3194

甲骨:?(『令步祟交得』，『令霖以才甕祟交得』 32509)

古音 kraw 18 諧聲 k'aw, graw 12, keaw 4, krawk, prawk, brawk, ngraw, xraw, ?raw.

* 皃

[甲骨]

[金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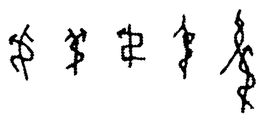
[小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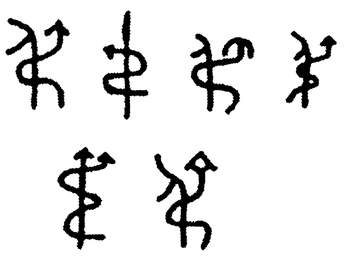
説文:望遠合也。從日匕。匕合也。讀若窈窕之窈。

(或象人抬頭遠望之狀)

古音 ?eaw 4 諧聲 vriaw.

* 吊

[甲骨] 

[金文] 

[小篆] 

説文:問終也。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從人持弓會驅禽。

(可能象以繩子把人懸吊狀，可能爲古喪制，讓鳥啄食其腐肉，若東北或西藏之天葬) J346, L2667, LZ1235, Z5058, ZB2659

甲骨:? (『㞢弗其吊羌龍』 6637, 『由屮吊令司父』 19207, 『多母吊[叔?]暨酉□』 英 2274)

金文:借爲叔(『乍鑄叔皮父尊簋』 1318, 『吳王姬乍南宮史叔食鼎』 0585)

借爲淑(『敦不叔□乃邦』 2706, 『余小子肇叔先王德』 又 298)

古音 teaw 3 諧聲 teawk.

* 休

[甲骨] 

[金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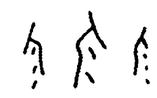
[小篆] 

説文:没也。從水人。讀與溺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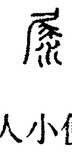
(人沈没水中狀)

古音 neawk.

* 尿

[甲骨] 

[金文]

[小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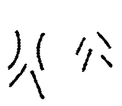
説文:人小便也。從尾水。

(象人站立小便之狀) J790, L2755, LZ12

甲骨:放尿? (『屮艱，單丁人豐尿于彔「麓」□丁巳兔子豐尿□鬼亦得疾』 137)

古音 neaw.

* 兆

[甲骨] 

[金文]

[小篆] 

説文:分也。從重八。孝經曰，故上下有別。

(東西龜裂之紋) J29, L0261, LZ1280

甲骨:地名。

古音 diaw 6 諧聲 t'aw 2, daw 7, riaw 5, t'eaw 17, deaw 8, ts'jiaw.

頫

[甲骨]

[金文]

[小篆] 

説文:低頭也。從頁逃省。太史卜書頫仰字如此。揚雄曰，人面頫。或從人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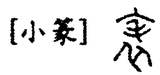
(有所煩惱，低頭而皺眉之狀，兆爲皺眉形。大人物多煩惱)

古音 t'eaw.

* 表

[甲骨]

[金文]

[小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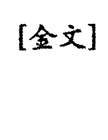
說文:上衣也。從衣從毛。古者衣裘，故以毛爲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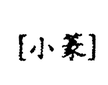
(罩毛裘之外袍，毛被衣所蓋，禮記玉藻篇有表裘不上公堂的記載)

古音 piaw.

* 卓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高也。早匕爲卓。匕ㄗ爲卬。皆同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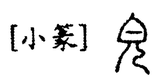
(大概是種懸掛路旁高柱上的標識，從甲骨字形看，或是小孩一種高翹的髮式，借用以表達高突的形勢) {J69, LZ876}, Z5141

古音 t'rawk 3 **諧聲** daw, t'raw 2, nraw, deaw 2, trawk 3, t'rawk 4, nrawk, t'iawk, trawk 2, t'jawk 2, tjawk.

* 皃 (貌)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頌儀也。從白，象面形。

(特出人頭部之面貌部分)

古音 mraw **諧聲** mrawk 4.

* 杲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明也。從日在木上。讀若槁。

(日已上升樹頂位置，大放光明)

古音 kaw 2.

* 昷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到首也。指事。賈侍中說，此斷首到縣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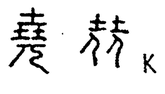
(縣字析出，身子倒懸而致頭上髮下，古代刑法之一)

古音 keaw.

* 垚 [堯]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土高也。從三土。

說文:堯，高也。從垚在兀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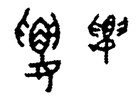
(堯字析出，堯作頭頂高堆的土塊，强有力者才能作到的事) J520, L4011, LZ161

甲骨:人地名。

古音 ngeaw 8 **諧聲** xaw, ngaw, naw 4, k'aw 2, k'jiaw, gjiaw 2, ?jiaw, neaw, keaw 3, k'eaw 3, xeaw 7, njiaw 9, k'iaw, st'jiaw 2.

* 要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身中也。象人要自臼之形。從臼。

(象兩手抱持一人之腰部，可能習慣來自欲舉起一人時，常用兩手環抱腰部而舉起。說文所收古文要的字形可能是叟字之誤) J480, L0833, ZB3593 (叟)

古音 ?jiaw 5 **諧聲** ?eaw 2.

* 苗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草生于田者。從草從田。

(田上所長的草爲苗，非一般之野草)

古音 miaw 4 **諧聲** maw 3.

*高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崇也。象臺觀高之形。從冂。口與倉、舍同意。

(高聳建築物形，口或表現地窖，或爲填白) J244, L1817, LZ744, Z3476, ZB1776

甲骨:高鬯(『求年于高祖』23717,『求禾高祖河于辛巳』32028)

金文:高鬯(『高祖黃帝』1503,『及其高祖』大4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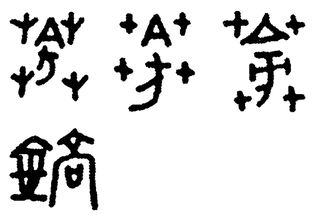
深厚(『高弘又慶』138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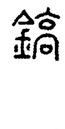
高低(『庚高丘』又3)

古音 kaw 9 諧聲 k'aw 5, xaw 4, gaw 8, k'raw 2, xraw 3, kiaw 15, k'iaw 5, giaw 11, xiaw 5, gwawk, xawk 3, k'rawk 2, xrawk 3, grawk, kjawk 2, gjawk, xwawk.

鎬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昷器也。從金，高聲。武王所都，在長安西上林苑中，字亦如此。

(本來或是象意字，或表示林中崇拜物所在，周人之首都。但方爲犁形，其上三角形爲犁壁，犁壁利於耕作生土，或表示以犁在草叢中開墾，爲周人新開闢出來的都邑?) Z7613, ZB3987

金文:鎬京(『王才鎬京』1366,『今余唯令女死嗣鎬宮鎬人』1390)

(形聲字)容器名(『大子之鎬』3024,『大府爲王會晉鎬』又369)

古音 gaw.

*虐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殘也。從虍。虎足反爪人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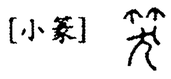
(虎以利爪殘害一人)

古音 ngjawk 2, xjawk.

*笑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喜也。從竹從犬。

(可能像一人及其眯笑之雙眼，大的部分訛成犬)

古音 sjiaw 諧聲 sjiaw.

*料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量也。從斗，米在其中。讀若遼。

(以斗量米以知其量) Z7717

古音 leaw .

*劍

[甲骨]

[金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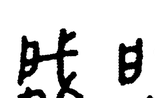
[小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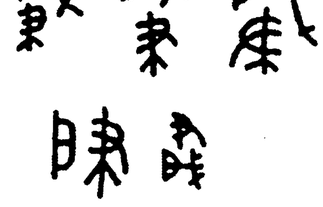
說文:刅也。從刀金。

(創意與割字的古文同，金爲模型已套合之形，澆鑄後要以刀剖剔而取出其鑄器)

古音 tjiaw

*肇 [肇]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始開也。從户從聿。

說文:肇，上諱。

(與兵器有關，或是以礪石磨銳刀刃取意。始下型之戈無鋒刃，不成器用。磨之使銳利爲利用武器之始，一若初以刀剪布爲裁衣之始) J862, L3757, LZ882, Z6955, ZB3645

甲骨:始端(『惟帝肇王疾』14222,『岳肇我雨』14487,『亩羽甲子酒，其肇用』264)

開創(『肇馬左右中人三百』5825,『肇旁射三百』5776)

金文:始端(『女肇誨于戎工』1393,『余小子肇帥井朕皇祖考懿德』0035,『本肇乍寶鼎』0373)

借爲紹(『肇堇經德』1434,『余小子肇叔先王德』又298)

古音 diaw 3.

*羔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羊子也。從羊,照省聲。
(烤羊肉以羊羔爲最美嫩可口)
古音 kaw **諧聲** vriaw, k'iaw, xeaw, kwawk, tjawk, (vriəw).

*窅

[甲骨]

[金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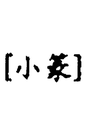
[小篆] 

說文:深目貌。從穴中目。
(深目之說解可能有問題,大致與開礦之事有關,坑道深邃,目或是表現礦井的結構形)
古音 ?raw.

*雀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高至也。從隹上欲出冂。
(上半可能爲鶴之頭部形,鶴頸長,頭部位置高於一般鳥類)
gwawk 3 諧聲 xawk, ngawk, xawk, gawk 2, krawk 2, k'rawk 3, grawk (vriəwk).

*弱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橈也。上象牴橈弱也。弱物并,故從二弓。
(鳥羽下垂,過於疲倦? 無力振羽高飛)
古音 njawk 4 **諧聲** nrawk 2, neawk 2, neaw 2.

*巛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頭髓也。從匕。匕,相匕箸也。
(人及其長髮之腦門形)
古音 naw 4.

*巢

[甲骨]

[金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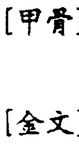
[小篆] 

說文:鳥在木上曰巢,在穴曰窠。從木。象形。
(衆鳥息於木上之巢)
古音 dzraw 5 **諧聲** tsaw 4, saw, tsraw, tsjiaw 2, ts'raw 2.

*𦎫

[甲骨]

[金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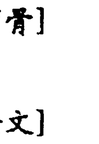
[小篆] 

說文:叢生草也。象𦎫獄相並出之形。讀若浞。
(某種儀仗形,與叢字比較,或是展示殺戮的架子,持之游行以誇示殺敵的戰果)
古音 dzrawk **諧聲** tsawk 2, dzawk, ts'awk.

*敖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游也。從出從放。
(放出會意,流放的處罰?)
古音 ngaw 20 **諧聲** ngraw.

* 梟

[甲骨]

[金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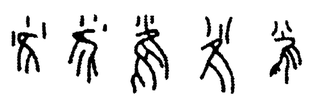
[小篆] 

說文:不孝鳥也。日至捕梟磔之。從鳥頭在木上。

(老是息於樹上，少見飛翔的鳥)

古音 keaw 3 **諧聲** neaw, k'eaw.

* 雀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依人小鳥也。從小隹。讀與爵同。

(小鳥會意，雀爲家居常見之小鳥) J174, L1255, LZ667, ZB1222

甲骨:人地名。

古音 tsjawk.

* 票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火飛也。從火㚔。票與剽同意。

(雙手持物燒烤於火上，火焰飛揚)

古音 p'jiaw 23 **諧聲** pjiaw 9, bjiaw 13, piaw 6, p'iaw, biaw, p'aw 2, braw, p'raw.

* 謠

[甲骨]

[金文]

[小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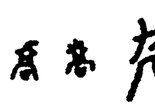
說文:徒歌也。從言，肉聲。

(結構與䍃同，以口吹管樂之狀，口訛成肉)

古音 vriaw 20 **諧聲** (riəw, 搖 vriəw).

* 喬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高而曲也。從夭從高省。

(高建築物頂有彎曲之裝飾物形) Z6085, ZB3190

金文:隆曲狀(『喬喬其龍』 0055)

驕傲(『余不敢爲喬』 0055, 『母[毋]富而喬』 又28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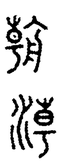
容器，高足鼎(『鑄喬鼎』 0638)

古音 kiaw.

* 朝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旦也。從倝，舟聲。

說文:潮，水朝宗於海。從水朝省。

(早上太陽尚於林中未升而見潮水來臨的時刻) Z4204, ZB2187

金文:早上時刻(『用朝夕饗厥多朋友』 0593, 『其朝夕用享于文考』 1300)

廟(『王各于大朝』 1363)

早朝(『朝聞者侯』 1503)

古音 tiaw **諧聲** diaw 2, miaw.

古音 diaw.

* 盜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私利物也。從次皿。次，欲也。欲皿爲盜。

(一人見食物於皿中，饞涎下滴想偷偷嘗食之意) ZB2839

金文:借爲討伐(『以康奠協朕或，盜百蠻』 又476)

古音 daw.

* 勞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劇力也。從力熒省。焱火燒冖用力者勞。

(設火把照明以耕田，勞苦工作至夜晚，或有事勞心要思考至夜晚而用火照明) ZB3959

金文:憂勞(『以憂勞邦家』 又287)

古音 law 6 **諧聲** traw, lrawk, lraw, leaw.

*焦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火所傷也。從火,雥聲。
(燒烤小鳥之狀,要烤至焦的火候才好吃) Z5992
金文:燒烤?(『□焦金鼓』1320)
古音 tsjiaw 13 諧聲 dzjiaw 6, tsrawk 2, (噍tsjəw).

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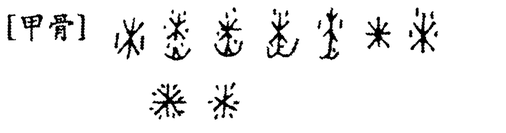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面焦枯小也。從面焦。
(面貌枯瘦黝黑如燒焦一般)
古音 tsjiaw.

*燎 [燎]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柴祭也。從火從𤇾。𤇾古文愼。
(焚木之祭,本在郊野,後移至室內舉行,吕[宫]訛變成日) J410, L3143, LZ555, Z5986
甲骨:焚燎之祭(『燎于上甲于河十牛』1186,『燎于東母九牛』14337,『燎白人』1039,『我燎,㞢雨』12843)
金文:焚燎之祭(『燎于宗周』1342)
古音 liaw 14 諧聲 leaw 26, law 7, traw.

*燊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犬走貌。從三犬。
(衆犬爭相奔逐獵物之狀)(金文詁林所録爲兩犁三牛的協字下半)
古音 pjiaw 4.

*翟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覆鳥令不得飛走也。從網隹。讀若到。
(以網覆鳥之意) J332, L1289, LZ1099,
甲骨:災禍(『旨弗其伐,㞢蠱翟』6016,『旨弗其戈翟』5775)
古音 traw.

*翟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山雉尾長者。從羽從隹。
(翟鳥振羽之狀) Z2271, ZB1209
金文:祭名(『史喜乍朕文考翟祭』0519)
古音 deawk 4 諧聲 drawk 4, riawk 3, t'eaw, deaw 3, riaw 3, t'eawk 3, draw 2, diaw.

*敫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光景流也。從白從放。
(不詳,或是檄原形,鞭打重要人物以作儆戒,故顯著其面貌)
古音 keawk 4 諧聲 keaw 11, k'eaw 4, krawk, k'eawk, geawk 5, riawk, tjawk, (grek)

*喿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鳥群鳴也。從品在木上。
(群鳥聚集樹上,噪鳴煩人之意) Z1114
古音 saw 7 諧聲 tsaw 5, ts'aw 4, tsjiaw, (操siew)

* 麃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獐屬。從鹿，票省聲。
(火烤鹿肉，常爲獵人於林中捕得而燒食的動物？)
古音 p'aw, braw, piaw.

* 皛

[甲骨]

[金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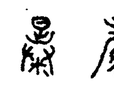
[小篆] 

說文:顯也。從三白。讀若皎。
(非常之白)
古音 geaw.

* 暴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晞也。從日出廾米。
(雙手散播米出曝於日下)
古音 paw **諧聲** baw 3, praw, pwawk, bwawk 2, pawk 6, bawk 3, prawk 3, brawk, (曝 bəw).

* 暴

[甲骨]

[金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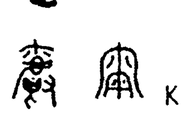
[小篆] 

說文:疾有所趣也。從日出本廾之。
(可能是暴字的訛化)
古音 baw.

* 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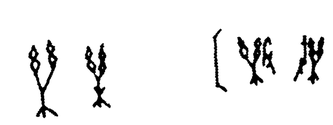
[甲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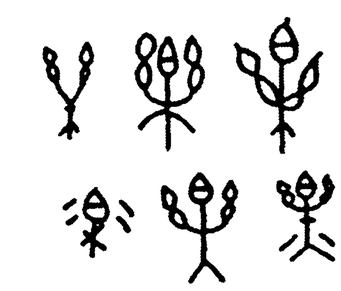
[金文] 

[小篆] 

說文:禮器也。象爵之中有鬯酒。又持之也。所以飲器象爵者，取其鳴節，節足也。
(有流、尾、把手、支柱和支脚的飲酒器形) J236, L1757, LZ1065, Z3344, ZB1706
甲骨:以爵獻祭(『婦石燎爵于南庚』 屯2118,『五牢二爵』 22365)
授爵位(『唐弗爵竹妾』 2863,『爵子畢』 3226)
金文:酒器名(『白公父乍金爵』 又478,『易女鼎一爵一』 0652)
古音 tsjawk 2 **諧聲** dzrawk, dzjawk 2, tsjiaw 3, tsrawk.

* 樂

[甲骨] 

[金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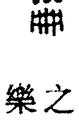
[小篆] 

說文:五聲八音總名。象鼓鞞，木其虡也。
(木上安線之樂器。早期的弦樂使用敲打的方式) J261, L2003, LZ1228, Z3762, ZB1915
金文:娛樂(『用樂我嘉賓』 0040,『康樂我家』 2833)
古音 lawk 4, ngrawk **諧聲** lwawk, p'awk 2, lawk 3, xawk, ngrawk, liawk, st'jawk 3, vriawk 3, leawk 8.

* 龠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樂之竹管。三孔以和衆聲也。從品侖。
(捆合多管之多音程樂器) J87, L0647, LZ278, Z1115, ZB675
甲骨:管樂之祭(『王賓父丁彤龠亡禍』 3241,『王賓龠不冓雨』 24883)
金文:管樂之祭(『唯王大龠于宗周』 1951, 2730)
古音 riawk 8 **諧聲** riaw 2.

* 顯

[甲骨]

[金文]

[小篆]

説文:白貌。從景頁。楚詞曰，天白顯顯。南山四顯，白首人也。

(太陽高升於高樓之上而映照滿頭的白髮使特爲明顯?)

古音 gaw.

* 黽

[甲骨]

[金文]

[小篆] 

説文:匿黽也。讀若朝。揚雄説匿黽蟲名。杜林以爲朝旦。非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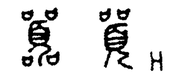
(某種頭形殊異之昆蟲形)

古音 tiaw, diaw.

* 囂

[甲骨]

[金文] 

[小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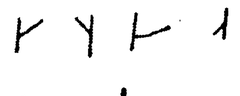
説文:聲也。氣出頭上。從詰頁。頁亦首也。

(一人多話有若四張嘴，頁爲高級人士的形像，以巫之念經聲調高而急表意?) Z1159, ZB68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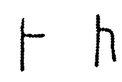
金文:囂噪(『毋衆而囂』又287)

古音 ngaw, xiaw 3.

* 卜

[甲骨] 

[金文] 

[小篆] 

説文:灼剥龜也。象炙龜之形。

(燒灼甲骨所顯之卜紋形) J147, l1093, LZ1319, Z1990

甲骨:卜問(『甲子王卜曰，羽乙丑其酒翌日于唐，不雨』22751,『習二卜』31672,『亩元卜用』23390)

卜人(『入商，左卜占曰，弜入商』屯930,『多子族卜』屯11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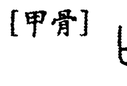
外(『于卜?土。于入[内]?土』34189,『王賓卜丙，祭亡尤』35545)

金文:卜問(『令女更乃祖考嗣卜事』067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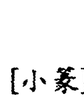
卜人(『卜孟乍寶尊彝』1075)

古音 pewk 2 諧聲 p'ewk 2, brewk 2, p'jew 4, (p'jə w, 仆 bək)

* 口

[甲骨] 

[金文] 

[小篆] 

説文:人所以言食也。象形。

(嘴巴之形) J39, l0343, LZ243

甲骨:嘴巴(『疾口御于妣甲』11460)

借爲禍(『惟丁乍茲口』21740,『婦口亡至口』22248,『亡乍口』英1897,『辛亥妣己惟口咎』2187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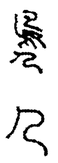
古音 k'ew 6.

六、侯屋東 -əw, -əwk, -əwng

* 九 [鳧]

[甲骨]

[金文] 

[小篆] 

説文:鳥之短羽飛九九也。象形。讀若殊。

説文:鳧，水鳥也。從鳥從九。鳧羽短。九亦聲。

(鳧爲水鴨游水時以蹼划水之狀，九由之析出) Z1850, ZB1024

古音 djew 諧聲 bjew.

古音 bjew.

殳

[甲骨] 

[金文] 

[小篆]

説文:以杖殊人也。從又，九聲。

(手持鈍頭之武器或工具狀，亦使用於儀仗) J709, l0999, LZ356, Z1835

金文:響亮(『其鳴殳好』0045)

兵器或儀仗(『易弓矢虎盧□□十殳』0656

借爲股(『乍厥厶殳[肱股]』大24)

借爲徙遷? (『南淮夷遷殳』大19)

古音 djew 2 諧聲 t'jew, djew 2, dew 2, (t'war).

虹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蝀蝀也。狀似蟲。從虫，工聲。

(想像中的兩頭虹形) J510, l3913, LZ133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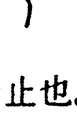
甲骨:彩虹(『王占曰，𠂤祟。八日庚戌𠂤各雲自東宦母，昃亦𠂤出虹自北飲于河』 10405,『虹不惟年』 13443,『𠂤設虹于西』 13444)

古音 gewng.

*亍

[甲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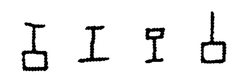
[金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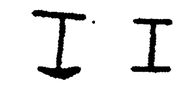
[小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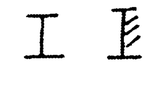
說文:步止也。從反彳。讀若畜。(行字析出)

古音 t'iewk.

*工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巧飾也。象人有規矩。與巫同意。

(攻可能是象意字，非形聲字，作手持圓頭器敲打工形之器形。工是種被敲打的器物形，大半是樂器。樂器的敲打槌常是圓頭的) 207, l1589, LZ1118, Z2870, ZB1500

甲骨:工官，工匠(『又禍百工』 屯2525,『多工亡尤』 19433,『其喪工』 97,『宙□令司工』 5628,『弜乎□執工，其乍尤』 屯2148,『令才北工𠂤人』 7294)

功用(『今春衆𠂤工』 18,『畢亡其工』 4089)

祭儀?(『其祝工父甲三牛』 2746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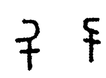
貢典(『乙巳工典其觀』 383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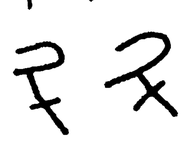
金文:工官，工匠(『嗣康宮王妾百工』 1371,『乍嗣工』 2729)

功用(『史獸獻工于尹』 0652,『休既又工』 1381)

古音 kewng 8 諧聲 k'ewng 8, gewng 9, krewng 7, k'rew 5, grewng 2, gjewng 4, tjewng, xjewng, kjewng 3, k'jewng 3, (攻kəwng).

*斗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十升也。象形。有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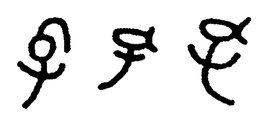
(量物之有柄容器形) J488, l4103, LZ1236, Z7716, ZB4038

金文:容量單位(『三斗少半』 又60,『一斗八升』 又400)

古音 tew 3 諧聲 tjew 2, gewk.

*孔

[甲骨]

[金文] 

[小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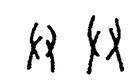
說文:通也。從乙從子。乙請子之候鳥也。乙至而得子，嘉美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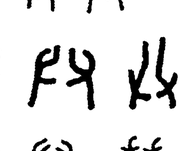
(小孩之髮辮形) Z6495, ZB346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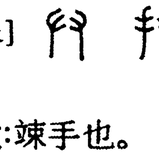
金文:弘亮，弘大(『元嗚孔皇。孔嘉元成』 0052,『元武孔揚』 1446)

古音 k'ewng.

*廾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竦手也。

(雙手前伸有所動作之狀) J100, l0779, LZ361, Z1405, ZB8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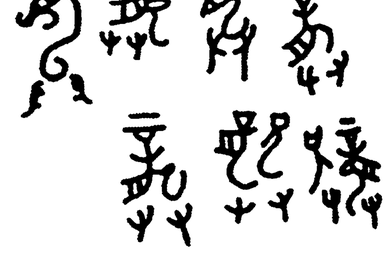
甲骨:召集、收集(『今條王廾人，乎婦好伐土方』 6412,『王其令畢廾衆于北』 屯2260,『乎廾牛多奠』 8938,『勿廾𠂤示卿葬，迖來歸』 296)

金文:共同(『廾明德』 1360,『嗣馬廾師晨入門立中廷』 0672)

古音 kjewng 2 諧聲 ?rewk.

龔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慤也。從廾，龍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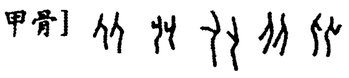
(雙手捧寵物狀。大半是楊子鱷) J101, L0797, LZ679, Z1430, ZB83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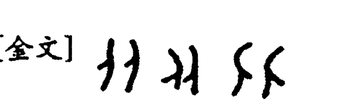
金文:恭敬(『余諾龔孔惠』 1444,『龔夤鬼神』 133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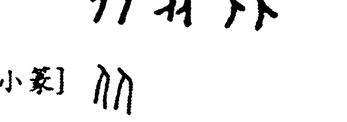
供給(『畢狄不龔』 0032,『王射大龔禽』 大9)

古音 ?rewk, kjewng.

* 从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相聽也。從二人。

(人相從於人) J350, l2687, LZ55, 59, Z5143, 5145, ZB2672

甲骨:縱放(『今日奏舞, 屮从雨』 12818)

隨從(『令多子族从犬侯璞周, 古王事』 6812, 『王勿由侯告从』 6460)

自某地(『王往田, 从東禽』 屯1094, 『王省从西, 告于大甲』 1434)

金文:隨行(『乍任氏从簋』 10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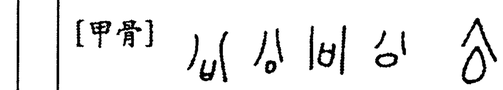
隨從(『用从井侯征事』 1950, 『師旅衆僕不从王征于方』 066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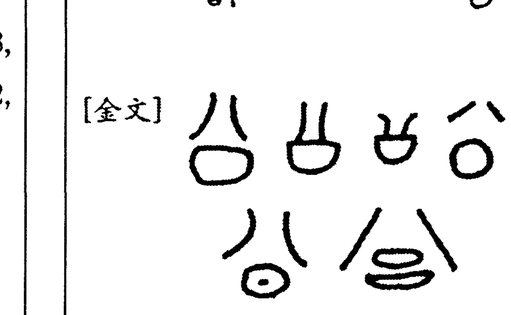
放縱(『大从不靜』 0680, 『用从爾大樂』 2835, 『勿使暴虐從獄』 大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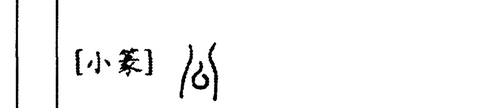
自某地(『从丘足以至内宮六步』 又289)

古音 dzjewng 3 諧聲 tsjewng 8, ts'jewng 4, sjewng 2, tsrewng, tsewng 2.

* 公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平分也。從八厶。八猶背也。韓非曰, 背厶爲公。

(嘴吧兩旁之紋形, 假借) J30, l0263, LZ1280, Z465, ZB233

甲骨:先公(『壬子又多公歲』 33693, 『三公父二, 歲叀羊』 27494)

公衆(『于公廩, 其祝于危方奠』 27999, 『新邑王其公登, 王受又』 屯1088, 『才□天邑商公宮衣, 兹夕亡禍, 寧』 36542)

共用(『王其又于父甲公兄壬叀彘, 王受又』 屯95, 『王其又大乙, 大丁, 大甲, 叀升歲公』 27149)

金文:諸侯爵號(『楚公□自乍寶大林鐘』 0028)

先祖(『余懋稱先公宮』 1390)

尊稱(『唯王令明公遣三族』 1260)

血族? (『公族□釐人右, 師卣立中廷』 1374)

古音 kewng 諧聲 ?ewng 7, rjewng 4, sjewng, tjewng 2, (崧sjəwng).

兇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擾惡也。從人在凶下, 凶亦聲。

(凶鬼之扮像, 或爲吐舌之形像, 如長沙出土的楚戰國時期鹿角伸舌神怪漆雕, 或是面具飾有長鬚) J726, l2421, LZ3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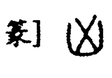
甲骨:災難(『畢弗其離, 亡兇』 10812)

古音 xjewng .

* 凶

[甲骨]

[金文]

[小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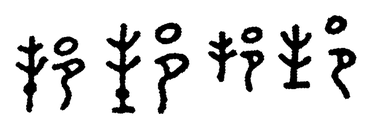
說文:惡也。象地穿交陷其中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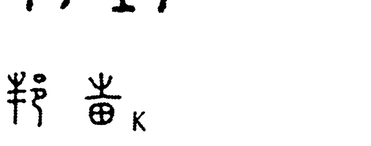
(坑陷形, X爲其上之掩蓋物, 坑陷爲凶險之場所)

古音 xjewng 11 諧聲 tsewng 11, ts'ewng, xjew.

邦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國也。從邑, 丰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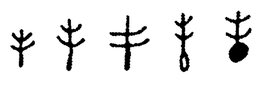
(田上種有封邦之樹, 爲邦人所居之處) J281, l2167, LZ817, Z4096, ZB2117

甲骨:邦國(『勿求年于邦土』 846, 『祟禍不于亞古八人邦五人』 595)

金文:邦國(『才武王劃文王乍邦。 易女邦劃四白』 0676, 『奠保我邦我家』 1360)

古音 prewng.

* 丰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草盛丰丰也。從生上下達。

(邊疆封樹之形) J275, LZ503, Z3948

甲骨:邊疆之封(『其執三丰伯于父丁』 22287, 『余正三丰方, 叀□令邑, 弗每不無⿰』 36530)

官職, 封人(『畜丰人』 屯2398)

古音 p'ewng 11 諧聲 pewng 3, bewng 5, prewng, brng 3, bjewng 10, pewng, prew, pjewng 3, p'jewng.

*主

[甲骨] 

[金文]

[小篆]

説文:燈中火主也。從𤇾，象形。從丶，丶亦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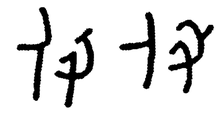
説文:𤇾，有所絶止，丶而識之也。

(𤇾自主字析出，主爲竪立的火把形。戰國始見大量使用燈具，字形也變作燈盤上的火炷形) J760, L1735, LZ509

古音 tjew 7 **諧聲** tiew 6, dew, t'ew 3.

*付

[甲骨]

[金文] 

[小篆] 

説文:與也。從寸持物對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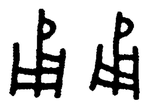
(以手碰及一人之背，表示前付之動作) Z5012, ZB2626

金文:給付(『我既付散氏田器』2927,『因付厥祖僕二家』又496)

古音 pjew 7 **諧聲** p'jew 5, bjew 13, njewng, bew.

甬

[甲骨]

[金文] 

[小篆] 

説文:草木華甬然也。從𠂤，用聲。

(可能是可懸掛之甬鐘形) Z4386, ZB2306

金文:車馬銅飾(『盡鞟盡昏金甬朱旂』又98)

樂鐘(『之甬鐘』又639)

借爲通(『未甬智』又28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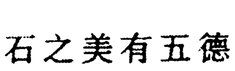
借爲用(『乍時甬冬[終]』又490,『永甬之』又664)

古音 riewng.

*玉

[甲骨] 

[金文] 

[小篆] 

説文:石之美有五德者。潤澤以温，仁之方也。鰓理自外，可以知中，義之方也。其聲舒揚，專以遠聞，智之方也。鋭廉而不忮，潔之方也。象三玉之連。丨其貫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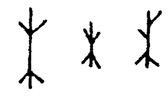
(玉片成串之形) J16, L0129, LZ1261, Z262

甲骨:玉器(『令□取玉于㠯』4720,『我奏玆玉，黄尹弗若』6016,『王歸奏玉，其伐』6016)

金文:玉器(『易玉五品』0659,『玉環玉琮』1387)

古音 ngjewk 2 **諧聲** kewk, krewk, xjewk.

*木

[甲骨] 

[金文] 

[小篆] 

説文:木曰曲直，東方之行也。從屮，下象其根。

(有枝有根的樹形) J259, l1937, LZ506, Z3663, ZB1871

甲骨:樹木(『𡍮木』5749,『木于柬延』2207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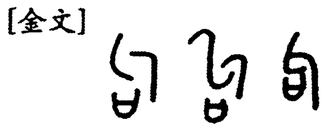
金文:樹木(『自根木道左，至于井邑封道以東一封』2927)

木造(『于王參門□□木榜』0679)

古音 mewk 3.

*句

[甲骨] 

[金文] 

[小篆] 

説文:曲也。從口，丩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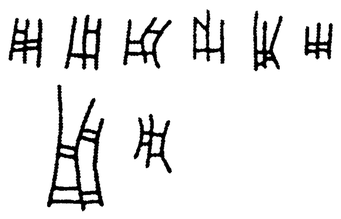
(以容器、坑陷或觜巴的形狀都是彎曲的，用以表達類似狀況?) J93, L0697, Z1183, ZB70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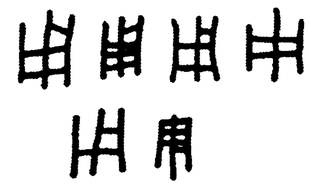
金文:勾曲(『自乍商句鑼』0068)

黄耇(『用祈沫壽黄句吉康』0637)

古音 kew 19 **諧聲** xew 3, kjew 11, k'jew, gjew 13, xjew 9, k'ew, gew, ngjew.

*用

[甲骨] 

[金文] 

[小篆] 

説文:可施行也。從卜從中。衛宏説。

(竹節有裝水，敲擊出聲等用處) J152, L1115, LZ1307, Z2001, ZB1105

甲骨:使用，祭儀(『𠂤于祖辛二牛，今日用』1681,『𠂤三羊用，又雨』屯651,『𠂤舊庸用』30694)

派用(『戍𠂤義行用遣羌方，又𢦏』27979,『𠂤翦用，亡災禽』37515,『𠂤大行用』懷1581)

金文:使用(『用乍父庚永寶尊彝』0652,『易乃祖南公旂用獸』0676)

派用(『用處大正[政]』0029)

古音 riewng 16 **諧聲** t'ewng 4, dewng 2, t'iewng, djewng, rjewng.

* 戍

[甲骨] 

[金文] 

[小篆] 戍

說文:守邊也。從人持戈。

(人荷戈以戍守要地) J489, L3771, LZ897, Z6975, ZB3652

甲骨:武官職(『戍逐, 弗雉王衆』 26879, 『五族戍弗雉王(衆)』 26880, 『王其衆戍眷受人, 東𠂤土人又𢦏』 26898, 『王其乎戍延衛, 弗每』 屯728, 『中戍又𢦏? 左戍又𢦏? 』 屯23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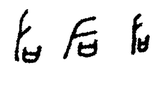
求雨官員(『王其乎戍舞盂, 又雨』 281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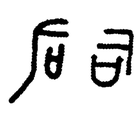
金文:戍守(『女其以成周師氏戍于□自』 2728)

武官職(『王賞戍甬貝一朋』 0617)

古音 st'jew.

* 后

[甲骨] 

[金文] 

[小篆] 后

說文:繼體君也。象人之形。施令以告四方, 故厂之於一口, 發號者君后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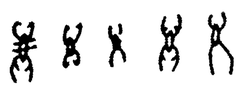
(與司應同爲一字之分化, 鉤針與籃筐皆職司紡織之工具) J373, L2859, LZ846, Z5544, ZB289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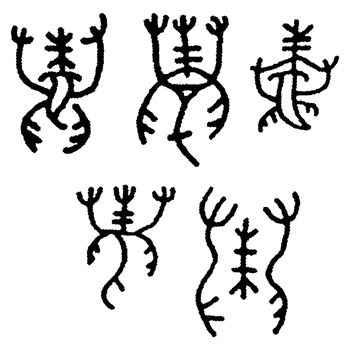
甲骨:同司字, 祠(『其品司于王出』 23712, 『于尋司』 9741, 『今日又司, 羌用』 1986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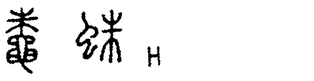
金文:王后(『王后堂方二百尺』 又289, 『帝后賞庚姬貝三十朋』 又310)

古音 gew 5 諧聲 kew 4, xew 3, gew 5, k'ew, grewng.

蛛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蜘蛛也。從黽, 朱聲。

(蛛蜘象形) 514, L3949, LZ692, Z7392

甲骨:占卜用語, 不猶疑(『不悟蛛』 17745)

金文:國名。

古音 tiew.

* 朱

[甲骨]

[金文] 

[小篆] 朱

說文:赤心木, 松柏屬。從木, 一在其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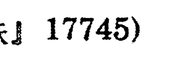
(以短橫示木幹所在) J260, L1951, LZ521, Z3711, ZB1897

金文:朱色(『朱旂二鈴』 0680, 『赤芾朱黃』 1392)

珠寶(『取我家朱』 1390)

古音 tjew 5 諧聲 tiew 8, diew, t'jew 3, djew 4, tew.

* 同

[甲骨] 

[金文] 

[小篆] 同

說文:合會也。從冂從口。

(盒之蓋與器同大者) J330, L2527, LZ1104, Z4842, ZB2548

甲骨:共同? (『方同㸒』 28019, 『其用茲卜, 異其涉兕同』 30439)

金文:會同(『而退與者侯鹵長於會同』 又286, 『王才宗同』 大23)

和同(『馭右和同』 又288, 『戎大同永追女』 1393)

古音 dewng 19 諧聲 t'ewng 4.

* 曲

[甲骨]

[金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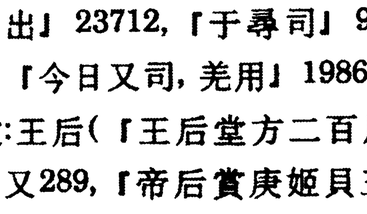
[小篆]

說文:象器曲受物之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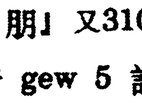
(某種有曲角之器形。可能是用藤竹一類東西編成的簸箕) Z715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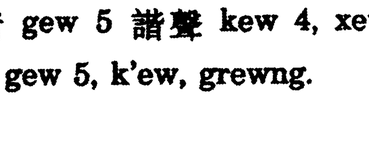
古音 k'jewk 2.

* 𠂤 [殼]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幬帳之象。從冂, 屮其飾也。

(據殼字看, 𠂤較可能是種懸掛式的鐘形, 可能在樂奏時, 鐘樂常陳設在南邊, 故用以代表南的方向) J331, L2531, LZ1106

說文:殼, 從上擊下也。從殳, 𠂤聲。

(以樂棒敲打鐘狀) J130, L1001

甲骨:借爲南(『南土受年』 9737, 『王于南門逆羌』 32036)

祭品, 幼獸(『九羌卯九牛新𠂤』 360, 『九𠂤于祖辛』 1685)

古音 k'rewk 5 諧聲 kewk 3, k'ewk 2, xewk 3, gewk 4, krewk, k'rewk 5, kew 3, k'ew2, xrewk, grewk.

古音 k'rewk.

* 匝

[甲骨]

[金文]

[小篆] 匝

說文:側逃也。從匚，丙聲。一曰，箕屬。

(與丙字的聲及韵都不同部，不知創意，可能是勉强從他字析出之字)

古音 lew 2.

* 走

[甲骨]

[金文]

[小篆] 走

說文:趨也。從夭止。夭止者屈也。凡趨則趾多屈，與奔同義。

(走快步時手臂上下擺動以助速度) Z765, ZB497

金文:快步(『克奔走上下，帝無冬令于有周迫考』 1378,『效公不敢不萬年，夙夜奔走揚公休』 2735,『伯仲父夙夜事走考，用乍厥寶簋』 1261)

武官職(『右走馬嘉自乍行壺』 2791)

古音 tsew.

409

* 共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同也。從廿廾。

(二手共舉重物之意) J104, LZ365, Z1455, ZB828

金文:恭敬(『秉德共屯』 0673,『女敬共台[予]命』 大45)

供應(『以共裁嘗』 0638,『又共于□武靈公之所』 大45)

古音 kjewng 10 諧聲 xewng, gewng 4, grewng 2, gjewng 2, ?rewk, kjewk 3, kewng, (恭kəwng).

* 曳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束縛捽拽爲曳。從申從乀。

(雙手曳拉一人之狀，大概搬移尸體) ZB4315

古音 vriew 7.

408

* 束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縛也。從口木。

(兩端都束緊之袋形) J275, L2105, LZ1232, Z3955, ZB2039

甲骨:祭名(『其束三示』 30381,『其束司魚』 29700)

金文:束包(『用匹馬束絲』 0679,『易釱弓矢束馬匹貝五朋』 1305)

古音 st'jewk 諧聲 ts'rewk, srewk, ts'ewk, sew 10, st'jewk, ts'jewk, sjewk, sew 7, siew, sjew.

* 禿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無髮也。從人。上象禾粟之形。取其聲。王育說，蒼頡出見禿人伏禾中，因以制字。未知其審。

(可能表示頭髮不多，好像種禾的行列空疏)

古音 t'ewk 2.

409

* 豆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古食肉器也。從口，象形。

(圈足淺盤之盛食器形) J221, L1665, LZ1070, Z3075, ZB1582

金文:容器(『周生乍尊豆』 1507)

古音 dew 7 諧聲 tew, t'ew, diew, djew 2.

* 足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人之足也。在下，從止口。

(疋字變形，腿連脚趾形) Z1093, ZB667

金文:輔佐(『令女足周師嗣林』 1358,『余既令女足師和父嗣左右走馬』 1385

古音 tsjewk 2, tsjew 2 諧聲 tsrewk, dzrewk, ts'jewk.

411

410

* 角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獸角也。象形。角與刀魚相似。

(粗壯之牛角形) J203, L1555, LZ707, Z2716, ZB1439

甲骨:方國(『余令角婦古朕事』 5495,『白允其服角』 20533,『角往來亡禍』 屯268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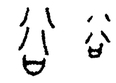
金文:角(『齊角熾光』 又309, 333)

樂調(『黃鐘之罕角』 又494)

借爲用(『其萬年羊[永]角』 又332)

古音 krewk 2 **諧聲** grewk.

* 谷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泉出通川爲谷。從水半見出于口。

(山谷之水碰到阻礙物而分流之狀?) J451, L3415, LZ1280, Z6421, ZB3424

甲骨:谷地(『其山, 亡災于谷』 24471)

祭名或神靈之名(『☐賓谷歲亡尤』 3863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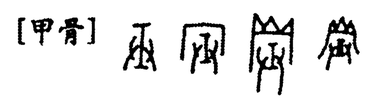
金文:谷地(『王令吾追御于上洛忻谷』 大19,『從王南征☐山谷』 又209)

借爲欲(『谷女弗以乃辟函于艱』 大24)

借爲裕(『王龔德谷天』 又294)

古音 kewk 2 **諧聲** rjewk, lewk, vriewk 7, vriewk 2.

* 弄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玩也。從廾持玉。

(於礦穴中喜得玉璞而把玩之狀) J691, L0789, LZ1120, 1424, ZB834

甲骨:方國(『雀其戈弄』 6980,『☐允以☐弄三百』 1034)

金文:珍玩(『吾台爲弄壺』 2830,『智君子之弄鑒』 2984)

玩好物(『豐弄一環』 3037)

古音 lewng 2.

* 局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促也。從口, 在尺下復局之。

(象人駝背之狀? 下爲雙脚, 駝背的人上身看起來短, 口或爲不與尺字混淆而加之填白)

古音 gjewk 2 **諧聲** kjewk 2.

葱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葱菜也。從艸, 忽聲。

(葱頭之形) Z6013, ZB3158

金文:佩飾(『葱黃』 0680)

美好狀詞(『倉倉葱葱』 0061,『乃用葱弘』 又298)

冲讓(『葱褒[冲讓]厥心』 0675)

古音 ts'ewng.

* 囱

[甲骨]

[金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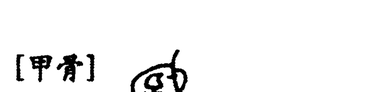
[小篆]

說文:在牆曰牖, 在屋曰窗。象形。

(窗形。先在屋頂, 後發展到牆上)

古音 ts'rewng 7 **諧聲** tsewng 4, ts'rewng 4.

* 乳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人及鳥生子曰乳, 獸曰産。從孚從乙。乙者元鳥也。明堂月令, 元鳥至之日, 祠于高禖以請子, 故乳從乙。

(一婦女給懷中的嬰兒授乳狀) J812, L3493, LZ166

甲骨:授乳(『乎爰婦姼乳』 22247)

古音 njew **諧聲** new.

* 龙

[甲骨] 

[金文] 

[小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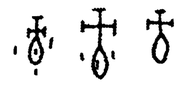
說文:犬之多毛者。從犬從彡。

(犬的毛豐盛而長之狀) J406, LZ611

甲骨:毛犬(『☐一龙』 11208)

古音 mrewng 7 **諧聲** liewng, tew.

* 彔

[甲骨] 

[金文] 

[小篆]

説文:刻木彔彔也。象形。

(轆轤形，上爲框架，中爲水桶，下爲水滴) J307, L2347, LZ1121, Z4467, ZB2334

甲骨:山麓(『羽丁卯其狩敝彔，弗禽』 10970,『叀東彔先鼎?叀中彔先鼎』 28124,『王其田游彔，亡戈』 29412)

金文:山麓(『自豆彔』 1280)(『王才周師彔宮』 1370)

官禄(『通彔永令』 0674,『用易屯彔』 2921)

古音 lewk 8 諧聲 prewk, liew 7.

* 耆

[甲骨] 

[金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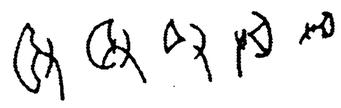
[小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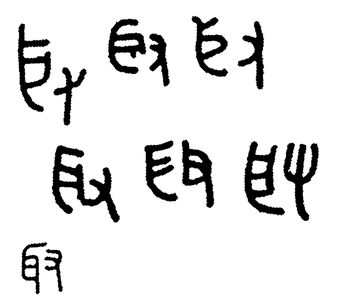
説文:老人行才相逮。從老省，勿象形。讀若嗜。

(老人扶杖行路，步緩而步距又小。此杖可能有多支脚，利於分散重力，今日有三或四支脚的輔助工具)

古音 djew.

* 取

[甲骨] 

[金文] 

[小篆]

説文:捕取也。從又從耳。

(手取一耳之狀，取耳以爲殺敵憑信，輕便，如爲大頭目就割頭) J122, L0933, LZ232, Z1714, ZB961

甲骨:祭名(『取岳迺燎』 14457,『取河𡆥從雨』 1457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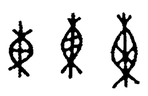
取用(『乎取射』 5756,『取犬乎網鹿于農』 10976,『乎取生芻鳥』 116,『叀馬乎取，王弗每』 26901,『乎取吕』 6567)

娶婦(『乎取莫女子』 536,『田令畢取黄丁人』 22,『乎取女于林』 9741)

金文:取用(『令取繇馬三十二匹易大』 0666,『取厥吉金』 大47)

古音 ts'ew 3, ts'jew 7 諧聲 tsew 5, dzew 2, sew, ts'jew, tsjew 5, ts'jew 6, dzjew 4, sjew, dziew, (tsiəw 3, 騶 dziəw, dzwan).

* 東

[甲骨] 

[金文] 

[小篆]

説文:動也。從木。官溥説，從日在木中。

(兩端都要縛緊的裝東西的袋囊形，借爲方向) J265, L2029, LZ1145, Z3817, ZB1960

甲骨:東方(『東土受年』 9734,『今二月宅東寢』 13569,『燎于東五犬五羊』 14316,『𡆥于東母西母，若』 14335,『王勿入于東』 643)

金文:東方(『公違省自東』 0563,『王令保及殷東國五侯』 2725)

古音 tewng 10 諧聲 dewng 9, drewng 7, diewng 6, tjewng 11, t'jewng 6, djewng 2, t'ewng, tiewng, (疃t'wan).

重

[甲骨] 

[金文] 

[小篆]

説文:厚也。從壬，東聲。

(囊裝滿物，提舉甚重) Z5181, ZB2689

金文:重量(『重十鈞十八益』 3022)

古音 diewng.

* 具

[甲骨] 

[金文] 

[小篆]

説文:供置也。從廾從貝省。古以貝爲幣。

(雙手捧鼎，預備炊具以煮食或行禮。陶鼎爲新石器時代的主要炊具，家家户户所備有，一清早就得用它) J102, L0799, LZ1065, Z1434, ZB84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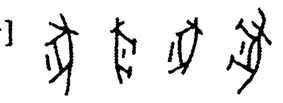
金文:器具(『江立宰孫吊具』 2827,『乍朕皇祖丁公皇考惠公尊具』 0670)

并俱(『南夷東夷具見』 0061,『我弗具付罰從其且[租]』 0670)

器物單位(『王易馭八貝一具』 2701)

古音 gjew 諧聲 kjew 2, kjew 3.

* 豕

[甲骨] 

[金文]

[小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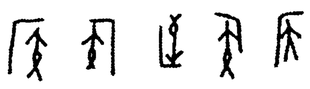
説文:豕絆足行豕豕。從豕繫二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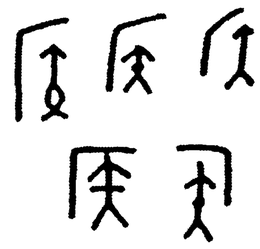
(受閹割之雄猪，其性器已離身) J389, L2985, LZ616

甲骨:閹猪(『燎于河一羊一豕，卯一牛』 14561,『乎言酒河，燎三豕三羊，卯五牛』 14585)

古音 t'iewk 諧聲 tewk, trewk 7, tiewk.

* 侯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春饗所射侯也。從人從厂。象張布，矢在其中。

(射箭的目標，箭已中的) J243, L1809, LZ982, Z3457, ZB1768

甲骨:爵號(『令多子族從犬侯璞周，古王事』6812,『余從侯專』3346)

金文:爵號(『康侯』2446,『眾者侯』2446.『魯侯乍爵』1847)

封地(『侯、田、男』2446,『唯殷邊侯田』0676)

古音 gew 12.

猴

[甲骨] 

[金文]

[小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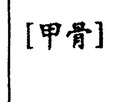
說文:夔也。從犬，侯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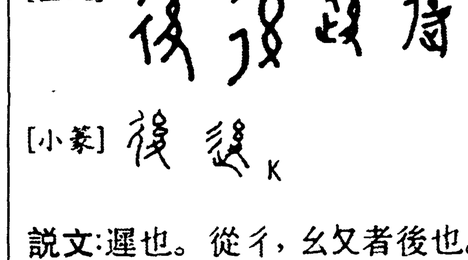
(猴形) J253, L3113, LZ38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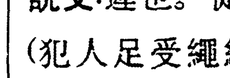
甲骨:猴子(『雀不其以猴』8984,『其獲猴』10468)

古音 gew.

* 後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遲也。從彳，幺夂者後也。

(犯人足受繩縛，不良於行，行路後於人) J254, LZ314, Z998, ZB619

甲骨:遲後(『岳燎後酒』屯4397,『後王射兕，集』屯2358)

金文:後代(『王用弗忘聖人之後』0669,『後民是語』0050,『後人永寶』1377)

遲後(『弋獵毋後』2830)

古音 gew 2 **諧聲** gewk.

* 奏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進也。從本從廾從屮。屮，上進之義，與耑同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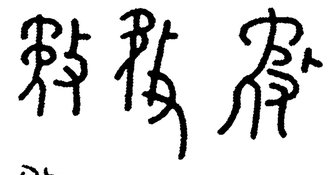
(雙手捧奏樂之器，或是指揮合奏) J694, L3239, LZ570

甲骨:樂奏(『惠庚申奏又正，又大雨』30032,『各奏? 嘉奏? 商奏』30032,『惠祖丁庸奏』27310)

古音 tsew **諧聲** ts'ew 2.

* 敉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彊也。從攴，矛聲。

(撲打某種東西狀，或是撲打麻桿以分離其表皮，其纖維可織布) Z1882, ZB1038

金文:欺侮、侮恨(『龔稟迺敉鰥寡』0680,『王宜夷方無敉』08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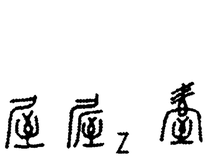
務必(『夫古之聖王敉才得賢』又286)

古音 mjew 14 **諧聲** mew 2+5, mewk 4, mrewk, mewng+1.

* 屋

[甲骨]

[金文]

[小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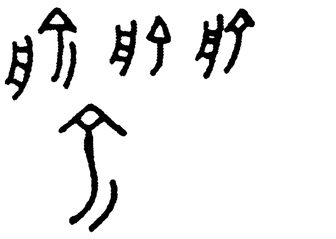
說文:居也。從尸。尸所主也。一曰尸象屋形。從至，人所至。室屋皆從至。

(至大半表現圖騰一類的雕刻，經常見於大廳或屋前)

古音 ?ewk 2 **諧聲** ?rewk 7, ?ew.

* 俞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空中木爲舟也。從舟從亼從巛。巛，水也。兄舟之始，如椎輪爲大路之始也。

(刺針及受膿血之盤，膿血宣洩後病可癒) Z5322, ZB2770

金文:國名(『獫狁廣伐西俞』1393)

渝改(『勿或俞改』0062)

古音 riew 29 **諧聲** tew 7, t'ew, dew 3, diew, sjew 2, st'jew 5, zdjew.

* 禺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母猴屬，頭似鬼。從由內。一名爲本，似獼猴而大，赤目長尾，亦曰沐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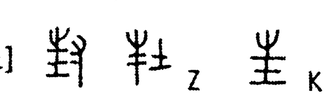
(某種大頭的爬蟲形) Z5696

古音 ngjew 15 **諧聲** ngew 8, ngjewng 3.

* 封

[甲骨]

[金文] 

[小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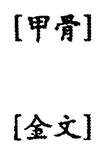
說文:爵諸侯之土也。從𡈼從土從寸。寸，其制度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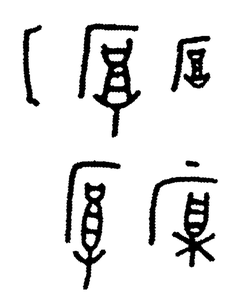
(手植樹以確定疆界所在)(丰的衍生字) Z7448, ZB388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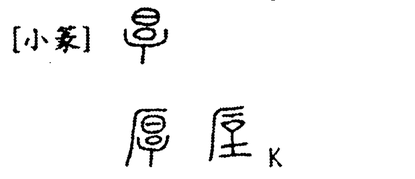
金文:封邦(『命封邦』 1340,『余勿敢封』 1372,『闢啟封疆』 又287)

古音 pjewng. (諧聲見丰)

* 垕 [厚]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厚也。從反亨。

說文:厚，山陵之旱也。從旱從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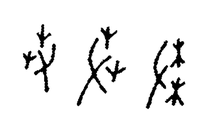
(旁靠他物的容器形，裝燙熱量重的銅液，陶坩鍋的器壁要厚，且需上重下輕才易傾倒。它難獨立，陳立時要依靠他物) J249, L1859, 1867, LZ848, Z3554, ZB1809

金文:深厚(『降余厚多福無疆』 0056,『戈畫□厚必彤沙』 又541)

古音 gew 2.

425

* 芻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刈草也。象束草之形。

(一手摘拔兩把草之狀) J21, L0217, LZ348, Z399, ZB311, 314

甲骨:芻草(『乎取工芻以』 英757,『即以芻，其五百惟六』 93,『乎取何芻』 113,『乎牧于朕芻』 148,『今三月光乎來? 王占曰，其乎來氣至惟乙。旬𡆥二日乙卯允𡆥來自光，以羌芻五十』 94)

? (『父乙大芻于王』 2220,『父乙芻惟之』 97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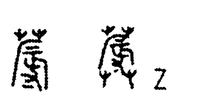
金文:牧場(『封于芻來。 封于芻道內。 陟芻』 2927)

古音 dziew 4 諧聲 tsiew 3, ts'iew 3, ts'jew, dzrew 1, (緅tsiəw, 趨ts'iəw, 騶dziəw).

* 辱 [蓐]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失也。從寸從辰。辰者伏不見也。與奪同意。

(蓐析出)

說文:蓐，陳草復生也。從草，辱聲。一曰，蔟也。

(手持蚌製工具除草，其草可以織席子) J24, LZ44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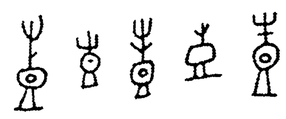
甲骨:同農字?(『王占曰，𡆥崇，埽光其𡆥來艱。氣至六日戊戌允𡆥☑𡆥寇才曼□才☑蓐，亦焚糜三』 583)

古音 njewk 5 諧聲 new 3.

古音 njewk.

424

* 壹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陳樂立而上見也。從中從豆。

(鼓形) J218, L1649, LZ1071, Z304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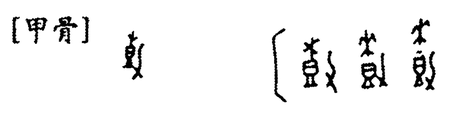
甲骨鼓樂(『告其壹肜于☑』 32418,『其告壹于大乙六牛𠂤□祝』 32418,『其將王壹于』 屯441)

鼓架(『□束于茲三壹』 屯257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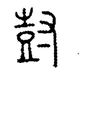
金文:鼓打(『永保壹之』 00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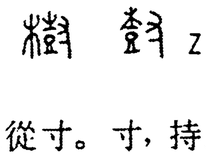
古音 tiew 諧聲 tjew, djew 5, diew 2, tjewk.

封 [樹]

[甲骨] 

[金文] 

[小篆] 

樹 

說文:立也。從壹從寸。寸，持之也。讀若駐。

說文:樹，生殖之總名。從木，封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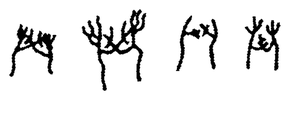
(樹的甲骨文爲從木或來[禾]的形聲字，則封似是表現安置皿豆，預備飲食之事，非安置鼓樂) J524, L1949, LZ1074, Z3061

甲骨、金文:人地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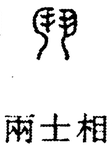
古音 tjewk.

古音 djew.

* 𠂤

[甲骨] 

[金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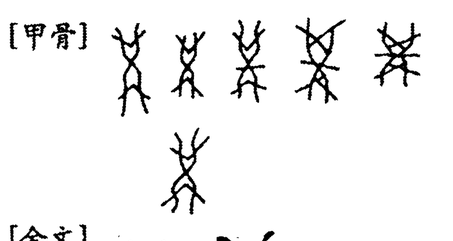
[小篆] 

說文:兩士相對，兵杖在後。象鬥之形。

(兩人徒手打鬥之狀) J113, L0889, LZ71

古音 tew 2.

* 𦎫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交積財也。象對交之形。

(兩木構交接之意，端部要稍削尖才易捆縛。新石器時代的建築大致如此作) J190, L1401, LZ1197, Z2460, ZB1323

甲骨:遇遘(『才四月。𦎫示癸肜，乙未肜大乙』 26486,『圃弗其𦎫苦方』 6196,『王其田，不𦎫大風』 28556,『王其田，不𦎫雨』 28539,『王占曰，余毋𦎫若』 13658)

金文:婚媾(『兄弟諸子婚𦎫無不喜』 2921)

古音 kew 10 諧聲 k'ew, krewk, krewk.

427

426

* 哭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哀聲也。從吅從獄省聲。

(一人散髮痛哭，聲響好像多張嘴吧齊哭之狀) J669, L0431, LZ33

甲骨:號哭? (『衣哭若，亡尤』23705)

古音 k'ewk.

* 茸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草茸茸貌。從草，聰省聲。

(耳上細毛，一若地上之草)

古音 njewng 6.

* 冢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覆也。從冖豕。

(鳥被罩蓋於籠中，視界受阻。養鳥之法) J331, L2539, LZ659

甲骨:霧(『羽壬申啟? 壬終日冢』13140,『乙卯卽，允易日，昃冢于西』13312,『自今至于乙巳雨? 乙冢，不雨』20923)

古音 mewng 15.

* 送

[甲骨]

[金文] 

[小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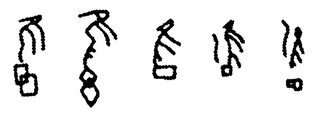
說文:遣也。從辶伂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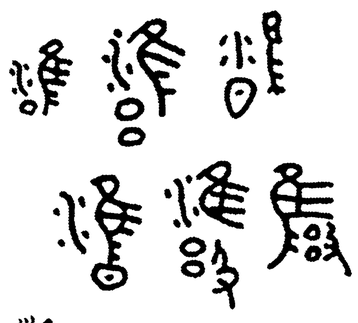
(雙手持火把於行道以示送客之意) ZB566

金文:朕字之訛(『唯送先王』又288)

古音 sewng.

雍(雝)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雍渠也。從隹，邕聲。

(養有鳥，有水池的宮苑) J177, L1277, LZ655, Z2306, ZB1226

甲骨:地名(『執雍芻』122,『其田雍麓』37656,『王田雍，往來亡災』37653)

金文:借爲饔(『用雍其者[諸]父者兄』063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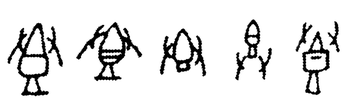
擁有(『雍我邦小大猷』0680,『敬雍德經』0676)

壅塞(『雍律庶民』0680)

宏大(『厥家雍德』0612,『靈音央央雍雍』又476)

古音 ?jewng.

饔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孰食也。從食，雝聲。

(雙手捧着高堆於豆的食物，以熟食獻祭神靈) J237, L1763, LZ365, Z3365

甲骨:收集(『饔人三千乎伐苦方，受㞢又』6168,『饔射三百』698)

供牲(『饔大甲牛三百』懷904,『饔王亥羌』358)

金文:供牲(『奠饔原父鑄鼎』0522)

古音 ?jewng.

* 容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盛也。從宀從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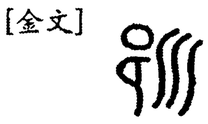
(宀加公聲，或大屋內有花園山石水流，非一般的家居? 西周早期的宮殿已見如此布置) ZB2415

金文:盛容(『冶意鑄鼎容一斛』文物1965-7:53-54)

古音 vriewng 10.

* 邕

[甲骨]

[金文] 

[小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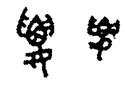
說文:四方有水自邕成池者。從川從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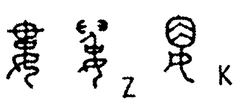
(水包圍中之城邑，爲有濠溝防護之大城) Z6380

古音 ?jewng 15 諧聲 ?ewng 2.

* 婁

[甲骨]

[金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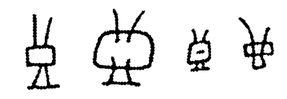
[小篆] 

說文:空也。從毋中女。空之意也。

(一婦女雙手扶住頭頂之東西狀。空罐子重量輕，較不易平衡，故用雙手扶住？)

古音 lew 25 諧聲 sew 2, sjew 3, gjew 2, kjew 2, sewk, liew 20, srewk (s聲皆諧數聲，數可能不是諧婁聲).

* 豆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酒器也。從金，豆象器形。

(酒尊一類的器形) J883, L4061, LZ1067, 1079

甲骨:用牲法，斷切(『御婦好于父乙，豆羊又豕，册十牢』271，『求年于祊，豆三犁牛，册百犁牛』101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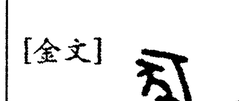
官職(『多豆出田』799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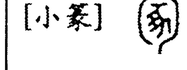
氣象，陰蔽(『七日己巳夕豆，出新大星並火』11503)

古音 dew 諧聲 tew, tewk, trewk.

* 豕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高墳也。從勹，豕聲。

(廢棄之猪骨高堆若墳頭，或由人們習慣於墓中隨葬猪取意) Z5644, ZB2970

金文:總(『更乃祖考，乍冢嗣土于成周八自』2834，『令女乍□自冢嗣馬』1363，『王令毛公以邦冢君土馭𢦚人』大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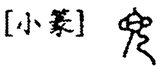
重量(『冢一石三百三十九刀之冢』又288，『冢二百六十二斤之冢』又667)

古音 tiewng.

* 兜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兜鍪首鎧也。從兒從皃省。白象人頭也。古謂之胄。

(一人頭戴兜鍪形)

古音 tew 2.

* 晝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明也。日之出入與夜爲介。從日從畫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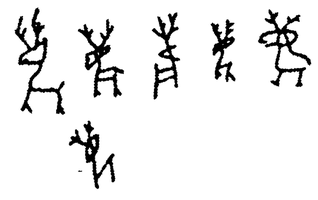
(見太陽，手持筆寫字的白天時候) ZB100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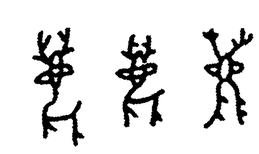
金文:白天(『叀牛？ 牢？ 今日？ 晝』屯2392)

金文:白天(『余亡康晝夜』又290)

古音 tiew.

* 鹿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山獸也。象頭角四足之形。鳥鹿足相似，從匕。

(有歧角的鹿形) J401, L3053, LZ644, Z5916

甲骨:鹿獸(『王獲鹿？ 允獲十』10310，『乎多犬網鹿于農』1097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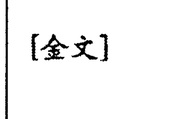
金文:鹿獸(『王令道歸貉子鹿三』2718)

古音 lewk 6.

* 扁

[甲骨]

[金文]

[小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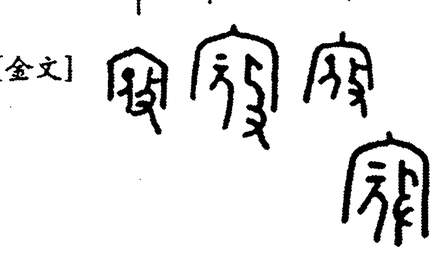
說文:屋穿水下也。從雨在尸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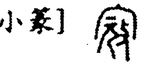
(雨自屋頂下漏之意)

古音 lew 2.

* 寇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暴也。從攴完。與敗賊同義。

(强寇手持利器破壞屋中之物) J780, L1063, LZ762, Z1941, ZB10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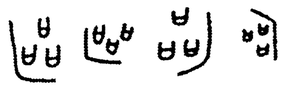
甲骨:降俘(『乎多寇伐苦方』540，『乎追寇及』566，『五百寇用，旬壬戌𠂤用寇百』559，『刖寇八十人，不死』580)

金文:偷盜(『匡衆厥廿夫寇舀禾十秭』0679)

輯盜官職(『嗣寇良父乍爲衛姬壺』2808，『陳猷寇散戈』3095)

古音 k'ew 2.

* 區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踦區藏匿也。從品在匚中。

(象品物收藏於庫房內，區分明白) J682, L3815, LZ280, Z7121, ZB37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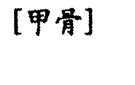
甲骨:? (『其區禽』 屯300,『其區集』 屯629,『王其狩區』 68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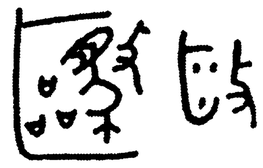
金文:倉庫官? (『吏區夫』 30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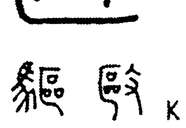
區類(『孟以區人。 凡區以品』 0677)

古音 k'jew 18 諧聲 k'ew 2, k'jew 11, ?jew 8, t'iew, kew, t'jew.

驅 (敺)

[甲骨] 

[金文] 

[小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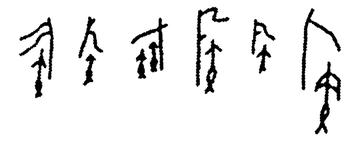
說文:驅馬也。從馬，區聲。

(以杖驅趕動物之狀) J145, L3041, LZ641, Z5845, 1841

金文:驅趕(『驅孚士女羊牛』 1381)

古音 k'kew.

* 族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矢鋒也。束之族族也。從矢從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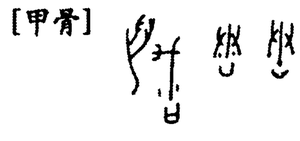
(矢爲戰爭武器，表示同隸一旗幟下的血族戰鬥單位) J291, L2231, LZ986, Z4266, ZB22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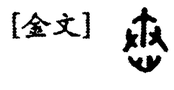
甲骨:血族(『雀弗其乎王族來』 6946,『令多子族暨犬侯璞周，古王事』 6813,『王叀次令五族戍羌方』 28053,『亩族馬令往』 57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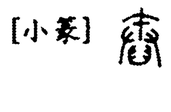
金文:血族(『以乃族干吾王身』 0680,『秦子乍造公族元用』 3119,『爲左大族』 又36)

古音 dzewk 諧聲 tsewk, ts'ewk 2, dzrewk, ts'ew 2,sew 2.

* 春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搗粟也。從𠂤持杵臨臼上。午，杵省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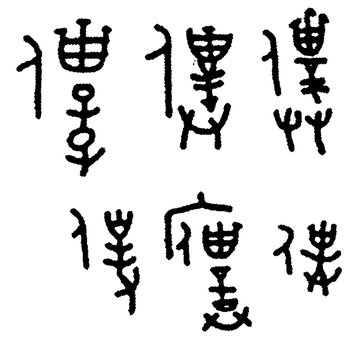
(雙手持杵舂糧於臼中之狀) J314, 698, L2405, LZ376, 1036, Z4533

甲骨:農功(『史舂復』 17078,『王其乎衆戍舂受人，叀廩土人暨𠂤人，又𢦏』 26898,『弜舂戠禾』 34399)

古音 st'jewng 3 諧聲 t'rewng 3.

* 業 [僕]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濆業也。從丵從廾，廾亦聲。

說文:僕，給事者。從人從業，業亦聲。

(𠂤僕字析出，罪犯從事倒垃圾一類的賤役) J683, L0773, LZ1082, Z1395, ZB817

金文:僕從(『白大師易白克僕三十夫』 大20,『師旅衆僕不從王征于方』 0665,『僕馭百工牧臣』 大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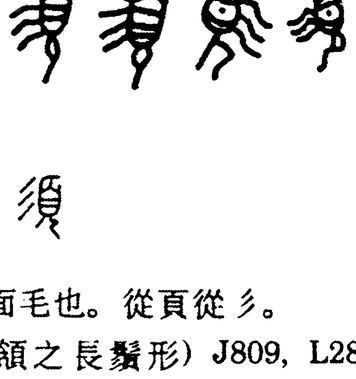
官職(『太僕乍父己尊簋』 1204)

古音 bewk 3 諧聲 pewk 5, p'ewk 4, p'rewk 3.

古音 bewk

* 須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面毛也。從頁從彡。

(人下頷之長鬚形) J809, L2855, LZ35, Z5519, ZB2877

甲骨:人地名(『立須豕史，其奠』 816,『令須婦多女』 675)

金文:容器名(『易叔乍旅須』 1468)

古音 sjew 6.

* 粟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嘉穀實也。從鹵從米。

(禾及其打下之顆粒形) J302, L2315, LZ538

甲骨:粟粒(『其登粟于宗』 30306)

古音 sjewk.

* 㚔

[甲骨]

[金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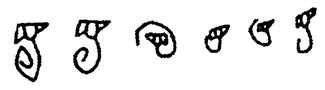
[小篆] 

說文:馬後左足白也。從馬，二其足。讀若注。

(馬脚被捆縛，不讓隨意行動。防止動情時的騷動？)

古音 tjew .

* 蜀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葵中蠶也。從虫上日。象蜀頭形。中象其身。

(某種大頭卷曲的蟲形，大概是蜀地的特産) J509, LZ222, ZB3299

甲骨:人地名。

金文:國名(『秉繁蜀巢』大6)

古音 djewk 8 諧聲 dewk 5, trewk 4,drewk 2, diewk 2, tjewk 8, t'jewk 3, ts'rewk, tiewk 3,tew 2, dew, (tiəw).

璞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失收)

(於山岩洞窟内，雙手持鑿刻剖玉璞，置放籃中之狀) J691, L0133, LZ773

甲骨:撲伐(『令多子族暨犬侯璞周古王事』6813)

古音 p'rewk.

* 竦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敬也。從立從束。束，自申束也。

(筆直站立，一點也不動，有如袋子安放在地上的樣子)

古音 sjewng 3, (省聲爲束).

* 需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須也。遇雨不進止須也。從雨，而聲。易曰，雲上于天需。

(濡字源，連鬍鬚也被雨淋濕)

古音 sjew 3 諧聲 njew 15, new 2,(nəw 2, 懦nwa, njiwat, 需nwan, njiwan 2).

* 富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用也。從畐從自。自知臭香所食也。讀若庸同。

(高基址之建築爲祭神所在，自爲鼻子形，表達神以鼻嗅聞祭祀的食物)

古音 riewng.

* 獄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確也。從狀從言。二犬所以守也。

(兩犬相吠好像訴訟的兩造争論不停) Z596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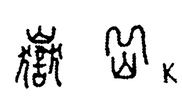
金文:獄訟(『勿吏敢又庆止[鈇趾]從[縱]獄』大18,『勿吏暴虐從獄』大25)

古音 ngjewk 諧聲 ngrewk 4.

嶽 (岳)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東岱，南霍，西華，北恒，中泰室，王者之所以巡狩所至。從山，獄聲。。。古文從山，象高形。

(象多層峰巒之山脈) J182, L2915, LZ467

甲骨:霍山神(『惟岳它禾』33338,『求年于岳，燎三小牢卯三牛』385,『舞岳，㞢雨』14207)

霍山(『其往于岳，㞢三大牢』30422,『人于岳』6064)

古音 ngrewk.

續（賡）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連也。從糸，賣聲。古文從庚貝。

(庚爲鈴或手鼓一類的器物，不知庚貝何以有繼續之意)

古音 rjewk.

* 賣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衒也。從貝，出聲。出，古文睦。讀若育。

(以省貝會意，貝爲古代通貨，檢驗貝的好壞以確定其價值?) Z405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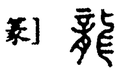
金文:贖買(『我既賣女五(夫效)父。 誕賣茲五夫』 0679)

古音 riewk 諧聲 dewk 14,rjewk 2,zdjewk, djew, djewk, dew, (覿deəwk).

* 龍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鱗蟲之長。能幽能明，能細能巨，能短能長。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潛淵。從肉，童象飛之形。

(象形，大致是楊子鱘，銅銘有獲龍，左傳也有龍見于淵的記載。最早形像見於六千多年前河南濮陽西水坡墓葬的貝龍圖案) J458, L3477, LZ677, Z6484, ZB3455

甲骨:龍獸(『其乍龍于凡田，又雨』 29990)

人地名(『王勿惟龍方伐』 6476,『龍亡其雨』 13002,『令插以衆伐龍，戈』 31972)

金文:若龍喬健(『喬喬其龍』 0055)

龍動物(『獲飛龍』 考古學報 1982-2:234, 236)

古音 liewng 5 諧聲 lewng 16, brewng, tiewng, diewng.

* 雙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隹二枚也。從雔從又持之。

(一手捉住一對鳥)

古音 srewng 2.

* 叢

[甲骨]

[金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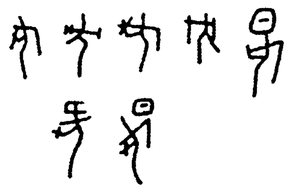
[小篆] 

說文:聚也。從丵，取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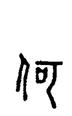
(手取耳將掛於架上之狀。叢集勝戰割下的敵人耳朵，以爲展示之用)

古音 dzewng 2.

何

[甲骨] 

[金文] 

[小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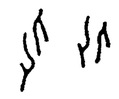
說文:担也。從人，可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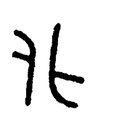
(一人以肩担荷東西狀) J212, L2629, LZ39, Z5006

甲骨:人地名(『乎取何芻』 113, 『才囧何來告芳』 33225, 『何不其以羌』 273)

古音 ga.

*匕 [化]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變也。從倒人。

說文:化，教行也。從匕從人，匕亦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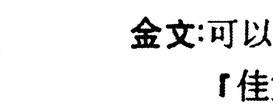
(匕自化字析出，化人爲魔術師，人一正一倒，雜技的倒立、正立等技巧變化的表演) J799, L2677, LZ69, Z51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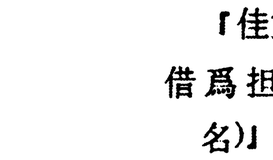
甲骨、金文:人地名。

古音 xrwa 4 **諧聲** ngwa 4, xw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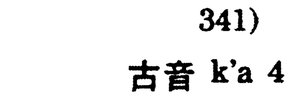
七、歌 -a

*ㄱ [柯]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反丂也。讀若訶。

說文:可，肯也。從口從丂，丂亦聲。

(柯字源，利用自然的木柯以挖掘坑陷) J214, L1627, LZ1022, Z2985, ZB1553

甲骨:祭名(『惠可用于宗父甲，王受又』 英2267, 『弜可祖丁必』 30355)

時刻?(『惠可日𣪊乎□羌方，□方，□方』 27990)

地名(『自可至于寧偁□』 27991)

金文:可以(『女敏可吏[使]』 1388, 『佳宜可長』 又286)

借爲担荷(『可是金□(容器名)』 2830)

借爲呵責(『虘乃可湛[勘]』 又341)

古音 k'a 4 **諧聲** ka 9, xa 3, ga 7, la, xra, (kan).

*又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手指相錯也。從又。象叉之形。

(以短横劃表示兩指間之處)

古音 ts'ra 2.

*午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跨步也。從反夂。指事。𠂤從此。

(自舞舛等字析出?)

古音 k'rwa 3 **諧聲** kwa 2, xrwa.

*𠂇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左手也。象形。

(左手形) J126, L0951, LZ345, Z1741, ZB973 (左 Z2857, ZB1496)

甲骨:左方(『王乍三自，右中𠂇』 33006, 『王其令右旅暨𠂇旅□見方戈，不雉衆』 屯23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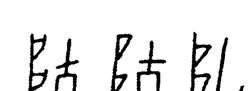
輔佐(『咸弗𠂇王』 248, 『我其乍邑，帝弗左若』 14206)

金文:左方(『其嚴才帝𠂇右』 0032, 『左右走馬』 1385)

輔佐(『昔先王既令女𠂇足□侯』 0673)

古音 tsa 4 **諧聲** t'wa 6, dwa 15, riwa 5, diwa, sjiwa 4,rjiwa 2, twa, xiwa 3.

隓 (墮)

[甲骨] 

[金文]

[小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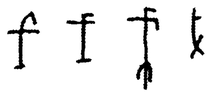
說文:敗城阜曰隓。從阜，左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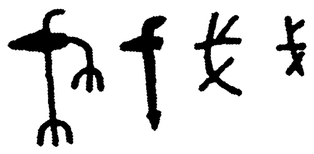
(可能楷梯腐壞，人自上倒栽墜下) J535,536, L4143, LZ481, 482

甲骨:墜倒(『王往逐兕，小臣古車馬，戠馭王車，子央亦隓』 10405)

古音 dwa.

* 戈

[甲骨] 

[金文] 

[小篆] 

説文:平頭戟也。從弋，一橫之。象形。

(有柄之戈形，實戰的武器) J488, L3753, LZ881, Z6938, ZB3642

甲骨:武職(『叀戈人射』 33002, 『王弗条戈人』 775, 『王從東戈𠂤侯□? 王從西戈𠂤侯□』 33208)

人地名(『王叀戈田省，亡𢦏』 29379, 『令戈歸』 屯991, 『戈受年』 8984)

兵器(『其埶戈一□九』 2978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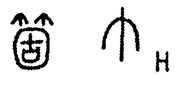
金文:兵器(『白易小臣宅畫干戈九』 1348, 『曹公子沱之造戈』 3110)

古音 kwa 諧聲 grwa 2.

* 个 (箇)

[甲骨]

[金文]

[小篆] 

説文:竹枚也。從竹，固聲。箇或作个，半竹也。

(一枝竹葉形)

古音 ka, kan.

* 瓦

[甲骨]

[金文]

[小篆] 

説文:土器已燒之總名。象形。

(兩瓦相互交叠之形。西周早期遺址始見出土陶瓦)

古音 ngrwa.

* 厄

[甲骨]

[金文]

[小篆] 

説文:科厄木𠂤也。從𠂤，厂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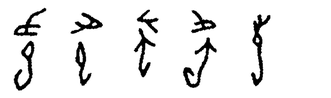
賈侍中説以爲厄，裹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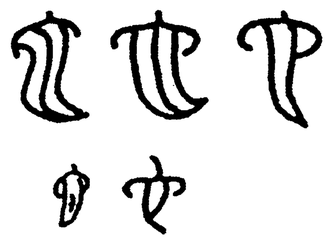
曰厄，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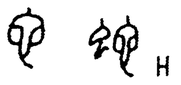
(人被壓抑於低矮之處，不能伸身，處於厄運)

古音 ngwa 3.

* 它

[甲骨] 

[金文] 

[小篆] 

説文:蟲也。從虫而長，象寬曲垂尾形。

(脚趾常被蛇咬，以之表現該種爬蟲) J511, L3933, LZ683, Z7377, ZB384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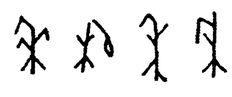
甲骨:災禍(『河它王』 776, 『惟河它禾』 33337, 『疾齒，惟父乙它』 13649)

金文:容器匜(『白正父乍旅它』 295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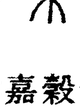
形容詞(『它它受茲永命』 1331, 『它它熙熙』 2982)

古音 t'a 7 諧聲 da 12, dja 2, st'ja.

* 禾

[甲骨] 

[金文] 

[小篆] 

説文:嘉穀也。二月始生，八月而孰，得時之中，故謂之禾。禾，木也。木王而生，金王而死。從木從𠂆省。象其穗。

(禾全株之形) J308, L2349, LZ523, Z4475, ZB2339

甲骨:穀禾(『求禾于河，燎三牛沈三牛』 33278, 『今歲受禾』 28232, 『今秋禾不遘大水』 33351)

金文:穀禾(『賞[償]𠂤禾十秭』 0679)

借爲和(『邾公□乍厥禾鐘』 0040)

古音 gwa 7 諧聲 k'wa 2.

* 皮

[甲骨]

[金文]

[小篆] 

説文:剥取獸革者謂之皮。從又，爲省聲。

(手拿皮製之盾牌，表明製作的材料) Z1860, ZB1030

金文:皮革(『從皮二。 顏下皮二。 馬皮二』 又338)

借爲彼(『于皮新野』 又288)

古音 biwa 7 諧聲 pwa 7, p'wa 5, piwa 9, p'iwa 10, bwa.

* 加

[甲骨]

[金文]

[小篆]

説文:語相增加也。從力從口。

(嘉字簡省，或以耒爲挖掘坑陷的好工具表意) Z7549

金文:嘉美(『王孔加子白義』 2925)

古音 kra 10 諧聲 ka, ga.

* 吊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剔人肉置其骨也。象形。

(牛肩胛骨形，或加燒灼之卜紋。用以占問吉凶，故有災禍之義) J150, L1473, LZ827, 833

甲骨:災禍(『苦方出，惟我𠂤乍吊』 6087,『王𠂤夢，不惟吊』 11018)

骨頭(『子不骨凡𠂤疾』 223,『王其疾骨』 709,『□示四屯𠂤一骨』 17628)

古音 krwa 6 諧聲 kwa 4, gwa 2, xrwa, xiwa, ?wa, ?iwa, ?ra, lwa, (媧krwev 3, 吳k'rwev).

* 危

[甲骨]

[金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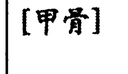
[小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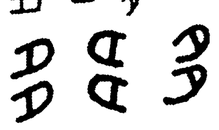
說文:在高而懼也。從𠂤自卩止之。或曰從人在厄上。厄，木節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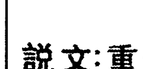
(一人立于高崖，而一人藏於崖下欲有加害，處境危險)

古音 ngiwa 4 諧聲 kiwa 9, k'iwa, giwa.

* 多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重也。從重夕。重夕爲多，重日爲疊。

(肉多塊重疊狀) J298, L2287, LZ1270, Z4372, ZB2300

甲骨:多量(『今三月帝令多雨』 14136,『多生射』 24140,『勿乎多老舞』 160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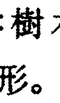
金文:多量(『我多弟子』 1391,『用朝夕饗厥多朋友』 0593,『王飲多亞』 1253)

古音 ta 4 諧聲 da, tra 2, t'ra 2, ria 7, dia 3, t'jia 12, st'jia, djia 2, tia, t'a, tjia, (黝?jiev, 黝?ev).

* 朵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樹木丵朵朵也。從木。象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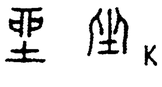
(樹上結花朵狀)

古音 twa 2 諧聲 dwa 2.

* 坐

[甲骨]

[金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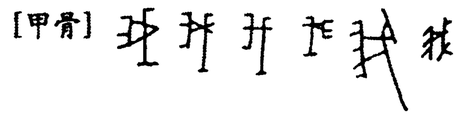
[小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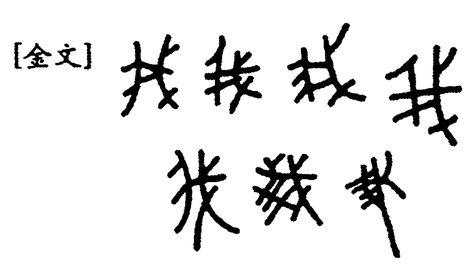
說文:止也。從土從留省。土所止也。此與留同意。

(兩人據一物相對坐形，字形有所訛變)

古音 dzwa 5 諧聲 tswa 4, ts'wa 4, swa 2, tsrwa, tsra.

* 我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施身自謂也。從戈從手。手或說古垂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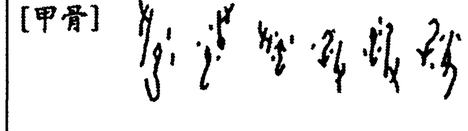
(刃部呈鋸齒狀之武器，儀仗用，非實用兵器) J495, L3797, LZ943, Z7037, ZB3682

甲骨:人稱代詞(『我受黍年』 9936,『帝不我其受又』 6271,『黃尹它我』 4368,『黃尹保我史』 3481,『乎省我田』 9611,『我人商』 21718)

金文:人稱代詞(『我多弟子』 1391,『康樂我家』 1390)

古音 nga 14 諧聲 ngia.

* 敉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敷也。從攴，也聲。讀與施同。

(手持杖打蛇之狀) J139, 720, L1049, LZ689

甲骨:祭儀，施殺(『王先敉卜丙歲迺申』 27164,『父戊歲，賁旦敉，王受佑』 屯4078,『敉牛于祖辛』 6949,『敉卯鳥星』 11497)

施殺(『敉𠂤圂二人』 584,『允惟鬼暨周敉』 1114,『敉羌百，伐三游𠂤□』 303+304)

古音 st'jia.

* 那

[甲骨]

[金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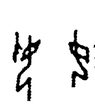
[小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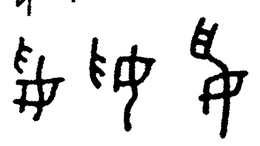
說文:西夷國。從邑，冉聲。

(與冉聲不同部，可能國名保存較古之音讀?)

古音 na.

* 妥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安也。從爪女。妥與安同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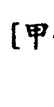
(手捉住一女俘。女體弱，少抵抗力，不用再加繩索，以手捉住即妥當) J479, L3679, LZ177, Z6792, ZB359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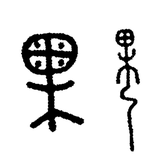
甲骨:人地名。

金文:綏安(『用妥多福』 1263, 『用妥賓』 0022)

古音 t'wa 2 諧聲 (綏sjiwa).

* 果

[甲骨] 

[金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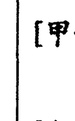
[小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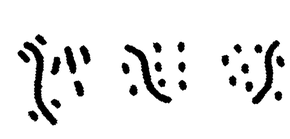
說文:木實也。從木。田象果形在木之上。

(樹上結果狀) Z3729, ZB1900

古音 kwa 5 諧聲 k'wa 10, gwa, ?wa, krwa, k'rwa, grwa 4, lwa 2, (裸kwan, griwan, gwər).

* 沙

[甲骨] 

[金文] 

[小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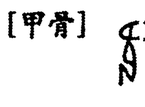
說文:水中散石也。從水從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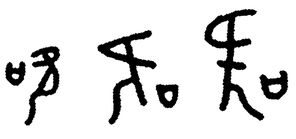
(象水邊之小砂形) Z6323, ZB3360

金文:借爲絲綏(『彤沙□必』 2922,『彤沙攸勒』 又133)

古音 sra 3 諧聲 swa, sa, mwa.

* 吹

[甲骨] 

[金文] 

[小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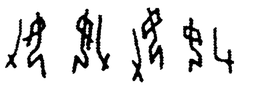
說文:噓也。從口從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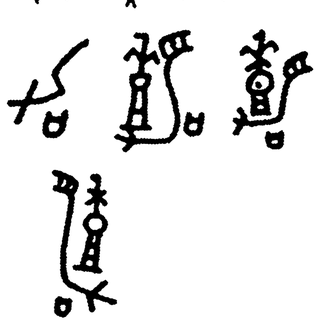
(一人張口吹奏隕一類的樂器) J39, 813, L2821, LZ142, Z5442, ZB2833

甲骨、金文:人地名。

古音 t'jiwa 3.

* 娶 [嘉]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 女師也。從女加聲。杜林說，加教於女也。讀若阿。

說文: 嘉，美也。從壴加聲。

(一婦人與一耒會意，育有兒子能使用耒耜耕田是令人嘉美之事) J524, L1657, LZ178, Z3066, ZB1579

甲骨: 佳好(『婦好娩嘉? 王占曰，其惟丁娩嘉，其惟庚娩弘吉。三旬出一日甲寅娩，不嘉惟女』 14002,『子目娩不其嘉』 14034,『東嘉奏，又大雨』 300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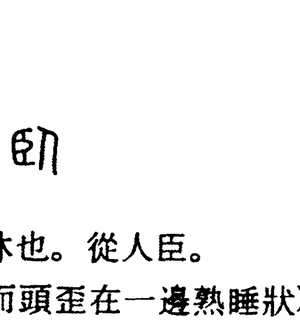
金文: 佳好(『用樂嘉賓父兄』 0060,『孔嘉元成』 0052,『用乞嘉命』 2835)

嘉獎(『嘉其力』 又287)

古音 kra.

* 臥

[甲骨] 

[金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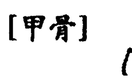
[小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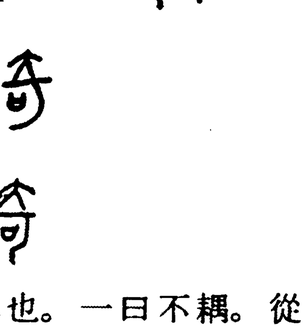
說文:休也。從人臣。

(人臥而頭歪在一邊熟睡狀)

古音 ngwa 諧聲 (nrek).

* 奇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異也。一曰不耦。從大從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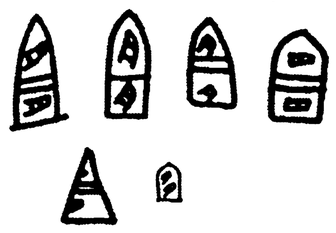
(人騎於動物背上之狀，一人只能騎一隻，故有單數義) J840, LZ112, (陶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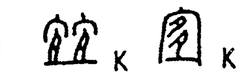
甲骨:人名(『子奇』 22284)

古音 kia 14 諧聲 k'ia 9, gia 6, ?ia 13,ngia 2.

* 宜

[甲骨] 

[金文] 

[小篆] 

説文:所安也。從宀之下一之上，多省聲。

(肉在俎上安放之狀) (同俎字) J529, L2459, LZ1273, Z4658, ZB2434

甲骨:祭儀(『酒大宜于庭』屯675, 『求禾于河，燎三牢，沈三牛，宜牢』32028)

受祭者或場所(『王乂三羌于宜，不又若』376, 『乎黍于敦宜，受⿰又』9537)

金文:且錯字(『王宜[徂]夷方無敉』813)

祭儀(『王曰，尊文武帝祖乙宜』2721, 『乍册矢令尊宜于王姜』137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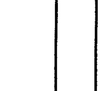
俊逸(『左右芾□用逸宜』31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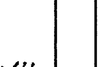
借爲義(『以征不宜之邦』又287, 『智爲人臣之宜施[也]』又287)

古音 ngia 2.

* 差

[甲骨]

[金文] 

[小篆] 

説文:貳也。差不相值也。從左從丞。

(用手採摘麥穗或拔禾稈，效率大差於使用收割工具) Z2861, ZB1497

金文:差錯(『余不畏不差』又669)

次佐(『冶工師吏秦，差苛燕爲之』638)

古音 ts'ra 諧聲 tsa, ts'a 7,dza 9, sa 2, tsra 4, dzra 3, tsja 2, dzja, ts'ia, sia, (差ts'rev, 差ts'rev).

464

* 离

[甲骨]

[金文]

[小篆] 

説文:山神獸也。從禽頭從肉從屮。

(某種蟲或獸之形)

古音 t'ia 5 諧聲 lia 9.

離

[甲骨] 

[金文]

[小篆] 

説文:離黃倉庚也。鳴則蠶生。從隹，离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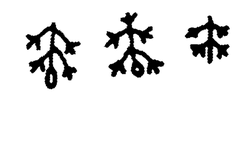
(鳥被困于長柄捕鳥網中狀) J543, L1269, LZ1099

甲骨:災難(『旨弗其伐，屮蟲離』6016, 『旨弗其戈離』880)

古音 lia.

463

* 乘

[甲骨] 

[金文]

[小篆] 

説文:草木華葉下垂。象形。

(樹枝、花果下垂之狀) J764, L2103, LZ1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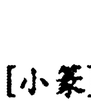
甲骨:人牲單位(『屮于妣庚十垂』768, 『勿册妣庚服十垂，三十小牢』769, 『屮于妣己服垂』904)

古音 djiwa 7 諧聲 twa, t'wa 2, tiwa 3, diwa 6, tsjiwa 2, tjiwa 3.

* 貝

[甲骨]

[金文]

[小篆] 

説文:貝聲也。從小貝。

(?)

古音 swa 5.

466 465

* 心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心疑也。從三心。讀若易,旅瑣瑣。或曰,花心也。

(花盛張,衆花朵聚集一起之狀。也有可能表示疑心多)

古音 swa 諧聲 tsjiwa, dzjiwa, njiwa 2.

* 麻

[甲骨]

[金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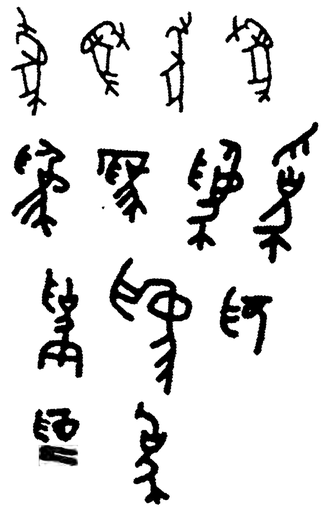
[小篆] 

說文:麻與林同。人所治在屋下。從广從林。

(屋中表皮已分析的麻,麻在屋中燒煮麻皮以分析纖維,與其他植物在屋外處理者不同) Z4538

古音 mrwa 2 諧聲 mwa 7, miwa 9, xmiwa.

* 爲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母猴也。其爲禽好爪。爪母猴象也。下腹爲母猴形。王育說,爪,象形也。

(手牽象之長鼻,服勞役,有所作爲) J109, L0861, LZ632, Z1549, ZB888

甲骨:作爲(『我亩賓爲』15184,『王爲已,若』15189)

金文:製作(『益公爲楚氏和鐘』0020,『以爲祠器』2820)

作爲(『爲德無瑕』2829,『屯三舟爲一艕』又2,『爲人臣而反臣其宗』又286)

語詞,表被動(『爲天下戳』又287)

古音 viwa 10 諧聲 ngwa, kiwa 2, ngiwa, xiwa, ?iwa.

* 瑞

[甲骨]

[金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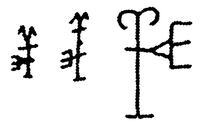
[小篆]

說文:以玉爲信也。從玉,耑省聲。

(省聲之說大都不可靠,創意不知。或有可能字形已起變化,原作鋸和玉,與琢磨玉器之事有關?)

古音 djiwa.

* 義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己之威儀也。從我羊。

(儀仗兵器,非實用,柄上有裝飾) J496, L3801, LZ956, Z7047, ZB3686

甲骨:地名(『才義田來執羌,王其升于☐大乙祖乙,又正』屯2179,『戊申義行用遘羌方,又戈』27979)

金文:借爲儀(『威義游游』2923,『秉威義』1360)

有道義(『肅肅義政』0062)

宜(『義播虘[諸]厥不從厥右征』0665,『我義鞭女千』又341)

古音 ngia 9 諧聲 xia 2.

* 罷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遣有辠也。從网能。

(以網捕熊,使疲憊而後捕捉之)

古音 biwa 諧聲 piwa 4, (罷brev).

* 羸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或曰獸名。象形。

(多足蟲形,身上無長毛、硬甲…類的皮膚)

古音 lwa 11 諧聲 liwa.

* 羅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以絲罟鳥也。從网從維。古者芒氏初作羅。

(可能是離的分化字，捕鳥之網，糸表示材料)

古音 la.

* 羈

[甲骨]

[金文]

[小篆] H

說文:馬絡頭也。從网從馬。馬絆也。

(以絡籠住牛角作特別的記號，供驛站或犧牲之牛) J400, L2571

甲骨:驛站(『才五羈』28152,『至于二羈于之若，王受佑』28157,『弜至三羈』28157)

特備之牲(『弜乂一羈』27250,『五羈卯叀羊，王受乂』屯2499,『五羈卯叀牛，王受乂』28154)

古音 kia.

* 戲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兵也。從戈，虛聲。

(扮演博鬥高踞於石或山上老虎的游戲) Z6980, ZB3655

金文:軍隊組織(『嫡官嗣左右戲繁荊』1383)

游戲或訓練(『王各于師戲大室』1368)

古音 xia 2.

* 虧

[甲骨]

[金文]

[小篆] H

說文:氣損也。從亏，虡聲。

(不知。于爲稱物之天平形，或表示以虎易鳥爲吃虧之事？？)

古音 k'iwa.

* 𠂤 (畎)

[甲骨]

[金文]

[小篆] K S

說文:水小流也。象形。

(細流之水)

古音 kewan, (kewən).

* 𠂆 [戉]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鉤識也。從反𠂆。讀若翼。

(大致自戉字析出)

說文:戉，大斧也。從戈，𠂆聲。

(寬弧刃之大鉞形，主要用於刑罰，爲權威的象徵) J495, L3795, LZ940, Z7024, ZB3679

甲骨:人地名。

金文:斧鉞(『賜用戉，用征蠻方』2925)

越國(『唯戉十有九年』0058,『戉王者召於賜』3144)

古音 vjwat 7 諧聲 xjwat 4, xwat.

八、祭月元 -ar, -at, -an

* 乞

[甲骨]

[金文]

[小篆] H

說文:元鳥也。齊魯謂之乙。取其鳴自呼。象飛之形。

(燕飛翔於天空之狀)

古音 ?rat 諧聲 ?riat 2, tsriat.

* 丿

[甲骨]

[金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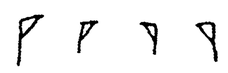
[小篆]

說文:右戾也。象左引之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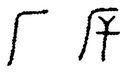
(析出之字)

古音 riar.

*厂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山石之崖岩人可居。象形。
(原爲石塊形，崖岸多石質，使用以爲崖岸) J384, L2957, LZ845, Z5753, ZB3012

甲骨:石材?(「王𠂤厂才鹿北東，乍邑于之」1350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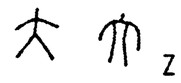
金文:地名。

古音 xan 2 諧聲 t'an, ngran 4, 彦ngian 2, ts'rian, 産srian 3, nhan, ts'ran.

*大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天大，地大，人亦大。故大象人形。
(成人的身軀大於小兒，用以表示大小的概念) J418, L3199, LZ81, Z6022, ZB3162

甲骨:大小之大(「今歲亡大水」英2593,「大食日啟」英1101,「𠂤新大星並火」1503,「東大行用」懷1581,「令尹乍大田」9472,「獲又大鹿」28345,「求于大示」34090,「大左族」懷1901)

金文:大小之大(「大保」0253,「大祝」0298,「受天又大令」0676,「以降大福」1291)

古音 dar 5 諧聲 t'ar 5, t'ear 2, dear 4, t'at 5, dat, djiar.

*巛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水流澮澮也。象形。方百里爲巛。廣二尋，深二仞。
(稍寬大之水溝)

古音 kwar.

*乂(刈)

[甲骨] 

[金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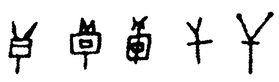
[小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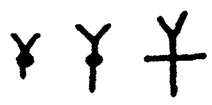
說文:芟草也。從八相交。
(以器物摘取水果形) 688, L3719, LZ1281

甲骨:病愈(「至妻御父戊，良乂刈」22049,「乂刈我直，今五月」21714,「妻乂刈，今夕」22049)

古音 ngjar 6 諧聲 xar 2, ngar 2.

*干

[甲骨] 

[金文] 

[小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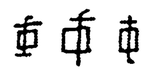
說文:犯也。從反人從一。指事。
(兼有攻擊及保衛之盾形) J91, 728, L0683, LZ887, 1176, ZB697

甲骨:捍衛(「弜令戍干衛其」2805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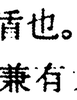
金文:盾牌(「易□肯干戈」1334)
捍衛(「以乃族干吾王身」0680)

古音 kan 20 諧聲 k'an 6, ngan 6, xan 3, gan 16, k'ran, ngran 2, gran, kjan 2, gjan, xjan, grwan, gwan.

戰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盾也。從戈，旱聲。
(盾之兼有戈者，防衛兼攻擊之武器) J862, L3765, LZ88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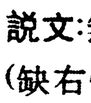
甲骨:捍衛(「王戰衛，受又」6883,「我馬及戰」6943,「亩王卿[向]戰」5237,「至河，畢其戰卿[向]方」屯1009,「王其先遘戰」英593)
強捍(「亘戰，不我戈」6943)
人地名(「令戰執麋」10389,「令戰崇方」20469)

古音 kan.

*子

[甲骨]

[金文]

[小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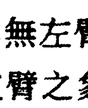
說文:無右臂也。從了𠃌。象形。
(缺右臂之象)

古音 kiat.

*孑

[甲骨]

[金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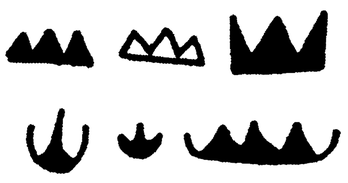
[小篆] 

說文:無左臂也。從了孑。象形。
(缺左臂之象)

古音 kjwat.

* 山

[甲骨] 

[金文] 

[小篆] 

説文:土有石而高。象形。

(象有數峰之山形) J409, L2913, LZ465, Z5699, ZB298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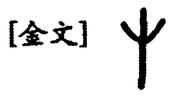
甲骨:山巒(『勿于九山燎』 96, 『王陟山𠂤, 癸酉易日』 20271, 『子商至于𡆥丁乍山, 𢦏』 6571)

金文:山巒(『易女田于塞山』 0675, 『從王南征□山谷』 又209)

古音 srian 3 **諧聲** sjian, sran.

* 屮

[甲骨] 

[金文] 

[小篆] 

説文:草木被生也。象屮出形。有枝莖也。讀若徹。尹彤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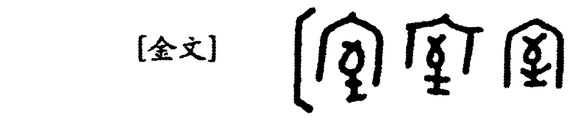
(一株青草之形) J18, LZ500, Z3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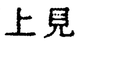
甲骨:祭儀(『新邑屮祖乙』 27218)

古音 t'iat, (t'ieng).

* 宀

[甲骨]

[金文] 

[小篆] 

説文:交覆深屋也。象形。

(屋形) J314, L2427, LZ750

甲骨:房屋(『乍宀于泯』 13517, 『于東宀』 34069)

古音 mjiwan.

契

[甲骨]

[金文]

[小篆]

説文:刻也。從刧木。

(以刀在木上刻識記號, 合約兩方各持一半, 以爲日後驗證的憑證)

古音 k'ear, k'eat, sjiat.

* 夬

[甲骨]

[金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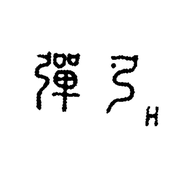
[小篆] 

説文:分決也。從又。屮象決形。

(拇指戴着射箭之套指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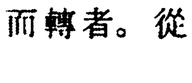
古音 krwar **諧聲** k'jiwat, k'rwar, ? jiwat, mjiwar, xjiwat, kewat 6, k'ewat 2, ngwat, xwat 2, ?wat 5.

* 丸

[甲骨] 

[金文]

[小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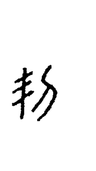


説文:圜也。傾側而轉者。從反仄。

(大致自彈之象形字訛變, 丸爲弓所射出之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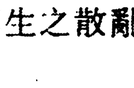
古音 gwan 5.

* 丰

[甲骨] 

[金文]

[小篆]



説文:草蔡也。象草生之散亂也。讀若介。

(刻識的記號, 刧字析出) Z2710

説文:刧, 巧刧也。從刀丰聲。

(刀及刻識的記號, 各持契約之半, 日後以爲憑證)

金文:琢磨過(『王易□□□王十丰章』 1203)

古音 kriar **諧聲** kear, k'ear 3, gear, ?ear, t'jiar 2, djiar, kriat 3, keat 5, k'eat 4, geat 2, k'riat, t'iar, ngeat, gar 2, k'ar 2, krar, kat, k'rar, ?jiar, sjiat, grat 2, ?riat, ?eat, seat 2, xwat, (包括害) (xrwak, xwek)

割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剝也。從刀,害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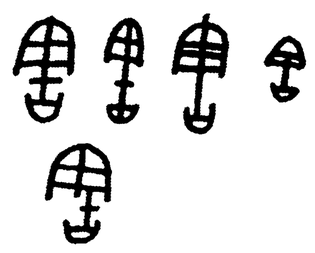
(魏三體石經古文不從害聲,字形與剑相似,作以刀剥剔澆鑄後的型以便取出鑄件之狀) Z2694

金文:祈望(『割沫[眉]壽無疆』 1492,『用割沫壽』 0668)

古音 kat.

害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傷也。從宀從口。言爲亂階,從家起也。丰聲。

(與鑄金之模型有關,割字以之造形,范與模没套好以致鑄件走樣,或模范已被刀剔壞,故其中一形的中線已斷?) Z4695, ZB247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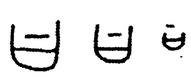
金文:借爲介(『受害福』 2921,『于害王身乍爪牙』 又98,『用易害沫壽黃耇』 13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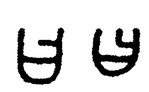
借爲曷(『邦將害吉』 0680)

偉大(『害孳文考』 又309)

古音 gar 諧聲 k'ar 2, krar, kat, grat 2, xwat.

* 曰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詞也。從口。乚象口氣出也。

(短劃表示言語自口道出) J208, L1603, LZ243, Z2927, ZB15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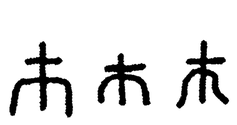
甲骨:道說(『王占曰,𠂤祟』 1075,『王其𠂤曰,多尹若』 5611)

金文:道說(『懋父令曰』 0665,『王若曰』 0676)

古音 vjwat 諧聲 (汨viwət 2, 汨kwət, 汨gwət, vriwət, viwet).

* 市 (芾)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韍也。祭服曰市。上古衣獸皮,先知蔽前,繼知蔽後。市象前蔽以存古。

(蔽膝掛於帶上之形) Z4907, ZB2569

金文:蔽膝(『易女赤芾』 1371,『易女載芾素黃』 又1)

古音 p'wat.

跀 (跀)

[甲骨]

[金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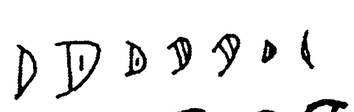
[小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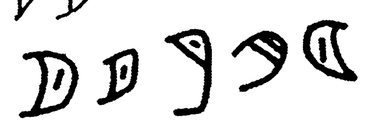
說文:斷足也。從足,月聲。或從兀。

(九兀皆跛脚形象,以跛者之足會意)

古音 ngjwat.

* 月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太陰之精也。象上下弦闕形。

(象常缺之月形) J293, L2253, LZ433, Z4290, ZB225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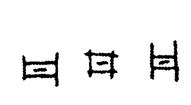
甲骨:月份(『生十三月婦好來』 2653,『弗及今二月雨』 125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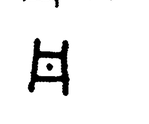
月亮(『三日乙酉夕,月𠂤食,聞。八月』 1148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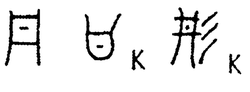
金文:月份(『唯正月初吉』 2905,『唯十又三月辛卯』 2139)

古音 ngjwat 4 諧聲 ngrwat 2.

* 丹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巴越之赤石也。象采丹井。・象井形。

(丹礦井口之形) J232, L1737, LZ1103, Z3273, ZB1667

甲骨:人地名。

金文:丹砂(『易貝十朋,又丹一柝』 2731)

古音 tan 諧聲 tjian.

* 木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草木盛木木然也。象形。八聲。讀若輩。或曰從屮從八,枝葉分布也。八亦聲。

(孛字析出? 芽冒出而外殼分離之狀)

古音 p'wat 2 諧聲 pwat 2, p'jwat, pwar 4, p'war 2, p'jwar 3, b'war.

* 元

[甲骨] 

[金文] 

[小篆] 

古音 ngiwan 10 諧聲 ngwan 12, gwan 9, kwan 3, ngrwan, grwan 3, viwan, ngriwan, ngjwat, (gwən, ?jwən).

說文:始也。從一從兀。

(特出人之頭部，身高從頭量起) J1, L0009, LZ29, Z12, ZB92

甲骨:第一(『元示三牛，二示三牛』 14822,『亩元卜用』 23390)

大(『元簋亩多尹卿[饗]』 27894,『以出元臣』 5856)

金文:第一(『唯王元年六月既望乙亥』 0679,『台乍厥元配季姜之祥器』 大46,『用賸厥元子孟妃乖』 2826)

大(『番生不敢弗帥井皇祖考不丕元德』 1387,『天尹乍元弄[鐘]』 0017,『元鳴孔皇』 0052)

善永(『秦子乍造公族元用』 3147,『吳季子之子逞之元用劍』 3155)

* 丱 [關]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古文卵字。

說文:絲，織以絲貫杼也。從絲省，丱聲。

說文:關，以木橫持門户也。從門，絲聲。

(丱、絲皆關字析出，門已上栓而關閉之狀) Z6568, ZB350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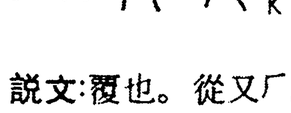
金文:門關(『關人築桿滅釜。 如關人不用命』 3020,『母征于關』 又2)

古音 kwan 諧聲 krwan 3.

* 反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覆也。從又厂。象形。

(可能以手攀援，借爲正反。或以手翻轉毛皮一類的材料以製造器物) J120, L0921, LZ356, Z1699, ZB945

金文:反叛(『東夷大反』 1357)

歸返(『過白從王伐反荊』 1190,『反人堇章』 0674)

金屬塊量詞(『帛金一反』 又338)

樂調用語(『割先之宮反』 又494)

古音 pjwan 5 諧聲 pwan 2, prwan 6, p'rwan 3, brwan 2, p'jwan, bjwan 3.

* 片

[甲骨]

[金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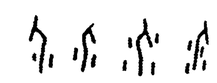
[小篆]

說文:象判木成片之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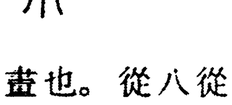
(析木成片)

古音 p'ewan, p'wan.

* 介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畫也。從八從人。人各有介。

(一人穿着小片綴甲之甲盔，或表示身上有很多小疥疤?) J29, L0259, LZ12

甲骨:單位詞(『于父乙多介子□』 816,『勿□犬于多介父』 2341,『王占曰，𠂤七介』 1770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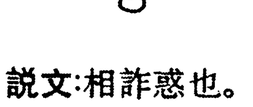
疥疾(『介疾』 138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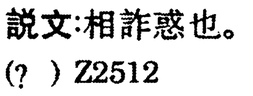
保護? 仲介(『燎土，不其介』 14393)

古音 kriar 12 諧聲 gar, krar, xriar, griar 3, kriat 4, kear.

* 幻

[甲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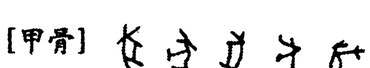
[金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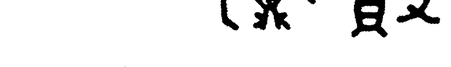
[小篆] 

說文:相詐惑也。從到予。指事。(?) Z2512

古音 griwan.

* 犬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狗之有縣蹄者也。象形。孔子曰: 視犬之字如畫狗也。

(象犬之形) J405, L3091, LZ605, Z5937, ZB2659

甲骨:犬牲(『今日燎三羊三豕三犬』 738)

官職(『令旨以多犬衛從多□』 5665,『乎多犬網鹿于農』 10976,『王其從才成犬，畢弗每亡𢦏』 27925)

方國(『令多子族從犬侯璞周，古王事』 6812)

金文:犬獸(『王令員執犬』 0613,『小臣善夫守□官犬』 0672)

古音 k'ewan 諧聲 kewan.

* 外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遠也。從夕卜。卜尚平旦，今夕卜，于事外矣。

(借自占卜術語，橫兆向上爲外，向下爲內) J298, L2281, Z4365, ZB2296

甲骨:先王名(『𠂤于卜丙一伐』940)

內外(『于入[內]𠂤土。于卜𠂤土』34189)

金文:內外(『命女薛[乂]我邦我家內外』0680,『外之則將使上勤於天子之廟』又286,『萬世之外』0013)

疏遠(『用乍父母外姑尊彝』1366,『攻吾仲終□之外孫』又106)

古音 ngwar.

* 歹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骨之殘也。從半冎。

(肉已腐掉之人的殘骨狀，喪葬儀式) J198, L1451, LZ1111

甲骨:强烈(『不亦歹雨』6589,『左赤馬其利不歹』29418)

陳列(『其不多歹甗』14315)

古音 ngat.

492

* 世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三十年爲一世。從卅而曳長之。

(可能是編織坐席或繩索的工具形，借爲世代) Z1214, ZB730

金文:世代(『世世子孫』0055,『十世不忘獻身才畢公家』1347)

古音 st'jiar 3 諧聲 tjiar, sjiat 7, riar 7, t'iar, riat, st'jiat, zdjiat, (riər).

* 匄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氣也。逸安說，亡人爲匄。

(從丐，不從人，不詳。或以失刀是種經濟的損失表意) J499, L3813, LZ959, Z7117, ZB3714

甲骨:災害(『夢其𠂤匄』17467,『歲不興，亡匄』339,『于河匄若方』6203,『兹卜惟其匄，二旬𠂤八日𢦏壬□，自夕死』17055)

金文:祈求(『用匄萬年無疆』2443)

古音 kar 諧聲 k'ar, ?ar, ?rar 2, k'iar 3, ?iar 3, giat 6, kjat 4, gjat 5, xjat 2, ?jat 3, kat 5, k'at 4, xat 3, gat 6, ?at 3, krat, k'rat, ?rat, kiat 2, k'iat 5.

491

* 犮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人在山上貌。從人山。

(人在山上見意)

古音 sjian.

[撥]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足剌𡈼也。從止少合意。讀若撥。

說文:癹，以足蹋蕢草也。從𡈼從癹。

說文:撥，治也。從手發聲。

(撥字原，手持杖以撥脚，阻礙他人的行步) J59, L0471, LZ332

古音 pwat 4 諧聲 pjwar 5, p'wat 3, bwat 2, pjwat 2, bjwat.

髮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頭上毛也。從髟，犮聲。

(頭髮比其他部位之毛長，好像狗有長毛) Z5542, ZB2890

金文:頭髮(『黃髮微眉』2723)

大福禄(『髮录屯魯』又333,『繁髮多釐』又309)

古音 pjwat.

* 犮

[甲骨]

[金文]

[小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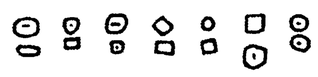
說文:走犬貌。從犬而丿之。指事。

(犬跋脚，走動摇晃不穩狀)

古音 bwat 12 諧聲 pjwar, pwat 6, p'wat, prwat, bjwat 3, briwat, bewat, pjwat, bwar 2, (撥pjwət 5, 祓p'jwət 2).

四七二

*旦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明也。從日見一上。一，地也。

(太陽剛升上海面，與倒影甚近的時候) (同昌字)J288, L2195, LZ432, Z4198

甲骨:晨早時刻(『旦至于昏不雨』 29781,『自旦至食日不雨』 屯 42,『戊辰復旦』 34601,『以□禽又鹿? 翌旦允禽』 28322)

金文:晨早時刻(『旦王各大室』 0674)

罪犯者(『丞□工城旦□』 又5)

古音 tan 14 諧聲 t'an 3, dan 10, drian 2, djian 5, tjian 10, tian 7, dian 2, tat 5, tjiat.

*半

[甲骨] 

[金文] 

[小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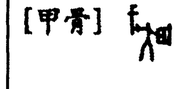
說文:物中分也。從八從牛。牛爲物大可分也。

(中分牛體的意思) Z519, ZB386

金文:一半(『贖台[以](金)半鈞』 3020,『一斗七升大半升蓋』 1382)

古音 pwan 5 諧聲 p'wan 7, bwan 6, bjwan, (衒xiən, 衒xjən).

戠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盾也。從盾，戈聲。

(人持戈與盾，正規的戰鬥裝備。戈可能是字形的訛變，非聲符) J838, L1205, LZ109

甲骨:捍衛(『雀亩今日戠? 雀于羽甲戌戠』 7768)

古音 bjwat.

*末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木上曰末。從木，一在其上。指事。

(以短畫指出樹梢的部位) Z3727

金文:序位後(『余唯末小子』 0054)

古音 mwat 5 諧聲 mwar.

*反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柔皮也。從尸又。又，申尸之後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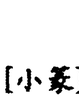
(或與鞣爲一字的之分化，以手揉皮使軟之動作。其他還有用齒咬，撐拉，泡酸等方法。製作帽子要用軟皮) L2749

古音 nian 2 諧聲 nran 2.

*公 [沿、兗]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山間陷泥地。從口，八象水敗貌。讀若沇州之沇。沇，九州之渥地也，故以沇名焉。

說文:沿，緣水而下也。從水，公聲。春秋傳曰，王沿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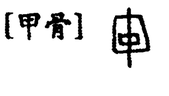
說文:兗，天子享先王，卷龍繡於下常，幅一龍，蟠阿上鄉。從衣，公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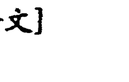
(或自衮字析出，表現衣上有山水圖案，貴人之服裝。或自沿字析出，水沿石旁而流) (Z5217, ZB2714)

金文:衮服(『玄衮衣』 2444)

古音 riwan 4 諧聲 zdjiwan, (衮 kwən 2)

*毌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穿物持之也。田象寶貨之形。兩貝爲朋也。一橫穿之。指事。讀若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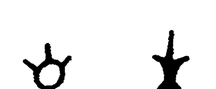
(以棍貫穿某物體之狀，便於運搬) J300, L2287, LZ887

甲骨:人地名。

古音 kwan 4 諧聲 krwan 2.

*弁

[甲骨] 

[金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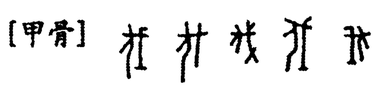
[小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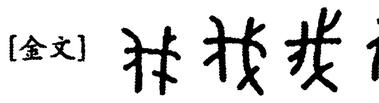
說文:冠也。周曰弁，殷曰吁，夏曰收。從皃八。指事。

(象人戴弁形，小篆或作雙手捧弁之狀) J795, L2709, LZ1082

古音 biwan 6 諧聲 p'jwan 2, pjwan, bjwan 2, bjiwan, (昏 pwen, 抃pjwen 2).

*伐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擊也。從人持戈。一曰，敗也。

(以戈砍人之頭狀，處刑之法) J344, L2657, LZ887, Z5053, ZB2655

甲骨:征伐(『我伐馬方，帝受我又』6664,『于一月伐羌暨召方，受又』33019)

人牲(『王賓文武丁伐十人，卯六牢，𠂤六卣，亡尤』35355,『王又升伐自上甲大示五羌，三牢』32090)

金文:征伐(『王來伐商邑』1289,『伐楚荊』1251)

古音 bjwat 2 諧聲 pwar, bwar.

*夗 [眢]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夗轉卧也。從夕從卩。卧有卩也。

說文:眢，目無明也。從目，夗聲。

(眢字析出，挖眼之刑，受刑後獨眼的視覺較差) J723, L1141, LZ20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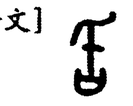
甲骨:?(『王眢大示』242,『御王自上甲眢大示』14847,『來乙酉眢用永來羌，自元□』23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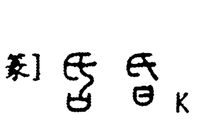
古音 ?jwan 19 諧聲 ?wan 8, ?jwat 2, (菀?jwət 2, 菀?jiwət, 菀?jwən).

古音 ?wan.

昏

[甲骨]

[金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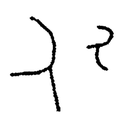
[小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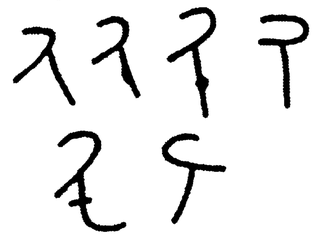
說文:塞口也。從口，毌省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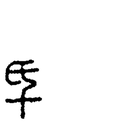
(似與毌無關?) Z703

古音 kwat 14 諧聲 k'wat 2, gwat 5, krwat 4, grwat 2, grwar.

*毌

[甲骨] 

[金文] 

[小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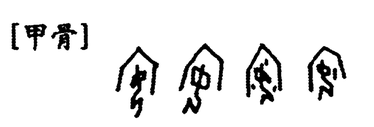
說文:木本。從氏大于末。讀若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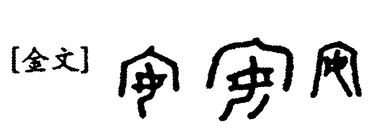
(或是尺字原形，張開手指量物之狀) J488, L3731, Z6911, ZB3635

金文:第三人稱(『天君賞毌征人斤貝』0608,『乍毌文考寶尊彝』2695,『擇毌吉金』0048)

古音 kjwat.

*安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竫也。從女在宀中。

(女安息於屋中，古代女性少參加社會活動，工作需要才外出) J317, L2449, LZ766, Z4592, ZB2409

甲骨:安寧(『王腹不安，亡延』5373)

金文:安撫(『王姜令乍册晨安夷白』27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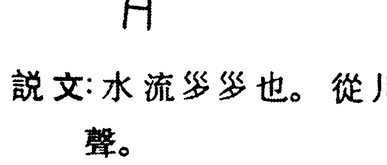
安寧(『王乃辟安德』又298,『安永襲□身』又349)

古音 ?an 10 諧聲 ?ran 4, ngat, ?at, ?riat, ?ean.

*岁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水流岁岁也。從川，步省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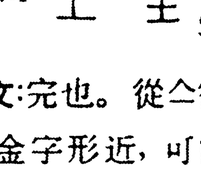
(水流撞碰石頭一類阻礙物所發出之聲響)

古音 liat 14 諧聲 liar 5.

*全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完也。從亼從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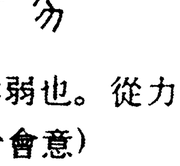
(與金字形近，可能表達模型已全套好，或已澆鑄而尚未用刀開剖，完好之狀態)

古音 dzjiwan 2 諧聲 ts'jiwan 10, tsrwan 2.

*劣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弱也。從力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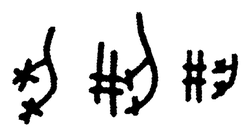
(力少會意)

古音 liwa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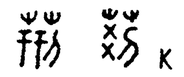
* 开　[荆]

[甲骨]

[金文]



[小篆] 开



說文:平也。象二干對構，上平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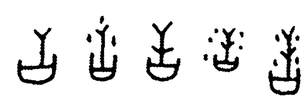
說文:荆，楚木也。從草，刑聲。

(小篆或自荆字析出，荆表示荆棘當道，以刀開路。後來多一井，也許表示開闢荆棘爲村落，挖井安居之意。开爲井所訛變，荆非形聲字，故與开不同韵部，荆爲國名，也許保存較古音讀) Z367, ZB305

古音 kean 7 **諧聲** ngrian, k'ean 5, ngean 9, ker 2, nger 2.

* 舌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在口所以言也、別味也。從干從口。

(舌形，舌有紋理，簡化後像是有分歧) J663, L0677, LZ255

甲骨:舌頭(『疾告，惟屮它』13634)

口告(『王舌父乙』2202,『亡舌告于妣庚，亩羊用』5995,『舌攸侯』英188)

言語? (『訊其屮舌』19125,『聞屮舌』1917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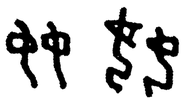
古音 zdjiat.

* 妧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訟也。從二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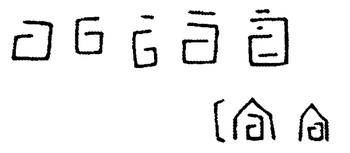
(婦女在一起易生爭端) J479, L3677, LZ191, Z6790

甲骨、金文:人地名。

古音 nrwan.

* 亘　[宣]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求亘也。從二回，回古文回。象亘回形。上下所求物也。

說文:宣，天子宣室也。從宀，亘聲。

(宣字的部分，象回施雕刻文之形) J516, 316, L3973, LZ850, 851, Z4572

甲骨:人地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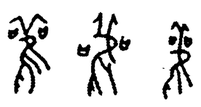
金文:雕飾(『王各周廟宣榭爰卿』2925)

宣示(『自[乍]寶鼎，宣喪用馬其者父者兄，其萬年無疆，子子孫孫永寶用』0634)

古音 sjiwan 3 **諧聲** xwan, gwan 6, xjwan 9, vjwan 3.

* 𠙵　[雚]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驚慤也。從二口。讀若歡。

說文:雚，水爵也。從萑，𠙵聲。

(或從雚字析出，鳥之眼大者，或叫聲吵雜若多嘴齊開) J180, L1303, LZ657, Z2329, ZB1234

甲骨:觀察(『王其往雚于口，亡災』24425,『其至于口觀口餗，往來亡災』英2563,『王其雚日出』屯2232)

酒祼(『福大乙酒雚，王每』27115,『乙酉酒雚，其遘又』30828,『乙巳工典其雚』38310)

金文:酒祼(『王雚于嘗』273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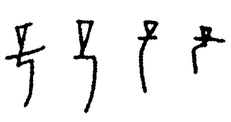
臺觀?(『王才圃雚京』2131)

古音 xjwan 3 **諧聲** kwan 9, xwan 7, krwan, giwan 5, sjiwan.

古音 kwa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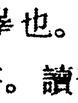
* 辛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皋也。從干二。二古文上字。讀若愆，張林説。

(一端尖一端鈍的刺墨針形，刑罰器具) J98, L0761, LZ96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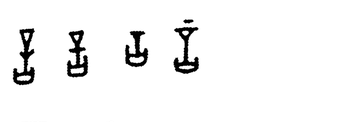
甲骨:災孽(『王見不? 允屮辛禍』21305,『余辛朕老工延⿰』20613,『非辛，惟疾』13845)

祭名(『辛伊尹暨酒十牢』屯1132)

古音 k'ian **諧聲** ngian, ngjan 2, (言ngjən, ngiən).

言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直言曰言，論難曰語。從口，辛聲。

(長管樂器形，用以宣告，引申爲語言) J97, L0739, LZ255, Z1228, ZB735

甲骨:說話(『屮疾言，惟它』440)

報告(『言匚于枋』1993,『告言𠂤。 惠巫言𠂤』30595)

?(『今夕西言王』26725,『今夕王西言』267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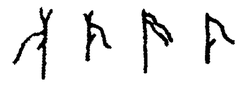
金文:訴說(『其邑復慤言二邑臭[歸]罔從』1497)

宴請(『用言王出內使人』050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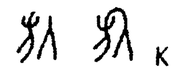
說話(『允哉若言』又286,『此易言而難行施』又287)

古音 ngjan, ngjən.

* 从

[甲骨] 

[金文] 

[小篆] 

説文:旌旗之游从蹇之貌。從中曲而下垂。丨相山人也。讀若偃。古人名从字子游。古文象形及象旌旗之游。

(有游之旗形) J289, L2217, LZ1167, Z42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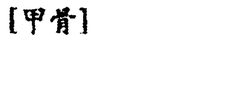
甲骨:旗幟(『施羌百放三游从□』303 + 304, 『弜其立从』282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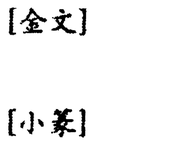
樂曲(『叀从庸用』27352)

金文:旗幟(『鎣从』2922)

古音 ?ian 諧聲 gan 8, ?jan, rjiwan 10, gian, kan 7, ?wat, t'ian, kwan, gwan 2.

串 [患]

[甲骨] 

[金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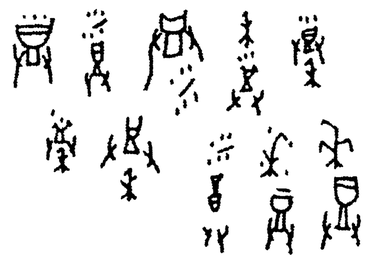
[小篆]

(説文失收串, 象串連東西之狀, 與吅聲無關)

説文:患, 憂也。從心上貫吅, 吅亦聲。古文從關省, 亦古文悳。

古音 grwan

* 关 [卷]

[甲骨] 

[金文] 

[小篆] 



説文:摶飯也。從廾, 采聲。采古文辨字。讀若書卷之卷。

説文:卷, 豆屬。從豆, 关聲。

(以手摶牛糞成團, 曬後可充燃料。或自卷析出, 雙手捧盛飯食之豆以供祭) (或爲合書, 後成一字) J221, L1667, LZ366, Z3078, ZB1583

甲骨:供飯之祭(『王其卷黍二必, 叀𠂤各, 烝福酒』屯618, 『王賓卷禾, 亡尤』38686, 38690)

金文:供飯之祭(『乍卷尊豆』1508, 『王才畢卷』1352, 『夙夕召我父, 卷四方』0676)

古音 giwan 11 諧聲 kiwan 12, k'iwan 6, kjwan 2, k'jwan 8, gjwan 4, grwan 2, ?jwan.

古音 kiwan.

* 𠂤

[甲骨]

[金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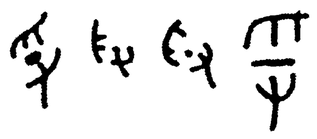
[小篆]

説文:相當也。闕。讀若𠂤。

(?)

* 孚

[甲骨]

[金文] 

[小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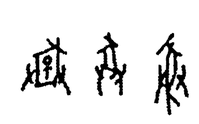
説文:五指持也。從爫, 一聲。讀若律。

(兩手交接東西之狀, 表現其使用於交易的時機) Z2543, ZB135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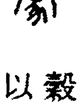
金文:價值單位(『王易金百孚』1274, 『白懋父迺罰得□古三百孚』0665)

古音 lwat 4 諧聲 lwar, liwat 6.

豢

[甲骨] 

[金文]

[小篆] 

説文:以穀圈養豕也。從豕, 关聲。

(雙手捧猪, 飼養家畜。猪或懷有仔猪) J103, L2983, LZ610, 623

甲骨:豢養(『王才自非豢』24342, 『豢弗得辛[𡆥]』11250, 『其𠂤豢』11267)

古音 grwan.

* 吠

[甲骨]

[金文]

[小篆]

説文:犬鳴也。從口從犬。

(犬開口叫吠之意)

古音 bjwar.

* 折

[甲骨]

[金文] 

[小篆]

説文:斷也。從斤斷草。

(以斤中斷樹幹) J22, L0225, LZ974, Z401, ZB315

甲骨:折斷(『勿𠂤折豕』 1500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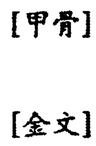
金文:折斷(『女多折首執訊』 1393,『毋折緘』 06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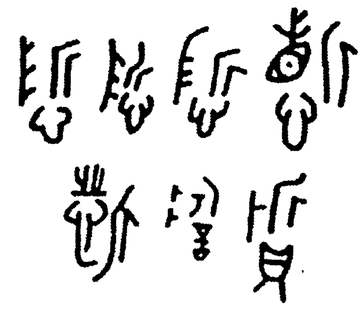
盟誓(『于[與]大無嗣折,于大嗣命用璧』 2835)

借爲哲(『於乎折哉』 又287)

古音 tjiat 3 **諧聲** tiat 3, t'iat, djiat, djiar 3, tjiar 2, xiat, dear, trat,tewat, (t'ek).

哲(喆)

[甲骨] 

[金文] 

[小篆] 

説文:知也。從口,折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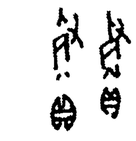
(金文不從折聲,主要以阜斤心組成,表示有判斷良木之能,值得砍伐取材? 古文從三吉,吉爲鑄器之良法,意義來自冶金專家? 都以有專長的專家表達) Z556, ZB406

金文:哲聖(『曾白□哲聖元武』 1446,『天子明哲』 0675)

敬(『克哲厥德』 0049)

古音 tiat.

* 攴

[甲骨] 

[金文] 

[小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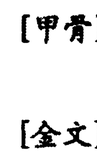
説文:殘穿也。從又從歹。讀若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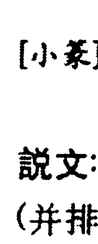
(喪俗,一手收拾野獸吃剩之殘骨,或撿拾肉已腐化之殘骨以便再次埋葬)

(商、周時代常以貝隨葬,或以爲具有宗教意義)

古音 dzan **諧聲** ts'an 3.

* 卵

[甲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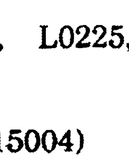
[金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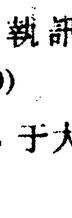
[小篆] 

説文:凡物無乳者卵生。象形。(并排魚卵形)

古音 lwan.

* 兌

[甲骨] 

[金文] 

[小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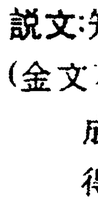
説文:說也。從人,台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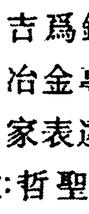
(人開口笑時嘴旁有紋之狀) J363, L2789, LZ34, Z5389

甲骨:歡悅(『王兌田,大啟』 28663,『馬亶翌日丁先,戊王兌從,不雨』 屯8,『王兌省魚,不遘雨』 屯637)

古音 dwar 3 **諧聲** twar 7, riwar, st'jiwar 8, riwat 6, ts'jiwar 2, t'wan, tjiwat, st'jiwat, t'wat 3, dwat 4 (蛻t'wa).

厲(鋭)

[甲骨] 

[金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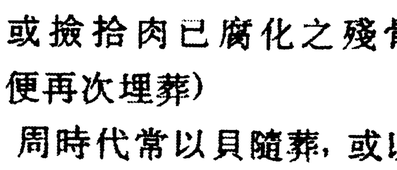
[小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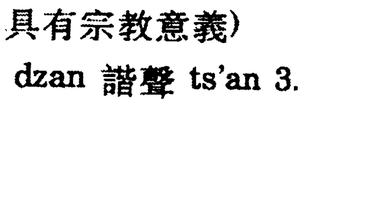
説文:芒也。從金,兌聲。

(籀文的字形表現把刀放進爐火中加熱,以便鍛打成鋭利的武器)

古音 dwar, riwar **諧聲** kiar 4.

* 貝

[甲骨] 

[金文] 

[小篆]

説文:海介蟲也。居陸名猋,以水名丐。象形。古者貨貝而寶龜,周而有泉,至秦廢貝行泉。

(象海貝腹部形) J277, L2129, LZ708, Z4000, ZB2064

甲骨:海貝(『易多女𠂤貝朋』 11438,『令亳宁[貯]鷄貝卤』 18341,『巫曰,集貝于婦,用若』 5648,『雩枋其𠂤貝? 雩枋亡貝』 11423)

金文:海貝(『用貝十朋又一朋』 1178,『易貝一朋』 1253)

古音 pwar 2 **諧聲** p'war, brwar, p'jiwar.

狽

[甲骨]

[金文]

[小篆]

(説文失收)

(犬屬,尾毛豐滿若貝字) J408, L3121, LZ713, Z5960

甲骨、金文:人地名。

古音 pwar.

* 删

[甲骨] 

[金文]

[小篆]

説文:剟也。從刀從冊。
(以刀删削竹簡上書寫錯誤的字)
(乙6298) L1527
古音 sran 3 諧聲 san 4. (珊姍等省聲成冊)

* 戔

[甲骨]

[金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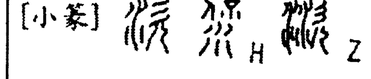
[小篆]

説文:屋牡瓦也。一曰維綱也。從广閔省聲。讀若環。
(屋頂有似戈戟的裝飾? 甲骨文雖見字形表現屋頂有不同形式的裝飾, 但尚未見實物出土)
古音 grwan.

* 次

[甲骨] 

[金文]

[小篆] 

説文:慕欲口液也。從欠從水。
(一人之嘴流出口水狀) LZ142
甲骨:滿溢(『洹不次』 8317,『今條泉來水次』 10156)
期望(『至蜀亡禍, 余次』 21724)
古音 rjian 2 諧聲 rjian 4, dzjian.

* 别

[甲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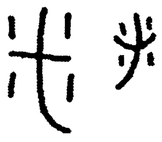
[金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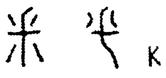
[小篆] 

説文:分解也。從丹從刀。
(以刀自骨上挖下肉之狀)
(或表現古代的喪儀, 無腐肉附於骨上才表示生前無罪惡)
古音 piwat, biwat.

* 采

[甲骨] 

[金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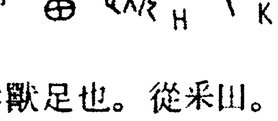
[小篆] 

説文:辨別也。象獸指分別之形。讀若辨。
(動物足迹印痕, 各有不同形狀, 可加以分辨) J32, L0285, LZ697, Z515
古音 briwan, biwan 諧聲 p'wan 2, bwan 3, pjwan 6, p'jwan 6, bjwan 14, (番 pwa 6, 鄱 bwa 2).

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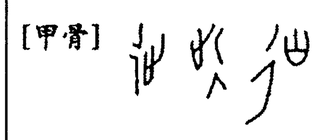
[甲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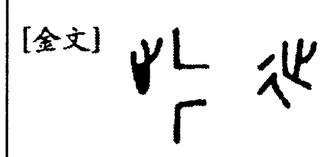
[金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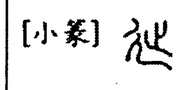
[小篆] 

説文:獸足也。從采田。象掌形。
(獸蹄形, 指與脚跟) Z517, ZB383
古音 p'wan

* 延 [延]

[甲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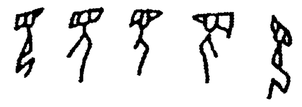
[金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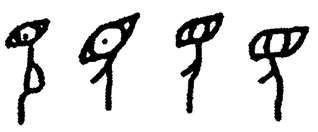
[小篆] 

説文:安步延延也。從廴從止。
説文:延, 長行也。從延, 丿聲。
(行走於正規修築的大路, 易行, 不象巷路坎坷難行) J80, L0603, LZ852, Z1063, ZB636
甲骨:延續(『不其延雨』 4566,『今日至翌日丙延啟』 屯2600,『王往延魚若』 12921,『勿往田延步』 10536『叀喪田省延至于之, 亡戈』 28991,『㞢疾目, 其延』 13620,『鬯延羌甲, 王受又』 27262)
金文:語詞(『王延正師氏』 1351,『延中厥德』 0054,『延永余德』 0060)
侍倍?(『吕延于大室』 649)
古音 t'ian 7 諧聲 rian 5, rjian 2, t'jian, st'jian 4, djian, sjian, dan.
古音 rian.

0061)

* 見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視也。從儿目。

(眼睛司視覺) J367, L2811, LZ220, 221, Z5424, ZB2812

甲骨:覘視, 軍事巫術(『登人五千乎見芳方』 6167, 『乎自往見𠂤自』 17055)

祭祀, 呈獻(『畢見百牛, 幾用自上甲』 102)

朝見(『缶其來見王』 1027, 『自不余其見』 20391)

出現(王占曰, 𠂤崇𠂤見』 584, 『多鬼夢亩見』 17450, 『翌日啟, 不見雲』 2098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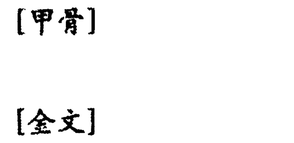
視覺(『王見不允𠂤孽禍』 21305)

金文:朝見(『公叔初見于衛』 1301, 『南夷東夷具見』

相會(『逆見我』 又362)

古音 kean 3 **諧聲** k'ean 2, ngean, xean, gean 7, nean, sean, t'ean, xeat, krian, grian.

* 𦎫

[甲骨] 

[金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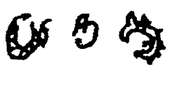
[小篆] 

說文:箕屬。所以推糞之器也。象形。官溥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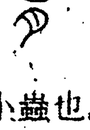
(他字析出, 有柄之網形, 行獵用具。於糞字則爲有柄的掃除器)

古音 pwan.

* 冒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小蟲也。從肉, 口聲。

(象蚊蟲一類幼蟲蜷曲之狀, 頭部訛成口, 身子訛成月) J458, L3477, LZ680

甲骨:國除(『𠂤疾身, 不其冒』 376, 『妣庚冒王疾』 13707, 『乍御婦好, 冒』 13646)

古音 ?ewan 7 **諧聲** kewan 8, xewan 4, gewan 2, kjiwan 2, vriwan 2, xjiwan, ?jiwan 2.

520

* 制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裁也。從刀從未。未物成有滋味可裁斷。

(以刀削剪樹枝以備製作器具) L1533, ZB1434

金文:取法(『子孫是制』 又669)

古音 tjiar 2 **諧聲** t'jiar, kiar, t'jiat.

* 敝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飾也。從又持巾在尸下。

(手拿刷子以刷洗東西之意)

古音 sriwat 2 **諧聲** srwat, siwat.

519

* 晏

[甲骨] 

[金文]

[小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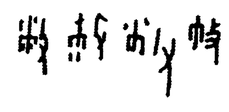
說文:安也。從女日。

(婦女坐姿, 宜穩而不噪。大概爲與女字分別, 才盡出頭部輪廓) J870, L3665, LZ173

甲骨:人地名。

古音 ?ran **諧聲** ?jan 10, ?ean, ?riat.

* 尚 [敝]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敗衣也。從巾。象衣敗之形。

說文:敝, 帗也。從攴從尚, 尚衣聲。一曰敗衣。

(以杖打衣, 衣服洗滌之法, 因常洗滌而致破損) J337, L2603, LZ1113

古音 bjiwar 6, p'jiwar 2 **諧聲** pjiwar 4, p'jiwat 3, bjiwat 3, pewat, p'ewat 4, bewat, pjiwat.

古音 bjiwar.

* 戔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賤也。從二戈。

(兩戈交鋒，導致傷害) J493, L3789,.LZ916

甲骨:討伐(「乎戔苦方」 6335,「余其從侯田古戔四封方」 36528,「令戔歸暨𠂤示」 4759)

古音 dzan 3 **諧聲** dzran 4, tsrian 3, ts'ran, tsjian 5, ts'jian, dzjian 11, sjian, tsean 4, dzrian 3, tsian, dzean, ts'rian.

* 侃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剛直也。從川，取其不舍晝夜。從仜，古文信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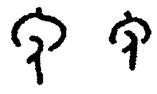
(? 或表示一人因心情喜樂，滔滔不絕地說話。三斜畫表示話語之多) Z6383, ZB340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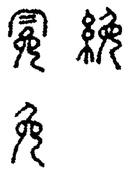
金文:喜樂(「用追孝侃前文人」 0056,「用侃喜百姓朋友衆子婦」 1322)

古音 k'an 2 **諧聲** k'ian 2, kjan.

* 免(冕)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大夫以上冠也。邃延重流續。從冂從免，免亦聲。

(一人戴盔胄形，可免矢石之傷。非平常所戴的帽，後來演變成禮冕) J791, L2793, LZ34, Z5097

甲骨、金文:人地名(「王伐免，帝受我又」 6543,「王宙免孽」 17357)

古音 miwan 7 **諧聲** mriwan, mjwan 5, muan 3, mian, (免 mjwən 2, mwən, 浼mwər).

* 毅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綴聯也。象形。

(線索相聯綴之狀)

古音 tiwat 13 **諧聲** twat 4, triwat 5, trwat, tjiwat 2, tear, tiwar 6.

* 官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吏事君也。從宀從自。

(可能表示以土堆成的居處，没有夯打的地基，臨時性的館舍，由行館而擴充爲一般的家居？) J533, L4123, LZ1167, Z7784, ZB4070

甲骨:館舍(「乎先官」 4576,「帝不官」 14228,「于戊官人」 28033,「父戊牛一，官用」 2204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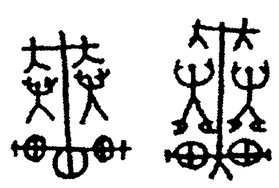
金文:館舍(「競各于官」 2732,「戒乍鎬官明尊彝」 0709)

官職(「令女官嗣成周」 0674,「嫡官嗣左右戲繁荆」 1383,「余懋稱先公官」 1390)

古音 kwan 17 **諧聲** krwan, kran, ?rwan, gwan, ?wan, ?riwat, ?wat.

* 扶 [輦]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并行也。從二夫。讀若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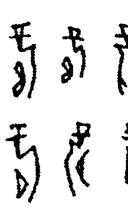
說文:輦，挽車也。從車，從扶在車前引之。扶亦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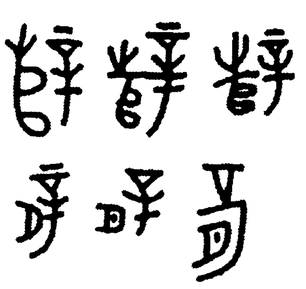
(輦析出，輦爲兩個人夫推動步輦之狀) Z77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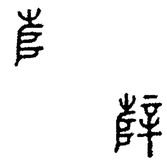
古音 bwan.

古音 lian 2.

* 𡍮 [辟、孽]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危高也。從阜，中聲。讀若臬。

說文:孽，伐木餘也。從辛，𡍮聲。

(土堆與刺針，或夕與刺針，不知表示何意。或本是從辛聲的形聲字) J554, 684, L4287, 4295, LZ966, 967, Z8125, ZB4227

甲骨:災孽(「王聽惟孽」 110,「王聽惟祖乙孽我」 1632,「勿孽年，𠂤雨」 10109,「帝其乍我孽」 14184,「王夢，孽不惟禍」 1738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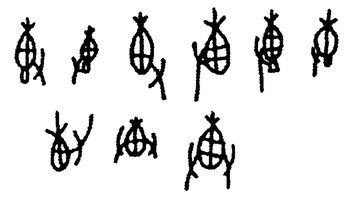
金文:乂保(「保孽周邦」 0675,「亦唯先正襄孽厥辟。命女薛我邦我家内外」 2914)

治理(「整孽爾容」 3012,「敬孽乃身」 又293)

古音 ngeat 3, ngiat 6 **諧聲** ngat 3, sat 2, sjiat, seat.

古音 ngiat.

專

[甲骨] 

[金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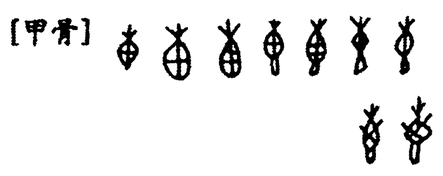
[小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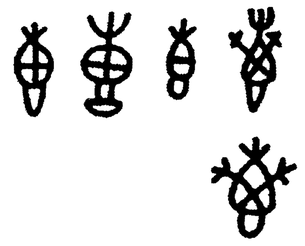
說文:六寸簿也。從寸,叀聲。一曰專,紡磚。
(手操作紡磚,紡織爲專門之職,工作時要專心,否則會織錯紋) J135, 136, L1039, LZ11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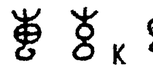
甲骨:單一(『不專酒』34528,『郭弗其專人羌』8597,『祖丁弗其專』13713)

古音 tjiwan.

* 叀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叀專小謹也。從幺省中,財見也。中亦聲。
(紡磚形,上爲所繞的線的末端) J153, 193, L1417, LZ1138, Z2485, ZB1338

甲骨:語詞(『叀庚酒』34542,『叀王往伐苦方』614)

金文:借爲惠(『虔夙夕叀我一人』0680,『叀于萬民』0675)
語詞(『叀余小子,肇叔先王德』又298,『叀王龔德谷[裕]天』又294)

古音 djiwan 6 諧聲 tiwan 3, diwan 5, tjiwan 9, twan, dwan 6, (tjiwən, djiwən).

527

* 肙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小蟲在皿上蜎蜎也。從虫在口上。
(蜎蜎,蟲動貌) J153, 193, L1417, LZ1138, Z2485, ZB1338

甲骨:語詞(『肙庚酒』34542,『肙王往伐苦方』614)

金文:借爲惠(『虔夙夕肙我一人』0680,『肙于萬民』0675)
語詞(『肙余小子,肇叔先王德』又298,『肙王龔德谷[裕]天』又294)

古音 djiwan 6 諧聲 tiwan 3, diwan 5, tjiwan 9, twan, dwan 6, (tjiwən, djiwən).

* 肩

[甲骨]

[金文]

[小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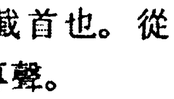
說文:髆也。從肉。象形。
(上爲肩胛骨之形,爲與户字分別,下附肉塊)

古音 kean 3 諧聲 k'rian 2, gean, k'ean, (肩gən).

斷 (剸)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截首也。從斷首。或從刀,專聲。
(以斷首會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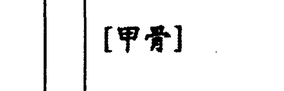
古音 tjiwan.

528

* 砅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履石渡水也。從水石。
(水中墊石以利行步渡過)

古音 liar.

* 肰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禽獸所食餘也。從歹從月。
(應從歹從肉。殘骨尚附有肉之意。古俗丟棄尸體於荒野,讓野獸啄食殘肉而後撿拾骨加以埋藏,此爲未被吃乾净者,被認爲生前有罪的表示)

古音 dzan.

* 拜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首至手也。從手,𢍏聲。揚雄説從兩手下。
(彎腰以手拔植物之狀,其彎腰姿勢與行禮相似) Z6607, ZB3522

金文:拜手(『農三拜稽首』2727,『齊侯拜嘉命』2835)

古音 priwar.

530

529

* 苜

[甲骨]

[金文]

[小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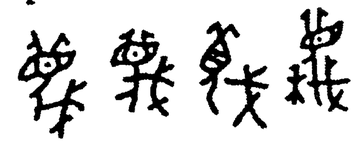
說文:目不正也。從𠂤從目。莧從此，讀若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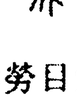
(鬥鷄眼，兩眼瞳孔似集在一起)

古音 mwat **諧聲** mewat.

蔑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勞目無精也。從苜。人勞則蔑然。從戍。

(與巫術有關? 似乎表現某人的脚被戈所傷，把人物的眉毛也畫出來的大都是統治階級) J181, L1307, LZ956, Z2336, ZB1242

甲骨:受祭者(『王燎于蔑』14804,『余求于蔑三牛? 允正』148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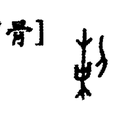
梅雨(『蔑雨，惟𠂤它』12895,『雨其蔑』250)

作孽(『余又夢，惟皂又蔑』懷1633,『鉞弗其蔑羌』6611)

金文:勉勵? 免除? (『王蔑庚贏歷』2731)

古音 mewat 10 **諧聲** mwat 2, mjwat.

* 刺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戾也。從束從刀。刀束者，刺之也。

(以刀砍伐某種植物之狀，速度快?) J275, L2107, LZ529, Z3961, ZB2041

金文:光烈(『用乍朕刺考日庚尊彝』1383,『武文咸刺』0042)

狀詞(『刺刺趄趄』1382)

禍害(『用□[治]刺疾』0058)

列數(『刺城數十』又287)

古音 lat 7 **諧聲** lar 6, t'at 2, t'rat, lan.

賴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贏也。從貝，剌聲。

(袋中存貝，袋口緊緊捆着，可信賴，不致遺失) J265, L2139, LZ499, Z3973, ZB2053

甲骨:信賴(『雀賴』416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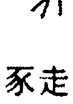
金文:囊袋(『易肆□□賴貝』1325)

古音 lar.

* 彖

[甲骨]

[金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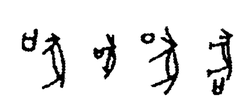
[小篆] 

說文:豕走也。從彑從豕省。

(野猪低頭怒衝之狀)

古音 t'wan 4 **諧聲** t'iwan 2, riwan 4, diwan 5, xjwar, t'jiwar, (蠡lwa).

喙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口也。從口，彖聲。

(以野獸之口會意) J39, L0345, LZ617

甲骨:牲品，豚異體? (『燎四羊四喙，卯四牛四羊』15638)

古音 xjwar.

* 眔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掩目也。從目從叉。

(以手指張開眼睛以便看得清楚些)

古音 ?wat 2 **諧聲** ?wan.

* 慁

[甲骨]

[金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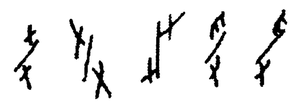
[小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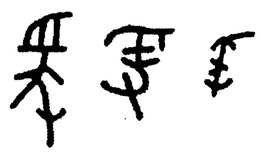
說文:疾利口也。從心册。詩曰，相時慁民。

(能記得書中所記之事而有辯才?)

古音 san.

*爰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引也。從受從于。

(援字源，以杖援引他人) J195, L1439, LZ369, Z2516, ZB1352

甲骨:援助(『乎爰婦姼乳』 22247, 『乎爰龍』 1007, 『延令大弓爰』 20165, 『王族爰多子族立于𠂤』 34133)

金文:助動詞(『王各周廟宣榭爰卿[饗]』 2925, 『大良造鞅爰積十六尊五分尊一爲升』 大51)

價值單位(『則爰千罰千』 2927)

古音 vjwan 7 諧聲 xjwan 9, viwan 4, grwan, nwan 2.

*奐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取奐也。從廾，瓊省聲。

(雙手捧帽狀，舉行成年儀式，改換戴帽)

古音 xwan 4 諧聲 gwan 2.

536

*耑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物初生之題也。上象生形，下象其根也。

(象植物根部之形) J314, L2425, LZ328, Z453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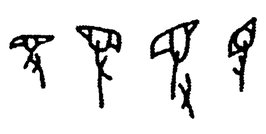
甲骨:人地名。

金文:容器(『義楚之祭耑』 2433)

奉酒漿(『耑溉之□』 2434)

古音 twan 7 諧聲 t'wan 4, ts'jiwan, tjiwan 5, t'jiwan 4, djiwan 9, (twa, 惴tjiwa, 瑞djiwa).

*叟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舉目使人也。從日從又。讀若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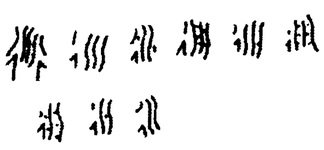
(手持針以刺瞎他人，上古刑法之一。可能表現獨眼者視物的特異神態) J157, L1131, LZ207, Z21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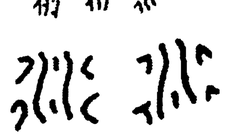
甲骨、金文:人地名。

古音 xjiwat 諧聲 xewan 3, kewan.

535

*行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水朝宗于海貌也。從水從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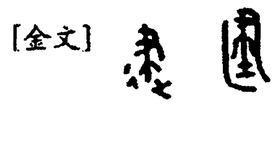
(水漫淹行道，通行難，拖延通過的時間) J84, L3305, LZ878, Z6315

甲骨:衍留，繼續(『我亡衍才來』 21739, 『我人惟衍』 21739, 『東克衍𢍏』 21526)

古音 vrian 3 諧聲 k'ian, tjian 2.

*建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立朝律也。從聿從廴。

(持筆策畫便利交通之道路藍圖以便修建) LZ878, Z1062

甲骨:建設(『自東建用』 屯119)

金文:建設(『建我邦國』 005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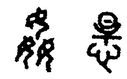
古音 kjan 7 諧聲 gian 3, gjan 5.

536

*姦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私也。從三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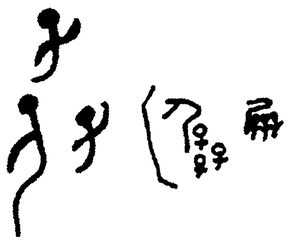
(多女相聚易生事端) Z6791

金文:奸邪(『不姦』 1952)

古音 kran 2.

*孷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謹也。從三子。讀若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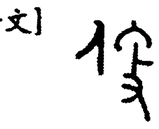
(子女食口衆多，注意教養問題，尤其是謹慎生活費的開支) ZB426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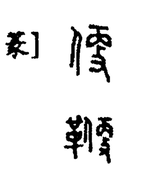
古音 tsrwan 諧聲 dzrian 5, dzran, t'jiwan, siwan 2.

535

*便 [鞭]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安也。有不便更之。從人從更。

說文:鞭，毆也。從革，便聲。古文。

(鞭的古文作手持鞭狀，便字則作持鞭打人) ZB874, 2642

金文:鞭打(『我義便女千。便女五百』又34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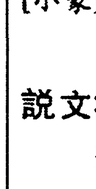
鞭子(『盡轉鞭帀索』又338)

古音 bjiwan 6 諧聲 pjiwan 3.

*奕

[甲骨]

[金文]

[小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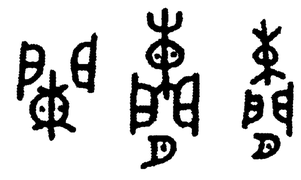
說文:稍前大也。從大，而聲。讀若畏偞。

(以大人與鬍鬚表示年紀稍長，鬚髮已長，體格不再强壯)

古音 njiwan 12 諧聲 nwan 7, njiat, njiwat.

闌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門遮也。從門，柬聲。

(門道以重袋欄住，權充障礙，防水或人進來) Z6563, ZB3495

金文:和樂貌(『闌闌兽兽』又669, 『闌闌和鐘』0060, 『馭方休闌，王宴同飲』0663)

古音 lan.

*柬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分別擇之也。從束從八。八，分別也。

(裝礦石或絲絮于袋中，以便讓水流去除雜質，篩選精料) Z3959, ZB2040

金文:和樂貌(『柬柬兽兽』2833)

古音 krian 2 諧聲 lan 11, kran, lian, lean.

*穿

[甲骨]

[金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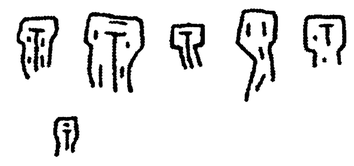
[小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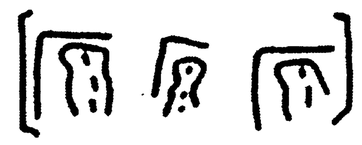
說文:通也。從牙在穴中。

(以工具挖掘穴洞，礦坑)

古音 t'jiwan.

*泉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水原也。象水流出成川形。

(水自泉眼涌出狀) J449, L3409, LZ785

甲骨:泉水(『今條泉來水汰[羨]』10156, 『其燎于洹泉☐三牢俎牢』34165, 『王其觀于□泉，亡災』24426)

古音 dzjiwan 諧聲 sjian.

*面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顏前也。從首。外象人面形。

(眼睛所在的面部輪廓) J371, L2851, LZ207

古音 mjiwan 8.

*冠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絭也。所以絭髮，弁之總名也。從冖元，元亦聲。

(手加冠於一人頭上，成年加冠之禮)

古音 kwan.

* 扁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署也。從户册。户册者署門户之文也。

(編栅成爲門户, 其形扁平)

古音 p'jiwan 9 諧聲 pjiwan 5, bjiwan 4, pewan 13, bewan 4, (真部 bjien, pen).

編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次簡也。從糸, 扁聲。

(以繩編簡成册之意) J506, L3885, LZ1137

甲骨:? (『今日益編☐之日允☐衣』 26801)

古音 pjiwan.

* 段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椎物也。從殳, 耑省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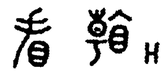
(手持工具在山岩挖玉石或金屬礦之狀, 有石及鍛打兩義) Z1843

古音 twan 4 諧聲 dwan 4.

* 看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睎也。從手下目。

(手遮刺眼之光線以利便觀看)

古音 k'an.

* 欹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斜氣也。從𠂤從斧從欠。

(呼吸困難, 若人倒懸而呼吸時之情況)

古音 kjwat 11 諧聲 k'jwat, gjwat 7, kiwar 4.

* 奇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語相訶拒也。從口拒辛。辛, 惡聲也。讀若蘗。

(以言語傷人之痛, 好像以刺墨之刀向人施刑。也有可能是諧辛聲的形聲字) J44, L0393, LZ967

甲骨:災孽(『告王奇于祊』 1956)

訶責(『令將奇屮尹工于舞』 5623,『令追奇屮尹工』 5625,『令子顯奇』 23536)

官職(『司奇伐羌』 32149,『令乍奇』 17340)

人地名(『惠壬射奇兕』 28409,『弓田奇, 其每』 屯2401)

祭儀(『往西, 子奇妣庚三牢』 22294,『往啟, 奇𠂤小牢』 22215)

古音 ngat.

* 前 [湔]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不行而進謂之前。從止在舟上。

說文:湔, 湔水也。出蜀郡綿虒玉壘山, 一名三危山。東南入江。從水, 前聲。一曰, 手濟之。

(脚在盤中洗滌之狀, 行禮場所要保持乾净, 可能表達爲在進入莊嚴場所前, 要洗脚令乾净) J674, L0451, 3275, LZ331, Z801, ZB510

甲骨:方國名(『鉞弗其戈前方』 6568,『鉞受前方又』 8617)

翦除? (『前牛臣匄』 1115,『乎前光錫』 1380,『不惟我前』 2201,『其前, 又它』 屯917)

金文:先前(『用享孝于前文人』 1355)

古音 dzean 2 諧聲 tsjian 14, tsean 2, (tsjia).

古音 tsean.

* 宦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仕也。從宀從臣。
(宇中罪犯, 順從主人而成爲管事之小吏) J771, L2453, LZ207, Z4647, ZB2428

甲骨:職官名(『王占曰, 业崇。八日庚戌业各雲自東宦母, 戾亦业出虹自北飲于河』10405)

金文:供職官寮(『夙夜宦執而政事』大45,『東工師宦』又457)

古音 grwan.

* 軎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車軸耑也。從車口。象形。杜林說。
(車輪及軸端的形狀)

古音 viwar.

* 桀

[甲骨]

[金文]

[小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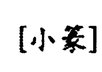
說文:磔也。從舛在木上。
(一人的兩脚被倒吊于樹上, 桀頑不馴者的下場)

古音 giat 2 諧聲 kiat, xrak, trak.

* 泰(太)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滑也。從廾水, 大聲。
(因地滑有水, 雙手扶持一人以助其行走其上)

古音 t'ar.

* 虔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虎行貌。從虍, 文聲。讀若矜。
(人戴虎頭裝飾之帽, 武士威風凜凜之狀)

古音 gian 2 諧聲 kian, ngjan.

* 威

[甲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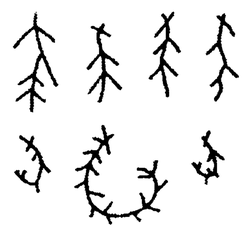
[金文]

[小篆] 

說文:滅也。從火, 戌聲。火死于戌。陰氣至戌而盡。
(與戌不同部, 以戈消滅火才安全不燙手)
(古代生火不易, 家中有特別設施以保持火種不滅。可能於行軍燒食後才需滅火, 故有用戈撲滅火苗的景象)

古音 xmjiwat 諧聲 mjiwat 3.

* 殺

[甲骨] 

[金文] 

[小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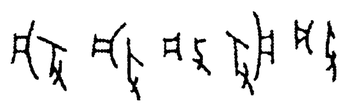
說文:戮也。從殳, 杀聲。
(蜈蚣一類多足昆蟲之形, 不益于人, 該撲殺之)(兩字的卜辭用法有差別) J20, 134, 931, L1029, LZ572, 682, Z380, 1849, ZB3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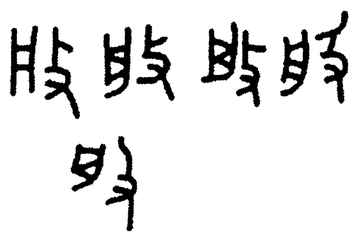
甲骨:[前形]災祟(『祖辛殺王』1735,『今日殺召方, 執』屯190,『畢业疾勿殺业害? 亡害』17452,『于高祖, 殺又害』32315)
求字之異體?(『于南方殺雨』30175,『王殺雨于土』32301,『其求年于示, 殺又大雨』28266)

[後形]神祇(『于殺示求』14349,『乎子賓祝父, 豎小牢, 册服三垂五牢, 殺冃正』924)
祭儀(『御于羌甲, 殺册』續43)

古音 sriat 4 諧聲 sat 2, ts'ar, sriar 3, siat.

* 般

[甲骨] 

[金文] 

[小篆] 

説文:辟也。象舟之施。從舟從殳。殳所以施也。

(盤的字源，手拿工具製作木盤狀) J359, L2771, LZ1219, Z5349, ZB2784

甲骨:人地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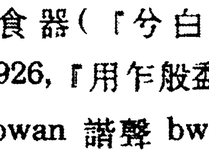
金文:食器(『兮白吉父乍般』 2926,『用乍般盉』 2917)

古音 pwan 諧聲 bwan 12, prwan 3.

552

* 班

[甲骨]

[金文] 

[小篆]

説文:分瑞玉也。從珏從刀。

(以刀分剖玉爲兩半，王與被封者各執一半以爲信符。玉不能用刀分剖，可能表現分剖有刻痕的木竹，一如契約字，故平行的刻痕有時像玉字，有時像王字) Z293, ZB255

金文:人名。

古音 prwan 2.

554

* 原

[甲骨]

[金文]

[小篆]

説文:山泉本也。從泉出厂下。

(源之字源，泉水涌出處爲水源) Z6388

金文:借爲平原(『封于原道。 原人虞芳』 2927,『易女于陴原』 0675)

古音 ngjwan 9 諧聲 ts'jiwan 2, gwan.

551

* 臬

[甲骨] 

[金文]

[小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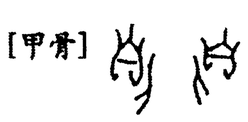
説文:射準的也。從木從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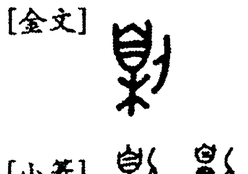
(樹上懸習射的目標狀，以罪犯的鼻子?) J261, L2001, LZ24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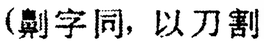
甲骨:方國名(『往復從臬執苦方』 6333)

古音 ngeat 4 諧聲 ngiar 2, ngear, ngiat.

劓

[甲骨] 

[金文] 

[小篆] 

説文:刑鼻也。從刀，臬聲。

(劓字同，以刀割鼻之刑，或并以之懸掛樹上以警戒他人) J200, L1535, LZ242, Z2700

甲骨:? (『劓牛爵』 6226)

金文:劓刑? (『用□厥劓』 0612,『造而朋劓』 大45)

古音 ngiar.

553

* 扇

[甲骨]

[金文]

[小篆] 

説文:扉也。從户從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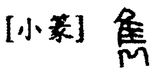
(羽毛編綴如門户之形)

古音 st'jian 4.

* 隻

[甲骨]

[金文]

[小篆] 

説文:肥肉也。從弓，所以射隹。

(用弓射獵之鳥，太小則没有用箭射的價值，所射者爲甚有肉之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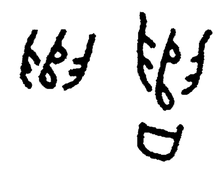
古音 dzjiwan 諧聲 tsjiwan 3, (riwa, tsjwən).

55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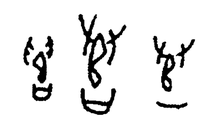
55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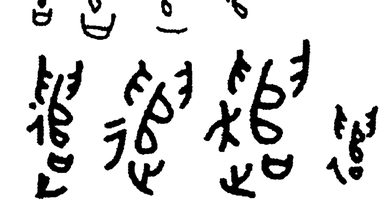
* 書 [遣]

[甲骨] 

[金文] 

[小篆]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書商小塊也。從𠂤從臾。臾，古文簣字。

說文:遣，縱也。從辶，書聲。

(兩字表達相同意思，書作兩手搬運土塊，遣則更作以之盛于筐中以便搬運) J67, 536, L0533, LZ1167, Z917, ZB56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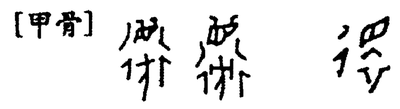
甲骨:派遣(『勿遣才南奠』 7884, 『王𠂤遣，祖乙弗左王』 5447, 『二示崇王，遣並』 24412, 『其遣戕[葬]』 353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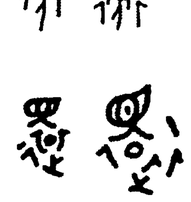
金文:派遣(『唯王令明公遣三族』 1260, 『武公迺遣禹，率公戎車百乘』 0678)

錯失(『大保克敬亡遣』 1323)

古音 k'jian 5.

還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後也。從辶，睘聲。

(不詳，後來才變成從袁聲。原與行道之巫術有關，或是有關戰爭之儀式) J83, L0531, LZ863, Z915, ZB565

甲骨:回還(『苦方還率伐不，王其正，告于祖乙，匄又』 634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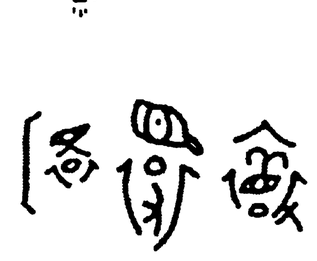
金文:回還(『唯還自征』 0663)

苑圃(『嗣奠還廩眾吳[虞]眾牧』 1359, 『還以西一封』 2927)

古音 grwan.

* 袁

[甲骨]

[金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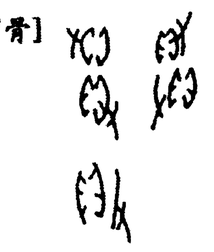
[小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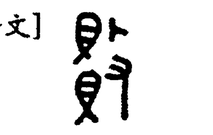
說文:長衣貌。從衣，叀省聲。

(有蓋頭之長袍，嬰兒服，嬰兒全身被包裹，只露出頭部，擴充至長衣。見毓字其中一形)

古音 vjwan 7 諧聲 rjiwan 4, xjiwan 8, ?jiwan, krwan, grwan 10, ?ewan, kewan 3, piwan, viwan, (gjiwəng 2).

* 敗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毀也。從攴貝。敗賊皆從貝。

(兩手各持一貝相互碰擊，或手持棍敲擊貝，皆能破壞貝而失其寶貴價值) J140, 679, L1061, LZ711, Z1940, ZB105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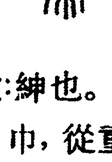
甲骨:敗壞(『王曰，侯虎敗，毋史協』 3297, 『亡敗』 173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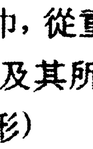
金文:敗壞(『女勿喪勿敗』 0013, 『大司馬邵陽敗晉師於襄陵之歲』 又2)

古音 prwar, brwar.

* 帶

[甲骨]

[金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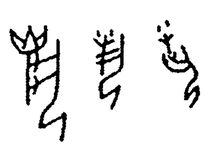
[小篆] 

說文:紳也。象繫佩之形。佩必有巾，從重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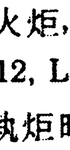
(束帶及其所造成的下擺上之綱紋形)

古音 tar 3 諧聲 t'iar, diar 2, dear 4, tear 3, t'jiar, djiar, deat 2.

蔇

[甲骨] 

[金文]

[小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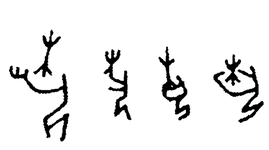
說文:燒也。從火從草，埶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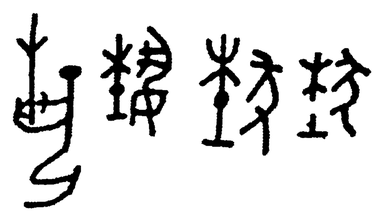
(手執火炬，夜間照明工具) J111, 112, L3145, LZ16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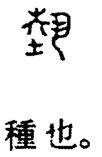
甲骨:執炬時刻(『王其田，蔇人不雨』 28571, 『王其田，蔇亡𢦏』 29394, 『王其省盂田，莫往蔇人，不雨』 屯2383, 『王賓，蔇不遘雨，燕亩吉』 30528)

古音 njiwat.

* 埶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種也。從坴從丮。持而種之。

(手持樹苗將栽植之) J111, 112, L0869, LZ162, Z1574, ZB896

(甲骨刻辭之用法似與蔇字無別)

金文:治理(『埶小大楚賦』 0680, 『嗣六自眾八自埶』 2445, 『埶王立才□』 大2)

借爲邇(『柔遠能埶』 0675)

發揚(『卑百斯男而埶斯字』 大45, 『中埶王休』 大3)

古音 ngjiar 5 諧聲 njiwat, njiat, sjiat 3, st'jiar 2, ngeat 2.

* 禽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禽蟲也。從内。象形。讀與離同。

(某種爬蟲類動物形)

古音 sjiat 2 **諧聲** ts'eat.

* 設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施陳也。從言從殳。殳,使人也。與般同意。

(長管樂器與鼓棒,表達陳設演奏之樂器)

古音 st'jiat 2.

560

* 祭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祀也。從示從手持肉。

(手持尚滴血水的肉塊,以之祭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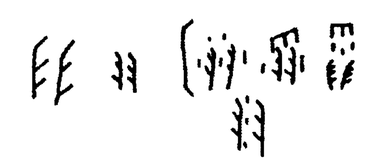
J8, L0063, LZ350, Z92, ZB154

甲骨:祭名(『王賓大乙,祭亡禍』22630,『惠今日酒大庚,大戊,中丁,其告祭』27168)

金文:祭祀(『以祭我先祖』2998,『台恤其祭祀盟祀』0059)

古音 tsriar 3 **諧聲** ts'ar, tsjiar 3, sjiar, ts'riat 3, sjiat, sriar 2, t'iar 2, ts'eat.

* 彗 [雪]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埽竹也。從又持彗。

(掃把之形,掃雪工具,卜辭與雪同字) J166, L0939, LZ698

說文:雪,凝雨說物者。從雨,彗聲。

(以掃把除雪之意) J442, 455, L3435, LZ457, 69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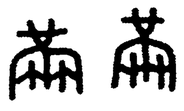
甲骨:雪(『其燎于雪,又大雨』英2366,『雪,今夕雨不☐』20914,『𠂤妣庚𠂤雪』698,『亡其雪』13438)

古音 rjiwar 4 **諧聲** sjiwar, sjiwat, xewar, gewar 2, viwar 5.

559

* 兩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平也。從廿。五行之數二十分爲一辰。冂,平也。讀若蠻。

(天平一類的用具,保持兩端平衡?) Z4866

古音 mwan 7 **諧聲** mjiwan 2, (mwən).

* 曼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引也。從又,冒聲。

(用兩手張開或揉眼睛,欲令視覺更明晰) J468, 733, L0903, LZ364

甲骨、金文:人地名。

古音 mjwan 6 **諧聲** mwan 15, mrwan 7, mjiwan.

562

* 聝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軍法以矢貫耳也。從耳從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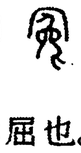
(以矢刺穿耳朵會意)

古音 tjiwat.

* 冤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屈也。從兔在冂下不得走,益屈折也。

(動物被困于獵網中不能動彈之狀) J333, L3087, LZ109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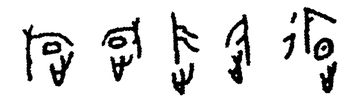
甲骨:人地名。

困捕(『☐禽? 王占曰,其冤』10749,『燎于☐☐冤虎』20710,『☐冤不其獲』10857)

古音 ?jwan 5.

561

* 旋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周施旌旗之指麾也。從㫃從疋。疋足也。

(軍隊前往征伐，以旌旗前導，旗所指之方向即前進的目標) J289, L2225, LZ1168, Z4230, ZB22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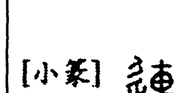
甲骨:派遣(『叀戍乎旋執于之禽，王受又』2699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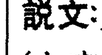
金文:勤快(『旋走事皇辟君』2722,『用旋走夙夕』1950)

古音 rjiwan.

* 連

[甲骨] 

[金文] 

[小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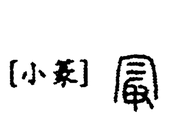
說文:員連也。從辶從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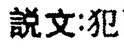
(大車隊行於路，總是前後相接連，以防孤單被盜搶？)

古音 lian 8 諧聲 lean 2.

* 最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犯而取也。從冃從取。

(手取帽下之耳朵，戰鬥之最終目的爲割取敵人耳朵以便領賞)

古音 tswar 2 諧聲 ts'rwar, tswat, ts'wat, dzwar, ts'riwar.

* 叡 [遷]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升高也。從舁，囟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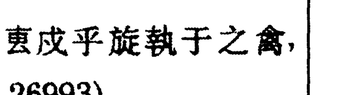
說文:遷，登也。從辶，叡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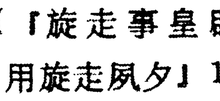
(四手共搬上一重物讓一人背負，以便搬往別處)(ZB2150,『遷宅于成周』又294)

古音 ts'jian 4 諧聲 sjian.

古音 ts'jian.

* 叡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楚人謂卜問吉凶曰叡。從又持祟。祟亦聲。讀若贅。

(手持束柴獻于神示前) J121, L0927, LZ409, Z1706, ZB953

甲骨:祭名(『王賓父己奏，暨兄庚奏，叡亡尤』22624,『王賓父丁歲五牢，叡亡尤』23197)

金文:祭名(『延礿叡□』0647)

計物單位(『凡百又三十又五叡』又351)

古音 tjiwar 諧聲 tsjiwar, ts'jiwar 2, tswar, ts'war 2.(崇rjiwər)

* 毳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獸細毛也。從三毛。

(細毛多之狀) Z5297

金文:細毛布(『毳布三』2920)

古音 ts'riwar.

* 寒

[甲骨]

[金文] 

[小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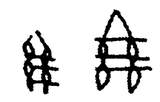
說文:凍也。從人在宀，下以𠔃薦覆之，下有冰。

(冬天睡卧草上，受凍寒。或以草塞屋之隙縫以杜絶寒氣) Z4693

金文:寒冷(『易女田于寒山』0675)

古音 gan 諧聲 k'ian 2, kian 6, kjan 2, k'jan, xjan 2.

* 絶 (斷)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斷絲也。從糸從刀從𠂤。

(亂絲被切斷之狀，以便再續接) J874, L3869, LZ1229, ZB3779

甲骨:斷絶(『子商亡絶才禍』2940,『𠂤絶』14961)

金文:斷絶(『以內絶邵公之業』又286)

古音 dzjiwat 諧聲 tsjiwat, tsjiwar, ts'jiwar. (簡省成色)

散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雜肉也。從肉，㪔聲。

(金文不從㪔聲，在竹葉上剁肉使碎散？) Z2625, ZB1407

金文:戈名(『陳璺寇散戈』3095,『造散戈』3100)

古音 san.

* 㪔

[甲骨] 

[金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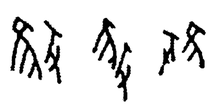
[小篆] 

說文:分散也。從攴從林。林㪔之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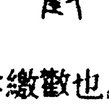
(撲打麻使表皮與莖分離，以便取其纖維紡織) J144, L3422, LZ514

古音 san 9 **諧聲** sran 2, sean.

雚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繒雚也。從隹，㪔聲。

(以杖驅鳥使散開) J143, L1285, LZ653

甲骨:藏(『今秋其𠂤降雚』13737,『占曰，其𠂤降大雚』17337,『方帝寧雚』14370,『茲雨以雚』12896)

打散(『我自亡啟雚』11274,『其𠂤人雚』17335,『其既入𠂤雚』9733)

古音 san.

* 雚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鴟屬。從隹從丫。有毛角。所鳴其民有禍。讀若和。

(鳥之有特殊眉毛者) J179, L1297, LZ657

甲骨:觀察(『婦井田不其雚』9607,『王其雚藉，亩往』9500,『婦井黍其雚』9599,『芳方出，王雚』6096,『王其往雚河，不若』5158)

酒祼(『來辛亥酒雚匚于祖辛』190)

舊省寫(『惠雚册五牢用，王受又』屯2185)

古音 gwan 2.

彈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行丸也。從弓，單聲。

(彈丸在弓弦上之狀) J502, L3857, LZ1008, 100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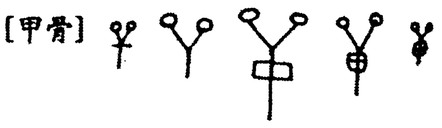
甲骨:人地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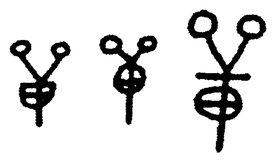
祭名(『羽丁卯酒彈牛百于☐』9410,『彈㠯百牛百☐』13523)

?(『告方彈』㱿1582)

古音 dan.

* 單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大也。從吅單。吅亦聲。闕。

(象田網形，用以狩獵) J53, L0429, LZ1172, Z732, ZB488

甲骨:農地組織(『羽癸未屮西單田，受𠂤年』9572,『于南單立，岳雨』屯4362)

古音 tan 9 **諧聲** t'an, dan 13, tean 2, tjian 2, t'jian 6, djian 13, t'rian, tjian, (嘽da 3, 憚t'a 3, 觶tjia 2, 驒t'iər).

蠉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水蟲似蜥易長大。從黽，單聲。

(有觸鬚之爬行動物形) J514, L3947, LZ693 Z7391

甲骨:人地名。

金文:厚皮爬行動物(『玉簋蠉鼓』0055)

古音 dan, da.

* 莧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山羊細角者。從苜從兔足。讀若丸。

(某種大頭而有尖細角之動物形) ZB3104

古音 gwan **諧聲** k'wan 2, xwan.

* 焚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棼,燒田也。從火林。林,木也。

古音 bjwan 6.

古音 bjwan.

古音 p'rwan.

* 棥

[甲骨]

[金文]

[小篆] S

說文:棥識也。從木丵。闕。夏書曰,隨山棥木。讀若刊。篆文從幵。

(可能表現把木頭端部分劈以作記號或某種用途)

古音 k'ran.

* 爨

[甲骨]

[金文]

[小篆] K

說文:治也。幺子相亂,爻治之也。讀若亂同。一曰理也。

(雙手解線軸上的亂絲,絲亂故要治理使順) Z2520

金文:治理(『用爨剌疾』 0058)

亂(『余弗敢爨』 1373,『迺多爨』 大14)

絲織飾物(『朱爨弘靳』 1387)

古音 lwan 3 諧聲 ngrwan, liwan, vwan.

* 焉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焉鳥也。黃色,出於江淮。

(小篆字形似是某種有特殊羽冠之鳥形) ZB1315

金文:語詞(『不兼莫大焉。 明□之于壺而時觀焉』 又286)

古音 ?ian 2 諧聲 vian 2, xian, ?jan 7.

* 萬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萬蟲也。蠆屬。從芔省從內。象形。芔亦聲。

(蝎子形,借爲數目) J544, L4193, LZ692, Z7900, ZB4155

甲骨:人地名。

數目(『登人婦好三千,旅萬,乎伐□』 英150,『□獲魚,其三萬不□』 10471)

金文:數目(『其萬年永用』 1146)

古音 mjwan 2 諧聲 lar 3, liar 12, t'rar, xmwiar, mrwar 3, lar.

* 蠆

[甲骨]

[金文]

[小篆] H

說文:毒蟲也。從虫。象形。

(蝎形,爲與數目的萬字區別而造) Z7367

古音 t'rar.

* 間

[甲骨]

[金文]

[小篆] K

說文:隙也。從門中見月。

(月光從門隙透入之意) Z6561, ZB3493

金文:代表(『服子迺遣間來逆邵王』 0061)

間隔(『兩堂間百尺』 又289)

古音 krian 7 諧聲 kran 3, gran 4, grian 8, k'riat, k'rian.

澗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山夾水也。從水從間,間亦聲。

(澗在二山之間流過) J847, L3337

古音 kran.

* 善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吉也。從誩從羊。與義美同意。

(可能是雙管羊角形狀的樂器，因聲音好聽故有良善之義？) Z1311, ZB792

金文:良善(『善效乃友正』 0680, 『毋敢不善』 1370)

膳食(『取它人之善鼎』 0418, 『王命善夫克』 0662)

古音 djian 7 **諧聲** tjian 2.

* 陞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陞危也。從阜從毀省。徐巡以爲陞凶也。賈侍中說，陞，法度也。班固說，不安也。周書曰，邦之阢陞。讀若虹蜺之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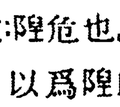
(? 山上的凹陷，能令人不察覺而陷入其中)

古音 ngeat **諧聲** neat.

* 閑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闌也。從門中有木。

(門下的木頭以表達門檻之意) Z6566

金文:怠閑(『毋女又閑』 1367)

古音 grian.

* 巠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極巧視之也。從四工。

(排列非常整齊，有技巧)

古音 tian 7 **諧聲** nian.

* 辜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車軸轄鍵也。兩穿相背，從舛，舛省聲。

(字形有訛變，原爲車軸裝轄處的形狀)

古音 grat **諧聲** gar.

* 裔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衣末邊也。從衣，冏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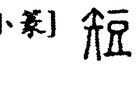
(有寬帶之長袍形，其衣緣距上衣遠，口部分大致爲填空)(周原)

古音 riar.

* 短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有所長短以矢爲正。從矢，豆聲。

(矢之長度才如豆之高度，甚短。弩機所用之箭大大短於長弓使用之箭)

古音 twan.

* 筮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易卦用蓍也。從竹從巫。

(雙手搬弄竹製之筮卜器具，巫爲蓍草或竹箸形) Z2735, ZB144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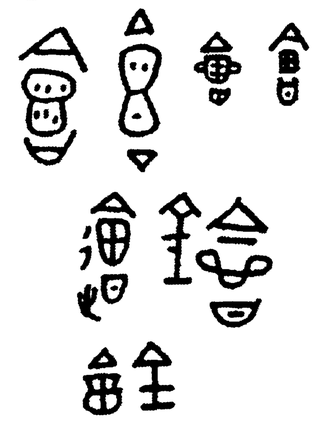
金文:卜筮(『親令史懋路筮』 2831)

古音 djiar 5.

578 577

* 會

[甲骨] 

[金文] 

[小篆] 

説文:合也。從亼從增省。增益也。

(多層可套合的蒸籠形，上有蓋，下有鍋) J239, LZ278, Z3406, ZB174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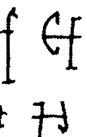
甲骨:會合?(『其會酒』 30956, 『東丁亥會』 318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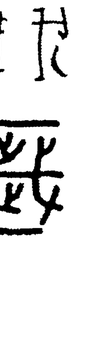
金文:燒煮容器(『自乍會鼎』 0573, 『乍善會』 3026)

會合(『先會于平陰』 0042, 『和會百姓』 0052, 『必會王符乃敢行之』 大52)

古音 kwar 15 諧聲 k'war, krwar, gwar 5, ?rwar, gwat, gwar 3, k'rwar 2.

* 歲

[甲骨] 

[金文] 

[小篆]

説文:木星也。越歷二十八宿，宣遍陰陽，十二月一次。從步，戌聲。

(處刑之大鉞形，或加步，表示歲星年年移動位置，加月，表示年歲。可能遠自商代既有以歲星紀年的習慣) J61, 495, L0479, LZ917, Z820, ZB522

甲骨:祭名(『又升歲于祖乙，三牢』 32506, 『父甲夕歲，二牢』 27453)

年歲(『來歲不其受年』 9658, 『今歲商受年』 24427, 『今歲亡大水』 英2593)

金文:年歲(『萬歲用尚』 1461, 『冬歲無疆』 2149, 『昔饉歲。如來歲弗賞[償]』 0679)

歲月運行(『錫女茲斧，用歲用政』 0680)

古音 sjiwar 諧聲 xwar 4, ?war, kiwar, ?jwar 4, xjwar, xwat 3, ?jiwat, ?jwat.

* 劓

[甲骨]

[金文]

[小篆] 

説文:楚人謂治魚也。從刀從魚。讀若鍥。

(表示以刀刮殺魚)

古音 keat 2 諧聲 kear.

* 筭

[甲骨]

[金文]

[小篆] 

説文:筭長六寸，計歷數者。從竹弄。言常弄乃不誤也。

(結構與筮同，以搬弄筮占的竹箸以求得單或雙的數目，以之計算吉凶)

古音 swan.

* 罠

[甲骨]

[金文]

[小篆] 

説文:目圍也。從眔從乙。

(畫眼眶使眼睛顯得大些，美麗些)

古音 kiwan 諧聲 ?iwan, ?jan, ngjwan.

* 煩

[甲骨]

[金文]

[小篆]

説文:熱頭痛也。從頁從火。一曰焚省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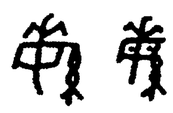
(面頰燙熱如火焚，焦急心煩之現象)

古音 bjwan 2 諧聲 bjwan.

* 緐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馬髦飾也。從系每。春秋傳曰，可以稱旌緐乎。

(婦女頭上除髮笄外，尚有絲帶等繁多的裝飾) Z7290, ZB3805

金文:繁多(『嫡官嗣左右戲緐荆』 1383,『用祈沫壽緐福』 0047,『自乍食緐』 又82)

國名(『秉緐蜀巢』 大6,『征緐湯』 大47)

古音 bjwan 4 諧聲 bwan.

* 算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數也。從竹從具。讀若筭。

(雙手演算籌算之盤，竹爲算箸的材料)

古音 swan 4 諧聲 tswan, srwan 2, ts'rwan, dzrwan, ts'rwat, p'jwan.

* 尐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是少也。是少俱存也。從是少。賈侍中說。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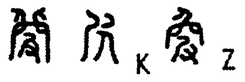
古音 sjian.

* 麎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柔革也。從北從皮省，㲋省聲。讀若弭，一曰若俊。

(手拿柔皮製作帽子之狀，上面部分即甲骨文之帽字，帽子一般用軟皮製作)

古音 njiwan, njew, tsjiwən.

584

* 罰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舉之小者。從刀詈。未以刀有所賊，但持刀罵詈則應罰。

(以刀傷人或以語言罹人以罪都要受罰) Z2699, ZB1435

金文:罰罪(『白懋父迺罰得□古三百寽。 今弗克其罰』 0665,『訊訟罰』 1354,『大去型罰』 又288)

古音 bjwat.

* 奪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手持隹失之也。從又從奞。會意。既得而失去也。

(鳥被網所罩，被捕捉而持于手中，掙扎欲飛逃之狀) Z2325, ZB1230

金文:盡力(『奞桴晨[振]鐸』 又287)

古音 dwat, dwar.

583

* 睿

[甲骨]

[金文]

[小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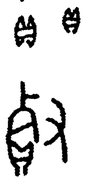
說文:深明也。通也。從叡從谷省從目。

(眼睛能看得深遠，好像看得到手撿殘骨的壑底深遠處，古代葬俗。或字形有訛變，表達於礦井的深處以手挖掘礦石。也有可能日是貝形之訛變，叡字分化之意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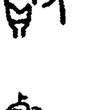
古音 riwar 諧聲 rjiwan, (rjwən, rjiwən).

* 叡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叡叡深堅意也。從叡從貝。貝堅實也。讀若概。

(於壑谷深處撿拾殘骨及隨葬之海貝，或以海貝與撿拾的殘骨同葬? 海貝是商周墓葬常見之隨葬品) LZ1112, Z2592, ZB1379

甲骨:人地名。

金文:刊定(『旅對厥叡于尊彝』 0665,『白揚父迺成叡』 又34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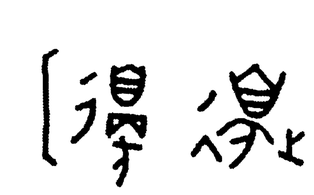
古音 grar 諧聲 griar 3, kar, grat.

586

585

* 鼻　[邊]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illegible]不見也。闕。

說文:邊，行垂崖也。從辵，鼻聲。

(邊境爲懸掛割下之鼻子處？) J165, L1209, LZ242, (邊 Z964)

甲骨:邊疆(『戊德往于取，迺鼻[illegible]衛，又𢦏？　𠂤往鼻』28058)

金文:邊疆(『唯殷邊侯田』0676, 『至于邊柳』2927)

古音 mjiwan 3 **諧聲** pewan 3, mewan 3, (miwa).

古音 pewan.

* 截

[甲骨]

[金文]

[小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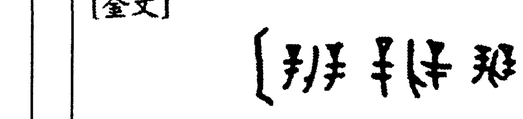
說文: 斷也。從戈，雀聲。

(以戈殺雀？用得不得法)

古音 dzeat 2 **諧聲** tseat, tsjiat 3.

* 辡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舉人相與訟也。從二辛。

(辯字析出，以言論辯論對方有罪。辨則以刀刑辨兩造之對錯) (辨 Z2693, ZB1428)

金文:辯白(『辨于多正』2734)

古音 piwan **諧聲** prwan, p'riwan, briwan 4, bewan, pjiwan, bjiwan, biwan 3.

* 漢 (漢)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漢水也。上流曰漾。從水，難省聲。

(域内之大水會意，漢水爲楚地之大河)

古音 xan.

* 廛

[甲骨]

[金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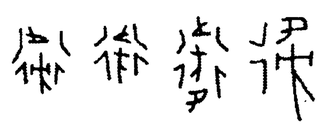
[小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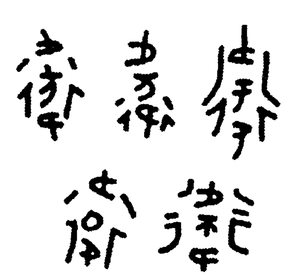
說文:二畝半，一家之居也。從广里人土。

(可能原象堆放雜物的倉庫形)

古音 dian 3.

* 衛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宿衛也。從韋帀從行。行列也。

(？與還結構相似，與戰争或邊境有關) J81, L0615, LZ862, Z1081, ZB662

甲骨:官職(『令旨以多犬衛從多[illegible]』5666,『令多馬衛于北』5711,『乎多射衛』574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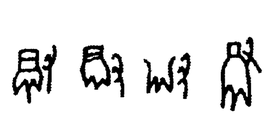
護衛(『自往衛，亡禍』7888, 『𠂤微，王勿衛』757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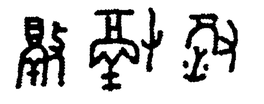
求神保衛(『于黃尹衛』3482, 『衛于妣己』916)

金文:護衛(『出城衛』大6)

古音 viwar **諧聲** grwar, xriwar.

* 徹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通也。從彳從攴從育。

(以手清洗煮飯的器具。鬲爲袋足之器，不易清洗，故要特別用心，確實洗乾净) J138, L1045, LZ354, Z1966, ZB1080

甲骨:地名。

金文:盡心力(『用肇徹周邦』又309,『徹令敬享哉』又294)

古音 t'iat 3 **諧聲** diat 4.

* 縣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縣聯微也。從系從帛。

(帛爲蠶絲所織，其絲線細緻)

古音 mjiwa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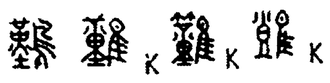
難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難鳥也。從鳥，堇聲。
(從鳥，嘆聲) Z2423, ZB1303

金文:不易(『其萬年靈終難老』 2832,『此易言而難行施』 又289)

古音 nan 6 諧聲 t'an 6, xan 6, nrian, njian 4, nian, (儺 na 3, ner).

* 縣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繫也。從系持县。
(人頭被懸掛於樹上之狀) Z5514, ZB287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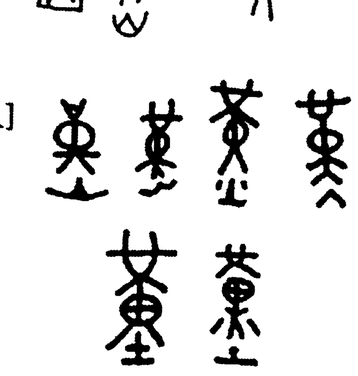
金文:懸掛(『大鐘既縣』 0085)
懸首(『其縣三百』 大45)

古音 gewan 5 諧聲 xjiwan.

* 熯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乾貌也。從火，漢省聲。
(巫師雙手抱腹而口叫餓，或又以火燒烤之以求雨，乾旱時的景象) J520, LZ104, 105, Z7467, ZB3910

甲骨:旱饉(『西土亡熯』 25370,『帝其降我熯』 10171,『不雨，帝惟熯我』 10164)
顏色(『妣庚史，枼熯牛用惟』 屯2363,『求雨，枼熯羊用?又大雨』 30022,『枼熯犬，王受佑』 29544)

金文:瑾玉(『佩以出反入熯章』 2836,『大保賞熯貝』 又472)

勤勉(『省文武熯疆土』 0061,『肇熯經德』 1434,『盂姜喪其人民都邑熯宴舞』 283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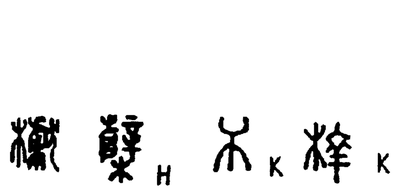
古音 xan 5 諧聲 njian 4.

櫼 (不)

[甲骨]

[金文]

[小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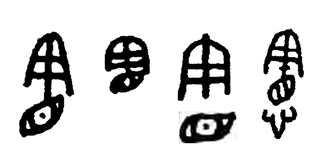
說文:伐木餘也。從木，獻聲。商書曰，若顛木之有㯳櫼。或從木薛聲。古文從木無頭。古文。
(古文字形以木而無上半會意)

古音 ngat, ngiat.

* 憲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敏也。從心從目，害省聲。
(眼睛代表頭部，頭戴盔胄，爲貴族或武士形象，在上古皆爲社會賢達) Z6232, ZB3275

金文:敏快(『憲憲聖喪』 0056,『憲聖成王』 又309,『憲稻[導]宇慕[謨]遠猷』 又2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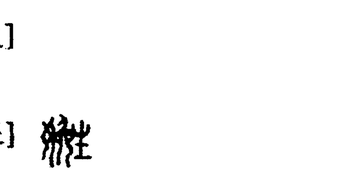
古音 xjan 3.

* 嫙

[甲骨]

[金文]

[小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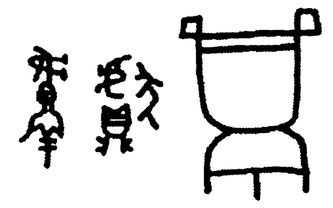
說文:生子齊均也。從女免生。讀若幡。
(婦女有兒及女，可不用再生育?)

古音 p'jwan.

* 膚 [獻]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鬲屬。從鬲，虍聲。
說文:獻，宗廟犬名，羹獻犬肥者以獻之。從犬從鬳。
(與虍不同韵部，大半象意字。以供祭祀用的食器飾有虎紋[饕餮紋]會意? 加犬表示烹犬肉以獻祭? 高級貴族則以牛或羊) Z1538

金文:煮飯器(『子邦父乍旅獻』 0819,『自乍食鬳』 0816)

古音 ngjan 3 諧聲 xjan, ngian 3, ngat 3, ngrat, ngiat 3, gwan.

* 燕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元燕也。籋口布翅枝尾。象形。

(燕子展翅飛翔之狀) J843, 855, L3473, LZ672

甲骨:宴饗(『王燕, 由吉燕』 5257, 『由雨, 燕』 12751)

古音 ?ean 10.

* 盥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澡手也。從臼水臨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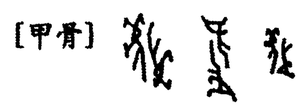
(洗手于皿中之狀) J228, L1719, LZ1034, Z3231, ZB16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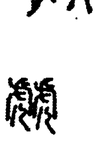
甲骨:人地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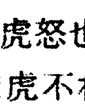
金文:澡手(『盥盂』 2975, 『盥缶』 2997, 『盥壺』 2818, 『盥般』 2918, 『盥匜』 又204)

古音 kwan 2.

* 虩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虎怒也。從二虎。

(兩雄虎不相容, 要鬥至疲憊才會分開) J226, L1697, LZ75, ZB163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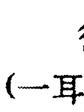
甲骨:地名。

古音 ngrian

* 聯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連也。從耳。耳連于頰也。從絲。絲連不絕也。

(一耳及串聯甚長的耳環)

古音 lian 2.

* 贅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以物質錢也。從敖貝。

(以貝出放會意, 典當貝製的飾物?)

古音 tjiwar.

* 竄

[甲骨]

[金文]

[小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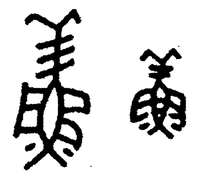
說文:匿也。從鼠在穴中。

(鼠急忙躲入穴中之情狀)

古音 ts'wan.

* 鮮

[甲骨]

[金文] 

[小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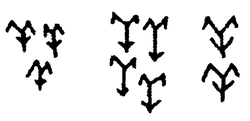
說文:魚名。出貉國。從魚, 羴省聲。

(魚與羊皆爲有腥味之食品) Z6475, ZB345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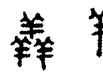
金文:新鮮(『以取鮮槁』 又288)

古音 sjian 5 諧聲 sean, (sjia)

* 羴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羊臭也。從三羊。

(以多羊表現如羊群之有膻味狀) J185, LZ602, 603, Z2416

甲骨、金文:人地名。

古音 st'jian, xrian 諧聲 ts'rian 2.

* 贊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兒也。從貝從𣪊。兒必有贊，故從貝。𣪊者進也。
(兩官員相兒，以貝[財物]相贈送)
古音 tsan 6 諧聲 dzan 2, tswan 7, dzwan 3.

* 繭

[甲骨]

[金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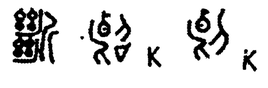
[小篆] 

說文:蠶衣也。從糸從蠒省。(繭中之蠒供絲，線綻見于繭外)
古音 kean 2.

* 斷

[甲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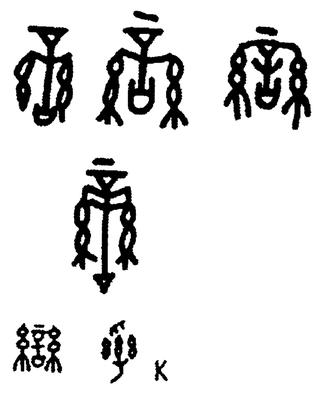
[金文] 

[小篆] 

說文:截也。從斤𢆶。𢆶，古文絕。
(以斤斷亂線，斷繼同源。金文字形似以刀斷紡磚上的線取意，後加斤之義符) Z7711
金文:斷絕(『子子孫萬年永寶，斷勿喪』1218)
古音 twan 2 諧聲 tjiwan, dwan, t'wan.

* 繇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徭也。從言從糸。
(長管樂器飾以絲帶以壯軍容，軍樂儀仗之器) Z1267, ZB770
金文:蠻方(『用征繇方』2925，『毋敢或人繇宄貯』2926)
鑾飾(『繇旂攸勒』2836)
古音 lwan 12 諧聲 kjwan, liwan 8, srwan 2, mrwan 2, piwan, ?iwan, p'jwan, siwan.

* 魚

[甲骨]

[金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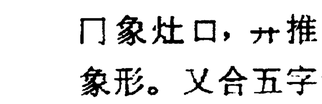
[小篆] 

說文:新魚精也。從三魚。不變魚也。
(魚多腥味重，新鮮的魚特有其鮮味) Z6479
古音 sjian.

* 爨

[甲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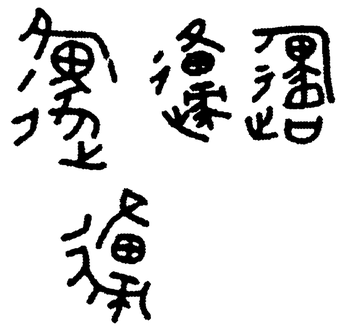
[金文]

[小篆] 

說文:齊謂之炊。从象甑，臼持之，冂象灶口，廾推材內火甑。象形。又合五字會意。
(雙手放鍋于灶上，另雙手添柴升火於灶下以會烹煮之意)
古音 ts'wan 諧聲 tswan.

* 逢

[甲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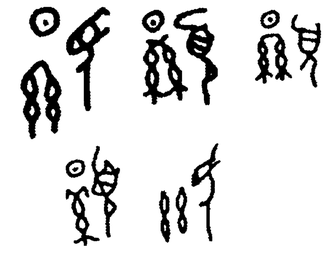
[金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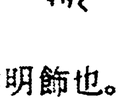
[小篆] 

說文:高平曰逢。人所登，從辵夆。夆，啖客。闕。
(? 可能表示在平原地區驅逐野獸以開闢農田的措施) Z948
金文:人地名
古音 ngjwan.

* 顯

[甲骨]

[金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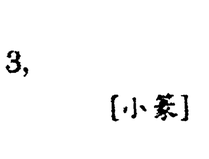
[小篆] 

說文:明飾也。從頁，㬎聲。
(耳飾在日照下閃亮，高貴者才戴長串的耳飾，妨害工作，非勞動者所宜) Z5485, ZB2867
金文:昭顯(『衣祀于王不顯考文王』1379，『敢對揚天子不顯休』0037)
古音 xean 3.

九、微物文 -ər, -ət, -ən

* 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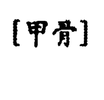
[甲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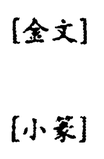
[金文] 

[小篆]

説文:草木冤曲而出也。象形。
(記 號) J546, 10001, Z7955, ZB4177
甲骨、金文:干支。
古音 ?iət 諧聲 ?rət.

* 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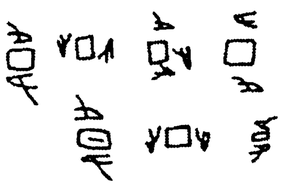
[甲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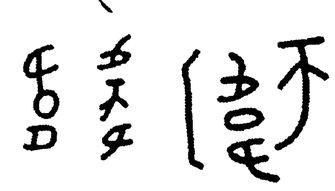
[金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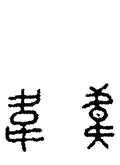
[小篆]

説文:行遲曳夂夂也。象人兩脛有所躧之形。
(止趾字的不同位置，可能有意以之表達某種與之有關的意義) J253, (6482) L1895
甲骨:人名。
古音 ts'iwər, sjiwər.

* 韋

[甲骨] 

[金文] 

[小篆] 

説文:相背也。從舛，口聲。
(衆足[人]前進包圍一城之意) J255, L1929, LZ313, Z3631, ZB1858
甲骨、金文:人地名。
古音 vjwər.

* 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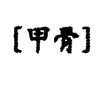
[甲骨]

[金文]

[小篆]

説文:回也。象回匝之形。
(在一定範圍之內，由他字析出)
古音 vjwər 20 諧聲 ?jwər 3, xjwər 3, viwər, (?ier).

* 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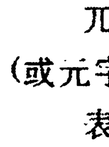
[甲骨] 

[金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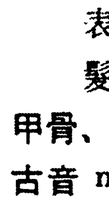
[小篆] 

説文:高而上平也。從一在人上。一者平也。讀若鬯。茂陵有亢桑里。
(或亢字析出，本亦元字。或可能表達頭上無毛，不見參差頭髮之狀) J362, L0009, Z5375
甲骨、金文:人地名。
古音 ngwət 7 諧聲 xjiwər, xwər, xrwər, kwən k'wən, (ngiwat).

* 亦

[甲骨] 

[金文]

[小篆] 

説文:不順忽出也。從到子。
(毓字析出，頭倒栽之狀)
古音 t'wət.

* 巾

[甲骨] 

[金文]

[小篆] 

説文:佩巾也。從冂，丨象系也。
(下垂之巾形，古時人人佩帶之物) J335, L2581, Z4873
金文:芾字省寫(『赤巾幽黄』2834,『易女乃且巾』1386)
古音 kiən.

* 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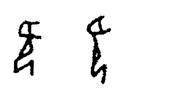
[甲骨]

[金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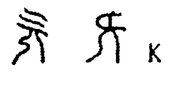
[小篆]

説文:十分也。人手却一寸動脈謂之寸口。從又，一。指事。
(手指之旁一短劃，表示大拇指的寬度爲一寸，古希臘初亦以之定長度單位)
古音 ts'wən 3.

* 无

[甲骨] 

[金文]

[小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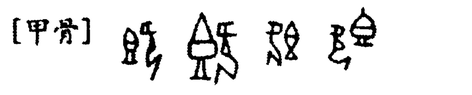
說文:飲食氣逆不得息曰无。從反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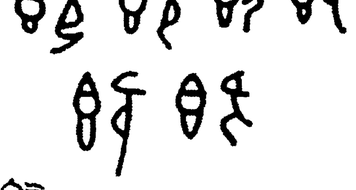
(轉頭打噎狀，以示禮貌。食後常打噎) J368, L2835, LZ143

甲骨:既成(『其屮乍无茲家』13587,『彝才庭才盧門无』30286,『及日服无』21476)

古音 kjər 4 **諧聲** kər 4, k'ər 2, ?ər 7, kiər 2, giər 2, xjər 4, ?jər, xiər.

既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小食也。從皂，无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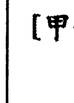
(一人於食前轉頭打噎，表示已吃飽，叫撤去食物) J234, L1751, LZ141, Z3306, ZB1692

甲骨:終既(『乙巳明雨，伐既雨，咸伐亦雨』11498,『雨自西，夕既』20964,『雨不既，其燎于亳土』屯665,『臣執，王占曰吉，其執，惟乙丁。七日丁亥既執』643,『于父己、父庚既祭酒酒』27416)

金文:終既(『既咸令』2152,『唯九月既生霸辛酉』0645,『友既拜稽首』1343)

古音 kjər.

* 刃

[甲骨] 

[金文]

[小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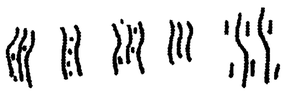
說文:刀鋻也。象刀有刃之形。

(一短劃在刀上，表示刃在刀上之部位) J202, L1545

甲骨:地名。

古音 njiən 14 **諧聲** niət.

* 川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貫穿通流水。虞書曰，浚く≪距川。

(多水之大河形) J446, 447, L3399, LZ485, 486, Z6375, ZB3398

甲骨:人地名(『執自川圍，得』英540,『川弗邑羊』屯2161,『才川人歸』21657)

河川(『即川燎，又雨』281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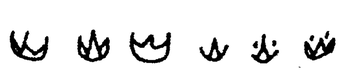
順利(『□屮疾，其川？ □屮疾，于今三月弗川』22098)

金文:河川(『于昭大室，東逆營二川』又337,『澭川上啓從征葦不□』又208)

田圳(『厥川三百□』1384)

古音 t'jiwən **諧聲** rjiwən 3, triwən, zdjiwən 2, djiwən, xjwən, kewən (也在元部).

* 火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南方之行也，炎而上。象形。

(火炎上揚狀) J409, L3139, LZ46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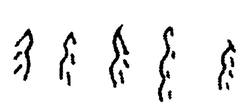
甲骨:大火星座(『屮新大星並火』11503,『火，今一月其雨』1248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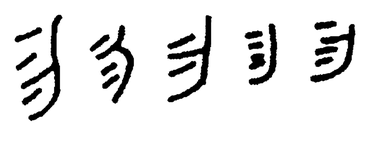
火災(『其屮火』2874,『于敦去火』7966)

災禍(『旬亡火』34797)

古音 xwər 2 **諧聲** ?ən.

* 勿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旗也。大夫之所建。象其柄有三游，雜帛爲之，幅亦白半。或從旂從勿。

(？不是旗形) J387, L2971, LZ1015, Z5807, ZB30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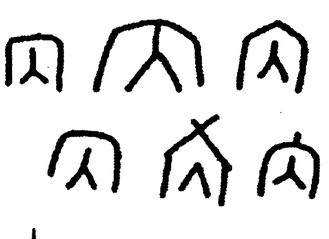
甲骨:否定副詞(『王勿往出』5111,『勿乎伐苦方』英560)

金文:否定副詞(『勿法[廢]朕命』0671,『勿或俞改』0062,『其世子子孫孫永寶用勿遂[墜]』2920)

古音 mjwət 12 **諧聲** mwət, mrwət, mjwət 5, xmjwət, mjwən 3, mjiwən.

* 内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入也。從冂從入。自外而入也。

(大概取自門內往外望之形像，掛帘在兩旁束住之象？) J240, L1797, LZ774, Z3426, ZB1755

甲骨:人地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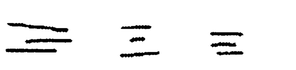
金文:內外(『令女薛[乂]我邦我家內外』0680,『王乎內史尹』1386,『淮夷敢伐內國』2144)

進入(『井公內右𠬜』2834,『女載牛羊以出內關』又2)

納(『虔夙夜出內王命』0669,『公東宮內饗于王』2148)

古音 nwər **諧聲** nwət 2, nrwət, (nəp 4, njiwar 7, riwar, nrwat, njiwat 3).

* 气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雲气。象形。

(或象長條之雲形) J17, LZ1283, Z294, ZB265

甲骨:迄至(『王占曰，屮崇，埽光其屮來艱。气至六日戊戌允屮☒』564)

乞求(『王占曰，疑。茲气雨，之日允雨』12532,『羽甲寅'气酒，協自上甲，衣至于毓，余一人亡禍』英1923)

完成(『王气以衆伐苦』29,『畢气步伐苦方，受屮又』629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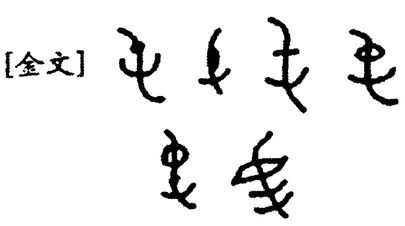
金文:完成(『不克气衣王祀』1379)

乞求(『用气沫壽』大37)

古音 k'jər 2 **諧聲** k'ər, xjər 5, kjər 2, gjər, gət 4, kjət 2, k'jət 2, gjət, ngjət 3, xjət 8, k'wət, (geat)

* 屯

[甲骨] 

[金文] 

[小篆]

説文:難也。象草木之初生屯然而難。從中貫一尾曲。一地也。

(捆縛兩片肩胛骨而套成一對之形，爲計算甲骨的單位) J18, L0171, LZ1266, Z333, ZB288

甲骨:時間單位，春季? (『今屯受年』 9652,『王于來屯伐帽』 6559,『王其省戈田，于辛屯日亡𢦏』 屯1013)

骨料一對(『晏示四屯卅一骨』 17628)

困屯(『祖乙若，王不屯』 13604)

俘虜(『羽甲午用多屯』 812,『執多屯』 8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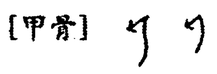
金文:衣純(『錫女玄衮屯』 139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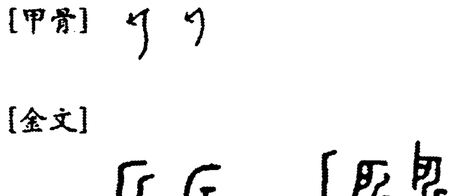
純厚(『秉德共屯。 余用匄屯魯于萬年』 0673,『屯恤周邦』 大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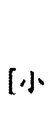
聯合(『屯三舟爲一艅』 又2,『屯十以堂一車』 又3)

古音 dwən 14 諧聲 twən, t'wən, ts'wən, tiwən 2, t'iwən 3, t'jiwən 5, djiwən 3, st'jiwən, tjiwən 3, (純tsjiəv)

* 斤

[甲骨] 

[金文] 

[小篆] 

説文:斫木斧也。象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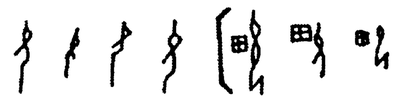
(長柄石斧的形象) J529, L4091, Z7705, ZB4027

金文:斧斤(『天君賞其征人斤貝』 0608)

重量單位(『重二百六十二斤之重』 又667)

古音 kjən 6 諧聲 ngiən 6, k'jən, gjiən 3, ngjiən 6, xjiən 5, k'ən, gjər 7, ngjər, (掀xjan).

* 允

[甲骨] 

[金文] 

[小篆] 

説文:信也。從儿，以聲。

説文:畯，農夫也。從田，夋聲。

(從畯字考察，允可能表示頭上包紮布巾遮陽的農民形態，農民朴素誠實) J362, L2787, LZ16, Z5379, ZB279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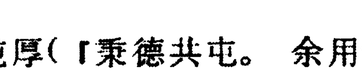
甲骨:確實、肯定(『今癸不其雨? 允不雨』 892,『王阱禽? 允禽三百乂四十八』 33371,『咸允左王』 248)

金文:確實、肯定(『允哉若言』 又286,『去去允義』 又47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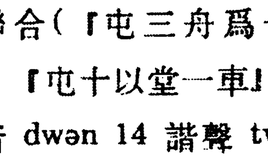
獫狁(『嚴允廣伐西俞』 1393)

古音 riwən 7 諧聲 tsjiwən 6, ts'jiwən 6, sjiwən 5, zdjiwən, tswər 3, tswən 2, dzwən, (梭 swan 4, tsjiwan, 悛 ts'jiwan, riwan)

* 云 (雲)

[甲骨] 

[金文]

[小篆] 

説文:山川气也。從雨。象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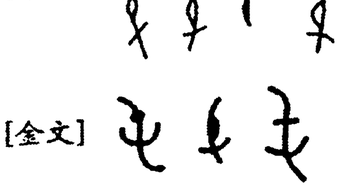
(象蜷曲的雲形) J456, L3459, LZ443

甲骨:雲層(『茲雲其雨』 13386,『乂燎于六雲五豕，卯五羊』 33273,『旬一月，昃雨自東。 九日辛未大采各雲自北』 21021)

古音 vjwən 9 諧聲 viwən, gwən, ngjwən.

* 分

[甲骨]

[金文] 

[小篆]

説文:別也。從八從刀。刀以分別物也。

(以刀切物分成兩半之意) J29, L0251, LZ959, Z44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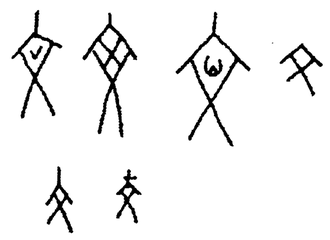
金文:分配(『射[謝]分田邑』 0670,『用厥剌祖分德□敢對王休』 又29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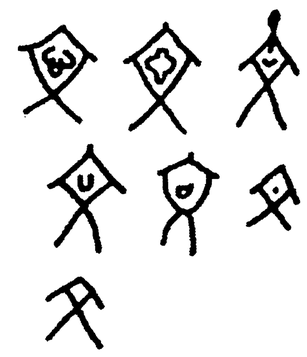
容量單位(『容三分』 0679)

部分(『一益十釿半釿四分釿之重』 又668,『大良造鞅爰積十六尊五分尊一爲升』 大51)

古音 pjwən 6 諧聲 bwən, prwən, p'rwən, p'iwən 3, biwən, p'jwən 11, bjwən 19, (頒 prwan 2).

* 文

[甲骨] 

[金文] 

[小篆] 

説文:遣畫也。象交文。

(一人胸上有刺紋，刺紋爲象徵流血的死亡儀式，引申爲紋飾) J372, L2857, LZ1243, Z5523,, ZB287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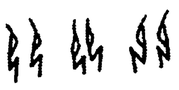
甲骨:地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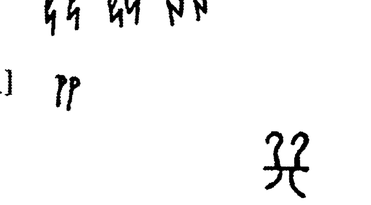
死者美稱(『王賓文武丁伐十人，卯六牢，𡆥六卣，亡尤』 35355,『王其又升于文武帝必，其以羌五人正，王受又』 3535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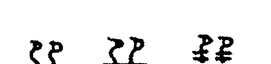
金文:死者美稱(『用乍朕文考尊簋』 1343,『衣祀于王不顯考文王』 137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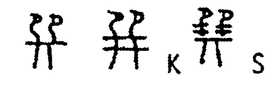
古音 mjwən 8 諧聲 liən, miwən 4.

* 卯 [巽]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二𠂤也。從二𠂤。

說文:巽，具也。從丌從卯，卯亦聲。

(行禮或宴席時列坐有序) J375, L2873, LZ159, ZB2942

甲骨:陳列食饌(『妣癸歲卯酒，翌日癸』 屯236,『勿尋卯于妣庚』 2461)

金文:選擇(『爲左大族台寺民巽』 又36)

古音 swən 諧聲 sjiwən, (選 sjiwan 5, dziwan 3, ts'jiwan 2, dzɪwan 5)(諧聲大都爲祭部字).

* 卉

[甲骨]

[金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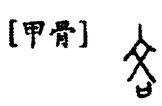
[小篆] 

說文:草之總名也。從屮從草。有大有小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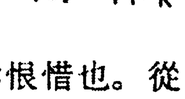
(草卉衆多之狀)

古音 xjwər 2 諧聲 xwət, (ngat, 賁pjier).

吝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恨惜也。從口，文聲。易曰，以往吝。

(恐不從文聲，大致象紋身的尸體埋於土坑之意，惋惜其違背古俗? 喪儀演變是捧殺、棄尸、割體而後才紋身、埋藏。要流血而死才合古時的禮儀) J45, L0397, LZ1243, ZB462

甲骨:人地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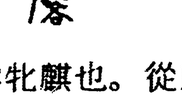
金文:借爲鄰(『吝邦難親』 又287)

古音 liən.

麐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牝麒也。從鹿，吝聲。

(甲骨文作從鹿從文，較不會從文聲，大概表達有美麗花紋的鹿) J402, L3057, LZ643

甲骨:地名。

古音 liən.

賁

[甲骨]

[金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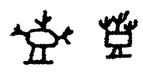
[小篆] 

說文:飾也。從貝，卉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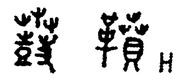
(可能與貝無關，也不像從卉聲，大致是某物盛飾狀，鼓?)

古音 bjwən 13, (pjier) 諧聲 pwən, p'wən 5, bwən, pjwən 2, p'jwən, mjwər.

賁

[甲骨] 

[金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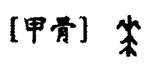
[小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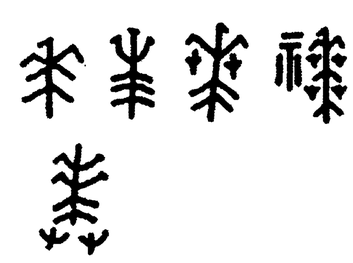
說文:大鼓謂之賁。賁八尺而兩面以鼓軍事。從鼓，賁省聲。

(大鼓上有多道裝飾物形) J219, L1663

古音 bjwən.

奔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疾也。從本，卉聲。

(舞具形，用以祈福)(與字形相近之求雖同爲祭名，但用法有別) J426, L3237, LZ564, Z6127, ZB3214

甲骨:祭名(『王賓奔，亡尤』 38683,『其用巫奔☒祖戊若』 35607,『王賓奔祖乙祖丁祖甲☒武乙衣，亡尤』 35803,『捐不既作，其亦奔，惟丁巳酒』 25892)

金文:祈求(『用奔壽匄永令』 1493,『唯用祈奔萬年』 1298)

祭名(『唯王初奔于成周』 1850,『成王大奔才宗周』 05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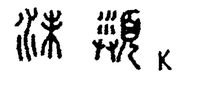
車飾(『奔轎較』 1380,『金車奔☐較』 0680)

古音 xwət.

沫

[甲骨] 

[金文] 

[小篆] 

説文:灑面也。從水，未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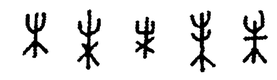
(一人臨皿洗臉之狀。金文字形像是以盆水替他人冲洗之狀。説文古文則作雙手捧水洗臉之狀) J440, L3363, Z2144, ZB1161

甲骨:人地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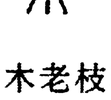
金文:借爲眉(『其沫壽無期』3007,『用祈沫壽』1499)

古音 xmwər.

* 未

[甲骨] 

[金文] 

[小篆] 

説文:木老枝葉重也。從木重中。象形。

(樹長得茂盛，枝條多) J566, L4381, Z834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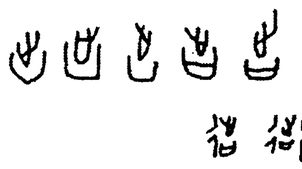
甲骨:干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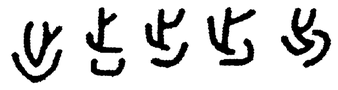
金文:干支。

尚未(『未甬[通]智』又287)

古音 mjwər 3 諧聲 mwər 4, xmwər, mjiwər, mrwər, miwər.

* 出

[甲骨] 

[金文] 

[小篆] 

説文:進也。象草木益滋，上出達之形。

(一足步出半地下穴居之狀) J272, L2071, LZ301, Z3930, ZB2018

甲骨:出現(『方其大出』6689,『王其觀日出，其□于日□』屯2232,『出入日歲三牢』32119,『今出羌，亡禍』6602)

外出(『東辛出，又大雨』30034)

金文:外出(『其萬年用卿王出入』1348,『册佩以出』139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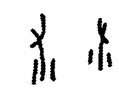
獻出，發出(『毋敢不出其帛』2926,『公迺出厥命』又197)

出現(『唯戎大出』又292)

止之錯字(『永世毋出』1500)

古音 t'jiwət 諧聲 twət 2, trwət, nrwət, yiwət 4, t'iwət 3, t'jiwət, zdjiwət, tjiwət, p'jiwər, t'jiwər, kwət 2, k'wət 4, ngwət, gwət, ngrwət, kjwət 4, k'jwət, gjwət 4, ngjwət, (掘gjwat 2, ngwat, 咄twat, tjiwat 3, 茁tsiwat).

* 术(秫)

[甲骨] 

[金文]

[小篆] 

説文:稷之黏者也。從古文术加禾。

(某種穀類作物之特殊形象?) J308, L2353, LZ356

甲骨:災難(父乙允术多子』3238)

古音 zdjiwət 8 諧聲 xwət, t'iwət 2, diwət, sjiwət.

朏

[甲骨]

[金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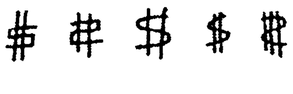
[小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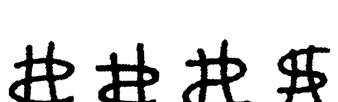
説文:月未盛之明也。從月出。周書曰，丙午朏。

(新月出現之日子)

古音 k'wət.

* 弗

[甲骨] 

[金文] 

[小篆] 

説文:撟也。從丿從𠃌從韋省。

(捆縛東西使保持一定形狀之意? 某種器物製作之過程，借爲否定詞) J486, L3721, LZ1340, Z6883, ZB3615

甲骨:否定副詞(『弗疾朕天』20975,『勿乎伐苦方，弗其受𡆥又』懷955)

金文:否定副詞(『弗敢喪』543,『王用弗望[忘]聖人之後』0669)

古音 pjwət 8 諧聲 p'jwət 6, bjwət 8, pjwər, p'jwər, bjwər 8, piwər, bwət.

* 凷(塊)

[甲骨]

[金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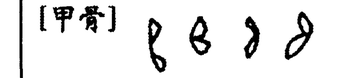
[小篆]

説文:墣也。從土一屈。象形。

(土塊盛于筐中之意，以便搬運)

古音 k'wər 諧聲 (屈krer).

* 自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小阜也。象形。

(兩小土堆形，爲適應窄長竹簡之寬度而竪寫) J532, L4119, LZ1159, Z7767, ZB4060

甲骨:軍隊，軍屯(『王乍三自，右中左』 33006,『其涉自于西沚』 屯1111,『自不其獲羌』 181)

金文:軍屯(『師雍父戍才古自』 0817,『更乃祖考乍冢嗣土于成周八自』 2834)

借爲純(『古喪自已[純祀]』 0676)

古音 twər 2 諧聲 k'iwər 3, kjwər, k'jwər 2, diwər 3, tiwər, diwər 2, gjwər.

帥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佩巾也。從巾，自聲。

(懸巾於門右，古時告知生產女嬰的習慣，巾爲婦女從事家務的器具) Z4877, ZB2565

金文:取法(『望帥井皇考』 0669,『穆穆帥秉明德』 1382)

古音 siwər 諧聲 liwər, siwət.

* 本

[甲骨]

[金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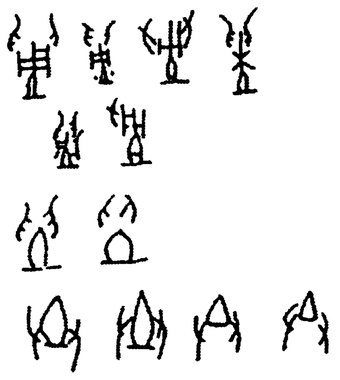
[小篆]

說文:木下曰本。從木一在其下。

(以一短劃指示樹木之根本所在) Z3708

古音 pwən 諧聲 bwən.

* 圣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汝潁之間謂致力於地曰圣。從土從又。讀又若兔窟之窟。

(雙手以石斧挖土狀，或扶有犁壁之犁刺土以挖土狀，挖土墾荒基本的工作) J519, L4001, 4007, LZ465

甲骨:墾田(『王令多尹圣于西，受禾』 33209,『王令多羌圣田』 33213)

古音 k'wət 諧聲 kiwər, (怪 krwəv).

* 妃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匹也。從女己。

(? 本來或作跪坐的一男與一女，相配成夫婦。新石器早期的婦女没有法定的固定配偶)

古音 p'wər, p'jwər

* 回

[甲骨] 

[金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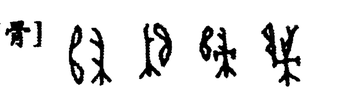
[小篆] 

說文:轉也。從口中。象回轉形。

(回施之花紋形) Z3975

古音 gwər 5.

歸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女嫁也。從止從婦省。從自聲。

(可能不是形聲字，而表達歸嫁時要帶一把故鄉的泥土? 籀文作止帚，大概與古時歸嫁的習俗有關，帶一把掃帚回娘家? 不久前尚有嫁女以鷄隨行之俗。或遠行者怕到陌生地而水土不服，亦有帶一把故鄉土滲於飲水中的習慣) J56, L0457, LZ1156, Z804, ZB515

甲骨:回歸(『王涉歸』 5231,『勿令望乘先歸』 7488,『萬人歸』 21651)

歸還?(『乎廉歸田』 950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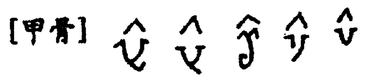
金文:回歸(『明公歸自王』 2446,『于厥復歸』 1357)

饋獻(『余來歸獻禽』 1393,『王令士道歸貉子鹿三』 27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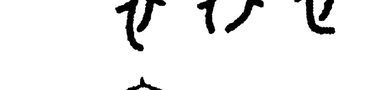
歸還(『王令仲□歸□白一哀貂裘』 1389)

古音 kjwər.

* 衣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所以藏體者也。上曰衣，下曰裳。象覆二人之形。

(有領之上衣形) J355, L2721, LZ720, Z5210, ZB2708

甲骨:衆合(『王其田，衣人亡災』27146,『王田，衣逐亡災』37534,『甲子乞酒羽日自上甲衣至于多毓，亡禍』22655,『酒羽日自上甲至多毓衣，亡它才禍』37844,『羽乙未勿衣燎』152)

金文:殷商(『念自先王先公遹敉克衣』1391)

衆合(『不[丕]克三衣王祀』1379,『衣博[搏]』又351)

衣服(『易女玄衣黹屯』2836,『易戠衣』1359,『玄衮衣』2834)

古音 ʔjər 9 **諧聲** ʔər.

* 耒

[甲骨]

[金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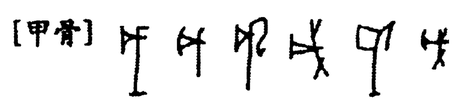
[小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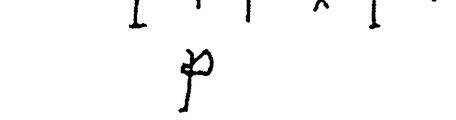
說文:手耕曲木也。從木推丰。古者垂作耒耜以振民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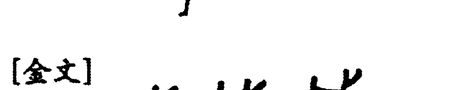
(手推耕犁之訛變，藉字所析出)

古音 lwər 4 **諧聲** liwər 2.

* 戌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恤也。人被殺傷可矜恤也。從戊，古文矛字。一指事。

(寬刃武器形，多充作儀仗) J572, L4415, LZ938, 929, Z8432, ZB3740

甲骨:干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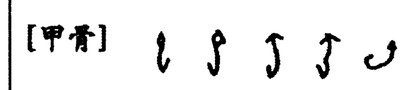
人地名。(『戌不其乎』19686,『戌勿復』1935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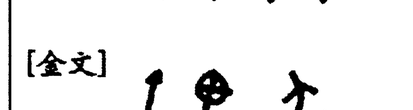
年歲(『今來戌受禾』屯646, 2629,『咸我來戌惟受禾』3325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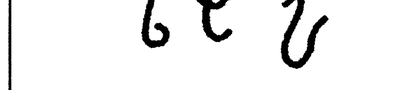
金文:干支。

古音 sjiət.

* 虫

[甲骨] 

[金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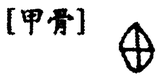
[小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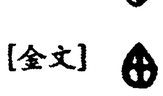
說文:一名蝮。博三寸，首大如擘指。象其卧形。物之微細，或行或飛，或毛或羸，或介或鱗，以虫爲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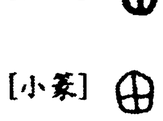
(蟲形) J509, L3909, LZ686, Z7365

古音 xjwər.

* 田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鬼頭也。象形。

(扮鬼神所戴的面具形) J382, LZ393, Z5690, ZB2981

甲骨:牲品(『用危方由于妣庚』28092,『羌方由其用，王受佑』28093,『其用由，才妣辛必至母戊』屯2538)

金文:語詞(『其萬由年子子孫孫永寶』大24)

古音 pjwət **諧聲** pjiwər 3, bjiwər, ngiər, vjwər, p'iwər 2, (洊 p'ewar).

* 肖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振肖也。從肉，八聲。

(? 八在脂部)

古音 xjət **諧聲** xiət 2, (俏rjiet).

* 聿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所以書也。楚謂之聿，吳謂之不律，燕謂之弗。從聿一。

(一手持有毛尖之筆狀) J128, L0979, LZ1191, Z1801, ZB1001

甲骨:人地名。

金文:借爲肆(『光之于聿』0058,『其聿其言』0031,『毋聿諸』1320)

古音 riwət **諧聲** piwət, liwət 2.

* 厶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衆坡土爲牆壁也。象形。

(疊土塊之狀，用以砌牆)

古音 liwər 5.

* 先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前進也。從儿從之。儿古文人字，之，出往也。

(一足在一人頭上，跣之字源？踏在他人頭上或身上要跣足) J366, L2809, LZ314, Z5419, ZB2809

甲骨:早先(『先高祖燎酒』32307, 『令子商先涉羌于河』536, 『裒岳先酒迺酒五雲，又雨』屯651)

先行(『畢往先』4067, 『勿令望乘先歸』7488, 『勿乎婦井先』2732, 『馬裒翌日丁先，戊王兑從，不雨』屯8)

前人(『其祀多先祖』38731)

金文:前人(『用辟于先王』0669, 『余懋稱先公官』13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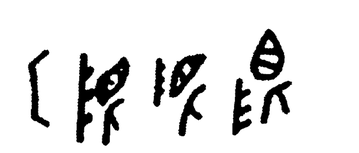
早先(『令眾奮先馬走』0660, 代先誓』又341)

古音 seən 8 **諧聲** siən 5, (洗srer, ser).

632

* 艮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很也。從匕目。匕目猶目相匕不相下也。易曰，艮其限。匕目爲艮，匕目爲真也。

(一人怨恨不屑顧盼而轉頭或瞪眼之狀)

古音 kən 6 **諧聲** k'ən 4, ngən 2, gən 6, krən, ngrən, grən, ngiən 4, ngjə, k'eən.

* 存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恤問也。從子，才聲。

(子在會意，孩子生產順利)

古音 dzwən 2 **諧聲** dzewən 3.

631

* 位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列中廷之左右謂之位。從人立。

(人所立之處爲列位所在，與立區別的後起字)

古音 viwər **諧聲** liər 2.

* 肖 [殷]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歸也。從反身。

說文:殷，作樂之盛稱。從肖從殳。

(殷字析出，手持棒槌擊鼓一類的樂器，爲大規模樂奏才使用的樂器) Z5202, ZB2698

金文:殷商(『我聞殷述令。唯殷邊侯田。于殷正百辟』0676)

古音 ?jən 3, ?rən.

634

* 舛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對卧也。從夕中相背。揚雄說，從足舂聲。

(舞磷等字析出，兩脚外分舞蹈之狀)

古音 t'jiwən, t'jiwən **諧聲** st'jiwən 3.

舜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舜草也。楚謂之蔓，秦謂之藑。藑地生而連華。象形。從舛，舛亦聲。

(巫者身上塗磷，藏身櫃中，舛後加，强調巫師跳舞作法的景象。櫃中之巫大概是神像)

古音 st'jiwən.

633

* 希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失收)

說文:稀，疏也。從禾，希聲。

(布之織孔大，稀疏不密之意)

古音 xjər 15 諧聲 xrər, t'iər 3.

* 叟 (没)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入水有所取也。從又在囘下。囘古文囘，淵水也。讀若沫。

(人没於水中，只見漩渦中一手上舉待救之景)

古音 mwət 5 諧聲 ?wət.

* 孛

[甲骨]

[金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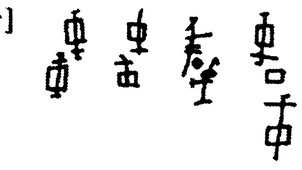
[小篆] 

說文:曑也。從宋，人色也。從子。論語曰: 色孛如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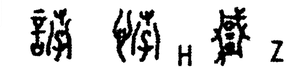
(芽衝出地面而其外殼分裂狀) ZB769

古音 bwər 3 諧聲 bwət 7, pjwət.

誖

[甲骨] 

[金文] 

[小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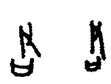
說文:亂也。從言，孛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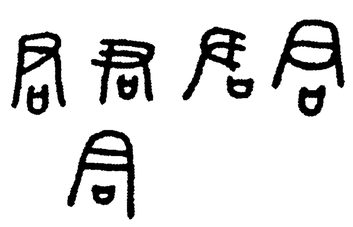
(兩盾相撞擊之狀，可能是慌急之時隊伍排列不整的現象) J862, L0755, LZ88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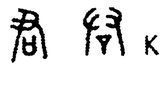
甲骨:人地名。

古音 bwər.

* 君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尊也。從尹發號，故從口。

(手持筆沾墨寫字爲發號令者，乃作決策的長官，與書字區別，不畫出筆毛) J40, L0353, LZ354, Z560, ZB408

甲骨:諸侯長(『余告多君曰，般卜又祟』 24135,『多君弗言，余其𠂤，于庚匄祝』 24132)

金文:諸侯長(『王令毛公以邦冢君、土馭、𢦏人伐東國』，『邾君求吉金』 0029)

君長(『其夙夜用享孝于皇君』 1278)

封爵名(『單父上官勹宰所受平安君者也』 又668)

君子(『友里君子生帥隅□于成周』 1356)

古音 kjwən 3 諧聲 kiwən 2, k'iwən, ? iwən, giwən 2, gjwən 6, xjwən, t'wən.

* 肉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言之訥也。從口從內，內亦聲。

(? 大半與嘴巴無關而與住家有關) J92, L0691, LZ77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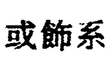
甲骨:祭儀? (『若肉祖乙𠂤，王受又』 27110,『𠂤妣庚，若肉于必，王受又』 屯822,『肉册用十卣又五卣』 屯110,『若肉于學』 屯662)

古音 nwət, nrwət 諧聲 xjiwər, krwət, gjiwət 2, xewət.

* 尾

[甲骨] 

[金文] 

[小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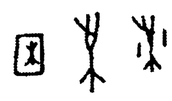
說文:微也。從到毛在尸後。古人或飾系尾，西南夷亦然。

(身後部之尾形，傳説中之伏犧、女媧有尾。或動物之尾形，因受竹簡寬度所限而竪寫) J358, LZ76

甲骨:交尾(『幸往芻自□? 王占曰，其惟丙戌幸，𠂤尾。其惟辛家』 136)

古音 mjwər 3 諧聲 miwər 2, xmjwər.

* 困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故廬也。從木在口中。

(樹木受踐踏或限於範圍之內，均難充分生長) J57, 276, L2119, LZ327, 511

甲骨:雲之名(『茲困雲其雨』133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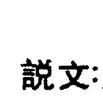
困厄(『其先于六大示告困』屯2295,『取河，其困于上甲，雨』34235)

古音 k'wən 8 諧聲 ngwən, ngjwən, kjwən.

* 隶

[甲骨]

[金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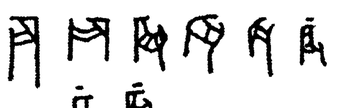
[小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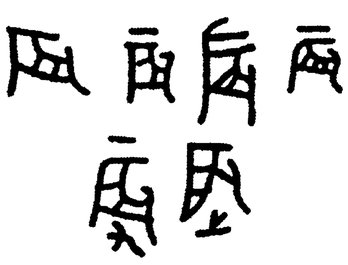
說文:及也。從又從尾省。又持尾者從後及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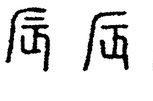
(手持之筆因墨汁太多而相續滴下之狀)

古音 dər 3 諧聲 xjiər, xrər, liər, sjiər 3, t'wət, t'ər, t'wər, riər 3, (逮der).

* 辰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有身也。從厂從丙省。厂象人之形，與后厄同意。伏而邕蔽有所恥也，辱字從此。

(蜃爬在地上之形。受竹簡寬度所限而竪寫。古時以蚌殼作爲農具) J561, L4349, LZ441, Z8276, ZB4284

甲骨:干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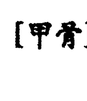
時辰?(『戠吉辰』25747,『其五牢又辰』屯4178)

金文:干支。

時辰(『唯王正月辰才甲午』1354)

古音 djiən.

農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早昧爽也。從臼從辰。辰時也。辰亦聲。

(雙手持蜃製工具，去田地工作是一清早就得從事之事) J107, L0837, LZ443, Z1483, ZB861

甲骨:農官(『令多農』9477)

金文:借爲振(『曶桴農鐸』又287)

古音 djiən.

* 乖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戾也。從丫而𠂤。𠂤古文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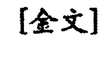
(某物有毛或根分散而不集中之狀)

古音 krwər.

* 肥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多肉也。從肉卩。

(人而有肉者爲肥胖)

古音 bjwər 3 諧聲 p'iwər.

* 習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出氣詞也。從曰。冎象氣出形。春秋傳曰，鄭太子冎。

籀文。一曰佩也。象形。

(象有刻紋的長方玉佩形)

古音 xmwət

* 枚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枝幹也。可爲杖。從木從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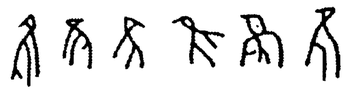
(自樹取下枝柯以爲手杖) J260, L1975, LZ511, Z3730

甲骨:木槳?(『復枚舟』33690,『弜從枚舟』32555)

金文:單位詞(『商鬲一枚』1384)

古音 mwər 2.

* 隹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鳥之短尾總名也。象形。

(鳥的簡略輪廓，與長短尾之分無關) J171, L1249, LZ649, Z2273, ZB12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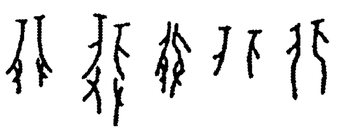
甲骨:鳥(『王田□，往來亡災? 禽隹百三十八，□二，雉五』3736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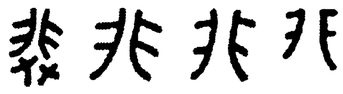
語詞(『王聽不隹禍』5298, 『王田于鷄彔獲大□[烈]虎，才十月，隹王三祀協日』懷1915)

金文:語詞(『隹王廿祀』1868, 『隹王來征夷方』2138, 『今余隹或酮命女』1370)

古音 tjiwər 5 諧聲 twər 3, t'wər 2, dwər 4, ts'wər 4, dzwər 2, swər, riwər 11, diwər 2, k'rwər, grwər, xjiwər 4, ts'jiwər 2, sjiwər 3, tjiwər 5, t'jiwər 2, djiwər 2, viwər, liwər.

* 非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違也。從飛下翅，取其相背也。

(排字源，雙手往兩旁推開某些物之狀) J693, 799, L3489, LZ67, Z6492, ZB3460

甲骨:是之反(『日又戠，非禍，隹若』33698, 『卜又崇，非禍』34708)

金文:是之反(『今余非敢夢先公又進退』1390, 『余非庸又聞[昏]』0680)

以爲非(『寡人非之』又286)

古音 pjwər 2 諧聲 pwər, bwər 3, brwər 3, piwər, p'jwər 10, bjwər 14, piwən.

* 委

[甲骨]

[金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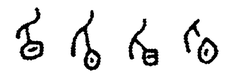
[小篆] 

說文:委隨也。從女從禾。

(婦女搬運禾束，不堪負荷其重之意)

古音 ?iwər 諧聲 ?wər 3, niwər, ?iwər 14, njiwər, nwər, nwər, (逶?iwa).

* 昏

[甲骨] 

[金文]

[小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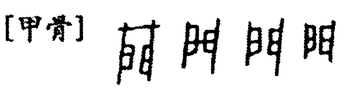
說文:日冥也。從日從氐省。氐者下也。一曰從民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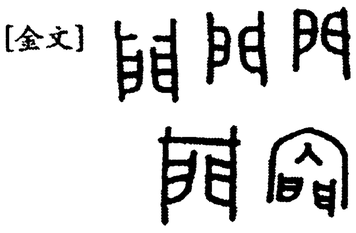
(太陽已下降至像是低於人之高度的時候爲黃昏) J285, L2191, LZ961

甲骨:時刻(『旦至于昏不雨』29272, 『郭兮至昏不雨』29801)

古音 xmwən 10 諧聲 miwən 10, mwən.

* 門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闚也。從二户相對。象形。

(象兩扇户之門形) J465, L3513, LZ791, Z6554, ZB3488

甲骨:門户(『王于宗門逆羌』32035, 『其用才父甲必門，又正』屯2334, 『王于南門逆羌』32036)

金文:門户(『宰弘右頌，入門』2836, 『嗣乃祖嫡官邑人，虎臣，西門夷』1374, 『小門人繇』2927)

古音 mwən 4 諧聲 miwən 4, mjwən 4.

* 卒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隸人給事者爲卒。卒衣有題識者。

(鱗片綴合之盔甲形，初爲將領之裝備。後因盔甲普及，轉稱兵卒) J801, 802, L2725, LZ720, Z5231, ZB2732

甲骨:完成(『王勿卒人』1210, 『侯告稱册，王勿卒歲』7408, 『婦□娩嘉，惟卒』14033, 『勿卒歸戠』1610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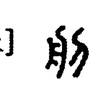
金文:兵卒(『左軍之□僕大夫□之卒』又363)

古音 tswət 諧聲 ts'wət 3, dzwət 3, swət, tsjiwət 4, dzjiwət 4, tswər, swər 4, ts'wər 4, tsjiwər 3, ts'jiwər 2, dzjiwər 3, sjiwər 5.

* 舟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船行不安也。從舟，刖省聲。讀若兀。

(與刖不同部，大概表示於船上用刀劈砍東西會造成木板裂隙而進水，担心遲早會出事)

* 昆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同也。從日從比。

(金文字形可能所訛變，原來可能表現太陽照射下的陰影，人人相似，不能分辨面貌) Z4193

古音 kwən 11 **諧聲** gwən 3.

* 奔

[甲骨]

[金文] 

[小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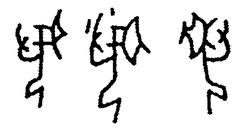
說文:走也。從夭，賁省聲。與走同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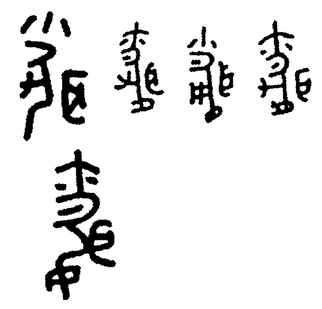
(兩手上下擺動快速奔跑，脚步快，看似多脚的樣子) Z6090, ZB3193

金文:快跑(『不敢不萬年夙夜奔走揚公休』273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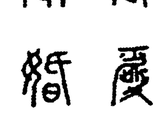
古音 pwən 2 **諧聲** pjwən.

聞 [慶]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知聲也。從耳，門聲。古文從昏。

(特顯著一人之耳朵，司聽聞，金文借爲婚姻) J466, L3525, LZ238, Z4182, 6587, 6705, ZB3511, 3560

說文:婚，婦家也。禮，娶婦以昏時，婦人陰也，故曰婚。屬，籀文。

甲骨:聽聞(『旬亡禍? 三日乙酉夕月虫食，聞』11485,『虫疾齒，父乙惟虫聞』13651,『苦方亡聞』6077,『王占曰，其虫來聞，其惟甲不⊠』1075)

金文:婚嫁關係(『用享孝于兄弟婚媾諸老』2832,『惟用獻于師尹朋友婚媾』1496)

聽聞(『我聞殷述令[鑒命]』0676,『聞于四方』0051)

昏庸(『余非墉又聞』0680,『女某[靡]否又聞』1370)

車之裝飾物(『畫聞』13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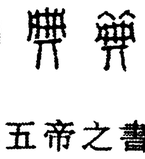
古音 mjwən.

古音 xmwən 2.

* 典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五帝之書也。從冊在丌上，尊閣之也。莊都說，典大冊也。

(雙手捧重要的典册，恭敬閱讀，册下二短劃是爲與册字區別?) J87, L1581, LZ1136, Z2846, ZB1488

甲骨:典册(『工典其觀』38310,『工典其酒肜』24387,『稱典乎從』7422)

册伐(『典伐召方，受又』33020)

金文:經典之重要(『永爲典常』150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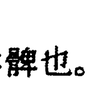
册命(『王令尹氏友史□典善夫克田人』1496,『用典王令』1378)

古音 teən 3 **諧聲** t'eən 5.

* 屍 (臀)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髀也。從尸下丌居几。

(以圈指示臀所在人身之部位，後加丌表示坐具) J789, L2749, LZ30

甲骨:臀部(『屍其虫疾』13750,『至牢用豕屍』21803)

古音 dewən 3 **諧聲** dewən 4, tewən.

* 侖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思也。從亼冊。

(象衆音管或衆竹簡有順序地會捆編在一起之意?) ZB172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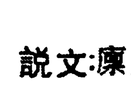
金文:評論(『侖其德』又287)

古音 liwən 11 **諧聲** lwən 6, kwən, gwən, krwən.

* 囷

[甲骨]

[金文]

[小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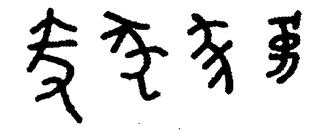
說文:廩之圜者。從禾在口中。圜謂之囷，方謂之廩。

(存放禾堆之範圍)

古音 k'iwən 2 **諧聲** giwən 2, kjwən 2, kiwən 3.(有省聲爲禾)

* 豕

[甲骨]

[金文] 

[小篆]

説文:從詞也。從八，豕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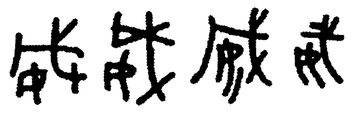
(猪身上一短畫。野猪受箭傷，急着逃遁之狀？) Z458, ZB361

金文:墜敗(『女毋敢豕』 0680, 『叔穆不豕于厥身』 0059)

古音 rjiwVr 10 諧聲 dwər 3, sjiwər 3, njiwər 2, ngrwər, ngrər, diwər 2.

* 威

[甲骨]

[金文] 

[小篆]

説文:畏也。從戊從妥省。

(以戈威嚇女性？但戊形兵器大都用於儀仗，或表示婦女持戚之象，也是有威儀者才見得到的景象) Z6755, ZB3572

金文:威風(『旅敢啟帥井皇考威義』 0057)

古音 ?jwər 2 諧聲 ?rwər.

* 叔 [蒐]

[甲骨]

[金文]

[小篆] 

(説文失收)

説文:蒐，草也。從草，叔聲。

(叔可能是簣字源，從叔聲之字或作從貴，如賮。字象手持簣器以收集草葉之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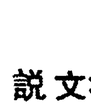
古音 k'rwər 諧聲 krwər, k'rwər 4.

古音 krwər.

* 臾 (簣)

[甲骨]

[金文]

[小篆] 

説文:草器也。從草，貴聲。象形。論語曰，有荷臾而過孔氏之門。

(雙手拿收集落葉之筐)

古音 giwər 8 諧聲 kwə, gwər 7, ngrwər, k'iwər 3, vriwər 4, kjwər, xwər, dwər 3, k'rwər, xrwər, t'wər.

* 突

[甲骨] 

[金文]

[小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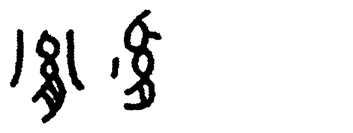
説文:犬從穴中暫出也。從犬在穴中。一曰滑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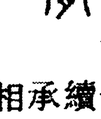
(不從穴，穴爲有井架支木的礦坑。犬以牆洞出人，突見竄出屋外之象，小點爲激起的灰塵) J328, L2507, LZ624

古音 t'wət, dwət.

* 胤

[甲骨]

[金文] 

[小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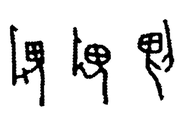
説文:子孫相承續也。從肉從八。八象其長也。從幺，象重絲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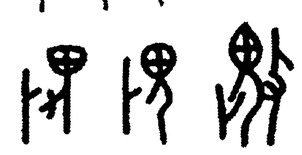
(腸子形。子孫相承甚久長，如腸子連續甚長) Z2614, ZB1404

金文:名門直系(『余咸畜胤士』 3012, 『胤嗣妥盩』 又288)

古音 riən, rien.

* 畏

[甲骨] 

[金文] 

[小篆] 

説文:惡也。從由從虎省。鬼頭而虎爪，可畏也。

(巫師戴面具扮鬼且持兵器之象，其威力更高，令人畏怕) J382, L2909, LZ126, Z5691, ZB2983

甲骨:人地名。

金文:畏忌(『畏天畏』 0676, 『余不畏不差惠于政德』 又669)

威儀(『夙夕敬念王畏』 0680, 『淑于畏義』 0052)

古音 ?jwər 2 諧聲 ?wər 10.

* 胃

[甲骨]

[金文] 

[小篆] 

説文:穀府也。從肉，囟象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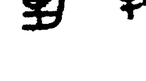
(胃裝有食物形，加肉之意符使其意義更爲明顯) Z2608, ZB1396

金文:借爲謂(『胃之少虛』 3159)

古音 vjwər 9 諧聲 k'rwər, k'iwər.

* 軍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圜圍也。從車從勹。軍，兵車也。

(從車，旬聲? 但旬在脂部。馬車爲指揮官坐乘，要較大的編制才配備馬車。牛車則爲軍事輜重運輸所必備。可能表現車隊有護衛包圍着，是軍隊的編制) Z7757, ZB405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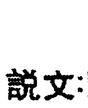
金文:軍隊(『鄂右軍』3140,『今吾老庸，親率參軍之衆』又287,『余命女政于朕三軍』大45)

古音 kjwən 諧聲 kwən 4, ngwən, gwən 12, ngjwən 2, vjwən 8, xjwər 6, xjwən, ?jwən. (xjwan)

* 眉

[甲骨]

[金文]

[小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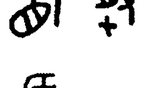
說文:卧息也，從尸自。

(睡卧而聞鼻息聲，熟睡之現象)

古音 xrər.

* 盾

[甲骨]

[金文] 

[小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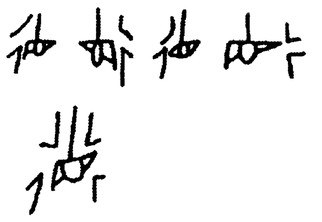
說文:瞂也。所以扞身蔽目。從目。象形。

(護衛人身之盾，以目代身，露眼睛以看來襲之方向，或作十字盾形及豚聲) ZB1175

金文:盾牌(『盾生皇晝内』又22,『孚兵盾，矛戈，弓箙矢，裨胄』又351)

古音 dwən 3 諧聲 t'iwən 2, rjiwən 3, zdjiwən 4, dwət.

循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順行也。從彳，盾聲。

(建路時以眼測量道路是否筆直。是種才能。依字形看，德字應由此字演變) J74, L0563, LZ864

甲骨:順利(『祖丁惟循若于王』1854,『勿循屮于黄尹』7260,『父乙它? 王占曰，父它，惟不循』766)

樂奏(『屮奏循，下上若』723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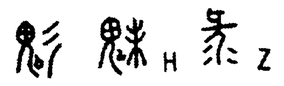
軍事行動(『今條王循伐土方』6399,『王循土方』559)

古音 rjwən.

* 彪(魅、彖)

[甲骨] 

[金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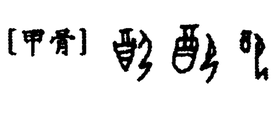
[小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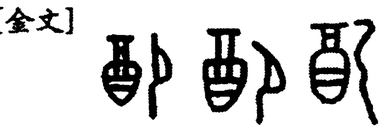
說文:老物精衛。從鬼彡。彡，鬼毛。

(彡表示磷光，唯久年之尸骨才能在黑暗中發出磷光，故爲老精怪) J382, L2905, LZ126

古音 miwər.

* 配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酒色也。從酉，妃省聲。

(饗宴時一人配以一杯酒之象) J569, L4409, LZ1041, Z8362, ZB4321

甲骨:配偶?(『余燎于其配』英1864,『王惠畐配』懷1640)

金文:配偶(『拍乍朕配平姬享宫祀彝』1500)

配合(『我隹司配皇天王』0061,『敬配昊王』214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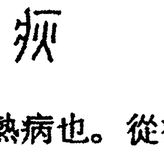
分配(『不鞏先王配命』0680)

古音 p'wər 3 諧聲 p'jwət, 妃 p'jwər.

* 疾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熱病也。從疒從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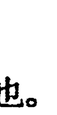
(發燒之病)

古音 t'iən.

* 屍

[甲骨]

[金文]

[小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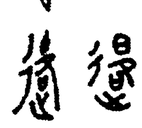
說文:終主也。從尸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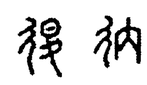
(死之尸會意? 尸於此或是二次葬的姿態，象身手足都拆疊在一起之狀)

古音 st'jiər.

* 退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却也。從彳從日從夂，夂亦聲。一曰，從彳從夂從日聲。

(足在門內，內爲門裏頭的形狀，退居家中的景象) J72, L0577, LZ303, ZB618

甲骨:延遲(「其惟甲寅娩不吉，退惟女」 14001)

消退(「王占曰，今夕退雨」 12997)

歸退(「王其令退歸，其每」 28013,「鉞弗其退」 7684)

脱逃(「王其逐兕獲，弗退兕? 獲豕二」 190,「惟其退鹿」 10303)

金文:回退(「而退與者侯齒長於會同」 又280,「進退□乏法者」 又289)

古音 t'wər.

* 衰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草雨衣也。秦謂之蓑。從衣，冉象形。

(象不縫邊純的喪衣形，服喪期間少飲食故體弱)

古音 siwər 3 **諧聲** ts'wər 2, swər, swər 2, ts'iwər, (衰swa).

* 飛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鳥翥也。張翼之形。

(鳥張羽飛翔狀)

古音 pjwər 2 .

* 盥 [温]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仁也。從以皿食囚。官溥說。

說文:温，温水出楗爲符，南人黔水。從水，盥聲。

(象人在澡盆中，洗澡使用温水) J228, L3277, LZ10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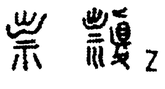
甲骨:洗澡? (「祖丁若小子盥」 6653)

古音 ?wən 7 **諧聲** ?iwən, ?jwən 13, ?wət 3,(媼?əw)

* 崇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神禍也。從示出。

(除祟的道具形)(同殺字) J20, 134, 931, L0097, LZ572, 682, Z380, 1849, ZB310

甲骨:災祟(「祖辛祟王」 1735,「今日祟召方，執」 屯190,「畢𠂤疾，勿祟，𠂤害? 亡害」 17452,「于高祖，祟又害」 32315)

求異體? (「于南方祟雨」 30175,「王祟雨十土」 32301,「其求年于示，祟又大雨」 28266)

金文:用以爲祭字。

古音 riwər **諧聲** sjiwət, (ts'wan).

* 骨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肉中窾也。從冎有肉。生人之骨也。

(牛肩胛骨形，用以占卜問禍福) J150, L1501, LZ827, 833

甲骨:災禍(「芳方出，惟我𠂤牛骨」 6087,「王𠂤夢，不惟骨」 11018,「子不骨凡𠂤疾」 223)

骨頭(「王其疾骨」 709,「□示四屯𠂤一骨」 17628)

古音 kwət 5 **諧聲** k'wət 2, gwət 3, ?wət, grwət 4, k'wər.

* 敃 [微]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秒也。從叉從攸省。

(棒殺病微體弱的老人，古代喪俗，放出血與魂以便投胎重生。彳後加，籀文薇即無彳。殺字的古文與此字形甚近，可能是一字之分化)(懷893) LZ31, Z5015, ZB2627

金文:老弱?(「□黄髮微」 2723)

古音 mjwər 6 **諧聲** mwər, miwər 2, xmjwər 2.

豈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還師振旅樂也。從豆，微省聲。

(鼓上有裝飾的軍鼓形)

古音 k'jər 2 **諧聲** kər 3, k'ər 9, ngər 4, kiər, ngjər 2, gər, ngən.

* 圂 (溷)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厠也。從豕在口中。亦曰圂。

(養猪處亦爲家居之厠所所在。爲集肥的方便) J276, L2125, LZ623, 760, Z3993

甲骨:猪圂(『勿乍溷于專』 11274) ?(『般溷以』 9063)

金文:陷溺(『余小子溷湛于艱』 0680)

古音 gwən 7.

* 晉 [隱]

[甲骨]

[金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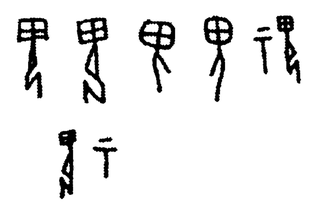
[小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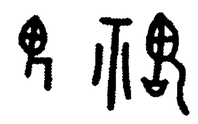
說文:所依據也。從受工。讀與隱同。

(兩手上下包持一物,隱藏不使人知其中爲何物?)

古音 ?jən 8 諧聲 ?ən.

* 鬼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人所歸爲鬼。從古文人,由象鬼頭也。鬼陰氣賊害。從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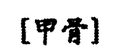
(巫師戴面具扮鬼形之像) J382, L2903, LZ125, Z5661, ZB297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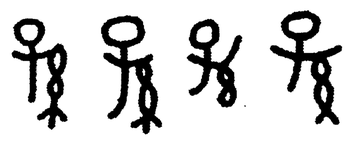
甲骨:鬼神(『亞多鬼夢,亡疾』 17448,『王占曰,茲鬼魅』 13751,『多鬼夢,不至禍』 17451,『祟鬼于□告』 屯 4338)

金文:鬼神(『龔貪鬼神』 1336)

古音 kjwər 2 諧聲 kwər 2, k'wər 4, ngwər 4, gwər 4, grwər 2, kiwər 6, giwər, ngjiwər 3, k'rwər.

* 孫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子之子曰孫。從子從系。系,續也。

(子所連續傳下之末裔,如絲線之持續長遠。或以爲表現出殯牽紼者爲孫輩,但執紼者非皆親戚或孫輩) J504, L3865, LZ204, Z7212, ZB3762

甲骨:地名。

金文:孫輩以下(『子子孫孫永寶用之』 2980,『世孫子永寶』 1351)

古音 swən 4.

* 尉

[甲骨]

[金文]

[小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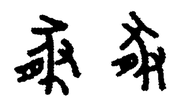
說文:從上按下也。從古文仁。從又持火以尉申繒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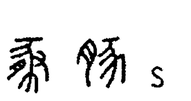
(作手以[工具]取火上燒烤之石塊以熨燙病人的背部狀)

古音 ?jwər 6 諧聲 ?jwət 2.

* 豚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小豕也。從古文豕,從又持肉以給祠祝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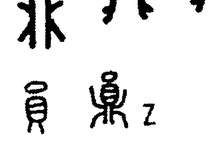
(最好吃的猪肉,即幼猪的肉) J392, L3007, LZ617, Z5843, ZB305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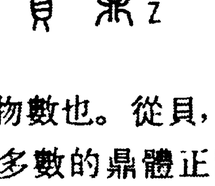
甲骨:小豕(『肇祊,用百羊,百犬,百豚』 15521,『河燎,夕東豚』 3043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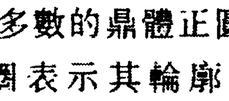
金文:小豕(『□百生豚,眔賞卣鬯貝』 1951)

古音 dwən 5 諧聲 kwən.

* 員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物數也。從貝,口聲。

(絶大多數的鼎體正圓,以鼎及圓圈表示其輪廓爲圓) J277, L2127, LZ1064, Z3997, ZB2063

甲骨、金文:人地名。

古音 vjwən 9 諧聲 ?jwən, viwən 6, swən 3 (員 viwan 2, 損 xjwan).

* 隼

[甲骨]

[金文]

[小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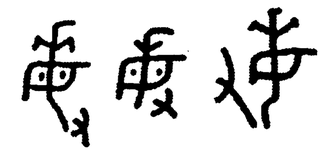
說文:祝鳩也。從鳥,隹聲。一曰鶉也。

(小篆或文以常棲於枝頭之鳥會意? 或携於手臂以往狩獵?)

古音 sjiwən 諧聲 njiwən.

* 敏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疾也。從攴，每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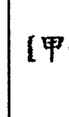
(一手在一婦女頭上梳髮插笄狀，動作要敏捷才能節省時間做別的事) J138, L3599, LZ176, Z1876, ZB103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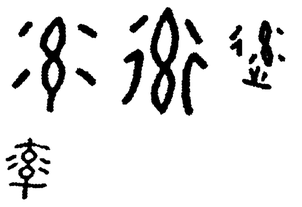
甲骨:敏疾(『其敏來伐，受又』36765)

金文:聰敏(『女敏可吏』1388, 『敏朝夕諫。敏敕罰訟』0676)

古音 miwən.

* 率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捕鳥畢也。象絲網上下其竿柄也。

(象腸子及所附帶的油脂狀) J508, L3905, LZ1222, Z860, 7360, ZB3827, 53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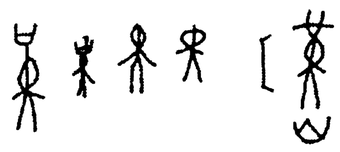
甲骨:祭儀(『今來羌，率用』248, 『求自上甲、大乙、大丁、大庚、大戊、中丁、祖乙、祖辛、祖丁十示，率牡』32385, 『其率，惟小牢』2605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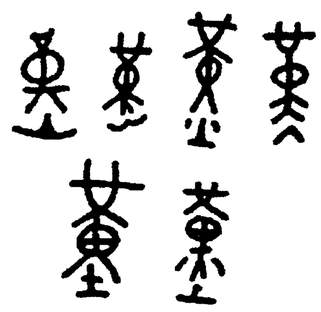
討伐(『苦方還率伐，不王其正，勿告于祖乙』6345)

金文:領導(『率肆于西』0676, 『率南淮夷、東夷，廣伐南國、東國。率公戎車百乘』0678, 『率懷不廷方』0680)

古音 siwət 2 諧聲 siwət 5, siwər, (sriwar).

* 堇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黏土也。從土從黃省。

(與第八部的熯同形，土爲火所訛變。饑荒肚餓，手按肚子，巫師求雨姿式，或下加火烤，思取得上帝的同情而降下雨) J520, L4013, LZ104, 105, Z7467, ZB3910

甲骨:旱饉(『不雨，帝惟堇我』10164, 『帝其降堇』10168, 『西土亡堇』10186)

顏色(『妣庚史，𢀛堇牛其用』屯2363, 『求雨，𢀛堇羊用，又大雨』30022, 『其堇豕』英834)

金文:勤勉(『王肇遹省文武堇疆土』0061, 『孟姜喪其人民邦域，堇宴舞』283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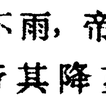
玉佩(『佩以出，反人堇章』283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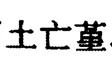
覲見(『堇于王』0559)

古音 giən 13 諧聲 k'iən 2, kjən 4, gjən 5, ngjən, krən 3, ngiə.

* 豕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豕怒毛豎也。從豕從辛。

(野猪激怒，低頭前突狀? 但毅字作辛於豕上，把野猪閹割以馴服之象?)

古音 ngjər 5.

* 開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張也。從門從幵。

(雙手解門閂以開門之狀)

古音 k'ər.

* 乘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背呂也。象脊肋形。讀若乖。

(象肋骨在脊椎骨上之狀)

古音 krwər.

古音 siwət 2 諧聲 siwət 5, siwər, (sriwar)

* 奮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鳥張毛羽自奮奮也。從大隹。讀若睢。

(大鳥翅膀有力，振動有聲?)

古音 sjwər.

* 壹

[甲骨]

[金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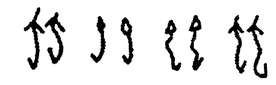
[小篆] 

說文:壹壺也。從凶從壺。不得洩凶也。易曰,天地壹壺。

(壺蓋密合,壺中之氣洩露不出去之狀)

古音 jwən.

* 蚰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蟲之總名也。從二虫。讀若昆。

(小蟲群集狀) J510, L3923, LZ686, Z737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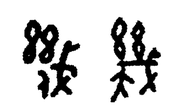
甲骨:人地名。

金文:?(『□曰出又蚰人』2990)

古音 kwən.

* 幾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敶也。殆也。從幺從戍。戍兵守衛。幺而兵守者危也。

(人可坐而以脚踏板控制經線開闔之織機,戈即機之側視,絲線表示其作用,引申爲機械操作之事物) Z2484, ZB1334

古音 kjər 17 諧聲 gjər 7.

* 飧

[甲骨]

[金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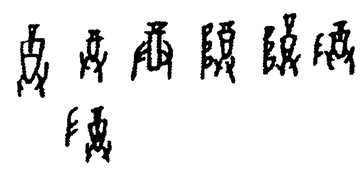
[小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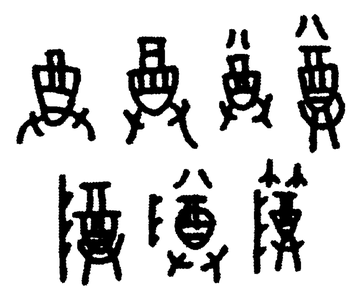
說文:餔也。從夕食。

(以晚上之食會意。古時一般人只用二餐,偶而滯留甚晚時才用晚餐,約在十時左右,特爲製一專字)

古音 swən.

* 尊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酒器也。從酋,廾以奉之。

(雙手捧酒尊以供祭,或點明于階前舉行) J572, L4411, LZ380, 411, 482, Z8389, ZB4339

甲骨:供酒(『子漁疾目,尊告于父乙』13619,『王夢尊,惟禍』905,『其尊告于大室』英2082,『其尊鼓告于唐,牛』1291)

金文:供祭用(『用乍父乙寶尊彝』2704)

古音 tswən 8 諧聲 dzwən 4, tsjiwə, ts'jiwən.

* 綏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車中把也。從糸從妥。

(婦女用手拉上車的繩綏,婦女不能如男子不顧形像而跳上車)

古音 sjiwər 諧聲 njiwə, 餒nwər.

* 筋

[甲骨]

[金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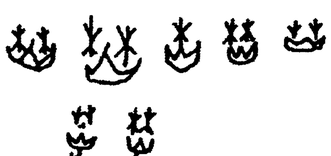
[小篆]

說文:肉之力也。從力從肉從竹。竹,物之多筋者。

(肉中有物韌硬有力好像竹之纖維)

古音 kjən.

* 焚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燒田也。從火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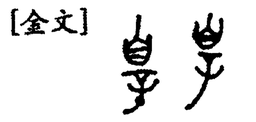
(火燒森林之狀) J412, L3171, LZ473, 1281, ZB31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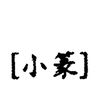
甲骨:焚燒(『𠂤祟□𠂤亦焚廉三』583,『焚□,禽又兕』屯4462,『羽戊午焚,禽』10198,『王叀成录焚,亡𢦏』屯762,『叀□录焚,禽又小狩』屯2326)

古音 bjwən 諧聲 prwən, piwən 2.

* 辠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犯法也。從辛自。言辠人戚鼻苦辛之憂，秦以辠似皇字改爲罪。

(以刀刺紋于罪犯者之鼻，亦以警戒他人) ZB42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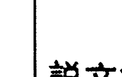
金文:罪(『隹有死辠。 詒死辠之有若[赦]』 又287)

古音 dzwər 2 諧聲 ts'wər.

* 罪

[甲骨]

[金文]

[小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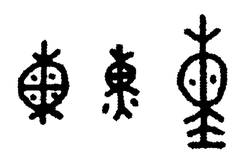
說文:捕魚竹網也。從網，非聲。

(密網之形，網用以捕魚，陷人以罪亦似之)

古音 dzwər.

* 熏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火煙上回也。從中從黑。中黑熏象也。

(熏香之香囊形) Z351, ZB29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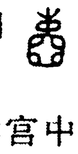
金文:三染之色(『虎冪熏裏』 1385,0680,1387)

古音 xjwən 8 諧聲 (xjwan).

* 壺

[甲骨]

[金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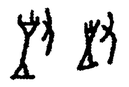
[小篆] 

說文:宮中道也。從口，象宮垣道上之形。

(宮殿有所裝飾，且其圍牆內行道規整之狀)

古音 k'wən.

* 對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應無方也。從口從羊從寸。寸法度也。

(手舉一物，大致回答上級問話的習慣) J99, L0769, LZ356, Z1345, ZB810

甲骨:面對(『于夫西對』 30600, 『于東對』 36419, 『于㠯北對』 屯4529)

金文:對應(『孟對揚白休』 2707, 『用茲彝對令』 13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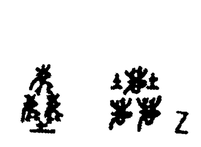
面對(『皇王對□身楙易佩』 又309)

古音 twər 3 諧聲 dwər, tiwər, diwər.

* 塵

[甲骨]

[金文]

[小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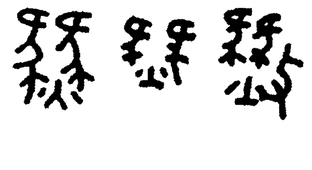
說文:鹿行揚土也。從鹿從土。

(群鹿奔跑而揚起大量灰塵之狀)

古音 diən.

* 豜 [燹]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二豕也。闕。豳從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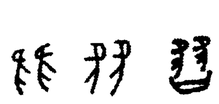
說文:燹，火也。從火，豕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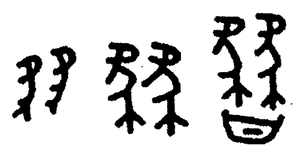
(以火逐獸出窩，捕獵之一法) Z5976, ZB3127

古音 piwən 諧聲 p'jwən.

古音 seən.

* 緐

[甲骨] 

[金文] 

[小篆] 

説文:鳥屬。從二糸。虞書曰，緐類于上帝。

(此種野獸常成對出現，一次追捕兩隻以上? 或用坑陷捕捉之。造字常例，并列同一事物必有特別的用意) J392, LZ1238, Z5840, ZB30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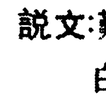
甲骨:大規模? (『其㞢緐』 974, 『㞢來緐』 19405, 『緐入，弗每』 31272, 『勿乎逆執緐』 5951)

古音 sjiər.

* 頵

[甲骨]

[金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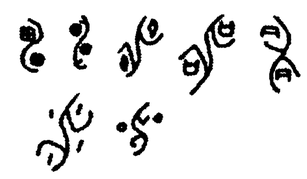
[小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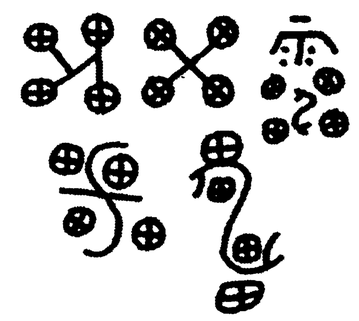
説文:難曉也。從頁從米。一曰鮮白貌。從粉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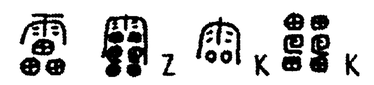
(眼睛視物模糊不清，散光的現象)

古音 lwər **諧聲** lwər, liwər 2.

* 畾(雷)

[甲骨] 

[金文] 

[小篆] 

説文:陰陽薄動，雷雨生物者也。從雨，畾象回轉形。

(閃電及想像之雷形) J453, L3425, LZ459, 460, Z6433, ZB3431

甲骨:雷電(『王占曰，惟甲茲鬼惟介，四日甲子允雨雷』 1086, 『茲雷其雨』 13408, 『雷不惟禍』 13415)

金文:借爲容器名(『乍父乙寶中尊雷』 2848)

古音 lwər 13 **諧聲** liwər 6.

* 纍

[甲骨]

[金文]

[小篆] 

説文:綴得理也。從糸，雷省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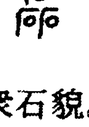
(多物繫于一線，不勝負荷)

古音 liwər 8 **諧聲** lwər, lwər 2, (lwa 2, 纍liwa).

* 磊

[甲骨]

[金文]

[小篆] 

説文:衆石貌。從三石。

(石頭多之狀)

古音 lwər.

* 褱

[甲骨]

[金文] 

[小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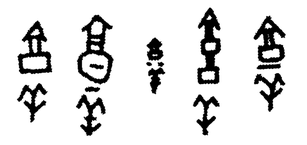
説文:夾也。從衣，眔聲。與襄略同。在衣曰褱，在手曰握，在器曰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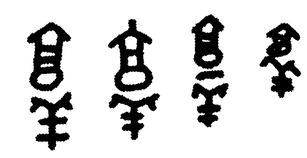
(衣裏有啼哭嬰兒之狀? 以母親常把啼哭的嬰兒抱在懷中哄騙造意) Z5221, ZB27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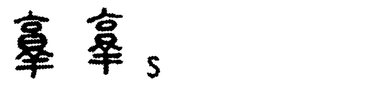
金文:關懷(『沈子其顯褱[緬懷]多公能福。 也用褱□[懷柔]我多弟子』 1391, 『率褱不廷方』 0680, 『隹用妥神褱乎前文人』 1313)

古音 grwər 4 **諧聲** kwər, gwər, krwər 2.

* 毫

[甲骨] 

[金文] 

[小篆] 

説文:孰也。從亯從羊。讀若純。

(羊於宗廟前，表現出發攻敵前以熟羊供祭於宗廟前之習慣?) J248, L1851, LZ735, Z3542

甲骨:人地名。

敦伐(『王毫缶于蜀』 6860, 『王毫通，受乂』 20516, 『其毫告方，受㞢又』 6337)

金文:敦伐(『王毫伐其至』 0061, 『毫伐噩休，獲其君馭方』 0678, 『女及戎大毫搏』 1393)

容器名(『孟姜善毫』 1499, 『齊侯乍食毫』 149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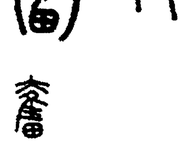
軍樂器(『用乍平壽出器毫』 1502)

古音 djiwən 7 **諧聲** twən 5, dwən 2, tjiwən 7, njiwən, twər 3, t'wər, dwər 5, t'wən 3,(敦dwan 2)

* 奮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翬也。從奞在田上。

(可能衣上綉有鳥飛翔圖，爲武士的戎装) Z2327, ZB1230

金文:奮力(『奮桴晨[振]鐸』又287)

古音 pjwən 諧聲 bjwən.

* 毅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米一斛舂爲九斗也。從臼從殳。稻米曰毅，禾黍米曰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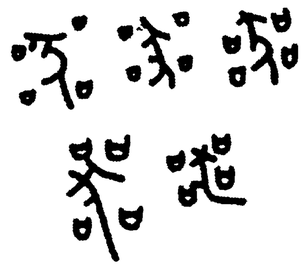
(舂粗米于臼中以得精米之意)

古音 xiwər 5.

* 器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皿也。象器之口犬所以守之。

(犬善吠好像多張嘴，這樣的狗能守物業，有器用) Z1160, ZB68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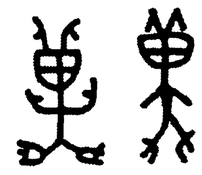
金文:器具(『用乍文考癸寶尊器』2717,『我既付散氏田器』2927,『自乍行器』1410,『以爲祠器』2820)

古音 k'iə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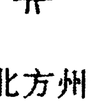
* 冀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北方州也。從北，異聲。

(戴面具扮北方之神像) Z5163, ZB2681

金文:冀敬(『冀受德明』又476,『或冀嗣乞』1377)

古音 kiər 2.

* 羉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周人謂兄曰羉。從弟從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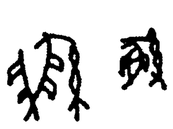
(及弟會意，兄弟多人)

古音 kwən 3 諧聲 krwən 2.

* 鯀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鯀魚也。從魚，系聲。

(釣魚之繩? 釣魚之繩有異於一般之繩索，故特爲造字) Z6473, ZB3446

金文:魚網横綱(『左右綏會剛鯀』又309)

古音 kwən.

* 薦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麋獸所食草也。從麋從草。

(麋獸喜食之草是編織席子的好材料) Z5907, ZB3085

金文:薦獻(『自乍薦壺』2800,『者侯寅薦吉金』1503)

古音 tseən.

* 糞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棄除也。從廾推𠀠糞采也。官溥説，似米而非米者矢字。

(雙手持箕倒廢物之狀)

古音 pjwən 2 諧聲 bjwər, p'jwən.

* 鰥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魚名。從魚,眾聲。

(不從眾聲,創意不祥) Z6474, ZB3450

金文:失婚者(『勿𣪘[侮]鰥寡』2726)

古音 krwən 2.

* 巽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巽也。從丌從頭。此易顨卦爲長女,爲風者。

(與巽字的結構同,表達大人物相會時列坐有序)

古音 swən.

* 糸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乎也。從幺糸。

(絲線有三結的垂飾,心即結的模樣,可能是串聯玉珮的絲穗)

古音 njiwər, njiwa.

* 巽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壯大也。從三大三目,會意。二目爲衆,三目爲巽。益大也。一曰,追也。讀若遜。

(衆多有頭臉的貴族的聚會,聲勢浩大)

古音 krwən 諧聲 p'iwər.

* 鬱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芳草也。十葉爲一貫,百廿貫,築以煮之爲鬯。從臼缶匕鬯,彡其飾也。百草之華,遠方鬯人所貢芳草合釀之以降神。今鬱林郡也。

(與雙手拿鍋在灶上煮鬯之事有關)

古音 vjwət 2 諧聲 vjwət.

鬱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木叢者。從林,鬯省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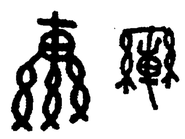
(可能表示人在茂林中難行走之意。可能上部與鬯形似而合爲一字) Z3342, ZB169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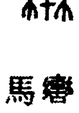
金文:香酒(『賞叔鬱鬯白金』2716,『乍鬱壺』2783,『小鬱彝』又293)

古音 vjwət.

* 纞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馬轡也。從絲車。與連同意。詩曰,六轡如絲。

(車上控制馬之多條繮繩) Z7359, ZB3826

金文:繮繩(『轡馬乘』0629,『帛轡乘』又338)

古音 piwr.

* 霾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見雨而比息。從覍雨。讀若埋。

(二人都被雨淋,找不到遮蓋物)

古音 xjiər.

* 𦥑

[甲骨]

[金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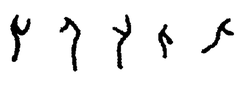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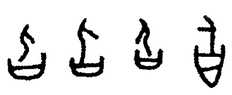
[小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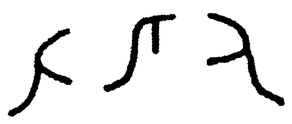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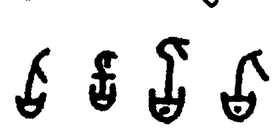
説文:血祭也。象祭灶也。從𦥑省從酉。酉所以祭也。從分,分亦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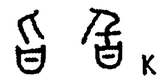
(或是從分聲,也可能是火的訛化,表現雙手扶住灶上之鍋子,灶下火在温酒的樣子)

古音 xin 諧聲 mwən 2, mjwər.

* 匕　　旨

[甲骨]  　[甲骨] 

[金文]  　[金文] 

[小篆]  　[小篆] 

説文:相與比叙也。從反人。人亦所以用比取飯,一名匙。

(匙匕之形。家務之器具故用以代表雌性徵) J349, L2679, LZ10, Z5123, ZB2671

甲骨:比從(『于辛田禽,王匕禽』29354)

妣(『御于高匕己』2354,『𠂤羌于匕庚』440)

雌性動物(『乙丑允伐右卯豎左卯,惟匕牛』16131)

金文:妣(『惠于烈且匕』又54,『遘于匕戊武乙奭』1325)

古音 pjier 2 諧聲 pier 3, p'ier, bier 3, ner 5, nier 5, bjien, t'ier, ts'ien, nier, tjier 8, djier, gier 2, ker 2, k'er 2, nger, st'jier, kier, tjier, lierr, (昵niət, 鬯giər 2).

説文:美也。從甘,匕聲。

(與匕聲無關,p與t少諧聲現象。以匙自容器中取食以會甘美食物之意。後來爲與召字區別,乃於口中加點) J217, L1643, LZ14, Z3035, ZB1570

甲骨:人地名。

金文:甘美(『用盛旨酒』2832,『用朋旨食』1411,『用實旨酒。卑旨卑静』2999)

古音 tjier.

十、脂質真　　-er, -et, -en

* 一

[甲骨] 一

[金文]

[小篆] 一

説文:惟初太始,道立於一。造分天地,化成萬物。

(記號) J1, L0001, Z1, ZB89

甲骨:數目(『其于一人禍』557,『兄[祝]于二父一人,王受又』27037)

金文:數目(『易女鬯一卣』0676,『易女弓一』1393)

古音 ?jiet.

* 厶

[甲骨]

[金文]

[小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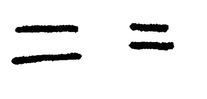
説文:姦衰也。韓非曰,蒼頡作字,自營爲厶。指事。

(可能象犁頭之形,借爲私)

古音 sjier 3 諧聲 sjier.

*二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地之數也。從耦一。

(記號) J515, L3965, LZ7401, ZB3847

甲骨:數目。

金文:數目。

古音 njier 4 **諧聲** tsjier 8, ts'jier 5, dzjier 6, sjier, tset, dier, nier, dzer.

次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不前不精也。從欠從二,二亦聲。

(說話或吃飯而噴出口水狀,被認爲是不高尚的行爲) J368, L2829, LZ142, Z5444, ZB2834

甲骨:不先,其次(『王叀次令五族伐羌方』 28053)

古音 ts'jier 8 **諧聲** ts'jier 5, dzjier 6,sjier, tset, dzer.

牝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畜母也。從牛、匕聲。

(動物加性徵,匙匕爲家務工具,表示女性) J34, L0303, LZ583, 604, 620

甲骨:雌性動物(『大甲白牝』 7399,『其又歲于二司一牝』 27582,『犹肉于父乙』 2263)

古音 bjien, bjier.

*几

[甲骨]

[金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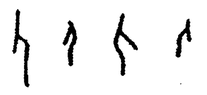
[小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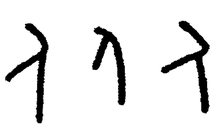
說文:坐所以凭也。象形。

(短几形。中國古代不坐几椅,春秋晚期雖有坐短几之圖象,可能是東夷的習慣,也非此形制)

古音 kier 8.

*人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天地之性最貴者也。象臂脛之形。

(人側立形) J339, L2607, LZ1, Z4959, ZB26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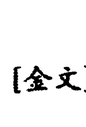
甲骨:人衆(『王登人三千』 6990,『侯其立朕中人』 1022,『史人十乐』 5520,『其乂羌十人,王受乂』 26919)

金文:人衆(『鬲百人。 婦子後人永寶』 1377,『易才宜王人□乂七生』 1384,『用享孝于前文人』 1355)

古音 njien 2 **諧聲** nen 2, ts'en 5.

千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十百也。從十,人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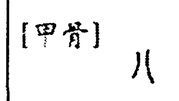
(借人爲千數的記號) J95, L0721, LZ13, Z1205, ZB7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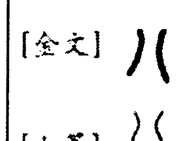
甲骨:數目(『王卅人五千正土方受出乂』 6409)

金文:數目(『孚人萬三千八十人』 0677,『旅矢千』 1384)

古音 ts'en 5.

*八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別也。象分別相背之形。

(記號) J28, L0249, Z437, ZB34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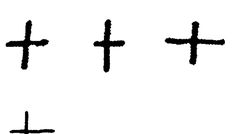
甲骨:數目。

金文:數目(『唯八月初吉』 0605,『大鐘八丰[肆]』 0055)

古音 pret 2 **諧聲** p'ret.

*七

[甲骨] 

[金文] 

[小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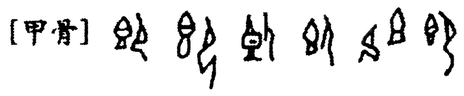
說文:陽之一正也。從一,微陰從中衰出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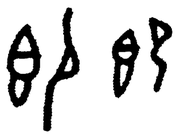
(記號,或以爲刀切口之形) J541, L4183, Z7883, ZB4149

甲骨、金文:數目。

古音 ts'jiet **諧聲** ts'et, tjiet.

即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就食也。從皂,卩聲。皂,米之馨香也。

(一人前就食物,準備食用之意) J233, L1749, LZ137, Z3303, ZB1690

甲骨:前就(『其又升伐于伊,其即』 22228,『既于岳,又大雨』 屯4412,『方來即史于犬延』 32904)

當日?(『其求年于大示,即日此又雨』 屯2359,『即日甲酒,王受又』 29705)

金文:前就(『余唯即朕小學』 0676,『唯白□父以成自即東』 2732,『毋敢不即次即市』 2926,『師虎即立』 1383)

古音 tsjiet.

*卩

[甲骨] 

[金文] 

[小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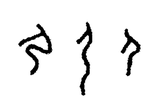
說文:瑞信也。象相合之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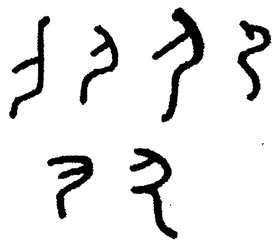
(一人跪坐之姿,爲卿士的坐姿,一般人有時不妨蹲坐) J374, L2865, LZ115

甲骨:? (『及日卩先』 21476,『奏□從甲辰卩雨少』 20398,『□以二肖于父丁宗卩』 32700)

古音 tset 3 諧聲 tsiet 2, tsjiet 3, dzjiet.

尸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神象也。象卧之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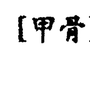
(夷人坐姿,蹲坐,亦爲屈肢葬之姿式) J357, L2745, LZ11, Z5299, ZB275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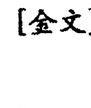
甲骨:方國名(『東夷𠂤曰』 8410,『侯告伐夷方』 3303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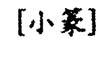
金文:外族名(『淮夷敢伐内國』 2728,『王征南夷』 1353,『王伐東夷』 0641)

古音 st'jier 4 諧聲 xjier 2, t'ier.

*夂

[甲骨] 

[金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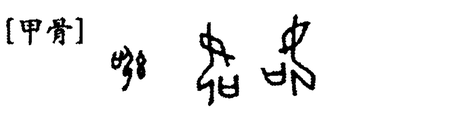
[小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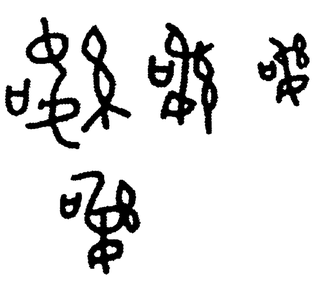
說文:從後至也。象人兩脛後有致之者。讀若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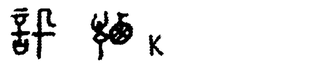
(後等字析出,同止形) L1895

古音 tjier.

訊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問也。從言,孔聲。古義訊從西。

(口頭訊問雙手被捆綁於背後的人犯,有時把繩索也表現出來) J97, L0745, LZ189, Z1247, ZB752

甲骨:刑訊(『乙丑王訊□才□』 續3.31.5,『訊州妾,德』 659,『婦好𠂤訊,德』 19134,『其訊若』 英154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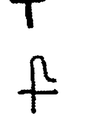
金文:刑訊(『女多折首執訊』 1393,『訊訟罰』 1354,『迺訊厲曰』 又337)

古音 sjien.

*孔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疾飛也。從飛而羽不見。

(疾風吹得旗幟飄摇之狀) Z6494

古音 sjien 4 諧聲 siet, sien, sjiwen.

比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密也。二人爲從,反從爲比。

(兩人相比,同從字) J351, L2693, LZ59, Z5149, ZB2675

甲骨:相從(『令多子族比犬侯璞周,古王史』 6812,『馬其先,王兑比』 27945

金文:相從(『以乃自左比毛父。右比毛父』 大6)

古音 bjier 16 諧聲 pjier 11, p'jier, per 5, p'er 3, ber 3, ben, bjien, bet, bjiet 2, p'jier, pier, p'ier, bjier, p'jier, (批bewət).

𠂇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長行也。從彳而引之。

(彳字分化)

古音 rien.

* 日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太陽之精衛。從口一。象形。

(太陽之形，圈內之點或爲分別，或有意表現日斑) J283, L2173, LZ425, Z4165, ZB2167

甲骨:日子(『今日啟? 允啟』20898,『其于來日吉』26073,『辛卯雨冬[終]日』20942,『旬亡禍? 三日乙酉夕月虫食，聞』11485,『伊歲遘大丁日』屯1110)

時刻名(『中日往不雨』28569,『自旦至食日不雨? 食日至中日不雨』屯42,『大采日出雲自北』21021,『各日酒，王受又』屯2483)

太陽(『日又戠，非禍惟若』『日虫食』11480)

白天(『日于父甲羌，王受又』27463,『于日登，王受又』30987)

祭典名(『王賓示癸肜日，亡尤』3548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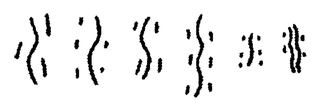
金文:日子(『乍兄日辛寶彝』1115,『其自今日』1364,『日才庚』00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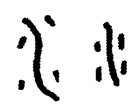
單位詞(『鑾旂五日用事』又13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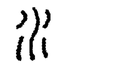
祭典名(『才十月肜日』1311)

古音 njiet 3 諧聲 niet 2, net 2.

* 水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準也。北方之行。象衆泉並流中有微陽之氣也。

(水流及水滴形) J431, L3259, LZ484, 485, Z6285, ZB3319

甲骨:水量(『今秋禾不遘大水』33351,『今條泉來水次[羨]』10156)

行舟水上? (『王其水』34674,『今日王其水寢』23532)

河流(『王至于今水，燎于河三小牢，沈三牛，虫雨，王步』14380,『燎于虫水，宙犬』1015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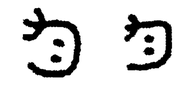
金文:河流(『厥逆至于玄水』1367)

乞之錯字(『用水靈令』1391)

古音 st'jiwer 諧聲 gjiwer.

* 勻

[甲骨]

[金文] 

[小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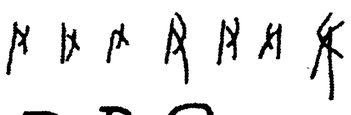
說文:少也。從勹二。凡物分則少，二猶分也。

(物小，個體均勻，加旬聲以與二區別) Z5634, ZB2964

金文:借爲鈞(『易金一勻』0616)

古音 vriwen 2 諧聲 kjiwen 3, vjiwen 3, gwen, sjiwen, rjiwen.(訇xrweng, gjiweng)

* 尹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治也。從又丿。握事者也。

(治事者手持筆作批示。爲與聿字分別，故不畫出筆毛) J118, 708, L0907, LZ353, Z1661

甲骨:官吏(『王其虫曰，多尹若』5611,『其令多尹乍王寢』32980,『王令多尹圣山于西，受禾』33209,『令小尹步』屯601,『三尹即于西』32895,『令郭以虫族尹□虫友』5622)

金文:治理(『王令周公子明保尹三事四方』2446)

官吏(『師尹朋友』2921,『尹氏受王令書』0674,『王乎乍册尹易休玄衣黹屯』2922)

古音 vriwen 2 諧聲 ?jier 3, vriwet, (尹vriwən).

* 天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至高無上。從一大。

(特顯著人之頭部形，借爲天) J2, L0013, LZ84, Z24, ZB93

甲骨:大(『才□天邑商公宮衣，茲夕亡禍，寧』36542,『才大邑商』36530)

頭部(『弗疾朕天』20975)

受祭者(『惠御祈牛于天』屯2241)

金文:大(『王祀于天室』1379,『天君賞厥征人斤貝』0608,『敢揚天尹不顯休』又339)

天帝(『敢對揚天子丕顯魯休令』2834,『亡不咸戮天畏』大6)

古音 t'en 2 諧聲 (吞t'ən, 忝t'eən).

* 引

[甲骨]

[金文]

[小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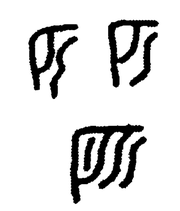
說文:開弓也。從弓從丨。丨亦象矢。

(弦著于弓，但未接上另一端，不像開弓之狀。或爲與弓字分別，故讓弦與弓體分離)

古音 rien 12 諧聲 dien 2, st'jien.

* 匹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四丈也。從匚八。八揲一匹，八亦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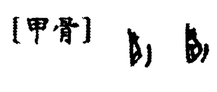
(可能是捆卷之布匹形狀) Z7133, ZB37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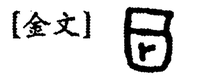
金文:馬匹單位(『王易兮甲馬四匹』29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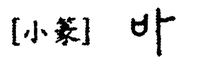
歸附(『來匹先王』0035,『夷乙且來匹厥辟遠猷』又309)

古音 pjiet.

* 卟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卜以問疑也。從口從卜。讀與稽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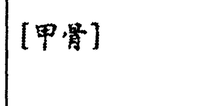
(骨卜，增」以與占字區別)(同占字，甲骨分期第五期寫法) J721, L1099, LZ836, Z1992, ZB11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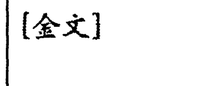
甲骨:占斷(『旬亡禍? 王卟曰，吉』

金文:證實(『魯侯乂卟工[功]』 1260)

古音 ker 2.

* 禾

[甲骨] 

[金文] 

[小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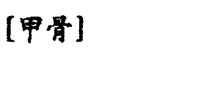
說文:止也。從木盛而一橫止之也。一指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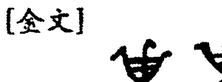
(禾捆縛成束之形)(秝 Z4524, ZB2358)

金文:禾束(『賞舀禾十秝』 0679)

古音 tsjier 4, dzier 3 諧聲 tsier 2, tser 3, dzer, ts'jier.

祇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敬也。從示，氐聲。

(金文作兩竹籃之底部相抵安置狀，應是抵初文) Z82, ZB145

金文:安祥(『又祇又成』 1372)

誠敬(『祇敬撟祀』 1320)

誠敬狀(『爲令祇祇』 0054, 『祇祇翼邵告後嗣』 又286)

古音 tjier.

* 氐

[甲骨] 

[金文] 

[小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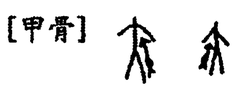
說文:至也，本也。從氏下箸一。一地也。指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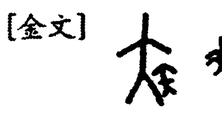
(象手提物之狀) J487, L3736, LZ22, ZB3641

甲骨:提帶，使用(『令執氐人，田于□』 1022, 『王往氐衆，黍于囧』 10, 『興方氐羌，用自上甲至下乙』 270, 『令畢氐三百射』 5769, 『追弗其氐牛』 4454, 『即氐芻，其五百惟六』 93, 『王占曰，不吉，其氐齒』 5658, 『勿乎氐多寇伐苦方，弗其受𠂤又』 547)

古音 ter 22 諧聲 tier 3, dier 4, tjier 8, t'jier, mer, der, djier 2.

疾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病也。從疒，矢聲。

(一人被箭射到，成爲病疾) J330, L2515, LZ111, Z4826, ZB25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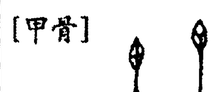
甲骨:疾病(『□禍風又疾』 21052, 『□風疾，四日□未夕肇老』 21054, 『周疾延』 2226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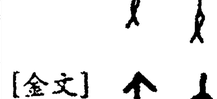
金文:畏忌(『敃天疾畏』 06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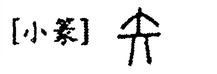
疾病(『用劓[治]刺疾』 0058)

古音 dzjiet.

* 矢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弓弩所發矢也。從人，象鏑括羽之形。

(箭形) J241, L1803, LZ975, Z3448, ZB176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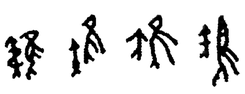
甲骨:箭(『禽危美人二十人□車二丙，盾百八十三，函五十，矢□』 36481)

陳誓? (『亞不矢』 569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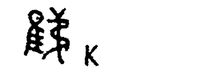
金文:箭(『旅弓旅矢』 0671, 『易用弓彤矢』 2925)

古音 st'jier 2 諧聲 dier 3, t'er, dzjiet 3, rjier, (嫉 dzjiər, 嫉 dzjiət).

雉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有十四種。・・・從隹，矢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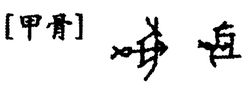
(用繳射之法捕捉的鳥) J175, L1257, LZ66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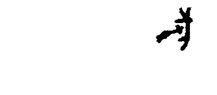
甲骨:招集(『五族其雉王衆』 2687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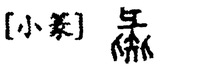
雉鳥(『田喪，往來亡災? 王占曰，吉。獲□十，雉三十』 37365)

古音 dier.

彘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豕也。後蹄廢謂之彘。從㠯，矢聲。從二匕。彘足與鹿足同。

(以箭射捕獲的野猪) J392, L3005, LZ618, ZB3054

甲骨:獵野猪(『田弗其彘兕』 110)

牲品，野猪(『其告妣辛，東彘』 27557, 『𠂤白彘于妣癸』 2496)

金文:陳告(『裘衛迺彘告于白邑父』 又326)

古音 dier.

*尔 [爾]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詞之必然也。從人丨八。八者氣之分散。珠叢尒謂言相然也。

說文:爾，麗爾猶靡麗也。從冂從爻，從尒聲。此與爽同意。

(尒自爾字析出) ZB345

(象網魚的竹籠形) Z2074, ZB345, 1134

金文:第二人稱(『毋忘尒邦』 又287)

金文:第二人稱(『用從爾大樂。萬年無疆御爾事』 2835)

?(『懷受余爾處福靈冬』 又332)

古音 njier 3 **諧聲** ner 6, sjier 3, t'jier, st'jier 2, mjier 9, mer (mjian, neət).

古音 njier (neap).

*穴

[甲骨]

[金文]

[小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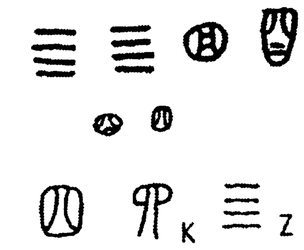
說文:土室也。從宀，八聲。

(有木架結構支撐之礦穴形)

古音 gwet 2 **諧聲** xwet 2, grwet, tset, vriwet.

*四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陰數也。四分之，指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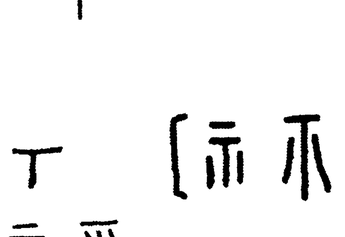
(記 號) J538, L4155, Z7837, ZB4110

甲骨、金文:數目。

古音 sjier 5 **諧聲** t'ier.

*示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天垂象見凶，所以示人也。從古文上。三垂明星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示神事也。

(祖先神主之形。擴充代表鬼神之事) J5, L0037, LZ398, ZB134

甲骨:祖先神示(『于大示求禾，雨』 33320,『酒求自上甲十示又三牛，小示羊』 34117,『又歲于伊廿示又三』 34123,『下上徹示弗其若』 14269)

進獻(『癸酉畢示十屯』 4070,『□匆示千』 32008)

古音 zdjier **諧聲** gier, ngier, djier 2.

*失

[甲骨]

[金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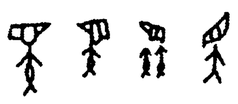
[小篆] 

說文:縱也。從手，乙聲。謂在手而奪去也。

(大半不從乙聲，象東西自手中滑失之狀)

古音 st'jiet **諧聲** tret, t'iet 2, riet 4, tiet, diet 7, det 11, t'ier, (眹st'jiwən).

眹

[甲骨] 

[金文]

[小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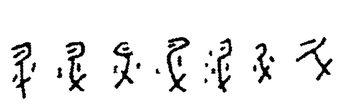
說文:目不正也。從目，失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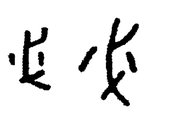
(一眼爲矢所傷，獨眼而導致視力差，有所偏失) J160, L1149, LZ2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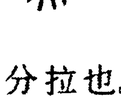
甲骨:人地名。

古音 t'iet, st'jiwən.

*必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分拉也。從八從弋。弋者樹，杙則介分也。弋亦聲。

(以一短劃指示斗之長柄部分) J531, L0269, LZ1236, Z487, ZB376

甲骨:近親之廟(『其又夕歲于父甲必，王受又』 30359,『王其又升于文武帝必，其以羌五人正，王受佑』 35356,『武祖乙必，其牢? 茲用』 36105)

金文:器柄(『易女戈戠戚□必彤沙十五鋚』 大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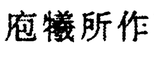
語詞，必須(『必會王符乃敢行之』 大52)

古音 pjiet 3 **諧聲** siet 2, bjiet 10, mjiet 4, bet 6, met, pjier 8, pier 2, miet, (密miwət).

瑟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庖犧所作弦樂也。從琴，必聲。

(古文字形作瑟調弦處之形)

古音 siet.

* 玄

[甲骨]

[金文] 

[小篆] 

説文:幽遠也。象幽而人覆之也。黑而有赤色者爲玄。

(象絲束之形，費工多次染成的赤黑色是古代受喜愛的顏色之一，也許以常見的布帛顏色以表意) Z2507, ZB1344

金文:赤黑色(『玄衣黹屯』 0667, 『玄鏐鑪吕』 0048)

古音 gwen 6 諧聲 ken, k'en 12.

* 彡

[甲骨] 

[金文] 

[小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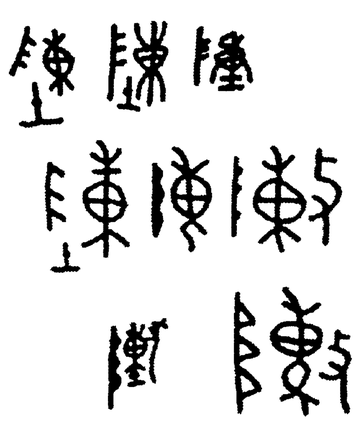
説文:稠髮也。從彡，人聲。詩曰，彡髮如雲。

(人毛多稠密之意) Z5522

古音 tjien 13 諧聲 tien ,dien 2, t'ien, lien, kjien, den, (珍 tjiən 2, 殄 deən 2, 疹 t'iən, neən, 餮 t'eət, djian, nian, dian).

陳 [陣]

[甲骨]

[金文] 

[小篆] 

説文:宛邱也。舜後嬀滿之所封。從阜從木，申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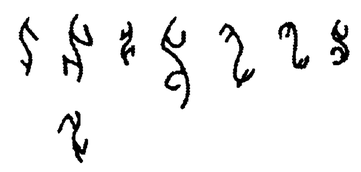
説文:陣，列也。從攴，陳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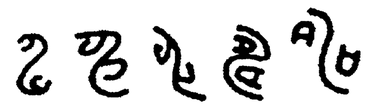
(陣字源，在山阜以土袋築成之防禦工事。或多一手持棒，敲打而填實袋與袋之間的空隙？) Z1909, 7818, ZB1046, 4093

金文:人地名。

古音 dien.

* 申

[甲骨] 

[金文] 

[小篆]

説文:束身也。從臼自持也。從丨，身也。指事。與寅同意。

(閃電之形) J567, L4385, LZ459, Z8345, ZB4309

甲骨:干支。

舒展？(『王先施卜丙，歲迺申』 27464)

金文:干支。

借爲神(『揚孝于申』 0675, 『用享孝于文申，用匄沫壽』 又340)

古音 st'jien 8 諧聲 zdjien, rien, dien 6, den, (坤k'wən).

* 田

[甲骨] 

[金文]

[小篆] 

説文:樹穀曰田。象四口，十，阡陌之制也。

(規劃整齊的田地形，田獵爲保護莊稼之舉，驅逐野獸，不使損毀禾苗) 522, L4025, LZ801, Z7486, ZB3925

甲骨:田獵(『王其田游，其射麋，亡戈，禽』 28371, 『今日辛王其田，不遘大風』 28556)

田地(『王占曰，𡆥祟，其𡆥來艱。气至九日辛卯，允𡆥來艱自北，叡妻妥告曰，土方侵我田十人』 6057, 『令曼圣田于□』 22)

官職(『以多田亞任』 32992, 『以多田伐又封，迺□』 2789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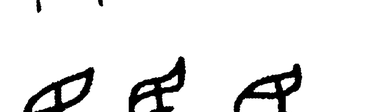
金文:田地(『凡用即舀田七田』 0679, 『王大耤農于淇山』 0660, 『女覓我田牧』 06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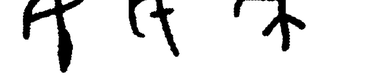
借爲甸(『唯殷邊侯田』 0676, 『侯田男』 2446)

古音 den 7 諧聲 ser, (甸djiəng).

* 民

[甲骨] 

[金文] 

[小篆] 

説文:衆氓也。從古文之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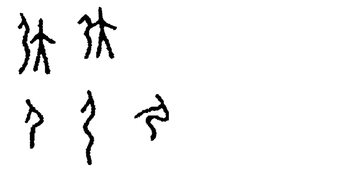
(眼睛被刺瞎之俘虜，減少其抵抗力而便於管理) J157, L3715, LZ207, Z6877, ZB3614

甲骨:眼疾(『疾民』 13629)

金文:人民(『下民無智』 2990, 『惠于萬民』 9675, 『勿壅律庶民』 0680)

古音 mjien 3 諧聲 (岷miwən 12, 泯 mjiwən 2, mwən 3, xmwən).

* 夷

[甲骨] 

[金文] 

[小篆]

説文:東方之人也。從大從弓。弓所持也。

(一作大持弓，表示善於用弓之民族，一作夷人蹲坐之姿) J357, 422, L3207, LZ11, 111, Z6045, ZB317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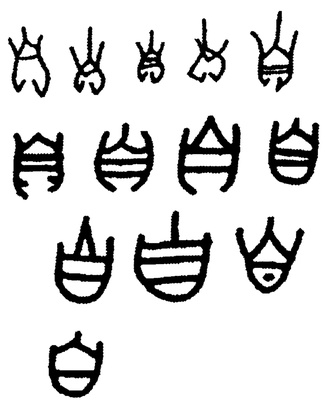
甲骨:方國名(『東夷𠂤曰』 8410, 『今條王其步伐夷』 6461, 『王惠夷正[征]』 33112)

南方風名(『帝于南方曰微，風夷，求年』 1429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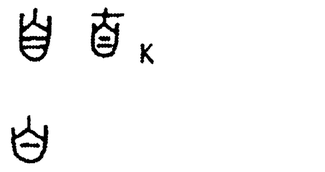
金文:方國名(『淮夷舊我帛畮人』 2926, 『嗣馭夷』 0664)

古音 rier 12 諧聲 der 3, xjier, t'er.

* 自

[甲骨] 

[金文]

[小篆] 

説文:鼻也。象形。

説文:自，此亦自字也。省自者，詞言之气從鼻出與口相助。

(人鼻之形) J163, L1207, LZ238, Z2225, 2237, ZB1176, 1179

甲骨:鼻子(『㞢疾自，惟㞢它』11506)

介詞，從，起點(『自示壬至毓，又大雨』懷1369,『王步自商，亡災』24228,『自□至于大，亡𢦏』2818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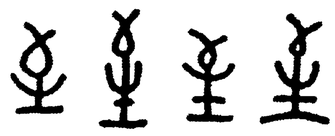
金文:介詞，從，起點(『明公歸自王』2152,『公違相自東，才新邑』122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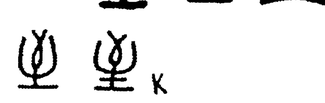
自己(『用自乍醴壺』2829,『自乍御鑒』2986)

古音 dzjier 諧聲 kier, gier 4, ger, xrer, (xwər).

* 至

[甲骨] 

[金文] 

[小篆] 

説文:鳥飛從高下至地也。象形。從一，一猶地也。指事。不上去而至下來也。

(箭到達目標之狀) J462, L3501, LZ987, Z6520, ZB3475

甲骨:介詞，直到(『自今至于丙午，不其雨』667,『今日至戊辰雨』33868,『王其田，涉滴至于勞，亡𢦏』28883,『其祀于河，氏大示至于多毓』14851,『王占曰，㞢祟，其㞢來艱。气至九日辛卯，允㞢來艱自北』6057,『至十二羈十之若，王受佑』28157)

來臨(『多鬼夢，不至禍』17451,『今日方其至不』20410,『秋不至』懷1600)

到達(『弜至三羈』28157,『弜至喪，其雨』29026)

金文:介詞，直到(『人鬲自馭至于庶人六百又五十又九夫』0676,『自□涉以南至于大沽。至于邊柳。以西至于唯莫[墓]眉』2927,『至于萬年』004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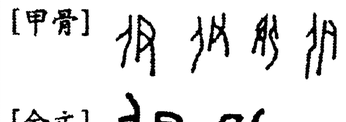
到達(『明公朝至于成周』2152,『至于大廷』30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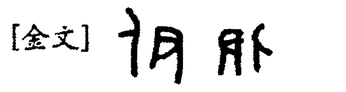
來臨(『史兒至』大4,『王敦伐其至』006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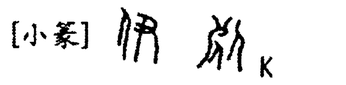
致行(『余或至我考我母令』1373)

古音 tjier 2 諧聲 tier 5, t'jier, tiet 6, t'iet, diet, tjiet 4, st'jiet, tet 4, det 7, dier, t'ier.

* 伊

[甲骨] 

[金文] 

[小篆] 

説文:殷聖人阿衡尹治天下者。從人從尹。

(造意與尹字相似，手拿筆之人，爲以書記治人之官吏。手持筆桿上端，爲與聿字區別故尹字不畫筆毛) J340, L2621, LZ980, Z499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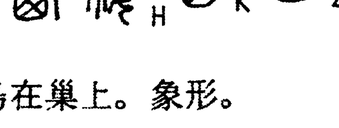
甲骨:受祭者(『其又伊尹二牛』33694,『其求禾于伊』33282,『上甲歲，伊賓』27057)

古音 ?jier.

* 西

[甲骨] 

[金文] 

[小篆] 

説文:鳥在巢上。象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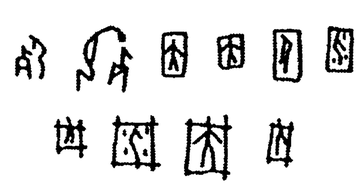
(編織之籃形，借以名方向)J463, L3505, LZ389, Z6533, ZB34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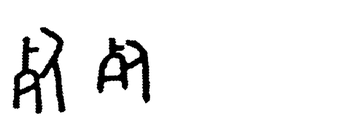
甲骨:方向(『西土受年』9742,『帝于西方曰彝，風曰𣪊，求年』14295,『燎于西邑』6156,『我西史亡禍』5636,『其自西來雨』128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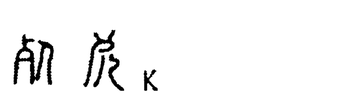
金文:方向(『王令宜子合西方于省』0617,『王令我羞追于西』1393)

古音 ser 3 諧聲 srer, sen, ts'en, (哂st'jiən).

* 死

[甲骨] 

[金文] 

[小篆] 

説文:民之卒事也。從歹從人。

(一人哀悼於殘骨之旁，或尸體以不同的姿勢埋於棺中之狀) J198, 276, 347, L1453, LZ35, 111, 1111, Z2597, ZB138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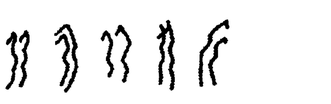
甲骨:死亡(『刖寇八十人，不死』580,『㞢疾，羌其死』526,『王(占)曰，惟老惟人，途遘若。(茲)卜惟其害，二旬㞢八日□壬(申)，𠂤夕死』17055)

金文:死亡(『死嗣畢王家』1365,『用祈壽老毋死』0062)

消失(『唯九月既死霸丁丑』1377)

古音 sjier.

* 弜

[甲骨] 

[金文] 

[小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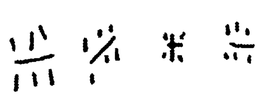
説文:强也。從二弓。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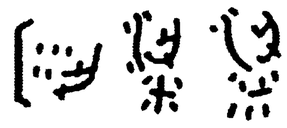
(複體弓之意，增加弓的反彈力，提高殺傷力) J502, L3849, LZ1017, Z7190, ZB3756

甲骨:否定副詞(『弜又羌』懷1374,『壬王弜田，其雨』33533)

古音 pjiet 諧聲 (弼biwət).

*米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粟實也。象禾實之形。

(已去殼之米粒形，一横爲與少字區別) J313, L2395, LZ696

甲骨:穀物米實(『王其登南囧米，東乙亥』 32024,『其登米于祖乙』 屯189,『𠂤米，帝秋』 33230)

古音 mer 5 諧聲 mier 3, mjier 4.

麋

[甲骨] 

[金文]

[小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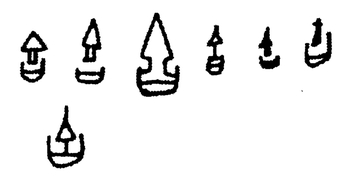
說文:鹿屬，從鹿，米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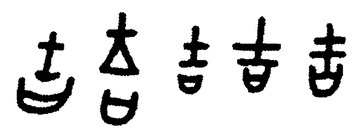
(鹿之眉有特殊花紋者) J402, L3063, LZ641

甲骨:麋鹿(『允獲麋四百五十』 10344,『王其逐游麋，湄日亡𢦏』 28370)

古音 mier.

*吉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善也。從士口。

(上爲泥土模範套合形，下爲土坑。可能表現冶金經驗，澆鑄後置於窖穴以待慢慢冷却，才能得光滑的好鑄件，因以會良善之意) J42, L0377, LZ261, Z640, ZB44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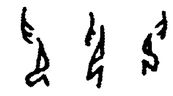
甲骨:吉利(『王占曰，庚吉，不雨』 11799,『南土受年，吉』 36975,『王占曰，𠂤祟。壬其雨，不吉』 英125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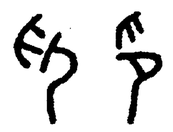
金文:吉利(『唯八月初吉』 0605,『用匄沫壽黄耇吉康』 0667)

良好(『者侯寅薦吉金』 1503,『擇其吉金』 0060)

古音 kjiet 3 諧聲 kret, k'ret 2, xret, gret, k'jiet 3, gjiet 4, xjiet, k'et, ?jiet, ket 6, get 3, ?et, ?ier 5, ?er 4, ker, (秸 kriat).

*印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執政所持信也。從爪從卩。

(抑，以手壓服人，與押印動作同) J377, L2879, LZ159, Z5601

甲骨:疑問語詞(『丁巳其雚印? 允雚』 19780,『方其征今夕，印不執? 余曰，方其征。允不𠂤』 204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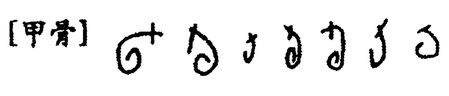
壓服? (『方𢀛自南，其征印』 204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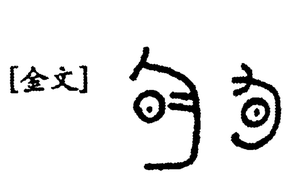
金文:抑壓(『印燮繁湯』 1446,『印鬼方鬘□攻旁』 31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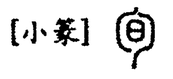
響應? (『用印邵皇天』 0680)

古音 ?jien.

*旬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遍也。十日爲旬。從勹日。

(某種可吃的蟲形，甲骨文有作旬于皿中者) J379, L2893, LZ444, Z5636, ZB296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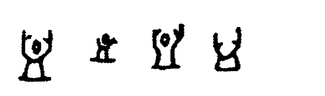
甲骨:十日周期(『旬亡禍』 367,『旬𠂤祟，其自西𠂤來艱』 24146,『三旬𠂤一日.甲寅娩，不嘉惟女』 1400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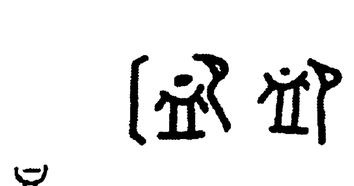
金文:十日周期(『□旬又四日丁卯』 又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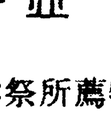
宣遍? (『余尊旬于國』 0060)

古音 rjiwen 9 諧聲 sjiwen 19, xwen 2, gwen 3, st'jiwen, t'iwen, st'jiwen, (gjiweng).

*血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祭所薦牲血也。從皿 丶。

(血盛於皿中之狀，血爲結盟、鑄器等儀式所需之物) J226, 231, L1727, LZ1022, 1023

甲骨:血液(『大御王自上甲血，用白豕九，卜示幾牛，才父丁宗卜』 32330,『王其鑄黄吕奠血，惠今乙未利』 英2567,『其𠂤于血室，三大牢』 13562)

古音 xwet 2 諧聲 sjiwet 2, xjiwet 2, (xiwəv, xiwək, xewək, swət).

*因

[甲骨]

[金文] 

[小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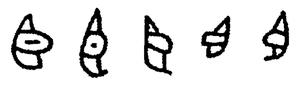
說文:就也。從口從大。

(可能是編織席形的簡化，茵的字源) Z3989, ZB2061

金文:因而(『因載所美』 又286,『因付厥祖僕二家』 又496)

古音 ?jien 7 諧聲 ?en 3, ?ier, (恩?ən).

* 臣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事君者也。象屈服之形。
(眼睛竪立望上方，順從而尊敬官長) J129, L0989, LZ226, Z1821, ZB1009

甲骨:官職稱(『亩小臣令衆黍』12,『小臣不其嘉』585,『令尖小藉臣』5603,『尖弗其以王臣』5567,『于帝臣又雨』30298,『乎多臣伐苦方』614,『州臣得』850,『多辟臣其⿰』27696,『我家舊□臣亡它我』3522)
俘虜(『臣執? 王占曰，吉，其執，惟乙，丁。七日丁亥既執』643)
臣服(『亞□其惟臣』22301,『子目亦毓，惟臣』32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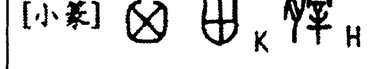
金文:僕從(『易臣三品』1378,『匡眾其臣廿夫寇舀禾十秭』0679)
官職稱(『左右虎臣征淮夷』1381,『白易小臣宅畫干戈九』1348)
臣子(『畯臣天子』1392,『余義楚之良臣』0050)
臣服(『用臣皇辟』又298,『爲人臣而反臣其宗』又286)

古音 djien 4 **諧聲** k'ren 3, gren 2, st'jien, kjien, k'jien 3, ngien, tjien 2, ken 2, k'en 2, gen 2, tjier, (k'reng 3).

* 囟

[甲骨]

[金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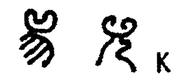
[小篆] 

說文:頭會腦蓋也。
(小兒腦蓋尚未合之狀)
古音 sjien **諧聲** ts'jier, ser.

* 兕

[甲骨] 

[金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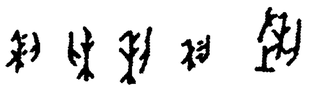
[小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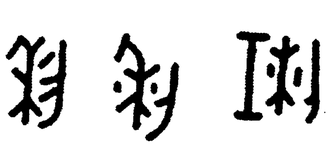
說文:如野牛而青。象形。與禽离頭同。
(有大獨角的兕牛形。或以爲是某種已滅絶的水牛形) J393, L3013, LZ628

甲骨:兕獸(『王其射兕，亡戈』28391,『今日王逐兕，禽? 允』屯664,『禽? 茲獲兕四十，鹿二，狐…』37375)

古音 rjier.

* 利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銛也。從刀從和省。和然後利。
(刀鋭利，宜於割禾，用手拔則差。其中一形作手抓禾而刀已把禾莖割成兩段之狀) J199, L1515, LZ527, Z2647, ZB1413

甲骨:得利(『其伐執，利』36536,『王往田從，利禽』屯2299

金文:得利(『事利于辟王卿事』2921,『參壽唯利』0061)

古音 lier 7 **諧聲** ler 8, liet.

犁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耕也。從牛，黎聲。
(犁形，用以起土，點爲土塊。用以代表如雜土之顏色?) J386, L0317, LZ961

甲骨:牛牲種類，偶爲馬(『羽丁未父丁莫歲，其犁牛』英1953,『惠犁馬』27631,『歲延酒，惠犁牛，王受又』30727)

古音 ler.

鬫

[甲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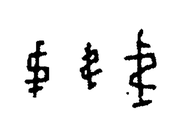
[金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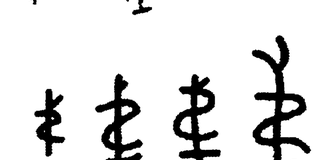
[小篆]

說文:語聲也。從𠙵，臣聲。
(? 甲骨文不從口，或表示奴隸們常發牢騷，埋怨待遇不善) J682, L0675, LZ231

古音 ngien.

* 弟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韋束之次弟也。從古文之象。古文弟從韋省聲。
(繩索捆繞東西很有次弟之意) J256, L1931, LZ1235, Z3647, ZB1866

甲骨:兄弟(『亩𠂤弟令司𠂤』19207,『多母弟暨酉彝』英2274,『弟歸』英1900)

金文:兄弟(『兄弟諸子婚媾無不喜』2921)

古音 der 13 **諧聲** t'er 5, (diət).

*辛

[甲骨] 

[金文] 

[小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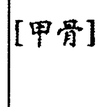
說文:大辠也。從辛上。干上爲辛，辠之小者。辛捾也。捾刺也。辛上爲辛，辠之大者。辠孽辜辟辯皆從此爲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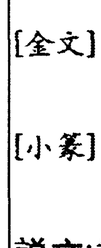
(向罪犯施刺墨之刀形) J553, L4273, LZ970, Z8101, ZB42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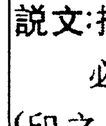
甲骨、金文:干支。

古音 sjien 4 諧聲 sien 3, ts'jien 2, tsien, ts'ien 2, (梓tsjiəv).

*抑

[甲骨] 

[金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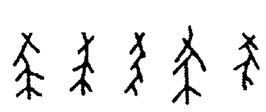
[小篆] 

說文:按也。從反印。指事。用印必向下按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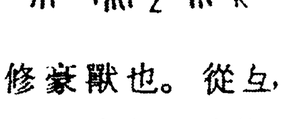
(印之反文，古文字常正反不分，印與抑爲後起的分別字) L2879

古音 ?jiet.

*帚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修蠶獸也。從𠕋，下象毛足。𠕋亦聲。讀若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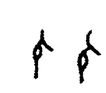
(甲骨字形不像獸形，除祟的道具形? 演變至金文已頗像某種獸形) (同殺祟字) J7134, L2997, LZ572, ZB304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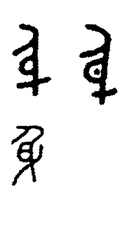
甲骨:災祟(『父辛弗帚王』 2130) 求字訛寫? (『王帚雨于土』 323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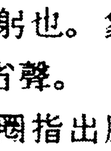
金文:獸名(『虎冟帚偉[幃]』 又338)

古音 rier, der.

*身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躬也。象人之身。從人，申省聲。

(以圓圈指出腹部所在，或以有身孕者造形) L2719, LZ15, Z5198, ZB2697

甲骨:腹部(『御疾身于父乙』 13668,『王疾身，惟妣己它』 8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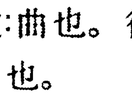
金文:身軀(『十世不敢獻身才畢公家』 1347,『廣啟朕身』 0033,『永保其身』 2982)

古音 st'jien 2 諧聲 den.

*戾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曲也。從犬出户，下身曲戾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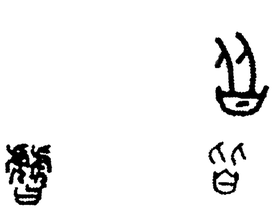
(象犬曲身自門下鑽出來之狀) L3095 (或以爲甲骨文作從犬立聲)

古音 ler 5 諧聲 (淚liwər, 戾leət).

*皆 [𣪊]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俱詞也。從白從比。

說文:𣪊，兩虎爭聲。從虤從曰，讀若慧。

(二虎或二人都陷於阱中。兩雄虎不相容，患難中猶相爭不下) J50, L0425, LZ639, Z2240, ZB1182, 1633

甲骨:全部(『弜𣪊才父乙』 27445,『𣪊令二人』 27749,『王其奠元暨永，𣪊才孟奠』 屯1092,『其𣪊用𠂤臣貝』 29694)

金文:全部(『者侯𣪊賀』 又286,『謀慮𣪊從』 又289)

古音 krer 9 諧聲 k'rer 3, grer 4, kret, (揩krət).

*季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少稱也。從子從稚省，稚亦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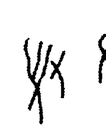
(象小孩頭頂禾束之狀。小孩爲最後收割、搬運禾束的人力資源) J557, L4319, LZ529, Z8220, ZB4261

甲骨:受祭者(『其又于季，亩羊』 2496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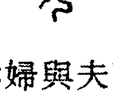
金文:次序最末(『義仲乍厥父周季尊彝』 0477,『用乍季姜尊彝』 1363)

古音 kjiwer 諧聲 gjiwer 2.

*妻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婦與夫齊者也。從女從中從又。

(象婦女以手梳髮之狀。當人妻之後才梳髮型) J138, 712, L3599, LZ175, 176

甲骨:配偶(『𠂤于示壬妻妣庚牢，亩犁牛七十』 938,『御方于河妻』 686,『王占曰，其𠂤來艱。气至九日辛卯，允𠂤來艱自北，𢦏妻妥告曰，土方侵我田十人』 6057)

古音 ts'er 8 諧聲 ser, tser 2.

* 美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甘也。從羊從大。羊在六畜主給膳也。美與善同意。

(一人頭戴彎曲羽毛之象，美麗的形像) J183, L1323, LZ86, Z2410, ZB129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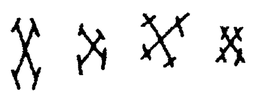
甲骨:美麗(『叀小乙牛，美庸用』27352，『方叀美奏，又正』310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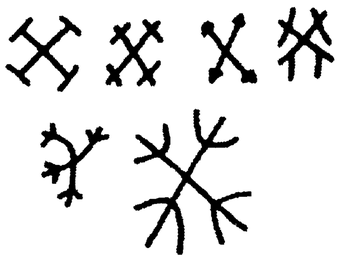
人地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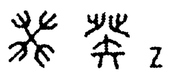
金文:美好(『因載所美』又286)

古音 mier.

* 癸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兵也。象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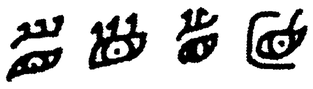
(? 某種被敲擊的東西，大半不是兵器形，可能是樂器) J555, L4303, Z8156, ZB4237

甲骨、金文:干支。

古音 kjiwer 2 諧聲 gjiwer 5, k'wer, ngrwet, k'wet, kwet, giwer 2.

* 眉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目上毛也。從目，象眉之形。𠂤象額理也。

(眼上之眉形。或畫出人全形，應强調其爲大人物或巫師才注重畫眉之形像) J162, L1197, LZ214, 224, Z2144, ZB1161

甲骨:湄日，終日(『王其田狩，眉日亡𢦏』28774，『今日眉日不雨』3015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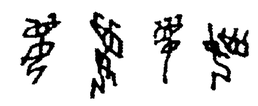
人地名。

金文:眉毛(『用綏眉录[禄]』06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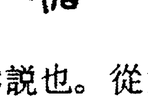
邊緣(『□伐海眉』1327，『以西至于唯莫[墓]眉』2927)

古音 mier 7 諧聲 (湄mrev, 眉mjwər).

媚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說也。從女，眉聲。

(女子有美麗的眉毛，大有媚力) J474, L3645, LZ2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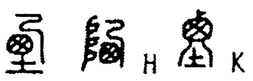
甲骨:效用(『𠂤伐妾，媚』655，『父乙卯，媚』811，『惟媚彝』1191，『允惟媚』707)

古音 mier.

* 堊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塞也。從土，西聲。

(金文字形像是一人頭頂竹籠狀，將以竹籠裝砂石堙塞堤防，加阜表明堤防所在) Z7455, ZB389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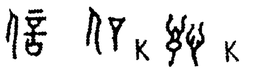
金文:祭祀(『宗詞[祠]客敢爲堊壺九』又36)

古音 ?jien 9 諧聲 tsjien, ?en 2, ?ren, (甄kjian 3, 甄tjiən).

* 信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誠也。從言從人。

(人與長管樂，人言不盡可信，政府以管樂召集衆人而作的公告才是可信的消息) ZB75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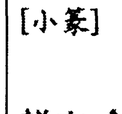
金文:信用(『余智其忠信也』又286)

古音 sjien.

* 計

[甲骨]

[金文]

[小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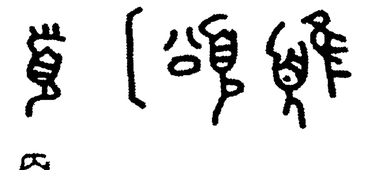
說文:會算也。從言從十。

(原形可能爲一管樂器與一直線，計算管長以定音律? 漢代律制)

古音 ker.

* 頁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頭也。從百從儿。古文以爲諸首如此，頁者諸首字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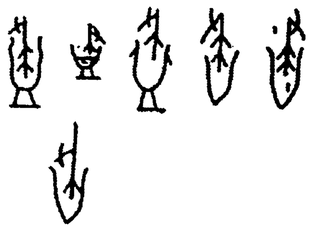
(象一顯著頭部形狀的人，甲骨及金文以頁構形者，大都表現非一般的民衆) J371, L2837, LZ380, Z5455

甲骨:? (『四子叹頁』22215)

金文:諸之錯字(『卯拜手頁手』1390)

古音 get.

盡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器中空也。從皿，聿聲。

(手持刷子洗滌容器，才能洗得清潔) J228, L1717, LZ1027, ZB1658

甲骨:人地名。

金文:仝部(『用竭志盡忠』 又286)

古音 tsjien.

* 秦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禾名。從禾從舂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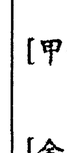
(雙手持杵打禾，製作精米的景象) J310, L2371, LZ376, Z4520, ZB235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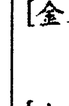
甲骨:祭儀(『其酒日于祖丁，秦乂宗』 27315,『秦宗于妣庚』 3274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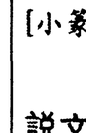
金文:國名。

古音 dzjien 2 諧聲 tsien 5, tsen.

* 聿 [津]

[甲骨] 

[金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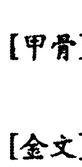
[小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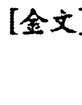
說文:筆飾也。從聿從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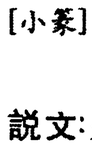
(手持的筆尖端處有很多墨汁的津液狀)

古音 tsjien 3 諧聲 tsen, dzjien 3, rjien 6, (tsjian).

肅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火餘也。從火，聿省聲。一曰薪也。

(燼字源，手持火箸撥弄灰燼，欲使火苗旺些) J412, L3169

古音 rjien.

* 真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仙人變形而登天也。從匕從目從乚。乚，隱也。八所乘載也。

(慎字源，要慎謹以匕匙自鼎中取熱食) Z5117

古音 tjien 10 諧聲 tien 8, tjien 4, djien, ten 9, t'en 2, den 14, tsjier, k'ren, dien, (tjiev, k'reng, 顛dzrwan).

眔 (慎)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謹也。從心，真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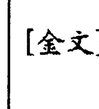
(古文字形可能與煮食有關，要謹慎用火或不要爲熱食所燙傷) Z6228

金文:謹慎(『眔爲之銘』 0059)

古音 djien.

* 師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二千五百人爲師。從帀從自。自四帀衆意也。

(帀爲軍隊駐在的標識，在山丘駐軍，地勢高有利偵查) Z3924, ZB2014

金文:武職(『以師氏眾有嗣』 0641,『師湯父拜稽首』 0654)

軍隊(『師旅衆不從王征于方』 0665,『王各于師戲大室』 1368)

師長(『用獻于師尹朋友婚媾』 1496,『女敢以乃師訟。 乃師或以女告』 又341)

教職(『大師小子師望乍寶壺』 2816)

工職(『東工師宦』 又451,『右庫工師陳平』 又239)

古音 sier.

* 栗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栗木也。從木，其實下垂故從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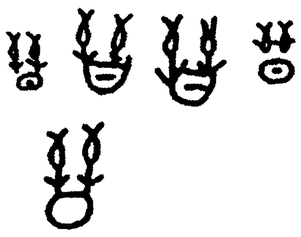
(栗樹形) J302, L2313, LZ516

甲骨:人地名。

古音 liet 5.

* 晉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進也。日出萬物進。從日從𠦂。

(象兩片鑄箭鏃的泥范及其澆口形。考工記有兩處使用晉字爲兩片范所鑄之器的例子) J284, L2179, LZ996, Z4173, ZB2175

甲骨:進? (『晉𠂤』 19568)

金文:國名(『晉公之車』 3031, 『令于晉公』 004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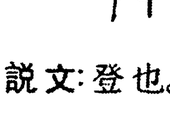
登進? (『大府爲王會晉鎛』 又369)

古音 tsjien 4 諧聲 tsjier, (戩 tsjian 2).

* 𠂤

[甲骨]

[金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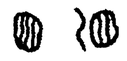
[小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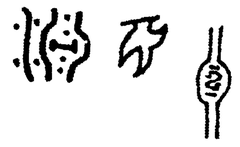
說文:登也。從門二。二古文下字。讀若軍陣之陣。

(門前有數級台階之狀, 台階用以登進屋中)

古音 dien 諧聲 薦lien 4, 進tsjien 3.

* 淵 (淵)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回水也。從水𠂤。象形。左右岸也。中象水貌。

(象淵潭中的水波形) J436 (屯722), L3311, LZ498, Z6322, ZB3350

甲骨:淵潭(『王其山淵西, 其焚亡𢦏? 王其山才淵北, 湄日亡𢦏』 屯722)

金文:淵潭(『寧溺於𠂤』 又28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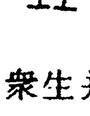
深若淵(『吾考克淵克夷』 1391, 『𠂤哲康王』 又309)

古音 ?wen 5.

* 牲

[甲骨]

[金文]

[小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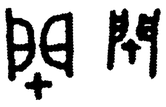
說文:衆生并立之貌, 從二生。詩曰, 牲牲其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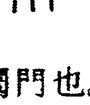
(象衆草叢生, 欣欣其榮之意)

古音 sien.

* 閉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闔門也。從門, 才所以拒門衛。象形。

(象門已上門而關閉之狀) Z6567, ZB3500

古音 per, pet.

* 泰

[甲骨]

[金文] 

[小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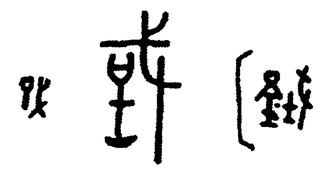
說文:木汁可以髹物。從木, 象形。泰如水滴而下, 從水。

(象漆樹皮已被剖割分離而汁液流出之狀)

古音 ts'jiet 5 諧聲 ts'iet, sjiet 2.

* 戠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利也。一曰, 剔也。從戈, 呈聲。今讀如鐵。

(可能表現砧上鍛鐵戈之意, 鐵器銳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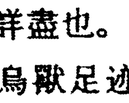
金文:鐵(『土馭戠人』 班簋, 『陶戠徒四千爲女嫡寮』 叔夷鐘)

古音 det 2 諧聲 diet 2, tet 2.

* 悉

[甲骨]

[金文]

[小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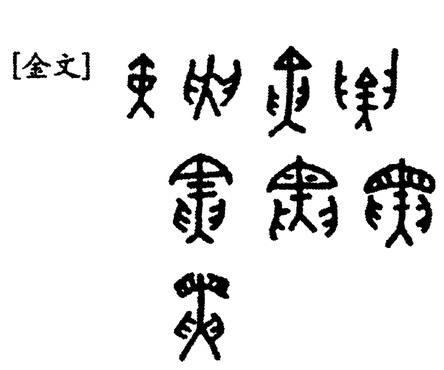
說文:詳盡也。從采從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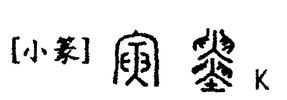
(心與鳥獸足迹, 表達智惠足以辨別鳥獸的足迹)

古音 sjiet 4 諧聲 set, siet.

* 寅

[甲骨] 

[金文] 

[小篆] 

説文:髕也。正月陽氣動,萬物生,引達於丑。律中大蔟。歲在寅曰攝提格。言萬物在地中,引達而出之。從一,從臼,臼,持之也。一,陽也。闕。

(居敬之形,借以充干支字) J560, L4339, Z8254, ZB4273

甲骨:干支。

金文:干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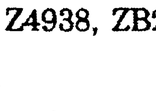
貪敬(『余寅事齊侯』 大46)

古音 rien, rier 諧聲 (演rian 3, st'jiwən).

* 戛

[甲骨]

[金文]

[小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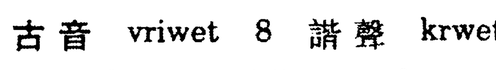
説文:戟也。從戈百。讀若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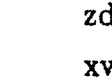
(懸首於戈之狀,以展示殺敵之功)

古音 kret.

* 商

[甲骨]

[金文] 

[小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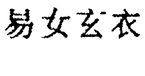
説文:以錐有所穿也。從矛冏。一曰,滿有所出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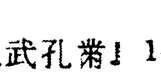
(示有鏃之矛的全形,可植立地上)

古音 vriwet 8 諧聲 krwet, zdjiwet 4, kjiwet 4, kwet 4, xwet, (njewng).

* 黹

[甲骨]

[金文] 

[小篆] 

説文:箴縷所紩也。從黍省,象刺文也。

(衣緣之對稱繡紋形) J789, L2605, LZ1278, Z4938, ZB259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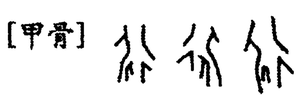
甲骨:人地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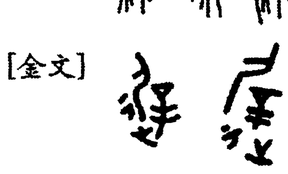
金文:刺繡(『易女玄衣黹屯[純]』 066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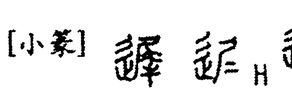
達致(『元武孔黹』 1446,『□親百黹』 3012,『簧[横]黹朕心』 又290)

古音 tier 2.

遲

[甲骨] 

[金文] 

[小篆] 

説文:徐行也。從辵,犀聲。

(象一人背負一人行走於道路,表達行動緩慢而較他人遲到之意) J678, L0535, LZ874, Z921, ZB56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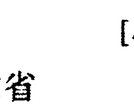
甲骨、金文:人地名。

古音 dier.

* 犀

[甲骨]

[金文]

[小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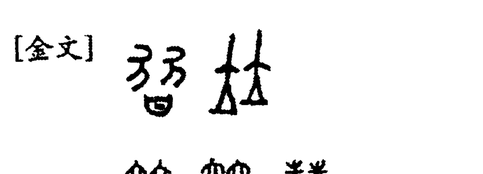
説文:南徼外牛,一角在鼻,一角在頂,似豕。從牛,尾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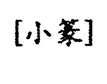
(從尾聲,但音讀起變化而與尾不同韵部) Z531, ZB390

古音 ser 諧聲 dier 4, der.

* 替

[甲骨]

[金文] 

[小篆] 

説文:廢也。一偏下也。從並,白聲。

(二人並立於深坑中,無補於事。站於他人肩上或可能脱困。或作兩人并立,一高一低,行列不整齊有礙觀瞻?) Z6204, ZB3260

金文:廢棄(『虔夙夜尃求不替德』 1387,『毋替厥邦』 又287)

古音 t'er.

* 惠

[甲骨]

[金文]

[小篆]

説文:仁也。從心從叀。或曰serve省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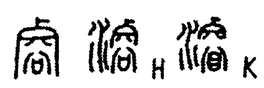
(心與紡磚,心智足以使用紡磚織布,爲細心而又聰明之人)

古音 gwer 8 諧聲 rjiwer, (sjiwar).

* 睿 (濬)

[甲骨]

[金文]

[小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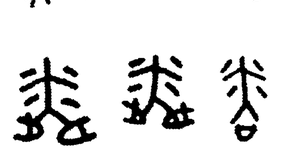
說文:深通川也。從谷從𡥈。𡥈殘地坎意也。

(谷與殘骨，表示深谷丟棄尸體之處。也有可能表達挖礦之事，以礦穴與礦架會意，水的部分或以深谷水流取意，或爲礦山清除礦石雜質之水流或水坑)

古音 sjiwen.

* 𣪊 [磷]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兵死及牛馬之血爲𣪊。𣪊，鬼火也。從炎從舛。

(巫師身上或衣服塗磷以扮神之象，久年之骨才能發出磷光) J417, LZ94, Z6009, ZB314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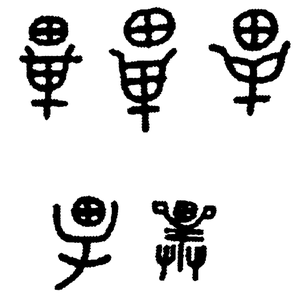
甲骨:人地名。

金文:借爲靈(『休天君弗望穆公聖𣪊明，比事先王』 0659,『用刑乃聖祖考𣪊明，令辟前王』 又309)

古音 lien 20 諧聲 len.

* 畢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田網也。從田從𠂤。象形。

(田獵時使用之有柄網) Z2444, ZB1316

金文:恭敬貌(『余畢龔威忌』 0059,『死嗣畢王家』 1365)

古音 pjiet 12 諧聲 bjier, ber.

* 至

[甲骨]

[金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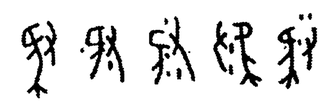
[小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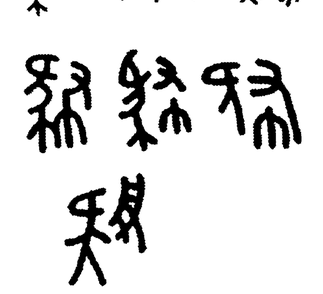
說文:到也。從二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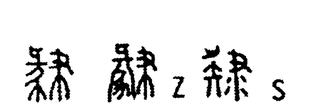
(晉字析出)

古音 njiet.

* 肆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習也。從聿，希聲。

(以手馴服動物之狀，甚熟習該動物的習性才易行事。加水點可能表示涮洗之，對家畜才有的現象) J127, L0973, LZ1238, Z1787, ZB995

甲骨:語詞(『妣辛歲，其肆釐』 26975,『肆釐其雨』 28342,『肆毋迪，茲不用御于雨』 22758)

金文:語詞(『肆皇天亡斁』 0680,『亦弘唯孝，肆毋有弗競』 0627,『肆對揚王休』 1340)

慣習(『率肆于酉[酒]』 0676,『令肆服』 又292)

古音 rier.

* 棄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捐也。從𠫓推𠔃棄之。從𠐢。𠐢，逆子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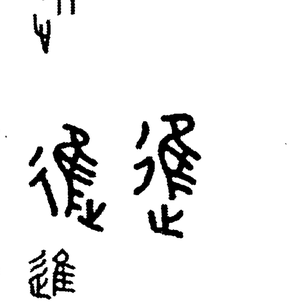
(雙手捧箕丟棄新出生之嬰孩，或加雙手持繩索示絞殺之動作。古時殺嬰原因多，多生，非婚，經濟，宗教等因) J189, L1399, LZ1082, Z2455, ZB13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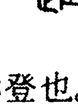
金文:丟棄(『俾棄之』 2927,『早棄群臣』 又287)

古音 k'ier.

* 進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登也。從辵，閵省聲。

(以鳥行路會意，鳥在一般情況下行走只前進) J72, L0515, Z879, ZB54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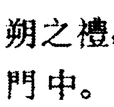
金文:前進(『今余非敢夢先公又進退』 1390,『召啟進事』 2722,『其進人』 2926,『進賢措能』 又286)

古音 tsjien.

* 閏

[甲骨]

[金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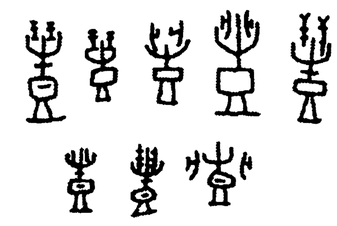
[小篆] 

說文:餘分之月，五歲再閏也。告朔之禮，天子居宗廟，閏月居門中。從王在門中。周禮，閏月王居門中終月也。

(以王居門內會意，五行說盛行後王輪流居住各室，閏月則居門中)

古音 njwen 3.

* 豐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行禮之器也。從豆,象形。讀若禮。

(行禮時以豆盛食,食上且插有裝飾。日常用食則不如此裝飾。但是字形也頗像鼓上飾有某物之狀) J222, L1679, LZ1074, Z308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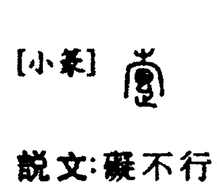
甲骨:人地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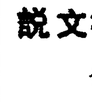
金文:酒醴(『穆王卿豐』 1952, 『乍豐鬲』 0742, 『噩侯馭方內豐于王』 0663)

古音 ler 4 諧聲 t'er.

* 鼏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礙不行也。從鼎引而止之也。鼎者如鼎馬之鼻,從此與牽同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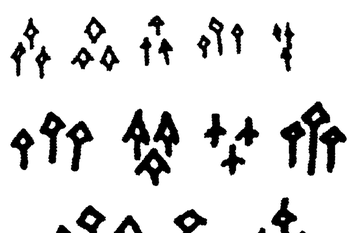
(足所行之處植有圈圖之象,不能踐踏通過,要繞道以行?) J194, L1435, LZ334, Z2502, ZB1343

甲骨:地名。

金文:定處(『畯鼏才天』 1382, 『鼏處宗室』 0056, 『乍鼏才下』 又290)

古音 tier 諧聲 ter 2, tjier.

* 齊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禾麥吐穗上平也。象形。

(象很多同樣高大而排列齊的東西,可能以禾穗表達整齊之狀況) J302, L2317, LZ773, Z4399, ZB2312

甲骨:全部? (『不牛示齊黃』 14356)

地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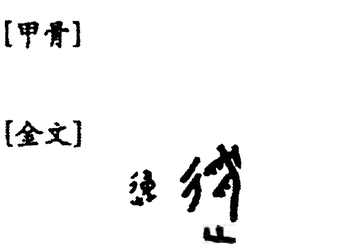
金文:國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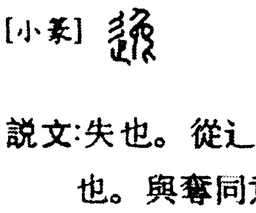
配劑(『冶巡撻齊』 3160)

齊敬?(『齊角敢光』 又309)

古音 dzer 17 諧聲 tsrer, dzrer, tsjier 4, dzjier 2, tser 16, ts'er, tsier 2, dzier, tsjier.

* 逸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失也。從辵兔。兔謾訑善逃也。與奪同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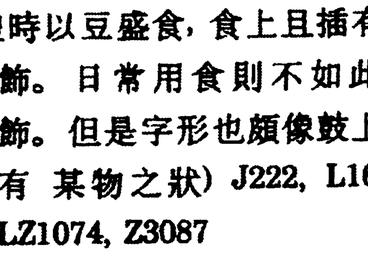
(在行道上追逐兔子狀。兔體格小,但敏捷而跳跑得快,如不利用狗追捕,易讓之逸走) Z5934, ZB310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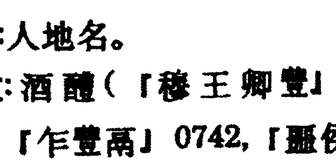
金文:放縱(『不敢逸康』 143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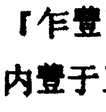
敏捷(『左右芾□□用逸宜』 3119戈, 『□[差]逸先王』 又288)

古音 riet.

* 實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所敬也。從貝,丐聲。

(有關廟祭之事。廟中某種神像?走前迎之以致祭) J278, L2143, LZ766, Z4036, ZB2101

甲骨:儐迎(『大甲不賓于帝』 1402, 『酒肜大乙,王弗賓』 27107, 『我勿祀賓乍,帝降不若』 6497)

金文:賓客(『用樂好賓』 0036, 『其萬年用卿賓』 1159)

贈送(『夷賓馬匹』 1339, 『穌賓章馬四匹吉金』 0658)

古音 pjien 11 諧聲 p'jien 5, bjien 7, ben.

* 實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富也。從宀從貫。貫貨貝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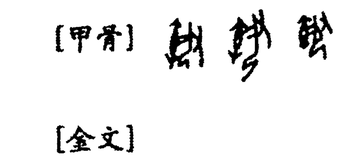
(屋中有箱櫃貯存寶貝,有實力之人家) Z4601, ZB24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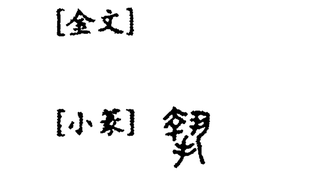
金文:充實(『用實旨酒』 2999, 『將實朕多禦』 又290)

查實(『實余有散氏心賊』 2927)

古音 zdjiet.

* 摯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握持也。從手從執。

(一手捉住已上刑具的罪犯狀) J467, L3563, LZ1006

甲骨:捕捉(『其摯三封伯于父丁』 32287, 『元摯寇戮』 570, 『弜摯, 乎歸克卿王史』 27796)

古音 tjier 5 諧聲 ngeat, tier 2.

* 履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足所依也。從彳從夂。舟象履形。尸聲。

(眼有化妝者穿鞋子之狀,眼有化妝者爲進入聖地舉行禮儀的貴族或巫師。開始時履爲臨時的措施) ZB2766, 4895 (黃錫全《湖北出土商周文字輯證》 p.151, no.244)

金文:勘踏(『帥履裘衛厲田四山』 又337, 『履付裘衛林□里』 又338)

古音 lier.

* 槃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盛貌。從𣏌在木上。讀若詩曰，莘莘征夫。
(樹上花盛開之狀)
古音 sien.

* 齜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毀齒也。男八月生齒，八歲而齔。女七月生齒，七歲而齔。
(齒化見意，換牙)
古音 tsien, t'jən, t'jiən.

* 質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以物相贅也。從貝從所。闕。
(以兩把石斧交換一枚海貝，石斧是當時的常用工具，海貝則得自遠地)
古音 tjiet 2 諧聲 tier 2, tjier, t'ier. (tjiət)

* 墊

[甲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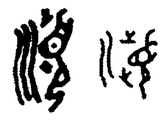
[金文]

[小篆] 

說文:忿戾也。從至。至而復孫。孫，遁也。周書曰，有夏氏之民叨墊。讀若摯。
(?)
古音 t'ier.

* 瀕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水涯也。人所賓附頻蹙不前而止。從頁從涉。
(涉與頁組合，大人物愛惜形像，瀕臨溪流，無橋可渡而需涉水，不欲衣濕而有損形像，因而雛眉顧忌之狀?)
Z6370, ZB3396
金文:常多(『拜稽首魯天子造厥瀕福』 1378,『其瀕才帝廷陟降』 又290)
古音 bjien 5.

* 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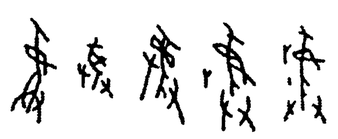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張口見齒。從齒，只聲。
(非只聲，只於此可能表現兔唇暴露牙齒之象，以之表達類似形象)
古音 gen.

* 彝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宗廟常器也。從糸。糸冪也。廾持米，器中實也。
(雙手奉捆縛之鷄以祭) J506, L3887, LZ377, Z7299, ZB3809
甲骨:西風名(『西方曰𣎳，風曰彝』 14294,『帝于西方曰彝，風𣎳，求年』 14295)
祭儀(『王其彝，亡尤』 26008,『彝才庭才叡門先』 30286,『王旬亡禍? 才九月正人方，才雇彝』 36487)
金文:禮儀彝器(『乍寶尊彝』 2619,『乍旅彝』 2032,『用茲彝對令』 1323,『用乍將彝』 1356,『乍車彝』 0999)
古音 rier 2.

* 蠲

[甲骨]

[金文]

[小篆] 

説文:馬蠲也。從虫㠯，益聲。明堂月令曰，腐草爲蠲。
(皿中之水漂浮着食物腐化之蟲)
古音 kwen.

* 贊

[甲骨]

[金文] 

[小篆] 

説文:分別也。從𠂤對爭貝。讀若回。
(兩虎無爲一貝相爭之理，金文字形從鼎，或是鼎上飾有相對的虎紋，即常見的饕餮紋)
ZB1639
金文:容器(『漁白乍井姬用贊』又436)
古音 gwen 2.

* 鎢

[甲骨]

[金文]

[小篆]

説文:弼戾也。從弦省從盩。盩，了戾之也。讀若戾。
(人犯受繩縛及器械，又被鞭打至流血，鎮攝暴戾人犯之法)
ZB3759
金文:安定(『鎢和胤士』又476，『初鎢和于政』又309,331)
古音 ler.

* 夔

[甲骨]

[金文]

[小篆] 

説文:神魖。如龍一足。人而從頁從巳從止夂。象手足形。上象其角。
(巫師扮鬼神而跳舞之狀)
古音 giwer.

* 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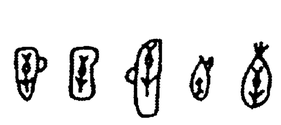
[甲骨]

[金文] 

[小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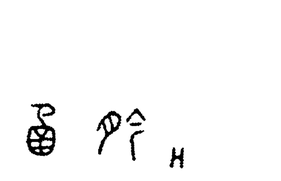
説文:數之具也。一爲東西，｜爲南北，則四方中央備矣。
(記號) J94, L0711, LZ1351, Z1192, ZB716
甲骨、金文:數目。
古音 djiəp 3 諧聲 tjiəp, (叶geap).

* 乃 [函]

[甲骨] 

[金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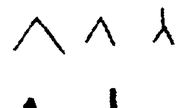
[小篆] 



説文:古也。象形。古體乃乃。從乃，乃亦聲。
説文:函，嚪也。草木之華未發函然。象形。讀若含。
(乃自函字析出，函爲裝矢之皮袋形，有封口) J300, L2295, LZ996, Z4378, ZB2305
甲骨:地名。
箭袋(『車二丙，盾百八十三，函五十，矢☐』36481)
金文:陷套(『弗以我車函于艱』1393，『俗[欲]女弗以乃辟函于艱』0680)
古音 gəm 8 諧聲 grəm, (犯bjwan 6, 汜p'jwam).
古音 gəm

十一、緝侵 -əp, -əm

* 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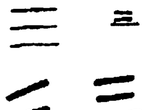
[甲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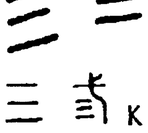
[金文] 

[小篆] 

説文:内也。象從上俱下也。
(記號?) J240, 716, L1795, Z3420, ZB1752
甲骨:進人(『王其人商，叀乙丑王弗每』27767，『乎人入于雀』190)
回巢(『又出日入日』懷1569，『其卯出入日，歲三牛』屯890)
貢納(『雀入三十』267，『自貯入赤馬，其利不步，吉』28195)
内外(『于入？土? 于卜？土』34189)
金文:進人(『同仲右師兌，入門立中廷』1386，『入長城』0042)
貢納、進諫(『敏朝夕入諫』0676)
回歸(『其萬年用卿王出入』1348，『反入堇章』0674)
古音 njiəp.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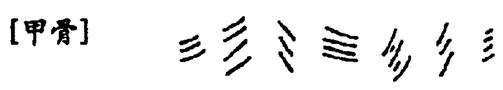
[甲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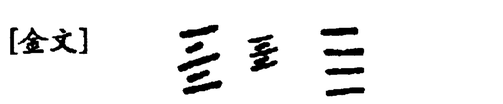
[金文] 

[小篆]

說文:天地人之道也。從三數。
(記號) J14, L0111, Z175, ZB188
甲骨:數目。
金文:數目(『易臣三品。 唯三月』 1378,『王令周公子明保, 尹三事四方』 2152)
古音 səm.

*彡 [肜]

[甲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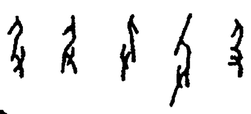
[金文] 

[小篆] 



說文:毛飾畫文。象形。
說文:肜, 船行也。從舟, 彡聲。
(彡自不同的字析出, 代表不同的事物。甲骨的肜象連續的筆劃形, 卜辭爲祭名, 或表示鼓聲連續不斷?) J371, L2759, LZ1285, Z5326
甲骨:祭名(『肜酒于上甲, 亡它』 1184,『王賓大乙肜夕, 亡禍』 22721)
金文:祭名(『唯王十祀又五肜日』 2138)
古音 səm 4 諧聲 srəm, rjiəm 4, t'iəm 2, dəm, t'əm, tsəm 3, ts'əm 11, ts'iəm 2, siəm 5. (摻sriam)
古音 t'iəm.

*及

[甲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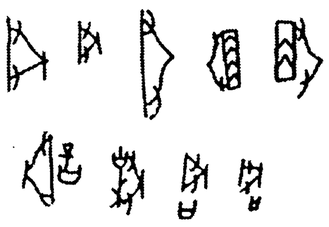
[金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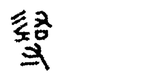
[小篆] 

說文:逮也。從又從人。
(以手碰及他人之意) J119, L0915, LZ39, Z1678, ZB936
甲骨:語詞, 直到(『弗其及今九月雨』 12617,『及今一月娩』 13980)
達到, 碰及(『乎追寇, 及』 566,『三族王令追召方及于□』 32815,『戍弗及方』 28013)
金文:連詞(『王令保及東國五侯』 2725,『以樂賓客及我父兄』 0068,『以酋酉及羊』 0679)
碰及(『女及戎』 1393)
直到(『用及孝婦□氏百子千孫』 2921,『及參世』 又287)
借爲急(『司余小子弗及』 0680)
古音 giəp 諧聲 səp 4, kəp, xəp, ts'iəp, kiəp 7, k'iəp, ngiəp 2, xiəp 2, (giap 2).

尋

[甲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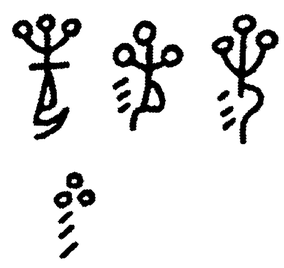
[金文]

[小篆] 

說文:繹理也。從工從口從又從寸。工口亂也。又寸分理也。彡聲。此與翼同意。度人之兩臂爲尋, 八尺也。
(象伸張兩臂以度量某物之長度狀, 席、管樂等皆長一尋, 古代的自然標準長度單位, 後來習慣十進, 乃有丈之單位) J734, 661, LZ369, 823
甲骨:祭儀(『王其尋二方白于𠂤辟』 28086,『于宗户尋王羌』 屯3185,『尋燎于岳』 14474)
尋求(『于方雨兮尋求年』 28244,『尋求禾于河』 33286)
軍事行動(『王其尋牢伷, 其宿』 27805,『沚𢦚尋稱𠂤土方, 我受㞢(又)』 6406)
行舟(『王其尋舟于河, 亡災』 24609,『王其尋舟于滴, 亡災』 24608)
古音 rjiəm.

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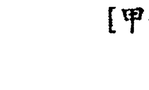
[甲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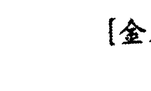
[金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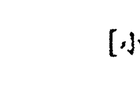
[小篆] 

說文:參商星也。從晶, 彡聲。
(好像一跪坐的人頭戴三分歧裝飾的帽子形, 或甚至表現一人有三個頭, 長沙出土的戰國楚繒書就畫有三頭的神像。也或許是參星的扮像, 則彡部分表示發光, 很可能是塗磷的現象) Z4281, ZB2253
金文:數目(『參有嗣, 嗣土嗣馬嗣工』 2151,『若召公壽若參壽』 0047)
爲伍成群(『下民無智參之蚩蚘』 2990)
衣飾(『易女叔芾參同□匆』 0675)
古音 səm 4 諧聲 tsəm 3, ts'əm 11, ts'iəm 2, siəm 5, (摻sriam).

凡

[甲骨] 

[金文] 

[小篆] 

祭祀名(『王凡三方』1379)

古音 bjwəm 4 諧聲 bwəm, pjwəm 6, bjwəm 4, ləm, (p'jwam).

說文:最括也。從二。二耦也。從𠃌, 古文及。

(象一片帆形, 因風而航行。寫法與抬舁之形稍有不同, 有時輪廓作彎線)J517, LZ1101, Z7416, ZB3859

甲骨:風寒(『婦好禍凡出疾』709)

盤桓(『勿乎王族凡于疫』6343, 『曰, 苦方其凡𡆥[皇]于土⿰囗方敦□, 允其敦』英543, 『方其凡』8662, 『于□凡, 王弗每』3044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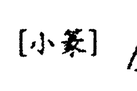
盤皿(『其𣪊黃吕⿰囗乍凡, 利』29687)

金文:總括(『凡用即舀田七田』0679, 『凡散有嗣十夫』2927, 『凡區以品』0677)

𠂤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三合也。從人一。象三合之形。讀若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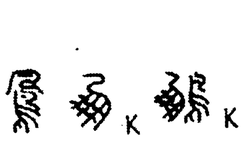
(記號)

古音 tsjiəp, dzjiəp.

鳳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 神鳥也。從鳥, 凡聲。

(鳳鳥形, 借爲風後加上凡聲) J187, LZ660, ZB1300

甲骨:括風(『十土寧鳳』32301, 『今日王其田, 不遘大風』2855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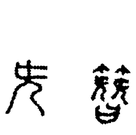
金文:鳳鳥 (『歸生鳳于王』大2)

古音 bjəm.

幵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平也。從干, 一, 八。八, 分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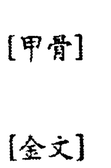
(兩干相并) J95, L0723, LZ1353, Z1208, ZB7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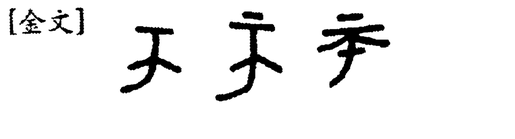
甲骨:二十(『廿牛, 王受又』屯3542, 『婦井示廿』1748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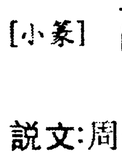
金文:二十(『唯王廿又六年』2828, 『廿九年十二月爲東周左師倗[曹]壺』2798)

古音 njiəp.

帀

[甲骨] 

[金文] 

[小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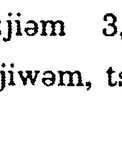
說文:周也。從反之而帀也。周盛說。

(懸吊物形, 師以之構成, 可能是有關軍事的標識, 露營時懸掛之以爲辨識) J272, LZ972, Z3918, ZB2011

金文:借爲師(『令女率齊帀⿰囗左右虎臣正淮夷』1381, 『左軍工帀司馬裕』3136)

古音 tsəp.

先(簪)

[甲骨] 

[金文]

[小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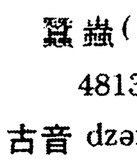
說文:首笄也。從古文人, 匕象簪形。與大同意。

(飾於女性頭上之髮笄形) J869, L2807, LZ175

甲骨:人牲(『十大乙、祖乙先求年, 王受(又)』28273, 『先又祖乙』27250)

古音 tsəm 2 諧聲 ts'əm 3, dzəm, tsiəmm 4, dziəm, tsjiəm 5, dzjiəm 3, rjiəm 2, tsəp, tsjiwəm, tseəm.

蠶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任絲蟲也。從蚰, 朁聲。

(象蠶蟲形) J876, LZ68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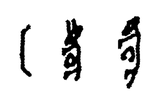
甲骨:受祭者(『亢示五牛, 蠶示三牛』14354)[或釋此字爲它。蠶在商代是重要經濟物產, 較可能創作專用象形字, 代名詞不必借用如此繁褥的象形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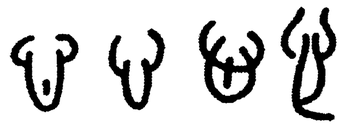
人牲(『惠示以羌暨蠶于⿰囗示用』32033)

蠶蟲(『乎弘弋蠶夸, 弗桑』4813)

古音 dzəm.

*心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人心也。在身之中。象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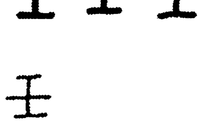
(象心臟之形) Z6220, ZB3268

金文:心思(『實余有散氏心賊』 2927, 『穆穆克盟厥心』 0669, 『不貳其心』 又286)

古音 sjiəm 諧聲 ts'jiəm.

*壬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位北方也。陰極陽生, 故易曰龍戰于野。戰者接也。象人懷妊之形。承亥, 壬以子, 生之叙也。與巫同意。

(繞線器形, 借爲干支) J554, L4297, Z8146

甲骨、金文:干支。

古音 njiəm 13 諧聲 niəm 3, riəm 3, (njiam)

*尤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尤尤行貌。從人出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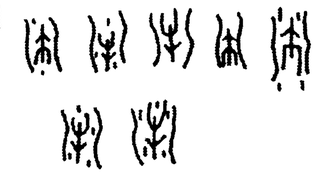
(一人担重物或側卧在枕頭上之狀) L18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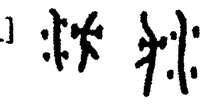
說文:枕, 卧所薦首也。從木, 尤聲。

古音 riəm 2 諧聲 təm 8, t'əm 3, dəm, diəm 7, tjiəm 3, st'jiəm, djiəm 3, tiəm 2, tjiəm, dəm.

古音 tjiəm.

沈

[甲骨] 

[金文] 

[小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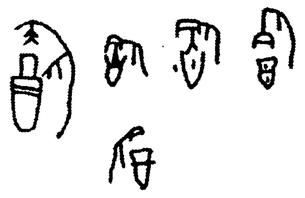
說文:陵上滇水也。從水, 尤聲。一曰濁黕也。

(牛羊等牲沈於水中之狀, 商代的祭儀) J439, LZ585, Z6334, ZB3367

甲骨:祭儀, 沈人(『燎于土三小牢, 卯一牛, 沈十牛』 779, 『其求禾于河, 沈三牢』 屯93)

古音 diəm.

飲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啜也。從欠, 酓聲。

(人俯首就尊飲酒狀) J369, L2831, LZ1041, Z5451, ZB2838

甲骨:吸飲(『王占曰, 𠂤祟。八日庚戌𠂤各雲自東宦母, 昃亦𠂤出虹自北飲于河』 10405, 『王飲𠂤它』 10137)

金文:吸飲(『白𠂤姬飲壺』 2775, 『用盤飲酉』 0052, 『飲食訶[歌]舞』 0050)

古音 ?iəm.

禽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走獸總名。從内。禽离兕頭相似。從今聲。

(擒字源, 捕鳥獸之有柄網形, 引申爲被捕的對象) J542, 126, L4191, LZ1082, 1096, Z789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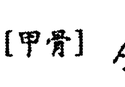
甲骨:擒獲(『丁亥王卜? 允禽三百又四十八』 屯663, 『王其射穆兕, 禽』 33373, 『王夢禽, 不惟禍』 1738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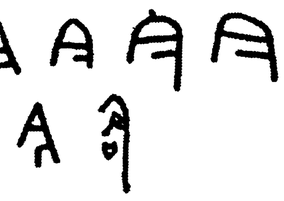
金文:擒獲(『余來獻禽。 女多禽折首執訊』 1393, 『武公人右吾告禽』 大19)

鳥禽(『王射大龏禽』 大9)

古音 giəm.

*今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是時也。從亼從𠆢。𠆢古文及字。

(?) J238, L1777, LZ726, Z3392, ZB1730

甲骨:時間副詞, 現時(『今五月乎衆人步』 37, 『今夕其雨』 12253, 『今日王其往河』 23786, 『今乙卯不其雨』 1106, 『自今至于庚戌不其雨』 5111)

金文:現時(『今弗克厥罰』 0665, 『今余唯踵先王命』 0680)

古音 kiəm 7 諧聲 kəm 3, k'əm, ngəm 2, gəm 8, ?əm 3, t'əm 3 dəm, xeəm 2, ?eəm, teəm, dziəm 2, ts'jiəm, tsjiəm, diəm, neəp, njiəm 2, neəm 2, nrəm, k'rəm 2, xrəm 2, st'jiəm 3, k'iəm 8, giəm 14, ngiəm 8, ?iəm 8, krəm, dzjiəm, xiəm 3, t'iəm, (黔 giam 3, ?jiam, 矜kiəng, 矜 gien)

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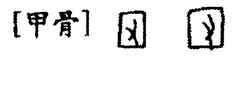
[甲骨]

[金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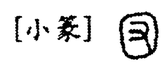
[小篆] 

説文:弦樂也。象形。
(象琴調弦處之形)
古音 gəm.

* 囟

[甲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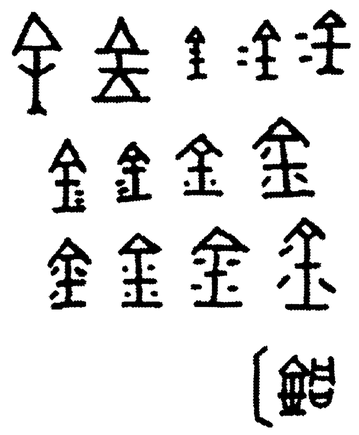
[金文]

[小篆] 

説文:下取物縮藏之。從又從口。讀若聶。
(手向箱中取物或藏物狀?) J276, L2117, LZ801
甲骨:人地名。
古音 nrəp, niəp.

金

[甲骨]

[金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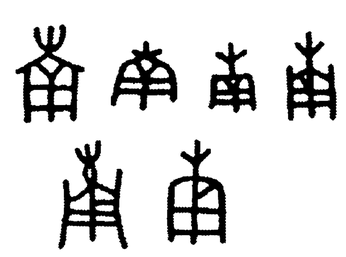
『擇其吉金黃鑪』 1446, 『令厥臣獻金車』 1347, 『毋載金革黽箭』 又3)
古音 kiəm 諧聲 kəm, (衡gram).

[小篆]

説文:五色金也。黃爲之長, 久埋不生衣, 百煉不輕, 從革不韋。西方之行, 生於土。從土。𠂇又注象金在土中形。今聲。
(已組合之立體多片泥模及范形, 中國古代的金屬都由澆煉而得, 少利用天然狀態存在的金、銀 、銅等金屬錘打加工) Z7563, ZB3967
金文:金屬(『賞叔鬱卣白金』 2716, 『麥易赤金』 0626,

* 羊 [南]

[甲骨] 

[金文] 

[小篆] 



説文:撝也。從干。入 ·爲干, 人二爲羊。讀若飪。
説文:南, 草木至南方有枝任也。從屮, 羊聲。
(南字析出。南爲鈴形, 能敲擊, 可能設樂時習慣陳設于南側, 才借以名南方) J273, L2079, LZ1106, Z3936, ZB2019
甲骨:方向(『南土受年』 9737, 『于丁卯酒南方』 30173, 『于南門尋』 28086, 『亩今夕告于南室』 24938, 『才南奠』 7885)
牲品, 幼獸, 毅(『虫于祖乙二南』 1528, 『九羌卯九牛新南』 360, 『虫于父乙白彘新南』 英79)
金文:方向(『王征南夷』 1353, 『降以南封于同道』 2927, 『至于南行西行』 又81)
古音 njiəm.
古音 nəm 2.

* 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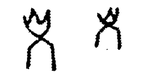
[甲骨] 

[金文] 

[小篆] 

説文:侸也。從大在一之上。
(一人立於地上之狀) J428, L3251, LZ89, Z6194, ZB3249
甲骨:竪立(『丙子其立中, 亡風』 7369, 『以从立于河』 懷1636)
栽種(『王立黍, 若』 9521)
設立, 屯駐(『侯其立朕中人』 1022, 『王族爰多子族立于𠂤』 34133)
金文:站立(『師兌入門立中廷』 1386, 『將與吾君並立於世』 又286)
位置(『即立』 1386, 『夙毋童[動]余一人才立』 0680, 『臣宗易立』 又286)
莅事(『國差立事歲』 2999)
建立(『尹令史獸立工于成周』 0652)
古音 liəp 5 諧聲 ləp 3, k'iəp, səp.

* 屮

[甲骨] 

[金文]

[小篆] 

説文:入山之深也。從入從山。闕。
(山中礦坑, 深入且多歧道之狀?)
古音 dziəm.

* 从

[甲骨]

[金文]

[小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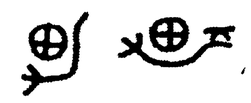
說文:眾立也。從三人。讀若欽鑒。眾從此。

(眾字析出，象眾立之人群意)

古音 ngiəm 2 諧聲 t'əp.

* 男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丈夫者也。從田從力。

(田地及耒耜會意，耕作乃男子之職) J524, LZ822, Z754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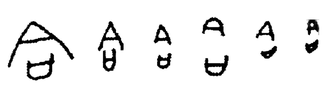
金文:男性(『其百男百女千孫』1495,『男女無期』2975)

男嗣(『余用乍朕後男臘尊簋』1381)

諸侯名號(『侯田男』2446)

古音 nəm.

* 合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亼口也。從亼從口。

(有蓋之盒子形) J238, L1775, LZ278, Z3386, ZB1727

甲骨:聯合(『合㠯大御于祖乙』1076,『王其以眾合右旅⿰旅酉于舊』屯2350)

金文:聯合(『琱生又吏召來合事余獻』137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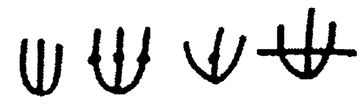
符合(『邵合皇天』又476)

借爲答(『合揚厥德』1503)

古音 gəp 6 諧聲 təp 4, t'əp 3, kəp 12, k'əp, /əp 2, krəp 4, xrəp, grəp 2, xəp, t'iəp, djiəp, kiəp, xiəp 6, (歙st'jiap, 嗒t'ap, dap, kjap, gjap 3).

* 卅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三十并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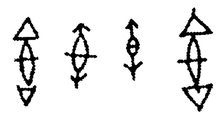
(三個十相并會意) J96, L0735, LZ1355, Z1211, ZB729

甲骨:三十(『𠂤于成卅伐』891)

金文:三十(『唯卅又二年三月初吉壬辰』0670)

古音 s-əp.

* 幸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所以驚人也。從大從羊。一曰，大聲也。讀若籀。

(刑罰械具的象形) J424, L3223, LZ1000, ZB3201

甲骨:執服(『貞敃，王其幸苦方』6332,『宣弗其幸寇』575,『王占曰，其惟丙戌幸𠂤尾，其惟辛家』136)

金文:盔甲(『氏以身蒙幸胄』又286)

古音 niap, niap 諧聲 tiəp, diəp, tjiəp 2, teəp, deəp 3, neəp, tjiwəp, tsjiəp, dzjiəp, teəm 3, (tjiap, tiəw, tiər).

執

[甲骨] 

[金文]

[小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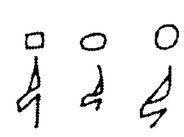
說文:執足也。從足，執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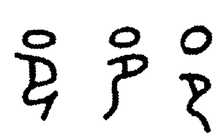
(足受刑械之狀) J57, 104, L0629, LZ1003

甲骨:捕捉(『追，不執』869,『執自口圍，得』英540)

古音 deəp.

* 邑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國也。從口。先王之制，尊卑有大小。從卩。

(象人群居住的一定範圍內之意) J280, L2165, LZ116, Z4093, ZB2114

甲骨:村邑(『茲邑其𠂤降禍』7852,『我乍邑若』13495,『南邑子乎卿[饗]酉[酒]』3280,『乍大邑』13513,『燎于西邑』6156,『才獄大邑商公宮衣，茲夕亡禍，寧』英2529)

金文:村邑(『丁巳王才新邑』2123,『王來伐商邑』1289,『射分田邑』0670,『喪其人民都邑』2835)

古音 ?iəp 6 諧聲 ?əp.

* 垂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近求也。從爪壬。爪壬，徼幸也。

(可能表現手拿壬，壬爲繞線器，以熟悉紡織的作業取意，熟練工人爲主人所喜愛?)

古音 riəm.

* 林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平土有叢木曰林。從二木。

(生長林木衆多的地方) J267, L2037, LZ513, Z3827, ZB196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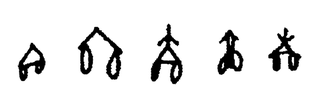
甲骨:人地、樂曲名。

金文:林場(『嗣場林吳牧』1367, 『各于尹姞宗室縣林』065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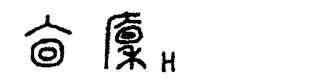
衆多如林(『其會女[如]林』又288)

古音 liəm 6 諧聲 ləm 2, liəm 2, kiəm, giəm 2, srəm, sjiəm.

* 亩 (廩)

[甲骨] 

[金文] 

[小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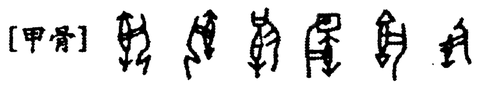
說文:穀所振入, 宗廟粢盛倉黃謹亩而取之。故謂之倉亩。從入。回象屋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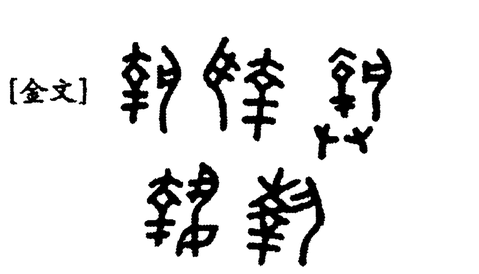
(藏禾之倉廩形) J250, L1877, LZ747

甲骨:倉廩(『☑農亦焚亩』583, 『令㞢省才南亩』9638, 『王其衆戍春受人, 叀亩土人又戈』26898)

古音 liəm 7 諧聲 liəm, ləm, riəm.

執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捕辜人也。從丮從幸, 幸亦聲。

(犯罪者上了械具之狀) J424, L3231, LZ1005, Z6113, ZB3206

甲骨:捕執(『我弗其獲執』796, 『令盡執兕, 若』10436)

俘虜(『執其用自中宗祖乙, 王受佑』26991, 『又來執于庭』27387)

金文:捕執(『女多折首執訊』1393)

管理(『王令員執犬』0613, 『厥左執要史正仲農』2927)

持有(『王初執駒于□』2150, 『余執龔王恤工』337)

古音 tjiəp.

* 沓

[甲骨]

[金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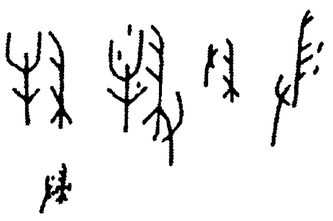
[小篆] 

說文:語多沓沓也。從曰從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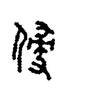
(表達水碰觸石塊或坑陷時激起的噪雜聲響)

古音 dəp 5 諧聲 təp 3.

* 侵

[甲骨] 

[金文] 

[小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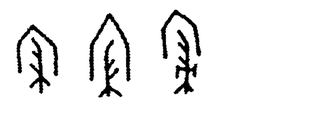
說文:漸進也。從又持帚。

(象以埽清潔牛身狀, 或加手持埽以示動作) J343, 123, L0947, LZ1156, 1154, Z50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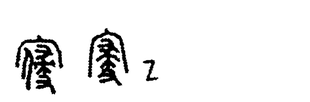
甲骨:侵襲(『王占曰, 𠂤祟, 其𠂤來艱。气至五日丁酉允𠂤來艱自西, 沚𢦚告曰, 土方圍于我東鄙, 𢦏二邑。苦方亦侵我西鄙田』6057)

古音 ts'jiəm 9 諧聲 ts'iəm 3, siəm, tsjiəm 8, dzjiəm, tsjiwəm, ts'jiwəm, (sjiam, t'iam).

寢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卧也。從宀, 侵聲。

(象屋中有帚之處, 睡眠之處需時常清掃使乾净) J318, L2465, LZ757, Z4678, ZB2454

甲骨:睡覺(『王寢于寇☑受年』9815)

卧室(『其令多尹乍王寢』32980, 『今日王其水寢』23532, 『今二月宅東寢』13569)

金文:卧室(『王以侯内于寢』大9, 『王才周康寢』1443)

埋葬?(『曾侯乙之寢戈』又492)

古音 ts'jiəm.

* 昔

[甲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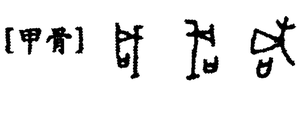
[金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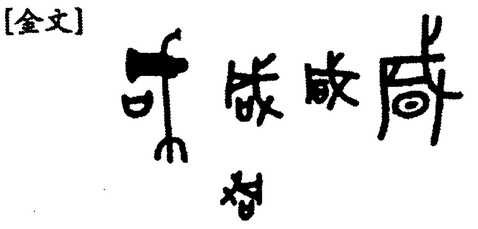
[小篆]

說文:

古音

* 咸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皆也。悉也。從口從戌。戌, 戌悉也。

(戌戚皆爲儀仗兵器形, 儀仗隊的威喊有訓練, 整齊而宏亮) J41, L0369, LZ938, Z610, ZB441

甲骨:咸皆(『乙巳明雨, 伐既雨, 咸伐亦雨, 施烏星』11498, 『王咸酒登, 王賓羽日』95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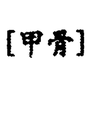
金文:咸皆(『咸有九州』大45, 『余咸畜胤士』3012, 『死咸之日』大9)

古音 grəm 5 諧聲 kəm, k'əm, gəm 2, krəm 5, ngrəm, k'eəm, xeəm, krəp 2, tjiəm 4, ?rəm, xəm, (pjiet).

* 冒

[甲骨]

[金文]

[小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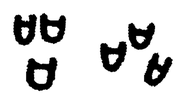
說文:冢語也。從口附耳。

(不欲大聲, 口在耳邊輕語狀)

古音 tsjiəp 5 諧聲 tsiəp 4, ts'jiəp 4, dzjiəp 3, ?jiəp, tsjiwəp.

* 品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眾庶也。從三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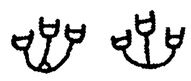
(眾多品物存放一處之意) J86, L0643, LZ279, Z110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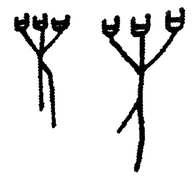
甲骨:祭儀, 物品(『來丁卯酒品, 不雨』 34526, 『其酒品醴, 其求于多妣』 屯2292, 『品其九羴』 34674, 『羽甲寅气酒協自上甲衣至于多毓, 余一人亡禍? 茲一品祀, 才九月, 遘示癸□𣪊』 英1923)

金文:物品單位(『凡圚以品』 0677, 『易玉五品』 0659, 『易臣三品』 1378)

古音 p'iəm 諧聲 ngrəm, 臨liəm 3, ngiəm.

𠂤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多言也。從品相連。春秋傳曰, 次于𠂤北。讀若聶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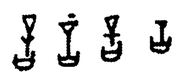
說文:𠂤, 山岩也。從山, 品聲。讀若吟。

(甲骨文有一形下多作一側立之人, 大半是象三頭之鬼神形。兩字都是貢卜骨的方國名, 或是一字之異寫) J383, L2943, LZ279

甲骨:人地名。

古音 niɐp, ngrəm

* 音

[甲骨] 

[金文] 

[小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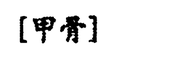
說文:聲也。生于心, 有節于外謂之音。宮商角徵羽, 聲也。絲竹金石匏土革木, 音也。從言含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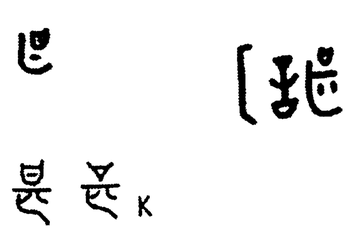
(長管樂器形, 言之分別字) L0759, Z1328, ZB796

金文:聲音(『其音攸攸』 0051, 『其音央央』 大50, 『穆音之商』 又494)

古音 ʔiəm 6 諧聲 xiəm, ʔəm 7, ʔrəm 4, k'iɐp, ʔjiəm.

* 甚

[甲骨] 

[金文] 

[小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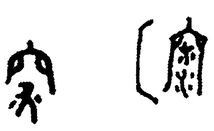
說文:尤安樂也。從甘匹。匹耦也。

(造意大概與吃有關, 甜食美味) Z2924

古音 djiəm 5 諧聲 k'əm 3, təm 3, t'əm, dəm 3, səm, drəm, riəm, ngəm, k'rəm, tiəm 2, t'iəm, tsjiwəm, diəm, dzjiəm, tjiəm, t'jiəm 2, zdjiəm.

* 突 [深]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深也。一曰灶突。從穴從火從朮省。讀若三年導服之導。

(象一人張口在礦坑中, 地下深處空氣稀薄, 因之呼吸困難而冷汗流出) Z48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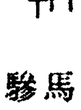
金文:長久(『我亦弗突享邦』 1389)

古音 dəm, səm 諧聲 t'iəm, st'jiəm 5.

* 軜

[甲骨]

[金文] 

[小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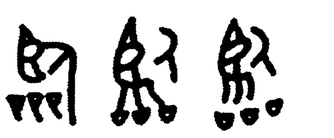
說文:驂馬兩內轡繫軾前艱中者也。從車從內聲。

(單轅之車? 內爲轅及其衡之形)

古音 nəp 3.

臨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監臨也。從臥, 品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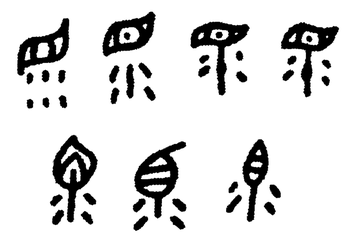
(一人低頭檢驗眾多品物之狀) Z5196, ZB2696

金文:臨視(『臨保我厥周雩四方』 大24, 『古天異臨子』 0676)

古音 liəm.

* 眾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目相及也。從目, 隶省。讀與隸同也。

(象眼淚相及流下之狀) J158, L1135, LZ208, Z2115, ZB1146

甲骨:介詞, 暨(『王賓妣庚歲眾兄庚, 亡尤』 22560, 『令多子族眾犬侯璞周, 古王史』 6813, 『大乙, 祖乙, 祖丁眾卿』 27147)

金文:介詞, 暨(『命女嗣成周里人眾者侯大亞』 1354, 『眾奠人善夫官守友』 0672)

推及(『我用劓厚眾我友』 0627)

古音 d-əp 3.

* 品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衆口也。從四口。讀若戢。一曰，呶也。

(象衆品物排列整齊之狀，他字所析出)

古音 tsiəp.

* 習

[甲骨]

[金文]

[小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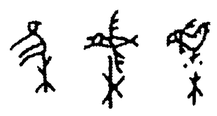
說文:數飛也。從羽從白。

(鳥之羽毛往復振動去水之聲響? 身子部與羽分離而似象日) J166, LZ699

甲骨:重複(「習龜卜又來執，其用于☐」 26979,「習二卜? 習三卜? 習四卜」 31674)

古音 rjiəp 5 諧聲 riəp, viəp 2, səp, deəp, (tjiap 2, t'jiap)

* 集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群鳥在木上也。從三隹從木。

(群鳥集在樹上之狀，省爲一鳥) J186, L1357, LZ673, Z2420, ZB1298

金文:降集? (「天將集厥命」 0680)

古音 dzjiəp 2 諧聲 dzəp 3, tsjiəp 2.

* 覃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長味也。從鹵，鹹省聲。

(象酒尊之上有一香料包之狀，酒經香包過濾以增其香醇之味) J195, L1863. LZ1141, Z3550

甲骨、金文:地名。

古音 dəm 3 諧聲 t'əm 2, dəm 15, riəm 4, dzjiəm, st'jiəm 2, dzjiwəm, rjiwəm, rjiəm 2.

* 森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木多貌。從木從林。

(以林木衆多會意) J268, L2045

甲骨:? (「(東夷)𠂤曰，千森。王戩于之八豕八豕四羊☐」 英1288)

古音 səm.

* 馬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絆馬足也。從馬，○其足。春秋傳曰，韓厥執前。讀若輒。或從糸執聲。

(象馬足受捆綁之狀，或許是對馬發情時的措施，推廣爲類似的事物)

古音 tiəp.

* 㬎

[甲骨]

[金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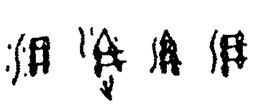
[小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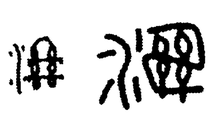
說文:衆微妙也。從日中視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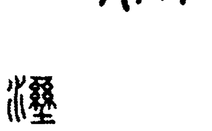
(在日下曬濕絲之狀。如析自顯字，則爲耳環受日照反光而閃爍之象)

古音 ngəp 諧聲 zjiəp, diəp, k'iəp, st'jiəp, ngəm, (diap).

濕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幽濕也。從水，㬎所以覆也。覆土而有水故濕也。㬎省聲。

(象剛自水流中取出的漂絲尚未乾燥之意) J849, L3355, LZ1230, Z6341

甲骨:潮濕(「叀濕田眔，延受年」 屯715,「用林于濕田又☐」 屯3004)

金文:潮濕或宮名(「王才鎬京濕宮」 2831)

古音 st'jiəp.

* 闖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馬出門貌。從馬在門中。讀若梆。

(象馬急遽闖出門外之狀)

古音 t'iəm.

* 緤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合也。從糸集。讀若捷。

(形聲字? 或表示糾合數股的線以成線,以便紡織)

古音 tsjiəp.

* 靨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不滑也。從四止。

(象多足且方向不一致,阻礙交通行動) J58, L0461

古音 siəp 諧聲 səp, ts'iəp.

* 審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悉也。知審諦也。從宀從采。

(采與番皆象獸蹄印,田爲掌跟部之形,從足迹可知進入屋中者爲何種類屬) ZB385

金文:審查(『余審□田』 又337)

古音 st'jiəm 2.

* 疊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揚雄說,以爲古理官決罪,三日將其宜而行之。從晶從宜。

(象俎上疊多物之狀,祭祀時之景象)

古音 deəp.

* 詰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疾言也。從三言。讀若沓。

(三支管樂會意。事態急,多管喇吧齊鳴以告警求援)

古音 dəp.

* 襲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舌也。舞曲也。樂有章。從龖從龠從又。詩曰,籥舞笙我。

(龖與三足構成,表達衆足舞蹈以順應樂章之旋律之意)

古音 k'əm.

* 簡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箠也。從竹,爾聲。

(不與爾字同韵,非形聲字,竹作的捕魚籠子會意? 推廣以名竹製的器物)

古音 niəp.

* 龖龖

[甲骨]

[金文] 

[小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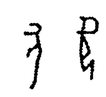
説文:飛龍也。從二龍。讀若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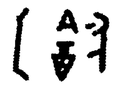
(襲等字析出，衣服上的刺繡或塗畫的圖案，高官之服裝) 襲 ZB2724

金文:襲職(『安永襲戎身』又347)

古音 dəp 諧聲 rjiəp, (tjiap).

* 欠

[甲骨] 

[金文] 

[小篆] 

説文:張口氣悟也。從古文人。彡象氣。從人上回之形。

(睡眠不足而打哈欠) J368, LZ142

甲骨:人地名。

古音 k'jam 諧聲 gjam, giam 2, (坎k'əm 2, 款k'wan).

* 厂 [詹]

[甲骨]

[金文]

[小篆]

説文:仰也。從人在厂上。

(人在岸上，要仰望之)

説文:詹，多言也。從言從八從厂。

(以管樂告知崖上之人處境危險?)

古音 tjiam 3 諧聲 tam 6, dam 5, riam 2, t'jiam 4, djiam 2.

古音 tjiam.

十二、葉談 -ap, -am

* 凵

[甲骨]

[金文]

[小篆] 

説文:張口也。一説坎也，塹也。象地穿。

(次陷形)

古音 k'jam.

* 广

[甲骨]

[金文] 

[小篆] 

説文: 因厂爲屋。象對刺高屋之形。讀若儼然之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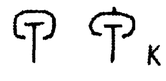
(有尖角頂之建築物形，側視)

古音 ngiam.

* 甲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東方之孟，陽氣萌動。從木戴孚甲之象。大一經曰，人頭空爲甲。甲象人頭。始于一見于十，成于木之象。

(記號，因上甲之名而合成一字，象是一片綴甲形) J545, L4203, Z7945, ZB4166

甲骨:干支。

金文:干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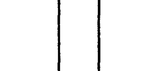
甲盔(『凡興士披甲』 又500)

古音 krap 諧聲 xrap, ?rap 3, grap 3.

柙

[甲骨]

[金文]

[小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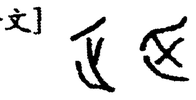
說文:檻也。所以藏虎兕也。從木，甲聲。古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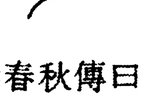
(古文字形好像是柙檻之形)

古音 grap.

* 乏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春秋傳曰: 反正爲乏。從反正。

(後來的分別字) ZB5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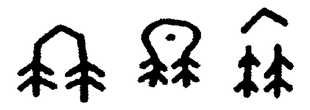
金文:匱乏(『乏其先王之祭祀』 又286

寡少(『王命□爲逃[兆]乏闊狹少大之[則]』 又289)

古音 bjwap 2 諧聲 piam 2, p'jwam 2, pjwam 2, giap, (biəp).

* 冉

[甲骨]

[金文] 

[小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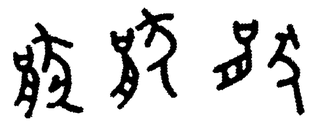
說文:毛冉冉也。象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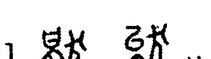
(某物毛冉冉之形) Z5822, ZB3041

古音 njiam 13 諧聲 t'am, nam, neam, (t'əm, nəm 2).

猒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飽也。從甘從肰，甘亦聲。

(? 不從甘聲，或與某種長嘴巴的動物有關) Z2922, ZB1511

金文:飽足(『余弘猒乃心』 大45, 『皇天弘猒厥德』 0680, 『兒猒于公』 1391)

古音 ?jiam 12 諧聲 ?rap, ?jiap 3.

* 肅

[甲骨]

[金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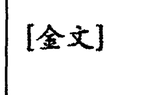
[小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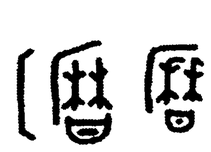
說文:手之捷巧也。從又持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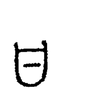
(手持巾，作家務繁捷之意。也可能聿字之變形，寫字要有技巧才能美觀)

古音 niap.

* 甘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美也。從口含一。一道也。

(象口中含有甜物之狀，甜食慢慢品嘗，鹹則一口吞下) J208, L1601, LZ243

甲骨:人地名。

古音 kam 4 諧聲 gam 3, t'am, giam 5, (紺kəm).

甜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美也。從甘從舌。舌知甘者，甘亦聲。

(聲母類不同，不應從甘聲。甘甜之物不但口含之，舌且舔之)

古音 deam 2 諧聲 t'eam 3, t'ap, sjiam.

* 劦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人欲去，以力脅止曰劫。
(以强力去除之意)
古音 kjap 2 諧聲 k'jap 3, k'am, (kəp).

* 夾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持也。從大挾二人。
(象二人從兩旁挾扶一人之狀) J419, L3201, LZ95, Z6038
甲骨:地名。
金文:夾輔(『克夾紹先王』 0678, 『迺召夾死嗣戎』 0676, 『用夾召厥辟鄭大令』 又24)
古音 kriap 3 諧聲 xriap 2, keap 7, k'eap 5, xeap, geap 3, tsjiap, krap, griap, tseap, (瘞?iar, ?ear, ts'rek).

* 耳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耳垂也。從耳下垂。
(耳垂之狀)
古音 tiap 4 諧聲 teap 2, njiap 2, seap, niap.

* 耍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腦蓋也。象皮包覆腦，下有二臂而攵在下。讀若范。
(象馬額上銅飾之形？)
古音 mjwam.

* 占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視兆問也。從卜從口。
(以甲骨上之兆紋與口會意，答案以兆紋的走向說出) J149, L1109, LZ836
甲骨:占斷(『王占曰，丙戌其雨，不吉』 559, 『王弗疾骨？王占曰，勿疾』 709)
古音 tjiam 諧聲 tiam 4, t'iam 4, riam, niam, dzjiam, sjiam, njiam, st'jiam 6, zdjiam, t'jiam, team 12, t'eam 2, neam 2, teap 2, t'eap 5.

* 丙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舌貌。從谷省。象形。讀若三年導服之導。一曰，竹上皮。讀若沾。一曰讀若誓。
(席子形) J92, L4231, LZ823
甲骨:? (『由丙取于入酒』 23715, 『延□宗亡妣丙圃』 13543)
古音 t'am.

叶 (協)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衆之同和也。從劦從十。會意。劦亦聲。
(古文作十口，以會衆口齊聲協力合作之意)
古音 xjap.

* 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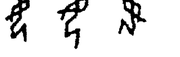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同力也。從三力。
(力爲挖土的工具，協合衆人之力以挖掘深坑，大概爲建設水利工程) J525, 639, 665, L4051, LZ263, 266, Z7555
甲骨:協助(『大令衆人曰，劦田，其受年』 1, 『王曰，侯虎敗，女史[毋使]劦』 3297)
東方風名(『帝于東方曰析，風曰劦，求年』 14295)
祭名(『才十二月甲辰祭大甲，劦上甲』 35529, 『祭大乙其劦祖乙，二牢』 27129)
金文:祭名(『才十月，唯王廿祀劦日』 1325)
古音 geap 4 諧聲 xjiap 4 (ləp, 荔lier, 荔ler).

*妾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有辠女子給事者。從辛從女。

(辛爲刺墨之工具，表示受過刑罰之女性) J99, L0765, LZ173, Z1340, ZB3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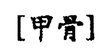
甲骨:女奴(『今庚辰夕用獻小臣三十，小妾三十于婦』 629, 『𠂤妾于妣己』 90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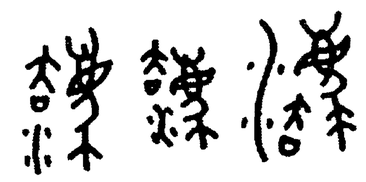
匹配(『牢示癸妾妣甲』 238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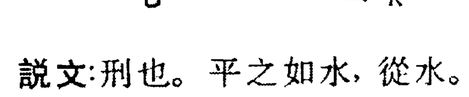
金文:低階層女性(『官嗣康宮王臣妾百工』 1371, 『嗣我西隅東隅僕馭，百工，牧臣妾』 大21)

古音 ts'jiap 4 諧聲 srap, tsjiap 4, sjiap.

*法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刑也。平之如水，從水。廌所以觸不直者去之。從去。

(古代傳說，判案以獨角神羊觸有罪者而去之，持法當如水之平不偏倚。古文字形爲泥鑄型，鑄型規定鑄器之形，一如律爲行爲準則) Z5912, ZB3088

(屬於古文之字形有當法及百使用之例，百之意義可能來自音借的關係)

金文:慣例(『法保先王』 0676)

借爲廢(『敬夙夜勿法朕令』 1388, 138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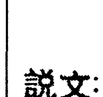
法度(『可法可尚』 又286)

古音 pjwap.

*夾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盜竊裹物也。從亦有所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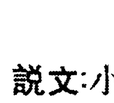
(一人偷物而藏於腋下之狀)

古音 st'jiam 3.

*炙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小熱也。從火，干聲。

(以火烤某物之狀，某種以慢火燒烤之製造業?)

古音 diam 2, dam 諧聲 liam.

*芟

[甲骨]

[金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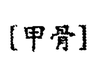
[小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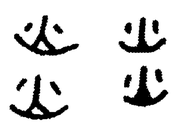
說文:刈草也。從草，殳聲。

(象手持鐮刀除草狀)

古音 sram.

*炎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火光上也。從重火。

(多層火焰上騰狀) J417, L3189, LZ478, Z6006, ZB314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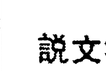
甲骨、金文:人地名。

古音 viam 諧聲 riam 6, st'jiam, djiam, t'jiam, t'am 4, dam 18, rjiam.

*隶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疾也。從止從又。大手也。

中聲。

(象手拔有長鬚根的雜草狀，在這種情況下用手較捷快，用工具反而慢)

古音 dzjiap 4 諧聲 tsjiap 2, ts'jiap, seap, ts'riap, sriap 2, niap, (tsəm).

*戔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絶也。從二人持戈。讀若詩云，纖纖女手。一曰田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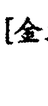
(可能象長柄有密齒的田器形，大概用以去除乾枯雜草) J492, L3779, LZ899

甲骨:人地名。

古音 tsjiam 5 諧聲 sriam 3, ts'jiam 3, sjiam 4, (讖tsiəm).

*奄

[甲骨] 

[金文] 

[小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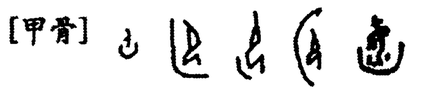
說文:覆也。大有餘也。故從大從申。

(? 申爲閃電之形，或可能表示一人被閃電所擊) Z6041, ZB3173

金文:掩護(『曰奄以乃弟』 0543)

古音 ?iam 12 **諧聲** ?jap, ?jiap, ?jam 6, (?əp 2, ?əm 2).

*舀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小阱也。從人在臼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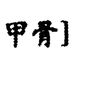
(象一人被陷於坑陷中之狀) J314, 815, L2417, LZ116, 1036, Z453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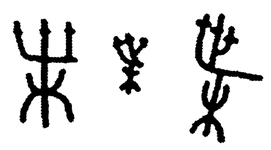
甲骨:困陷? (『己丑其舀道方，東今來丁』 33189,『臣得? 王占曰，其得，唯甲乙。甲戌臣涉舟，征舀，弗告，旬出五日丁亥幸』 641,『東生王? 舀王』 34525,『勿祥舀于門，辛丑用』 19802)

金文:陷害(『南或[國]服子敢舀虐我土』 0061)

古音 griam 5 **諧聲** ?riam 2, t'iam, rjiam 2, dam 2, vriam 6, riam 2. (k'əm 5, gəm 3, də 3, rjiəm).

*葉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搖也。葉薄也。從木，世聲。

(樹上之葉子形) J262, L2019, LZ515, Z3783, ZB1923

說文:葉，草木之葉也。從艹，枼聲。

甲骨:地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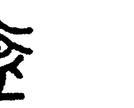
金文:世代(『萬枼之外』 0013,『萬枼鼓之』 0051)

年代(『十三枼』 又287,『十四枼』 又667)

古音 riap 7 **諧聲** t'iap, diap, deap 8, seap 4, st'jiap 2.

*盍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覆也。從血大。

(皿中有食而上有蓋子之形) Z326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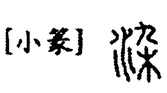
金文:器蓋(『寶鑄高卣之盍』 0638)

古音 gap 5 **諧聲** kap 2, k'ap 3, ?ap, viap 2, vriam, (k'əp, kar, k'ar, k'at).

*染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以繒爲色也。從水，杂聲。

(浸染於樹汁中多次，次數多則色深)

古音 njiam 4.

*昇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蓋也。從廾從合。

(用手把蓋子合上之狀。古文字形則似甲骨文的冥字，雙手自子宮取出嬰兒狀)

古音 ?iam 4 **諧聲** ?jam, (?əm 2, kəm, ?əp 2).

*翮

[甲骨]

[金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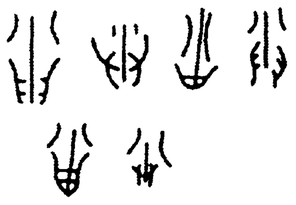
[小篆] 

說文:飛盛貌。從羽從曰。

(鳥振羽飛翔狀?)

古音 t'ap 2 **諧聲** dap 3.

*重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舂去麥皮也。從臼，干所以重之。與舂同意。

(象雙手持尖狀器向上刺突而致有碎塊墜下之狀) J649, L2407, LZ371

甲骨:人地名。

攻伐? (『戍重羌方』 27977,『重林方，亡災』 英2563)

古音 ts'riap 4 **諧聲** tsriap, sriap, siap.

* 兼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并也。從又持禾。兼持二禾，秉持一禾。

(象一手兼拿多把禾之狀) Z4528

金文:兼并(『兼台父兄庶士』0051,『兼明易兒』0264)

古音 keam 5 諧聲 k'eam 4, geam 5, leam 7, ngiam 2, ngjam, kriam, ngriam 2, griam 3, k'riam 2, liam 12, keap, njiam.

* 斬

[甲骨]

[金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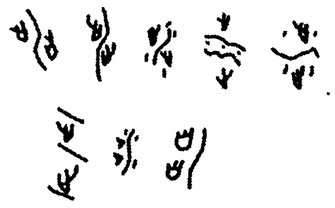
[小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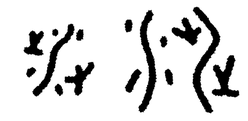
說文:截也。從車從斤。斬法，車裂也。

(表現以斤斬取合適的木材以造車之意，不同的部位需不同性質的木材)

古音 tsriam 諧聲 sram, ts'ram 3, dzjiam 8, dzam 8, dzriam, tsjiam.

* 涉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徒行濟水也。從林從步。

(象一雙脚涉過水流之意) J446, L3397, LZ288, Z6367

甲骨:涉水(『王涉滴射又鹿，禽』28339,『王其涉河』5225)

金文:涉水(『眉自憲涉，以南至于大沽。復涉憲』2927)

古音 djiap.

* 閃

[甲骨]

[金文]

[小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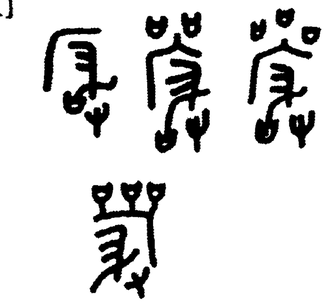
說文:窺頭門中衛。從人在門中。

(表現一人不欲人知，從門內窺探門外之情形)

古音 st'jiam 2.

嚴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教命急也。從吅，厰聲。

(手持挖掘器採礦於山岩中，籃用以置粗礦，有二籃已運至坑道外。採礦爲艱苦而危險的工作) Z717, ZB484

金文:威嚴(『先王其嚴才上』0061,『大神其陟降嚴佑業』又329)

嚴飭(『嚴龔夤天命。其嚴歸各』1382,『嚴敬不敢怠荒』又286)

古音 ngjam

* 業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大版也。所以覆縣鐘鼓之枸捷。業如鋸齒以白畫之。從丵，象其鉏鋙相承也。

(有多個掛鈎的木架形，可懸吊多物，很具效用) Z1342, ZB808

金文:事業(『以內絶邵公之業』又286,『厥業才祇』又287)

古音 ngjap 2.

* 聶

[甲骨]

[金文]

[小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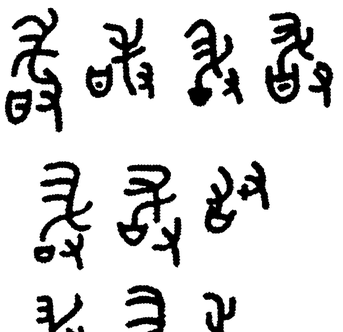
說文:安也。從二耳。

(可能與軍事有關，殺馘取一耳報功，兩耳俱在，即無生命的危險)

古音 teap.

* 敢

[甲骨]

[金文] 

[小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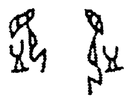
說文:進取也。從叀古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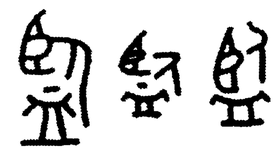
(嚴字去山岩的部分，象一人持挖掘工具在籃子旁邊，採礦爲勇敢的行爲) Z2581, ZB137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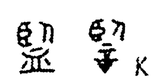
金文:敢行(『弗敢喪』0543,『亳敢對公中休』0602,『毋敢不善』1370)

古音 kam 諧聲 k'am 3, gam, ngram 3, xram 2, ?ram, ngjam 4, xam, xriam, t'am, xiam. (ngiəm).

* 監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臨下也。從卧,𥁕省聲。

(一人俯臨水盆之狀,用以檢視反映的形影) J355, L2715, Z5187, ZB269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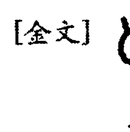
金文:監理(『監嗣新造貯用宮御』 1392,『監□師戍』 0673)

鑒戒(『其于之朝夕監』 1275)

水鑒(『自乍御監』 2986,『攸茲造金監』 又664)

古音 kram 5 諧聲 lam 13, vriam, xam, gam 2, gram 4.

* 鼠

[甲骨] 

[金文] 

[小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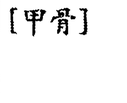
說文:毛鼠也。象髮在囟上及毛髮鼠鼠之形。

(毛蟲形,可能是分泌蠟的蠟蟲,作蠟燭的材料) Z6213, ZB3263

金文:狩獵?(『余用乍朕後男鼠尊簋』 1381)

古音 liap 7 諧聲 lap.

* 僉

[甲骨] 

[金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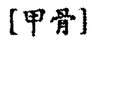
[小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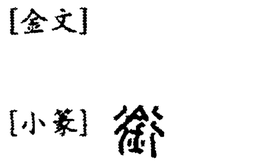
說文:皆也。從亼從吅從从。虞書:僉曰,於,鯀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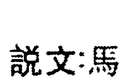
(兩個張口的人在一三角形物之下,三角形在令字爲指揮官的帽子,指揮官説話的口氣都相似,有點傲氣?)

古音 ts'jiam 5 諧聲 kjam 2, k'jam, lriam, kriam, liam 10, sjiam 2, kiam, giam, ngiam 3, xiam 5, tsjiam, xjam 2, k'riam.

* 衡

[甲骨] 

[金文] 

[小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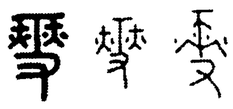
說文:馬勒口中也。從金行。衡者所以行馬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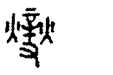
(行道之金屬見意,勒馬的銅衡爲行道的車子所需的金屬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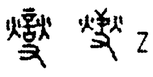
古音 gram

* 燮 [燮]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大孰也。從又持炎辛。辛者物孰味也。

說文:燮,和也。從言又,炎聲。讀若濕。籀文從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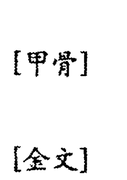
(因字形變化而分化爲兩字,作一手持竹節燒烤於火上作米飯之狀,竹節要燒至焦的程度飯才熟) J118, L3191, LZ477, Z600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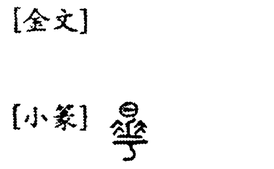
甲骨:氣象?(『旬亡禍? 一日豕甲子夕燮,大稱至于相』 1879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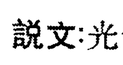
金文:協合(『印燮繁邑湯』 1446,『□燮萬邦』 3012)

古音 seap 2.

* 曄

[甲骨] 

[金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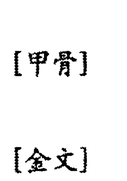
[小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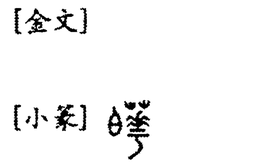
說文:光也。從日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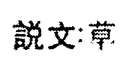
(陽光下之花,表達生長茂盛之意)

古音 viap, viəp.

* 曄

[甲骨] 

[金文] 

[小篆] 

說文:草木白華也。從華從白。

(以白華會意)

古音 viap 3, (曄viəp).

* 聶

[甲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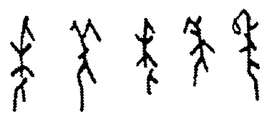
[金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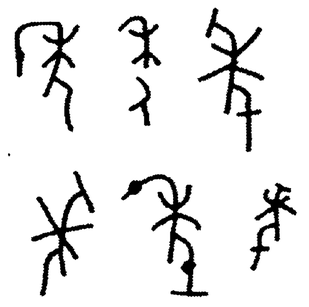
[小篆] 

説文:附耳私小語也。從三耳。
(多耳會聚狀，傾聽某人的細語)
古音 niap 2 諧聲 tjiap, t'jiap 2, njiap, st'jiap.

十三、補遺

年

[甲骨] 

[金文] 

[小篆] 

説文:穀孰也。從禾，千聲。春秋傳曰，大有年。
(一人頭上頂着禾束搬運之狀，收穫之景象。一年只有一次主糧的收穫，引申爲一年之時間長度) J309, L2361, LZ530, Z4491, ZB2347

甲骨:收穫、豐年(『今來歲不我其受年』 641,『茲雨唯年禍』 10143,『我受黍年』 9948,『求年于岳』 10075)

年度(『自今十年又五』 24610)
金文:年度(『唯王來各于成周年』 0636)
時間長度(『免其萬年永寶用』 1359)
紀年(『唯王元年正月』 1374)

古音 nen.

(補於頁697，脂質真部的千字之後)

《古文諧聲字根》檢字

一畫

乀 209　乙 473　亅 473　𠂇 474　丨 474　乙 603
一 692

二畫

乃 1　又 2　力 5　凵 84　匚 85　厂 210
丁 211　冂 212　冖 213　亏 269　勹 270　丩 272
九 272　了 352　刀 352　九 390　卜 391　亅 447
匕 448　十 449　𠂆 475　乂 475　厂 476　厶 692
匕 693　几 694　二 695　八 696　七 696　人 697
卩 698　入 764　十 765　丐 765　凵 803

三畫

丌 5　才 6　久 7　弋 8　士 8　巳 9
已 10　子 11　弓 12　尢 85　女 86　于 88
下 89　土 90　夕 91　丈 91　毛 92　亡 93
上 95　也 210　彳 215　冂 273　阝 314　小 354
幺 355　勺 355　口 391　工 392　亍 393　艹 394
叉 450　午 450　个 451　大 476　子 477　孑 477
干 478　屮 479　山 479　彑 480　宀 480　丸 481
夂 603　口 604　幺 605　兀 605　寸 606　巾 606
刃 607　川 607　千 697　尸 699　夂 699　孔 700
廴 701　及 766　三 767　彡 767　凡 770　𠂤 771

古 117　石 118　永 119　且 120　疋 122　皿 123
丙 125　央 126　只 220　令 220　册 221　疒 222
疙 222　正 223　平 224　厄 224　生 225　包 270
宄 273　本 278　朩 279　戊 279　卯 280　矛 280
由 281　幼 282　目 283　囚 283　冬 284　召 353
支 358　产 359　号 359　旬 400　主 401　付 401
用 402　玉 403　瓦 452　它 453　禾 453　加 454
皮 454　戉 474　世 491　匈 491　外 492　步 492
癶 493　𠂤 493　发 494　末 495　旦 496　半 496
田 497　弁 497　反 498　𠆢 498　妃 499　卉 616
未 619　出 620　术 621　凹 622　弗 622　本 623
圣 623　卟 706　氏 707　矢 708　四 710　示 710
尔 711　穴 711　必 712　失 713　㚔 714　玄 714
申 715　田 716　民 717　囡 779　立 780　尖 780
羊 781　乏 805　冉 805　甲 806　甘 807　占 809
叶 810

六畫

字 12　冰 20　吏 26　而 28　亥 29　灰 29
再 30　耳 30　伏 31　色 31　丞 32　互 33
如 87　宅 92　百 113　丙 126　羽 127　瓜 127
各 128　匠 129　亦 129　兆 130　𠂤 130　羊 132
网 133　向 134　行 135　光 136　吕 136　庐 137
成 211　此 226　企 227　束 227　圭 229　辰 229
系 230　并 230　名 231　考 269　老 285　耒 286
早 287　艸 287　好 288　牟 289　舟 289　曰 290

广 803

四畫

友 3　尤 4　之 13　巛 14　牛 14　止 15
矢 16　仄 16　升 17　玄 18　不 19　戹 19
𠂤 20　巴 95　夫 96　父 97　牙 98　爲 98
互 99　午 99　毋 100　亢 100　𠬜 101　户 101
五 102　尺 102　予 103　王 104　卬 106　方 107
爿 108　丮 111　氏 209　兮 215　井 216　支 217
壬 217　勺 270　爪 274　𠂤 274　丑 275　叉 276
手 276　中 277　六 278　冗 282　少 356　毛 356
爻 357　夭 358　殳 390　斗 395　孔 395　公 396
从 397　丰 398　凶 399　木 400　化 448　戈 451
厄 452　刈 475　夬 481　丰 482　市 484　曰 484
月 485　木 486　丹 486　井 487　反 487　元 488
幻 489　犬 489　片 490　介 490　太 547　不 594
无 608　内 609　气 609　火 610　勿 610　屯 611
允 612　斤 612　分 613　云 613　文 614　𠂤 616
比 701　水 702　勻 702　日 703　引 704　匹 704
尹 705　天 705　乐 706　帀 772　廿 772　先 773
宄 774　心 775　壬 775　今 776　欠 804　𠂤 804

五畫

孕 1　弘 18　北 21　丘 21　司 22　以 23
市 24　史 25　母 27　去 84　奴 87　宁 111
白 112　巨 113　処 114　乍 115　乎 116　兄 116

州 290　休 291　丝 291　缶 292　守 293　犻 293
竹 294　夙 294　𠂤 295　戎 296　肉 296　充 298
𠂤 311　吊 360　交 361　𠂤 361　兆 362　休 363
𠂤 399　后 404　戌 404　朱 405　青 406　曲 407
同 407　共 408　曳 408　多 455　朵 455　𠂤 456
危 456　伐 499　毕 500　𠂤 501　安 501　劣 502
全 502　奴 503　亘 503　开 504　舌 504　辛 505
𠂤 506　𠂤 507　𠂤 508　自 624　妃 626　回 626
来 627　衣 627　虫 628　戌 628　由 629　𠂤 629
𠂤 630　聿 630　艮 631　存 631　先 632　𠂤 633
位 634　鸟 634　旨 693　牝 694　次 695　夷 717
伊 718　西 718　自 719　死 720　弱 720　至 721
吉 722　米 723　血 724　因 724　印 725　旬 725
囟 726　合 782　𠂤 782　𠂤 783　𠂤 808　𠂤 809
𠂤 810　年 830

七畫

改 10　灾 14　灾 14　每 28　戒 33　𠂤 34
里 35　匠 36　克 38　求 71　良 93　甫 97
𠂤 105　更 125　羌 133　𠂤 139　巫 140　步 140
𠂤 141　吴 141　赤 142　車 143　谷 143　兵 144
囧 144　冶 145　杏 145　𠂤 146　皂 146　余 152
阱 216　𠂤 218　廷 219　𠂤 231　启 232　系 233
役 234　医 234　豕 235　𠂤 235　豸 236　𠂤 236
狄 237　𠂤 237　孝 298　告 299　牡 300　孚 301
牢 302　百 302　攸 303　酉 304　𠂤 306　宋 307

臼 307　肘 309　秀 309　卣 310　彤 311　尿 363
皃 364　邦 398　甬 403　匝 409　走 409　豆 410
足 410　束 411　禿 411　谷 412　角 412　局 413
弄 413　囪 414　龙 415　何 448　岐 457　那 457
坐 458　我 458　沙 459　吹 459　妥 460　芾 484
昏 500　言 505　串 507　吠 509　帛 510　孚 510
攴 511　卵 511　折 512　貝 513　兑 514　删 515
度 515　次 516　別 516　延 517　采 518　見 519
冒 520　羊 520　晏 521　吝 615　孛 635　希 636
叟 636　没 636　肉 637　尾 637　君 638　辰 639
困 640　即 698　兕 726　臣 727　弟 728　利 729
抑 730　辛 730　身 731　彤 767　沈 774　男 783
邑 784　劫 811　夾 811　耳 812　叟 812　夾 813
天 813

八畫

戾 17　肱 18　事 26　承 32　采 38　毒 39
笛 39　來 40　其 41　畀 42　耜 42　佩43
亟 43　或 44　怪 45　朋 45　牧 46　夌 47
肯 47　凭 48　直 48　牀 110　尚 134　虎 137
兩 146　雨 148　者 149　羋 150　初 150　股 151
武 151　舍 152　炙 153　長 154　居 154　昔 155
秉 156　明 156　享 157　昌 157　庚 158　京 159
並 160　於 171　孚 238　兒 239　知 239　易 240
爭 241　幸 241　炅 242　析 242　青 243　昊 279
叔 295　育 297　咎 312　匍 312　受 313　匊 313

壹 424　封 425　厚 425　柯 447　科 464　差 464
畎 474　宣 503　舛 529　拜 530　砆 530　刺 531
首 532　睘 533　悤 533　彖 534　耑 535　叟 535
爰 536　奐 536　姦 537　耗 537　衍 538　建 538
耎 539　便 539　東 540　泉 541　穿 541　冠 542
面 542　段 543　看 543　扁 544　前 545　韋 604
既 608　朏 621　帥 624　敝 651　臾 651　豕 652
威 652　畏 653　胃 653　突 654　胤 654　盾 655
軍 656　屠 656　疾 657　屍 657　彖 658　皆 733
眉 734　美 735　癸 735　計 736　頁 736　堕 737
信 737　聿 738　津 738　奮 741　南 781　冥 788
咸 788　侵 789　音 790　甚 790　品 791　柙 806
盍 818　業 818　染 819　奔 819　酋 820

十畫

能 24　朕 34　埋 35　狸 36　姬 37　爰 55
寅 56　宰 56　茲 57　息 58　乘 58　陟 59
亳 92　旁 108　倉 109　逆 131　卿 147　唐158
家 163　庫 169　夏 170　旅 171　烏 171　眴 172
素 173　宗 173　索 174　隻 174　射 175　昇 176
鬯 177　冒 178　桑 179　席 182　涕 208　冥 214
奚 233　益 247　豪 247　秤 248　鬲 249　耿 250
脊 250　羞 275　皋 278　酒 305　留 306　討 322
舀 323　臭 324　流 324　躬 325　宮 325　畜 326
髟 326　祝 327　笑 368　高 369　庸 370　料 371
釗 371　雀 372　弱 372　羔 373　窗 373　彀 406

九畫

囿 4　羌 7　恒 33　則 50　思 51　昱 51
某 52　負 52　食 53　畐 53　革 54　苟 54
禹 55　匕 75　皇 106　俎 121　叙 153　禹 160
亞 161　段 162　香 163　若 164　兔 165　相 165
昜 166　馬 167　卸 168　亮 170　冤 214　星 226
帝 228　卑 243　是 244　珥 244　昊 245　盈 245
省 246　冒 273　胄 281　幽 291　俘 301　柳 305
降 311　首 317　保 318　叟 319　韭 319　毒 320
酋 320　复 321　采 322　秋 349　要 366　苗 366
愚 367　垚 367　虐 368　虹 393　重 419　後 420
奏 420　侯 421　俞 422　禺 422　敉 423　屋 423

十一畫

域 44　陵 47　畕 59　得 60　婦 61　匿 61
芦 62　葡 62　麥 63　敕 63　野 103　將 109
處 114　梳 122　赦 142　御 168　馭 168　魚 179
鬧 181　庶 182　鹵 183　莫 183　竟 184　章 184
商 185　爽 186　望 186　郭 187　盛 212　輒 222
啟 232　徙 251　規 251　頃 252　匏 271　陸 286
戚 295　條 303　曹 328　旞 328　設 329　廐 330
婦 330　眉 331　彪 331　逐 334　翏 332　教 357
鳥 333　孰 334　敖 374　巢 375　票 376　畜 376
棄 377　雀 377　盜 378　兜 432　婁 433　匪 433

扇 434　寇 434　畫 435　鹿 435　族 436　春 436
區 437　离 466　麻 467　戰 478　朙 485　患 507
專 527　帶 557　敗 557　埶 558　祭 559　彗 559
雪 559　离 560　設 560　聯 561　冤 561　萬 562
曼 562　連 563　旋 563　罷 564　莽 617　晨 639
尉 666　豚 666　率 667　敏 667　堇 668　巫 669
奮 669　豕 670　陳 715　犁 729　淵 743　泰 744
閉 744　悉 745　戠 745　戛 746　寅 746　參 768
執 786　深 793　納 793　習 794　甜 807　斬 822

十二畫

備 62　黑 64　啻 64　絲 65　棘 65　喜 66
郵 66　異 67　酋 68　隕 69　曾 69　登 70
華 89　喪 94　創 111　黍 148　哭 188　强 188
普 189　瓜 189　羿 190　烏 190　彭 191　象 191
量 192　戟 192　黃 193　壺 194　盜 238　智 239
斯 252　買 253　畫 253　莫 254　晶 255　罰 255
解 256　復 321　臬 335　報 336　棗 336　游 337
就 337　奧 338　衆 338　肅 339　堯 367　勞 378
喬 379　朝 379　森 380　尞 380　焦 381　蛛 405
猴 421　封 424　須 438　粟 438　業 439　竦 440
㣺 467　爲 468　割 483　剭 514　番 518　敝 521
冕 523　喙 534　湔 545　最 564　毳 565　敫 565
絶 566　寒 566　棫 567　散 567　雚 568　單 569
莧 570　鬲 571　焉 571　梯 572　棻 572　間 573
閑 575　丱 575　善 576　陞 576　短 577　雲 613

十三畫

葵 62　裘 71　敲 72　嗇 73　意 74　登 74
操 75　拳 89　楚 123　盟 124　虞 139　壹 178
奭 194　黽 195　亞 195　鼓 196　葬 197　鼠 197
睪 198　聖 218　經 236　敬 256　辟 257　鼎 259
鳴 260　電 271　瑁 339　敦 382　道 340　麂 341
農 341　桑 382　敫 382　罹 383　鬼 390　葱 414
雍 431　鼻 441　蜀 441　陸 449　義 469　瑞 469
鳳 470　眷 508　豢 509　剸 528　萬 574　筮 577
鼂 578　裔 578　會 579　歲 580　劍 581　箕 581
罰 582　煩 582　尉 583　夔 583　塊 622　彫 658
微 661　溷 664　綏 674　罪 675　睪 675　雷 679
雉 709　瑟 712　慎 741　肆 753　棄 753　彙 754
豐 754　逸 755　飲 777　禽 777　詹 804　業 824
僉 825

十四畫

誘 7　稱 55　疑 75　臺 76　熊 76　兢 77
夢 80　巢 113　網 133　賓 136　精 155　與 177

漁 180　赫 198　貿 199　圖 199　詰 200　舞 202
寧 238　嗚 260　覓 261　轂 261　熒 262　賜 263
毓 297　誥 300　蒐 342　貌 364　筆 370　翟 383
蓐 427　僕 439　獄 442　需 443　箇 451　嘉 462
敗 495　遺 555　緐 584　算 584　睿 585　叡 585
罰 586　奪 586　拜 587　漢 587　漢 587　鳥 588
誖 635　聞 647　剛 651　壺 676　熏 676　對 677
豕 678　塵 678　爾 711　盡 739　齊 755　實 756
賓 756　鳳 771　寢 789　爭 796　鼠 797　踶 798
衡 825　監 826

十五畫

齒 15　德 49　稷 55　奭 68　瑾 78　徽 78
豎 79　臧 110　養 132　衡 135　累 172　魯 180
號 200　寡 201　慶 201　冪 213　冥 213　稻 323
牖 342　罰 343　頫 362　暴 384　鹿 385　畾 385
樂 386　敲 437　毫 443　廣 444　墮 449　龍 470
撥 493　髮 494　銳 514　辟 525　鞏 526　蔑 532
編 544　遷 564　翻 566　彈 569　樊 572　潤 573
戲 588　徹 589　縣 589　廬 590　衛 590　燹 591
魅 658　蟲 679　縢 680　糈 680　臺 681　磊 682
褒 682　遲 748　履 757　摯 757　質 758　審 798
鼠 826

十六畫

頤 36　嘗 80　興 81　橐 119　豲 162　穌 181

賣 618　舜 633　循 655　温 659　開 670　幾 671
飧 671　壺 672　蚰 672　筋 673　焚 673　尊 674
毓 709　媚 734　常 747　喬 747　犀 748　惠 749
替 749　畢 750　廷 750　睿 751　舜 751　進 752
閏 752　尋 769　琴 779　畐 791　品 794　集 795
覃 795　森 796　獻 808　耳 823　敢 823

十七畫

鹹 44　與 176　襄 204　壑 205　罩 205　嬰 263
靁 264　贏 265　髻 265　解 266　薦 288　穗 322
簋 329　盞 344　禽 386　爵 387　獄 442　賣 444
龍 445　戲 471　虧 471　闌 540　還 556　鮮 597
臀 650　隱 664　糞 685　冀 686　糜 723　濬 751
磷 751　臨 792　濕 797　曄 827　燮 828　燮 828
黿 828

十八畫

瞿 172　鞏195　鬲 266　繇 281　獸 343　蟲 345
豐 345　鎬 369　鼻 388　雒 431　雙 446　關 487
鑾 506　囂 512　鞭 530　邊 588　義 597　贊 598
竄 598　斷 599　麋 615　叢 618　歸 625　夔 647
爨 678　鯀 686　鬻 687　冕 687　戡 759　彝 760
簪 773　鼓 785　闖 799　繇 799　聶 829

十九畫

辭 79　醫 81　龜 82　蠅 82　疆 178　羹 206

醢 267　麗 267　寶 292　爨 346　疇 346　叢 446
離 466　羅 472　蔡 558　蠆 574　難 592　繇 599
贊 600　蘭 600　鄉 689　鬻 728　瀕 761

二十畫
競 77　黫 159　黌 203　爨 206　魚 348　孽 525
歡 568　獻 593　曾 733　齒 761　鑫 762　贛 800
籀 800　叠 801　嚴 824

二十一畫
鬮 258　繼 268　轟 268　竈 348　醮 381　黶 388
顯 389　驅 437　續 444　遠 601　鱟 679　鰥 688
顫 688　變 762　靐 801

二十二畫
蠱 68　聽 219　鑄 347　鷖 350　襲 394　竇 431
靈 689

二十三畫
蠱 207　鱻 344　顯 601　鬮 763　贊 763

二十四畫以上
鷹 83　蠹 118　鑪 138　黶 207　蠶 350　羈 472
齲 528　龍 570　櫥 594　蠶 602　鬱 602　鬱 690
鬱 690　黌 691　鼍 773　讜 802

中國古文字大系·甲骨文獻集成

ISBN 7-5614-2057-9
9 787561 420577 >